#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 一〇九·經部·禮類

禮箋三卷　〔清〕金　榜撰……一
弁服釋例八卷表一卷　〔清〕任大椿撰……八三
經傳禘祀通考一卷　〔清〕崔　述撰……二一九
冕服考四卷　〔清〕焦廷琥撰……二四一
三禮陳數求義三十卷　〔清〕林喬蔭撰……三一九

2267/09

歙金氏學

# 禮箋

游文齋藏版

## 序

王符有言聖人天之口賢人聖之譯北海鄭氏之於禮
其所謂善譯者歟同時孔文舉疑其不無臆說郊天之
鼓不必麟皮而聖證論王子雍直與之爲敵厥後南北
諸儒如皇熊輩各是所習輒多異同豈其雜以漢法汨
以緯書且一人之言彼此不相合有滋後人之惑者耶
新安殿撰金君桃蔀六經尤邃於禮以鄭氏書爲言禮
者之吾人而病賈孔二疏不能補其漏疎宜其與寄非
善譯鄭氏者乃自著論數十篇大而天文地域田賦學
校郊廟明堂以及車旗服器之細罔弗貫弗群言折衷
一是不自肸飾其文第祖鄭詩箋毛之義名曰禮箋以
爲譯鄭云爾錄以寄余余讀之歎其詞精而義覈不必
訓詁全經而以之宣譯聖典不失三代制作明備之所
在豈獨以禮家聚訟姑以是爲調人也哉余經學疎陋
而於三禮尤甚服官中外逾四十年未遑矻矻卒經生
之業今老矣讀殿撰此書其言司馬法有正卒羨卒之
分三江漢爲北岷爲中浙爲南秦正月用亥禘兼天地
人皆於予夙所見合君以名殿元養痾林泉多暇日讀
書實事求是所詣益深當更取諸經之疑義而譯之爲
承學者矩臬余雖耄倘思徧讀以資秉燭之明焉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八月朏大興朱珪識於粵東撫署
之存得齋

序

有入江海之淺廣欲窮探其藏使後之人將無所復得者非至愚之人不爲是心也六經之書其淺廣猶江海也自漢以來經賢士鉅儒論其義者爲年千餘爲人數十百其卓然獨著爲百世所宗仰者則有之矣然而後之人猶有能補其闕而糾其失焉非其好與前賢異經之說有不得悉窮古人不能無待於今今人亦不能無待於後世此萬世公理也吾何私於一人哉大丈夫寧犯天下之所不韙而不爲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也亦若是而已矣歙金蘂中修撰自少篤學不倦老始成書其於禮經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修撰所最奉者康成然於鄭義所未衷糾舉之至數四夫其所服膺者眞見其善而後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盡其眞也豈非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哉鼐取其書讀之有竊幸於愚陋夙所持論差相合者有生平所未聞得此而俛首悅懌以爲不可易者亦有尙不敢附者要之修撰爲今儒之魁俊治經之善軌仰可以繼古人俯可以待後世則於是書足以信之矣嘉慶三年五月桐城姚鼐序

禮箋

榜幼承義方治禮宗鄭氏學長而受學於先師江慎修先生遂窺禮堂論贊之緒其閒采獲舊聞或摭祕逸要于鄭氏治經家法不敢誣也昔鄭氏箋詩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辨識也禮箋之名葢首其義歙金榜

卷一

九賦九式

內命婦之服

周官軍賦

都鄙公邑異同

以國服爲之息

纀藉采就

周易占法

九旗

冕旒

三江

漢水源

附 漢地理志分置郡國考

任正者衡任者

戈戟

桃氏爲劍

鳧氏爲鍾

卷二

金奏肆夏

射侯鵠正質

婦人不杖

降其小宗

唯子不報

繼父同居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大功之殤中從上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

緦衰錫衰

弔服

冠衰升數

士虞禮祝辭

祥禫

練而遷廟

特牲饋食禮祭服

陰厭陽厭

卷三

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

稽顙

國君七个大夫五个

昭穆廟制

明堂

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大學

禘

廟祧壇墠

燔燎瘞薶覵以蕭光

中衣裼衣

裘

加爵

祔於其妻

奔喪絞帶

反三年之練葛

金榘齋先生所著禮箋凡十卷其書未寫定祕不以示人癸丑冬以髀痛臥床蓐閒因刺取其犖犖大者數十事錄寄大興朱大中丞大中丞旣爲之叙泰等竊見遠近承學之士願覩先生書者衆矣輒不揆檮昧將此帙依經叙錄釐爲三卷投刊之資省覽焉乾隆甲寅嘉平月同邑後學方起泰胡國輔謹識

黃仰朱鐫

## 九賦九式

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注財泉穀也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幣餘百工之餘玄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

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矣自邦中以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每處爲一書所待異也

箋云先鄭謂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謂地稅也後鄭云賦口率出泉謂夫布也二者古皆謂之賦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此八貢與夫布閭師以時徵之通謂之賦注云賦（謂九賦及九貢）是賦者歲入之總名也國語曰先王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載師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所謂砥其遠邇也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所謂議其老幼也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而田賦竟小司寇大比登民數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而口賦定周人任民令賦其制如此俗儒或疑口率出泉之非古以春秋傳考之襄十一年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邑入謂入于季氏私邑舊說誤）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昭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魯哀公謂有若曰二吾猶不足是國之田賦公室猶自徵之所謂分公室者謂分其民衆耳征其父兄子弟即周官自七尺以及六十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是也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又云盡征

之而貢於公。即周官所斂夫布是也。鄭志邦國無口率之賦似未聚管子山至數篇邦賦之籍終歲十錢。孟子有力役之征。謂周官無口賦者。由其不知古。先鄭云。幣餘百工之餘。食貨志云。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亦以工當幣餘之賦。顏師古注。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財產也。管子治齊。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亦別工商虞衡之職。蓋本周官遺意。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注。式謂用財之節度。荒。凶年也。羞。飲食之物也。工。作器物者。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芻秣。養牛馬禾穀也。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元謂王所分賜羣臣也。好用。燕好所賜予。

箋云。九式者。冢宰以歲之上下制之。其式凡九。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考之周官經。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均人均力征以歲上下。其斂諸民者每歲不同。廩人以歲之上下

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其國用多寡。亦每歲輒異。冢宰恒於歲杪制爲式法。凡受財用者。皆並式法受之。故授式法之官名職歲。義由此矣。理財之道。節用爲本。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小宰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又云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節財用。蓋其職之轉相佐貳者如此。後儒顧以九式爲舊法式釋之。則以冢宰量入爲出之謨。等諸有司奉行故事。違失經義。不已甚乎。匪頒注云王所分賜羣臣也。廩人注云匪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國語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周官以九賦待九式之用。祿食宜在九式中。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大宰九式。八曰匪頒之式。則匪頒者謂祿食歟。鄭注疑稍食爲祿廩。案校人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明稍食與祿殊也。祿食所以代耕。恒以歲爲上下。由是匪頒有式。墨子書。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矣。蓋其遺法。喪荒。大府作喪紀。常以彼爲正。凶荒與軍旅者。國之所時有也。顧事出非常

不可預爲節度故不在九式中遺人縣都之委積以
待凶荒倉人辨九穀之物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須
之故耕三餘一耕九餘三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
水溢民無菜色此治凶荒之道也國語軍旅之歲收
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聘禮記四秉曰筥十筥曰稯此稯禾秉芻之數韋註誤
不是過也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此治軍旅
之道也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須其貨
於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
注九功謂九職也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

職內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之用其
餘以給國之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
互文
箋云九賦斂財賄九職任萬民大府受貨賄之官而
掌九功之貳者重民職也司會職曰以九賦之法令
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明民職爲
財用之本受藏之府受用之府六官之屬具有之在
天官則玉府內府外府其較著者也職內掌邦之賦
入職歲掌邦之賦出蓋各執其出入之總以贊逆會
乃計官之屬故與司會司書職相亞次非謂邦賦盡

入于職內盡出于職歲也疏云良貨賄入內府以給王之用不良者入于職內以給國之用非也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法
授之
箋云大宰制式法以歲上下凡受財用者皆以式法
授之爲其所用多寡歲各不同職歲職曰凡官府都
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此大府頒財亦令
職歲授之式法也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
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

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
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注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膳服卽羞服也
稍秣卽芻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喪紀卽喪荒也
賜予卽好用也鄭司農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此與大宰注不同當以彼注爲正
元謂幣餘占賣國之斥幣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
注此九貢之財所給也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
箋云此九賦九貢所待用者其所待或非所用所用
又或非所待大府須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分別其貨賄入于諸府未嘗以

邦中四郊之等區爲九處。如山澤之賦以待喪紀而川衡祭祀賓客共川奠。澤虞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其非專以待喪紀甚明。餘可類推。大府蓋通其出入之大數爲率耳。歲之豐歉不齊。國用多寡異制。以三十年之通按其出入。其數可約而知者。王制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與大府計九賦九貢以待用同義。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注。此九職之財。充。猶足。

箋云。萬民之貢。即九賦所斂者是也。九賦給九式之用。其藏中餘見者。則職內叙其財以待邦之移用。若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皆其充府庫者也。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蓋其蓄積足恃如此。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注。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言式言貢互文。

箋云。九式及弔用。皆以官財給之。其或有餘來還者。是謂式貢之餘財。司書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泉府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

歲終則納其餘。注云。入餘于職幣。巾車毀折入齎于職幣。故職幣職曰。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以詔上之小用賜予。然則式貢之餘財。實職幣斂之。謂之小用者。言玩好非邦用所重耳。周人以九賦待九式之用。故賜予列在九式者有常數。若玉府內府外府諸賜予皆是。此所詔賜予。則職歲但云以叙與職幣授之。不與上經官府都鄙羣吏受式法者同。蓋王之小用賜予。皆取具于餘財。不授以式法。所以優尊者。又明國之經費。唯有式法者。乃得共其用也。周官曲爲之防事爲之制如此。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

注。賦用用賦。

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 內命婦之服

周官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綠衣素沙注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綠衣女御也三夫人其闕狄以下乎鄭君以九嬪世婦女御當內命婦因以差三夫人宜服闕狄榜謂玉藻王后禕衣夫人褕狄注云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据夫人褕狄差之則九嬪屈狄世婦鞠衣女御展衣可知也喪大記復者夫人以屈狄世婦以襢衣注謂爲子男夫人則侯伯夫人以褕狄者世婦宜以鞠衣可知也周官追師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明內命婦中不數九嬪玉藻唯

世婦命於奠繭其他皆從男子注云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明內命婦數自世婦以下鞠衣黃桑服也月令季春薦鞠衣于先帝爲將蠶求福祥之助及奠繭命世婦以其服世婦服鞠衣此其著也內司服所辨外內命婦之服更有綠衣爲外命婦言之耳

## 周官軍賦

歲丁亥與戴東原同居京師東原以司馬法賦出車徒二法難通余舉小司徒正卒羨卒釋之東原曰此有益於爲周官之學者遂著錄焉

夏官諸司馬職亡周人軍賦莫可考見其制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小司徒職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此正羨

二卒以司馬法計之率十人而賦其一其大法也司馬法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十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

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如以一成三百家計之。亦得七十五人。甲士三人者其軍吏。劉劭爵制曰。古者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在左。御者處中。勇士居右。凡七十五人。李衛公問對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所謂唯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一爲正卒。後法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爲通正羨之卒。大司馬職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

用者家二人。不言起徒役者家一人。爲下經四時之田立文。所謂田與追胥竭作也。小司徒職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不言可任者。蒙上可任也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省文。非謂家作一人爲徒役。其云田與追胥竭作。亦非竭作此家三人二人爲羨卒也。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爲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爲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先鄭云。餘子謂羨者是也。後鄭謂餘子爲卿大夫之子。則當諸子帥之致于太子。宮正宮伯令之。小司徒掌萬民。不當致卿大夫之子。族師職曰。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相共。以役國事。士師之職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

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明聯其什伍。十賦一爲卒。爰使其居者相與共其馬牛車輦兵器諸用物。是爲周人以地與民制賦之成法。孫武言興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以八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共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畧具周人任民遺意。管子治齊。作內政寄軍令。卒伍定乎里。軍政成乎郊。其制士鄉十五。始家出一人爲卒。班孟堅氏所謂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者也。詩頌魯僖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數合。春秋成元年作邱甲。昭四年子產亦作邱賦。說者

謂此甸所賦。使邱出之。邱十六井。通上中下地二而當一爲七十二家。亦家出一人爲卒。至戰國時蘇秦謂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始盡役其家之正羨爲卒。而禍變亟矣。儒者於周官軍賦。往往襍引管子釋之。而于司馬法與周官更相表裏轉茫然莫辨。甚矣其惑也。成方十里。百井九百夫之地。以九百夫計之。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百夫。通上中下地率之。一家受二夫之地。司馬法云成三百家出車一乘是也。若以百井計之。三分除之不盡。又不便開方計算。故除其緣邊三十六井爲甸方八里。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是也。二法起數雖殊而同制。藝文志軍禮司馬法一百五十篇。七畧入兵家。班志出之入禮。言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

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于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明是書之作遠在春秋以前。隋書經籍志則云司馬兵法三卷，司馬穰苴撰。是時此書已闕佚不全，徒据史記司馬穰苴傳爲撰自穰苴。案傳言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大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其自叙云：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大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又云：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考史記諸文，則謂司馬法爲穰苴所撰者，由讀史記未審矣。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共一百人。見于李衛公問對及張預孫子注者可据，盖本孫子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之說，與司馬法因井田制軍賦者絕異。唐杜牧誤引此爲司馬法，亦緣是時不見全書，遂滋謬舛，並附正之。

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經主于任地令賦，邱甸縣都者，出賦之定數也。古者一成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謂之甸。甸之言乘也，謂出兵車一乘，賦法盖權輿於此。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今即一同之內出賦六千四百井計之，凡爲甸者百，爲

縣者二十有五，爲都者六有奇，賦法備于一甸。小司徒經土地，必計及一都之田，而後上中下地通率二而當一，井牧之法如此。鄭君釋其制爲造都鄙，更爲治溝洫治澮之說。榜謂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周官造都鄙之法具於是。至於匠人爲溝洫，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皆掌其事於官。其用民力也，則均人均其力征，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謂緣邊一里治洫，十里治澮，非古制也。如鄭君說，一同百里，僅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又與司馬法邱乘之制不合。小司徒有九夫爲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險夷異形，廣狹異數，因地勢而制其宜。凡不可井者，濟以遂人法，而地無曠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城郭宮室差多，涂巷又廣，於遂人法爲宜。是小司徒實與遂人聯事通職，不以鄉遂都鄙異制審矣。

都鄙公邑異同

周制鄉遂之外有都鄙有公邑縣士職云各掌其縣之民數又云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與上經鄉士掌鄉遂士掌遂協文與下方士掌都家異職是公邑謂之縣（縣士注云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師縣士皆以所治者名官周官經有都宗人家宗人都司馬家司馬方士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治都鄙之官也有縣師稍人縣士治公邑之官也鄭君釋周官經以爲公邑都鄙遂人盡主其地考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

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大司徒職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此都鄙爲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如鄉小司徒掌六鄉故兼掌都鄙也遂人職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此與大司徒造都鄙不易一易再易之制不同縣師辨田萊與此合餘夫

在公邑遂人又實須其田里是遂人掌邦之野兼主公邑甚明其職云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都鄙之制如鄉公邑之制如遂歟大司徒以里數制邦國之域以室數制都鄙之域凡計里者室之增減不定計室者里之廣狹亦不定也里數不定故都鄙不著里（鄭君註云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爲三等似臆說）室數有定故都鄙無餘夫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皆有餘夫明鄉遂都鄙之餘夫咸於

公邑受田然則周之公邑蓋以里數制其域與鄉遂都鄙異制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許慎云周制王畿千里分爲百縣（亦見周書）稍人職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謂作其一縣之徒役其縣方一同歟春秋傳薳啟疆言晉之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以司馬法同方百里革車百乘計之縣之里數與周官經符合（春秋時晉楚屬邑亦稱縣楚僭王號故稱邑爲縣尹曰縣公考晉之稱縣則自文公出定襄王始也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請隧不許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于是始啟南陽茲數者皆王畿之縣也是時晉方隧之是請又焉辟縣他日趙文子曰溫吾縣也又韓宣子以州易原縣于欒大心皆仍周縣之証也其後增置曰廣昭五年薳啟疆言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昭二十八年魏獻子分祁氏之田

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哀二年趙簡子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蓋與王畿百縣不殊。僭亂王章如是。六卿分晉。實誰階之厲乎。

大司徒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此經明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之事。其云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又與下經爲目。下乃條其教法。比閭族黨州鄉者。六鄉之法。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者。六鄉之教。大司徒施之於邦國都鄙使以教其所治民。是周人邦國都鄙如六鄉制。著於此矣。春秋傳晉侯請隧。不許。韋昭云。隧。六隧也。惟天子有隧。諸侯則無。以大司徒令邦國爲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則韋氏之言爲得其實。舊讀以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屬于上經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下。而離令五家爲比以下別爲一條。於是周官經治邦國都鄙之法。晦昧無可考見。榜案大宰大司寇兩職挾日而斂之下。均無別出之文。而此經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與下經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文皆爲下起義。屬讀之誤。參校可知。

鄉遂之外。甸稍縣都。皆有公邑。其域內連郊里。外比邦國。而家邑小都大都之地。又牙錯其閒。故縣師職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謂與公邑相連比者。縣師主辨其地域。非縣師所掌。得內及郊里。外及邦國都鄙也。其職又云。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夏官量人。掌建國之法。造都邑亦如之。是量其地者量人職也。地官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是制其域者封人職也。於公邑之地造都鄙。縣師掌公邑之地域。故于其造都鄙也亦掌其事。鄭君謂縣師所主數周天下。而釋方士以時修其縣法爲縣師之法。皆非也。稍人治公邑邱甸之政。注以稍人主爲縣師令都鄙邱甸之政。非也。故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以聽於司馬。其都家之戒令。則都司馬家司馬掌之以聽於國司馬。縣師之法。不及於都家。方士掌都家。不當修縣師之法。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書而縣於門閭。方士以時修之。所謂修其縣法如此。

以國服爲之息

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注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元謂以國服爲之息以其于國服事之稅爲息也于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榜謂凡民之貸者謂從官借本賈先鄭說是也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後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爲職其以市之征布貸于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征布斂市之滯貨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貨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爲貸或以上經凡賒者爲賒物于國人疑賒貸同類不知此承上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究竟言之明其有買有賒耳文非爲賒者發周官旅師職云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貸于國人者不令出息爲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輕者二十而一重者無過二十而五也是謂以國服爲之息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後鄭釋國法爲國服之法然則同貨財者爲貸本以賈者與先鄭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共賈者也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職之其以國服爲之息者謂之餘財下經歲終納其餘是也職幣職之後儒以經文以國服爲之息與下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文相聯屬誤合爲一事至依託泉府以行其奸妄据二鄭之言贊而辨之如此

禮箋　卷十　以國服爲之息　三

繅藉采就

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聘禮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襍記正義引此記朱白蒼朱白蒼云。既重云朱白蒼。是一采爲二等。相間而爲六等也。明經文更有朱白蒼三字。讀者不審。以爲重文誤減省之耳。）榜案周官經繅藉及冕旒樊纓皆有就。注皆訓就爲成。典絲注。采色一成曰就。大行人注。每處五采備爲一就。聘禮記注。三采六等。爲三色再就。是朱白蒼爲一就。重言朱白蒼爲再就。與典瑞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文合。由是差之。天子之繅五采備爲一就。公侯伯三采備爲一就。子男二采備爲一就。其著明矣。采備爲就。采別爲等。等又謂之行。襍記注。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爲再行。是也。典瑞三采三就。聘禮記三采二就。禮文或損或益。抑記人之異說。誠不可強同者。熊氏因襍記注畫之爲再行。遂謂采別二行爲一就。以三采六等與典瑞三采三就相傅合。賈孔之徒因循其誤。蓋由讀注未審。（鄭仲師云。一帀爲一就。此据一采言之。義亦得通。然帀猶等也。以等言就。嫌以六等爲六就。故鄭君不從。附見其說于下。）

聘禮記。凡執玉。無藉者襲。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注。藉。繅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繅爲文。裼見美亦文。無繅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榜謂典瑞。天子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諸侯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及諸侯相見覜聘之事。皆有繅藉。所謂設其服飾是也。覲禮。朝以瑞玉有繅。記云。奠圭于繅上。則覲時執圭併繅執之之證。聘禮有垂繅屈繅之節。皆据組繫言之。組繫屬于繅。故亦通得繅名。其言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不言繅者。蒙上上介屈繅省文。非謂賓執圭無繅。儀禮周官禮記于繅藉或省稱繅。未嘗省稱藉。記云有藉無藉。藉謂束帛也。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當以此注爲正。繅藉之制。鄭君謂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繫用五采組。上以元。下以絳爲地。戴東原謂繅形制如其玉。上元下絳。聘禮記皆元絳是也。蓋如冕上覆之元表朱裏矣。繅之厚亦與玉等而施采焉。上下無所用采也。繫用五采組爲之。故聘禮記云繫長尺絢組。榜案是說近是。典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則采就宜以絲爲之歟。

## 周易占法

周官占法掌之占人。其例不著於經。載在左氏春秋及國語。以周易占者凡三法。六爻不變。以彖占。昭七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衞國。主其社稷。遇屯。國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董因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是也。一爻變以變爻占。莊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二十五年晉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襄二十五年崔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昭五年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七年孔成子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十二年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哀九年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是也。爻無占之卦例。其兩爻以上襍變者。悉占之卦彖。襄九年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國語單襄公曰。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也。遇乾之否。是也。唯乾坤二卦六爻盡變。占用九用六。昭二十九年蔡墨曰。乾之坤。見羣龍無首吉。是也。繫辭曰。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又曰。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乾鑿度謂七八爲彖。九六爲變。故彖占七八。爻占九六。聖人以九六繫爻。而

占者或占七八可乎。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董因筮得泰之八。其占皆以周易彖。是周易彖占七八也。穆姜筮遇艮之八。以周易占之爲艮之隨。是爻之遇八者非周易法也。其兩爻以上襍變者。爲其義無所主。占之卦彖。與占變同義。此驗之左氏春秋國語及漢唐諸儒之成說。不可易者。凡卦內曰貞。外曰悔。

左氏春秋。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注。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服注。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唯六二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爲主。疏云。此筮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賈鄭先儒相傳以爲先代之易者。此言遇艮之八。下文穆姜云是於周易。于遇八之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

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

注。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彖。故姜亦以彖爲占也。史据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疏云。易筮皆以變者爲占。傳之諸筮皆是也。若一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遇一爻變以上。或二爻三爻皆變。則每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當總論彖辭。故姜亦以彖爲占。

榜案。穆姜因史以周易占。遂据周易隨彖答之。明兩

爻以上襍動者皆占之卦彖周易占例如此。
國語公子親筮之曰尙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
注云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
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
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胡渭云筮史云爻
無爲司空季子亦占二象則是兩卦皆不變專言震
者長子主器有侯象公子筮得國志在建侯故獨有
取於震也得國大事公子用原筮故旣遇屯又遇豫
若孔成子筮元又筮縶也榜案屯豫二卦皆不變故
曰皆八與董因得泰之八同義宋程迥謂本卦爲貞

之卦爲悔以貞屯悔豫爲三爻變則與周語遇乾之
否同何以于此變言貞屯悔豫穆姜遇艮之八史易
其詞曰是謂艮之隨明占變者與遇八異若貞屯悔
豫爲屯變豫又與得八之義難通不遍考全經輒爲
異說此學者之大患也。

九旗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
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
爲旌巾車辨五路之用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
路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
革路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衞木路建大麾以田以封
蕃國巾車所辨者玉路之用一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之
用凡三建大常大旂大赤大白大麾者一用也以祀以
賓以朝以卽戎以田一用也同姓異姓及四衞蕃國以
封一用也王朝有大事出五路陳之於九旗取五左氏

春秋臧哀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考工記曰龍旂九
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
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曲禮曰行前朱鳥而後元
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崔靈恩謂爲軍行所建以
法天者。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綏卽大麾亦謂之大綏詩
韓奕淑旂綏章毛傳云綏大綏也殷之大白周之大赤由是言之大旂
爲交龍大赤爲鳥隼大白爲熊虎大麾爲龜蛇周赤殷
白夏黑然則有虞氏之旂以青歟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言素青不言黑
言夏殷不言虞者錯舉互見商頌龍旂十乘箋謂二王後建龍旂是龍旂不始于周檀弓綢練設旐夏也司馬
法旗章殷以虎尙威是夏殷亦有旐旗矣爾雅素錦綢杠纁帛縿素陞龍於

縿。天子大常。龍章而設日月。十有二斿。爾雅不言日月。下又云練旒九。蓋周秦閒之儒往往以諸侯禮制上
說天子。故樂記亦云龍旂九斿天子之旌。是大常纁帛象中黃之色也。纁淺絳色。
鄭君遂謂九旗之帛皆用絳。失之。陳路所建。各象其方色。兼取備四代
旗章。周書顧命。大路在賓階面。贅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馬融云。不陳戎輅者。
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少儀大白兵車不入廟門是也。玉路建大常十二斿。金路建
大旂九斿。象路建大赤七斿。革路建大白六斿。木路建
大麾四斿。斿數之多寡。亦適協其序。凡王所乘路。皆建
大常。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覲禮
天子乘龍。載大常。未聞賓與朝建大旂大赤也。大司馬
仲秋教治兵。王載大常。未聞即戎與田建大白大麾也。

左氏春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分唐叔以大路。此以金路封同姓。與巾車合。不
皆大旂也。九旗之見於祭祀會同賓客及師田所用實七而
曰九。司常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
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此七旗蓋無羽。賓祭之
所用也。其曰旞曰旌。則以有羽爲異。道車載旞。斿車載
旌是也。道車謂象路。斿車謂革路木路。與上玉路以祀金路以賓合爲
五路。鄭君釋斿車專云木路。于五路遺其一。左氏春秋師斿闕四十乘。謂斿車。補闕者。是革路亦名斿車。變
路言車。闕孤卿大夫士也。旞旌皆張縿幅屬旒焉。畫於
縿如日月爲常已下。旜與物不畫。爾雅因章爲旂是也。旃旜同。對雜帛爲物。
則謂通帛爲旜。夏采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綏當爲旞。說文旞

亦作旞。因訛而爲綏。杜子春改綏。鄭又讀從綏。皆非。復者求之平生常
所有事之處。故以道車朝夕燕出入者建旞以復。鄭謂乘車
玉路。非也。雜記。諸侯死於道。以其綏復。又曰。大夫士死于道。
以其綏復。綏皆旞之譌。注旄牛尾于竿首曰綏。經記多通作綏。後儒習見綏。不見旞。因
沿譌。言其旞者。明異物。天子以大常。諸侯以旂。孤卿以旜。
大夫士以物。鄭君謂去其旒。異之於生。失之矣。析羽爲
旌。亦有用旄牛尾者。故爾雅云注旄首曰旌。左氏春秋
又謂之羽旄。晉人假羽旄於鄭。明日或旆以會。是兵車
之會。故載羽旄。又名爲旄。詩出車設此旐矣。建彼旄矣。
兵車之旌也。車攻建旐設旄。田車之旌也。大司馬中秋

教治兵。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
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此指師田所用者。凡七旗。即
所謂斿車載旌者。司馬辨於治兵。司常贊于大閱。胥此
也。司馬所頒旗物。與司常互異。禮尚相變。載旞者設旗
宜從司常之序。載旌者設旗宜從司馬之序。鄭君以司
常王建大常已下九旗爲大閱所頒者。遂爲之說曰。凡
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大閱
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避實。榜謂道車載旞。
乃朝夕燕出入者。不當須於大閱時。四時之田。春辨鼓
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大閱備焉。鼓鐸號名辨於春

夏者無變也。不當獨于旗物空避實。司常職所云大閱贊司馬頒旗物。以大閱禮備事煩。故司常贊之。其所頒固即治兵之旗物也。王建大常以下。文與下經皆畫其象爲緣起。大司馬仲秋教治兵。王載大常以下云各書其事與其號焉。文與此同。可互明。而與上贊司馬頒旗物文不相屬。鄭君以經文發下者誤爲承上。九旗之用。失其序矣。

冕旒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榜謂司服王之吉服。有裘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元冕。凡六冕。而云五者。經云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明此五冕內不數元冕。承上五冕云五采繅十有二就。句 皆五采玉十有二。明據一旒言之。其采就與玉之數。五冕皆同。賈氏以就字屬下讀。釋曰。五采藻十有二。據袞冕十二旒而言。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據一旒而言。此誤讀也。經蒙上王之五冕立文。不得專明一冕。此言五采繅十有二就。下言諸侯之繅斿九就。其讀足以明矣。此皆據一斿爲說。先陳就數。次陳玉數。于玉言皆。互文也。則是元冕無斿也。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天子裘冕十有二旒。衮冕九旒。鷩冕七旒。毳冕五旒。希冕三旒。是其旒數之差。注謂裘冕無旒者失之。凡自上以下。降殺以兩。諸公以九爲節。諸侯諸伯以七爲節。諸子諸男以五爲節。經云諸侯之繅斿九就。據諸公言也。不言七就五就。差之可知。注云侯當爲公字之誤也。考經凡言諸公。皆與侯伯子男對文。此經上下兩見諸侯。知侯非誤文也。諸公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其繅斿皆九就。故云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賈氏云以一冕冠五服。蓋沿熊安生之誤。孔

沖遠王制正義云公袞冕九旒鷩冕七旒毳冕五旒希冕三旒玄冕蓋無旒旒皆九玉侯伯鷩冕七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七玉子男毳冕五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五玉其言五等諸侯旒數就數之等如此經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是其旒數雖不具於經依其等求之經文固未嘗不賅具也

記言天子之冕十有二旒由是差之諸公九旒侯伯七旒子男五旒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三公諸侯及卿大夫皆有前無後榜案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則歐陽氏說所本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東方朔答客難本于此）禮緯旒垂目纊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則大小夏侯氏說所本也鄭君釋周官禮記用歐陽氏說榜聞之師曰前旒義取蔽明則無後旒可知記言十二旒未嘗謂前後皆有也玉藻所云前後邃延者謂延之前後出于武者皆深邃耳前後据延言不据延之垂者言斯言可正諸儒相傳之誤古冕旒之制當從大小夏侯氏說

三江

禹貢揚州言三江既入導漢言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導江言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鄭君于揚州三江注云三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于東迤北會于匯注云東迤者爲南江榜桉經文凡言東南北者皆指其下流水所趨之地經言東爲北江東爲中江明在彭蠡東經言爲北江入于海爲中江入于海明皆專流徑達非渾濤入海者故注云江至彭蠡分爲三孔入于海蓋据經立訓如此或曰江至彭蠡以下分爲三何以知北江出于漢水中江出于江水也榜謂漢既入江經言朝宗于海必兼舉江漢漢入江在荊州彭蠡澤在揚州經必繫匯澤之文于導漢下然則三江非岷江一瀆所爲明矣漢自北入江故分爲北江者仍繫于漢岷江在中故分爲中江者仍繫于江南江不見于經彭蠡以下首受江者是也故注云東迤者爲南江言東迤北會于匯卽東出爲南江矣此鄭君之說賈氏疏職方揚州三江顏氏注地理志北江中江皆本其義者也（職方疏揚州所以得有三江者江自潯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爲三道而入海故得有三江也地理志東爲北江注云自彭蠡江分爲三遂爲北江而入海東爲中江注云亦自彭蠡出孔傳于）東爲北江入于海注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

北江而入海。言三江入震澤。與經北江中江入于海不合。言入震澤遂爲北江。與經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不合。晉顧夷撰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並松江爲三江。此即吳越春秋所云出三江之口者。孔傳爲魏晉閒書。遂援以釋禹貢三江。違失經意。顧其言自彭蠡江分爲三。則與鄭注不殊。故徐堅初學記併言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此謂南北中三江分于彭蠡以下。鄭孔二注大意

相同。非具錄注文之舊也。蘇子瞻書傳。漢水謂之北江。豫章江謂之南江。與岷江爲三。說本括地志禹貢三江俱會于彭蠡合爲一江。入于海。（見史記正義）如其說。則三江皆在彭蠡西。乖于東爲北江中江之文。乃復申其說云。三江滙于彭蠡。則三江爲一以入海。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是子瞻亦知三江之名。不得移之彭蠡上。顧以一江兼受南北中之名。與初學記所述鄭孔之說分爲三江入海者。截然殊異。或謂蘇說上與初學記合。並以初學記兼載鄭孔二說爲鄭君注文者。皆失考。

班志。南江在會稽吳縣（今長洲常熟吳江地）南。東入海。揚州川。北江在毗陵（今武進江陰）北。東入海。揚州川。中江出丹陽蕪湖（今縣屬太平府）西南。東至陽羨（今宜興）入海。揚州川。鄭君釋禹貢悉援据班志。今書注殘闕。志文有無。無以明之。注云三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其蹟上與班志合。志主于釋地。注主于釋經也。毗陵之北江。即今大江。其蕪湖之中江。吳縣之南江。逕流湮廢。据班志丹陽石城（今在貴池西）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今會稽山陰）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說文。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闞駰十三州志。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晉灼亦云。水經。江水又東至

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酈注。江水自石城東出爲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今青陽縣南）又東逕安吳縣。（晉分宛陵置）又東逕寧國縣南。（晉分宛陵置）又東逕故鄣縣南。（今廣德）安吉縣北。（今縣屬湖州）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又歷烏程縣。（今烏程德清長興武康地）南通餘杭縣。（今餘杭臨安武康地）則與浙江合。又東逕餘姚故城南。又東注于海。此分江水流逕之故道。酈元目之爲南江。所謂地理志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者也。榜謂分江水合三江言之爲南江。猶岷江合言之爲北江。班志備列南江中江北江以應

職方揚州其川三江。其于石城著南江源委。猶于湔氏道（今松潘衛地。）著北江源委。故志于中江言出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至南江北江。但云東入海。以入海之地已互見于石城湔氏道也。是分江水爲南江。卽志文考之益明。漢烏程地在震澤之南。東北與吳縣壤接。志言震澤在吳西。則南江至烏程者爲在吳南矣。水經闕中江不著。酈元叙南江歷湖口。因釋湖口地名云江南（或改作南江誤。）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援郭景純江賦注五湖以漫漭爲証。爲中江入海之蹟。然于出蕪湖東至陽羨者。究莫能綜緝所纚。葢中江徙流久矣。北江爲岷江經流。由毗陵入海。中江出蕪湖由松江入海。南江出石城。合浙江入海。故子胥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班志所叙三江如是。郭景純亦云三江。岷江松江浙江。葢診其歸墟之蹟。而未極中江南江之源者也。大禹于江河大川。皆以導其下流爲亟。故疏九河三江以分殺其勢。（管子荀子淮南諸書皆云禹疏三江。）顧水不兩行。久必湮廢其常然也。學者于九河塞爲平地。不復致疑。顧致疑于三江故道何也。

漢水所出

後儒言漢水源者。咸求之于嶓冢。榜以漢志考之。嶓冢導漾惟据禹貢漢水言耳。周職方荆州漢水。則不導源于嶓冢。故志言沮水出沮縣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荆州川。說文水經後漢郡國志皆云然。葢漾水輟流。不與漢水相屬。由來久矣。志言禹貢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爲東漢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禹貢鄭注亦引此志文。）此明禹貢漢水故道。若魏郡鄴東故大河。館陶屯氏河之類。班氏自謂采獲舊聞。考跡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者如是。非謂漢代逕流之道。東漢水仍上受氐道水也。水經言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謂西漢也。水經凡稱東漢水爲沔。西漢水爲漢。）東南至江州縣東南入于江。漾水旣輟東流。勢必西入。徙以氐道無可考見。後世莫能定其孰爲漾水。而與東漢水不相屬。得水經校之益明。後儒考漢志不詳。于漢源求嶓冢不得。因旁漢水之山。強名之爲嶓冢。亦近誣矣。漢志禹貢嶓冢山在隴西西縣。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不見于氐道。然于氐道言禹貢漾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正釋經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明氐道亦得有嶓冢山。

是山峯岫延長，西氏道皆其盤廻之地。準之地望，氏道當在西縣東。志已于西縣著嶓冢山，氏道例不重出。如雲夢澤跨江南北，志惟于南郡華容一見也。水經言瀁水出隴西氏道嶓冢山，郭景純山海經注亦言嶓冢在武都氏道縣南，可與漢志互明。西漢水，鄭書注以爲禹貢梁州之潛。注云：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又云：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道漢疏通，即爲西漢水也。案馬季長注云：其中泉出而不流者名潛，即鄭注水積成澤之義。以上受漢別，故得西漢水之稱。後乃併其上流出嶓冢者名之爲西漢水矣。

## 地理志分置郡國考附

漢置郡國先後具見班志，閒有不具者，晉書地理志能言之，輒多抵牾不合，茲据班書考正如左。

地理志：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

史記：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裴駰集解云：三十六郡者，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爲三十六郡。晉書地理志同。榜案：志言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明三十六郡內不數內史。史記言郡置守尉監，明與內史所置不同。高帝紀：六年以碭郡、薛郡、郯郡立弟交爲楚王。楚王交傳郯郡作東海。應劭云：東海，秦郯郡。酈元沂水注云：郯縣，東海郡治，秦始皇以爲郯郡，漢高帝二年更從今名。史記陳涉世家：陵人秦嘉等皆將兵圍東海守慶于郯。是時未有東海郡，史家以今名追書之，而秦有郯郡，郡治郯，是其据證。史記絳侯世家：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此改郯郡爲東海郡之始。本紀：始皇三十三年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又廢無諸搖爲君長

以其地爲閩中郡。秦敗，南海桂林象郡屬尉佗。漢又立無諸爲閩粵王。王閩中故地。四郡不屬於漢。故言本秦三十六郡。今以班志考之。其仍秦郡名者，河東、太原、上黨、東郡、潁川、志云高帝五年爲韓國六年復故。南陽、南郡、志云高帝元年更爲臨江國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爲臨江中二年復故。九江、志云高帝四年更爲淮南國。武帝元狩元年復故。鉅鹿、齊郡、琅邪、會稽、志云高帝六年爲荆國十二年更名吳。景帝四年屬江都。劉原父云景帝封江都王並得鄣郡而不得吳。然則會稽不得云屬江都。榜案武帝建元三年遣嚴助發會稽兵救東甌會稽守欲拒法不爲發後嚴助朱買臣相繼爲會稽太守並當易王非及子建王江都時謂景帝四年屬江都志之羡文也會稽一名吳郡漢中、蜀郡、巴郡、隴西、北地、上郡、雲中、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

西、遼東、長沙。志云高帝五年爲國。凡二十七郡。漢所更名者，河南故三川，志云高帝更名。沛郡故泗水，志云高帝更名。東海故郯郡。志云高帝置。丹楊故鄣郡。志云故鄣郡屬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楊榜案志于廣陵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而不得吳此不言屬廣陵者厲王胥以元狩六年王廣陵至元封二年鄣郡已更名丹楊則其地已入于漢計屬廣陵僅八年耳。故志但云屬江都。武陵故黔中。志云高帝置。郡國志秦昭王置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武陵。酈元沅水注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馬錯以隴蜀軍攻楚割漢北地與秦至三十年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爲黔中郡高祖五年割黔中故治爲武陵郡。榜案志云高祖置文畧不具。五原故九原，志云武帝元朔二年更名。趙國故邯鄲。志云高祖四年爲趙國景帝三年復爲邯鄲郡。五年復故。梁國故碭郡志云高帝五年爲梁國。魯國故薛郡。志云高后元年爲魯國。凡九郡。東海

武陵不言故郡，文畧不具，可參考而知也。是爲秦三十六郡。胡三省云秦置楚郡。班志不見。榜案史記楚世家王負芻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王負芻滅楚名爲楚郡云胡氏說本此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正義云秦號楚爲荆以莊襄王名子楚諱之故言荆也楚世家所謂滅楚名者如此秦諱楚滅去楚名其不更取楚名郡審矣史記注引孫檢云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爲三郡據此則楚郡乃三郡之譌胡氏沿譌生訓耳

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

京兆尹。志云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更名渭南郡武帝太和元年更爲京兆尹。左馮翊。志云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更名河上郡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左馮翊。右扶

風。志云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雍國二年更爲中地郡武帝太初元年更爲右扶風。河內。志云高帝元年爲殷國二年更名。汝南、江夏、魏郡、常山、清河、涿郡、勃海、平原、千乘、泰山、東萊、豫章、桂陽、廣漢、定襄、中山。志云高帝郡。景帝二年爲國。信都。志云景帝二年爲廣川國宣帝甘露三年復故榜案郡國志云高帝置酈元漳水注信都郡高祖六年置景帝二年爲廣川惠王越國故志云甘露三年復故明復爲信都矣不言高帝置蓋傳寫脫誤廣陽。志云高帝燕國。昭帝天鳳元年爲廣陽郡。宣帝本始元年更爲國。膠東。志云故齊高帝元年別爲國。五年復屬齊國。文帝十六年復爲國。淮陽。志云高帝十一年置。楚國。志云高帝置宣帝地節元年更爲彭城郡黃龍元年復故榜案高帝紀以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縣立交爲楚王楚元王傳交爲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碭郡更名彭城者楚王延壽謀反國除爲彭城郡紀據始封曰碭郡傳據國除爲彭城郡實一地也秦碭郡地分隸梁楚二國郡治碭碭屬梁

國。故志謂梁國爲秦碭郡矣。六安。志云。故楚。高帝元年別爲衡山國。五年屬淮南。文帝十六年復爲衡山。武帝元狩二年別爲六安國。凡二十六郡。高帝置。

文景各六。

文帝所置廬江。志云。故淮南。文帝十六年別爲國。胡三省云。文帝初分淮南爲廬江國。在江南。廬江水出陵陽東南而北入於江。陵陽屬丹楊郡。若班志之廬江郡。其地盡在江北矣。榜案淮南厲王傳。廬江王賜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此廬江在江南之證。濟南。志云。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國。景帝二年爲郡。河閒。志云。故趙。文帝二年別爲國。菑川。志云。故齊。文帝十八年別爲國。高密。志云。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更爲高密國。城陽。志云。故齊。文帝二年別爲國。

景帝所置陳留。志云。元狩元年置。顧祖禹方輿紀要云。本梁地。景帝中六年爲濟川國。應劭曰。濟川。今陳留濟陽縣也。榜案梁分爲五。唯濟川不見于志。應劭說見酈注

濟水篇可補志文之畧。山陽。志云。故梁。景帝中六年別爲山陽國。武帝建元五年別爲郡。濟陰。志云。故梁。景帝中六年別爲濟陰國。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北海。志云。景帝中二年置。廣平。志云。武帝征和二年置爲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榜案酈元濟水注云。秦鉅鹿郡。景帝中元元年爲廣平郡。武帝征和二年以封趙敬肅王子頃王偃爲平干國。諸侯王表。頃王子繆王元以五鳳二年坐殺謁者。會赦。不得代。哀帝建平三年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爲廣平王。志云五鳳二年復故。謂繆王元薨國除爲郡也。其不言景帝置郡及哀帝復爲國。蓋傳寫脫誤失其舊。東平。志云。故梁國。景帝中六年別爲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爲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

武帝二十八。

宏農。志云。元鼎四年置。臨淮。志云。元狩六年置。零陵。志云。元鼎六年置。犍爲。志云。建元六年開。越巂。志云。元鼎六年開。益州。志云。元封二年開。牂柯。志云。元鼎六年開。武都。志云。元鼎六年開。榜案武帝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宣帝地節三年省文山郡。幷蜀。見宣帝紀。武帝天漢四年沈黎郡幷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見後漢書西南夷傳及華陽國志。天水。志云。元鼎三年置。武威。志云。故匈奴休屠王地。太初四年開。張掖。志云。故匈奴昆邪王地。太初元年開。酒泉。志云。太初元年開。敦煌。志云。後元元年分酒泉置。榜案志以張掖酒泉爲太初元年開。武威爲太初四年開。敦煌爲後元元年開。武帝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開置四郡年歲與志不同。叅校食貨志霍去病傳匈奴傳昆邪王來降實在元狩二年。宜從帝紀。志言敦煌分酒泉置。則張掖宜分武威置。而西域傳又云。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又與帝紀不合。安定。志云。元鼎二年置。

西河。志云。元朔二年置。朔方。志云。元朔二年開。屬幷州。榜案志言北置朔方之州。胡廣云。分雍州置朔方刺史。所謂凡十三部置刺史是也。元始四年改爲十二州。楊雄十二州箴。於幷州云。雍別朔方。此幷朔方屬幷州。實据元始之制。元菟。志云。元封四年開。樂浪。志云。元封三年開。榜案武帝紀。元封二年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元菟眞番郡。昭帝始元五年。罷眞番郡。後漢書東夷傳云。始元五年。罷臨屯眞番。以幷樂浪元菟。臣瓚注引茂陵書。臨屯郡治東暆縣。眞番郡治霅縣。今霅縣無考。東暆屬樂浪。則臨屯幷樂浪矣。南海。志云。秦置。秦敗。尉佗王此地。元鼎六年開。鬱林。志云。故秦桂林郡。屬尉佗。元鼎六年開。更名。蒼梧。志云。元鼎六年開。交阯。志云。元鼎六年開。合浦。志云。元鼎六年開。九眞。志云。元鼎六年開。日南。志云。故秦象郡。元鼎六年開。更名。榜案武帝平南粵。置九郡。本無象郡之名。昭帝紀。元鳳五年罷象郡。分屬鬱林牂柯。蓋卽罷日南郡。据其本始言之爲象郡也。茂陵書。象郡治臨塵。今縣屬鬱林。其五鳳閒所分屬者歟。日南復置末

嗇何時。昭帝始元五年罷儋耳郡。初元三年珠厓又反。賈捐之請罷珠厓。云制南海以爲八郡。蓋除儋耳不數。則日南復置。在初元三年巳前可知。**眞定**志云。元鼎四年置。**泗水**志云。故東海郡。元鼎四年別爲泗水國。**廣陵**志云。高帝六年屬荆國。十一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六年更名廣陵。郡國志。廣陵。景帝置爲江都。武帝更名。榜案武帝元狩二年。江都王建謀反自殺。國除。地入於漢爲廣陵郡。此置廣陵郡之始。六年封厲王胥王廣陵。雖并有鄣郡。然元封二年。巳更鄣郡爲丹陽。不屬廣陵。此廣陵郡別爲國之始也。廣陵楚漢之閒爲東陽郡。兼有贅陵臨淮二郡地。武帝封厲王胥廣陵。是年始分其地置臨淮郡。王子侯表封江都易王子案之盱眙侯定國臨淮陵侯。此用主父偃之言。令諸侯自裂地分封子弟。其地皆兼臨淮可互證也。徐廣云。荆王劉賈都吳。吳王濞移廣陵。劉昭郡國志注云。廣陵濞所都。城周十四里半。案吳王濞傳云。削吳會稽郡。明濞不都吳。易王非傳云。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吳國故都廣陵。志但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都此者。爲下並有郡都而不得吳立文耳。此

武帝所置二十八也。

昭帝一。

**金城**志云。昭帝始元六年置。

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

志列郡國一百三。悉據孝平之世。其言高帝文景武宣各置若干郡者。本其初置言之。有稱高帝元年者則項籍所置。以其爲天下主命。不容沒也。楚漢之際諸侯或私置郡。例皆不著。如廣陵國楚漢閒爲東陽郡。志但言高帝時屬荆吳。不云故東陽郡。高帝紀。六年。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

子肥爲齊王。膠東濟北皆王國。臨淄齊國都。博陽濟北國都。明肥得王三齊故地也。餘皆齊所私置郡。秦滅齊。分其國爲齊郡琅邪郡。郡既太大。其後齊復王。勢不得以國名郡。故楚漢之際。齊所置郡較多于他國。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孝惠時。齊王獻城陽郡以爲魯元公主湯沐邑。高后割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孝文帝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平侯爲濟北王。後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爲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爲濟北王。子辟光爲濟南王。子賢爲菑川王。子卬爲膠西王。子雄渠爲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皆因故齊別郡爲國。高五王傳。取趙之河閒立辟彊爲河閒王。樊噲傳。河閒守軍于松里。破之。則河閒之名。由來舊矣。志于諸郡國俱云故齊。文帝別爲國。不更著其爲故某郡。史例如此。後儒疑志云故鄣郡爲非秦置。坐昧此旨耳。諸侯王表。孝平時。東平中山廣德廣世廣宗五國皆繼絕。東平中山皆故國。其廣德廣世廣宗三國不列于志。平帝紀。元始二年。立代孝王元孫之子如意爲廣宗王。江都易王孫盱眙侯子宮爲廣世王。廣川惠王曾孫倫爲廣德王。皆王莽秉政。託于興滅繼絕。旋踵亦廢。班氏王子侯表云。元始之際。王莽擅朝。僞襃宗

室侯及王之孫焉。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弗錄。與志內不列廣德廣世廣宗三國同意。志文謹嚴。鮮有究其義者。馬援輿楊廣書云。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蓋通數廣德廣世廣宗三國。晉書地理志所列漢郡國合一百一十有一。謬誤甚衆。秦平百越置四郡。漢興桂林南海象郡臣屬尉佗者凡八十餘年。武帝元鼎六年定粵地爲九郡。雖南海仍秦郡名。鬱林即桂林。日南即象郡。班志咸謂武帝所開。目爲初郡。紀其實也。其閩中郡。武帝元封元年東粵殺王餘善降。遷其民于江淮閒。遂虛其地。晉志仍列此四郡以克秦四十郡之數。又云。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七。更數南海鬱林日南爲重出三郡。平準書云。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兩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晉灼注。元鼎六年定粵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文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爲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以武帝所開置考之。朔方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元菟樂浪。皆初郡也。史据元鼎閒誅羌滅越連兵三歲言之如此。晉志云武帝開粵攘胡。初置十七。拓土分疆。又增十四。襲晉灼注而失其旨。且以已罷之儋耳珠厓沈黎文山牽

連並數。則臨屯眞番何又不復數及。王伯厚爲之說曰。晉志一百十一。漢初未定兩粵。除南海桂林象郡閩中四郡。又除已罷之儋耳珠厓沈黎文山共八郡。正合漢志一百三之數。蓋欲爲彌縫而未深究其失也。晉志言漢祖龍興。分內史爲三部。而于秦郡三十六已數內史。爲誤增郡一。梁國故秦碭郡。晉志秦郡已數碭郡。而于高帝更置郡又列梁國。爲誤增郡二。眞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泗水國故東海郡武帝元鼎四年別爲國。二國晉志遺漏未載。皆違失之大者。故摭而論之。

任正者衡任者

輈人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兔之圍鄭君注云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衡任者謂兩軛之間也軸圍與衡任相應輈當伏兔者圍與任正者相應宋戴仲達侗為之說曰考工所記輪人專言輪轂輻牙之法度輈人專言輈軸之法度輿人專言輿軫式較之法度初不相紊安有于輈人之事而論為輿三面之度者乎所謂任正者輈也衡任者軸也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圍即所謂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兔之圍者也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即所謂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者也輈軸皆任輿者故謂之任木榜椄仲達謂任正不指輿下三面材者得之其謂任正為輈衡任為軸則上下記文屢言輈軸矣不當於此變言任正衡任若使任正者唯輈則但言任正者十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足矣記于任正下更出輈文明蒙任正之名者不止一輈蓋輈軸為定名任正衡任為通稱凡任木縱者皆名任正橫者皆名衡任然則任正者輈也伏兔也衡任者

軸也衡也伏兔與衡皆任木其圍與輈軸同度故承上言輈軸而廣明任正衡任之度如此輈人主輈軸之事下文遂終言之其曰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則知上言五分其長者據軸之任輿者言也其曰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兔之圍者又以別夫頸圍踵圍而言也或曰伏兔屬輿下輿人事也何于此輈人記之曰因其同度故互見焉猶夫輿人為車而言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之例耳

車輿有軫有軓禮家舊說軫輿後橫木軓車式前也鄭君中其義云軓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植持車正也蓋對輿後橫木為軫言之則三面材名軓可知然鄭注又云軫輿也則通輿下四面皆謂之軫宋戴仲達為之說曰軫輿四面木故曰方以象地且庇軫庇輪庇軓皆指左右兩旁而言非指輿後明矣又記言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若獨為輿後木則不得言間矣此與鄭君軫輿也之義合由是而議輿後橫木名軫三面材名軓為誤是則昧于車輿制度矣輈人曰軓前十尺而策半之又曰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軓為輿下材與輈相比故言輈者恒取數于軓曰軓前曰軓中此軓之定名不與軫通者也輈人曰十

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三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輈徑三寸六分。踵徑一寸九分有奇。計減于輈徑者一寸六分有奇。踵以承軫。則軫下于軓之數也。以加軫與轐計之。輈半徑二寸二分。踵徑一寸九分有奇。軫徑二寸七分半。共得六寸九分弱耳。故記曰車軫四尺謂之一等。又曰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此又軫之定名。不與軓通者也。蓋輿人著軫圍。不著軓圍。明軫與軓同度。言軫所由該軓也。輿制軓高而軫下。軓高則不礙轉轂。軫下則登下有節。軓與軫所由名不相假也。兩義相兼乃具。軓出軫上者。其末屬于軫以爲固。故軫

謂之收。又謂之枕。苟不明制度。而執一說以求之。鮮有不失其義者。

戈戟

冶氏。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鷄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孑。

箋云。戈廣二寸。据胡與援之廣也。疏謂据胡廣狹失之。方言。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釨。或謂之鏔。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鏝胡。其曲者謂之鉤釨鏝胡。郭注云。即今雞鳴鉤釨戟也。鄭注倨句外博云。俗謂之曼胡。似此。則記所具廣長之度。蓋戈之

大者。

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

戈。句兵也。主于胡也。已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也。以啄人則不入。已句。謂胡曲多也。疏云。謂胡太橫。以啄人則掇不決。疏云。橫則擁不斷物。胡之曲直。鉾本必橫。而取圜于磬折。疏云。胡子橫捷微邪向上。不倨不句。似磬之折殺。前。謂援也。內長則援短。援短則曲於磬折。曲于磬折。則引之與胡竝鉤。內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倨於磬折。則引之不疾。

箋云。廬人稱戈戟爲句兵。以胡子得名也。其用恒主于擊人。春秋傳襄十八年中行獻子夢與厲公訟。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二十八年王何以戈擊

子之解其左肩。昭元年子南臣子晳及衝擊之以戈。二十年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
公孟之肩。二十五年公將以戈擊僚柤。定四年盜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十四年靈姑浮以
戈擊闔廬。傷將指。哀十四年公執戈將擊之。十五年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故亦謂
之擊兵。戈制。援與胡縱橫相值如磬折。其擊人也若
烏之開口啄物然。車軛謂之烏啄。釋名云。下向叉馬頸。似烏之開口向下啄物時也。
注釋爲啄人。取其象類。已倨已句。胡之侈弇不中度
也。長內短內。胡之高下不中度也。四者咸足爲援病。
記明倨句之制。故主于胡爲言耳。疏云戈之所用主於胡。殊失注意。
注云內長則援短。內短則援長。謂援之擊人不便也。
援之直鋒又可以刺。文十年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襄二十八年盧蒲

癸以寢戈自後刺子之。故援兩畔皆有刃。胡則近援者有刃。近
內者無刃。
是故倨句外博。
博廣也。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也。廣其本。
以除四病而便用也。俗謂之曼胡似此。疏云。倨謂胡上。句謂胡下。倨之外胡之裏。謂胡下近本增使廣。句之外胡之表。謂于胡上近本增使廣。若然。則胡本上下俱寬。自然合於磬折。無上四病。
箋云。外。讀如大防外䣊之外。戈廣二寸。廣于二寸外
者謂之外博。胡上邪與援接。取圓磬折者爲倨。由倨
下度之博逾二寸者爲倨之外博。故外爲胡裏也。胡
下橫與援接如矩者爲句。由句上度之博逾二寸者
爲句之外博。故外爲胡表也。如此則無已倨已句援
短援長之病。
重三鋝。
鄭司農云。鋝。量名也。讀爲刷。元謂許叔重說文解字
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
鍰舊譌作環。據臧金疏書呂刑正義校改。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
三鋝爲一斤四兩。說文云。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鋝。戴震曰。說文既引周禮重三鋝。當云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是以鄭注引說文證三鋝爲一斤四兩。今本蓋脫去三字。
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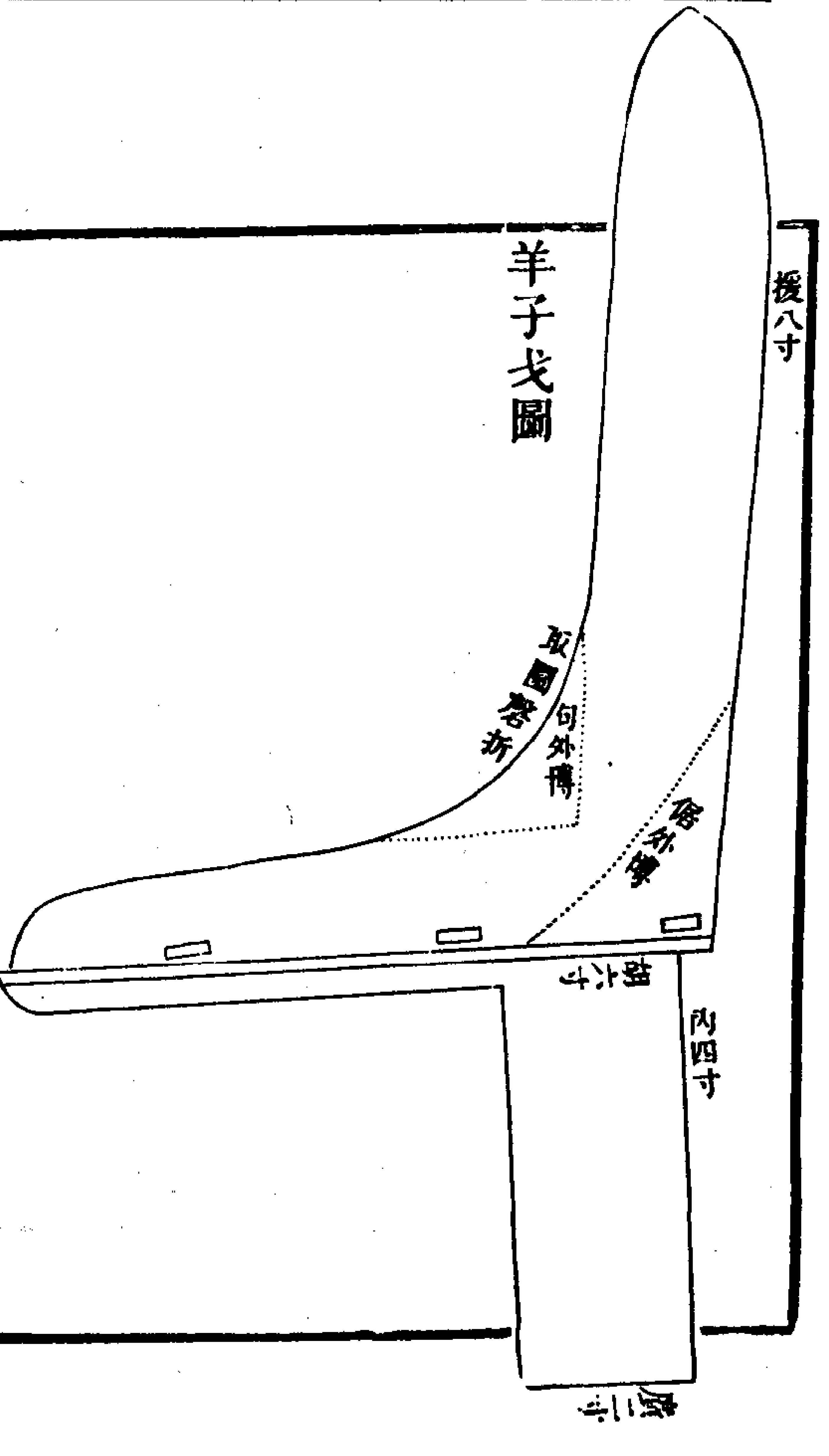
重三鋝。
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
三鋒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鄭司農云。刺。謂援也。元
謂刺者。著秘直前如鐏者也。戟胡橫貫之。胡中矩。則
援之外句磬折與。
箋云。方言。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又云。凡戟而
無刃。吳揚之閒謂之戈。說文。戈。平頭戟也。是無刺爲
戈。有刺爲戟。與記合。古戟形不可見。即鄭注求之。戟
之援內直前者爲刺。胡橫與之交午成十字。注云戟
胡橫貫之是也。刺中出胡上。胡出刺之兩畔各二寸

四分寸之一矣疏云橫貫三寸直下三寸誤胡本與援接者正方如矩記謂倨句中矩主于胡言之則援之上出者不中矩也故注云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非以磬折釋倨句疏以倨句分屬援失注意倨句猶云曲直輈人車人言倨句磬折磬氏言倨句一矩有半與此冶氏言倨句中矩凡以明倨句侈弇之度而已戟刺爲直刃援之向上者邪迤向外如磬折春秋傳襄二十三年欒樂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葢用援之外句者歟疏云援以三寸爲橫以四寸半者向上爲磬折亦未諦

戈戟皆重三鋝戟廣少于戈半寸通內胡援計之少半寸之廣者一尺有

八寸計爲廣寸半者六寸則刺出胡上之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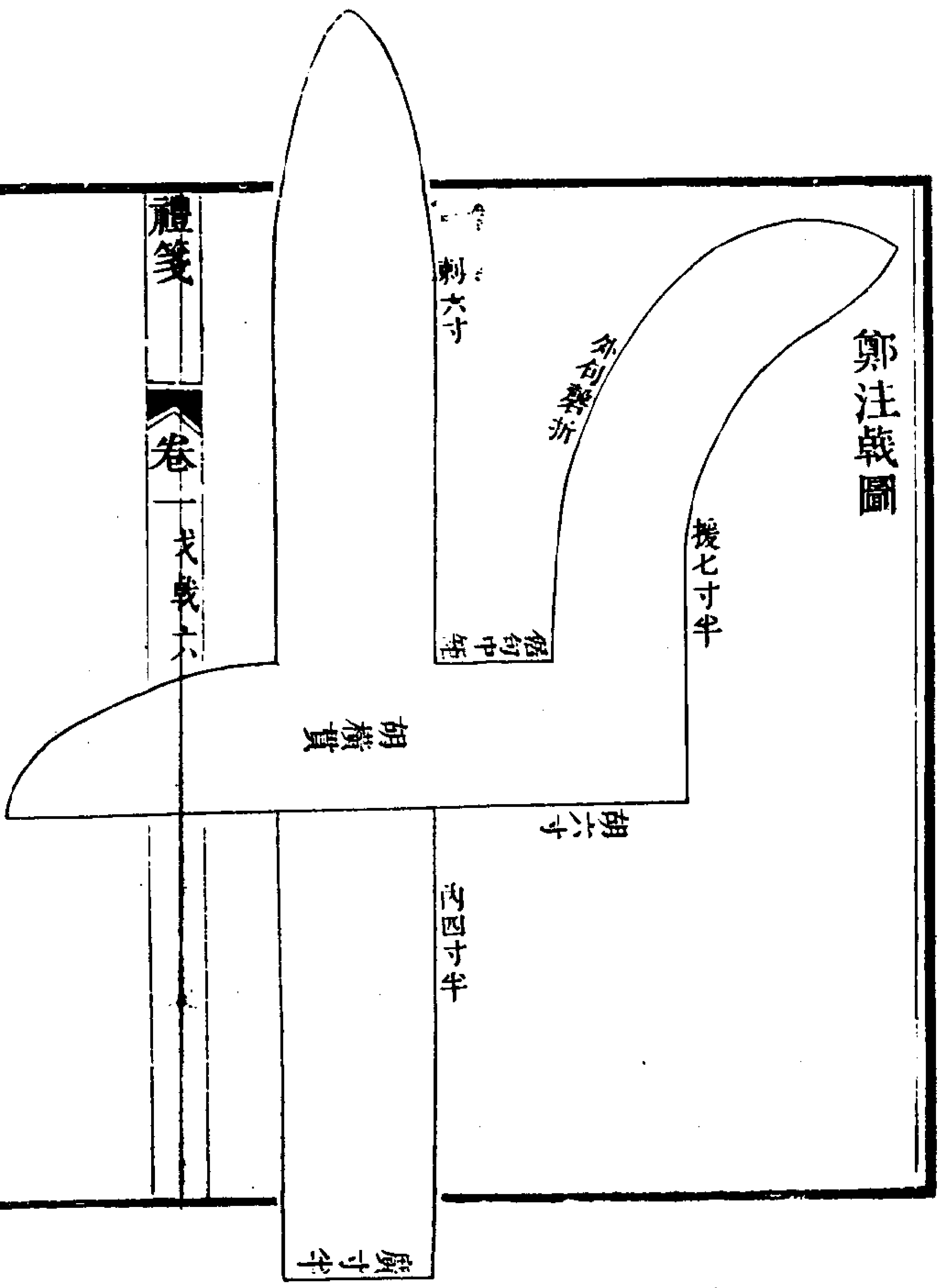
鄭注釋戈戟云戈今句子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又云俗謂之曼胡似此又云戟今三鋒戟也皆以目驗知之註文要密學者罕能圖其制近見曲阜顏氏所藏羊子戈及嘉禾陸氏二銅戈以鄭注校之若合符然葢制度之文藉圖以顯如此而宋黃伯思得舟之戈轉疑鄭注之失謂援宜橫置何也余既演繹注意附圖羊子戈于後又据注以正賈疏之譌別爲戟圖以俟後之君子審定焉



羊子戈圖

胡之下畔橫設眉埒其出于眉埒外者葢居胡廣五分之一也上又有鑿三內入于柲柲端當有橫木以承胡穿其鑿而約之使與橫木相著爲固也以顏氏所藏周尺度之內四寸胡六寸援八寸畧與記合唯廣不及二寸葢磨礪耗減

鄭注戟圖



桃氏爲劒

桃氏爲劒臘廣二寸有半寸。

臘謂兩刃。

兩從半之。

鄭司農云。謂劒脊兩面殺趨鍔

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

鄭司農云。莖謂劒夾。人所握鐔以上也。元謂莖。在夾中者。莖長五寸。

中其莖設其後。

鄭司農云。謂穿之也。元謂從中以卻稍大之也。後大則于把易制。

箋云。劒夾以木爲之。桃氏攻金之工。而明劒夾大小之數。殆非也。後謂莖近首者。莖爲人所握。茲其居握後者爾。後以承首。使相屬爲固。形如小槃然。周圍出于莖外者均如一。故曰中其莖。設其後。戴震云。設其後猶曰設其旋設其羽爾。

叅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

首圍。其徑一寸三分寸之二。

箋云。首謂劒之標首也。劒身與莖爲一。唯首異材。漢時或用玉若木爲之。王莽傳進玉具劒于孔休解其瑑。此玉首也。儁不疑傳帶櫑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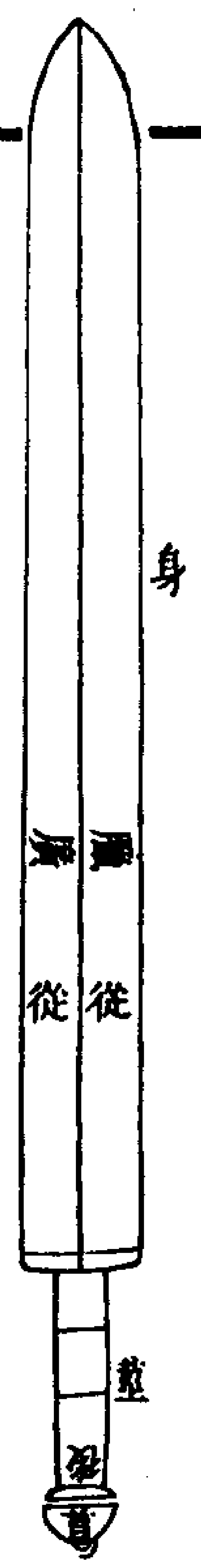
劒應劭云。木標首之劒。古劒首皆用銅。韓延壽傳。取官銅物。鑄作刀劒鉤鐔。鐔即劒首。殊言之者。明劒與鐔鑄作異事。與古合矣。今時所見古劒。其首圓長豐下而纖上。少儀澤劒首。謂其形櫑落。弄之便也。莖之設其後也。與首相承。如華之有跗。故後之徑圜與首同度。自是漸纖而上。端有小孔。以繩導之。若印鼻然。莊周所謂吹劒首者是也。劒首或謂之鐔。或謂之鐶。或謂之鼻。或謂之口。或謂之珥。皆据其端小孔命名者。賈疏以劒把接刄處爲首失之。

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此今之七首也。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此士。謂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也。樂記曰。武王克商。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

古劒首與身莖別。材歲久或多闕失。余所得劒獨完具。爰取桃氏記文校之。以所目驗者附箋于鄭注下。俾後有所考焉。

桃氏劒圖



鳧氏爲鍾

鄭注鳧氏鍾制往往滋後儒之疑休寧戴震釋舞爲鍾上覆其說足補鄭注所未逮顧鄭君釋經条取漢制多近古可据因復尋討注文則漢鍾制與古不殊鉦閒舞廣同數記文可互求咸于注引伸得之爰錄鄭注附其說於下更爲之圖以貽世之治鄭學者

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

故書欒作樂。杜子春云。當爲欒。書亦或爲欒。銑鍾口兩角。疏云。古之樂器。應律之鍾。狀如今之鈴不圓故有兩角也。

銑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

此四名者鍾體也。鄭司農云。于。鍾脣之上袪也。鼓所擊處。

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

此二名者鍾柄。

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斡。

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鄭司農云。旋蟲者。旋以蟲爲飾也。元謂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

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枚謂之景。

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閒凡四。鄭司農云。枚。鍾乳也。元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

箋云。宋宣和閒所得古鍾。篆與枚皆俠鉦設之。左右各九枚。面十八。

于上之攠謂之隧。

攠所擊之處攠弊也。隧在鼓中。窐而生光。有似夫隧。

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閒。去二分以爲之鼓閒。以其鼓閒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

此言鉦之徑居銑徑之八而銑閒與鉦之徑相應鼓閒又居銑徑之六。與舞脩相應。舞脩舞徑也舞上下

促以橫爲脩。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閒。則舞閒之方。恒居銑之四也。舞閒方四則鼓閒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此鍾口十者。其長十六也。鍾之大數以律爲度。廣長與圜徑。假設言之耳。其鑄之。則各隨鍾之制爲長短大小也。凡言閒者。亦爲從篆以介之。鉦閒亦當六。今時鍾或無鉦閒。

箋云。戴震云。銑閒以兩旁言。鼓閒以中擊處言。兩旁有坐角。鍾脣穹曲而上。不齊平。故中殺于旁四之一。舞者。鍾體上覆。其脩六。是爲橢圓大徑。其廣四。是爲橢圓小徑。鍾之羡宜準此爲度矣。脩十者。其廣六又

三之二。脩八者。其廣五又三之一。榜謂閒者。爲篆以介之。記云篆閒是也。篆設于鉦。故目鉦之長爲鉦閒。鉦外下至銑者爲銑閒。下至于者爲鼓閒矣。注云。今時鍾乳俠鼓與舞。又云今時鍾或無鉦閒。鍾體鉦上鼓下。舞者其上覆。故記變閒言廣也。鄭君以舞居鍾體之崇。謂今時或無鉦閒。葢誤以鉦當舞。然則漢時鉦閒之數。與舞廣同數。記言鍾體。以銑徑十分爲度。自是以二差之。鉦徑八。舞脩六。舞廣四。其徑也。閒之數恒應于徑。銑閒與鉦徑相應。鼓閒與舞脩相應。則鉦閒宜與舞廣相應。亦以二差之可知。記曰。大鍾十

分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爲之厚。此鉦閒減于鼓閒之明文也。鍾體長十二。三分之。銑居二。鉦居一。銑閒八。其徑減二。鉦閒四。徑亦減二。古鍾豐下殺上而中稍窄宋宣和閒所得周山鍾齊鎛鍾宋翟鍾。咸與此合。

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

幷衡數也。

箋云。甬長四。斯無長甬則震之病。

以其甬長爲之圍。叅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

衡居甬上又小。

叅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令衡居一分。則叅分旋亦二在上。一在下。以旋當甬之中央。是其正。

薄厚之所震動。淸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

說。猶意也。故書侈作移。鄭司農云。當爲侈。

鍾已厚則石。

大厚則聲不發。

已薄則播。

大薄則聲散。

侈則柞。

柞。讀爲咋咋然之咋。聲大外也。

弇則鬱。

聲不舒揚。

長甬則震。

鍾掉則聲不正。

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爲之厚。

言若此則不石不播也。鼓鉦之閒同方六。而今宜異。又十分之一猶大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鼓外二。鉦外一。疏云。鼓外有鉦閒及舞閒。外有二閒鉦外唯一閒。就外中十分之一爲鍾厚可也。

箋云鼓閒六鉦閒四十分其一以爲鍾厚所以適大小厚薄之宜注云鼓外二謂鉦閒舞閒鉦外一謂舞閒鄭君疑小鍾十分鉦閒之一猶大厚宜用鉦外舞閒四十分之此益可驗古鍾鉦閒實四而非六矣

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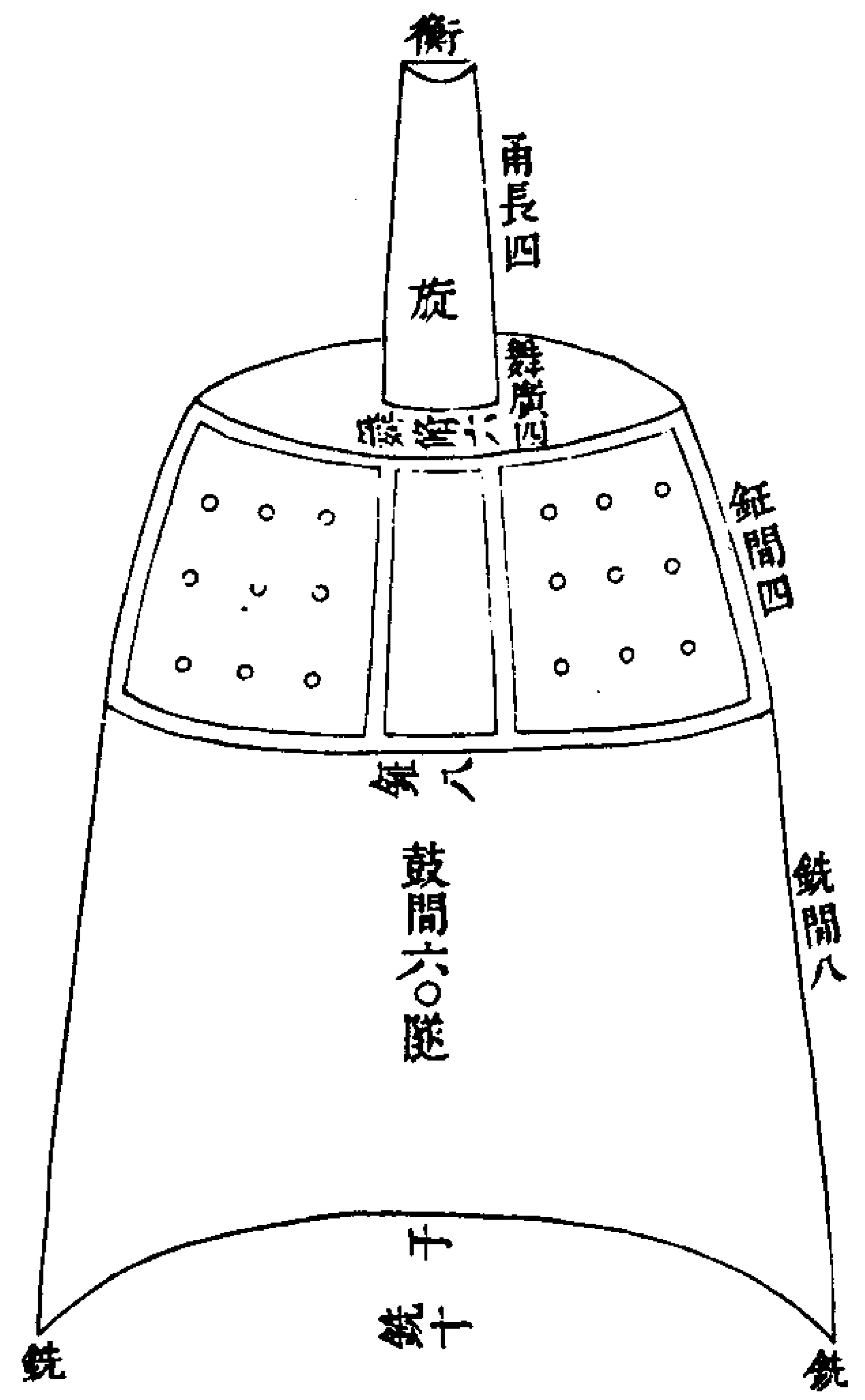
淺則躁躁易竭也

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深則安安難息

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

厚鍾厚深謂窐之也其窐圜故書圜或作圍杜子春云當作圜



## 金奏肆夏

古者天子諸侯享燕之樂，歌各以尊卑爲差。書缺有閒，莫可得詳。國語，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大射儀，奏肆夏，歌鹿鳴三終，管新宮三終，與燕禮同。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鄭君鄉飲酒及燕禮注云，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詩譜又云，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榜闕之師曰，樂有金奏，有升歌。儀禮及仲尼燕居、郊特牲、左傳、國語所載甚分明。金奏主器聲，升歌主人聲。詩譜以升歌與金奏混合爲一，誤也。仲尼燕居云，入門而金作，此奏肆夏也，升歌則用清廟，何嘗歌肆夏乎。榜案，升歌職于大師、小師、瞽矇，金奏職于鍾師、鎛師，既殊事異職。大射禮，主人獻大夫後，乃納工升歌，先時獻賓、獻公奏肆夏，工尚未入，明金奏不得有工歌。國語言伶簫詠歌者，謂合樂也。晉侯享穆叔，盇用兩君相見之樂，升歌文王，合鹿鳴，然則升歌清廟者合文王可類推矣。天子享元侯與元侯自相享，皆升歌頌，合大雅。天子享諸侯與諸侯相享，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升歌小雅，合鄉樂。其用金奏也，唯天子享元侯備三夏，餘皆奏肆夏而已。是其尊卑用樂之差。

射侯鵠正質

古有大射之侯，有燕射之侯，其侯皆以鵠得名。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侯未有不設鵠者。大射之侯，棲皮爲鵠，鵠外以采畫之謂之正。天子正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燕射之侯，天子諸侯亦棲皮爲鵠，大夫士則畫布爲鵠，鵠外謂之質。荀卿書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是也。天子白質，諸侯赤質，大夫士皆丹質。大射燕射侯制異同如是。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大射儀：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三經皆謂大射之侯也。司裘職主設鵠，故不言正；士卑，又不掌設其鵠。鄭君司裘注云：士不大射，非也。大射主于擇士，天子諸侯將祭于是乎行之，卿大夫士無將祭擇士之事。因射誓衆選賢，孔子射于矍相之圃，是其遺事。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射義釋大射儀之義，遂廣及卿大夫士，明士亦得行大射。射人與大射儀皆云士射豻侯，明其同以豻爲鵠。射人注謂以豻皮飾侯，與大射儀注以豻爲鵠者自相違異。故鄭仲師射人注釋三侯爲虎熊豹，二侯爲熊豹，大夫一侯爲麋，推之可知。與司裘所設鵠之侯爲一。明設正鵠于一侯矣。賈景伯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

其內而方二尺。見詩賓之初筵正義。蓋假侯中六尺明之，與梓人三分其廣而鵠居一數合。射人注亦云：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此禮家相傳古義也。据鵠言之爲皮侯，据正言之爲采侯。謂之射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見鄭君司裘職注。梓人職：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得爲諸侯之謂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能服諸侯之謂也。別言五采之侯，明斯爲天子所務而已。不言棲鵠，蒙上皮侯省文。賈馬以此五采與上春以功爲一物，見梓人疏。樂記言武王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注：郊射，爲射宮于郊，左東學，右西學。榜謂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此言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蓋猶用殷禮。古者天子諸侯相與盡志于射類如此。燕射之侯，尊卑皆張一侯。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熊麋虎豹鹿豕之侯，咸取名于鵠。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熊侯麋侯棲皮爲鵠，對文見異矣。注以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于正鵠之處，蓋失之。質居鵠之外，天子白，諸侯赤。記言凡畫者丹質，謂大夫士畫以虎豹鹿豕者用丹矣。注以質爲采其地，又以凡畫者爲指賓射燕射之侯，皆失語意。梓人職：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其獸侯之差。鄉射之禮，所以習射上功，當張麋侯二正，與大射同；賓射之禮，以親故舊朋友，當張獸侯，與燕射同。敷稽之經記，未聞

別有所謂賓射之侯者。鄭君以梓人張五采之侯當之。謂大射之侯有鵠無正。賓射之侯有正無鵠。爲之說曰。射人職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下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榜謂射人以射法治射儀。通職王與諸侯孤卿大夫士。下言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事主于王。經以爲王張侯見義。非爲大射變文。承上經三侯五正言張三侯。其非異侯可知。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朝位。故竝明其所執之贄。注以位爲將射入見君之位。誤。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亦指朝位與公卿同。不言士者。羣士之朝位與摯司士掌之也。注謂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亦未審。下經言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大賓客作卿大夫從。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大喪作卿大夫掌事。又言諸侯在朝。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凡射人所掌諸侯及三公孤卿大夫事甚衆。不專于射。其不得以諸侯北面爲專指賓射時之位較然審矣。

婦人不杖

喪服傳曰。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是婦人唯爲主者杖。不爲主者不杖。以經校之。妻爲夫。母爲長子。爲主而杖者也。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母。不爲主不杖者也。故喪服小記申其義曰。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明他婦人不爲主者不杖矣。又曰。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明主喪者杖。則女子子爲父母不杖矣。小記之文。正與喪服傳婦人不杖義相發明。喪大記。士之喪。三日之朝。婦人皆杖。此謂主婦於三日之朝皆主人而杖。不得下通衆婦人。君之喪五日。世婦杖。君之世婦尊同大夫。所謂杖者爵也。不得下通於大夫士之妾。鄭君謂婦人成人者皆杖。於喪服傳婦人不杖。小記女子子一人杖。通釋爲童子。皆違失經意。

降其小宗

大宗不可以絕。族人以支子後之。傳曰。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大宗唯一。小宗有四。所後之大宗親疏不定。則所降小宗世數多寡益不齊矣。爲人後者。本親高祖以下俱爲小宗。悉降其五服一等。若高祖爲大宗。則降其曾祖以下。曾祖爲大宗。則降其祖已下。祖爲大宗。則降其父以下。爲人後者。有不降高曾祖。而無不降父已下本親者。故喪服經于其降服。著父母。不著祖父母。著昆弟。不著世叔父。著姊妹。不著姑。著其有定者也。記言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由是悉降五服之例著。

然皆据爲人後者之身。不及其子。傳曰。絕族無移服。親者屬。義通於此。大傳喪服傳注各望文生訓。明其義類之博。凡爲人後者因所後而服。則從所後者爲之名。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記言于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是也。因所後而降。則不從所後者爲之名。經著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昆弟姊妹適人者之服。及記言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喪服小記言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是也。名與服不相値爲降服。名存則降見。名不存則降不見也。使爲人後者從乎所後而易其本親之名。則有名在緦麻或無服者。而服之以期功之重服。是加服矣。豈降其小宗之謂哉。然則本生五屬之親。俱得遂其名。不獨父母之名不可易也。

喪服記。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于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所爲後之子。謂爲人後者。自所後之兄弟目之爲所爲後之子。其服之如子。鄭君云。與宗子有小功之親者。爲服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與宗子有緦麻之親者。與絕屬者同。所謂如子之服也。今本作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記言小功以下爲兄弟。是兄弟爲小功以下通稱。不得更稱兄弟之子。唐石經誤與今本同。茲据賀循爲後服議校正。見通典九十六卷。議曰。按喪服曰。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于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時人論者。多以爲後者子孫皆計本親而降。意所未安。斯無疑于小功以下爲兄弟之義矣。

唯子不報

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注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榜謂上經言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此言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唯子不報。二章互文見義。報與不報。皆指婦人無主者而言。傳謂子爲女子子。斯得經意。大夫以尊降其旁親。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大夫之子。從大夫而服。其身固士也。大夫之子爲世叔父母兄弟之子姑姊妹爲命夫命婦者服期。其命夫命婦服大夫之子。則降爲大功。不得云報明矣。禮。姑姊妹以出降本親期爲大功。其嫁於大夫者。又以尊降爲小功。今大夫之子於姑姊妹之爲命婦無主者服期不以出降。其姑姊妹報者。亦報其不以出降之服。爲服大功而已。非謂命婦於大夫之子。並不以尊降也。此經不云姑姊妹報。嫌見報於不杖期章爲報以期。故但言唯子不報。喪服經法度之言如此。

繼父同居

先曾王父從母適葉氏。其後葉更有子。　家君援繼父不同居之義。請于
朝。復爲金氏。嘗論榜兄弟云。喪服經繼父同居者服齊衰期。不同居者服齊衰三月。傳曰。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喪服小記。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

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傳以如是爲繼父之道。小記以如是爲同居。是繼父之道著于同居。非嘗同居斯爲無繼父之道。經必連言繼父同居者。所以別于有主後者爲異居。要終言之也。無主後者爲同居。後有主後。即爲異居。而不改其繼父之名者。爲其本無主後也。故傳曰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異居者服齊衰三月。所以錄其恩。同居者服齊衰期。所以哀其無主後而隆之也。觀乎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繼父之道。而先王恤孤之義明。觀乎無主後者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而先王哀惸獨之義明。鄭君小記注云。見同財則期。

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爲異居。則三月。榜案同居異居。以主後之有無爲斷。記云同財而祭其祖禰者。由于皆無主後。故曰有主後者爲異居。異居固不同財矣。未聞夫同居而異財也。注說過生分別。疏義逐滋支離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榜此傳與鄭注相亂。上經注云。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謂此也。此經注云。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耳。鄭君兩引傳文。咸止此。其上下所增益者。皆注語譌爲傳也。鄭君注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

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與注此不辭。以下通爲一條。主釋經義。俱在傳文上。其援齊衰三月章嫁者其嫁于大夫傳文。明舊讀者之意。以此女子子嫁者爲嫁于大夫故大夫之妾爲服大功耳。後人因已見齊衰三月章。誤以此爲傳文複出。而移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十六字。次于其下。由是注語橫決。與傳混淆。鄭君引傳。一則云指謂此也。再則云文爛在下。正明傳者不誤。誤由舊讀者。若如今本傳文。則實傳者誤說。注不得指爲文爛。喪服記注云。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

謂士之女爲大夫妻。大夫之女爲諸侯夫人。諸侯之女爲天王后也。父卒。昆弟之爲父後者。宗子。亦不敢降也。此明嫁者得以尊降其本親。今改讀此經女子子嫁者爲齊衰之親服大功。實謂此女子子爲嫁于士。如傳有嫁于大夫之文。則當降服小功。鄭君不得更易舊讀誤入此大功章。如鄭君不從傳文嫁于大夫。又不當不置一言破之也。或疑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適人。經例通士者不言嫁。榜謂經例有二。言嫁言適。與大夫士連文者。別異之辭。經云嫁于國君嫁于大夫適士適人是也。單言嫁者。上下通稱。經云父卒繼母嫁女

子子嫁者未嫁者是也。齊衰三月章傳云。嫁者其嫁于大夫者。彼經自大夫爲宗子以下凡四條。皆章末附著大夫之服。其舊君。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三條經皆不言大夫。傳者補著。葢承上經大夫爲宗子發傳。又以別于此大功章言嫁者爲得通于士庶以下也。經文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舊讀謂妾自服其私親。鄭君云。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可破其誤。榜謂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彼庶子爲女子子。則此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與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庶子葢

通男女言之。彼据適人。此關在室。則君之庶子下。不得復出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之文審矣。上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此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二經文實相承。此亦大夫之女子子耳。不言大夫。蒙上省文。大夫之女子子未嫁者。從大夫而服厭降世叔父母姑姊妹爲大功。其嫁者。旣出則無厭。服其出降之服亦大功。以嫁者未嫁者同服。故類敘之。傳者欲令二經文相亞次。見此女子子得蒙上大夫之義。故退傳文在下。俾不隔絕文義。非爛在下也。殤小功章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本爲經爲人後者

爲其昆弟之長殤發傳。以長殤之文。蒙上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及從父昆弟二者。故退傳文在下。與此傳正同。今旣据鄭注是正傳文。復爲是經疏通其義。俾後之爲朱异者。不得摭此逆降之文。爲鄭學口實也。

大功之殤中從上

喪服殤小功章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緦麻章傳曰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傳文前後不同鄭君以小功章傳主于丈夫緦麻章傳主于婦人榜謂緦麻章經云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是婦人所服成人之服不得于此發殤服傳上經云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又丈夫爲殤者服不得于此專明婦人考經內言殤服者子女子子以下之長殤中殤並見大功章是爲齊衰之殤中從上庶孫之長殤夫之叔父之長殤在小功章其中殤並在緦麻

章是爲大功之殤中從下傳者于喪服經末著殤服降等及中殤從上從下之宜以舉例俾凡所不見者悉以此求之其非有所殊于丈夫婦人亦甚明矣傳言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葢爲降而在大功小功者舉殤服例此大功之殤本齊衰之親故中從上與緦麻章齊衰之殤中從上義實不殊傳者依經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發傳以長殤之文蒙上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及從父昆弟二者故退傳文在下非謂從父昆弟之殤亦得中從上也殤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爲姪之長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凡不見中殤者胥視乎此記曰小功不稅又曰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明乎大功之殤中從上之說而親親之義著矣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

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於庶母無服。此言以慈己加，明其本爲庶母緦。此君子子爲士之子明矣。馬季長云。大夫之子，於庶母慈己者宜服緦。若爲父之貴妾，父爲服緦，己當從服庶母之服，加慈己者小功。父卒則與士子同。貴賤無殊。此又推廣經意而言之也。注指大夫言，失之。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句 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注云。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是妾子服庶母慈己小功，與適妻子同。經言君子子，文屬於父，關適庶之辭。注主適妻子而言，則庶子爲庶母慈己者闕漏不養，與上齊衰三年章注自相違失。緣庶母慈己者不得子其子，故謂之爲君子子。謂之爲貴人之子，寧以父之存殁異服哉。注云父殁則不服，失之。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三母諸侯養子之禮，不得下通於大夫士。大夫之子有食母，又於禮無服。士之妻自養其子。其或有他故，使賤者代之食子，則爲乳母。下緦麻章爲乳母是也。鄭君援內則慈母食母以與此庶母慈己相比附，皆失經意。

緦衰錫衰

喪服傳。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鄭君云。緦者不治其布。哀在外。錫者不治其縷。哀在內。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楞謂五服皆以升數多寡爲輕重之差。故自斬衰三升遞降至小功十二升。升數少者服重。升數多者服輕。無緣至緦麻而滅其升數爲七升半與大功等也。襍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緦者謂治其縷細如絲。於上加灰爲錫。是錫之縷與緦同矣。去讀如萬入去簥之去。藏也。十五升之布。盡治其縷爲朝服。藏去其半治之爲緦。是緦與朝服異者在于縷之半無事。不在布之升數。故說文云。緦。十五升布也。或曰兩麻一絲布。言其布縷精粗相襍厠。謂爲有絲則失之。鄭注云。或曰有絲。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然則緦衰錫衰皆用十五升。治其縷者唯七升半。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則其半爲無事可知。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則其半爲有事可知。緦衰以縷得名。錫衰以布得名。咸据其有事者以明人功遞加。緦衰加灰爲錫。故緦列五服之內以著其重。錫爲弔服以著其輕。周官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周制。王之三公六卿出封皆加一等。以緦衰服諸侯。亦伸之也。

弔服

弔服錫衰緦衰疑衰皆有絰帶。弔者加絰與衰咸視主人爲節。未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爵弁服。諸侯卿大夫皮弁服。士元冠朝服。既小斂天子爵弁加絰。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絰。謂之弁絰。士則易元冠爲素委貌冠加絰焉。凡弁絰各以其等爲之。弁師掌其禁令。襍記曰。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謂此。注釋爲主人小斂後所服。誤。主人既成服。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尊卑之差也。襍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

絰。明聞喪哭者。疏謂成服之後往弔哭者。誤。與與殯同服。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是天子與殯亦爵弁加絰。所謂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者也。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凡弔衰未有不絰者。謂皮弁錫衰爲不加絰者。誤。故錫衰緦衰疑衰名爲弁絰服。記言必皮弁錫衰。兼擧內外之詞。疏謂弔異國臣者。誤。然則諸侯卿大夫弔服亦皮弁加絰明矣。當事。謂當斂殯之事。時主人未成服。弔者亦不錫衰。故曰當事則弁絰。天子諸侯卿大夫弁絰異等如此。士禮異者。于小斂改服素委貌。喪大記。主人即位

襲絰帶踊。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言加武者。明其改冠。禮家舊說。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小斂後弔服也。又曰。布上素下。鄭君謂即疑衰。此既殯弔服也。是謂羔裘元冠不以弔矣。喪服注謂士之弁絰皮弁之時如卿大夫。非也。禮文散逸。學者推士禮致于天子。謂大夫以上弔服皆素弁。失其傳矣。諸侯爲卿大夫及卿大夫相爲服。皆既葬除之。諸侯卿大夫爲士及士之相爲也。往則服之。出則否。大夫士有朋友之恩者。則亦既葬乃除。其冠衰絰帶皆如弔服。喪服記曰。朋友麻。著其羣居則絰而已。謂弔服加麻。誤。鄭君釋檀弓爵弁絰紂衣云。麻不加于采。絰爲衍

字。榜謂襍記麻不加于采。釋上麻者不紳執玉不麻之義。大帶與執玉襍藉皆有五采三采二采之等。既小斂以要絰易大帶爲麻者不紳。聘禮遭喪。主人長衣練冠受玉。爲執玉不麻。其義皆爲麻不加于采。與爵弁加絰異義。爵弁爲大夫士祭服。天子以爲弔服。蓋尊卑異禮。檀弓。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以士冠禮記周弁殷冔夏收證之。則弁絰葛者亦爵弁加絰。可互明矣。

冠衰升數

喪服經斬衰二章。齊衰四章。大功二章。小功二章。緦麻一章。咸未著其冠衰升數。閒傳云。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後儒因齊衰大功小功各具三等。遂分降服正服義服當之。榜案喪服經大功布衰裳。三月受以小功衰。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此大功章具有降服正服義服同服衰九升冠十一升。則五服冠衰升數。不以降服正服義服爲差審矣。嘗以喪服記差之。記云。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疏說三升半者。爲諸侯爲天子臣爲君之等。案傳者于斬衰菅屨下但言衰三升。足明君父至尊。衰同升數。則三升有半。爲布帶繩屨者言之。是爲斬衰二等。記云。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此齊衰有受服。明齊衰三月無受者不在其數。然則齊衰三年與杖期不杖期者。同衰四升冠七升。所謂至親以期斷者如此。由是差之。齊衰三月者。其五升衰而八升冠乎。是爲齊衰二等。或以齊衰三年與期同升數爲疑。案喪服經疏衰裳齊。牡麻經古文此下有冠布纓三字今從今文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曰。問者曰。

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鄭君以爲問之者見斬衰有二。其冠同。今齊衰有四。不知其冠之異同爾。然斬衰冠同者亦以其冠爲受。此但言冠其受。無以明齊衰異冠。如鄭君說。殆非問者意也。經所陳疏衰以下。與上章三年者不殊。今文唯無冠布纓。故問冠不問衰。明衰同四升也。答以冠其受。明冠亦同七升。是三年期有差。而冠衰升數無差。記文固已該舉。注云此謂爲母服失之。記云。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傳于大功章云。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則大功衰八升者冠小功布十升。謂殤大功也。大功衰九升者冠小功布十一升。謂成人大功也。是爲大功二等。傳曰。緦麻小功。冠其衰也。經于大功言三月受以小功衰。明冠無受。疏云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失之。以大功冠十一升。與所受小功衰升數同矣。記者于緦麻小功不復具言。明冠衰升數之差及所受服止于此。閒傳所列齊衰大功小功各有三等。注云。服主于受。是極列衣服之差。今据喪服經校之。齊衰六升者。斬衰之冠及所受服也。大功七升者。齊衰之冠及所受服。又斬衰既練所受功衰也。其小功十一升爲成人大功之冠及所受服。則十升者殤小功冠衰。十二升者成人小功冠衰。是爲小功二等。此喪服冠衰升數。稽諸記與

傳而可知者。

士虞禮祝辭

士虞禮。祭于苴曰祝饗。迎尸前曰祝祝。隨祭曰祝祝。皆有祝辭。記載其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潔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饗。載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咸未著其所用之節。少牢于迎尸前。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故鄭君于特牲祝在左卒祝注云。祝祝曰。孝孫某。敢用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某事于皇祖某子。尙饗。於祝饗注云。其辭取于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而孝

薦之饗。由是推之。士虞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之辭。卽迎尸前之祝祝是也。記所謂饗辭。卽隨祭之祝祝是也。饗辭亦得名祝辭散文通諸侯遷廟禮曰。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從於新廟。敢告。辟如食間。擯者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潔爲而明薦之。饗。言如食間者。庶幾神之饗。是故又祝饗以勸強之。是無尸者亦備祝辭饗辭。禮也。士虞記。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既饗。祭于苴。祝祝卒。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間。祝聲三。啟戶。主人入。祝從啟牖鄉如初。主人哭。出復位。吾友江震著名筠無錫人著有儀禮私

記曰。鄉。當爲饗。榜案聘禮公于賓再饗。注云。今文饗作鄉。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注云。古文饗或作鄉。是饗鄉古通用字也。(注云。鄉。牖一名也。案記云闔牖戶。又云啟戶啟牖。文實相應。不得別出鄉名。鄭言如初。亦嫌無指實也。)虞禮祝饗在隋祭時。無尸者不隋。猶祝饗與有尸同。故曰饗如初。(前云禮及薦饌如初。後云宗人詔降如初。皆謂其與有尸同禮。)上云祝祝卒。主人哭出復位。此云饗如初。主人哭出復位。先祝後饗。禮與諸侯遷廟相符。唯祭于苴祝饗。其辭別無考見。鄭君以哀子某哀顯相之辭當之。因以下經祝祝卒者爲釋孝子祭辭。此殆非也。古者祝辭尊卑異禮。大夫以上。祝釋孝子辭。諸侯遷廟稱皇考。少牢稱皇祖

聘禮稱皇祖皇考。是也。士則爲祝贊告之辭。虞卒哭祔皆稱爾是也。(特牲少牢筮日筮尸命辭各殊。可互證。)不當於虞禮重釋孝子辭。或曰。祝饗祭于苴。其辭卽饗辭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是也。虞之言安也。孝子葬其親。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未知神之所饗也。祝爲設苴饗之而祭之。然後祝祝以告祭事。玆其所以爲虞歟。其辭與隋祭同者。祭于苴與祭於豆閒。饗神事同也。說似近之。

記云。始虞用柔日。曰哀薦祫事。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鄞人萬斯大曰。詳玩記文。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包有三虞故于哀薦虞事下。出三虞二字以足之。三虞不與下卒哭連讀。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故祝辭曰哀薦成事也。榜案此說可正鄭注之失。戴記言卒哭成事屬矣。明成事專屬卒哭。襍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以卒哭成事與虞相對爲文。明虞不得言成事。檀弓曰。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于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注云。虞禮所謂他用剛日者。其祭祝曰哀薦曰成事。蓋卒哭與祔祭日恒相接。祔用柔日。故卒哭變用剛日。則記言他用剛日。不得上與三虞連屬審矣。卒哭祝辭稱

饌與虞辭同。故曰亦如初。記文以再虞三虞易曰虞事遂及卒哭易曰成事。然卒哭主爲告祔。祝辭所易者實不止此一言也。下記云將旦而祔則薦。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此著其與虞辭所易者。故曰卒辭。虞辭曰適爾皇祖某甫。尚饗。卒哭祝辭易之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特牲筮尸之辭曰。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尚饗。及宿尸。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爲某尸。占曰吉。敢宿。注云。如初者。如宰贊命筮尸之辭。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與此卒辭同義。足以明之矣。鄭君疑

卒辭爲卒哭祝辭。不稱饌。主爲告祔。皆不得其說。從而
爲之辭。

祥禫

士虞記。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注云。中。猶閒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故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鄭君依而用焉。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謂至親以期斷。加隆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明喪三年者。爲再期喪服小記亦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據再期言之爲二十五月。通數禫月爲二十七月。義本相通。王子雍誤援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之文。與此二十五月而畢相傳合。謂祥禫共月。其說違失經義。鄭志答趙商云。祥。謂大祥

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見魏書禮志又云。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樂哀未忘耳。踰月可以歌。皆自身踰月所爲也。此非常月所受樂。若既禫始得備樂。而在心猶未能歡。徙月之樂極懽也。哀殺有漸。是以樂亦隨之也。見檀弓正義鄭學之徒申其義曰。伯叔無禫。十三月而除。爲母妻有禫。則十五月而畢。爲君無禫。二十五月而畢。爲父長子有禫。二十七月而畢。明所云喪以期斷者。禫不在期中也。二十五月畢者。則禫不在祥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月而禫者。明其加。見通典禫變鄭必以爲

二十七月禫者。襍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尙祥禫異月。豈
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伸。故
延禫月。其爲妻寧亦不伸。祥禫異月乎。若以中月而禫
爲月之中間。應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案喪服小記
云。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
考校。皆以中爲閒。中年謂閒隔一年。故以中月爲閒隔
一月也。記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謂大祥者縞冠。
是月禫。是謂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
論語云。子于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文公
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昏。得

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而莫歌。及
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
日成笙歌。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
所奏。必待二十八月。卽此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其三年
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据喪事終。除衰去杖。其
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以
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
云再期之喪三年。如肅此難。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
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据喪之大
斷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案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

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
祭。其言明辨晳矣。（見檀弓正義）杜君卿通典承用鄭義。謂二
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縞麻衣。二十六月終而
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宋禮院或議其
失。（宋史禮志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其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月卽吉。蓋失之也。）榜謂襍記注云。祥祭朝服始卽吉。正祭服也。喪服
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
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元衣黃
裳則是禫祭元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
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元冠朝服。既祭。元端而居。復平

常也。是通典言二十七月終而吉。與鄭義合。禮院議之
者。蓋誤以月終爲匝月耳。祥祭當卜二十五月下旬。禫
祭當二十七月上旬。（士虞禮疏。禫月得行四時之祭。則禫祭可從吉事先近日。用上旬爲之。）
謂二十五月終大祥。二十六月終而禫。語尙未審。祥
禫異月。兩漢經師更相傳授者無異說也。自子雍好爲
野言。浮辨蜂起。雖鄭學之徒申明之徵驗顯著。如是學
者猶或依違其閒。甚矣禮學之難明異晦也。故具錄其
說。俾治禮服者可取正焉。

練而遷廟

王制喪三年不祭鄭注嘗禘宗廟俟吉春秋傳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服注特祀于主者謂在寢烝嘗禘于廟者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于廟杜注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其說甚舛傳者爲作主發傳不得合新死者之廟泛及羣廟鄭服說同矣三年之喪卒哭練祥喪服變除之節也故卒哭而祔練而後遷廟三年喪畢烝嘗禘于廟是三者廟祀卽吉之漸聖人因殺以制節者如此公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穀梁傳喪主于虞吉主于練作主壞廟有時日于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禮士虞記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見何休公羊注許叔重五經異義引周禮說左氏說並同練用栗主又于是時壞廟故鄭君云練而後遷廟蓋期而神之有敬心焉禮疏有三年遷廟之說蓋釋服注而失其旨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諸侯遷廟禮君臣皆元服所以交于神明之道也與弁絰葛而葬同義遷廟事畢乃擇日而祭焉喪大記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鄭注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既練猶哭于殯宮是鄭君亦謂主在寢奔喪篇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哭乃歸哭于家于五哭相者告事畢若除喪而后歸者唯之墓哭于家不哭鄭君注云不及殯者謂既期乃后歸至者也義與喪大記注同賈疏祭畢主復于寢實本鄭義緣孝子之心不忍遠神明之而缺其生事之禮也凡練祥禫之祭皆在寢賈疏謂練祭在廟誤禮唯遷廟之祭在廟耳故傳曰特祀于主或有疑復寢之說曰七廟無虛主又曰喪事有進而無退喪禮每加以遠榜謂曾子問之文爲取七廟之主以行者言之非謂主本在寢者爲不可反之于寢也檀弓之言喪事有進無退所以明反柩之失坊記之言喪禮每加以遠所以立不葬之坊其文皆据尸柩而言與廟主不相涉學者釋經往往牽引經文失其本義故附著焉

## 特牲饋食禮祭服

特牲饋食禮筮日。主人冠端元。夙興主人服如初。記云。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韠。唯尸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襍裳可也。皆爵韠。是祭時服元端者。惟尸祝佐食三人。主人與賓及兄弟之等咸服朝服。經言冠端元。謂朝服非元端也。士冠禮筮日筮賓朝服。則此筮日筮尸用朝服可知。襍記。祔。主人之除也。于夕爲期。朝服。祔因其故服則饋食用朝服可知。凡祭。主人與賓兄弟同服。謂賓兄弟服朝服。主人獨服元端。非其實也。元端者齊服也。士入廟之服。不服以祭。士冠禮在廟服元

端。筮日筮賓則服朝服。明尊筮龜之道。是士之祭服不用元端。其較著也。尸尊得服元端臨祭。祝與佐食從尸所服服之。當宿尸時。尸亦如主人服朝服者。尸未入廟。其于主人猶主賓耳。故同服也。

衣以端名者有二。其一。鄭君云。衣袂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是謂元端。對朝服以上侈袂者得名。猶喪衰對弁絰服侈袂爲端衰。乃次于朝服之服。襍記。公襲元端一。朝服一。又襚者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是也。鄭注。大夫以上侈之。半而益一。非也。天子燕居之服。玉藻卒食元端而居。諸侯以下齊服。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大夫士私朝服之。玉藻朝元端。又士暮夕于朝及入廟之服。士冠禮冠者元端奠摯見于君。注云。不朝服者。非朝事也。又冠禮昏禮在廟皆服元端。其一。鄭仲師云。衣有襦裳者爲端。對深衣以下連裳削幅者得名。乃冕弁服朝服元端通稱。冕服爲端冕。樂記端冕而聽古樂。朝服元端爲委端。爲端委。爲冠端。穀梁傳委端搢笏。國語晉侯端委以入武宮。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端元。穀梁傳請冠端而襲。特牲冠端言元者。以服緇韠也。此與上元端爲服名者殊異。後儒有謂元端爲元冕元冠服通稱者。襍記公襲元端一。元冕一。公冠爲公元端。下云公冠四加元冕。明元端內不得兼有元冕。

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鄭君以爲士之齊服。榜案經所言齊服。文承公侯伯子男及孤卿大夫士。不專

主于士。襍記。子羔襲五稱。爲大夫禮。其襲有素端一。又公襲有元端一。玉藻。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諸侯與士皆服元冠齊。然則齊服元端素端。自諸侯達于士一也。荀子。端衣元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葷。郊特牲。元冕齊戒。此齊服元冕者。天子諸侯禮也。天子元端而居。爲燕居之服。不服以齊。故司服言齊服有元端素端。自諸侯而下。玉藻諸侯適小寢釋服。蓋服深衣。故下云夕深衣。祭牢肉。注謂釋服服元端誤。

士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元端元裳黃裳襍

裳可也。緇帶爵韠。特牲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韠。唯尸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襍裳可也。皆爵韠。鄭君皆云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襍裳。榜謂元端三裳。主論列其服。非差次所服之人。可也。云者。謂唯其所服服之。不定之辭也。上經爵弁服纁裳。皮弁服素積皆上下通服。此元端元裳黃裳襍裳。明不專爲士設。經記說元端服唯見此三裳。然則服元端者無異裳。益可知也。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乃言元端之韠色不同。猶冕弁服之有縕韍赤韍耳。與裳無涉。

禮家說屨順裳色。爵弁服纁裳纁屨。皮弁服素積白屨。

元端服黑屨。鄭君云以元裳爲正。是也。又云韠象裳色。以經記校之。冕服爵弁服皆纁裳。皮弁服朝服皆素裳。石渠論元冠朝服戴聖云。元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緇帛帶。素韠。鄭君謂朝服素裳。賈本小戴說。元端服皆元裳黃裳襍裳。玉藻。一命縕韍。再命三命赤韍。是冕弁纁裳同。而韍之爲縕爲赤不同。士冠禮朝服素韠。特牲緇韠。是朝服素裳同。而韠之爲素爲緇不同。玉藻元端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元端元裳黃裳襍裳同。而韠之爲朱爲素爲爵不同。鄭君据君朱大夫素之文。差其裳色。則士爵韋何以不與裳色相應。然則謂韠象裳色爲未審也。

特牲主人冠端元。主婦纚笄宵衣。少牢主人朝服。主婦被錫衣侈袂。注云。宵。綺屬。被錫讀爲髲鬄。此周禮所謂次也。榜案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注云。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展衣者服編。緣衣者服次。士昏禮壻爵弁纁裳。女次純衣。純衣卽緣衣。由是推之。男子服冕者婦人首服編。男子服爵弁者婦人首服次。少牢主人服元冠朝服。而主婦或首服次。益非其差矣。鄭君釋少牢被錫爲髲鬄。合髲鬄與次爲一。釋詩采蘩被之僮僮。又合被與髲鬄爲一。戴震曰。說文髲。鬄也。鬄。髲

也。二字轉注。鬄又作髢。君子偕老之次章。上言其之翟也。下云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箋云。髢。髲也。不用髢爲善。曲禮斂髮毋髢。注亦云髢。髲也。毋坐餘髮加髮也。義與說文合。髲被古字通用。然則詩之被。乃所謂髢。不在副編次之數。既用被。然後加首服。翟衣之首服。副笄六珈是也。榜謂經傳或言髲或言鬄。一物二名。未有連屬爲文稱髲鬄者。鄭君改經被錫爲髲鬄。非古也。少牢主婦被。士昏禮女從者纚笄被。卽詩所謂被。詩言諸侯夫人夙夜在公及還歸皆有被。則大夫妻用被以祭。宜也。凡被皆纚笄。少牢主婦但言被。明亦纚笄。昏禮于女從者言纚笄被。姆但言纚笄。

則與特牲主婦纚笄爲同無被矣。錫。今文作緆。說文云細布。子虛賦被阿緆是也。凡助祭于公。大夫冕服。其妻展衣。士爵弁服。其妻褖衣。皆褖衣也。特牲少牢自祭于廟。主人朝服。布衣也。故主婦亦服緆衣。特牲云主婦宵衣。昏禮注云。以綃爲領。因以爲名。則宵衣亦以布爲之可知。

陰厭陽厭

曾子問。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注云祔當爲備）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注以祭于奧名陰厭。祭于西北隅得戶明者名陽厭。又因曾子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之言。明成人得備祭者。當有陰厭陽厭。故于特牲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注云。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案記云是謂陰厭。是謂陽厭。明陰厭陽厭爲祭殤與無後者之定名。不得通于成喪之祭。襍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于殤稱陽童某甫。注云。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是陰厭陽厭以陰童陽童得名。不繫于所祭之地。謂祭于奧爲陰。祭于西北隅爲陽。非禮意也。古者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之。祝于主前。謂之直祭。郊特牲直祭祝于主是也。（注云。謂薦孰時。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直。正也。祭以孰爲正。案祭統云。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明祝于主者爲正祭。）尸謖之後。祝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謂之厭祭。上經攝主不厭祭是也。曾子問。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本承上攝主不厭祭設問者。厭祭在尸謖後。

則與陰厭陽厭絕不相涉。不辨自明。

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

曲禮。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禮。大夫士祭用孟月。恒以先月下旬。筮來月上旬。如不吉。更筮中旬下旬。士所異于大夫者。大夫先諏丁巳之日。明日乃筮。士不諏日。可以祭則筮其日矣。大夫筮上旬之日不吉。至上旬乃筮中旬。至中旬乃筮下旬。士則同日更筮中旬下旬也。喪事于先月下旬。先卜來月下旬。不吉則筮中旬上旬。大夫士皆同日畢事。所謂卜筮不過三者如此。曰遠某日近某日。命龜筮辭也。士喪禮卜葬日。則遠日也。其命龜但曰來日某。特牲少牢筮日。則近日也。其命筮亦但曰來日某。來日丁亥。此言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近某日。葢同日改命筮龜之辭。喪事先遠日。如不吉而卜旬之內。則曰近某日。吉事先近日。如不吉而筮旬之外。則曰遠某日。士冠禮特牲饋食禮俱云不吉則筮遠日。注云。遠日。旬之外日。少牢饋食禮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注云。遠日。後丁若後巳。此筮中旬郎為遠日。明先遠日者筮中旬為近日。然則旬之外旬之內。皆据先所卜筮之旬。分別而為外內者也。正義謂特牲少牢不云近某日遠某日為文不具。葢失其指。

曲禮。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表記亦云卜筮不相襲也。兩經上下文意皆指祭祀卜筮時日而言。故鄭君以魯四卜郊春秋譏之釋不過三之義。王子雍云。禮以三爲成也。上旬中旬下旬三卜筮不吉。則不舉也。與鄭義合。注釋不相襲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筴也。表記注云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兩注義本相符。大事小事俱据祀事言之。明不得卜筮竝用也。正義謂表記注與此注不同。失鄭意。若周官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洪範國有大疑。謀及卜筮。有龜從筮從龜從筮逆雖筮不吉。猶得卜者。鄭君筮人注。于筮之凶。則止不卜。未確。此自指國之大事。與此卜筮不相襲專謂祭祀卜日者不同。賈疏誤爲牽涉。致生轇轕。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說者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內外剛柔。因云郊社尊。不敢同內外之義。榜案表記云。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是筮用剛日柔日。蓋謂小事無時日。分別事之內外而用柔日剛日耳。如郊用辛社用甲禘于太廟日用丁亥之等。皆大事有時日。不用此內外剛柔之限故也。

稽顙

檀弓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周官大祝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大祝謂之凶拜。孔子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襍記。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鄭君以爲杖期以上皆凶拜也。余謂先稽顙後拜。與先拜後稽顙。二者俱喪中之拜。以拜屬吉。稽顙屬凶。各據所先者命名而爲吉拜凶拜。故經記於先稽顙後拜者。通省稱爲稽顙而已。杖期亦有以吉拜者。母在爲妻不稽顙是也。襍記疏云。父殁母存。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不杖以下亦有以凶拜者。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是也。不杖期以下兼備吉凶二拜。故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者。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也。春秋時。三年之喪有違禮以吉拜者。故孔子曰吾從其至。所以正時俗之失。非從周舍殷也。吉拜列於大祝九拜之內。明先拜後稽顙者亦周禮。

國君七个大夫五个

檀弓。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注云。人臣賜車馬者乃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襍記遣車視牢具注云。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牢。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楞案古者牲體之數名个。士虞禮特牲及少牢下篇皆云俎釋三个。少儀。大牢則以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犆豕則以豕左肩五个。故檀弓注个謂所包

遣奠牲體之數也。釋个爲牲體之數。非謂所包爲个。檀弓正義誤以个當包。士喪禮下篇云。苞二。又云苞牲取下體。注云。士苞三个。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胳。蓋据檀弓國君七个大夫五个差之。士用二包而云包三个。明个之多寡。不與包數同。士喪禮下篇疏誤以包與个同數。士禮遣奠用少牢。則羊一包。豕一包也。由是差之。諸侯大夫用大牢者包三。天子用馬牲者宜包四矣。記言遣車視牢具。取數于个。非取數于包。注云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歟。乃擬議之辭。疏義妄意車載一包。爲九包七包五包。取盈遣車之數。是自記者言之爲遣車視牢具。自疏義釋之。則爲牢具視遣車。不幾顚倒說耶。

## 昭穆廟制

廟有昭穆。父爲昭。子爲穆。說者謂兄弟立廟者宜同昭穆。榜案此大夫士之禮。不得上通于天子諸侯。大夫士以宗法辨親疏長幼之叙。故兄弟不相爲後。同昭穆。天子諸侯盡臣諸父兄弟。臣子一例。故兄弟及諸父繼統者。與子繼父同。分昭穆。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言庶子王者。關兄弟或諸父言之。明四廟定制。不得因人爲增減也。國語。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則兄弟異昭穆之證。

史記周本紀。平王崩。太子洩早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以孫繼祖之統。匡王崩。弟瑜立。是爲定王。以弟繼兄之統。共王崩。子懿王囏立。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以叔父繼兄子之統。使諸父繼統。如周之孝王繼懿王者。而令上與先王之父同昭穆。子先父食。不且逆祀尤甚乎。天子諸侯以國爲體。奠世繫。別昭穆。悉循乎繼統之叙。有子死未立。如周太子洩者。或廢疾未立。如喪服經所稱君之父母祖父母者。皆不得立廟叙昭穆。其叙昭穆。恒先君爲昭。嗣君爲穆。故繼統者世之長幼。胄之親疏。或殊。而昭廟穆廟叙列左右者有成法。明乎立四廟之限。則以孫繼者。祭可及無親之祖。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孫繼祖者。毀高祖之祖。遷高祖于其廟。祖居高祖之廟。其高祖之父。廟異昭穆。固不得而毀之也。至繼統之孫入廟時。乃毀高祖之父。遷曾祖于其廟。已居曾祖之廟。故繼祖者。祖孫恒異昭穆。其義由此。王肅難鄭云。王下祭殤五。則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坐昧斯義爾。以兄弟諸父繼者。祭或不逮高曾之倫。劉歆云。兄弟六人爲君。亦六代祀祖禰矣。說最直捷。其諸父繼統者。更不得取已毀之高祖。復列廟祀也。由是繼統之禮嚴。明乎臣子一例之義。則以兄弟諸父繼者。祭稱嗣王嗣侯。左氏春秋傳。哀七年。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廟號先王先君。左氏春秋傳隱三年。宋穆公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稱兄宣公曰先君。哀六年。楚昭王命公子啟爲王。退曰。君王舍其子而立羣臣。啟。昭王兄。而倫序之名亦正矣。閔傳逆祀。公羊穀梁俱議其先禰後祖。據僖當居禰廟。閔當居祖廟而言。非文公果

稱閔爲祖也。故僖繼閔爲君。閟宮頌僖。則曰莊公之子。楚靈王繼郟敖爲君。伍舉更爲後之辭。則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明其倫叙無所改易。此天子諸侯昭穆立廟之成法。不可易者。公羊傳言仲嬰齊爲歸父後。西河毛氏健庵徐氏皆言其失實。而徐氏尤辨析。其言曰。穀梁傳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注云。人之子。謂歸父子。是歸父自有子。昭公時有子家羈。注云。莊公之元孫也。子家。歸父字。歸父莊公孫。羈以王父字爲氏。故爲元孫。是歸父自有孫。不必以弟嬰齊爲後。然則嬰齊誰後。後仲遂爾。書仲嬰齊者。以父字爲氏也。晉靖公之孫有欒賓。杜氏曰。蓋其父字欒。宋桓公有孫曰鱗矔。世本曰。公子鱗之子曰東鄉矔。皆氏父字。與此同。榜謂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故季文子逐東門氏。逐歸父耳。而遠託于仲之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臧宣叔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蓋已直揭其隱矣。歸父既逐。旋以嬰齊後仲遂。是文子無惡于仲遂甚明。此又治春秋者所當知。

明堂

漢以來言明堂者人各異說由未辨于其地以王居聽政之明堂與合諸侯之明堂溷而一之也所謂王居聽政之明堂卽路寢路寢者大寢也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大廟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大廟大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大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大廟季冬居元堂右个鄭康成氏以大寢東堂大寢南堂大寢西堂大寢北堂釋之周官經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鄭君注門爲路寢門又援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于文王在門謂之閏先後鄭皆知月令所舉曰大室曰大廟曰左右个者爲路寢盖順時布令日所有事于其地終月而遷焉歲徧逸禮王居明堂之禮有日出十五里迎歲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曰毋宿于國曰仲秋乃命國醵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曰仲秋命庶氏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曰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悅小人樂其事皆圖中順時而布之天子日視朝退適聽政在此故其禮如此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記盛德篇綴明堂數說于末有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凡月朔先朝日而後聽朔故禮記玉藻篇曰元端鄭注端當作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天子聽朔視朝同地記于視朝不言地蒙上南門之外省文据下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言地知之南門卽路門注釋東門南門爲國門釋闔門爲明堂門自成齟齬周官經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所以明有尊也會同率諸侯朝日大戴禮記朝事義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藻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覲禮王見諸侯服袞冕會同之禮先朝日然後朝諸侯明其同服及春朝朝日孔子三朝記誥云東有啟明于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嗇夫執功百草咸淳地傾水流之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此天子春朝朝日之禮東堂東郊之堂皇覽迎春東堂皆在東郊服袞冕月朔朝日春秋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日食皆在朔因朝日而知夜食則天子有月朔朝日之禮審矣天子先朝日然後聽朔于朝諸侯則聽朔于太廟然後朝廟故穀梁傳云天子朝日諸侯朝朔明尊卑異禮在路寢東門之外服元冕魏文帝詔曰漢時不拜日于東郊而旦夕常于殿下東面拜日見後漢書禮儀志注猶畧循古法由宮中言之是爲某門外其國門之外則謂之郊如記言兆于南郊迎春東郊不曰某門之外舉近舉遠異辭路寢之四門東南稱門西北亦稱闈見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王居明堂逸禮周官師氏使其屬守王門保氏使其屬守王闈凡祭祀齊于路寢隸僕掌五寢之

埽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是也。五寢即五室。別言之爲五寢。統言之爲大寢。鄭君以爲廟寢。失之矣。守祧職云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有司。宗伯也。修除黝堊。互言之。有司恒主修除。守祧恒主黝堊。隸僕爲王宮執事之官。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然則廟祧非其職掌所得及甚明。前云五寢。後云太喪復于大寢小寢。以檀弓君復于大祖小祖大寢小寢考之。天官夏采以冕服復于大祖。祭僕大喪復于小廟。是天子復于大祖小祖之事。其復于大寢小寢。則此隸僕所職是也。士喪禮。死于適室。復者升自東榮。降衣于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此士復適寢之禮。足相證明矣。鄭君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亦誤。宮人掌王宮六寢之修。大寢既

稱五寢。合小寢而六歟。古者寢與之地。同專一。蓋自天子達。路寢五室之制。夏后殷周一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鄭君唯釋重屋爲王宮正堂若大寢。然匠人營國。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皆据王宮所居言之。遂明王宮大寢之制。其言左祖。則謂世室爲宗廟者非也。其言國中。則謂明堂爲在國之陽者非也。据大室言之曰世室。据南堂言之曰明堂。蓋異名同實。所謂合諸侯之明堂。于周官經司儀及覲禮見宮壇之制。于明堂位見階門之位。大戴禮記朝事義則兼舉之。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覲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覲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倣其器之色。其文次六瑞六贄下。六瑞。諸侯執以朝。六贄。諸臣執以見。此六器則會同諸侯祀方明所設。其事相因。文故相次。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與瑞。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以斂尸。是皆六玉。有琮。與太宗伯文合。覲禮不云上璧下琮。而云上圭下璧。記者文誤耳。鄭君以六器爲圜丘方澤及四時迎氣所用之玉。據典瑞祀天以四圭。祀地以兩圭。其旅上帝亦以四圭。與大宗伯禮天地四方異玉。牧人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禮記亦云郊之祭也。牲用騂。又與大宗伯牲幣各倣其器之色者異牲。然則六器六幣。爲祀方明所用甚明。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邱陵于西門外。盛德篇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明堂位曰。昔者周公

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宮廟之中設斧扆皆在牖戶之間。故爾雅云牖戶之閒謂之扆。此以其所在處名之者也。周官司几筵職。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則黼依所設非一地。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則非設于牖戶之閒。故謂牖戶閒爲扆則可。謂依必設于牖戶閒則不可。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此言階者。即司儀所云爲壇三成。是也。當階中者爲中階。當階東者爲阼階。當階西者爲西階。鄭君据此釋匠人九階爲南面三階。非也。九階當以賈馬諸家九等階之說爲定。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

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之國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此爲壇爲宮謂之明堂。無室廟个之制。惟四面表其門則不殊。南門之前。又表正門。亦謂之應門。覲禮于祀方明言反。則出拜日爲出其宮門可知。鄭君亦以國門釋之。非也。方明之祀。配以受命之王。古文尙書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漢書援之而曰。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大戴禮記盛德篇有或說明堂爲文王之廟。緣此致誤。殷周典禮相沿之可稽者若此。書禋于六宗。說者釋爲上下四

方之宗。書大傳。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云。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者也。後代不聞祀六宗。方明蓋其遺象。宗祀之名所由昉也。巡狩則方岳之下。覲其方之羣后。亦曰明堂。孟子書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史記。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楊倞注荀子彊國篇云。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其上。左氏傳。爲王宮于踐土。亦其類也。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並主斯說。鄭君知月令室廟个之爲大寢。又以五室之明堂在國之陽。以宗祀爲祀五帝。榜謂古者神祇皆兆祀。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未聞祀于五室之堂。兆祀五帝。配以五人帝五人神。未聞

更配以文王。昔儒所以致誤者。月令考工言明堂詳矣。不知其卽路寢。因近郊及四岳明堂之名最著。遂以室廟个之制加之。而周官儀禮爲宮爲壇之爲明堂。其名轉不可考。于是路寢明堂異名同實。王朝之明堂與近郊之明堂。同名殊制。均失其傳矣。

書顧命篇。馬鄭王本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與晚出書分王出在應門之內已下爲康王之誥者不同。然同謂于殯宮受冊命。唯史記周本紀云。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作顧命。謂受冊命在廟。先儒以司馬遷從安國受尙書。故遷書多

古文說是也。謹案周官司几筵。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明四座數重筵席黼純華玉仍几之等。非殯宮所設。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鎭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明陳寶在廟。凡天子諸侯之嗣位也。皆先朝廟。周之天下。傳之文王武王。受冊命于祖廟。所以明有尊也。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此皆行于既殯。明不以卑廢尊。曾是受冊命于祖廟爲天地社稷宗廟主。而議其既殯行事爲已速可乎。襍記曰。君薨。

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經對王崩言則曰子釗。號稱子之義也。對卿士邦君以下言則曰王。待猶君之義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又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皆未踰年而書王書君。古者天子崩。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之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康王受冊命在祖廟。畢門者。祖廟門也。先儒以下經王出在應門之內。因釋畢門爲路門。蓋失考。天子七廟。太祖廟居中。兩廂各有三廟。每廟之前有南北隔墻。墻皆有閤門。見賈氏禮疏。祖廟已西。凡有四閤門。司儀每門止一相。聘禮每門每曲揖。是也。入門至祖廟門而終畢。故曰畢門。出則云廟門者。出入異詞。天子宗廟之制。前堂後室。有東西房東西序東西夾東西堂。堂又謂之箱。爾雅室有東西箱曰廟。覲禮几俟于東箱。公食禮公揖退于箱。此又天子諸侯宗廟同制之證。後儒或說明堂爲宗廟者。未明廟制耳。

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漢人不知歲差。晉虞喜云。堯時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餘年。乃東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所至。言歲差者萌芽于此。至唐一行乃分天自爲天。歲自爲歲。立法滅歲餘。益天周。歷代遵用其說。唯西法指此爲恒星東行。曰歲差者。以日星相校而差。日躔黃道一歲一周天。未嘗有分秒之差也。是說與堯命羲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言脗合。茲以中星校之。堯典日中星鳥以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虞夏時火中並繫之仲夏。而春秋傳張趯言火中寒暑乃退。杜注。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豳詩亦云七月流火。蓋六月火中。七月火乃西流。是虞夏與周。中星相較已差一月矣。故易言君子治歷明時。義取諸革。月令孟春。乃命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呂覽注。星辰宿度。司知其度。毋失經紀以初爲常。蓋日行黃道所纏宿度。驗之分至。歲有差移。司天者既隨時推步之。俾宿離不爽其度。又申其戒令曰毋失經紀以初爲常。是後世所謂歲差。古人固已深明其故。且不憚垂爲令甲以示戒如此。厥後疇人子弟分散。其學不傳。漢時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則以初爲常之失也。經言毋失經紀以初爲常。二語文意聯屬。仲春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季春毋

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季夏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孟秋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孟冬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於下並語意相屬與此同正義謬誤分釋其釋以初為常謂舊來所法恒須遵奉以為常行顯與經意違反唐初傅仁均造戊寅元歷始用歲差朔論不以為然後李淳風造麟德歷復去歲差不用沖遠殆安其所習遂有此乖刺之說耳

## 論秦正答汪孝廉 鋼

讀大著考秦漢用十月為歲首皆不改月以顏監紀事者追改之說為誤竊嘗反復于史漢之文則言追改者不始於顏監其說上與班固合又上與馬遷合

後儒以史記殷言改正朔周言制正朔秦則言改年始因謂改年始者為不改正朔夫正者年始朔者月始分正朔與年始為二此不察之言也歷書曰秦以獲水德正以十月漢與襲秦正朔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改正朔張蒼以為非是罷之今上即位唐都分其天部落下閎運算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律歷志曰秦兼天下自以獲水德乃以十月為正漢興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歷然正朔未覩其真遷固咸言秦以十月為正漢襲秦舊正朔未覩其真正歷後乃與夏正同則太初以前秦漢未嘗以寅月為正至為顯白律歷志又曰上詔寬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敘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若秦以寅月為正則三正循環寬等不得言二代之統絕而不序漢襲秦舊用夏時武帝不必別求何以為正朔寬等無俟推傳序文始悉也所云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將何

所指乎高帝紀書秦二年十月文穎云十月秦正月本正以十月為說也高帝元年正月服虔云漢正月謂漢太初改正之月與前襲秦正者不同荀悅云先春後正月則以十月歲首為春矣如淳云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月三時之月謂三正月也咸得名正月言更者明歲首十月本為正月也崔浩云史官以正月紀四時故書正月由諸注文觀之秦正改月漢魏以還無異說者夫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太初正歷用夏正明以漢繼周不與秦之亥正為序

如秦以水德在周漢之閒。不當五德之敘。故秦楚之際月表存十月歲首以紀實。依太初月號以正時。其義至深遠。顏監所云太初以後追改者正謂此。月表秦稱正月爲端月。索隱云。秦諱正爲端。歷書正以十月。正義云。正音征。以秦始皇名諱之。故改也。葢月之建寅建亥不同。而其諱正也無不同。改月而不沒其諱。史法如是。至劉攽謂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當爲秦之十月。說本魏書高允傳。允謂崔浩曰。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後歲餘。浩謂允曰。果如君言。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案史記張耳傳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先至必覇。未嘗謂星聚在入關之月。天官書亦云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史家以此爲高帝受命之符。高帝至覇上在十月。因以星聚之文繫屬其下。斯失之矣。顧星聚在前三月。至覇上則實在十月。謂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則是。謂十月爲秦之十月失於追改則非。所論芽盈內紀秋風詞不足據。皆致確不可易也。榜再拜

大學

周立三代之學。夏后氏之東序。在東郊。殷之瞽宗。有虞氏之上庠。在西郊。皆大學也。大學之教。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成均。五帝之學。其法卽五帝之遺法。詩書禮樂四術是也。故曰樂正司業。其由來遠矣。文王世子。凡曲藝皆誓之。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遠之於成均。言其遠於詩書禮樂之教。注以遠之句絕。殊失其讀。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鄭君注云。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學舞於夏后氏之學。學禮樂於殷之學。是詩書禮樂造士之四術。備具於東序瞽宗上庠。周之大學。實因此三學修而兼用之者也。王制內則竝言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在西郊。榜案樂記武王克商。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

之射息也注云左東學右西學明左學右學皆在郊王制云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則辟雍泮宮皆在郊也故鄭君駁異義云王制大學在郊辟雍卽大學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雍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異義說與王制注不同蓋鄭君之定論也文王世子曰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明周人養老在東序記變東序言東膠猶上庠曰虞庠右學曰瞽宗王者相變之宜爾三代之學上庠右學在西郊東序在東郊周之虞庠在國之西郊瞽宗以祭有道有德者

或謂之西學祭義祀先賢于西學亦在西郊皆循先代之舊然則東膠在東郊蓋可知也辟雍者大學之統名周立三代之學通名曰辟雍猶五帝之學通名成均矣目辟雍爲周學上與虞夏殷名四學者說禮者之末失也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魯立四代之學者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注云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頖宮郊之學也然則魯立頖宮以祀后稷是以有在泮獻馘獻囚之事通典兗州泗水縣有泮水猶武成逸書云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是也蔡邕明堂論引樂記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呂覽所引亦同明獻馘在廟後因以爲學謂之周學記言諸侯曰泮宮言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据魯禮爲說者歟辟雍頖宮皆在郊先王處士於閒燕使王大子王子及諸侯卿大夫之子國之俊選皆造於大學其制如此國之小學諸侯立於公宮之左天子則在王宮之四門鄭君以西郊虞庠爲小學非也四門者東南稱門西北稱闈見蔡邕所引王居明堂禮周官師氏令其屬守王門保氏令其屬守王闈學禮有東學南學西學北學祭義天子立四學將入學而太子齒皆謂此四門之小學王大子王子及諸侯卿大夫之子學焉謂之國子周官經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

以治建國之學政而教國之子弟焉鄭注皆云公卿大夫之子弟謂之國子不下及於士燕義古者周天子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鄭注諸子職依用其說兼數士之子蓋据王族言之大傳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公族有大夫復有士之說也然喪服經齊衰以下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凡于爲大夫者則得服其親服穀梁春秋曰公子之重視大夫然則在王族者不更別以大夫士審矣故鄭注或云公卿大夫之子弟或兼舉士之子義得兩通唯王制尚書大傳言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下及元士又專舉適子與周制不合乃周秦閒記人之異說也其鄉人子弟不得學於王宮小學父師少師教之門塾之基見尚書大傳所謂家有塾也國子由小學入大學鄉人子弟由家塾入鄉學其俊選之士乃得升于大學是其貴賤之差

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其職宿衛者則謂之庶子。周官經言士庶子者甚衆。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酒正。凡饗士庶子皆共其酒。外饔饗士庶子掌其割亨之事。大司馬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之戒令。掌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鄭君宮伯注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庶子。其支庶也。竊以羣經考之。秋官象胥。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掌客。王巡守殷國。從者。三公眂上公之禮。卿眂侯伯之禮。大夫眂子男之禮。士眂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眂其大夫之禮。周人凡賓客之事。射人作卿大夫從。司士作士從。諸子作羣子從。凡庶子於士相差一等。故燕禮大射禮於獻大夫獻士後。並云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燕義。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此其先後受獻之差。王宮之士庶子在版者。未聞其數。而朝大夫每國庶子八人。都則庶子四人。司士掌羣臣之版。周知

卿大夫士庶子之數。是庶子雖未受爵王朝。而其數已列於羣臣之版如是。蓋已命者謂之士。司士所云王族故士在路門之右是也。未命者謂之庶子。大僕所云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是也。此公卿大夫之子弟。宿衛王宮。而或曰士。或曰庶子。所由名位不同。要不以適庶殊也。

禘

天祭莫大於圜丘。地祭莫大於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皆禘。見於鄭君釋周官經大司樂。後儒習知宗廟有禘。疑禘非祭天地之名。惟鄭君識古。能述其義。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繰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

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栗烝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與國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著于此矣。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啟蟄郊上帝。及四時迎氣於四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先鄭云。昊天。天也。上帝。玄天也。榜謂昊天。垂象之天也。上帝。祈穀之帝也。冬至禘者爲昊天。啟蟄郊者爲上帝。後鄭合昊天上帝爲一。誤。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鄭注典瑞云。上帝。五帝。誤。其冬至禘昊天。以嚳配。啟蟄郊上帝。以稷配。魯語是以言周人禘嚳而郊稷。周語伶州鳩之言曰。昔武王伐殷。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周人禘嚳。義其取于是歟。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配。月令。仲夏大雩帝。季秋大饗帝。皆祭于郊。以周官繹校之。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則雩祀實非歲之典祀。春秋傳龍見而雩。以此爲雩之節。穀梁謂之雩月。言是月旱可以雩也。并謂其無旱亦雩。季秋大饗帝之禮。不見于經。月令仲冬不著圜丘之祭。周衰禮廢。作月令者或誤以爲周時仲冬因繫其禮于季秋矣。周禮取龜用秋時。月令言季夏登龜。周禮仲冬教大閱。月令言季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與此類。

冬至禘昊天。國語謂之禘。戴記通謂之郊。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

日。配以月。禮家舊說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見郊特牲注。或言冬日至夏日至俱用至日。非也。春官。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注云。致人鬼于祖廟。致物鬽于墠壇。蓋用祭天地之明日。鄭君實據至月言之。此冬至圜丘之禘。通得郊名也。對啟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鄭君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爲儒者推魯禮以言周事。此由不知禘得郊名也。王子雍謂禘非圜丘之祭。則失考國語。大司樂職。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經言冬日至於圜丘奏之。是著啟蟄而郊。無此降神之樂。鄭君釋天神地示人鬼三

大祭爲禘。引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祭法乃沿襲國語之文。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又言人鬼則主后稷。與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對言。既於圜丘之禘宗廟之禘區別不疑。其釋喪服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以禘爲郊稷。喪服小記注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大傳注云。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以禘其祖之所自出爲禘感生帝。非與大司樂宗廟之中禮人鬼之文違異。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漢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然則周人祖文武。詩序雝禘太祖也。箋云。太祖謂文王。祖之所自出。主稷也。稷爲太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世世不毀。又下禘其親廟四。所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配義如博厚配地之配。謂配太祖爲不毀之廟。非配祭也。王子雍傅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祖顓頊之文。謂有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曰以其祖配之。榜謂古者配祭有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祭必有配。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妻祔食于夫爲配。少牢以某妃配某氏是也。子孫陳于祖爲合食。不謂之配。自子雍誤釋此記。後學襲爲異說。至謂周人禘嚳以稷配。魯禘文王以周公配。然祭法言禘嚳不下及稷。明堂位言禘周公不上及文王。其顚倒難通如此。逸禮禘于太廟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又曰。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

祝詞稱孝子孝孫。此禘祭之見於逸經者。毀廟之主立二尸。是昭共一尸。穆共一尸。祝詞稱孝子。明各祭于其廟。故於禰廟稱孝子也。春秋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曾子問。七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祫祭於祖。而逸禮有七尸之文。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云。后稷尸發爵不受旅。此經傳之言祫祭者。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之主尚在親廟。故禘遷主於大廟。而立昭穆二尸。逸禮祫祭惟七尸。則祫之遷主無尸。王制疏云。鄭康成禘祫及四時祭所以異者。祫謂祭于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爲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廟四也。天子立廟。得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凡祭皆然。不惟禘也。禘祭禮盛事殷。故名大祭。春秋傳曰。魯有禘樂。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明其禮樂與時祭殊。禘祫俱及遷廟之主。諸侯則有祫無禘。故記曰。禮不王不禘。天祭有禘名以別於郊。宗廟之祭有禘名以別於祫。禘郊禘祫因其散見之文可考如此。

魯郊轉卜三正。無定月。穀梁傳。我以十二月下辛。卜

正月上辛。加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是魯卜正月不從，即不得於至月郊。若不待卜三正，又不得於啟蟄月郊也。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爲指周日至圜丘之禘。孟獻子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者，亦舉周禮以正既耕卜郊之失而已。

魯禘祫之禮，備著于春秋。禘之見於經者，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禘於大廟，用致夫人。左氏傳云，禘而致哀姜焉。榜謂春秋經例，卒稱夫人，葬稱小君，是夫人爲生稱，不得通於已葬。哀姜薨已七載，致主于廟，而猶稱之爲夫人，無是禮矣。案公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以妾爲妻也。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斯言爲得其

實。婦人廟見曰致。自嫁者言之曰致女，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自來歸者言之曰致夫人，桓三年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與此經用致夫人是。宣八年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傳謂禘于武公。見於傳者，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定八年禘於僖公。是也。祫之見於經者，文二年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定八年從祀先公。是也。鄭君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稽之於經，閔二年吉禘。晉人亦云寡君之未禘祀。是除喪即得禘。吉禘莊公，議始不三年。是除喪得禘。不拘先祫後禘。定八年傳，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杜氏推爲十月二日。是前日祫，次日即禘。杜氏謂于僖廟行順祀誤也。正閔僖二公之位次，閔不得降就僖廟而祭，明順祀爲祫于大廟，次日乃于僖廟禘。不必拘以三年祫五年禘。鄭君以昭十五年禘于武公。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因推二十年亦當有禘，以符五年一禘之說。榜謂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大夫遂怨平子。此與上公若怨平子，郈昭伯怨平子，同爲追敘之辭，以謀去平子在昭二十五年，故連綴于此，非禘襄公定爲二十五年事也。閔二年禘以五月，僖八年禘以七月，宣八年禘以六月，昭十五年禘以二月，定八年禘以十月。是四時皆得禘。禮無定月。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著始賜禘之月也。此與上經孟春祀帝于郊同義。魯郊轉卜三正，不定在孟春。禮記，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

子爲之。著始定禘月之失也。春秋經傳，禘于大廟者二。禘於羣廟者四。明堂位曰，成王命魯公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明不得及于羣廟。其後他廟亦間用禘。而其不得徧禘，如初禮也。定八年十月順祀先公，辛卯禘于僖公。順祀上躋先公。禘則專著僖公，明止于僖廟。用禘而已。其禘于莊公、武公、襄公，並與此同。然則魯禮禘于太廟，更不合食遷主。由此著矣。魯公禘周公時，大廟本無遷主。後魯公別立世室。成六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公羊以爲復立者。是毀廟之主藏在祖廟者，已非昭穆之次，必升羣廟之主，而後可與遷廟序昭穆，則魯禮合食遷廟之祭，惟

大祫而已。公羊於大事下發傳曰。五年而再殷祭。則殷祭惟指大祫。何休以再殷祭爲三年祫五年禘。非也。五年再殷。祫之節也。王制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春秋大事於大廟在秋八月。從祀先公在冬十月。王制祫於三時義或然歟。禮文散佚。儒者執一端求之。往往與經文扞格不合。姑記其所疑以俟成學治古文者審定焉。

或問感生帝之說信乎。曰。生民之詩具矣。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言后稷感神靈之氣而生也。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言后稷爲天所助以成稼穡之功也。曰載燔載烈。以興嗣歲。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言后稷肇祀以祈豐年。而上帝歆享之也。或曰帝。或曰上帝。皆指天帝而言。若如傳釋帝爲高辛氏之帝。則從於帝而見于天。因以生子。此亦何足稱異。下經寘之隘巷。寘之平林。寒冰。不且大遠于事情乎。周人祈穀之郊。實本於后稷之肇祀。今由生民之詩繹之。鄭君謂郊祀爲祀感生帝。說非無據。但月令孟春。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春秋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

夫曰祈穀。曰祈農事。而絕不及于祭感生者。蓋詩表先代之神靈。禮嚴百王之祀事。故不同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是爲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之義。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稱王。與四親廟對言爲七廟。二條皆謂宗廟之禘。與祭天無涉。且禘嚳郊稷。禮家或混禘于郊。未嘗混郊于禘。如鄭君說。則祈穀又蒙禘名矣。故鄭志答趙商云。悉信亦非。不信亦非。斯言也。敢援以爲治經之大法。

廟祧壇墠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

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注云當爲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二經所記不同。鄭志答趙商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榜案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其受命之王。始封之君。及大夫始爵者。後代皆爲太祖之廟。世世不毁。如王制所云者。周人之典祀也。其始有天下國

家者。亦立七廟五廟三廟。然天子有祖考而無二祧。諸侯大夫竝無祖考。所設廟祧壇墠。皆閱世迭遷。如祭法所云者。周初建設之制也。賈公彥守祧疏云。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毁不得爲祧。然文武雖未爲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爲祧也。是周初七廟無文武二祧也。喪服傳。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諸侯始封者無祖考廟也。今祭法云王立七廟。有二祧。諸侯立五廟。有祖考廟。大夫亦祭祖考于壇。以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推之。此無大祖廟。以皇考當其處。

則天子之二祧。卽顯考之父若祖。諸侯大夫祖考。卽顯考之父。故記言去祧去祖去壇者。明其易世迭毁。與親廟同。然則爲壇爲墠。卽祧與祖之父若祖可知也。至受命之王。已居祧廟。始封之君。已居祖考廟。皆世世不毁。則去顯考爲壇。其大夫有祖考廟者。亦爲壇祭其皇考。此又可與王制互求而得者。正義謂天子高祖之父寄藏在祧。諸侯高祖之父寄於太祖廟。唯有所禱。則出就壇受祭。故謂去祧去祖。此與下去壇去墠去王考文義俱不相應。其說非也。而疏義咸失其旨。

燔燎羶薌覸以蕭光

祭義。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覸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覸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朝事主于報氣。饋食主于報魄。是謂報以二禮。案郊特牲。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此燔燎羶薌覸以蕭光。爲饋食禮。其時亦兼報氣。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司尊彝。春祠夏禴。朝踐用兩獻尊。追享朝享。朝踐用兩大尊。此覸以俠甒加以鬱鬯。爲朝事禮。其時亦兼報魄。祭義各本其所主言之。故于報氣循序立文。報魄逆陳見義。覸之言襍也。謂其報氣報魄更相襍廁。孝子祭其親。求諸陰陽者。非一時一事。曰覸曰加。義取諸此。注云。燔燎羶薌。覸以蕭光。取牲祭脂也。正義以朝踐取膟膋燎于爐炭當之。榜案郊特牲注云。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於主前。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是時無焫蕭之事。詩生民取蕭祭脂。毛傳据郊特牲既奠焫蕭合羶薌釋之。故郊特牲注援取蕭祭脂之文。宗毛義也。詩信南山取其血膋。箋云。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于蕭。合馨香也。郊特牲取膟膋燔燎。注。膟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正義誤援此爲朝踐焫蕭之證。是鄭君皆据既奠焫蕭爲說。與制祭燎膟膋無涉。沖遠以燔燎羶薌覸以蕭光爲朝事時所有事。遂成歧誤。

中衣裼衣

禮有中衣裼衣之名。嘗據鄭義考之。深衣目錄云。有表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士祭以朝服。中衣用布。玉藻。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云。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是中衣上加冕服皮弁服朝服元端。故曰有表謂之中衣也。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曰。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詩箋云。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歟。聘禮注

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論語曰。素衣麛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此錦衣絞衣素衣。皆在皮弁服之裹。卽中衣也。掩合上衣。謂之中衣。袒而露見。謂之裼衣。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練時服鹿裘。練中衣以裼之。則素衣也。注云。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鹿裘亦用絞乎。蓋練布染以絞色。說亦得通。其上衣功衰。中衣裼衣。異名同物。著于此矣。服之有裼襲也不以寒暑異節。玉藻曰。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注云。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孔注云。必表而出。加上衣也。緇衣羔裘。素衣麛裘。黃衣狐裘。明裘葛之上。皆有衣覆之。使可裼也。論語于裘不言裼者。蒙上表而出之省文。聘禮注云。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尚相變也。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袒裼者左。賈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單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其說與鄭義合。崔靈恩等則云中衣外加裘。裘外又加裼衣。玉藻正義引皇氏說同。二劉等又謂中衣在裼衣上。

曲禮正義說同。俱見詩羔羊正義。蓋因鄭注皮弁服中衣用布。裼衣或用錦。分中衣裼衣爲二。遂成岐誤。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又承朝元端夕深衣。主於大夫士。又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注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是諸侯皮弁服之裏得用錦衣。不嫌以帛裏布明矣。玉藻有錦衣元綃衣絞衣緇衣黃衣。論語又有素衣。皆中衣也。諸侯又以綃黼丹朱爲領緣焉。其制同深衣。繼袂掩一尺。則與長衣同。

裘

古者冕弁服皆有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鄭司農云大裘黒羔裘服以祀天示質鄭志大裘之上又有元衣榜謂元衣更有上衣玉藻大裘不裼言不得免上衣見裼衣也大裘上衣十二章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旗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天之大數不過十二王者祀天之服象焉覲禮天子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與

記言龍章而設日月相應説冕服者未嘗于大常畫龍致疑于龍衮顧据三辰旂旗之文決其不得列于冕服爲十二章斯不察之說也十二章九章之服通名衮故于祀天言大裘以示殊異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節服氏掌祭祀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是衮冕九章以下不得服大裘可知也凡冕服爵弁服皆元上纁下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注云狐青裘葢元衣之裘熊氏謂五冕及爵弁也（皇氏以元衣爲元端則元綃衣以裼爲以帛裏布矣）君用純狐青大夫士褋以豹褎近得其實爵弁服大夫士之祭服天子以爲弔服司服凡弔事弁絰服弁師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故王之吉服凡九而爵弁服不與焉司服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以玉藻校之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此皮弁服之裘也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此冠弁服之裘也凡田君親誓省之服麛裘郊特牲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省（今本省作社誤注云社或作省）以習軍旅玉藻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然則王服冠弁服以田不用羔裘辟祀天之服歟諸侯以冠弁服爲朝服説者

謂其田亦韋弁服與兵事同（王制正義引左傳衛獻公射鴻于圃不釋皮冠而與孫林父言又昭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皮冠豹舄）韋弁服之裘經記無可考見鄭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援春秋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爲証韎者赤黄之閒色（見玉藻注）故孔沖遠云兵事既用韎韋衣則用黄衣狐裘春秋傳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是也（見詩羔羊正義）由是言之冕弁所服裘備具于玉藻之記其闕大裘不著者記主裼衣言也鄭君疑黄衣狐裘爲大蜡時臘祭先祖之服與郊特牲黄衣黄冠而祭爲一事榜謂郊特牲黄衣爲祭服玉藻黄衣爲裼衣是殊服異事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周人享先王

袞冕享先公鷩冕祭五祀希冕不服黃衣黃冠周官籥章國祭蜡則歙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郊特牲亦云旣蜡而收民息已故旣蜡君子不興功是黃衣黃冠而祭以息田夫爲蜡祭甚明肆師歲時祭祀則令國人祭郊特牲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禮記子貢觀于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明國人咸得與于蜡皮弁素服在位者之祭服也黃衣黃冠庶人之祭服也故曰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天子諸侯蜡祭飲酒于廟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是也庶人則飲酒于序黨正國索鬼神而

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是也

加爵

鄭君司尊彝注云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又鬱人職曰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酳尸以玉爵也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鄭意盎以后與諸臣再獻者皆明堂位之加爵天官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注云瑤爵謂尸卒食王旣酳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爲飾則以璧角璧散與此瑤爵爲一是加用瑤爵也賈孔之徒申注義者謂后未酳尸以前不用瑤爵朝踐

饋食皆酌玉爵以獻與王同唯崔靈恩氏以爲后獻皆用瑤爵九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杜佑依用其說榜案周人祭祀賓客之禮王以圭瓚祼后以璋瓚亞祼其祼器旣殊大宰以玉爵贊王內宰以瑤爵贊后其爵制亦異故內宰又言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祼獻也瑤爵也對文並舉后之正獻具是矣祭統獻之屬莫重于祼故謂之祼獻鄭君分釋祼獻爲二非也后獻賓亦用瑤爵注謂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亦誤禮婦人于賓有獻無酬特牲饋食禮三獻之外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又衆賓長爲加爵如初注云大夫士三獻而禮成多之爲加

也。是非加爵在正獻後之證歟、天子之禮諸臣爲加爵。於時內宗薦加豆籩、王與后咸不親其事、然則內宰所贊非加爵、章章著矣。故說加爵當以崔靈恩氏爲正。

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注云。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正義云、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酳尸之一獻爲尸飲五。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但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榜案沖遠此說違失鄭義。司尊彝注云、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祼爲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鄭君因天子祭禮無可考見、故据少牢特牲三獻而獻賓、明獻諸臣在正獻既畢之後、又援記言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明天子於尸飲七可以獻諸臣。是正獻既畢。然後獻賓獻諸臣。自天子達于士、其禮一也。賈疏謂祭統据侯伯禮、宗廟七獻、二祼爲奠不飲。朝踐已後、有尸飲五獻卿。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祼爲奠不飲、是尸飲七、可以獻諸臣。若然子男五獻者、二祼爲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卿。其差數與鄭義合。江先生曰。如沖遠說。則賓未獻

尸、而君先獻賓、失其序矣。此破的之論也。

禮器、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注引周禮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熊安生云。此謂諸侯時祭所用之禮。故罍尊夫人所酌也。若天子之祭、則罍尊在堂下。故禮運曰、澄酒在下。酒謂三酒、在堂下。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則君不酌罍也。榜謂明堂位云、山罍、夏后氏之尊也。犧象周尊也。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尊用犧象山罍。此記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据魯禮言之。罍尊即山罍也。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二鄭並云山尊山罍也。又云、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是夫人所酌之罍與諸臣自酢之罍、截然殊異。注引朝踐用兩獻尊、再獻用兩象尊、以明君酌犧象、與周禮合。下言皆有罍、乃牽連引及耳。安生以諸臣所酢者當夫人所酌罍尊、說與鄭注違異。

禮箋　《卷三　加爵上》

祔於其妻

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注云：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正義云：夫死祔於其妻，故知是無廟者。榜謂喪之祔祭也。使鬼有所歸。檀弓：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故雖朋友主喪，亦必為之虞祔。小記云：朋友虞祔而已。不繫於有廟無廟。襍記：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也。古者三年喪畢，然後祭於廟，此未練祥而祔於王父，則於殯宮祔。疏云：就王父所祔祖廟之中而祔祭王父矣之。喪服小記，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此祔於高祖之妾，則為壇祔。襍記：主妾之喪則自祔，崔氏云：于廟中為壇祔之。此謂攝女君，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為主，別為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主之也。與此同義。未聞無廟者不祔也。謂以夫祔妻，彌乖尊卑隮祔之義。此經承上婦祔於祖姑言之，祔於其妻，即此祔於祖姑是也。變言其妻者，緣上其妻為大夫而卒立文，皆對夫之辭。襍記曰：男子祔於王父則配。注：配，謂并祭王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注：不配，則不祭王父。此嫌不配者用牲自從其生前之爵，曰不易牲，曰以大夫牲，明妻從夫之爵，不以存歿異也。

奔喪絞帶

奔喪，至于家，括髮袒，即位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又云：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又云：聞喪不得奔喪，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經凡三言絞帶，即喪服傳所謂絞帶者繩帶，鄭君云：象革帶是也。士喪禮記：既馮尸，主人袒括髮絞帶，衆主人布帶。奔喪絞帶與彼同節，其齊衰以下不言絞帶，明其皆布帶也。五服要絰通謂之絰，又謂之麻，又謂之絰帶。未成服，男子大功以上皆散帶垂。士喪禮即位絰于序東是也。奔喪即位絰於序東，與在家者同，其要絰皆散帶垂。三日成服絞之。此與絞帶異物，故喪服經斬衰苴絰下更出絞帶，明要絰無絞帶名。鄭君于奔喪注云：不見尸柩，不散帶。孔沖遠因疑奔喪絞帶為絰之散垂而絞之者，皆誤也。襍記曰：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此聞喪未至殯宮者皆散麻也。又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此奔喪者既殯猶散麻也。奔喪之禮，大功以上皆散麻，與在家同，證以襍記之文益明者。

反三年之練葛

服問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記以三年與期大功對言明三年內兼舉齊斬間傳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彼以齊斬對言與服問不同間傳所言後喪易服之節服問所言後喪反服之宜三年之喪齊斬或殊而加隆焉倍之爲再期也不殊襍記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言於除喪時服其除服則期大功

既葬皆反服其上服父母同矣凡易服大功變既練齊衰變既虞卒哭此於既練言之者期既葬之葛帶大於爲母既練之葛帶其衰麤於練之功衰說見冠衰升數篇此条不得反其故葛帶服其功衰也故以明之五服經帶之差經去五分一以爲帶雖易服者亦然喪服小記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葛皆兼服之是也此三年既練之葛帶爲父爲母大小異數其期既葬者同經期之經大功既葬者同經大功之經不拘經帶五分去一之差者謂其練無首經故得經下服之經也服問曰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緦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不嫌經帶大小非差可互明矣鄭君以記言經期之經因以三年既練爲父期既葬爲母又謂大功既葬宜經期之經皆泥於喪服傳去五分一以爲帶之言遂就而爲之說記云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謂大功既葬反上服之葛帶經下服之葛經與期喪同非謂其經大如期崔靈恩云此經大功之喪承前經之下既有三年之練又有期喪既葬合大功既葬之後故帶其練之故葛帶經期之葛經其說與亦如之文相傳合然服問專明三年既練變除之事故下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于免經之又云小功不易喪之練冠殤長中變三年之葛均据三年既練言之不涉期既葬則崔說非經意也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殤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注謂大功之親爲殤

在緦小功者也庾蔚之云當是論期殤之大功若是大功之殤記當明之期殤最在上所以不言期耳鄭元謂期殤長中自大功不復指明殤服之異不於卒哭而反上服之葛又明下殤之麻雖不斷本以其幼賤亦不能變上服之葛若如鄭說謂大功親之殤者其如緦小功之經麻既斷本又與三年之葛大小殊絕安得相變耶榜謂此承上經以有本爲稅言變三年之葛則殤長中爲期親降服大功不言可知襍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祔注云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變服間傳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

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注謂主爲大功之殤長中言之。是鄭君已不能自持其說矣。據間傳言期之下殤與大功之長殤在小功者得易大功之葛。大功之中下殤在緦麻者得易小功之葛也。大功之殤中從上辨別見

[library seal, illegible]

弁服釋例
八卷

嘉慶丙辰仲秋　望賢家塾校刊

序

元居在江淮間鄉里先進多治經之儒若興化顧進士文子九苞李進士成裕惇劉廣文端臨台拱任侍御子田大椿王黃門石臞念孫汪明經容甫中皆耳目所及或奉手有所受[illegible]戊申[illegible]元在京師見任侍御相問難為尤多侍御卒後所著弁服釋例傳之弟子山陽汪祭酒瑟菴廷珍蕭山王進士畹馨紹蘭從祭酒手錄以歸其兄進士穀塍宗炎亦邃於經為吳會宿儒乃手校訛舛寫以付梓問序于元元謂侍御早年以詞學名世繼乃專攻經史與修四庫書書之提要多出其手所輯呂忱字林深衣釋例諸書已付刻茲帙釋弁服所用之例以五禮區之凡百四十餘事綜覽經疏史志發微訂訛燦然經緯畢著矣侍御吾鄉先進也瑟菴畹馨吾友也今得穀塍校成之學者傳習不墜元序之奚敢辭

嘉慶二年儀徵阮元序

弁服釋例　序

弁服釋例目錄

五禮弁服釋例表

卷一

爵弁服上

卷二

爵弁服下

卷三

韋弁服

卷四

皮弁服上

卷五

皮弁服下

卷六

朝服上

卷七

朝服下

卷八

元端

弁服釋例目錄

五禮弁服釋例表

爵弁服第一

| 五禮 | | | | | | | |
|---|---|---|---|---|---|---|---|
| 吉 | 天子卿大夫及諸侯之孤祭於己廟 | 士助祭齊 | 士助祭 | 繹祭士視滌濯 | 天子諸侯先祖爲士者之尸 | 釁廟祝宗人 | 宰夫雍人 |
| | 遷廟祝宗人及從者 | | | | | | |
| 嘉 | 士冠三加 | 士昏親迎 | 諸侯始命 | 士之命服 | | | |
| 賓 | | | | | | | |
| 軍 | | | | | | | |
| 凶 | 諸侯復 | 士復 | 公襲 | 大夫襲 | 士襲 | 公襚 | 天子承天變及哭諸侯 |

韋弁服第二

| 五禮 | | | |
|---|---|---|---|
| 吉 | | | |
| 嘉 | | | |
| 賓 | 卿歸賓饔餼 | 下大夫歸介饔餼 | 夫人使下大夫 |
| 軍 | 天子諸侯大夫卽戎 | | |
| 凶 | | | |

皮弁服第三
天子郊天聽
祭服
大學始教天
子使有司祭
菜
君巡牲
君卜夫人世
婦養蠶
大蜡
舞大夏

士冠再加
天子視朝
天子常食
諸侯在王朝
諸侯視朔
天子燕同姓

夫歸賓禮
天子受朝宗諸侯田獵
覲禮勞侯氏
諸侯相朝
聘禮賓主人
聘禮賓及上
介受饔餼
聘禮還玉

天子除喪祭
諸侯復
公襲
大夫襲
士襲
公襚
上大夫卜宅
與葬日占者
國君弔異國
之臣
諸侯卿大夫
當事及不當
事弔
既夕禮乘車
所載
公於公族變
降

朝服第四
覲廟禮成君
聽反命
士冠筮日筮
賓
聘禮使者夕
幣
天子田獵
君視疾有疾
者見君

大夫家祭筮
日
大夫家祭宗
人請期
大夫家祭視
殺視滌濯
大夫家祭尸
天子之士及
諸侯大夫家
祭
士家祭賓及

士冠速賓及
夕期
諸侯視朝
卿大夫莫夕
王朝卿士退
朝治事
天子諸侯養
老及宴食摯幣
臣
公食大夫賓
拜賜

聘禮君展幣
聘禮賓及介
釋幣於禰
聘禮君進使
者授圭璧
聘禮肆儀
聘禮入竟展
聘禮請事請
行郊勞
聘禮宰夫設

養親疾
將死者加新
衣
復者
宰受含
公襲
公襚
小斂前後弔
者
下大夫及士
筮宅占者

兄弟
醻祭社
大儺一日賜

公食大夫不飧
親食使大夫
致侑幣及賓
拜賜
大夫相食不
親食致侑幣
諸侯常食
諸侯燕射
諸侯在國賓
射
鄉飲酒戒賓

聘禮賓辭受
饔餼
聘禮宰夫致
士介餼及士
介受餼
聘禮問卿
聘禮上介問
下大夫
聘禮不親食
使大夫致侑

既夕道車所
載
大祥筮日筮
尸視濯
大祥夕期及
祥祭
祥受贈賵
踰月吉祭

速賓
鄉飲酒賓主
人
鄉飲酒賓主
人拜賜拜辱
鄉射速賓
鄉射賓主人
拜賜拜辱
士負世子
君名世子
命使於君

幣
聘禮卿歸及
郊請反命
聘禮使者有
私喪反命

乘路馬
僕右

元端服第五

諸侯大夫士
家祭齊
士祭筮日筮
尸視濯
士宿尸宿賓
大夫士尸
士家祭視殺
及正祭

士冠初加
士冠賓主人
士冠兄弟
士冠擯者贊
者
冠者見君及
鄉大夫鄉先
生

大夫去國
世子親齊養
疾
疾者及凡養
疾者
公襲
公禭

士祭祝佐食
有司免牲

士昏納采
士昏親迎從
者及主人
天子諸侯燕
居
大夫士私朝
士夕於君
子事父母
鄉飲酒息司
正
鄉射戒賓

士喪卜日族
長及宗人
士虞尸
禫祭
踰月吉祭
殤除喪祭

鄉射息司正

| | 爵弁服第一 | 韋弁服第二 |
|---|---|---|
| 弁 | 以三十升布爲之爵色無旒延前後平天子諸侯玉笄大夫士象笄天子朱組紘諸侯青組紘大夫士緇組紘天子瑱用玉諸侯卿大夫玉石雜士用石 | 韎韋爲之天子璂飾十二玉五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三采王朝卿璂飾六大夫璂飾四侯國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王朝及侯國之孤璂飾四玉琁二采一命之大夫無璂飾 |
| 衣 | 絲衣中衣用素素裳 | 韎韋爲之一口韎布素裳狐裘 |
| 裳 | 纁裳 | 朱裳 |
| 帶 | 大帶天子諸侯素帶終裨士練帶裨末韋帶 | 一曰韋帶案其帶伊絲疏謂韋弁服不用絲帶其專用革帶明矣蓋革與韋相配也 |
| 佩 | 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諸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 | 與爵弁同案後漢志謂五霸兵爭猶有綬綬則戎服亦有佩 |
| 韠 | 韎韐 | 與爵弁同 |
| 屨 | 大夫士纁屨黑絇繶紃案天子諸侯舄無明文 | 天子諸侯白舄青絇纁紃大夫白屨黑絇纁紃案屨人疏據雜問志謂韋弁服舄屨皆白以裳色素故也但朱芾斯皇箋及司服注又以爲朱裳裳屨同色則似當赤舄纁屨矣今姑取屨人疏列於表而著其異焉 |

皮弁服第三

| | | | |
|---|---|---|---|
| 鹿子皮爲之<br>璂飾與韋<br>弁同<br>天子諸侯<br>玉笄象邸<br>大夫象笄<br>象邸士象<br>笄<br>朱士冠 | 白布十五升<br>中衣以布<br>天子視朔<br>三公及諸侯在王朝<br>狐白裘錦衣裼<br>諸侯在國<br>視朔及受 | 素積 | |
| | 與爵弁服同 | | |
| | 與爵弁服同 | | |
| | 素韠 | | |
| | 天子諸侯白舄青約<br>繶純大夫<br>士白屨緇<br>約繶純 | | |

禮注士聘享麑裘之皮弁素衣裼

又無象天子卿大夫及諸侯

邸卽知夫及諸侯大夫有卿大夫在

象邸　天子之朝

紘頂與爵　狐白裘素

弁同　衣裼

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麑裘素衣裼

朝服第四

| | | |
|---|---|---|
| 委貌一曰元冠以緇爲之廣二寸<br>璂飾與韋<br>弁皮弁同<br>冠武異材<br>天子朱組 | 緇布十五升<br>中衣與皮弁同<br>羔裘緇衣裼 | 素裳 |
| | 與爵弁皮弁同 | |
| | 與爵弁皮弁同 | |
| | 素韠　緇韠 | |
| | 天子諸侯白舄青約<br>繶純大夫<br>士白屨黑<br>絇繶純 | |

緌諸侯丹組纓大夫士綦組纓

有安髮之笄

無固冠之笄

有緌有纓

有髮

頍與爵弁皮弁同

# 弁服釋例卷一

興化　任大椿

## 爵弁服上

爵弁爲天子卿大夫及諸侯之孤祭於己之服

司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注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爾其餘皆元冠與士同疏諸侯除孤用爵弁之外卿大夫等皆用元冠與士同故少牢是上大夫祭用元冠朝服又云其天子大夫四命與諸侯之孤同亦以爵弁自祭

王制制三公一命卷疏公之孤爵弁以自祭故雜記云大

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鄭注云爵弁而祭於己惟孤爾其天子卿大夫則無文諸侯當元冕以祭其孤卿之等當爵弁也大夫則皮弁知者諸侯大夫朝服自祭故知天子大夫亦用朝服自祭朝服則皮弁

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疏案禮公之孤四命則爵弁自祭也則天子大夫四命亦當爵弁自祭

玉藻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疏其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深衣目錄云士祭以朝服謂天子之士也祭用朝服與諸侯大夫同祭則天子大夫與諸侯孤同亦爵弁祭元冠齊此是熊氏之說也皇氏以爲天子大夫與諸侯大夫同但朝服以祭便與鄭注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於文爲妨皇氏之說非也

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注弁爵弁也又云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注弁爵弁也

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注弁爵弁也又云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惟孤爾疏知弁爵弁也者與士弁連文士弁祭於公爵弁故知大夫弁者亦爵弁也云大夫爵弁而祭於己惟孤爾者以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元冠此亦云弁而祭於己者與少牢異故知是孤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明卿亦元冠不爵弁

案司服注及雜記注明云大夫爵弁而祭於己惟孤爾則諸侯之卿祭於己不得爵弁明矣司服及雜記疏復

合注義王制疏謂公之卿亦爵弁而祭於雜記疏自相刺謬

又案王制疏云天子孤卿及公之孤卿爵弁而祭不知天子之卿當爵弁而祭若孤則當元冕而祭蓋天子之孤六命諸侯之孤四命命既異則家祭之服亦當有異也天子之卿六命與諸侯之卿三命不同天子大夫四命與諸侯大夫再命不同故天子卿大夫家祭用爵弁諸侯卿大夫家祭用朝服天子上士三命與諸侯上士一命不同故天子上士家祭用朝服諸侯上士家祭用元端由此推之則天子之孤與諸侯之孤家祭之服必有異也若然天子之孤六命天子之卿六命命既同而

天子之卿家祭以爵弁孤則元冕者攷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希冕元冕皆謂助祭之服天子之孤以希冕助祭則當以元冕家祭天子之卿大夫以元冕助祭卽當以爵弁家祭也若然諸侯之孤與天子之孤亦同以希冕助祭而諸侯之孤不得與天子之孤同以元冕家祭者以爵同爲孤故祭於公之服不得不同而天子之孤六命又王臣也諸侯之孤四命又陪臣也故祭於私之服卽不得盡同同之於公別之於私此同爵辨命重內輕外也若然天子之卿六命又王臣也諸侯之孤四命又陪臣也而諸侯之孤家祭得與天子之卿同爵弁者天

子之卿元冕助祭爵弁家祭止殺一等諸侯之孤希冕助祭爵弁家祭則殺二等矣此又同而異也　或謂禮運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公孤卿大夫以下皆私家也若公孤以冕服家祭則是冕得藏於私家矣似與禮悖今攷禮運注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及軍器也疏冕是衮冕弁是皮弁蓋衮冕爲天子祭先王及覲諸侯之服皮弁爲天子視朝諸侯視朔之服皆君之尊服私家藏此則疑於脅君若元冕爲五冕之最下非君之尊服六命之孤以元冕家祭與藏衮冕於私家顯異何所疑於脅君也至春秋傳齊莊公以崔子之冠賜人劉炫云崔子之冠元冕也孔穎達曰非禮也禮運冕弁兵革不藏私家則冕在公府非助君祭不得服之孔以崔子諸侯之卿卿大夫以元冕助祭卽不得以元冕藏私家若天子六命之孤旣以希冕助祭惟不得以希冕藏私家元冕非助祭之冕又何嫌乎入己廟也諸侯之孤亦以希冕助祭乃不得以元冕家祭者以其四命止同於天子之大夫天子之大夫家祭以爵弁則諸侯之孤不得踰之也

又案王制疏謂天子大夫自祭當皮弁與郊特牲及玉藻疏天子大夫自祭亦爵弁之說自相矛盾竊謂爵弁自祭之義勝於皮弁王制疏謂天子大夫自祭皮弁徒以諸侯大夫自祭朝服因是以推天子大夫自祭亦朝

服朝服則皮弁不知行禮於朝則以朝服爲正故王制疏引燕禮記燕朝服於寢謂天子燕於寢亦當朝服則皮弁是也行禮於廟卽以祭服爲正諸侯大夫家祭雖朝服義不係於朝也何得以諸侯大夫家祭用朝服卽以例天子大夫家祭謂亦朝服哉諸侯大夫上服元冕旣以助祭矣則爵弁攷王制三命之士助祭君廟無過爵弁諸侯大夫再命僅當王朝中士故不敢以助祭君廟之服自祭己廟爵弁之下則有皮弁皮弁又爲君蜡祭之服亦不敢以入己廟故降而服朝服耳若天子大夫四命尊與諸侯之孤同孤得爵弁自祭則天子大夫亦得爵弁自祭可知故當以郊特牲及玉藻疏爲正

又爲士助祭齊服

郊特牲周弁殷冔夏收注齊所服而祭也疏若三命以下齊祭同冠四命以上齊祭則異冠

玉藻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注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疏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者以諸侯元冕祭元冠齊孤則爵弁祭亦元冠齊是齊祭異冠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元端以祭皆元冠也此云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又曰此云四命齊祭異冠者謂自祭也若助祭於君則齊祭同冠故鄭志答趙商問云以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是爲三命

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覲注似若但施於已祭不可通之也鄭答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又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如鄭此言是助祭齊祭同冠故云何以亦異若然士之助祭齊服應服爵弁而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服衮冕則士之齊服服元端不服爵弁者熊氏云若士助王祭祀服爵弁若助王受朝覲齊服則服元端義或然也

案士冠禮記及郊特牲云周弁殷冔夏收注均云齊所服而祭也郊特牲疏云言齊及祭時所服也若三命以下齊祭同冠四命以上齊祭異冠今考玉藻注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蓋指大夫以下元冠祭元冠齊孤以上爵弁祭元冠齊也專爲祭於已言之也若祭於公則大夫冕而祭士弁而祭如皆元冠齊卽是三命以下齊祭皆異冠不當云四命以上矣故趙商亦疑玉藻注若但施之於已祭不可通於助祭康成答以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明玉藻注四命以上齊祭異冠非爲助祭言之也士冠禮記及郊特牲注於經文周弁之下云齊所服而祭謂齊祭同冠爵弁也專據士助祭之服也卽鄭志所云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孔玉藻疏所云助祭齊祭同冠者也而郊特牲疏以三命以下齊祭同冠解注齊所服而祭是以大夫士自祭之服齊祭同冠元冠釋士助祭之服齊

祭同冠爵弁非惟義例不合且以冠釋弁尤易淆雜不可不辨凡助祭士齊祭同服爵弁孤卿大夫齊祭同服冕鄭於士冠禮記及郊特牲周弁之下注云齊所服而祭固爲士助祭言之亦可通之於四命以上蓋助祭則四命以上齊祭皆同冠也如郊特牲疏云三命以下齊祭同冠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全與注意相反

又案隋志梁天監三年祠部郎沈宏議竹葉冠是高祖爲亭長時所服安可緣代爲祭服哉禮士弁而祭於公請令太常丞博士奉齊之服宏改用爵弁明山賓同宏議宏此議與鄭志所云士爵弁助祭卽爵弁以齊應相合而司馬褧沮之由於不明鄭義爾

又爲士助祭之服

緇衣載弁俅俅箋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疏此

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

士冠禮爵弁服注此與君祭之服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

士喪禮商祝襲祭服注祭服爵弁服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

王制制三公一命卷疏有孤之國其孤則希冕卿大夫元冕士爵弁此皆謂助君祭服也無孤之國卿希冕大夫元冕以注玉藻云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夫卿也則服鞠衣其夫大夫則服禮衣其夫士則服禒衣以此言之卿希冕大夫元冕士爵弁也此服皆謂助君祭也

雜記士弁而祭於公注弁爵弁也祭於公助君祭也

公羊昭二十五年傳不腆先君之服注士爵弁纁衣裳以助公祭

案曾子問太祝裨冕注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元冕也士服爵弁服太祝裨冕則大夫疏以天子太祝是大夫諸侯則無文若是士則爵弁今經云太祝裨冕故云則大夫據此則諸侯之太祝裨冕不爵弁即與天子太祝同爲大夫但攷左氏襄二十五年傳祝佗父祭於高唐不說弁而死於崔氏杜注爵弁祭服爵弁乃士助祭之服周禮太祝爲下大夫小祝爲士祝佗父服爵弁而祭於高唐則爲天子小祝之服矣豈祝佗父本爲小祝歟

又案隋志爵弁元纓無旒從九品以上助祭則服之即所謂士弁而祭於公

又爲繹祭士服滌濯之服

采蘩被之僮僮夙夜在公箋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溉饎爨之事禮記主婦髮鬄疏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展衣以見君禒衣御序於君此雖非正祭亦爲祭事宜與見君相似故禒衣士視壺濯猶爵弁則此夫人視濯溉蓋展衣否則禒衣也知非祭服者郊特牲曰王皮弁以聽祭報又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王非正祭不服袞夫人非正祭不服狄衣明矣且狄首服副非被所當配耳

絲衣絲衣其紑載弁俅俅傳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箋弁

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絜禮之次也疏傳雖不解弁亦當以爲爵弁爵弁之服元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絲衣也

案士助祭之服爵弁知視滌濯亦爵弁者考視滌濯與祭同服少牢饋食禮明日主人朝服即位於廟門之外東方南面視滌濯也特牲記注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皆元端祭則主人視濯亦元端明矣此大夫士家祭視滌濯之服且與正祭同助祭重於家祭知助祭爵弁服視滌濯當亦同也詩采蘩夫人視濯溉服髮鬄之服不得與正祭同以夫人與君並尊非助祭所得擬也

又爲天子諸侯先祖爲士者之尸服

守祧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注尸當服卒者之上服疏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注云弁冕者君之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則是先君之先祖爲士尸服卒者上服不服元端而服爵弁者爵弁本以助祭在君廟君先祖雖爲士今爲尸還在君廟中故服爵弁不服元端曾子問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注爲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疏案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以君之先祖有爲士者當著爵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得服爵弁也若以助君祭服言之大夫著冕此云大夫者因士連言大夫耳案儀禮特牲尸服元端少牢又云尸

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

喪服小記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疏尸服以士服者謂尸服元端若君之先祖爲士大夫則服助祭之服故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是爲君尸有著弁者有著冕者若爲先君士尸則著爵弁若爲先君大夫尸則著元冕是也若大夫士之尸則服家祭之服故鄭注士虞禮尸服卒者之上服士元端是也

雜記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注冕兼言弁者君之尸或服士大夫之服也

又爲釁廟遷廟祝宗人宰夫雍人及從者入廟之服

雜記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疏初受命於寢門內之時君與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著元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其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入廟之時則爵弁純衣

案大戴禮諸侯釁廟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元服宗人曰請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據此未入廟祝宗人等皆元服未著元服爲何服盧注以爲爵弁孔雜記疏知其非爵弁者大戴云君元服於寢門內寢門內爲燕朝地則元服爲朝服可知君在朝服朝服則祝宗人等在朝亦朝服可知爵弁祭服也必

加雜記疏所云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入廟之時乃服之耳

又案大戴諸侯遷廟禮君元服從者皆元服盧辯注云下未郎吉故畧同爵弁也下字當謂從者蓋從者中兼有卿大夫郎當禅冕但時未郎吉故殺其服爲爵弁雜記釁廟禮祝宗人宰夫雍人服爵弁純衣此遷廟禮從者當亦與之同大戴此篇所云君元服似當爲元冕但攷詩蘇餡有夾箋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謂爵弁服緇衣而纁裳據此則諸侯未過爵命雖朝天子而不得服冕此遷廟方在練後士虞記祥練而後遷廟盧辯此篇注亦同鄭說未受爵命之時亦不得服冕審矣然則君元服

亦嘗爲爵弁也盧注謂下未郎吉畧同爵弁謂畧同於君之爵弁也

又爲士冠三加之服

士冠禮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

郊特牲三加彌尊喻其志也注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冠益尊則志益大也

冠義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

案大戴禮公冠篇元端與皮弁皆韠朝服素韠公冠四加元冕無爵弁玆元冕祭冕也皮弁爲諸侯視朔及在王朝之服朝服以朝元端以燕敬天尊祖心是衮職於

此四加焉寓之若爵弁爲世子未受爵命之服見白虎通及鄭韎韐有奭詩箋今既爲公侯始行冠禮乃反用未受爵命之服諸侯於義未合又爵弁爲天子哭諸侯及承天變之服諸侯以爲復服雜記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是也又以爲襲服雜記公襲爵弁二是也此皆用之於凶事不以即吉公冠無爵弁亦猶司服於王之服不列爵弁以其不在祭朔朝燕吉服之數士三加爵弁與公冠異亦各有所指也

又爲士親迎之服

追師注昏禮女次純衣攝盛服耳主人爵弁以迎疏案昏禮云女次純衣純衣則褖衣據士服爵弁親迎攝盛則士之妻服褖衣首服次亦攝盛

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注主人壻也壻爲婦主爵弁而纁裳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迎者鬼神之鬼神之者所以重之親之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袘者空其文明其與袘俱用緇袘謂緣袘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

郊特牲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注元冕祭服也疏案士昏用上服以爵弁爵弁是士服之上者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元故總稱元冕也

雜記士弁而親迎注雖亦已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

穀梁桓八年傳注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疏

案士昏禮士衣爵弁是助祭之服則大夫以上及五等諸侯冕而親迎亦當用助祭之服也

案唐六典凡冕服及爵弁服助祭親迎則服之一品服衮冕九旒九章二品服鷩冕八旒七章三品服毳冕七旒五章四品服絺冕六旒三章五品服元冕五旒無章六品至九品服爵弁玆六品至九品古之士也故親迎服爵弁唐六典又載三品已上有公爵者嫡子昏聽假絺冕五品已上孫九品已下子及五等爵昏皆假以爵弁服庶人昏假以絳公服又政和新儀品官服本職冕服品官子孫娶婦三品已上有公爵其嫡子昏聽假以四品冕服五品已下九品已上假以爵弁此皆謂士之

子孫親迎亦假以士服攷士昏禮乘墨車賈疏士之子
冠與父同則昏亦同但嫡子則然庶子宜降一等據此
則士之子得爵弁親迎惟嫡子耳故唐六典及政和新
儀子攝父服皆以嫡子言之本賈疏也士之庶子親迎
尙不得服爵弁服其庶人之子雖攝盛不得服爵弁服
可知明集禮品官子孫昏娶聽假用九品冠服餘並皂
衫折上巾與唐六典庶人昏娶假以絳公服義正同

又爲諸侯始命之服

瞻彼洛矣韎韐有奭箋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
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
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

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也
疏以序言爵命諸侯故知此謂諸侯世子也若在三年喪
中則凶服不得有韎韐耳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韍
不得服士服故知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也王制云諸
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又言韎韐
故知世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若然春官典命云凡諸侯
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
皮帛繼子男此以代父君國反服士服者周禮之文謂父
在代父行禮故有執圭璧皮帛之禮未誓尙比卿今此雖
已除父喪非代父行禮不得復繼於父又不敢自成爲君
故服士服也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於正君雜記云君薨

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彼注謂未踰年者尙然況除服後
乎待之固如成君何但下一等而已

大司馬軍將皆命卿疏是以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鄭
云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未遇爵命服士服而來時有征
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是代爲軍將之事則王朝
之官有武德者皆可代爲軍吏也

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疏若畿外諸侯父死未賜爵
亦視元士以詩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是諸侯世子未爵命
服士之韎韐之服也

雜記公襲爵弁二疏此是始命之服重本故二通也

案白虎通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

詩曰韎韐有赩世子始行也云士服爵弁服也後儒以
韎韐有奭爲韋弁戎服不從鄭箋而不知孟堅釋詩已
與鄭合以是知漢儒釋經各有師傳也

又案周語晉侯端委以入韋昭注曰說云衣元端冠委
貌諸侯祭服也昭謂此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
士服也今攷諸侯助祭禘冕自祭元冕不以元端委貌
爲祭服或說非也韋昭以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
士服則元端與鄭箋所云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爵弁
二說不同攷詩韎韐有奭乃諸侯世子初免喪服是韎
韐之服見天子也準以諸侯見天子之服當服上服上
服則裨冕今世子以士服見天子士之上服爵弁當諸

侯之禆冕故彼以爵弁服爲士服也周語襄王賜晉文公命文公受之於武公之廟彼士入君廟服爵弁入已廟則服元端文公既依士服入己廟得爵弁也蓋世子未爵命不服冕故同於士但見天子則爵弁入己廟則端委服以事異而其爲士服則一故鄭箋韋注異而同也

又案續漢志及晉志均云爵弁祠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樂人服之禮曰朱干玉鍼冕而舞大夏此之謂也遂專以爵弁爲樂人舞服攷隋志三公之服九六曰爵弁三孤之服八五曰爵弁公卿之服七四曰爵弁上大夫之服六三曰爵弁中大夫之服五亦三曰爵弁則後世

尙以爵弁爲公卿大夫之命服與雜記公襲爵弁二義正相合

又爲士之命服

大宗伯再命受服注謂受元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卿卿大夫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疏凡言士者無問天子士諸侯士例皆爵弁以助祭也

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注命夫之命屨纁屨疏大夫以上衣冠則有命爲無命屨故知命屨中惟有屨而已士之命服爵弁則纁屨故云命屨纁屨而已

禮器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注此祭冕服也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疏周禮上公亦袞侯伯鷩子男毳孤卿絺大夫元士爵弁元衣纁裳今言諸侯黼大夫黻雜明夏殷禮也又云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者言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

曾子問太祝禆冕注諸侯之卿大夫所服禆冕絺冕也元冕也士服爵弁服

案卿大夫以元冕爲命服爵弁以下其次也士以爵弁爲命服皮弁以下其次也大宗伯再命受服鄭注謂大夫元冕士爵弁蓋專以大夫士之上服爲命服也次服所施等殺或眡乎命數如天子大夫四命則以爵弁家祭諸侯大夫再命則以朝服家祭以爵弁朝服皆大夫次服故也若命服高下則惟眡乎爵不

眡命數如天子之士雖三命與諸侯之卿同而三命之士惟得爵弁子男之大夫一命與天子之下士同而一命之大夫得服元冕於此見命服從爵不從命數大夫士命服惟助祭得服之其朝朔及家祭皆用命服之次故命服差等九服山陰陸氏謂王之上士三命服元冕一命大夫不冕如此則命服不以爵異專以命異說殊不經陸氏據禮器士三之文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言冕之等止及大夫不及士則雖三命之士不冕明矣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言士不得如大夫服元冕也禮器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鄭注以爲夏殷禮以周制士不得有三旒之冕旒也說文冕

大夫以上冠荀子富國篇及大畧篇皆云大夫裨冕獨斷三公及諸侯之祠者朱綠九旒青玉珠卿大夫七旒黑玉珠淮南子齊俗訓尸祝袀元大夫禆冕言冕均不及士白虎通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弁無旒明士止得爵弁也士冠禮爵弁爲三加之服而冠義云三加彌尊則士之尊服至爵弁而止今陸氏必以禮器士三旒爲士得服冕之證誤矣陸氏又謂一命之下大夫不冕而禮器明云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則無論上大夫下大夫皆冕而不弁陸氏何得云下大夫不冕乎此又可以禮器折之矣

又案陸氏謂三命之士以元冕爲命服據禮器士三之

文康成以爲夏殷之制蓋實有所據攷尚書大傳虞傳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璪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璪火山龍子男宗彝璪火山龍大夫璪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大傳此二節乃釋皐陶謨五服五章之文則爲唐虞之制禮器謂士三旒雖與大傳所云士冕服相近而禮器謂士元衣纁裳與大傳士山龍之文究不相合則既非周制又非唐虞之制故注以爲夏殷禮也合周禮禮器注及尚書大傳攷之士之服在唐虞則服山龍至夏殷則降而元冕至周則降

而爵弁易代改秩差等畫然而陸氏以異代之禮遂謂三命之士以元冕爲命服不明鄭義而斥之是妄而已矣

又案司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鄭鍔謂此言卿大夫元冕則指諸侯之卿大夫故服一章之冕元衣纁裳蓋大國卿雖三命大夫雖再命惟與王之上士中士同據此則王之上士中士得以元冕爲命服矣

又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鍔又謂元冕下有爵弁又有皮弁王之上士元冕中士爵弁下士皮弁故諸侯之士自皮弁爲首今攷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一節據天子之侯服言之也孤之服自希冕而下

一節據天子之孤卿大夫言之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一節據天子之士言之也蓋司服本掌王朝班服今鍔指此二節皆爲侯國之制是畧王朝而詳侯服既失司服職掌又攷周頌絲衣其紑載弁俅俅箋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據此箋云祭於王則省牲視濯不得謂非天子之士乃經止云載弁俅俅則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均不得服冕明矣乃鍔又云天子之上士元冕中士爵弁然豈得謂此載弁俅俅者止爲中士下士其中不得有上士乎鍔之說蓋不待辨而自窮矣

又案大宗伯再命受服注鄭司農云受服受祭衣服爲上士元謂此受元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

卿卿大夫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據此則再命受服兼含士受爵弁服又攷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注命夫之命屨纁屨又云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疏士之命服爵弁則纁屨此皆謂士受爵弁爲再命以上之士但攷玉藻一命緼韍幽衡注謂公侯伯之士一命疏謂緼韍當爵弁韎韐大宗伯疏謂無問天子士諸侯士例皆爵弁以助祭據此則諸侯之上士一命天子之下士一命皆得服爵弁矣又何待再命之士也今攷月令孟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疏謂夫助祭之服當公家所爲故禮再命受服其夫亦當有

祭服官家所給故輸繭稅以供造之但稅寡少然則爵弁郊廟之服必再命之士乃得受繭於公家其一命之士雖得服爵弁而典絲不以絲物授之即不得云受服也又攷內司服凡命婦共其衣服注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共也疏此約大宗伯男子之服彼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則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乃受服天子下士一命則不受故鄭云下士則不共然則不受服者公家不供其服非不得服也又攷典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夫再命之卿一命之大夫其宮室車旗之類固有可眡之命若不命之士將安所眡亦必

比附一命之士而爲之儀不命可以比附一命猶之爵同爲士一命之得服爵弁可以比附再命也

又爲諸侯之復服

雜記復諸侯以褎衣冕服爵弁服

又爲士之復服

夏采疏以爵弁者凡復者皆用上服故用士助祭之服

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於衣左何之扱領於帶注禮以冠名服簪連也疏鄭言此者欲見復時惟用緇衣纁裳不用爵弁而經言爵弁服是禮以冠名服也

既夕禮記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疏左執領謂爵弁服也

雜記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注大夫復於家以元冕士以爵弁服

喪大記士以爵弁注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疏士以爵弁者士亦用助祭上服以招魂六冕則以衣名冠諸侯爵弁則以冠名衣今言爵弁者但用其衣不用其弁也

又爲公之襲服

雜記公襲卷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元冕一褒衣一疏爵弁二者元衣纁裳二通也

又爲大夫之襲服

雜記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

一爵弁一元冕一疏此明大夫死者襲衣稱斂也又曰爵弁一者第四稱也

又爲士之襲服

士喪禮爵弁服純衣注謂生時爵弁所衣之服也

又爲公之襚服

雜記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

又爲天子承天變及哭諸侯之服

金縢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傳皮弁質服以應天

疏鄭元以爲爵弁者承天變降服

大宗伯再命受服賈疏司服不見爵弁者以其王吉服有九自公以下轉相如其爵弁於天子諸侯非吉所用故不

言

王哭諸侯亦如之注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爲位而哭之檀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疏云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爲位而哭之者若來朝薨於王國則王爲之緦麻不應直哭之而已故引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案彼注云麻不加於采絰衍字以其遙哭諸侯著爵弁紂衣而已不合加麻絰於紂衣爵弁之上也

司服疏士之助祭服爵弁不言爵弁者以其爵弁之服惟有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列天子吉服不言之今以次轉相如不得輒於士上加爵弁故以皮弁爲首

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注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絰衍字也時人聞有弁絰因言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絰緦衰也疏諸侯以下雖不見尸柩仍弔服也

王制制三公一命卷疏哭諸侯則爵弁故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紂衣

穀梁文十二年傳男子二十而冠注書稱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疏案尚書金縢無成王十五而冠故彼鄭注云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此年十五於禮已冠而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也

案金縢王與大夫盡弁孔傳以爲皮弁鄭注以爲爵弁

攷獨斷周曰爵弁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古者皆以布中古以絲則亦以金縢之弁爲爵弁矣天子哭諸侯爵弁紂衣可知天子以爵弁爲喪服皮弁則爲天子常朝吉服發金縢而服皮弁仍是服其常服何以示變耶故鄭注較確

又案爵弁加於錫疑緦三衰則得絰以三衰非采也又變爵弁而素則非吉弁故可加絰哭諸侯爵弁紂衣紂衣元故云采若加絰則是麻加於采矣又此爵弁爲吉弁與素弁異故不絰此天子哭服所以異於弔服也

又案檀弓注云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疏諸侯以下雖不見尸柩仍弔服今攷哭服與弔服有殊文王世

子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注云君雖不
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經於
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故
文王世子又云弗弔弗爲服然則哭而不弔不爲弔服
也又弔視主人當事不當事之節往有常期即有常服
哭或出於倉卒主於盡哀不暇辨服在吉則或以吉服
往在喪則或以喪服往梁書天監十八年武帝舂祠二
廟旣出宮有左將軍馮道根訃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
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者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
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卽幸其宅哭
之是在吉則吉服往者也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

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哭服新死者之服則期以下也
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
之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此以喪服往者也蓋弔事弁經
服己身有喪不得釋重服而服弁經故不弔也哭異於
弔不行弔禮不必定從弔服故不得弔者或得哭也宋
崔凱服節曰有不弔者三謂畏厭溺死也欲弔者不變
服哭之矣是弔則必變服哭不必變服之證也據檀弓
天子哭諸侯不見尸柩則爵弁紂衣是哭又以見尸柩
與不見尸柩異其服然則哭以弔服或不以弔服各因
其變非若弔服之有常也

又案魏書太和十五年高麗王死詔曰古者同姓哭廟
異姓隨其方皆有服制今旣久廢不可卒爲之衰且欲
素委貌白布深衣於城東爲盡一哀以見其死者此卽
檀弓注所云天子哭諸侯不見尸柩者也服素委貌白
布深衣蓋未攷爵弁紂衣之制耳詳攷詔義似以天子
哭諸侯古有服衰之制特因久廢不得卒爲之然不見
尸柩概用衰服不見於經或禮家相傳如是乎

又案白虎通引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紂衣無經字
則康成以爵弁經紂衣經爲衍字白虎通是其明證

爵弁重於皮弁

士冠禮疏此皮弁服卑於爵弁故陳之次在爵弁之南
雜記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

皮弁服於中庭疏爵弁受於內霤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
於西階元端受於堂旣受處不同則陳於壁北亦重者在
南

有雀韋弁

顧命二人雀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傳士衛殯與在廟同
故雀韋弁疏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弁者士衛
王殯與在廟同故爵韋弁也鄭元云赤黑曰雀言如雀頭
色也雀弁同如冕黑色但無藻耳然則雀弁所用當與冕
同阮諶三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爲之此傳言雀韋弁
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爲
之異於祭服故言雀韋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爲弁然

則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如何

案釋名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卽顧命傳所云雀韋弁也爵弁一名而有用布用韋之異凡經傳所稱爵弁皆三十升布爲之者也惟此孔傳及釋名有爵韋之制陳祥道諸家遂以爵弁爲韋弁其說之誤詳辨於後

有素爵弁

司服凡弔事弁經服注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論語曰羔裘元冠不以弔經大如緦之經其服錫衰緦衰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變其冠耳喪服舊說以爲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士當事弁經疑衰變其

裳以素耳國君於其臣弁經他國之臣則皮弁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經故書弁作綷鄭司農綷讀爲弁而加環經環經卽弁經服疏云論語曰羔裘元冠不以弔者彼謂小斂之後主人已改服客則不用元冠羔裘朝服以弔之引之者證凡弔服及弁經皆施之於小斂已後也又云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經者喪服記云朋友麻故知大夫於士士自相於有朋友之恩者服麻也大夫相於不假朋友恩以其服問卿大夫相爲亦錫衰弁經不言朋友也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

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注弁經王弔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謂素冠也疏案曾子問云麻弁經鄭云麻弁經者布弁而加環經也此不言麻者皆素爲之又云詩庶見素冠兮彼素冠謂祥冠與此雖義別同是素爲之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注弁經之弁其辟積如冕繅之就然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經之弁不辟積疏弁辟積如冕繅之就然者以其弔服非吉故無飾故辟積有數也又云不辟積者一命大夫及士冕弁既無旒故知無此等注云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與上注一命之大夫及士互相承士不得韋弁注所云韋弁無結飾蓋指一命之大夫也

喪服記朋友麻注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環經也

檀弓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疏鄭注司服云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環經鄭知如爵弁者見下文云殷人冔而葬又云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冔是祭冠也故知弁經是爵弁也

弁經葛而葬注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經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經其衰侈袂疏素謂素帛爲弁故鄭注周禮司服云弁如爵弁而素不云麻是用素絹也以葛與弁經連文故云葛環經然則要帶猶用麻也又曰案喪服衰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則葬時更制其衰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是改喪服之衰也

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注周弁殷冔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

喪服小記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疏至小斂投冠括髮之後大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故喪大記云君大夫之喪子弁經又喪服變除云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士則素委貌其素弁素冠皆加環經故雜記云小斂環經君大夫士一也又曰其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謂喪之大事斂殯之時若其不當斂殯則大夫以上亦素弁士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又曰其葬之時大夫及士男子散帶婦人髽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如喪服故既夕禮云丈夫髽散帶垂鄭注云爲將啓變也此互文以相見

耳諸文言髽見婦人也若天子諸侯則首服素弁以葛爲環經大夫則素弁加環經士則素委貌加環經故下檀弓云弁經葛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經是王侯與卿大夫士異也

雜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注弁經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如爵弁而素加環經曰弁經疏大夫之哭大夫弁經者此謂成服以後大夫往弔哭大夫身著錫衰首加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者此謂未成服之前故與殯之時首亦加弁經其餘則異身著當時所服之服故士喪禮注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主人未成服君亦不錫衰則著皮弁服也若此大夫主人未成服之前身亦皮弁服而弁經也若主人未小斂之前則吉服而往不弁經也案禮主人未成服之前小斂之後大夫著弁經而衣皮弁服此云弁經大夫錫衰相弔者如鄭此意則經云大夫之哭大夫弁經經據主人成服之後故云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但文在大夫與殯之上故南北諸儒皆以此大夫之哭大夫弁經是二斂之間怪其鄭注云錫衰所以各爲異說今謂大夫之哭大夫廣解成服之後於義無妨但既成服之後又卻明與殯之前理亦弁經

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注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經焉散帶疏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以大夫與他殯尙弁經則其子弁經明矣諸侯以上尊固宜弁經

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經卽位於序端注子弁經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經疏大夫之喪子亦弁經者案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與他殯事尙弁經明自爲父母弁經可知其士則素冠故武叔小斂投冠是諸侯大夫與天子士同

服問當事則弁經注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經也

穀梁莊三年傳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注江熙曰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禮緦舉五服之下以喪緬藐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疏知天子諸侯易服而葬者檀弓云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鄭元云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

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變服者
謂未葬以前服麻葬則易之以葛也
案周禮司服凡弔事弁絰服訂義載宋儒之說謂弁絰
皮弁而加環絰明劉績三禮圖云惟弁絰去絰不去絰
亦名皮弁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言有絰者
也郊特牲曰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士冠記郊
特牲三王共皮弁素積皆指無絰者也此說之謬沿自
宋儒而加甚（惟弁絰去絰不去絰句大意謂弁絰無論去絰不去絰皆得名皮弁以弁絰本即皮弁而加絰耳）鄭司服注云弁絰者爵弁而素加環絰檀弓疏
云用素絹蓋弔服之素弁與凶服之縞冠同均以白絹
爲之檀弓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注素服者縞
冠也穀梁成五年傳君親素縞注素衣縞冠於以證凶
災素服其冠多用縞素弔事加麻用素服之冠則比喪
冠爲吉比吉冠爲凶鄭注以弁絰爲素爵弁深得禮意
又攷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紂衣蓋爵弁於天子
非吉弁故哭諸侯用之弔則哀深於哭故用素爵弁而
加絰示彌凶也若天子弁絰用皮弁則是轉用吉弁矣
非禮意也又攷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絰蓋子當投冠
括髮之後雖未冠喪冠而弁用縞素已與喪冠相近故
環絰焉若弁絰即爲皮弁則是以視朔視朔之吉弁臨
親之殯在弔者且爲非禮況子身乎故宋儒以弁絰爲
皮弁於喪大記此文更爲難解又喪服變除明云小斂
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卽謂子弁絰也云素弁則以白
絹爲弁非皮弁明矣宋儒不信鄭注而又不信喪服變
除究將以何者爲信乎至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
錫衰蓋諸侯弔已臣弁絰弔異國之臣皮弁以皮弁既
非素弁又不加絰故以之弔外臣哀有殺也小記不云
弁絰錫衰而云皮弁錫衰尤可見皮弁弁絰異制而劉
績謂小記皮弁爲弁絰繆矣
又案雜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注曰
弁絰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疏謂主人未成服之前小
斂之後大夫著弁絰而衣皮弁服此云弁絰大夫錫衰
相弔者如鄭此意則經云大夫之哭大夫弁絰經據主
人成服之後故云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但文在大夫與
殯之上故南北諸儒皆以此大夫之哭大夫弁絰是二
斂之閒怪鄭注錫衰今攷經文明云大夫與殯亦弁絰
但玩一亦字節次前後已明蓋二斂之閒弔服已用弁
絰至於殯時與二斂之閒亦同亦之云者以後蒙前之
辭也非追記之辭也但鄭注明云錫衰攷二斂之閒不
得用錫衰故南北諸儒怪之不知鄭注但云弁絰者大
夫錫衰相弔之服不云二斂之閒服錫衰也攷司服云
凡弔事弁絰服鄭注亦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
其服錫衰緦衰疑衰諸侯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然
則弁絰而服錫衰緦衰疑衰天子弔服之正也弁絰而

服錫衰諸侯卿大夫弔服之正也衰而不弁經弔服之變其冠者也司服注衰服小記弁錫衰爲變其冠皮弁經而不衰弔服之變其衣者也雜記疏主人未成服之前身亦皮弁服而弁經是皆非弔服之正鄭此注因經言大夫之弁經遂舉大夫弁經服之正制以釋之故云弁經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不謂二斂之閒大夫之哭大夫必錫衰而不皮弁服也南北諸儒怪此注錫衰二字由誤會注以錫衰爲二斂之閒弔服耳至孔疏因注中錫衰二字遂以大夫之哭大夫弁經爲成服後之弔服則又於下大夫與殯節次前後相亂卽與亦弁經亦字之義相妨矣

又案公大夫士弔服皆用素爵弁而於親始死環經惟

大夫以上用素爵弁士則用素委貌者蓋親始死雞斯徒跣盡去冠飾至小斂不得已而用冠亦必從其殺者士以爵弁爲上服大宗伯再命受服謂士所得受者止於爵弁服蓋不得服冕則以爵弁爲上也士於親始死若用素爵弁則倣吉時之上服而爲之非所以示殺也故用素委貌公大夫之用素爵弁以爵弁非其上服故也而公以爵弁爲始命之服天子之大夫以爵弁爲家祭之服檀弓且投其冠注云素委貌疏謂武叔投冠武叔是諸侯大夫當天子之士然則雜記注大夫以上素爵弁惟據天子大夫公大夫之用素爵弁則殺而不失其敬也士用素委貌亦然又殁親始死而環經惟天子之士得素委貌諸侯之士下及庶人弁不得素委貌情至哀則服至殺故卑者不飾熊氏云士喪禮諸侯之士故無素冠也至於弔服雖庶人亦得素委貌以禮加人不得不飾也必使庶人弔服別於士大夫則庶人不得素爵弁必使士大夫弔服別於庶人則士之弔服不可素委貌也士於弔用素爵弁於親始死用素委貌義各有所取也

又案弔服弁經之制漢魏六朝諸儒皆以弁爲素爵弁漢戴德曰君弔臣疑衰素弁加經吳射慈曰始聞喪去吉冠著素弁魏博士杜希議論語曰羔裘元冠不以弔周人去元冠代以素弁又云又禮自天子下達於士臨殯斂之事去吉冠以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心是以去元冠代之以素據此諸說弁經用素之義最爲彰

鑿皆可與鄭注相證未有以弁經爲皮弁加經者故魏書高祖太和十八年安定王休薨高祖自薨至殯車駕三臨改服錫衰素弁加經弁經之用素爵弁不用皮弁在當時猶明体制惟戴德謂諸侯會遇相弔則錫衰皮弁加經或以會遇當依聘禮服皮弁諸侯因會遇而卒變出非常故相弔仍冠聘服之弁而加經以示變於常耳固不得以例弁服之通制也

又案敖繼公釋弁經葛而葬謂弁經之經麻經也葛帶也與鄭注素弁葛經異訓今攷喪服小記疏若天子諸侯則首服素弁以葛爲環經大夫則素弁加環經士則素委貌加環經故檀弓云弁經葛而葬鄭注云接神

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経是天子諸侯與卿大夫士異也繼公謂檀弓弁経葛而葬葛爲葛帶非葛経則天子諸侯葬服素弁與卿大夫素弁無異不知禮意而妄言之故其弊如此

又案漢書王莽傳莽母死劉歆議周禮曰王爲諸侯緦衰弁而加環経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爲功顯君緦衰弁而加麻環経如天子弔諸侯服莽自爲其母而服司服之弁経服顯與經違竝無所庸其附會矣歆謂弁経有葛経麻経之殊亦與鄭義異

又案隋志載後周制其弔服錫衰以哭三公緦衰以哭諸侯疑衰以哭大夫皆素弁環経所云素弁環経卽司服弁経服之制凡弔服用素弁若檀弓所云天子哭服則直用爵弁而不素矣蓋弔見尸柩故用素弁哭不見尸柩故不用素弁也讀禮通攷載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紂衣一條在弔服弁経例中則哭服之爵弁與弔服之素弁似混爲一矣

又案隋志云皆素弁環経注云如爵弁之數之數二字最不易解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弁経各以其等爲之注弁経之弁其辟積如冕繅之就然疏以其弔服非吉故無飾故辟積有數據此則隋志於素弁之下當注云辟積如繅就之數不當云如爵弁之數也鄭注司服云弁経如爵弁而素疑隋志注如爵弁之數之字當爲而字之誤數字當卽素字亦以聲同而誤耳

有布爵弁

曾子問則子麻弁経疏衰菲杖注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経者布弁而加環経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疏云麻弁経者布弁而加環経也者布亦謂吉布十五升與子游麻衰及詩云麻衣如雪同知加環経者雜記云小斂環経是也云布弁如爵弁而用布者案檀弓云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冔是殷之祭冠明弁経似周之祭冠故知爵弁也

案獨斷周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爲殼然則爵弁本以布與六冕同今注云如爵弁而用布何耶攷獨斷又云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古者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然則當時弁冕皆以絲矣惟此弁獨用布耳據孔疏以麻衰及麻衣如雪釋經文麻字則此麻弁爲白布弁而注但云用布者攷士冠禮記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云布白布也蓋布質本白但名曰布所以別於已緇之布也注云如爵弁而用布言爵弁本以緇布或緇帛爲之此則如爵弁而白布耳此注布字正與太古冠布之布同孔疏以麻衰及麻衣如雪爲解與經文麻字注中布字義均合

雜記小斂環経君大夫一也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経注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此其殯服則未成服也子當

素衣弁乃變素用布者以喪從外來哀有加也且以示變也禮成服始杖今未成服而已杖亦變於常也蜀譙周謂國君爲卿大夫弔皆錫衰布弁而絰攷司服注國君於其臣弁絰則素弁也不以布弁用布弁者惟曾子問子麻弁絰以待喪之外至耳殊與弔服不合

一曰冕

文王常服黼冔傳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疏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冔夏收故知冔殷冠也旣以冔爲殷冠更取二代以明之故言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也彼云周弁此云冕者以周自大夫以上祭服皆用冕服故傳以冕言之實冕而謂之弁者周禮弁師注云弁古冠之大

號官名弁師職掌五冕故知弁是大名也

案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冔夏收後漢志爵弁所謂殷冔夏收者也冔收之制不可詳以爵弁推之似亦爵弁之類也但攷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注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服皆元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是鄭注明以皇冔收爲冕服故史記裴駰集解引太古冠冕圖亦曰夏名冕曰收據此則冔收卽夏殷之冕馬端臨因經傳冔收多與周弁對舉遂以冔收爲弁且謂夏殷之祭用弁以弁爲殺於冕不知論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孔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也此夏祭用冕之證太甲中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奉嗣王尙以冕祭必以冕可知故禮器天子之冕朱綠藻注此祭冕服也朱綠似夏殷禮然則夏殷祭服未嘗不以冕也鄭注兼以冕制釋冔收其義最合而士冠禮郊特牲云周弁殷冔夏收皆以夏殷之冕與周弁對舉者論語服周之冕包氏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也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也皇侃義疏周旣文故冕服前後垂旒以亂眼左右兩邊垂瑱以塞耳示不任視聽也據此則冕至周始稱文而備可知夏殷之前尙未文而備也爵弁本冕之次特冕備文飾弁不備文飾耳冔收不備文飾卽類周弁故士冠禮郊特牲曰周弁殷冔夏收正明周

之弁似夏殷之冕豈以冔收爲弁乎詩常服黼冔爲殷卿士助祭之服則冕服也白虎通引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白虎通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則冕通稱冠微子爵爲公侯助祭安得非冕黼冔之黼卽元衮及黼之黼常服黼冔疏周冕無績繡之飾則殷冔亦不以黼爲飾自衣服之所有也禮器云冕諸侯九旒注云似夏殷制則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黼而已舉一章而表之耳爾雅衮黻也疏謂詩止言元衮及黼不言黻此更言黻明有黼必有黻然則詩云黼冔亦黼黻俱備知黼冔爲黼黻而加冔卽知冔爲冕也故毛傳曰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以周之冕況夏之收殷之冔皆爲冕也士冠禮郊特牲以夏收殷冔對周弁言冔收之制近乎周之弁也王制以

夏收殷冔對周冕言冔收在夏殷爲冕猶夫周之冕也毛傳夏曰收周曰冕蓋專據王制夏后氏收而祭周人冕而祭之文耳孔疏因士冠禮郊特牲既明有周弁之文今毛傳乃不云周弁而云周冕遂竝疑周弁之文乃實冕而通言弁豈知士冠禮郊特牲所云周弁專釋士冠三加之爵弁非冕也安得云實冕而通言弁乎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此一條謂周之冠與夏殷之冠名異實同也周弁殷冔夏收一條謂周之爵弁似夏殷之冕也三王共皮弁素積一條謂周之皮弁與夏殷名實俱同也又攷檀弓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所謂周人弁而葬卽上文弁絰葛而葬也上文鄭注云冠素弁以葛爲環絰素弁卽素爵弁然則周弁雖與殷冔對舉而周弁鄭自解爲素爵弁

其不得因冔收爲冕而竝指周弁爲冕此其證也馬端臨因士冠禮郊特牲殷收夏冔與周弁竝舉則謂冔收亦爲弁孔穎達詩疏因王制夏收殷冔與周冕竝舉因謂冔收亦爲冕孔疏是也但冔收旣爲冕而士冠禮郊特牲乃以冔收對周弁似非其類故孔詩疏又以周弁之弁乃實冕而通言弁不知冔收自爲冕故王制曰夏收而祭殷冔而祭周冕而祭周弁自爲爵弁因其與夏殷之冕制度相近周弁有冕無旒何休應劭皇侃之流皆謂夏殷之冕無旒則制相近也故士冠禮郊特牲皆連類而書曰周弁殷冔夏收耳解此則二家之惑可釋矣

或曰韋弁

案陳祥道鄭鍔易祓諸家謂韋弁卽爵弁今攷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又曰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疏此文以上公自袞冕以下差次如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蓋謂公之服自袞冕以下皆得服袞冕而上大裘則不得服也故曰下不得僭上以此例之則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始得服皮弁之上不特大夫之元冕不得服卽韋弁亦不得服矣聘禮賈疏司服先云兵事韋弁服後云眡朝皮弁服則韋弁尊於皮弁蓋上文明以皮弁次韋弁此文於士之服但以皮弁爲首則皮弁之上韋弁不得服可知又攷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司服於士惟言皮弁弁師於

孤卿大夫始兼言韋弁則大夫以上得韋弁士不得韋弁之確證也故荀子富國篇云士皮弁以司服不云士之服自韋弁而下止云自皮弁而下故也呂氏春秋上農篇庶人不冠弁高誘注弁鹿皮冠詩會弁如星誘此注蓋因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故謂庶人幷不得皮弁秋興賦斑鬢髟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李善注引周禮曰士弁服白虎通曰皮弁冠名李善引周禮士弁服而以白虎通皮弁作證則以司服士之弁服止自皮弁而下也李善詞人尙識此義如諸家之說韋弁卽爵弁然則士以爵弁爲命服卽以韋弁爲命服矣司服當云士之服自韋弁而下如大夫之服不得云自皮弁而

下如大夫之服也乃又云禮記但言爵弁不言韋弁周禮但言韋弁不言爵弁以爵弁卽韋弁也然此又何解於儀禮旣言爵弁又言韋弁乎乃又云詩韎韐有奭爲將六師之服云韎韐則爵弁也將六師服爵弁可知爵弁卽兵事韋弁服矣不知此諸侯世子除父喪三年服此爵弁始命之服以來朝非韋弁服也鄭箋明云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則不得以韎韐爲韋弁服矣蓋世子未受命猶同於士故服士服以聽君任將之命耳左氏宣十六年傳晉侯請於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云黻冕則命爲卿之服也豈亦得以其將軍而指爲韋弁服乎況爵弁如爵頭色赤而微黑所謂五入爲緅者

也韋弁以韎染乃淺赤色所謂一入爲縓者也縓緅二色顯異而諸家謂爵韎同色何耶或又引顧命雀弁孔傳雀韋弁爲證彼文孔疏已不從孔傳且卽以雀韋爲之亦止得曰雀弁不得曰韋弁釋名曰以雀韋爲之謂之雀弁以韎韋爲之謂之韋弁二語最爲分析況爵弁用布見於白虎通獨斷漢禮器制度續漢書志三禮新舊圖及鄭注可爲典要而以韋爲之特別說耳安足據以爲證乎又案荀子大畧篇天子山冕諸侯元冠大夫裨冕士韋弁禮也楊倞注韋弁謂以爵韋爲鞸而戴弁也倞不以此士韋弁爲司服韋弁者以司服但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則士不得韋弁故以韋鞸戴弁解之又攷荀子富國篇明云士皮弁與司服經文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相合不應於大畧篇別云士韋弁然則大畧篇之韋弁實富國篇之皮弁皮弁而名韋弁孔疏云皮韋同類故通稱也蓋對文則皮韋異稱司服之韋弁皮弁是也散文則皮韋通稱荀子富國篇之皮弁大畧篇之韋弁是也淮南子覽冥訓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蓋謂皮韋之相似也攷工記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而統名以攻皮則皮韋通名也弁師冠弁服疏王制疏左氏昭十二年傳疏皆以皮弁爲韋弁之通稱則荀子士韋弁實卽皮弁非韋弁明矣明乎士止得皮弁不得韋弁則知爵弁之非韋弁

矣蓋士不得韋弁而得爵弁故也

攷坊記注在軍同服左氏僖五年傳均服振振注戎事上下同服公羊成元年傳逢丑父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卽在軍君臣同服之證然攷左氏成十六年傳有韎韋之跗注疏在軍之服其色皆同所謂均服振振上下同色卻至與衆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然則韋弁惟卿大夫以上得服此爲確據如士以下皆得韋弁則在軍之士甚多韎韋之跗注亦甚多卻至又何獨以此衣著與而見識耶

爵弁無旒與無旒之冕同惟不俛爾

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延冕之覆在上疏以爵弁前後平則
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得冕名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注
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疏一命之大夫冕
而無旒此亦無文鄭知然者凡冕旒可以爲文飾一命若
有則止一旒一玉而已非華美又見一命大夫衣無章士
又避之變冕爲爵弁若一命大夫有旒士則不須變冕爲
爵弁直服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大夫無旒也若然爵弁
制如冕但無旒爲異則無旒之冕亦與爵弁不殊得謂之
冕者但無旒亦前低一寸餘故亦得冕名也
士冠禮爵弁服疏又名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
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注爵弁者制如冕黑色但無繅
耳
公羊宣元年傳已練可以弁冕注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
加旒曰冕疏何氏以爲弁冕之形制一耳但加旒爲異矣
案爵弁既以弁名則其狀當似弁不特弁下無旒及前
後延平異於冕也攷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以爵
韋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韎韋爲之
謂之韋弁也然則此三弁皆作合手狀矣其延下當上
銳下圓又攷後漢輿服志冕制皆前圓後方則與下圓
上銳者異疑爵弁與冕雖同有上延而爵弁延下則爲
合手之形與冕狀別

弁服釋例卷一

蕭山湯應鯉校

弁服釋例卷二

興化　任大椿

爵弁服下

爵弁以三十升布爲之赤色而微黑上古以布中古以絲廣八寸長尺六寸或曰高八寸長尺二寸

七月載元載黃疏緅今禮記作爵言如爵弁色也

司服凡弔事弁經服疏爵弁之形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三十升布染爲爵頭色赤多黑少

鍾氏五入爲緅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云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又曰緇衣羔裘

爾雅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詩云緇衣之宜兮元謂此同色耳染布帛者染人掌之凡元色者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與

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疏云爵弁者冕之次者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惟無旒又爲爵色爲異又曰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者七入爲緇若以纁入黑則爲紺以紺入黑則爲緅是三入赤再入黑故云赤而微黑也云如爵頭然者以目驗爵頭赤多黑少故以爵頭爲喻也以紺再入黑汁與爵同故取鍾氏緅色解之故鄭注鍾氏云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鄭此言赤者對文爲赤若將緅比纁則又黑多矣故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況更一入黑爲緅乎故巾車云雀飾鄭云雀黑多赤少之色是也云其布三十升者取冠倍之義是以喪服衰三升冠六升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

記周弁殷冔夏收疏案漢禮器制度弁冕周禮弁冕相參攷之冕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爲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尊卑各有差等

喪服記朋友麻注弁經者如爵弁而素疏言爵弁者制如冕以木爲中榦廣八寸長尺六寸前低一寸二分以三十升布上元下纁爵弁之體廣長亦然亦以三十升布但染作爵頭色赤多黑少之色置之於版上

王制制三公一命卷疏爵弁者如雀頭色

案後漢志注引蔡邕獨斷曰殷黑而微白前大而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而後大皆以三十六升漆布爲之詩云常服黼冔書曰王與大夫盡弁上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則是布用三十六升與鄭注異攷八十縷曰升三十升則二千四百縷也古布濶二尺二寸當今尺三寸有奇若容三十升二千四百縷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十八縷已恐過密難成若從漢志注所引獨斷云以三十六升漆布爲之則一分之地幾容二十一縷有奇更爲細密難成矣今攷獨斷本

文但云三十升布不云三十六升則後漢書注中六字當爲衍文又攷班固食貨志布廣二尺二寸後魏書皆制人間所織絹布等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端與鄭此注同淮南子天文訓黃鐘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注古者幅比皆然也據此則幅又不止二尺二寸矣淮南子高誘皆漢人其說似亦有據古冕弁用布每幅容麻三十升或幅廣之度不盡如班志及鄭注所云乎

又案左氏桓二年傳袞冕黻珽疏引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

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司服疏謂爵弁之形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士冠禮疏以冕制參攷弁制謂皆廣八寸長尺六寸三禮圖所載舊圖亦同則與漢禮器制度冕制合又後漢志及獨斷晉志均云爵弁高八寸長尺二寸初學記引董巴輿服志爵弁廣八寸長尺二寸則爵弁大小尺寸傳述又異豈廣八寸長尺六寸者爲天子爵弁廣八寸長尺二寸者爲諸侯以下爵弁亦如沈氏所云諸侯天子之冕大小各異乎但左氏桓二年傳疏引董巴輿服志謂冕廣七寸長尺二寸初學記引董巴輿服志爵弁廣八寸長尺二寸則是爵弁反廣於冕一寸似與冕弁大小之制未合也

又案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注爵弁者制如冕黑色與前爵弁服注赤而微黑似小有異攷染法三入以前全以丹秫染赤至四入染黑乃爲紺紺更染黑乃爲緅是赤已三入黑方再入赤深黑淺爲青廣雅云碧縹紺緑綟緅總蒼青也青亦爲黑記曰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則以青爲黑也蓋緅爲淺黑故緅爲青黑亦爲青爵緅同色此色以赤爲體則曰赤而微黑以黑變赤則曰黑色鄭士冠禮前後二注互相成也又攷說文纔字下云帛雀頭色一曰微黑色如紺纔淺也蓋四入爲

紺五入爲緅緅雖黑深於紺尙與紺相近故說文云如紺而比之六入之元七入之緇則淺矣師古文帝紀注纔少也淺與少同玩纔字之義可以知爵色矣

又案獨斷曰冕弁上古以布中古以絲則鄭注士冠禮所云三十升布據上古也孔子曰今也純儉據中古也後漢志及晉志釋爵弁皆云繒其上則不以布矣皆法中古也

又案後漢志載爵弁之制云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者也攷玉海引三禮圖周弁殷冔夏收之制云三冠下皆有收注云如笠下收則收之一物在弁之下又以持笄則兩旁皆有之豈亦如皮弁之邸有周緣之象如魏

臺訪議所云乎又後漢志載幘制云崇其巾爲屋合後施收又云尙書幘收方三寸則收之廣長皆三寸其形方正弦脟志烏紗帽卽幘之遺制今所傳烏紗帽別以漆纚方二三寸施帽後其卽合後施收歟以幘之收求弁之收未知合否古制旣湮終不可以臆測也

天子玉笄朱組紘諸侯玉笄青組紘大夫士象笄皆緇組紘纁邊韋弁皮弁笄同

葛覃傳公侯夫人紘綖疏紘者纓之無緌從下而上者也祭義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此諸侯當以青爲組在冕下仰屬之故士冠禮注云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是也

弁師玉笄朱紘注朱紘以朱組爲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疏謂以一條組先屬一頭於左旁笄上以一頭繞於頤下至向上於右相笄上繞之是以鄭注士冠禮云有笄者屈組以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彼有笄據皮弁爵弁此五冕皆有笄與彼同此言屬於武者據笄貫武故以武言之其實在笄

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注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纁邊組側赤也疏案周禮弁師云掌五冕而云玉笄朱紘則天子以玉爲笄以朱爲紘又案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諸侯之笄亦當用玉矣又案弁師韋弁與皮弁同科皮弁有笄則二者亦有笄矣又云其大夫紘案禮器云管仲鏤簋朱紘鄭注云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是也其笄亦當用象耳

喪服傳吉笄者象笄也疏傳明吉時之笄以象骨爲之據大夫士而言案弁師天子諸侯笄皆玉也

雜記管仲鏤簋而朱紘注冠有笄者爲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

左氏桓二年傳衡紞紘綖注紘纓從下而上者疏紘纓皆以組爲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纓用兩組屬之於兩旁結之於頷下垂其餘也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其餘也紘纓同類以之相形故云紘纓從下而上者弁

師掌王之五冕皆玉笄朱紘祭義稱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稱緇布冠青組纓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纓鄭元云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以其有笄者用紘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冕弁皆有笄故用紘緇布冠無笄故用纓也魯語稱公侯夫人織紘綖知紘亦織而爲之士冠禮言組纓組紘知天子諸侯之紘亦用組也

案禮器管仲鏤簋朱紘謂管仲冕用朱紘同於天子之冕故注云天子之冕朱紘管仲大夫也大夫之冕經文未著何紘彼注謂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疏引士冠禮爵弁之紘爲證雜記疏亦謂大夫之冕緇組紘亦據士

冠禮爵弁之紘也卽知大夫之冕與爵弁之紘同至於天子諸侯爵弁經文亦未著何紘士冠禮疏引祭義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靑紘以證天子諸侯爵弁之紘則知天子諸侯大夫冕弁之紘皆同也

又案弁師王之皮弁玉笄則爵弁笄亦以玉明矣諸侯爵弁笄用玉雖無明文弁師諸侯冕用玉笄爵弁爲冕之次其用玉笄當亦如冕故士冠禮疏云諸侯之笄當用玉喪服吉笄尺二寸注亦云天子諸侯之后夫人用玉爲笄夫人玉笄則諸侯亦玉笄審矣三禮圖梁正阮氏圖云士以骨大夫以象士冠禮疏謂大夫士均用象攷儀禮喪服記子折笄首傳曰吉笄者象笄也疏傳明

吉時之笄以象骨爲之據大夫士而言然則士之吉笄亦得以象也

又案弁師皆元冕朱裏延紐注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縰其舊象歟此言冕制也弁亦有笄則與冕制同冠卷有紐以貫笄其設紐之處但言廣袤以冠其制已明必兼言縰者蓋注云袤之言乎前後闔也冠內之縰以髻爲闔設紐之處雖當武之中不當縰之中卽不當髻之中矣故袤必以冠縰之中爲中也廣以言乎上下也縰以韜髮其上下當與髻齊紐在武上必當縰上下之中乃當髻上下之中故廣亦以縰言之惠氏禮說據一本云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似冠縰其遺象歟謂以字當作似字幘之制旁有耳上有屋下有幧帞亦如之垂帞覆帽蓋韜髮之遺象故曰廣袤似冠縰其遺象與漢之幘梁似古之冠縰今攷鄭此注本以釋五冕之紐上云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下因釋紐在武上當以冠縰之中爲中故舉漢時冠紐釋冕弁之紐也紐在卷上故舉卷當簪之處釋紐當簪之處也注云冠卷當簪者卽爲紐耳漢時冠卷或以鐵爲之或以漆紗爲之其狀如圈惠氏謂冠卷當簪之處如幘之有帞幘似冠纚則冠卷當簪之處亦似冠纚不知漢時幘下有帞冠卷之下無帞注何得云冠卷當簪之處同於幘之有帞且同於幘之似纚乎況鄭此注

專釋經文紐字耳與幘之似纚何涉如惠氏說則此注乃釋幘制非釋紐制也與上注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數句全不相接矣賈疏釋注亦作廣袤以冠縰云古之紐武笄貫之處若今漢時冠卷當簪所貫者於上下之廣及隨縰之袤以冠縰者貫笄之處當冠縰之中央據此則注內以字不誤惠氏所見周禮縱有善本而賈疏所據則唐以前本也何必似字之是而以字之非乎

又案弁師疏紐者綴於冕兩旁垂之廣雅紐謂之鼻鄭注以冕之紐爲小鼻蓋形制如環其闊僅可容笄故云小鼻耳與幘及冠纚垂帞覆帽竝可比象歟

天子諸侯瑱用玉諸侯卿大夫士瑱用石韋弁皮弁爵弁服元端同此

淇奧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
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
君子偕老玉之瑱也傳瑱塞耳也疏旣夕記云瑱塞耳充
耳是也或曰充耳淇澳云充耳琇瑩是也
追師追衡笄注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璋王后之衡笄皆
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
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
也是之謂也疏其紞之采色瑱之玉石之別者婦得服翟
衣者紞用五采瑱用玉自餘鞠衣以下紞則三采瑱用石
知義然者案著詩云充耳以素鄭彼注云謂從君子而出
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謂所以

縣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
者目所先見而云下云尙之以瓊華注云美石彼下經又
云充耳以青充耳以黃據臣三色故云人君五色矣詩云
玉之瑱據君夫人云用玉則臣之妻與夫同美石彼毛注
以素爲象瑱鄭不從者若素是象瑱文何以更云瓊華瓊
英之事乎故鄭以爲紞也
士喪禮瑱用白纊注瑱充耳纊新緜疏案下記云瑱塞耳
詩云充耳充卽塞也生時人君用玉臣用象又著詩云充
耳以素充耳以黃之等注云所以縣瑱則生時以黃以素
又以玉象等爲之示不聽讒今死者直用纊塞耳而已異
於生也

案充耳琇瑩毛傳以充耳爲瑱漢魏以下諸儒多以充
耳爲瑱卽鄭士喪禮注亦以充耳爲瑱惟充耳以素乎
而箋謂充耳所以縣瑱卽紞也非瑱也攷晏子春秋外
篇纊紘珫耳玉篇充耳亦作珫耳說文珥瑱也列子周
穆王釋文珥瑱也則充耳之字又從玉也珫珥二字皆
從玉則充耳當卽瑱也旣夕禮記瑱塞耳注塞充窒然
則塞耳卽充耳記明以瑱爲塞耳則瑱不得與充耳爲
二物矣鄭於著詩釋充耳爲縣瑱之紞因充耳有黃素
青之不同似不當爲玉故望文生義耳
又案隋志載禮圖無旒有纊攷著詩俟我於著乎而充
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傳瓊華美石士之服也

箋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爲紞又云飾之以瓊華者
謂縣紞之末所謂瑱也小序以此詩爲陳親迎之禮傳
以首章言士親迎親迎服爵弁服而有充耳瓊華又士
喪禮瑱用白纊爲褻言之也以褻服爵弁皮弁褖衣皆
有瑱則知士生時爵弁以下服皆有瑱矣詩會弁如星
謂皮弁也上云充耳琇瑩則皮弁有瑱明矣檀弓練衣
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注瑱充耳也吉時以
玉人君有瑱疏吉時君大夫士皆有瑱此惟云人君有
瑱者以經云角瑱故鄭云吉時以玉據人君吉時又云
人君有瑱故知人臣凶時無瑱據此則大夫士凶時無
瑱吉時皆有瑱可知人君練冠尙有瑱則自元冠以上

皆有瑱可知說文紞冕冠塞耳者言冕兼言冠則冠亦有紞有紞卽有瑱矣又攷著詩箋謂瑱士用石天子用玉諸侯卿大夫玉石雜毛傳謂士瑱用象士喪禮注謂人臣用象與毛傳合與箋互異王肅以士瑱用象飾之以石則謂充耳以素爲素象尙之以瓊華爲飾以石其說與下二章不可通詳見孔疏又攷楚語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置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似諸侯之瑱又用角又著詩箋紞所以縣瑱人君五色臣則三色人君或兼諸侯言之乎

純衣

絲衣絲衣其紑傳絲衣祭服也疏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

士冠禮純衣注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耳疏案鄭解純字或爲絲或爲色兩解不同者皆望經爲注若色理明者以絲解之若絲理明者以色解之此經元衣與纁裳相對上元下纁色理自明絲理不明則以絲解之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絲衣以下文有女從者畢袗元色理自明則亦絲理不明故亦以絲解之周禮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以經云純帛絲理自明故爲色解之祭統云蠶於北郊以共純服絲理自明故鄭亦以色解也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以純對麻絲理自明故鄭亦以色解之是純有不同之事但古緇紂二字並色若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若據帛爲色者則爲紂字但緇布之緇多作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則多誤爲純云餘衣皆用布者此據朝服皮弁服元端服及深衣長衣之等皆以布爲之是以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布元端亦朝服之類則皮弁亦是天子朝服深衣或名麻衣故知用布也云冕與爵弁服用絲耳者祭統云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爵弁服是冕服之次故知亦用絲也

檀弓紂衣疏紂衣絲衣也

雜記皆爵弁純衣疏純衣者謂絲衣則元衣纁裳也

案爵弁絲衣與冕服同士冠禮士喪禮雜記皆作爵弁純衣史記黃收純衣注引鄭元曰純衣士之祭服亦謂絲衣也又案緇衣爲絲布通名士冠禮純衣注純衣絲衣也疏古緇紂二字並色若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若據帛爲色者則爲紂字但緇布之緇多作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則多誤爲純但攷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注纁裳者衣緇衣爵弁絲衣也鄭注亦云緇衣則絲衣又通名緇衣矣說苑臣術篇晏子衣緇布之衣是布以緇名者也戰國楚策令尹子文緇帛之衣是帛以緇名者也又呂氏春秋淫辭篇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

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聘禮賄用束紡注紡絲爲之今之縐也然則紡緇密絲絹也禪緇禪絲絹也是帛亦名緇之證也

又案三禮圖載衣服令凡冕制羅爲之其服以紬爵弁用紬爲之其服以繒爲之攷說文紬大絲繒也急就篇絳緹絓紬絲絮緜師古注抽引麤繭緒紡而織之曰紬淮南子齊俗訓有詭文繁繡弱緆羅紈注羅縠師古江充傳注輕者爲紗縐者爲縠故方空縠又名方空紗冕有旒有旒則加重重故以細薄之羅表之爵弁無旒無旒則加輕輕故以麤緒之紬表之各賑其輕重爲之制也至於繒非一類故師古匈奴傳注繒帛之總名師古

急就篇注帛總言諸繒三禮圖云爵弁服以繒爲之不著何繒或各從所適也

天子諸侯素帶終裨大夫裨垂士練帶裨末是曰大帶申加革帶之上皮弁服疏元端同詩其弁伊騏疏謂韋弁服不用絲帶其以革帶與

鳲鳩其帶伊絲箋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疏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玉藻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

周禮典瑞王晉大圭鄭司農云晉讀爲搢紳之搢謂臿於紳帶之閒若帶劒也疏大帶大夫以上用素士用練卽紳

也又有革帶所以珮玉之等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

士喪禮緇帶注黑繒之帶疏上雖陳三服同用一帶者以其士惟有此一帶而已案玉藻云士練帶緇辟是黑繒之帶據裨者而言也但生時著服不重各設帶此襲時三服俱著共一帶爲異也

設韐帶搢笏注韐帶韎韐緇帶不言韎緇者省文亦欲見韐自有帶韐帶用革

玉藻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竝紐約用組注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

不朱裏合素爲之如今衣帶爲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繂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積如今作幓頭爲之也辟讀如裨冕之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此自而素帶亂脫在是耳宜承朱裏終辟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注雜猶飾也卽上之裨也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元內以華華黃色也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繂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裨之士雖繂帶裨亦用箴功凡帶不

裨下士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紳韠結三齊疏崔氏熊氏
並云飾帶外邊上畔以朱下畔以綠熊氏云近人爲內遠
人爲外
肩革帶博二寸注肩與革帶廣均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注謂大帶也
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
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注三寸謂約帶紐組之
廣也長齊於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
論語曰子張書諸紳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
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約用組
左氏桓二年傳帶裳幅舄注帶革帶也疏下有鞶是紳帶

知此帶爲革帶玉藻革帶博二寸鄭云凡佩繫於革帶白
虎通云男子有鞶革者示有金革之事
鞶厲游纓注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疏玉藻
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大夫素帶辟垂
帶皆博四寸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緇辟下垂賈服等說
鞶厲皆與杜同
案玉藻天子諸侯卿大夫大帶獨有素帶而已則通冕
弁服共此一帶故晉輿服志載冕服素帶廣四寸朱裏
以朱綠裨飾其側宋書南齊書隋書輿服志皆同其時
未嘗無他弁服而惟載冕服之帶以通用素帶故也士
喪禮緇帶疏云上雖陳三服同用一帶者以其士惟此

緇帶而已以此推天子諸侯卿大夫冕弁諸服惟有素
帶則爵弁不得與他服異帶矣通典載隋制爵弁服從
九品以上助祭則服之緇帶紕其垂內外以緇紐約用
青組從九品以上古之士也士爵弁緇帶蓋本士冠禮
及士喪禮爾
又案魯語卿之內子爲大帶韋昭注大帶緇帶也玫玉
藻大夫素帶裨垂又曰雜帶大夫元華士緇辟然則緇
帶士帶也故士冠禮士喪禮陳士帶皆曰緇帶卿之內
子所爲之帶當素帶辟以元華昭云緇帶誤也
又案通典隋採東齊之法乘輿冕服革帶玉鉤鰈大帶
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皇太子冕服革帶金

鉤鰈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綠王公以下冕服革
帶鉤鰈大帶王三公及公侯伯子男素帶不朱裏皆紕
其外上以朱下以綠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素帶紕
其垂外以元內以黃約皆用青組爵弁服從九品以上
助祭則服之其制服元衣纁裳無章革帶大帶練帶紕
其垂內外以緇紐約用青組據此爵弁大帶用緇緣六
品以下九品以上古之士惟有緇帶故也若天子諸侯
卿大夫服爵弁服則亦素帶矣儀禮士冠禮爵弁皮弁
元端同用緇帶則知大夫以上冕弁服皆同用素帶矣
又以隋志推之爵弁與冕服同有革帶則知士冠禮之
爵弁皮弁元端但云緇帶不云革帶文不備也故士喪

記設鞈帶注鞈帶韎鞈緇帶不言韎鞈省文亦欲見鞈
自有帶鞈帶用革韎鞈據爵弁也可知爵弁兼具緇帶
革帶矣三禮圖載衣服令爵弁革帶鉤艓大帶練紕其
垂內外以緇約紐用青組是二帶兼備之證以爵弁推
他弁服蓋亦二帶俱備故士冠禮緇帶爵韠疏不言革
帶者大帶所以束衣革帶所以繫韠及佩舉韠則有革
帶可知是元冠亦有革帶矣舉爵弁元端則皮弁可知
故衣服令王皮弁革帶鞶囊小綬雙佩最合古制論衡
謝短篇服革於腰佩刀於右舞劒於左云服革於腰即
革帶也佩刀舞劒皆於革帶之左右則賈疏所云革帶
繫佩之證又攷大帶在革帶之上左傳鞶厲游纓疏以

帶束腰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紳上帶為革帶謂革帶在
大帶之上也不知鄭注喪服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
革帶左傳疏以革帶為上帶然則絞帶豈亦在要絰之
上乎內則端韠紳疏冠畢然後服元端著韠又加大帶
也攷韠繫於革帶故服元端之後必先著革帶而後能
著韠既著韠然後加大帶則大帶在革帶之上矣漢書
敘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冕之服師古曰帶大
帶也夫大帶至與冕並稱則大帶重革帶輕矣大帶在
革帶之上亦輕重之序也雜記申加大帶於上注申重
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
帶也據此則雜記明云申加大帶於革帶之上彼文孔

疏亦云謂於革帶之上重加大帶象生時大帶氣合離
記經注韠非子外儲說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
重帶自紳束也云重自紳束亦對革帶為重大帶既重
於革帶則在革帶之上可知與雜記申加之義正同孔
於雜記疏則云大帶在革帶之上於左傳疏則又以革
帶為上帶亦復自相矛盾蓋必知大帶在革帶之上而
後知喪服要絰在絞帶之上知要絰在絞帶之上而後
知鄭喪服注要絰象大帶絞帶象革帶之說為確鑿也
又攷大帶有組約革帶有鉤故左氏僖二十四年傳齊
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注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
帶鉤戰國趙策黃金師比楚詞大招小腰秀頸若鮮卑

只注鮮卑衮帶頭也匈奴傳曰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
毗一師古注犀毗亦言鮮卑亦謂師比即鉤帶隋志作
鉤艓後漢書楊賜傳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
玉壺革帶金錯鉤佩亦謂革帶之鉤以金錯為之也三
國吳志諸葛恪傳諸葛恪蘆葦單衣篾鉤落鉤落者校
飾革帶世謂之鉤絡帶凡冕弁冠皆具此二帶以下韋
弁皮弁朝服諸篇不復詳載載於此
又案士喪禮設鞈帶搢笏注以為鞈自有帶鞈帶用革
攷荀子禮論篇說襲衣襲三稱縉紳而無鉤帶矣注紳
大帶也又云士喪禮曰設鞈帶攷大帶有組約不用鉤
鉤帶則革帶也唐衣服令爵弁革帶鉤艓是也荀子謂

士襲三稱無鉤帶是無革帶矣似與士喪禮設韐帶異
楊倞注謂襲衣不復解脫故不設鉤然則士襲非不設
革帶也乃不設鉤耳所云無鉤帶謂無著鉤之帶也倞
此等注眞通於禮經者也

天子佩白玉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
純組綬世子佩瑜玉綦組綬士佩瓀玫縕組綬一命再命幽
衡三命葱衡韋弁皮弁朝服元端皆同後漢志載五伯兵戰猶有綬被然則戎服亦有佩矣攷詩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傳三命葱珩箋命服者命為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疏謂方叔受此韋弁命服而經云葱珩則韋弁服亦有玉佩矣

雜鳴雜佩以贈之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疏玉藻
說佩有黝珩列女傳稱阿谷之女佩璜而澣下云玉佩瓊
琚邸中有廂云貽我佩玖則琚玖與瑀皆是石次玉玖是
佩則瑀亦佩也故云雜佩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玉藻又云
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
士佩瓀玫玉則佩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類以包之天
官玉府云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
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下傳亦云佩有瑀琚
所以納閒謂納衆玉於珩上下之閒

子衿青青子佩毛傳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疏案
玉藻士佩瓀玫而縕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葢毛讀禮記作
青字其本與鄭異也

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詩

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疏引
詩傳曰謂是韓詩佩玉有葱衡者衡橫也謂葱玉為橫梁
下有雙璜衝牙者謂以組懸於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
半璧曰璜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於衡之中央於末著衝
牙使前後觸璜故言衝牙案毛詩傳衡璜之外別有瑀琚
其瑀琚所置當於懸衡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於瑀琚
之內角斜繫於衡之兩頭於組末繫於璜云蠙珠以納其
閒者組繩有五皆穿珠於其閒故云以納其閒集傳左右佩玉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玉藻一命韞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注衡
佩玉之衡幽讀為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
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
命其士不命

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
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玫而縕
組綬注玉有山元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
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為緇字或作絲旁才綦文雜色也
縕赤黃

案玉藻一命韞韍幽衡注此元冕弁服之韠爵弁韞韍
兼言幽衡則爵弁之佩見於經者也又云朝則結佩則

朝服之佩見於經者也又云齊則綪結佩齊服元端則元之佩見於經者也又云凡帶必有佩玉注凡謂天子以至士然則士服自元端以上無不佩玉惟庶人深衣不佩玉故注釋經文凡字止及士

又案詩雜佩以贈之疏傳云雜佩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玉藻又云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山元大夫佩水蒼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玟玉則佩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類以包之孔此疏以衝璜琚瑀衝牙之外又有白玉山元水蒼瑜瓀玟諸名不知珩璜琚瑀衝牙言玉之狀衝言其横璜言半璧瑀言其方琚言長方衝牙形似牙也白玉山元水蒼瑜玟瓀言玉之質天子珩璜瑀琚衝牙以白玉爲之公侯之珩璜瑀琚衝牙以山元玉爲之大夫世子士則以水蒼瑜玟瓀爲之非於珩璜瑀琚衝牙之外又有白玉山元以下諸種也大戴保傅及鄭箋與玉藻經文互相備非玉名有異同也

又案玉藻佩玉有衝牙孔疏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二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爲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攷大戴禮保傅篇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蓋佩上有衡衡之中一組中貫一玉曰瑀下貫一玉曰衝牙旁二組各中貫一玉曰琚下貫一玉曰璜其閒皆以組貫玭珠如玉藻疏但云

上繫於衡下垂二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垂以衝牙則是佩玉上有衡下止有璜與衝牙不復有瑀琚閒其中矣攷保傅篇先言蔥衡及雙璜衝牙特舉上下兩端也上下玉名既著於是始言上下之閒貫以玭珠而玭珠之中又閒以瑀琚之玉其云瑀琚以雜之猶云瑀琚以閒之也鄭風佩玉瓊琚毛傳佩有琚瑀所以納閒閒猶中也謂瑀琚納在衡璜衝牙之中也蓋自衡至瑀琚玭珠在衡及瑀琚之閒自瑀琚至璜衝牙玭珠又在瑀琚及璜衝牙之閒是玭珠不僅在衡璜之閒也大戴禮注亦謂玭珠納衡璜之閒不及瑀琚蓋彼注以瑀琚爲玭珠别名非玉也則佩上下惟有珩璜二玉欲明玭珠納玉閒惟得云納於衡璜之閒耳今攷雜佩以贈之傳雜佩珩璜瑀琚衝牙之類珩璜衝牙與瑀琚並舉珩璜衝牙既爲玉則瑀琚亦爲玉明矣故說文玉篇皆云瑀石之似玉者說文云琚瓊琚玉篇亦云琚玉也續漢志孝明皇帝乃爲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然則漢志明以白玉爲瑀琚則瑀琚不得爲玭珠矣又保傅篇注衝在中牙在旁攷玉藻佩玉有衝牙注居中央以前後觸也鄭明以衝牙在中央與保傅注異朱子以大戴禮注爲鄭注恐鄭必不自相剌謬也又或疑衡下組綬三條所以繫玉珠孔細非組綬可貫今攷後漢輿服志佩印上合絲乘輿以縢貫白珠赤罽蕤

據此則珠貫以縢玉篇縢緘也急就篇注以組爲條類廣韻條編絲繩則組亦緘也珠以貫縢亦可貫組矣晉志載漢明帝制天子之冕前後旒用眞白玉珠魏明帝改以珊瑚珠過江飾以翡翠珊瑚雜珠侍中顧和奏改用白璇珠此則魏晉以來組可貫珠之證也蓋貫珠者特用組之小者耳前漢禮樂志曳阿錫佩珠玉兼云佩珠則組貫玭珠也安得云專繫玉耶

又案大戴禮注以瑀琚皆爲珠續漢志引纂要瑀琚所以納閒今白珠也與大戴禮注同詩集傳以瑀爲珠攷初學記引三禮圖曰凡玉佩上有雙衡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璜徑三寸衡牙蠙珠以納其閒上下爲衡下字當爲不字之誤半璧爲璜璜中橫以衡牙以蒼珠爲瑀詩集傳獨以瑀爲珠蓋本諸此然瑀琚之爲玉當以說文續漢志及玉篇爲正又韓詩但有衡璜衡牙之名不見瑀琚初學記所引三禮圖但有衡璜瑀衡牙之名不見琚而初學記引魏畧云佩有雙璜雙珩琚瑀衡牙現珠爲佩者與毛傳所云珩璜琚瑀衡牙合月令章句亦曰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瑀琚以雜之衡牙蠙珠以納其閒見玉海蓋皆本於保傅篇故當以保傅篇爲正又月令章句大戴禮三禮舊圖魏畧文選思元賦雜伎藝以爲珩注引大戴禮皆作雙衡惟韓詩作蔥衡攷衡之爲義惟一梁上橫周禮追師之衡輈人之衡與佩上之衡名義相

似蓋以一衡爲上端下屬三組中組以貫瑀衡牙旁組以貫兩琚及雙璜也若有兩衡何以貫三組乎況三禮舊圖明云衡長五寸若雙衡則一尺矣佩繫身旁而容一尺之衡其不適於體甚明故雙之作蔥當以韓詩爲正又玭珠魏畧作現珠現字或爲玭字之譌說文現石之美者若以現爲珠則卽獨斷所云青玉珠黑玉珠矣與玭珠異實

又案玉藻注玉有山元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攷山海經崒山生元玉注言玉膏中又出黑玉也淮南子道應訓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元玉百工漢書楊雄傳甘泉賦元瓚觩膠服虔注以元玉飾故曰元瓚則元玉亦玉之可珍者故公侯用之晉書羅憲傳泰始初入朝詔給鼓吹又賜山元玉佩劒王祥傳賜山元玉佩蓋襲古公侯之佩也又攷急就篇璧碧珠璣玫瑰甕師古注碧縹玉也王伯厚補注引說文碧石之青美者子虛賦注碧謂玉之青白色者山海經耿山多水碧廣志曰碧有縹碧有綠碧今攷郭璞注水碧曰亦水玉類南山經堂庭之山多水玉郭璞注曰水玉今水精也相如上林賦曰水玉磊砢郭璞注水玉水精郭璞江賦水碧潛琘注以水碧及潛琘皆水玉類又遐詩金膏滅明光水碧輟流涇注水碧水玉杜陽編水玉腰帶可以解暑水蒼之與水碧不特蒼碧色同其明澈似水當亦同王會篇王元繚碧基十二注此下

三碧皆玉西山經高山其下多青碧注碧亦玉類也今越嶲會稽縣東山出碧靑碧蓋卽廣志所云綠碧廣雅釋玉有云碧瑻公孫龍子通變論木賊金者碧蓋碧爲青白色水亦青白色水蒼玉似水之蒼色與碧相當尤與水碧相類其碧之最良者歟公羊注諸侯用合玉大夫用碧大夫佩玉用水蒼與合玉用碧義相準也又攷說文玫火齊玫瑰也一曰石之美者珉石之美者玉篇珉石似玉亦作碈或作玟又與瑉同引禮記云君子貴玉而賤瑉子虛賦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張揖曰瑉者石之次玉者則玫珉瑉碈一也類篇以瑉爲一字珉玟同爲一字訓皆爲石次玉士不得佩玉佩石次玉

者亦猶卿大夫以下瑱用石也又玉篇瑌美石白者如水半有赤色子虛賦碝石碔砆張揖注碝石碔砆皆石之次玉者碝石白者如水半有赤色碔砆赤地白采類篇瑌爲一字訓云珉也瑌與珉同物卽與玟同物以珉玟實一字也類篇玟本音眉貧切與珉同音說文玟本以文爲聲也而玉篇於玟字下一訓火齊珠一訓石之美者同作莫杯切所云石之美者卽玫瑌之玫也然則玫瑌之玫又與玫瑰之玫音同轉也玫瑌同物瑌半有赤色則玫可知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元玉卿大夫佩蒼玉士佩瑌玫則淺赤石也此不特玉石與質並異色矣故玉篇瑌字之訓與玉藻此節經義儼相發明也

纁裳

七月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傳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元衣纁裳疏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注云凡染纁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以上染朱入數書傳無文故約之以爲四入也三則爲纁四入乃成朱色深於纁故云朱深纁也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注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疏云纁裳淺絳裳者絳則一染至三染同云淺絳詩云我朱孔陽毛傳云朱深纁也故從一染至三染皆謂之淺絳也云朱則四入與者爾雅及鍾氏皆無四入之文經有朱色故鄭約之若以

纁入黑則爲紺若以纁入赤則爲朱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

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注袘謂緣袘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

士喪禮爵弁服純衣注純衣者纁裳疏纁裳者士冠禮文

禮器士元衣纁裳疏士爵弁元衣纁裳

雜記爵弁一疏元衣纁裳也

案爾雅三入爲纁注纁絳也廣雅纁謂之絳釋名紅絳也白色之似絳者也又曰絳工也染之難得色以得色爲工也然則紅爲白色之似絳者猶非絳也至於絳則染紅而得色者矣故釋名絳工也以得色爲工郭注以

纁爲絳則纁爲深紅色矣通典載東晉制納徵用元纁帛二匹則纁與絳又異攷鄭士冠禮注纁淺絳也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據此注凡染絳三字直貫至四入爲朱則朱亦絳也淺絳爲纁則深絳當爲朱矣九嘆張絳幃以襜襜兮風邑邑而蔽之王逸注言君張朱幃則以朱訓絳也蓋自大同言之纁亦爲絳以細別言之則絳又深於纁矣

又案書顧命太保太宗皆麻冕彤裳孔傳彤纁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攷說文彤丹也廣雅彤赤也鄭注三入曰纁四入曰朱則朱深於纁斯干朱芾斯皇疏乾鑿度以爲天子之朝朱紱諸侯之朝赤紱朱深於

赤然則朱深於赤猶朱深於纁纁赤相當廣雅訓彤爲赤顧命傳訓彤爲纁一也故纁裳通作彤裳又攷九嘆建黃纁之總旄王逸注黃纁赤黃也天氣元黃故曰黃纁也然則纁近於黃朱芾斯皇箋以朱芾爲純朱赤芾爲黃朱則赤亦通於黃故纁赤相當也攷爾雅再染謂之赬郭注云染赤詩汝墳疏引璞注云淺赤攷三染之纁始與赤相當則再染之赬猶爲淺赤也染赤當爲淺赤之誤

又案爾雅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自其細別言之也如以大畧言之則纁又通名赬喪大記大夫以元赬注赬赤也元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元冕而下之服也則元赬即元衣纁裳也閒居賦注水挂赬鯉注引詩傳曰赬赤也

又案通典載後周制士則祀弁爵弁元冠皆元衣其裳上士以元中士以黃下士雜裳似祀弁爵弁元冠皆通服元衣元裳黃裳雜裳者與古爵弁纁裳不合攷隋志云士祀弁爵弁元冠注云元冠皆元衣其裳上士以元中士以黃下士則雜裳則是專據元冠之衣裳耳不承祀弁爵弁爲文也通典刪去隋志注中元冠二字而於祀弁爵弁元冠之下統接云皆元衣其裳上士以元中士以黃下士以雜裳遂使爵弁亦通用元端之服矣甚矣刪節之宜愼也

韎韐

侯人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傳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蔥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疏桓二年左傳云袞冕黻珽則黻是配冕之服易困卦九五困於赤芾利用享祀則芾服祭祀所用也士冠禮陳服皮弁素韠元端爵韠則韠之所用不施於祭服矣玉藻說韠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芾之形制亦同於韠但尊祭服異其名耳言芾韠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其體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二者不同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蔥珩皆玉藻文彼注云元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蔽也緼赤黃之

閼色
瞻彼洛矣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傳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
曰韎韐所以代韠也箋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
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也疏一
曰韎韐所以代韠者案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
三染謂之纁此曰韎韐即一入曰韎韐是縓也定本云一
入曰韎韐是以他服謂之韠祭服則謂之韎韐以此韎韐
代他服之韠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謂之韎韐
士言韎韐亦猶大夫以上之言韍也若然玉藻云一命緼
韍黝珩注云侯伯之士一命則士亦名韍矣言韎韐者彼
注亦云子男大夫一命則一命緼韍以子男大夫爲文故

言韍耳其實士正名韎韐士冠禮爵弁服韎韐不言芾者
是也又云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韎韐故名此衣爲韎
韐也士冠禮注云韎韐者緼韍而黝衡合韋爲之士染以
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又駁異義云韎草名
齊魯之閒言韎韐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人謂之蒨是
古人謂蒨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韎韐故云茅蒐韎韐聲
也又解代韠之意士朝服謂之韠祭服謂之韎韐駁異義
云有韎韐無韠有韠無韎韐是韎韐必代韠也其禮合韋
爲之此韎韐是蔽膝之衣耳
采菽赤芾在股箋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疏以士之
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韎韐猶大夫以上有芾
也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韎韐皮弁素韠元端爵韠雜
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即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則
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士服皮弁元端皆服
韠是他服謂之韠
士冠禮韎韐注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爲之士
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韍之制似韠疏
云韎韐緼韍也者此經云韎韐玉藻云緼韍二者一物故
鄭合爲一物解之也云士緼韍而幽衡者玉藻文言幽衡
者同繫於革帶故連引之也云合韋爲之者鄭即因解明
緼韍之事言韐者韋旁著合謂合韋爲之故名韐也云士
染以茅蒐因以名焉者案爾雅云茹藘茅蒐孫氏注一名

蒨可以染絳若然則一草有此三名矣但周公時名蒨草
爲韎草以此韎染韋合之爲韐因名韍爲韎韐也云韍之
制似韠者案上注已釋韠制其韍之制亦如之但有飾無
飾爲異耳祭服謂之韍其他服謂之韠易困卦九二困於
酒食朱韍方來利用享祀是祭服之韍也又案明堂位云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云後王彌飾天子
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是韍有與韠異
以制同飾異故鄭云韍之制似韠也
士喪禮韎韐注一命緼韍疏士冠禮元端爵韠皮弁素韠
爵弁服韎韐今亦三服其設韎韐者以其重服亦如帶矣
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疏諸侯父死未賜爵亦視元

士以詩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是諸侯世子未爵命服士之
韎韐之服是也
玉藻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注此
元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亦蔽也緼赤
黃之閒色所謂韎也疏以上經云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
元端服之韠故云此元冕爵弁服之韠言異於上也此據
有孤之國以卿大夫雖三命再命皆著元冕若無孤之國
則三命再命之卿大夫皆絺冕不得惟元冕也爵弁則士
所服云尊祭服異其名耳者他服稱韠祭服稱韍是異其
名韍韠皆言為蔽取蔽鄣之義也知祭服稱韍者案易困
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亨祀是祭服稱韍也案詩毛傳天

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色淺則亦名赤韍也則大夫赤韍
色又淺耳有虞氏以前直以皮為之後王漸加飾焉故明
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彼注云天子
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云緼赤黃之閒
色所謂韎也者案此云一命緼韍一命謂公侯伯之士士
冠禮爵弁韎韐此緼韍則當彼韎韐故云所謂韎也毛詩
云韎韐茅蒐染齊人謂茅蒐為韎韐聲也茅蒐則蒨草也
以蒨染之其色淺赤則緼為赤黃之閒色若子男大夫但
名緼韍不得為韎韐也以其非士故耳
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韍冕服之
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又曰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

韎韋而已疏案士冠禮士韎韐是士無飾推此卽尊者飾
多此有四等天子至士亦為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諸侯
加火天子加龍
案詩茹藘在阪傳茹藘茅蒐也疏茹藘茅蒐釋草文李
巡曰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陸璣疏云一名地血齊人
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廣雅地血茹藘蒨也本草圖
經茜根一作蒨生喬山之谷今近處皆有之染緋草也
攷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鄭司農云丹秫
赤粟下云三入為纁注引爾雅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
之赬三染謂之纁疏此三者皆以丹秫染之詩韎韐有
奭毛傳一入曰韎韐與爾雅一入曰縓正相當廣雅縓

謂之紅以丹秫染之與以韎草染雖不同物而一入之
色則皆紅也釋名紅絳也白色似絳也招魂紅壁沙版
王逸注紅赤白色也急就篇烝栗絹紺縉紅繎注紅藍
然則染紅者曰丹秫曰韎草曰紅藍不一類而染爵弁
之韍則獨用韎草因曰韎韐說文綪赤繒也以蒨染故
謂之綪猶以韎染故謂之韎也貨殖傳巵茜千石亦比
千乘之家謂凡染絳有丹秫紅藍數類而用茜為多故
蒔茜之利最厚比於千乘家也吳都賦綸組紫絳劉淵
林注絳絳草也出臨賀郡可以染攷廣雅纁謂之絳絳
則色之三入者與毛傳一染之韎韐不同然則韎草絳
草所用亦各有深淺之宜

又案隋志爵弁服爵韠玫爵韠爲士元端之韠韎韐其
色當一入之緅爵赤而微黑卽五入之緅爵弁之韠不
以韎而以爵是韠與裳不同色矣與禮典迕
又案說文士無芾有韐制如榼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韎
賤不得與裳同色司農曰裳纁色玫爵弁祭服尊於皮
弁朝服元端故韠曰韎韐屨飾以繢次以其次於冕也
皮弁朝服元端其韠且與裳同色何爵弁反云賤不得
與裳同色乎玫韎淺赤纁亦淺赤故韎韐與纁裳色畧
同說文賤不二字與淺赤二字形相近賤不當爲淺赤
之譌蓋謂韎韐其色韎句淺赤句得與裳同色耳
天子諸侯爵弁之屨無明文大夫士纁屨黑絇繶純

狠跂赤舄几几傳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絇貌疏屨順
裳色爵弁之屨以黑爲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云几几
絇貌謂舄頭飾之貌以爵弁祭服之尊飾之以繢次屨色
纁而絇用黑則冕服之舄必如繢次爲色赤則絇亦黑也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注屨
自明矣必連言服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舄襌下曰屨
又曰士爵弁纁屨黑絇繶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繢也疏黑
與纁南北相對尊祭故對方爲繢次也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注命夫之命屨纁屨疏命夫之
命屨者以其經不云爲惟云屨大夫以上衣冠則有命爲
無命屨故如命屨中惟有士屨而已士之命服爵弁則纁

屨故云命屨纁屨而已
士冠禮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注爵弁屨以黑爲飾
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疏案冬官畫繢之事云青與白相
次赤與黑相次元與黃相次鄭云此言畫繢六色所象及
布采之第次繢以爲衣又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
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鄭云此言刺繡采所用
繡以爲裳此是對方爲繢次比方爲繡次案鄭注屨人云
凡舄之飾如繢之次凡屨之飾如繡之次也此卽上黑屨
以青爲絇繶純白屨以黑爲絇繶純則白與黑黑與青爲
繡次之事也今次爵弁纁屨纁南方之色赤不以西方白
爲絇繶純而以北方黑爲絇繶純者取對方繢次爲飾與

舄同者尊爵弁是祭服故飾與舄同也
左氏桓二年傳帶裳幅舄疏其士皆著屨纁屨者爵弁之
屨又云其卿大夫服冕者亦赤舄餘服則屨
案周禮屨人注複下曰舄襌下曰屨王伯厚急就篇補
注惠氏禮說皆引方言中有木者謂之複舄襌者謂之
鞮作證今玫曲禮注鞮無絇之菲也少儀國家靡敝君
子不履絲屨疏絲屨謂絇繶純不以絲飾故云不履絲
屨也士喪禮連絇疏若無絇則謂之鞮屨鹽謂鞮屨不
飾鹽鐵論古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鞮皮薦而已言乎革
鞮之異於絲屨也釋名齊人謂韋屨曰屝皮作之郭璞
釋鞮曰韋鞮屝卽皮也鞮卽屝也周禮鞮鞻氏注四夷

舞者所屝也今時倡蹋鼓沓行者自有屝鞮屝通名皆
不以絲爲飾故曲禮注謂鞮爲無絇屝也方言云禪者
謂之鞮自指無絇之屝卽所謂屝屨也屨人注云禪下
曰履乃有絇繶純者也卽所謂絲屨也二屨顯異急就
篇補注及禮說乃引方言釋屨人注者方言本節云屝
屨麤屨也與下文爲目下文中有木者謂之複舄禪者
謂之鞮謂屝屨之複者禪者也屨人注複下曰舄禪下
曰屨謂絲屨之複者禪者也絲屨屝屨雖殊而禪複之
制則一故方言可與屨人注互證也釋名複其下曰舄
舄者腊也行禮久立地或泥溼故複其末下使乾腊也
古今注舄以木置屨下乾腊不畏泥溼也蓋舄以革爲

底而以木爲重底置在屨下故釋名謂複其末下古今
注亦云木置屨下也革柔故以革親足木堅可以禦泥
溼故以木著地也舄旣以木爲複底非屝屨雖麤屨亦以
木爲複底同於舄制故方言釋屝屨之複者亦通曰複
舄其禪者則但以革爲底不重以木故玉篇旣以鞮爲
禪屨又以鞮爲革底是鞮爲屝屨之禪者也絲屨之禪
複與屝屨之禪複制畧同也
又案天子諸侯自冕服外雖朝服元端皆用舄惟天子
爵弁當用屨屨人注天子諸侯吉事皆舄爵弁爲天子
哭諸侯及承天變之服非吉事也似不當舄諸侯未遇
爵命服士服而來則服爵弁雖非凶事但旣服士服似
亦當從士屨
又案士冠禮夏用葛又曰冬皮屨可也則屨皮屨其常
制也皮屨卽革屨也惟攷漢書東方朔傳足履革舄以
韋帶劒後漢馬援傳緋袍革舄王符傳躬衣弋綈革舄
革帶皆以履革舄爲儉損者蓋革屨而飾絇繶純則名
絲屨士冠禮所云皮屨謂以絲飾皮也諸列傳所云革
舄其卽禮所云鞮屨不絇者乎
中衣用素
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注繡黼丹朱以爲
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
衣朱襮襮黼領也疏云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者中

衣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以素爲之繡黼爲領丹朱爲緣云
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者案注昏禮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
亦以爲綃綃綺屬以魯詩旣爲綃字又五色備曰繡白與
黑曰黼繡黼不得共爲一物故以繡爲綃也謂於綃上而
刺黼文也引詩云素衣朱綃者證以繡爲綃又引詩素衣
朱襮者證黼領也案釋器黼領謂之襮故云襮黼領也案
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此素衣是絲當爲冕及爵弁之
中衣禮朝燕之服皆以布爲之皇氏云此素爲中衣兼爲
朝燕服之中衣非也案禮公之孤四命則爵弁自祭也則
天子大夫四命亦當爵弁自祭則中衣得用素但不得用
綃黼爲領丹朱爲緣耳熊氏云此云大夫僭謂非四命而

著素衣爲僭今爲四命得著素衣但以綃黼丹朱猶爲僭也其大夫士助祭於君服爵弁以上雖中衣用素亦不得用綃黼丹朱以爲領緣以其是諸侯之服故唐詩揚之水刺晉昭公微弱云素衣朱綃從子於鵠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爲諸侯也

玉藻以帛裹布非禮也注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

元綃衣以裼之疏皇氏又云凡六冕及爵弁無裘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

爾雅釋器黼領謂之襮注繡刺黼文以襮領疏注繡刺黼

文以襮領者詩唐風云素衣朱襮毛傳云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毛言繡黼者謂於繪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繡爲黼郭氏取毛爲說也

案後漢輿服志長冠祀宗廟諸祀則冠之皆服袀元絳緣領袖爲中衣絳綺絲又云今下至賤更小史皆通制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爲朝服此言朝祭之服皆有中衣也與玉藻經義最合唐六典朝服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皁領褾襈裾白裙襦公服絳紗單衣白裙據此則朝服公服之別繫乎中單之有無故中單與表衣並有差等也隋高祖制乘輿袞冕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朝服通天冠白紗內單皁領褾襈裾王公以下袞冕鷩冕毳冕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絺冕以下內單青領朝服白紗內單皁領襈裾大業元年制乘輿以平冕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通天冠朝服白紗、單皁領褾襈裾皇太子袞冕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遠遊冠白紗內單皁領褾襈裾進賢冠朝服白紗內單皁領袖皁襈唐武德初衣服令大裘白紗中單皁領青褾襈裾褾音必小反袖端也襈士眷切垂裾也袞冕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上公袞冕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裾襈爵弁白紗中單青領褾襈裾唐六典凡百官朝服白紗中單皁領褾襈攷晉宋以後祭服朝服皆用絳紗及皁紗則絲衣也其中衣皆白紗即注所謂絲衣用素也中衣緣領袖或以絳或以青或以

元或以黼黻歷代制度不同而以黼黻爲至尊卽諸侯以上繡黼之遺制也孔疏謂大夫士服爵弁亦得以素爲中衣但不得用黼領衣服令戴爵弁青領異於冕服特爲大夫士言之也諸侯以上服爵弁而素中衣其亦得從繡黼丹朱之制乎又裼衣與上服同色中衣與上服不同色故冕服及爵弁皆元衣而中衣用素莊子讓王篇子貢乘大馬中紺而素衣注李云紺爲中衣加素爲表則亦中衣素衣異色之一證也

又案馬縞中華古今注汗衫蓋三代之襯衣也禮曰中單攷漢書萬石君傳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酒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爲侯牏師古曰中帬若

今言中衣也廁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據此則中衣與汗衫不同釋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大衣之中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胷背言羞鄙於袒而衣此耳詩無衣與子同澤傳云澤潤澤也箋云襗褻衣近汗垢然則汗衫卽澤也亦卽釋名所謂小衣也中衣在汗衫之上故釋名謂中衣在小衣之外不得合中衣汗衫爲一也如中衣卽汗衫則汗澤沾濡近身褻瀆豈尚以丹朱爲緣同於禮衣之盛飾乎

羔裘

羔羊羔羊之革素絲五緎疏司裘職云掌爲大裘以供王

祀天之服更不別言袞冕巳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黑羔裘又云司服職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以下冕不復云裘司裘職云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亦不別言袞冕以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大裘之羔裘矣案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大夫士狐青裘蓋元衣之裘然袞冕與元衣知不用狐青裘者以司裘職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鄭以功裘以待頒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

司裘疏玉藻云羔裘注引孔子緇衣羔裘鄭注論語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若然卿大夫助祭用冕服士用爵弁君朝服冕服羔裘卿大夫士弁冕用羔裘至於朝服亦用羔裘卽是君臣祭服朝服同服羔裘也

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注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也染之以元於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元衣之裘疏皇氏云元衣謂元端也皇氏又云畿內諸侯朝服用緇衣畿外用元衣此狐青又是畿外諸侯朝服之裘又云熊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元衣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熊氏又以內外諸侯朝服皆緇衣以羔爲裘不用狐青也狐青旣是冕服之裘周禮司裘謂之功裘者以在冕服之內人功微麤不如黼裘大裘之美以故謂之功耳劉氏云凡

以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故司服云祭昊天大裘而冕以下冕皆不云裘是皆用羔裘也又論語注緇衣羔裘皆祭於君之服是祭服用羔裘也劉氏又以此元衣爲元端與皇氏同今刪定三家之說雖各有通塗皆有長短皇氏以畿內諸侯緇衣畿外諸侯元衣案王制直云元衣而養老不辨內外之異又詩唐風羔裘豹祛卿大夫之服檜風曰羔裘逍遙鄭元云朝燕之服也論語云緇衣羔裘注云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爲裼唐檜曾非畿內之國何得竝云羔裘若此元衣爲畿外諸侯則鄭注此何得云君子大夫士也又祭服無裘文無所出皇氏之說非也劉氏以六冕皆用大裘案鄭志大裘之上有元衣則與元冕無異

是以小祭與昊天服同此則劉氏之說非也今彼此商量以熊氏之說踰於二家

案玉藻犬羊之裘不裼淮南子說山訓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然則羊裘賤者之服羔裘亦羊裘也冕弁之服皆用之者說文羔羊子也羊初生其毛柔細最深煖也故爲貴裘淮南子齊俗訓晉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墨子兼愛篇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牂羊之裘韋以帶綫攷廣雅牝羊一歲曰特䍮三歲曰牂羊至三歲則齒極長其毛麤大不及羔羊矣故牂羊之裘爲惡衣與麤布之衣相配玉藻所云犬羊之裘蓋謂此也羊裘不裼而羔爲羊子卽用之於冕弁服猶鹿裘爲喪服之裘而麑爲鹿子則用之於皮弁服也

又案玉藻君子狐青裘鄭注蓋元衣之裘元衣二字爲冕弁及朝服元端同稱而皇氏獨以爲元端之裘者蓋合鄭論語注決之也司裘疏引論語緇衣羔裘鄭注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卿大夫助祭於君元冕也卽知冕服用羔裘士助祭於君爵弁也卽知爵弁用羔裘君臣視朝之服朝服也卽知朝服用羔裘此外惟元端不見所用之裘則玉藻狐青裘注所云元衣之裘卽爲元端之裘無疑矣熊氏以此注元衣爲六冕及爵弁之裘然則卿大夫士祭於君當服元冕爵弁卽當用狐青裘不用羔裘矣何以論語注又云羔裘爲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乎鄭必不自相剌謬如此故知此注元衣專謂元端矣熊氏誤解玉藻注元衣二字由未參攷論語注耳孔又謂六冕若皆用大裘鄭志大裘之上有元衣則與元冕無異是以小祭與昊天上帝同服此則劉氏之說非也今攷鄭司裘注云大裘黑羔裘論語注謂冕爵弁朝服皆用黑羔裘不嫌與大裘同者玉藻云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注大裘不裼謂祭天也孔疏大裘則無別衣蓋謂此也其他冕服及爵弁朝服雖亦用羔裘而於羔裘之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正服卽異於天子之大裘不裼矣至鄭志大裘之上加元衣蓋僅於裘之外加元衣元衣之內更無裼衣卽玉藻所云大裘不裼也與元冕裼裘迥異而孔氏謂大裘與元冕無殊尤未深攷玉藻注元衣二字未明著何服故熊氏意爲六冕及爵弁之裘而鄭論語注以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用羔裘則爵弁之用羔裘論語注有明文矣故一以彼注爲斷　孔玉藻疏謂六冕及爵弁之裘用狐青裘而詩羔羊之革疏又謂六冕與爵弁同用黑羔裘則仍從劉氏之說矣

又案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疏論語注云緇衣祭於君之服者謂助君祭朝服而祭也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也今攷諸經傳注載卿大夫助祭之服無用朝服

者疏謂朝服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全無根據司裘疏曰鄭注論語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若然卿大夫助祭用冕服士用爵弁君朝服冕服羔裘卿大夫士弁冕用羔裘至於朝服亦用羔裘即是君臣祭服同服羔裘也賈此疏謂卿大夫士助祭冕弁服同服羔裘最善體會鄭注但羔裘必以緇衣爲裼攷賈儀禮疏云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據帛爲色者則爲紂字此云緇衣羔裘即爲緇布衣若卿大夫以冕弁助祭上服絲衣而裼用緇布衣即是以布裹帛矣於制未合似鄭注所云緇衣羔裘亦卿大夫士助祭於君之服不指元冕爵弁不知以帛裹布非禮也本謂中衣不謂裼衣（辨見深衣攷）即以緇衣攷之據布爲色即爲緇字即據帛爲色亦或爲緇字國策令尹子文衣緇帛及麛裘之衣呂氏春秋淫辭篇及子華子神器篇昔吾所亡者紡緇也管子七臣七祖篇夫男不田女不緇注云緇紂此皆以緇爲帛也均不作紂字可知絲衣亦得名緇衣然則卿大夫士冕弁祭服以緇衣裼羔裘蓋用緇帛也故鄭於緇衣羔裘之下注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也又攷禮不特冕弁絲衣其裼衣當用帛即朝服布衣其裼衣多用帛玉藻君子狐青裘元綃衣以裼之又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論語素衣麛裘攷狐青裘元端之裘也狐白裘及麛裘皆皮弁之裘也元端皮弁上服布衣以元綃錦衣素衣爲裼則是上衣用布裼衣多用帛也蓋裼衣與中衣不同中衣爲裹衣與褻衣相近上衣用布則中衣必不用帛也自孔穎達誤以以帛裹布非禮也二語爲指裼衣遂謂上衣用布則裼衣不得用帛不知玉藻以帛裹布注明謂中衣不謂裼衣如謂裼衣不得以帛裹然則錦衣素衣何以裼皮弁（士冠禮賈疏若以衣裳言素者謂白繒也引論語注素用繒詩孔疏亦云未有以素爲布者）元綃何以裼元端乎論語素衣麛裘所云素衣謂皮弁服之裼衣白布衣十五升則皮弁服之上服也論語緇衣羔裘所云緇衣則朝服之裼衣（以素衣麛裘推緇衣羔裘素衣以素帛爲裼衣則緇衣當以緇帛爲裼衣）詩緇衣之宜兮則緇布衣十五升朝服之上衣也

弁服釋例卷二

蕭山湯應鯉校

弁服釋例卷三

興化　任大椿

## 韋弁服

韋弁爲聘禮卿歸賓饔餼之服

六月載是常服疏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韎韋之弁其服蓋韎布以爲衣素裳不韎皮爲衣者以卿之歸饔餼當用皮弁以權事之宜而用韋弁故彼注云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也取相近耳以皮弁衣故彼韋弁衣用赤布也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注變皮弁服韋弁敬也韋弁韎韋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

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疏鄭注司服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又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鄭志解此跗注以跗爲幅以注爲屬謂制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屬爲衣及裳今此鄭云以韎布爲衣而素裳全與兵服異者鄭以意量之此爲賓館於大夫士之廟既爲入廟之服不可純如兵服故爲韎布爲衣而素裳鄭志兵服以其與皮弁同白舄故以素裳解之此言素裳又與鄭志同若然惟變其衣耳

案詩六月疏云以皮弁衣故彼韋弁衣用赤布皮弁衣三字似有脫誤大意謂戎服以韎韋爲衣裳此聘服則用赤布衣者蓋聘禮當服皮弁皮弁則布衣也此歸饔餼雖變皮弁爲韋弁然其衣則還依皮弁布衣爲之特變白布爲赤布耳案文義以皮弁衣句皮弁二字下當脫白布二字

又案詩采芑朱芾斯皇疏言受王命之時王以此服命之故方叔服之而受命也知者春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是朱之淺者故得以朱表之周禮注云韋弁素裳此連言朱裳者以經云朱芾芾從裳色故知裳亦朱也不用戎服素裳者以其命將非在軍不可純如之也亦變爲美故雜以祭服之飾焉據此則孔謂韋弁服以素裳爲正變素裳爲朱裳卽非在軍之戎服然則司服注以韎韋爲衣弁以爲裳竝非戎服之正矣而左傳成十六年疏引聘禮注謂彼

非戎事當爲素裳則又以素裳非戎服之正與采芑疏戎服素裳互異詩春秋疏皆出穎達之手何以自相刺謬也

又案司服注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聘禮注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戎事用韋者以韋革同類服以臨軍取其堅也聘異於戎故不用韋聘禮正服皮弁或以朝服衣皆十五升布此韋弁當亦用十五升布爲衣特以韎染異於皮弁朝服之布耳

又案鄭聘禮注韋弁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雜問志韎韋之跗注亦謂衣同韎韋裳則素也獨司服韋弁服注云韎韋以爲弁又以爲衣裳下引韎韋之跗注又似

以韎韋爲裳者與雜問志及聘禮注所云素裳均異賈
疏以爲兩解竊疑詩朱芾斯皇箋云天子之服韋弁服
朱衣裳特別曰天子之服惟天子得朱裳耳非天子則
素裳故聘禮卿韋弁歸饔餼注云素裳以其爲卿故下
天子也雜問志釋韎韋之跗注以爲素裳亦據郤至晉
卿與聘禮之卿同也元端天子朱裳大夫素裳然則韋
弁服天子朱裳卿大夫素裳亦與元端同也但破屨人
疏引鄭志趙商問司服王后六服之制答曰大裘袞衣
鷩衣毳衣絺衣元衣此六服皆纁裳赤舄韋弁衣以韎
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據此志釋司服韋弁
則專據天子之韋弁矣而云素裳白舄是鄭又明以天

子之韋弁爲素裳矣雜問志或鄭氏未定之說要當以
司服注及采芑朱芾斯皇箋爲正

又爲下大夫聘禮歸介饔餼及介受禮之服

聘禮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注
介不皮弁者以其受大禮似賓不敢純如賓也

又爲聘禮夫人使下大夫歸禮之服

聘禮夕夫人使下大夫皮弁歸禮

又爲天子諸侯大夫兵事之服

六月載是常服傳常服戎服也箋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
疏言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陣之時乃服之在道未服之司
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

春秋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
素裳白舄又雜問志云韎韋之不注不續如幅注屬也幅
有屬者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知淺赤
者以詩言韎韐有奭以韎韐茅蒐染之而奭爲赤貌若不
淺則絳故知淺赤也又云以皮韋同類故孝經注曰田獵
戰伐冠皮弁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也皆以皮弁統韋
言之若分別言之戰伐用韋不用皮也此所載者據將帥
服耳其餘軍士之服下章言旣成我服是也通皆韋弁故
坊記注云惟在軍同服耳知者僖五年左傳曰均服振振
取虢之旂是同也禮在朝及齊祭君臣有同服多矣獨
言在軍者爲僕右無也以若各以時服僕右恆朝服至在

軍則同故言唯耳不謂通於他事

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傳朱芾黃朱芾也箋命服者命
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疏春官
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注云韋弁以韎韋爲衣又以爲裳是
朱之淺者故得以朱表之周禮志云韋弁素裳此連言朱
裳者以經云朱芾芾從裳色故知裳亦朱也不用戎服素
裳者以其命將非在軍不可純如之也亦變爲美故雜以
祭服之飾焉此本或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纁裳者誤
定本無纁字

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
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

服之遺色疏左傳成十六年楚子曰韎韋之跗注君子也
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若賈服等說跗謂足跗注屬也袴
而屬於跗若據鄭雜問志則以跗為幅注亦為屬以韎韋
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為衣而素裳旣與諸家不同又
與此注裳亦用韎韋有同異者鄭君兩解此注與賈服同
裳亦用韎韋也至彼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舄之義若然
案聘禮云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韎韋之弁蓋韎布為
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
故疑用韎布為衣也言素裳者亦從白屨為正也

巾車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注卽戎謂兵事
疏司服兵事韋弁服車服相配俱是卽戎故云謂兵事也

戎僕正其服注服謂衆乘戎車者之衣服疏鄭注坊記云僕
右恆朝服據非在軍時若在軍則服韋弁服衆乘戎車者
之衣服謂此也

桃氏疏武王克商在軍皆韋弁韋弁兵服克商還皆禆冕
禆冕則五冕

王制一命卷疏故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
韋為弁又以為衣裳詩釆芑注云韋弁服朱衣裳則韎韋
也其事同鄭志又以韋弁為素裳未知孰是又云其諸侯
則皮弁以視朔朝服以視朝韋弁以卽戎與天子同諸侯
田獵亦用韋弁故左傳衛獻公射鴻於囿不釋皮冠而與
孫林父言又昭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皮冠豹舄

月令季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厲飾謂戎服尙
威武也疏熊氏云謂戎服者韋弁服也以秋冬之叫故韋
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故司服云凡甸冠弁服義或然也

左氏僖五年傳均服振振注戎事上下同服疏周禮司服
職云凡兵事韋弁服鄭元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
裳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然則在兵之服皆韋弁
均服者謂兵戎之事貴賤上下均同此服也

左氏成三年傳齊侯曰服改矣注戎朝異服也疏鄭元云
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
之跗注是也

左氏僖二十八年傳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疏周禮司

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凡兵事韋弁服金輅祭祀所乘
其大輅之服當謂鷩冕之服戎輅之服當謂韋弁服也

左氏成十六年傳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注曰韎赤
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疏鄭元詩注曰韎茅
蒐染也韎聲也韋昭云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
也茅蒐卽今之蒨也賈逵曰一染曰韎釋器云一染謂之
縓謂一入赤為淺赤色也跗注兵戎之服自腰以下而注
於脚跗謂屬袴於下與跗相連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
鄭元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晉郤至韎韋之跗
注是也鄭以跗當為幅謂裁韋若布帛之幅相逢屬鄭言
以為衣裳則衣裳不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鄭元云

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鄭以彼非戎事當爲素裳明
衣裳不連跗注杜言連者爲腰脚連耳
左氏襄二十五年傳鄭子産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注戎服
軍旅之衣異於朝服疏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元
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也諸侯之朝服元冠緇
布衣素積以爲裳是戎服異於朝服也
案司服注云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攷漢書鼂
錯傳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五百帥名也後漢
書宦者傳曹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
美色注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伍當也伯道也
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爲五

百也又攷古今注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伍長爲
伯故稱伍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竈置一伯故戶伯亦
曰火伯以爲一竈之主也漢諸公行則戶伯率其伍以
導引也古兵士服韋弁今戶伯服赤幘纁衣則以戶伯
爲古之兵士也
又案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攷工記函人爲甲犀甲七屬
兕甲六屬合甲五屬蓋韋弁服在兵事中與三革並用
詩价人維藩箋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晉
語康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爲大甲是兵事用革甲也郤
至韎韋之跗注是兵事用韋弁服也攷春秋傳楚子重
伐吳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注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練

袍非革也組甲止三百練袍三千蓋組甲工多練袍工
少工少者易成故被練多可知當時臨戎之服不專用
革甲韋弁與革甲旣同爲兵服則或用革或用韋各有
宜也攷漢書韓延壽傳騎士被甲鞮鞪霍去病傳發屬
國元甲軍尹賞傳被鎧扞注鎧甲也扞臂衣也當時將
士旣皆用鎧甲及攷光武紀光武絳衣大冠其云絳衣
卽韎服之制也東觀漢紀光武起義衣絳單衣赤幘又
曰段熲滅羌詔賜赤幘大冠其云赤幘則韋弁之遺象
通典載魏杜布議古者軍禮韋弁冠今者赤幘是其證
也西京賦武士赫怒緹衣韎韐云緹衣卽司服注所云
緹衣武士卽司服注所云伍百也又後漢書陳俊傳注

引華嶠書曰拜俊爲强弩偏將軍賜絳衣九百領衣中
堅同心士云中堅同心士卽伍百之類也云賜絳衣九
百領卽緹衣也然則漢時絳衣赤幘與介甲並用可證
司服之韋弁服與函人之革甲並用矣又攷晉馬隆傳
隆討西羌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
犀甲無留礙賊以爲神鐵鎧雖堅於犀甲然躡險當輕
疾故利用犀甲之輕不利鐵鎧之重革甲雖堅於韋弁
然韋弁之用或有時便於革甲則用革又不如用韋矣
當以馬隆傳參之天子兵事用韋弁服或以尊服尚輕
且異於親禦矢石故也漢書東方朔傳足履革舃師古
曰革生皮也不用柔韋言儉率也然則韋重於革以韋

為服猶之以革為甲耳卽以韋弁服為尊者之甲可也
又攷哀七年傳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韋帛相配與庭實之皮幣同貴故請救以之為賂非生革所能並也故尊者之甲用之耳
又案韋弁服通名甲冑成十六年傳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謂郤至也其下曰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冑不敢拜命據此衣韎韋之跗注而云免冑則韋弁亦得名冑也云閒蒙甲冑則韎韋之衣亦名甲矣
又案鄭司常注屬謂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詩織文鳥章箋云織徽織鳥章鳥隼之

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疏謂以絳為縿畫為鳥隼又絳為旒引司常注作證今攷續漢輿服志却非冠制似長冠下促宮殿門吏僕射冠之負赤幡青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之僕射負赤幡卽司常注所云城門僕射所被也絳衣赤幡戎事皆尙赤也又攷後漢書杜喬傳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云亭吏著赤幘卽司常注所云亭長絳衣也亭長絳衣赤幘近於古之韋弁服矣亭長於周禮為比閭族黨之官六鄉起軍比閭族黨皆有將軍之職故亭長亦從兵服耳又續漢書禮儀志大喪校尉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校尉武士也雖送喪亦絳衣赤幘則武士雖不臨戎亦必戎服漢世嚴於兵服如此
又案吳越春秋方陣而行中校之軍皆白裳白髦素甲素羽之矰望之若荼王親秉鉞戴旗以陣而立左軍皆赤裳赤髦丹甲朱羽之矰望之若火右軍皆元裳元髦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據此則兵事不必皆韋弁服唐武藏庫所藏五色袍襦未必不沿此制既云白裳赤裳元裳又云素甲丹甲黑甲則所謂裳者卽函人疏所云甲下旅為裳左氏宣十二年傳得其甲裳呂覽去九篇云為甲裳以帛是也左氏定九年傳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則戎服又有素裘者矣
又案後漢志不載韋弁晉志有之宋書禮志凡兵事總

謂之戎尙書云一戎衣而天下定周禮革路以卽戎又曰兵事韋弁服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左傳戎服將事又云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先儒云韎絳色今時伍伯衣說者云五霸兵戰猶有緅紱冠纓漫胡則戎服非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無定色冠黑帽綴紫摽摽以繒為之長四寸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革中官紫摽外官絳摽又有纂嚴戎服而六緅摽行留文武悉同據此帽異於弁黑帽異於韎韋摽以紫絳豈以紫絳與韎色相近歟又宋書禮志泰始四年詔又以肅冕三梁纓朱衣裳乘革路征伐不賓講武校獵則宋之戎服猶朱衣裳惟用肅冕黑冠為

異隋志禡類武弁朱衣裳與泰始四年詔同冠則武弁
卽古惠文冠也亦異韋弁而隋志又載後周之制諸公
服九七曰韋弁諸侯服八六曰韋弁諸伯服七五曰韋
弁諸子服六四曰韋弁諸男服五三曰韋弁三公三孤
卿上大夫中大夫與公侯伯子男五等相準隋志又載
後周巡兵卽戎則服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此
則後世戎服用周禮韋弁服惟後周爲然耳
又案玉海載宋皇祐二年詔問冠韋弁何服所執何玉
禮院奏韋弁爲戎服於經無執玉之文三禮圖繪爲執
玉誤也今攷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事注鄭司農
云瑑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以銅虎符

發兵元謂牙璋亦王使之瑞節玉人牙璋中璋七寸射
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夫此起軍旅治兵守者
旣在軍戎必服韋弁服矣所執瑞節有中璋牙璋樂記
武王郊射裨冕搢笏淮南子齊俗訓武王勝殷搢笏杖
殳以臨朝夫射戎事也杖殳臨朝未亡武也而均搢笏
則戎服晉師秉持瑞節或亦執玉之類乎
韋弁重於皮弁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變皮弁服韋弁敬也疏案周
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有九祭服之下先云兵事韋弁服
後云視朝皮弁服則韋弁貴於皮弁今行聘享之事等皆
皮弁至歸饔餼則韋弁故云敬也

形制似皮弁廣狹之度當似後世武弁
案晉志韋弁制似皮弁頂上尖韎草染之色如淺絳然
則形狀似皮弁矣又攷三禮圖皮弁高尺二寸脩弁廣
八寸長尺六寸惟不載韋弁尺寸大約韋弁長廣必大
於他冠蓋武士之冠冣大故後漢志武冠亦曰武弁大
冠諸武官冠之晉公卿禮秩曰大司馬大將軍太尉驃
騎車騎衛將軍諸大將軍開府位從公者著武冠俗謂
之大冠瓔纓無蕤莊子云武士之服卽謂此大冠也漢
書蕭寬饒傳寬饒初拜爲司馬冠大冠帶長劍漢之武
冠比司服之韋弁又三禮圖云衣服令武弁當比韋弁
處然則韋弁高廣之度當不異於武弁大冠矣

天子諸侯孤卿大夫韋弁會皆有玉璂璂數與玉采各以其
等
淇奧會弁如星疏其韋弁飾與皮弁同
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
玉疏弁師又有皮弁韋弁冠弁亦皆十二玉故云冠飾十
二玉也
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
之注韋弁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
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
采
王制三公一命卷疏皮弁縫中亦五采玉十二故弁師云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鄭注云會縫中也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韋弁亦然故弁師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則知天子韋弁與皮弁同也又云若熊氏之義分以下諸冕其旒並依命數不減其韋弁皮弁冠弁縫中之玉各依命數玉皆三采朱白蒼也孤希冕而下其旒及玉皆三采朱綠各依命數其皮弁韋弁冠弁玉亦二采各依其命數

朱裳

一曰素裳見上

韠與爵弁同

案西京賦韎衣韎韐李善注韎衣韎韐武士之服然則

韋弁亦當以韎韐爲韠也詩韎韐有奭自爲爵弁之韠蓋爵弁纁裳纁色赤武士韎衣韎亦赤故皆以韎韐爲韠也以此推韋弁則韋弁之韠亦赤矣又攷詩朱芾斯皇疏謂韋弁服朱裳芾象裳色則韋弁用韍同於冕服蓋韋弁本尊於爵弁故惟卿大夫以上乃服之又天子特以此服賜方叔或變韎韐言朱芾以寵異之歟

天子諸侯舄無明文大夫白屨黑絇繶純

屨人注青絇者云白舄之飾疏白舄配韋弁皮弁又云案司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則韋弁其裳以韎之赤色韋爲之今以白舄配之其色不與裳同者鄭志及聘禮注韋弁服皆云以素爲裳以爲正文鄭自兩解不定故得以白舄配之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注功屨次命屨於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疏案司服孤希冕卿大夫元冕皆以赤舄爲命舄以下仍有韋弁白屨冠弁黑屨故云次命屨命屨據婦人而言其實孤卿大夫身則功屨次命舄也又云鄭志韋弁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

案采芑朱芾斯皇箋及司服注皆以天子韋弁服朱衣朱裳裳舄同色朱裳當用赤舄而屨人賈疏又獨據雜問志素裳之說謂當白舄似非定論蓋鄭本兩解故也

裘用狐裘

羔羊羔羊之革素絲五紽疏若兵事既用韎韋衣則用黃

衣狐裘及貍裘象衣色故也又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又定九年傳云晳幘而衣貍製是也

弁服釋例卷三終

蕭山湯應鯉校

弁服釋例卷四

興化　任大椿

## 皮弁服上

皮弁爲天子郊天聽祭報之服

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注報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祀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疏郊日之朝天子早起皮弁服以聽之小宗伯告時日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未郊故未服大裘而冕當且服日視朝之服也

王制一命卷疏又郊祭之前服之以聽祭報故郊特牲云皮弁以聽祭報

又爲大學有司祭菜之服

樂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注皮弁天子之朝朝服疏謂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也又云崔氏云著皮弁祭菜蔬並是質素示學者以謙敬之道矣

案天子視學使有司釋菜服皮弁服若親臨釋奠則當冕服攷司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注謂與諸侯射疏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中又攷祭義養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一以合諸侯一以養更老行禮於學尚服冕服況先聖先師登諸侯更老所得並尊乎齊王儉議釋奠先聖先師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祀則重司服祭五祀尙絺冕況重於五祀者乎後漢鮑昱傳子德爲南陽太守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横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黼冕亦謂釋奠服也初學記引齊王儉侍皇太子釋奠頌云青槐陰市元冕晏東序引陳徐伯陽皇太子釋奠詩隆冕上庠升飛纓此皆以冕服釋奠隋志載後周之制乘輿臨太學服鷩冕七章冣合禮義學記皮弁祭菜祭菜禮輕又使有司爲之故但用皮弁耳漢書韓延壽傳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即學記所云皮弁祭菜使有司爲之者也

又爲君巡牲之服

祭義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注君朔月月半巡視

之君召牛納而視之疏皮弁諸侯視朔之服朔月月半君服此衣而巡牲

案君巡牲既於朔月又於月半古制月半與月朔並重故士喪禮朔月奠注云朔月月朔日也自大夫以上月半又奠漢書蘇武傳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三國魏志黃初五年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北魏書穆亮傳載晉令朔望集公卿於朝堂而論政事通典貞觀二十六年十月令百僚朔望服袴褶以朝然則奠事朝事皆以朔望爲重巡牲既以月朔又以月半亦此義也巡牲月朔皮弁服視朔之服也月半皮弁蓋視月朔之服也

又案莊子達生篇祝宗人元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此所喻似爲有司巡牲之禮月令乃命宰祝巡行犧牲卽此文所云祝宗人臨牢筴也此文下云牢筴之中則豢牲處也本文曰臨牢筴又云吾將豢汝則似初卜牲後祝宗又臨牢筴而巡視之也元端以臨降於君服皮弁矣此雖寓言而未嘗不依附典制也

又爲君卜夫人世婦養蠶之服

瞻卬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傳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注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

又爲君蜡祭之服

檜羔裘狐裘以朝箋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疏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

士喪禮商祝襲祭服注祭服爵弁服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也疏云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也者郊特牲文引之者證皮弁之服有二種一者皮弁時白布衣素積爲裳是天子朝服亦是諸侯及臣聽朔之服二者皮弁時衣裳皆素葛帶榛杖大蜡時送終之禮凶服也此士之襲及士冠禮與聽朔者不用此素服引者欲見郊特牲皮弁素服是大蜡送終之服非此襲時所用者也

月令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又云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疏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也

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注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素服衣裳皆素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曰黃衣狐裘疏上云蜡此云祭故知既蜡臘先祖五祀對文蜡臘有別總其祭俱名蜡也故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是也

素衣麑裘皇侃義疏或云大蜡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鄭元注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注云素服衣裳皆素也

案詩狐裘以朝箋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孔疏以爲大蜡服皮弁息民服黃衣狐裘今箋云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息民大蜡同其事相次故連及之但攷狐裘黃黃箋及緇衣注皆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攷黃衣息民之服而箋云大蜡之服則直以息民爲蜡矣蓋息民雖在大蜡之後日而實統於蜡故鄭氏於息民多言蜡月令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據疏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而注通云此大蜡之祭則息民亦得名大蜡非第如狐裘以朝疏所云連言之也論語黃衣狐裘皇侃

義疏此服謂蜡祭宗廟五祀也歲終大蜡報功象物色黃落故著黃衣黃冠也亦通以息民爲蜡蓋本鄭箋狐裘黃黃箋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所謂大蜡之服猶云息民之服耳解此則黃衣狐裘雖得竝稱大蜡之服而與大蜡之皮弁服究未嘗混也

又案陳祥道謂司服祭羣小祀則元冕注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謂磔攘及蜡祭然則司服注所云四方百物之屬卽蜡祭王蜡祭當服元冕矣郊特牲云皮弁或謂有司助祭之服今攷大宗伯注雖以蜡爲四方百物之祭其實四方百物之祭非獨蜡也大宗伯注云疈而祭之謂磔攘及蜡祭攷月令九門磔攘又十二月大難時亦磔攘此二者均爲四方百物之祭故鄭以磔攘與蜡祭竝舉又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毀謂疈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賈疏謂宗伯云疈辜祭四方百物而引九門磔攘小祝職云將事侯禳然則四方百物兼据侯禳之祭牧人賈疏尢爲明確又攷大司馬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注祊當爲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云以社以方又鼓人云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疏云案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帗舞今此小神等若義近山川者舞兵舞近社稷者舞帗舞據此則禮經凡稱四方百物所該實廣司服元冕祭羣小祀注雖以羣小

祀兼四方百物亦第以大判言之非必以蜡在四方百物之列亦必與四方百物概從元冕也蓋蜡主送終故服殺於喪與凡四方百物有異郊特牲附蜡於郊則天子之服達於下者也而祥道謂天子元冕有司皮弁殊爲臆說儀禮經傳通解續以蜡爲一祭百物別爲一祭最確

又爲舞大夏之服

明堂位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疏皮弁三王之服也裼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皮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以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以舞夏樂也而周樂是武武質故不裼夏家樂文文故

裼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故祭統云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知用冕服舞也

王制一命卷疏又著以舞大夏故明堂位云皮弁素積以舞大夏雖是魯禮王所同之

案祭統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與此皮弁以舞大夏異者經文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然則君執干戚冕而總干乃舞大武也大武周樂用冕尊時制也大夏古樂故用皮弁尚質

又爲士冠再加之服

士冠禮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

郊特牲三加彌尊喻其志也注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冠益尊則志益大也疏言三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是益尊至三加爵弁是彌尊又曰初加緇布冠欲其尚質重古次加皮弁欲其行三王之德後加爵弁欲其行敬事神明是志益大也

冠義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

案後漢書禮儀志乘輿加元服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此緇布爵弁與士冠相當惟加通天冠爲異又易皮弁爲武弁攷公羊宣元年傳已練可以弁冕何休注弁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據此則皮弁本武弁之類以其同類故以武弁大冠易皮弁漢制近古此其一端

又爲天子視朝之服

淇奧會弁如星箋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疏此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也在朝君臣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

緇衣緇衣之宜兮箋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疏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

頍弁有頍者弁傳頍弁貌弁皮弁也箋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疏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

服韋弁則服以卽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相通服之故知皮弁也傳與理不明王肅云言無常也與有德者則戴頍然之弁矣下章云言勉其在人之無期也其意以傷王無德將不戴弁孫毓以皮弁非惟王者所服雖陪臣卿大夫皆得服之不足以爲王者廢興之喻以王說爲非案昭九年左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僖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故以爲喻也

司服眡朝則皮弁服注眡朝視內外朝之事又云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袞冕疏天子三朝外朝二內朝一皆用皮

弁故經總云眡朝則皮弁服也又云案覲禮云天子袞冕負黼扆節服氏云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注云服袞冕者從王服故知朝覲在廟王服袞冕若然春夏受贄在朝則是眡朝皮弁服也其受享於廟與覲同袞冕故於廟連言朝也

司士王入內朝皆退注玉藻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謂諸侯也王日視朝皮弁其禮則同

士冠禮目錄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

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天子與其臣元冕以

視朔皮弁以日視朝

王制一命卷疏司服又云眡朝則皮弁服鄭注云眡朝視內外朝之事又云其天子卿大夫士以皮弁爲朝服

元衣而養老注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疏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者玉藻文引之者證天子與諸侯朝服之別

月令衣青衣注又玉藻曰天子龍袞以祭元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與此皆殊

玉藻皮弁以日視朝

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昭公曰寡君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注天子朝皮弁夕元端朝服以聽朝元端以燕

案漢書如淳注雖有五時服至朝皆朝服皂衣然則當時仍以皮弁爲尊服漢書孝平王皇后傳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王莽傳莽再拜受袞冕句履皮弁素積朱戶納陛云袞冕即所謂一命袞也云皮弁則所謂眡朝皮弁服也當時賜服皮弁與袞冕相亞論衡恢國篇周時被髮椎髻今戴皮弁淮南子齊俗訓越王句踐劗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蓋重言乎王朝之正服也荀子士皮弁攷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荀子據司服言之蓋亦謂天子之士正朝之服也漢制朝服皂衣皆沿諸侯之朝服耳

又案三國魏志裴松之注及宋志載魏文帝黃初三年詔賜漢太尉楊彪几杖待以客禮延請之日使挾杖入

朝又令著鹿皮冠彪辭讓不受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攷天子之朝皮弁以視朝自漢以後皆冠通天冠服與深衣同制文帝尊禮楊彪不欲其以朝儀見故特命冠皮弁欲比於幅巾雅服而不知皮弁正爲天子之朝朝服於以知司服眡朝之服湮於魏晉時矣

又案天子之朝名朝服者或非皮弁周書王會篇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物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朝服有繁露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爲天子菉幣焉絻有繁露攷此爲

王朝服云冕無繁露有繁露則大朝覲會同之冕服也非常朝之服也此亦通名朝服

又案漢以後天子朝服皆本深衣制度通典載漢明帝永平中議乘輿冠通天冠服衣深衣制有袍隨五時色梁劉昭續漢志注今下至賤吏小史皆通制袍單衣皂緣領袖中衣為朝服袍制即深衣之連衣裳者也後漢馬援傳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明帝紀注續漢表三老五更皆服絺紵大袍單衣皂緣鍾離意傳賜尚書以下帷被皂袍則漢時已以袍為朝服矣袍色以皂則猶襲古緇衣之制通典又載晉制朝服通天冠絳紗袍宋明帝泰始四年詔以通天冠朱紗袍為聽政之服齊梁以

後朝服朱紗絳紗更變不一而皆以袍又攷齊建武中通天冠絳紗袍乘輿臨朝所服臣下皆同仍本在朝君臣同服古制又攷晉志云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元冠絳衣而已魏已來名為五時朝服又有四時朝服又有朝服自皇太子以下隨官受給百官雖服五時朝服據今止給四時朝服缺秋服三年一易宋志朝服一具冠幘各一絳緋袍皂緣中單衣領袖各一領革帶袷袴各一舄襪各一量簪導餉自副四時朝服者加絳絹黃緋青緋皂緋袍單衣各一領五時朝服者加給白絹袍單衣一領秋最尊者給五時朝服次者給四時朝服次者給單衣又次者給科單衣及構陳制皇太子舊有五時朝服自梁天監之後則朱服諸王朝服朱衣絳紗袍皂緣中衣開國公侯伯子男並朝服紗朱衣餘文官朝服武賁中郎將羽林監絳紗縠單衣州刺史絳朝服直閤將軍諸殿主帥朱服正直絳衫從則裲襠衫太子衛率率更令丞皂朝服殿中將軍員外將軍州郡都尉司馬中通事舍人太子通事等並朱服元衣赤幘袴褶太子二傅所服武冠絳褠殿前威儀武賁散給使閤將鼓吹士帥副太子鹵簿戟吏所服於是朝服貴賤異秩其制始詳唐志貞觀四年制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七品以上綠八品九品以上青於是朝服貴賤異色其制始詳攷隋志通天冠絳紗袍天子元會

臨軒服之皮弁服視朝聽訟服之則天子常朝皮弁古制尚存於隋又攷通典唐以皮弁為朔日視朝之服則以諸侯視朔之服為朔日之朝服開元禮載朔日視朝儀云皇帝弁服所謂弁服即所謂皮弁也特絳紗袍與白布衣異耳漢書外戚王皇后傳師古注皮弁朱衣而素裳皮弁用朱衣師古蓋據絳袍之制言之非古也通攷載詳定正旦御殿儀注所言周官司服王眡朝則皮弁服鄭氏注眡朝眡內外朝之事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袞冕賈公彥曰覲禮天子袞冕負黼扆故知朝覲在廟王服袞冕而春夏受贄在朝則皮弁孔穎達曰天子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朝服執贄入應門漢制百官

賀正旦天子服通天冠自晉以來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皂單衣朱緣裏加於通天冠上衣畫而裳繡凡爲日月星辰十二章自此元日受朝始用祭服梁及隋唐旣以因襲而本朝亦用袞冕臣等以謂周禮朝覲若春夏受摯於朝則君臣皆朝服秋冬受摯於廟則君臣皆祭服今元會行禮於朝而天子服祭服羣臣服朝服未合禮意其元日受朝賀宜服通天冠絳紗袍然則常朝正旦朝服皆用絳紗袍而隋志常朝之服皮弁唐制朔日之服皮弁至宋槪不復存

又案諸侯之朝朝服緇衣素裳亦或名皮弁爲朝服論

語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皇侃義疏吉月者月朔也朝服者凡言朝服惟是元冠緇布衣素積裳今此之朝服謂皮弁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也所以亦謂朝服者天子用之以日視朝今云朝服是從天子受名也諸侯用之以視朔孔子魯臣亦得與君同服故月朔必服之也然魯自文公不視朔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是哀公之臣應無隨君視朔之事而云必服之者當是君雖不視朔而孔子月朔必服而以朝是我愛其禮也邪疏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攷皮弁在天子之朝乃曰朝服孔子以吉月朝則在魯國乃亦以皮弁爲朝服者攷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熊氏謂此朝服爲皮弁服據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則相朝亦皮弁服此以皮弁服爲朝服亦在侯國可與孔傳相證

又爲天子常食之服

王制一命卷疏又以食故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

玉藻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疏所以敬養身體故著朝服

又朝服以食疏此經云朝服以食爲釋服之後將食之時又者又如朝時服朝服以食然則上天子云遂以食者亦退於小寢釋服至將食之時又朝服互相明也

案此疏謂天子至將食之時又朝服則皮弁也但謂諸侯釋服服元端未知天子釋皮弁用何服攷天子諸侯皆以元端爲燕服諸侯釋朝服服元端至食又服朝服天子釋皮弁亦當服元端至食又服皮弁也

又爲諸侯在王朝之服

淇奧會弁如星疏諸侯亦皮弁以視朝以序云又相於周故爲在王朝之服

又爲諸侯視朔之服

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

皮弁服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疏案玉藻云諸侯皮弁聽

朔於太廟又案鄭箴說孔子之服云素衣麑裘鄭云視朔之服視朔之時君臣同服也

聘禮賓皮弁注諸侯視朔皮弁服疏知此皮弁是諸侯視朔服者以其玉藻云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是也

既夕記載皮弁服注皮弁服者視朔之服

王制一命卷疏其諸侯則皮弁以視朔

玉藻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注皮弁下天子也

卒朔然後服之注諸侯視朔皮弁服疏卒朔謂卒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也

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注端當為冕疏知端當為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

元端案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為冕謂元冕也

雜記素積一疏素積一者皮弁之服公視朔之服也

占者皮弁注大夫士朔服皮弁

案論語素衣麑裘皇侃義疏素衣謂衣裳竝用素也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鄭元注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注云素服衣裳皆素也皇氏以素衣麑裘為凶荒之服非視朔之服與鄭異義蓋皮弁服有二一是白布衣素帛以為裳乃諸侯視朔之服一是衣裳皆用素帛此大蜡時送終之禮凶服也（見士喪禮賈疏）皇氏以素衣麑裘既名素衣則衣裳皆素與郊特牲之皮弁素服同故云凶荒之服也不知郊特牲皮弁素服謂正服也論語此節緇衣素衣黃衣皆指裘上之裼衣非指裼衣上之正服也此麑裘裼衣以素其正服仍衣白布也故鄭氏以為視朔之服皇氏易之非也中衣不得以帛裏布裼衣則得以帛裏布又案家語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是諸侯以皮弁視朔視朔訖亦即以皮弁視朝與常日視朝之服有異攷玉藻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

視朝於內朝云以日者謂每日視朝皆朝服不謂朔日獨異也又云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疏卒朔謂卒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據此經文雖朔日視朝亦服朝服不服皮弁詞義鑿鑿家語顯違禮經不足為據

又為天子燕同姓之服

頍弁有頍者弁實維伊何傳頍弁貌弁皮弁也箋實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為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疏此詩責王不燕而樂皮弁是天子燕用皮弁明矣若然王制云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注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

與羣臣燕之服周人脩而兼用之元衣素裳其冠委貌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如彼注則天子之燕用元衣此言皮弁者蓋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元冠親同姓用皮弁賓之初筵三章箋云此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弁之事也

王制一命卷疏其皮弁又以燕諸公故詩云有頍者弁注云弁皮弁詩人責王不以皮弁燕諸公此則朝服燕也元衣而養老疏案詩頍弁注云禮天子諸侯朝服以燕天子之朝服以皮弁服以皮弁服燕不用元衣者詩所謂燕同姓諸公及異姓諸舅等故用皮弁尙質故也若燕其諸侯則用元衣明諸侯則朝服以日視朝服則元衣素裳也

案頍弁次章曰豈伊異人兄弟具來卽小序所謂燕樂同姓也其末章曰豈伊異人兄弟甥舅箋謂吾舅者吾謂之甥然則頍弁不止燕同姓也賓之初筵側弁之俄箋亦以王與族人燕並及異姓乃二詩皆用燕同姓之弁服者文王世子曰公若與族燕則異姓為賓注曰宗無相賓客之道然則頍弁及賓之初筵雖及異姓或以異姓為賓（見賓之初筵）要皆以族燕為主故用燕同姓之弁服也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注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疏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彼注云親者稠疏者稀假令親兄弟歲四度從父昆弟歲三度從祖昆弟歲二度族昆弟歲一度是皆與族人燕之事雖或以異姓為賓然則重在親宗族則皮弁服可知文王世子曰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屈公之尊至與父兄齒與常燕羣臣大異故不用常燕朝服而用皮弁以皮弁尊於朝服示加敬也燕禮小臣戒與者注君以燕禮勞使臣若臣有功故與羣臣樂之此主於燕異姓矣而記曰燕朝服於寢此燕異姓用朝服之證也燕禮記注謂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元冠而衣皮弁服此漢禮之誤要其用皮弁服之故在誤以王燕同姓之服槪施諸辟雍燕禮耳

又為天子賓射燕射及諸侯在竟賓射之服

司服疏若燕射在寢則朝服若賓射在朝則皮弁服

王制制三公一命卷疏其賓射燕射時亦皮弁也案射人職賓射在朝故知用朝服也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明天子燕亦以朝服故知賓射燕射亦皮弁也

射義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疏天子賓射則在朝故射人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是也其服皮弁服矣又云其諸侯賓射若在國則亦在朝與天子同若在國外相會則在竟故鄉射記云於竟則虎中鄭注云謂與鄰國君射也其服亦皮弁服也以聘禮君受聘皮弁故也

案王制疏燕射亦皮弁引燕禮記諸侯燕於寢朝服證天子燕於寢亦朝服天子朝服則皮弁也燕以皮弁則燕射亦皮弁義例最確賈司服疏謂天子賓射在朝皮

弁燕射在寢則朝服不知諸侯在朝朝服在路寢亦朝服玉藻經文可據以諸侯例天子則天子在朝皮弁明在路寢亦當皮弁燕射在寢其爲皮弁明矣賈司服疏殊誤

又案射義疏諸侯賓射有在國在竟之異在竟則從聘禮皮弁服在國則與天子在朝同天子朝服皮弁服也諸侯朝服則緇衣素裳矣

又案司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注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疏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中亦服鷩冕也又射義疏其射宮所在天子大射必先習於澤宮而後射於射宮此則射義文也其射宮天子則在廟也故司服云享

先公饗射則鷩冕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依前南鄉是也其服鷩冕攷漢書郊祀志至奉高梁父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後漢禮儀志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行大射之禮注袁山松曰天子皮弁素積親射大侯又後漢書張純傳封禪儀令侍中皮弁搢紳射牛行事據此則漢制天子大射亦皮弁與司服及射義疏所云鷩冕異又攷輿服志行大射禮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元端素裳執事者冠皮弁衣緇麻衣皂領袖下素裳所謂皮弁素積者也據此則漢大射禮公卿諸侯大夫用朝服與郊祀志及張純傳注所云皮弁搢紳射牛行事不同豈封禪大射與

辟雍大射禮有隆殺故服亦有異歟又攷皮弁用白布衣而輿服志辟雍大射執事者雖皮弁素積而衣用緇布則又與禮經皮弁服不同唐開元禮天子大射服武弁服皮弁亦武冠也大射用武弁與用皮弁意相近

又案鄉射禮注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異以鄉射當用朝服元衣素裳若皮弁則爲天子燕射賓射之朝服矣蓋相承而誤

又爲諸侯大射之服

射義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疏是其諸侯大射不顯畿內畿外之異案儀禮大射云公入驁射畢而云入謂從郊入國也謂射在郊學也故鄉射記云於郊則閭中鄭注云

大射於大學儀禮所陳多據畿外諸侯卽畿內諸侯或亦然也其服無文故用皮弁以射在學宮樂記云皮弁祭菜故也

又爲天子受朝宗之服

大行人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疏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此主行朝禮於朝所執其服則皮弁若行三享則執璧瑞自冕服九章已下至將幣三享見行三享已前之事

案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氏謂春朝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秋覲一受之於廟賈氏大行人疏謂行朝禮

於朝則皮弁行享禮於廟則冕服陳祥道謂皮弁王日視朝之禮非受諸侯朝覲之服也行人之職統言朝覲之禮上公冕服九章侯伯冕服七章子男冕服五章而繼之以廟中將幣則未將幣之前受朝於朝未聞不以冕服也今攷大行人冕服九章以下經文康成注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則是此節專言朝後享禮不言朝禮也此節經文云建常九斿樊纓九就即覲禮所云偏駕也如以爲受朝之禮則下云立當車軹是偏駕入公門矣又此一節云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謂迎賓也如以爲受朝之禮則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朝禮天子反出門而見諸侯矣於制皆不可

通故鄭注賈疏以冕服九章已下皆爲朝後行享之禮最確祥道徒以廟中將幣文在冕服九章諸文之後遂謂冕服爲未將幣之前受朝於朝之服今攷此節有云禮九牢謂饔餼大禮朝享後乃陳於館文亦在廟中將幣之前豈遂得謂致饔餼在未將幣之前乎又此節云三問三勞文乃在廟中將幣之後豈遂得謂行享後始郊勞乎故經文序有順逆不得盡以文之前後定節次之前後也蓋冕服九章以下諸文與廟中將幣之文爲目謂廟中將幣其車服擯介迎送之儀如此不謂受朝亦冕服也祥道又以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者從王之服而春朝秋覲皆然不知天子受

朝於朝雖皮弁朝訖而享與覲禮皆衮冕故節服氏從王不特於覲服衮冕即朝訖行享亦服衮冕也朝訖行享要爲朝事故節服氏統以朝言之非謂享前之朝亦衮冕也祥道又謂冕服亦施於朝司服王饗射則鷩冕射人三公北面執璧孤東面執皮帛卿西面執羔大夫西面執雁諸侯在朝亦北面鄭氏謂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射人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然則與諸侯之賓射固在朝矣王鷩冕三公執璧則毳冕而諸侯亦冕服可知今攷司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賈疏謂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中又孔射義疏其射宮天子則在廟也故司服云享先公饗射則鷩冕司几筵云

大朝覲大饗射依前南鄉是也其服鷩冕據此則司服所云饗射之射乃大射也其服鷩冕本不在朝不得引爲在朝服冕之證至於射人所掌乃賓射之制與司服饗射之射不同孔射義疏及賈司服疏均謂天子賓射在朝皮弁服而祥道旣誤以司服饗射之射爲賓射遂誤以賓射在朝亦鷩冕宜乎其謂受朝於朝並得服冕也祥道又引康王在朝冕服此尤變禮之禮不足以證常典易被又曰玉藻裨冕以朝注謂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乃冕服之制如此則知命圭五等以至繅藉冕服之三等皆朝禮也今攷朝覲通稱覲禮曰諸侯前朝前朝猶云前覲玉藻所云裨冕以朝亦猶云裨冕以覲耳受

朝皮弁受覲禆冕祭服盛於皮弁經言朝王盛服故多舉覲禮言之

又案詩韓奕云韓侯入覲又云元衮赤舄覲禮云天子衮冕負斧依又云侯氏禆冕是覲乃服冕也司服眡朝則皮弁服統云眡朝則每日常朝及六服朝王皆括在眡朝二字之內故鄭賈以受朝於朝服皮弁服也通典載周制諸侯遣使聘天子行聘之禮至大門外下車王服皮弁服受聘時賓亦服皮弁受訖王更服衮冕入廟當扆而立賓入次改服禆冕而入此皆以朝禮言之受聘於朝皮弁卽賈疏所云受朝於朝皮弁也聘訖而享王衮冕賓禆冕卽賈疏所云受享於廟冕服也杜佑明於注疏故約舉之儀皆合典要非若宋後諸儒之說也

又爲覲禮勞侯氏之服

覲禮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之外注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

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疏天子當依而立是秋於廟受覲禮也諸侯來朝至於近郊王使大行人皮弁用璧以迎勞之諸侯亦皮弁從使者以入

又爲諸侯相朝之服

司服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

聘禮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疏案司儀諸公相爲賓公皮弁交擯車迎拜辱出大門

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注朝服爲事故也疏朝服爲事故者或會或弔之事諸侯朝服元冠緇衣素裳以上文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爲將廟受尊敬天子習其禮故著冕服諸侯相朝雖亦在廟受降下天子不敢冕服惟著臨朝聽事之服故云朝服爲事故也熊氏曰此朝服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論語云吉月必朝服而朝注云朝服皮弁服是也必知朝服皮弁服者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明相朝亦皮弁服此義爲勝

左氏成三年傳晉侯享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疏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賓迎聘賓尚以皮弁迎朝賓必皮弁矣在朝君臣同服公當皮弁則韓厥於時亦皮弁也

案聘禮疏司儀諸公相爲賓公皮弁茲司儀經注均不著諸侯相朝之服公皮弁三字蓋賈以意推之耳曾子問諸侯相見朝服熊氏以爲皮弁服賈聘禮疏蓋本熊氏

又爲聘禮賓主人之服

聘禮賓皮弁聘注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視朝皮弁服疏周禮大行人諸侯朝天子各服冕服廟中將幣三享覲禮亦云侯氏禆冕在廟覲天子此諸侯待四方朝

聘皆皮弁者入天子廟得申其上服入巳廟不可以冕服又不可服常朝之服故服天子之朝服諸侯以爲視朔之服在廟視朝聘之賓是相尊敬故也

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注於是賓主人皆裼

王制制三公一命卷疏諸侯又以皮弁受聘享故聘禮公皮弁

案韓詩外傳孔子曰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閒據聘禮當云皮弁此云縞冠者皮弁色白縞冠以象其色用皮用縞有異耳縞冠素衣非吉服也卽司服所謂素端聘服用此不合禮制又攷素衣卽素積蓋素裳亦通名素衣詩庶見素衣兮箋以素衣釋素裳

韓詩外傳所云素衣其卽謂皮弁服之素裳歟

又爲賓及上介受饔餼之服

聘禮賓皮弁迎大夫於外門外再拜

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疏決上賓與上介皮弁

又爲歸饔餼賓拜賜之服

聘禮明日賓拜於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注此拜亦皮弁服疏此拜亦皮弁者以其受時皮弁故知此拜亦皮弁也故公食大夫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賓朝服以受明日賓朝服以拜賜於朝故朝服受還朝服拜則知此皮弁受亦皮弁拜可知

又爲卿還玉及賓受玉之服

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注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疏始謂受聘享在廟時

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

又爲諸侯田獵之服

孝經注田獵戰伐冠皮弁

左氏襄十四年傳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注皮冠田獵之冠也旣不釋冠又不與食疏此公射鴻於囿而冠皮冠明皮冠是田獵之冠也且虞人掌獵昭二十年傳曰皮冠以招虞人又十二年傳言雨雪楚子皮冠以出出田獵也是諸侯之禮皮冠以田獵周禮司服云凡甸冠弁服鄭元云甸田獵也冠弁委貌也其服緇布衣素積以爲裳是服諸侯

視朝之服也彼天子之禮故以諸侯朝服而田異於此也

左氏昭二十年傳皮冠以招虞人疏諸侯服皮冠以田虞人掌田獵故皮冠以招虞人也

公羊成二年傳衣服與頃公相似注禮皮弁以征疏時王之禮卽昭二十五年注云皮弁以征不義是也韓詩傳亦有此文

昭二十五年傳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注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

案白虎通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積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服亦皮弁素積又招虞人亦皮弁知伐亦皮弁與孝

經注及公羊注同攷弁師凡兵事韋弁服與皮弁異則皮弁亦不用之於兵事矣左氏成三年傳齊侯曰服改矣注戎朝異服也疏公迎朝賓當皮弁則韓厥於時亦皮弁也與戎服韋弁異故云服改若白虎通云戎事皮弁則韓厥在軍當皮弁迎朝賓服亦皮弁二服正同齊侯又安得云服改乎隋志巡兵卽戎則服韋弁謂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裳衣猶守戎事韋弁之制惟左氏襄十四年傳衞侯戒孫文子甯惠子食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可爲田獵用皮弁之證然獻公軼制之服不足以證禮況彼文孔疏明云司服云凡甸冠弁服鄭元云甸田獵也冠弁委貌也彼天子之禮故以諸侯

朝服而田然則天子田獵之服不得以獻公皮冠作證也呂覽季秋紀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操矢以射高誘注云周禮司服章凡田冠弁服亦以天子田獵當冠弁也又攷左氏昭二十年傳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疏諸侯服皮冠以田虞人掌田獵故皮冠以招虞人獻公射鴻皮冠或不足以證田獵正服而孔子以虞人不見皮冠不敢進爲守官則不得謂皮冠非田獵之正服矣孔疏謂天子冠弁諸侯皮弁則孔子所謂守官亦僅就諸侯之制言之耳與司服凡甸冠弁服不相妨也隋志田獵行鄉畿則服皮弁蓋本左氏傳所載諸侯之制又攷通典宋明帝泰始四年詔以纁冕朱衣裳征伐講武校獵朱衣裳韋弁服之遺制也校獵服此可與賈疏正田韋弁服互證後周巡兵卽戎則韎韋爲衣裳乃從弁師經文不從孝經公羊傳注及白虎通而田獵皮弁白布衣素裳則與之合後沿遞各殊仍以弁師經文爲正

又爲天子除喪之祭服

素冠庶見素衣兮箋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疏喪服小記惟據諸侯若天子除喪則無文亦當服皮弁服

又爲諸侯之復服

雜記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疏上公五冕之外更加爵弁服以下皮弁冠弁之等而滿九侯伯冕服之外亦加

爵弁以下而滿七子男冕服之外加爵弁皮弁而滿五

案隋志載後周制諸公之服九八曰皮弁諸侯之服八七曰皮弁諸伯之服七六曰皮弁諸子之服六五曰皮弁諸男之服五四曰皮弁三公三孤公卿上大夫皆有皮弁至中大夫則無皮弁蓋皮弁本爲五等命服故諸侯復服用之惟隋志中大夫無皮弁服與司服士之服自皮弁以下不合耳

又爲公之襲服

雜記公襲卷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疏素積一者皮弁之服

又爲大夫之襲服

雜記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疏此明大夫死者襲衣稱數也又云皮弁一者第三稱也

又爲士之襲服

士喪禮皮弁服注皮弁所衣之服也疏云皮弁所衣之服也者亦見死者不冠不用皮弁今直取冠以名服是皮弁所衣著之服也

又爲公之襚服

雜記受皮弁服於中庭

又爲上大夫卜宅與葬日占者之服

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

冠不蕤占者皮弁注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大夫士朔服皮弁

士喪禮疏故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下文云如筮則史練冠鄭注云謂下大夫若士也則卜者謂上大夫

案白虎通蓍龜篇皮弁素積求之於質也禮曰皮弁素積筮於廟門之外似謂凡卜筮皆服皮弁者攷卜筮有皮弁朝服元端之異白虎通統云皮弁未知所指又稱禮曰皮弁素積筮於廟門之外禮無此文或卽據此雜記占者皮弁之文歟

又爲國君弔異國臣之服

司服凡弔事弁經服注國君於其臣弁經他國之臣則皮弁

士喪禮疏案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言諸侯不言君者以其彼是弔異國之臣法

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疏弔他國皆首服皮弁故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是也

喪服小記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疏此有二種一云此句因前而發弔必皮弁錫衰謂弔異國臣也若日弔己臣則素弁環經錫衰也故鄭注國君於其臣弁經他國之臣皮弁一云此亦爲自弔己臣

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經耳檀弓已論

案喪服小記疏曰一云此亦爲自弔己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經此說非是諸侯弔己臣不當事皮弁當事則弁經經文但云諸侯弔無不當事明文則弔字乃統當事不當事言之也何得云必皮弁乎旣云必則惟服皮弁耳不服他弁也凡弔無論當事不當事首服惟用皮弁者止諸侯於士及於異國之臣此文諸侯弔必皮弁錫衰直承諸侯弔於異國之臣下是專據弔異國臣法此疏後說不可據

又爲諸侯卿大夫士當事不當事之弔服

喪服記朋友麻注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

則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其弁絰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疏天子常弁絰諸侯卿大夫當事大斂小斂及殯時乃弁絰非此則皮弁是辟天子也

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注斂大斂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疏案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言諸侯不言君者以其彼是弔異國之臣法案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不見君弔士服案文王世子注君爲同姓之士緦衰異姓之士疑衰竝據成服後今大斂未成服緣弔異國之臣有服皮弁之法則君弔士未成服之前可服皮弁襲裘

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疏諸侯以錫衰爲弔服但首服有異弔他國皆首服皮弁故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是也若弔已臣當事則弁絰故服問云公弔當事則弁絰於士雖當事亦皮弁又云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乃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其士之弔服則疑衰故鄭注喪服云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舊說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鄭注云此實疑衰也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當事亦弁絰故鄭注喪服云士弁絰皮弁之時如卿大夫

文王世子注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絰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

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疏此亦爲自弔已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絰耳

雜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疏大夫與殯亦弁絰者此謂未成服之前故與殯之時首亦加弁絰其餘則異身著當時所服之服故士喪禮注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主人未成服君亦不錫衰則著皮弁服也若此大夫主人未成服之前身亦皮弁服而弁絰也若主人未小殮之前則吉服而往不弁絰也

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疏若士大殮之時有朋友之恩者及兩大夫相爲弁君於大夫皆皮弁服襲裘加弁絰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殯則大殮也君於士大夫士自相

於無朋友恩者視大殮則亦皮弁服襲裘無弁絰也故士喪禮云君於士視大殮注云皮弁服襲裘無絰也故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若當事則弁絰不云士則士雖當事不弁絰君於士尙皮弁明君於卿大夫亦皮弁當事弁絰與士異也此所云皆未成服之前弔服也若成服之後其錫衰緦衰之等已具上檀弓疏

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注弁絰如爵弁而素加絰也不當事則皮弁出謂以他事不至喪所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者此明君爲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出亦如之者出謂以他事而出不至喪所亦著錫衰其首則服皮弁當事

則弁經者君行往弔卿大夫當大斂及殯并將葬啟殯當
如此之事則首著弁經身衣錫衰若於士雖當事首服皮
弁故士喪禮云君視大斂注云皮弁服襲裘是也大夫相
爲亦然者亦如君於卿大夫也不當事則皮弁當事則弁
經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是也大夫於士士雖當事
亦皮弁也

案當事及不當事弔服諸經注所云皮弁服條目煩細
今撮其總要蓋成服之後諸侯於大夫兩大夫相爲錫
衰諸侯於同姓士緦衰異姓士疑衰不當事則皆皮弁
當事諸侯於大夫大夫兩相爲則弁經諸侯大夫於士
則皮弁士無朋友之恩雖當事亦皮弁未成服之前則

不服衰服諸侯於大夫大夫相爲皆皮弁服襲裘當事
弁經不當事則皮弁諸侯大夫於士士無朋友之恩雖
當事亦皮弁未成服之前所謂當事者大斂之類是也
既成服之後所謂當事者將葬啟殯之類是也未成服
之前當事皮弁則首冠弁經而身服皮弁之服也既成
服之後不當事皮弁則身服衰服而首冠皮弁也喪服
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云錫衰是成服後也云皮弁
則成服後弔異國臣之首服也儀禮喪服記注諸侯及
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上云
錫衰下云否則皮弁是亦據成服後不當事之首服也
士喪禮注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不云衰則未成服以

前當事之皮弁服也攷司服王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
則弁經是天子於士既成服來弔身服疑衰而首冠弁
經諸侯於士則無論成服未成服當事不當事首皆皮
弁蓋天子於三公六卿諸侯大夫士皆弁經天子至尊
廓所不伸也諸侯惟於大夫弁經於士皮弁亦所以避
天子也儀禮喪服記注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
服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

又案喪大記疏君於士大夫士自相於無朋友恩者視
大斂則亦皮弁服襲裘無弁經也此數句未明若以君
於士大夫斷句卽與下視大斂數句義不相屬蓋視大
斂皮弁襲裘不弁經此制君惟施之於士不施之於大

夫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若當事則弁經是其證也若
斷大夫二字下與士自相於爲句則是謂大夫士無朋
友恩雖當事並止皮弁不得弁經矣不知雜記大夫之
哭大夫弁經服問卿大夫相爲亦弁經則大夫自相於
雖無朋友恩亦得弁經見司服疏與士無朋友恩不得
弁經顯爲兩例不得比而同之也孔疏此數句或有脫
誤又案賀循喪服要記云大夫弔於大夫始死而往朝
服襲裘如吉時也當斂之時而至則弁經服皮弁之服
以襲裘也主人成服而往則皮弁經而加錫衰此所云
當斂之事不分大斂小斂未見明晰檀弓既小斂袒括
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則小斂之時尚朝服而

襲元冠加經未得弁經皮弁服也要記統云當斂之時則似無分大小斂矣鄭注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環經喪服要記云皮弁經與鄭注迕宋儒之說當本乎此

又案服問疏云若往弔卿大夫當大斂及殯弁將葬啟殯則首著弁經身衣錫衰此數語亦未精晰攷成服在殯之次日大斂及殯時尙未成服則弔者但得弁經皮弁服未得錫衰服問疏謂大斂及殯亦首著弁經身衣錫衰殊誤

又案凡弔服但加經於弁更無帶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疏周禮司服及服問但云弁經不云帶故知然也惟弔朋友則諸侯大夫士兼有經帶亦見檀弓疏喪服朋友麻注云服緦之經帶是成服後服衰麻加帶也檀弓云子游襲裘帶經而入注云所弔者朋友是未成服前雖朝服亦加帶也攷朝服元冠小斂以前之弔服若大斂後卽變朝服爲皮弁元冠爲弁經見喪大記疏如朋友則皮弁亦必加帶矣以朝服加帶知之也

又案宋志古者人君有朝服有祭服有宴服有弔服弔服皮弁疑衰今以單衣白帢爲弔服隋志梁制單衣白帢以代古之疑衰皮弁爲弔服陳制同攷晉志魏武倣皮弁爲帢宋志帢作㡊則㡊仍皮弁遺象單衣卽深衣用十五升布疑衰十四升布則單衣與疑衰亦相近故隋志云弔服單衣白帢以代古之皮弁疑衰然疑衰乃君弔異姓士之服皮弁乃君弔大夫不當事之服弔服不論大夫士及當事不當事槪倣疑衰皮弁與古未合隋志云其弔服錫衰以哭三公緦衰以哭諸侯疑衰以哭大夫本於周禮司服隋志又云其弔服諸侯於其卿大夫錫衰同姓緦衰士疑衰其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公孤卿大夫之弔服錫衰弁經皮弁亦如之士之弔服疑衰素裳當事弁經否則徒弁攷文王世子注弔同姓之士緦衰異姓之士疑衰隋志同姓緦衰士疑衰二句承諸侯於其卿大夫錫衰句之下則似同姓緦衰專指卿大夫之同姓者士則不計同異姓槪用疑衰矣與鄭注不同其云士弔服疑衰素裳則鄭喪服注所云士弔服疑衰改其裳以素辟天子者也最合經義

又爲既夕乘車所載之服

既夕記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載旜載皮弁服

又爲公於公族變降之服

文王世子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注素服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經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疎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疏案下曲禮重素鄭云重素衣裳皆素謂之重素素爲衣裳也此素服亦然也於凶事爲吉者人以凶事用布今乃用素是比於凶事爲吉也於吉事爲凶者吉

時皮弁服白布深衣素積裳以采爲飾緣今惟素服衣裳是比吉事爲凶也又云諸侯亦爲卿大夫弔服皮弁錫衰今此但云素服不言素冠故云亦皮弁也譙周云此素服著素冠非鄭義

案經云無服注云不往弔謂不服此錫衰疑衰緦衰之弔服也但如注所云亦皮弁則已異於衰服矣今必變皮弁之白布衣以爲素衣者殁公卿大夫士未成服之前如不當事則皮弁服襲裘公族刑辟公冠皮弁而服皮弁之常服不特疑於吉服且反近於未成服前不當事之弔服矣故變白布衣爲素衣衣裳皆素與大蜡之皮弁素服同郊特牲素服以送終也蓋公之爲斯服也亦第哀其終而送之耳

弁服釋例卷四

蕭山湯應鯤校

弁服釋例卷五

興化　任大椿

## 皮弁服下

### 皮弁重於朝服

雜記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疏爵弁受於內霤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元端受於堂既受處不同則陳於壁北亦重者在南

弁以鹿皮淺毛爲之天子諸侯孤卿大夫會中玉璂與韋弁同天子諸侯玉笄象邸大夫象笄象邸士象笄與爵弁同

顧命四人綦弁傳綦文鹿子皮疏鄭元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孔以爲綦文鹿子皮各以意言無正文也

淇奥會弁如星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疏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弁武公所服非爵弁是皮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弁之會同故云謂弁之縫中也弁師上云玉之皮弁會五采玉璂又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武公本畿外諸侯入相於周自以本爵爲等則玉用三采而璂飾七故云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若非外土諸侯事王朝者則卿璂飾六大夫璂飾四諸侯卿大夫各依命數並玉用二采

鳲鳩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騏當作璂以玉
爲之疏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
也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綦引
此詩云其弁伊綦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
等爲之注云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五玉用采如彼
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綦玉之飾此云其弁伊騏知騏當
作璂以玉爲之以此故易傳也孫毓云皮弁之飾有玉璂
而無綦文綦文非所以飾弁箋義爲長若然顧命云四人
綦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不破騏字爲玉綦者以顧命之
文於四人騏弁之上云二人爵弁執惠身服爵弁則是士
也於爵弁之下次云騏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上云孤卿

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不言士之皮弁則士之皮弁
無璂飾矣故弁師注云士之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之皮
弁無玉璂之飾故知顧命士之騏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
璂玉之皮弁矣禮無騏色之弁而顧命有之者以新王即
位特設此服使士服此騏弁執兵衞王非常服也此言諸
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璂

玉府共王之服玉珮玉珠玉注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
玉疏弁師又有皮弁韋弁冠弁亦皆十二玉故云冠飾十
二玉也

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注會讀如大會之
會會縫中也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
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
弁伊綦是也邸下柢也以象骨爲之疏云謂會如大會之
會漢歷有大會小會之語取會聚之義故爲縫中又云璂
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者漢時有薄借綦之語故讀從
之亦取結義薄借之語未聞云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
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者天子以十二爲節約同冕旒也
引詩會弁如星者衞詩彼注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
皪皪而處狀似星也與經義合故爲證也又曰其弁伊綦
是也者璂既爲玉又得爲結義得兩合耳云邸下柢也者
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爲柢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而

掌其禁令注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
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
二采疏此文既承諸侯之下故鄭以爲諸侯之孤卿大夫
解之也

士冠禮皮弁服注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注周禮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
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皮弁各以其等爲之則
士之皮弁又無玉象邸飾

王制制三公一命卷疏皮弁縫中亦五采玉十二故弁師
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鄭注云會縫中也縫中每貫結
五采玉十二以爲飾又云韋弁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

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是也士不得有韋弁辨見韋弁服

左氏成二年傳棺有翰檜注翰旁飾檜上飾疏詩云會弁如星鄭元云會謂弁之縫中言其際會之處也會在弁之上知此檜亦在上

左氏僖二十八年傳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注弁以鹿子皮爲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

孟子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注皮冠弁也疏案士冠禮注云皮弁以白鹿爲之象上古也禮圖云以鹿皮淺毛

黃白者爲之高尺二寸今虞人以皮弁者皮弁以田故也

案漢書外國王皇后傳賜皮弁素績師古注皮弁以鹿皮爲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蓋本釋名兩手合抃之義甘延壽傳試弁爲期門師古亦注曰弁手搏王莽傳子甚弁焉師古注曰弁撫手也然則拚手之拚通作弁冠形如合手故名弁也

又案弁師玉璂注讀薄借綦之綦綦又作騏故顧命釋文綦本作騏詩鳲鳩疏引顧命亦作四人騏弁又作瑧詩其弁伊騏箋曰當作瑧說文瑧璂重文而璂瑧又與騏綦通故鄭於詩以瑧破騏於周禮以綦破璂璂瑧綦三字義相近騏則假借字耳東京賦珩紞紘綖玉笄綦會李善注引鄭元曰會縫中綦讀如綦綦謂結於皮弁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會綦之從絲瑧璂之從玉以絲貫玉故也然則會弁如星言會而璂可見其弁伊騏言綦而會可見也弁師先言會而後言璂言會中有璂也東京賦先言綦而後言會言綦飾於會也又攷弁師注必讀璂爲綦者漢書楊雄傳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槍以爲綦班婕妤傳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師古注曰綦履下飾內則屨著綦注綦屨繫廣雅其紟謂之綦曰繫曰紟皆可以貫結者也蓋履下以絲貫鉤謂之綦弁上以絲貫玉亦謂之綦鄭注薄借綦陸佃謂卽不借綦惠氏禮說亦同以履綦之綦通綦之義則知

璂之當爲綦亦取義於貫結也

又案左氏僖二十八年傳注引詩云會弁如星釋文會亦作璯隋志引詩亦作璯弁如星璯雖從玉亦與會同義攷儀禮士喪禮髻笄用桑疏以髻爲會取以髮會聚之義左氏成二年傳棺有翰檜疏引會弁如星之會訓檜字謂檜爲際會之處昭十一年傳衣有禬注禬領會說文𩪘骨擿之可會髮者从骨會聲詩曰𩪘弁如星說文訓會弁之會作骨擿雖與鄭異而以𩪘爲會髮則亦取義於會也凡此以會爲聲多兼義故知璯弁之璯亦以會爲義也攷釋名以皮弁爲合手之形下廣上銳其制當取鹿皮一幅分解之每片廣頭向下狹頭向上

片片縫合自成合手鈗頂之狀縫中以會蓋皮之分解
者必以箴功會合之也戰國趙策鯷冠秫縫注秫綦鍼
言女工之粗史記趙世家作却冠秫絀徐廣曰戰國策
作秫縫絀亦縫紩之別名秫者綦鍼也此言其女工箴
縷之粗蓋以冠無論擴細必有箴縷之迹於其有箴縷
之處飾以綦玉則不見箴縷矣故不特皮弁有璂即凡
冠弁皆當有璂也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紽箋古者素絲
以英裘然則皮弁之縫亦線縷爲之與裘畧同縫中線
以絲組飾之弁縫中線以璂玉飾之其義同也又攷弁
師注故書會作膾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
束髮也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笄檜讀與膾同書之異耳

說曰以組束髮及著笄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爲膾然
則會檜膾通爲一字司農訓膾爲組束髮與許氏訓膾
爲骨擿不同叔重以會弁如星爲骨擿如星於比象既
不合司農以會爲組束髮亦與皮弁無涉也
又案後漢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
覆杯三禮舊圖謂以鹿皮淺毛黃白色者爲之高尺二
寸晉志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色者爲之禮王皮弁會
五采玉璂象玉邸玉笄其縫中名曰會以采玉朱爲璂
璂結也天子五采諸侯三采天子則縫十二公侯伯七
子男五孤四卿大夫三金本弁師注隋志弁之制五經
通義高五寸前後玉飾詩云璯弁如星董巴曰以鹿皮
爲之通典大業中所造通用烏漆紗前後二旁如蓮葉
四閒空處又安拳花頂上當縫安金梁梁上加璂天子
十二璂珍珠爲之皇太子及一品九璂二品八璂下六
品各殺其一以玉爲之六品以下無璂後制鹿皮者以
賜近臣大唐因之以鹿皮爲之玉簪導十二璂餘制同
隋自一品至五品以上皆有璂自六品以下無璂則大
夫有璂士無璂之遺制也惟隋爲蓮葉拳花之形則有
邉葉矣攷論語素衣麑裘皇侃義疏云皮弁以鹿皮爲
弁形如今祭酒道士扶容冠而無邉葉也據此則皮弁
不得有邉葉又以烏漆紗爲之尤乖古制至唐六典載
皮弁服朱衣及絳紗衣則全易皮弁素服之舊矣

又案三國魏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傅子曰魏太祖以
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帢晉志作帽宋志作
帢合乎簡易隨時之義於是皮弁變而爲帽帽之形仍
象皮弁特變皮爲縑帛故云簡易耳
又案隋志皮弁之制禮圖有結纓而無笄導少府少監
何稠請施象牙簪導詔許之弁加簪導自茲始也攷笄
天子諸侯以玉大夫以下用象此皮弁概以象爲簪導
雖不盡合乎古而猶不失士冠禮皮弁笄之遺制又攷
通典大業制一品至五品犀簪導六品至九品象簪導
則與隋志所云惟弁用白牙笄導又異焉
又案初學記載魏臺訪議邸以象骨周緣弁下根柢如

魏武帝所作弁柢據此則邸在弁下有周緣之形其象
冠之有武歟賈疏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爲柢不特與
魏臺訪議不合卽注亦明云下邸則邸在弁下明矣賈
疏以爲在頂上亦與下邸二字迕牴爾雅釋器邸謂之
柢郭璞注根柢皆物之邸邸卽底通語也疏言凡物之
柢必在底下因名云也釋言又曰邸本也郭璞謂根本
故羽本謂之翮郭注亦云鳥羽根也根柢皆在下之稱
賈疏謂邸在弁之頂上何解於邸卽爲底也周禮典瑞
云四圭有邸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著四圭一玉俱成
此象邸周緣弁下爲弁之邸與璧爲四圭之邸名義正
同

衣用十五升布素積素韠大夫以上素帶士緇帶與爵弁同
鳲鳩其帶伊絲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其帶
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疏知此是皮弁
者以其韋弁以卽戎冠弁以從禽弁經又是弔凶之事非
諸侯常服也且不得與絲帶相配惟皮弁是諸侯視朔之
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作者美其德能養民舉其常服知
是皮弁也
司服注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疏知皮弁
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者案禮記雜記云朝服
十五升士冠禮云皮弁素積故知義然也
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
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疏云積猶
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者經典云素者有三義若以
衣裳言素者謂白繒也卽此文之等是也畫績言素者謂
白色卽論語云繪事後素之等是也器物無飾亦曰素則
檀弓云奠以素器之等是也是以鄭云以素爲裳辟蹙其
要中也知皮弁之衣亦用十五升布者雜記云朝服十五
升此皮弁亦天子之朝服故亦十五升布也然喪服注云
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則祭服皮弁皆辟積無數餘不云者
舉皮弁可知不並言也惟喪服裳幅三袧有數耳云其色
象焉者謂象皮弁之色用白布也
士冠禮記三王共皮弁素積

聘禮裼降立疏案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布皮弁亦天子朝
服與諸侯朝服同用十五升布亦同素積以爲裳
士喪禮皮弁服注其服白布衣素裳也
月令衣青衣疏皮弁白布衣
王制制三公一命卷疏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
爲裳
玉藻注皮弁服皆素韠疏云皆者君與大夫士皮弁皆然
雜記皮弁一疏十五升白布爲衣素積爲裳也
論語素衣麑裘皇侃義疏身著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而
頭著皮弁也
左氏成三年傳服改矣疏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素積

以爲裳
案敖繼公士冠禮注謂皮弁亦以素絲爲衣與裳同今攷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注謂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白虎通曰要中辟積釋名素積素裳也辟積其要中使踧因以名之也故經文素積專謂裳不兼衣也繼公謂皮弁以素爲裳並以爲衣卽於士冠禮經文積字不合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注素服衣裳皆素文王世子公素服不舉注素服亦皮弁矣疏謂衣裳皆素皮弁服衣不用十五升白布而用素惟此二事爲變禮蓋大蜡爲送終之祭故衣裳皆素公族在辟公爲之變服亦服素衣裳司服加以元端素端素端卽素服也均

於凶災服之皮弁爲天子常朝諸侯視朔之吉服其衣裳不應同於素端且郊特牲及文王世子曰素服不曰素積則以服字統括衣裳故注疏以爲衣裳皆素士冠禮明云素積不云素服而繼公以素服之義解之由於經文不逐字求之爾

又案史記禮書曰皮弁布裳攷素積以素絲爲裳而禮書云布裳與禮制未合史記因衣用白布而謂裳與衣同繼公因裳用素絲而謂衣與裳同其失均也又案爾雅裳削幅謂之纀注削殺其幅深衣之裳自冕弁服至元端皆爲帷裳前三後四不削幅也若不襞積則一丈四尺之要中何以被體乎故自深衣外無不積之裳漢書孝平王皇后傳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素績謂素裳也績字或作積積謂襞積之若今之襵爲也攷雜記注如今袿袍襈重繒矣玉篇襈重繒也蓋襞積之縫與喪服之袧同皆屈襵裳幅內外重疊其象近於重繒之襈唐六典訓襈爲垂裾別爲一義師古以襵喻襞積特取重繒之義非誤以積爲垂裾惠氏非之但知其一耳司馬相如傳子虛賦襞積褰縐又曰紆徐委曲鬱撓谿谷張揖曰襞積猶簡齰也褰縮也縐裁也其縐中文理弗鬱有似於谿谷也師古曰襞積卽今之帬襵古所謂皮弁素積卽謂此也言襞積文理隨身所著或褰縐委屈如谿谷相如此數語已盡襞積之狀師古以襵訓積襵卽

積之轉也埤蒼襵弆衣也通俗文曰褈縫曰襵字林襞弆衣也襵訓弆弆訓襞卽所謂襞積也釋名襵複也重複非一言之也故攝襵義亦通士昬禮記納徵執皮攝之注攝猶辟也謂中屈其皮而疊折之也義亦與襵通檀弓置翣注以布衣木如襵與卽國語屏攝之攝也則攝卽襵也楚詞哀時命衣攝葉以儲與兮左袪挂於榑桑王逸注攝葉儲與不舒展貌洪興祖補注曰攝之葉反曲折也惟曲折故不舒展卽襞積也廣雅僷𢾐襞襵箢揲繴結詘也僷𢾐之爲襞積猶攝葉之爲襞積也襵輒僷𢾐攝葉皆一音相轉其義皆通於襞積也呂氏春秋仲秋紀冠帶有常高誘注皮弁服者鹿皮冠素幘也

古皮弁無幘則幘爲積之譌

天子諸侯白舄青絇繶純大夫士白屨緇絇繶純純博寸

屨人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注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素積白屨緇絇繶純又曰青絇者王白舄之飾疏青句者與王及諸侯爲白舄之飾又曰云素積白屨者皮弁服素積以爲裳故白屨也云緇絇繶純者亦飾從緇次也又曰白舄配韋弁皮弁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疏鄭志韋弁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

司服疏以其屨從裳色天子諸侯白舄大夫士白屨皆施於皮弁故也

士冠禮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注魁蜃蛤柎注也

聘禮裼降立疏云皮弁亦天子朝服又曰白舄臣用白屨也

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絇純組綦繫於踵注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此皮弁之屨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綦讀如馬絆綦之綦

左氏桓二年傳帶裳幅舄疏白舄者皮弁之舄又曰白屨者皮弁之屨白舄者皮弁之舄謂天子諸侯白屨者皮弁之屨謂卿大夫士也

案㡛氏湅[illegible]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盝之畫湅帛之法取其熟而白既塗之以蜃又揮之而沃之既盝之而又塗之如是者數周則熟而且白矣屨用皮葛皮葛無湅法故白屨用蜃但柎之而已㡛氏淫之以蜃注引鄭司農曰士冠禮素積白屨以魁柎之說曰魁蛤也周官亦有白盛之蜃蜃蛤也蓋以此文之魁釋彼文之蜃耳其實彼云淫之此云柎之義各有殊鄭注曰淫薄粉之令帛白蓋蜃粉與欄灰及水參相和則浸淫漸漬而善入粉必薄乃善入也云淫者浸潤之使易徹也若白屨則惟於皮葛之外塗柎取其厚與薄粉不同鄭以柎爲注注當讀爲韎韋之跗注謂

與皮葛相柎屬也又殁王會篇東越海蛤且甌文蜃注蜃大蛤魁亦訓大呂氏春秋勸學篇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注魁大也淮南子氾論訓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注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謂蜃體最大摩之卽可以耨也晉語韋昭注小曰蛤大曰蜃木草魁蛤爾雅魁陸皆以魁爲大者也鄭司農於㡛氏及地官掌蜃其白盛之蜃注皆引此經之魁釋蜃與此康成注釋魁爲蜃蛤同蓋蛤粉本白魁蜃則蛤之尤大者爲尤白也取以柎屨其白厚當與常蛤殊匠人㠯盛注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墻以堊墻之物柎屨其光澤爲何如耶

一曰素積

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
雜記公襲素積一疏素積一者皮弁之服公視朔之服也
案素積一者皮弁也服以冠名者皮弁爵弁之類是也
以衣名者朝服元端之類是也以裳名者雜記素積纁
裳是也
或曰素端
雜記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
一爵弁一元冕一疏素端一者此第二稱也盧云布上素
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爲衣裳也
案盧說非也若素端卽是皮弁則不得與下皮弁一別
爲一稱矣玻司服士服加以元端素端子羔之祿衣旣

當元端則此素端卽司服之素端明矣賀瑒云以素爲
衣裳則以白絹爲衣裳也賀說爲勝
中衣用布朝服元端同
唐揚之水素衣朱襮疏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
朝服中衣以布明矣又云少牢饋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
廟其服用朝服朝服以布爲之則中衣亦用布矣
玉藻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服也中
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疏以帛裏布
非禮也者若朝服用布中衣不得用帛也皮弁服朝服元
端服麻衣也中衣用布三衣用麻麻卽十五升布故中衣
幷用布也又云而小祥衰裏熟帛中衣者吉凶異故也

天子視朝三公及諸侯在王朝服皮弁用狐白裘錦衣裼
羔羊羔羊之革素絲五紽疏若天子視朝及諸侯朝天子
皆以狐白裘知者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
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終南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傳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
箋云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裼
之疏狐裘朝廷之服謂狐白裘也白狐皮爲裘其上加錦
衣以爲裼其上又加皮弁服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
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
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褧衣裳
錦褧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

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
以錦文太著上有衣衣象裘裘是狐白則上服亦白皮弁
服以白布爲之衣衣之白者唯皮弁服耳故言天子狐白
之上衣皮弁服與明諸侯狐白亦皮弁服以無正文故言
與疑之辭也玉藻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此箋云諸
侯狐裘錦衣以裼之引玉藻爲說以明爲裘之裼衣非裼
上之正服也又云此言狐裘爲朝廷之服者謂諸侯在天
子之朝廷服此服耳其歸在國則不服之曾子問云孔子
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然則諸侯
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之知視
朔受聘服麑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云錦衣狐裘耳

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絅衣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疏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故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此經云君則天子兼諸侯也凡在朝君臣同服然則三公在天子之朝執璧與子男同則皮弁之下狐白錦衣與子男同也又云諸侯朝天子受皮弁之裼歸來鄉國則亦錦衣狐裘以告廟告廟之後則不服之

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注非諸侯則不以錦衣爲裼

案白虎通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蒼士羔裘亦因別尊卑也則是狐白裘自諸侯以下皆不得服矣與禮經異制淮南子說山訓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似亦唯天子得狐白者說山訓又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呂氏春秋用衆篇亦同墨子親士篇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然則狐白之裘非一狐白之所能成故狐白之裘最貴漢書匡衡傳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師古曰狐白謂狐掖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爲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又曰今人則以背毛爲裘而棄其白然則狐白獨取腋毛爲之又管子輕重篇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又曰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此皆謂白狐也得之尤不易非若狐腋下之白凡狐皆有特爲裘則須集衆腋耳晏子春秋諫上篇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其云坐堂側陛則路寢內朝也諸侯在本國燕朝得衣狐白此又未可以禮制拘也

諸侯在國視朔及受聘享服皮弁則素衣麛裘

羔羊羔羊之革素絲五緎疏若諸侯視朔君臣用麑裘知者鄭注論語云素衣麑裘諸侯視朔之服其臣則青豻褎絞衣爲裼

終南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傳錦衣采衣也狐裘朝廷之服

箋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疏若然鄭於坊記注在朝君臣同服士冠禮注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論語云素衣麑裘云素衣諸侯視朔之服聘禮云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注引論語曰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然則諸侯在國視朔及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皆服麑裘不服狐白

檜羔裘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疏此經直云狐裘何知非狐白狐青而必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狐白裘唯在天子之朝耳在國視朔之服則素衣麑裘無狐白裘矣

司裘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鄭司農云功裘卿大夫所服疏案玉藻君子狐青

裘豹褎麛裘青豻褎彼云君子鄭云君子大夫士也以其彼云豹褎青豻褎褎用雜故爲大夫士若君則用純又云
鄭彼注引孔子素衣麑裘謂是君臣視朔之服
聘禮公側受宰玉裼降立注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論語曰素衣麛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疏
鄭一幷引二文者欲見諸侯與其臣視朔與行聘禮皆服麛裘但君則麛裘還用麛褎臣則不敢純如君麛裘則青豻褎裼衣君臣亦有異時若在國視朝君臣同素衣爲裼故鄉黨云素衣麑裘彼一篇孔子行事鄭兼言君臣視朔之服是其君臣同用素裼可知若聘禮亦君臣同用麛裘但主君則用素衣爲裼使臣則用絞衣爲裼是以鄭總云

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言或素衣者在國則君臣同素衣聘時主君亦素衣惟臣用絞衣爲裼也
素衣麑裘疏素衣麑裘則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皆然故鄭元注此云素衣麑裘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故聘禮云裼降立注引玉藻云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又引此云素衣麛裘皮弁時或素衣如
鄭此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也
玉藻君衣狐白裘疏其在國視朔則素衣麑裘卿大夫士亦皆然故論語注云素衣麑裘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麛裘故聘禮云裼降立注引玉藻云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又引論語云素衣麛裘皮弁時或素衣

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也熊氏云君用絞臣用素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
案素衣麑裘皇侃義疏麑鹿子也鹿子色近白與素微相稱也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服則大鹿爲裘也故檀弓云鹿裘橫長袪是也此凶荒之服旣輕故裘用鹿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𤇯羔裘之革疏諸侯視朔君臣用麑裘聘禮裼降立注引論語云素衣麑裘則麑裘用之聘朔皇氏以麑裘爲凶荒之服惟較輕於大鹿之裘𤇯韓子五蠹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然則麑裘

乃最下之裘皇氏以爲凶荒君所服之裘似亦有據竊以古今文質不同古以狐白麑裘爲上故天子以朝諸侯以朔韓子之世至以麑裘爲監門之服則世風之變也皇氏固不得據後世以疑周制也
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皮弁狐白裘素衣裼
羔羊羔羊之革素絲五緎疏其卿大夫在朝及聘問亦衣狐白裘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狐白故也其裼蓋用素衣知者以鄭注玉藻云非諸侯則不用素錦爲裼故也
司裘季秋獻功裘疏案玉藻仍有狐白裘據天子之朝大夫已上所服亦入此功裘之中

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疏其天子卿大夫及諸侯
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狐白裘以下云士不衣狐白則卿
大夫得衣狐白也其裼則不用錦衣故下注云非諸侯則
不用錦衣爲裼熊氏云當用素衣爲裼也
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注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
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皮弁麑裘
羔羊羔羊之革素絲五紽疏士則麛裘青豻褎以狐白之
外惟麛裘素也
玉藻士不衣狐白注辟君也狐之白者少以少爲貴也疏
其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既不衣狐白熊氏
云用麛裘素裼也

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注孔子曰素衣麛裘
案晏子春秋外篇景公賜晏子狐白之裘元豹之茈此字疑其貲千金使梁邱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晏子
曰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於下不可以爲教云君服之
上謂君以狐白裘爲上服也云嬰不得服之於下則是
諸侯之大夫亦不得衣狐白矣與玉藻士不衣狐白異
制晏子嘗云惟卿爲大夫此不受狐白之賜或自比於
天子之士以示貶抑乎

弁服釋例卷五　蕭山湯應鯉校

# 弁服釋例卷六

興化　任大椿

## 朝服上

朝服爲釁廟禮成君聽反命之服
雜記反命於寢君南鄉於門內朝服注君朝服者不至廟
也疏謂君受命之時南鄉於路寢門內南面而立身著朝
服卽大戴禮云元衣以不入廟故朝服
又爲大夫家祭筮日之服
少牢饋食禮筮旬有一日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
於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
於主人疏主人朝服者爲祭而筮還服祭服是以上篇特

牲筮亦服祭服元端以此而言天子諸侯爲祭卜筮亦服
祭服案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祭義云易抱龜南面天子
袞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是爲祭而卜還
服祭服則諸侯爲祭卜筮服祭服可知若爲他事卜筮則
異於此孝經注云卜筮冠皮弁衣素積百王同之不改易
士冠主人朝服注云尊蓍龜之道是也
又爲大夫家祭宗人請期之服
少牢饋食禮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
又爲大夫家祭視殺視濯之服
少牢饋食禮明日主人朝服卽位於廟門之外東方南面
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

告備乃退疏自此盡東榮論視殺視濯之事
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疏云自此盡革順論祭時
將至布設舉鼎七載之事
又爲大夫家祭尸服
曾子問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疏少牢又云尸服
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卑
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體伸故尸服助
祭之上服也
喪服小記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
服以士服疏若大夫士之尸則服家祭之服
又爲諸侯大夫及天子之士正祭之服

葛覃服之無斁傳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疏大夫命
婦成祭服者大夫助祭服元冕受之於君故大宗伯再命
受服是也妻所成者自祭之服少牢禮朝服元冠緇布衣
素裳韋昭云祭服元衣纁裳謂作元冕之服非也士妻朝
服者作朝於君服亦元冠緇衣素裳也又云列士之妻加
之以朝服則爲祭服又爲朝服皆下兼上也
采蘩被之僮僮疏少牢注侈袂衣之袂追師注引少牢衣
侈袂以爲侈祿衣之袂不同者鄭以特牲禮士妻綃衣大
夫妻言侈袂對士而言故侈綃衣之袂以無明文故追師
之注更別立說見士祭元端其士妻綃衣大夫祭朝服其
妻亦宜與士異故爲侈祿衣之袂也

司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注大夫爵弁自
祭家廟惟孤爾其餘皆元冠與士同元冠自祭其廟者其
服朝服元端疏云其餘皆元冠與士同者諸侯除孤用爵
弁之外卿大夫等皆用元冠與士同故少牢是上大夫祭
用元冠朝服又云天子之士宜與諸侯上大夫同用朝服
也
少牢饋食禮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注爲將祭也
王制一命卷疏若其自祭則皆降爲諸侯士則元端大夫
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元端少牢上大夫祭朝服
玉藻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疏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
夫同故深衣目錄云士祭以朝服謂天子之士也祭用朝

服與諸侯大夫同
深衣目錄士祭以朝服
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
敢服注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而祭其祖禰
案經傳言祭服者多據冕弁服周禮內宰始蠶於北郊
以爲祭服祭義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祭服謂冕服也
士喪禮祭服次散衣次喪大記小斂之衣祭服不倒謂
爵弁皮弁也諸經傳言祭服大類如此晉語命婦成祭
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祭服明與朝服對舉則祭服
非朝服可知故月令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注
此謂祭服也下文曰衣服有量注此謂朝燕及他服郊

特牲注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此
皆祭服與朝服對舉則祭服非朝服之通例故國語韋
昭注釋命婦成祭服謂祭服爲元衣纁裳則大夫助祭
之服卽元冕也釋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曰旣成祭
服又加之以朝服也蓋列士助祭之服爵弁亦元衣纁
裳士之妻旣織此爵弁服而又加之以朝服加之二字
蒙上成祭服爲文謂士妻不僅加大夫命婦成祭服而
已是祭服朝服二文對舉顯爲二服而孔氏葛覃疏乃
謂大夫以朝服自祭故國語云命婦成祭服乃成朝服
非元冕竟不知此文下明云加之以朝服正以異祭服
於朝服也孔氏徒以大夫助祭冕服士助祭爵弁服皆

當受之於公家其妻不應自織故强指祭服爲朝服今
攷典絲凡上之賜予亦如之注王以絲物賜人又曰凡
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注以給衣服冕旒疏云以給衣
服者經云共據王而言注云給據臣而言鄭欲見尊卑
皆授絲物也然則冕弁受於公家亦僅受絲物於公家
而自織之以成祭服非必公家制成祭服而授之也又
月令乃收繭稅注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
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
稅耳皇氏云外命婦旣就公家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悉
輸於公所以惟皆稅其蠶餘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祭
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也據此則命夫之

受祭服乃僅受繭於公仍須自織可知也

又爲士家祭賓及兄弟之服

特牲饋食禮夙興主人服如初注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
不元端者

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韠注於祭服此也
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元端至祭而朝服朝
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今賓兄弟
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韠者下大
夫之臣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元端

案記云其服皆朝服元端緇帶緇韠注云皆者謂賓及
兄弟主人服如初則固元端敖繼公謂皆之一字兼主

人言之則士祭亦朝服與大夫同今攷士冠禮主人元
冠朝服緇帶素韠此士祭如衣朝服當如士冠禮緇帶
素韠今不云素韠而云緇韠則知非主人之服矣疏云
大夫之臣朝服素韠此緇韠故云下大夫之臣蓋此經
主人大夫之臣也賓及兄弟不敢同於大夫之臣故降
而緇韠繼公謂皆朝服文統主人蓋未求緇韠二字之
義耳蓋記補經文之未具此經於筮日云主人冠端元
於正祭日云夙興主人服如初則主人祭服元端經有
明文矣其餘助祭經無明文記云皆朝服者專據經文
無明文者言之也

又爲酺禜社之服

周禮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注吉服者祭服也疏當比內無祭事其於族祭酺黨祭禜州祭社之等無過用朝服

又爲禓祭之服

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注禓强鬼也疏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孔注儺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故朝服立廟之阼階也皇侃義疏春是一年之始彌畏災害故命國民家家悉儺八月儺陽陽是君法臣民不可儺君故稱天子乃儺也十二月儺雖是陰既非一年之急故民亦不得同儺也今云鄉人儺是三月也又云阼階

東階主人之階也孔子聞鄉人逐鬼恐見驚動宗廟故著朝服而立於阼階以侍先祖爲孝之心也朝服者元冠緇布衣素積裳是卿大夫之祭服也

月令命有司大難疏云今鄭注論語鄉人儺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鄭既分明云十二月鄉人難而皇氏解季冬難云不及鄉人不知何意如此

案匡謬正俗云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階鄭元注云禓强鬼也謂時儺索室驅疫逐强鬼也禓或爲獻或爲儺而徐仙音禓爲儺今讀遂不可言禓亦失之也攷郊特牲注既云禓强鬼也則禓自爲强鬼之名論語鄉人儺注云敺逐疫鬼卽月令所謂儺陰氣也則儺自爲攘祭之名郊特牲言鄉人禓言於儺時驅逐疫鬼又兼敺逐禓鬼故卽以禓名祭也說文禓道上祭也攷急就篇謁禓塞禱鬼神寵顏師古注禓道上之祭也王伯厚補註一曰道神周禮注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司巫注就巫下禓音傷郊特牲鄉人禓注禓强鬼據伯厚此注則郊特牲所云禓强鬼與說文所云禓道上祭同蓋敺逐强鬼而祭之於道上也九歌國殤王逸注謂死於國事者又引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殤與禓通鬼無主則爲厲故曰强鬼國殤之辭曰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蓋言其厲也鄉人禓此强鬼凶厲之氣隨感而發恐其震驚先祖而朝服臨廟固其宜也鄉黨

之儺主於儺陰氣張平子東京賦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引續漢書曰儺持火炬送疫出端門外騶騎傳炬出宮五營騎士傳火棄洛水中云出端門棄洛水則亦儺之於道上矣與郊特牲之禓名義雖殊而敺强鬼與敺疫鬼則一也郊特牲但云存室神不云於寢於廟孔論語注則云立於廟之阼階蓋廟有寢室先祖之神在寢室中故云存室神也室神猶云廟神也月令季冬命有司大難疏言大者以季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然則季冬之儺始得及鄉人此朝服而於阼階當爲季冬之儺士入廟元端大夫入廟朝服孔子爲少司寇故得以大夫之服

入廟也

又爲士冠筮日筮賓之服

士冠禮筮於庿門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卽位於門東西面注冠必筮日於庿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又云筮必朝服尊蓍龜之道疏入庿常服元端今此筮亦在庿不服元端故云尊蓍龜之道

有司如主人服卽位於西方東面北上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

又爲士冠宿賓及夕爲期之服

士冠禮乃宿賓賓如主人服注主人朝服疏云主人朝服者見上文筮日時朝服至此無改服之文則知皆朝服

厥明夕爲期於廟門之外主人立於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於西方東面北上注宿服朝服疏以其宿服如筮日之服筮日朝服轉相如故知是朝服也

又爲諸侯視朝之服

葛覃服之無斁傳士妻朝服疏士妻朝服者作朝於君服亦元冠緇衣素裳也

緇衣緇衣之宜兮疏此緇衣卽士冠禮所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爲朝服

蜉蝣麻衣如雪箋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

履人疏冠弁服則諸侯視朝之服是以燕禮記云燕朝服鄭云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

司服凡甸冠弁服注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疏士冠禮云元冠朝服注云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是也引詩國風曰者是鄭緇衣之詩引之證鄭伯是諸侯服緇衣爲朝服之義也

司常道車載旞疏案巾車云象路建大赤以朝朝所以行道故謂象路爲道車是以士冠禮及郊特牲皆云牟追夏后氏之道也章甫殷道委貌周道是與在朝服乘者皆從道

司士王入內朝注王日視朝皮弁服其禮則同疏王日視朝皮弁服者司服職文對諸侯視朝朝服則元冠緇布衣素裳緇帶素韠也

士冠禮目錄主人元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

王制一命卷疏諸侯卿大夫士以元冠緇衣素裳爲朝服

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冠元端素裳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注謂諸侯與羣臣也疏卒朔謂卒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也

雜記公襲朝服一疏朝服一者公日視朝之服也

左氏昭十年傳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注端委朝服疏端委是在公之服故云朝服鄭元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視朝其朝服元冠緇布衣素積以爲裳也

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注諸侯朔朝服夕深衣

穀梁僖三年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疏桓公會諸侯因使諸侯朝已故服朝服也

穀梁哀十三年傳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注襲衣冠端元端疏元端者謂元端衣而端幅制之卽諸侯視朝之服也諸侯視朝之服緇布衣素積裳緇元一也

案諸侯視朝之服曰朝服后夫人以下侍君之服亦曰朝服內則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尚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注朝服展衣亦以其服是以朝君也說苑正諫篇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皆是也

又案越絕書越王句踐衣服純素不袀不元袀元朝服也朝服不袀元而純素變服也攷國策素服而聽注兵敗以喪禮自居也淮南子人閒訓魯君聞之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逸周書大匡解及期日質明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麻衣白布衣也元黄曰采朝中無采衣則因國荒變服也越王之不袀元蓋釋緇衣而素端矣

又案侯國以緇衣爲朝服常制也惟攷玉藻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也注亦僭宋王者之後則宋之朝服以縞又王制縞衣而養老疏宋旣朝服以縞杞當朝服以元攷夏尚黑元衣則衣裳皆元也(王制注夏而攺之尚黑而黑衣裳)是皆非侯國朝服常制然爲王者之後則變而合乎禮矣詩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箋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黄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强於政治又說苑君道篇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師經之侍文侯當在燕朝之地撞中文侯之旒則冕服也非朝服也又淮南子主術訓楚文王

好服獬冠楚國效之趙武靈王貝帶鵔鸃而朝趙國化之又亢倉子兵道篇景主一拜再舉斂黼袨端珪抑首而坐又說苑善說篇林旣衣韋衣而朝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小人之服也不衣布而衣韋則失制之甚者也蓋當時朝服制度列國不同上旣易制下亦相襲矣又攷漢魏以後朝服多用絳紗袍其制蓋有所自昉韓非外儲說齊王好紫衣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請自解紫衣而朝然則齊之朝服先是皆用紫衣紫衣則絳袍之類也又墨子公孟篇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云絳衣又云博袍則卽

通天冠絳袍矣凡此皆侯國彷制翰飾而漢習遂
以爲王朝之服蓋亦習尙之相襲也
又爲卿大夫莫夕於朝之服
士冠禮疏若卿大夫莫夕於君當亦朝服矣
玉藻朝元端疏若大夫莫夕蓋亦朝服
又爲王朝卿士退朝治事之服
緇衣緇衣之宜兮傳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箋緇衣
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疏美武公善爲
司徒而經云緇衣則緇衣卿士所服也而天子與其臣皮
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知是
卿士聽朝之政服謂旣朝於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

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
又爲天子諸侯養老及宴羣臣之服
禬燕裘燕裘逍遙疏逍遙翺翔是遊戲晏樂故言燕耳非
謂行燕禮與羣臣燕也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若依法設燕
則服燕裘可矣今用以遊燕故大夫刺之遊燕之服於禮
無文不過用元端深衣而已必不得用朝服故刺其服燕
裘也
頍弁有頍者弁疏王制云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注云
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周人循而兼用之元
衣素裳其冠委貌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如彼注則
天子之燕用元衣此言皮弁者蓋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

用元冠親同姓用皮弁也
燕禮記燕朝服於寢注謂冠元端緇帶素韠白屨也燕於
路寢相親昵也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元冠而衣皮弁服
與禮異也疏知燕於寢者以其饗在廟明燕在寢私處可
知也引漢法欲見與古異者周時元冠服則緇布衣今衣
皮弁服是其異也
王制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注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
羣臣燕之服又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燕禮曰燕
朝服服是服也疏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者以燕
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引燕禮曰
燕朝服者證朝燕同云服是服也者言燕時服是元衣素

裳之服崔氏云天子燕畿內諸侯以緇衣燕畿外諸侯以
元冠諸侯各以爲朝服事無明文不可依也
　案通典載北齊制仲春令辰陳養老禮皇帝進賢冠元
紗袍攷王制夏后氏燕衣而養老殷人縞衣而養老周
人元衣而養老注周人修而兼用之元衣素裳通典所
云進賢冠古之元冠也元紗袍近於緇衣時不用素裳
與兼用元縞之義未合然朝服遺制猶存彷彿
又爲公食大夫公及賓之服
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卽位於大門外如聘注於是朝服則
初時元端如聘亦入於次侯疏云於是朝服則初時元端
者初時謂賓發館時服元端若鄉射主人朝服乃速賓鄉

注云射賓輕也戒時元端以此言之前賓在館拜所戒大
夫卽元端賓遂從大夫至君大門外入次乃去元端著朝
服出次卽位也云如聘亦入於次俟者案聘禮賓皮弁聘
至於朝賓入於次注云入於次者俟辨則此入次亦俟主
人辨也若然聘禮重賓發館卽皮弁此食禮輕及大門乃
朝服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
左氏襄十四年傳衞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朝服而
朝疏諸侯每日視朝其君與臣皆服元冠緇布衣素積以
爲常禮通謂此爲朝服宴食雖非大禮要是以禮見君故
服朝服公食大夫之禮賓朝服則臣於君雖非禮食亦當

服朝服也
又爲公食大夫賓拜賜之服
公食大夫禮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
又爲公食大夫不親食使大夫致侑幣及賓受賜拜賜之服
公食大夫禮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
之
賓朝服以受如受饗禮又云明日賓朝服以拜賜於朝
又爲大夫相食不親食致侑幣之禮
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又云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
以侑幣致之注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
致禮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

又爲諸侯常食之服
王制一命卷疏諸侯亦以朝服食夕則深衣故玉藻云朝
服以食夕深衣祭牢肉
玉藻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食
注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疏此經云朝服以食謂釋
服之後將食之時又者又如朝時服朝服以食
又爲諸侯燕射之服
射義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疏天子燕射則在寢以諸
侯燕於小寢天子路寢之朝謂之燕朝者故知天子諸侯
燕射在寢故鄉射記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鄭注云謂燕
射也其服則元冠緇衣素裳也諸侯以爲朝服燕禮云燕

朝服於寢
又爲諸侯在國賓射之服
射義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疏其諸侯賓射者在國則
亦在朝與天子同
案諸侯在朝與天子在朝均服朝服天子在朝皮弁服
諸侯在朝則緇衣素裳矣
又爲鄉飲酒戒賓速賓之服
鄉飲酒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注鄉鄉人謂
鄉大夫也朝服冠元端緇帶素韠白屨今郡國行鄉飲酒
之禮元冠而衣皮弁服與禮異
鄉射禮主人朝服乃速賓疏鄉飲酒戒速俱不言服知皆

朝服者下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是也
又爲鄉飲酒賓主人之服
鄉飲酒禮明日賓鄉服以拜賜注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
又爲鄉飲酒賓主人拜賜拜辱之服
鄉飲酒禮明日賓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
又爲鄉射速賓之服
鄉射禮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注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爲異疏此主人與賓俱朝服案鄉飲酒賓主俱不言服者以彼賓禮重故戒與速賓俱朝服故不言此習射禮輕是故戒時元端召時乃朝服故須言之也

又爲鄉射賓主人之服
案鄉射禮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攷鄉飲酒禮云明日賓鄉服以拜賜注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服也此拜賜之服與彼同彼拜賜之服卽用昨日飲酒之服則此拜賜之服亦用昨日之射服可知然則射服亦朝服矣
又案獨斷曰鄉射行禮公卿冠委貌衣元端晉輿服志行鄉射禮則公卿委貌冠與獨斷同皆沿鄉射朝服之遺制
又爲鄉射賓主人拜賜拜辱之服
鄉射禮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
又爲士負世子之服
內則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
又爲君名世子之服
內則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案賈誼新書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升自阼階上西鄉於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西上堂當兩階之閒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此文與內則君名世子儀節略同惟是內則舉諸侯之制朝服緇布衣素裳新書舉天子之制則所稱朝服其爲皮弁服

乎
又爲命使於君之服
曲禮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疏敬君故朝服命使也然命使者言朝服則君言至亦朝服受之互言也
又爲乘路馬之服
曲禮乘路馬必朝服注路馬君之馬疏乘路馬必朝服者謂臣行儀習禮獨行時也路馬君之車馬臣雖得乘之猶不可慢故必朝服而自御乘之也
又爲僕右之服
坊記子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注僕右恆朝服疏僕右恆朝服者謂僕及車右身衣

朝服又云其朝服之内則有虎裘狼裘故玉藻云君之右
虎裘厥左狼裘是也
又爲聘禮使者夕幣之服
聘禮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帥衆介夕
又爲聘禮君展幣之服
聘禮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史讀書展幣
又爲聘禮賓及介釋幣于禰之服
聘禮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
上介釋幣亦如之
又爲聘禮君進使者授圭璧之服
聘禮使者載旜帥以受命於朝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

北上君使卿進使者又云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
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
又爲聘禮肄儀之服
聘禮未入竟壹肄又云朝服無主無執也
又爲聘禮入竟展幣之服
聘禮入竟斂旜乃展布幕賓朝服立於幕東西面介皆北
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
又爲聘禮請事請行郊勞之服
聘禮賓至於近郊長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
用束帛勞注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士請事大
夫請行卿勞彌尊賓也其服皆朝服疏知皆朝服者以卿
勞禮重尙朝服明以外士大夫輕者朝服可知也故舉後
以明前也
又爲聘禮宰夫設飧之服
聘禮宰夫朝服設飧
又爲聘禮賓辭受饔餼之服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注
朝服示不受也受之當以尊服疏賓皮弁迎大夫是受之
用皮弁爲尊服明此著朝服朝服卑於皮弁是示不受言
示不受終受之也
又爲聘禮宰夫致士介餼及士介受餼之服
聘禮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

注致命朝服無束帛亦略之疏云朝服無束帛亦略之者
決上賓與上介皮弁韋弁有束帛故以爲略之也
又爲聘禮問卿賓主人之服
聘禮賓朝服問卿注不皮弁別於主君疏對上文行聘享
私覿皆皮弁此朝服降一等故鄭注云別於主君
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
又爲聘禮上介問下大夫之服
聘禮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
又爲聘禮不親食使大夫致侑幣之服
聘禮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
又爲聘禮卿歸及郊請反命之服

聘禮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旜注行時税舍於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行服以俟君命敬也

又爲聘禮卿有私喪反命之服

聘禮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注已有齊斬之服不忍顯然趨於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吉時道路深衣疏云君納之乃朝服者以其行聘之時猶不以凶服於君之吉使而服吉服知此反命時亦不以凶服於君之吉使而服朝服如吉時反命矣云出公門釋服哭而歸者案雜記云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亦云他如奔喪之禮明此亦出公門釋朝服而歸但彼祭服不可著出故門內釋服此朝服可以著出門乃釋服爲異也

又爲天子田獵之服

司服凡甸冠弁服注甸田獵也又云謂王服此以田疏言凡甸冠弁服據習兵之時若正四時則當戎服是以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云厲飾謂戎服尙威武也以此觀之習五戎司徒誓之不戎服者冠弁可知

王制一命卷疏司農又云凡甸冠弁服注云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素積以爲裳

左氏襄十四年傳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疏云是諸侯之禮皮冠以田獵周禮司服云凡甸冠弁服鄭元云甸田獵也冠弁委貌也其服緇布衣素積以爲裳是服諸侯視朝之服也彼天子之禮故以諸侯朝服而田異於此也

又爲君視疾有疾者見君之服

論語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苞氏曰夫子疾也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也不敢不衣朝服見君也皇侃義疏加覆也朝服謂從時從君日視朝之服也拖猶牽也紳大帶也孔子既病不能復著衣而見君不宜私服故加朝服覆於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下至是如從時著衣之爲

案有疾者齊元端見君則朝服以元端非朝君之服故易元端而朝服耳鄉黨雖爲孔子言之卽爲君視疾凡見君者言之也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注謂君來視之時也疏今謂病者雖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嚮南牖下東首此文疾君視之東首皇侃義疏與喪大記大意同則東首南牖之制本禮之常不第爲孔子言之卽知朝服拖紳亦必爲禮之常不第爲孔子言之也或當時有不及禮者惟孔子能存之耳漢書龔勝傳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拕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然則勝亦猶行古之通禮耳非敢特擬孔子也

又爲養親疾之服

既夕記男女改服注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主人深衣以喪大記男女改服注庶人深衣則此主人當爲庶人之誤主人啼兄弟哭注於是始去冠而笄纚服深衣檀弓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疏引檀弓者證服深衣易去朝服之事也

檀弓夫子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疏養疾者朝服羔裘元冠卽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而已

喪大記男女改服注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疏案既夕禮云養者皆齊案文王世子云則世子親齊元而養至病困易之以朝服故檀弓云親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易羔裘元冠卽朝服也

問喪親始死雞斯注親始死去冠疏檀弓云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是去冠也

案檀弓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不云朝服而云羔裘元冠者明有不羔裘元冠者喪大記男女改服注曰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蓋自士以上羔裘元冠者也庶人則深衣者也其羔裘元冠者則易爲深衣既夕禮注於是始去冠而笄纚服深衣是也其本服深衣者則不易經文於羔裘元冠下加一者字特以別於深衣者之不易爾又案文王世子若內豎言病則世子親

齊元而養注養疾者齊元元冠元端也疏鄭玉藻注云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士冠禮上士元端元裳中士元端黃裳下士元端雜裳又既夕禮養者皆齊據此則養疾之服乃用齊服齊服大夫士皆元端非朝服也檀弓疏又云養疾者朝服前後似相刺謬攷喪大記男女改服注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疏謂養疾者齊元至病困易之以朝服然則親始疾以元端養至疾困易之以朝服則別爲賓客來問疾非齊而養之服也檀弓疏不舉養疾者初服元端一節但云養疾者朝服節次未明遂與文王世子疏不合參之以喪大記疏則其義始明

又爲將死者新加之服

既夕記徹褻衣加新衣疏加新衣者謂更加新朝服喪大記亦云徹褻衣加新衣注云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

案既夕禮記徹褻衣加新衣敖繼公云衣云褻見其非上衣然則新者亦非上衣矣不加上衣者爲其後有襲斂等事皆用上衣故於此略之今攷喪大記注曰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上云徹褻衣則下所云加者非褻衣明矣下云新衣則上所云褻衣非新衣明矣故云互言又攷荀子禮論篇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愼終終

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旣夕禮注云加朝服明其終於正與荀子此義正同繼公謂所加之新衣非上服則是以褻服終豈愼終之義乎士喪禮襲衣爵弁服純衣皮弁服褖衣褖衣卽元端不以元端而以褖衣者蓋襲有褻衣袍繭之屬袍繭連衣裳褖衣亦連衣裳故以褖衣表袍繭惡其褻也檀弓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夫婦人小斂尙不陳褻衣丈夫屬纊乃不服上服安得爲禮喪大記袍必有表謂袍繭褻衣也有表衣則不褻矣送死專用褻服無上服豈必有表之義乎繼公謂其後有襲斂等事皆用上服故於此略之不知將死有死衣旣死有襲衣旣襲有斂衣各自爲節皆以上服爲正小斂十九稱其爲上服多矣然不得以小斂而略襲服也大斂君陳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其爲上服多矣然不得以大斂而略小斂也則惡得以斂襲多上服而謂始死可服褻服耶又攷旣夕禮記疏云司服士之齊戒服元端則疾者與養疾者皆齊明服元端矣夫寢且服元端而送終反服褻服重所輕而輕所重無是理也又攷魏王肅謂禮雖無容衣之制宜依尸服卒者之上服生時褻服可隨所存至於制度則不如禮漢氏西京故事月遊衣冠則容衣也言以正服不以褻衣也夫容衣特廞衣服耳未若死衣關愼終重典也容衣尙不可褻況死衣乎列女傳曾黔婁先生之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藁縕袍無表覆以布被首足不盡斂所云縕袍卽士喪禮注之袍繭旣夕禮之褻衣也縕袍無表則無上服矣黔婁以褻衣爲死衣固因貧不能共服亦以深衣爲居士之本服異於士也後漢書趙岐傳岐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岐終太常而死衣白布單衣同於黔婁之縕袍不服上服岐之變禮也繼公以加新衣爲服褻衣豈士禮哉

又爲始死復者之服

士喪禮復者一人疏不言所著衣服者案喪大記小臣朝服下記亦云復者朝服則尊卑皆朝服可知

旣夕記復者朝服注衣朝服服未可以變

喪大記小臣復復者朝服注小臣君之近臣也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用朝服而復之者敬也

又爲宰受含之服

雜記宰夫朝服卽喪屨升自西階西向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注朝服告鄰國之禮也疏宰謂上卿也言夫衍字朝服者吉服也必用吉服者以鄰國執玉而來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仍在喪不可純吉故卽喪屨也下云宰舉璧與圭注此言宰舉璧與圭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

又爲公之襲服

雜記公襲卷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
元冕一褒衣一疏朝服一者緇衣素裳公日視朝之服也
案家語孔子之喪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
冠攷雜記公九稱朝服一此所云十一稱則已具公九
稱之服矣云加朝服一蓋於朝服一之外又加其一朝
服之有二猶公襲爵弁之有二也惟攷雜記注云士襲
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是尊卑襲數不同矣諸
侯七稱天子十二稱歟孔子大夫當五稱而家語乃稱
十一稱過於上公擬於天子殊屬不經又稱冠章甫之
冠不知襲服但襲其衣不襲其冠孔子之襲安得冠章
甫之冠此條所言大率不經然則所云加朝服一者亦

未足據也

又爲公之襚服

雜記自西階受朝服

又爲小斂前後弔者之服

檀弓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注
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疏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
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又袒去
上服以露裼衣則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
朝服而加武與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
裘帶絰而入是也
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注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

時也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吉冠之卷也加
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檀弓曰主人既小斂子游趨而
出襲裘帶絰而入疏若未小斂之前來弔者裘上有裼衣
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今小斂之後弔者以上朝
服揜襲裘上裼衣加武者賀氏云武謂吉冠之卷主人既
素冠素弁故弔者加素弁于武帶絰者帶謂要帶絰謂首
經緦之絰帶以朋友之恩故加帶與絰也若無朋友之恩
則無帶惟絰而已又云知朝服者論語云羔裘元冠不以
弔是也小斂之後不用弔則小斂之前可以弔熊氏又云
小斂之時君於臣大夫於士士於朋友之恩若兩大夫不
假朋友之恩皆朝服襲裘加絰於元冠之上若大夫士無

朋友之恩皆元冠朝服襲裘而已

案弔服凡四變始死及小斂以前朝服元冠裼裘小斂
則改襲裘而絰帶其辭具見檀弓至大斂以後變朝服
爲皮弁服變元冠爲弁絰或皮弁若成服以後則變皮
弁服而衰麻矣士喪禮注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
成服之後往則錫衰是也喪大記疏引熊氏之說彙爲確鑿司服凡弔
事弁絰服雜記凡弁絰其衰侈袂注弁絰服者弔服也
均據大斂以後言之也論語羔裘元冠不以弔亦據大
斂以後言之也其實小斂以前則不弁絰而元冠朝服
賈喪服記疏天子常弁絰諸侯卿大夫當事大斂小斂
及殯時乃弁絰弁以弁絰爲小斂時弔服誤矣喪大記

君大夫士小斂之節云弔者襲裘加武注云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與帶經矣又云武吉冠之卷也吉冠則元冠此弔者統舉大夫士當小斂而元冠朝服通大夫士一也賈喪服記疏謂諸侯卿大夫小斂弁經既與喪大記經注不合又檀弓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所謂襲裘襲朝服之裘也所謂經加經於元冠也非弁經也以經加素爵弁曰弁經如喪服記疏謂小斂已當弁經則子游於小斂時元冠加經不弁經卽爲非禮曾子又安得云夫夫是也舉此二條可證賈疏之誤至王肅家語載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據此始死弔卽不得羔裘元冠與喪大記及檀弓皆迕今攷檀弓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注旣云養疾者朝服則羔裘元冠專據養疾者甚明蓋士養疾朝服親始死卽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而已王肅不會此義據攵引入家語爲始死弔服不得元冠之證誤矣

又爲下大夫及士筮宅占者之服

雜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注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士日朝服以朝也疏如筮者謂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知用筮也又云占者朝服者卜重故占者皮弁筮輕故占者朝服

又爲旣夕道車所載之服

旣夕禮記道車載朝服注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日視朝之服也元衣素裳疏案鄉黨云緇衣羔裘是孔子所服鄭注云諸侯視朝之服是君臣同服故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士之道車而用朝君之服不用私朝元端服者乘車旣載孤卿之旜故道車亦載朝君之服攝盛也云元衣素裳者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不云衣衣象冠色則不云裳裳象韠色可知故云元衣素裳也

又爲大祥筮日筮尸視濯之服

喪服小記大祥吉服而筮尸注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卽祭事不以凶臨吉也閒傳曰大祥素縞麻衣疏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縞冠朝服今將欲祥亦於前日預服大祥之服以臨筮日及筮尸視濯今惟云尸不言日及濯者從服祥可知也又云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卽祭事不以凶臨吉也者下云大祥朝服縞冠是祥祭之時惟著朝服此筮尸又在祥祭前已著吉服不以凶臨吉故也引閒傳者以大祥之後著素縞麻衣此云吉服則非祥後之服是朝服也故引以證

又爲大祥夕期及祥祭之服

素冠庶見素衣兮箋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王制一命卷疏又大祥之祭服朝服故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又云其大夫士案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其大祥朝服及既祥麻衣並與諸侯同天子祥禫其服無文或亦與諸侯無異

喪服小記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疏斬衰二十五月大祥朝服縞冠故雜記云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又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注成成人也縞冠未純吉祭服也既祥祭乃素縞麻衣疏大夫朝服而祭朝服者元冠緇衣素裳是純吉之祭服也今用縞冠是未純吉之祭服也

雜記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注為期為祭期也朝服以期至明日而祥祭亦朝服始即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疏始即吉正祭服也者以其往前居喪今將除服故云始即吉於練祭之時不著祭服於此祥時正著祭服故云正祭服此朝服謂之正祭服者以諸侯卿大夫朝服而祭故少牢禮云主人朝服是也案上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則祥後并禫服尊卑上下無別皆服此緇衣素裳也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故云正祭服引喪服小記者證此經中朝服是除成喪之服云祭猶縞冠未純吉也者以純吉朝服元冠今著縞衣故云未純吉

案逸周書器服解縞冠素紕元冠組武卷組纓縞冠素紕祥祭朝服之冠也縞冠與元冠並陳蓋於吉凶二服必詳且慎

又為既祥受賻賵之服

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疏此謂由來未弔者故練冠若曾來已弔祥後為喪事更來雖不及祥祭之日主人必服祥日之服以受之故雜記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注云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雜記經文本為重來者故縞冠衞將軍

文子之子始來者故練冠

雜記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注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疏知此以喪事贈賵來者若其由未來今始弔者雖禫祭除喪之後猶練冠而受弔則衞將軍文子之子是也練重於此禫祭之前主人尚吉而受禮明此來者是於前先已來今重至故主人著縞冠輕於練冠也云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衞將軍文子之子為之者證其來雖在後其實事不同衞將軍文子之子是除喪服之後始來弔此據於先巳來弔之後始來贈賵也

又為踰月吉祭之服

雜記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注既祭乃服禫服朝
服綅冠踰月吉祭乃元冠朝服

朝服重於元端

雜記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疏爵弁受於內皮弁受
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元端受於堂既受處不同則陳於
壁北亦重者在南

朝服一曰元衣

王制元衣而養老注元衣素裳疏儀禮朝服緇布衣素裳
緇則元故爲元衣素裳

一曰緇衣

緇衣緇衣之宜兮疏卽士冠禮所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
素韠是也
檜羔裘羔裘逍遙疏朝服衣色元元卽緇色之小別
禮記緇衣好賢如緇衣疏緇衣者諸侯朝服故論語曰緇
衣羔裘注云諸侯之朝服
案緇衣一曰黑衣戰國趙策願令補黑衣之數史記趙
世家願得補黑衣之缺論衡謝短篇吏衣黑衣宮闕赤
單一曰皁衣蔡邕獨斷公卿侍中尚書衣皁而朝曰朝
臣又曰先帝故事所至見長吏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
賜食皁帛越巾刀珮帶又漢書蕭望之傳備皁衣二十
餘年如淳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皁衣谷永傳擢之
皁衣之吏厕之爭臣之末儒林梁邱賀傳夜元服入廟
居郎閒師古曰郎皆皁衣故章元服以厕也後漢鍾離
意傳賜尚書以下帷被皁袍戉廣雅皁元緇黑也又曰
緇謂之皁漢人以緇衣爲皁衣名實覈核
又案戰國楚策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說苑臣術篇
晏子衣緇布之衣皁與布雖異質而其爲緇衣則一也
朝服不用緇布而用緇帛蓋國策疏於禮典故所傳或
異

一曰元端

士冠禮乃易服服元冠元端疏以其俱正幅故朝服亦得
端名然六冕皆正幅故亦名端是以樂記云魏文侯端冕
而聽古樂又論語曰端章甫鄭云端元端諸侯視朝之服
則元端以朝得爲名爲元端也
特牲禮及筮日主人冠端元疏論語云端章甫鄭云端元
端也諸侯日視朝之服以端是正幅非直朝服稱端六冕
亦有端稱故禮記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
是冕服正幅亦名端也
王制一名卷疏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元
端袂廣二尺二寸故也其大夫以上則皆侈袂袂三尺三
寸故也其大夫以上所論元端者皆其制與士同
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注朝服冠元端素裳也疏此朝服素
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元端諸侯朝
服若上士以元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

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得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
論語端章甫鄭元注端元端也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
朝服也小相謂相君禮者皇侃義疏章甫殷冠也然周家
諸侯日視朝之服服緇布衣素積裳冠委貌此云元端日
視朝者容是周末禮亂者也
案左氏昭元年傳劉定公曰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
臨諸侯昭十年傳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哀七年
傳太伯端委以治周禮周語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晉語
端委韠帶以隨宰人魯語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韋昭
注諸侯之士元端委貌晏子春秋雜上篇景公飲酒夜
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於門說苑

正諫篇亦同此皆朝服也而以端稱則朝服元端同制
也荀子不苟篇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
端拜而議楊倞注端元端朝服也亦以元端爲朝服論
語云端章甫鄭元注曰視朝之服則明以元端爲緇布
素裳之朝服皇侃謂元端視朝爲周末禮亂不知元端
爲朝服通名鄭注云元端視朝猶云朝服視朝也皇侃
誤會鄭注故以爲周末禮亂耳惟是宗廟助祭大夫冕
士弁無以朝服者會同擯相服皮弁亦不以朝服此言
宗廟會同元端朝服與禮似有未合子華亦舉其略耳
一曰鄉服
鄉飲酒禮明日賓鄉服以拜賜注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
酒之朝服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

弁服釋例卷六

蕭山湯應鯤校

弁服釋例　卷六

弁服釋例卷七

興化 任大椿

朝服下

朝服元端冠皆元冠（元冠制詳於此元端服卷內不復載）

司服注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端

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

特牲饋食禮及筮日主人冠端元注冠端元元冠元端下言元者元冠有不元端者疏不元端則朝服下記云助祭者朝服謂緇布衣而素裳然則元端一冠冠兩服也

左氏哀七年傳大伯端委以治周禮注端委禮衣也疏王肅云委貌之冠元端之衣也

元冠一曰委貌

士冠禮主人元冠注元冠委貌也

記委貌周道也注或謂委貌爲元冠委猶安也所以安正容貌

王制元衣而養老注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疏案儀禮朝服首著元冠元冠即委貌以此推之則殷之朝服皆著章甫之冠夏之朝服著牟追

郊特牲委貌周道也注或謂委貌爲元冠也疏此云委貌而儀禮記稱元冠故云或謂委貌爲元冠也

玉藻元冠朱組纓注元冠委貌也

論語羔裘元冠不以弔注元冠委貌

穀梁僖三年傳注委委貌之冠也端元端之服

案士冠禮記委貌周道章甫殷道牟追夏后氏之道注云皆所常服以行道疏道右注王行道德之車道僕注王朝朝莫夕主御王以與諸臣行先王之道司常道車載旞疏案巾車云象路建大赤以朝朝所行以道故謂象路爲道車士冠禮及郊特牲皆云牟追夏后氏之道章甫殷道委貌周道與道僕道右司常經文道字可以相證攷白虎通委貌者何謂也周朝廷理政事行道德之冠引士冠經曰委貌周道章甫殷道毋追夏后氏之道士冠禮賈疏以行道德釋注行道二字蓋本於白虎通

又案後漢書輿服志注引石渠論元冠朝服戴聖曰元冠委貌也士冠禮鄭注或謂委貌爲元冠蓋據此也又蔡邕獨斷緇布冠即委貌冠宋書輿服志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夏曰牟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蓋以布爲之則爲緇布冠以緇爲之則爲元冠其質異其狀同故獨斷謂緇布冠即委貌也

又案郊特牲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疏委貌一條論三加始加之冠周弁一條論第三所加之冠皮弁一條論第二所加之冠儀禮始加緇布冠郊特牲不言緇布冠而言委貌亦以委貌本即緇布冠特變布爲緇耳故

緇布冠通言委貌以其安正容貌名義同也或曰玉藻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是諸侯始加用緇布而天子始加則用元冠委貌郊特牲始加之冠言委貌豈據天子歟不知公冠四加則郊特牲三加爲士言之也

廣二寸

喪服傳冠六升外畢疏冠廣二寸落頂前後兩頭皆在武下

案三禮圖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注云縮從也衡讀爲横孔疏云縮直也古謂殷已上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襵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以上孔疏其

冠廣三寸落頂前後兩頭皆在武下向外出反屈之縫於武辟積三皆厭伏今卽周也周世文冠多辟積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襵而并横縫之故周吉冠多辟襵爲横縫又以冠兩頭皆在武上向內反屈縫之旣吉凶相變其喪冠質猶疎辟襵而盡直縫之以兩頭皆在武下向外反屈縫於武故得厭伏之名其吉冠則多辟襵而横縫之詳此文義法式顯然梁正言大小之制未聞一何固也據崇義此說前引孔疏古者吉凶皆直縫下統承云其冠三寸則謂吉凶二冠皆廣三寸也至周吉冠改古不過改直縫爲横縫外屈爲內屈而所云冠廣三寸則未嘗改也崇義以吉凶冠皆廣三寸攷喪服傳賈疏則謂喪冠廣二寸以喪冠推吉冠則吉冠亦當廣二寸矣崇義以爲三寸未知所從漢書杜欽傳通爲小冠高廣財二寸當時以二寸者爲小冠而不知其與古合也蓋牟追章甫委貌惟委貌爲最小白虎通士冠經曰委貌周道章甫殷道毋追夏后氏之道所以謂之委貌何周統十一月爲正萬物始萌小故爲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言委曲有貌也殷統十二月爲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尚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統十三月爲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者言其追大也據此則牟追爲最大章甫次之委貌爲最小委貌卽元冠以賈疏所云廣二寸與白虎通相證則二寸者爲最小矣

史記秦本紀始皇法冠六寸始變周制而加廣而漢時猶以小冠爲儒冠漢書酈食其傳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攷蓋寛饒初拜爲司馬冠大冠帶長劒後漢禮儀志武吏布幘大冠輿服志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據此武冠大則儒冠小明矣蓋當時儒者猶存古元冠之制而高祖輕儒尚武斯見儒冠而惡之也後漢梁冀傳埤幘狹冠折上巾蓋冀性尚矜飾故小其冠以自托於古儒者之服耳元冠旣廣二寸則不能圍頂而全覆之隋志宋齊之閒天子晏私著白高帽士庶以烏其制不定或有卷荷或有下裙或有紗高屋或有烏紗長耳後周之時咸著突騎帽又文帝項有瘤疾不

欲人見每常著焉相魏之時著而謁帝據此則著幘可掩項後是舉全首而蒙之與古二寸之冠僅可覆紒者大小全異又隋志引董巴云幘起於秦人初爲絳袙至漢孝文時乃加以高顏孝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乃始進幘幘之可以覆額與帽之可以覆項同蓋帽之制本於幘也又隋志巾方言云趙魏之閒謂之承露郭林宗傳曰林宗常行遇雨巾沾角折又袁紹戰敗幅巾渡河此則野人及軍旅服也制有二等今高人道士所著是林宗折角庶人農夫常服是袁紹幅巾故事用全幅阜而向後襆髮俗人謂之襆頭自周武帝裁爲四脚今通於貴賤矣據此則曰冒曰幘曰巾曰襆頭與後世遠

遊進賢之類文質異制而覆冒額項則同與古委貌吉冠財廣二寸者全異也又攷石林燕語云余見大父時家居及燕見賓客率多頂帽帽下戴小冠簪以帛作橫幅約髮號額子處室中則去帽見冠簪或用頭巾也據此則冠在帽下帽可覆冠可知宋時燕居之冠猶最小與古冠委貌廣二寸者相近亦可以證冠與帽之異同矣

又案委貌之委有卑下之義荀子仲尼篇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注委然俯就之貌委貌云者謂其貌委然卑小也蓋牟追最大委貌最小通典謂委貌形如委穀言其如穀委地曳而不起也白虎通謂委貌委曲有貌云

委貌則與直上高大者異又荀子非十二子篇吾與汝學者之嵬其冠絻其纓禁緩其容簡連注訓絻爲俛謂低俯也委貌乃古學士之冠其狀委然低俛即荀子所云學者之嵬其冠絻也絻之訓爲俯猶委之訓爲俯也後漢輿服志委貌高四寸雖未必全合乎古而高下當不相遠蓋委貌廣二寸以二寸之廣直縫之其辟積自少約四寸之高橫縫之其辟積自多而白虎通謂委貌爲最小蓋比之牟追章甫又爲卑下矣

又案莊子盜跖篇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劒李云危高也吳都賦危冠而出竦劒而趨亦以高冠爲危冠也鄭士冠禮委貌注委猶安也蓋冠形過高則危故曰危

冠小而委然者與危冠異故鄭訓委貌之委爲安也

又案後漢志委貌高四寸蓋約髻之大小爲之士喪禮笄用桑長四寸蓋安髻之笄也安髻之笄長四寸則髻廣不及四寸矣以髻廣不及四寸可以知髻之高矣委貌高四寸則髻高亦當在四寸以內蓋冠以冒髻冠之高廣必過於髻而後能覆韜之也朱子家禮緇冠注糊紙或用烏紗加漆爲之裁一長條其長一尺四寸許其高寸許團以爲武其圍之兩旁各廣三寸前後各長四寸又用一長條廣四寸長八寸上襞積以爲五梁縫皆向左彎其一跨頂前後下著於武屈其兩端各半寸自外向內而黑漆之又於武之兩旁半寸之上爲竅以受

笄笄用白骨或象牙為之據此冠梁前後長八寸中屈
之則約高四寸矣蓋本後漢志委貌高四寸之遺制

以緇為之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疏案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為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故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為緇則緇亦得為紂帛何知非紂帛為元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古布帛兩名但字從才者為帛從甾者為布此言緇故知非帛且若

是帛為元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

案詩疏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為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舉以美焉蓋自士以上惟得以帛為元冠不復冠緇布故曰冠而敝之庶人則元冠得與緇布冠並用隋志載後周諸公之服九九曰元冠諸侯服八八曰元冠諸伯服七七曰元冠諸子服六六曰元冠諸男服五五曰元冠三公三孤公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與五等相準士之服三三曰元冠庶士之服一曰元冠庶士卽所謂庶人在官者也則是隋庶人亦得元冠與詩彼都人士疏同彼疏所云庶人或卽隋志所云庶士乎

又案元冠縞冠也後漢志委貌以阜繒為之最合古制士冠禮及郊特牲皆言緇布冠兆冠而敝則知士常冠不用緇布矣玉藻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元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廣雅縞細繒也縞冠元武冠用白繒則武用黑繒明矣元冠縞武武用白繒則冠用黑繒明矣以冠武不異質也又以吉凶冠制參攷之詩庶見素冠兮箋旣祥祭而縞冠素紕據此則縞素二冠皆為繒冠凶冠尙用繒吉冠豈反以布乎又攷禫而纖鄭云黑經白緯為纖蓋喪至小祥冠練冠以變麻用布至大祥縞冠卽變布用繒然尙用白繒不卽元也至禫則用白緯黑經

之緒蓋兼乎白黑二繒之閒至踰月吉祭之後全用黑繒矣所謂元冠也若元冠用布是除喪已易布為繒吉時轉易繒為布是無序也戰國秦策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高誘注太子見殺故布冠而拘執於秦呂覽不屈篇故惠王布冠而拘於鄄齊威王幾弗受據此皆以布冠為貶降可知常制當用繒矣又趙策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及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此尤元冠用帛之顯證也墨子兼愛篇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韋以帶綫練帛之冠入以見於君大惡衣尙以練帛為冠豈元冠為禮冠反以布乎詩彼都人士疏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三代改制

齊冠不復用布所謂齊冠卽元冠也然則元冠用縉詩
疏嚴礭郊特牲疏謂章甫牟追委貌皆用緇布與詩疏
自相牴牾未足爲據三禮圖亦襲郊特牲疏之誤
又案冠古以布爲之太古冠布是也至委貌則易之以
縉其後有以竹木爲之者後漢輿服志長冠制如板以
竹爲裏高祖微時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莊子讓王
篇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音義華冠以華木皮爲
冠是也然要皆以竹木爲質而表之以縉故輿服志載
竹皮冠以漆纚三十升布爲之則是纚爲表而竹爲裏
矣華冠竹冠大略相似

璂飾與韋弁皮弁同

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
玉疏弁師又有皮弁韋弁冠弁亦皆十二玉故云冠飾十
二玉也
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
之而掌其禁令注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矣謂兼於韋弁皮弁之冠飾也
王制制三公一命卷疏諸侯韋弁皮弁冠弁縫中之玉各
依命數玉皆三采朱白蒼也孤皮弁韋弁冠弁玉亦二采
各依其命數
穀梁哀十三年傳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注不
知冠有差等惟欲好冠疏冕有旒數不同則冠亦有差等
之別矣爲子爵其冠之飾必不得與公侯同等但未知若
爲差等爾
案朝服元端古皆用元冠一冠非若後世之有通天遠
遊進賢冠各異等也又元冠橫縫非若後世之有三梁
兩梁一梁別貴賤也而范注謂冠有差等者殆玉府注
鄭司農云冠飾十二玉王制疏云諸侯韋皮冠弁縫中
之玉各依命數冠弁卽元冠也以爲子爵其冠璂之數
當亦如弁師注所云皮弁璂子男璂飾五差等較然而
穀梁疏謂不知差等未之攷爾
又案莊子盜跖篇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
帶死牛之脅注司馬云冠多華飾如木之枝繁此盜跖

謂孔子也枝木之冠謂儒冠也冠多華飾則璂玉之類
也

衡縫

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注今
冠橫縫以其辟積多解時人之惑喪冠縮縫古冠耳疏殷
以上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攝少故一一前後直
縫之但多作攝而并橫縫之周吉冠文故多積攝而橫縫
若喪冠質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而時人因
謂古時亦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云非古也正是周世
如此耳古則吉凶冠同從縫

內畢

喪服傳冠六升外畢注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

疏冠廣二寸落頂前後兩頭皆在武下鄉外出反屈之縫於武而爲之兩頭縫畢鄉外故云外畢案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鄭注云厭猶伏也喪冠厭伏是五服同名由在武下出反屈之故得厭伏之名檀弓云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是吉冠則辟積無殺横縫亦兩頭皆在武上鄉內反屈而縫之不得厭伏之名

既夕禮記冠六升外縪注縪謂縫著於武也外之者外其餘也疏武謂冠卷以冠前後皆縫著於武若吉冠則從武上鄉內縫之縪餘在內謂之內縪若凶冠從武下鄉外縫之謂之外縪故云外之者外其餘也

案淮南子人閒訓兵横行天下而無所綣注綣屈也結曰卷卷與綣通故氾論訓古者有鍪而綣領注綣領卽卷領也冠卷以一條繒爲之無屈義乃名爲卷者凶冠外縪吉冠內縪皆以冠落兩武凶冠則由武內反屈之鄉外吉冠則由武外反屈之鄉內其屈處皆以武爲質故武得卷名也

緣邊

玉藻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埤疏緣邊者謂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耳

案此凶冠也吉冠之制當亦有緣

居冠屬武非燕居則冠與武別

玉藻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注謂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燕無事者去飾疏燕居之冠冠武相連屬燕居率略少威儀故也又不加緌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著乃合之

案玉藻云居冠屬武與下文有事然後緌互文也居冠屬武則有事不屬武矣有事然後緌則居冠不緌矣注謂燕居著冠於武疏謂有事臨著乃合之最傳互文義例乃或謂吉冠內畢如冠不屬武則內畢之冠臨時未易連合倘連合不固行禮冠脫必至大失威儀今攷疏云有事臨著乃合之謂事未至先冠常著之冠以待事其時當別具一未著新冠以備行禮其未著新冠必臨時乃合冠於武郊之祭始至先冠皮弁至祭所乃服大裘而冕可知古之禮冠必臨時乃著蓋取新潔也臨著乃合武尤以明敬晏子春秋外篇公曰善請易衣革冠更受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革冠謂改冠也蓋景公聞晏子之言爲之加禮故改其常冠而別冠新冠以見臨事屬冠於武謂新冠之武臨時綴合正以見整容修禮也其云晏子避走立乎門外蓋景公方改易衣冠故避之使有閒也古者行禮多有待事之次聘禮賓入於次公食大夫禮公朝服卽位於大門外如聘注云如聘亦入於次蓋未事皁至恐後時也待事必須爲次以息之

可知事前之服豫矣然則整冠屬武豈遂無閒而何慮
其未易連合乎且服以冠爲重冠以武爲固行禮之冠
卽使前此久著於武猶必臨時展視或恐離合未周致
有失墜故冠武異材久合不如新合之故也注義以爲
多威儀多威儀所以昭恪愼也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
蓋謂加武於冠也於來弔之時始云加武則臨事乃屬
武有明據矣
冠武異材冠纓異材
喪服傳冠繩纓條屬右縫注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爲武
垂下爲纓著之冠也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
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疏案雜記云喪冠條屬

以別吉凶若然吉冠則纓武別材凶冠則纓武同材又云
引雜記者證條屬是喪冠若吉冠則纓武異材云三年之
練冠亦條屬者欲見條屬以至大祥除衰杖大祥除喪之
際朝服縞冠當纓武異材從吉法也
既夕禮記纓條屬厭注纓條屬者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
爲纓屬之冠厭伏也疏吉冠則纓武別材凶冠則纓武同
材以一條繩從前額上以兩頭鄉項後交通至耳各綴之
於武使鄉下纓結之云屬之冠者先爲纓武訖乃後以冠
屬著武故云屬也又云以其冠在武下過鄉上反縫著冠
冠在武下故云厭也
玉藻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注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疏

武用元元是吉冠用縞縞是凶吉而雜凶故云不純吉也
卷用元而冠用縞冠卷異色故云古者冠卷殊如鄭此言
則漢時冠卷共材
雜記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注別吉凶
者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爲武垂下爲
纓屬之冠象太古喪事略也吉冠則纓武異材焉
案鄭玉藻注古者冠卷殊謂冠與卷殊材非冠與卷殊
色也注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則冠之變制也不
可謂凡冠皆與武異色也鄭注上云武冠卷也下云古
者冠卷殊則冠卷殊三字惟釋武制謂古者冠自爲冠
武自爲武本不共材故縞冠而武或用元元冠而武或

用縞子姓之冠元冠得用縞武由於古者冠卷殊耳若
後世冠卷同材則色不得異矣孔疏不達此義以鄭注
古者冠卷殊爲冠卷殊色則豈以元冠皆當用縞武耶
果如此則經不獨云子姓之冠矣不惟不通經竝不通
注此等恐不出穎達手也
又案玉藻元冠縞武縞冠元武縞繒也則知元亦繒矣
古者冠卷雖異材然冠以繒卷亦當以繒也逸周書辯
服解元冠組武卷組纓則是元冠纓用組卷亦以組矣
組纚絲縧爲之非繒也逸周書所云組武卷或以絲縧
聯綴卷武故以名與
天子朱組纓諸侯丹組纓大夫士綦組綴

玉藻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
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檀弓縞冠既祥而絲屨組纓疏玉藻文素紕當用素爲纓未
用組今用素組爲纓故譏之若其綦組爲纓則當以元色
爲冠若既祥元冠則失禮之甚不應直譏組纓也
案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此云元冠朱組纓天
子之冠也則天子纓與紘同色又云元冠丹組纓諸侯
之齊冠也則諸侯纓與紘異色大夫元冠未知著何纓
攷禮器管仲鏤簋朱紘注謂大夫當緇組紘纁邊是大
夫與士紘同用緇此云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則大
夫與士纓亦當同用綦也惟緇布冠之纓與元冠之纓

不同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士元冠則綦組纓玉
藻釋文綦雜色也青與綦異色也又攷天子元冠朱組
纓是言始冠之冠諸侯元冠丹組纓士綦組纓是言齊
時之冠若他事用元冠其纓色當亦同今以紘制推之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朱紘也不以事異也然則天子元
冠朱組纓用之於始冠朱纓也卽以甸以燕以養老以
燕尊臣亦莫不朱纓也諸侯齊用丹組纓士齊用綦組
纓雖以齊言之卽他事亦靡不眂諸齊攷玉藻疏云元
冠綦組纓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據此則元冠以綦
組爲纓不特用之於齊亦用之於祭矣又攷隋志各如
其綬色以此推之玉藻天子元組綬則元冠當元組纓

與此節所云朱組纓不合公侯朱組綬則元冠當朱組
纓與此節所云丹組纓不合士緼組綬則元冠當緼組
纓與此節所云綦組纓不合然則纓綬同色之制不可
以通之於禮也
纓之有飾者曰緌
士冠禮記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
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注緌纓飾未之聞太
古質無飾疏孔子時有緌者故非時人緌之諸侯則得著
緌故玉藻云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鄭云尊者飾也士
冠不得緌也
檀弓喪冠不緌注去飾

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
韠紳搢笏注緌纓之飾也疏結纓頷下以固冠結之餘者
散而下垂謂之緌
玉藻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注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
飾也繢或作繪緌或作蕤疏郊特牲及士冠記皆云其緌
也吾未之聞謂大夫士也此云繢緌諸侯之冠故云緇布
冠有緌尊者飾也又云諸侯惟繢緌爲異其頍項青組纓
等皆與士同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注燕無事者去飾
大帛不緌注帛當爲白大帛謂白布冠也不緌凶服去飾
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注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緌當

用績疏緌當用績者以上文云緇布冠績緌諸侯之冠故知也

雜記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元縞而后蕤注不蕤質無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元元冠也縞縞冠也疏云元縞二冠既有先別卷後乃可蕤故云而后蕤也而大祥縞冠亦有蕤何以知之前既云練冠亦條屬右縫則知縞不條屬既別安卷灼然有蕤也

案玉藻緇布冠績緌諸侯之冠也疏諸侯惟績緌爲異其頍項青組纓等皆與士同據此則是諸侯始冠緇布冠仍用士之青組纓特加以績緌耳故通典載太子冠

儀緇布冠亦青組纓同於士三禮圖謂玉藻始加皆青組纓績緌卽孔疏所謂諸侯之冠亦用青組纓也但[illegible]緌乃繪畫五采與青組纓不同元冠紫緌注謂諸侯緌當用績是諸侯本丹組纓緌當別以績也陳祥道謂元冠朱組纓則緌可知緇布冠績緌則纓可知是謂纓緌同色與注異義內則疏謂結纓頷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蓋結頷下者爲纓所謂青組纓丹組纓是也於其下垂處加以繪畫則所謂績緌是也嚴陵方氏謂纓用組緌用帛則纓緌異質矣攷鄭內則注緌纓之飾也注以緌爲纓之飾則緌卽纓也特纓不垂而緌垂纓不績而緌績是纓不飾而緌飾而要之緌亦纓

之餘故云緌纓之飾也非謂纓外別有一緌也玉藻注緌或作蕤攷漢書律歷志蕤繼也冠緌之通名蕤謂蕤卽繼纓而加長者也若纓外別有一緌則不與纓相繼矣與蕤義卽不相附又江充傳冠飛翮之纓蘇林曰析翠鳥羽以作蕤也此注以蕤解纓可知蕤卽纓之餘也揚雄傳鸞鳳紛其御蕤師古曰蕤車之垂飾纓蕤也亦以纓釋蕤故纓蕤決不異物南齊志遠遊冠太子諸王所冠太子朱纓翠羽緌珠節是於朱纓之外別以翠羽爲緌飾於朱纓之上則纓緌異質矣與孔疏垂纓爲緌別爲一義組纓爲糾繩以爲纓蕤謂纓末之不糾者冠緌之緌與旌旗之緌同狀旌旗之緌著旄毛牛尾於橦

上以散垂爲飾釋名緌有虞氏之旌也注旄竿首其形燊燊然也燊燊言其散垂也

又案記不云元縞委武而後蕤而云委武元縞而後蕤則蕤不由於有委武由於元縞也疏謂別安冠卷灼然有蕤是有蕤由於有武不知有武者不必有蕤攷士冠禮緇布冠缺項疏既武以下別有頍項明於首四隅爲綴上綴於武然則緇布冠有武也喪服傳注首絰象緇布冠之頍項今以其制推之喪冠不著於首絰之上卽知緇布冠不著於缺項之上喪冠以一條繩爲武而別加首絰卽知緇布冠先自有武而更綴頍項也士冠禮注雖不言緇布冠有武而其義見於喪服注矣大白緇

布同制緇布冠有武則大白冠可知大白緇布俱有武
而孔子曰其緌也吾未之聞則可知有緌不因別安冠
卷也記謂大白緇布冠不蕤非謂其無委武也其下云
委武元縞而後蕤言緇布大白雖同有委武然必元縞
二冠乃蕤也委武二字乃承上大白緇布之文起下元
縞之文謂大白緇布用布質故無蕤元縞二冠以繒帛
為之異於大白緇布之用布始得加緌以盡飾耳

又案緌者纓之垂為飾者也有事無不緌有事不緌則
從貶殺者也管子小匡篇管仲詘纓插衽使人操斧而
立其後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蓋纓本當下垂以為
飾管仲始以就刑之人詘纓不垂從貶殺也禮衣委地

禮冠委緌皆所云文德尙褒長也魏志崔季珪傳裴松
之注引續漢書曰今天下纓緌搢紳之士言纓必兼言
緌纓以緌垂也惟武士之冠纓而不緌後漢輿服志云
諸冠皆有纓蕤執事及武吏皆縮纓垂五寸云縮纓卽
管子所謂詘纓也縮詘皆謂屈結之不垂蕤也後漢輿
服志又曰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注引莊子說劒
篇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
衣證環纓無蕤則知武士不蕤矣然纓雖以垂為飾而
長短有度垂緌五寸為惰游之士則五寸為踰節矣

有安髻之笄無固冠之笄有纚有總有髦

鄘柏舟髧彼兩髦實維我儀箋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纚
笄總拂髦冠緌纓疏內則注云纚所以韜髮者也笄今之
簪則著纚乃以簪約之又著總又拂髦而著之故內則注
云拂髦振去塵而著之既著髦乃加冠又著緌纓又云士
冠禮曰皮弁笄爵弁笄注云有笄者屈組為紘無笄者緌
而結其條然則此冠言緌纓則無笄矣上言纚笄者為纚
而著笄也問喪曰親始死雞斯注云雞斯當為笄纚是著
纚必須笄也

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注無笄者纓而結其條

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
韠紳搢笏注縰韜髮者也總束髮也垂後為飾拂髦振去
塵著之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也疏笄者著縰

既畢以笄插之熊氏曰此笄謂安髻之笄以縰韜髮作髻
既訖橫施此笄於髻中以固髻也故士喪禮云笄用桑長
四寸纋中是也纋中謂殺其中使細非固冠之笄故文在
冠上其元冠有纓約士冠禮有纓者無笄問喪云親始死
雞斯之時去元冠而有笄縰是知笄縰不得為冠總者裂
練繒為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故以為飾也此經所陳
皆依事先後櫛訖加縰縰訖加笄笄訖加總然後加髦著
冠冠畢然後服元端著韠又加大帶也又云縰韜髮者也
盧云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

問喪親始死雞斯注雞斯當為笄纚聲之誤也親始死去
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邪巾貊頭笄纚之

存象也

案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注纚今之幘梁也終充也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攷此纚爲緇布冠言之也士冠以緇布冠代元冠故經文以纚繫緇布冠之下其實元冠有纚與緇布冠同也內則子事父母端鞸紳所謂端元端也所謂冠緌纓卽元冠也彼文纚笄與冠連文則元冠有纚也又攷士冠禮緇纚廣終幅之文在緇布冠之下皮弁笄爵弁笄之上則上承緇布冠下起皮弁爵弁也葢髮非纚不韜不韜不可以屬冠與弁卽推之六冕皆然也荀子禮論篇薦器則冠有鍪而無縰蓋惟薦器乃無縰雖褻時尙有縰也鄭士冠禮注謂纚今之幘梁謂其狀似漢之幘梁其實漢制縰自爲縰幘自爲幘漢書元帝紀齊三服官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爲首服冠與幘與縰各爲一物則知縰非幘也釋名纚以韜髮者也葢先以長六尺之縰裹髮乃爲髻則纚韜髮於未成髻之先非覆髻於旣成髻之後也若幘則可以覆冒全首方言絡頭帞頭也紗繢髮帶今之偏疊幧頭髮帶結髮亦作紒音結亦作幓幧頭也覆結謂之幘巾或謂之承露或謂之覆髮今結籠是也士喪禮鄭注免如今幧頭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此幘之狀也葢漢時冠猶存古委貌遺制不同武士大冠故冠下必藉以幘方不露髮後漢書樂丕傳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襪楊賜傳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當時賜冠必兼幘以冠必得幘乃能覆冒全首耳又案鄭內則注纚韜髮總束髮束之與韜制各不同孔內則疏謂旣以纚韜髮乃爲髻旣爲髻又以繒束髮之本而垂其餘於後明劉績三禮圖以總爲幘巾髻籠所以韜髻與束髮之制全異攷纚似幘梁見士冠禮注未聞總似幘也檀弓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注總束髮垂爲飾齊衰之總八寸如云韜髻安得垂其餘乎巾車王后之五路有朱總績總鄭司農云以繒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疏謂若婦人之總亦旣繫其本又垂爲飾故翟車用組總組則垂者也以巾車之總推總制則知總皆以垂爲飾也詩干旄曰素絲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也管子弟子職錯總之法橫於坐所注總設燭之束也急就篇承塵戶幃條績總顏師古注總以絲䌫爲之所以束髮也說文總聚束也廣雅總結也文選藉田賦垂髫總髮李善引毛萇詩傳總角結髮也凡言總者皆以結束爲義而劉績謂總以覆髻如幘梁由於鄭注束髮之訓未審求耳

一曰冠弁

司服凡甸冠弁服注冠弁委貌

有素委貌

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弁經各以其等爲之注庶人弔
者素委貌
喪服記朋友麻注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
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疏其庶人鄭注喪服云庶人
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鄭注不顯所著之服文承疑
衰素裳之下則庶人亦用疑衰或者庶人布深衣當服布
深衣素委貌也
且投其冠注冠素委貌疏云冠素委貌者案雜記云小斂
環經公大夫士一也注云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
加此經焉鄭知然者以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經大夫
大斂無文明亦弁經大斂既爾明小斂亦然故云大夫以

上弁經案武叔投冠武叔是諸侯大夫當天子之士故云
士素委貌若然案士喪禮主人括髮鄭注云始死將斬衰
者雞斯將括髮者去笄纚而紒無素委貌者熊氏云士喪
禮謂諸侯之士故無素冠也崔氏云將小斂之時已括髮
括髮後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委貌至小斂訖乃投去
其冠而見括髮案士喪禮及大記皆小斂卒乃括髮無小
斂之前爲括髮者崔氏之言非也
曾子問疏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之
後士則加素冠大夫加素弁
喪服小記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疏故鄭注
問喪云二日去笄纚括髮通明大夫士也始死以後小斂

之前大夫與士皆加素冠於笄纚之上故檀弓云叔孫武
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是素冠也
以其始死哀甚未暇分別尊卑故大夫與士其冠皆同也
至小斂投冠括髮之後大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故喪大
記云君大夫之喪子弁經又喪服變除云小斂之後大夫
以上冠素弁士則素委貌其素弁素冠皆加環經故雜記
云小斂環經君大夫士一也鄭注云大夫以上素爵弁士
素委貌是也又云其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謂喪
之大事斂殯之時若其不當斂殯則大夫以上亦素弁士
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又云其葬之時大夫及士男子散
帶婦人髽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如喪服故既夕禮云大

夫髽散帶垂鄭注云爲將啓變也此互文以相見耳諸文
言髽見婦人也若天子諸侯則首服素弁以葛爲環經大
夫則素弁加環經士則素委貌加環經
雜記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注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
爵弁而加此經焉疏武叔投冠括髮諸侯之大夫當天子
之士也
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經疏其士則素冠故武叔小斂投
冠是諸侯大夫與天子士同
奔喪括髮袒注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
服矣疏案曾子問篇云壻親迎女在塗遭喪女改服布深
衣縞總女人之縞總似男子之素冠故知布深衣素冠又

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明知在路皆冠也此素委貌謂士庶人若大夫已上則素弁也

衣用十五升緇布素裳緇帶素韠或緇韠

素冠庶見素衣分裳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

庶見素韠分裳祥祭朝服素韠者韠從裳色

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也又云緇帶黑繒帶也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屈垂三尺又云素韠白韋韠也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疏案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韠色不同下云韋者

是君大夫同用韋也但彼是元端服之韠此士用素韋爲之故鄭云白韋韠也

司服凡甸冠弁服注其服緇布衣亦素積以爲裳疏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裳又與韠同色是其朝服緇布衣亦如皮弁積素以爲裳也

聘禮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注吉時在裏爲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揜尺表之曰深衣疏鄭言此者欲廣解長衣中衣深衣三者之義此三者之衣皆用朝服十五升

特牲饋食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韠注緇韠者下大夫之臣疏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

韠與裳同色大夫之臣朝服素韠此緇韠故云下大夫之臣

王制布帛精麤不中數疏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是也

元衣而養老注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尙黑而黑衣裳殷尙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元衣素裳疏縞白色生絹亦名爲素

雜記朝服十五升疏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爲之

喪大記絞紟如朝服注如朝服者謂布精麤朝服十五升

禮記緇衣好賢如緇衣疏其服緇布衣而素裳緇帶素韠故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朝服者十五

升布衣而素裳也知朝服十五升者雜記文知用布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故知布也知素裳者以冠禮云素韠韠從裳色故知裳亦素也若士之助祭者則韠用緇不與裳同色

論語緇衣羔裘皇侃義疏緇衣服者元冠十五升緇布衣素積裳也素積者用素爲之襞積攝之無數故云素積也案晏子春秋雜下篇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卯苔菜而已又說苑臣術篇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亦謂晏子也八升十升之布不及朝服十五升或夕深衣爲大夫士之燕服用此麤大之布耳晏子春秋問上篇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然則朝服必十五升乃

中度也晏子雖儉其敢以不中度之服入朝乎
天子諸侯白舃青絇繶純大夫士白屨黑絇繶純
屨人注青絇者王白舃之飾疏黑舃配冠弁服又云冠弁服則諸侯視朝之服是以燕禮記云燕朝服鄭云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謂冠元端緇帶素韠白屨也
燕禮記燕朝服於寢注謂冠元端緇帶素韠白屨也疏案屨人注天子諸侯吉事皆舃諸侯朝服素裳素韠應白舃而云白屨者引士冠禮成文其實諸侯當白舃其臣則白屨也
案冠弁卽朝服也天子諸侯朝服皆素裳舃從裳色燕禮記疏謂諸侯朝服當白舃則天子冠弁亦當白舃屨

八疏謂黑舃配冠弁服未合
凡朝服君臣皆羔裘臣則豹袖
羔羊羔羊之皮素絲五紽注大夫羔裘以居疏謂居於朝廷非居於家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注云在家所以接賓客則在家不服羔裘矣論語注又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惟豹袪與君異耳明此爲朝服之裘非居家也
羔裘之革素絲五緎疏其諸侯視朝乃卿大夫等同用黑羔裘以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又鄭注論語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是也又云天子以下田獵則羔裘緇衣以裼之知者司服云凡甸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則諸侯

朝服故也
鄭羔裘羔裘如濡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疏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之朝服也
羔裘豹飾傳豹飾緣以豹皮也疏唐風云羔裘豹袪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爲袪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
唐羔裘羔裘豹袪箋在位卿大夫之服也
檜羔裘小序好絜其衣服疏首章言狐裘以朝謂視路門外之朝也二章云狐裘在堂謂在路寢之堂也視朝之服卽服之於路寢不更易服玉藻云君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服視朝之服是在朝在堂同服羔裘今

檜君變易衣服用狐裘在朝因用狐裘在堂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傳羔裘以游燕狐裘以適朝箋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疏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論語又曰羔裘元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元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爲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元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也
司裘疏鄭玉藻羔裘注引孔子緇衣羔裘鄭注論語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若然卿大夫助祭

用冕服士用爵弁君朝服冠服羔裘卿大夫士弁冕用羔裘至於朝服亦用羔裘卽是君臣祭服朝服同服羔裘也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注飾猶褎也孔子曰緇衣羔裘疏皇氏以畿內諸侯緇衣畿外諸侯元衣案王制直云元衣而養老不辨內外之異又詩唐風羔裘豹袪卿大夫之服檜風云羔裘逍遙鄭元云朝燕之服也論語云緇衣羔裘注云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爲裼唐檜晉非畿內之國何得並云羔裘若此元衣爲畿外諸侯則鄭注此何得云君子士大夫也

論語緇衣羔裘皇侃義疏緇染黑七入者也元則六入色也羔者烏羊也邢疏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

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下文又曰羔裘元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元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爲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元冠相配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

案越絕書吳內傳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被羔裘則必緇衣諸侯相朝當皮弁麛裘而蔡昭侯被羔裘則同於在國視朝之服矣非制也左氏昭二十九年傳公賜公衍羔裘中論審大臣篇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爲之謠曰素韠羔裘求之無尤羔裘素韠求之無戾云素韠則朝服素裳也此亦朝服羔裘之證也韓非子外儲說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攷羔裘於司裘爲良裘孫叔敖以爲朝服之裘正合禮制而韓非以爲儉偪下則韓非子之時風俗奓靡不以羔裘爲上故指爲儉服也漢書貨殖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師古曰狐貂貴故計其數羔羊賤故稱其量然則賤羔裘後世之制不可以此疑禮經也晏子春秋雜下篇及說苑臣術篇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以朝所謂以緇布之衣則朝服緇衣也而用麋鹿之裘不衣羔裘則降於良裘矣或以示儉非常制也（麋鹿說苑作麛鹿）

又案詩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箋今以朝服燕祭朝服是

其好絜衣服其必以狐裘爲黃衣狐裘者黃衣狐裘祭服也鄭欲釋小序好絜衣服則服祭服以朝乃爲好絜今攷小序謂檜君逍遙遊宴不能自強於政治則變易典制輕重任心不僅在於好絜衣服也攷玉藻卒食元端而居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注諸侯元端以燕王制一命卷疏天子諸侯亦以元端燕居詩所謂逍遙乃燕居時也又攷羔裘如濡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詩狐裘蒙戎疏及司裘疏皆以狐蒼裘爲元端之裘然則此詩所云狐裘以朝爲狐蒼裘也蓋緇衣羔裘視朝之正服元端狐青裘燕居之正服今檜君燕居反服朝服故詩人以羔裘爲刺視朝反服燕居之服故詩人以狐

裘爲刺言其重所輕其輕所重也如謂檜君好絜衣服故服祭服以朝不知息民之祭於祭爲輕黃衣狐裘亦祭服之最輕者服以視朝未足以炫盛飾也詩彼都人士狐裘黃黃疏謂庶人得服黃狐之裘非貴服也然則檜君既朝欲修盛服必不服庶人所服之裘明矣

又案大夫羔裘豹袖固以不純用羔下於諸侯而豹亦飾之最盛者管子大臣諸侯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注往重報輕蓋幣以鹿皮爲重而豹皮又重於鹿皮故揆度篇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襜注卿大夫上大夫也列大夫中大夫也然則非上大夫及

中大夫且不得以豹爲飾矣又淮南子說林訓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然則豹裘不雜且勝於狐裘之粹矣故羔爲貴裘其可爲羔飾者莫重於豹也

弁服釋例卷七

蕭山湯應鯤校

弁服釋例卷八

興化　任大椿

元端

元端爲諸侯大夫士齊服

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

旅賁氏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注會同賓客王亦齊服服袞冕則此士之齊服元端疏此士之齊服服元端者若士助祭服爵弁齊服服元端

王制一命卷疏故鄭注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

案玉藻云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諸侯既用元冠而齊則孤卿大夫並用元冠齊也諸侯元冕而祭天子孤卿及公之孤卿爵弁而祭天子大夫皮弁而祭皆與齊時元冠不同故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其三命以下元冠齊元冠祭是齊祭同冠

玉藻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注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疏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者以諸侯元冕祭元冠齊孤則爵弁祭亦元冠齊是齊祭異冠也必知孤亦元冠齊者以諸侯尙元冠齊明孤亦元冠齊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元端以祭皆元冠也此云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其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深衣目錄云士祭以朝服謂天子之士也祭用朝服與諸侯大夫同然則天子

大夫與諸侯孤同亦爵弁祭元冠齊此是熊氏之說也皇
氏以爲天子大夫與諸侯大夫同但朝服以祭使與鄭注
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於文爲妨皇氏之說非也
郊特牲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疏解齊服所以用元冠元
衣義也元陰色鬼神尚幽陰故齊者元服以表心思幽陰
之理
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皇侃義疏禮惟孤卿爵弁
自祭若卿大夫以下悉元冠以自齊祭齊祭不異冠服也
案朝服及元端冠皆元冠玉藻所云元冠丹組纓元冠
綦組纓則皆元端之冠也鄭旅賁氏注士之齊服服元
端司服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

如之其齊服有元端素端注云齊有素端者亦爲札荒
有所禱請據此注以素端爲士之齊服則元端亦爲士
之齊服其大夫以上齊服經典但稱元冠無元端明文
攷文王世子注齊元元冠元端孔疏引玉藻元冠丹組
纓諸侯之齊冠作證則以諸侯之齊元冠亦元端也與
世子齊冠同又玉藻齊則綪結佩而爵韠熊氏皇氏竝
謂諸侯以下皆以元端齊據此則齊服凡稱元冠者皆
元端通乎上下也
又案後漢輿服志長冠一曰齊冠祀宗廟諸祀則冠之
皆服袀元注吳都賦注曰袀皁服也又云宗廟以下祠
祀皆冠長冠皁緒袍據此則漢惟以長冠爲齊冠長冠

以當元冠袀元皂緇袍以當元端
又案鄭志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
何以亦異則是士以爵弁助祭卽以爵弁齊旅賁氏賈
疏謂以爵弁祭元冠齊與鄭志不合
又爲士祭筮日筮尸視濯賓主人及子姓兄弟有司羣執事
之服
特牲饋食禮及筮日主人冠端元注冠端元元冠元端下
言元者元冠有不元端者疏云冠端元謂元冠元端也下
言元者元冠有不元端者不元端則朝服下記云助祭者
朝服謂緇布衣而素裳祭則元端一冠冠兩服也
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

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疏如兄弟服者如主人冠端元
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韠注於祭服此也
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元端至祭而朝服
又爲宿尸宿賓尸及賓主人之服
特牲饋食禮乃宿尸又云尸如主人服
宿賓賓如主人服
案下云夙興主人服如初鄭注主人服如初則固元端
如初卽謂宿尸宿賓等節也初服元端則宿尸宿賓主
人皆元端可知尸與賓如主人服則亦元端可知
又爲大夫士之尸服
守祧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注尸當服卒者之上服

以象生時疏既言卒者上服則先王之尸服衮冕先公之
尸服驚冕也若然士爵弁以助祭祭宗廟服元端而士虞
特牲尸不服爵弁者爵弁是助祭諸侯廟中乃服之士尸
還在士廟故尸還服元端爲上服也
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注裘大裘也凡尸服卒者之上服
疏尸服與王同大裘節服氏亦大裘故二人皆裘冕執戈
送逆尸又云案士虞記云尸服卒者之上服注云上服如
特牲士元端也不以爵弁服爲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
自配鬼神彼據臣卒者上服以家祭上服不得用助祭服
此據王自然用卒者家祭上服服大裘也
士虞記尸服卒者之上服注上服如特牲士元端也不以

爵弁服爲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士之妻則
宵衣耳
喪服小記其尸服以士服疏尸服士服者謂尸服元端又
云故鄭注士虞記尸服卒者之上服士元端是也
案士之服首爵弁次皮弁次朝服乃次元端鄭士虞禮
注以元端爲上服者殘爵弁爲助君祭之服皮弁爲助
蜡祭之服皆不敢以入私家故元端爲大夫士居家之
上服玉藻朝元端疏謂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服內則子
事父母端韠紳注端元端士服也然則士大夫在私朝
及朝父母皆以元端爲上服是居家之服無以尙乎此
矣尸在宗廟臨子孫猶於家也故服居家之上服耳大

夫以朝服祭蓋以子孫對先祖不敢同於先祖臨子孫
之服也士以元端祭同於尸服者以其降於大夫旣不
敢朝服卽不得不元端爾所謂禮窮則同也
又爲士家祭祝殺及正祭之服
司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注元冠自祭其
廟者其服朝服元端疏特牲是士禮用元冠元端
特牲饋食禮夙興主人服如初立於門外東方南面側視
殺注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元端者
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韠注夙興主人服
如初則固元端
王制一命卷疏若其自祭則皆降爲諸侯士則元端大夫

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元端少牢上大夫祭朝服
雜記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巳疏冠元冠爲卑也自祭
不敢同助君之服故用元端也
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
敢服注士爵弁緇衣纁裳以助公祭元端以祭其祖禰
又爲士祭祝佐食之服
特牲饋食禮記惟尸祝佐食元端元裳黄裳雜裳可也皆
爵韠注與主人同服周禮士之齊服有元端素端然則元
裳上士也黄裳中士雜裳下士
案淮南子齊俗訓尸祝袀袨注袀純服袨墨齊衣也墨
齊卽元端也

又爲有司免牲之服

公羊傳三十一年傳免牲禮也注禮卜郊不吉則爲牲作元衣纁裳使有司元端放之於南郊明本爲天不敢留天牲

穀梁傳三十一年傳免牲者爲之緇衣熏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注元端黑衣接神之道元熏者天地之色也成七年傳同

又爲士冠初加之服

士冠禮冠者與賓揖之適房服元端爵韠出房南面

郊特牲三加彌尊喻其志也疏往西階至第一等受取緇布冠還至冠席前跪爲冠者身著冠畢冠者身起入東房著元端元裳士子皆隨其父朝夕之服朝用元衣素裳夕用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前黃後元若大夫以上至天子當用上士元裳也

又爲士冠賓主人之服

士冠禮主人元端爵韠注元端士入廟之服也疏特牲士禮祭服用元端此亦士之加冠在廟故與祭同服

賓如主人服

又爲士冠兄弟之服

士冠禮兄弟畢袗元注兄弟主人親戚也畢猶盡也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緇帶韠疏元衣元裳而緇帶韠是同元也

又爲士冠擯者贊者之服

士冠禮擯者元端負東塾疏擯者是中士若下士當服黃裳雜裳故別言元端不如主人服也

賓如主人服贊者元端從之

桼擯者元端負東塾疏擯者是中士若下士當服黃裳雜裳故別言元端不如主人服也攷疏謂擯者與主人服異據裳言之不據韠言之則是上文主人元端爵韠乃元裳而爵韠擯者元端乃黃裳雜裳而爵韠也下云賓如主人服則是亦元端元裳而爵韠矣別云贊者元端則是贊與賓服亦異當與擯者元端同士冠禮賓主人之服準上士擯者於主人既爲降等則贊者於賓亦當爲降等擯與主人雖同服元端而裳不同則贊與賓雖同服元端而裳亦不得同也通典晉太子冠臨軒使司徒加冠光祿大夫贊冠齊武帝從王儉議使太常加冠大鴻臚爲贊唐志皇太子加元服司徒爲賓卿爲贊是贊者尊卑不得與賓同故此經賓元端得云如主人服贊降於賓當服中下士之裳故不云如賓服也王肅家語頌公冠則以卿爲賓公自爲主又曰皆元端皆字固據賓主人言之其實贊賓者亦統乎賓也公冠雖不言贊者而贊者之服當以皆元端三字括之矣

又爲冠者見君及鄉大夫鄉先生之服

士冠禮乃易服服元冠元端爵韠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

於鄉大夫鄉先生注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初學記引此云乃易服元端爵弁弁字爲韡字之誤）疏云易服者爵弁既助祭之服不可服見君與先生等故易服服元端也云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者此乃因加冠以成人之禮見君非立朝之節故不朝服經直云元端則兼元冠矣今更言元冠者以初冠時服元端爲緇布冠服緇布冠非常著之冠冠而敝之易服宜服元冠配元端故兼云元冠也

冠義元冠元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注鄉先生謂鄉老而致仕者服元冠元端異於朝也

公羊僖五年傳與其子俱來朝也注因其與子俱來禮外

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疏正以士冠禮冠訖見於母見於兄弟入見於姑姊乃易服元冠元端爵韠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鄭氏云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摯雉也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然先生猶尙見之況其外祖乎故言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

案士冠禮注見於君不朝服非朝事公羊傳注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禮則杞伯姬之子以初冠見似異於朝但經云杞伯姬來朝其子則統於朝事也雖以初冠而來似不得服元端服矣

又爲士昏納采賓主人之服

士昏禮使者元端至注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元端士莫夕之服又服以事其廟有司緇裳疏緇裳者卽元裳者矣

主人如賓服迎於門外

案使爲士之羣吏元端之裳同於上士元裳者下達納采婚姻之始重其禮優其服也

又爲親迎從者及主人之服

士昏禮從者畢元端

主人元端迎於門外

案敖繼公謂此時賓爵弁服而主人元端不嫌於服異者主人不正與賓爲禮特迎而道之入廟耳今歿士入己廟正服元端主人迎婿元端以其在己廟也婿親迎

服爵弁服攝盛之服也蓋婚禮得攝盛者惟婿及婦歿特牲禮士妻入廟惟得纚笄宵衣（據特牲禮）士婚禮女次純衣卽褖衣同於大夫命婦之服亦攝盛也婚禮特重判合故於婿及婦身備崇儀飾上云主人爵弁纁裳注主人婿也不云婿而云主人言婚禮以婿爲主故得攝盛他人不得同之也繼公謂主人元端不爵弁以不正與賓爲禮然卽正與賓爲禮又豈得同於攝盛之服乎雜記士弁而親迎惟據親迎者得服弁耳如主人亦弁服以迎又何以爲親迎者別異耶

又爲天子諸侯燕居之服

司服凡甸冠弁服注王卒食而居則元端

小臣正王之燕服位注謂燕居時也玉藻曰王卒食元端而居疏謂在路寢中聽事訖適後小寢燕居之時故引玉藻卒食元端而居爲證彼在路寢中食訖退適燕寢服元端朱裳而居之

王制一命卷疏王卒食而居則元端此元端亦緇衣朱裳故玉藻注云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又云天子諸侯亦以元端燕居故玉藻注云天子諸侯元端朱裳是也

玉藻卒食元端而居注天子服元端燕居也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注小寢燕寢也釋服服元端疏此經文據君故服元端也若卿大夫釋服服深衣也

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注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元端以燕禪冕以朝

案司服注云王卒食而居則元端即玉藻所云卒食元端而居注所云天子服元端燕居也䝉元端爲朝服通稱鄭注論語端元端諸侯朝服是也賈司服疏釋注卒食而居則元端知爲元端朱裳者䝉司服凡甸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素積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謂王服此以居王卒食而居則元端此注大意以冠弁委貌爲朝服及元端通用之冠冠雖通用而服則異注云其服謂各有其服也其緇衣素裳者爲朝服服以視朝及何若王卒食而居則別用元端注云卒食則元端玩一則字特明此元端與朝服異也疏故知其爲元衣朱裳也

又案詩羔裘逍遙疏遊燕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元端深衣而已䝉玉藻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注釋服服元端蓋大夫退則朝無事矣無事則爲逍遙燕閒之時故釋朝服而元端詩孔疏謂經無明文何耶

又爲大夫士私朝之服

玉藻朝元端夕深衣注謂大夫士也疏朝元端夕深衣者謂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服元端夕服深衣在私朝及家也又云上文云君朝服日出而視朝夕深衣祭牢肉此云朝元端與君不同故知是大夫士也以視私朝故服元端若朝君之時則朝服也

又爲士夕於君之服

士冠禮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注此莫夕於朝之服玉藻朝元端疏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其士則用元端故士冠禮注云元端士莫夕於朝之服是也

又爲世子事親之服

鄘柏舟髧彼兩髦箋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疏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昧爽而朝更不言衣服之異則纚笄以下同故云亦櫛纚笄總拂髦

冠緌纓也禮記文王世子云親疾世子親齊元冠而養蓋亦元端矣不幷引端韠紳搢笏者以證經之兩髦故蓋首服而已

又爲子事父母之服

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注端元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疏特牲禮士祭服元端故云士服也

案士冠禮元端此莫夕於朝之服子於雞初鳴服元端以見其父母是用夕於君之服也事君則夕服元端事父母則朝服元端父母之尊不敢並君也朝見父母雖元端既退則當深衣玉藻朝元端夕深衣疏朝元端在私朝及家也然則在家恆深衣特以朝見父母必服私朝之朝服以著敬耳

又爲公食大夫戒賓賓拜辱之服

鄉射禮主人朝服乃速賓注戒時元端疏必知此戒時元端者見公食大夫云賓朝服即位於大門外如聘注云於是朝服則初時元端宜與彼同皆是戒時不言服後速時朝服故知此亦戒時元端矣

公食大夫賓朝服即位於大門外如聘注於是朝服則初時元端如聘亦入於次俟疏初時謂賓發館時服元端若鄉射主人朝服乃速賓鄭注云射賓輕也戒時元端以此言之亦賓在館拜所戒大夫即元端賓遂從大夫至君大門外入次乃去元端著朝服出次即位也

又爲鄉飲酒息司正之服

鄉飲酒主人釋服乃息司正注釋朝服更服元端也疏以其昨日正行賓舉飲酒之禮相尊敬故朝服此乃燕私輕故元端也

又爲鄉射戒賓之服

鄉射主人朝服乃速賓注戒時元端疏案鄉飲酒賓主俱不言服者以彼賓禮重故戒與速賓俱朝服故不言此習禮輕是故戒時元端召時乃朝服故須言之也必知此戒時元端者見公食大夫云賓朝服即位於大門外如聘注云於是朝服則初時元端宜與彼同皆是戒時不言服後速時朝服故知此亦戒時元端矣

又爲鄉射息司正之服

鄉射禮主人釋服乃息司正注釋服說朝服服元端也

又爲大夫去國之服

玉藻不貳采注大夫去位宜服元端元裳疏大夫去國三月之內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則服此元端元裳以經云不貳采是有采色但不貳耳采色之中元最貴也

又爲世子親齊養疾之服

鄘栢舟髧彼兩髦疏禮記文王世子云親疾世子親齊元冠而養蓋亦衣元端矣

文王世子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元冠而養注親猶自

也養疾者齊元元冠元端也疏以經直云齊元故知冠衣
皆元也是以爲元冠元端此則齊服故玉藻云元冠丹組
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又云鄭注玉
藻云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士冠禮上士元端元
裳中士元端黃裳下士元端雜裳齊必用元者元是陰之
色陰氣靜齊亦靜故用元也

又爲疾者及養疾者之服

既夕禮記徹褻衣加新衣疏案司服士之齊服元端則
疾者與養疾者皆齊明服元端矣

案論語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注不敢不衣朝服
見君蓋疾者齊則元端孔子不敢以齊服見君故易元

端而朝服耳

又爲公襲二稱之服

雜記公襲卷衣一元端一疏元端一者賀云燕居之服元
端朱裳也

又爲公之襚服

雜記自堂受元端

又爲士喪卜日族長及宗人之服

士喪禮族長蒞卜及宗人吉服注吉服服元端也疏此宗
人直云吉服不言服名則士之吉服祭服爲吉服士之祭
服爲元端而已

雜記占者朝服疏案士喪禮云族長蒞卜及宗人吉服鄭
注云吉服服元端者也此占者朝服者彼謂士之卜禮故
占者著元端此據筮禮故占者朝服

案大夫卜宅卜日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是也士筮宅
卜日士喪禮筮宅冢人營之卜日既朝哭是也士喪禮
筮宅未著占者何服以雜記注攷之則占者當朝服雜
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注曰筮者筮宅
也謂下大夫若士也彼注並云士筮宅而經云占者朝
服則士喪禮筮宅占者之服當與雜記同也士筮宅占
者既用朝服則士卜日占者不得用元端蓋元端輕於
朝服而卜重於筮雜記疏卜重故占者皮弁筮輕故占
者朝服是也孔雜記疏引士喪禮文云卜日占者元端

則其服反輕於筮宅之朝服矣於義例似未合士喪禮
云族長蒞卜及宗人吉服服元端下始云占者卜人則所
云吉服止爲族長及宗人言之甚明如謂占者卜人不
別言何服當蒙族長宗人吉服爲文不知雜記卜宅卜
日卜人麻衣布衰筮宅史練冠長衣則此士喪禮卜日
卜人必不得吉服可知卜人之服不得蒙上族長宗人
爲文則占者之服卽不得蒙吉服之文明矣是不得爲
士卜日占者元端之證也雜記上大夫卜宅與卜日占
者同皮弁下大夫及士筮宅占者朝服今士喪卜日之
禮異於上大夫占者或不得皮弁而士卜日準以士筮
宅之禮卜重於筮豈反不得同於筮宅之朝服乎孔疏

誤以士喪禮族長宗人之服爲占者之服故云占者元端由不知士喪禮上下文不相蒙故也至於孔疏謂士卜禮占者當元端筮禮占者當朝服則是以卜爲輕筮爲重與所云卜重當皮弁筮輕當朝服之說直自相刺謬矣唐元陵儀卜宅太常卿涖卜服祭服祝及卜師筮師凡行事者皆吉服此亦涖卜與占者不同服之證也

又爲士虞尸服

士虞禮記尸服卒者之上服注上服者如特牲士元端也不以爵弁服爲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士之妻則宵衣耳疏案曾子問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注云爲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彼君

之先祖爲士尸服爵弁不服元端若子孫爲諸侯先祖爲士者尸還服助祭於君之服也

又爲禫祭及禫祭後之服

喪服小記疏二十七月而禫服元冠元衣黃裳而祭祭畢服朝服以黑經白緯爲冠所謂纖冠而練纓

雜記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注釋禫之禮云元衣黃裳則是禫祭元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疏大吉當元衣素裳今用黃裳故云未大吉又云朝服綅冠亦變除禮文以祥祭之後乃著大祥素縞麻衣故知禫祭之後亦著禫服朝服綅冠也

閒傳禫而纖無所不佩注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疏禫祭之時元冠朝服禫祭既訖而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又云若吉祭之前禫祭雖竟未得無所不佩以其禫後尚纖冠元端黃裳

案朝服素裳禫祭元衣黃裳則中士元端之服也雜記注閒傳疏云朝服蓋承祥祭朝服而言之言禫祭仍用祥祭之朝服特易其裳耳

又案鄭注則是禫祭元端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攷玉藻不貳采注元端元裳蓋貳采元黃也衣裳皆元爲不貳采以示憂也此禫祭元衣黃裳既貳采矣鄭反云未大吉何也蓋前此祥祭已朝服素裳後踰月吉祭亦朝服素裳前此祥祭朝服而縞冠今禫祭已元冠矣彌近吉矣而反用黃裳異於祥祭之朝服素裳故云未大吉也元衣黃裳元端之裳與朝服均爲吉服但朝服重元端輕祥祭冠凶冠而服吉服之重者禫祭冠吉冠而反服吉服之輕者殺其等以明未大吉也鄭注以黃裳未爲大吉蓋對祥祭朝服素裳言之也不謂黃非吉色也故喪服小記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元注元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於成人爲釋禫之服彼注明以元端黃裳對不朝服爲未純吉蓋黃裳元端也鄭此注云黃裳者未大吉猶云元端者未大吉也大吉與未大吉在朝服元端之異言黃裳者特以表明元端耳

又案黃裳爲中士元端之裳大夫士元端各有其裳此

不論大夫士槩用中士之裳者明禫未純吉雖用元端
仍變常秩也大夫元端素裳若用素裳則仍疑於祥祭
之朝服矣若用上士之元裳則疑於大夫去國之服矣
故變而用黃裳也至於上士用中士之黃裳與於下士
之雜裳不至疑於過殺也下士用中士之黃裳與於上
士之元裳不至疑於過僭也故雖變而適其中此禮意
也喪服小記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元注引釋禫之服
謂元端黃裳而祭山陰陸氏云必元則裳亦元可知鄭
氏謂元端黃裳非是撰齊之元也以幽陰思也今攷郊
特牲齊之以元也統諸侯大夫士也則元端當各異裳
不得專用元裳是引彼文元字尤不得爲衣裳皆元作

證也又攷士冠禮從者畢袗元此一元字兼統元裳以
袗古文作均云均元謂衣與裳均元與此必元之義別
也

又爲踰月吉祭後燕居之服

雜記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注踰月吉祭乃元冠
朝服既祭元端而居復平常也疏云踰月吉祭乃元冠朝
服者以少牢吉祭朝服故也若天子諸侯以下各依本官
吉祭之服也云既祭元端而居復平常也者謂既祭之後
同平常無事之時故也

又爲殤除喪祭之服

喪服小記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元注殤無變文不緦冠
元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於成人爲釋禫之服疏
成人喪服初除著朝服禫祭始從元端今除殤之喪卽從
禫服是文不繁縟也又云知黃裳者若其素裳則與朝服
純吉同故知黃裳也知不元裳者以元黃相對之色故知
釋禫之服若云元裳卽與上士吉服元端同文非釋禫服
也

士元端大夫以上侈袂

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注鄭司農云衣有襦裳者爲端
元謂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
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
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

王制一命卷疏謂之端者已外之服其袂三尺三寸其袪
尺八寸其元端則二尺二寸袪尺二寸端正也以幅廣二
尺二寸袪廣二尺二寸與之正方故云元端也又云凡在
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元端袂廣二尺二寸故
也其大夫以上則皆侈袂袂三尺三寸故也其大夫以上
所論元端者皆其制與士同

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注衣衰言端者元端吉時常服喪
之衣衰當如之疏吉時元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爲
正而喪衣亦如之又云案喪服記袂二尺二寸袪尺一寸
其制正幅故云端此云端衰則與元端同也

凡弁經其衰侈袂注侈猶大也弁經服者弔服也其衰錫

也緦也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疏周禮司服有元端素裳注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大夫以上侈之明士不侈故稱端

文王世子則世子親齊元而養疏元端其衣則緇布衣也謂之端者端正也其制正幅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

左氏昭元年傳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疏周禮司服於士服之下云其齊服有元端素端鄭元云謂之端者取其正也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如鄭此言惟士服當端制大夫以上不復端也服虔曰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

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

案吉凶服皆大夫以上侈袂侈袂而猶稱端但據衣身廣長皆二尺二寸言之若衣與袂皆正方惟士耳王制一命卷疏謂之端者已外之服其袂三尺三寸其袪尺八寸其元端則二尺二寸袪尺二寸而不知鄭司服注謂士之元端衣袂皆二尺二寸大夫以上元端半而益一則是元端一服其袪袂已有大夫士之異不特元端已外之服始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也

又案楊信齋儀禮旁通圖於元端圖後附二類一元端而冕者引樂記端冕大戴武王端冕作證一元端而緇布冠引士冠禮作證今攷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注端元衣也疏端元衣者謂元冕也凡冕服皆其制正幅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故稱端也大戴禮踐阼篇王端冕皇氏禮疏以武王端冕謂袞冕魏文侯端冕謂元冕保傅篇有司參夙興端冕見之南郊楚語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尚書大傳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皆謂冕服也非元端而冕也惟楚語聖王正端冕韋昭注云端元端之服冕大冠韋誤以端冕爲元端之服信齋之說遂本於此

士妻宵衣之袂皆正方與士元端同大夫命婦侈袂亦與大夫同

采蘩被之僮僮疏少牢云主婦衣侈袂注云衣綃衣而侈

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

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注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袂尺八寸疏士妻之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三分益一故衣三尺三寸袂尺八寸也

元端連衣裳則曰褖衣

綠衣綠兮衣兮箋綠兮衣兮者言褖衣自有禮制也又云褖衣黑疏褖衣黑者以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元端及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褖衣以褖衣當元端元端黑則褖衣亦黑也

君子偕老其之展也疏士冠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元端無褖衣士喪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褖衣無元端則褖衣當元端元端當黑則褖衣亦黑矣以男子之褖衣黑知婦人之褖衣亦黑

內司服褖衣注雜記曰夫人服稅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作褖衣也褖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疏男子褖衣黑禮雖無文案士冠禮陳服於房爵弁服皮弁服元端服至於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亦云爵弁服皮弁服褖衣褖衣當元端之處變言之者生時元端衣裳別及死襲時元端連衣裳與婦人褖衣同故雖男子之元端亦

名褖衣又見子羔襲用褖衣纁袡譏襲婦服纁袡與元衣相對之物則男子褖衣黑矣男子褖衣既黑則是此婦人褖衣亦黑可知

士喪禮褖衣注黑衣裳赤緣謂之褖疏元端有三等裳此喪禮質略同元裳而已但此元端連衣裳與婦人褖衣同故變名褖衣也

雜記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注稅衣若元端而連衣裳者也疏元端多種今衣裳連是元端元端元裳也

案子羔之襲也稅衣纁袡注云稅衣若元端而連衣裳則裳亦黑也袡者緣也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注袡亦緣也乃敖繼公注士昏禮謂袡者連裳於衣而異其色之稱此緇衣而纁裳故纁袡也據此則雜記子羔之襲也褖衣纁袡豈亦得謂之纁裳乎男子殊衣裳婦人連衣裳連衣裳者其裳色必與衣同（義見綠衣黃裳箋）子羔褖衣既連衣裳則衣裳盡黑可知纁袡又與婦人純衣纁緣同故云襲婦人服若訓袡爲裳纁袡爲纁裳則是衣裳殊色非婦人服制子羔褖衣纁袡又何云襲婦人服乎攷以袡爲裳古無此訓玉篇袡緣也方言蔽厀齊魯之郊謂之袡（昌詹反）襜蔽厀在下形如下襜其旁有紕上下有緣故云袡襜言蔽厀似襜而有緣者也淮南子說山訓弊箄甑瓾在袡茵之上韓非子十過篇縵帛爲茵

蔣席頗緣蓋茵席也茵必有緣故知袡茵此皆袡之當訓爲緣者又攷公羊定九年龜青純注純緣也謂緣甲頓也說文𪚮龜甲邊也𪚮卽公羊傳云緣甲頓也千歲之龜青髯頓袡皆從冄聲皆訓爲緣聲相通者義相貫也又士昏禮婦車亦如之有裧雜記其輤有裧注裧謂鼈甲邊緣云鼈甲邊緣卽公羊注之緣甲頓也玉篇以裧爲襜襜之重文類篇以袡襜襜爲重文則袡裧二字通也（類篇袡裧並昌占切）裧有緣義則袡亦有緣義鄭注訓袡爲緣不可易也繼公不通訓詁以袡爲裳攷士昏禮此文上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注云袘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也此文云女次純衣纁袡注云袡之言任也

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玩上下二注字字相對蓋
主人纁裳則以緇爲緣女元衣則以纁爲緣陽主於施
故主人以緇緣下裳爲陽氣下施陰主於任故女以纁
緣上衣爲陰氣上任袘施音相近衻轉爲任皆因聲會
義也繼公於上文緇袘知其以緇緣裳於此文纁衻則
不知以纁緣衣由未合二注字字對參耳解此則子羔
襲服禒衣纁衻亦不疑於纁裳矣
又案惠氏禮說謂禒衣當元端禒衣黑引傳本夏小正
元校傳云元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禒色然今攷儀禮經
傳通解及元校本永樂大典本俱作綠色然攷玉藻麇
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注絞蒼黃之色也後漢禰衡傳

著岑牟單絞之服注亦以絞爲蒼黃之色又攷說文綠
帛青黃色也鄭訓絞亦爲青黃色則絞卽綠也夏小正
傳旣云絞爲綠色則校卽絞也攷工記今夫茭解中有
變焉故校鄭司農云校讀爲絞而婉之絞然則校絞二
字本通以傳文綠色二字決經文之校卽絞以經文校
字決傳文必當作綠色傳本作禒色者誤也惠氏以綠
色當作禒色由不知綠色二字本解經文校字非解元
字也
衣用十五升黑布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士元裳黃
裳雜裳天子諸侯朱韠大夫素韠士爵韠或以緇韠
司服凡甸冠弁服注王卒食而居則元端疏案玉藻韠君

朱大夫素士爵韋鄭注云天子諸侯元端朱裳以其云朱
韠韠同裳色故也又云大夫素韠則素裳其士韠言爵爵
是不純之名以其士冠禮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
雜裳者前三幅元後四幅黃故爵韠也
士冠禮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注元端卽朝服之衣易
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元後黃
易曰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黃士皆爵韋爲韠
其爵同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爲緇布冠陳之玉藻曰韠君
朱大夫素士爵韋疏朝服之衣者指上筮日之朝服易
其裳者彼素裳而此易以三等之裳也所引玉藻之文彼
注以爲元端之韠韠同裳色士裳三等爵亦雜色故同用

之若然大夫之元端素韠則當爲素裳乃與朝服不異禮
窮則同也
兄弟畢袗元注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緇帶韠又云古文袗爲
均也
士昏禮使者元端至注云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
者又云有司緇裳疏卽元裳
特牲饋食記惟尸祝佐食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注
周禮士之齊服有元端素端然則元裳上士也黃裳中士
雜裳下士疏欲見士之齊服有一元端而裳則異故鄭云
然則元裳以下見一元端而裳有三也士冠亦有元端三
等裳而引司服者以此特牲祭祀時彼將據齊時四命已

上齊祭異冠大夫齊祭同冠故就此祭祀引齊時冠服爲證也

王制一命卷疏玉卒食而居則元端此元端亦緇衣朱裳故玉藻注云天子諸侯元端朱裳

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注此元端服之韠也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爲之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惟士元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疏以韠從裳色君既用朱故知裳亦朱色也然天子諸侯祭服元衣纁裳知此朱韠非祭服韠者若其祭服則君與大夫士無別同是赤色何得云大夫素士爵韋且祭服之韠大夫以上謂之韍士爵弁謂之韎韐不得稱韠也又云此則大夫士朝君之服大夫既以素裳爲朝服又以元端服禮窮則同故也案注云皮弁服皆素韠玄朝服亦素裳素韠注不言者以朝服又有下大夫之臣緇韠則皆素韠者惟皮弁一服耳鄭特言此欲見皮弁朝服元端三等之中惟皮弁無論尊卑獨有一韠齊則綪結佩而爵韠注爵韠者齊服元端疏而爵韠者謂士元端齊故爵韋爲韠也而熊氏皇氏竝謂諸侯以下皆以元端齊而爵韋爲韠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韠素韠也義或然也

爾雅釋器衣蔽前謂之襜注今蔽膝也疏注今蔽膝者方言云蔽郄江淮南楚之閒謂之褘或謂之袚音韍魏宋南楚之閒謂之大巾自關東西謂之蔽郄齊魯之郊謂之袡昌詹切襦又名韠禮記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是也

左氏桓二年傳袞冕黻珽疏玉藻說元端服之韠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韍首言韠句末言韋明皆以韋爲之凡韠皆象裳色言君朱大夫素則尊卑之韠直色別而已無他飾也其黻則有文飾焉

案士冠禮兄弟畢袗元注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緇帶韠古文袗爲均也疏引左氏僖五年傳均服振振亦以均同之義訓袗攷同與畢一訓也經文既云畢鄭又以袗爲同者蓋畢字之義謂衆兄弟畢元端也袗之義謂元端不特衣色元卽裳亦與帶韠皆元也士冠主人元端元裳爵韠惟賓服得與主人同其他若擯贊者則皆黃裳雜裳矣如兄弟元端元裳亦用爵韠卽與賓主人無別故變爵韠爲緇韠使異於賓主人賓主人衣裳及帶雖皆元而韠爲爵色則有不元者矣惟兄弟衣裳帶韠四者無不同元故云袗元袗元二字專以別於服爵韠者也鄭注訓袗爲同確得經意士昏禮女從者畢袗元亦謂袗衣之制衣裳上下無一不元故袗竝訓爲同敖繼公不會此意謂袗如袗絺綌之袗及被服之別稱今攷曲禮及玉藻云袗絺綌鄭注袗單也論語袗絺綌孔傳云暑則單服皇侃義疏亦曰袗單也邢昺疏同皆不以袗絺綌之袗爲被服之別稱其他訓袗者若孟

子趙岐注袗畫也說文玉篇皆云袗袨服也類篇於袗字下作之人切者曰衣同也蓋用鄭儀禮注均同之義作止忍切者曰元服蓋本說文此二訓最合袗字本義均不以袗爲被服之稱也敖繼公不知經文注義不明訓詁而易鄭注其弊如此

又案古文袗爲均袗與均通均與袀通左氏僖五年傳均服振振釋文引字書均作袀吳都賦六軍袀服注引左氏傳袀服振振袀同也然則袀與均皆訓爲同古文袗既作均則袗均同訓可知淮南子齊俗訓尸祝袀袨高誘曰袀純服漢書王莽傳曰時莽紺袀服師古曰袀純也純爲紺服也太元經陽氣袀睟清明注言是時陽

純袀睟攷工記玉人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注純猶皆也然則袀猶純也純猶皆也與袗之訓爲同一義也以均袀之義與袗相證即知鄭訓袗爲同最確

又案大夫元端素裳與朝服素裳同玉藻疏謂禮窮則同甚得禮意今攷朝服以緇布爲之故詩緇衣之宜兮傳以爲卿士聽朝之正服禮記緇衣疏緇衣者諸侯朝服是朝服色緇攷工記五入爲緅七入爲緇康成謂六入爲元則元淺於緇元端以元稱朝服以緇稱是朝服元端雖同用黑布似當有淺深之異鍾氏疏緇與元相類故禮家每以緇布衣爲元端是緇布元端名或可通實則有別喪大記大夫元冒士緇冒又云大夫元紐二士緇紐二玉藻雜帶大夫元華士緇辟士昏禮笄緇被纁裏聘禮笄元被纁裏公食大夫禮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布與帛對緇與元對尤不可混此皆同爲一物而等秩之殊全在緇元之異攷元緇二色康成以六入七入分淺深爾雅以緇爲皁釋名曰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又曰皁早也日未出時早起視物皆黑此色如之此二條最合緇之本色又攷詩載元載黃傳元黑而有赤也顧命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傳蟻裳名色元疏此蟲色黑裳色元如蟻又夏小正元駒賁傳元駒也者蟻也蓋蟻黑淺於泥故元六

入似蟻緇七入似泥滓也又淮南子俶眞訓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然則緇又深於涅矣涅當近於元也然則元端之以元名朝服之以緇名異其名未嘗不異其實也衣果異色則大夫元端素裳與朝服素裳又何嘗無別歟案士冠禮注云士皆以爵韠爲韠其爵同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云其爵同三字未詳今攷天子諸侯元端朱裳朱韠大夫素裳素韠韠色旣皆隨裳色士元裳黃裳雜裳則韠亦宜有三等之異而同爲爵韠者以天子諸侯與大夫爵等懸殊故異其裳亦異其韠上中下士雖異裳而爵既同爲士則韠亦同注云其爵同專爲異裳同韠解也朱子以爲未詳蓋欲

深求其義轉以爲未詳耳

又案玉藻齊則綪結佩而爵韠注爵韠者齊服元端攷玉藻此文未嘗專言士或統諸侯以下言之但諸侯朱韠大夫素韠此但著爵韠皇氏熊氏謂諸侯大夫同用爵韠以其齊也攷諸侯大夫祭以冕服爲上士祭以爵弁服爲上皆元衣纁裳爵韠之色則介乎元纁之閒凡染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竀三入謂之纁以纁入黑謂之紺又以紺入黑謂之緅緅與爵同色士元端之裳色兼元黃故用爵韠諸侯大夫齊以元端亦用爵韠者以爵兼三入之纁六入之元與祭服元纁相配齊祭同類故齊韠特用之也更以冕弁推之冕色元上纁下爵弁則不分上下但合二色而兼染之故爵弁爲冕之次諸侯大夫齊之用爵韠亦取其合元纁而有之也

又案荀子哀公篇端衣元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注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云絻而乘路則非士矣端衣而云元裳則爲上士之裳矣攷冕服亦通名端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是也然冕服通名端則當纁裳哀公篇云元裳則又非冕服之裳荀子精於禮制而所言多與禮經不合大率類此

天子諸侯黑舄赤絇繶純大夫士黑屨青絇繶純

屨人注元謂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元端黑屨青絇繶純又曰赤繶者王黑舄之飾疏黑舄者天子諸侯元端服之舄又曰赤繶者是天子諸侯黑舄之飾又曰云元端黑屨者凡元端有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今云黑屨者據元裳爲正也云青絇繶純者屨飾從繢次也又曰天子諸侯舄有三等元端卽不能與祭服同赤舄若與韋弁皮弁同白則黑舄無所施故從上士元裳爲正而黑舄也大夫元端素裳亦從元裳黑屨矣

士冠禮元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注屨者順裳色元端黑屨以元裳爲正也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純緣也三者皆青博廣也疏云元端黑屨以元裳爲正也者以其元端有元裳黃裳雜裳故云以元裳爲正也云絇之爲言拘也以爲行戒者以拘者自

拘持之意故云以爲行戒也云狀如刀衣鼻在屨頭者今之屨頭見有下鼻如刀衣鼻故以爲況也云繶縫中紃也者謂牙底相接之縫中有條紃也云緣純也者謂繞口緣邊也云皆青者以經三者同云青也云博廣也者謂純所施廣一寸也

左氏桓二年傳帶裳幅舄疏黑舄者元端之舄又云黑屨者元端之屨黑舄者元端之舄謂天子諸侯也黑屨者元端之屨謂大夫士也

案士冠禮注刀衣二字孔疏未詳攷周禮巾車曰小服皆疏注服讀爲箙小箙刀劍短兵之衣卽此注所云刀衣也旣夕記云大服鄭彼注云笭閒兵服以犬皮爲之釋名亦曰以皮曰箙然則刀劍皆有衣卽箙也少儀曰

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注夫襓劍衣也疏引熊氏說謂以木爲劍衣若今刀榼又云襓字從衣當以繒綿爲之廣雅祑襓𧚔劍衣也拾室郭劍削也是劍衣與劍削爲二物今本廣雅作祑襓𧚔劍衣也少儀疏熊氏云廣雅夫襓木劍衣然則今本祑字乃夫字之譌祑字乃木字之譌疏以劍衣用繒不用木其說爲長則刀衣亦當與刀削爲二物豈削以木爲之而衣以繒綿或以韋爲之衣又所以韜削歟此注云刀衣鼻鼻卽環也釋名曰劍旁鼻曰鐔鐔尋也帶所以貫尋也廣雅劍珥謂鐔珥環一類劍環可以貫帶故釋名曰鼻然刀環可以貫帶故鄭注亦曰鼻也絇屈絲條爲環綴於屨頭以貫屨綦刀衣環與之相似故鄭舉以相況耳又攷晏子春秋諫下篇艮玉之絇其長

尺與漢書孟康注絇出屨一二寸不合故晏子以爲作服不當也

又案曲禮疏引隱義云古者屨頭鼻綦繩相連結之據此則有絇者必有綦而有綦者不必有絇故曲禮鞮屨注鞮屨者無絇之菲也檀弓曰繩屨無絇玉藻童子不屨絇是也雖無絇若亦無綦則繫屨無物屨必易脫無絇之綦其交結於踝前乎鄭注薄借綦卽不借綦也故鹽鐵論曰綦下不借不借草屨也不得有絇而亦有綦則無絇者不必無綦明矣蓋絇爲行戒所以飾也漢書王莽傳句履孟康曰今齋祀履舄頭飾也句卽絇也蔡邕獨斷佩玉佩履絇履後漢明帝紀衣裳玉佩絇屨以

行尊注絇屨鼻頭夫屨飾甚多獨稱絇屨則以爲屨之重飾也不飾則無絇而有綦惟古今注曰履者屨之不帶者也則有無絇之屨似又有無綦之屨攷小爾雅在足謂之履履尊者曰達履謂之金舄而金絇也然則舄亦通名屨古今注謂不帶爲屨說不可通又攷漢書班倢伃傳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師古曰綦履下飾也晏子春秋諫下篇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然則屨明有綦何得云屨不帶耶又攷屨綦一曰繫內則屨著綦注綦屨繫也襪亦有繫漢書哀帝紀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襪係解張釋之傳王生老人曰吾襪解顧謂釋之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襪師古結讀曰係是

襪有繫也韓非子外儲說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是履以繫名者也又韓非子文王伐崇至鳳黃墟韤繫解子華子孔子贈篇周之六師壓郊而陳武王韤係解爲此韤以繫名者也馬縞古今注三代及周著角韤以帶繫於踝是襪繫結於踝而屨繫穿於絇二繫又交相須也

元端狐青裘或曰羔裘

羔羊羔羊之革素絲五紽疏其天子諸侯燕居同服元端則亦同服羔裘矣

旄丘狐裘蒙戎傳大夫狐蒼裘疏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青蒼色同與此一也大夫息民之服有

黃衣狐裘又狐貉之厚以居在家之服傳以此刺其徒服其服明非蜡祭與在家之服知爲狐蒼裘也蒼裘所施禮無明文惟玉藻注云蓋元衣之裘禮無元衣之名鄭見元綃衣以裼因言蓋元衣之裘兼無明說蓋大夫士元端之裘也大夫士元端裳雖異衣皆元裘象衣色故皆用狐青是以玉藻注云君子大夫士也此傳亦云大夫當是大夫元端之裘也

司裘季秋獻功裘注功裘人工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鄭司農云功裘卿大夫所服疏狐青裘者鄭玉藻注云蓋元衣之裘天子下士元端之服皆服之

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注君子大夫士也又云狐青裘蓋元衣之裘疏皇氏云元衣謂元端也又云劉氏又以此元衣爲元端與皇氏同

案詩羔裘疏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大夫士狐青裘蓋元衣之裘然袞冕與元衣知不用狐青裘者以司裘職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鄭以功裘以待頒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據此則狐青裘既非冕服之裘詩羔裘如濡箋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則狐青裘又非朝服之裘故玉藻疏引皇氏劉氏之說謂狐青裘爲元端之裘皇氏劉氏之說是也而玉藻疏乃非之與詩狐裘蒙戎疏何自相刺謬也

又案狐裘蒙戎箋謂大夫狐蒼裘據疏爲元端之裘黎之臣子責衛大夫之爲昏亂之行不舉朝服之裘而舉元端之裘者攷玉藻朝元端夕深衣注謂大夫士也疏謂大夫早朝在私朝服元端然則元端者私朝之服也衛大夫昏亂但知私家怠正朝事故不能佐其君修方伯連率之政衆臣作詩特舉私朝之服蓋原其志而譏之耳

弁服釋例卷八

蕭山湯[illegible]

崔東壁先生著

# 經傳禘祀通考

嘉慶二年四月刻

映薇堂藏版

經傳禘祀通考

大名崔述東壁著

石屏受業門人陳履和校刊

禘之爲禮，先儒說者紛然，愈變而其說愈巧，愈巧而其眞愈失。大抵近世以來人所通行而共守者有三。其一以爲不王不禘，魯之禘爲僭禮，說本喪服小記。其一以爲禘乃殷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說本春秋說文，自何鄭以來皆用之。（唯杜氏以爲三年[illegible]一禘，其說小異。）

一以爲尊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周禘嚳而配以稷，魯禘文王而配以周公。此則本於王肅之聖證論，趙匡衍之，而朱子采之以入集註者也。然考之於經，參之於傳記，說皆不合，而學者咸從之，莫可異也。述自幼讀春秋，卽嘗疑之，及今三十餘年，益曉然知其說。每嘆三代之禮不明，六經之義日晦，但余人微言輕，徒取狂妄之譏，安能奪人之所共是。然既少有所見，不忍緘默以誤學者，乃輯經傳記注之言禘者，刪其同

異次其後先而附之以辨欲使學者溯流窮源是非得失之故可以了然於一望之間惟是寡陋善忘不能該備姑取所記憶者列之足以略見梗概而已謹條其文如左

一禘祭見於春秋經文者二一太廟一羣廟皆非以祭始祖之父如集注所云者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春秋閔公二年

按禘既於莊公則非以祭文王可知也或曰禘本以

祭文王祭於莊公非也故書之以示譏曰禘果以祭文王則祭於莊公不得謂之禘矣魯自時祭莊公春秋何得強名為禘而譏之祭天之謂郊祭山之謂旅今謂其旅於天而郊於山而從而譏之可乎趙氏亦自知其說之不合故又曲為之解曰禘於莊公蓋用禘祭禮物耳誠如是也僭則有之矣遂謂之禘則非也設使用郊之牲奏郊之樂亦遂可謂之郊於莊公乎然則禘果專以祭文王春秋必不書曰禘于莊公

春秋書曰禘于莊公則禘非以祭始祖之所自出明矣蓋春秋之所譏乃以未三年而吉祭故不但曰禘于莊公而必曰吉禘于莊公書法甚明非以於莊公為譏也正如僖之禘於太廟乃譏其致夫人非譏其於太廟也謂書於莊公為譏則書於太廟何說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春秋僖公八年

按春秋之辭別嫌明微禘但係以太廟而不異其文則亦但禘於周公而非禘於文王可知也春秋書禘

者二書烝者二書嘗者一烝嘗皆不書其廟而禘獨書者蓋烝嘗同日而祭不僅一廟而禘或犆或祫不係以廟則不知其為誰何由是言之太廟羣廟皆有禘祭而非特制此以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明矣若禘專以祭始祖所自出則但書禘足矣何必云禘于太廟乎

一禘祭未書於經而但見於左傳者三皆羣廟之祭亦無祭始祖之父之事

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左傳昭公十五年○按此經文云有事於武宮則凡經言有事者皆禘也但於經無明文故俱不載、

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辛卯。禘于僖公。左傳定公八年

按此三事。皆禘羣廟。非禘始祖之所自出也。然則禘乃太廟羣廟之通祭無疑矣。或曰。左傳文多附會。而禮記者經也。禘始祖所自出。其說出于禮記。可舍經而從傳乎。曰。左傳容有可疑。與經異者。疑之可也。事荒唐而文牴牾者。疑之可也。今此三事。既無荒唐牴牾之失。而証之於經。禘于莊公。禘于太廟之文。如合符然。其不當疑明矣。且記者經也邪。孔子以前。聖人所定謂之經。春秋戰國之間。賢人所傳謂之傳。秦漢之際。儒者所記謂之記。自漢以後。解經與傳記者謂之註。自唐以後。並經傳記註而釋之者謂之疏。故傳或采於經。記或采於傳。其作之先後然也。傳或彼此

互異。則衷之經。記或彼此互異。則衷之傳。此一定之理也。曲臺記成於西漢之世。自劉向七略。班固六藝。皆未嘗以爲經。至鄭康成註之。始躋之於經傳。唐人分經取士。遂與禮經並行。然其時三傳亦雜之經中。未嘗崇禮記而黜左傳也。宋人好言經學。而不能辨眞僞。反棄禮經而以戴記取士。然後世之習擧業者。遂以爲眞經耳。豈得以漢人之所述而反疑周人之所載哉。且卽漢人亦未嘗有是說。王制郊特牲祭義祭統諸篇之文。具在而可按也。可疑者。獨小記大傳祭法三篇耳。然此三篇之意。亦初不如趙氏之所云。特王肅一人如是解耳。就令戴記果有是說。尚不當以之疑左傳。况王肅耶。左氏生於戰國之初。禘禮時猶未廢。王肅魏人耳。去春秋時八九百年。姑無論二子之學。相去天淵。而傳聞猜度者。亦當不如目見者之足徵也。

一禘于莊公一事。三傳皆以吉祭爲譏。未有以禘爲當

祭始祖之父者。

吉禘于莊公。速也。左傳閔公二年

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其言於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吉禘於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公羊傳閔公二年

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穀梁傳閔公二年

按三傳之文。如合符然。皆以吉祭爲譏。未有以于莊公爲譏者。假使禘果以祭始祖之所自出。而今以祭莊公。可謂大失禮矣。則三人者。皆生秦火以前。何得絕無一人知之而絕無一言及之乎。李氏廉乃曰。三傳皆知喪禘之失禮而不知魯本不當禘。嗚呼。三子皆生於周之世。所見者周之書。所聞者周之禮。皆未嘗讀小記與聖證論也。不王不禘之法。禘其始祖所自出之說。三子固無由而知之也。唯趙匡乃知之耳。吾鄉有學詩者。據詩法入門。近世書名而笑杜甫之不知平側。世之據趙匡而駮三傳者。亦若是而已矣。

一禘之文。見於論語者二。皆未明言其爲何禮。不得以爲祭始祖之父。與五年一禘不王不禘之證。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論語八佾篇

按聖人不欲觀之故。無明文。不可以懸度而定案。果以魯禘非禮之故。亦當如祭統明堂位所言。其僭天子禮樂。皆在既灌以往。然後此言可通。若如趙氏之說。以祭始祖之所自出爲僭。則當禘之初。孔子卽已不欲觀。何待既灌以往乎。朱子乃云。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嘆。亦可謂委曲而費詞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同上

按聖人不答或人之故。亦無明文。不可臆斷。然以經傳之文推之。宗廟之祀。見於春秋者凡三。曰禘。曰嘗。曰烝。故左傳云。烝嘗禘於廟。禴雖見於易。而以爲薄祭。則廟中唯此三祀爲正也。此三祀者。嘗以薦新穀。烝以祭改歲。其取義皆易知。獨禘行於春夏之間。又

有殖禘祫禘之分先王立制之意有難以窺測者然則或人之所以問孔子之所以不答或皆因於此未可知也朱子乃以禘爲祭始祖所自出而謂報本之中又報本追遠之中又追遠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語此非或人之所及故以不知答之若然則是祭及其二十世之祖者其理易知而祭及其二十一世之祖者其理即難知此諺所謂二十四拜皆已拜何爭此一抖者也余不敢信爲然

一禘之文見於左傳者三其詞甚明亦皆與戴記合初無祭始祖之父及五年一禘不王不禘之說

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按凡之云者羣廟皆然禘非以祭始祖之所自出明矣且與烝嘗同舉正與王制祭義諸篇說同亦不嘗爲王者五年之大祭也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左傳襄公十年

按襄公十六年傳晉亦有禘則禘乃諸侯通用之禮也此文以魯之禘樂比宋之桑林則魯禘所用之樂非諸侯通用之樂矣然則魯之失禮固不在禘而在樂也蓋魯之禘但以用天子之祭器樂章爲僭其實禘乃諸侯祭羣廟之通禮不必禘爲天子獨有之祭爲始祖所自出之祭而後魯爲僭也且云賓祭用之則此樂亦以之娛賓矣不但禘僭而已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 左傳襄公十六年

按是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已烝於曲沃矣而此文復云未禘祀則是烝既葬即可行禘必免喪然後舉也禘何以必待於免喪禘禮吉也吉禘于莊公經書之矣傳言之矣彼此互證其理顯然蓋祖宗之血食不可因喪而廢故烝嘗仍其常三年之重服不可純用吉禮故免喪然後禘此先王制禮所以使喪祭

不相妨吉凶無所礙其義爲至精也然則是以喪故
所以踰三年而後禘非無喪而禘概以數年爲常也
至禘之所以爲吉傳無明文而祭義郊特牲皆謂禘
有樂而嘗無樂考春秋之用樂用萬皆禘也而烝嘗
皆無文其說似爲得之然魯頌秋而載嘗章有萬舞
洋洋祭統亦云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則又不
知其何故也豈嘗本無樂而亦可以用樂耶抑後世
相沿之失耶古書既缺不能詳考要之禘所以異於

烝嘗者但以其吉耳非以其爲五年殷祭與祭始祖
所自出之帝也

一禘之文見於詩序者二說與春秋經傳戴記合亦與
祭始祖之父無涉

雝禘太祖也　毛詩序

按此卽王制所謂犆禘春秋所謂禘于莊公禘于太
廟者也王制以爲天子無犆禘而此云爾者蓋傳聞
之小異疑此爲得之此詩詞意似指文王而言故序
以爲禘太祖蓋以文王爲太祖猶祭法之云祖文王
也此於說詩雖出揣度然言禘則固與春秋經傳合
不以爲禘始祖所自出也朱子乃云禘嚳於后稷之
廟而詞無及嚳稷者恐序者之誤不知禘原不於嚳
亦不皆於稷故詞不及嚳稷而序以爲禘非序誤乃
以禘爲祭始祖所自出者誤也

長發大禘也　同上

按此卽王制所謂祫禘也此詩徧述契相土湯故序

以爲大禘於此可見漢初儒者師弟相傳其說皆如
是初無有禘其始祖所自出之說不但王制祭義等
篇爲然也朱子詩傳乃云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
爲祫祭之詩蓋由誤信趙氏之說不知大禘卽祫是
以反疑序說爲誤今但屏去趙說則古傳記之言禘
者皆不誤矣然則是王趙誤而非古傳記之誤也

一禮記中泛記禘祭之時者六皆列禘於時祭之內兼
有諸侯宗廟通用之文絕無五年一禘及不王不禘

祭始祖之父之說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郊特牲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祭義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中庸

按此三篇。皆謂春禘秋嘗。則禘乃每年之祭。而非五年之祭也明矣。且祭義郊特牲。皆通論祭禮。而其言如是。則禘乃諸侯尊廟之常祭。而非天子所獨有之祭始祖自出之帝所獨得之祭。又明矣。○朱子中庸章句云。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余按此章。自修其祖廟以下。皆論祭祀之禮。而首以春秋冠之。末以禘嘗明之。其爲春禘秋嘗。文義甚明。況祭義郊特牲。皆有春禘秋嘗之文。可互證乎。今殊禘於春秋祭之外。而前則以春秋包四時。後則以一嘗該四祭。亦可謂迂曲深晦而費詞矣。蓋朱子亦以先入之言爲主。而強取而合之。故不復顧本章之文義耳。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王制

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祭統

按此二篇之文。與前三篇小異。彼以禘爲春祭。此則以禘爲夏祭。彼以爲每年兩祭。此則以爲每年四祭。此其不同者也。蓋古人之祭。原不分四時。其後說經之儒。各據其師所傳爲說。而分係之。是以或舉其重或兼其輕。或以爲春。或以爲夏耳。要之皆以爲每年之祭。而非以爲五年之祭也。夫記之言。雖不足盡信。然秦漢間去古未遠。其時學者各有授受源流。不歸

於一。非若後世爲舉業者。同宗一註疏而無異說也。藉令果有五年一禘之事。四十餘篇之中。豈得竟無一人言者。而不約而同。皆以爲每年之祭乎。且其文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云云。而無異詞。則亦未嘗以爲不王不禘。與祭始祖之所自出。明矣。○鄭氏王制祭統註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余按祭統。言成王康王。賜魯以嘗禘重祭。則爲周制無疑矣。中庸以春秋禘嘗。爲武王周

公之達禮。則亦以春禘秋嘗爲周制也。烏得概謂之夏殷哉。夏殷之制。記嘗言之矣。王制之饗食收冔。祭義之祭闇。祭陽。郊特牲之尚氣尚聲。皆以夏殷之文別之。未有不舉其代號者。不舉代號。皆周制也。如概以爲夏殷則王制之辟雍。郊特牲之稷牛。其又何解焉。且鄭氏以夏商爲有殷祭乎。無殷祭乎。如有殷祭。周襲其名可也。即別命一名亦可也。何爲易之而又冒其時祭之名。若無殷祭而周創之。則亦何難並創

一殷祭之名。而必冒夏商時祭之舊名。復別制一時祭之名。以代之。亦可謂委曲而繁擾矣。記之言禘。凡十一篇。祭法記四代之禘無論已。共餘十篇。無明文者五。而以爲時祭者五。未有一篇言爲殷祭者。記之所采多周末之言。即漢亦去周爲近。何故竟無一人肯述周制。而皆遠徵之夏商乎。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王制

按此文則是礿禘烝嘗。乃祭之名。而犆與祫。乃分合之謂。非祭之名也。分祭則謂之犆。合祭則謂之祫。犆即直也。專之義也。祫即合也。後人加示於合旁耳。猶右之加示而爲祐也。禘烝嘗皆有祫。則禘烝嘗之外。不得復有祫祭矣。猶詩之言黍稷穜稑稙穉菽麥。不得謂黍稷菽麥之外。別有穜稑稙穉之四穀也。至其犆祫之制。實本春秋經傳而來。所謂禘之犆者。即春秋之禘于莊公禘于太廟也。所謂禘之祫者。即春秋

之大事于太廟也。所謂嘗祫烝祫者。即春秋之但書
已卯烝。乙亥嘗。而不書所祭之廟也。所言雖不必盡
合古制。要其大概不悖於經。由是言之。禘之與祫不
得平列爲二祭。而以三年五年分屬之也明矣。且禘
既有犆有祫。則非以祭始祖之父明矣。云諸侯禘一
犆一祫。則亦以禘爲諸侯通用之祭。而不用不王不
禘之說矣。
一禮記中。專記魯禘之制者三。但以爲用天子器樂。亦
但有祭周公之文。絕無不王不禘。及祭始祖之父之
說。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于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
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
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
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
公。故以賜魯也。祭統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

罍。爵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
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
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明堂位
按此二篇之文。則是魯禘之所以爲僭者。專於祭器
樂章見之。非以禘爲僭也。非以禘其太祖之所自出
爲僭也。黃目玉瓚。皆灌時所用。與論語既灌之言合。
大夏大武。皆天子之樂。與春秋傳魯有禘樂之言合。
魯禘之僭。可以互證而無疑矣。且祭統所稱重祭。凡
四。而郊社嘗禘皆與焉。郊固天子之禮。若社嘗禘。乃
諸侯所通用。又何獨疑於禘而遂以爲非天子不得
行乎。唯所云成王康王賜魯重祭者。恐未必然。成康
皆周令主。不應有是過舉。管仲之三歸反坫。季氏之
八佾雍徹。亦豈有人賜之。蓋魯之君自僭天子禮樂。
相沿既久。莫知所始。其國人遂爲是想當然之說。正
如楚伯州犁所云辟而假之寡君者。不然賜祭一事
耳。成則成。康則康。何以概云成王康王乎。又按明堂

位一篇皆以侈魯國之盛若禘果祭太祖之所自出
而祀文王此之鉅典尤爲煌煌者何得通篇竟無一
言及之而但云祀周公於太廟乎然則禘之非以祭
文王可知矣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
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雜記下

按此文云有事於祖則亦槪舉五廟言之而未見其
爲專祭太祖之所自出也唯謂七月始於獻子恐未

必然范氏穀梁傳註已辨之矣

一自喪服小記始有不王不禘之說乃因禮運之文而
誤其實禮運未嘗以禘爲天子之禮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禮運

禮不王不禘 喪服小記 大傳同

按小記之文乃本禮運之意以爲言者然王制等三
篇泛言禘禮未嘗有一篇以爲天子之禮者而禮運
祭統明堂位三篇專言魯禘則皆以爲天子之禮然
則是魯禘爲天子之禮非禘卽爲天子之禮明矣蓋
禮運所謂非禮卽祭統明堂位所云黃目玉瓚大夏
大武之屬其郊禘並舉亦卽祭統郊社嘗禘並舉之
意非以禘爲天子始得行也禮運以此文爲孔子之
言雖未必果然大都此語相傳已久小記漢儒所纂
但聞魯禘非禮而未詳其所以非禮但聞魯之郊禘
皆非禮而郊非王者不得行故臆度之而遂以郊例
之而以爲不王不禘耳小記本雜綴古人之語以成

篇者而此文亦與上禘其祖之文不相屬蓋上文本
謂王者始得禘其祖之所自出後人遂誤以爲王者
始得禘而加此文纂輯者未之考而槪列之於篇中
也至於大傳之文又皆采之他篇服術以下見於服
問別子以下見於小記則此文亦卽采之小記可知
蓋因其與上文皆論禘故取而合之然則大傳之作
又後於小記矣後儒但見大傳此文遂不復考其所
由來而槪以爲不王不禘其亦疎矣由是言之不王

不禘之說乃一人誤解之一人又誤衍之耳此其悖於經傳者一也

一自春秋說文始有五年一禘之說乃因公羊傳及爾雅之文而誤其實公羊傳未嘗以禘爲五年之殷祭

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公羊傳桓公八年

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公羊傳文公二年

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禘大祭也爾雅釋天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說文禮緯同

按春秋說文之言本之公羊文二年傳五年再殷祭之文而其所以以禘爲殷祭者則因於桓八年傳時祭不言禘之故然觀傳之本文但五年再祫耳非謂一禘而一祫也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是合祭即大祫也曰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是殷祭即合祭也然則五年而再殷祭云者卽五年而再大祫也何嘗謂別有一禘與祫相間以祭於五年之中而爲再殷祭哉假使殷祭果兼禘祫則上文亦當有一言及禘何以獨言祫乎假使禘祫果皆殷祭則閔二年禘于莊公之傳亦當有一言及之何得獨言之於祫乎蓋此傳之文正與王制相表裏所謂大祫卽王制之祫禘也所謂五年而再殷祭卽王制之禘一犆一祫也但一犆一祫則四年而再祫與此五年之文少異

蓋亦約略言之要其大旨未嘗不同不得平分祫禘爲二祭以當五年再舉之數也至於四時之祭獨不言禘此亦不足爲異何者古人之祭原不平分四時故殷以一歲爲一祀禮以祀事爲歲事但每歲有此數祭非每時必有此一祭也若果每時一祭則當以一時爲一祀何待及以一歲爲一祀乎古禮旣缺說經之儒各自以意取古祭名而分繫之四時是以互有同異或有此而無彼或有彼而無此耳非謂此外

不得復有祭也。祭義郊特牲。皆但言禘嘗而不言烝。亦可以烝爲五年之殷祭乎。左傳云。烝嘗禘於廟。至紀祭時。則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獨不言禘。是禘無定時也。故禘於經有五月七月之異。於傳有二月十月之殊。於記則又春祭夏祭六月七月。不一其說。或者。公羊氏以禘無定時。故不分係於四時耶。安得因此文之未言禘。而遂強入之於五年殷祭之數也。爾雅四時祭名。全錄公羊傳文。以傳之未言禘也。故別出禘大祭之文以補之。然揆其意。亦但謂禘祭較祠礿烝嘗爲大耳。非以此當傳文五年再殷祭之數也。若果以爲禘祫相間爲五年之殷祭。則文當云禘祫皆大祭也。何得獨言禘而偏遺祫乎。春秋說文。見禘不列時祭之內。遂誤以爾雅之大祭。爲即公羊之殷祭。因分禘祫爲二。而以三年五年別之。以求合於傳文。嗚呼。謬矣。祫也者。即合也。示特傳寫者所加耳。三年之祫。即合祭之禘也。是以經傳無祫祭之名。而但

有祫嘗祫禘之文。若五年之禘不合祭。則非殷祭矣。若亦合祭。則仍是大祫耳。豈得分彼爲祫而此爲禘也哉。何氏求其說而不得。乃謂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此特想當然耳。經傳未嘗有也。縱使果然而禘之合食。反多於祫。豈得反不謂之祫也哉。至於所推春秋禘祫之年。尤爲穿鑿。禘之見於經者二。而相距八年。烏在其能合也。且如其說。禘自繼禘數之。祫自繼祫數之。則三十年中。凡十祫六禘。有四年而三殷祭者矣。傳豈得謂之五年再殷祭乎。又按春秋有禘無祠。詩有祠無禘。經未有祠禘並舉。春祭義郊特牲。禘爲春祭。此傳亦以祠爲春祭。王制祭統以禘與礿嘗烝爲四。此傳亦以祠與礿嘗烝爲四。安知禘與祠非一祭而異其名者乎。杞之姓。公羊左氏作姒。詩與穀梁作弋。楚之薳氏。左氏一傳之中。或作薳或作蔿。礿之文不見於經。而詩易皆有禴祭。鄭氏以爲礿即禴也。今禘與祠音亦相近。而禘從束。束與祠音

尤近。又安知公羊此年之祠。非即他經傳之禘而異其文者乎。姑闕所疑可矣。如之何其可以一字之異而遽曲爲之說也。蓋西漢之世。公羊之學最盛。自董仲舒屈瑕邱江公。穀梁左氏皆不得立於學官。而戴記亦未出。學者說經。大都皆本公羊。而又多借此以取富貴。故每增其師說。傳以己意而授弟子。以自爲功。其風氣然也。是以春秋說文演爲此說。而禮緯則又見春秋說文之語而襲之者。猶大傳之采諸小記

也。此雖通上下而言之。不用不王不禘之說。然混禘於祫。其失更大於小記矣。由是言之。五年一禘之說亦漢儒之誤解而誤采焉耳。此其悖於經傳者二也

一爲禘始祖所自出之說者。皆引喪服小記大傳爲據然觀二篇之文。實大不然。即鄭註亦無此說。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喪服小記

按此文義甚明。且與王制相表裏。所謂其祖。即高曾祖考也。所謂其祖之所自出。即始祖也。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即王制之祫禘也。高曾祖考。天子之所獨祖。故曰其祖。始祖。同姓諸侯之所同祖。而高曾祖考。亦由此人而後有。故不謂之其祖。而謂之其祖所自出。天子有之祫禘無犆禘。高曾祖考之主。皆與始祖之主。同陳於太廟。故曰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何嘗有禘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其始祖配之之說哉。且其下文云。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則其意尤顯然。何者。九廟之說。始於劉歆。自歆以前。儒者多謂天子諸侯皆止立高曾祖考四廟。諸侯則與太廟而爲五。周則加文武世室而爲七。此篇蓋漢儒所記。故不言立六廟。而言立四廟。曰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其祖之爲高曾祖考而非始祖也。不待言矣。若其祖即謂始祖。則當云以其祖配之而立太廟。不得云立四廟矣。此篇本記喪服所以言此者。欲以明適庶之分。言王者世適相傳。然後得祭及其始

祖而以其祖配之其他支庶小宗則不得祭其祖或但祭其祖而不得及始祖如周昭王之時以后稷爲其祖之所自出而禘之以文武成康爲其祖而立四廟配之至魯與衛則皆周之支庶但祭其祖周公魯公康叔康伯而皆不得上推其祖之所自出而禘后稷也若無適子或適子有他故而庶子立爲王則當奉大宗之統而祭與適子同其子孫皆得溯其祖之所自出而禘后稷而不僅祭及於其祖之爲庶子者

而止故曰庶子王亦如之庶子云者兼庶子之子孫而命之也猶下文之云庶子不祭祖也猶春秋傳之於王孫牟燮父禽父而皆謂爲王母弟也鄭氏所謂正體在上下正猶爲庶者是也然則此章之意止以但祭其祖與兼祭其祖之所自出爲適庶之别若其祖即爲后稷而所自出者爲嚳則祭稷者即祭嚳適庶原無分别何故複其文曰庶子王亦如之乎此章文義本極易解特後之説者互相沿襲而遂失其眞學者不取信於春秋經傳而泥漢儒之記已爲舛謬况並不求其前後文義所在而割裂其句增易其文以自爲説乎無怪乎六經之日晦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大傳

按大傳文即采之於小記前於不王不禘之文已言之矣諸侯以下雖小記所無然其意亦與小記無異何者高祖者四世之祖故大夫士皆得祭之太祖者

始封之君比於高祖爲遠故諸侯乃得祭之祖之所自出則始祖也最遠故唯天子乃得祭之文義顯然無可疑者然則大傳之意亦謂其祖之所自出爲始祖耳非謂其祖爲始祖而别有所自出之人而禘之也若以其祖爲即始祖則諸侯始封之君若魯衛之周公康叔尚尊而别之曰太祖而天子之始祖若商周之稷契反槪稱之爲祖而不以太祖尊之别之何其以不倫之至也哉

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鄭康成小記註

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鄭康成大傳註

按太微五帝之說本出緯書且以禘爲郊其謬顯然宋儒皆不之從是也然以記之禘其祖之所自出爲禘其始祖之所自出則其誤實始於此蓋鄭氏誤以

此禘爲祭天故不得已而以其祖爲其始祖後人旣知以爲祭天之說而猶沿其始祖之文而不之覺何耶且鄭氏以所自出者爲天故此祖可以謂之始祖若以所自出者爲人則此祖豈得復謂之始祖乎此理甚明不待言者爾雅云禘大祭也謂祫四時之祭爲大耳非謂凡郊社大祭皆可謂之禘也鄭氏以凡大祭皆謂之禘誤矣然鄭氏雖說自誤解此二篇耳至於經傳之禘則仍用舊說雖誤以爲五年之祭而

所祭之人如故未嘗牽連此文而皆以爲祭其始祖之所自出也

一以禘爲祭嚳以嚳爲稷所自出之帝者皆本魯語祭法爲言然此二篇之文本不足據且與小記大傳禘其祖所自出之語無涉即鄭註章解亦皆無此說

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

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魯語

按國語一書語多荒唐文亦冗蔓乃戰國之人取春秋之事而擬其語言者是以所稱三代制度列國世系率與經傳不合而自相矛盾者亦復不少如周語

以齊為四岳之後。鄭語又以齊為伯夷之後。晉語以炎帝為姜姓。周語又以四岳為共工之孫而賜姜姓。如此之類。不可枚舉。此固不足道也。自司馬遷誤以為左氏所著。漢末學者因之。題曰春秋外傳。而人遂無敢議其非者。即明知其悖於經傳。亦必委曲而為之說。良可笑也。然此雖有禘嚳之文。亦非以嚳為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禘之也。何者。此章之意。皆主於祀有功。以明爰居無功而不當祀。故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又曰。仁者講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然則嚳之禘。但以其有功故禘之耳。非以為始祖所自出之帝也。自社稷以下。凡十有九祀。皆先舉其功而後記其祀。故曰。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云云。然後繼之曰。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云云。

然則嚳之禘。但以其能序三辰以固民。故禘之耳。使嚳不能序三辰以固民。則周固不禘之矣。嚳之禘非以為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禘之也。且虞郊堯而商禘舜。皆非其祖所自出也。若必其祖所自出之帝。而後禘之。則不幸而所自出之帝。無功而反有過。若宋之祖帝乙。鄭之祖厲王者。則將禘之乎。將不禘之乎。若亦禘之。則與前後所稱聖王制祀仁者講功之語。自相刺謬。而豈有是文理也哉。由是言之。國語禘嚳之文雖不經。然亦初未有禘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之說也。蓋此章之禘。與經傳所稱之禘皆不同。此章禘嚳之文。與小記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之意。亦不相涉。固不得強傅會之為一。而以為禘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也。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帝嚳能序星辰以著

眾。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眾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穢。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祭法

按祭法此文。乃竄易國語之文而失其意者也。無論祀典未確。即文理亦不通。然漢以後諸儒咸信從之而無異言。殊可笑也。何者。國語此章之意在制祀之

以功。故先言聖王制祀之法。而後舉十九祀以實之。由社稷而禘郊祖宗報。皆先叙其功。而後記其祀。章法井然不可紊也。祭法獨摘此文冠之篇首。而置其全文於篇末。遂致前文突然。後文缺然。中又間以天地廟社羣神之祀六七百言。遂使前後文義。了不相貫。一謬也。國語禘郊祖宗之祀。凡十三人。故此十三人皆先叙其功。祭法改宗舜爲宗堯。禘舜爲禘嚳。刪舜之祀。而仍序舜之功。不刪郊稷之文。而反刪稷叙

功之語。遂致記祀則十二人中。有稷而無舜。叙功則十二人中。有舜而無稷。前後不符。自相矛盾。二謬也。國語叙十三人之功。記十三人之祀。皆以世代先後次之。祭法於記祀。則概以禘郊祖宗爲次。嚳鯀在顓頊前。而契居冥後。於叙功。則又先言嚳堯舜鯀禹。而後以黃帝顓頊記（繼）之。世代淆亂。祖孫顛倒。三謬也。其爲錄人之舊。不問可知。且其所記七廟五廟（祀）之制。皆與經傳他篇互異。則此篇出於漢儒之手。明甚。若國

語此章。則首尾完密。文義明順。乃其人之所自作無疑也。嗟乎。國語戰國之文。本不足道。而祭法采之。又竄易之而失其本意。則作祭法者。其識又出國語下遠甚。然而後之儒者。見其在戴記中。遂眞以爲周公之制。而不敢議。反以爲國語采祭法之文。則後儒之識。又出祭法下遠甚矣。徽州霽烟草者。楊氏最著名。以他人之貨。置楊氏肆中。則價（高）倍而人爭貿之。嗚呼。世之不辨眞僞。而但以其名焉者。皆若是而已矣。雖

然祭法固不足信。然亦初未有禘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之說也。但其所采國語全文。倒在篇後。人但見其首。而未暇細審其尾耳。此又不可以誣祭法矣。

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鄭康成祭法註

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於圜丘曰禘。韋昭國語解

按圜丘之文。本於周官。卽郊也。鄭氏於小記大傳旣以禘爲郊矣。而此文又郊禘並舉。故不得已而分郊與圜丘爲二。以曲全其說耳。此說之誤。顯然易見。不待辨者。韋昭之解國語。與鄭正同。疑卽采之鄭註。或東漢時舊有此說。亦未可知也。鄭氏於禘。爲說凡三。而以王制祭統等篇爲夏殷之禮者。不與焉。祭法之禘。圜丘也。小記大傳之禘。郊也。春秋經傳論語之禘。宗廟之禘也。大抵鄭氏說經。其失在分。戴記諸篇。本非一人所撰。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是以彼此互異。鄭氏不辨其是非。務曲爲之說。使之並行不悖。此其失也。然於宗廟之禘。仍以爲祭后稷羣廟。不以爲祭嚳也。然則鄭氏之失在分。其得亦在分。分之而誤者自誤。不因一誤而並經傳他記之文而盡誤也。此猶鄭氏失中之得也

一自王肅始合大傳祭法及諸經傳之禘爲一。以爲周人禘嚳。卽禘其祖之所自出。趙匡從而演之。其後朱子集註。及宋元明諸儒之說。皆本於此。

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孔穎達禮記疏節錄王肅聖證論

禮大傳及喪服小記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諸侯不得行禘禮明矣。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意。故又推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於始祖之廟。就以始祖爲配。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

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
文王而宗武王。稷爲始祖。嚳爲始祖所自出之帝。故郊
則以稷配天。而禘則以稷配嚳。無可疑也。李康述趙匡語
按祭法之文。采之國語。本後人所僞託。不足爲據。且
亦與小記大傳之禘。毫不相涉。祭法之意。但謂黃帝
與嚳有功於世。故當祀耳。非謂其爲祖之所自出也。
小記大傳則欲以明嫡庶所祀祖禰遠近之分。但問
其爲所自出與否。不問其有功與否也。王氏不達其

意。乃附會之使合爲一。適見大戴禮史記所稱五帝
世系。有可假借者。遂以爲黃帝與嚳。因顓頊稷之所
自出而得禘。其說誠巧。然於本篇之意。則大相悖矣。
且大戴與史記。烏在其可據耶。傳曰。黃帝氏以雲紀。
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太皥氏以龍紀。少皥
氏以鳥紀。自顓頊以來。乃紀於近。然則顓頊氏之去
黃帝也遠矣。而大戴以爲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
謬矣。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夫曰族
曰世濟。則由高辛氏以至於堯。不一世矣。而大戴乃
以高陽爲黃帝孫。高辛爲黃帝曾孫。而堯爲高辛之
子。又謬矣。堯之二女。舜之妻也。而大戴與史記。乃以
爲堯舜同出於黃帝。堯與舜之高祖。敬康爲同高祖
兄弟。無論亂倫瀆禮。誣聖人而得罪於名教。而其年
亦不合。此乃齊東野人之語。而蕭據之以駁鄭氏。一
何傎乎。至以稷契爲嚳之子。堯之兄弟。則其謬尤顯

經傳禘祀通考

然可見。書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舜命稷
也。若果堯之兄弟。則堯享國百年而徂落。又三年而
后舜即位命官。稷於此時。少亦不下百數十歲。然后
舉爲舜臣。有是理乎。故張融曰。堯有賢弟。七十不用。
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由是言之。稷非嚳之子。周人
安得以嚳爲稷之所自出而禘之哉。蕭既誤合二篇
之說爲一。又以爲即宗廟五年之禘。而漢儒所論禘
之舊說。遂盡變而大失其眞矣。歐陽子序帝王世次

圖曰。孔子沒異端之說興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世。學者習傳盛行之異說。而不知取舍眞僞。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奈之何據史記之世次。而遂欲以折經之衷。盡黜三傳先儒之舊說乎。記云。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未嘗言禘其始祖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亦未嘗言所自出之爲帝也。始也者。最初之名也。始祖也者。即所謂祖之所自出者也。始祖以前。豈遂無人。而莫知其爲誰。故即以此祖爲始祖。而奉之於太廟。若復別有所自出之人。則此祖不得謂之始祖矣。趙氏乃加始於祖之上。而纘帝於所自出之下。以誣小記大傳。既謂之始祖矣。復安得別有所自出之帝乎哉。王者繼天立極。報本追遠。雖天地猶將父母之。乃於已之眞始祖。則祧之而不使入廟。而但取第二代之祖。強名之曰始祖。而納之於太廟。百世不祧。而眞始祖僅於數年之內。一借享於第二代祖之廟而止。是豈仁人孝子之所忍乎。然則

稷之前。果更有一嚳。則周之始祖。乃嚳非稷矣。曰。諸侯不敢祖天子也。曰。諸侯不敢祖天子者。謂始祖之世適。見爲天子。而已見爲諸侯。故不敢以卑褻尊。以旁支亂正統也。若世適已失天下數千餘年。其後嗣或滅或絕。不能自振。而已身爲天子。豈得止祭及其分封之祖。而分封之祖之父。曾有大功於世。以啟佑後人者。遂甘絕其血食而不問乎。且是乃天子不敢祖天子。非諸侯不敢祖天子也。是故商之世適。紂也。武庚也。微仲以下。當祖微子。然至武庚亡而宋封。則必祖契而不僅祖微子矣。晉之世適。文侯也。昭侯也。武公以下。當祖桓叔。然至翼滅而曲沃命。則必祖唐叔而不僅祖桓叔矣。由是言之。嚳果爲稷之父。則周必以嚳爲始祖。周但以稷爲始祖。則嚳必非稷之父矣。若之何其以嚳爲稷之所自出也。蓋上古之時。人情樸魯。典冊不多。自稷以前。皆已無考。是以即以稷爲始祖。豈容於始祖之前。而復別求所自出哉。且禮

以卑就尊。未聞有以尊就卑者。羣廟之主。皆太祖子孫也。故得以升而合食焉。毁廟之主。則不合食於未毁之羣廟矣。太祖之父。豈得反就其子而合食耶。凡祭必有主。太祖之父之主。平日藏於何所。苟且而藏之。則不可。若亦爲之立廟。則何不就其廟而祭之。廟於彼而祭於此。不亦遠於禮乎。王氏之學。去鄭本遠而專與鄭爲難。但以魏晉俗重門閥。而肅父爲魏三公。女爲晉太后。由此與鄭齊名。然晉以降。若杜預之左傳解。范甯之穀梁註。孔穎達之禮記疏。皆仍用舊說。不從王義也。自趙氏欲借之以攻左傳。始據王說以爲難端。逮朱子采其言以入集註。遂爲不刊之典。而傳記先儒之說。始無復有過而問焉者矣。相沿既久。人且不知其出於肅。況復能溯流窮源而知其謬並知其所由以誤乎。此其悖於經傳者三也。

嗚呼。禘之爲禮。著於經。詳於傳。而雜見於戴記衆矣。其文歷歷具在。人人所共見也。以爲不王不禘者。獨小記大傳耳。以爲五年一禘者。乃說文禮緯文耳。以爲祭始祖所自出之人者。主王肅趙匡始有此說耳。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歐陽子曰。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然則學者於禘。從經傳而置後儒之說焉可也。即不然。從其多而置其少焉可也。乃於經則曰禘本不如是。書之以其失禮也。於傳則曰傳誣不足據也。於記則曰此夏殷之禮也。古之聖賢千言而猶不信。後之陋儒。一言而遽從之。抑何其顛倒也。無亦貴耳賤目。驟聞其說之新奇可喜。而遂不自求之經傳乎。朱子一代儒宗。不及察其誤。余竊惜之。是非余之好求異於前人。乃前人之自異於經傳。故余不得不一言也

經傳禘祀通考終

# 冕服考

古吳姚孟起書

光緒庚寅
校栞印行

## 冕服考序

家君撰羣經宮室圖既成謂廷琥曰三代制度散見於羣經而宮室之外最宜考覈者莫如冠服學經之士於冠弁衣裳佩韍屨舄之制茫然莫辨則經義不可通矣廷琥以此嘗搜討古冠服制度未能卒業後得與化任子田侍御深衣釋例弁服釋例兩書考證詳博足裨後學而冕服闕如欲補葺之未暇也今年正月與門人輩講論語麻冕章或以冕制問因舉注疏之說授之一說不能明則博引衆說時大雪嚴寒如殘臘兀坐一室遂取羣經之言冕服者列而考之先以經文次核諸漢唐注疏注疏之外旁徵諸杜君卿聶崇義陳用之楊信齋馬貴與諸家之書其有不能通者爲辨證之首以冕旒終以偪舄秦漢以後冕服沿革附見於末共成四卷名冕服考徵引或多未備以及鄙見之偏謬者惟閱者正之爵弁以下侍御已言之不復詳也時嘉慶十九年歲次甲戌閏二月江都焦廷琥自記

冕服考卷一

江都焦廷琥學

冕作於黃帝

說文冕大夫以上冠也邃延垂瑬紞纊从冃免聲古者黃帝初作冕　絻冕或从糸

世本黃帝作冕

廷琥按一切經音義卷一引作黃帝作冕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六引作黃帝作旒冕宋均曰通帛為旒冕冠之有旒左氏桓二年傳疏引世本宋注云冠之有旒者

後漢書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始作五采成以為服見鳥獸有冠角頶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緌以為首飾

虞夏商周各異其名

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　注云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夏殷未聞　疏云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為冕屬按周禮有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為鳳皇之字鳳羽五采故云畫羽飾之冠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鄭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

郊特牲周弁殷冔夏收

冠禮記周弁殷冔夏收

詩文王篇常服黼冔　傳黼白與黑也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　疏云冬官繢人云白與黑謂之黼周冕無繢繡之飾則殷冔亦不以黼為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禮器云冕諸侯注云以夏殷制則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黼而已舉一章而表之耳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冔夏收故知冔殷冠也既以冔為殷冠更取二代以明之故言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也彼云周弁此云冕者以周自大夫以上祭服皆用冕服故傳以冕言之實冕而謂之弁者周禮弁師注云弁古冠之大號官名弁師職掌王冕故知弁是大名也

班氏固白虎通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又曰殷冔夏收而祭此三代宗廟之冠也十一月之時陽氣俛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如冕前俛而後仰故謂之冕也謂之冔者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詡張而後得牙故謂之冔謂之收者十三月之時陽氣收本舉生萬物而達出之故謂之收俛仰不同故前後乖也詡張故前大時物亦牙萌大也收而達故前葱大者在後時物亦前葱也

蔡氏邕獨斷冕冠周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皆以三
十升漆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赤
而黑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
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笄詩曰常服黼
冔禮朱干玉戚冔而舞大武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
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
任氏大椿弁服釋例馬端臨因士冠禮郊特牲殷冔
夏收與周弁並舉則謂冔收亦爲弁孔穎達因王制
夏收殷冔與周冕並舉因謂夏收亦爲冕孔疏是也
但冔收既爲冕而士冠禮郊特牲乃以冔收對周弁
似非其類故孔詩疏又以周弁之弁乃實冕而通言

弁不知冔收自爲冕故王制曰夏收而祭殷冔而祭
周冕而祭周弁自爲爵弁因其與夏殷制度相近故
士冠禮皆連類而書曰周弁殷冔夏收耳解此則二
家之惑可釋矣　又云孔疏因士冠禮郊特牲既明
有周弁之文今毛傳乃不云周弁而云周冕遂並周
弁之文乃實冕而通言弁豈知士冠禮郊特牲所云
周弁專釋士冠三加之爵弁非冕也安得云實冕而
通言弁乎

廷珖按毛氏注詩以殷冔夏收與周冕並列鄭氏
注禮以皇爲冕屬班固詳言夏收殷冔周冕之義
則虞曰皇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冕冔收卽夏殷之
冕也士冠禮郊特牲以周弁與冔收並言蓋專釋
士冠三加之爵弁任侍御辨之極確

其體以木爲之廣八寸長一尺六寸

阮氏諶三禮圖冕以三十升布漆而爲之廣八寸長
尺六寸前圓後方前下後高有俛伏之形故謂之冕
欲人之位彌高而志彌下故以名焉後漢書明帝紀注引此

左桓二年傳袞冕黻珽　孔疏云世本云黃帝作冕
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止言元朱而已不言
所用之物論語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
之上元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

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
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一
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
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
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
孰是故備載焉

賈公彥周禮弁師疏云凡冕體周禮無文叔孫通作
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今還取彼以釋之按彼文凡
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以此上元下朱覆之

皇氏侃論語義疏云周禮有六冕以木版爲主而用
三十升麻布衣布上元下纁故云麻冕禮也

有延覆於冕上上元下纁以布爲之中古易以絲
玉藻前後邃延　注云延冕上覆也元表纁裏　疏
云延冕上覆也者以三十升之布染之爲元覆於冕
上出而前後冕謂以版爲之以延覆上故云延冕上
覆也纁是朱之小別故周禮鍾氏云二入爲纁鄭注
士冠禮云朱則四入與是纁朱同類故注弁師朱裏
與此不異　陸氏釋文云延如字徐餘戰反字林作
綖
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　注云延
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
左氏桓二年傳衡紞紘綖　注云綖冠上覆　疏云
冕以木爲幹以元布衣其上謂之綖論語尚書皆云
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知其
色用元也孔安國論語注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爲冕
即是綖也鄭玉藻注云延冕上覆也此云冠上覆者
冠冕通名故此皆以冠言之其實悉冕飾也
論語麻冕禮也今也純儉　孔安國曰冕緇布冠也
古者績麻三十升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也
皇疏云冠冕通名也且周家委貌冠亦用三十升
緇布也　邢疏云鄭注喪服布八十縷爲升
江氏永鄉黨圖考云按冕者冠之有延有旒孔以緇
布冠解之與始冠之緇布冠相混又謂績麻三十升

布爲之亦非也古布幅闊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
寸七分半若容三十升之縷二千四百則今尺一分
之地幾容一十八縷此必不能爲者也孔意蓋謂古
者朝服十五升冠當倍於衣可知冠升倍衣唯喪服
斬衰三升冠六升則然自齊衰以下則非倍半之數
矣禮無冠倍於衣之例孔誤釋耳麻冕之布亦不過
十五升如今尺之一分容九縷已是細密難成矣
廷琥按冕上覆以三十升布爲之江氏永謂細密
難成而以孔安國之說爲誤然考之士冠禮疏引
禮器制度云冕以木爲體廣八寸長一尺六寸績
麻三十升布爲之叔孫通在孔安國前其說固不

始於孔矣鄭注士冠禮亦謂用布三十升此豈無
所見而云然歟夫鄭氏司服注謂士之袂二尺二
寸大夫以上侈之喪服注謂衣自領至要二尺二
寸不必布之廣皆二尺二寸也周禮內宰出其度
量淳制謂布帛之幅廣制謂布帛之匹長鄭氏
引天子巡狩禮制幣丈八尺純四䄙爲證鄭志因
趙商之問謂四䄙太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
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然則
鄭固謂幅廣二尺四寸矣淮南天文訓云黃鍾九
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高誘
注古者幅比皆然也是幅廣且不止二尺四寸矣

二尺二寸之說經無明文惟見班氏食貨志其說云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布幅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後魏制人間所織絹布皆廣二尺二寸竊謂古制或不盡如此又考內宰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賈疏云布帛之等縷小者則細良縷大者則麤惡然則布有精麤縷有麤細江氏執二尺二寸之說以駁孔注謂冕布亦十五升拘矣

有紐所以貫笄

弁師王之五冕延紐　注云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縰其舊象歟

惠氏士奇禮說云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尺康成云纚今之幘梁也韜髮而結之蓋全幅疊用所以貫髻承冠徐爰曰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裁纚爲幘然則古曰纚漢曰幘晉宋曰帽案幘之制旁有耳上有屋下有帽帽亦如之垂帽覆帽蓋韜髮之遺象也故曰廣袤似冠縰其遺象與言漢之幘梁似古之冠縰縰廣充幅袤六尺其遺象存焉俗本似誤爲以賈疏不明故正之急就[illegible]曰冠幘簪簧結髮紐注云結髮謂作結也紐謂紐之[illegible]貿也凡結之可解者曰紐愍謂結髮以帶帶謂之[illegible]髮謂之紫髮謂之結結謂之紐其形似鼻故亦曰[illegible]

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設紐之處雖當武之中不當縰之中卽不當髻之中矣故袤必以冠縰之中爲中也廣以言乎上下也縰以韜其上下當與髻齊紐在武上必當縰上下之中乃當髻上下之中故廣亦以縰言之惠氏禮說據一本云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似冠縰其遺象與謂以字當作似字幘之制旁有耳上有屋下有帽帽亦如之垂帽覆帽蓋韜髮之遺象故曰廣袤似冠縰其遺象與漢之幘梁似古之冠縰今考鄭此注本以釋五冕之紐上云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下因釋紐在武上當以冠縰之中爲中故舉漢時冠紐釋冕弁之紐也紐在卷上故舉卷當簪

之處釋紐當簪之處也注云冠卷當簪者卽爲紐耳漢時冠卷或以鐵爲之或以漆紗爲之其狀如圈惠氏謂冠卷當簪之處如幘之有帽幘似冠纚則冠卷當簪之處亦似冠纚不知漢時幘下有帽冠卷之下無帽注何得云冠卷當簪之處同於幘之有帽且同於幘之似纚乎況鄭此注專釋經文紐字耳與幘之似纚何涉如惠氏說則此注乃釋幘制非釋紐制也與上注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數句全不相接矣賈疏釋注亦作廣袤以冠縰云古之紐武笄貫之處若今漢時冠卷當簪所貫者於上下之廣及隨縰之袤以冠縰者貫笄之處當冠縰之中央據此則注內

以字不誤惠氏所見周禮縱有善本而賈疏所據則唐以前本也何必似字之是而以字之非乎

廷琥按惠氏謂鄭注廣袤以冠縱爲廣袤似冠縱之誤漢之幘梁似古之冠縱任氏駁之謂紕在武上以冠縱之中爲中故舉漢時冠紕釋冕弁之紐注內以字不誤任說爲長士冠禮緇布冠纚廣終幅長六尺注纚今之幘梁也蓋纚亦作縱所以裹髮而後成髻旣成髻以幘冒之說文髮有巾曰幘獨斷云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羣臣皆隨焉然尙無巾如今半幘而已通俗文云幘裹曰纚則幘纚爲二獨斷又云法冠楚冠也一

曰柱後惠文冠高五寸以纚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之則冠亦有纚漢書元帝紀齊有三服官注李斐云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縱則漢時有幘又有纚獨斷又云無巾者曰半幘王莽無髮施巾故語曰王莽禿幘施屋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卽空頭幘也其上無屋釋名云幘蹟也下齊眉蹟然也蓋纚爲幘裹鄭曰今之幘梁者舉漢法以況之耳非謂漢之幘卽古之纚也

有衡以玉爲之束於冠之兩旁

杜氏春秋桓二年左傳注云衡維持冠者　疏云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云衡維持冠者鄭康成云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彼婦人首服有衡別男子首服亦然冠由則以得支立故云維持冠者追者治玉之名王后之衡以玉爲之故追師掌焉弁師掌王之五冕弁及冕皆用玉笄則天子之衡亦用玉其諸侯以下衡之所用則未聞

有紘從下屈而上屬於兩旁天子用朱紘諸侯青大夫緇組紘纁邊

杜氏預左傳注云紘纓從下而上者　疏云紘纓皆以組爲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纓用兩組屬之於兩旁結之於頷下垂其餘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

於兩旁垂其餘也紘纓同類以之相形故云紘纓從下而上者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玉笄朱紘祭義稱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稱緇布冠青組纓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纓鄭氏曰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以其有笄者用紘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冕弁皆有笄故用紘緇布冠無笄故用纓也魯語稱公侯夫人織紘綖知紘亦織而爲之士冠禮言組纓組紘知天子諸侯之紘亦用組也

祭義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

禮器管仲鏤簋朱紘　注云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紘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

雜記管仲鏤簋而朱紘　注冠有笄者爲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

詩葛覃毛傳夫人紘綖釋文紘纓之無緌者從下仰屬於冠

國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　注云紘纓之無緌者也從下而上不結

說文紘冠卷也

陳氏祥道禮書云弁師王之五冕皆朱紘禮記天子爲藉冕而朱紘諸侯爲藉冕而青紘士冠禮緇布冠

青組纓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卿大夫冕弁之紘無所經見禮器曰管仲鏤簋朱紘君子以爲濫鄭氏謂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理或然也一組繫於左笄遶頤而上屬於右笄垂餘以爲飾謂之紘二組屬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餘謂之緌喪冠緇布冠纓而不緌冕弁紘而不纓春秋之時楚子玉瓊弁玉纓自漢以來冕纓各象其綬色冕弁而有纓非古制也

廷琥按纓以兩組屬於兩旁順頤而下結之故從上而下紘以一組屈而上屬於兩旁故從下而上兩旁皆有垂餘以爲飾也陳氏禮書云一組繫於左笄遶頤而上屬於右笄垂餘以爲飾語尚未明

有笄以玉爲之長尺二寸

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同篋

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玉笄　注笄卷髮者玉爲之長尺二寸

陳氏祥道禮書云左傳言衡則繼以紞弁師士冠禮言笄則繼以紘是衡有紞笄有紘也弁師掌王之五冕五采繅十有二就皆玉笄諸侯繅斿皆就玉笄士冠皮弁笄爵弁笄則冕弁有笄也國語范文子以杖擊其子折委笄則冠有笄也士喪服婦人吉笄有首尺二寸吉笄象笄也男子之笄亦或尺二寸大夫士

之笄亦或象爲之與　又曰古者笄亦謂之簪易曰朋盍簪鄭氏謂笄今之簪是也

廷琥按笄有二有安髮之笄有固冠之笄安髮之笄在紒內固冠之笄在冠外固冠之笄皮弁爵弁及六冕皆有之緇布冠則無若安髮之笄則緇布冠亦有之也有固冠之笄則有紘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此固冠之笄也必屈組爲紘以一條組繫於左笄繞頤下而右上屬於笄而垂之以爲飾無固冠之笄則有缺項與纓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此無固冠之笄則以二條組兩相屬於頍結其絛是之謂纓固冠之笄惟

男子有之安髮之笄則男子婦人俱有之士冠禮
疏云設笄士昏禮姆纚笄特牲饋食禮主婦纚笄
是也
又案國語范文子以杖擊其子折委笄則冠亦有
笄無笄者蓋指緇布冠言之
有武
玉藻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　注武冠卷也古者冠
卷殊　疏云卷用元而冠用縞冠卷異色故云古者
冠卷殊如鄭此言則漢冠卷共材
廷琥按冠卷殊者武不屬於冠也非第冠卷異色
之謂冠自爲冠武自爲武戴冠而以武約之非子

姓不齒之冠則皆同色也元冠縞武人或疑冠武
相屬何以異色故鄭云古者冠卷殊以明之其實
卽同色亦冠與卷殊也詳見陳氏禮書
陳氏祥道禮書云弁師五冕皆紐鄭云紐小鼻在武
上笄所貫也蓋武冠卷也古者居冠屬武則非燕居
武不屬於冠也喪冠條屬則非有喪者纓武異材也
子姓之冠縞冠元武不齒之冠元冠縞武則非子姓
與子姓與不齒者冠武同色也雜記曰委武元縞而
后蕤鄭氏謂秦人曰委齊東曰武則武亦謂之委以
其若冠之足故曰武以其委於下故曰委蓋古者施
冠於首然後加武以約之觀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

則武之設所以約冠也紐垂於冕之兩旁其長及武
笄以貫之
惠氏士奇禮說云武者冠卷一名委晉語范文子退
朝武子擊之以杖折委笄蓋笄貫於委故曰委笄古
之笄猶漢之簪所謂冠卷當簪者冕之紐也秦人名
武曰委晉語亦云韋注云委委貌失之
有繅有旒天子袞冕繅斿十有二鷩冕九毳冕七希冕
五元冕三每斿玉旒皆十二繅玉皆五采諸公繅九斿
侯伯七斿子男五斿旒玉各如其斿之數繅玉皆三采
孤卿四斿三命之卿三斿再命之大夫再斿旒玉亦各
如其斿之數繅玉皆朱綠

弁師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　注云繅雜文之
名也合五采絲爲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
邃延也就成也繩之一帀而貫五采玉十二斿則十
二玉每就閒蓋一寸繅不言皆有不皆者此爲袞衣
之冕十二斿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斿
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斿用玉一百六十八
希衣之冕五斿用玉一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斿用玉
七十二　疏云謂合五采絲爲藻繩十二道爲十二
旒皆五采玉十有二者此各據一旒而言玉有五色
以青赤黃白黑於一旒之上以此五色玉貫於藻繩
之上每玉閒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就成也以

一玉爲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王之五冕繅則有十二有九有七有五有三其玉旒皆十二故繅不言皆有不皆者則九旒以下是也玉言皆則五冕旒皆十二玉也

又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　注云侯當爲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也其餘謂延紐皆元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繅斿皆就皆三采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用玉一百六十二各以其等繅斿以其命數也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

皆三采孤卿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繅玉皆朱綠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　疏云鄭計一冕爲九旒旒各九玉據冕九旒不別計驚冕以下以其一冕而已冠五服故也已下侯伯子男亦皆一冕冠數服也

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　注云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　疏云天子之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閒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

下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爲差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五采玉既貫徧周而復始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次綠

禮器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　注此祭冕服也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　疏云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三者言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

大戴禮冕而前旒所以蔽明

五經通義冕繒布在上五采組十二冕（按冕當爲玉字或旒字之誤）

夏殷之制如周制矣其旒色異夏旒黑白赤組旒殷冕黑黃青組（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六）

應劭漢官儀周冕與古冕略等周加垂旒天子前後垂白珠各十二

延琥按玉藻天子十有二旒朱綠藻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鄭注以爲夏殷之禮五經通義謂夏殷如周制惟旒色異夏旒黑白赤組殷旒黑黃青組與鄭注朱綠藻稍異然則夏殷之冕亦有旒不始於周應劭謂周加垂旒非也又謂旒用白珠此亦漢制非周制周之旒以玉爲之

崔豹古今注云牛亨問曰冕旒如繁露何也答曰綴

而下垂如露之纍多故曰繁露
說文瑬垂玉也冕飾
釋名冕猶俛俛平直貌也元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
飾也
陸氏釋文鄭云玉藻以其記服冕之事也冕之旒以
藻紃貫玉爲飾因以名之藻本又作璪音早
陳氏祥道禮書云藻繅而文衆采如之故曰藻水流
趨下旒冕之垂者如之故曰旒藻或作繅以絲爲之
或作璪以玉貫之也繅旒或謂之繁露以其象然也
漢制天子繅旒前長後短諸臣繅旒有前無後非古
制也

江氏永鄉黨圖考大戴禮及東方朔答客難皆云冕
而前旒所以蔽明則無後旒可知後旒何所取義乎
鄭謂前後皆有旒此因玉藻前後邃延而誤耳前後
邃延謂版長尺六寸自延端至武前後皆深邃非謂
後亦有旒也玉藻言十有二旒未嘗言前後皆十有
二旒也據疏引漢禮器制度亦云垂於延之前後豈
叔孫通失之歟抑所引者非禮器制度之原文歟且
袞冕二十四旒用玉二百八十八如此繁重恐首不
能勝夫子論爲邦何爲取於周冕乎鄭所計用玉每
冕皆當去其半
金氏榜禮箋云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
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臯陶謨乘輿服從歐陽
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前圜後方前垂
四寸後垂三寸三公諸侯及卿大夫皆有前無後榜
案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則歐陽氏說
所本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
蔽明也禮緯旒垂目纊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
也則大小夏侯氏說所本也鄭君釋周官禮記用歐
陽氏說榜聞之師曰前旒義取蔽明則無後旒可知
記言十二旒未嘗謂前後皆有也玉藻所云前後邃
延者謂延之前後出於武者皆深邃耳前後據延言
不據延之垂者言斯言可正諸儒相傳之誤古冕旒
之制當從大小夏侯氏說

廷琥按冕制前後有旒舊說皆如此江氏永據大
戴禮以駁之謂冕止前旒無後旒考漢禮制度云
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上元下朱覆之乃以
五采繅繩貫五采玉垂於延前後謂之邃延後漢
書輿服志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
臯陶篇天子冕服從歐陽氏說三公九卿以下從
夏侯氏說天子前後垂旒則歐陽氏說也公卿以
下有前無後則夏侯氏說也按禮器制度作於叔
孫通歐陽氏傳伏生尚書之說皆在鄭氏之前其
說自非無據陳氏禮書以漢制天子繅旒前長後

知諸臣繅旒有前無後非古制其說是也江氏以
叔孫通爲失竊所未安錄其說以爲考古者覈焉
江又訓二十四旒用玉二百八十八恐繁重首不
能勝然漢明帝冕服前後十二旒用白玉珠魏明
帝因漢故事改用珊瑚珠晉宋以至隋唐皆因之
或用珊瑚珠或用白玉珠或用白珠宋制袞冕廣
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前後十二旒貫眞珠又有
翠旒十二碧鳳銜之在珠旒外後神宗定制不用
珠用玉以青黃赤白黑五色之玉爲前後二十四
旒凡此皆載之史冊彰明顯著者也凡此皆前後
有旒或用珠或用玉皆二百八十八也不聞以其

繁重不能勝而減之也江氏以意解經於制不合
有紞所以懸瑱者人君五色臣三色有瑱天子諸侯皆
以玉
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
斿皆就玉瑱玉笄　注云玉瑱塞耳者　疏云王不
言玉瑱於此言之者王與諸侯互見爲義是以王言
元冕朱裏延紐及朱紘明諸侯亦有之諸公言玉瑱
明王亦有之是其互有也
詩衛風充耳琇瑩　傳云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
侯以石　疏云案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
龍侯用瓚伯用將鄭注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

玉二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雜也
詩齊風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　傳云素
象瑱瓊華美石士之服也　箋云我視君子則以素
爲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
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飾之以瓊華
者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爲瓊華石色似
瓊也　疏云毛以爲我見君子塞耳之瑱以素象爲
之乎而又見其身之所佩飾之以瓊華之石乎而鄭
以爲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絲爲之其末飾之以瓊華
之石言用素絲爲紞以懸瓊華之石爲瑱也　又云
毛以此章陳士蓋士以象爲瑱也　又云人君五色

臣則三色直言人君與臣不辨尊卑之異蓋天子諸
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其色無文正以人君位
尊備物當具五色臣則下之宜降殺以兩耳此詩刺
不親迎宜陳人臣親迎之事經有素青黃三色故爲
人臣三色又解三色而獨言素者以其素色分明目
所先見故先言之壻受女於堂從堂而後至庭至著
目所先見當在堂見素而以素配著爲章者取其韻
句故耳或庭先見青堂先見黃以爲章次王肅云王
后織元紞紞一元而已何云具五色乎王基理之云
紞今條豈有一色之條色不雜不成爲條王后織元
紞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義或當然　又云毛以士

賤直言美石故下章乃言似玉王肅云以美石飾象瑱紩瑱之所用其物小耳不應以石飾象共爲一物王氏之説未必得傳旨也瓊華瓊瑩瓊英其文相類傳以此章爲士服二章爲卿大夫之服卒章爲人君之服者以序言時不親迎則於貴賤皆不親迎故以每章爲一人耳非以瓊華瓊瑩瓊英之文而知其異人也但陳尊卑不親迎之事以大夫居位尊於士其石當美於士服故言似玉耳其實三者皆美石也

又云箋既言人君以玉卽云瓊華美石二章箋云石色似瓊似瑩皆以爲似則鄭意三章同說人臣親迎非人君也上箋唯言臣則三色不辨臣之尊卑蓋三

章總言卿大夫士也　又云孫毓云案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卽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紞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爲紞也故曰玉之瑱兮夫設纓以爲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爲紞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以毛王爲長斯不然矣言充者固當謂瑱爲充耳非謂紞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懸之非卽以素爲充耳也既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以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爲飾非言以瓊華飾紞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爲難乎經言飾之必有所飾若云不得以瓊華飾

紞則瓊華又何所飾哉卽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瑱象骨賤於美石謂之飾象何也下傳以青爲青玉黃爲黃玉又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既言充耳以素卽云飾之以瓊華明以瓊華爲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絲爲紞瓊華爲瑱也

大戴禮黈纊塞耳所以掩聰

士喪禮瑱用白纊

漢書東方朔傳黈纊充耳所以塞聰　注如淳曰謂以玉爲瑱用黈纊懸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黈黃色也纊緜也以黃緜爲丸用組懸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瑱之懸也

白虎通纊塞耳示不聽讒也

杜氏預左傳注云紞冠之垂者　疏紞者懸瑱之繩垂於冠之兩旁故云冠之垂者

陳氏祥道禮書云瑱以充耳紞以垂瑱周官弁師王之五冕皆玉瑱詩於衞夫人言玉之瑱也於衞武公言充耳琇瑩於衞之臣言褎如充耳齊詩言充耳以素以青以黃尙之以瓊華瓊瑩瓊英則瑱不特施於男子也婦人亦有之不特施於冕也弁亦有之故詩言充耳琇瑩繼之以會弁如星喪禮士無冕而瑱用白纊卽詩所謂充耳以素者也人君用黈纊卽詩所謂充耳以黃者也毛氏以充耳以素爲士之服充耳

以青爲卿大夫之服充耳以黃爲人君之服於說是也然以素爲象瑱青爲青玉黃爲黃玉而用瓊華以飾象則是士瑱用二物與餘瑱不類非禮意也鄭氏以素爲素紞青爲青紞黃爲黃紞人君五色人臣三色然魯語王后織元紞夫人加紘綖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以朝服則夫人以至士妻特有所加而已其織元紞一矣未聞有五色三色之別也又紞所以垂充耳而充耳不在紞謂紞爲充耳非也春秋傳曰縛之如一瑱則縛纊以爲瑱自古然也其制蓋皆元紞以垂之瓊玉以承之詩所謂尙之也梁制垂以珠瑱班固賦曰雕玉瑱以居楹礎石亦謂

之瑱則瑱居纊下可知也賈公彥曰古者瑱不用纊士死則用白纊然士之襲禮皮弁褖衣緇帶韎韐竹笏之類皆用生時之物孰謂瑱用白纊特死者之飾哉檀弓小祥用角瑱楚語曰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則古者之瑱亦以象與角爲之何氏楷詩經世本古義云愚以周禮玉端弁冕制度仿佛求之則詩所云素青黃三色者乃正諸侯之紞也典瑞職云王圭繅藉五采五就公侯伯圭繅三采三就子男璧繅二采二就弁師職云王五冕皆五采玉諸侯三采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夫天子之繅與玉旣俱用五采諸侯之繅與玉旣俱用三采

則懸瑱之紞何獨不然詩咏素青黃三色其爲魯侯之服無疑所以取此三色素西方之色於時屬秋青東方之色於時屬春春秋乃陰陽之中氣而黃又中央土之正色是或其所以取之之義也若天子則位尊備物當具五色矣篇中於著見素於庭見青於堂見黃但取韻叶孔謂青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此迂謬無理之甚也又周禮注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疏云無旒之冕與爵弁不殊但前低一寸餘故亦得冕名今按充耳惟冕服有之弁則否則是自一命而下皆不得有充耳亦可知其非民閒親迎之常服也或又謂古者士昏禮攝盛故士

得攝大夫冕服今考儀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元端乘墨車從車二乘注謂大夫墨車士棧車今墨車大夫已上有二車士無二今從車二乘所謂攝盛也亦不聞有主人服冕之說張子厚云充耳非一物先以纊塞後以玉加。瓊說文云赤玉也按毛解充耳琇瑩謂天子用玉諸侯用石據周禮弁師職但云玉瑱絕無用玉用石之別而或又解琇爲玉名此瓊華當卽是用玉鄭以爲石色似瓊殊費解

廷琥按詩旄邱篇鄭箋充耳盛飾也偕老篇毛傳瑱塞耳也充卽褎也褎耳所以止聽也大戴禮黈纊塞耳所以揜聽說文瑱以玉充耳也蓋古者充

耳以纊後世日趨於文易纊爲玉惟士喪禮死者之服仍用纊纊色則用白卽其經文釋之曰瑱用白纊明用纊不用玉也明生者之瑱不用白纊也陳氏禮書據此謂充耳以素爲白纊蓋指士言不知士用白纊非生者之服也

又按陳氏禮書駁毛傳瓊華飾象之說甚是但瓊華飾象乃王肅之說毛傳第云素象瑱不必謂以瓊華飾象也陳氏又以紞爲元之一色又以素青黃爲纊色非紞色瑱居纊下然大戴禮黈纊塞耳白虎通纊塞耳漢書東方朔傳黈纊充耳言纊者多不言瑱詩玉之瑱也弁師玉瑱檀弓象瑱言瑱

者多不言纊卽喪禮瑱用白纊亦謂瑱之不以玉而以纊也是瑱與纊不並用此求諸經文及前人傳注可見蓋冕之爲制紞繫於衡充耳懸於紞末陳氏舉班固賦及梁制謂紞下有纊纊下又有玉不足據也又舉左傳縛之如一瑱謂縛纊以爲瑱自古然也按左氏昭公二十六年傳云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其時昭公處鄆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豐賈二人皆季氏家臣以幣錦二兩縛之如瑱縛卷也二兩者二匹也以二匹縛之爲一故曰縛一縛者縛錦也如瑱者卷之使如充耳易於懷藏也傳言縛一如瑱未言縛纊以爲瑱陳氏因一縛字遂牽合之以爲瑱在纊下豈足據乎

又按鄭解著篇以素青黃爲紞之色以瓊華瓊瑩瓊英爲瑱人君紞用五色人臣三色正義謂天子諸侯五色卿大夫三色毛以素爲象瑱青爲青玉黃爲黃玉下又加之瓊華瓊瑩瓊英是二瑱矣正義不能通遂以瓊華等爲身之所佩然不如鄭之解以紞也

又按檀弓練衣角瑱鄭注云瑱充耳吉時以玉人君有瑱正義人臣凶時無瑱弁師諸公玉瑱淇奧咏衛武公亦曰充耳琇瑩是天子諸侯瑱皆以玉

齊風鄭箋人君玉瑱人臣用石色似玉者人臣指卿大夫以下言之也鄭以人臣瑱不用玉因以瓊華爲美石色似瓊瓊瑩爲石色似瓊似瑩說文瓊赤玉也瑩玉色也瓊本玉名鄭以著篇充耳屬之人臣强以似瓊解之似字添設迂曲其實天子諸侯紞用五色卿大夫三色天子諸侯瑱用玉卿大夫用石自無可疑著篇三章著素庭青堂黃取其叶韻不必專言人臣親迎也

又按何氏楷謂著篇充耳爲諸侯之服詞瓊華卽是用玉非似玉於著見素於庭見青於堂見黃爲取韻叶說經甚詳博近理惟以弁服無瑱則不然

詩咏充耳琇瑩卽繼之曰會弁如星弁何嘗不有
項乎又以素青黃取義於東方之色西方之色中
央之色亦迂

大裘之冕無旒

弁師掌王之五冕　注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
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　疏云弁師所掌冕以旒爲
主祭天用大裘取質其冕亦當無旒爲質故此不數
之

廷琥按大裘無旒之說舊說也宋陸佃以爲冕服
有六弁師掌王之五冕則大裘與衮同冕先儒或
謂周祀天地皆服大裘而大裘之冕無旒非是陳

祥道曰司服之服六而弁師之冕五者大裘衮衣
同冕猶后首服同副也楊復曰愚按六服而冕注
說恐未安當從陳氏大裘衮衣同冕之說馬端臨
曰冕之無旒者乃一命之服蓋子男之國爲大夫
者服之以天子祀天之冕下同於子男之大夫可
乎諸說皆主大裘與衮衣同冕之說惟元豐時禮
部員外郞何洵直辨陸佃之說曰周禮節服氏掌
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郊祀裘冕二人
旣云衮冕又云裘冕是衮與裘各有冕乃云裘與
衮同冕當以衮襲之裘旣無冕又襲於衮中裘而
表衮何以示裘衮之別哉諸儒或言臨燔柴脫衮

冕著大裘或云脫裘服衮盡裘衮無同冕兼服之
理此用鄭義也舊說以爲祀天尙質古制或然故
仍因之而諸儒之異說亦畢其大略如右

一命之大夫亦無旒

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　注云
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　疏云冕旒
所以爲文飾一命若有則止一旒一玉而已非華美
又一命大夫衣無章士又變冕爲爵弁若一命大夫
有旒士則不須變冕爲爵弁直服無旒之冕矣若然
則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爲異則無旒之冕亦與爵弁
不殊但無旒之冕亦前低一寸故亦得冕名也

元衣身中二尺二寸要上下闊一尺袵當旁上正一尺
下有燕尾袂三尺三寸袪一尺八寸

喪服記衣帶下尺袵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
二寸袪尺二寸　注云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
揜裳上際也袵所以揜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
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屬
猶連也連幅謂不削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
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
之四尺四寸加闊中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
四寸袪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吉
時拱尙左手喪時拱尙右手　疏云衣帶下尺者據

上下闊一尺云足以揜裳上際也者若無要則衣與裳之交際之閒露見表衣有要則不露見故云揜裳上際也言上際對兩旁有衽揜旁兩廂下際也　又云上正一尺者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爲正正者正方不破之言也一尺之下從一畔旁入六寸乃向下邪向下一畔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橫斷之留下一尺爲正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衽各二尺五寸兩條共用布三尺五寸也然後兩旁皆綴於衣垂之向下揜裳際此謂男子之服婦人則無以其婦人之服連衣裳故鄭上斬章注云婦人之服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是也　又云屬幅

者謂整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爲衣物及射侯皆去邊幅一寸爲縫殺今此屬連其幅則不削去其邊幅取整幅爲袂必不削幅者欲取與下文衣二尺二寸同縱橫皆二尺二寸正方者也故深衣云袂中可以運肘二尺二寸亦足以運肘也　又云衣即身也兩旁袂與中央身總三事下與畔皆等故變袂言衣欲見袂與衣齊三也故云與身參齊云衣自領以下云云者鄭欲計衣之用布多少之數自領至要皆二尺二寸者衣身有前後今且據一相而言故云衣二尺二寸倍之爲四尺四寸總前後計之故云倍之爲四尺四寸也云加闊中八寸者闊中謂闊去中央安項處當縫兩相總闊去八寸若去一相止去四寸若前後據長而言則一相各長八寸通前兩身四尺四寸總五尺二寸也云而又倍之者更以一相五尺二寸并計之故云又倍之云凡衣用布一丈四寸者此唯計身不計袂與袪及負衽之等者彼當丈尺寸自見又有不合幅者故皆不言也

周禮司服注鄭司農云衣有襦裳者爲端元謂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巳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

廷琥按古之衣制惟喪服注可見其制衣用布一

丈四寸計身中及闊中之數也兩袂縱橫方二尺二寸前後共計八尺八寸袪尺二寸前後共計四尺八寸帶下尺以兩幅裁之前後共廣四尺兩衽各上廣二尺二寸當旁各長二尺五寸當要長一尺旁入廣六寸斜向下一尺五寸下畔亦廣六寸中屈之在前後衽上各廣一尺一寸兩衽共用布三尺五寸通計衣中央及袪袂要衽共用布一丈九尺一寸大夫以上侈袂袂長三尺三寸袪長一尺八寸即冕服之衣也武進張太史惠言儀禮圖中有裁衽圖端衣圖極明析

纁裳前三幅後四幅辟積無數

喪服記鄭注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　疏云祭服者衮冕與爵弁爲祭服凡服唯深衣長衣之等六幅破爲十二幅狹頭向上不須辟積其餘要閒已外皆辟積無數不似喪服三辟積有數也前爲陽後爲陰故前三後四各象陰陽也唯深衣之等連衣裳十二幅以象十二月也

顧命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傳云蟻裳名色元彤赤也　疏云蟻以色元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纁裳此獨云元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彤赤也纁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爲纁

玉藻衣正色裳閒色　注云謂冕服元上纁下　疏云纁是地色赤黑之雜故爲閒色

論語非帷裳必殺之　注王肅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　疏云謂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其餘服之裳則亦有殺縫故深衣之制要在縫半下齊倍要喪服之制裳內削幅注云削猶殺也

江氏永鄉黨圖考云帷裳對深衣及長衣中衣之裳言之深衣等裳無辟積其當旁之衽須斜裁謂之殺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有辟積則前三幅後四幅皆以正裁有辟積故無殺王注乃對上衣言之誤矣衣身與袂俱以二尺二寸之正幅各去邊二寸縫之安得有殺疏既知舉深衣裳有殺矣仍曲徇王說又舉喪服之裳內削服者爲殺誤甚喪服正是帷裳其云內削幅者謂布廣二尺二寸縫時各削一寸向內縫之不若衰衣縫耳與此殺字義異此殺謂斜裁彼削謂倒摺一寸注雖以殺訓削義實不同集注不用舊說須參合深衣考之　又云朝祭服及喪服皆衣與裳殊大夫以上侈袂士元端服衣袂皆用正幅不侈袂而狹其袂帶下及衽見儀禮喪服帷裳七幅皆用正幅前三後四喪服每幅三辟積朝祭服辟積無數

廷琥按論語帷裳鄭氏以爲朝祭之服其制正幅

如帷非帷裳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縫使縫齊倍要者也後人多主此說自不可易王肅之注江氏辨之謂帷裳有辟積對深衣長衣中衣言之王注乃對上衣言之誤矣辨證極確然細繹王注肅固不以帷裳爲朝祭之服邢疏誤解之耳王注云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未以衣爲上衣也皇侃義疏申其義云帷裳謂帷幔之屬也殺謂縫之也若非帷幔裳則必縫殺之以縫殺之面置裏不殺之面在外而帷裳但刺連之如今服帊不有裏外殺縫之異也所以然者帷幔內並爲人所見必須飾故刺連之而已也所以喪服云凡裳內削幅

裳外不削幅鄭注云削猶殺也而鄭注此云帷裳
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者謂餘衣也殺
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要者也皇疏申王肅注義
又引鄭注以見鄭王之不同是王肅固不以帷裳
爲朝祭之服也其說雖不必然而邢疏誤解則非
王義矣爲正之

冕服考卷一終

# 冕服考卷二

江都焦廷琥學

古天子冕服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於衣宗彝
藻火粉米黼黻繡於裳諸侯九章伯七章子男五章卿
大夫三章虞制如此

益稷篇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
汝明　孔傳云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
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
畫焉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水草有文者
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已

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天子服日月而下
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
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於五色作尊卑服
明制之　疏云易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彩章舜言
已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
昭其明也三辰謂此日月星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爲
常王者禮有沿革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
於旌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
衣服又畫之於旌旗也　又云孔解舜時天子之衣
畫日月耳鄭氏亦以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即畫

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　又云鄭氏會讀爲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尊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蜼彝而已粉米白米也絺讀爲黹黹紩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鄭意以華蟲爲一粉米爲一加宗彝爲虎蜼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紩以作繡施之於裳也

又云此言作服汝明故傳辨其等差天子服日月而

下十二章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上篇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爲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以周禮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古朴質諸侯俱南面之尊故合三爲一等且禮諸侯多同爲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是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尊藻火爲四章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爲然以古有此言相傳爲說也　又云鄭云作服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

孔氏王制疏云皐陶謨五服五章哉鄭注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如鄭之意九者謂諸侯之服自山而下七也是伯之服自華蟲而下五也謂子男之服自藻而下三也卿大夫之服自粉米而下以上所云虞舜之制而夏殷注云未聞

蔡氏沈云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鎭也龍取其變也華蟲

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爲兩己相背取其辨也絺鄭氏讀爲黹紩也紩以爲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自序而上

廷琥按鄭義十二章日一也月二也星辰三也山四也龍五也華蟲六也宗彝七也藻八也火九也粉米十也黼十一也黻十二也會讀爲繪絺讀爲黹上六者繪於衣下六者繡於裳孔傳不分別十

二章正義中孔義曰一也月二也星辰三也山四也龍五也華蟲六也藻七也火八也粉九也米十也黼十一也黻十二也孔以宗彝爲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葛之精者曰絺陳祥道禮書取鄭義謂孔傳以華非蟲粉非米宗彝有山龍之飾服無宗彝之文山龍至華蟲尊者在上藻火至黼黻尊者在下皆臆論謂絺爲葛之精者當從孔傳以康成讀絺爲黹爲非且舉舜被袗衣以證之夫言冕服之章忽及尊彝粉米卽白米忽分爲二此誠不足據若孔以絺爲葛祭服元衣纁裳未聞以葛者孔傳不如鄭義爲長也

又按十二章名義陳氏禮書以星爲五星辰爲十二次恐不必然穆天子傳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則必畫五星矣星辰爲一章辰爲無星之處無可畫也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考工記山以章水以龍鄭讀章爲獐獐山物龍水物疏云馬以畫山並畫獐畫水並畫龍鄭謂卽以獐表山以龍見水華蟲雉也謂五色之蟲也宗彝宗廟之彝尊也宗廟有虎彝蜼彝王制孔疏云宗廟彝尊之飾有虎蜼二獸虎有猛蜼能辟害故象之不言虎蜼而謂之宗彝者取其美名周禮有六彝知必有虎蜼者周禮陳六尊六彝皆遞代者在後六尊之次火是虞氏之尊也是夏后之尊六彝之次亦虎彝蜼彝在後故知虎蜼虞夏已飾于尊舜時已稱宗彝爾雅蜼卬鼻長尾郭璞云蜼似獮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鼻露而上是也藻水草取其絜火取其明考工記云火以圜先鄭云爲圜形似火康成謂形如半環然在裳粉米白米也爾雅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謂刺繡爲己字相背以青黑線繡是也陳氏禮書謂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者也山龍華蟲虎蜼藻火粉米黼黻在地成形者也在天成象者道之運乎上在地成形者道之散乎下道固始終

於東北故山龍而降始山終黻莫不有序何則山居東北冬春交也龍春也華蟲夏也虎秋也蜼冬也周而復始則藻春也火夏也粉米中央也黼秋冬交也黻冬春交也龍與華蟲陽之陽也故繪而在衣虎與蜼陽之陰也故繡而在裳然則古者合三辰以在服備十二章以則天數故章與四時相順後世判三辰以在旗以法陽數故章與四時相變此說亦本考工繢人職而申言之也

夏殷章數不可詳

王制三公一命卷　注云虞夏之制服有日月星辰

又有虞氏皇而祭　注云有虞氏十二章附九章夏

殷未聞
禮器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
元衣纁裳　疏周禮上公亦袞侯伯鷩子男毳孤卿
絺大夫元士爵弁元衣纁裳今言諸侯黼大夫黻雜
明夏殷禮也但夏殷衣有日月星辰今云龍袞者舉
多文爲貴耳
廷琥按鄭注王制既謂虞夏服有日月星辰又曰
夏殷未聞疏調停其說謂舜與禹相接事相關穿
故堯舜禹之書謂之虞夏書伏生書傳有虞夏傳
以皋陶謨是虞夏之書故云虞夏之制其實虞也
禮器疏又謂夏殷衣有日月星辰與王制疏兩相

矛盾按夏殷章數雖無文然夏因虞制此可以意
考之郊特牲王被袞以祭天鄭注云謂有日月星
辰之章此魯禮也又云設日月畫於旂上素車殷
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則日月星辰亦殷禮歟
尙書益稷篇疏引郊特牲文及鄭注且曰要其文
稱王被服袞冕非魯事也或當二代天子衣上亦
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使袞統名耳禮文殘缺不
可得詳合諸說考之則夏殷之服當亦十二章也
周制天子冕服九章大裘祀天尙質其衣無文袞冕九
章衣五章曰龍曰山曰華蟲曰火曰宗彝裳四章曰藻
曰粉米曰黼曰黻鷩冕七章衣三章曰華蟲曰火曰宗

彝裳四章曰藻曰粉米曰黼曰黻毳冕五章衣三章曰
宗彝曰藻曰粉米裳二章曰黼曰黻絺冕三章衣一章
曰粉米裳二章曰黼曰黻元冕一章衣無文裳刺黻
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
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
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
注云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先公謂后稷之後太
王之前不窋至諸盩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羣
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鄭司農云大裘羔裘
也袞卷龍衣也鷩裨衣也毳罽衣也元謂書曰予欲
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

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華蟲
五色之蟲繢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是
也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
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
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
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
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
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
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
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
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

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　疏云華蟲名鷩者以其頭似鷩以有兩翼則曰鳥以其體有鱗似蛇則曰蛇以其有五色成章則曰雉冕服九章者據周法而已既去日月星三章明有九章在也云登龍於山者周法皆以蟲獸爲章首若不登龍於山則當以山爲章首何得猶名袞龍乎明知登龍於山取其神也又知登火於宗彝者宗彝則毳也若不登火在宗彝上則毳是六章之首不得以毳爲五章之首故知登火於宗彝取其明也云九章初一曰龍至凡五也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以其衣是陽從奇數裳是衣從偶數云希則粉米無畫也者衣是陽應

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云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者以其祭服衣本是元今元冕一章仍以元爲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黻於裳而已是以謂元焉

左昭二年傳袞冕黻珽　注云袞畫衣也　疏云詩稱元袞是元衣而畫以袞龍袞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玉藻曰龍袞以祭知謂龍首袞也

又火龍黼黻　注云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己相戾

又三辰旂旗　注云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　疏云春官神士掌三辰之法鄭元亦以爲日月星也謂之辰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昏明遞帀而正所以示民早晚民得取爲時節故三者皆爲辰也九旗之物唯日月爲常不言畫星者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畫北辰七星也

左昭二十五年傳爲九文　注云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己相戾

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昭二十五年左傳子太叔對

趙簡子曰禮爲九文此即鄭注春官司服之九章也而杜預則謂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以此爲九愚謂華既爲草華藻又爲水草九章之中何以取於草者獨多其謬一蟲類甚多但舉蟲之一言將何所指其謬二山在龍上安在其爲袞冕華蟲爲二安在其爲鷩冕除去宗彝又安在其爲毳冕揆之司服之文輾轉不合其謬三諸說總當以鄭爲正

廷琥按九章自以鄭氏之次爲正杜注九章不數宗彝山在龍上既與鄭異合粉米爲一亦與孔義殊也王光祿尚書後案辨之極確載其說於右

楊氏復曰先儒謂大裘之上有元衣元衣之上有十二章周止九章其說皆非是愚卽司服經文熟讀而詳玩之則知有虞氏十二章周亦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夫袞冕九章鷩冕七章公之服自袞冕而下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有日月星辰之章可知公之服九章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此不待旁引別證而知鄭說之非矣　又曰先王制禮必本天理人情之公自上古至於周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十二斿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繅十二旒而冕服之章莫不皆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故冕止九章不知龍登於旂山登於俎黼登於扆九章亦可損乎前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猶用周制也

林氏之奇曰夫子於四代禮樂特曰服周之冕取其文之備尊卑之有辨也何得至周反去三辰之飾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上公九章而王亦九章將何所別周公制禮防亂萬世乃至於無別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則十二章備矣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袞以象天周制固然也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章之理乎

秦氏蕙田云案諸家破鄭氏周袞九章之說當矣袞既十二章差次以降則鷩當九章毳當七章絺當五章元當三章其諸侯於天子降殺以兩上公雖與天子同袞冕而服止九章冕止九旒以此推之則侯伯鷩冕者服七章冕七旒子男毳冕者服五章冕五旒孤絺冕者服三章冕三旒卿大夫元冕者服一章冕無旒卽弁師所謂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是也

廷琥按楊氏林氏破鄭氏周袞九章之說秦尚書服其說載於五禮通考然嘗卽楊氏之說三復之固不足以破鄭義也其說以周制皆則天數冕服當十二章舉路十二就常十二斿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為證然周制之取數於九者亦非一端如天子之制堂則九尺內有九室外有九室祭有九獻樂有九變司常掌九旗匠人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王射樂以騶虞九節王大射共虎侯虎侯九十弓以及九夏之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凡取數于九者甚多楊氏又何以解乎又謂漢明帝用歐陽氏說天子服十二章為用周制然歐陽氏傳今文尚書則其十二章之說正虞制之十二章不得據此以為周制也林氏謂左傳言旂有三辰未嘗言衣無三辰亦屬擬度之辭秦尚書據此以為

袞冕十二章驚冕九章毳冕七章絺冕五章元冕三章是說稱所未敢信也婺源江氏鄉黨圖考云三代制禮有益有損天子用物雖得備十二然冕戴於首既有十二旒十二玉以則天數冕服之章以九爲尊取陽數之極禮尚相變也古用十二章周損爲九章日月星唯畫于太常正是監前代損益之精意尚有益無損則制度彌文伊于胡底乎鄭說允當有謂周冕服亦用十二章者非也此說得之

大裘而冕爲祀昊天上帝之服

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注云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　疏云司裘文先鄭注云大裘黑羔裘然則凡祭之同羔裘義具於司裘也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注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　疏云言大者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非謂裘體侈大則義同於大射也以共王祀天之服者謂四時所有祀天之事皆共之不限六天之大小直言祀天案孝經緯鉤命決云祭地之禮與天同牲玉皆不同言同者唯據衣服則知崐侖神州亦用大裘可知先鄭知大裘黑羔裘者祭服皆元上纁下明此裘亦羔裘之黑者又云服以

祀天示質者以其袞以下皆有采章惟此大裘更無采章故云質案鄭志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家語郊問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服袞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陳氏祥道禮書云周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禮記曰郊之祭王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也然則合周官禮記而言之王之祀內服大裘外被龍袞袞衣所以襲大裘也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襲裘可知也議者以司裘言大裘祀天而不及袞司服言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在袞冕之上又節服氏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是袞冕與裘冕不同謂之大裘而冕則不加袞矣是不知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爲正而裘又服之本也故取大裘以名之猶之朝服緇衣羔裘而詩獨稱羔裘如濡羔裘豹袪羔裘逍遙燕服元端蜡服黃衣皆狐裘而詩獨稱狐裘以朝狐裘蒙茸狐裘黃黃則裘之上未嘗無衣也裘之上未嘗無衣而衣之下有不用裘故屨人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則凡春夏秋之祀不必服裘所以適時之宜而已由是觀之

袞冕以綈太常者不有裘裘冕以送逆尸者必有衣也記曰尸襲而不裼送逆尸者象之則裘冕加袞又可知也古者犬羊之裘不裼必襲之也表裘不入公門必裼之也是裘有裼之而不襲有襲之而不裼未有表之而不裼襲者則徒服大裘而無襲非禮意也語曰褻裘長則凡衍禮之裘短矣果徒服大裘而加長焉其與褻裘奚異哉鄭志謂大裘之上又有元衣此尤無據也禮記惟君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則戒誓省眡用黼裘而後世服大裘焉故記者譏之家語謂大裘黼文以象天王至泰壇脫裘服袞張融又易之以為王至泰壇脫袞服裘蓋王肅託孔子以信

其說張融疑王肅以變其論然記曰郊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則前祭未嘗服大裘也又大裘無文與黼不同二者之說異矣夫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內心之敬故因丘掃地陶匏藁秸疏鼏椫杓素杓素車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內心之敬者也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旂龍章而設日月四圭有邸八變之音黃鍾大呂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者也然則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襲龍袞戴冕以致其文飾不以內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事天之禮盡矣

聶氏崇義三禮圖云王祀昊天上帝五帝崐侖神州皆服大裘

秦氏蕙田六祭莫大於昊天先王而宗廟時享在四仲之月禘以孟夏祫以孟冬大饗在季秋祈在春夏祭地在夏至祀五帝以迎氣時皆非嚴寒不必用裘惟圜丘祀昊天上帝在冬至之日詩所稱一之日觱發者周之都在西北圜丘之壇在南郊祭之時在平旦其積氣凜冽較之祭於屋下為更甚故司裘特制大裘以為祀天之服蓋專為冬至南郊設而他祭不用也云大裘而冕見雖服大裘而必戴冕冕與袞相稱王之冕以袞為盛戴冕則被袞可知禮意甚明若冕而不袞成何體制豈所謂盛服者耶康成拘泥裘

冕袞冕句法遂創為有冕無旒裘上有元衣之說後世難以信從異說紛起踵訛襲謬至有盛暑服裘必不可行而廢親祀者

廷琥按大裘之說紛紛不一統核之則大裘者乃天子冬至祭南郊之服也賈氏周禮疏謂崐侖神州亦服大裘蓋據孝經緯鉤命決之一言然祭天地之禮牲玉皆不同獨衣服同乎聶氏三禮圖亦因其說而天官司裘特標其職曰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未言祀地也先王制禮必因四時之所宜祀地在夏至豈有服裘之理後人踵其謬說遂有因夏不可服裘而不親祀者遂有因夏不可

服裘而天地合祭者豈先王制禮之意哉然則大裘之專為冬至祀天可無疑也禮有以素為貴者祀天尚質大裘而加元衣示以質也議者以周禮祀天服大裘郊特牲又言被龍袞以象天兩處不合王肅遂謂臨燔柴脫裘服袞張融則謂脫袞服裘陳氏禮書謂皮弁聽報祭郊服大裘而襲以袞衣以強合周禮郊特牲之義吾謂此王肅張融之調人耳非經義也周禮明言祀天上帝服大裘而冕明言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未言袞也特為大裘以祀天豈容臨燔柴綴祭乃服亦豈容臨祭轉脫之理大裘元衣示質舊說自不易也若郊特

牲被袞象天此魯禮也鄭注明言之矣鄭注何以謂魯禮也上文明言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日周之始郊明魯無冬至祀圜丘之事第孟春祈穀之郊也然則郊特牲之郊非圜丘祀天之郊也鄭云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明魯侯得服袞冕郊特牲孔疏云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建太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服袞服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旗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之圜丘此申鄭義以郊丘為二而以魯郊非天子圜丘之祭則是也議者解大裘袞冕不難合而一之後世踵其說遂有行

祈穀之禮而不行圜丘之事者遂有行用辛之郊而不行冬至之郊者鄭以魯郊用殷禮孔穎達亦以被袞象天為二代天子之服何必以此被袞一言强合於周禮而紛紛聚訟也哉秦尚書謂春夏秋之祀俱不服裘甚允當而謂裘上襲袞衣則仍陳氏之說也

又為祀五帝之服

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　注云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　注云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

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

大傳不王不禘　注云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

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　注云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

大司樂賈疏云禮天神必於冬至者以天是陽冬至一陽生還於陽生之日祭之也至於郊天必於建寅者以其郊所感帝以祈穀實取三陽爻生之日萬物出地之時

曲禮孔疏云天神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

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

郊特牲孔疏云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為二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

司樂云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云蒼璧蒼犢圜鐘之等為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鐘之等以為祭五帝及郊天所用

掌次朝日祀五帝則掌大次小次　注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　疏云祀五帝者謂四時迎氣

陳氏祥道禮書云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鐘大呂之樂夏正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日至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攻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為人帝則非夫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犧神農黃帝少昊顓頊而已果以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

楊氏復曰注疏正月郊謂祭感生帝孫奭正月郊謂

祈穀二說不同何也祭感生帝出於緯書正月祈穀經有明證學者以聖經為信可也

秦氏蕙田云疏謂天神有六祭之一歲有九夫祈穀雩祀大饗所祀者上帝非五帝五時迎氣祭五帝非祭上帝也既誤以祭上帝為祭五帝而五帝之祭有八上帝之祭止一又誤以祭五帝為祭上帝而上帝之祭一歲有九況小宗伯明言兆五帝於四郊何得以五帝之祭混於祭天

廷琥按周禮言昊天上帝又言五帝鄭氏謂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夏正之祭太微五帝於南郊即感生之帝也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則五時迎

氣之祭春祭靈威仰夏祭赤熛怒中央土祭黃樞紐秋祭白招拒冬祭汁光紀是也孔氏曲禮疏言之甚詳後人以其出於緯書攻之不遺餘力然以郊丘爲一祀五帝爲迎氣之祭而司服文大裘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又何以解焉若謂祀五帝爲迎氣之祭則祭赤帝於孟夏祭黃帝於季夏祭白帝於孟秋皆無服大裘之理此義諸儒所未及則祀五帝者不專以迎氣言之也愚謂南郊之祭自與圜丘爲二圜丘冬至之祭南郊祈穀之祭賈公彥大司樂疏孔穎達月令疏皆謂郊所感帝以祈穀楊信齋謂注疏不以正月爲祈穀之郊非

也祈穀之祭以建寅之月亦王者之大祭故與祭昊天上帝同服大裘祈穀祀感生帝古制當然亦何必譊譊聚訟也陳氏禮書謂五帝非天亦承王肅之說乃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祀昊天上帝與祀五帝同服大裘則不得謂五帝非天矣陳氏又曰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不知祀五帝服大裘實非迎氣之祭迎氣之祭豈能與圜丘之祭並稱乎掌次朝日祀五帝以五帝與朝日並言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以五帝對四望四類言此迎氣之祭也朝日服元冕四望服毳冕迎氣之祭未必服大裘鄭司農

注掌次云五帝五色之帝注大宗伯亦云五帝五色之帝則以五帝即五祀也大宗伯五祀在社稷下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五祀亦在社稷下則迎氣之祭服希冕矣祈穀南郊祀感生帝趙東山主其說曰六天之說陰主化育者爲星象下應人事北辰居中御極而五帝隨天運轉以散精布氣於四時與開闢之初五天之精感爲帝王之祖皆非有得於化原有見於古初者信不足以及之然中立太微昭布森列不可誣也況周人立閟宮以祭姜嫄大司樂享先妣序於先祖之上則南郊祀感生帝何必異乎緯書焚於隋河圖洛書至宋始

大顯使無陳邵二公亦妖妄之類耳學者初不見全書往往望風詆排按趙氏此說謂不必詆斥緯書是也秦尙書以迎氣之祭不得混於祭天甚是而謂祀五帝止屬迎氣之祭則必欲易鄭氏之說而不知祀五帝服大裘明爲祈穀之祭言之且司裘言祀天司服以上帝五帝並言經文固彰彰可考矣

又爲節服氏從尸之服

夏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注　裘冕者亦從尸服也裘大裘也凡尸服卒者之上服從車從尸車送逆之往來春秋傳曰晉祀夏郊董伯

爲尸　疏云尸服與王同大喪飾服氏亦大喪故二
人皆喪冕執戈送逆尸
袞冕爲享先王之服
司服享先王則袞冕
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注
云祭先王之服也雜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
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
肩延冕上覆也元表纁裏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
又爲會同賓客之齊服
旅賁氏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　注云會同賓
客王亦齊服服袞冕

冕服考卷二　三十二

又爲受覲之服
覲禮天子袞冕負斧扆　注袞衣者裨之上也繢之
繡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
南鄉而立以俟侯見
又爲大昏親迎之服
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
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
主君何謂已重乎　孔疏云冕則祭服也天子則袞
冕諸侯以下各用助祭之服故士昏禮主人爵弁服
是也昏禮迎婦二傳不同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
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

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卿迎上公臨之許氏謹按高
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
左氏義元駁之云太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於
渭卽天子親迎明矣引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
以爲天子宗廟社稷主非天子則誰乎如鄭此言從
公羊義也又詩說云文王親迎於渭紂尙南面文王
猶爲西伯耳以左氏義爲長鄭駁未定
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　注云爵弁而纁裳元
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　疏云士家自祭服元
端助祭用爵弁今爵弁用助祭之服親迎一爲攝盛
則卿大夫朝服以自祭助祭用元冕親迎亦當元冕

冕服考卷二　三十三

攝盛也若上公有孤之國孤絺冕卿大夫同元冕侯
伯子男無孤之國卿絺冕大夫元冕也孤卿大夫士
爲臣卑復攝盛取助祭之服以親迎則天子諸侯爲
尊則袞矣不須攝盛宜用家祭之服則五等諸侯元
冕以家祭則親迎不過元冕天子親迎當服袞冕矣
廷琥按左氏說諸侯不親迎公羊說天子亦親迎
許氏異義從左氏說鄭氏駁之從公羊說儀禮禮
記疏謂天子親迎服袞冕鄭義也趙氏謂王者之
尊海內莫敵無屈萬乘之尊而行親迎之禮文王
親迎時爲西伯不足爲天子親迎之證陳氏禮書
從之禮記孔疏亦謂以左氏說爲長固不以鄭氏

爲然也然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天地非諸侯所能當也又云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祀天地之神明又云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曰三代明王亦非爲諸侯言也意文王親迎於渭造舟爲梁後遂以造舟爲天子之舟安知不因先王之制而有親迎之禮乎東周以降典制已非西京之舊數千年後正不可以臆測也

鷩冕爲享先公之服

司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　注云先公謂后稷之後太王之前不窋至諸盩　疏云后稷雖是公不謚爲

王要是周之始祖感神靈而生文武之功因之而就故特尊之與先王同是以尚書武成云先王建邦啟土尊之亦謂之先王也是以鄭云后稷之後太王之前不數后稷不窋后稷子諸盩太王父二者之間並爲先公矣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卒子慶節立卒子皇僕立卒子羌弗立卒子毀隃立卒子公非立卒子高圉立卒子亞圉立卒子公祖類立公祖類卽紺亦曰諸盩也大祫於太祖后稷廟中尸服袞冕王服亦袞冕也

陳氏祥道禮書云先公尊矣所服止於此者非卑之於先王以爲祭則各以其服受尸尸服如是而王服袞以臨之非所以爲敬故弗敢也

又爲饗食賓客之服

司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　疏云饗食則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食之等是也但饗食在廟故亦服鷩冕也

又爲大射之服賓射亦如之

司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　注云饗食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　疏云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中亦服鷩冕也若燕射在寢則朝服若賓射在朝則皮弁服

陳氏祥道禮書云饗射亦以鷩冕者王朝覲諸侯以袞冕朝饗與賓射以鷩冕祭祀以袞冕故大射亦以

鷩冕以饗與賓射殺於朝覲而大射殺於祭祀故也燕射於寢則皮弁而已賈公彥謂賓射服皮弁燕射服朝服然鄭氏釋司服謂鷩冕饗射者饗食賓客與諸侯射則賓射不以皮弁矣又皮弁卽王之朝服耳離而二之其說誤也

廷琥按陳氏謂賓射亦鷩冕據鄭注也又謂燕射服皮弁亦確諸侯在朝朝服在路寢亦朝服天子在朝皮弁在路寢亦皮弁陳氏謂皮弁卽王之朝服是也賈疏離而二之誤矣

又爲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之服

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

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疏云冕而總干者謂天子親自著冕手持干盾而親舞也此冕當鷩冕享先公以饗射養老之類

毳冕爲祀四望山川之服

司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大宗伯注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元謂四望五嶽四鎭四瀆　疏云禮無祭海之文又山川稱望故尙書云望秩於山川是也言四望者不可一往就祭當四向望而爲壇遙祭之故云四望也

小宗伯注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元謂四望五嶽四鎭四竇　疏云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境內山川案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猶三望服氏云三望分野星國中山川又上文先鄭云四望日月星海後鄭必知望祭中無天神者案哀六年云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唯漳楚之望也爾雅又云梁山晉望又案尙書云望於山川則知望祭中無天神可知若天神日月之等當入四類之內也若然尙書云望於山川必知四望非山川是五嶽四瀆者以其下云兆山川邱陵之等山川既在下故知此四望是五嶽之屬山川之大者也

大司樂注云四望五嶽四鎭四竇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

舞師注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

廷琥按望以名山大川言之不兼上下之神陳氏禮書以爲兼上下之神非也

絺冕爲祭社稷五祀之服

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注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鄭司農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元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

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元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　疏云先鄭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者先鄭意此五祀卽掌次云祀五帝一也後鄭不從者案司服云祀天與五帝皆用大裘當在圜丘與四郊上今退在社稷之下於王者宮中失之遠矣且五帝天神當在上經陽祀之中退在陰祀之內亦何陋也

廷琥按祀五帝服大裘不指四時迎氣之祭前已詳之後鄭云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

之帝亦食此神爲則迎氣服絺冕可知
元冕爲祭羣小祀之服
司服祭羣小祀則元冕　注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
方百物之屬　疏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者
此據地之小祀以血祭祭社稷爲中祀埋沈以下爲
小祀也若天之小祀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不言
者義可知
又爲齊戒親迎之服
郊特牲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　注云元冕祭服也
陰陽謂夫婦也　疏云著祭服而齊戒親迎是敬此
夫婦之道如事鬼神故云鬼神陰陽也

陳氏祥道禮書云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記曰太
古冠布齊則緇之又曰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
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又曰齊之元也以陰幽思
也又曰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荀卿曰元端元裳絻
而乘路者志不在合葷蓋太古之齊冠以緇後世齊
冠以元天子齊則元冕元端所謂端衣元裳絻而乘
路是也諸侯而下則元冠元端所謂元冠丹組纓是
也諸侯之齊於婚以天子之元冕攝盛故也然諸侯
與士之於祭祀其齊則同故皆元冠以一其誠其分
則異故殊組纓以辨其守天子諸侯大夫齊祭異服
士齊祭則一於冠端元而已其元冠蓋與朝服之冠
同其所異者組纓而已丹者正陽之色諸侯以爲組
纓以其純於德故也綦者陰陽之雜士以爲組纓以
其未純於德故也綦黃艾色也詩綦巾爲女巾書與
詩以綦弁爲士弁禮以綦組佩爲世子之組則綦者
卑者之飾也儀禮曰元端元裳雜裳可也鄭氏謂上
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元後黃於義或然然
齊之飾不特如此而已其明衣布其韠爵其佩綪結
其車羔幦鹿幦
又爲朝日之服聽朔之服
玉藻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
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　注云端當爲冕字之誤

也元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
皆爲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
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
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
門終月　疏云按魯語云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孔晁
云大采謂袞冕少采謂黼衣而用元冕者孔氏之說
非也故韋昭云大采謂元冕也少采夕月則無以言
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令天子皮弁視朝若元
端聽朔則聽朔之服卑於視朝且聽朔大視朝小故
知端當爲冕
魯語是故天子大采朝日　韋注云虞說云大采袞

織也昭謂禮玉藻天子元冕以朝日元冕冕服之下
則大采非袞織也周禮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
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
　廷琥按鄭氏謂端當爲冕以元冕爲朝日聽朔之
服韋昭注國語引玉藻卽作元冕疏謂孔晁以爲
袞冕朝日韋注引作虞氏說則虞孔之說同韋氏
駁之是也韋氏以大采爲圭繅五采五就少采爲
　圭繅三采三就夕月之禮因殺於朝日矣
六冕服冬裘皆用羔
　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　注君子大
　夫士也　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元謂六冕及爵弁

也則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
夫士雜以豹褎熊氏又以內外諸侯朝服皆緇衣以
羔爲裘不用狐青也劉氏云凡六冕之裘皆黑羔裘
也故司服云祭昊天大裘而冕以下冕皆不云裘皆
用羔裘也又論語緇衣羔裘皆祭於君之服是祭服
用羔裘也
　詩羔羊孔疏云按月令孟冬始裘天子祭天則大裘
而冕注大裘黑羔裘是也其五冕之裘亦同黑羔裘
若天子視朝及諸侯朝天子皆以狐白裘知者以玉
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秦詩云君子至止
錦衣狐裘以裘象衣色皮弁服白布衣故也其卿大
夫在朝及聘問亦衣狐白裘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狐
白故也士則麛裘青豻褎以狐白之外惟麛裘素也
其諸侯視朝及卿大夫等同用黑羔裘若諸侯視朔
君臣同用麛裘其臣則青豻褎絞衣爲裼若兵事旣
用靺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象衣色故也傳云
賊之狐裘敗我於狐駘又云晳幘而衣貍製是也若
天子以下田獵則羔裘緇衣以裼之其天子諸侯燕
居同服元端則亦同服羔裘矣凡裘君則用全臣則
褎飾爲異故詩云羔裘豹袪鄭云卿大夫之服是也
　廷琥按大裘爲羔裘周禮六冕大裘以下不言裘
　則六冕皆羔裘矣孔疏言裘制極詳備載之其謂

天子視朝及諸侯朝天子皆以狐白裘者非謂諸
侯朝覲之禮也諸侯朝覲服裨冕不服皮弁服皮
弁者諸侯在王朝之服詩會弁如星疏云又相於
周故爲在王朝之服是也
冕服有裼襲之制
　玉藻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　注禮盛者服充
　大事不崇曲敬大裘不裼謂祭天也　疏云郊禮盛
　服大裘則無別衣裼之是不見美也
　鄭氏聘禮注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　疏云凡服四
　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有禪衫又有襦袴襦袴之
　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上服皮弁祭服之

等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云見裼衣者謂開襟前上服見裼衣也故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襲者掩之故云襲充美也

詩羔羊孔疏云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著明衣又加中衣又加裘裘外又加裼衣裼衣之上乃加朝祭之服

廷琥按孔疏之說與賈疏合考裼襲極詳確曲禮孔疏則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此以裼衣上多一重衣而

自異其說信乎詩禮正義非出一人之手也江氏永辨之見鄉黨圖考

冕服考卷二終

冕服考卷三

江都焦廷琥學

袞冕以下至元冕公侯卿大夫降服有差皆謂之裨冕

覲禮侯氏裨冕　注云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袞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　疏云裨讀從詩政事一埤益我取裨陪之義天子六冕以大裘爲上無裨義袞冕以下皆爲裨云

玉藻裨冕以朝　注云朝天子也裨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也

樂記裨冕搢笏　注云裨冕袞之屬也

曾子問大祝裨冕　注云裨冕絺冕元冕也

廷琥按公侯卿大夫之冕皆謂之裨冕鄭注裨之言埤也賈疏以爲取裨陪之義荀子富國篇大夫裨冕注云裨之爲言卑也以事尊卑服之禮論篇云裨冕黼黻文織注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卑左傳裨諶漢書古今人表作卑諶則裨之義通於卑也鄭司農第以鷩冕爲裨衣與經不合宜陳用之以爲拘也

上公自袞冕九章而下其服五袞冕有降龍無升龍

典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

以九爲節
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
鄭氏覲禮注上公袞無升龍　疏云上公袞無升龍
者白虎通引禮記曰天子乘龍载大旗象日月升龍
傳曰天子升降諸侯降龍以此言之上得兼下下不
得僭上則天子升降俱有諸侯直有降龍而已若然
彼升龍文承大旗之下知不施於旌旗而據衣服者
案司常云交龍爲旂又云諸侯建旂注云諸侯畫交
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則旌旗升降俱有而白
虎通云諸侯降龍者據衣服而言
公之袞冕衣五章裳四章爲將覲釋幣於禰之服

覲禮侯氏裨冕釋幣於禰　注云禰謂行主遷主矣
而云禰親之也釋幣者告將覲也其釋幣如聘大夫
將受命釋幣於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
祧西階之東　疏云案玉藻諸侯元冕以祭不得服
袞冕以下而此裨冕釋奠於禰者以將入天子之廟
故服之也
爲朝覲之服
玉藻裨冕以朝　注云朝天子也裨冕公袞侯伯鷩
子男毳也
爲從王大祭祀服
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　注云自公之

袞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
又爲得祭文王周公之服又爲二王之後自祭之服又
爲二王後與魯祭天之服
司服注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於己
疏云案玉藻注云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與天子同
此注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祭於己彼不言
二王後此不言魯者彼此各舉一邊而言其實相兼
乃具也魯雖得與天子同唯在周公文王廟中得用
袞冕若餘廟亦元冕或可依公羊傳魯公與羣公別
牲而用騂剛則其服宜用鷩冕可也其二王後唯祭
受命王得用袞冕其餘廟亦用元冕也

節服氏賈疏云諸侯惟二王後與魯得祭天服袞冕
其餘諸侯惟得祭宗廟服元冕
玉藻注云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　疏云
唯魯與天子同者明堂位云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
褘立於房中是也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
之禮其祭魯公以下則亦元冕
公之鷩冕衣三章裳四章爲從王享先公饗射之服
楊信齋儀禮旁通圖云上公自袞冕而下其服五侯
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若
助祭則隨事用之如王祭羣小祀元冕則助祭者亦
元冕是也若朝王則各服其服如上公袞冕侯伯鷩

冕是也
又爲魯祭魯公之服
見司服疏
公之毳冕衣三章裳二章爲從王中祭祀之服公之希
冕衣一章裳二章爲從王祭社稷五祀之服
公之元冕衣無文裳刺黻爲從王羣小祀之服又爲自
祭宗廟之服
玉藻諸侯元端以祭　注云祭先君也端亦當爲冕
字之誤也
又爲親迎之服
昏禮鄭注云大夫以上親迎冕服　疏云士家自祭

服元端助祭用爵弁今爵弁用助祭之服親迎一爲
攝盛則卿大夫朝服以自祭助祭用元冕亦當以冕
攝盛也若上公有孤之國孤絺冕卿大夫同元冕侯
伯子男無孤之國卿絺冕大夫元冕也孤卿大夫士
爲臣卑復攝盛取助祭之服以親迎則天子諸侯爲
尊則袞矣不須攝盛宜用家祭之服則五等諸侯元
冕以家祭則親迎不過元冕天子親迎當服袞冕矣
郊特牲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　疏云案昏禮士用
上服以爵弁爵弁是士服之上者則天子以下皆用
上服以五冕色俱元故總稱元冕也
廷琥按賈疏以五等諸侯不過元冕孔疏以爲天

子以下皆用上服之冕與賈不同
侯伯自鷩冕七章而下其服四
典命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
爲節
司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
侯伯之鷩冕爲朝天子之服又爲將覲釋幣於禰之服
又從王鷩冕以上之服侯伯之毳冕從王服侯伯之絺
冕從王服侯伯之元冕從王服又爲自祭宗廟之服又
爲親迎之服
子男自毳冕五章而下其服三
典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

爲節
司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
子男毳冕爲朝天子之服又爲將覲釋幣於禰之服又
爲從王毳冕以上之服子男絺冕從王服子男元冕從
王服又爲自祭宗廟之服又爲親迎之服
王之三公服鷩冕而下其服四若加一等得服袞冕其
鷩冕爲助王祭之服其毳冕爲從王射之服其絺冕亦
從王服
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
封皆加一等
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　注云三公八命

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袞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　疏云言王者制度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為上公與王者之後齊同而著袞冕故云一命袞　又云三公司服無文按射人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服毳冕也

陳氏祥道禮書云大射王服七章之鷩冕故三公執五命子男之璧執五命子男之璧則五章之毳冕矣王降袞冕以接賓三公降鷩冕以從王卿大夫而下不降故執其等之摯服其等之服　又云王之三公鷩冕繅八就前後各八旒旒八玉用玉一百二十八執圭射則執璧書曰周公秉圭以冕覲之蓋執信圭

先儒曰執桓圭　又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蓋八命加一等則是三公一命卷而衣服以九為節也其未出封則八命與侯伯同七章之命矣公與侯伯同七章之服則卿六命與子男同五章之服矣觀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公之孤四命而服三章之希冕大國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服一章之元冕則王之公卿大夫其衣服各降命數一等可知也

其元冕為覲迎之服又為從王聽朔之服又為郊勞諸侯之服

王之孤卿毳冕其服三若加一等得服鷩冕其毳冕希冕皆從王服其元冕為覲迎之服又為從王聽朔之服

典命貫疏云孤亦得名卿故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并六卿與三孤為九卿亦得名卿者以其命數同也

廷琥按典命卿六命不言孤孤亦卿也陳氏禮書孤卿同毳冕楊信齋之說亦同近武進張太史惠言儀禮圖王之孤服希冕王之卿大夫服元冕合卿大夫為一與周禮六命四命之文相戾矣王之卿大夫元冕與諸侯之卿大夫同一制乎說多不合當以陳氏之說為是

王之大夫絺冕其服二絺冕為從王助祭之服元冕為覲迎之服又為從王聽朔之服若加一等則得服毳冕

詩大車毳衣如菼毛傳云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

諸侯入為王官仍服其服

詩大車毳衣如菼鄭箋云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

疏云古天子大夫服毳冕以決訟則是其人於禮自得服之緣此服之貴賤準其官之尊卑解得服之所由故云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也王朝之卿大夫出封於畿外褒有德加一等使卿為侯伯大夫為子男

其諸侯入於王朝爲卿大夫者以其本爵仍存直以入仕爲榮耳不復更加其命數故侯伯入爲卿子男入爲大夫諸侯之數衆王朝之官少或亦侯伯爲大夫非唯子男耳左傳曰滕侯曰我周之卜正虞命孔安國注云齊侯呂伋爲天子虎賁氏是侯伯入爲大夫者也以其本爵先尊服其本國之服故鄭志答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由尊諸侯使之以其命此陳子男爲大夫仍得服毳冕也

公之孤希冕其服二

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

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　注云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

孤之希冕爲聘於王朝之服又爲助祭之服

司服注云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　疏云卿大夫聘天子受之在廟及助祭亦申冕服可知故鄭君臣朝聘並言也

廷琥按司服注明言自衮冕至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則孤卿之冕服爲聘於天子及助祭之服明矣孤卿大夫助祭於公用元冕不得用希冕若非助祭於天子則希冕將何用乎張太史惠言儀禮圖不知希冕爲聘於天子之服又謂次國之卿助君祭不得希冕未聞所用誤矣

孤之元冕爲助君祭之服

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

又爲親迎之服侯伯子男之卿亦如之

昏禮賈疏云上公有孤之國孤絺冕卿大夫元冕侯伯子男無孤之國卿絺冕大夫元冕也

廷琥按張太史惠言儀禮圖以次國之卿與孤並言用賈疏也又以子男卿大夫同服元冕不已自異其說乎

公之卿大夫服元冕爲聘於天子與助祭之服又爲助祭於公之服又爲親迎之服侯伯大夫再命亦如之子男大夫一命亦服元冕而無旒

典命賈疏云王制之文多據夏殷此命卿亦是夏殷法故彼下文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鄭注云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以此言之則大國卿三命次國卿與大國下卿同再命小國卿與大夫同一命彼注即引此周禮命卿大夫之法以證與古不同之義若然此引彼夏殷命臣法周禮諸侯卿大夫命雖與古不同五等諸侯國國皆有三卿得天

子命者與夏殷同故引之若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者上卿則命數足矣中卿天子再命已君加一命亦為三命下卿天子一命若夏殷已君加一命二命足矣周則已君加二命為三命足矣云下大夫五人不言命數者並不得天子命夏殷並已君加一命周則大國之大夫再命也云上士二十七人者夏殷之士不命其二十七士亦應有上九中九下九而皆云上士者亦是勉人為高行故總以上士言之也云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者上卿天子二命已君不加中卿天子一命已君加一命下卿天子不命已君亦加二命為再命故云一卿命於其君是次國之卿

皆再命也若周禮次國卿並三命亦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義與大國同也云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者案彼鄭注云此文似脫誤者類上文大國次國則此小國亦當有三卿宜云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則是脫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九字矣云誤者次國云二卿命於天子不言皆此小國云二卿皆命於其君而言皆是誤故云蓋誤也若依此三卿解之則三卿之內一卿命於天子為一命二卿命於其君亦各一命亦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義與上同也若周禮小國三卿皆再命亦一卿命於天子一命已君加一命為再命二卿命於其君不

得天子命並已君再命矣又周法次國五大夫亦與大國五大夫同再命小國下大夫五人各一命其士公侯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與夏殷同此文是也大司馬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者謂得天子之命者得為軍將也若然諸侯之臣有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而經云各眡其命數者謂宮室之等四命者四百步貳車四乘旗四斿冕服四章三命者以三為節再命一命者亦以命數為降殺也但大夫元冕一命者一章裳上刺黻而已衣無章故得元名也則冕亦象衣無旒

冕服有韍韍制與韠同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天

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其色天子朱韍諸侯黃朱大夫素若大夫助祭於君則用元冕則赤韍士無韍若助祭於君服爵弁則緼韍而韎韐也韍色皆如其裳之色

玉藻君韠朱大夫素士爵韋　注云此元端服之韠也　又圜殺直　注云目韠制　又天子直　注云四角直無圜殺　又公侯前後方　注云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　又大夫前方後挫角　注云圜其上角變於君也韠以下為前以上為後　又士前後正　注云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閒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

方　又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
革帶博二寸　注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
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
帶　疏云經云圜則下文大夫前方後挫角則圜也
經云殺則下文公侯前後方方則殺也經云直則下
文云天子直是目韠制也經云前後方是殺四角也
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
子也云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者按雜記云韠會上
去五寸是上去五寸又云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
寸是下去五寸鄭注雜記云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
用蓋與紕同如鄭此言卽上去五寸是領也以爵韋

為領故云領之所用與紕同下云所去五寸紕以素
故鄭注雜記云紕紕所不至者五寸然則上去五寸
是領也下去五寸是純也若然唯去上畔下畔而云
殺四角者蓋四角之處別異之使殊於餘邊也其會
之下純之上兩邊皆紕以爵韋素裏各三寸故雜記
云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
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韠制大略
如此
又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
注云此元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緼赤黄
之間色所謂韎也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

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
疏云諸侯黄朱色淺亦名赤韍則大夫赤韍色又
淺耳
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注云
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
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
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
韋而已韍或作黻　疏云有虞氏服韍者直以韋為
韍未有異飾故云服韍夏后氏畫之以山殷人增之
以火周人加龍以為文章
雜記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

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　注云
會謂領上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
曰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執之表裏各三寸也紕
純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
詩朱芾斯黄　鄭箋云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黄朱
左氏桓二年傳衮冕黻珽　注云黻韋韠以蔽膝也
疏云黻韠制同而名異鄭詩箋云芾大古蔽膝之
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為之故云黻
韋韠也詩云赤芾在股則芾當是當股之衣故云以
蔽膝也鄭氏易緯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
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

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是說韍韠之元由也
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言舜始作韍也尊祭服而異
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韍者易云
朱紱方來利用享祀知他服謂之韠者案士冠禮士
服皮弁元端皆服韠是他服謂之韠以冕爲主非冕
謂之他此欲以兩服相形故謂韍爲韋韠韍之與韠
祭服他服之異名耳其體制則同玉藻說元端服之
韠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發首言韠句末言韋明
皆以韋爲之凡韠皆是裳色言君朱大夫素則尊卑
之韠直色別而已無他飾也其韍則有文飾焉明堂
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氏云韍

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
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
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
而已是說韍之飾也玉藻曰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
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氏云頸五寸亦
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肩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
帶廣同是說韠之制也記傳更無韍制皆是韠義明
其制與韠同經傳作韍或作韍或作芾音義同也徐
廣車服儀制曰古者韍如今之蔽膝戰國連兵以韍
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韍天子赤皮蔽膝蔽膝古
韍也然則漢世蔽膝猶用赤皮魏晉以來用絳紗爲
之是其古今異也
說文巿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巿以象之天子朱巿
諸侯赤巿大夫葱衡篆文作韍士無巿有韐制如榼
缺上四角爵弁服其色韎賤不得與裳同司農云裳纁
色㭊或从韋
廷琥按玉藻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
赤紱葱衡鄭注此元冕爵弁服之韠明堂位有虞
氏服韍鄭注韍冕服之韠也則韍之制與韠同矣
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氏詩箋云芾君朱
諸侯黃朱此天子以下韍之色也玉藻一命緼韍
再命三命赤韍大夫有三命再命一命士有一命

大夫不以素士不以爵韋者此以助祭言之卿大
夫朝服以自祭助祭用元冕士助祭服爵弁故大
夫得有赤韍士得有緼韍也緼韍即韎韐合韋爲
之染以茅蒐因以名焉韍之色如裳之色冕服之
裳俱用纁故韍用赤再命三命服赤芾諸侯亦赤
芾詩赤芾在股赤芾金舄以其皆纁裳也但天子
朱韍色深黃朱則略淺赤則更淺耳玉藻韠下廣
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頸廣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雜記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
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此
天子以下韠制之尺寸韍亦如之也領上縫曰會

會去上五寸此五寸謂之領在下曰紕凡五寸會之下紕之上兩旁曰紕紕表裏各三寸韠三尺去上五寸爲領去下五寸爲純則中央長二尺天子朱諸侯黃朱大夫素即此二尺之色耳雜記言紕以爵韋鄭氏謂領之所用與紕同則亦以爵韋也雜記言純以素鄭注素生帛也此諸侯以上之飾也素韠爵韠則不然張太史惠言云冠禮朝服素韠特牲記云朝服元冠緇帶緇韠既同是朝服不應於韠有殊據緇帶者實練帶紕之以緇謂之緇帶則緇韠蓋素韠而純以緇也由是差之大夫素韠紕以緇純以爵士爵韠紕純皆以緇與玉藻云

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鄭氏謂天子四角直無圜殺公侯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圜其上角變於君也韠以下爲前以上爲後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閒語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此天子諸侯大夫士韠制之式蓋亦如之也按殺四角使之方殺者削也於上領下純之四角削之使前純後領方也天子不殺則前純後領不方前後方則四角必削之而以物補飾之補處有縫故孔疏云別與之使殊於餘邊也大夫前方後挫角前方與公侯之前方同後挫角角本直也挫而使之圜則上兩角爲圜形天子直則不圜故鄭云圜其上角變於君也孔疏謂別異之者指公侯前後方而言前方則第前兩角別之後兩角既挫而爲圜形不必以物補飾無所謂別異之也張太史惠言謂大夫後兩角亦別異之誤矣其所作大夫前方後挫角圖上角不圜亦與經注不合說文士無市有韐製如榼缺四角爵弁服玉藻士前後正鄭注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孔疏云直而不袤謂之正方而不袤亦謂之正陳氏禮書云缺四角則與後挫者不同所以其體正也士缺上下諸侯方而不挫天子直而不方此尊卑之辨也

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天子繪龍火山諸侯繪火山大夫繪山則又天子以下所繪之不同也

其帶有大帶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

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並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黃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 注云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

不朱裏合素爲之率緈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緈積如今作幧頭爲之也辟讀如禆冕之禆禆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禆其紐及末士禆其末而已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於帶與紳齊也結約餘也結或爲衿雜猶飾也即上之禆也君禆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禆垂外以元內以華華黃色也士禆垂垂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皆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緈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禆之士雖緈帶禆亦用箴功凡帶不禆下士也　疏云天子素帶朱裏者以素爲帶用朱爲裏終裨辟則禆也終竟帶身在

要及垂皆禆故云終辟而素帶終辟者謂諸侯也以素爲帶不以朱爲裏亦用朱綠終禆大夫素帶辟垂者大夫亦用素爲帶不終禆但以元華禆其身之兩旁及屈垂者士練帶率下辟者士用孰帛練爲帶其帶用禪帛兩邊緈而已緈謂緶緝也下禆者但士帶至者必反屈向上又垂而下大夫則總皆禆之士則用緇唯禆向下一垂者居士錦帶者用錦爲帶尚文也弟子縞帶者用生縞爲帶尚質也並紐約用組者紐謂帶之交結之處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紐約結其帶謂天子以下至弟子之等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爲之故云並紐約用組三寸者謂紐約之組

闊三寸也長齊於帶者言約紐組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故云長齊於帶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記者引子游之言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焉紳長三尺也紳韠結三齊者紳謂紳帶韠謂蔽膝結謂約紐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大夫大帶四寸謂合素爲之廣四寸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謂用單練廣二寸繚繞也再度繞要亦四寸凡帶謂有司之帶有緈謂其帶旣禪亦以箴緶緝其側但緈襵之而已無別禆襵之箴功

雜記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注云此謂襲

尸之大帶率緈也緈之不加箴功大夫以上更飾以五采士以朱綠　疏云率謂爲帶也但攝帛邊而熨殺之不加箴功異於生也　衛氏集說引山陰陸氏云言大夫以襲尸其帶皆以五采率之卽非襲尸無率也據士練帶率下辟

大戴禮黃帝黼黻衣大帶

左氏桓二年傳鞶厲游纓　注云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　疏云大帶之垂名之曰紳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賈服等說鞶厲皆與杜同唯鄭氏獨異禮記內則注以鞶爲小囊讀厲如裂繻之裂言鞶囊必裂繒緣之以爲飾案禮記稱男鞶革女鞶

絲鞶是帶之別稱遂以鞶爲帶名言其帶革帶絲耳鞶非囊之號也禮記又云婦事舅姑施鞶袠袠是囊之別名今人謂袠書之物爲袠言其施帶施囊耳其鞶亦非囊也若以鞶爲小囊則袠是何器若袠亦是囊則不應帶二囊矣以此知鞶卽是紳帶爲得其實

廷琥按凡帶有率無箴功鄭氏謂率繂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積如今作幧頭也曰繂積則織時爲之有自然之積故不須箴綫縫合之功士帶率下辟率處無箴功而辟處尚有箴功惟下士則不禪故無箴功也說文幧斂髮也蓋如今俗之所謂包頭者其織處有襞起之積卽鄭氏所謂繂積也

孔疏以繂爲緶緝有司之帶以箴緶緝其側但繂襵之而已無別裨飾之箴功夫既緶緝之則有縫合之迹何謂無箴功若謂無裨飾之箴功亦屬添飾陳氏禮書亦謂率縫合之皆非鄭義也衛正叔集說引嚴陵方氏云率者謂循其經緯而攝之也又云凡帶率之而已故無用箴之功以縫之也近張太史惠言云按疏云率者縫旁邊非也唯禪用箴功則繂不縫明矣注云繂積者謂織帶時以兩條繩置其邊而織之故破率爲繂以如碑繂也二說於繂積之義爲合

又有革帶所以懸佩與韍

玉藻肩革帶博二寸　注云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　疏云以大帶用組約其物細心不堪懸繫佩故也

左氏桓二年傳帶裳幅舄　注云帶革帶也　疏云下有鞶是紳帶知此帶是革帶

陳氏祥道禮書云內則曰男子鞶革莊子曰帶死牛之脅玉藻曰革帶博二寸士喪禮韐帶搢笏鄭氏曰韐帶靺韐緇帶不言靺緇者欲見韐自有帶韐帶用革笏搢於帶之右旁然則革帶其博二寸其用以繫佩韍然後加以大帶而佩繫於革帶笏搢於二帶之間矣晉語寺人勃鞮曰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於桓

鉤鉤近於袪而無怨言則革帶有鉤以拘之後世謂之鉤䚢阮諶云䚢螳蜋鉤以相拘帶謂之鉤䚢唐以玉爲鉤䚢矣然革帶用於吉而已荀卿曰搢紳而無鉤帶是也古者裼衣象裘色韠屨象裳色而革帶與韠其用相因則革帶豈亦與韠同色與

有佩

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　注云君子士已上　又右徵角左宮羽　注云玉聲所中也　又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匪僻之心無自入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

設佩　注云謂世子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焉　又
居則設佩　注云謂所處而君不在焉　又朝則結
佩　注云朝於君亦結　又齊則綪結佩而爵韠
注云綪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　又凡帶
必有佩玉唯喪否　注云凡謂天子以至士　又佩
玉有衝牙　注云居中央以前後觸也　又君子無
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元組
綬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
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　注
云玉有山元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
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為緇古文緇字或作絲旁才

綦文雜色也縕赤黃　疏云凡佩玉必上繫於衡垂
三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懸於璜中央下端懸以
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為聲所觸之玉其形似
牙故曰衝牙皇氏謂衝居中央牙是外畔兩邊之璜
以衝牙為二物若如皇氏說鄭何獨得云牙居中央
以為前後觸也玉色似山之元而雜有文似水之蒼
而雜有文故云文色所似但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
玉色漸雜而世子及士唯論玉質不明玉色則玉色
不定也　又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
韍葱衡　注云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為黝黑謂之黝
青謂之葱

詩鄭風雜佩以贈之　注云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
之類　疏云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瑀
玖石次玉也衝牙亦玉為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
也
朱子詩集傳云右佩玉上橫曰珩下繫曰組貫以蠙
珠中組之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
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
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
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觸牙觸璜而有聲
也
詩秦風瓊瑰玉佩　疏云佩玉之制唯天子用純玉

侯以下則玉石雜用
詩小雅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注云三命
葱珩　疏云三命以上皆葱珩也故云三命葱衡明
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
晉語白玉之珩六雙　韋昭云珩似磬而小
大戴禮保傅篇下車以佩玉為度上有葱衡下有雙
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　注云衡平也
半璧曰璜衡在中牙在旁玭珠納於衡璜之閒玭亦
作蠙總曰玭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
廷琥按佩制上有玉曰衡如磬而小天子用白衡
三命以至九命用葱衡一命再命幽衡衡下垂三

道皆穿以玭珠中一道之中繫以玉曰瑀下垂繫以玉曰衝牙其狀如牙兩端皆銳左右衝下中繫以玉曰琚下垂曰璜璜半璧也又以兩組貫珠上繫衡兩端下交貫於瑀下繫於兩璜衡上有佩衿曰稅上繫於革帶此佩之制也天子諸侯大夫皆如此唯天子用白玉諸侯用山元玉大夫用水蒼玉其貫珠之組綬天子元諸侯朱大夫純此大夫以上冕服之佩也下此世子之佩用瑜玉組綬用綦士之佩用瓀珉組綬用緼世子當君在則結佩結其綬不使鳴也齊則精結佩精屈也既結而又屈之也臣於君所佩必垂委而相必鳴玉是與世

子之禮異內則男子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婦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綫纊施鞶袠大觿木燧詩童子佩觿韘觿所以解結以象骨爲之韘射決也紛帨拭物之巾也晴則取火於金燧陰則取火於木燧捍卽拾也可以捍弦管筆彄也遰刀鞞也以上諸佩因考冕服之佩而附載之

有笏天子以球玉杼上終葵首一曰珽或謂之大圭諸侯以象前詘後直大夫以魚須文竹前詘後詘凡笏皆搢於帶閒臣於君前將有指畫或書以記事則執之

玉藻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　注云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

又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　注云荼讀爲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爲椎頭諸侯惟天子詘焉是以謂笏爲荼　又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注云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己君又殺其下而圜

又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無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

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注云凡吉事無所說笏也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　疏云言既搢笏必盥者謂有執事於朝須預潔淨故既搢笏於帶必盥洗其手於後雖有執事於朝更不須清潔不須盥矣造受命謂造詣君前而受命則書記於笏笏畢用也者畢盡也謂事事盡用笏記之其中博三寸者天子諸侯上首廣二寸半其天子椎頭不殺也大夫士下首又廣二寸半唯笏之中央同博三寸故云其中博三寸

也其殺六分而去一者天子諸侯從中以上稍稍漸殺至上首六分三寸而去其一分餘有二寸半在大夫士又從中以下漸漸殺至下首亦六分而去一

又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　注云搢本去珽荼佩士笏也士以竹爲笏飾本以象

又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注云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於笏爲失忘也　疏云史謂大夫亦有史官也熊氏曰按下大夫不得有象笏有象字者誤也

典瑞王搢大圭執鎭圭繅就五采五就以朝日

玉人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注云大圭或謂之珽杼殺也終葵椎也爲椎於杼上明無所屈也　疏云齊人謂椎爲終葵

禮器大圭不琢

左氏桓二年傳衮冕黻珽　注云珽玉笏也

內則子事父母韠紳搢笏

樂記武王散軍而郊射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

儀禮士緇帶韎韐竹笏

說文曶一曰佩也象形

釋名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

陳氏禮書云天子之於天下體無所屈故珽必方正諸侯之於天子則謹度以臣之於臣民則制節以君之故荼必前屈後直大夫於其君則爲臣於天子則爲陪臣故笏必前屈後屈士笏之制無所經見觀其飾之以象則亦前屈後直與　又云玉藻言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然天子之笏長三尺而六寸爲椎首而計之則於二尺六寸爲有餘去椎首而計之則於二尺六寸爲不足蓋玉藻所言非天子之笏孔穎達曰二尺六寸短於天子蓋諸侯以下度分皆然　又云大夫之笏以魚須文竹鄭氏曰文猶飾也庾氏曰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考

之書大傳曰東海魚須目鄭氏魚須今以爲簪司馬相如賦曰靡魚須之橈旃張揖曰以魚須爲旃柄則大夫以之飾笏宜矣

馬氏端臨云圭鎭贄也笏服飾也圭則執之以爲信笏則執之以爲飾晦菴言笏只是君前記事指畫之具不當執之於手然古者天子亦有笏豈亦藉此以記事指畫乎蓋朝章之服飾也但天子之笏以玉爲之其制以圭而天子與公侯伯之圭上銳下方其形類笏故後人或誤以圭爲笏然笏者非執則搢不可須臾去身者也若圭則天子以禮神諸侯以朝見天子不過於當事之時暫捧之而即奠之不常執也嘗

見繪禮圖者繪上公衮冕執桓圭在手如秉笏之狀是矣至卿大夫無圭璧則端冕盛服而執所謂羔鴈者在手殊爲可笑蓋誤以圭爲笏誤以鎮信之具爲服飾之具故也

有偪

詩采菽邪幅在下　毛傳云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　鄭箋云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　疏云杜鄭皆云今之行縢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幅　又云彼交匪舒交在邪幅之下明非舒之義出於邪幅之故云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舒緩之心天子以其如此故賜予之

言上章所得車服由諸侯非有舒緩故也此芾幅說諸侯服之而來非天子賜以芾幅也天子所賜之服亦必有芾幅隨之要此據諸侯自服爲文非天子所賜故云自偪束如此

左氏桓二年傳帶裳幅舄　注云幅若今行縢　疏云幅與行縢今古之異名故云若今行縢詩云邪幅在下毛傳云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鄭箋云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縢訓緘也然則行而緘足故名行縢邪纏束之故名邪幅

閻氏若璩尚書疏證云詩之邪幅臧哀伯所謂偪人君之盛服也非行縢者比康成杜預時無復此制故第曰若今行縢而已至內則之偪則常人之服也康成直注爲行縢不言若其審如此廷琥按毛詩邪幅在下鄭箋亦云邪幅如今行縢也

廷琥按詩諸侯朝天子有邪幅朝用裨冕則邪幅盛服也鄭康成謂偪其脛自足至膝則天子宜亦有偪然其制未聞陳氏禮書以偪爲朱色蓋亦從其裳之色耳

有舄冕服皆赤舄自天子至卿大夫同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　注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禪俗易語反與舄屨有絇

有繶有純者飾也鄭司農云赤繶黃繶以赤黃之絲爲下緣士喪禮曰夏葛屨冬皮屨皆繶緇純禮家說繶亦謂以采絲緃其下元謂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元端黑屨青絇繶純素積白屨緇絇繶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是也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元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下有白舄黑舄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元舄爲王后褘衣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屨耳句當爲絇聲之誤也絇繶純者同色今云赤繶黃繶青絇雜互言之明舄屨衆多反覆以見之凡舄之飾如繢之次赤繶者王黑舄之飾黃繶者王后元

舄之飾靑絇者王白舄之飾言繶必有約純言約必有繶純三者相將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后之靑舄白飾凡屨之飾如繡次也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靑飾絇謂之拘著舄屨之頭以爲行戒繶縫中紃純緣也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士爵弁纁屨黑絇繶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繢也素屨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言葛屨明有用皮時　疏云赤舄者男子冕服婦人闕翟之舄也　又云繶是牙底相接之縫綴絛於其中絇謂屨頭以絛爲鼻純謂以絛爲口緣　又云王吉服有九者司服六冕與韋弁皮弁冠弁是也云舄有三等謂赤舄黑舄白舄也赤舄是舄中之上是六冕

之舄也　又云白舄配韋弁皮弁黑舄配冠弁　又云王舄有三后舄不得過王但冕服有六其裳同故以一舄配之后翟三等連衣裳而色各異故三翟三等之舄配之元舄配褘衣則靑舄配揄翟赤舄配闕翟可知下文命夫命婦唯言屨不言舄故知鞠衣以下皆屨也

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注云命夫之命屨纁屨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功屨次命屨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爲功屨女御士妻命屨而已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散屨亦謂去飾　疏云司服孤絺冕卿大夫元冕皆以赤舄爲命舄以下仍有韋皮白屨冠弁黑屨故云次命屨鄭志趙商問司服王后六服之制目不解請圖之答曰大裘袞衣鷩衣毳衣絺衣元衣此六服皆纁裳赤舄韋弁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冠弁服黑衣裳而黑舄冠弁元端禕衣元舄首服副從王見先王揄翟靑舄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闕翟赤舄首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黃屨首服編以告桑之服禮衣白屨首服編以禮見王之服褖衣黑屨首服次以御於王之服后服六翟三等三舄元靑赤鞠衣以下三屨黃白黑婦人質不殊裳屨舄皆同裳色也

詩豳風赤舄几几　傳云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絇貌

又小雅赤芾金舄　傳云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

箋云金舄黃朱色也　疏云言金舄達屨者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金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此云金舄者卽禮之赤舄也故箋云金舄黃朱色加金爲飾故謂之金舄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爲尊未達其赤舄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舄也而曰屨屨通名以舄是祭服尊卑異之耳故屨人兼掌屨舄是屨爲通名也

左氏桓二年傳帶裳幅舄　注云舄複履　疏云周

官屨人注複下曰舄禪下曰屨然則舄之與屨下有禪複爲異屨是總名故云舄複屨禪謂其複下也鄭氏又云天子諸侯吉事皆舄赤舄者冕服之舄白舄者皮弁之舄黑舄者元端之舄其士皆著屨纁屨者爵弁之屨白屨者皮弁之屨黑屨者元端之屨其卿大夫服冕者亦赤舄餘服則屨其王后褘衣元舄褕狄青舄闕狄赤舄鞠衣黃屨展衣白屨褖衣黑屨其諸侯夫人及卿大夫之妻合衣狄者皆舄其餘皆屨其舄之飾用對方之色赤舄黑飾是也屨之飾用比方白屨黑飾是也

廷琥按冕服用赤舄飾以黑絇繶純注疏言舄屨制度極詳備載之

冕服考卷三終

# 冕服考卷四

江都焦廷琥學

秦漢以後冕服制度畧載卷末俾初學者知其概焉

後漢志秦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袀元漢承秦故

晉志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元冠絳衣而已

附志秦除六冕唯留元冕

以上秦與西漢　除六冕之制惟有元冕

後漢紀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屨以行事　注漢官儀曰天子公卿特進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三禮圖冕以三十升布漆而爲之廣八寸長尺六寸前下後高有俛伏之形董巴輿服志顯宗初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元上纁下徐廣輿服注漢明帝案古禮備其服章天子郊廟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

後漢志世祖踐祚都於土中始修三雍正兆七郊顯宗遂就大業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屨以祀天地養三老五更於三雍於始致治平矣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帝皆冠旒冕衣裳元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山龍九章九卿以下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佩赤舄絇屨以承大祭

又冕冠垂旒前後邃延玉藻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臯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一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以其綬采色爲組纓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皆有前無後各以其綬采色爲組纓旁垂黈纊郊天地宗祀明堂則冠之衣裳玉佩備章采乘輿刺史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云

又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

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於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以爲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爲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其視冕旒爲祭服云

東京賦整法服正冕帶珩紞紘綖玉笄綦會火龍黼黻藻繂鞶厲

徐廣車服儀制云戰國以韍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韍天子赤皮蔽膝

王制疏凡冕之制皆元上纁下故注弁師云元覆朱裏師說以木版爲中以三十升元布衣之於上謂之延也朱爲裏以繒爲之案漢禮器制度廣八寸長一尺六寸又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皇氏謂此爲諸侯之冕應劭漢官儀廣七寸長八寸皇氏以爲卿大夫之冕服也蓋冕隨代變異大小不同今依漢禮器制度爲定

玉藻疏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皆用白玉旒珠

隋志秦除六冕唯留元冕漢明帝永平中始創制董巴志云漢六冕同制皆濶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

以上東漢（明帝本歐陽夏侯之說復六冕之制）

晉志漢承秦弊西京未有所制及明帝始采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還備袞冕之服天子之冕前後旒用眞白玉珠魏明帝改以珊瑚珠

又魏明帝以公卿袞衣黼黻之飾疑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天子服刺繡文公卿服織成文晉遵而無改

隋志魏晉以來非祀宗廟不欲令臣下服袞冕

馬氏端臨云魏氏多因漢法其所損益之制無聞

以上魏（改用珊瑚珠）

晉志漢承秦弊西京未有所制及明帝始采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還備袞冕之服天子之冕前後旒用眞白玉珠魏明帝改以珊瑚珠晉初仍舊過江

服章多闕而冕飾以翡翠珊瑚雜珠侍中顧和奏改用白琁珠

又魏明帝以公卿袞衣黼黻之飾疑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天子服刺繡文公卿服織成文晉遵而無改

又平冕王公卿助祭於郊廟服之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王公衣山龍以下九章卿衣華蟲以下七章

通典東晉元帝初過江帝服多闕而冕飾以翡翠珊瑚珠侍中顧和奏舊禮冕旒用白玉珠今美石難得不能備可用白玉琁珠從之後帝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改服黑介幘通天平冕皁表朱綠裏廣

七寸長一尺二寸加於通天冠上前圓後方垂白玉珠十二旒以朱組爲纓無緌王公卿助祭郊廟冠平冕王公八旒卿七旒組爲纓色如綬也

以上晉（元帝時仍用白玉珠後改服黑介幘通天平冕卽平頂冠也平頂冠之制始於此）

宋志天子禮郊廟則黑介幘平冕今所謂平頂冠也皁表朱綠裏廣七寸長尺二寸垂珠十二旒以組爲纓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爲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也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綠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緣其領袖赤皮蔽膝蔽膝古之韍也絳袴絳襪赤舄其臨軒亦袞冕也

又上公卿初祭於郊廟皆平冕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王公衣山龍以下九章也卿衣華蟲以下七章也

又劉向曰古者天子至於士王后至於命婦必佩玉尊卑各有其制禮記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山玄玉而朱組綬卿大夫水蒼玉而緇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緼赤黃色綬者所貫佩相承受也上下施韍如蔽膝貴賤亦各有殊五霸之後戰兵不息佩非兵器韍非戰儀於是解去佩韍留其係璲而已秦乃以采組連結于璲轉相結受謂之綬漢承用之至明帝始復制佩而漢末又亡絕魏侍中王粲識其形

乃復造焉今之佩粲所制也皇后至命婦所佩古制不存今與外同制秦組綬仍又施之

又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垂三尺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內侍位者乃簪之手板則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笏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綴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

以上宋

齊志宋明帝泰始四年更制五輅儀修五冕朝會饗

獵各有所服事見宋注舊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青玉珠卿大夫以下五旒黑玉珠永平六年太常丞何諲之議案周禮命數改三公八旒卿六珠尙書令王儉議依漢三公服山龍九章卿華蟲七章從之

又平冕黑介幘今謂平天冠皁表朱綠裏廣七寸長尺二寸垂珠十二旒以朱組爲纓如其綬色衣皁上絳下裳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爲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綠裨飾其側要中以朱垂以綠垂三尺中衣以絳緣其領袖赤皮韍絳袴襪赤舄郊廟臨朝所服也漢世冕用白玉珠爲旒魏明帝好婦人飾改以珊瑚珠

晉初仍舊後乃改江左以美玉難得遂用琫珠世謂之白琁珠

又袞衣漢世出陳留襄邑所織宋末用繡及織成建武中明帝以織成重乃采畫爲之加飾金銀薄世亦謂爲天衣

平冕各以組爲纓王公八旒衣山龍九章卿七旒衣華蟲七章並助祭所服皆畫皁絳緇爲之

又佩玉白乘輿以下與晉宋制同建元四年制王公侯卿尹珠水精其餘用牙蜯

以上齊

隋志梁制乘輿郊天祀地禮明堂祠宗廟元會臨軒則黑介幘通天冠平冕俗所謂平天冠者也其制元表朱綠裏廣七寸長尺二寸加於通天冠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前圓而後方垂白玉珠十有二旒其長齊肩以組爲纓各如其綬色傍垂黈纊珫珠以玉瑱其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衣則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畫以爲績裳則藻粉米黼黻以爲繡凡十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綠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緣領袖赤皮爲韠蓋古之韍也絳袴襪赤舄佩白玉垂朱黃大綬黃赤縹紺四采革帶帶劍緄帶以組爲之如綬色黃金辟邪首爲帶鐍而飾以白玉珠

又臨軒亦服袞冕

又周捨議詔旨以王者袞服宜畫鳳皇以示差降按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元所言畫則是畫鳳皇羽也又按禮所稱雜服皆以衣定名猶加袞冕則是袞衣而冕明有虞言皇者是衣名非冕明矣畫鳳之旨事實灼然制可又王僧崇云今祭服三公衣身畫獸其腰及袖又有青獸形與獸同義應是蜼卽宗彝也兩袖各有禽鳥形類鸞鳳似是華蟲今畫宗彝卽是周禮但鄭元云蜼蝎屬昂鼻長尾是獸之輕小者謂宜不得同獸尋冕服無鳳應改爲雉又裳有圓花於禮無礙疑是畫師加葩蕊耳藻米黼黻並乘

古制今請改正並改圓花帝曰古文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攝三物也是爲九章今袞服畫龍則宜應畫鳳明矣孔安國云華者花也則爲花非疑若一向畫雉差降之文復將安寄鄭義是所未允文帝曰禮王者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云莞席之安而蒲越藁秸之用斯皆至敬無文貴誠重質今郊用陶匏與古不異而大裘蒲秸獨不復存其於質敬恐有未盡且一獻爲質其劍佩之飾及公卿所著冕服可共詳定五經博士陸瑋等並云祭天猶存掃地之質而服章獨取黼黻爲文於義不可

今南郊神座皆用稿席此獨莞類未盡質素之理宜以藁秸爲下藉蒲越爲上席又司服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諸臣禮不得同自魏以來皆用袞服今請依古更制大裘制可瑋等又尋大裘之制唯鄭元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無所出未可爲據案六冕之服皆元上纁下今宜以元繒爲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冕則無旒制可

以上梁

隋志陳永定元年武帝即位徐陵白所定乘輿御服皆採梁之舊制又以爲冕旒後漢用白玉珠晉過江服章多闕遂用珊瑚雜珠飾以翡翠侍中顧和奏今不能備玉珠可用白琁從之蕭驕子云白琁蚌珠是也帝曰形制依此今天下初定務從節儉應用繡織成者並可彩畫金色宜塗珠玉之飾任用蚌也至天嘉初悉改易之定令俱依天監舊事然亦往往改革今不同者皆隨事於注言之不言者蓋無所改制云又卿大夫助祭則冠平冕五旒□□爲飾有前無後各以其綬采爲組纓旁垂黈纊衣元上纁下畫華蟲七章皆佩五采大佩赤舄絇屨

以上陳

隋志自晉左遷中原禮儀多缺後魏天興六年詔有司始制冠冕各傚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舊制

至太和中方考故實正定前謬更造衣冠尚不能周洽及至熙平二年太傅清河王懌黃門侍郎韋廷祥等奏定五時朝服准漢故事五郊衣幘各如方色焉及後齊因之河清中改易舊物著令定制云

以上後魏

隋志乘輿平冕黑介幘垂白珠十二旒飾以五采玉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黈纊玉笄白玉璽黃赤綬五采黃赤縹綠紺純黃質長二丈九尺五百首廣一尺二寸小綬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袞服皁衣絳裳裳前三幅後四幅織成爲之十二章綠絳中單織成緄朱紱佩白玉帶鹿盧劍絳袴襪赤舄

又四時祭廟圜丘方澤明堂五郊封禪大雩出宮行事正旦受朝及臨軒拜王公皆服袞冕之服
又皇太子平冕黑介幘垂白珠九旒飾以三采玉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金璽朱綬四采赤黃縹紺綬朱質長二丈一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綬長三尺二寸與綬同色而首半之袞服同乘輿而九章綠紋佩瑜玉玉具劍火珠標首絳袴袜赤舃非謁廟則不服
又諸公卿平冕黑介幘青珠爲旒上公九三公八諸卿六以組爲纓色如其綬衣皆元上纁下三公山龍八章降皇太子一等九卿藻火六章惟郊祀天地宗廟服之

通典北齊采陳之制旒玉用五采以組爲纓色如其綬其四時郊祀封禪大事皆服袞冕
以上北齊
隋志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祀昊天上帝則蒼衣蒼冕祀東方上帝及朝日則青衣青冕祀南方上帝則朱衣朱冕祭皇帝祇祀中央土帝則黃衣黃冕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則素衣素冕祀北方上帝祭神州社稷則元衣元冕享先皇加元服納后朝諸侯則象衣象冕十有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在衣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六章在裳凡十二等享諸先帝大貞於龜食三老五更享諸侯耕藉則服袞冕

自龍已下凡九章十二等宗彝已下五章在衣藻火已下四章在裳衣重宗彝祀星辰祭四望視朔大射饗羣臣巡犧牲養國老則服山冕八章十二等衣裳各四章衣重火與宗彝享祀視朝臨太學入道法門宴諸侯與羣臣及燕射養庶老適諸侯家則服鷩冕七章十二等衣三章裳四章衣重三章袞山鷩三冕皆裳重黼黻俱十有二等通以升龍爲領褾冕通十有二旒　諸公之服九一日方冕二日袞冕九章宗彝已上五章在衣藻已下四章在裳三日山冕八章衣裳各四章衣重宗彝爲九等四曰鷩冕七章衣三章裳四章衣重火與宗彝五日火冕六章衣裳各三

章衣重宗彝及藻裳重黻六日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藻粉米裳重黼黻山冕已下俱九等皆以山爲領褾冕俱九旒　諸侯服自方冕而下八無袞冕山冕八章衣裳各四章鷩冕七章衣三章裳四章衣重宗彝火冕六章衣裳各三章衣重藻裳重黻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鷩冕已下俱八等皆以華蟲爲領褾冕俱八旒　諸伯服自方冕而下七又無山冕鷩冕七章衣三章裳四章火冕六章衣裳各三章裳重黻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裳重黼黻火冕已下俱七等皆以火爲領褾冕俱七旒　諸子服自方冕而下六又無鷩冕火冕六章

衣裳各三章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裳重黻毳冕已下俱六等皆以宗彝爲領褾冕俱六旒　諸男服自方冕而下五又無火冕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以藻爲領褾冕五旒　三公之服九一曰祀冕二曰火冕六章衣裳各三章衣重宗彝與藻裳重黻三曰毳冕衣三章裳二章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黻四曰藻冕四章衣裳俱二章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黻五曰繡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俱九等皆以宗彝爲領褾　三孤之服自祀冕而下八無火冕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藻冕四章衣裳各二章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黻

俱八等皆以藻爲領褾繡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爲八等　公卿之服自祀冕而下七又無毳冕藻冕四章衣裳各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爲七等皆以粉米爲領褾各七繡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爲七等　上大夫之服自祀冕而下六又無藻冕繡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爲六等　中大夫之服自祀冕而下五又無皮弁繡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爲五等　下大夫之服自祀冕而下四又無爵弁繡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爲四等　䄏皇帝三章龍火山諸侯二章去龍卿大夫一章以山皆織絲以成之　保定四年百官始執笏常服上焉宇文護始命袍加下襴宣帝即位受朝於路門初服通天冠絳紗袍羣臣皆服漢魏衣冠大象元年制冕二十四旒衣服以二十四章爲準二年下詔天臺近侍及宿衛之官皆著五色衣以錦綺績繡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禮則服冕內外命服皆執笏其拜俛伏方興（宣帝既傳位於太子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四旒車服旂鼓皆加於前王之數）

以上北周（本周禮設司服之官而有山冕方火冕之名則非古六冕制也）

隋志高祖初即位改周制采用東齊之法乘輿衮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笄元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

黻四章衣重宗彝裳重黼黻爲十二等衣褾領織成升龍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玉鉤鰈大帶素帶朱裹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韍隨裳色龍火山三章鹿盧玉具劍火珠鏢首白玉雙佩元組雙大綬六采元黃赤白縹綠純元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朱韈赤舄舄加金飾祀圜丘方澤感帝明堂五郊雩禜封禪朝日夕月宗廟社稷藉田廟遣上將征還飲至元服納后正月受朝及臨軒拜王公則服之

皇太子衮冕垂白珠九旒青纊充耳犀笄元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織

成爲之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金鉤䚢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綠韍隨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劍火珠鏢首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四采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朱韈赤舄以金飾侍從皇帝祭祀及謁廟元服納后則服之　衮冕青珠九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服九章同皇太子王國公開國公初受冊執贄入朝祭親迎則服之三公助祭者亦服之　鷩冕侯八旒伯七旒服七章衣華蟲火宗彝三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八旒者重宗彝侯伯初受冊執贄入朝祭親迎則服之　毳冕子六

旒男五旒服五章衣宗彝藻粉米三章裳黼黻二章六旒者裳重黻子男初受冊執贄入朝祭親迎則服之　絺冕三品七旒四品六旒五品五旒服三章七旒者衣粉米一章爲三重裳黼黻二章各二重六旒者減黼一重五旒又減黻一重正三品已下從五品已上助祭則服之　自王公已下服章皆繡爲之祭服冕皆簪導青纊充耳元衣纁裳白紗內單黼領絺冕已下內單青領青褾襈裾革帶鉤䚢大帶王三公及公侯伯子男素帶不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正三品已下從五品已上素帶紕其垂外以元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組朱韍凡韍皆隨裳色衮鷩毳火山二章絺山一章劍佩綬韈赤舄　高祖元正朝會方御通天服郊丘宗廟悉用龍衮衣大裘毳絺皆未能備至平陳得其衣冠法服始依禮具然

皆藏御府弗服用爲百官常服同於匹庶皆著黃袍出入殿省高祖朝服亦如之唯帶加十三環以爲差異蓋取於便事及大業元年煬帝始詔吏部尙書牛宏工部尙書宇文愷兼內史侍郎虞世基給事郎許善心儀曹郎袁朗等憲章古制創造衣冠　大裘冕之制案周禮大裘之冕無旒三禮衣服圖大裘而冕王祀昊天上帝及五帝之服至秦除六冕唯留元冕漢明帝永平中方始創制董巴志云漢六冕同制皆闊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於是遂依此爲大裘冕制青衣朱裏不施旒纊不通於下其大裘之服案周官注羔裘也其制準禮圖以羔正黑者爲之取同色

繒以爲領袖其裳用纁而無章飾絳韈赤舄祀圓丘感帝封禪五郊明堂雩禘皆服之　衮冕之制案禮玉藻十有二旒大戴禮云冕而加旒以敝明也琇纊充耳以蔽聽也又禮含文嘉前後邃延不視邪也加以黈纊不聽讒也三王之冕既不通制故夫子云行夏之時服周之冕今以采綖貫珠爲旒十二邃延者出冕前後而下垂之旒齊於膊纊齊於耳組爲纓玉笄導其爲服之制釋名云衮卷也謂畫龍於上也是時虞世基奏曰後周故事升日月於旌旗乃闕三辰而章無十二但有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與三公不異開皇中就裏欲生分別故衣重宗

舜裳重黼黻合重二物以就九章爲十二等但每一物上下重行袞服用九鷩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且周氏執謙不敢負於日月所以綴此三象唯施太常天王袞衣章乃從九但天子譬日德在照臨辰爲帝位月主正后負此三物合德齊明自古有之理應無惑周執謙道殊未可依重用宗彝又乖法服今準尚書予欲觀古人之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具依此於左右髆上爲日月各一當後領下而爲星辰又山龍九物各重行十二又近代故實依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間而爲五采

鄭元議已自非之云五采相錯非一色也今並用織成於繡五色錯文隼孔安國衣質以元加山龍華蟲火宗彝等並織成爲五物裳質以纁加藻粉米黼黻之四衣裳通數此爲九章兼上三辰而備十二也衣褾領上各帖升龍漢晉以來率皆如此既是先王法服不可乖於夏制徵而用之理將爲允璽勑曰可承以單衣又案蕭巴輿服志宗廟冕服云絳領袖爲內單衣又車服雜記云天子釋奠郊祭而單衣以絳緣今用白紗爲內單黼領絳褾青裾及襈革帶玉鉤䙆大帶朱裏紕其外絣約用組上加朱韍又案說文韠韍也所以蔽前禮記曰有虞氏韍夏后氏山殷火周

龍章鄭注曰冕之韍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文飾禮記曰君朱韠鄭曰韠象裳色今依白虎通注以蔽裳前上潤一尺象天數也下潤二尺象地數也長三尺象三才也加龍章山火以備三代之法也於是制袞冕之服元衣纁裳合九章爲十二等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革帶玉鉤䙆大帶韍鹿盧玉具劍火珠鏢首白玉雙佩元組大小綬朱韈赤舄舄飾以金宗廟社稷藉田方澤朝日夕月遣將授律征還飲至加元服納后正冬〻受朝臨軒拜爵皆服之鷩冕案禮圖王祭先公及卿之服天子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侯伯服以助祭七旒用玉八十新制依此

服七章三品及公侯助祭則服之　毳冕案禮圖王祀四望山川之服天子七旒用玉一百六十八子男服以助祭五旒用玉五十新制依此服五章四品及伯助祭則服之　絺冕案禮圖王者祭社稷五祀之服天子五旒用玉一百二十孤卿服以助祭四旒用玉三十二新制依此服三章五品及子男助祭則服之　元冕案禮圖王祭羣小祀及視朝服天子四旒用玉三十二諸侯服其祭其宗廟三旒用玉十八新制依此服三章通給庶姓一品已下五品已上自製於家祭其私廟三品省衣粉米加三重裳黼黻加二重四品減黼一重五品減黻一重禮自元冕已上加

旒一等天子祭祀節級服之　開皇以來天子唯用衮冕自鷩之下不施於尊具依前式而六等之冕皆有黈纊黃緜爲之其大如橘　珽案禮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又五經異義天子笏曰珽珽直無所屈也今制準此長尺二寸方而不折以球玉爲之　笏按禮諸侯以象大夫魚須文竹士以竹本象可也凡有指畫於君前受命書於笏笏畢用也五經要義云所以記事防忽忘禮圖云度二尺有六寸中博二寸其殺六分去一晉宋以來謂之手板此乃不經今還謂之笏以法古名自西魏以降五品已上通用象牙六品已下兼用竹木　履舄案圖云複下曰舄單下

曰履夏葛冬皮近代或以重皮而不加木失於乾腊之義口取乾腊之理以木重底冕服者色赤冕衣者色烏履同烏色諸非侍臣皆脫而升殿凡舄唯冕服及具服著之履則諸服皆用唯褶服以靴

以上隋（仿周禮六冕之制）

唐志大裘冕者祀天地之服也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板爲之黑表纁裏無旒金飾玉簪導組帶爲纓色其綬黈纊充耳大裘繒表黑羔表爲緣纁裏黑領褾襟緣朱裳白紗中單皁領青褾襈裾朱襪赤舄鹿盧玉具劍火珠鏢首白玉雙佩黑組大雙綬黑質黑黃赤白縹綠爲純以備天地四方之色廣一尺長二丈四尺五百首紛廣二寸四分長六尺四寸色如綬又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如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革帶以白皮爲之以屬佩綬印章鞶囊亦曰鞶帶博三寸半加金鏤玉鉤鰈大帶以素爲之以朱爲裏在腰及垂皆有裨上以朱錦貴正色也下以綠錦賤閒色也博四寸紐約貴賤皆用青組博三寸韍以繒爲之隨裳色上廣一尺以象天數下廣二尺以象地數長三尺朱質畫龍火山三章以象三才其頸五寸兩角有肩廣二寸以屬革帶朝服謂之韠冕服謂之韍　衮冕者踐祚饗廟征還遣將飲至加元服納后元日受朝賀臨軒冊拜王公之服也廣一尺二寸

長二尺四寸飾玉簪導垂白珠十二旒朱絲組帶爲纓色如綬深青衣纁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八章在衣藻粉米黼黻四章在裳衣畫裳繡以象天地之色也自山龍以下每章一行爲等每行十二衣褾領畫以升龍白紗中單黻領青褾襈裾韍繡龍火山三章舄加金飾　鷩冕者有事遠主之服也八旒七章華蟲火宗彝三章在衣藻粉米黼黻四章在裳　毳冕者祭海嶽之服也七旒五章宗彝藻粉米在衣黼黻在裳　絺冕者祭社稷饗先農之服也六旒三章絺粉米在衣黼黻在裳　元冕者蜡祭百神朝日夕月之服也五旒裳刺黼一章自衮冕以

下其制一也簪導劍佩綬皆同　皇太子之服袞冕
者從祀謁廟加元服納妃之服也白珠九旒紅絲組
爲纓犀簪導青纊充耳黑衣纁裳凡九章龍山華蟲
火宗彝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白紗中單黼領青褾
襈裾革帶金鉤䚢大帶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朱
質赤白縹紺爲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三百二十首
黻隨裳色有火山二章白韈赤舄朱履加金塗銀釦
飾鹿盧玉具劍如天子　羣臣之服袞冕者一品之
服也九旒青璂爲珠貫三采玉以組爲纓色如其綬
青纊充耳寶飾角簪導青衣纁裳九章龍山華蟲火
宗彝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皆繡爲繡遍衣白紗中

單黼領青褾襈裾朱韈赤舄革帶鉤䚢大帶黻隨裳
色金寶玉飾劍鏢首山元玉佩綠綟綬綠質綠紫黃
赤爲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二百四十首郊祀太尉
攝事亦服之　驚冕者二品之服也八旒青衣纁裳
七章華蟲火宗彝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銀裝劍佩
水蒼玉紫綬紫質紫黃赤爲純長一丈六尺廣八寸
一百八十首革帶之後有金鏤鞶囊金飾劍水蒼玉
佩朱韈赤舄　毳冕者三品之服也七旒寶飾角簪
導五章宗彝藻粉米在衣黼黻在裳黻二章山火紫
綬如二品金銀鏤鞶囊金飾劍水蒼玉佩朱韈赤舄
絺冕者四品之服也六旒三章粉米在衣黼黻在

裳中單青領黻山一章銀鏤鞶囊自三品以下皆青
綬青質青白紅爲純長一丈四尺廣七寸百四十
首金飾劍水蒼玉佩朱韈赤舄　元冕者五品之服
也以羅爲之五旒衣黻無章裳刺黻一章角簪導青
衣纁裳其服用紬大帶及裨外黑內黃黑綬州質赤
紺爲純長一丈二尺廣六寸一百二十首象笏上圓
下方六品以竹木上挫下方金飾劍水蒼玉佩朱韈
赤舄三品以下私祭皆服之　平冕者郊廟武舞郎
之服也黑衣絳裳革帶烏皮履　顯慶元年長孫無
忌等曰武德初撰衣服令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按
周郊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與大裘異月令

孟冬天子始裘以禦寒若啟蟄祈穀冬至報天服裘
可也季夏迎氣龍見而雩如之何可服故歷代唯服
袞章漢明帝始采周官禮記制祀天地之服天子備
十二章後魏周隋皆如之伏請郊祀天地服袞冕罷
大裘又新禮皇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
服元冕三旒衣無章按月令四品五品之服也三公
亞獻皆服袞孤卿服毳驚是天子同於大夫君少臣
多非禮之中且天子十二爲節以法天烏有四旒三
章之服若諸臣助祭冕與王同是貴賤無分也若降
王一等則王服元冕羣臣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貶公
卿周禮此文久不用矣猶祭祀之有尸侑以君親而

拜臣子若孫蠋氏之職不通行者蓋多漢魏承用衮冕今新禮親祭日月服五品之服請循歴代故事諸祭皆用衮冕制曰可　開元初將有事南郊中書令張說請遵古制用大裘乃命有司製二冕元宗以大裘樸略不可通寒暑廢而不服

會要儀鳳二年蘇知機上言請製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如日月星辰龍虎山火麟鳳元龜雲水等象鷩冕八章三公服之毳冕六章三品服之絺冕四章五品服之詔下有司議楊炯奏議遂寢知機之請

以上唐

宋志衮冕之制宋初因五代之舊

以上五代

宋志大裘之制神宗元豐四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而禮記云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王肅據家語以爲臨燔柴脫衮冕著大裘則是禮記被衮與周禮大裘郊祀並用二服事不相戾但服之有先後耳是以開寶通禮皇帝服衮冕出赴行宮祀日服衮冕至大次質明改服大裘而冕出次蓋衮冕盛服而文之備者故於郊之前期被之以至大次既臨燔柴則脫衮冕服裘以明天道至質故被裘以體之今儀注車駕赴青城服通天冠絳紗袍祀之日乃服鞾袍至大次服衮冕臨祭非尙質之義乞並依開寶通禮詔詳定所參議又言臣等詳大裘之制本以尙質而後世反以尙文故冕之飾大爲不經而禮書所載上有垂旒加飾又異大裘不裼之說今參考諸說大裘冕無旒廣八寸長一尺六寸前圓後方前低一寸二分元表朱裏以繒爲之玉笄以朱組爲紘玉瑱以元紞垂之爲裘以黑羔皮領袖以黑繒纁裳朱紱而無章飾佩白玉元組綬革帶博二寸玉鉤䚢以佩紱屬之素帶朱裏絳純其外上朱下綠白紗中單皁領青褾襈裾朱韈赤舄黑絇

繶純乞下所屬製造其當著奉祠之服乞降梁陸瑋議以黑繒爲裘及唐輿服志以黑羔皮爲緣詔重詳定光祿寺丞集賢校理陸佃言臣詳冕服有六周官弁師云掌王之五冕則大裘與衮同冕故禮記云郊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又曰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此明王服大裘以衮衣襲之也先儒或謂周禮天地皆服大裘而大裘之冕無旒非是蓋古者裘不徒服其上必皆有衣故曰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素衣麑裘如郊祀徒服大裘則是表裘以見天地表裘不入公門而乃欲以見天地可乎且先王之服冬裘夏葛以適寒暑未有能易之者也郊祀

天地有裘無袞則夏祀赤帝與至日祭地祇亦將被裘乎然則王者冬祀昊天上帝中裘而表袞明矣至於夏祀天神地祇則去裘服袞以順時序周官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明夏不必衣裘也或曰祭天尙質故徒服大裘被袞則非尙質臣以爲尙質者明有所尙而已不皆用質也今欲冬至禋祀昊天上帝服裘被袞其餘祀天及祀地祇並請服袞去裘各以其宜服之於是詳定所言裘不可徒服禮記曰大裘不裼則襲可知所謂大裘之襲者袞也與袞同冕伏請冬祀昊天與黑帝皆服大裘被以袞其餘非冬祀天及夏至祭地則皆服袞六年尙書禮部言經有大裘而無其制近世所爲惟梁隋唐爲可考請緣隋制以黑羔皮爲裘黑繒爲領袖及裏緣袂廣可運肘長可蔽膝按皇侃說祭服之下有袍繭袍繭之下有中衣朝服裼衣之下有裘裘之下有中衣然則今之襯郊中單當在大裘之下其袂之廣狹衣之長短皆當如裘伏乞改製於是神宗始服大裘而加袞冕焉哲宗元祐元年禮部言元豐所造大裘雖用黑羔皮乃作短袍樣襲於袞衣之下仍與袞服同冕未合典禮下禮部太常寺共議上官均吳安詩常安民劉唐老龔原姚勔請依元豐新禮丁隲請循祖宗故事王愈請倣唐制朱光庭周秩請以元衣襲裘獨禮部員外

郎何洵直在元豐中嘗預詳定以陸佃所議有可疑者八按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惟王之太常郊祀裘冕二人既云袞冕又云裘冕是袞與裘各有冕乃云裘與袞同冕當以袞襲之裘既無冕又襲於袞中裘而表袞何以示裘袞之別哉古人雖質不應以裘爲夏服蓋冬用大裘當暑則以同色繒爲之記曰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若謂裘上被袞以被爲襲則家語亦有被裘象天之文諸儒或言臨燔柴脫袞冕着大裘或云脫裘服袞蓋裘袞無同冕兼服之理今乃以二服合爲一可乎且大裘天子吉服之最上若大圭大路之比是裘之在表者記曰大裘不裼說者曰無別衣以裼之蓋他服之裘褻故表裘不入公門事天以報本復始故露質見素不爲表襮而冕亦無旒何必假他衣以藩飾之乎凡裘上有衣謂之裼裼上有衣謂之襲襲者裘上重二衣也大裘本不裼鄭志乃云裘上有元衣與裘同色蓋趙商之徒附會爲說不與經合襲之爲義本出於重沓非一衣也古者齋祭異冠齋服降祭服一等祀昊天上帝五帝以裘冕祭則袞冕齋故鄭氏云王齋服袞冕是袞冕者祀天之齋服也唐開元及開寶禮始以袞冕爲齋服裘冕爲祭服兼與張融臨燔柴脫袞服裘之義合請從唐制兼改製大裘以黑繒爲之佃復破其

說曰夫大裘而冕謂之裘冕非大裘而冕謂之袞冕則裘冕必服袞袞冕不必服裘今特言裘冕者主冬至言之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則祀地不服大裘以夏日至不可服裘故也今謂大裘以同色繒爲之尤不經見兼裼襲一衣而已初無重沓之義被裘而覆之則曰襲袒而露裘之美則曰裼所謂大裘不裼則非袞而何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明不裼而襲也充美也鄭氏謂大裘之上有元衣雖不知覆裘以袞然尚知大裘不可徒服必有元衣以覆之玉藻有尸襲之義周禮裘冕注云裘冕者從尸服也夫尸服大裘而襲則王服大裘而

襲可知且裘不可以徒服故被以袞豈借袞以爲飾哉今謂祭天用袞冕爲齋服裘冕爲祭服此乃襲先儒之謬誤後漢顯宗初服日月星辰十二章以祀天地自魏以來皆用袞服則漢魏祭天嘗服袞矣雖無大裘未能盡合於禮固未嘗有表裘而祭者也且裘內服也與袍同袍褻矣而欲襌以祭天以明示質是欲衩衣以見上帝也洵直復欲爲大裘之裳纁色而無章飾夫裘安得有裳哉請從先帝所志其後詔如洵直議去黑羔皮而以黑繒製焉政和議禮局上大裘青表纁裏黑羔皮爲領褾襈朱裳被以袞服冬至祀昊天上帝服之立冬祀黑帝立冬後祭神州地祇亦如之中興之後無有存者紹興十三年禮部侍郎王賞等言郊祀大禮合依禮經皇帝服大裘被袞行禮據元豐詳定郊廟禮文何洵直議以黑繒創作大裘如袞惟領袖用黑羔乞如洵直議詔有司如祖宗舊制以羔製之禮部又言關西羊羔係天生黑色今有司捏白羔爲之不中禮制不如權以繒代又元祐中有司欲爲大裘度用百羔哲宗以爲害物遂用黑繒請依太常所言從之遂以袞襲裘冕亦十二旒焉

袞冕之制宋初因五代之舊天子之服有袞冕冕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前後十二旒二纊並貫眞珠又有翠旒十二碧鳳銜之在珠旒外冕版以龍鱗

錦表上綴玉爲七星旁施琥珀缾犀缾各二十四周綴金絲網鈿以眞珠雜寶玉加紫雲白鶴錦裏四柱飾以七寶紅綾裏金飾玉簪導紅絲絛組帶亦謂之平天冠袞服青色日月星山龍雉虎蜼七章紅裙藻火粉米黼黻五章紅蔽膝升龍二並織成間以雲朶飾以金鈒花鈿窠袞以眞珠琥珀雜寶玉紅羅襦裙繡五章青褾襈裙六綵綬一小綬三結玉環三素大帶朱裏青羅四神帶二繡四神盤結白羅中單青羅抹帶紅羅勒帛鹿盧玉具劍玉鏢首鏤白玉雙佩金飾貫眞珠金龍鳳革帶紅韈赤舄金鈒花四神玉鼻祭天地宗廟朝太清宮饗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受冊

尊號元日受朝冊皇太子則服之太祖建隆元年大常禮院言準少府監牒請具袞龍衣絳紗袍通天冠制度令式袞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簪導元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衣褾領如上爲升龍皆織就爲之小龍以下每章一行重以爲等每行十二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蔽膝加龍山火三章革帶玉鉤𩍐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朱下緑紐約用組鹿盧玉具鉤大珠鏢首白玉雙佩元組雙大綬六采元黃赤白縹緑純元質長二丈四尺五寸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

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朱韈赤舄加金飾詔可二年太子詹事尹拙工部尚書竇儀議謹按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朱裏綖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旒九就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疏云王不言玉瑱於此言之者王與諸侯互相見爲義是以王言元冕朱裏延紐及朱紘明諸侯亦有之諸公言玉瑱明王亦有之詳此經疏之文則是本有充耳今請令君臣袞冕以下並畫充耳以合正文從之乾德元年閏十二月少府監楊格少監王處訥等上新造皇帝冠冕先是郊祀冠冕多飾以珠玉帝以華而且重故命改製之

仁宗景祐二年又以帝后及羣臣冠服多沿唐舊而用之久則有司寖爲繁文以失制度詔入內侍省御藥院與太常禮院詳典故造冠冕蠲減珍華務從簡約由是改製袞冕天版元闊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今製廣八寸長一尺六寸減翠旒並鳳子前後二十四珠旒並合典制天版頂上元織成龍鱗錦爲表紫雲白鶴錦爲裏今製青羅爲表采畫出龍鱗紅羅爲裏采畫出紫雲白鶴所有犀餅瑪珀餅各二十四今減不用金絲結網子上舊有金絲結龍八今減四亦減絲令細天板四面花㙱子素㙱子依舊減輕造冠身并天柱元織成龍鱗錦今用青羅采畫出龍鱗金

輪等七寶元眞玉碾成今更不用如補空却以雲龍細窠分旒玉鉤二今減去之天河帶組帶疑慢帶依舊減輕造納言元用玉製今用青羅采畫出龍鱗錦金稜上稜道依舊用金卽減輕製黈纊玉簪袞服八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青羅身紅羅襈褾造所有雲子相度稀稠補空更不用細窠亦不使眞珠裝綴中單依舊皁白製造裙用紅羅繡出藻粉米黼黻周迴花樣仍舊減稀製之蔽膝用紅羅繡升龍二雲子補空減稀製之周迴依舊細窠不用六采綬依舊減絲織造所有玉環亦減輕帶頭金葉減去用銷金四神帶不用劍佩絛帶韈舄並依舊嘉祐元年王

洙奏天子法服冕旒形度重大華飾稍繁願集禮官參定禮院繪圖以進因勅御藥院更造其後冕服稍增侈如故英宗治平二年知太常禮院李育奏曰郊廟之祭本尚純質袞冕之飾皆存法象非事繁侈重其玩也冕則以周官爲本凡十二旒閒以釆玉加以紘綖笄瑱之飾袞則以虞書爲始凡十二章各以辰象別以衣裳繪繡之釆東漢至唐史官名儒記述前制皆無珠翠犀寶之飾何則鷸羽蚌胎非法服所用琥珀犀餅非至尊所冠龍錦七星已列釆章之內紫雲白鶴近出道家之語豈被袞戴瑈象天則數之義哉自大裘之廢頗用袞冕古朴稍去而法度尚存夫

明水大羹不可以眾味和雲門咸池不可以新聲間袞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累也若魏明之用珊瑚江右之用翡翠侈靡衰播之餘豈足爲聖朝道哉且太祖建隆元年少府監所造冕服及二年博士聶崇義所進三禮圖嘗詔尹拙竇儀參校之皆倣虞周漢唐之舊至四年冬服之合祭天地於圜丘用此制也太宗亦嘗命少府製於禁中不聞改作及眞宗封太山禮官請服袞冕帝曰前王服羔裘尚質也今則無羔裘而有袞冕可從近制是豈有意於繁飾哉蓋後之有司率意妄增未嘗確議遂相循而用故仁宗嘗詔禮官章得象等詳議之其所減過半然不經之飾重者

多去輕者尚存不能盡如詔旨之意故至和三年王洙復議去繁飾禮官畫圖以獻漸還古禮而有司所造復如景祐之前又按開寶通禮及衣服令冕服皆有定法悉無寶錦之飾夫太祖太宗富有四海豈乏寶玩顧不可施之郊廟也臣竊謂陛下肇祀天地躬饗祖禰服周之冕觀古之象願復先王之制祖宗之法其袞冕之服及韠綬佩舄之類與通禮衣服令三禮圖制度不同者宜悉改正詔太常禮院少府參定遂合奏曰古者冕服之用郊廟殊制唐典天子之服有二等而大裘尚存顯慶初長孫無忌等釆郊特牲之說獻議廢大裘自是郊廟之祭一用袞冕然旒章

之數止以十二爲節亦未聞有餘飾也國朝冕服雖倣古制然增以珍異巧縟前世所未嘗有夫國之大事莫大於祀而祭服違經非以肅祀答尊神明也臣等以謂宜如育言參酌通禮衣服令三禮圖及景祐三年減定之制一切改造之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純者絲也變麻用絲蓋已久矣則冕服之制宜依舊以羅爲之冕廣一尺二寸長二尺二寸約以景表尺前圓後方𪑍上朱下以金飾板則以白玉珠爲旒貫之以五釆絲繩前後各十二旒旒各十二珠相去一寸長二尺朱絲組爲纓黈纊充耳金飾玉簪導青衣纁裳十二章八章繪之於衣日月星辰

山龍華蟲火宗彝也四章繡之於裳藻粉米黼黻也
錦龍褾領織爲升龍山龍而下一章爲一行重以爲
等行十一别製大帶素表朱裏朱綠綷辟𥿊紕爲大
小綬亦云珠玉鈿窠琥珀玫瓌之飾其中單革帶玉
具劍玉佩朱韈之制已中禮令無復改爲則法服有
稽祭禮增重復詔禮院再詳以聞而內侍省奏謂景
祐中已裁定可因而用也從之神宗元豐元年詳定
郊廟禮文所言凡冕版廣八寸長尺六寸與古制相
合更不復議今取少府監造樣如以青羅爲表紅羅
爲裏則非弁師所謂元冕朱裏者也上用金稜天板
四周金絲結網兩旁用眞珠花素墜之類皆不應禮

伏請改用朱組爲紘玉笄玉瑱以元紞垂瑱以五采
玉貫於五色藻爲旒以青赤黃白黑五色備爲一玉
每一玉長一寸前後二十四旒垂而齊肩以合孔子
所謂純儉之義又古者祭服朝服之裳皆前三幅後
四幅前爲陽以象奇後爲陰以象偶惟深衣中單之
屬連衣裳而裳復不殊前後然以六幅交解爲十二
幅象十二月其制作莫不有法故謂之法服今少府
監袞服其裳乃以八幅爲之不殊前後有違古義伏
請改正祭服之裳以七幅爲之殊其前後以今太常
周尺度之幅廣二尺二寸每幅兩旁各縫殺一寸謂
之削幅腰間辟積無數裳側有純謂之綼裳下有純

謂之緆綼緆之廣各寸半表裏合爲三寸羣臣祭服
之裳倣此從之政和議禮局更上皇帝冕服之制冕
版廣八寸長一尺六寸前高八寸五分後高九寸五
分青表朱裏前後各十有二旒五采藻十有二就就
間相去一寸青碧錦織成天河帶長一丈二尺廣二
寸朱絲組帶爲纓黈纊充耳金飾玉簪導長一尺二
寸袞服青衣八章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纁
裳四章繡藻粉米黼黻蔽膝隨裳色繡升龍二白羅
中單皁褾襈紅羅勒帛青羅袜帶緋白羅大帶革帶
白玉雙佩大綬六采赤黃黑白縹綠小綬三色如大
綬間施玉環三朱韈赤舄緣以黃羅中興仍舊制延

以羅衣木元表朱裏長尺有六寸前低一寸一分四
旁緣以金覆於卷武之上綖以五色絲貫五色玉前
後各十二凡用二百八十有八玉笄充耳用黃綿紘
以朱組以其一屬於左笄上垂下又屈而屬於右笄
繫之而垂其餘衣元八章升龍於山繪裳纁四章繡
幅前三後四斷而不屬兩旁殺縫腰辟積綼緆之廣
皆如舊大帶以緋白羅合而紩之以朱綠飾其側上
朱下綠其束處以組爲紐約下垂三尺白羅中單領
褾襈以黻服裘則以皁綬大小各一大綬織以六采
青黃黑白縹綠下垂青絲網上有結垂玉環三小綬
制如大綬革帶博二寸革爲裏緋羅爲表飾以玉銙

鈕以玉鉤䚢韍從裳色上有紕下有純去上五寸綸
以山龍火上接革帶繫之佩有衡有琚瑀有衝牙繫
於革帶左右各一上設衡衡下垂三帶貫以蠙珠次
則中有金獸面兩旁夾以雙璜又次設琚瑀下則衝
牙居中央兩旁有玉滴子行則擊牙而有聲舄有絇
有純有繶有綦以緋羅爲之首加金飾韈羅表緒裏
施靿著綦以繫之赤舄以朱宋初凡大祭祀大朝會
天子皆執圭元豐三年詔議大圭尺度詳定所言考
工記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大圭長三寸杼上終
葵首天子服之後魏以降以白玉爲之長尺有二寸
西魏以來皆然方而不折雖非古制蓋後世以所得

之玉隨宜爲之今請換玉之有無制之哲宗元祐元
年禮部言元豐新禮皇帝祀天搢大圭其制圓首前
詘於禮未合今欲倣西魏隋唐玉笏之制方而不折
上下皆博三寸長尺二寸其厚以鎭圭爲約從之政
和三年詔冬祀可搢大圭執元圭永爲定制中興仍
舊制大祭祀則執大圭以爲笏　皇太子之服袞冕
青羅表緋羅紅綾裏塗金銀鈒花飾犀簪導紅絲組
前白珠九旒二纊貫水晶珠青羅衣繡山龍雉火虎
蜼五章紅羅裳繡藻粉米黼黻四章紅羅蔽膝繡山
火二章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䚢瑜玉
雙佩四采織成大綬結二玉環金塗銀鈒花飾青羅

抹帶紅羅勒帛玉具劍金塗銀鈒花玉鏢首白羅韈
朱履金塗銀釦從祀則服之至道元年太常禮院言
南郊皇太子充亞獻合著祭祀服準制度袞冕以組
爲纓色如其綬青纊充耳元衣纁裳凡九章每章一
行重以爲等皆織爲之白紗中單黻領青褾襈裾革
帶金鉤䚢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綠紐約用組
黻隨裳色二章朱組雙大綬四采赤白褾襈純朱質
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
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朱韈赤舄舄加
金飾餘同舊制侍從祭祀及謁廟加元服納妃則服
之中興并同其皇子之服紹興三十二年十月禮官

言皇子鄧慶恭三王遇行事若大祭服則金塗銀八
旒冕眞玉佩綬緋羅履韈詔文思院製造　諸臣祭
服唐制有袞冕九旒鷩冕八旒毳冕七旒絺冕六旒
元冕五旒宋初省八旒六旒冕九旒冕塗金銀花額
犀玳瑁簪導青羅衣繡山龍雉火虎蜼五章緋羅裳
繡藻粉米黼黻四章緋蔽膝繡山火二章白花羅中
單玉裝劍佩革帶暈錦綬二玉環緋白羅大帶緋羅
韈履親王中書門下奉祀則服之其冕無額花者元
衣纁裳悉畫小白綾中單師子錦綬二銀環餘同上
三公奉祀則服之七旒冕犀角簪導衣畫虎蜼粉米
二章裳畫黼黻二章銀裝佩劍革帶餘同九旒冕九

卿奉祀則服之五旒冕青羅衣裳無章銅裝佩劍革帶餘同七旒冕四品五品爲獻官則服之六品以下無劍佩綬紫檀衣朱裳羅爲之皁大綾綬銅裝劍佩御史博士服之平冕無旒青衣纁裳無劍佩綬餘同五旒冕太祝奉禮服之慶曆三年太常博士余靖言周禮司服之職掌王之吉服大裘而冕無旒以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袞冕十有二旒其服十有二章以享先王鷩冕八旒其服七章以享先公亦以饗射毳冕七旒其服五章以祀四望山川絺冕六旒其服三章以祭社稷五祀元冕五旒其服無章以祭小祀此皆天子親行祠事所服冕服悉因所祀大小神

鬼以爲制度今大祠中祠所遣獻官並用上公九旒九章冕服以爲初獻其餘公卿亦皆七旒冕服全無等降小祠則公服行事乖戾舊典宜詳周禮因所祭鬼神以爲獻官冕服之制詔下禮官議奏曰聖朝之制惟皇帝親祠郊廟及朝會大禮服袞冕外餘冕皆不設其每歲常祀遣官行事攝公則服一品九旒冕攝卿則服三品七旒冕自從品制爲服不以祠之大小爲差至於小祠獻官舊以公服行事則有違典禮案衣服令五旒冕衣裳無章皁綾綬銅裝劍佩四品以下爲獻官則服之今小祠獻官既不攝公卿則盡屬四品以下當有祭服請除公卿祭服仍舊從本品

外小祠所遣獻官並依令文祭服行事若非時告祭用香幣禮器行事之處亦皆準此詔施行焉皇祐四年同知太常禮院邵必言伏見監察使監禮各冠五旒冕衣裳無章色以紫檀案周禮六冕之制凡有旒者衣裳皆有章惟大裘冕無旒衣裳無章一命大夫之冕無旒衣裳亦無章今監祭監禮所服冕五旒侯伯之冕也而衣無章深所不稱色以紫檀又無經據竊詳監祭監禮既非祠官則御史博士爾而服用五等盖非所宜而且有旒無章況國家南郊大禮太常卿止服朝服前導皇帝明非祠官也今後監祭者請冠獬豸監禮者冠進賢爲稱詔不允元豐元年詳定

禮文所言國家服章視唐尤爲不備於令文祀儀有九旒冕七旒冕五旒冕今既無冕名而有司仍不制七旒冕乃有四旒冕其非禮尤甚又服之者不以官秩上下故分獻四品官者服四旒冕博士御史則冕五旒而衣紫檀太祝奉禮則服平冕而無佩玉此因循不謹之失也且古者朝祭異服所以別事神與事君之禮今皇帝冬至及正旦御殿服通天冠絳紗袍則百官皆服朝服乃禮之稱至親祠郊廟皇帝服袞冕以事神而侍祠之官止以朝服豈禮之稱哉至於景靈宮分獻官皆服朝服尤爲失禮伏請親祠郊廟景靈宮除導駕贊引扶侍宿衛之官其侍祠及分獻

者並服祭服如所考制度脩製五冕及爵弁服各正
冕弁之名又國朝祀儀祭社稷朝日夕月風師雨師
皆服衮冕其蜡祭先蠶五龍亦如之祭司命戶竈門
厲行皆服鷩冕壽星靈星司中司寒中霤馬祭皆服
毳冕皆非是今天子六服自鷩冕而下既不親祠廢
而不用則諸臣攝事自當從王所祭之服伏請依周
禮凡祀四望山川則以毳冕祭社稷五祀則以絺冕
朝日夕月風師雨師司命司中則以元冕若七祀蜡
祭百神先蠶五龍靈星壽星司寒馬祭蓋皆羣小祀
之比當服元冕從之哲宗元祐元年太常寺言舊制
大禮行事執事官並服祭服餘服朝服至元豐七年

呂升卿始有行事及陪祠官並服祭服之議今欲令
行事執事官並服祭服其贊引行事禮儀使太常卿
太常博士閤門使樞密院官進接圭殿中監止供奉
皇帝其陪位官止導駕押宿及主管事務并他處行
事官仍服朝服從之徽宗大觀元年議禮局言太社
太學獻官祝禮皆以法服奉祠至郡邑則用常服乞
降祭服詔頒制度於州郡然未明使製造後政和間
始詔州縣冠服形制詭異今禮制局造樣頒下轉運
司轉運司製以給州縣焉二年議禮局檢討官俞桌
言元以象道纁以象事故凡冕皆元衣纁裳今太常
寺祭服則衣色青矣前三幅以象陽後四幅以象陰

故裳制不相連屬今之裳則為六幅乃不殊矣冕元
表而朱裏今乃青羅為覆以金銀飾之佩用綬以貫
玉今既有玉佩矣又有錦綬以銀銅一環飾之以玉
宗彝宗廟之彝也乃為虎蜼之狀而不作虎彝蜼彝
粉米散利以養人也乃分為二章而以五色圓花為
藉其餘不合古者甚多乞下禮局博考古制書太常
寺及古者祭服樣二本以進至於損益裁成斷自聖
學詔令議禮局詳議四年議禮局官宇文粹中議改
衣服制度曰凡冕皆元衣纁裳衣則繪而章數皆奇
裳則繡而章數皆偶陰陽之義也今衣用深青非是
欲乞視冕之等衣色用元裳色用纁以應典禮古者

韍前而已芾存此象以韋為之今韍縢自一品以下
並以緋羅為表緣緋絹為裏無復上下廣狹及會紕
純紃之制又有山火龍章按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
后氏山商火周龍章韍者乃黻冕之黻非赤芾之芾
也且芾在下體與裳同用而山龍火者衣之章也周
既繢於上衣不應又繢於芾請改芾制去山龍火章
以破諸儒之惑又祭服有革帶今不用皮革而通裹
以緋羅又以銅為飾其綬或錦或皂環或銀或銅尤
無經據宜依古制除去至佩玉中單赤舄之制則全
取元豐中詳定官所議行之粹中又上所編祭服制
度曰古者冕以木版為中廣八寸長尺六寸後方前

圜後仰前低染三十升之布元表朱裏後方者不變之體前圜者無方之用仰而元者升而辨於物俯而朱者降而與萬物相見後世以繒易布故純儉今羣臣冕版長一尺二寸闊六寸二分非古廣尺之制以青羅爲覆以金塗銀稜爲飾非古元表朱裏之制乞下有司改正古者冕之名雖有五而繅就旒玉則視其命數以爲等差合綵絲爲繩用以貫玉謂之繅以一玉爲一成結之使不相并謂之就就間相去一寸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各以旒數長短爲差今羣臣之冕用藥玉青珠五色茸線非藻玉三采二采之義每旒之長各八寸非旒數長短爲差之義又獻

官冕服雜以諸侯之制而一品服衮冕臣竊以爲非宜元豐中禮官建言請資政殿大學士以上侍祠服鷩冕觀察使以上服毳冕監察御史以上服絺冕朝官以上服元冕選人以上爵弁詔許之而不用爵弁供奉官以下至選人盡服元冕無旒臣竊謂依此參定乃合禮制古者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其服當鷩冕蓋出封則遠君而伸在朝則近君而屈今之攝事及侍祠皆在朝之臣也在朝之臣乃與古之出封者同命數非先王之意乞下有司制鷩冕八旒毳冕六旒絺冕四旒元冕三旒其次二旒又其次無旒依元豐詔旨參酌等降爲侍祠及攝祭之服長短之度

采色之別皆乞依古制施行又案周禮諸侯爵有五等而服則三所謂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是也古者諸侯有君之道故其服以五七九爲節今之郡守雖曰猶古之侯伯其實皆王臣也欲乞只用羣臣之服自鷩冕而下分爲三等三都四輔爲一等初獻鷩冕八旒經略安撫鈐轄爲一等初獻毳冕六旒亞獻並元冕二旒終獻無旒節鎮防團軍事爲一等初獻絺冕四旒亞終獻並元冕無旒其衣服之制則各從其冕之等又曰今之紘組仍綴兩緇帶而結於頤冕旁仍垂青纊而不以瑱以犀爲簪而不以玉笄象笄并非古制乞下有司

改正從之政和議禮局言大觀中所上羣臣祭服制度已依所奏脩定乞付有司依圖畫製造既又上羣臣祭服之制正一品九旒冕金塗銀稜有額花犀簪青衣畫降龍朱裳蔽膝白羅中單大帶革帶玉佩錦綬青絲網玉環朱韈履革帶以金塗銀玉佩以金塗銀裝綬以天下樂暈親祠大禮使亞獻終獻太宰少宰左丞每歲大祠宰臣親王執政官郡王充初獻服之奏告官並依本品服已下準此從一品九旒冕無額花白綾中單紅錦綬銀環金塗銀佩餘如正一品服親祠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工部尚書大廟進受幣爵奉幣爵宗室每歲大祠捧俎官大祠中祠初獻官

服之二品七旒冕角簪青衣無降龍餘如從一品服
親祠禮部侍中殿中監大司樂光祿卿讀册官太廟
薦俎贊進飲福宗室七祀配享功臣分獻官每歲大
祀謂用宮駕者大司樂大祠中祠亞終獻大祠禮官
小司獻官朔祭太常卿服之三品五旒冕皁綾綬銅
環金塗銅革帶佩餘如二品服親祠舉册官大樂令
光祿丞奉俎饌籩豆簠簋官分獻官分獻壇壝從祀
太廟奉瓚盤薦香燈安奉神主奉毛血槃薦籩篚肵
胥豆宗室每歲祭祠大樂令大中祠分獻官服之無
旒冕紫青衣朱裳蔽膝無佩綬餘如三品服奉禮協
律郎郊社令太祝太官令親祠搢鼎官進搏黍官太

廟供亞終獻金斧供七祀獻官木爵官服之五旒冕
紫檀綖衣餘如三品服監察御史服之州郡祭服三
都初獻八旒冕經略安撫鈐轄初獻六旒冕亞獻並
二旒冕終獻無旒節鎮防團軍事初獻四旒冕亞終
獻並無旒冕中興之後省九旒七旒五旒冕定爲四
等一曰鷩冕八旒二曰毳冕六旒三曰絺冕四旒四
曰元冕無旒其義以公卿大夫士皆北面爲臣又近
尊者而屈故其節以八以六以四從陰數也先是紹
興四年五月國子監丞王普奏言臣嘗考諸經傳具
得冕服之制盖王之三公八命鷩冕八旒衣裳七章
其章各八孤卿六命毳冕六旒衣裳五章其章各六

大夫四命絺冕四旒衣裳三章其章各四上士三命
元冕三旒中士再命元冕二旒下士一命元冕無旒
衣皆無章裳黻視其命數自三而下其繅至笄衡紘
紞瑱纓帶佩芾舄中衣皆有等差近世冕服制度沿
襲失眞多不如古夫後方而前圓後昂而前俛元表
而朱裏此冕之制也今則方圓俛仰幾於無辨且以
青爲表而飾以金銀矣其衣皆元其裳皆纁裳前三
而後四幅此衣裳之制也今則衣色以青裳色以緋
且以六幅而不殊矣山以章也今則以噌火以圜也
今則以銳宗彝宗廟虎蜼之彝也乃畫虎蜼之狀而
不爲虎蜼彝粉米米而粉之者也乃分爲二章而以

五色圓花爲藉佩有衡璜琚瑀衝牙而已乃加以雙
滴而重設二衡綬以貫佩玉而已乃別爲錦綬而間
以雙環以至帶無紐約芾無肩頸舄無絇繶中衣無
連裳臣伏讀國朝會要郊廟奉祀禮文祖宗以來屢
嘗講究第以舊服無有存者欲乞因茲改作是正訛
謬一從周制以合先聖之言尋禮部契勘奏言衣服
之制或因時王而爲之損益事雖變古要皆一時制
作不無因革或考之先王而有繆戾者雖行之已久
不應承誤襲非憚於改正案周官自上公服衮王之
三公服鷩以至士服元冕凡五等唐制自一品服衮
冕九旒至五品服元冕無旒亦五等國家承唐之舊

初有五旒之名其後去三公袞冕及絺冕但存七旒
鷩冕五旒毳冕與無旒元冕凡三等而已袞服非三
公所服去之可也乃併絺冕去之自尚書服毳冕以
至光祿丞亦服焉貴賤幾無差等此皆一時制作不
無因革今合增鷩冕爲八旒增毳冕爲六旒復置絺
冕爲四旒并及無旒元冕共四等庶幾稍合周制君
冕之方圓低昂至於無辨則制造之差也以青爲表
非不用元也爲元而不至者也以緋爲裳非不用纁
也爲纁而太過者也山止而靜者也今象其嚮是得
山之勢而不知其性火圜而神者也今象其銳是得
火之形而不得其神也至於宗彝粉米佩綬帶紐芾

履之屬皆宜改正施行是時諸臣奏請討論雖詳然
終以承襲之久未能盡革也鷩冕八旒每旒八玉三
采朱白蒼角笄青纊以三色紞垂之紘以紫羅屬於
武衣以青黑羅三章華蟲火虎蜼彝裳以纁表羅裏
繒七幅繡四章藻粉黼黻大帶中單佩以珉貫以藥
珠綬以絳錦銀環散上紕下純繪二章山火革帶緋
羅表金塗銀裝襪舄並如舊制宰相亞終獻大禮使
服之前期景靈宮太廟亞終獻明堂滌濯進玉爵酒
宮亦如之毳冕六旒玉三采衣三章繪虎蜼彝藻粉米
裳二章繡黼黻佩藥珠衡璜等以金塗銅帶散繪以
山革帶以金塗銅餘如鷩冕六部侍郎以上服之前

期景靈宮太廟進爵酒幣官奉幣官受爵酒幣官薦
俎官明堂受玉爵受玉幣奉徹籩豆進飲福酒徹俎
祝眡贊引亞終獻禮儀使亞終獻爵并盥洗官四員
並如之前二日奏告初獻社壇九宮壇分祭初獻亞
獻亦如之絺冕四玉二采朱綠衣一章繪粉米裳二
章繡黼黻綬以皁綾銅環餘如毳冕光祿卿監察御
史讀冊官舉冊官分獻官以上服之前期景靈宮太
廟奏奉神主官明堂太府卿光祿卿沃水舉冊官讀
冊官押樂太常卿東朶殿三員西朶殿三員東廊二
十八員西廊二十五員南廊二十七員軷門祭獻官
前二日奏告亞獻終獻官監察御史並如之社稷九

宮壇分祭終獻官監察御史兵工部光祿卿丞亦如
之元冕無旒無佩綬衣純黑無章裳刺黼而已散無
刺繡餘如絺冕光祿丞奉禮郎協律郎進摶黍官太
社令良醞令太官令奉俎饌等官供祠執事官內侍
以下服之明堂光祿丞奉禮郎良醞令太祝摶黍官
官架協律郎登歌協律郎奉御官內侍供祀執事官
武臣奉俎官軷門祭奉禮郎太祝令太官令社壇九
宮壇分祭太社太祝太官令奉禮郎並如之紫檀冕
四旒服紫檀衣博士御史服之外州軍祭服鷩冕八
旒三都初獻服之毳冕六旒經略安撫鈐轄初獻服
之絺冕四旒經略安撫鈐轄亞獻服之節鎮防團軍

事初獻亦加之元冕無旒節鎭防團軍事亞終獻服之笏唐制五品以上用象上圓下方六品以下用竹木上挫下方宋文散五品以上用象九品以上用木武臣內職並用象千牛衣綠亦用象廷賜緋綠者給之中興同

以上宋

遼志祭服終遼之世郊丘不建大裘冕服不書　衮冕祭祀宗廟遣上將出征飲至踐阼加元服納后若元日受朝則服之金飾垂白珠十二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簪導元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龍華蟲火山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

衣褾領爲升龍織成文各爲六等龍山以下每章一行行十二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黻革帶大帶劍佩綬舄加金飾元日朝會儀皇帝服衮冕

以上遼

金志金制皇帝服通天絳紗衮冕偪舄即前代之遺制也冕制天板長一尺六寸廣八寸前高八寸五分後高九寸五分身圍一尺八寸三分并納言并用青羅爲表紅羅爲裏周迴用金稜天板下有四柱四面珍珠網結子花素墜子前後珠旒共二十四旒各長一尺二寸青碧線織造天河帶一長一丈二尺闊二寸兩頭各有眞珠金碧旒三節玉滴子節花紅線組帶二上有眞珠金翠旒玉滴子節花下有金鐸子二枚紅線款幔帶一黈纊二眞珠垂繫上用金萼子二簪窠款幔組帶鈿窠各二內組帶鈿窠四並玉纓麈碾造玉簪一頂方二寸導長一尺二寸簪項刻鏤塵雲龍　衮用青羅夾製五綵間金繪畫正面日一月一昇龍四山十二上下襟華蟲火各六對虎蜼各六對背面星一昇龍四山十二華蟲火各十二對虎蜼各六對中單一白羅單製羅領褾襈裳一帶褾襈紅羅八幅夾製繡藻三十二粉十六米十六黼三十二黻三十二蔽膝一帶褾襈並紅羅夾製繡昇龍二綬一幅大綬以赤黃黑白綠褾六綵織紅羅托裏小綬

三色同大綬銷金黃羅綬頭上間施三玉環皆刻雲龍大綬五百首小綬半之緋白大帶一銷金黃羅帶頭鈿窠二十四紅羅勒帛一青羅抹帶一玉佩二白玉上中下璜各一半月各二皆刻雲龍玉滴子各二皆以眞珠穿製金篦鉤獸面水華環釘涼帶一紅羅裹鍍金上有玉鵝七鉈尾束各一金拳龍口以玳瑁板襯釘脚舄重底紅羅面白綾托裏如意頭銷金黃羅緣口玉鼻仁飾以珠䙅用緋羅加綿凡大祭祀加尊號受冊寶則服衮冕行幸齋戒出宮或御正殿則通天冠絳紗袍　皇太子冠服冕用白珠九旒紅絲組爲纓青纊充耳犀簪導衮青衣朱裳五章在衣山

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鰈蔽膝隨裳色爲火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玉環三白襪朱舄舄加金塗銀釦謁廟則服之　臣下祭服皇統七年太常寺言太廟成後奉安神主祫享行禮凡行事執事助祭陪位官雖古典當服袞冕九章畫降龍隨品各有等差通典云虞夏殷並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於裳周升三辰於旂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作九章之服山龍華蟲火宗彝繪於衣藻粉米黼黻繡於裳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又後

魏帝服袞冕與祭者皆朝服又開元禮一品服九章又五禮新儀正一品服九旒冕犀簪青衣畫降龍今汴京舊禮直官言自宣和二年已後一品祭服七旒冕大袖無龍唐雖服九章服當時司禮少常伯孫茂道言諸臣之章雖殊然飾龍名袞尊卑相亂請三公服鷩冕八章爲宜臣等竊謂歷代衣服之制不同若從後魏則止服朝服或用宋服則爲七章若遵唐九章則有飾龍名袞尊卑相亂之議尚書省乃奏用後魏故事止用燕京大冊禮時所服朝服以祭大定三年八月詔遵皇統制攝官則朝服散官則公服以皇太子爲亞獻服袞冕十四年用唐制若祭遇雨雪則

服常服謂今之公服也泰和元年八月禮官言祭服所以接神朝服所以事君雖歷代損益不同然未嘗不有分別是以袞冕十二旒元衣纁裳備十二章天子之祭服也通天冠絳紗袍天子之視朝服也臣下之服則用青衣朱裳以祭朱衣朱裳以朝國朝惟天子備袞冕通天冠二等之服今羣臣但有朝服而祭服尚闕每有祀事但以朝服從事實於典禮未當請依漢唐故事祭服冕旒畫章然君冕服雖章數各殊而俱飾龍名袞而唐孫茂道已有尊卑相亂之論然三公法服有龍恐涉於僭國初禮官亦嘗駁議乞參酌古今改置祭服其冠則如朝冠而但去其貂蟬豎

筆其服用青衣朱裳白襪朱履非攝事者則用朝服庶幾少有差別上曰朝祭之服固宜分也

以上金

元志天子冕服袞冕制以漆紗上覆曰綖青表朱裏綖之四周匝以雲龍冠之口圍縈以珍珠綖之前後旒各十二以珍珠爲之綖之左右繫黈纊二繫以元統承以玉瑱纊色黃絡以珠冠之周圍珠雲龍網結通翠柳調珠綖上橫天河帶一左右至地珠鈿窠網結翠柳朱絲組二屬諸笄爲纓絡以翠柳調珠簪以玉爲之橫貫於冠　袞龍服制以青羅飾以生色銷金帝星一日一月一昇龍四複身龍四山三十八火

四十八華蟲四十八虎蜼四十八　裳制以緋羅其狀如裙飾以文繡凡一十二行每行藻二粉米一黼二黻二　中單制以白紗絳緣黃勒帛副之　蔽膝制以緋羅有褾緋絹爲裏其形如襜袍上著之繡復身龍　玉佩珩一瑀一琚一衝牙一璜二衝牙以繫璜珩下有銀獸面塗以黃金雙璜夾之次又有衝下有衝牙傍別施雙的以鳴用玉　大帶制以緋白二色羅合縫爲之　玉環綬制以納石失金錦也上有三小玉環下有青絲織網　紅羅韈制以紅羅爲之高靿　履制以納石失有雙耳二帶鉤飾以珠　韈制以紅綾　右按太常集禮至元十二年十一月博士

議擬冕天版長一尺六寸廣八寸前高八寸五分後高九寸五分身圍一尺八寸三分并納言用青羅爲表紅羅爲裏周迴緣以黃金天板下四面珠網結子花素墜子前後二十有四旒以珍珠爲之青碧線織天河帶兩頭各有珍珠金翠旒三節玉滴子節花全紅綿組帶二上有珍珠金翠旒玉滴子下有金鐸二梅紅繡款幔帶一䩞纊二珍珠垂繫上用金葾子二簪窠款幔組帶鈿窠各二內組帶窠四並鏤玉爲之玉簪一頂面鏤雲龍袞衣用青羅夾製五采間金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正面日一月一升龍四山十二上下襟華蟲火各六對虎蜼各口對背星一升龍四山十二華蟲火各十二對虎蜼各六對中單用白羅單製羅領褾襈裳一帶褾襈全紅羅八幅夾造上繡藻粉米黼黻藻三十三粉米十六黼三十二黻三十二蔽膝一帶褾襈紅羅夾造八幅上繡升龍二綬一幅六采織造紅羅托裏小綬三色同大綬銷金黃羅綬頭全上間施二玉環並碾雲龍緋白大帶一銷金黃帶頭鈿窠二十有四紅羅勒帛一青羅抹帶一佩二玉上中下璜各一半月各二並碾玉爲雲龍文玉滴子各二並珍珠穿造金篦鉤獸面水葉環釘全涼帶一紅羅裏鏤金爲之上爲玉鸂七撻尾束各一金攀龍口玳瑁襯釘舄一重底紅羅面白綾托裏

如意頭銷金黃羅緣口玉鼻人飾以珍珠金緋羅錦襪一兩　皇太子冠服袞冕元衣纁裳中單蔽膝玉佩大綬朱襪赤舄　按太常集禮至元十二年博士擬袞冕制用白珠九旒紅絲組爲纓青纊充耳犀簪導青衣朱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褾襈裙革帶塗金銀鉤䚢蔽膝隨裳色爲火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玉環三白襪朱舄舄加金塗銀釦大德十一年九月照擬前代制度已擬其制未果造

以上元

明史輿服志皇帝冕服洪武元年學士陶安請製五

冕太祖曰此禮太繁祭天地宗廟服袞冕社稷等祀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三年更定正旦冬至聖節竝服袞冕祭社稷先農冊拜亦如之十六年定袞冕之制冕前圓後方元表纁裏前後各十二旒旒五采玉十二珠五采繅十有二就就相去一寸紅絲組為纓黈纊充耳玉簪導袞元衣黃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織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白羅大帶紅裏蔽膝隨裳色繡龍火山文玉革帶玉佩大綬六采赤黃黑白縹綠小綬三色同大綬間施三玉環白羅中單黻領青綠襈黃襪黃金舄飾二十六年更定袞冕十二章冕版廣一尺二寸長二

尺四寸冠上有覆元表朱裏餘如舊制圭長一尺二寸袞元衣纁裳十二章如舊制中單以素紗為之紅羅蔽膝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織火龍山三章革帶佩玉長三尺三寸大帶素表朱裏兩邊用綠上以朱錦下以綠錦大綬六采黃白赤元縹綠織成純元質五百首凡合單紡為一系四系為一扶五扶為一首小綬三色同大綬間織三玉環朱襪赤舄永樂三年定冕冠以皂紗為之上覆曰綖桐板為質衣之以綺元表朱裏前圓後方以玉衡維冠玉簪貫紐紐與冠武足前體下日武緌在冠之下亦日武並繫纓處皆飾以金綖以左右垂黈纊充耳用黃玉繫以元紞承以白玉瑱朱紘餘如舊制玉圭長一尺二寸

剡其上刻山四以象四鎮之山蓋周鎮圭之制異於大圭不瑑者也以黃綺約其下別以囊韜之金龍文袞服上有十二章元衣八章日月龍在肩星辰山在背火華蟲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織成本色領褾襈裾褾者袖端襈者衣緣纁裳四章織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後四幅前後不相屬共腰有辟積本色綼裼裳側有純謂之綼裳下有純謂之裼純者緣也中單以素紗為之青領褾襈裾領織黻文十三蔽膝隨裳色四章織藻粉米黼黻各二本色緣有紃施於縫中玉鉤二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二衝牙一璜二瑀下垂玉花一玉滴二瑑飾雲龍文描金自珩而下繫組五貫以玉珠行則衝牙二滴與璜

相觸有聲金鉤二有二小綬六采黃白赤元縹綠纁質三小綬色同大綬間施三玉環龍文皆織成襪舄皆赤色舄有黑鉤純以黃飾舄首嘉靖八年諭閣臣張璁袞冕有革帶今何不用璁對曰按陳祥道禮書古革帶大帶皆謂之鞶革帶以繫佩韍然後加以大帶而笏搢於二帶之間夫革帶前繫韍後繫綬左右繫佩自古冕弁恆用之今惟不用革帶以至前後佩服皆無所繫遂附屬裳要之間失古制矣帝曰冕服祀天地享祖宗若闕革帶非齊明盛服之意及觀會典載蔽膝用羅上織火山龍三章并大帶緣用錦皆與今所服不合卿可并革帶繫蔽膝佩綬之式詳考繪圖以

進又云衣裳分上下服而今衣恆掩裳裳制如帷而
今兩幅朕意衣但當與裳要下齊而露裳之六章何
如已又諭璁以變更祖制爲疑璁對曰臣考禮制衣
不掩裳與聖意允合夫衣六章裳六章義各有取衣
自不容掩裳大明集禮及會典與古制不異今衣八
章裳四章故衣裳掩裳然於典籍無所準內閣所藏
圖註蓋因官司織造循習訛謬今訂正之乃復祖制
非有變更帝意乃決因復諭璁曰衣有六章古以繪
今當以織朕命織染局考國初冕服日月各徑五寸
當從之裳六章古用繡亦當從之古色用元黃取象
天地今裳用纁於義無取當從古革帶卽束帶後當

用玉以佩綬繫之於下蔽膝隨裳色其繡上龍下火
可不用山卿與內閣諸臣同考之於是楊一清等詳
議袞冕之服自黃虞以來元衣纁裳爲十二章日月
星辰山龍華蟲其序自上而下爲衣之六章宗彝藻
火粉米黼黻其序自下而上爲裳之六章自周以後
寖變其制或八章或九章已戾於古矣我太祖皇帝
復定爲十二章之制司造之官仍習舛訛非制作之
初意伏乞聖斷不疑帝乃令擇吉更正其制冠以圓
匡烏紗冒之旒綴七采玉珠十二青纊充耳綴玉珠
二餘如舊制元衣黃裳衣裳各六章洪武間舊制日
月徑五寸裳前後連屬如帷六章用繡蔽膝隨裳色

羅爲之上繡龍一下繡火三繫於革帶大帶素表朱
裏上緣以朱下以綠革帶前用玉其後無玉以佩綬
繫而掩之中單及圭俱如永樂間制朱襪赤舃黃條
緣元纓結　皇太子冠服陪祀天地社稷宗廟及大
朝會受册納妃則服袞冕洪武二十六年定袞冕九
章冕九旒旒九玉金簪導紅組纓兩玉瑱圭長九寸
五分元衣纁裳衣五章織山龍華蟲宗彝火裳四章
織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黻領蔽膝隨裳色織火山
二章革帶金鉤艓玉佩綬五采赤白元縹綠織成純赤質
三百三十首小綬三色同間織三玉環大帶白表朱
裏上緣以紅下緣以綠白韈赤舃永樂三年定冕冠

元表朱裏前圓後方前後各九旒每旒五采繅九就
貫五采玉九赤白青黃黑相次玉衡金簪元紞垂青
纊充耳用青玉承以白玉瑱朱紘纓玉圭長九寸五分
以錦約其下并韜袞冕九章元衣五章龍在肩山在
背火華蟲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織成本色領褾襈裾纁
裳四章織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後四幅不相屬
共腰有襞積本色綼裼中單以素紗爲之青領褾襈
裾領織黻文十二蔽膝隨裳色四章織藻粉米黼黻
本色緣有紃施於縫中上玉鉤二玉佩二各用玉珩
一瑀一琚一衝牙一璜三瑀下垂玉花一玉滴二瑑
雲龍文描金自珩而下繫組五貫以玉珠上有金鉤

小綬四采赤白縹綠以副之纁質大帶素表朱裏在腰及
垂皆有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綠紐約用青組大綬四
采赤白縹綠纁質小綬三采間施二玉環龍文皆織成韈
舄皆赤色舄用黑絇純黑飾舄首　親王冠服助祭
謁廟朝賀受冊納妃服衮冕洪武二十六年定冕服
俱如東宮第冕旒用五采玉圭長九寸二分五釐青
衣纁裳永樂三年又定冕服皮弁制俱與東宮同
親王世子冠服聖節千秋節并正旦冬至進賀表箋
及父王生日諸節慶賀皆服衮冕洪武二十六年定
衮冕七章冕三采玉珠七旒圭長九寸青衣三章織
華蟲火宗彝纁裳四章織藻粉米黼黻素紗中單青

領褾赤韍革帶佩白玉元組綬綬紫質用三采紫黃赤
織成間織三白玉環白韈赤舄永樂三年更定冕冠
前後各八旒每旒五采繅八就貫三采玉珠八赤白
青色相次玉圭長九寸青衣三章火在肩華蟲宗彝
在兩袖皆織成本色領褾襈裾其纁裳玉佩帶綬之
制俱與親王同第領織黻文減二　郡王冠服永樂
三年定冕冠前後各七旒每旒五采繅七就貫三采
玉珠七圭長九寸青衣三章粉米在肩藻宗彝在兩
袖皆織成纁裳二章織黼黻各二中單領織黻文七
餘與親王世子同

以上明

冕服考卷四終

侯官林氏學

# 三禮陳數求義

嘉慶癸亥鐫

誦芬堂藏板

三禮之聚訟久矣鄭康成注最稱有功而同時譏其多臆說況下此者乎魏晉以降師傳曹習各是所是厥詞愈枝考亭朱子嘗毅然欲訂正而有志未逮所著經傳通解倘屬藁本經勉齋黃氏信齋楊氏續成而後人猶不能無遺議焉棠不幸生九年而孤母鄭太安人世治小戴之學篝燈課誦首授是經稍長兼及周官儀禮見其間儀物度數往往有不相通者私衷眙瞀考之注疏及諸儒所訓則或謂其兼存異代之制或謂其並隨時俗之宜或則以爲文之有脫有衍或則以爲字之形訛聲訛甚者又直斥爲非聖人之言乃曲儒僞託以售其陰謀讀亂者嗟夫聖經之獲存於煨燼之餘幸矣而復横遭掊擊如此不重可慨也乎時方習舉子業未暇有所論釋壬辰下第後投徒以養復理故經得徧閱傳記及諸言禮之書而向所蓄疑者卒無以解乃專取三禮本文反復尋繹以彼此前後相參證其三禮所無則旁徵於諸經諸經所無乃取證於秦漢間人言之近古者於是疑者釋而瑩者通始歎聖人制作盡美盡善無可非議直由讀者以鹵莽滅裂之功解者以偏曲穿鑿之見誤之耳因輙抒所見著爲論辯間附以圖十年於茲裒然在篋夫禮之所尊尊其義也顧行之有其儀將之有其物三千三百是

其數也論者僉云漢儒詳於數宋儒精於義然舍義而陳
數固無由見先王體性達情之故而舍數而專言義又何
所據而得其明備之實則是二者不可偏廢而因數尋義
庶幾近之獨是以末學陋識欲測制作之精固知未必有
當而生二千餘年之後卽欲備陳其數以厠於祝史之末
亦豈易言然區區尊經信古之心實欲使前聖微言大義
昭然無所窒𥁞則雖於儒先舊訓多所違異弗敢避也遂
以類分系錄而藏之家塾第一卷曰天時二卷曰地域三
卷曰田賦四卷曰財用五卷曰職官六卷曰學校七卷曰
明堂八卷曰廟祧九卷曰祭序十卷十一卷曰祭儀十二

卷曰郊社十三卷曰羣祀十四卷曰巡狩十五卷曰師田
十六卷曰朝覲十七卷曰饗燕十八卷曰飲射十九卷曰
冠昏二十卷曰宗法二十一至二十四卷曰喪服二十五
至二十八卷曰喪紀二十九卷曰宮室三十卷曰冕服
乾隆四十七年歲在元黓攝提格皐月候官林喬蔭自述

# 三禮陳數求義卷一

候官　林喬蔭　學

## 天時

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或言皆指周正或言皆指夏正鄭
氏注謂正月是周之正月正歲是夏之正月據凌人職云
正歲十有二月斬冰若是周正則十二月冰尚未堅鄭說
是矣然鄭又以凡言歲終皆指周正建亥之月考經文歲
終之下直接正歲若是亥月則亥月之後卽是周之正月
何緣別稱正歲以著其爲夏正是歲終當爲建丑之月卽
豳風二之日而思卒歲也且正月之吉布治於邦國都鄙

途有遠近則布治之日非卽懸象之日明矣故以周正布
治以夏正懸象而諸官之率屬觀象者均在正歲不唯於
時王之朔天運之宜兩無所悖且亦使邦國都鄙觀象者
同在一日無致參差若以正歲卽是正月文可通稱則邦
國都鄙安能卽日而達故經文於布治之下懸象之上加
一乃字乃者繼事之詞鄭氏注謂以正月朝日布治於天
下至正歲又書而懸於象魏使萬民觀焉正合經意因此
又思春官太史職所云正歲年以序事須之於官府都鄙
者鄭氏注謂中數曰歲朔數曰年大小不齊正之以閏恐
亦非是葢歲卽夏正年卽周正二者並用以序事事有當

從正朔者則用周正以尊時王之典有宜從正歲者則用夏正以協天運之宜逸周書所謂武王代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者是也若置閏自有常法無庸特頒太史貳六官所頒者猶六典八法八則之類未必只為置閏故也然即此而求注說其以中數為歲朔數為年者亦復可通葢自大撓作甲子以十日為天干天干者自甲至癸也十二子為地支地支者自子至亥也天圓故甲乙居東丙丁居南庚辛居西壬癸居北戊巳居中地方故寅卯辰居東巳午未居南申酉戌居西亥子丑居北歲者太歲也太歲左旋自東而南而西而北

故起於寅終於丑易大傳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其序亦然夫以地支之次言之當始於子而太歲則始於寅是以爾雅釋天歲陽自甲至癸歲名則自寅至丑月陽自畢至極月名則自陬至涂不循地支之次以太歲必起於寅不起於子也而屈原之言曰攝提貞於孟陬攝提寅年孟陬寅月謂之貞者貞正也即周禮正歲之義也是三統雖可以建子建丑而言歲必以建寅為正時王之朔則不謂之歲而謂之年矣歲既以太歲所在得名由今歲寅月之中氣數至來歲寅月中氣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十二

中氣一周是謂中數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是漢曆所推歲實之數如此四分日之一當以一日為九百四十分則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小餘二百三十五分也後世以其太多代有損益今會典所定歲實為三百六十五日二時七刻三分四十五秒年以正朔得名由今年正月之朔數至來年正月之朔凡三百五十四日而十二月朔一周是為朔數所以然者日月之行有遲有疾日行遲月行速凡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分而月行及日謂之一月是月之合朔為二十九日過半過半者視九百四十分而半之尚多二十九分也一歲之氣周有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其十二月朔一周惟三百五十四日是少十一日二百三十五分不及氣周然一月有餘

分二十九一年十二月有餘分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既得三百五十四日又得餘分三百四十八於此餘分三百四十八中取二百三十五以當四分日之一仍有餘分一百一十三又以此餘分一百一十三減其一日九百四十分之數惟有八百二十七分是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以氣之盈就朔之虛通計之一年有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積三年則成一月而閏生焉今法每月之內一節氣一中氣合兩氣之策共三十日四十三刻奇以較每月常數三十日多四十三刻奇為氣盈又太陰自合朔至第二合朔實止二十九日五十三刻奇以較每月常數三十日又少四十六刻奇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計之共餘九十刻奇積至三十三個月共餘分必滿月策而生閏月然則年歲之分以數

術言之爲中朔之數以典則言之爲夏周之正注特據其
一耳古人言其齒者不曰生若干年卽曰年若干不云若干歲者亦是以朔數言之然夏時旣是
正歲而子月亦得名春者以子時得爲一日之始則子月
亦得爲一年之始但子時之屬一日東方未明作事者自
不若平旦之便則一歲亦然故孔子告顏淵以行夏之時
而周禮亦並用夏正也且子月可以稱春而不可以稱孟
春觀周禮之文有孟春復有上春孟春者夏正之正月上
春者周正之正月而凡經之言孟仲季月皆是夏正故明
堂位言魯君孟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
太廟足見魯雖用郊禘未嘗正同於天子天子郊在仲冬

禘在仲夏也鄭氏以上春卽是孟春又以明堂位所言是
周正皆屬傳誤

太史旣正歲年以敘事而所須止及官府都鄙不及邦國
者蓋邦國若焦薊英六祝陳杞宋之類皆書所謂統承先
王修其禮物者而左傳晏子之言齊地以爲爽鳩始居於
此而後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
因之子產言晉事以爲后帝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
因大抵諸侯國土各有所因則三正之建亦各隨其土俗
之舊故公劉在夏后之世而詩言一之日二之日已用建
子之月爲起數甘誓數有扈氏之罪亦曰怠棄三正非止
不用夏正也然邦國雖三正各因其舊而時王之正朔不
敢不遵故太史須告朔于邦國朔而曰告則所謂敬授民
時巡守祭享諸大節之宜用正歲者卽於本朝之朔告之
使知而無庸別爲頒布且邦國三正雖因舊俗而正月必
用時王之稱觀公劉止稱一之日而武王伐商未革殷命
猶曰惟一月壬辰不敢輒稱正月也

三正雖並用而史書編年必用本朝之正朔故春秋一書
皆是周正左氏於春王正月之文特加周字足以破千古
之疑矣自胡文定創爲夏時冠月周正記事之說伊川程
子亦謂孔子欲行夏之時假天時以立義則是舊史本書

爲冬正月孔子特筆爲春以夏時冠月旣非所以尊周以
建子爲春亦非所以行夏兩者均無所處聖人何苦爲此
筆削乎若謂周初未嘗改月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爲
歲首其月下所書乃周正子月之事則是月之與事常差
兩月聖人著作亦必不若是之錯亂無章若謂古史之例
書月皆不著時如尙書伊訓太甲武成康誥召誥多士顧
命畢命諸篇之文止書月日是未修春秋亦止爲正月孔
子始以夏時春字加於其上不知書述訓誥誓命乃記言
之體與春秋編年者不同苟執以爲例則泰誓所云惟戊
午牧誓所云時甲子昧爽豈古史書日者亦例不著月乎

乃自文定伊川二大儒有此論朱子亦疑而不敢決而九峯蔡氏傳尚書則直謂殷周不改時亦並不改月夫春秋本經俱在如隱九年三月大雨震電以周三月夏之正月也若辰月則雷電非異矣桓八年冬十月雨雪以周十月夏之八月也若亥月則當有雪矣十四年春正月無冰以周正月夏之十一月也若寅月則固解凍矣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以周之秋夏之五月也若申月則不唯無麥亦非苗矣凡此皆經文之顯而可證者卽尚書記言不同編年而既是一代之史亦必用一代之正案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此正胡氏

所據謂前乎周而月數不改者意以元祀是太甲卽位之元年十二月是殷之正月而但稱十二月不云正月知其月之不改又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舊君復位亦以十二月而不書正月蔡氏祖之遂謂祠告復政皆是重事必以正朔行之而止稱十二月明是殷不改月然孔傳之說則以爲元祀十二月是商制君崩踰月卽位而行奠殯至三祀十二月則是二十五月三年喪畢復歸于亳夫殷周異制其卽位改元或爲踰年或以踰月他經本無明文可證故未敢謂孔必是而蔡必非然漢書志引伊訓舊文有曰惟太甲元年十有

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劉歆三統術推是年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冬至在子月而書稱十二月則正足以見殷之改夏十二月爲正月故以子月爲十二月也三祀之十二月則三年喪畢釋服卽吉固不必遲至元正且桐宮之事乃人臣不得已爲之太甲既能改過則復辟更不宜遲而謂必須正月乎至泰誓之十三年春據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牧野一月者周正建子之月時未克商故不稱正月師渡孟津卽泰誓所云大會于孟津也癸巳至戊午僅二十六日總在一月

之內且國語伶州鳩言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日在析木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黿班固以三統術推之謂武王以子月之三日與師二十七日渡孟津丑月四日陳牧野與書言正合則周明以夏之十一月爲春而必謂其夏時不改者何哉若秦之改正本不足以爲根據且其所引冬十月者顏師古明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後紀事者追改非當時本稱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眞正月當時謂之四月他皆類此惟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一事失於追改故北魏高允語崔浩以爲此是謬記以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没于申

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此必有誤浩初未信後歲餘浩謂允曰前所論者初不注心及考之果如君言此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夫前三月爲七月而云十月則正秦之改月以七月爲十月反謂其不改月亦誤矣由是觀之史之必用正朔明甚惟杜預春秋後序云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冢內舊冢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爲魯隱公之元年正月其紀年皆用夏正之月爲歲首晉以同姓諸侯乃不用周正而用夏正因疑於周之時月未改或史書亦可不用本朝正朔者不知竹書所

載雖爲晉事而上及唐虞夏商非特不爲一國而且不爲一代大抵晉國之人私自著述而晉因唐舊民俗猶承夏正非公家之正史固未可以爲倘書春秋之例也

三正並用史書必用正朔而推測占驗之事則皆以夏正卽太史職所正之歲以序事者以氣候必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始齊也故左傳晉之滅虢在冬十二月丙子而卜偃之對晉侯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此時也九月十月是以夏正言之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數推之爲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是亦以夏正言之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亦舉夏正猶今時憲家推算先求歲實之法特今法以冬至爲元本於漢太初之術由今歲冬至數至來歲冬至得若干日小餘若干正以子月爲起數是用周正之月而不用夏與古相反古時不用此法觀虞書特舉四仲左傳言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而馮相氏以冬夏春秋分致日月卽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亦兼冬夏二至知凡推步皆用正歲也

大傳言王者南面而聽天下其可得與民變革者曰改正朔鄭康成注倘書因謂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高堂隆亦謂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並引逸書

之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正改朔以爲舜改堯正之證且云以前檢後軒轅高辛夏后氏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而逸周書則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共商湯用師於夏順天革命改正朔示不相沿故王肅之徒直謂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然甘誓數有扈之罪曰怠棄三正則自夏以前已有用子丑之正者不始於殷周可知而舜典云協時月正日與同律度量衡相對明是四事則正卽正歲正朔之正協之則三正各從所用有不齊者亦可知矣是以北史載李業興使梁武帝問倘書

正月上日之義業與據尚書中候云日月營始定爲夏正建寅之月然以今推步之法驗之堯時冬至日躔在虛則寅月當在奎婁而緯書以爲在營室則鄭氏丑月之說近之至若分命羲和及舜典巡守之月並依夏正猶之周禮正歲之義然三正雖上世並用而孔子删書斷自唐虞故告顏子以行夏之時明唐虞之不猶乎夏而逸書所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共者亦概指敬授人時巡守祭享之必用正歲而言也惟是改正必以三時先儒所云三微成著之旨蓋有所本以淺近者明之一日十二時惟子丑寅得爲一日之始則一年十二月亦惟子丑寅可爲一年之始也

秦改建亥於理無據於事不通是卽甘誓之所謂怠棄三正者宜其二世而亡而春秋之書春王亦是此意蓋謂此子丑寅之三月皆王者所用以爲正者舍此則無以爲正矣先儒不察以春王爲時王則正月固是時王之正月而二月三月亦稱春王果何謂耶

大司徒以土圭正日景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而典瑞云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土方氏云掌土圭之法以土地相宅而建國都鄙考工記玉人云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蓋不獨用之以建王國而凡邦國都鄙度地相宅胥憑於此所以然者以日月星辰之行度不變而人所居有東西南北正視側視之殊則所見各異而晝夜節候亦因之不同故必用此以爲測驗而所謂南北東西朝夕長短寒暑陰風之辨卽今時憲家里差之術及西士地圓之說所本蓋以天下大勢言之南服恒燠北地苦寒東濱海而多風西連山而蔽日此四方之極氣候不同晝夜有長短之殊時刻有先後之異于是以土圭測之以尺有五寸之景爲地中愈南則其景愈短愈北則其景愈長偏東則日中而景已近夕偏西則日中而景尚初朝皆以地中爲測驗之朔而四

方之氣候卽由此推之可知匠人又復以出入之景與日中之景相參以求東西夜又考之極星以審南北於是而各方之晝夜節候無不可定然此法非自周始也堯命羲和分宅四表出納卽東西之率永短卽南北之衡特古書簡約至周禮始著其詳周禮爲周公所作而今世所傳算術號周髀經者乃周公所受於商高正有周言天之書之足爲證據者也其言曰春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極下常有日光秋分之日夜分以至春分之日夜分極下常無日光此言南北之差數極大者蓋赤道居南北二極之中橫絡天體春分時日在赤道其出正卯入正酉從

此漸離赤道而北至夏至而極其出入並在正卯正酉之北二十三度半有奇去北極最近故景最短其所行地上度多地下度少故晝極長而夜極短也自此以後復漸向赤道行至秋分日復在赤道出入以正卯酉與春分同又漸離而南至冬至而極其出入在正卯酉之南亦二十三度半有奇去北極最遠故景最長而所行地上度少地下度多故晝極短而夜極長也夫近赤道則晝夜之長短漸平近北極則晝夜之長短迥異推而至於北極之下距赤道九十度則遂有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者故曰春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極下常有日光秋分之日夜

分以至春分之日夜分極下常無日光也其又曰日運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凡此四方者晝夜易處加四時相及此謂日隨天左旋環繞於地各以其所到之處正照之爲日中正午而其對衝之處卽是夜半子時如日在極東東方爲日中午時其地在極南者必見日初出地而爲卯時在極北者必見日初入地而爲酉時蓋東方之午距南方之卯爲四時距北方之酉亦四時故曰此四方者晝夜易處加四時相及言每加四時則相及也而所謂東方日中西方夜半西方

日中東方夜半亦是以東西差數極大者而言若細別之則日在極南正午西距三十度之地必見爲巳時東距三十度之地必見爲未時其早晚相差得有一時而相距十五度者亦差其時之四刻矣其又曰北極之下不生萬物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物有朝耕暮穫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五穀一歲再熟此通言四方物候之差異者北極之下其地卽以北極爲天頂而日輪之周轉近於地平光所不及故萬物不生其左右亦得陽光者微不能解凍故夏有不釋之冰然春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其地常有日光是以春分至秋分之半年爲晝故其物爲

朝耕暮穫中衡左右則正當赤道之下以赤道爲天頂春分時日行赤道其正午時日方正居天頂其氣甚熱卽其地之夏秋分復然是一歲而有兩夏其冬止如春秋故冬有不死之草而五穀一歲再熟也夫東西南北里差之極至於以半歲爲晝者有之一歲而兩夏者有之則寒暑陰風之各因其地可知惟中國居赤道之北氣候節物爲得其正而洛邑又中國之中故爲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而其測之之法亦唯以土圭度之先求其偏乃得其中旣得其中而四方之節候卽可由此而定猶之今法以北極高度測南北里差凡南行二百

五十里則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高一度
凡北極出地之度同則四時寒暑靡不同也以東西偏度
測東西里差據京師子午線爲中以較各省凡偏東一度
節氣遲時之四分偏西一度節氣早時之四分也今與古立
法雖殊而其爲實測則一矣且周髀經又言北極下地高
旁陀四隤而下地圓之形亦卽是可見盖非圓體則東西
南北安能使之寒暑易候晝夜移時卽其所云天象盖笠
地法覆槃者祇以中國在赤道北止見北極南極常隱於
地下故詳其所可見而不見者畧之是其取象但據一面
若以兩面視之則兩笠相承兩槃相合不唯盖天之說卽

是渾天而大地之形亦且必成圓象周禮周髀同出周公
豈得謂西人獨得之學哉
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鄭注謂於四角立植而縣以
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此卽今水平之法
所以量地高下而得其平者也又云置槷以縣眡以景爲
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
星以正朝夕鄭注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槷以縣
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
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晝其
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

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槷則南北正日中之景最
短者也此盖於土圭之外別詳測景之用謂於地平上爲
圓規而植槷其中日出景在槷西日入景在槷東視景端
與規齊之處識之參以日中午正之景則東西正又中屈
其規以指槷而南北亦正與土圭互相爲用元史載郭守
敬制正方案正倣此而爲之者所以爲測景之法詳矣元史天文志云正方案方四尺厚一寸四周去邊五分爲水渠先定中心畫爲十字外抵水渠去心一寸畫爲圓規自外寸規之凡十九規外規內三分畫爲重規徧布周天度中爲圓徑二寸高亦如之中心洞底植臬高一尺五寸南至則減五寸北至則倍之凡欲正四方置案平地注水於渠眡平乃植臬於中自臬景西入外規卽識以墨景少移輒識之每規皆然至東出外規而止凡出入一規之交皆度以線屈其半以爲中卽所識與臬相當且其景最短則南北正矣復徧閱每規之識以定南北南北既正則東西從而正

然其所云夜考極星者經
既未言其術鄭注亦不之及惟賈疏謂當夜半考之而所
以考之之方究未明也竊案周髀有云正極之所游冬至
日加酉之時立八尺表以繩繫表顚希望北極中大星引
繩致地而識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而希望之
首及繩致地而識其端其兩端相去正東西中折之以指
表正南北此卽所謂夜考極星者正猶定也謂定極星所
在之處也八尺表卽八尺之槷於地平之所立之以繩繫
表顚亦置槷以縣之意也其必於冬至日加卯酉之時者
以冬至前後卯酉之間皆得見星故於此時希望引繩致

地識其兩端其相去爲東西之正猶爲規識景以日出日入參諸日中而正東西也中折其所識之兩端以指表爲南北之正猶測景之規度兩交之間以指槷而正南北也是其法與測景畧同今新法算書所載定南北線取最近北極之句陳大星冬至酉時在極西卯時在極東用兩表之法一定表其體與地平爲垂線一游表其直邊亦與地平爲垂線先以二表與星相望參直成一線若星漸移而東則遷游表隨東至不復東而止移西亦如之末從定表望兩游表各以直線聯之成三角形平分其角作南北正線亦是倣於周髀而爲之者而周髀者周公之書則正足

以爲周禮之注矣乃鄭氏既畧而不言賈氏復漫云以夜半考之苟非周髀尚存又烏知夜考極星之術止在冬至卯酉之間也哉（北極即北辰其紐星古所謂天樞也蓋當時紐星正當不動之處梁祖暅測不動處離紐星一度有餘元郭守敬測又離三度奇此由歲差之故今北極在句陳大星紐星之間）周官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鄭氏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否春秋冬夏氣皆至則是四時之敘正矣以今考之其說亦具詳於周髀案周髀云凡爲日月運行之圓周七衡周而六間以

當六月節六月爲百八十二日八分日之五故日夏至在東井極內衡日冬至在牽牛極外衡也衡復更終冬至故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一歲一內極一外極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月一外極一內極衡者横也謂横界之以定節氣而爲日月出入所循之道卽今時憲家所謂日行之黃道與赤道斜交月行之白道又與黃道斜交者也古未有黃赤道之名故止謂之衡極內衡者七衡中之第一衡夏至之日道也次二衡爲大暑次三衡爲處暑次四衡爲秋分次五衡爲霜降次六衡爲小雪終於極外之第七衡爲冬至由是復自第七衡回次六衡爲大寒次

五衡爲雨水次四衡爲春分次三衡爲穀雨次二衡爲小滿復至于極內之第一衡爲夏至自極內至極外是爲七衡又自極外還於極內是爲六間此一歲之日軌所歷也其第四衡在七衡之中卽是赤道去南極北極遠近相等故日出入於此爲春秋分出以正卯入以正酉景居長短之中而晝夜所行地上之度與地下之度適均以其位正當天體之中也春分之日軌正當中衡此後漸離而北去極稍近則景稍短行地上之度漸多故晝漸長行地下之度漸少故夜漸短至於夏至而日最北去極最近地上之度極多地下之度極少是以夏至之景最短夜極短而晝

極長歷二衡三衡復當中衡爲秋分此後漸離而南去極漸遠則景稍長行地上之度漸少故晝漸短行地下之度漸多故夜漸長至於冬至而日最南去極最近地上之度極少地下之度極多是以冬至之景最長夜極長而晝極短復回而歷六衡五衡以至中衡爲春分向使日軌恒依中衡則無寒暑進退何以能生成萬物而寒暑進退之由則根於夏至之極內與冬至之極外極內極外卽極南極北也其相距皆二十四度（今測爲二十三度半）故曰冬至夏至者日道發斂之所生謂自冬至以後日皆斂北夏至以後日皆發南此致日之所以必於冬夏也夫日所行之黃道與赤

道斜交而月所行之白道又與黃道斜交則月所行之道非卽日所行之道明矣然一歲之中春秋二分黃道與赤道同度並在中衡而月之白道與日之黃道正交者亦惟春秋二分與赤道同度而在中衡葢日行黃道以赤道爲中而月行白道則以黃道爲中中衡者日之中亦月之中也然月循白道行其南之極在黃道南不踰六度（今測爲五度半）其北之極在黃道北亦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正當黃道之處謂之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爲半交復當黃道爲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爲半交其初交自黃道外而入內其中交在對衡之所必自內而出外其初交自黃道內而出外其中交在對衡之所必自外而入內內卽北外卽南自外而入內月行之自南而北也謂之陰律自內而出外月行之自北而南也謂之陽律凡行二十七日有奇而交一終每年爲十三交有奇而致月必於春秋者葢以春秋二分正當中衡爲黃赤二道之交月所行之度卽日二至所行之度春分之月上弦於夏至之日道下弦於冬至之日道則其望必在秋分之日道可知秋分之月上弦於冬至之日道下弦於夏至之日道則其望必在春分之日道可知以其黃道與赤道白道與黃道三者之度同也夫旣所行之度參值則月之東出西沒

其位亦必居卯酉之正與日相等而或出沒於卯酉之南是知其在陽律也或出沒於卯酉之北是知其在陰律也且旣月與日之度參值則月之過午之度亦必與日之度同而或高於日過午之度是又其在陰律也或卑於日過午之度是又其在陽律也月行一月與日相會皆有陽律陰律故周髀云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月一內極一外極然其行陰陽律也有時而過乎外衡內衡有時而不及乎外衡內衡唯此二分之月行陽律者正當內衡之極行陰律者正當外衡之極故馮相氏之致月必以春秋矣（周髀及鄭注言冬至日在牽牛夏至日在東井特周時爲然今據歲差與古不同）

月令中星與尙書堯典異鄭康成謂月令舉其月初尙書總舉一月故不同孔穎達疏又引三統元嘉二術以證謂月令不與律正同者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相去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昏早見而且晚沒暗者昏晚見而且早沒所以暗明之星不可正依律法但舉大畧耳此皆由不知列宿之行每歲有差之故晉虞喜始覺其然立差以追其變謂五十年而差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自是以後代有增損祖沖之定爲四十五六年差一度隋戊辰術定八十九年而差一度劉焯

皇極術定七十六年過半而差一度傅仁均戊寅術定五十五年過半差一度僧一行大衍術八十年有奇差一度寶應五紀術九十一年有奇差一度長慶宣明術八十四五年差一度景福崇元術八十三年有奇差一度宋明天術七十七年過半差一度觀天術七十八年有奇差一度紀元術七十三年有奇差一度會元術七十三年過半而差一度統天術六十六七年差一度開禧術六十七年有奇差一度金大明術七十五六年差一度今用西法定爲歲差五十一秒（今周天三百六十整度度六十分分六十秒）計七十年差五十九分三十秒幾及一度約二千一百餘年則差一次二萬五千四百餘年乃復其初故惟夏小正所言與堯典多合而左傳國語毛詩亦與月令不甚相懸盖各就其時記之固不得以月令釋堯典亦未可以三統元嘉諸術證月令卽所謂季冬之月星回于天者亦是約畧之詞謂周而復始耳非細測之而一一皆還故處也夫天道貞觀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安得有差而實測之則竟有差者何也盖天有數重屈子所謂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是也七政各麗一重天天動而七政隨之而高下之層次不同則其隨天而動其遲速亦殊且天之體半覆地上半覆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平分天腰去南北極四周皆平

等者赤道也斜交赤道而出其內外者黃道也赤道有經緯之度黃道亦有經緯之度兩道經度之線皆與本道十字相交引而長之而成大圈（經度皆三百六十而度相對者連而成大圈故大圈皆一百八十度）其圈相會相交必皆會於其極兩道之緯度自兩極出線至本道其緯各得九十度而均以此各線之緯聯爲圈線皆與本道平行而逐度漸小以至九十度則成一點而會於其極夫兩道既各有經緯之度聯以成圈而其相交輳心之處則亦各有所宗之極故赤極爲赤道之樞黃極爲黃道之樞赤極不動而天之東升西沒者循赤道行日月星之隨天而動者亦順天左旋故亦東升西沒然使

其恒宗赤極而循赤道以左旋則無所爲發斂進退內外出入之度何以成寒暑永短而生萬物哉惟日月星各居一天而各有自行之度其自行也實循黃道以黃極爲宗而不宗赤極於是乎有廻環逆遡以成右轉之象然則其左旋也非日月星之自旋乃黃極之環繞乎赤極之外每晝夜一周以成一圈者也日月星既以黃極爲宗自不得不隨以俱左其右轉也非黃極之逆而退也乃日月星所居之天斜絡於黃極之外各循其道以斜轉遂成側遡之形故以天體言則赤極居中赤道正而黃道斜絡之日月星隨與俱動者東升西没終古不見其殊以日月星言則

黃極居中黃道正而日月星之天斜絡之其廻環右轉之度每歲實見其推移然日月星雖各居一天而非天之左旋而動則其右轉之形亦不可見是以西法言九重天最上曰宗動天謂其爲羣動之所宗每日挈恒星以下八重之天左旋一周而因有高下遂形遲疾在下者去動天稍遠左旋之勢緩而右轉急故太陰天最下月行一日東移十三度有奇（先儒謂之退天亦謂之不及天）在上者爲動天所挈則左旋之勢緊而右轉之勢反舒故恒星天最近動天而東移之度一歲僅五十一秒約七十年方及一度則所謂歲差者非差也亦自然之行也但其行甚微非甚久則不覺耳然

既有此每歲東移之度積之既久則以赤極爲中視之昔之平者或移而側昔之側者或轉而平甚且赤道外二十四度之星移至赤道內二十四度不立法以步之豈所以若昊天齊七政乎治律明時聖人所以取象於革也

月令十二月鄭康成注云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陬訾而斗建寅之月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月也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

之辰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而斗建亥之辰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季冬者日月會於元枵而斗建丑之辰此以十二次分配十二月而以每月所建之辰爲斗杓所指亦是沿誤蓋恒星在天既每歲各有東移之度而十二次之名皆依星象堯時冬至日躔在虛據傳言元枵虛中也是堯時十一月日月會於元枵至周而移於星紀今則冬至日躔於箕爲析木之次自堯至今四千餘歲歲差之度已及二宮再積之久將十二宮之名與星各

不相當何得執日月會於星紀必爲仲冬會於元枵必爲季冬乎至斗柄所指亦每歲東移五十一秒則春之三月不必其定在寅卯辰夏之三月不必其定在巳午未也竊謂歲有四時時有三月以孟仲季別之初無關於十二宮次而月之有建則祖沖之謂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者得之案周髀云欲知北極樞璿周四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游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日加卯之時東游所極此北極璿璣四游正北極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此明天運左旋晝夜循環之實北極樞卽今之所謂赤極也北極璿璣卽今之所謂黃極也

古無赤道黃道之名故但以北極爲表其不動者爲樞常動者爲璿璣璿璣亦稱北極樞則別之曰正北極正北極爲璿璣之中卽赤極爲黃極之中而璿周四極則黃極環繞赤極之說也黃極環繞赤極每晝夜一周夏至夜半黃極在赤極之上正當午位故云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冬至夜半黃極在赤極之下正當子位故云冬至夜半時北游所極冬至酉時黃極在赤極右正西酉位也故云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冬至卯時黃極在赤極左正東卯位也故云日加卯之時東游所極錯舉二至而十二月之氣可由此推之是則正月之中氣雨水黃極當東北寅位故爲建寅二月之中氣春分黃極當正東卯位故爲建卯三月之中氣穀雨黃極當東南辰位故爲建辰四月之中氣小滿黃極當南東巳位故爲建巳五月則夏至南游所極當正南午位故爲建午六月之中氣大暑黃極當南西未位故爲建未七月之中氣處暑黃極當西南申位故爲建申八月之中氣秋分黃極當正西酉位故爲建酉九月之中氣霜降黃極當西北戌位故爲建戌十月之中氣小雪黃極當北西亥位故爲建亥十一月則冬至北游所極當正北子位故爲建子十二月之中氣大寒黃極當北東丑位故爲建丑此則左旋之度東升西降環轉

周流終古不易非若斗柄之指隨歲東移七十年而差幾一度也理亦具于周髀特先儒未及深察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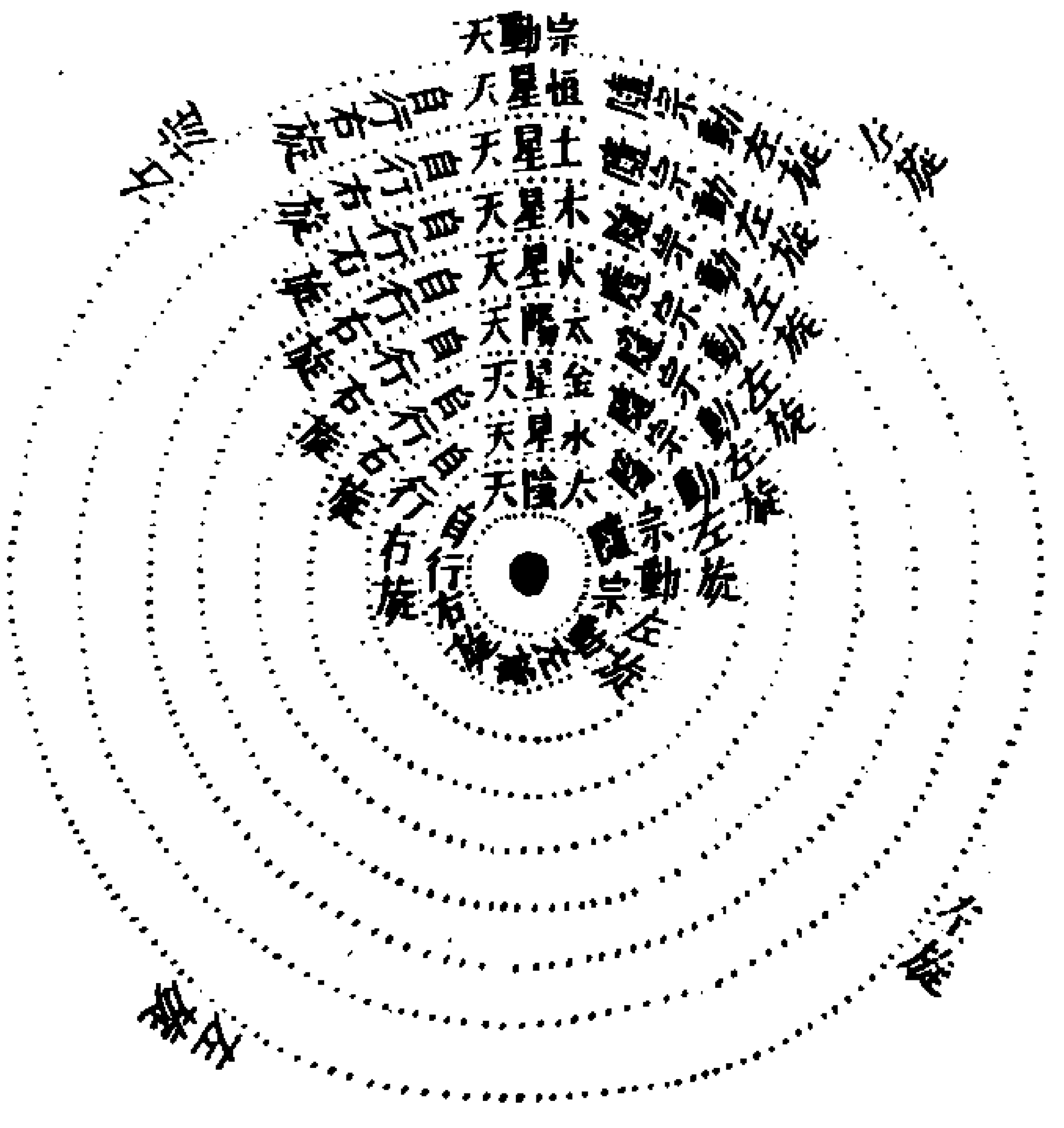
春官馮相氏掌二十有八星之位秋官硩蔟氏以方書二十有八星之名而其目皆未詳注以爲自角至軫盖卽今之所謂二十八宿也然爾雅釋天所載星名只有十七北方闕女危西方闕胃觜參南方闕井鬼星張翼軫月令所有視爾雅爲詳而益以建弧僅二十六星無箕昴鬼張惟史記具載二十八舍然有建星無南斗有罰無觜觽有狼弧無東井輿鬼今所稱二十八宿其名本諸淮南子時訓及班固漢書志則未知其果卽周禮所言否也然春官保

章氏又云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注謂九州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然據此不特非周初之法亦並非春秋以前之言春秋時未有趙也且既有趙又安得有晉故孔穎達謂其存可言者亦不知其出自誰說也今考十二次之名全襲爾雅而增實沈鶉首鶉尾其分國大抵附會春秋內外傳而往往不能相通傳言歲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則

周屬鶉火固已然裨竈占周王楚子之死以為歲棄其次以害鳥帑鳥尾曰帑則鶉尾為周楚之分而周又不止鶉火矣楚在鶉尾固已然萇宏占楚之凶又以為歲及大梁則并及趙地非止鶉尾矣衛屬娵訾魯屬降婁以傳日食於娵訾降婁應在魯衛二國也然傳又曰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邱其星為大水顓頊之虛虛也則衛亦并及元枵之次矣宋屬大火以傳辰為大火商主辰星鄭屬壽星又以傳龍宋鄭之星為據也然國語董因曰君之行歲在大火子犯曰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則又以宋鄭之分占晉事矣吳越屬星紀於傳無據然吳始伐越史墨謂越得歲而吳伐之不及四十年越有吳矣則必吳越之分為兩次若同在一次則同為得歲不得專言越矣且歲星十二歲一周天此為昭三十年事案十一年傳萇宏言歲在豕韋十三年歲及大梁以十二年一終計之是歲當在析木不在星紀而史墨以越為得歲則越之分又當在析木不在星紀矣以此而言按之春秋之事已多不合況可以為周禮分星之證乎大抵古法久已不傳此所說者皆戰國以後附會之說未足為據特因劉向述之班固載之於漢書地志蔡邕本之為月令章句而皇甫謐遂以為黃帝所分設矣若春秋緯文耀鉤不用十二次而以北斗七星分屬九

州雍州屬魁冀州屬樞兗青屬機徐揚屬權荊州屬衡梁州屬開陽豫州屬瑤光乙巳占引洛書緯又以禹貢岍岐至敷淺原凡二十八山分屬二十八宿是皆不見於經尤不足信

天地形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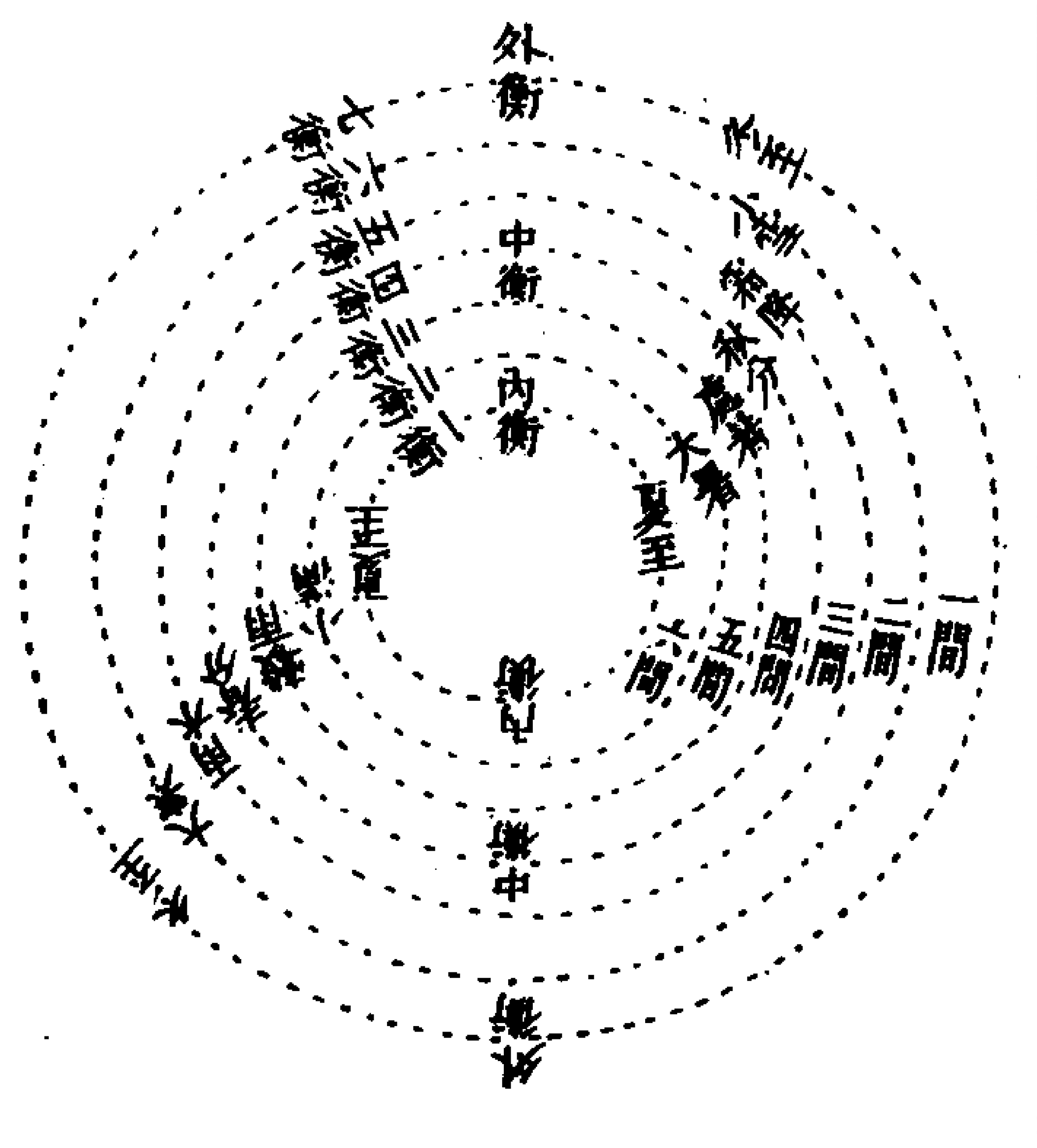


朱子嘗言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此氣運行磨來磨去便拶許多渣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個地在中央氣之輕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又云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夜運動如勁風之旋地則氣之渣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兀然浮空而不墜此論天地之理最爲精至卽渾天家所謂如卵裏黃之義也然則卵圓而黃亦圓是地之爲圓體無疑而古人皆言天圓而地方者乃據其德之靜而有常者言之耳大戴記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有之乎曾子曰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又呂氏春秋亦云精氣一上一下圓周復襍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萬物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地道方卽地之配天亦以其功用實則天大地小以天視地不過一撮今算術家用北極高下測得每二百五十里而北極差一度以周天三百六十度推之則地之四圍止得九萬里再用圍三而徑一之法度之則地之面徑與地心之厚止得三萬里也若天則有氣無質其高大廣遠固不可以術窮然自楚詞有圜則九重孰營度之之語朱子亦謂有許多重數裏面重數較輭在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愈緊與今西洋算術所言畧同此雖無質可尋然就諸曜之掩食及行度之遲疾驗之則實有其理葢凡爲所掩食者必在上而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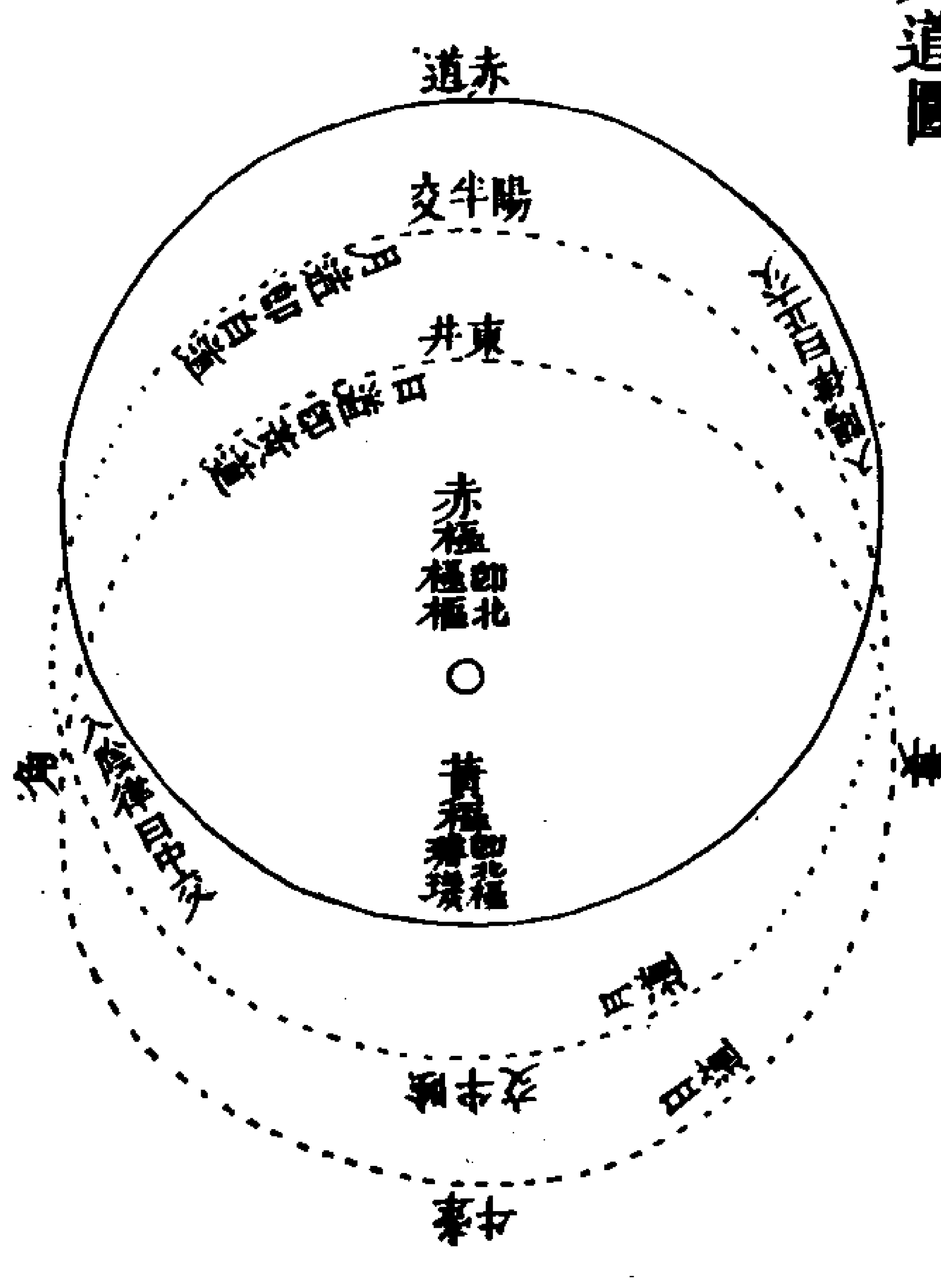
食之者必在下月體能蔽日光而日爲之食是日在上月在下之証又月能掩食五星而月與五星又並能掩食恒星是五星在月上而恒星更在五星之上且五星又能互相掩食則五星在月之上恒星之下其間又各有高下也至恒星以外直爲大圜挈諸曜以東升西降者其行甚疾是爲宗動天自此以下近宗動者爲其所掣則左旋速而右旋遲故左旋之勢恒星最速以次漸遲至月而爲最遲右旋之度恒星最遲以次漸速至月而爲最速是則天體惟一而以諸曜所行各循一圜圜有大小因生高下雖不可以重數立限而據垂象著明者指之則自月以至恒星

已有八圜益以健行之東升西降者爲宗動故有九也夫惟天有重數動天左旋恒星以下各自有右旋之度是爲歳差之由亦惟地形正圜是爲里差之根今欲知天地之運行當先知其形體故爲之圖而論之地有質故直爲黒圜居中天無質則但以虚線爲圖表諸曜之軌迹卽宗動天挈恒星以下各重旋轉最緊亦不見其爲硬殻則亦以虚線圖之已耳

七衡六間圖


外衡
中衡
內衡
一間
二間
三間

日月交道圖


赤道
陽半交
東井
赤極卽北極
黃極卽黃道極

周官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而尙書洪範則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周髀經亦云凡爲日月運行之圜周七衡周而六間以當六月節故日夏至在東井極內衡日冬至在牽牛極外衡也衡復更終冬至一歲一內極一外極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月一外極一內極與洪範合而並不言春秋疑與周官異不知其指一也今爲七衡六間圖以明日行黃道發斂之極致証冬夏致日之義更爲日月交道之圖審赤黃白三道出入交距之處卽春秋致月之旨亦瞭如矣葢當南北二極之中橫絡天體者赤道也斜絡赤道出入於其南北者黃道也赤道終古不動黃道則

爲日躔發斂之所由一歲環繞一周春秋二分正當赤道夏至入赤道北冬至出赤道南赤道左旋以赤極爲樞黃道右旋以黃極爲樞而其界黃道以定節氣爲側絡之衡者七皆準赤極取正以側剖黃道爲六間日在內一衡夏至右旋發南交於次二衡大暑交於次三衡處暑交於次四衡秋分交於次五衡霜降交於次六衡小雪終次七衡冬至復右旋斂北交於次六衡大寒交於次五衡雨水交於次四衡春分交於次三衡穀雨交於次二衡小滿復至內一衡夏至七衡日之所至是爲定氣與土圭測景相應其謂之內外者以距北極爲言距北極近曰內距北極遠曰外其第四衡在南北之中爲中衡卽赤道也外衡距中衡二十四度內衡距中衡亦二十四度（此係古測今測積年遞減約只二十三度半）卽黃赤二極相距之度倍之卽黃極環繞赤極而成規之經也所謂冬至日在牽牛夏至在東井者特據當時日躔之宿言之今則列宿每歲有東移之差則冬至當在箕夏至當在參圖仍以牽牛東井屬二至者以便讀周禮注疏及周髀者爾夫黃道爲日行之軌而月行不與日同道自有其道是爲白道（古法皆以月有九行畫爲青朱白黑並黃爲九道元郭守敬始定白道爲月道而不用九道）日之黃道出入於赤道有黃極以爲之樞月之白道又出入於黃道則亦有月道之樞黃道之出入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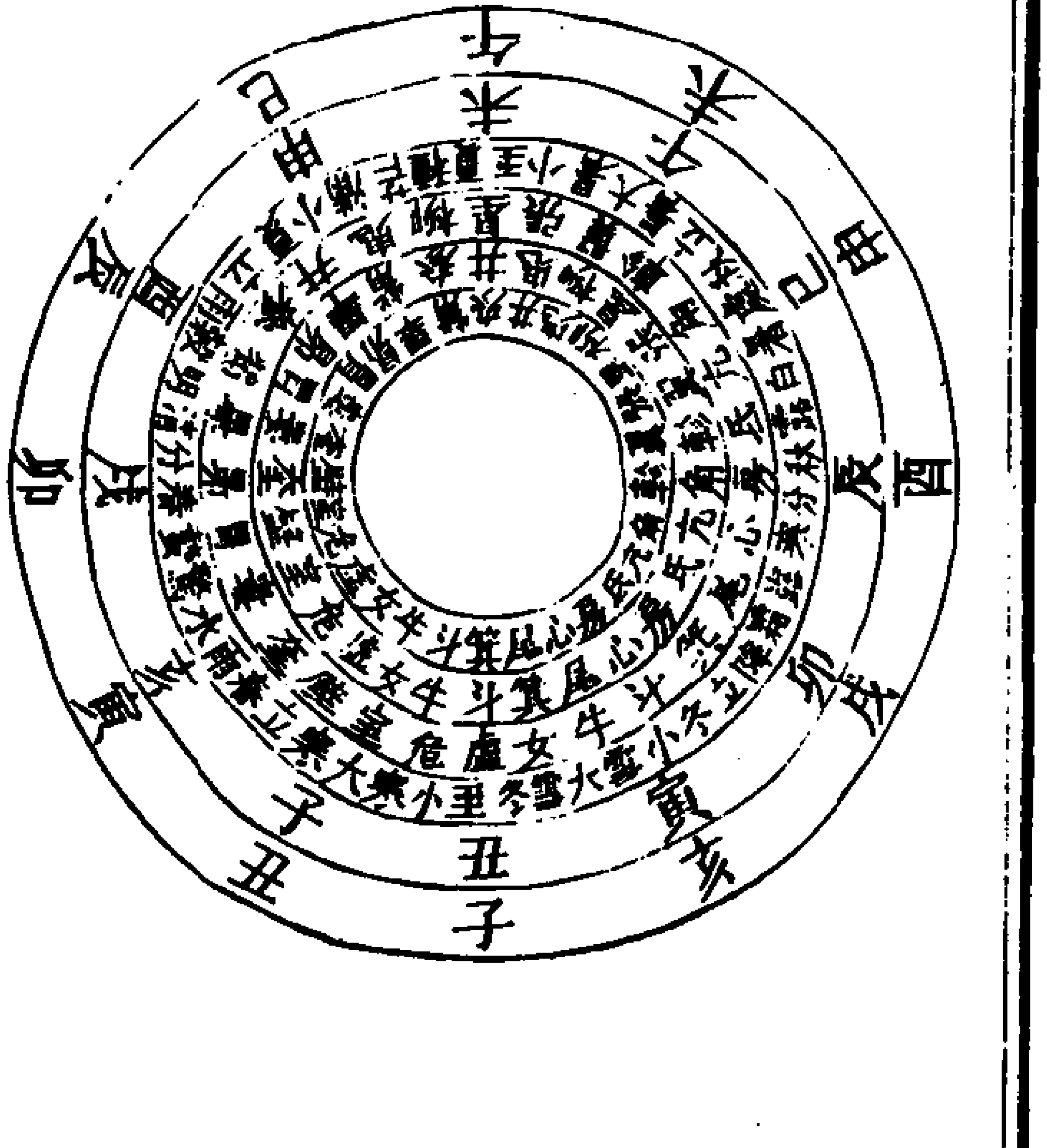
道南北相距爲二十四度（今測爲二十三度半）白道之出入於黃道其南北相距只六度（今測爲五度半）日有南至有北至月亦有之月之北至則陰律也月之南至則陽律也日有外衡內衡月亦有之日以入赤道內爲陰出赤道外爲陽月以入黃道內爲陰出黃道外爲陽日以赤道爲中數月以黃道爲中數當其出黃道南爲陽律爲正交入黃道北爲陰律爲中交距交一象限去黃道六度爲半交月行二十七日有奇而交一終每交退天一度半十八年有奇而退天一周所以然者天有重數宗動天最在外健行最速一日而東升西降左旋繞地一周日天去宗動天稍近故左旋之勢

稍緩一日爲不及一度月天最在內去宗動天最遠則左旋之勢最遲一日乃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然此不及之度據左旋言若以日月之自行言之則日之右旋稍遲每日平行五十九分八秒有奇月之右旋最速每日平行十三度一十三分有奇月之距日每日爲十二度十分有奇月行二十七日五十三刻有奇回於原起宮次必再歷二日爲二十九日五十三刻有奇而與日相會是爲合朔越七日奇而月度超前離日四分之一對衡是爲上弦又積七日有奇而月度離日半周天與日始追及爲望半之爲上下弦自此以後月向日行又積七日奇而距日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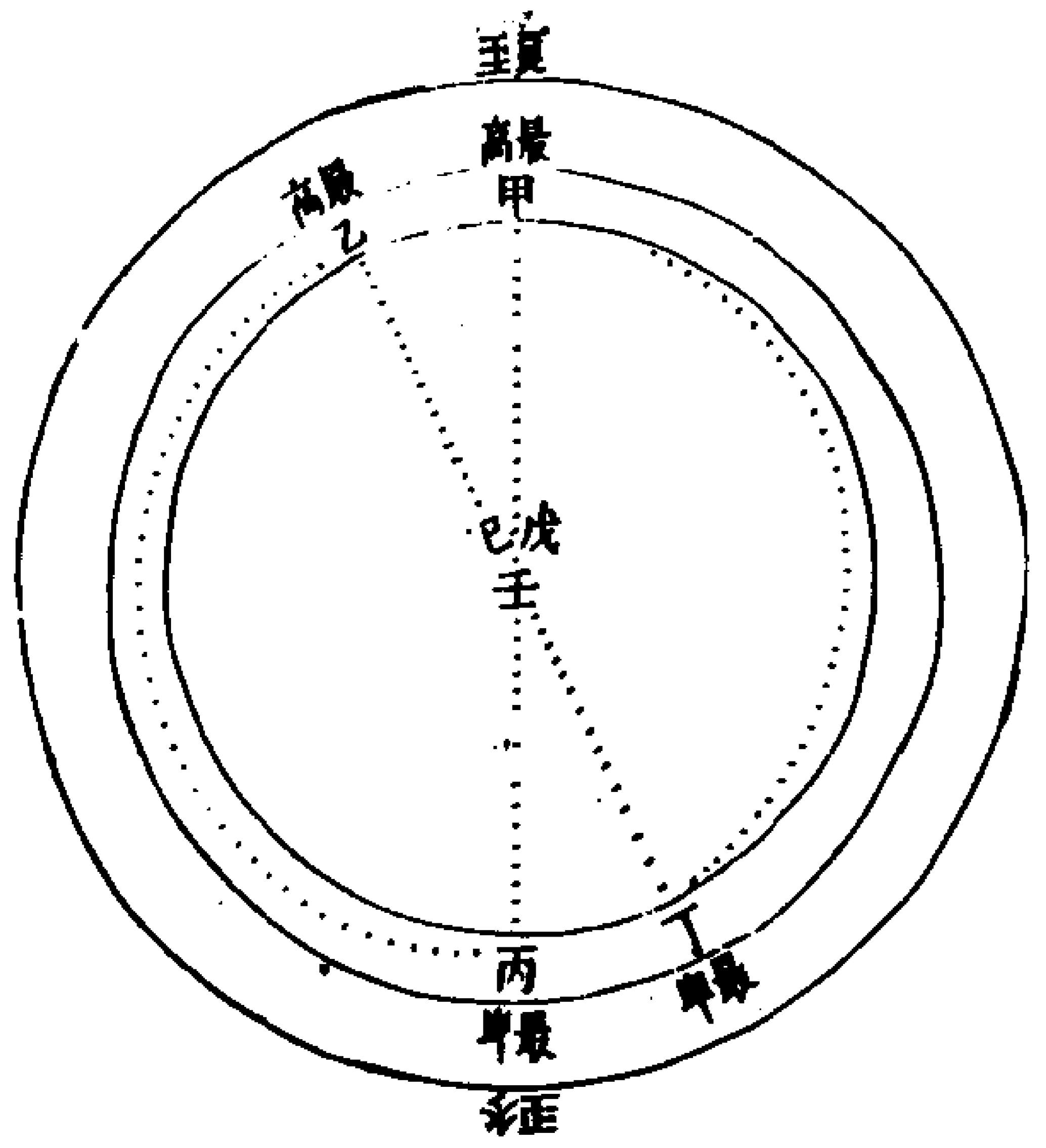
分周之一是爲下弦更積七日奇而月復追日及之又復周度爲朔日行黃道其與赤道交也歲只兩次月行白道其與黃道交也則月有兩交如朔在春分交在二至則月上弦行夏至道下弦行冬至道朔在秋分交在二至則月上弦行冬至道下弦行夏至道此所謂月行冬極外衡夏極內衡之正軌也又如朔在春分入陽律望在秋分入陰律則月上弦行夏至南六度下弦行冬至北六度朔在秋分入陰律望在春分入陽律則月上弦行冬至北六度下弦行夏至南六度此則月行冬不及外衡夏不及內衡之極致也又如朔在春分入陰律望在秋分入陽律則月上弦行夏至北六度下弦行冬至南六度朔在秋分入陽律望在春分入陰律則月上弦行冬至南六度下弦行夏至北六度此則月行冬過外衡夏過內衡之極致也然月行雖有過有不及而其爲有冬夏則一每月亦皆有冬夏但不能皆在午中故月行一月之間有冬有夏與日行一歲同而惟春秋得以兩見是以馮相氏之致月必以春秋也夫月之行亦依七衡六間而有過於內衡過於外衡之時則內衡之北外衡之南當各有一道並七衡而九是以洪範傳謂月有九行而舊術皆用九道正交爲陽律口亦曰羅睺亦曰天首西法曰龍頭中交爲陰律口亦曰計都亦

曰天尾西法曰龍尾月行及於黃道曰交爲二十七日小餘二一二二二三月本圖之自行度曰轉爲二十七日五五四五八四轉終分多於交終分故轉滿一周交終未及恒居其後交不及轉之度卽兩交退行之度所謂羅計行度也又徧歷天度謂之周爲二十七日三三五八八周不及轉者月孛之右移也交不及周者羅計之左旋也

恒星差圖



高卑差圖



周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蓋自今年冬至算至來年冬至是爲中數自今年正月朔算至來年正月朔是爲朔數朔數只三百五十四日中數則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尙有餘分歷代所定餘分多寡不同每一改憲輒有增損是爲歲差而所以致差之故有二一由恒星每歲有東移之度故每氣日躔之宿度古今不同一由最高卑每歲亦有東移之度故每氣日行之盈縮亦古今不同今爲二圖其一曰恒星差圖爲五規最外一規爲赤道十二宮順布隨宗動天左旋而黄極亦每晝夜隨之左旋環繞一周是名北極璿璣一歲四游之規亦卽一歲

十二月之月建也次外一規爲黄道十二宮逆布乃日天右旋之度每月日躔輒移一宮中一規順布二十四氣與外兩規相應每一中氣日躔逆移一宮每一節氣則月建順進一宮內三規爲二十八宿亦與中之二十四氣相應節氣所値之宿卽爲日躔某宿其最內之規爲今日躔之宿度次內爲周時月令日躔之宿度又次爲唐虞時堯典日躔之宿度如冬至日躔堯時在虛周時在斗今在箕夏至日躔堯時在星周時在井今在參春分日躔堯時在昴周時在奎今在壁秋分日躔堯時在房周時在角今在翼日躔既異則昏旦之中星亦殊此於古法皆謂恒星不動

而黃道每歲西移故曰天漸差而東歲漸差而西所謂天者指恒星所謂歲卽節氣也今法則以黃道終古不變而恒星東行以冬至言之在古法謂是虛宿不動如故直是冬至之度自東退西移行若干度今法則以恒星每歲東行五十一秒約七十年餘行一度則是冬至終古如故乃是虛宿東行過冬至之限若干度也所以然者天有數重宗動天以赤極爲樞挈恒星以內諸天左旋一日一周恒星以內諸天又同以黃極爲樞而各有右旋之度恒星之天遠地而近動天爲動天所掣左旋之勢緊而右旋甚緩故六七十年而差一度所差甚微幾於不覺日天近地而

去動天遠故左旋之勢稍舒右旋頗疾其差則每日周天而不及一度顯而易見也其一曰高卑差圖之外規爲宗動左旋之天內應黃道右旋之圈夏至極北冬至極南其內規則爲日天亦隨黃道右旋夏至最高冬至最卑外規以地爲心內規則不以地爲心而別有其心今設以壬爲地心亦卽宗動天之心以甲丙爲日天高卑之點日天近於宗動天其繞地一周不以壬爲心而自以戊爲心當元代郭守敬制授時術時日天心正在戊最高在甲最卑在丙正直二至今則日天心東移自戊而己則最高點自甲而乙最卑點自丙而丁在二至後八度而歲實因之而消

長不齊所以然者日天與宗動天不同心心既不同則日行距地遠近不等其日行本天之低半則去動天遠而距地近近則見其度大而人自地上視所行之度過於平行而爲盈其日行在本天之高半則去動天近而距地遠遠則見其度小而人自地上視之所行之度不及平行而爲縮終歲之間惟逢最高限最卑限二日平行此外則兩行之較日日不等盖所謂平行者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卄七刻三分四十五秒之數均分之二十四氣則一節氣當得十五日二十一刻有奇均之於日則每日當行五十九分八秒有奇是爲平行今用躔度之日算之則冬夏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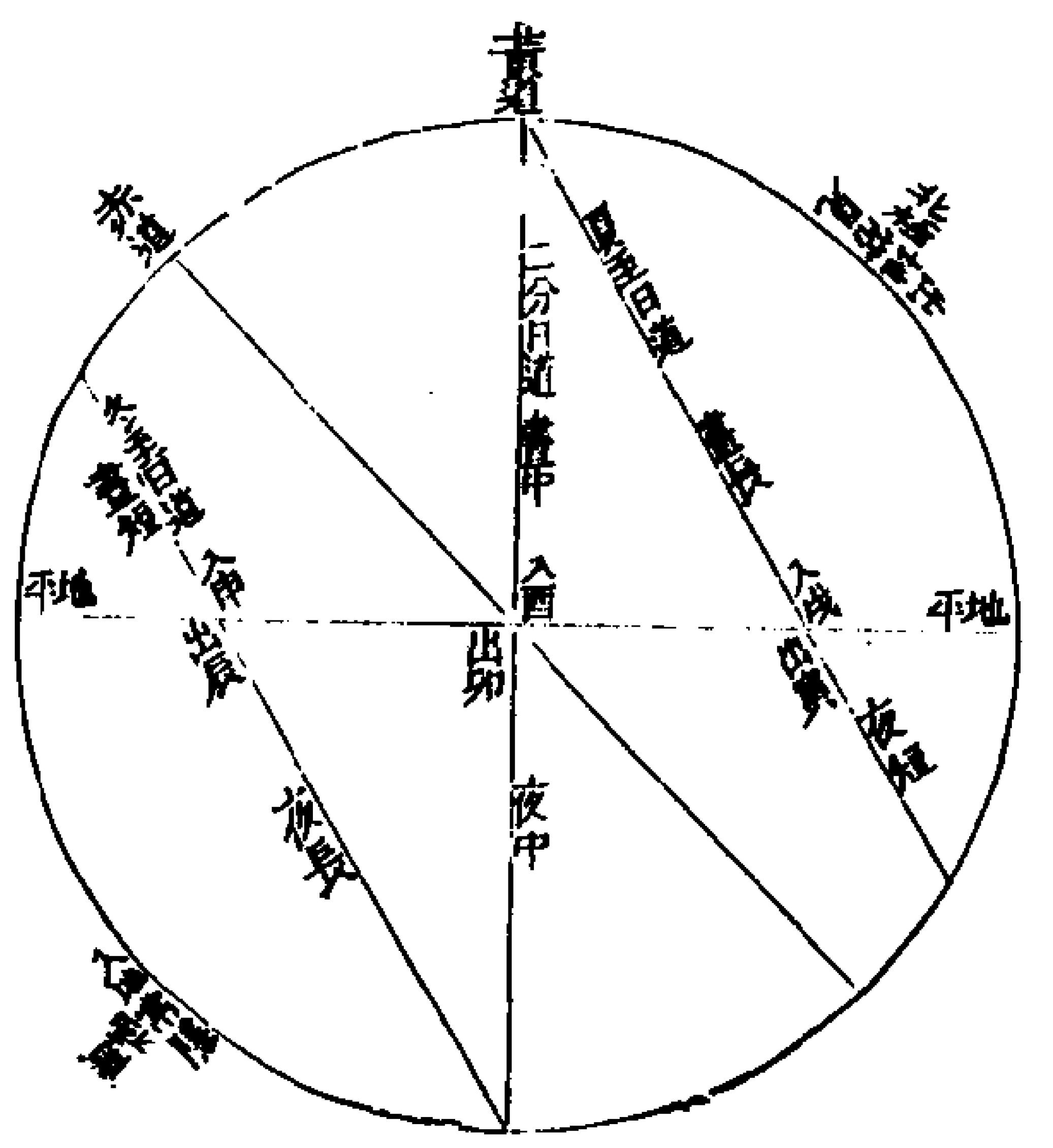
齊冬一節氣爲十四日八十四刻有奇是每冬月一日計行一度一分有奇以較平行爲盈二分夏一節氣爲十五日七十二刻有奇是每夏月一日計行五十七分有奇以較平行爲縮二分冬至盈之極日行甚速每日行一度有奇歷八十八日九十一刻當春分前三日而行天四分周之一是爲盈初合於平行此後每日不及一度其盈日損積九十三日七十一刻當夏至之日復行天四分周之一是爲盈末夫既每日之行不及一度而得爲盈者以前此之積盈未經除盡總度尙過於平行故仍謂之盈若其每日細行固悉同縮初所以盈末與縮初同法而以積數計

之盈初日數少而行度多其較爲二度四十分盈末日數多而行度少其較亦二度四十分以盈末之所少消盈初之所多則以半歲周一百八十二日六十二刻奇行半周天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奇而無餘夏至縮之極日行甚遲每日不及一度歷九十三日七十一刻當秋分後三日而行天四分周之一是爲縮初亦合於平行此後則每日行一度有奇其縮日損積八十八日九十一刻復當冬至之日而行天四分周之一是爲縮末夫既每日之行一度有奇而亦得爲縮者以前此之積縮未經補完總度尚後於平行故仍謂之縮若其每日細行則悉同盈初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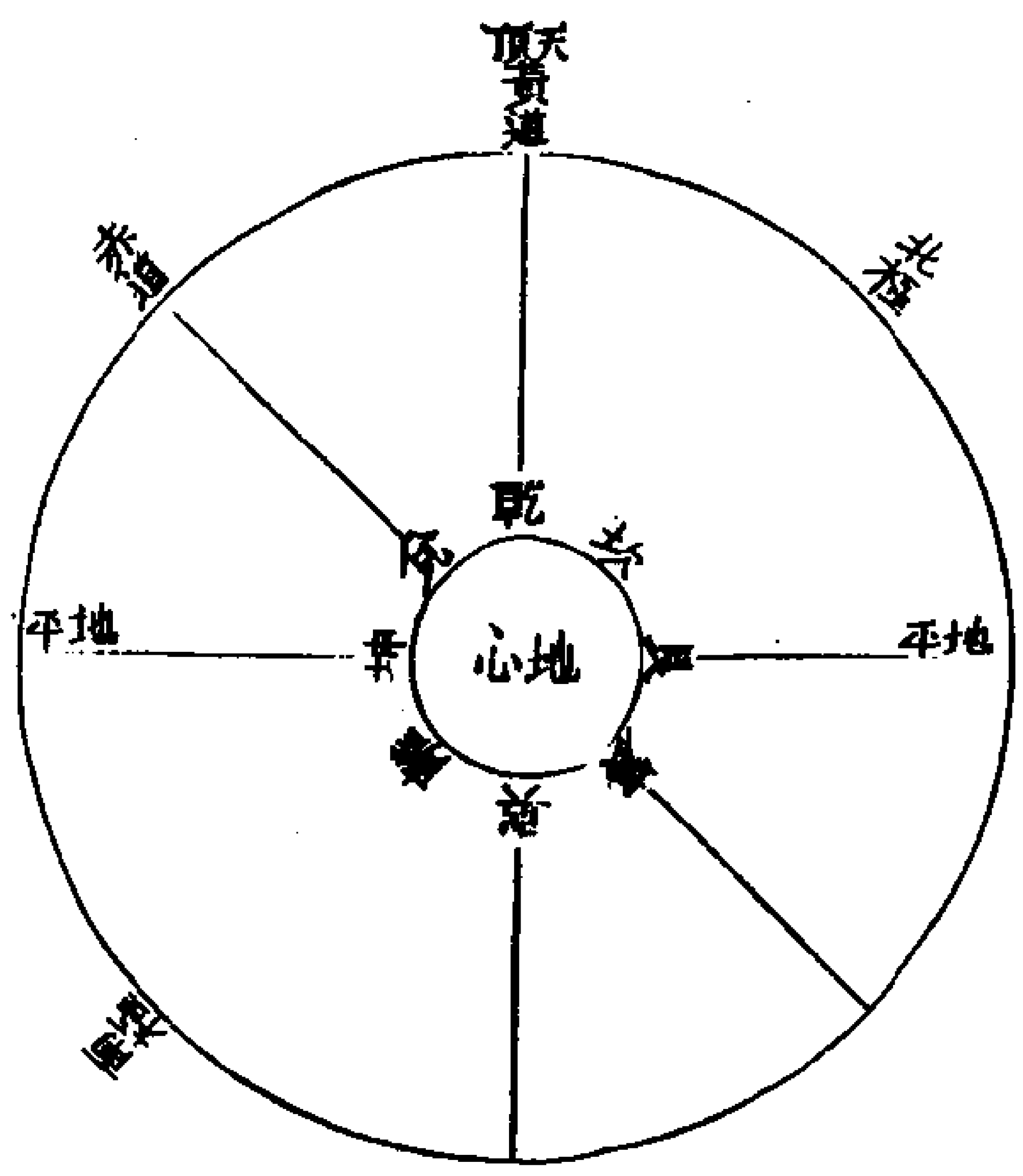
縮末與盈初同法而以積數計之縮初日數多而行度少其較爲二度四十分縮末日數少而行度多其較亦二度四十分以縮末之所多補縮初之所少則亦以半歲周之日行半周天之度而無欠二至爲盈縮之極故古法即以二至爲盈縮之端今法則極盈極縮不必定於二至而最高之行古在夏至前今過夏至後惟元郭守敬時最高卑之度正當二至故以兩冬至相距之時日均派爲二十四氣其元以前則定氣冬至在平氣冬至前元以後則定氣冬至在平氣冬至後其相差之極亦如春秋分之前後約差二日視最高最卑之所在而此最高一點年年移動故

盈縮之度亦年年不同且又節節不同日日不同此歲實之所以有消長也但今法既測定最高每歲東行之度只一分一秒一微約二萬餘年而行天一周則其所差甚微非積久不見故亦古法疎而今法密也

分至日出入早晚晝夜永短圖



南北東西里差圖



地體渾圓與天相似而又謂之地平者以人周圍附地而居隨所立以望四遠目力所極皆適得圓形之半則雖圓而與平體無殊故曰地平乃諸曜出沒之界晝夜晦明之交也人居繞地一周恒以足履地以首戴天初無傾側倒立之象則足之所履卽爲地平首之所戴卽爲天頂日輪行當天頂正照之處卽爲日中午時其對衝之方在地影最深之處亦卽爲夜半子正程子所謂地無適而不爲中者是已天體包於地外以南北之兩極爲樞平分兩極之中則爲赤道中國在赤道北故北極出地常見南極入地常隱地之圓以漸故向南行則見北極漸下向北行則見北極漸高極高差一度則於地爲二百五十里極低差一度亦於地差二百五十里於是有南北里差其東西之差亦卽以北極爲正偏東偏西各一度亦於地爲二百五十里以漸而極其差數南北之差至有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者矣東西之差至有此方日中彼方夜半者矣今設爲二圖以明晝夜永短及南北東西差數之故蓋中國在赤道北當乾方卽以黃道爲天頂日行黃道與赤道斜交春秋分日行正當兩道交點之處與地平交於卯酉地平上下之度相等故晝夜平分春分以後日漸向北行入赤道內至夏至而極與地平交於寅戌地平上下之度上多下

少故晝長夜短秋分以後日行漸向南行出赤道外至冬至
至而極與地平交於辰申地平上下之度上少下多故晝
短夜長日行既有南北二至則人所居之地設或漸北而
在坎方北極之下卽以北極爲天頂其夏至時日出丑入
亥冬至時日出巳入未或漸南而在離方南極之下卽以
南極爲天頂其夏至時日出巳入未冬至時日出丑入亥
又或正當兩極之下則卽以兩極爲天頂赤道與地平平
行晝夜竟無永短之較直以春分至秋分之半年日行北
爲北極下之晝以秋分至春分之半年日行南爲南極下
之晝其或正當赤道之下則以赤道爲天頂兩極合於地

平而晝夜常均矣此南北里差之大較也若東西之差則
以極星爲正偏東則日出早偏西則日入遲東西相距三
十度則東方之午爲西方之巳西方之午爲東方之未相
距九十度則東方之酉爲西方之卯西方之午爲東方之
酉相距一百八十度則東方之午乃西方之子西方之午
乃東方之子而晝夜之時刻俱成反對矣此則南北東西
差數不一今法以北極高度偏度分爲測候在古則以土
圭及槷測日景然匠人云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諸極星
則以北極之高度定南北之差以北極之偏度定東西之
差亦古法然矣

# 三禮陳數求義卷二

候官　林喬蔭　學

## 地域

宇內之地析爲九州不知始於何代漢書地理志曰黃帝
旁行天下方制萬國畫野分州陸氏釋文引周公職錄曰
黃帝受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帝王世紀則曰顓帝帝
嚳建萬國而制九州說皆不見於經惟禮記祭法云共工
氏之覇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韋昭謂共工氏覇
者在戲農之間則九州固在禹貢之前而書言虞舜肇十
有二州肇者始也明前此之不爲十二葢皆爲九矣夏之

九州明著禹貢而商頌九圍九有傳並以九州釋之周則
掌之職方氏是三代相沿皆爲九州然量人職云掌建國
之法以分國爲九州謂之曰分則其或併或析非因前代
之舊可知故其州名疆界職方與禹貢爾雅各有不同惟
是爾雅之文孫炎郭璞皆云殷制而漢書地志則曰殷因
於夏無所變改今考燕齊皆周之封國則爾雅乃周末之
書疑東遷以後所分非殷制亦非周初之制也
禹貢九州爲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爾雅有幽營而無青
梁職方則有幽并而無徐梁葢禹貢冀州之域最大兼有
幽并爾雅所言是分其東北以爲幽職方則又析其正北

而爲并者爾雅之營則邢疏以爲禹貢青州之地職方之青則鄭注以爲禹貢徐州之地今案經文齊曰營州郭注云自岱東至海與禹貢所云海岱惟青州者合故知邢疏爲是而林少穎以爾雅不言青爲青并於徐之故誤也至職方之青雖卽是徐然其澤藪曰望諸望諸卽孟諸禹貢屬之豫州則知徐并於青而青亦且侵豫其禹貢青州之域在職方則半入於幽其貕養澤據漢志在瑯邪郡長廣縣西爲今之登州府萊陽縣地菑水據漢志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爲今之濟南府淄川縣地時水據漢志在千乘郡博昌縣爲今之青州府臨淄縣地皆禹貢青州之境而

職方并入於幽州也若夫職方爾雅俱無梁州先儒謂其併於雍今案職方所載雍州之山川藪澤並不出今陝西之境而禹貢梁州之大山川如岷嶓西傾三危黑水諸名概不經見葢當時梁州之域實兼今之雲南四川杜佑以爲夏殷之間屬蠻夷之國殆卽牧誓所稱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之地故胡朏明謂其雖併於雍大抵如唐宋之羈縻州元明以來之土司柔擾之使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已建州設牧非其所宜故終殷周之世梁州皆不復置然則先儒謂周時都雍王畿不可不廣故合梁雍爲一者恐亦臆測之論也

職方揚州之域其藪澤曰具區鄭注云具區在吳南班固以爲卽震澤孔安國書傳曰震澤吳南太湖名郭璞爾雅注亦曰具區今吳縣西南太湖卽震澤也是則具區震澤太湖三者名殊而實一然下文又云其浸五湖據國語史記吳越春秋卽是太湖以其東通松江南通霅溪西通荆溪北通滆湖東連韭溪凡有五道故名五湖則具區五湖同是一處他州之藪浸各異奚獨於此不分正義曰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此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辭者也夫揚爲水國豈無巨浸以爲表識而必以一水兩用之者唯石林葉氏謂凡言藪者皆人所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

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揚州之藪爲震澤今平望八赤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然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爲害所以謂之震澤斯說得之葢自吳江以至烏程嘉興一帶濱湖之地皆古具區其地當漢吳縣之南故鄭注謂在吳南若太湖自環吳縣境之西北明是兩處至五湖之名韋昭謂是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虞翻謂是滆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而五張勃酈道元張守節陸龜蒙李宗諤等之說雖名稱各殊道里互別然亦皆不出太湖上下二三百里間唯李善以洞

庭彭蠡震澤巢湖鑑湖當之司馬貞以具區洮滆彭蠡青草當之則洞庭青草屬荆州之域非揚浸也

禹貢職方於揚州之域並著三江而三江之説自孔安國以下言人人殊今案疆域之分合歷代雖有不同而山川終古不易則職方之三江卽禹貢之三江也且北方流水通謂之河南方流水通謂之江特後世流俗之語若聖人正名以別山川必無牽混故禹貢諸水皆直稱水名必其水之爲江乃謂之江若與江無涉卽亦不得冒其稱矣是以韋昭之言三江也曰松江錢塘江浦陽江庾仲初之言三江也曰松江婁江東江郭璞之言三江也曰岷江松江

浙江此皆不見於禹貢雖均在揚州之域而後世之所謂三江非禹貢之所謂三江也非禹貢則亦非職方矣孔安國謂自彭蠡江分爲三以入震澤遂逾北而入海班固謂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又一江自毗陵北東入海此則與今之水道不合程大昌所譏爲全不知東南地理者且彭蠡亦並無江名也惟鄭康成書注有云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此以本經導水之文明言漢自彭蠡東爲北江江自彭蠡東爲中江有北有中則南可知故諸儒多韙其說特南江之名經所不見或者疑之近儒穆堂李氏斷以九江并北江中江爲三蓋江本水名中江是也漢水入江以後曰北江彭蠡上流九水相會曰滙而入江以後則曰九江皆因江以得名然彭蠡屬揚州之境而經言九江孔殷九江納錫大龜皆在荆州則雖以九江當三江之一而九江之地尙未確也考江水濬發最在上流至荆州之巴陵而洞庭之源自嶺表來者會湘沅辰資澧漵酉蒸郴之九水同入于江是卽九江以其與岷江合流於巴陵而江水在北故此爲南江至漢陽而漢水自北來者又入于江是爲北江而岷江經流其中故稱中江此其所入之道皆在荆州至揚州而俱入于海故曰三江旣入雖其合流已

久不復分爲三道而溯其源遠流長則此入海之江非江獨流也實挾一南一北之水以俱入故禹貢職方並以是表揚州焉

職方荆州之域其浸潁湛鄭注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今案春秋昭十二年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杜注潁水之尾在下蔡西潁水出陽城山東至下蔡入淮在今江南潁州府潁上縣與鳳陽府壽州接界潁水入淮處在壽州西北四十里所謂潁尾也亦謂之潁口荀子曰楚汝潁以爲險而下蔡卽州來亦本楚地楚舊稱荆是周時荆地固兼有淮南壽春之境不得謂潁之必屬

於豫也若湛水之在楚地亦見於春秋傳注襄十六年晉楚戰於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杜氏云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水經注云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東南流歷山下爲湛浦春秋晉楚戰於湛阪即此而以爲未聞疎矣蓋彊域之并析無常而山川不易故禹貢職方皆用山川以爲表識經既著此二水則荆州當日之域黃氏謂自隨巴唐鄧東北至汝潁與豫分界者是也

豫州之浸波溠鄭注波讀爲播禹貢滎播既豬春秋傳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荆州在此非也今案滎即滎澤在河南開封府滎澤縣南漢時巳塞爲平地禹時

爲澤所謂滎播既豬者蓋周時即決爲川矣波之名不一爾雅水自洛出爲波水經注謂即門水其下流爲鴻關水今謂之洪門堰在商州洛南縣東北至靈寶縣入河又山海經婁涿之山波水出於其陰北流至於穀水郭璞云世謂之百答水又水經注淄水下云波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俗謂之歇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水南流入淄酈氏及杜氏通典皆以爲豫州之浸是在門水百答之外馬融廣成頌云浸以波溠章懷太子注波水出歇馬嶺在汝州魯山縣西北汝州今屬河南胡朏明曰州西四十里廣成澤一名黃陂周百里有灌溉之利後漢於其地置廣成苑爲遊獵之所馬融精於周官其頌廣成明言浸以波溠鄭違其義非是禹貢之滎波自當作播職方之波溠當讀如字不可牽合也溠水據杜預左傳注云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又水經注溠水出隨縣西北黃山南流注於溳溳水出蔡陽縣大洪山東南徑隨縣至安陸入於沔胡朏明謂溠既合溳自下可以通稱經所謂溠蓋即溳也然則周時豫州之域跨有今湖廣之鄖縣及鄖西之東境隨州之北境呂氏春秋曰河漢之間曰豫州是周制也

職方青州之彊域與禹貢迥殊鄭注云青州則徐州地也

蓋以其山鎭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沭知之賈疏云周之青州於禹貢侵豫州之地則以其澤藪望諸知之然徐之山禹貢有岱徐之澤禹貢有大野而周俱隸兖州則徐之并於青者亦祗東南一帶而巳非青全有徐之地也蓋禹貢青州之境至周時半入於幽其西又割以屬兖故青之彊域跨有徐州之地與揚接界而豫之東南境亦來屬焉量人之所謂分國爲九州者此類是也

職方兖州之浸曰盧維鄭注云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禹貢雷夏既澤雍沮會同賈疏云禹貢及地理志無盧維又字類雷雍故從之顏氏師古則謂盧水在濟北盧縣康

成讀爲雷非也唐以盧縣屬鄆州今廢入陽穀案春秋隱三年傳齊鄭盟於石門尋盧之盟也杜注盧齊地後爲公子高傒邑又成十七年高弱以盧叛卽此今濟南府長清縣西南二十五里有盧城是盧固兖州之地然其水未聞而黃氏度謂盧水據水經注出密州諸城縣盧山卽久臺水也西北入濰濰水出密州莒縣濰山北至濰州昌邑縣入海案說文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山在今沂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都昌則萊州府之昌邑也其水本作濰春秋傳襄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卽此土人名爲淮河昭十三年傳中行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劉

焯云淮當作濰葢此淮字从水旁隹卽濰字之省與淮沂之淮从隹者異故亦或省水作維而盧水自上流入之故云其浸盧維而以禹貢驗之則周之兖境兼有青州之地視禹時爲大鄭氏不知疆域之分併隨時而必以禹跡求之反疑經文之誤未足信也

兖州之川曰河泲幽州亦云其川河泲據禹貢濟河惟兖州疑與幽州無涉乃職方於二州並言之者山齋易氏謂幽州雖跨有遼水爲東北而實西南越海兼有青州之域與兖州東西分界此說是也葢其澤藪曰貕養漢志在琅邪郡長廣縣西今山東登州府萊陽縣東有長廣故城又其浸淄時淄水漢志云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東至博昌縣入泲時水漢志云千乘郡博昌縣有時水東北至鉅定縣入車馬瀆葢時水卽伏淄之所發而漢之博昌故城在今青州府博興縣東南則幽之與兖分界葢在禹貢青州東北之境矣禹時兖境最狹至周而兼有徐青之地而青又分隸兖幽則青之疆域不得不侵豫而包徐此職方所以廢徐不置也

職方河內曰冀州其山鎭曰霍山鄭注霍山在彘漢志作霍太山云在河東郡彘縣東今在山西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及岳陽縣西北九十里趙城縣東北四十五里志稱

其高百餘丈長八十里周二百餘里亦謂之景霍晉語宰孔曰景霍以爲城韋昭注景大也唐虞之時都冀州以此爲中嶽故禹貢謂之太岳後以嵩高易之此遂降爲中鎭言五嶽者莫之及矣

冀州之澤藪曰楊紆鄭注云所在未聞顏師古引爾雅十藪秦有楊陓紆與陓音近疑其卽此然李巡郭璞等注皆云楊陓在扶風汧縣西而漢志云汧縣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藪也又云吳嶽山在汧縣西有弦蒲之藪汧水出焉西北入渭是楊陓卽弦蒲爲秦雍之藪澤與冀無涉今案禹貢冀州言大陸旣作爾雅亦云晉有大陸考其澤之

所在起自鉅鹿跨今之平鄉任縣隆平晉寧深冀二州而訖於東鹿上承滹沱滏陽漳唐之水滙爲巨浸其間沮洳之地久爲田廬而其在任縣境者尙八百頃下流歸寧晉泊泊且三倍於此則當時職方所述無緣舍此大浸不稱反舉無名之楊紆爲表識且職方他州之藪澤無不與爾雅同亦不宜於此獨異竊謂山水之名稱不一如震澤卽是具區并州之昭餘祁呂氏春秋亦有大陸之目此之別名又稱爲廣阿澤或者楊紆卽大陸之異號未可知也

并州之鎭曰恒山卽北嶽也鄭注云在上曲陽漢書云恒山北岳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有祠并州山蓋在今之

直隸定州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此無可疑者而大同府渾源州南亦有恒山去州二十里水經注有崞縣南面元岳之語或遂以爲北岳當在於此因附會其說謂石晉既失燕雲十六州宋世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據無緣至幽薊之域而睹所謂北岳者故止望祀於曲陽今考史記封禪書言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地於眞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常山之名郡卽因恒山避漢文帝諱故改恒爲常今眞定府西南元氏縣卽漢常山郡也後漢書載元和三年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於上曲陽魏書載和平元年如中山過恒嶽禮其神而返古之中山亦卽今眞定府地而唐書地理志定州曲陽元和十五年更恒嶽曰鎭嶽有嶽祠又張嘉徵傳爲定州刺史至州於恒嶽廟中立頌是自漢至唐恒山之祭俱在曲陽非獨宋也其渾源之山雖或同名見稱元岳然文人之詞非關典要寧足據乎

并州之川虖池嘔夷虖池卽滹沱禮記作惡池詛楚文作亞駝一也山海經曰大戲之山滹池之水出焉山在今代州繁畤縣至直隸之天津府靜海縣入海漢志所謂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者是巳嘔夷鄭注疑卽祁夷出平舒考漢志代郡平舒縣有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濕水然其流

短不足以匹滹沱酈道元注水經以爲嘔夷卽滱水顏師古注漢書亦謂并州之川爲滱案山海經高是之山滱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水經注滱水出代郡靈丘縣高氏山至長城入於易蓋自山西入直隸其經由之地漢志謂其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固足與滹沱相埒矣

雍州之鎭曰嶽山鄭注云嶽吳嶽也漢志曰在扶風汧縣西今陜西鳳翔府隴州南三里有汧縣故城山在州南八十里卽禹貢所云導岍者國語謂之西吳管子作西虞前漢志名吳山後漢志名吳嶽山史記則又析嶽山與吳嶽爲二胡朏明謂漢志雖云在縣西而岡巒緜亘延及其南

與嶽山止是一山是也至爾雅之文似河南之華與河西之嶽並配對舉則中庸所謂載華嶽而不重者嶽卽指此嶽山而言蓋亦分舉二山一爲雍州之鎭周西都境也一爲豫州之鎭周東都境也故下卽對以河海之二水而說者乃謂華嶽止是指華山之爲西嶽言之誤矣

鄭康成注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云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此據爾雅之文也而注大司樂之四鎭五嶽崩則曰岱在兖州衡在荆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恒在并州與彼異者賈疏謂周西都鎬京無西嶽權立吳嶽爲西嶽爾雅以嵩高爲中嶽華山爲西嶽

者據東都地中而言嵩華俱屬豫州雍州無嶽名鄭欲見災異之事九州都有故據西都吳嶽爲西嶽而言李氏心傳因之以爲周都豐鎬則華山爲中嶽嵩高之爲中嶽蓋東遷之後今案虞書唯東嶽著其爲岱宗而南西北不名禹貢以霍山爲太岳蓋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里皆在冀州五子之歌所謂維彼陶唐有此冀方者是也霍山在冀州境內當時蓋以之爲中嶽故稱太岳而自太原以下通謂之岳陽至周之職方止稱霍山不云太岳知其不以爲嶽而禹貢之岍特表之爲嶽山則固以岍爲嶽矣所以然者以其時都西京在雍州之域而岍峙其西華在其境內則以華爲中以岍爲西及東遷以後都於洛邑始以嵩高爲中故嵩高不見於職方而特見於爾雅爾雅周末之書也然則釋周禮之五嶽大司樂之注是大宗伯之注非賈氏不能正之反附會爲說誤矣至於詩之言崧高維嶽自兼五嶽言之爾雅山大而高崧郭璞曰今中嶽崧高山蓋依此名是時尙未以嵩高爲中嶽固不得謂崧之卽嵩也夫周初尙不以嵩高爲嶽何況於夏故禹貢直謂之外方猶吳嶽稱岍之例而金吉甫乃疑於嵩高不宜與江夏之內方相爲內外別舉陸渾山一名方山當之不亦惑乎若左傳司馬侯之言四嶽三塗陽城

太室九州之險太室卽是嵩高而別之於四嶽之外或因而斷爲嵩高古時并不爲嶽則亦非是蓋司馬侯雖處東遷之後而此言九州之險則於畿外表四嶽而於畿內表三塗太室陽城不害其太室不得爲嶽也由此言之王者以所居爲中卽表其境內之大山爲中嶽虞夏之太岳西周之太華東周之太室不必相沿孔穎達詩疏乃云若必據所都以定方位則五岳之名無代不改是未嘗取禹貢爾雅職方而深繹之也至蔡宸錫謂雍豫二州山鎭係傳寫錯誤豫州當作嶽山卽嵩山爲中嶽故得嶽名則無稽之言九不足辨耳

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與大司馬所掌九畿之法同以其各有界域言之故曰畿以其均服王事言之故曰服也顧或者以禹貢止列五服服各五百里與此不同疑周禮非周公所作而辨者則又以爲禹時地狹至周而斥大其封疆不知周之九州卽禹之九州安能於五服之外東西南北各增二千五百里之地哉惟鄭漁仲

謂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數之則周之侯甸卽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卽禹之綏服周之衛蠻卽禹之要服周之夷鎮卽禹之荒服斯說得之然猶未盡明斯蓋兩面之說是據方五百里而言一面爲二百五十里非謂方五百里之內一面爲侯服一面爲甸服也且大行人之言自侯服歲一見至衛服五歲一見五服已畢當及蠻服矣乃曰要服六歲一見不言蠻而言要其下復不列夷鎮蕃三服但統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則是衛服之外五百里界於蠻夷尚在九州之內故變蠻言要而外此則統爲蕃國卽禹貢所謂荒服益稷篇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總在中國之外雖亦以五百里計其服數然遍可以九州之外薄於四海槩之今設爲王畿居中但據一面爲言則二百五十里爲侯服又二百五十里爲甸服又二百五十里爲男服又二百五十里爲采服又二百五十里爲衛服又二百五十里爲要服共一千五百里合兩面則三千里而中國之地已盡故王制云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云不盡者蓋東西南北之餘地聽四夷居之卽大行人之所謂蕃國而禹之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則內兼王畿而外幷及荒服也且孟子

亦云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以三千里開方計之三三而九故有九千里而一州各得其千里鄭康成乃以爲虞夏之時中國方五千里夏衰四夷內侵故殷地最狹止三千里周公斥大疆域中國之地方七千里開方之爲方千里者四十九於經無據不敢信也

攷周禮者皆以禹貢止言五服卽尙書之周官亦惟云六年五服一朝今職方大行人乃有九服又禹貢五百里甸服卽王畿也左傳襄王告晉文公曰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而國語祭公述先王之制則直云邦內甸服

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亦明以甸服與邦外並列爲五禹貢雖云夏制而周官王制則周書也祭公襄王則周之君臣也今周禮旣於五服外增多四服而又列甸服於侯服之下别以千里爲王畿不在服數之中與周人之言周禮者顯背故自漢至今諸儒雖多方辨釋卒無以破其疑而關其口所以然者一由千里爲甸之制不明一由六年一朝之期未喻也夫王畿曰甸三代所同周豈獨異卽以周禮證之載師職不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乎先儒謂已封者爲采地未封者爲公邑則王畿千里除家邑小都大都爲公卿大夫所食采地外凡天子所自

食者無非公邑無非甸地則甸者天子所食之地之大名故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祭公亦曰邦內甸服而襄王則直曰其餘以封公侯伯子男正與已封者爲采地未封者爲公邑說合自先儒誤以王畿千里中在二百里內者當之而甸遂但爲畿內一地之名然亦思未封之地爲公邑者獨在二百里以內乎至於王畿名甸而邦國亦稱甸服者此如公邑爲甸而四郊亦爲甸且王畿亦謂之都矣而小都大都不嫌同名則是禹貢王制左傳國語所謂甸者與載師之甸地同而職方之言甸服大司馬之言甸畿與康誥之言侯甸者合一名而別義也且祭公之所謂五服與禹貢正復不同邦內甸服邦外侯服內外相當而言謂凡在邦內者爲甸服而邦以外最近者爲侯服由是總而言之自侯至衛統爲賓服侯卽侯畿衛卽衛畿其間凡有五畿舉首尾二畿以括其中明中國之內常以其服物賓見於王者故爲賓服而康誥侯甸男采衛卽此也外此則界於蠻夷者爲要服遠矣處於戎翟者爲荒服抑又遠矣蠻夷戎翟交互言之在內者爲要服在外者爲荒服非必蠻夷近而戎翟遠也若夫書之言六年五服一朝諸儒亦皆誤解蓋大行人職所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此卽書之所謂

五服而其云一見非卽書之所謂一朝也蓋一見者分年而來謂之時見至五歲而畢而六年一朝則六服同來謂之殷頫故名爲同然旣六服又何以止言五服則以衛服之外五百里之要服六歲一見是其當朝之年而前此之五服分年而至者至是又皆來朝故不數要服而止言五服也別詳朝聘然下文又言六服羣辟則幷要服數之矣是則解說者自爲岐惑安得謂周禮之不可通於諸經哉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日景求地中卽召誥之所謂土中也蓋周公宅洛之意本謂其處九州之中四方之來者遠近相等而及其營建之際則又以土圭之法驗之夏至之

景適得尺有五寸是爲陰陽寒暑之正遂定宅而建都焉其曰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此槪論東西南北之差以明此尺有五寸之景爲正得氣候之中而其所謂求者亦止是測驗之意非必於茫茫大地用此法以求之也注家過泥經文有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之語而疏因謂置一表爲中表又於中表之東西南北各千里各置一表果爾則周公未營洛邑之先必使人分馳四出徧植表圭待日至以驗其中否而中表未定則千里之外又安能預擬其方而植此東西南北之四表乎蓋土中之義有三史記

載武王之言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伊洛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此言形勢之中也漢書載婁敬之說曰成王營成周都洛以爲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此言道里之中也茲所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是言氣候之中也前二者之中無難覽識而氣候則必推測始準故以土圭之法求之而由是又可以得四方節氣時刻之差此周公宅洛之意也乃因注疏誤會求字之旨而臨川吳氏京山郝氏四明萬氏皆以土圭測景求地中爲周公必無之事則公劉從幽而詩曰既景乃岡衛文公營室詩亦曰揆之以日古人原有此法宅洛寧獨不然若安溪李氏又謂求是標識之義日景以土中而定非土中因日景而得則是既宅洛然後測之與經之言乃建王國不合蓋疑於五表並建之說而不知東西南北四語之爲虛論也

孟子言周室班祿公侯之地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所述亦然而周禮則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二說不同陳君舉以爲方五百里是周圍五百里徑

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徑只百里方三百里徑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徑只五十里方百里徑只二十五里此與孟子王制之言可合然職方氏云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是五百里者開方之爲方百里者二十有五四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一十有六正以周圍言之故得千里而有四公六侯若以徑直計之則不合於此數矣陳用之以爲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乃正封之實地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一百里則包附庸然五百里而爲方百里者二十五是公之正封僅得其

一而附庸反得二十四降而男之百里爲方十里者百是男之正封僅得其五而附庸反有九十五不可通矣鄭康成謂周初因殷之地九州之界尚狹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故有五百里以及百里之封如此則增封一公其左右若皆百里之侯將併其二十四國若皆子男附庸所併者且將百國不大擾乎且周之九州卽夏殷之九州也周公何緣於攝政之時遽增數千里之地况經所云其食者半參之一及四之一據鄭氏說以爲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必兄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是王諸侯貢於天子天子

所食而言然則經當言其貢者半其貢者三之一四之一不應以食言之也鄭剛中據大司馬職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謂可耕而食之地此亦宜然然如其說則公地既大而可耕之地半侯伯之國可耕者僅三之一至子男國愈小而可耕之地乃止四之一又何其不均之甚耶竊以時勢考之孟子王制所述是周初因夏殷之制而五等地域實定自周公其食者半及三之一四之一並主諸侯之自食而言何則三代諸侯類皆傳世數十歷年數百王制所謂外諸侯嗣者苟非有罪黜削先王且有興滅繼絕之典無緣遽奪其地以予人故孟津

之會有八百國而樂記所言武王新封者僅見堯舜夏殷黃帝之後而已是其餘皆仍其舊也惟中有助紂爲虐者則討而戮之孟子謂周公相武王滅國五十而其時同姓之親佐命之臣得封者亦不過盡此五十國之地故四友十亂未嘗概有封疆然則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初循舊制然也及周公攝政三監誅而康叔誥武庚滅而微子封商奄踐而曲阜增蒲姑亡而營邱廣於是制爲周禮損益二代以垂一王之典始定爲五百四百三百二百一百之差然五百而食者半四百三百而食者三之一二百一百而食者四之一則惟公之國比舊封增一倍

有餘而子則無所增損男則直比附庸然終周之世惟宋一公男亦祗有許宿餘皆侯伯也其所封之增乎舊者不過三十餘里曷嘗取九州之國而或併或徙之紛更哉且使公侯大國止於百里則出車亦不得有千乘而七十里爲國他不經見僅見之孟子以湯七十里與文百里並言而湯文如此正是夏殷之制周初未遑更定故且循焉然魯頌言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左傳管仲言賜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以今地理考之皆不止百里之內則孟子言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者乃據初封而言而子產所云列

國一同者亦是引初制以明侵小之故若武成之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正足見周初之因乎夏殷而周公更制亦與此不異公侯伯子男爲五等而其食者半及三之一四之一爲三等大司馬之制軍典命之辨等以大國次國小國爲差又曷嘗非監二代而爲之者哉孟子當去籍之餘僅因傳聞以識其畧王制則又漢博士等據孟子而述之不足以爲周禮病也

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

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此總計畿內畿外之地可建爲國之數篇末又云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此申前畿內畿外一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明其算法而核其餘地皆是虛計之數猶之職方氏所言凡邦國千里以之封公則四公及六侯七伯二十一子百男以其率周知天下廣輪之勢非實有此國數也乃鄭注職方知是虛計以可四可六可七可二十一可百釋之而注王制則直指爲夏制如此意以殷周稱畿惟夏時天子所居曰縣然此縣內九十三國已與自注尙書夏禹

萬國四百國在畿內之說矛盾孔疏又附會鄭氏以爲殷承夏餘亦稱縣內夏畿內四百國皆方五十里殷乃立爲百里者九七十里者二十一五十里者六十三不知王制之書出於漢儒而漢天子本有縣官之稱則所謂縣內者不唯非專指周亦非指夏殷也且此縣內之九十三國鄭氏謂大國九者三公三致仕之公三其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六卿六致仕之卿六又三孤三其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者大夫二十七致仕亦二十七其九亦待封王之子弟然何以三孤之致仕者獨不得封哉則爲之說曰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雖

致仕猶可即而謀焉然三公亦無職何以有副貳則又爲之說曰周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是公雖正職猶列於官孤則不列是直以六鄉之事爲三公之專職而三公乃屬於地官反不如三孤之尊重矣蓋其所以附會爲此者祇以封國之數公之外其餘有三卿之外其餘有六大夫之外其餘有九自上差之皆以次相三若三孤有副則卿與公同其餘三非差次故曲爲之解以成其整齊之數而實則皆非不特三孤不容獨異即公卿大夫之封國其在朝者可以員數爲定致仕又安有定額而必限之以三以六以二十七乎況王子弟之封其人之多寡又不可以三六九預畫其數也至胡潛菴又引書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又孝經說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又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此皆因王制之言而附會以爲合者如周初果有此數至春秋之世即使兼并而其存者亦不應其十不及一且九州之域廣狹不齊而山林川澤星錯棊布安得盡皆方整可以按數區分然則王制所言朱子謂只是漢儒立下一個算法者眞通論也封國之算法皆用開方今詳釋之以備考開方之法百里爲一同十里爲一成畿外八州州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是爲百同而以成計之則萬成也州建百里之國三十則當除去三十同餘七十同故曰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之國六十七七四十

九凡七十里者一則爲方十里者四十九合七十里者六十計之則六四爲二千四百六九爲五百四十是積百爲同者有二十九同積十爲成者有四十成故曰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以此數除前所餘之數前之七十同則應存四十同六十成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五五二十五凡五十里者一則爲方十里者二十五合五十里者百有二十計之百其二十五則爲二千五百二十其二十五則爲五百是爲三十同故曰爲方百里者三十又以此數除前所餘之數前之四十同六十成則應存十同六十成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也畿內一州州方千里亦爲方百里者百爲百同之地封方百里者九則當除去九同餘九十一同故曰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以前法計之二十一其四十九爲一千二十九乃十同二十九成故曰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以此數除前所餘之數前之九十一同則應存八十同七十一成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以前法計之六十三其二十五爲一千五百七十五乃十五同七十五成故曰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以此數除前所餘之數前之八十同七十一成則應存六十四同九十六成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也

王畿千里之界畫經無明文先儒皆據太宰九賦之序及載師所列有郊甸稍縣畺之五等而王畿千里面五百里數似相當因以中爲王城其外分爲五截百里曰郊二百里曰甸三百里曰稍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畺不知太宰載師所言皆主任地以徵賦稅與畫野分疆之義無與觀太府所叙又以家削列在邦甸之前則其非一定之等次明矣且其以二百里爲甸者據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言也然內自鄉遂外達采邑其所餘而未須之地皆爲公邑則皆爲甸地安得以方二百里者限之即稍縣都亦然

載師之文亦但謂凡爲家邑者謂之稍凡爲小都者謂之縣未嘗限以里數何則地形不能截然正方如圖之所畫即中原號爲平衍而自一二百里外則山陵川谷所在多有家邑而或跨於三百里之外小都而或達於五百里之中固亦不可謂稍地必在三百里內縣地必在四百里內也是以大司徒言凡造都鄙以其室數制之正是通融之法而封人量人縣師諸職皆主於度地而制宜者惟載師於大都以畺地言之畺是界域之名似在五百里之地然其實亦渾括之詞葢大都之規制視稍縣加廣雖亦犬牙相錯內與稍縣相連而必不能越於畺之外以過此即爲

畿外邦國之地非王畿矣然則大都雖云畺地而畺地非止大都特明其不踰乎此而已故惟於此一言下文即曰甸稍縣都太宰大府亦皆曰邦都變畺言都可見畺地非大都之專稱也大抵王畿千里分爲三段內爲城郭中爲鄉遂外爲都鄙其閒之餘地未以授人者統爲公邑謂之甸其最遠而與外之邦國界者謂之畺故肆師職云與祝侯禳於畺及郊郊舉其近畺舉其遠而說文云畺界也从畕三其界畫則正城郭鄉遂都鄙分爲三段之義而采邑侯國之制雖廣狹異而規模同也

邦畿之地約分城郭鄉遂都鄙爲三段此據其可知者言之而其廣輪之數經既無文則亦姑就其可知者詳焉案匠人職云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則王城之大九里也鄭氏據典命五等諸侯之國家宮室皆以其命之數爲節因謂國家是國之所居城方公之城葢方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賈疏云以此差之則天子之城當十二里匠人之文葢通異代之制今考本經所記其通於夏殷者惟謂明堂耳其他皆屬周制即以國家爲城方別亦無所取證則欲言城方之制自不得曲附典命之虛言反背匠人之明訓也且六尺而步五步而雉六十雉而里里三百步以天子城方九里差之公當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驗之春秋

傳鄭伯之城葢方五里爲三百雉故大都三國之一得有百雉而孟子言三里之城則正指子男之小國言之是匠人所云固信而有徵矣然有城則有郭釋名曰郭廓然在城外亦謂之郛其規制據孟子言三里之城者爲七里之郭今城方九里爲三倍其三則亦三倍其七里爲二十一里合城與郭共爲三十里縱横各三十里開方計之則爲方一里者九百也夫城中之地中建王宮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以及官府之居環衛之舍廩藏廐庫之所分置其間度餘地亦稍隘矣王都人民富庶則民廛所處不得不兼在王城之外且人聚既衆則所需果蓏蔬菜之屬亦多城

中既少隙地而皆取之四郊數十里之外轉致爲煩是亦不得不近取附在王城之地故載師職主任地首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廛卽民廛場圃卽毓草木者統在此城郭三十里地之內而此三十里地卽統謂之國中雖園地不言國中而互文可見觀下文直合園廛二者言之知其非異地矣若夫鄉遂之里數則四縣爲一都其田以授一鄉之民則一鄉有五十里遂亦如之六鄉六遂合之爲有三同之地也其都鄙之制則四縣爲一小都是小都五十里以此差之合四小都爲一大都大都得一同之地分一小都爲四家邑家邑爲一縣之地一同百里

一縣二十五里也但鄉遂制限以六則其所占之地可以計其統數采邑之分多寡不能預定則其所占之地不可知而其所餘之地爲公邑者亦不得計其數也

鄉遂之地先儒說多未明以經文詳繹之則六鄉內屬國中外界於郊六遂內連四郊外達於野何以明之司勳職云掌六鄉賞地之法而載師賞田在遠郊則鄉之界於郊明矣遂人職首云掌邦之野下云起野役供野牲令野職作野民遂師職亦云入野賦野職於玉府則遂之達於野明矣然未可以郊野卽爲鄉遂也遺人旣有鄉里之委積又有郊里之委積則郊非卽鄉矣費誓魯人三郊三遂則郊又非卽遂矣王制命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命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則鄉在郊以內遂在郊以外而鄉不在郊矣比長職云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受之是鄉旣不在郊亦不在國中矣遂人言凡治野以達於畿則遂雖在野之內而野亦不專屬遂矣故大司馬云鄉遂載物郊野載旐旣言鄉遂又言郊野以明二者之異因考秋官鄉士職云掌國中又云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遂士職云掌四郊又云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恭鄉官之長如鄉老鄉師皆王朝之職其治所自在國中而州長黨正以下乃各就居於其所治之州黨

然且六鄉之民受田雖在遠郊而授宅皆在近郊近郊與國中相接則鄉之地域雖主於郊而其政治仍係於國中也惟遂亦然受田雖遠而在野而其宅仍在四郊與遂官之治所相近是以小司徒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不言鄉遂以言國中四郊則實包鄉遂也太宰掌九賦曰邦中之賦四郊之賦亦不及鄉遂以邦中四郊包之也泉府職曰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亦以國與郊包鄉遂也惟小司徒三年大比六鄉四郊變國中而言六鄉者以小司徒所比惟主鄉官國中之吏衆多非其所屬故變文爲別耳

城郭之外謂之郊郊關之外謂之野鄉遂固在郊野之中然鄉遂之民十五萬家鄉遂之地三同則此外所餘者其地通曰郊野其制通爲公邑故鄉師職云以旗物辨鄉邑此鄉之外之公邑也遂大夫職云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又曰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此遂之外之公邑也然郊之界止於關其地狹除六鄉及遂官治所之外所餘之地無多野之地界於畿而止故遂人言治野以達於畿則除六遂之外井三等采邑所餘未封之地皆爲野之公邑故郊野雖并稱而野又可以兼郊大司馬鄉遂載物郊野載旐既以鄉遂與郊野別而言之其

辨號名之用則但曰野以邑名邑卽公邑言野而郊在其中又秋官鄉士主六鄉遂士主六遂方士主都家而別有縣士是主公邑之獄者公邑通乎郊野而其職云掌野又云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亦以言野而郊在其中也且公邑之獄旣爲縣士所掌不屬於鄉士遂士則其政治亦不屬於鄉遂之官可知考鄉師遂師之外別有縣師一官其職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詔廢置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鄭注以爲主天下人民土地以下之數夫縣師之秩僅上中士安得總天下之事考

天下之吏哉葢其官以縣爲名猶之乎縣士則所掌者公邑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所三年大比考而詔廢置者亦卽公邑之吏也乃其所掌之地域兼以邦國言者何哉以公邑之地所謂甸者其域內連於郊里之鄉遂外連於都鄙而與畿外之邦國分界故必辨其地域而後其人民以下之數可以周知則其所掌者亦祇公邑之地之界限耳而其佐則有旅師有稍人旅師主野之耡粟屋粟閒粟稍人主丱乘一主賦稅一主兵役皆助縣師治公邑者而序官之次縣師在鄉之後遂之前又可見鄉遂之餘地皆爲公邑而甸地通乎郊野不專在二百里之限也

公邑之數不可知以所封采地之多寡無定故其所餘之多寡亦不可豫定也然據秋官縣士有中士三十二人以鄉遂之士各十二人推之是二人而主一鄉一遂一鄉一遂有五縣（鄉以州各實與縣同）十二人主三十縣則此三十二人所治者當八十縣許慎說文稱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雖千里百縣之文於經未有所考然月令兩言百縣高誘之注亦如許氏之言意卽公邑之爲縣者或如前所推八十之數言百舉其大約抑或周時實有百縣而以三十二人主其獄未可知也今姑就百縣計之縣有二十五里百縣則

其地積六同二十五成縣有二千五百家百縣則其民合二十五萬家一縣之內爲鄙者五爲都者二十五爲里者一百爲鄰者五百統百縣則當有五百鄙二千五百都一萬里五萬鄰而其官以縣爲名則其大不過縣以別於鄉遂之制且自縣以下法皆如遂故其職不見於序官則遂人所云掌邦之野造縣鄙形體之法者實通郊野之爲公邑言之不止六遂也至於官之爵等遂官皆降於鄉官則公邑之吏當復降於遂遂之縣正爲下大夫公邑之縣正其以上士而里宰以下無爵與

# 三禮陳數求義卷三

候官　林喬蔭　學

## 田賦

周家井田之制先儒皆據孟子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徹法則亦據孟子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之言謂都鄙之地爲公田而行助法鄉遂之地田不井授用貢法使之自賦二者並用故謂之通今案以九百畝之地畫爲九區中公外私則是一井止有八家何以周官小司徒匠人之職皆云九夫爲井且八家各私百畝而同治百畝之公田亦是於九分之中取其一分視什一爲重而孟子又言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何哉鄭康成則謂徹法貢助竝用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而稅其二然觀孟子之言九一什一文義並同九一是九中之一則什一亦什中之一耳凡數之或以奇或以偶起者皆取其整齊而易算若以十一爲數而取其一則參差奇零而不可算信如所說將所謂其實皆什一者亦可解爲什一而取一乎況九之一與十一之一合爲二十而取其二若分而言之鄉遂得其十都鄙止得其九則皆非什一矣故辨之者謂其名爲通

率而內外異數爾我不均正是不通之甚又況助既是九而稅一貢又是十一而稅一二代之法於什一或過焉或不及焉卽不論徹亦何以云皆什一乎班固食貨志則云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注穀梁趙岐之注孟子並同此說朱子集注亦取焉然一夫所耕私田百畝公田十畝亦是十一分而取其一與鄉遂之貢通之則二十一分而取其二究與什一不合也況田之爲井說者謂肇自黃帝雖於經無考然書言禹濬畎澮距川孔子言禹盡力乎溝洫是夏后之世井田之規

制已備卽曰五十而貢可不井授商人始爲井田而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至周忽增爲百畝勢必悉改前代所有之溝涂封畛而盡易之乃可以成興朝之新制此雖與商鞅王莽之變法不同而紛更煩擾曠業廢時必所不免度周公不如是也竊謂田之畫井自前古已然而井必九百畝取其方整亦自始畫之時卽是如此特授之於民多寡不等耳夏后氏之五十而貢是二夫共授一區而十八家同井一夫耕五十畝歲貢五畝之穀於上殷人則分七區於十家之人是每夫各得七十畝而別以一區於中取三十畝爲十夫之廬舍餘七十畝爲公田

令十夫合力耕之計上所取於每夫者各有其七畝是皆於十分中取其一分故曰什一而名以貢助者助之爲藉取借力之義孟子已自釋之而貢之爲言功也以其樂輸於上者同於獻功之意云爾周則授民以百畝而歲取其十畝之入謂之曰徹徹者通也言其監二代而通之貢與助並行而非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謂也蓋地之可以畫井者必其截然正方無佊邪離絶之勢然後得井必九區區必百畝王畿雖處中原沃壤而百數十里間山陵川谷所在而有則田之積步成畝積畝成區者亦各因地勢爲之安能使一夫所受必限在一區之內故所謂九夫爲井

夫各百畝者特據土地之平衍者言之既以九百畝分授九夫每夫各出十畝之獲以爲稅是上之所取卽在此百畝之內故不別立公田此其法異於助而同於貢然夏之貢校中歲以爲常凶年必期於取盈周則雖於百畝之中定取十畝爲率而豐年通其有君與民所獲皆從其多凶年通其無君與民所獲皆從其少司稼所謂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也若地非正方無以畫井既不能使百畝定在一區則必併奇零參差以爲授若亦予以百畝令自輸其十畝之稅而地勢之犬牙錯互考覈慮其難周或不免上欲取盈下圖欺隱故一夫之併奇零以受者止

予以每夫自耕應獲之實數而別爲公田或百畝或數十畝隨田之多寡以配夫使出力助耕以當稅其所耕公田亦每夫十畝此其法同於殷之助故詩咏雨我公田孟子引以證雖周亦助而周官載師王任地有官田之稱官田卽公田明其不在一井之中區故別而言之與宅田士田等分列知其另爲一所而此官田爲衆民助耕之地則亦稱之曰耡耡杜子春讀爲助說文云藉稅也商人七十而耡葢有所受遂人之興耡利甿謂與起之使助耕官田以當稅乃所以便利之里宰之合耦於耡謂配合其耕之耦卽在官田之處據公地而公見之旅師之耡粟則卽此官

田所入出於助耕者矣由是言之貢法用於方整之地助法用於佩離之區而地之形勢或爲方整或爲佩離自鄉遂以至都鄙隨在有之則貢與助常相輔而行雖貢法公田卽在私田之中助法公田別在私田之外一取其稅一取其力制各不同而自上視之所取者皆是百畝中之十畝自下視之各私其所獲者實九十畝彼此均勻此徹之所以爲通也然地形之不等者既有貢助之法以通之而地利之不齊者亦有通之之法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遂師亦云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所謂井牧卽春秋傳井衍沃牧隰皋之義也葢中原高敞水深土厚

穀宜五種而瀕臨水澤之處沮洳下濕卽春秋傳之所謂隰皋此其播種獨宜於稻稻人職云澤草所生種之芒種芒種卽稻也非中原之民素所服習故特設稻人一官以董教之曰稻人掌稼下地以涉揚其芟作田又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葢濱澤之地庶草叢生根著於土其勢易滋芟之而不難復長故將以其地作田必先於盛夏積水之時因水力以絕其滋生之類至水涸而芟夷之則其根並起至來歲復舍水其中涉之而揚去其前所芟夷者然後可以成田而此地力瘠薄不克常播則或一歲稼而一歲休之或一歲稼而休之二歲當其休則惟草其

宅祇足以供芻牧之用故遂人謂之萊小司徒謂之牧而遍稱之爲下地遂師所云辨其可食卽謂揚其所芟之萊當耕之歲也遍計王畿千里中似此之地正復不少所以稻人之職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而徒且百人用佐小司徒遂人而興地利者不得畧也然小司徒既云井牧其田野下卽繼之曰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者葢就百里一同之地以詳著其所爲井牧之規而王畿千里胥可以是推之矣夫經野之道必起乎井而成乎成以井方一里成方十里天下之事未有不始於一而成於十者也既以一始則以方

里之地畫之爲井井九區區百畝云九夫爲井者葢言井有九百畝以夫百畝計之可有九夫耳實則一夫百畝必皆饒沃之地一井方適足九夫故專舉一井或九區盡屬腴田而此言經野之法遍乎王畿千里則地雜三等豈皆沃壤知九夫爲井亦大概之詞非從實數猶曰九百畝爲井云爾由一里而積之至於十里一成當有百井而其中之爲井者止一甸爲方八里得六十四井兩旁各餘一里爲二里可得三十六井之地此非不可耕特以其在緣邊之處外濵於洫而溝之達洫者皆灌輸於其間下濕沮洳卽稻人之所謂下地遂人之所謂萊而大司徒之所謂一

易再易者矣則是十里之內八里爲井旁之二里爲牧合而言之謂之一成以井牧經野之法成於此也由此而再積之甸八里而實爲十里合四甸爲縣則二十里矣合四縣爲都則四十里矣合四小都爲一大都則八十里矣然八十里而方之兩旁各有十里是方百里爲一同同有萬井中之八十里爲六千四百井其旁之二十里則外濵於川而澮滙流交注焉是雖有三千六百井之地止得爲萊其謂之同者以井牧之法同乎成也夫以一同之內爲井者止八十里而并牧計之得方百里而實具萬井則四分其同都之四十里爲一千六百井而并牧爲五十里有二千五百井之地四分其都縣之二十里爲四百井而并牧爲二十五里有六百二十五井之地且以一成之內爲井者止八里而并牧計之得方十里而實具百井則四分其甸邱之四里爲十六井而并牧實有二十井之地四分其邱邑之二里爲四井而并牧實有五井之地此井牧之法所以均夫上中下三等之差也其授之民卽以此法相權以中地爲率約皆二而當一則如鄉之五家爲比遂之五家爲鄰以上地家授百畝爲常當五百畝卽以百畝中除什一之稅一家猶應實得九十畝今以田萊相配井牧通之則授以一井五家而共得九夫之地其公家之稅別出

於官田不在此數之內載師官田與宅田異處但借其力以助耕與貢法之藉在百畝以授民者不同故知此所授者官田在外則實計一家有一百八十畝而軍法之五人爲伍卽此同井之中家出一人矣五其五家爲閭爲里則授以四井之邑邑四井并牧爲五井而軍法之五伍爲兩卽一邑之人四其二十五家爲族爲鄼則授以四邑之邱邱十六井并牧爲二十井而軍法之四兩爲卒卽一邱之人五其百家爲黨爲鄙則授以四邱之甸甸六十四井并牧爲一百井而軍法之五卒爲旅卽一甸之人五其五百家爲州爲縣則授以四甸之縣縣四百井并牧爲六百二十五井而軍法之五旅爲師卽一縣之人五其二千

五百家爲鄉爲遂則授以四縣之都都一千六百井井牧爲二千五百井而軍法之五師爲軍卽一都之人其出兵率一家而出一人而受田則率五家而受一井惟一縣之田以授二千五百家尙多一百二十五井與前後之數不合不知何積爲縣卽成之將變爲同其緣邊之地濵於川而爲澮所灌注水愈大則近水之處作田愈難異於一成之內所濵溝洫之小水故于中數之外别充此一百二十五井以益之葢中而稍卽乎下矣然都亦濵臨川澮而受田仍是五家一井不復益者則以合四縣方成一都而每縣所充出之一百二十五井已包於二千五百井之中故

不復見是五家一井實井牧之通率爲然所以里宰職云掌比其邑之衆寡里宰治二十五家而邑卽四井之邑二十五家所受者也左傳言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成卽一甸以授五百家而旅卽其家所出之一人也國語言上大夫一卒之田一卒卽一卭以授百家而卒亦卽其家所出之一人也且分田以此制祿亦以此田之井邑卭甸縣都凡六等而爵則公孤卿大夫士止有五等似不相當然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其五日聽祿位以禮命則制祿當以命數爲權據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孤之命不見於經以公之孤四命推之知其與卿同

六命士之命亦不見於經以序官有上中下三等推之知其當爲三命再命一命是官雖五等而自一命以至八命命有六等也命同者祿同則公八命宜食一都孤卿六命宜食一縣大夫四命宜食一甸上士三命宜食一卭中士再命宜食一邑下士一命宜食一井不命之士與庶人在官者皆同齊民則亦皆五家而受一井耳夫授田也居民也出軍也制祿也六等之數無不相當此又足見井牧之法所通者大矣制產之道以井牧相通而地力之上中下不齊者以齊取民之術以貢助相通而地形之方正佊邪不等者以等徹之爲通義葢兼此若孟子所言則直爲調

劑時宜補偏救弊而發非謂周制本是如此葢自春秋時魯宣公初稅畝卽計畝而徵其稅於是乎助廢而專爲貢哀公言二猶不足則其所貢者亦不止什一故有若告以盡徹欲其仍以貢助相兼而行宗國若此列邦可知孟子又當戰國兵爭之日商鞅開阡陌李悝盡地力先王之法益蕩盡矣故因滕文公之問引龍子莫不善於貢之言以著其弊之所極而亟勸其行助及文公使畢戰來問井地則當明告之以行助之規制矣而乃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者則以殷之助法原是一夫授七十畝使十夫共耕公田計每夫之入爲七畝今必依其舊將周之

授田一夫已爲百畝頓減其三十畝事勢難行不若因已成之規授之八家雖九一稍逾於什一而取盈之弊可免矣其曰九一而助又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正是因時制宜擬爲此制故詳言之非謂殷之助亦非謂周徹法中之助也至於什一而使自賦本是周徹法中之貢當時過於什一而使其自賦已成通行之例所以貢之名義無待解釋而知今復其什一之舊而止可行之於國中者則以其地近而視聽易周豐凶得以覈實猶可不失司稼以年上下出斂法之意也然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而加以請之文者明是

變通於古今之間而酌擬其如此若此卽是古法則宜如有若盍徹之意直告以徹兼貢助之無弊不必爲此斟酌之詞矣乃自鄭康成誤認孟子權時之言爲有周之成憲遂取以注周禮直分鄉遂用貢都鄙用助爲二法無論滕地絕長補短僅五十里所謂國中及野固無由備王畿鄉遂都鄙之規卽鄉遂亦明在城郭之外郊野之間如何而得稱爲國中者且井田之制通行天下亦自夏殷已然又安在鄉遂而獨不以井將見六軍之士所居不同方所耕不同耦泛泛然與後世之召募無殊何以爲寓兵於農而能同其心力共其死生哉後儒惟鄭漁仲陳用之陳君舉輩稍知鄭注之非而所自立說仍復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致有周一代之田制與所謂徹法終淆惑而不可解甚者且執孟子以詆周官之爲僞矣嗚呼寃哉

鄭氏注周禮必謂鄉遂與都鄙異制固由不善讀孟子之故然亦由其於周禮之文未深體會故說若甚詳而義實非也案地官遂人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又考工記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

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一以九起數一以十起數二者不同鄭氏求其說而不得謂遂人是專言鄉遂之地以千夫萬夫爲制匠人是制畿內之采地異於鄉遂及公邑因目鄉遂爲溝洫法都鄙爲井田法溝洫法則曰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井田法則曰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遂復於小司徒所爲井邑丘甸縣都

之制卽斷爲造都鄙三等釆地之法曰此制小司徒經之
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丱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
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丱方四里四丱
爲甸甸之言乘也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
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
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
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
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
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
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其所以推衍其說者

詳矣而疏又申之謂遂人之法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
井田則一同唯一澮旣溝澮稀稠不同又彼溝洫法以爲
貢祗就夫稅之十一而貢此井田法則九夫爲井井稅一
夫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又溝洫法以南畝圖之
一行隔爲一夫十夫則於首爲橫溝十溝卽百夫於東畔
爲南北之洫十洫則於南畔爲橫澮九澮則於四畔爲大
川故爲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井田法則畎從遂橫溝從洫
橫澮從川橫其夫間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無遂故不云夫
間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而溝從也又溝洫法
九澮而川周其外川亦人造之井田法百里有澮澮水注

入川相去逆是自然之川凡此皆以明遂人匠人二法之
異必不可通也不知周家井田之制遍行天下無內外之
異且田之畫井肇自黃帝不始於周而書稱禹濬畎澮距
川孔子美禹盡力乎溝洫則周公亦第修復禹跡而已豈
必更剏哉況據遂人之職首云凡治野末云以達於畿則
自鄉遂而外畿方千里凡所爲釆地公邑並同此法經固
明言之而必謂其與都鄙不同則所云達於畿者何耶且
匠人云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又云凡溝必因水勢則是
隨水之委折爲之安能截然正方如圖所畫者然則遂人
所云十夫百夫者乃約畧其大數而言謂所占之地有如

此也匠人云九夫爲井方十里爲成方百里爲同者是據
實耕之土言之而曰井間曰成間曰同間亦屬虛括之詞
非謂一井止一溝一成止一洫一同止一澮也試卽以平
地之截然正方者言之方里而井畫爲九區區各百畝畝
間有甽廣尺深尺則一區之內爲甽者縱橫各九而周繞
於外四面各長一里者遂也深廣各二尺其上爲徑足容
車馬遂人屬之於夫間匠人屬之於田首一也合九區爲
一井則遂之縱橫各四而溝周繞於其外深廣四尺爲遂
所洭四面各長三里其上爲畛足容大車大車之徹六尺
則畛廣六尺矣夫一井爲九夫之地界其中者有遂有徑

環其外者有溝有畛此所占之地若卽在方里之中則一井不得有九百畝故於方里而井之外更以餘地爲之約計九夫一井而并此所占有十夫之地也方十里爲一成用開方法縱橫各十行則一區爲一井一行爲十井共有百井九百夫之地而其中之爲溝者縱橫各十一周繞於外四面各長十里爲溝所注者洫也其深廣各八尺上爲涂足容乘車一軌乘車之徹八尺是涂之廣與洫同夫洫既環周於成爲溝之所注則隨就一行視之其溝之兩端皆達於洫一行爲十井九十夫之地皆有洫以承溝而并洫與涂所占之地計之約有百夫故云百夫有洫方百里

爲一同亦用開方法一區爲一成則爲方十里者十爲方一里者百一行爲十成則爲方十里者百爲方一里者千縱橫各十行故共有萬井九萬夫之地然其中之爲洫者縱橫亦各十一而澮周繞於其外四面各長百里深二仞廣二尋爲洫之所注其澮上之道足容乘車二軌爲一丈六尺則隨就一區而言其洫皆有澮以承之是九百夫之地卽得有澮而曰千夫有澮者并其澮與道所占言之也至於澮之所注者川一同之中澮之縱橫亦各爲十一道而川統承之則川又繞於同之外然就一區之爲一成者視之必其在四面沿邊之地則見其洫之注於澮者卽見

其澮之注於川若在其中而祇就一區以觀則惟見洫之注澮故曰千夫有澮而欲見澮之注川必於一行十成之地驗之葢一行十成之地其澮之兩端皆直達於川也一行十成爲九千夫之地而曰萬夫有川者亦并其澮與道所占者計之約有此耳夫自畝間之畎至同間之澮皆得以人力爲之故書言濬畎澮濬者人事也至其所距之川則屬於天地之自有匠人云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此豈人力所能疏鑿者遂人所云萬夫有川之川與此有何不同而賈疏乃謂其出於人爲且造爲廣深倍澮之說不亦傎乎（孔穎達毛詩疏云川者自然之

物當逐地形而流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繞之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迎之也視賈氏爲有識）惟其川屬自然或近而在百里之內或遠而在百里之外故自溝以至於澮必因其遠近之勢以施功近於川則故爲紆曲使渟蓄而不徑達以易涸遠於川則引長其道使暢洩而不紆緩以易淤此其爲舒爲促不可一定所以遂溝洫澮廣深之數得著於經而其所占之地不能於十里百里之中細計其步畝若干止得以虛寬大數言之曰十夫百夫千夫萬夫曰井間成間同間而巳且又以見聖人志在利民不盡地力寧棄此井間成間同間所餘十夫百夫千夫萬夫之地（此十夫百夫千夫萬夫指一井九夫一成九百夫一同九萬夫之外所加之一言與遂人所云

十夫等不同爲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以止侵爭備旱潦限戎馬便輓漕利賴莫大焉自秦開阡陌廢溝洫於是中原沃土雨則積潦汎濫連州旱則枯塵赤地千頃國與民交受其病而莫可如何蓋遂人匠人之職易而爲都水使者農政水利之修舉也難矣然先王豈必於茫茫大地中規畫之哉不過循禹甸之舊而廢者復之淤者濬之未及者興之掌其法於遂人而以匠人司其工役規制既定而凡服疇之農各於其所近之所每歲以耕耘之暇加修焉而已自鄭康成謂一成之內一甸出田稅一同之內四都出田稅其旁加之地緣邊之民皆使之治洫澮以當田稅

孔賈之徒並申其言而後儒且爲之詳覈其數不知溝洫即在田中治田與治溝洫不必是兩事周制農即爲兵征役之事農且兼之而獨不能兼治其溝洫必於出稅之農之外另設此治溝洫之夫乎况即其數推之一成之出稅者六十四井而一同之出稅者乃僅四千九十六井多寡已爲不均設其地止九十成以一成六十四井出稅計之則出稅者有五千七百六十井是九十成出稅之農反多於一同之數於事理不更乖耶王氏次點頗知其說之非則以一成之中六十四井爲實地其三十六井爲山川城郭一同止六千四百井其三千六百井亦然此蓋據王制所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然所謂方八里爲甸方十里爲成是據已制爲田而言則山陵等之不爲田者既除之矣不得又去其三分之一也總由井牧之制不明不知旁加者之所以均肥瘠而小司徒之經田野與遂人之治野無非以井田之法行之又烏見其必判爲兩項而不可合哉

載師所列近郊遠郊之田七等先儒之說疑皆未確案載師職云任地內而國中之廛里場圃外而公邑都家皆詳言之不應舍鄉遂不著而專及其所餘之地竊謂此近郊

遠郊正六鄉之所處而外與六遂相際者則七等之田乃所以明六鄉任地之法也宅田者耕者一夫之所受宅即孟子所謂五畝之宅及遂人所謂夫一廛必與其所受之田相比乃便於作息故即以其宅表其所受之田也士田者鄉官黨正而下族師閭胥比長之田也蓋自黨正以上爵皆大夫受祿於朝族師以下其爵爲三等之士其人皆就其鄉中選之使治其事非有廩祿之須則亦授田於鄉自耕以食其入故曰士田賈田者賈人所受之田國中之胥師賈師等職雖無爵命而皆受祿公家六鄉亦有市肆則亦擇賈人之長者使治市政而授田以供其食故爲賈

田官田者農夫所出力助耕之公田官猶公也牛田者牛人所受田以養公家之牛者也賞田者司勳職所謂掌六鄉賞地之法以待六等之功者也牧田者牧人所受畜六牲之田也七者之中唯牛田賞田牧田專屬於六鄉餘則六遂公邑都鄙無不有之而特於近郊遠郊著其例餘可以推故但言郊不言鄉以鄉止是六鄉郊則六遂亦得以互見也

周官田制先儒沿注疏之誤以為凡有四節大司徒言都鄙之制小司徒言六鄉之制遂人言六遂之制大司馬言邦國之制今案不易之地即是上地一易之地即是中地

再易之地即是下地祗以地官諸職各有所主故其文互有詳略大司徒主建畿封故曰凡造都鄙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小司徒主令征役故曰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是皆非專言授田之法也惟遂人掌邦之野故首挈其綱曰凡治野繼之曰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此於授田之法特詳蓋所謂野者外達乎都鄙邦國而內連乎六鄉固不僅指六遂也如必以其言於遂人定為六遂之制則夫一廛及餘夫之所受皆他職所未見豈六鄉及都鄙邦國之餘夫皆不授田其受田之農亦皆無廛宅乎且大司徒所言無萊將萊唯六遂有之而所謂一易再易之地果何地耶嘗即大司馬之文繹之曰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言凡則知其無內外之異而其合地與民制之之法則曰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食者謂田其休而不耕則謂之萊不可食也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合一百五十畝而可食之田有百畝是居三分之二

其民可用者家三人即小司徒所云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用與任同義謂任之以賦役也降而中地食者半謂田百畝萊亦百畝可用者二家五人即所謂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也下地食者三之一謂田百畝萊二百畝可用者家二人即所謂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也至其任民之法亦是通用下劑小司徒之頒比法於六鄉雖其可任者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分而又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一為正卒餘為羨卒亦與遂人之下劑致甿無異也乃注疏必謂鄉遂殊制因創為饒遠之說謂六鄉家出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卒是用上劑六

遂家出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又六遂之上地别加萊五十畝並是因其遠而優厚之夫羨之與餘本同一義對卒而言謂之羨卒對夫而言卽謂之餘夫安得判爲兩等若六鄉之上地無萊亦經之畧而不及必謂有萊爲優則中地二百畝下地三百畝無非井萊計之苟除萊不計是六遂之中地下地止各有田百畝無以合二百三百之數將獨優其上地而反薄其中下之民矣豈所以爲均平之政也哉

徹法雖貢助並行然必用助之地多用貢之地少何則用貢之地必屬方整而又饒沃故得畫之爲井分之九夫各

得百畝而無參差春秋傳所謂井衍沃者也若沃而不衍固不可以畫井而衍而不沃亦不能家限以百畝則皆當以助法行之於每夫所受常額之外别立官田使助耕以當稅所以載師之職官田與宅田異處明其不在一區之中而小司徒既用井牧之法以逼上中下之差則亦兼沃而不衍衍而不沃者在中是必不得以用貢而别有官田在井邑邱甸縣都之外故以之授民二而當一五家共井各得其一百八十畝若謂此亦可行貢法令其於每一百畝中出十畝之稅則此法由里而成而同以至百同凡王畿之內田野之規制盡然而司稼之職止下士八人安能徧察而周知其上下以出斂法乎以此又知行助之地必多於行貢之地無疑至先儒謂鄉遂用貢都鄙用助則不特地之方整而饒沃與夫佤離而磽瘠者隨在皆有難以區分卽司稼之以年上下出斂法者明云巡野觀稼野自鄉遂達都鄙之通稱亦豈得專目遠郊百里間耶

遂人上地中地下地皆夫授一廛鄭注廛城邑之居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而趙岐注孟子則謂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今案趙氏之說本於班固之食貨志與何休公羊注許愼說文相通然詩所謂中田有廬者豈必於田中之地搆屋以居哉廬之義爲寄要不過於田畔畧爲

苫葢一所以備風雨鄭箋謂其便田事是已此固不必限以二畝半之大況地之佤邪離絶者皆均以爲田則一夫所受亦不能定在一區之內又何取於田所適中之處以二畝半爲宅乎嘗考郊特牲之言蜡祭有饗郵表畷之禮所謂郵者葢卽指此中田之廬以其於耕作之下暫時棲息之所故以郵名鄭注謂若郵亭於田畔相連畷處造之田畯居焉以督民耕者恐亦非是葢與表畷爲類知田畔皆得有之若田畯所居之郵亭則未必處處皆有矣然則中田棲息之區雖有廬名而不得謂之廛宅又安得拘以二畝半哉所謂廛宅者農民所居之室據王制云量地以

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則知其必在於邑而所謂邑亦非若公邑家邑之邑乃小司徒之所云四井爲邑者蓋以一邑之田授之二十五家之民而此二十五家之民所居卽在此一邑之內宅與田相比故載師卽目其田爲宅田而內則言凡生子者書於閭史郊特牲言唯爲社事單出里閭與里之所屬皆二十五家而此地卽謂之一邑二十五家之田宅皆在於此是以生子就近而告之且立社以聯祭祀而書此二十五家之人名於籍謂之書社左傳言齊與衛地書社五百荀子言桓公與管仲書社三百呂氏春秋言越以書社三百封墨子所云三百五

百者謂三百五百其二十五家也（史記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里卽二十五家之里非路程三百步爲一里之里也）以是民之受田以井始而受宅則以邑始二十五家各有其五畝在邑之中等而上之家愈多則各以其所居之邑爲名斯又載師以宅表田之義也鄭注知夫之一廛在邑視諸家析五畝爲二者較優然兼城而言則又誤夫城郭之地謂之國中載師所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者非農民所居乃百工末作及庶人在官閒民轉移執事者之所處此皆不耕之民故令其種桑麻以當稅而不毛者有里布之罰若農民則受田於野受宅於田無緣遠僻城中而其所供於上則地以賦粟米夫以給力役家以出布縷所爲任地之法統在宅田之中亦並不必別具廛里之稅鄭固未之審也

井地出車之數經無明文唯小司徒職言會萬民之卒伍自五人爲伍至五師爲軍末云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又言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自九夫爲井至四縣爲都末云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兩節皆以令貢賦爲言則知軍賦本無二法故大司馬職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言凡則固無內外之異而合地與民則正井邑丘甸縣都之地與比閭族黨州鄉之民相通而成者也特經未明言若干井出若干乘而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者

著爲兵法號司馬法其文有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鄭氏據之以注小司徒而自漢至今無不守其說者然服虔之注左傳亦引司馬法則曰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則穰苴本有二法疏家以爲成百井

出革車一乘者是畿內采地法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者是畿外邦國法然四邑爲丘四丘爲甸與小司徒同則內外出車亦不應互異乃又爲之言曰甸八里旁加二里爲一成是固可以相通然一則車一乘而士十人徒二十人一則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人數既已不合且一則三百家而止出三十人一則五百七十六家而出七十五人多寡輕重亦復不均卽以畿內畿外不同爲解然論語孟子皆言千乘之國使以侯國百里爲率就成出一乘計之則僅得百乘就甸出一乘計之亦不過一百五十六乘故馬融謂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

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此據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爲說者然經不又云食者半食者三之一乎五百里之半爲二百五十里又安能足三百一十六里之數而包咸之說則曰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何休注公羊亦曰軍賦十井不過一乘然包何皆漢人在司馬穰苴之後所云十井爲乘於經無據則亦未可斷其孰是而孰非矣竊考稍人職云掌令丘乘之政令而記亦有唯社丘乘供粢盛之語鄭氏偏信司馬法於此二處乘字皆改讀曰甸然他經傳之乘皆讀如字不應於此獨殊意者乘卽丘之所出故左

傳載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足矣亦獨以丘爲言是一乘者一丘之所出而一丘者百家所食所謂一卒之田也是以禮言丘乘而他經多稱卒乘今以其數推考丘方四里十六井以井牧相通得二十井而出車一乘則合四丘爲甸出車四乘然甸八里六十四井以井牧之法相通得方十里而具百井爲一成之地今以四乘均之百井之中則實爲二十五井而出一乘是賦乘之法雖始於一丘而實成於一成始於丘故經皆言丘乘猶授田者之始於井皆稱爲井田之

例而成於成故十里之地特名爲成而穰苴生管子變制之後遂以其傳聞之說疑賦車之法實始於此因著爲成出革車一乘及甸出長轂一乘之說不知此乃法之所由成非法之所由始姑無論其說無以通於諸經卽於一甸所以爲成之義已背惑而不知所解矣夫一甸四乘合四甸爲一縣宜十六乘然縣二十里四百井以井牧通之得二十五里之地而有六百二十五井以二十五井出一乘計之則實有二十五乘矣一縣十六乘合四縣爲一都宜六十四乘然都四十里一千六百井以井牧通之得五十里之地而有二千五百井以二十五井出一乘計之則實

有百乘矣此一都五十里之地以之授民則五家而同一
井即一鄉之田而家出一人一鄉即具一軍之數以之制
祿則一都實爲王之三公及大國之孤所食以之賦車則
正出百乘故記言家富不過百乘而論孟皆言百乘之家
以此也由此推之一都而出百乘合四都爲一同得四百
乘并二同得八百乘而千乘則二同五十成之所賦公五
百里地方五同其食者半爲二百五十里正二同五十成
之地所出故千乘而謂之大國也侯四百里地方四同食
者三之一則一同有奇一同四百乘其奇數約二十五成
爲百乘定出車五百乘伯三百里地方四同食者三之一

則一同定出車四百乘子二百里食者四之一則五十成
有車二百乘男一百里食者四之一則二十五成有車百
乘故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以其所食之地同而出車之
數等也然則分田制祿起數於井度地居民起數於邑因
地賦車起數於邱三者皆用井牧之法通之而成於甸按
諸經文鑿有可據知司馬法以及諸儒之說皆耳食而未
足信矣顧或者疑之謂春秋書作邱甲杜氏注謂一乘甸
所賦者今魯使邱出之故書以譏重斂又左傳載子產作
邱賦民以爲貪而謗之今以一乘爲一邱所出則正合周
公之制春秋何譏鄭人何謗乎曰春秋之時兵法俱更古

制長勺之戰齊桓自言車五千乘平邱之會晉有甲車四
千而楚薳啓疆言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
守四千則又是一縣而出一乘蓋當時國自爲政不特非
周公之典亦并與穰苴之司馬法不合此魯作邱甲杜預
謂譏重斂者正是以司馬法爲據耳考本經之文左氏傳
但云爲齊難故作邱甲未有重賦之明文而公穀二傳則
謂使邱之人爲甲是使農民而治工民之事而觀春秋時
諸所言甲皆指甲兵如崔杼弑君曰甲興慶封來奔曰唐
氏以甲環公宮宋景公卒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鄭人討
西宮之難子孔以其甲與子革子良之甲以爲守則魯之

作邱甲亦是作此甲兵後此叔孫州仇圍郈有叔孫氏之
甲齊師伐我及清有季氏之甲皆前此所未聞意始作於
此時以備齊難後遂因之亦變舊之事故特書於經要與
邱之賦車無涉也若子產之作邱賦如杜氏注謂別賦一
邱之田使之出眾一邱而出兩邱之稅此固無所考據而
服虔之注則直以爲邱賦之法不行久矣今子產復修古
法民以爲貪考子產所設施於鄭如田有封洫廬井有伍
之類事皆師古而當時并有孰殺之歌則此之見謗於民
奚足爲據服虔直指邱賦爲古法識見最卓杜氏以臆說
更之疏家復附和之遂致服注不傳而有周井地賦車之

制茫無所考舉天下萬世惟穢苴之言是遵不惜改讀經文以曲徇焉亦可慨也已

二十五井而出車一乘則一同有四百乘王畿百同當四萬乘而止稱萬乘者蓋畿內之地其封之公卿大夫者皆四之一食維王亦然以其四分之一爲鄉遂公邑凡二十五同爲田二十五萬井故出賦萬乘餘之三分爲大都小都家邑以封公卿及親子弟其賦各從其主故公封大都而食其四之一爲一都五十里得百乘也外諸侯之國其食有三等之差公五百里而食者半爲田二萬五千井故有千乘侯四百里食者三之一爲田一萬二千五百得五

百乘伯三百里食亦三之一爲田萬井得四百乘子二百里食者四之一爲田五千井得二百乘男一百里食亦四之一爲田二千五百井與畿內公所食同亦出賦百乘矣王之餘爲采邑采邑之餘亦以封其家臣及百官之祿用而納其貢稅於王外諸侯所食封國之餘亦如之故王止稱萬乘而坊記言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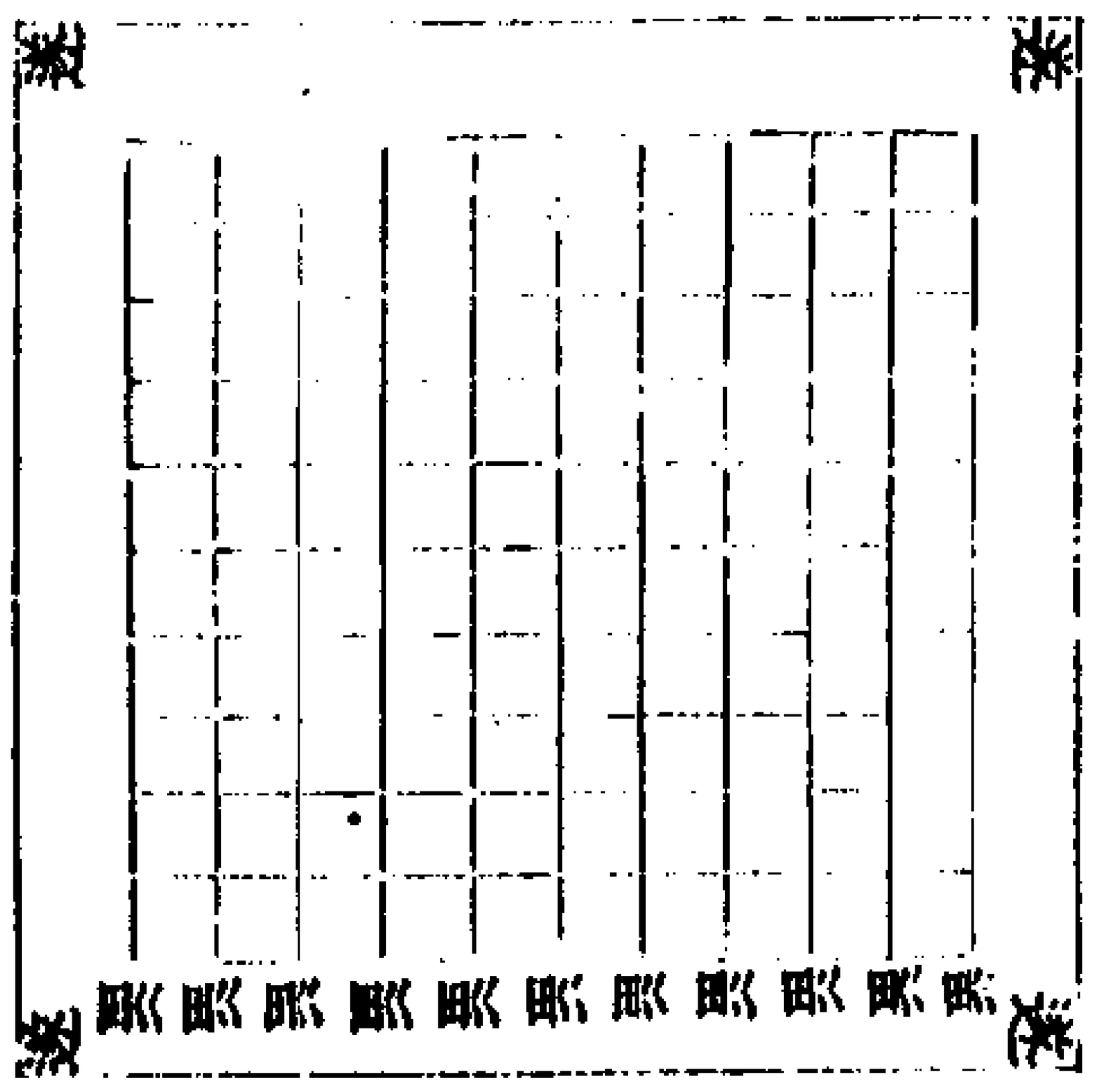
出軍之法據小司徒云家出一人則六鄉而六軍之額已足六遂之制並同六鄉而公邑之爲縣鄙者爲地更廣又不止於七萬五千矣先儒因謂六鄉六遂可賦十二軍云六軍者以六鄉爲正六遂爲副然公邑之民獨不爲軍乎

案大宗伯言軍禮之目有五首曰大師之禮用衆也次卽日大均之禮恤衆也蓋用衆之道貴於能均道里有遠近時日有久暫不唯出師征伐而已凡有力役之事皆然故自大師大田之外所謂大役以任衆大封以合衆者幷以軍法行之則此王畿所賦之六軍用之於師田者此民用之於封役者亦此民而必有以均其勞逸所以地官特設均人土均二職土均掌邦國都鄙均人所均之地政則正鄉遂公邑之地也其文曰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王制亦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所謂力役卽大役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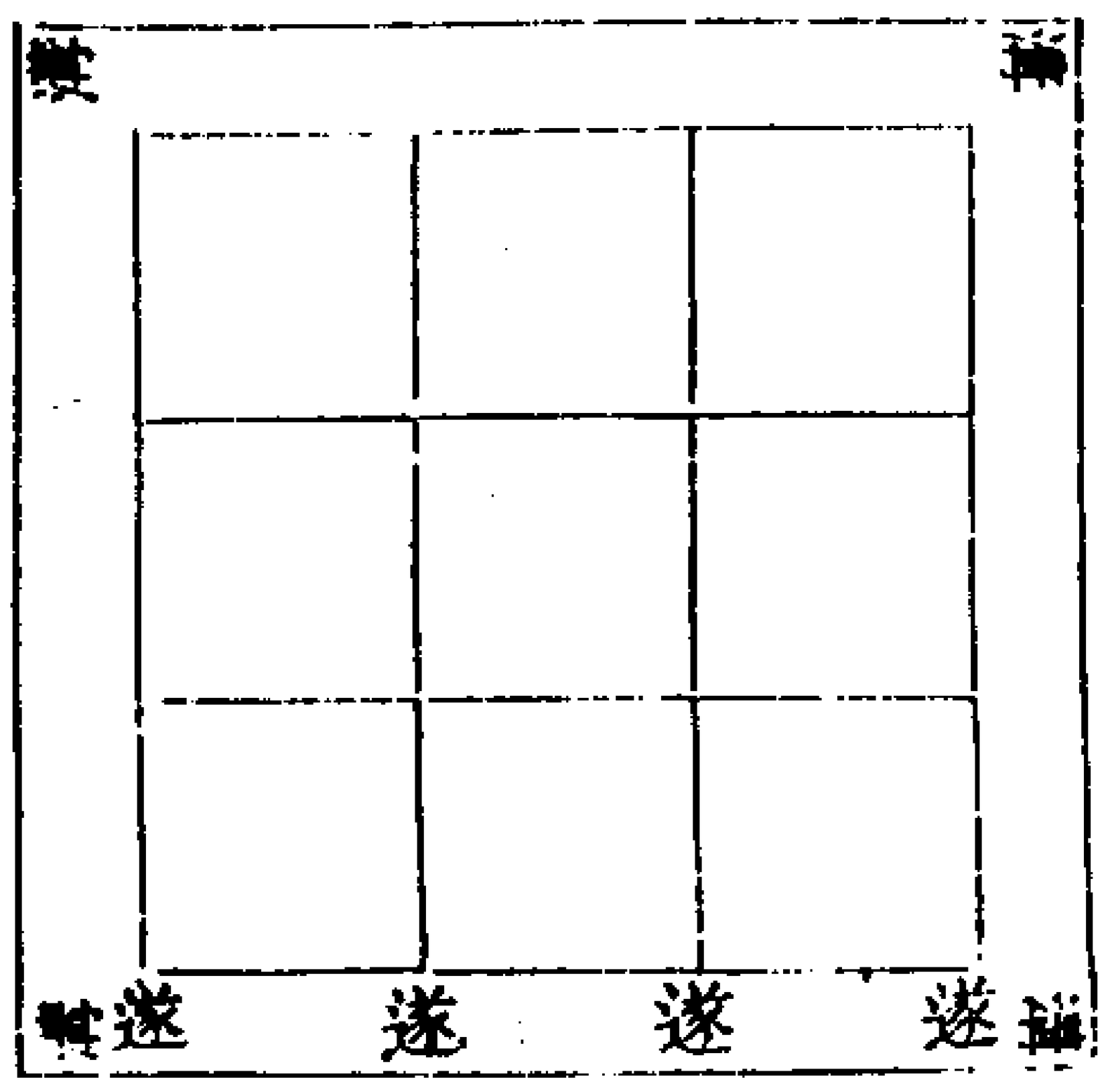
封之謂也以中年爲率一歲之內軍額有一名者當以一百八十人均之是一百八十人更番而當一人一年之役五人爲伍則當九百人四兩爲卒則當一萬八千人積而至於五師爲軍則當二百二十五萬人合六軍一歲之額則當以一千三百五十萬人更番代之是七萬五千者六軍之名額而其勞逸則鄉遂公邑之所共也然如此則又疑於徃來更調之擾故特於族師之文舉其例曰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蓋五家爲比當出五人而十家爲聯則有十人故以五人代十人執二日之役而其十人各於其家償二日之傭四閭

爲族族有百人八閭爲聯則以百人代二百人而其百人者亦各於其家償力二日焉斯民無道路之煩官無交番之累至於三年則遠近周而勞逸徧故均人三年大比則大均此所以民數雖多而制軍之額定以七萬五千人也若邦國都鄙其民之賦軍者各屬於其主而三軍二軍一軍亦各其所屬之民更番爲之土均掌和其政令猶均人之均王族矣賈孔之徒不明此義以爲出軍之法先用鄉不足徵遂猶不足取公邑采地及外諸侯果爾則六鄉之民常親鋒鏑六遂以外民不知兵何苦樂不均之甚況盡發羨卒空國而行尢大乖於事理而陳君舉章俊卿則又謂卒有四方之事皆調兵諸侯畿兵不出是獨不見九伐之法掌於大司馬而起軍旅之文亦屢見於地官也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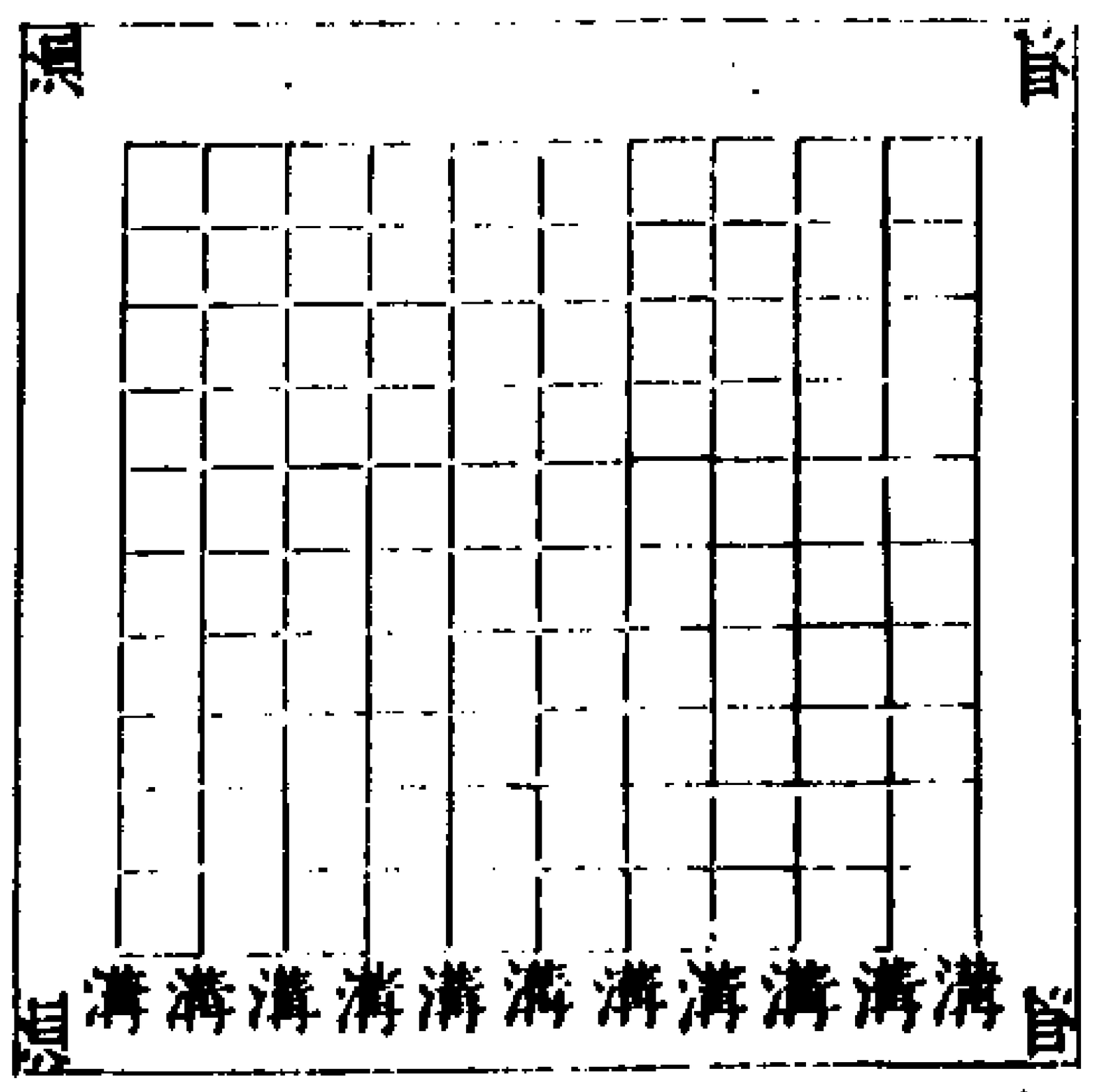
一區百畝之圖　每一格爲一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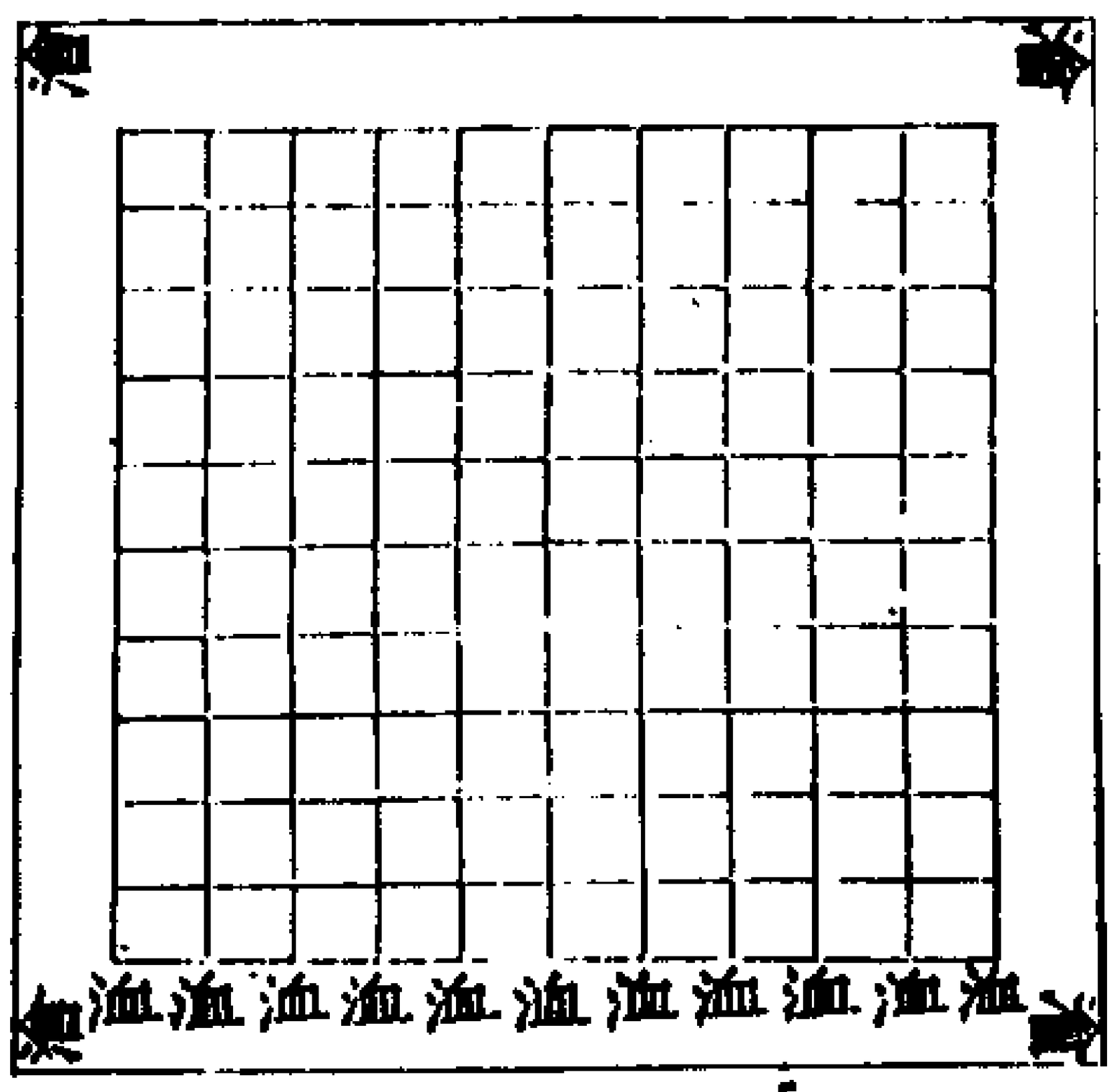
一井九百畝之圖　每一格爲百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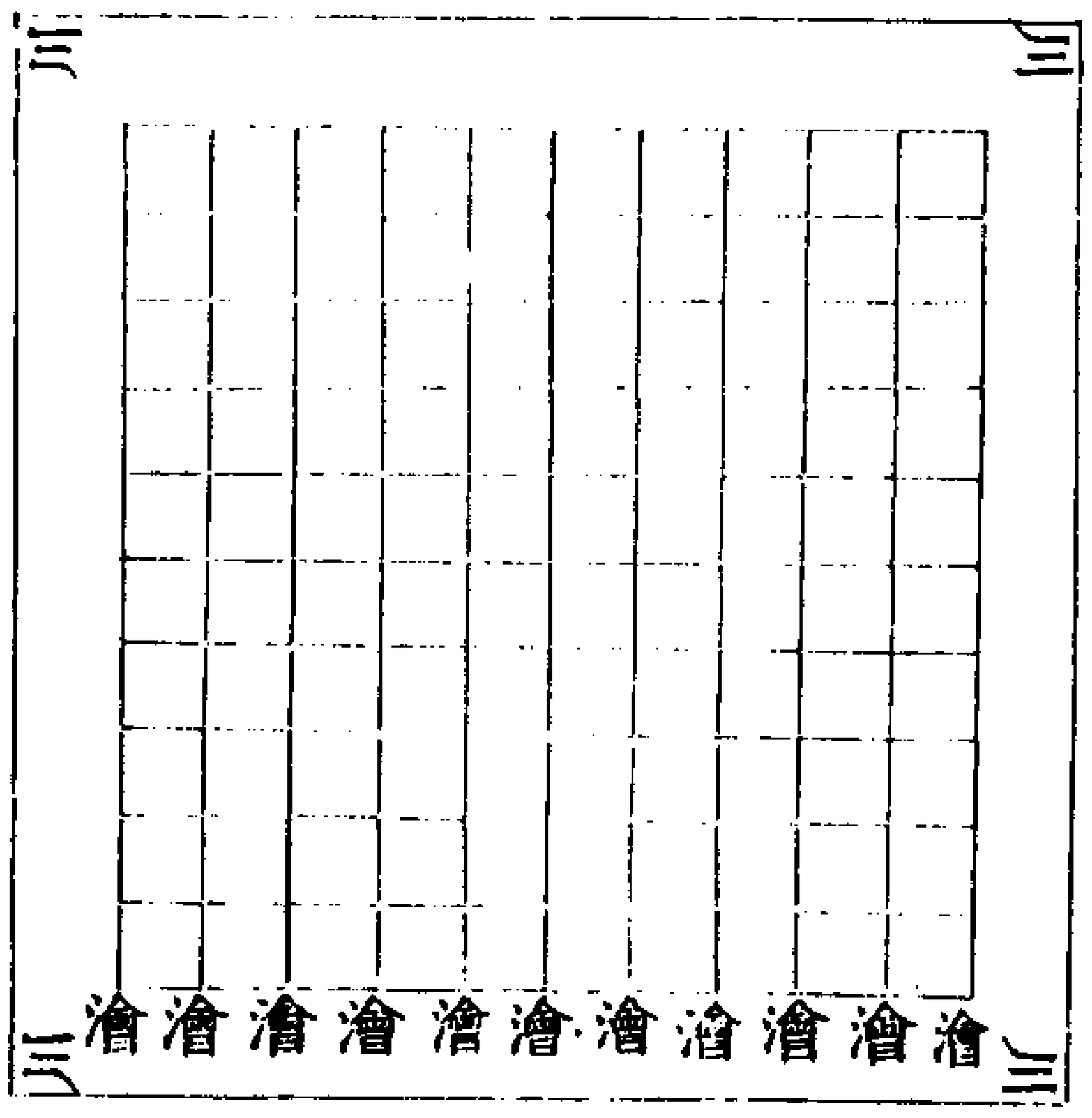
一成之圖　每一格爲十井



一同之圖　每一格爲百井



方千里爲百同之圖 每一格為千井



# 三禮陳數求義卷四

候官　林喬蔭　學

## 財用

周官取民之制曰賦曰貢太宰八則之五所謂貢賦以馭其用者是也賦出於地載師職主任地故以時徵之而太宰總其要一曰邦中之賦則載師所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之所出也二曰四郊之賦則載師所云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共七等田之所出也三曰邦甸之賦則載師所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所出也四曰家削之賦則載師所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之所出也五曰邦縣之賦則載師所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之所出也六曰邦都之賦則載師所云以大都之田任畺地之所出也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載師無明文然廛里通於市而俱在國中關在遠郊界上則所謂二十而一二十而三者即兼關市言之且云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是山澤之賦亦在其內矣九曰幣餘之賦鄭注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此以漢法解周禮固屬悠謬臨川王氏則謂即職幣所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本邦物而謂之賦者既已給之又振之以歸

於國故亦云賦然賦者上取乎下之名職幣所斂究屬公用之餘非從外至且由撙節而有亦並非歲額之常則雖曲爲之辭仍屬牽强也考載師職既備列任地所征賦稅之差又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此其所輸或以粟或以布而因其田宅以警游惰則猶是任地之所出故列於賦謂之幣餘者幣爲泉布之通名此既不耕則屋粟亦以布代之而出於常賦之變故云餘也若貢則出於任民者太宰以九職任萬民有職則有功有功則有貢而徵之者閭師以閭師主於任民也一曰三農生九穀故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

穀二曰園圃毓草木故閭師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故閭師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四曰藪牧阜蕃鳥獸故閭師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故閭師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故閭師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故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而閭師不見此二者則以臣妾之聚斂疏材閒民之轉移執事皆是出其力爲有職者所使而已卽是無職故於七職之外別云凡無職者出夫布以概此二等之人則此二等是無職之職而所出之夫

布卽非貢而貢也此此爲民職之九貢以邦國亦有九貢故此又別而謂之九功然載師既以場圃任園地而徵賦矣此復任圃而徵其草木之貢載師既以七等之田任近郊遠郊之地而徵賦矣此復任農以耕事而徵其九穀之貢且九賦之山澤關市并主於載師而此又有商及虞衡之貢若以爲地與民兩征之則是先王之厲民實甚若以爲貢卽是賦則太府之職明言以九賦待九式之用以萬民之貢充府庫司會之職亦云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皆分而言之則固不得混之爲一也葢載師之園地止在城郭三十里之內任地爲賦

閭師之圃四郊皆有則任民之業此者取其稅而不復收其地之征載師之七等田是徹法中之助所謂制公田不稅夫者閭師之任農而貢九穀則是徹法中之貢所謂稅夫無公田也若商賈則其出於關市者就關市稅之入於九賦其不出於關市而止於四郊近處轉販買鬻者則不得就地責賦而但任民以徵貢焉九賦中山澤之賦亦是就山澤之地賦其所出閭師山澤之貢則卽民之有事於採山涜澤者而責其貢物二法並立或徵地或徵民各因其所便而用之故他職多以令貢賦爲言然則鄭注之釋賦爲口率出泉者固非而謂九賦卽出於九職之民與閭

師之九貢合者亦非通論也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而載師乃有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之語故論者多以爲疑近儒望溪方氏則直謂此三句一十九字爲王莽劉歆所增竄葢假周禮以濟其聚斂之私今案此節之文雖承上節而并未及田之一字則自非專言田稅故首曰國宅次曰園廛末及漆林皆非穀土知是總約賦稅之大數如此近郊之地多衍沃無弗田者即弗田而爲市廛爲民宅亦皆準乎田之什一矣遠郊則有關以征商賈之稅并田稅計之約二十而三也甸稍縣都其地寛廣包山林川澤在內則

虞衡所掌收其物以當邦賦并田稅計之約亦不過十二雖漆林以自然而生既非人力所作而用廣利多恐其滋奢靡也故特重其稅爲二十而五以抑之使不得藉口爲毓草木與園廛一例然則周禮之本文自明固未嘗重斂以厲民亦無煩曲說以爲解矣

周禮設官詳於關市之政學者多以爲疑葢徒見後世之爲暴耳不知利之所在人必趨之逐末者多則本不厚本不厚則國不實故於門關有征而於市又斂其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皆所以抑之不使其擁倍蓰之利致糊稷稷穠之夫歆羡於彼而皆思舍業也且人情多詐而習尚喜新則凡飾僞儥慝與夫奇衺邪靡之物雖三代之世不能無此奸猾之徒也故司市曰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非有嚴禁而重懲之固難以絶其源而軌於正此則尤關乎風俗人心之大者是以犯禁者舉其貨罰其人則彼爲此者不唯無所利且有所損自不肯出此然後乃得害者亡而靡者微也然則關市之征先王豈利其有哉乃所以寓重本抑末之權正人心厚風俗而觀於太府之職則曰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知其所待給於此者亦復有限與後世之國用必賴於此者正自不同至孟子所云關市譏而

不征與耕者之九一皆是文王治岐之政如此非有周一代之經制不得取之以難周禮也

周官泉府職曰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鄭氏注以爲官以錢貸民民出息以園廛郊野受田之地爲差是謂國服夫操奇贏權子母市井之所爲也豈聖人立制而宜有此且貸民以財使治產業而計其贏餘以入息此王莽之亂政也而據以釋聖經其誣經也實甚乃千載之下有王安石者過信其說青苗之害至不可勝言於是論者羣起而攻周禮斷爲末世瀆亂之書而爲之辨者則以爲此不善用周禮之故非周禮之失而或則

謂其法可行於井田封建之時不可行於後世或則謂注
家之誤國服爲息只是還本之後計日服國事以爲息不
知其皆非也王者以天下爲家沾沾焉以物貸民而取其
息非獨病民亦傷國體竊以本經詳之泉府之職屬於司
市司市云以泉府同貨而斂賒故泉府文中備詳斂賒之
法是民之於官但有賒而無貸也則此一節乃指民間之
稱貸者而言若以爲官之貸之則上文於賒言凡賒者此
亦當云凡貸者而别而言之曰凡民之貸知其爲民間相
貸之事卽小宰之所謂稱責也泉府與其有司辨而授之
以杜他日之爭訟而所以辨而授之之法則秋官朝士職

有云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故書判爲辨蓋卽泉
府與其有司所辨而授之者而小宰言聽稱責以傅别别
亦辨也且朝士之下文又云凡民同貨財者以國法行之
犯令者刑罰之國法卽此之所謂國服蓋有無相通庶民
之常無息則富者多吝故以國服爲之息使其樂於出借
而民之緩急有所濟犯令謂取息浮於國服者漢時加責
取息坐臧如旁光侯殷坐取息過律免陵鄉侯訢坐貸穀
息過律免之類皆有程限則國服國法同是一制雖於經
無明文可證大抵歲取什一如國服民之事不得有逾而
其政掌之於泉府者以泉府近市而主斂賒賒與貸事同

一類也然則周禮本自無誤鄭氏誤解於前王氏乃誤行
於後而諸儒之攻而辨之者亦皆誤已
市之設官雖衆大抵皆以杜姦欺故司市之職首云掌市
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人聚於此情僞易滋則雖一貿
易之區而所以治之者隱然兼五官之所有事也其曰以
次叙分地而經市卽內宰所謂設其次置其叙及本經所
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
市夕時爲市販夫販婦爲主使各以其地各以其時而攙
越紊雜之弊不行矣曰以陳肆辨物而平市卽肆長所謂
名相近者相遠實相近者相邇則名實相稱美惡校然而

巧詐抵換之弊不行矣曰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卽本經
所謂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則奇衺無益者不作而虛耗之
弊絶矣曰以商賈阜貨而行布卽本經所謂亡者使有利
者使阜則有無懋遷以相通而居奇之弊絶矣曰以度量
成賈而徵儥卽賈師所謂展其成而奠其儥則雖有乘人
之急因物之乏而欲騰踴者無所施曰以質劑結信而止
訟卽質人所謂大市以質小市以劑則雖欲以無爲有以
寡爲多而憑券書焉無所爭曰以賈民禁僞而除詐卽胥
師所云察其詐僞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則雖欲以苦爲
良以僞和眞而有所怵焉自無或敢至於市之所在寇攘

姦宄多襍處於其中則二肆而設一胥執鞭度以巡禁其不正者五肆而設一司稽搏其不物者執盜賊以徇且刑之十肆而設一司虣禁鬬嚻者與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游飲食於市者不可禁卽搏而戮之則勾奪攘竊強梁無賴之輩胥無所容所謂以刑罰禁虣而去盜者此也若其所云以泉府同貨而斂賒買之於方滯之時賣之於欲買之際因以便民而民之欲買者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則彼姦民猾商欲乘時轉販以規厚利者亦無所售其技凡皆以去其爲害於市者而民乃獲市之利故設官分職不厭其周詳至於官之主斂市入

者僅廛人一職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而已然且所斂市之征布其入於泉府也卽用以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待不時而買者曷嘗以市爲利乎四明萬氏作周官辨非徒見夫司市以下大夫士有三十餘員而府史胥徒且多至數百遂以市有虎詆之其亦未細考經文深思其義而逞其一偏之見以横加抨擊也歟

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鄭注云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內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今案貨賄雖可通稱而受藏之府與受用之府要必有辨據內府職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與外府之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小用者相對正是受用之府非受藏也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此是會計之官與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者相對亦非所謂受用之府也蓋太府之屬有三府內府外府皆掌邦用而一主其大一主其小其受藏之府則玉府職云掌王之金玉

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又云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其所共王之用者好賜而已於邦用無與則正受藏之府也受用之府二而受藏之府一足見用之多而藏之少故天下皆服其取之公矣至玉府所云凡王之獻鄭注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引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爲證馬昭等復以禮記有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之文而諸侯之中有二王之後明其得以稱獻然以上獻下究屬牽强飲酒之獻與此亦殊蓋此王字指王事猶詩所云莫敢不來王國語所云荒服終王者非天子之王也考大行人侯服歲

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此爲四方之幣獻入之於內府者其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寶貴爲摯此所謂世一見卽國語之所謂王鄭氏箋詩云世見曰王是也因來王而以其寶貴爲摯故曰王之獻以非常有之物故入於玉府而藏之然則注疏謂王獻諸侯者固於事理有乖卽謂諸侯所獻亦當言獻於王不得云王之獻況四方之幣獻既入內府又胡爲而入玉府耶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凡用粟春頒而秋

斂之此卽後世常平社倉之所肪其曰以質劑致民用契券爲憑杜冒濫也曰平頒其興積用戸口爲準無偏頗多少也曰施其惠者給口糧以濟目前之食也曰散其利者給耔種以興嗣歲之謀也而總之曰而均其政令則地有遠近時有早晩人戸有差等收穫有分數要必權輕重審緩急其政令一出於均而民乃受其實惠也自鄭氏注均其政令謂皆以國服爲之息而常平之法遂變爲青苗貸民取息皆藉口於此王安石更以平頒爲不問其所欲者而槩與之經術不明禍乃及於人國後之論者安能不追咎於通德之儒而道聽塗說者流且極口詆排竟欲使元

公任其過亦嘗取經文而深繹之也乎

# 三禮陳數求義卷五

候官 林喬蔭 學

## 職官

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周禮考之卿止有六而大夫十倍有餘士且百倍其數不合故鄭氏注爲夏制以明堂位言夏后氏官百此共一百二十約畧相當然昏義亦云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首揭六官正與周禮之六官合則固不得以夏制爲言又匠人職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嬪既見周禮則九卿亦是周制鄭氏以三孤及六卿當之然昏義既言六官又言九卿是九卿亦不得并六官爲數且匠人又云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鄭氏但云分國之職夫六官既分治六職其三孤所治三職又是何物究不可解竊考周禮一書全以尚書周官一篇爲根柢故其書本名爲周官經而三公三孤獨不見焉或以地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六鄉有三公是三公之職然此乃三公之兼職如周召分陜爲二伯之類若以爲專職則三公之尊反屬於司徒無是理也深求其故乃知王制昏義所言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者皆就三公之屬而言蓋周禮每篇之首皆言設官

分職謂所設六官之屬皆分司其職者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貳公宏化寅亮天地直是合衆職以爲職而不名一職唐虞之所謂百揆後世之所謂丞相（太宰只如吏部尚書不是宰相）既不以一職名故不見於周禮而其官之屬則皆倍以三卿之九也大夫之二十七也士之八十一也皆屬於三公者也且士有上中下三等而此之八十一人皆上士則大夫亦有三等而此二十七人當爲上大夫故周禮六官之長皆卿其貳皆中大夫其考皆下大夫通經不見上大夫之名說者據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爲解然王制既明言諸侯則不足以證天子之制考外朝之位三公在前面對天子其尊在六卿之上故其屬官亦視六卿加殊六官之佐爲中大夫而此則卿六官之考爲下大夫而此則上大夫六官之殷爲三等之士而此則皆上士凡以特著其優崇然三孤既爲三公之貳而何以昏義王制所述三公之下直爲九卿不復見三孤之目者蓋同官之中各有其長士之長爲上士大夫之長爲上大夫則卿之中亦有其長而爲上卿者以九卿之中長者三人爲三孤名之曰孤正以其於同儕之中特然孤出非别設一官於公之下卿之上故其朝位與諸侯之爲上公者相對其贄以皮帛皆異於列卿而典命則三公八命之下卽曰卿六命不

見孤之命數明孤之爲上卿雖長於卿而命仍與卿同則記之止及九卿不別言三孤者亦同此義由此言之周禮之六官猶今之六部（其異者今院寺府監等官不分隸於部耳）三公之屬猶今之內閣（九卿如內閣學士二十七大夫如侍讀學士八十一元士如侍讀）而紛紛之論或以三公止是虛銜無職事無官屬或則又謂周禮爲未成之書故有所弗及者皆由誤認天官太宰爲宰相故皆不能得其實也

三公以宰相兼領六鄉故地官序官曰鄉老二鄉則公一人屬於朝稱三公屬於鄉則稱鄉老謂之老者曲禮言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是也後此方叔以元老

治中鄉之師而管仲作內政制國爲二十一鄉高子國子各率其五鄉有周初遺意（今府尹之外別以尚書一人兼府尹正與古合）或乃以爲鄉老非在朝三公以致仕者爲之考小司寇掌外朝之位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明州長是其屬吏百姓即所統六鄉之民故皆從三公之位且致仕之臣無常額安得云每鄉則公一人乎若鄉大夫則經云每鄉卿一人六鄉共六卿此於天地四時之外別置之者或以爲即以六官兼之亦非蓋三公得兼鄉老者以鄉老無專職惟及鄉大夫帥其吏而禮賓賢能以獻其書於上而以五物詢衆庶而已若鄉大夫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受教法於司徒職任既專而爲司徒之所屬知其非六官之長所得兼攝若匠人所云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者蓋自六鄉而外合六遂公邑之地而九分之以一卿領其一分猶三公兼領六鄉之義也

王制述侯國官制頗似難解據其首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則侯國但有卿及下大夫而已而又曰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則卿之外又別有上大夫也其言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則小國無三卿矣而又曰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小國又有三卿也且其言大國次國

小國皆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則固無中下之士矣而又曰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則又有中士下士也鄭氏求其說而不得則以爲有上大夫者是就下大夫之中分上下二等其中士下士亦是就上士之中分之然三卿可分三等以大夫士皆有三等不宜卿獨無也上士之分三等已屬附會顧猶可以爲說以上士有二十七人三分之而一等各爲九人若下大夫則但有五人何以分爲二等將二人半爲一等乎至其注小國二卿則以爲小國亦有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既疑其文之有訛脫又疑或者見畿內之國二卿夫此之大國

次國並指畿外之侯封不應於小國獨舉畿內至以爲文有譌脫是與吳幼清徐伯魯輩疑爲錯簡欲移之於上士二十七人之下者何殊無稽之言亦無聊之解也嘗卽前後經文反覆繹之知其並無譌脫而其義且井然自有條理葢所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以及次國小國卿異而大夫士之數皆同其文正繼於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下彼是言王朝三公之屬則此之所言亦卽從王朝之三公推之故下文卽又繼之曰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方伯之國卽大國也三監卽大國之三卿命於天

子者命於天子卽是天子使之其爵以王之大夫典命王之大夫四命上公之孤亦四命則此之三監旣是大國之三卿亦卽上公之三孤矣然典命止言上公之孤則安知其非一人而必爲三人者以燕禮及大射儀皆侯國之禮而皆有諸公之位在卿大夫上注以大國之孤釋之然稱之曰諸公則所謂公者固不止一人矣且以左傳證之文公六年宣子始爲國政旣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是大國之孤非止一人而十六年傳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爲太傅則又孤之命於天子之事也若次國則亦有三卿而天子之所命者二晉爲侯爵是次國故止見二

孤而齊使管仲平戎於周王饗以上卿之禮管仲辭以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二守卽天子所命之二卿其一卿命於其君者雖不得謂之孤然亦與天子所命之二卿同聽國政謂之曰宰聘禮所云宰命司馬戒衆介注云宰上卿貳君事者是也亦稱太宰曾子問言君薨而世子生之禮云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而左傳魯之羽父名見於經旣已爲卿復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則太宰在卿之上可知又鄭之子皮方執政爲上卿趙孟曰武請於冢宰卽指子皮而楚以蔿敖爲宰齊桓公使鮑叔爲宰皆是執政之稱則一卿之命於其君者雖無孤之四命而固與

大國之卿同爲三命與其二卿同執國政則亦同爲其國之監故周禮太宰職云乃施典於邦國建其牧立其監監不言數亦不分大國次國小國則其爲通稱審矣是以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者不必爲天子所使而此二卿共執國政則亦太宰職之所謂監也其命數雖降於次國僅爲再命而亦掌於典命則亦天子之吏也且此三等侯國卿之數不同而其佐皆下大夫五人其屬皆上士二十七人而皆不置中士下士猶王之三公之屬止有元士也若夫章首所言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則倣王朝六官之制六官之正爲卿而侯國以上大夫爲之且

止有其三司徒也司馬也司空也太宰職所謂設其參者也其佐以五大夫六卿之佐各二人故曰立其貳此三官之佐各五人故曰傳其伍而其殷則兼有三等之士但王朝之官皆差以倍侯國皆差以參故曰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謂若上士一則中士三而下士六云其有者正以別於三監之下但有元士無中下也苟以其有是或有或無之辭則章首之叙官不宜以中下士與上下大夫並列爲五等矣然同爵之中又各以上中下分爲三等據左傳杜洩之言是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而南遺以冢卿稱季孫則司徒爲上司馬爲中司

空爲下矣大夫本有上中下三等侯國既以上大夫爲卿則其中大夫遂進而爲上大夫而與下大夫僅爲二等然此以中大夫進而爲上大夫則亦以其爲上大夫也而稱之曰小卿大射儀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三卿之長一人三卿之下者亦止一人今其位在賓西與卿不屬而又云東上則不止一人是小卿別於下卿乃上大夫之亞於卿者也又云大夫之席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北上則大夫亦不止於五是以尚書牧誓立政並於司徒司馬司空之下繼以亞旅而左傳成公賜晉司馬司空以一命之服亦並及亞旅亞卽中大夫之進爲上大夫稱小卿者

旅則衆大夫也獨是小卿及衆大夫皆侯國自置之官非若監與三卿五大夫出於王朝之所立所設所傳則其命數亦但係於已國之君而不達於天子故其命數並須以次而加不若典命所稱掌於王朝者一成不易無所增減也觀左傳昭十二年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後更受三命僖三十三年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爲卿晉魯皆次國而皆有再命及一命之卿與典命所言卿皆三命不同者此爲其君之所自命不達於王朝也而鞏朔以上軍大夫獻捷於周王曰不使命卿鎭撫王室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則亦謂其君之所自

置者命數不掌於典命也然雖不掌於典命隨其君之以次而加而又不得以無制故王制特著之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大抵視典命所言皆降一等明其爲侯國之君所自命者故與典命不同而極上不得過三則正避於典命所立之等以別公私內外之差也至於司徒司馬司空爲王朝太宰所設之參三等侯國皆然無多寡之異而三卿既自有上中下之差則國等亦因以有別故次國上卿之位當大國之中卿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則上卿之位當次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皆遞降一等而再以其數

推之則大國之上卿當次國之君次國之上卿亦可當小國之君是以左傳載叔孫婼之言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由此言之王制之言與周禮正合安得謂其文有譌脫亦安得謂畿內畿外與夫夏殷周之各異也哉

曾子問言諸侯朝於天子及諸侯相見皆命國家之五官而後行先儒以五官卽五大夫然五大夫皆三卿之佐不宜舍其長而專命其佐案左傳列國之卿司徒司馬司空而外多有司寇而魯又有夏父弗忌爲宗伯卽曾子問言君薨世子生之禮亦有大宗之名大宗卽宗伯然則司寇宗伯卽中大夫之進而爲上大夫者爲之大射儀之所謂小卿尙書之所謂亞者也并三卿爲五五官之義蓋是如此

小宰職言六官之屬皆各六十鄭注謂合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是也然以經考之天官六十三職地官七十九職春官七十一職夏官七十職秋官六十六職分之皆不止六十合之則五官已有三百四十九加冬官且四百餘矣解者皆謂其屬六十之語止是約舉成數而已而或遂因五官有溢額删取之以補冬官實則皆誤也蓋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九之類皆職之隸於六官者非六官之屬考六官敘官之首皆特揭曰某官之屬而

其官之正卿一人貳以中大夫二人則一卿二大夫卽其官之長貳如後世六部之尙書侍郎矣此下乃是其官之屬六官各有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合之各有六十人六官則三百六十其數正合而所謂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者長非指卿與中大夫蓋下大夫爲上士之長上士爲中士之長中士爲下士之長也小事不從其長徑達於卿與中大夫之爲正貳者注以長爲各職之長以專達爲自專行事亦非其義

周禮設官先儒多病其過於繁冗今考其數之最多者莫如鄉遂之吏然實爲周公致太平之基蓋起於五家成於萬二千五百家層累而上一氣貫通其中天時地利物力民情莫不洞徹而無虞扞格故能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若不如是之多則視聽疎畧勢位澗遠必有隔絕而弗通者矣且所有鄉遂之吏皆不過就其鄉之中擇有德行道藝者使各治其鄉之事則雖有爵等而不必爲王朝特設之官雖多固無妨也若其他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冪人閽人寺人內豎內司服縫人春人饎人稾人守祧皆奄之無爵者又若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之爲賈人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之爲俘奴圉師圉人之爲廝養以及方相氏之爲狂夫瞽矇之爲瞽者眂瞭之爲

細民皆無爵命雖有其職不過如庶人在官之類至於射鳥氏羅氏冥氏庶氏穴氏翨氏柞氏薙氏萍氏硩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此諸職雖以下士爲之然以氏爲稱類皆世習其事者姑以下士祿之而不必皆有所用然且周召以師保兼冢宰蘇忿生以三公兼司寇則其他小者亦當有兼攝以爲之是員額雖多固可無憂其冗濫也

后之尊配王故王有三公后則有三夫人三公之屬有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三夫人之屬則亦有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且王官三公之外有六官以分治

六職則后官三夫人之外亦有世婦每官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以分治六宮之職內外之官兩相匹對昏義之文本無可疑惟因三夫人之名不見於周禮而天官序官九嬪以下皆無其數且世婦既見天官而春官復載故諸儒多生疑義然考酒正職有后致飲於賓客之禮漿人職又有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猶之三公之職不見於經而其命數朝位未嘗不見於他官特以其總衆職非分職者故不之及三夫人與三公之例一也惟是后雖匹王而其事稍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其屬之所掌亦皆總領庶政而不得以其一職獨見若女官則祗三夫人總舉內職以佐王后而其下皆各有婦職婦職卽其職也故九卿以下不尉於太宰而九嬪以下太宰得而檢察之六官之卿大夫士各自爲職而六宮之卿大夫士則統爲禮事而屬於春官且六官每官卿一人而六宮則每宮卿二人陽奇陰耦之義也六官之貳皆中大夫六宮之貳則下大夫六官之考皆下大夫六宮之考則中士天尊地卑之義也六官之殷有三等士輔有一百五十人而六宮無殷輔止二十人則外治繁而內治簡之故也是王與后之異也然九嬪以下之職太宰雖得考之而其官本非太宰之屬故序官不具其數以其屬於三夫人者與三公之屬一

例則是后與王之無異也先儒不明其故以爲世婦以下有婦德充之無則闕然旄人舞者衆寡無數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序官之例皆明著其故則此之不具其數亦當如注之說正言之不宜但有其名直等於夏五郭公之闕文也且九嬪明是九人曷不曰嬪九人而但稱九嬪乎若春官之世婦與天官世婦名同寔異猶女御之名既列世婦之下而內司服縫人等職又各有女御以爲之屬則春官之世婦蓋亦選有婦德之人充之使分治六宮之事乃賈疏以爲此卿大夫士並是奄人夫奄之得命爲士者僅見內小臣之四人蓋賢而爲之長者然

數止四人胥止上士而已審如買說則此輩之得列爲卿大夫士者合六宮有數十人是宦官之禍周禮實爲之濫觴矣柯氏尚遷謂以內外宗之有齒德者爲之然外朝命婦入王宮之事既於事理有乖而舍其從夫之爵別署卿大夫士亦爲無據近儒或以此與天官之世婦同是一職而兩見者是周禮爲草本未及歸併之故（此吳江沈氏彤之說）然他職並無複出何獨於此留罅隙以滋後人之疑亦屬無稽之言至若九嬪職所云各帥其屬以時御叙於王所女御職亦云掌御叙於王之燕寢夫御而曰叙正易所謂貫魚之義家語富夕之說亦是此意所以廣螽斯之仁而杜

綠衣之漸也御者侍也使之分夕而侍於王所耳後人誤認爲御幸之御於是疑鄭注之誕并及昏義曲禮以爲王宮女寵之多夫關雎麟趾詩美之矣而褒妲止以一人則蠱王心而敗王度者固不在人數之多寡況六宮以及三夫人之屬統而計之不過二百四人佐王后以治內政亦奚爲不可備其數也哉

地官司祿之經亡故授官制祿之法無攷歐陽永叔因謂其設官太多田祿不足以給後儒亦俱以爲疑近吳江沈氏作周官祿田考以官與田相較不唯適足且有餘以供他用其說甚爲詳核然猶有仍前人之誤而未盡合者三公之屬有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既見於王制昏義則自是周制而三孤即九卿之長固可無庸別見后宮之官夫人視三公九嬪視卿世婦視大夫女御視元士宜增備其數於周禮諸官之外至其祿皆取於公田是不知徹法貢助並用但當統計王畿百萬井什一之入爲十萬井以之賦祿不必定皆出於公田也且就其所考之數一命之士所食廩祿僅等鄉遂之民而庶人在官者竟不得與編氓同仰事俯育無別亦不均矣若夫制田去山林等三分之一又通不易一易再易之率以二夫當一夫亦是沿注疏舊說之誤而昧於小司徒井牧之法唯其所考職

官及府史胥徒之數視馬氏通考爲詳今畧因而訂正之除見於經不可周知其數及本無爵數者不論其有常數具於經并經所不見而可推以得者天子之官公三人卿二十人（本十一今補三公之屬）上大夫二十七人（本無今補）中大夫六十八人下大夫二百六十九人上士一千二百二十一人（補八十一人）中士四千四百九十六人下士一萬九千四百九十八人其公邑之吏約爲百縣則上士之爲縣正者一百人中士之爲鄙師者五百人下士之爲酇長者二千五百人此天子之官之有爵命者也其有職無命之士奄四十九人寺人五人內豎十八人鄰長一萬五千人瞽矇三百人眡

聯三百人狂夫四人圉師六百十二人圉人二千五百九十二人五隷六百人及公邑之爲里宰者一萬人爲鄰長者五萬人總計七萬九千四百七十二人其庶人在官者府四百五十五人史一千零一十一人胥九百五十四人徒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八人及給事於官與府史胥徒異名而相類者賈六十四人工一百三十人舞者十六人虎士八百人馬醫四人總計一萬七千二百一十二人此天子之士無命統與庶人在官一例者也其后宮之官夫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又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六宮則十二人下大夫每宮四人六宮則二

十四人中士每宮八人六宮則四十八人總計二百零四人后宮給事之女庶人及女官無命者女祝四人女史二十人女御十人女府十二人女酒三十人女漿十五人女籩十人女醢二十人女醯二十人女鹽二十人女冪十人女工八十人女舂抌二人女饎八人女槀每奄二人八奄則十六人女祧每廟二人七廟則十四人奚共八百八十五人總計一千一百七十六人然后宮之官屬雖各揚其職而非若外廷之吏有家室祭祀賓客喪紀之用則其稍食之米掌諸廩人而舍人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內宰均之歲終與其財用而並會不必別給以祿其給以祿者

惟外廷之吏據小宰職云聽祿位以禮命是凡外廷之吏授祿一以命數爲差蓋小司徒之井牧田野分爲六等而典命所掌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士有上中下知其爲三命再命一命亦爲六等二者相配則八命者食都六命者食縣四命者食甸三命者食邱再命者食邑一命者食井其無命之士與庶人在官者蓋皆與農民同五人而食一井也夫先王之世在野者皆授之田使食其力在朝者皆給之祿以代其耕然亦有在朝授田而不給祿者其道有二一則鄉遂之官皆就其鄉之中擇賢能者爲之是自族師以下皆屬農民因其賢而予以爵使各治其鄉之

人即倍授其田以爲之祿其人或躬耕或任閒民以代要不過自食其田之入鄉遂如此郊野公邑之吏亦然可知其上士食一邱中士食一邑下士食一井而六遂之鄰長與公邑之里宰以下無命之士所食之祿亦授以田不必其須自朝廷更可知矣此載師之所謂士田者也一則公卿大夫各有采地使自食其租稅記所謂家富不過百乘者公之封爲大都卿之封爲小都大夫之封爲家邑而其所食皆四分之一則公食一都卿食一縣大夫食一甸亦自食其田不必爲朝廷之旣稟如是則朝廷所須之祿唯上中下三等之士分治庶職者及庶人在官供役之輩而

已今以其數核之上士除鄉遂公邑之吏外存三百二十一人人食一十六井則一千九百三十六井中士除鄉遂公邑外存七百四十六人人食四井則二千九百八十四井下士除鄉遂公邑外存一千四百九十八人人食一井則一千四百九十八井共六千四百一十八井其無命之士及庶人在官者亦除鄉遂公邑外存二萬一千六百八十四人以五人而食一井計之則四千三百三十六井有奇總計須祿於朝者所食之數爲一萬七百五十餘井五官之屬既明雖冬官闕不可考大概不過益其五分之一王畿千里地居百同以封采地不過爲大都者三爲小都

者二十爲家邑者三百六十四於千里百萬井中除去三十萬有奇餘存六十九萬餘井貢助並用每十而取一是王之所入有六萬九千餘井益以公卿大夫采地皆四之一食其三分什一之稅亦歸於王更有二萬七千餘井以之祿在廷之吏給宮中之稍食且充然有餘復奚憂其不給哉

太宰職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長注謂公卿大夫兩謂兩卿伍謂五大夫賈疏據大宗伯云六命賜官彼注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則此云長雖據公卿以下大夫四命不合立官此并言大夫者以大夫雖立官不與公卿同亦得稱長是賈解長義其實大夫不合有兩卿五大夫當與諸侯之卿同官事當相兼也吳江沈氏非之謂在公則兩爲卿伍爲大夫殷爲上士若在卿則兩爲大夫伍爲上士殷爲下士在大夫則兩爲上士伍爲下士因引春秋傳蔡仲爲周公卿士瑕禽爲王卿士伯輿之大夫爲證然此既是公卿則不足以爲大夫之據且左傳所載大夫皆爲卿王制所謂諸侯之上大夫卿是也是其所有家臣皆非大夫之家臣卽孔子爲司寇而使原思爲宰司寇亦卿也況大宗伯云五命賜則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卽此大夫四命無則故秋官

但有都則不見家則然則經之言都鄙者止是小都大都公卿之采地若大夫采地則不謂之都而謂之家邑經凡言都家言都邑乃兼大夫此施則都鄙亦正指公卿爲言賈氏之說爲是蓋立其兩設其伍出於王之命之故謂之賜官若大夫雖亦自置家臣而非王之賜之則名不達於天子祇爲巳之私屬亦不必備兩與伍之數也

周禮六官卿爲之長貳以中大夫而下大夫之爲宰夫鄉師肆師士師諸職者是太宰之所謂考而宰夫之所謂司也其下則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轉相副貳太宰謂之殷宰夫謂之旅天地春秋四官皆止著其爵

不著其官之名亦止於序官中舉其數本經不復見其所掌之職雖夏官則上士八人爲輿司馬中士十六人爲行司馬獨著其官之名又具其職於本經之文視四官爲異賈疏謂軍事重故特生別名然具其名又曷爲兼詳其職乎蓋四官之爲上士中士者卽是副貳乎其考則其職任與其考同故統與旅下士並列而不必別爲之名別詳其職而夏官軍司馬旣爲之考統掌兵事然兵有兩等一爲車兵一爲徒卒車兵曰輿徒卒曰行此二士者分司其事則不得不別其名亦不得不詳其職也以此推之車徒既各有專司則縣師職所云受法於司馬會其車人之卒伍

及稍人職所云以縣師之法而令卽乘之政令者其詳必具於此二官之文惜其亡逸不可復見而田穫苴乃據其傳聞附以已意爲之其不足信也明矣

# 三禮陳數求義卷六

候官　林喬蔭　學

## 學校

成周學校之制散見於毛詩周禮禮記孟子諸書名既不同而五學四學之數復異又有大小之別鄉國之分故自漢以下言人人殊嘗考周禮一書言教事甚悉而其學之制僅一見於大司樂之文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文王世子亦云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則成均自是國學之正者其謂之成均者何樂之奏曲一終曰一成律之旋宮一周曰一均古教人之法

與於詩立於禮而終成之以樂故大司樂爲學官之長佐以樂師而其所學之地卽以樂之爲成爲均者名之周又兼用三代於虞取上庠於夏取東序於殷取瞽宗庠以養而尙齒序以射而尙功瞽宗則禮樂之義瞽者樂官宗者禮官也（鄭司農釋瞽宗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此因樂祖祭於瞽宗故專以樂人爲言然文王世子有云禮在瞽宗案虞書伯夷典禮作秩宗周之春官掌禮名以宗伯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爲之宗是歷代皆以宗官司國之禮則瞽爲樂官宗爲禮官殷學命名蓋取諸此）三者與成均並建爲四是以祭義言天子設四學若夫辟廱之名則前代所未嘗有者文王始立靈臺辟廱詩人稱美有於樂辟廱之詠武王

遷鎬因之又有鎬京辟廱之文蓋周未得天下之先所特剏者後遂以爲天子之制諸侯不得同之猶之太王初立皋門應門而後遂以爲天子之門是以王制云天子曰辟廱亦正據周制爲言辟廱既是興朝所特剏則其位當居中故大戴禮保傅篇所引學禮有云帝入東學帝入南學帝入西學帝入北學帝入中學凡爲五學對小學言之五者皆稱大學對四學言之則中學又獨稱大學蓋東南西北四學爲國子肄業之所中之辟廱乃天子所居非學者之宮易傳太初篇所謂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者是也（易傳太初篇云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蔡邕明堂論引之又引大戴保傅之文曰與易傳同則此亦宜有四學并其中之太學而五乃止有三者秦氏謂有夜入北學四字傳寫脫之當是）中學既爲天子所自學雖太子亦不得與故祭義就世子齒學而言止云四學而文王世子一篇亦是教世子及學士之法所以成均上庠東序瞽宗四者並見獨不及中之辟廱惟大戴言天子入學之禮則詳列五學且詩文王有聲篇云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據稱鎬京乃正言武王有天下之後辟廱之事即大戴所謂帝入太學承師問道者東西南北之人即成均上庠東序瞽宗之士自其所學之宮而來觀禮於此也至五學之地所在雖無明文可考而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

學在郊既對小學而言五者皆是大學則皆在於郊又言虞庠在國之西郊東序明係以東故特言虞庠在西見其相對瞽宗蓋在於北而南面之郊則近者爲辟廱遠者爲成均韓詩說謂辟廱在南方七里之內殆非無據以其成均在外辟廱在內則辟廱即謂之中學矣若諸侯之國則王制云諸侯曰頖宮魯頌思樂泮水序即以僖公能修頖宮釋之而孔氏正義言諸侯止立時王一學賜則得立東序大功德如魯則得立三代之學此據明堂位以魯有四學是成王賡魯之意文王世子云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於東序則五等之國皆有東序不待賜也但列邦無文可證而魯既立四學則頖宮居中爲公所自學者西米廩東東序北瞽宗以居學士而闕其南之成均避天子焉其在民間則學記云家有塾據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家皆有門故家皆有塾以爲子弟習學之所鄭注乃云古之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孔疏申之云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就教於塾此即尚書大傳所述大夫七十而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既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

皆歸夕亦如之其說固有所本葢古者量地制邑度地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邑卽四井之邑以居二十五家之民者二十五家爲里里有里門說文所謂閭里之門是也旣有門則亦有門側之塾春時東作坐上老庶老於此以課之耕西成之後則坐父師少師於此以課之學漢書食貨志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于邑亦卽二十五家之邑是里有里塾閭有閭塾然學記所言家有塾則自指一家而言非二十五家之塾而可謂家之塾也葢內則言十年出就外傅外傅卽里閭之師而六年敎之數與方名八年敎之讓九年敎之數日則皆其父兄自敎其敎之所卽家之門側之塾也黨有庠者五百

家爲黨於此建庠孟子曰庠者養也取養老爲義故大夫士飲酒以明齒讓者於此行之鄉飲酒禮所謂迎賓於庠門之外者卽此而弟子使之與執事以習知尙齒之義焉術有序者據管子度地篇云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雖以百家爲里萬家爲州與周禮不合然其名俱有所因且字從行爲義葢如衢術之類故月令亦有審端徑術之語則是以千家之聚爲術而於此建序孟子曰序者射也故大夫士相與習射而卽使其弟子爲三耦以習之鄭氏注改術爲遂陳氏又改術爲州皆拘於周禮之故不知周禮固未嘗言遂必有序亦並未嘗言黨之有庠也至於鄉則學記無文惟左傳有鄭人遊於鄉校以毀執政之語意六鄉之學名校而近儒蔡氏德晉據何休中里爲校室之說以爲里屬於縣鄙是縣鄙之學名校鄭之始封本在西都畿內故猶以六遂中縣鄙之學名其鄉學然孟子言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校對學而言學是國學則校自是鄉校鄉萬二千五百家而設校遂亦萬二千五百家亦當設校矣但孟子又言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以王制內則明堂位證之當云夏曰序虞曰庠而周旣以校爲鄉學亦當云周曰校今乃反之者意鄉中學徒遞進之序自庠而升於序自序而升於校校最上而序次之庠又次之因誤

以爲時代之差校最古序次之而庠最近歟若夫大小之分則天子之學有大小諸侯之學亦有大小國學有大小鄉學亦有大小葢以入學之年分焉天子小學爲門闈之學師氏保氏掌之闈學在宮中門學在虎門之左諸侯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其宮中之闈學亦當與天子同惟其小學在近地故八歲而卽可入惟大學在郊故必十五而後入鄉學則家與閭里之塾爲小而黨庠術序鄉校皆其大也自鄭康成注王制以養國老者爲大學養庶老者爲小學然虞庠以養庶老而經明言大學在郊又言虞庠在國之西郊何以解之於是同一王制不得不強分爲殷周之

異而後之爲說者狃於故見於文王世子所云書在上庠如其即虞庠也而必指之爲小學則以春夏干戈秋冬羽籥皆於東序是據升於大學者言之而學禮瞽宗學書上庠並是小學如孔氏正義所說者然干戈羽籥何以爲大禮與書何以爲小究不可解陳用之又强爲之辭以爲學者之事始於書立於禮成於樂而舞又樂之成其次序則由小學之書以進於瞽宗之禮由瞽宗之禮而成以東序之樂然經固云秋學禮冬讀書矣以一人言之秋已進之冬復退之有是理乎泰氏通考則又分上庠與虞庠爲二意以虞庠是小學上庠是大學周立虞氏之上庠於國又

立虞氏之下庠於郊云上庠者別於西郊之下庠不知經但稱曰虞庠何見其必爲下且王制曰虞庠文王世子曰上庠猶之王制曰東膠文王世子曰東序實無二地所以別而言之者特因上文方言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此不可復云上庠致人疑於別有下庠故以虞庠爲辭猶上文言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故下即不復云東序而易之爲東膠今不疑東膠之非東序而必謂虞庠之非上庠遂於大學在郊之文不得不曲徇鄭氏無稽之說定爲殷制矣然其致誤之始則實由注疏以養庶老爲小學之故究之注疏亦自不可通如詩靈臺疏則以虞庠爲辟廱而辟廱且爲小學矣王制注以成均爲虞庠而成均亦爲小學矣祭義注以四學爲四郊之虞庠則四學皆小學而虞庠且徧四郊不止西郊矣毋乃如亂絲之愈治而愈棼歟

陳氏禮書謂周之辟廱即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據此是并小學數之方有四學而大學則但有三與記言天子設四學者不合劉原父謂周人立四代之學是一處並建辟廱最居中北爲有虞氏之學東爲夏后氏之學西爲殷人之學然周禮及文王世子皆言成均何以遺之且大戴所引學禮賈誼亦嘗述之明是古之學禮後世亡其書而漢初尚存者

非二人所能臆造也有東西南北而又有中學爲五安得謂止有四乎陸農師鄭剛中之說以辟廱居中而成均上庠瞽宗東序分居四面爲四學是矣然謂瞽宗居西則亦沿前儒之誤夫前儒之並以瞽宗爲在西者祇緣大司樂職有云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而祭義又有祀先賢於西學之語故爲此說不知瞽宗所祭者樂祖即其生而教學之人而先賢乃通指先代賢人不專樂祖則西學所祀不必即瞽宗所祀是以瞽宗爲西學原無確據豈若虞庠在國之西郊經固有明文之足信也哉

辟廱之名據鄭康成云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白虎通云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道治廱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然毛公詩傳在諸書之先云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孔氏疏之曰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土之高者曰邱此水內之地未必高於水外正謂水下而地高故以邱言之以水繞邱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是則辟廱直因其形制而得名故三輔黃圖亦云辟廱如璧之圓壅之以水象敎化流行卽白虎通亦幷有辟者象璧圓以法天廱者壅之以水欲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之語是舊說並無所取於明和之

義蓋古文辟與璧通而廱字从广下雝广者象對刺高屋之形雝又通作邕四方有水爲邕辟廱之制四面有水而屋居其上故字爲廱後世或更爲雍然說文並無雍字雍和之雍古亦作邕則辟廱之字卽省其上广當爲邕或別爲雝詩振鷺毛傳云雝澤也終不得爲雍也

五經異義載韓詩說辟廱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許愼以爲皆無明文無以正之而盧植注禮記則直云明堂卽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廱古法皆同一處蔡邕月令論亦云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實一也頴子容春秋釋例又云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廱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凡此諸儒皆以辟廱與太廟明堂靈臺爲一處惟鄭康成袁準深辨其非然大雅靈臺之詩詠靈臺而卽及辟廱鄭氏亦謂是二者同處在郊而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

廱又政穆篇云太學明堂之東序也其書雖不立於學官然是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去古未遠卽傳聞亦有所受則諸儒援以爲說固自有因竊嘗推尋其由葢辟廱靈臺明堂皆周家特剏之制而時有先後文王作邑於豐始立靈臺辟廱豐字亦作酆以灃水得名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西北靈臺鄉灃水上渼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酆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者後武帝建元中舉籍盩厔鄠杜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卽其處文王當時山林藪澤之利與民共之但有物蕃界而樂其中之鳥獸魚鼈遂名爲囿故孟子言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而詩卽

稱爲靈囿囿中有臺臺下有沼沼即辟廱四面所周之水據三輔黃圖載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又載靈臺辟廱皆在長安西北四十里則其爲同處確矣武王遷鎬在長安縣西北十八里昆明池北鎬陂是鄭康成言豐邑在豐水西鎬京在豐水東相去葢二十五里尚書載伐商作洛皆步自宗周而往以其事告於豐廟而左傳載康有酆宮之朝是康王雖都鎬其受朝亦即豐宮則西京之廟朝皆承豐邑之舊可知詩所賦鎬京辟廱葢亦即文王所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者以武王既有天下爲天子故槩之於鎬京以著其爲王者之制焉至周公營洛邑爲東都制

與西京畧異西京有七廟而東都則設明堂西京有五學而東都亦以辟廱爲天子所自學太學以處學士但其地與西京不同西京四學分布四郊而辟廱與靈臺同處與廟相遠東都則辟廱即在明堂之外又於其東建東序一所以處學士謂之太學而無成均瞽宗虞庠故大戴所述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有明堂外水曰辟廱之文又有太學明堂之東序之語此據東遷以後君於東都所爲辟廱太學如此而明堂本以宗祀文王東遷以後未立七廟即以明堂爲太廟（詳別下卷）故大戴又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明是七十子後學者據所傳聞之辭而諸儒因之遂有

辟廱靈臺明堂太廟同處之說不知東西二京皆有辟廱所以振鷺詩云於彼西雝特言西以別於東而西之辟廱與靈臺同處東之辟廱與明堂同處混而莫辨則諸儒之誤非大戴之失而孔穎達等乃斥大戴爲遺逸之書文多假託其盛德政穆所云皆後人所增失於事實過矣至於辟廱之制度禮統言內如覆外如偃盤蔡邕言水廣二十四丈此無明文可考然就靈臺之詩繹之靈臺峙其中靈沼周其外毛傳釋謂水旋邱如璧邱土之高者積土四方而高爲臺則邱即指臺言葢累土爲臺而臺之中央建屋爲堂臺下爲圓沼水四周環之指其臺稱靈臺指其中之

屋稱辟廱其廣狹之度據括地志云辟廱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囘一百二十步是西周之靈臺唐初尚存周囘一百二十步以六尺爲步計之臺四面面一十八丈周制堂上度以筵筵長九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爲廣八丈一尺深六丈三尺此宜畧同則其東西堂簷之外所餘之地有九丈九尺南北簷外所餘之地有十一丈七尺即謂之靈臺以覲望雲物此詩之所以咏靈臺而遂及辟廱也且不惟辟廱即在靈臺之上而諸侯之頖宮亦麗於臺案酈道元水經注云靈光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

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此酈氏目驗得之是魯之頖宮亦卽建於臺上而臺下有水但不若辟廱之水四周耳然則周之辟廱於今雖無復故迹而其規模未嘗不可想見漢分辟廱靈臺爲二處左辟廱右靈臺殆失之未深考歟

後漢書翟酺傳載明帝時辟廱始成欲毁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廱皆宜兼存於是東漢之世以辟廱爲天子養老大射行禮之所太學爲博士弟子受業之所馬端臨非之謂不宜析爲二處今按周官掌成均之法而教國之

子弟文王世子言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言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是學士所學在此四處而並不在辟廱祭義言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亦無與於中學故易傳太初篇云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東都雖不立四學而大戴禮言明堂外水曰辟廱又言太學明堂之東序是亦辟廱爲天子自學之所太學爲學士肄業之所（此太學對小學而言易傳所云太學乃對四學而言）則漢之分爲二處正合周法惟是漢以明堂辟廱靈臺爲三廱則誤周西京之辟廱與靈臺同處學固卽在臺之上東都之辟廱與明堂雖同在一處而辟廱居明堂之外太學居明堂之東且靈臺以眺望明堂以祀以朝事義不同各有所爲不得通爲一名也

頖宮本作泮宮以半水爲義蓋天子辟廱水周之諸侯泮宮水纔其半耳其作頖宮者直因傳寫以聲同而誤然說文並無頖字鄭康成乃云頖之言班所以班政教夫六書象形會意諧聲指事各有所取从半爲聲从頁何也其半水之制據說文云西南爲水東北爲墻鄭氏則云東西門以南通水而北無白虎通又云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其餘壅之以垣今案酈

道元作水經注親歷洙泗之地得之目驗者云泮宮有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以此證之則說文爲得其實蓋缺其南面故爲半於天子如鄭說是止缺一面而白虎通又是三面皆無俱不得以爲半也至杜氏通典言魯郡古魯國有泗水泮水出焉建宮於上名爲泮宮戴埴鼠璞引之以泮宮與楚之渚宮晉之虒祁宮一類並非學名則何楷嘗辨之謂據一統志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治西南西流至兖州府城東入泗水卽詩所云泮也雩乃此水本名以其爲泮宮池又名爲泮水水因宮得名而謂宮以水得名乎

大學小學以入學之年而分然諸儒所說入學之年亦與
案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內則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
學書計是十歲入小學也而尚書大傳云公卿之大子元
士大夫之適子十有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大學餘子十五
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大戴禮白虎通又謂王子八歲入小
學十五入大學彼此不同者蓋天子之小學有門有闈蔡
邕明堂論所謂門闈之學者據周官師氏居虎門之左教
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注虎門路寢門也是為門學
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而師其屬守王闈注闈宮中之巷門
爾雅亦云宮中之門謂之闈雜記言夫人奔喪入自闈門疏

以入自旁側闈門不由正門釋之蓋路寢門以內宮中有
術為壺而壺之首為闈保氏之學在焉王子八歲先入於
此保氏教之以六藝六儀十三乃出就虎門之學而師氏
教之以三德三行是二者皆屬小學故統而言之云王子
入歲入小學爾若公卿大夫士之子年方稚幼未能即入
天子之小學故十歲先就外傅學於閭里之塾適子至十
三餘子至十五始入天子之小學然此所謂小學直是虎
門之學蓋闈在宮中非所宜至且先已自學於塾至是而
齒與王子相若則可同受師氏三德三行之教故於師氏
特言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而保氏不及明其不與於闈學

也師氏所教者德行進於保氏之藝儀故師氏為中大夫
佐以上士保氏為下大夫佐以中士爵有差等且師氏之
學兼有國之貴遊子弟人數多故其所屬之胥徒亦倍於
保氏然適子居塾之日少則居小學之日多餘子居塾之
日多則居小學之日少而王子之入小學大學皆早蓋位
尊則責重責重則欲其速成此又其所以別也

門闈同是小學而教之術有淺深學之時有先後則成均
東序瞽宗虞庠四者雖同為大學而所以為學亦有次序
案文王世子云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
學羽籥皆於東序又云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

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而
並不及成均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
而合國之子弟下文即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
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而並不及東序瞽宗虞庠則
是凡入大學者先分教之於三處後乃合之於成均蓋亦
視其學之淺深才之優劣以次進之故學記言古之教者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由小成以至大成而文王世子言大
司成論說在東序即考校其淺深優劣之謂是四學皆大
學而成均又大中之大者也此大司成之論說又謂之語

於郊文王世子云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有一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夫論說東序而謂之語於郊以東序亦在郊也論說卽中年之考校將拔其尤者進而合之於成均故必取賢斂才焉以德以事以言所以考校之法而曰進曰舉曰揚則拔而進之於成均矣夫立德立功立言爲不朽之業而學之所以考課卽用此三者以獎拔人才凡欲其志乎其大不以小成自囿也若三者並無足取而祇有其曲藝此卽王制所謂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是

也雖片長可錄未忍棄置則皆誓戒之使自奮於德事言以待於下次之論說及又語之時果三而有一三卽德事言三者乃進其等以其序謂就其所習之藝而授以官是進之於其等類又以其藝爲序猶春官言凡以神仕者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也然此雖以又語之時三而有一得邀錄用而其初之所習者本是曲藝記曰士先志是其志之已卑故王制言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而此則曰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言雖三而有一不得拔進於成均但居於此郊學中俟官缺而代之名之曰郊人蓋其得拔進於成均者大司成以禮賓待之猶鄉吏以禮禮賓賢能之義有取爵上尊之禮上尊者鬱鬯之酒郊特牲所謂黃目鬱氣之上尊者也賢士學成名立取類於鬱尊之芬芳條暢故禮之之時取爵而酌於上尊此郊人不得入成均則亦不得有取爵上尊之禮所以著貴德賤藝之意也由此言之四學固同爲大學而三學乃分教之所以成均總其成故周官特著成均之法三學雖分教國子而大司成之論說在東序則東序又總瞽宗虞庠之成故文王世子言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於東序蓋大學小學以入學之年齒長幼爲分而既入大學之後四學之次又以其所業之淺深

優劣爲序始之學禮於瞽宗讀書於上庠春誦夏弦並於瞽宗既而學干戈羽籥之舞則春夏秋冬皆於東序又既而德進事舉言揚則皆入成均矣既入成均卽需次待用有官缺則代之教之有術考之有方進之有等用之有別此所以國學之士皆德行道藝之選也先儒於小學大學之義辨之不明而所以立此四學之故亦復不深究則何以爲語於郊何以爲德進事舉言揚何以爲三而有一何以爲郊人遠之於成均何以爲取爵於上尊其說遂多牽強而皆未能精覈矣

成周之選舉有兩途一由國學一由鄉學而國學鄉學中

其進用也亦各有兩途國學始由虎門之小學進而入虞庠瞽宗之大學又進而入東序於是大司成論說之或以德或以事或以言則皆進之於成均以待用曲藝之三而有一則仍居於郊以待用而不入成均此其異也鄉學之士一則三年大比興其賢能者直達於王其初由二十五家之塾遞進而入於鄉校又進而登於朝周禮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者此如近代之制由童生而生員而舉人而進士矣一則從鄉學而進於國學王制所謂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此如近代之制選各學生員優者入國子監爲貢監生之類選士身仍在鄉學而各進於司徒得免其鄉之徭役則猶今在籍之貢監生不入監肄業者此所舉賢能及選造皆以德行道藝爲憑有諸心之謂德見之事之謂行文以言之謂道（道者所當由之路舉所當由之路以示人故道亦訓言）習其技之謂藝葢先王教人之法小學大學不外德行藝三者而德蘊於中非若行藝之可見故言爲心之聲而道爲德之表國學之取賢斂才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而

曲藝必誓之以待又語三而有一乃進其等然猶遠之於成均以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不朽之大業也藝特其末焉爾然亦不可無故師氏保氏以及大司徒並以六藝與德行同教則遠之於成均者以明出鄉不與士齒之義而在其鄉則固齒於士是以鄉大夫州長黨正所書之考之察之者皆德行道藝四者並舉然則鄉學之士其以選造進者所有習於藝之人雖升於學亦遠之於成均可知矣先儒不知道之屬言則德行云者指師氏之三德三行大司徒之六德六行是已而六藝何以謂之道藝朱子云德者有德行者有行藝者有藝道乃識得德行藝之所以然則是有道之人貫徹三者道當在德行藝之上且止言有道而即可包德行藝矣又何以所書而考之者必分列四事哉竊謂此道字與師氏所云至德以爲道本保氏所云養國子以道者皆當屬言葢有德者必有言故至德爲道之本而保氏之養國子以道即審諭之以有德之言至其進於成均則教以樂語所謂興道諷誦言語童而習之以至於成則出言有章大遠乎鄙倍吐辭爲經皆中乎德音所以鄉學教士書而考之者於德行藝而并及乎道語於郊者遂亦得於德進事舉之外繼以言揚德蘊於中故居首而措諸躬爲行發諸言爲道皆德之符緒餘乃徵諸藝不

謂之言而謂之道者言爲好秀之通稱道則眞有德之言而可不朽者由此觀之國學鄉學所以爲教所以爲舉均不外德行道藝四者而聖門之四科如之德行能立德者政事能立功者言語能立言者文學卽通六藝之文者子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故周官以藝居末而四科亦最後文學矣至於師氏所教三德三行大司徒乃爲六德六行者師氏所教是小學爲成童以下大司徒則教大學之士故加詳焉若大司樂所教中和祗庸孝友則以其在學者又皆經東序論說所獎拔而進之人故其教之術因人而異如此然大司徒師氏皆教六藝而大司樂無之則曲藝

所以遠於成均之故亦從可知也已

掌教之官文王世子有小樂正大樂正大司成之名而周官無之鄭康成云小樂正樂師也則大樂正爲大司樂矣鄭又云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此以本經有父師司成之語故附會之考師氏所掌者虎門之小學耳與大學之東序無預何以得論說於東序卽如泰氏通考之言謂大學人數衆多故特設大司樂教之而仍令師氏兼焉謂之大司成者總其大成也夫六官之有聯事經皆詳之況總其大成則職任尤重豈得於師氏之職盡沒其文哉又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注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意亦指大司樂之爲大樂正者言泰氏通考因之云所教四術詩則樂語是也樂則樂舞是也書與禮則大司樂未及焉大司樂主於論樂王制主於論教也二文相兼乃備然大司樂首云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下卽繼言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然後乃及作樂之事安得謂其專主論樂不主論教且如所言是周官之職必待王制以補其詳周公奚爲制此不備之文以滋人惑則王制之所謂樂正亦非卽大司樂也葢自虞廷命夔以典樂教胄子而孔子亦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以

教人之法均平其氣體怡懌其心志使之優悠漸漬而自和順於道德者莫善於樂而樂之一終謂之一成書稱簫韶九成儀禮稱笙入三成均則律呂旋宮之法以七聲相周爲一均國語言律所以立均後漢律歷志言冬夏至陳八音聽樂均以樂爲教故學之地謂之成均而其官稱大司樂亦得稱大司成矣惟成均因樂而得名所以成均之教法專用樂德樂語樂舞而不及其他大司成卽又稱大樂正佐之以樂師太師之下大夫屬之以大胥籥師之中士小胥小師之下士皆分主教事死卽祭於瞽宗謂之樂祖生則通稱樂正王制所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

書卽文王世子所謂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執禮典書之人亦樂官也然太師以下通稱樂正而小樂正則專指樂師而言蓋其職掌國學之政爲大司樂之貳大司樂稱大樂正故此爲小又其所司者樂儀射節與夫環拜之節祭饗之歌徹令相尤其嫺於禮事故文王世子云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也且樂師貳大司樂而經言掌國學之政不云掌成均之政則又知東序雖與成均同爲大學而成均大於東序成均之士由東序而升矣

學之所祀先聖先師經傳未嘗實指其人鄭氏注謂先聖

周公若孔子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此以漢制言之不足以定周之學校祀典劉執中云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以舜爲先聖夏學以禹爲先聖商學以湯爲先聖東膠以文王爲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臆揣之詞於經未有明據嘗考大司樂云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生而主教於學卽先師也文王世子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此生而受養於學卽國老庶老之没焉者也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以前二者推之蓋生而受業於學卽

國子之成德者也此數者既皆得祀若古之帝王皆神靈首出開物成務以作君而兼作師豈反無祭以報之者祭法言聖王之制祭祀其有功烈於民載在祀典者社稷而外歷舉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契湯文武諸人皆古帝王之聖者雖禘郊祖宗各有常典然是子孫致孝其先世而非後學追報乎前王故周之時禘嚳郊稷祖文宗武而如黃帝顓頊堯舜禹契湯此七聖人者豈遂廢而不祀乃自周禮以及諸經並未見其所祀之所蓋統爲先聖而祀之於成均以成均者五帝之學也成均五帝之學見董子春秋繁露鄭氏注周禮禮記並引之董子在西漢初去古未遠當有所本是以學記引古記之文有曰三王

四代惟其師三王卽禹契湯四代卽黃帝顓頊堯舜專指成均所祀之先聖而言蓋入於成均者皆大成之士而可爲師長者也故此文承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之下言既欲學爲君而此三王四代之君見祀於成均中者皆古聖人惟其所師焉爾舊注以四代爲虞夏殷周則三王又是何代之王乎且美其得師又何以曰惟其師乎

國學既立先聖先師則必有祭先聖先師之禮案文王世子云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是先聖先師之祭在天子視

學之時既祭畢遂行養老之禮然國學有五天子所視者中學之辟廱而先師之祀在瞽宗先聖之祀在成均皆別爲一所不與辟廱相屬故天子不得親祭而使有司行事與舉也秩序也節禮也言舉其次序之禮先祭先師而後祭先聖以其入學之序先入瞽宗而後入成均也謂之曰祭則其禮有迎尸獻酬諸儀異於釋奠天子視學有承師問道講德考業之事所謂三公坐而論道與詔於天子無北面者並在此時其禮之詳不可考大戴禮載武王端冕而受丹書一節蓋其遺者是則視學有視學之事若必親祭先聖先師而後爲此則日不暇給故命有司攝祭有司

自治祭事天子自治視學之事不相妨也及有司以祭之事畢反命乃始徃養老適東序而釋奠於先老焉始讀去聲方始之始非初始之始也之徃也東序即東膠所以養國老之處先老其生時爲國老受養於此者釋奠設薦饌酌奠而已其禮簡故天子親之鄭注誤以秩節爲常禮遂混祭與釋奠爲一夫釋奠周禮謂之舍奠並不謂之爲祭禮本甚簡天子既至於學奚不可以親行而必使有司行事且先老得親釋奠而先師先聖反使有司攝代果何義者況先聖尊於先師他文言先聖先師而此獨先先師而後先聖又是何故而鄭並不考及則祭之非釋奠而先聖

先師之位非即在天子所視之學明矣若夫天子視學之期經無明文鄭氏於文王世子所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采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孔疏云凡者非一之詞其月令季春大合樂亦在其中以其文自明故鄭不引之是天子歲凡三次視學今案周禮大胥春之合舞秋之合聲並無天子視學之文則合舞合聲自屬大胥之事而合樂雖必養老亦不必其天子親行據王制云司徒養耆老以致孝而周禮大司徒職以保息六養萬民其二曰養老蓋非天子視學之時當合樂而養老即司徒主其事矣惟月令有云仲春之月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徃視之又云季春之月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徃視之是明言天子視學之時然月令爲王居東都明堂之禮天子六年而一行者（詳下文）其所載典禮與周禮殊則非西京每歲舉行之禮可知惟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考每歲天子禘祭在於春季（詳祭序卷）凡祭祀皆以前月下旬預卜來月上旬之日不吉則卜中旬又不吉則卜下旬是禘在季春而卜禘則在仲春既卜禘而視學則視學即在仲春故周官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以仲春天子視學遂行養老也然大戴禮保傳篇又云

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則天子之視學養老歲
凡兩次而每歲先聖先師之祭蓋亦兩舉矣此外則有釋
奠釋釆釋菜三者皆所以事先聖先師之禮釋奠周禮謂
之舍奠無尸無牲但薦脯醢而酌酒奠之陳氏禮書引曾
子問云凡告必用牲幣又聘禮歸至於禰薦脯醢觴酒陳
席於阼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因謂釋奠有牲幣獻
酬然考曾子問是言告祭之禮固非釋奠卽聘禮所云亦
非專言釋奠之儀故并不正稱之曰釋奠惟周禮大祝職
言大會同皆造於太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反行舍
奠甸祝職云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禰亦如

之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此二
事正稱之曰舍奠其禮蓋與此同此釋奠禮行於學據王
制云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
必釋奠於先聖先師二者皆非常事如其有之皆天子親
舉其禮而兼及先聖先師兩處焉若有常期之釋奠則天
子歲兩釋奠於先老爲將養老之故此外四時皆以有司
行事且止及先師而先聖不與謂先聖尊不欲其數而黷
也故文王世子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官卽有司也四時而止及春秋冬者傳禮之人綴輯於煨
燼之餘偶脫夏之一字耳如鄭注云不言夏從春可知是

經欲省文而獨省此一字甚無謂也至於釋釆又輕於釋
奠釆猶幣也聘禮言釋幣制元纁束於几下出主人立於
戶東祝立於牖西又入取幣降卷幣實於笲埋於西階東
學之用幣蓋亦如之文王世子言始立學必釋奠及行事
必以幣又言始立學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明其禮異於
釋奠亦不同於釋菜然始立學行釋奠禮及行事用釋幣
禮行事者何謂學既成而師弟子入而有事於此也是以
周官大胥職云春入學舍釆合舞卽是釋幣文王世子言
行事用幣固謂學始成而師弟子入之亦兼平時每歲入
學之事周官則專言每歲之入學者然則月令所云仲春

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者當從呂氏原文作入舞舍
釆高誘注入學宮也舍置也置釆帛於先師之前以贄神
也乃因傳禮記者採呂氏之書誤釆爲菜鄭氏遂於周禮
大胥舍釆之文直云釆讀爲菜謂蘋蘩之屬不知釋菜之
禮至輕其行於始立學興器用幣之後者經明云不舞不
授器今大胥曰合舞月令亦曰習舞則又安得卽以舍釆
爲釋菜乎且釋菜之禮行於始立學興器後者無常期也
其常時則弟子初入大學者亦舉是禮學記云大學始教
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蓋弟子於師贄以束修而禮先師以
菜猶婦見舅姑贄以棗栗腶修而廟見則有奠菜之儀乃

黃東發因呂氏之書又於經之釋菜皆改爲釋釆是直昧於禮之原有奠菜矣改釆爲菜改菜爲釆所謂胥失之者而釋菜非釋幣釋幣非釋奠釋奠非祭學之所以事先聖先師之禮輕重疏數固各有其義也

養老之義其於周官禮記而有國老庶老之別蓋國老卽三老五更以其尊於國故稱國老祭義王制皆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而大戴保傅篇云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二者禮同又王制云養國老於東膠而文王世子云設三老五更之席於東序東序卽東膠二者之地又同是國老卽三老五更

也庶老則凡大夫士之老而致仕者庶衆也卽文王世子之所謂羣老也雖其席位亦在東序但此之所養以老更爲正羣老特陪位者故注謂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而庶老所專養之處則在虞庠皇氏分卿大夫爲國老士爲庶老固非而熊氏以庶人在官者爲庶老陳用之又以爲庶人之老均屬舛誤蓋庶人固別有引戶校年之典不得養於國學也皇氏又謂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今考禮之所載人君養老雖有國老庶老二者而已周禮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此卽郊特牲所謂春饗孤子秋食耆老者其人不必皆在王城之內其在王城之內則司徒養之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而外饔掌其割烹酒正共其酒槀人共其食是也其在邦國都鄙則各使其君長養之文王世子云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是也亦不必養之於國學至於庶人引戶校年尤非王所親養者其致仕之老兼有國老庶老在內但庶老雖得與東序之席而所專養之地在虞庠蓋亦司徒主之而其養之時據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春入學合舞秋頒

學合聲皆合樂也則卽在此入學須學之候矣若月令是王居明堂之禮與西京歲行之典不同熊氏據之又增冬夏二時謂王之養老一歲有七不足信也

三老五更諸儒異義鄭氏注文王世子云三老五更名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又注樂記云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白虎通則曰不但言老言三何也欲言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宋均注孝經援神契亦云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應劭漢官儀

則曰三老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盧植注禮記則但曰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之中老者爲五更諸說雖殊大都皆謂三老一人五更一人與鄭無異惟蔡邕以爲三老三人五更五人且以更爲叟曰三老國老也五叟庶老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瘦字从叟今皆以爲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得以爲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爲叟蔡說見本集問答

今案列子黃帝篇云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邱開之舍注云更當作叟則蔡說似非無稽但五叟與三老並重同養

於東序俱是國老而以五叟爲庶老是其誤也王於老更人數陳用之亦主蔡說謂建國立三卿鄉飲酒立三賓養老立三老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可知然書稱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則三公且不得以人數限安得公卿中齒德俱備者必有此數是鄭氏所說亦未可以其出於漢制而非之若白虎通定爲老更止各一人謂王者父事三老父一而已不宜有三則又不然父雖不得有三而父事者何妨有三以比於諸父乎然則王者之養老更於公卿見任致仕中擇之有其人則備三五之數無則止以一人二者固不相妨乃若杜預之說謂八十以上上中下三等爲三老則五更又將以何而分爲五等耶

郊特牲云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鄭氏注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同誓勅之以禮也此卽射義所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蓋與祭之人欲其皆有德行而嫺於禮樂故因射以擇之然澤與射宮經既未明著其所在注亦不能詳考惟孔穎達詩疏據大射儀有公入鷔之語鄭注謂此公出而言入者大射於郊又鄉射記有於郊則閭

中之文鄭注云於郊謂大射於學則射宮者西郊之學賈公彥周禮疏亦云射宮卽國之小學在西郊則虞庠是也今案王制所言大學在郊明是周制而四學分布四郊亦安見射宮必屬西郊之虞庠且經言先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澤與射宮分爲兩所郊特牲又云卜之日王立於澤澤果何謂乎考詩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毛公傳曰雝澤也卽辟廱而靈臺之篇言辟廱之制則圜中有臺臺下有沼麀鹿魚鳥萃其中卽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者武王遷鎬以後悉仍其舊以其蕃育鳥獸謂之囿以其水草所交亦謂之澤蓋將祭而先田禽於此取所獲以供祭卽

因其田而習射一舉而兼二義焉既射於澤乃復射於射宮射宮則辟廱之宮也所以必再射者以澤之射爲勇力之取射宮之射乃揖讓之取其禮見於穀梁之傳云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而尙書大傳亦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也雖不中也取不中也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囿中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大傳之所謂澤與澤宮卽射義之射宮而射義之所謂澤卽大傳之所云囿中囿與

澤其地之總名射宮則囿澤中之一所故文雖異而實通然則周時擇士之射先於靈囿後於靈囿中之射宮而射宮與辟廱俱在靈囿之內則此射宮卽屬於辟廱異於四學之射宮振鷺之詩美助祭者故卽以鷺之飛于西雝爲比其地其物引喻親切莫過於此而郊特牲所云王立於澤與禮器所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蓋皆是就射宮而選助祭之人而萬充宗乃謂學以后稷爲先聖文王爲先師有事是告后稷以爲配腷摈之言果何所據乎

# 三禮陳數求義卷七

侯官　林喬蔭　學

## 明堂

明堂之制自漢以來爲之圖爲之說者多矣惜皆未得其要領故紛然莫定而方術之士亦遂得以其荒遠不經者立言焉嘗徧考經傳而知此爲周公特剏之典前無所因後無庸襲而會同列辟以明諸侯之尊卑亦卽宗祀文王以教諸侯之孝固一舉而數善備者也蓋周公相成王七年之中營東都制官禮二者皆太平之極軌而東都之所由建則以周制諸侯之於天子自侯服歲一見王衞服五

歲一見皆分年而來至六歲要服當見之年而五服又相率盡來卽大宗伯所云殷見曰同者但此五服道里之遠近不齊則設爲東西南北適中之處使之可應時而畢集此東都所由建也然覲禮諸侯之覲天子其受摯受享皆在於廟而七廟並在京師若東都又別立廟則非嚴祀之意因特建明堂以受之且周之始封者爲后稷周之王業所自始也而文王三分有二天命維新又王業之所由成此前古所未有者今西京既以后稷配天於圜邱而文王但享於廟則無以隆功德若與后稷並配又不可以有二祖於是卽特祀於東都之明堂以配上帝則受朝於此既

不嫌其虛而無主亦有以别於西京之祖廟而文王之功德并得以隆其美報焉所謂一舉而數善備者也然何以知明堂之必在東都案逸周書作雒篇云乃位五宫太廟宗宫考宫路寢明堂詩頌我將序云祀文王於明堂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是二者固明著明堂之在洛邑而書洛誥云王入太室祼惟明堂乃有太室若七廟則一廟一室不爲五室之制安有太室之名孝經又言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亦惟其爲六歲殷同之所故得四海皆來若常年西京之朝一歲但有一服二服來者亦不得六服並至也至於十

有二歲王巡守而至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大宗伯所謂時見曰會者方岳之下亦各有明堂焉故齊宣王問孟子以人皆謂我毁明堂趙岐注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其遺跡漢時尚存是以郊祀志言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以此推之知四岳皆建有之以爲時會之所矣

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崔靈恩曰祭法云祖文王文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是文王稱宗文王既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故云祖宗通言而諸儒多非之以爲祖宗者不毁之名非謂配於明堂明堂只祀文王不得有武王在内然細考之則誤由祭法非鄭氏也盖西京之立七廟惟太祖不遷其餘親盡迭毁文王既特祀明堂爲百世不遷之宗而武王身有天下其功德亦不可從祧毁之例故周公建明堂於東都以宗祀文王亦並立武王之廟何以明之尚書洛誥曰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於文王武王又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東都固並祀文武矣逸書作雒篇亦有宗宫考宫之文宗宫以宗祀文王得名考宫即武王之廟據成王而言故以武王爲考而詩之湛露爲諸

侯朝於東都天子享之而作其卒章曰在宗載考言既在宗宫又在考宫也特周公之建明堂本意爲嚴父配天而起故孝經不及武王而洛誥篇中云承保乃文祖越乃光烈考武王既以文武並言末則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尊重文王之意也且左傳襄王賜齊桓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史記亦載顯王賜文武胙於秦孝公是時東遷以洛爲都大抵七廟之制不能復如西京之舊故卽以明堂爲太廟而所祀止於文武不然則禮統於所尊太祖爲正文武但爲昭穆致胙不得專以文武爲辭而祭法之言亦記禮者因東周之止祀文武故遂以爲祖文王而宗武

王耳實則周之盛時固祖后稷而宗文王也

明堂爲周公所特刱前無所因而考工乃述夏之世室殷之重屋以明周明堂之制所由昉何也蓋世室重屋者夏殷之廟制非夏殷之明堂後儒乃云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三者異名同實則殊不然考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孝經緯鉤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緯書固不足信然以左氏昭七年傳所云余敢忘高圉亞圉者詳之是二圉在親廟之外本不得祀武王加厚而仍

祀之爲七廟以事七世實周家之新法是以漢臣衡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會其制是以禘嘗之制靡有過五則自唐虞以下蓋皆以五世爲極故呂覽在焚書之前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怪蓋德之譌文）而考工言夏后氏世室制爲五室世室者世祀之室卽廟也室以五者卽所祀之五世也殷之廟異於夏者惟易爲重屋耳其室之五亦不異也然則周之明堂所爲五室重屋之制直因乎夏殷之宗廟非夏殷先有明堂而周人踵之也夏殷且不必有明堂而素問之序乃云黃帝坐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五常漢人公玉帶又上黃帝明堂之圖名曰昆侖方術之言假託附會曾何足據而諸儒亦遂謂明堂自黃帝以來有之撰爲合宮衢室總章陽館諸名何其惑於諸子之邪說而不知以經爲斷歟

鄭康成注考工知世室是夏之宗廟此爲有識而以殷之重屋爲王宮大寢則非夫經所云殷人重屋者承夏后氏世室而言以殷之廟異於夏者有重屋之制重屋卽明堂位所謂複廟下四阿重屋句正釋其制之所由成則殷人重屋云者自其制非自其名也鄭氏誤解遂謂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疏申之曰夏舉

宗廟則王寢明堂亦與宗廟同制殷舉王寢則宗廟明堂亦與王寢同制周舉明堂則宗廟王寢亦與明堂同制言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於是諸儒交口誣之以爲宗廟之制見於禮路寢之制見於書皆爲東西房東西夾東西序東西堂而已並無五室與四面之堂是廟寢制同而與明堂絕異今案注疏之失在以殷之重屋爲王寢若謂太廟路寢與明堂同制則固有之逸周書言乃作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云云明五者之規模無異特此是東都特刱之制故僅見於作洛之篇與西京之廟寢絕不相似注疏不察

漫謂廟寢皆是如此而於尚書毛詩儀禮之文多不能通
則又曲爲之解謂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
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路寢不如明堂康王已後
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在鎬京而斯干云西南其
戶則西都宮室如明堂王風又言右招我由房者是平王
微弱後不能如周公之制審如其說則周家宮室備天子
制度者僅一見於宣王之世而康昭以前東遷以後皆如
諸侯此其支離乖謬不辨可知而諸儒之所以辨之者又
皆據西京之廟寢與明堂迥不相同而未解乎東都之廟
寢固與明堂無異兩地之制造各殊鄭氏援東以概西固

爲失之諸儒執西以辨東亦無當也
鄭氏注考工五室最謬者兩端一云木室於東北火室於
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夫既以五室象五行則木
火金水之王當在東南西北之正乃舍其正位而宅於四
隅方向偏側名實乖舛此固無待通儒共知其惑矣一則
云堂上爲五室是合堂室之基總名曰堂而室在堂之上
魏之李謐著論疑之以爲置五室於斯堂必不能令三室
不居其南北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
四尺五寸之堂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
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
尺而已卽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南北則狹焉而東西十
筵則室外之戶爲丈三尺五寸矣此以東西及中三室各居二筵計之兩頭所餘共三筵一頭故丈三尺五寸也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
丈二尺耳此以南北兩頭所餘亦如東西兩頭之例計之於七筵中去三筵之地則以四筵之地爲南北中三室每室只得有丈二尺也記云四旁兩夾窗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
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蓽門圭竇之堂尚
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溯狹不齊東西既
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
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此以每室四戶兩窗言之四戶爲一丈二尺兩窗爲四尺以廣一丈八尺之室戶與窗共占地一丈六尺故云窗戶之間裁盈一尺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

堂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注設斧於戶牖之間又鄭
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
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且若
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
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因此斷謂考工之記得於
五室而謬於堂室修廣之數不知堂上置室之說秖出鄭
氏之注記文並未及此則以此斥鄭氏之謬爲得其情而
以此誣記之謬記不任受也記之堂宇對室而言堂之內
爲室室之外爲堂東西九筵言堂之廣南北七筵言堂之
修室戶之外所餘之地如此安在其僅四尺與夫丈三尺

五寸哉室有四戶八牖分置於室之四壁一壁只有一戶二牖卽以戶四尺牖二尺爲算占地八尺尚餘一丈之地設斧扆於其間固自可容但所謂設扆在戶牖間以襃廟常制言之室之向堂只一戶一牖而戶東牖西故其中間爲設扆之所今明堂室壁既一戶二牖而牖夾於戶則戶中而牖居左右此設扆處當與戶直位向始正若泥於戶牖之間則反偏矣然則李氏之論雖自許據理尋義以求其眞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而猶惑於鄭注之誤不能是正也至李氏又疑虞夏尚樸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

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秦氏通考亦謂如鄭賈說則世室之堂修八十四尺廣一百五尺重屋修五十六尺廣當七十二尺明堂修六十三尺廣八十一尺三代制度由質而文何夏后之寬而殷周之狹鄭賈亦知不得通故注云令堂修十四步疏云知用步無正文故鄭以假令言之然記方細述營造固不應爲此假設之詞卽謂用步無正文然室之三四步四三尺記固明著其數據鄭注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四室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中央室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是四室方一丈八尺廣二丈一尺中央室方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愚謂記渾言五室當是五者之修廣如一未必中央特大於四旁意所云三四步四三尺者通釋五室修廣之數言其修三步四尺廣四步三尺也則五室之修皆二丈二尺廣皆二丈七尺視周之室並爲寬大室既如此堂亦宜然若謂三四步四三尺之文別有所解而周之室二筵只一丈八尺夏制苟爲再狹豈足以妥神靈行典禮乎葢周之堂室所以狹於夏者以世室重屋皆是宗廟周之廟在西京者自必加大於夏殷惟明堂别剏於東都非爲正廟故因其規模而不妨小之且夏之廟大於殷正孔子所云卑宮室而致孝鬼神之實世室非夏之寢安得謂卑宮之意乎若明堂位言天子廟飾有山節藻梲之文逸周書述明堂備著山廧示閭諸制正是周監郁郁之美者復何

疑而謂記者之謬哉

古來論明堂者雖衆而大旨不越兩途言五室者據周禮考工之記鄭康成之徒是也言九室者據大戴盛德之篇蔡伯喈之徒是也各是所習更相非毀而不知二者之義本相通而文亦互備所少異者惟考工言堂崇一筵大戴言堂高三尺而已嘗試以營造之法論之一室居中外之四室分居南北東西之正則必有其四隅旣有四正四隅則名爲五而實含九數矣且五室既以象乎五行而五行之氣隨時流轉未有長居其所而不動者不動則不得謂之行也是以土居中央木東火南金西水北爲五行之定

位而水木用事交於東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金用事交於西南其錯行以成歲功者有其體必有其用則以天道自然相生之序言之旣立四正以著其體復立四維以神其用而九室十二堂之因乎五室亦自然之理也考工舉其要大戴述其詳初非相背祇因大戴之書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傳聞之詞非同目見故其文首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又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又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後之論者遂謂其雜有三代之禮兩存或者之傳所記不足取信不知其語皆有所本非無稽也盖明堂之建在西周之初而作記之人在東周之末相去久遠卽謂之古禮記四十六篇中述周初事多稱古者非必皆指夏商及黃帝以來也明堂以宗祀文王故得目爲文王之廟而逸書作雒以路寢並列五宮故又指爲天子之路寢此正其得諸傳聞有所由來者（其言堂高三尺異於考工亦正是傳聞所得之僞誤）然卽不齊不居其屋一語繹之而明堂之所在與明堂之制王居明堂之禮無不可識矣何則明堂者五室中之向南一堂爾五宮異位五室異名而統之曰明堂取向明而治之義也且其中雖四門並闢而記稱負斧扆而立者南向則其義可知使必按月依其方位以朝羣臣則一歲中惟夏月得正其南面之

位若當冬月臣反南面君反北面矣是以月令所云居青陽等位先儒亦謂天子朝諸侯出敎令之時居之非常居於此竟月而徙盖亦知其義有所不安也惟大戴直言不齊不居其屋則以五時迎氣享帝及視朔朝廟皆須致齊當齊之時浹月居之聽政視朝則仍在南面玉藻所謂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且非所常居故大戴又言在近郊近郊者三十里之內以常居則自在王城之中不於郊也若其制度則考工云四阿重屋大戴兩言上圓下方文承以茅盖屋之下是指屋之簷霤而言盖爲兩層之簷望之若樓而實非樓其圓盖當中而在上層中央太室之屋也方盖在圓盖之下層分垂四注內接圓楣外依四棟以斜指四角太室之外八室十二堂之屋也重屋所以有圓方四阿所以爲四注而逸書之言明堂五宮亦云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孔晁注重亢累棟重郎重屋累棟亦卽所以爲四阿及圓方相輳之法也但天子廟寢恒制皆爲殿屋四面垂霤故皆有四阿而此獨更有重屋者以殿屋雖曰崇深而後室前堂畢而不複明堂則中爲太室前明堂而後元堂左青陽而右總章皆有室有堂並稱太廟記所謂複廟者也既爲複廟若非重簷則四面外環之堂室固可藉戶牖而納中庭之天光而中央太室未免幽晦乘明堂

命名之義故為之重簷於四面簷霤之中特高起一層於中央以下覆乎太室取其闓達以受天光是卽蔡邕所謂通天屋而後世之所謂樓觀者圓以象天而通五氣其制則逸書所說有常累復格之文累之為言重復之為言複葢卽指此上層之圜葢八尺為尋倍尋為常謂重屋之高丈有六尺也複格者孔晁注云累之檽說文檽楯閒子也葢積木為之下屬棟而上承簷班固西都賦所謂井幹張衡西京賦所謂藻井卽此交木如欄中空如井而重疊為一常之高其閒有格格之空處卽天光所從入也重簷之下則四正及中是為五室其四隅之室月令謂之个以其

隨四阿以斜向四角象形如个之字故以為名實則制與四正之室同故大戴統稱之為九室个既斜指四阿則東之南卽南之東為青陽右个者亦卽為明堂左个北之東卽東之北為元堂右个者亦卽為青陽左个矣西之北卽北之西為總章右个者亦卽為元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者亦卽為總章左个矣是以月令所稱有八个而實止四隅之四室然古者廟寢恒制皆後為室而前為堂今既有太室自必有太室之堂而自漢至今言明堂制度者皆不及此何哉大都皆以太室居中四面豁達無所為前後之隔故不得分為堂室不知廟寢以前後分

堂室明堂卽以內外當前後正不必同太室既居正中則太室之外四周之地上承方葢者卽是太室之堂而四周之八室則又環接於太室之堂前四正室正向其外為四正之堂四个室斜向而其外亦卽為四个之堂并太室之堂四面各一統為十二故考工只云五室而大戴直云九室十二堂語有詳畧制非互異猶之戶牖之數考工只據一室而言故曰四旁兩夾窻大戴統言九室則曰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又曰室四戶戶二牖語不厭其詳也至其丈尺之數則考工記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此以正南一面之堂言之餘

三面及四隅之堂皆同可知也又云五室凡室二筵既言五又言凡是五室及四隅之室皆同亦可知也乃自漢以來說明堂者於此益滋瞀惑其意皆以明堂制同宗廟二筵之室僅一丈八尺無以為陳設行禮之地堂復東西寬而南北淺褊而不方義無所取且拘於廟寢之制堂與室同廣而此之堂獨廣於室四倍有餘無以稱營構之法故率依違遷就而不能明其所以然不知明堂享帝之時諸室之戶牖洞開本與廟室之幽陰迥異且其禮名禋祀義尙升煙亦與享廟不同其詳雖不可考大抵畧次於郊天而尙書止見王入太室祼之文度其室事亦不如享廟之

縣況茅蓋土茨亦猶祀天陶匏素車之簡質卽二筵之堂何嫌於狹陋至堂之尺度考工明是只據正南一面若以言青陽總章之堂則南北當易爲東西東西當易爲南北記者固以爲舉其一面三面可以意推是以言東西以明其廣東西者兩楹之間相距之地也言南北以明其深南北者自室前置戸牖處盡於堂之外廉也夫營造之法先度地基地基必正方乃以分布九室必無東西偏長南北獨淺之理今乃南北視東西不足二筵者則以此二筵之地卽室之所占也以正方之基置室於其北頭縱橫皆占二筵則自堂而視必成褊形蓋兩楹相望中無所占故東

西計有九筵而自堂之外廉度至室前置戸牖處只有七筵而益以室所占之二筵則亦九筵乃得其正方之基也然記於室之二筵既云凡室而此何不曰堂廣九筵修七筵者則又以四正之堂室規制易明而太室居中堂有四面則就其四面之堂度之九筵之廣固得齊同而律以七筵之深則前後兩堂共十四筵益以室之二筵爲十六筵深且倍廣無以合正方之基則所謂七筵之深當兩分之每面之堂各爲三筵半而自正南一面視之雖以七筵各分其半而以堂計之實亦南北七筵故不得渾以修廣爲詞而必析之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也且地基既必正方

四正之堂與室固各得九筵之地若四隅之堂則皆依四阿以斜指四角其自室前戸牖度至於角必更深於四正之堂而亦以七筵爲堂之深者以此四隅之堂廉亦是平面不爲銳角其平面之外四角各有餘地蓋卽所謂反坫矣嘗考爾雅垝謂之坫注云在堂隅坫墆也疏云坫者堂角也一名垝墆則端也言坫是堂角端也鄭氏注士冠禮亦云坫在堂角賈公彥士喪禮疏云凡設物於東西堂下者皆南與坫齊是坫在堂隅明矣內則言庋飲食之物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故士冠士喪並見寢之有坫而大射儀云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又云以笥退奠

於坫上又云小射正以笥受決拾退奠於坫上明其爲奠物之具先儒謂以土爲之者是也在於堂隅故堂隅之地或卽謂之坫矣但宮室恒制大夫士夏屋爲南北兩下之廡惟有南向一堂則禮之所謂西坫者在堂之西隅東坫者在堂之東隅耳天子諸侯殿屋四廡垂霤雖廟寢亦只南面一堂而霤既四注則四面皆得爲坫故明堂位言天子之廟飾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之文論語亦云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而逸周書迹明堂五宮之制則直云咸有四阿反坫以反坫屬四阿言之知其卽在四棟所指斜角之地而天子諸侯之廟寢爲殿屋者皆有四阿則皆有

反坫矣惟是坫之形製諸經無明文注疏亦未之及獨聶崇義禮圖謂卽燕射之豐然既據鄭注豐是斲木所成此坫字从土其非一物顯然竊意坫既是以土爲之在於堂隅或者卽又謂堂隅爲坫必其笵土燒墼如塼之類而肖乎堂隅之形據爾雅別稱爲垝垝者毀也謂其毀方而成葢堂之制方而堂隅不方也如此則夏屋之堂一面只東西兩隅爲兩坫其坫如其堂隅葢爲橢長之式兩平面寬兩平面狹其置之在堂之南面東西頭盡處平面一向內一向外而與堂之廉平殿屋四面面各兩隅隅各二坫凡八坫而分置四隅隨四阿所指其坫葢爲三角之形置於

各面兩頭盡處每坫之銳角皆向內平面與堂之廉平二坫相輳共居一隅則平面向內銳角向外而隨四阿斜指矣其謂之反坫者以夏屋之坫合二而成方此必合四而後成方然反之而兩平面相輳兩銳角相背則亦合二而成方毀其方以成坫故坫亦名垝兩坫相背而成方故四阿之坫謂之反坫也其曰反坫出尊者以大夫士之祭祀燕飲其置尊之所雖在堂上不越房戶之間與夫楹間天子諸侯禮殊卽置尊於此坫上尊在堂之外廉爲出於外先儒皆謂尊於兩楹間坫在尊南所以反爵此經亦無所據然既坫在尊南則亦不出兩楹之內遂不得不以反坫之坫與儀禮爾雅所云在堂角者判爲兩物矣其又曰崇坫康圭者則以朝會之

時受賓所摯之圭奠於高坫之上以爲安也然天子之廟飾爲崇坫則上下之差坫之崇卑葢亦有尺寸焉自先儒所釋反坫之坫不與堂隅之坫同而孔晁之注逸書又以爲外向室坫之制益不可曉知反坫屬於四阿則其在明堂卽爲四隅之堂深七筵之外所餘四角之地於此角上各置三角形之坫二其平面與四隅之堂廉平則自四隅之堂廉度至室前置戶牖處仍是七筵進而度至室後置戶牖處亦爲九筵與四正面之深廣無異也夫四正四隅堂室之基每各深廣九筵中央太室之堂及室亦統占九筵之地是正方之屋基自南至北爲二十七筵自東至西

亦二十七筵縱橫計之皆二十四丈三尺而屋既四向則堂下四向亦皆有庭屋居中而庭分四面猶之太室之室居中而堂分四面也先儒釋宮室恒制皆云庭三其堂深然明堂四向如一地必正方則亦不得以廟寢律之葢亦三其九筵爲二十七筵如堂室之基之修廣屋既居中庭分前後則亦如太室之堂制以二十七筵地前後各分其半一面之庭爲十三筵半合而觀之自南至北自東至西皆有一屋二庭計其所占之地縱橫皆五十四筵爲四十八丈六尺而大戴乃云其宮方三百步古法六尺而步五步而雉六十雉而里三百步者一里之地縱橫各有一百

第一〇一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28 版反內

八十丈以筵計之爲二百筵果何取而虛占如此之大哉葢明堂者據其外之統名耳而中實有五宮逸書所謂太廟宗宮考宮路寢與明堂而五其規制盡同而統系之於明堂猶太室青陽總章元堂異名亦總謂之明堂而已則三百步之地乃幷五宮所有言之其法取三百步地四周以墻每面正中之處各開一門是曰應門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取其向東西南北之正其寬廣則考工云應門二徹三个注云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也墻內正南一宮曰明堂四向開門其門卽以南北東西名之寬廣葢與應門不異正北一宮曰路寢亦四向開門其門曰路門

以路寢得名其寬廣則考工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注云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也正中一宮曰太廟中之左一宮曰考宮中之右一宮曰宗宮亦皆四向開門其門俱曰廟門以考宮爲武王廟宗宮爲文王廟也其寬廣則考工云廟門容大扃七个注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孔穎達乃謂明堂更無重門誤矣自應門至南門之路爲門之庭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逸書於此曰堤唐言於中築堤爲高所以爲堤者瓴甋詩所謂中唐有甓也外周之墻逸書謂之山墻言其高如山孔鼂注乃云畫山雲據家語孔子觀於明堂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則雖有畫而不爲山雲葢孔子所觀者明堂一宮之四門墉非外周應門之墻也明堂固有應門路門而其與西京之王宮異者應門之外無皋門考王宮皋門魯之庫門擬之葢府庫之所在今明堂只有應門無皋門則府庫當亦卽在應門之內又魯以雉門擬周之應門而春秋書雉門及兩觀災新作雉門及兩觀觀闕也卽象魏亦曰觀臺謂於門之兩旁築土爲臺禮器謂之臺門魯之兩觀在雉門則西京王宮之觀臺亦在應門可知逸書云應門庫臺元閫者言明堂五宮之制其應門有庫有臺而門限以黑石也

應門之有臺與西京同應門之有庫則與西京異故並著之孔鼂注乃以爲門皆有臺於庫門見之不惟諸經之言明堂未見庫門卽西京王宮亦無庫門也別詳宮室由應門而內自南之北歷明堂太廟路寢凡三宮宮之屋及庭各五十四筵凡一百六十二筵之地自東之西歷考宮太廟宗宮亦然總一百四十五丈八尺而自門以內所謂門庭及兩宮相交之間所占之處卽以一百六十二筵之外所餘三十八筵之地爲之是以統計爲方三百步所云其宮非指一宮乃指應門之內合五宮爲一宮言之也夫太廟以祀五帝宗宮以祀文王考宮以祀武主路寢以居明堂以

朝用各有當其居也則依月令之次孟月左个仲月太廟
季月右个而此仲月所居祗是路寢之四正室亦得稱爲
太廟者以天子之居於是皆因致齊以交神必清淨嚴肅
以爲對越故卽寢而亦稱廟與常居之寢殊所謂不齊不
居其屋也先儒不察以爲卽大饗之所與中宮之太廟混
而爲一則彼以祀五帝人神豈得以並居乎然齊因祭爲之
而每月皆有者以每月之朔必行朝廟之禮謂之告朔廟
卽中宮太廟與宗宮考宮也朔日各就其時之帝與文武
之廟致祭焉而告以所宜行之政令所以明敬天尊祖之
義故先期而齊旣告而頒政於下謂之聽朔亦曰視朔此

不於廟而於明堂故玉藻云天子元端而聽朔於南門之
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南門宮正南之門左扉卽
南門之左扉葢先期齊於路寢及朔則由路寢之太廟宗
宮考宮致祭告以時政乃出至明堂之南門外聽政卒事
仍歸王城中常居之寢先儒謂還處路寢門終月者亦非
此爲東都王居明堂之禮若在西京則爲月祭矣其朝諸
侯也亦先期齊於路寢及期告於太廟宗宮考宮而後出
於明堂負斧扆南向而立其位則明堂位所云三公中階
之前北面東上以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者是
也然此是大朝覲之禮大宗伯謂之以賓禮親邦國若每

月之聽朔亦朝羣臣是爲常朝常朝則其位在門外王有
特揖旅揖之儀故大戴云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待
朝指大朝覲謂以賓禮待之南宮指明堂謂其在五宮中
正南也揖朝謂常朝禮有特揖旅揖出其南門卽玉藻所
言聽朔在南門之外也若夫視學養老亦禮典之鉅者王
在東都豈無其所據大戴所述有云明堂外水曰辟廱而
其政穆篇又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以所言明堂外水推
之其地葢在應門之外不於此三百步中故謂之外於中
壅水旋邱起屋其上以倣西京之中學而東都六歲一王
非所常居則所謂王子及公卿大夫之子固不必從卽亦

不必盡如西京之立四學則亦於應門外之東立東序一
區以爲東都學士肄業之所而天子卽於是養老焉謂之
大學以其與明堂相邇故大戴均系之以明堂然而不屬
於五宮之中故諸經言明堂者皆不之及而先儒乃必力
辨謂辟廱明堂絕不相涉則王居明堂之時視學養老果
何所耶是則大戴之言初非無據正足以補考工之所未
備無庸各狃所見以相詆者顧自鄭康成之注誤謂於堂
上置五室復誤以金木水火分置四維不居四正致魏李
謐疑辨有五不然之論然謐與同時賈思伯封軌袁翻及
隋世之牛宏宇文愷等所議皆主考工五室之說而以大

戴之九室十二堂爲非然丈尺之度既不能悉協考工而於施用亦不能通諸月令唐高宗宋徽宗之世兩經創造又皆師心自用堂室廣狹絶與經違卽李泰伯唐仲友輩各自考求立論而丈尺之增損戸牖之多寡並屬意爲名曰依經實穿鑿附會乖舛者多朱子則但云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又云想只是一個三間九架屋子而於堂室戸牖諸制皆未及言近秦氏五禮通考始詳陳之以爲推衍朱子之旨然太室何以無堂左右个何以室只一而堂有二堂何以東西廣而南北淺此等均未能明析其由則亦未見其確有可憑也況所云三十六戸七十二牖之制尤

不可解據其言室外與堂通者十二戸二十四牖室外與室通者亦十二戸二十四牖則只有二十四戸四十八牖而已因強爲之說謂分每室各數之則一室有四戸八牖爲三十六戸七十二牖夫大戴雖非聖經立言要自有體其曰一室而有四戸八牖者是分每室各數之也曰室四戸戸二牖者是明所以四戸得有八牖之制也曰三十六戸七十二牖者是合九室總數之也今以二十四戸四十八牖之實而虛示人以爲有三十六戸七十二牖豈非欺人之說也哉總之三代以前之書無一言之泛熟讀而詳玩之得其相通之故斯古制明而聚訟之端可息也

東都明堂天子每六年而一至以殷同列辟又六年當時巡之歲如不巡守亦至此朝諸侯謂之殷國非天子常在於此也故周公初營洛邑成王至此肇稱殷禮事畢仍歸於豐而竹書紀年載成王七年王如東都諸侯來朝卽明堂位所云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之事實成王卽位之七年而曰六年者以卽位之元年巳朝諸侯於方明之壇詳下文至此復閱六年當五服畢朝之歲也據尚書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則成王當以十三年巡守十九年復朝諸侯於東都二十五年復巡守而竹書所記十三年十九年缺焉此不可考於二十五年則云王大會諸侯於東

都四夷來賓蓋不巡守而行殷國之禮也其後周衰禮廢至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詩人美之竹書亦載其事然則周公之建明堂於東都本爲六年朝會之所而後之不然者世衰而道失也豈周禮之僞哉

六年五服一朝於東都之明堂雖四方之道里適均必無舉天下之諸侯一時並至之理蓋亦以春秋冬夏分方而來如巡守之朝於方岳者故天子六年一至東都受朝必歲終始返西京唯其非常居於此而又非一時之暫居所以周公當日既建明堂卽制爲王居明堂之禮今其書雖亡而劉向別錄載有古大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注疏倘偶

引其文而小戴之月令一篇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亦謂之明堂月令世以其出於呂氏春秋故皆以爲不韋所作然考史記不韋爲秦相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輩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此卽其十二紀之首章蓋古明堂之遺呂氏錄之故蔡邕賈逵馬融王肅張華之徒皆以月令爲周公所作非無因也今案三禮注中所引王居明堂禮曰孟春出十五里迎歲曰仲春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曰季春出疫於郊以禳春氣曰孟夏毋宿於國曰仲秋九門磔禳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命庶人畢入於室

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乃命國醵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牧牛馬曰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皆與月令之文相類而皇覽中引逸禮曰春則衣青衣佩青玉乘青輅駕青龍載青旗以迎春於東郊居明堂左啓東戶夏則衣赤衣佩赤玉乘赤輅駕赤龍載赤旗以迎夏於南郊居明堂正廟啓南戶秋則衣白衣佩白玉乘白輅駕白駱載白旗以迎秋於西郊居明堂右啓西戶冬則衣黑衣佩元玉乘元輅駕鐵驪載元旗以迎冬於北郊居明堂後廟啓北戶亦與月令之語同蓋皆明堂之遺者而月令所記其爲王在東都明堂之事益無疑矣

明堂之禮諸侯分時而來旣朝則王率之以祀文王配上帝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然分時而來則亦各祭其當時之帝而不合祀五帝惟孟冬之月始合祀五帝配以文王月令所云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是也天五帝也分之則春曰青帝秋曰白帝夏曰赤帝冬曰黑帝中央曰黃帝合之則總謂之天焉宗者文王也以其宗祀於是而爲配也且曰祈來年則愈知此爲東都明堂之事蓋天子六年一巡於此歲畢仍還京師而來年之孟春祈穀天子不復親其事故卽以合享爲預祈夫五帝之祀

經有其禮不著其時說者據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與月令之迎春東郊迎夏南郊諸文合因謂以四立之日祀之然月令但云迎之而已未云祭之卽以爲祭亦只是一時一帝不得統言之曰祀五帝况周官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必無四時皆服大裘之理而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其上文有是月天子始裘之語則其爲孟冬合祀五帝益明而或又以五帝止是一天無四時之祭則亦非是夫明堂旣立五室爲五帝分居之所自當各依其時祭之若止一天則但爲一室可耳奚必有五且月令所云天宗若只是祭天亦不得言宗如注疏

說以日月星爲天宗則周官雖有孟冬祀司民之文而朝日在春分夕月在秋分又何嘗在孟冬之月且既以日月星爲天宗又何以無地宗之祭乎

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仲夏大雩帝季秋大饗帝此仍是祀於郊兆以后稷配非祀於明堂以文王配也案尚書洛誥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於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則東都自有郊兆與西京之圜丘異又逸書作雒云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亦與西京圜丘之禮不同蓋冬至之郊無日月農星先王與食之事此東都之爲

祈爲雩爲饗皆因農事而行非報本反始者比故並及日月農星而周之先王世爲農官亦得與食矣若以爲宗祀文王則其事在明堂東都之郊兆毋乃虛設乎

冬至圜丘夏至方澤此禮之最大者而月令無之蓋此二禮在西京每歲一行王以六年至東都其西京之祀自有太宰宗伯攝之故東都不更舉而特以孟冬行天宗公社之禮天宗者合享五帝配以文王服亦大裘而冕與圜丘畧似而洛誥言社於新邑卽此公社大割者割牛羊豕之牲謂之大以別於他禮之特殺蓋亦倣大社之禮爲之鄭氏乃以此二禮與下文之臘先祖五祀同爲蜡祭夫蜡合聚萬物而索饗記明言在十二月周禮謂之祭百物天宗公社乃天地之神安得以萬物百物視之哉

月令爲王居明堂之禮而明堂建於東都西京無有王六歲而一至於此所行典禮與西京之歲舉者不同故周禮所載自圜丘方澤二祭而外諸如逆寒逆暑出火內火斬木頒冰治蠶獻種之類皆所不及以周禮是西京歲舉之恒典也先儒按月令以辨周禮固非而秦氏通考又謂周官朝廷政治之典章藏於天府民閒多未之見故孔子問禮必於柱下史官及漢滅秦蕭何收圖籍亦藏之秘閣至劉歆校書始得而上之不韋春秋祗集魯諸生所爲宜其

未及此亦臆爲揣測非得其實月令所述罔非朝廷政治之典章顧何以得見於民閒耶嘗謂犬戎之難平王倉皇東徙當時豈卽以東都爲久安者其一切典禮必託爲王居明堂而踵行之及其久而安之互相傳習至於周末故不韋之門客得據之以著於十二月紀若周禮則自西京淪喪之後王轍不還遂已不復舉行是以春秋時好古博聞之君子如子產叔向輩皆未一見以其徒藏天府不見施行而七十子之徒又皆生東周之季值諸侯惡害去籍之餘所撰記者多據東都之禮卽王居明堂禮也閒或得之傳聞未經別白直至漢初諸經並出周禮尚湮秘數百

年始顯於世亙由傳習無人先已晦於舊宮黍離之日繼復壞於悍辟兵爭之時非若諸經之但遭秦火一厄也然則觀明堂月令之見採於不韋而周禮所以廢興之故可識或乃以爲劉歆佐亂之僞書或則以爲元公未成之藁本豈篤論乎

月令云季春之月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又云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九門呂氏春秋作國門唐石經同蓋東都王城之門也鄭康成以匠人職云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則王城有十二門不得爲九因謂九門是路門應門雉門庫門臯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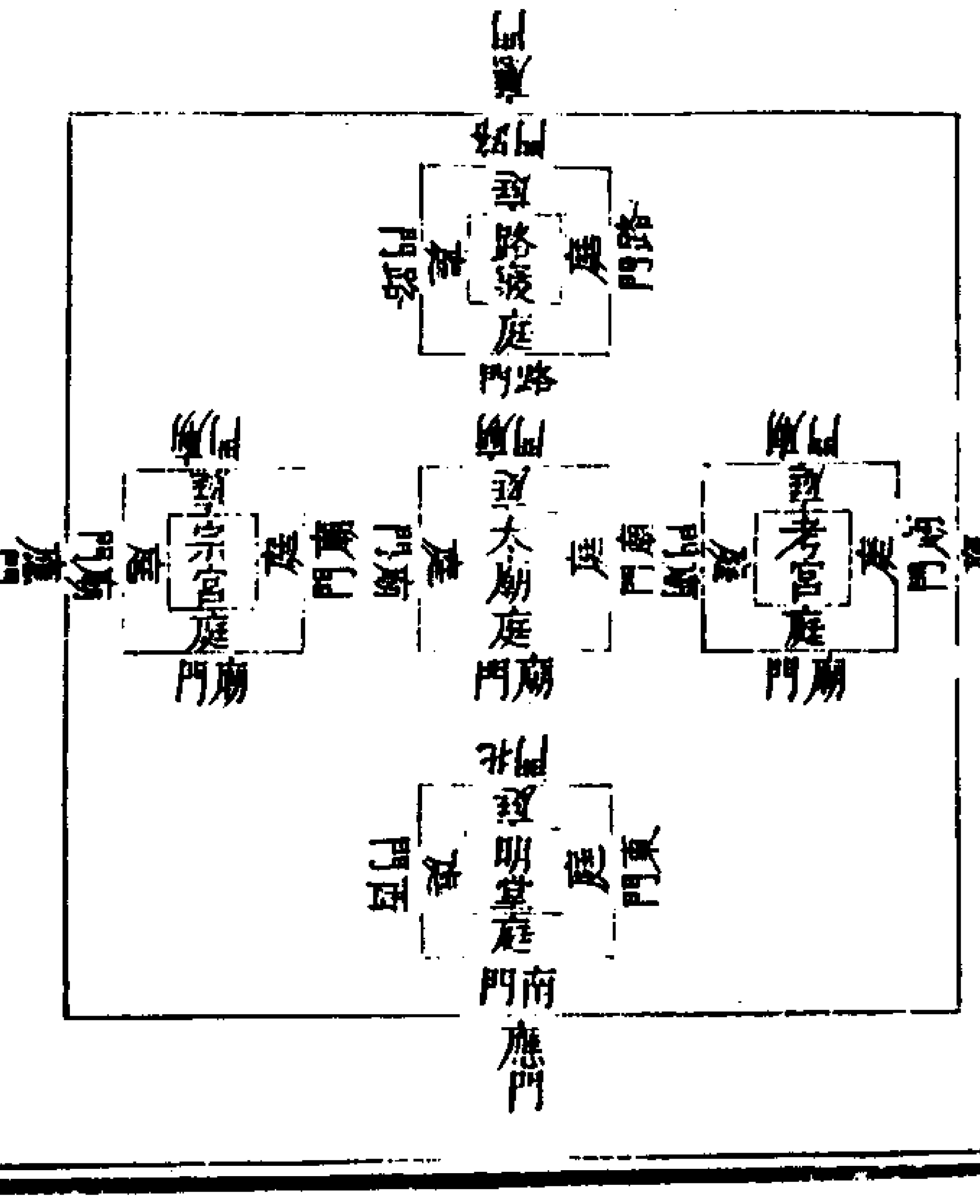
路門爲王宮寢門常時羅網毒藥豈宜出此而顧煩於戒令者即謂王宮有五門則不出臯門而四門已在其內亦無庸於某舉王近郊遠郊之門亦經所未見此欲強合九數而未免附會陸農師說謂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今朱雀門三經經各一門若然則一面有九門雖合九數而與旁三門之說矛盾矣幼清則謂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罝罘之物皆不得出餘門則出此月乃皆禁之然南三門之禁於平日經固無文而九門磔攘豈平日南三門亦皆已行乎凡此皆因國門有十二遂不得不曲爲之說不知十二門者西京之制此九門之文獨載於月令月令屬諸明堂故注疏所引王居明堂逸禮亦有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之語而明堂建於東都是即東都之國門耳故呂氏春秋直稱國門也其所以東都城門爲九不爲十二者蓋明堂在國之陽宮有九室堂有九階九階者南面三三面各二故國門之制亦倣而爲之矣

覲禮篇末載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而周禮司儀職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王晦叔萬充宗輩皆指此二者爲明堂之制然考各服朝覲自在廟朝唯會同行禮於明堂而殷同之明堂在東都時會之明堂在方岳皆有常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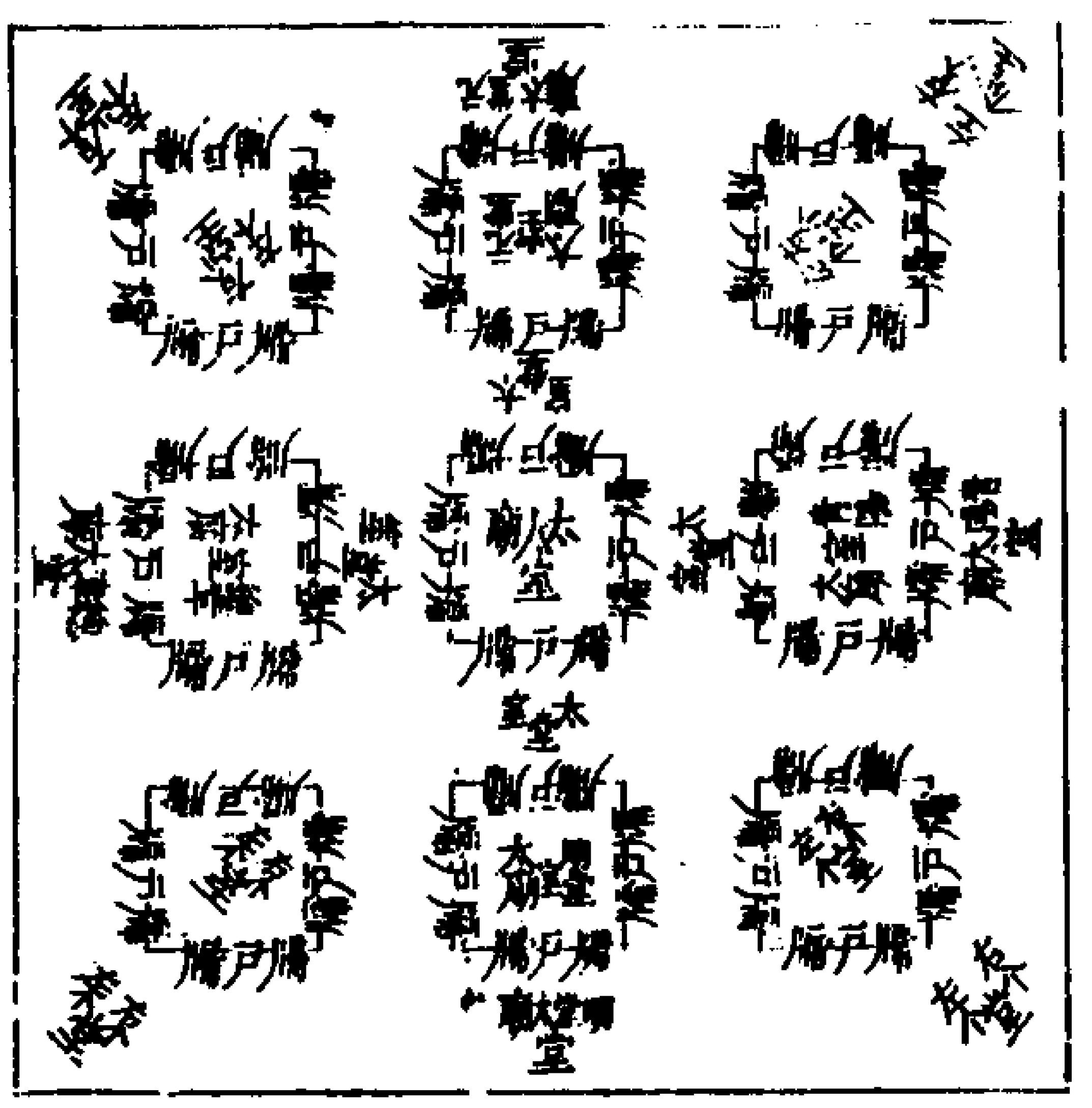
無須臨時爲之而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是臨時方爲者而曰將則亦無定期可知蓋諸侯不順而王將有征伐之事因合諸侯固非若時會殷同之可預定也若覲禮篇末所言則直是新天子即位之事蓋天子一歲祭祀常行之典具見經記其時其地皆有常禮惟即位不可以時地預爲之以舊君之崩或在路寢或如蒼梧會稽之事俱不可知而新君宜即即位不得曠天位以久待古禮有無無可考覲禮此節乃正其所行之禮也何者即位之初必見於天地山川羣神列辟而一日之間不能徧及因特設壇以將事壇上置方明以四尺之木爲之設六色以象上

下四方之神於是而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之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之外一日之內諸禮備舉故末總之曰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以此而証之尚書舜之陟位肆類於上帝祭天也望於山川祭山川邱陵也徧於羣神則日月四瀆也而禋於六宗即此方明一木而具上下四方之色者唯其爲即位之禮非常時所行故他經傳皆不之見而漢書律歷志引伊訓逸文有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太甲元年正是即位之祭而唐虞之六宗在殷已改稱方明不自周始也乃諸儒未經詳核以覲禮之末爲巡守會同之典且或以之當明堂不特方明之制不可解而舜典之六宗紛然異論十有餘家迄莫能定蓋皆以常時祀典求之宜其不合也

明堂五宮總圖



明堂九室十二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圖



三禮陳數求義卷八

侯官　林喬蔭　學

## 廟祧

宗廟之禮古今聚訟蓋由廟寢之規不明祧遷毀瘞之義未審故於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制皆紛淆而不可解按周官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是祧者廟之別廟以藏主祧以藏遷主也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月令言先薦寢廟詩言寢廟繹繹是寢者廟之別廟在前而寢在後也左傳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禮言祖廟所以本仁也又言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是宗廟與祖廟有別祖廟以祀別子宗廟以祀別子之所自出也然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諸侯同立四廟以祀其禰祖曾高其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所謂親盡者也天子則特立二祧以處之亦謂之遠廟與太祖而七故尚書言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卿言有天下者事七世是也諸侯則無二祧其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直藏主於太祖廟之東西夾室而不立遠廟故止為五廟然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則當有以藏所自出之主而不聞立廟蓋太祖之廟後為寢以居之矣諸

侯有宗國大夫有宗卿士有宗子謂之宗者以其繼別子之所自出也則當有別子所自出之廟謂之宗廟其非宗國宗卿宗子則無之故此非常法不在數限之內而諸侯止五廟大夫止三廟士止二廟也然天子諸侯四廟以祀繼世之常而卽有寢以通繼及之變故禰祖曾高之廟後各為寢天子并太祖為五寢諸侯太祖無寢則四寢也大夫太祖之廟同於諸侯祖禰二廟同於士而高曾之親未盡也不得立廟而無廟者祭於寢則二廟之後為二寢士亦如之但大夫雖有太祖而高祖以上親盡卽毀瘞之並不藏於太祖之夾室凡此所為上下爵等之差而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其義亦於此可見矣

天子廟制據王制祭法喪服小記所說似若不同然義實相通特成周之制與後世崛起者異則不無少別耳何則周自后稷封邰十五世至武王始有天下則后稷之為太祖於其國也久矣無緣一旦以得天下之故遂廢而不祀更祖武王而文王為受命之君武王為創業之主又不可不享百世之祀是以當時制禮后稷太祖之位不易別於東都建明堂以祀文武謂之世室則西京之廟雖文武亦隨世次而遷而明堂之祀固百世不祧矣（別詳明堂）若其四親之廟則武王未有天下之時以文王王季太王祖紺為禰

祖曾高而高圉亞圉皆藏主於太祖廟之東西夾室及爲天子特立二廟於太祖之下四親之上取二圉之主之在夾室者祀焉而此二廟服屬已絶不得有高曾祖禰之稱又不可以無名則以其世數之遠也謂之遠廟亦以其本在祧遷之列鄭康成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故又曰二祧而後此之親盡而當遷者亦以次遞入是以武王之世昭之祧爲高圉穆之祧爲亞圉合親廟四祖廟一爲七廟七廟者七世之主也此周制也後世帝王多由崛起既無始封之祖如后稷則直當以開創之君爲太祖儀禮喪服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夫諸侯之子孫世世以封君爲太祖而不以其上世之公子爲太祖則天子亦然可知但創業之君得爲太祖必俟諸五世之後而及其身則止有四親然而王者得禘其祖之所自出時無太祖則以高祖爲祖而即以高祖之父爲祖之所自出凡高祖方居親廟太祖之廟仍虛則高祖之父既爲祖所自出亦即可以權居太祖之廟以享禘祀繼世則遷入太祖廟之寢至五世以後太祖之位定爲創業之君而太祖之父即定爲祖所自出藏主於太祖之寢禘則出之其太祖之父以上前所謂四親者亦隨世遞遷以至於瘞固不必拘於周制謂祖所自出必得姓受氏最先之一人

如帝嚳比者是禮之可以義斷者也試以唐宋之事明之唐有天下者高祖也其四親則所謂獻懿景元也當時立廟既禰元祖景曾懿高獻矣即宜以獻祖之父宏農府君權居太祖之廟禘則祀及宏農之父至太宗世祔高祖於禰元景以上遞遷則獻祖居太祖之廟宏農爲祖所自出而宏農之父瘞之高宗之世以太宗爲禰以高祖爲祖以元景爲曾高則懿祖居太祖之廟獻祖爲祖所自出而宏農之主可瘞中宗睿宗之世中睿一世爲繼及以高宗爲禰太宗爲祖高祖爲曾元皇爲高則景皇居太祖之廟懿祖爲祖所自出而獻祖之主可瘞元宗之世以睿宗爲禰高宗爲祖太宗爲曾高祖爲高則元皇居太祖之廟景皇爲祖所自出而懿祖之主可瘞至肅宗之世禰元宗祖睿宗曾高宗高太宗則高祖正其位於太祖之廟自是以後百世不遷而瘞景皇之主以元皇爲祖所自出亦享百世之禘祀焉其太宗戡亂垂統功德當崇則宜倣明堂世室之義別建以祀乃當時用張齊賢之議以景皇始封唐公定爲太祖而高祖太宗功德又不可替遂有九廟之制不知景皇雖屬始封而方在親廟未嘗久據太祖之位如后稷也宋太祖之世四親爲僖順翼宣則當以僖祖之父權居太祖之廟以其祖爲祖所自出眞宗之世太宗繼及不爲世數則當以僖

祖爲太祖而僖祖之父爲祖所自出然當時自僖祖而上
世次名字卽不可知則所謂太祖與祖所自出自不得不
虛其位號矣仁宗之世禰眞宗祖藝祖太宗曾宣祖高翼
祖則當以順祖權居太祖之廟以僖祖爲祖所自出英宗
之世禰仁宗祖眞宗曾藝祖太宗高宣祖則當以翼祖權
居太祖之廟以順祖爲祖所自出而僖祖之主可瘞矣神
宗之世禰英宗祖仁宗曾眞宗高藝祖太宗則當以宣祖
權居太祖之廟以翼祖爲祖所自出而順祖之主可瘞矣
至哲宗之世則禰神祖英曾仁高眞爲四親於是以藝祖
正太祖之位以宣祖爲祖所自出百世不移而自眞宗以

下有天下者皆太宗子孫則倣嚴父配天之意别爲太宗
立廟以祀百世乃合禮意而當時用王安石之議以僖祖
以上世次莫知迹同后稷定爲太祖而使創業之藝祖不
得伸東向之尊至紹熙而其議始定然朱子猶以程子曾
是介甫之說力主僖祖爲不當祧宜其致馬貴與膠柱鼓
瑟黨同伐異之譏也夫後世之君旣由崛起異於周室之
源遠流長而議禮之家猶必拘拘焉執帝嚳后稷以求其
所祀之祖者葢皆以三禮皆周孔之書舍其所言無可折
證也不知三禮皆周家之典而未嘗不爲後世崛起者預
立其經按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夫天子七廟諸經俱有明文
而此獨云四廟者葢卽爲崛起有天下者言之四廟以祀
其四親而禘其祖所自出卽在其祖之廟二祧無主故不
之及至六世以下始得以其親廟之主遞遷而入於祧是
創業之君必五世之後太祖之位始定七世之後七廟之
制始全是以其文特異於諸經也又繼之曰庶子王亦如
之則謂旁支繼統者亦依此法耳葢三代而降帝王皆崛
起而與而有二等一是易姓更代漢唐宋是也一爲同姓
繼興東漢之光武蜀漢之先主是也聖人制禮知繼周自
世有天下者有此二等故於小記發其凡而諸儒莽鹵不

得其旨則或以止言五廟據祭法月祭之文（方性夫徐師曾皆爲此說）
或以爲而立四廟之上有缺文當爲諸侯及其太祖六字
（劉貢父吳幼清皆爲此說）臆測附會毋怪乎後世廟制禘禮畢不能以
復古而拘儒之議必欲效周之祖稷禘嚳則或本無譜系
可考而强附於古之帝王如曹魏之祖虞舜宇文周之祖
神農又或姑推其上世之祖不問功德之何似如唐之祖
景皇宋之祖僖祖者且或推而神之託於天帝之杳冥如
唐太清宮之元元皇帝宋景靈宮之司命保生天尊嗚呼
經術之晦其失豈淺鮮哉
遠廟爲祧謂世遠也太祖之世最遠故其廟亦或稱祧聘

禮不腆先君之祧左傳其敢愛豐氏之祧皆指太祖之廟且謙不質言祖廟以爲是高祖以上遠祖之廟云爾若天子則其遷主特立二祧藏之不於祖廟先儒知祧是遷主所藏而以周之文武當二祧則文武既曰不祧何爲反以祧名況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固在四親之內也如謂二祧初爲高圉亞圉隨世遞遷至文武既入之後卽不復遷是共王以前之爲天子者由親廟而入祧廟由祧廟而入夾室共遷以漸而共王以後之爲天子者則親廟一盡卽入夾室不復少需若謂文武並不列於二祧而凡主皆由親廟而祧廟由祧廟而夾室則祧廟已名二祧而二夾室又爲祧之祧將以何名亦以爲祧是二祧之外又有二祧矣若謂文武自爲二廟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爲二祧與親廟太祖而九則諸經皆云天子七廟無九廟也如謂先公之主藏太祖廟之夾室先王之主藏文武之夾室則祖廟爲一祧文武廟爲二祧明有三祧若文武廟亦合爲一祧則二祧四親但有六廟且先公之主藏於祖廟猶是孫祔於祖若先王藏於文武之夾室則太王王季不反降而祔食於孫乎卽曰太王王季亦從先公之例則周自共王以後所有遷主無一入於祖廟之夾室者而夾室以藏王季以上之遷主又有二祧以藏王季以下之遷主亦猶之三祧

四祧於祭法二祧之義究不可解惟明乎文武不遷之祀自在明堂親盡迭毁之主皆在二祧則所謂二祧者非爲文武也乃專爲高祖之祖父而設以合於有天下事七世之義而天子七廟非五非九自瞭如矣

諸侯五廟亦據其後世言之若建國之初得備五廟者唯王者之後如陳奉舜祀杞奉禹祀宋奉契祀之類受封之時卽以其所奉者爲太祖而四廟以祀四親非此則諸侯受封凡有三等一是王之親子弟一爲同姓之子孫一爲異姓有功德者其立國之初皆不能卽有五廟何也同姓之子孫異姓有功德者方其受封之時止得祀其高曾祖禰已身尙存未有太祖必至四世之後四親遞遷始封之君身爲高祖之父乃正位於中爲後世之太祖而其初則止有四廟不得不虛其中之一廟以有待然中雖未有太祖之主而祫享之時則亦迎四廟之主而將事於此也若王之親子弟出封者同等之中又分爲二一是先王之次嫡今王母弟之長者王命爲别子使統先王之子孫則得祀先王爲别子之所自出而其子孫卽爲繼别子所自出之宗故魯有文王廟爲周廟鄭亦有厲王廟爲周廟然左氏述臨喪之禮以此爲宗廟而以周公之廟爲祖廟明其宗之非祖之故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則此一廟不列五廟

之中歲行夏禘之時迎神於此而就祭於太祖之廟建國之初未有太祖卽於此祭焉一是先王之諸子今王諸弟之賢者未封在朝固統於次嫡之爲別子者矣及其出封則已身亦爲別子以爲祖於後世但及身之時未得爲祖而欲宗次嫡之別子以祀其禰則各有其社稷民人安能奔走以赴時事若已國全無廟祀則天下無無所自出之人故建國之初亦得立一廟以祀先王但終其一世而止其子繼立卽以封君爲太祖而自爲繼別不爲繼別子所自出以避於次嫡者之子孫之世爲宗國也故大傳先言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又言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

百世不遷者也明同等之中有此分別其一之百世不遷専指本國一之百世不遷通兄弟之國而言然此二者所立先王之廟不得有先王之主蓋先王之主在天子之七廟天子奉之而此所立者爲奉天子之命則亦主命而已主命者奉先王之遺衣服以祀也且此所立先王之祀子孫不以之爲祖而自祖其始封之君則此固不在五廟之中亦必傳至五世而後五廟備具先儒概以公子不敢禰先君例之因謂封君立國全無一廟則祭義所云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者謂何封君之身全無霜露之感恐立國之初衆已不服又安望其

聽且遠哉況無廟則不惟祀事不行而諸禮且將俱廢如諸侯耕助以供粢盛以爲祭也若始封無廟則封君耕助之禮廢矣天子頒告朔於邦國諸侯受而藏之於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受而行之若始封無廟是封君告朔之禮亦廢矣其他朝聘冠昏行師賜爵以及殯葬諸事無一不有事於廟使其無之是必封君之世凡此諸禮盡廢而後可也且喪服小記言諸侯不敢祔於天子矣明是侯國有天子之廟苟無其廟諸侯雖僭悖必無有奉故君之主遠涉道路至京師而祔於天子之七廟者經之所言何其贅乎惟王之親子弟或長或賢就封之日皆得奉王命而立

一廟而此一廟但主命而無主故不列常數之中繼世以後自祖封君而立五廟斯於情爲順亦於義可協也

天子諸侯之廟制王制與祭法所述不甚相懸惟大夫士之制二經逈異王制大夫有太祖無曾祖祭法大夫有曾祖無太祖王制士止一廟祭法則有二廟一廟之差諸儒說者以王制爲殷制以祭法爲周制夫求其說而不得卽以爲異代之禮固憑臆無據之言卽曰士有上中下三等之差然上士稱元士矣又稱適士何哉且府史之屬止謂之庶人在官而已亦安得有士之目而稱爲庶士者竊意官師庶士彼此之文本是互易傳寫者因有庶人二字遂

誤以庶士相連則官師乃府史之屬師衆也謂在官之衆人也無爵命與庶人同故無廟亦等其有爵命而爲士則分適庶而不分上中下所以然者廟制與宗法相權而親親與賢賢並重也葢宗法起於别子謂之别子者以適别庶亦以貴别賤故庶子不祭庶人無廟庶子之庶以其非適庶人之庶謂其無爵則適者得祭貴者有廟矣夫一世之適繼禰爲小宗二世之適繼祖爲大宗三世之適爲繼曾祖之宗四世之適爲繼高祖之宗此宗法也先王之世使以德爵以功其得爲大夫士者皆賢者也賢則皆有以寵異之命爲别子德大者爲其百世之太祖德小者爲其

五世之高祖故庶子本不祭禰也因其爲士則使之得立一廟以祭其禰是爲庶士其祖之廟自在宗子之家而不得立然都邑之士唯知尊禰學士則知尊祖矣今身雖支庶而既膺一命之榮則亦安得但知有禰故祖雖不許其立廟而亦得以上牲就祭於宗子之家其祝詞言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此見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之禮大夫如此士亦當然故曰王考無廟而祭之不云爲壇知其在宗子之家也一世之適本繼禰不祭祖也因其爲士則使之得立二廟以祭其祖禰是爲適士其曾祖之廟自在宗子之家非所得立而祭則亦許其以上牲就宗子之家行之與庶士之祭其祖同故曰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顯考高祖也不言曾祖明曾祖得於宗子之家祭之不爲壇也鄭注顯考當爲皇考字之誤直未嘗細繹經文耳此一廟二廟皆據其身由布衣而初起爲士者然士之子恒爲士庶士有適子即是適士亦即得立二廟矣獨是廟制雖因爵而得立而宗法不得因爵而或干故庶士有一廟而祭祖必宗其繼祖之人適士有二廟而祭曾祖亦必宗其繼曾祖之人即適士之子以適士爲考以其考爲祖矣而其祖亦不敢以曾祖祀之以身爲二世之適非三世固亦不得繼其曾祖也至適士之孫以適士爲祖而適士之考爲曾祖適士本得繼禰此即爲三世之適

得繼曾祖而廟限於二將於何祭之葢無廟者祭於寢而寢在廟後有廟則亦有寢廟二寢亦二也於是而祀曾祖於考之寢焉至適士之曾孫以適士爲曾祖以適士之考爲高祖則遷高祖於祖之寢而祀適士於禰之寢適士之元孫以適士爲高祖以適士之考爲高祖之父則瘞其主而遷適士於祖之寢再世則祖遷於上宗易乎下矣若夫大夫之爵比士爲尊大夫之德亦比士爲大故雖支庶其殁也得爲太祖於百世其生也得立三廟以祀其禰祖曾然身非宗適則亦宗繼高祖之適以祭高祖故齊衰三月之服不降其宗而宗子爲士已爲大夫亦必以上牲祭於

宗子之家也然其中之一廟祀曾祖者無寢同於諸侯旁
之二廟各爲一寢同於士何也以後世但以已爲太祖而
不及所自出則不容有太祖之寢以後世將自祀其禰祖
曾高則二廟之後又不容以無二寢惟是大夫之子不必
恒爲大夫使大夫之子亦爲大夫則以大夫爲禰以大夫
之考爲祖以大夫之祖爲曾祖皆得祀之而大夫之曾祖
今爲高祖則不祀以已非宗子不可以祀高祖也若大夫
之子爲士則以大夫爲禰以大夫之考爲祖而祀之不祀
大夫之祖與曾祖以已非宗子固不得祀其高祖已非大
夫亦不得祀曾祖唯以適子爲士之故是爲適士得立祖

禰二廟而虛其中之一廟焉大夫之孫亦然爲大夫則祀
大夫之考爲士則不祀至三世則大夫之曾孫爲大夫者
固祀大夫於中一廟爲曾祖卽爲士者亦祀大夫於中一
廟爲太祖由是以至百世凡世適相承毋論其爲士爲大
夫皆以大夫爲太祖而二廟以祀祖禰二廟之寢以祀曾
高親盡輒瘞不藏於太祖之夾室以大夫無祫享太祖之
禮也太祖爲第一世之大夫其繼世大夫不別爲祖猶之
繼世諸侯亦不爲祖但祖其第一世之諸侯也若大夫之
子孫有從支庶起爲大夫者則亦生立三廟歿爲太祖猶
之公子之子孫封爲國君世世祖封君不祖公子也然則

王制所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者據大夫之
後世言之祭法所云大夫三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者據
大夫之身言之士之一廟王制但就庶子言之適士二廟
庶士一廟祭法則別適庶言之蓋禮之正經殘缺而記禮
之儒各據其一以爲言而實則皆周制也豈有異代之別
哉

經言適士二廟祭其祖禰大夫三廟祭及曾祖皆就第一
世始爲大夫士者言之若繼世以後則各以其二廟祀祖
禰以二廟之寢祀曾高所異者大夫之家有太祖士之家
無太祖耳然士之子孫有爲大夫或其祖宗有爲大夫則

亦有太祖矣先儒不知無廟者可祭於寢因謂大夫士祭
不及高曾無以申孝子慈孫之情程子朱子並疑於此鄱
陽馬氏則謂古今異宜古有宗法大夫士限於禮不祭高
曾而高曾之祭自有宗子司之元未嘗廢此說固是然亦
止第一世初爲大夫者如此繼世之後大夫士之適子孫
亦自爲宗子以祭高曾矣且大夫士及身雖祭不及高曾
爲限於禮而實未嘗不通其情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省
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正指第一世初爲大夫士者言
不可奪宗而可以干祫則固有祭其高祖之時但非有大
享則不得干而必就宗子以祭耳若以爲繼世之大夫士

則不唯適士自得祭其高祖而大夫之子孫且有太祖之祭奚待干之姑及高祖哉且據先儒之說大夫士之三廟二廟既不得祭及曾高而宗子則繼高祖者祭高祖矣繼別者祭太祖矣皆不計其身之爲大夫士與否豈爲宗子者其家皆得備五廟之制與邦君同不爲僭乎夫禮以別名分也使仍從其爵等之差則設宗子之身爲士向祭及高祖者今且因爲士而廢何況太祖是宗法與廟制兩相妨而情與禮必難以並行不悖矣卽如近儒萬充宗說謂大夫士皆祭四親特廟數有限大夫廟止於三則四親有專廟合廟之分士之二廟者其昭穆如大夫官師一廟者

就中自爲昭穆而追其四親秦氏五禮通考贊爲不易之論因謂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此專指繼別之大宗而爲大夫者言之以發凡起例耳以義揆之繼別之大宗而爲大夫者得立三廟太祖廟一則一主親廟二則一昭一穆每廟二主父曾一廟祖高一廟也若非繼別大宗不得立太祖廟繼禰小宗止得立一廟繼祖小宗止得立祖禰二廟猶皆每廟一主至繼曾祖小宗則又以父祔於第一廟繼高祖小宗則以父祔於第二廟而每廟二主矣祭法云適士二廟以王制推之太祖廟一親廟一此惟大宗爲然若小宗不立太祖廟止得立一親廟則繼禰小宗廟惟一主繼祖小宗一廟二主繼曾祖小宗一廟三主繼高祖小宗一廟四主祭法又云官師一廟葢無太祖如有之則一廟而五主矣夫周道賢賢貴貴與尊尊親親並行大夫得立三廟異於士之二廟一廟者正以其賢貴而優之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也今如所說不論爵等一以宗法爲憑而又必百世不遷者始爲大宗則經之言廟制直云大夫大宗三廟小宗二廟一廟適士大宗二廟小宗一廟官師大宗小宗皆一廟可矣何以止別其爲大夫士不别其爲大小宗耶是不唯王制與祭法不能相通而大夫二廟一廟適士一廟已先與本文自相背

舛況廟無二主曾子問已明言之使謂一廟而二主三主四主五主惟其所藏何以云無二主且廟各有名故曰考曰王考曰皇考曰顯考卽祖禰高曾之稱若合數代於一廟則將名其廟爲何廟乎又況太祖之號以功德定故天子諸侯大夫皆以其第一代初爲天子諸侯大夫者當之士之先世非爲大夫其功德寧足以享百世之祀若姑以世數之遠而推之爲太祖則又何怪乎唐宋太祖之議之紛紛莫決也且士而果有太祖王制又何爲止言士一廟不云與太祖而二哉此其强爲附會於經記並無所依據明矣使知無廟者於寢祭之則大夫士無不得祭高曾之

叜一廟亦可無二主之嫌而宗法廟制實兩無格礙也廟以棲主主以棲神故坊記載孔子之言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此固未嘗有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別惟許叔重作五經異義鄭康成注三禮謂大夫士無禘祫不得立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而漢後諸儒言禮者無不共攻其謬以爲左傳載衛孔悝之奔宋使貳車反祏於西圃明是大夫有主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士喪禮既得立重則亦得立主矣且士虞禮曰以其班祔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苟無主則何所憑以別其昭穆之班且束帛與茅又何以別其爲考爲妣與爲妻爲妾也者然則許鄭之說果可信乎顧許鄭所云雖未可遽信而孔子言宗廟之有主廟係以宗則殊有深義非泛言廟皆有主也蓋古時最重宗法大夫士雖有三廟二廟而身非一世之適則不得祀其禰非二世之適則不得祀其祖非三世四世之適則不得祀其曾高必有所宗以祭而身既有爵得立二廟三廟以祭及其禰祖曾使別爲主以入廟則不唯其亂宗法且使祖考之支庶數人並爲大夫士將死者一人而有數主乎況父爲大夫子爲士孫或復爲大夫則或祭或否亦復無定而主又安得以旋立旋

毀是則死者一人止有一主藏於宗子之廟故曰宗廟之有主其非宗子而立廟者固不得有而大夫束帛士結茅之說先儒蓋有所受而非盡不經特不可以概言大夫士之家皆無主也

祭法之言壇墠天子諸侯與大夫士不同蓋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如王之七廟一曰考廟禰之主藏焉二曰王考廟祖之主藏焉三皇考廟四顯考廟則曾高之主藏焉太祖之主藏於祖考廟而百世不遷餘則親盡而遷於祧故有二祧一昭祧所藏者高祖之祖之主也一穆祧所藏者高祖之父之主也祧盡而毀毀則不祀而瘞之其瘞之所謂之壇壇者封土之名蓋近墓而掘坎以埋封土以識焉然易世之後新主升祔則自禰以上復遞遷而由廟入祧其第七世先在昭祧者今又當去祧就瘞瘞亦爲壇而向之所瘞於壇者則改稱爲墠非主之前瘞者至是復有所遷易也蓋始瘞之時以主之所在封土爲識故謂之壇既瘞之後壇之位如故而因有所禱祈則於此加埽除焉卽謂之墠墠者除地之名是瘞主之處皆爲壇制而因事異名乃有墠稱故曰去祧爲壇去壇爲墠以此爲遠近世數之差去者相去幾世之去非去此卽彼之去也卽去墠曰鬼其主亦是仍其原瘞之壇未嘗改易但禱祭所不及則并

無除地之事視除地以祭者其世次爲益遠直名之爲鬼而已諸侯之異於天子者止無二祧而其主之親盡而遷遷盡而毀封土以瘞除地以禱皆與天子同若大夫士則其家各有宗法主皆藏於宗子之廟大夫士之身不必皆是宗子而其所立之二廟三廟無主者但束帛結茅以依神當其隨世遞遷惟宗子有瘞主之事非宗子則亦無所爲封土爲壇以瘞也既已無主歲時常事自依宗子以祭若非常祭而有家事欲行禱祈之祭則亦不敢以私干宗子之公因望墓而封土爲壇以祭故曰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文與天子諸侯之去祧去祖不同明其壇非因瘞主

乃專爲禱祭而設而去壇爲鬼云者亦謂去此爲壇所祭之外卽是世遠不相及也先儒誤以壇墠爲宗廟之外別立此二處爲禱祭之所而以去爲去此卽彼之去又以禱祭亦是每歲常行之典因斥祭法之言爲衰世之法不足取信而廟主之當毀瘞者亦不知其瘞於何所或則謂瘞於圜丘（此漢韋元成說）或則謂瘞兩階間（此晉虞喜說）皆以未見於經各爲臆說遂無定論矣

昭穆之名由合食於太祖之廟而起以合食之時太祖之主東面高祖南面曾祖北面祖復南面禰復北面南面者爲昭取其向明之義北面者爲穆取其幽靜之意而因是以爲世次之稱故后稷爲太祖不窋爲昭鞠爲穆公劉爲昭慶節爲穆皇僕爲昭差弗爲穆毀隃爲昭公非爲穆高圉爲昭亞圉爲穆祖紺爲昭太王爲穆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是以書稱文王爲穆考武王爲昭考而左傳宮之奇之言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富辰之言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此皆是世次之稱若廟則禰曰考廟祖曰王考廟曾祖曰皇考廟高祖曰顯考廟無以昭穆稱者以但稱昭穆則祖與高祖禰與曾祖無以別也故新死者之主必入於禰廟而前禰廟之主

入於祖廟祖廟之主入於曾祖廟曾祖廟之主入於高祖廟而高祖廟之主則入於祧先儒所謂父子不並坐孫從王父者是也葢凡一主入而四世之主遞遷究於世次之昭穆不紊祔者爲昭則祧者必移祔者爲穆則祧者必昭是以小宗伯掌廟祧之昭穆小史奠繫世辨昭穆而喪服小記云祔必以其昭穆也卽祭統言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亦以其世次之中自爲之序非謂孫之昭可與祖之昭齒父之穆可與曾祖之穆齒也然則昭穆之義起於合食昭穆之名通於世次初與廟制無與若以爲廟制之稱則自七廟五廟三廟二廟一廟其制無

不南向者將皆爲昭廟不得有穆廟矣唯王制之文有三昭三穆二昭二穆及一昭一穆之說此葢據後世言之謂其廟之世次有如此耳非以爲號也元豐議禮陸農師以昭穆爲父子之號則上下止可稱之二世無以爲十世百世之序既不可通而何洵直張璪輩說則祧祔之際孫居祖位而父不遷祖入高廟而曾不易則父壓乎祖祖壓乎曾卽曰四時之祭各於其廟各有門垣不相偶坐無妨越次然而位之左右上下固有一定而不可紊者況孫居祖廟而是廟尙稱之曰王考廟乎抑否乎

宗廟之祧祔必以昭穆然父死子繼則其制常而易曉若

兄終弟及或以兄繼弟或以叔繼姪則其事變而難名然禮經本無明文惟春秋文元年八月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左氏傳曰逆祀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公羊傳曰譏其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曰先親而後祖也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詳三傳之旨皆以父子祖禰爲言而杜預何休孔穎達諸儒則以僖公嘗臣於閔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是借昭穆父祖以明躋之之非非眞謂閔當爲祖僖當爲禰也而胡文定則援爲人後者爲之子之例謂僖繼閔君卽當禰閔然如諸儒之說則僖不禰閔僖公之世閔廟何稱如胡氏之言則僖既禰閔當時所祀不及高祖況若殷之陽甲兄弟四王周之共懿以叔繼姪若限於廟制則親未盡而輒祧若隨代增加則廟因主而無定故孔穎達疏左氏卽已疑之謂若兄弟相代卽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卽已從毀焉貴與亦云七廟之制諸儒皆能言之而歷代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又在昭穆之位太拘昭穆之位既已截然則雖昭多於穆昭必不可侵穆之位而穆位多虛穆多於昭穆必不可居昭之地而昭地牛鬩易世之後又不知爲昭爲穆者何如而已剏之廟其世代之近者既未可祧遷其昭穆之不順者則必逐代旋行位置營建而後可而其地又拘

於中門之內太祖之左右剏造煩擾非所以安神明對偶偏枯又無以聳觀聽反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堂異室共爲一廟之渾成也近儒萬充宗則直據考工匠人所言世室明堂皆爲五室謂凡廟皆有五室兄弟相繼者其昭穆同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是廟制既已有常世次亦復不紊亭林顧氏取之夫以繼及之故使七廟之制不能如禮欲苟安於漢代之末失固非議禮之正卽欲凡廟皆爲五室以通其變亦屬附會之談葢明堂宗廟制度本自不同且曾子問明言廟無二主若一廟可容數主卽與漢後之同堂異室奚别又

何爲拘拘然必限以五也卽如其說亦有不可行者商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齊之孝昭懿惠皆已有四主脫或更多而六七人皆兄弟相繼此固非入廟之初所能逆料者又將何以處之乎竊嘗反覆推求謂天子諸侯之繼統與大夫士異蓋國不可一日無君苟繼嗣無人以弟後兄可也以兄後弟可也以叔繼姪亦可也其君之生旣已盡臣其諸父昆弟身沒而諸父昆弟毋論近親疎屬皆爲之斬衰三年則繼世而立卽當以祖禰事之非若大夫士之不臣其宗族必取同宗子姪之行方可以繼也是以三傳之論閔僖並以父子祖禰爲說非徒借喻但其昭穆世次則

又不可以紊而所祀亦必及四親未容親未盡而遽行祧毀然則何以通其變哉蓋廟皆有寢天子之廟惟二祧無寢祖廟之寢以藏所自出之主諸侯不禘所自出則祖廟無寢而四親四寢與天子同夫四廟以祀四親二祧以祀遠祖而復爲四寢先王制禮豈徒設哉蓋以四廟立其常卽以四寢通其變也則或以弟繼兄以兄繼弟者祀舊君於禰廟之寢而四廟不遷新君之子立始以新君入禰廟而禰遷於祖祖遷於曾曾遷於高高遷於祧其舊君在禰之寢者不動與新君之主祧則同祧毀則同毀以其昭穆同也卽兄弟之相繼或有數人並同此例蓋廟唯一主寢可不拘矣若夫懿王之繼以孝王爲以叔後姪孝王之繼以夷王爲以姪孫後叔祖此本非禮制以禮但有世及二者父死子繼之謂世兄終弟及之謂及夷孝之事出於私而乖於正故史稱懿王時王室始衰謂懿王自有子乃舍而立叔是紊昭穆而亂世及之常也然卽其變禮而言孝王之世當以懿王入禰廟而遷共王於禰廟之寢他廟不移夷王之世則遷共王入祖廟之寢而祔孝王於祖廟移王以上之主遞移唯懿王不動至厲王祔夷王於禰乃遷懿王於祖而共孝則同入曾祖一在廟一在寢如是而祧祔之制昭穆之班亦雖變而不失其正矣

周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鄭注五寢五廟之寢前曰廟後曰寢引詩寢廟繹繹證其相連之貌是也然不知寢之設爲何用故於下祭祀修寢之文注云祭於廟寢或有事焉或者疑而不可知之辭也孔穎達疏月令則曰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於是諸儒皆謂先世之衣冠藏於寢故祭祀而隸僕修之然考守祧職云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則先世之衣冠主在廟者藏於廟主在祧者藏於祧並無藏於寢者孔氏疏詩之燕私而樂具入奏云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於

是諸儒皆謂祭畢而燕於寢爲祭祀有事之證故修之然燕私之所經無明文孔氏所云當在寢者以凡燕禮皆在寢故爲此想當然之詞耳實則燕禮所云膳宰具官饌於寢東記所云君朝服於寢皆指生人所居之路寢言之非廟後之寢也且即燕私之所又胡爲禮之薦新者必先薦於此而諸經所見皆寢廟連言明寢亦神之所在故祭祀有事而隷僕修之矣夫廟爲神之所在而既有廟復有寢先王制禮豈爲徒具盖所以通乎廟制之窮者天子諸侯七廟五廟而兄弟繼及則同昭穆者既不可分爲兩代而一廟又不容二主並居爲之寢於四親之廟後斯事雖變

而禮有常也大夫士有昭穆二廟而非宗子不得祀高曾宗子得祀高曾而非諸侯則不得立五廟爲之寢於祖禰之廟後斯法有限者情可申也明乎寢以通廟制之窮則寢實爲祭祀所有事之處而庶人無廟者亦得於寢祭之孰謂聖人制禮緣情達變而有弗備弗周之憾哉

後世由旁支繼統有天下者亦分二等一爲遭時僭亂國統中絶奮然崛起倒乎危難繫屬人心如後漢之光武蜀漢之先主者喪服小記所謂庶子王是也其立廟之制宜如記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親然考光武系出景帝則當以景帝爲祖以高帝爲祖所自出以南

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爲四親而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宣帝爲中宗元帝爲高宗別立廟祀宗而不祖倣於虞舜宗堯之例以著統緒之所由來其惠昭成哀平等即可不祀以惠昭世數已遠而已之有天下雖曰中興實同創業固未嘗受先帝繼位之末命也先主之系亦云出自景帝則禘高帝而祖景帝與東漢同而自立四親之廟亦如東漢但所宗祀之主當增光武明章三帝以宗原無數可以不拘其自和帝以下則亦以世次既遠且不受繼嗣之命可以不祀是庶子王之禮也若大行無嗣取旁支入繼則直是繼嗣不得援庶子王爲例當從三傳所以論閔僖

者斷之盖禮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而臣爲君服斬衰與子爲父同是臣之即同於子之矣又諸侯奪宗絶旁期之服則繼統即繼嗣而爲之後亦即爲之子矣故三傳直用父子祖禰比例定文公逆祀之非以此推之凡外藩入繼不特漢哀帝爲成帝預立宋英宗爲仁宗預養其父子之義久定固不得干大統而昵私親即如漢之宣帝繼昭帝爲以姪孫後叔祖唐之宣宗繼武宗爲以叔後姪而既以臣道事其所後之帝即同子道不得復顧其私親其立廟之制如周之孝夷二王可也若晉元帝繼愍帝爲君在喪亂之際臣民擁戴非有

繼嗣之命則擬諸光武事迹差同然其以琅琊王事愍帝者已非一日而勸進卽位亦以承制爲言則與光武之以匹夫創業者實異故馬貴與謂其以漢世祖自比遽欲自尊爲非而元帝自詔言吾雖上繼世祖（此世祖謂武帝）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理不安亦可見私之不能以勝正矣至簡文帝以會稽王事成帝以下諸君其入繼由東海王之廢事與元帝又爲不同則直宜近禰哀帝而亦以世祖自比於所嘗事之主於行爲姪者卽擯不親祀果何禮耶乃若明之世宗於武宗既非尊屬如簡文比又親承遺詔入繼並與晉元

殊科是其入繼明爲武宗之後卽曰考孝宗而兄武宗已乖二傳之義而又以興獻立廟稱帝稱宗欲自附於庶子王之例而論者不察或疑爲禮之所許烏乎可哉（別詳宗法）

# 三禮陳數求義卷九

候官 林喬蔭 學

## 祭序

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以周官小宗伯掌四時祭祀之序肆師以序四時之祭祀序者謂因其親疏之等定爲先後之期豐殺之等也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見於周禮毛詩公羊爾雅是爲時享其他禘祫諸祭散見經傳者名稱各殊葢皆分而言之非合而紀之也惟國語祭公謀父有云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

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此言列服有遠近之差各因其來朝之時助天子祭祀之事故遂合紀天子祭祀之事有此五者然所謂終王者是每一王終新王卽位舉行吉祭而彼來助祭卽大行人所謂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者此乃一王之世一祭非歲時常事其餘四者則皆每歲行之又楚語觀射父云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說與周語合且並見諸侯以下尊卑之差則此正周禮之所謂祭祀之序也特因諸經所載明文止有時享而此日祭月祀之屬未有顯證惟前漢有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

祭於便殿之禮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
乃叔孫通所制故先儒謂其承秦蔑古之後一切權宜贖
亂不經不足爲據然國語實周末之書祭公謀父與觀射
父皆周人以周人言周禮豈其預襲漢家制度者況祭公
在穆王之世當西周盛時去周公制作甫經百年其見聞
尤爲詳覈卽叔孫通緜蕞舊儀亦必有所受而增損潤色
之無緣鑿空妄撰則漢禮縱不足憑而周語固爲可信惜
韋昭之注不能援據經傳以證明之也今按周禮大宗伯
職云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下卽繼之以春祠
夏禴秋嘗冬烝享先王夫其序此二者於四時常享之上

果何義哉鄭注謂是祫也禘也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
互相備夫既二者之禮互備則是無分鄭氏何所見而分
之爲祫爲禘哉趙伯循謂禘以肆獻祼爲主猶生人之有
褻祫以饋食爲主猶生人之有食視鄭注稍有義理然祠
禴烝嘗皆正舉其祭之名則欲明禘祫亦宜就其名別白
言之不應渾舉其所行之禮以待後人之揣測且所行之
禮不唯禘祫二者互備卽祠禴烝嘗亦未嘗不肆獻祼不
饋食也又安見其必爲禘祫哉卽曰二者爲祭禮之總綱
貫祠禴烝嘗皆然經先揭其綱乃詳其目則凡祭皆二禮
備舉當合而言不宜分別言之曰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

食享先王也經既分而言之則是其享先王也有專用肆
獻祼者矣有專用饋食者矣反覆玩繹竊謂此二者卽國
語之所謂日祭月祀也葢肆者陳其牲體謂熟而薦之於
俎也獻一獻也祼酌酒灌地以降神也日祭每日一行其
儀物必殺而不煩故但陳設熟物一獻而祼以將之月祭
則物當稍豐而禮亦加備故爲之饋食饋食則禮成於三
獻矣玉藻言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
食日少牢舊注以餕爲食朝之餘不知其卽祭餘之餕祭
統所謂餕者祭之末者也惟其有日祭之事故日中而餕
其祭餘日以少牢卽日祭所用之牲大宗伯所云肆獻祼

肆之爲言陳卽陳此少牢之牲體也月祭以月朔牲用太
牢玉藻所云朔月太牢是也既祭而後視朔謂之聽朔玉
藻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謂聽治此月朔之事南門卽中門
亦卽應門廟在中門之內其地有兩觀卽象魏既告廟畢
則出於此聽朔也諸侯舍日無日祭之事而唯有月祭亦
稱告朔降於天子牲用少牢故論語言告朔之餼羊其日
祭月祀之廟據韋元成韋昭之說皆云日祭於祖考月祭
於高曾而祭法則云天子月祭五廟諸侯月祭三廟葢其
疏數以親疏爲節祖考親故日祭月祭則并及高曾太祖
二韋言月祭高曾而不及祖考者以祖考既日祭則月朔

之祭不言可知其不及太祖則傳聞之鈌畧也諸侯月祭三廟爲禰祖曾而玉藻言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者葢聽朔在既祭之後月祭於禰祖曾之廟而聽朔別在太祖之廟不卽於所祭之廟猶天子月祭五廟而聽朔別於南門之外不卽因其所祭之處也夫惟其每日必祭二廟故禮止於肆獻祼惟其每月而必兼及五廟故禮止於饋食饋食雖比肆獻祼爲隆而較之常事之行於歲時者則亦甚約旣二者之禮甚約非他祭所同故直云以肆獻祼享先王卽知其爲日祭之事云以饋食享先王卽知其爲月祭之事無庸更立一名以別其爲日爲月矣時享卽祠禴烝嘗

楚語謂之時類者以四時之序相嬗類世次之遞承四時之氣相生類族姓之孳息感其類而舉祀禮故曰時類春爲物生之初祭其高祖夏爲物長之時祭其曾祖秋爲物成之候祭其祖冬爲物盛之極祭其禰各以類祭之也歲貢卽歲祀據要服來朝者言故謂之貢其禮則禘祫是也按周禮司尊彝職於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之外卽繼之曰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葢禘是追祭其祖之自出祫是羣廟之主朝於太祖而合食此二享命名之義而其祭之時則一在春季一在秋季是間於四時之中且歲止二舉故

亦卽謂之歲祀歲祀比時享爲大則其儀物亦必視時享爲隆矣卿大夫舍月則時享歲祀並存士庶人舍時則歲祀亦不廢特卿大夫以下各有宗法則其所謂時享歲祀者亦各不同此所云舍月舍時直據宗子之爲大夫士者言之葢宗子爲大夫有太祖與昭穆二廟四時之享各以一時祭其一代祖禰在廟曾高在寢太祖則春秋有事焉其所以太祖有二祀者以其宗爲繼別子之所自出則亦得祀別子之所自出如魯之季氏稱宗卿以統桓族與諸侯之宗國同義故以春祀別子所自出於太祖之廟爲報本及始秋乃特祀於太祖其但繼別子不繼所自出者則

無春祀而止秋祭其太祖是其歲祀一而已矣宗子爲士其先世有爲大夫者則亦有太祖之廟而或繼別子或繼別子所自出禮並與大夫同若歷世皆士則無太祖而二廟及寢同於大夫歲祀則以春分祭曾高於祖禰之寢秋乃各於其廟祭祖禰焉若非宗子以支庶起爲大夫雖得立禰祖曾三廟而四時必依宗子以祭曾子問言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常事四時之祀也且大夫及身未有太祖則雖降宗子而舍時用歲亦惟於秋成之際舉歲事於所立之三廟分行之而已士非宗子亦然春之歲事依其宗子秋乃舉

於私廟庶人則又徵矣雖有歲祀而無廟但於寢行之如此則爵秩既已有差宗子之與支庶又復不紊國語所說實與諸經相通而不相悖陳氏禮書引王制所云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以攻國語士庶人舍時之非不知彼爲四時之薦非四時之祭薦與祭固有別也而祭祀之序可因兹而得其要領矣

祭法所云饗嘗諸儒皆以四時之祭當之然果時祭則當兼舉祠禴烝不應止言其一按本文之首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其意主於別親疏以定多少謂親者祭多疏者祭少親而多者至於月祭疏而少者僅爲禱祈非定一歲祀事

之數故四時之常祭不之及而反及非常之禱然則天子諸侯之饗嘗卽是朝享亦是祫享以其於秋爲之故稱享嘗但禮祫享毀廟之主與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今言諸侯享嘗而僅及太祖高祖二廟者何也蓋諸侯遷廟之主皆藏於太祖廟之夾室非若天子有二祧其主亦由他廟而來則此合食之時止言太祖而夾室之祧主自在可知猶曾子問言祫祭則祝迎四廟之主不及祧主亦以其本在太祖之夾室無所謂出廟入廟之節矣但合食既四廟皆與而此獨言顯考廟者以月祭所不及而今及之其餘月祭所及則今亦與可不待言正以之爲親疏多少之別也大夫士有大事而後干祫固無合食之典其歲祀之舉於秋者亦祗特祭然歲祀隆於時享而秋物畢成又視春爲盛左傳言祭以特牲殷以少牢祭蓋卽四時之享殷當卽歲祀之秋以其禮之盛故爲殷也然天子歲祀有祫有禘饗嘗爲祫而禘獨不及又是何故蓋禘雖每歲一舉而祖所自出則世數益遠非本經親者祭多疏者祭少之旨故舍之而止及於秋之合食但合食雖因在秋得有嘗名而實是歲事與時事之秋嘗迥別讀者不求其微旨所在輒謂饗嘗卽是時祭且疑其與他經異同者爲疏舛不亦誤乎

禮諸侯及其太祖不禘太祖所自出則歲祀止有祫而無禘祫必備物春物未成不得大饗是其歲祀之行於春者亦止特祭其太祖至秋乃爲合食也然諸侯又莫不各有王事周制侯服歲一見以至要服六歲一見而是歲又畢朝於東都之明堂計六歲之中侯服六朝甸服三朝男服采服衛服皆二朝其禰祖曾高使必以四時致享當朝之歲必有一時廢祭而侯甸與男采衛疏數亦復不均雖曰王事於心能無所動其怵惕惻愴乎是以聖人制禮預爲之地凡諸侯之時享不得備有祠禴烝嘗而歲止三舉一時而祭一廟三時而徧於禰祖曾其高祖之時享闕焉而

歲祀及之每年一合食於太祖之廟一以示降殺於天子
一以見世數踈者祭亦踈實則使奔走王事者渾然泯其
一時廢祭之迹若限於禮制之當然者以慰安乎爲人後
之心故祭法言諸侯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享嘗卽秋
而合食也然諸侯旣有王事則其來王之歲或朝於春或
覲於秋而其歲事之行於春秋者亦必有一時曠闕若亦
如時享之制竟廢一時則太祖與高祖遂不得祀曾謂諸
侯而可無祖乎盍諸侯之歲事春之特祭其祖者依天子
之追享也秋之合食於祖者依天子之朝享也以子孫而
追其宗祖憑乎氣以相感而氣屬於陽春爲陽始夏爲陽

極則歲祀之不得舉於春者以夏行之可也以子孫而朝
於太祖之廟類生者之族食而義求諸陰秋爲陰始冬爲
陰極則歲祀之不得舉於秋者以冬行之亦可也如是而
諸侯於時享歲祀兩無所憾夫惟諸侯之時享止用三時
故明堂位言魯禮曰夏礿秋嘗冬烝天子之祭也以魯擬
天子之時享有此三者而不及春祠則謂魯屬東方諸侯
其當朝之歲非有故恒在春時故制禮之時卽預闕其春
祠之典然魯宗國也宗國得繼別子之所自出則亦得祀
別子之所自出是以魯與鄭皆有周廟而魯有禘禮晉亦
有寡君之未禘祀之語但魯旣以當朝之歲非有故恒在
春時而闕其時享之春祠則歲事之行於春者亦不得不
移之於夏故明堂位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乃東遷以後王室衰微朝覲禮廢魯自武公以降絶不聞
有朝王之事（竹書紀年宣王八年魯武公來朝又史記宣王十二年魯武公來朝春秋之世僖公朝於王所則以王在踐土成公如京師以伐秦故皆非常朝之禮也）而春恒在國旣以夏禘遂
移時享之夏礿於春因混禘爲時享之一幷混礿爲春祭
之名又以祫享之舉於秋者冬亦可行因於秋冬二時皆
廢事祀而俱爲祫享且其初禘於周公之廟者後遂徧及
於羣公而因以一歲之禘合食太廟以一歲之禘分祭羣
公皆魯禮之末失也無如周官所載不及諸侯儀禮僅爲

士禮作記者大都在七十子之後習於魯事而魯以宗國
之故擬於天子遂誤以魯禮爲王禮且魯以秉禮見稱并
誤以末季所行爲元公之典而作王制者又在漢文之朝
諸經未出徒摭拾舊聞爲之無所考證故其言曰天子諸
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又曰天子犆
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
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夫春祠夏禴秋
嘗冬烝見於諸經而追享朝享司尊彝載之時享歲祀國
語述之今以夏祭之禴爲春祭其悞一以追享之禘爲時
享其悞二以時享之秋嘗冬烝皆合食其悞三以禘所自

出亦爲祫享其悮四以諸侯時享有四與天子同其悮五是皆錯認魯禮爲王禮且以魯末季之禮爲周初之禮也自鄭氏作注不能指其致悮之故而明正之反附會而爲之辭後儒又率惟鄭氏之言是據無怪乎時享歲祀之典不明而禘祫之義紛如聚訟矣

古祭祀之禮前期十日而致齊前祭一日而省眡祭之日自再祼以至利成迎神以及送尸其爲儀節繁矣昔季氏以大夫而祭日不足何繼以燭他日子路與祭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猶以質明行事晏朝始退況天子乎則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恒皇皇於日不暇給而必謂四時

之祭以一日而徧於七廟此不達事勢之言也卽曰日祭一廟而祭前視牲祭後有繹亦非彌月不足以竟其事故自程子張子以及長樂陳氏瓊山邱氏皆疑逐廟行禮之煩難而據王制所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謂每年於四祭之中三時合祭於祖廟惟春爲犆祭如是禮始可得而周不知此乃魯禮之末失則然非周公制作之舊何則禘爲追享與朝享並稱四時之間祀旣非時祭之名而大傳小記又皆明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亦安得混之於祫享其不足據明矣竊按廟立四親而祠禴烝嘗分爲四祭是各以一時祭其一廟春祠於高祖夏禴於曾祖秋嘗於祖冬烝於禰四時而四親徧也然四時分祭四親則一廟歲止一祭似乎太疏況四親之外又有二祧也太祖也太祖之所自出也又將何以備禮乎先王創制旣於四時之仲月分祭四親卽以春秋之季舉歲祀於太祖之廟以補所不及謂之追享朝享追享在春季而鄰於夏朝享在秋季而鄰於冬故曰四時之間祀謂其間於四時之中也四親以四時分享則不數而煩祖廟以春秋二祀則不疏而怠是以詩言禴祀烝嘗於公先王謂親廟之時享也祭義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郊特牲亦曰春禘而秋嘗謂祖廟之歲祀也不云祫而云嘗者以其在秋得有

嘗名且合食主於養陰嘗者嘗其嘉穀之名而以時享之嘗較之此爲大嘗矣且因是知中庸之所云春秋修其祖廟者亦正指歲事之追享朝享言之與祠禴烝嘗之時祭無與薦其時食卽禮器所謂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者不惟春行羔豚膳膏薌之類生人之餼於廟祭風馬牛卽以周官之中夏獻禽以享礿中冬獻禽以享烝爲說亦非此歲祀之時食也惟其專指歲祀故下文直云禘嘗之義正釋此春秋二祭之名若謂春秋是錯舉時祭之名則時享皆於各廟行之未聞其爲合食卽以王制有祫禘祫嘗祫烝之語然春則彼亦云犆祭矣於祖廟何事而云修哉自

經義不明而議禮之家徒爲聚訟遂使後世之主不得以
一日偏七廟竟廢親享而遣有司侍祠孰僭之厲乎
魯以宗國繼別子之所自出故得禘文王於周公之廟以
所禘者文王故許其用天子之禮樂東遷以後典章放失
魯君臣見其禮之行於周公之廟也遂托爲成王康周公
之說記禮者習以爲然故明堂位直云成王以周公有勳
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
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祭統亦云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
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
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皆沿襲其附會

之說以爲眞不復知爲宗國繼別子所自出之正禮而先
儒辨者又皆惑於此二記之言或則謂成王之賜伯禽之
受皆爲失禮或則謂成王可賜而伯禽不當受或則謂成
王止許其用此禮以祀周公非許其卽行此祭其竟行此
祭者乃後世之僭或則謂禘於周公不禘文王魯猶未全
僭天子衆論紛然各爲所見夫周公親制禮以輔成王致
太平其爲教也則抗世子法於伯禽及成王命君陳猶拳
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爲言猷訓之大無逾於君臣之名分
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卽成王有過舉伯禽亦當以夙昔
之抗法者納其君於正又豈有父親制禮子卽顯背之者

以此知言成王賜者必無之事也且成王既賜康王又何
加焉乃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誠不能自掩其僞矣況以
勳勞而賜魯有禘禮晉亦有禘祀何也魯有周廟爲文王
廟鄭亦有周廟爲厲王廟又何也且止以禘禮祀周公於
太廟不祀文王則周廟之設其所祀者更何代之主耶嘗
按大傳言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又言宗其繼別子之所自
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周公爲文王之別子文王則別子之
所自出魯祖周公爲宗國得繼別子之所自出故有周廟
以祀文王是建國之初卽有此廟但魯雖有周廟以祀文
王而不得有文王之主蓋一王之歿只立一主文王之主

自在西京周公之得祀文王以王命爲文王之族豈得別
立一主猶之支族之起爲士大夫者其三廟二廟一廟之
所祀亦並無主而大夫束帛士結茅而已昔曾子問師行
無遷主如之何子曰主命主命者以天子諸侯將出必以
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又大戴禮諸侯
遷廟之文但有奉衣服無奉主者則別子立所自出之廟
或主命而以幣依神或卽守祧所藏先王之遺衣服奉之
以祀固不必有主及禘而迎神就祖廟祭焉魯人習見乎
禘禮之行於周公之廟又不見其祭時有文王之主故直
以此爲周公之事耳獨是魯之禘既爲宗國禮所宜有而

孔子又有周公其衰之歎何哉葢魯禘嘗以季夏六月爲周之八月而僖公八年書秋七月則非其時魯禘當於周公之廟而閔公二年書禘於莊公則非其地又況致夫人躋僖公與夫喪未畢而卽吉禮旣灌而誠衰皆非禮者且據左氏所載邪十五年禘於武公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八年禘於僖公凡羣廟之祭皆謂之禘葢皆以禘禮行之此尤孔子所目覩而心非之者也若夫禮不王不禘則正以周公所自出者文王唐叔所自出者武王故可以用天子之禮樂而爲禘苟所自出非王卽不得有此禮葢諸侯之所自出或爲王者或非王者故著爲不王不禘之例以

別其等而王介甫吳斗南乃謂不王不禘之王爲來王之王非王者之王引國語荒服終王及周官四夷之君世見爲說夫韋元成劉歆韋昭所釋國語大禘則終王者謂一王終新王卽位行喪畢卽吉之禘豈得以此牽混不王不禘而謂禘禮一王之世止有一行也哉

禘祫之義古今紛淆其混禘於郊始自鄭康成而混禘於祫則實由於漢博士之王制按鄭氏注祭法謂祀天圜邱以嚳配之注大傳謂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注周禮大司樂天神人鬼地示則謂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主北辰地示主崑崙人鬼主后稷既分禘爲郊丘二處又分禘爲天地人三名一徃乖謬而其致悞之故則有二端一以祭法之文禘在郊上疑其爲郊之大者不知本經以祭之所及遠近爲先後郊及其祖禘及祖所自出爲最遠故先言之非與郊有涉也一則以爾雅之釋祭名但云禘大祭也不辨其天神人鬼地示疑凡大祭皆謂之禘不知本文下與繹又祭也相連是明指宗廟之祭以其比祠禴烝嘗之時享爲大非總承燔瘞薶沈爲大也因此二誤遂生曲說故諸儒羣斥其非然禘固不可混於郊而亦不可混於祫周官明分追享朝享爲二事其禮則大傳小記明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禘也曾子問明言祫

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皆蹕又言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祫祭於祖爲無主耳是祫也名既不同禮亦各別自賈逵劉歆有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之說孔穎達因之謂取其序邪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夫禮既無二胡爲而有二名既有二名則必非一實是以諸儒各爲說以求其所以不同之故何休云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考周官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是功臣與祭在烝而不在禘卽盤庚云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亦未正言大享是禘惟商頌長發中及阿衡小序以爲大禘或殷禮有禘祭功臣配食之事然

周禮則固未嘗有此也張純云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如此則曾子問所云祫祭而祝迎四廟之主者謂何鄭康成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無昭主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無穆主如此則禘祭專及毀廟分三處禘之是禘於后稷文武而祭法獨言禘嚳又是何故王肅云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廟祫者惟未毀之主祫而已矣考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公羊穀梁皆有此說與曾子問所謂七廟五廟惟祫祭爲有虛主者同正是祫禮而以其半爲

爲禘以其半爲祫果何據乎袁準虞喜云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考祭法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正指祫祭而言若壇墠有禱祭之無禱乃止禱者非常之事與祫何關且周人禘嚳郊則后稷宗則文王亦與禘無預而石室又屬何主於經無文豈卽嚳乎凡此皆欲分別禘祫所以不同之故而舍大傳小記曾子問之明文妄生穿鑿故說愈多而旨愈晦致堂胡氏則曰禘祫皆合食也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於太祖廟合羣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上下之殺也諸侯無禘而當祫天子無祫而有禘鄱陽馬氏亦曰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卽繼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其文意似共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以言禘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祫必有功勞見之於君許之祫則干祫可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若大傳文諸侯之下更有一祫字則其義尤明此二說者皆以禮之不王不禘爲據而辨禘祫爲上下之差視諸儒爲有識故近代多宗其說然謂禘祫並爲合祭則仍是混禘於祫而不能無誤蓋禘之爲合祭諸經並

無其文惟春秋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公羊穀梁皆云祫祭杜預直釋爲禘故致後人疑於二禮之爲相通實則左氏未言祫亦未言禘是二傳之言祫者爲得其眞杜氏特臆測之耳禘之合祭經既無文而周官明列追享朝享爲二亦不得謂天子有禘而無祫則其說雖似近而實非也惟唐陸淳趙匡斷然依大傳小記以釋禘引曾子問以定祫千百載之訛謬始爲廓清故朱子取之信齋楊氏述而証明之禘祫之義乃昭然若揭日月然禘祫之時月未能確有所據而魯禮得失之故亦未深審其源流故執禮記以攻左傳且執禮記以攻禮記馬貴與既有違言而時祫大

祫楊氏猶不免仍惑於王制也夫言禘祫之年月者莫詳於鄭氏其注周官王制及詩商頌皆云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楊氏辨之謂始讀鄭氏三注意其必有昭然可據之實及考其所自來則出於春秋魯禮及緯書夫溺於緯書之僞而不悟其非此鄭氏之蔽惑不足責也謂出於春秋魯禮者並無事實可証乃專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二事穿鑿傅會以文致其說而已夫禘祫二事其源各異本不相因僖公之禘未嘗因乎祫文公之祫未嘗因乎禘也今其說曰文公二年既有祫則僖公二年亦必有祫僖公八年既有禘則文公八年亦必有禘事之本無既牽合影射以爲有又增宣公八年之禘以明之謂僖宣八年皆有禘考於春秋宣公八年有事於太廟未嘗有禘文乃鄭氏駕虛詞以多其証後世所以信鄭氏者以其所據者春秋也而鄭氏所據者乃是以無爲有駕虛爲實取閔僖僭竊之禮以明先王禘祫之正禮既三注其說以經又以此推演爲禘祫志注疏盈溢文不勝繁故觀者莫辨諸儒靡然而從之是皆求其說於鄭注之中未嘗以經而考注之眞僞也此其闕鄭氏之失可謂明白切至矣然禘一犆一祫之文見於王制五年而再殷祭之文見於公羊

此確有所自非若所引春秋爲約畧想像之說則以是而誣鄭氏鄭氏不受也且鄭氏固亦明言此爲魯禮矣盖魯爲諸侯本不得備有四時之享止宜以三時分祀其禰祖曾而高祖之祀以歲事祫之又魯屬宗國得繼別子所自出其別子所自出之祀則以歲事禘之然因其國在東方宜朝於春故時享之四廢其春祠者歲事之春禘亦卽移之於夏且因其國或有故春朝而遲至秋覲則歲事之祫不得行於秋者許其祫之於冬此其制禮之初本如是也東遷後魯既不朝春恒在國遂以夏礿移之於春又廢秋冬之時享而並爲祫祀於是以春礿夏禘秋嘗冬烝爲四時之常事而禘與祫混時享與歲祀淆矣且初禘於周公者繼遂徧及羣公之廟而逐廟徧禘復苦其煩皆合太廟又嫌於疏則又爲犆祫間舉之制此其末流之失然也然當時行禮實是如此故左氏言特祠於主卽春礿之犆祭也烝嘗禘於廟卽三時之祫也禘於太廟卽祫禘也禘於莊公禘於武公禘於襄公禘於僖公卽犆禘也春秋常祭不書故經不備見而其所謂春礿夏禘秋嘗冬烝與夫禘一犆一祫者必當時行之當時之人習見之是以左氏載之於傳而公羊遂有五年再殷之言殷者盛祭之名謂一年犆禘一年祫禘凡五年而祫禘者再也如甲之年特乙之年祫丙之年

又特丁之年又禘戊之年
又特是五年而爲祫者再
漢初諸經未出博士既援據之以爲王制而緯書起於元成之際又往往附於公羊之言

鄭氏六藝論云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又釋何休穀梁廢疾云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有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不足以斷穀梁也今觀文二年大事於太廟穀梁所云祫祭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云云與公羊說同而獨無五年而再殷之語信乎其善於經矣

因而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文光武深信緯書凡國之典禮大事類皆取決於緯故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純即以緯之三年五年者奏由是言之誤以魯禮爲禘祫之正者王制也以五年再殷開緯書之端者公羊也溺緯書之僞以定禘祫者光武張

純也康成但踵襲其非而不能駁正之耳乃康成既負爲通禮大儒踵襲其非不能駁正後之諸儒又唯其言之是聽王肅最爲不信鄭氏猶以禘爲五年殷祭之名况其他乎然諸儒雖俱本鄭氏五年再殷一祫一禘而爲說又各不同高堂隆言喪以奇年畢則祫亦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其謂五年再殷者是前三後二禘後四十二月而祫祫後十八月而禘也徐邈言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其禘祫之次則前二後三也陳舒言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過三又十一年殷十四殷凡間含二則十年四殷通典言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

之禘禘之本故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三年則各爲之孔穎達言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每於五年之內爲此二禮據其年端數之故言三年五年其實禘祫自相距各五年非祫多而禘少楊勛則謂禘三年而祫五年徐彥則謂禘祫同三年但時異耳諸儒既各爲之說而後世朝廷集議又無所折衷以致疎遠不均遠近無準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並爲再合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支離乖失靡所適從何莫非五年再殷一祫一禘之說階之厲乎夫周官明云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則是禘祫二者間於四時之中爲一歲一行之事何疑乃趙匡陸淳知諸儒

混淆禘祫之非而其言禘仍爲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之說楊氏又謂祫祭有二曾子問所云祝迎四廟之主與王制所云祫嘗祫烝者爲時祫三年一祫五年又祫凡五年而再殷者爲大祫則亦與馬貴與之分大禘時禘爲二祭者何異矣蓋公羊之所謂大祫者直據魯禮之末失烝嘗皆祫故此爲大耳實則周官之朝享歲止一祫復何從有大小之分穀梁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嘗也者即朝享之行於秋而祭法之所謂饗嘗祭義郊特牲之所謂秋嘗與春禘對舉者也若謂大祫兼毀廟未毀廟之主而曾子問止及四廟故爲時祫不知此據諸侯之祫祭以

主之出廟入廟爲言葢其毀主皆藏於太祖之夾室素在
太廟故不迎不迎則無出廟入廟之節故不及毀主而止
及四廟然又言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則明天子之
祫皆及二祧矣此與公羊穀梁之說本爲一義毀廟之主
皆陳於太祖謂之陳者卽明其素皆藏於太廟今但出而
陳之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謂之升者卽明其
自本廟而來升於此也然則祫一而已安有大小亦安有
三年五年哉王於二祭之時張純謂禘以夏四月祫以冬
十月鄭康成謂禘以孟夏祫以孟秋崔靈恩則但云禘以
夏祫以秋不分孟仲曹述初則直謂禘祫有定年無定月

今考春禘秋嘗既見於祭義郊特牲而中庸言春秋修其
祖廟下卽申之以禘嘗之義則其爲春秋二時審矣周官
又以此稱四時之間祀若言孟仲不在四時之間則又知
其必春秋之季而明堂位之言季夏六月乃是魯禮與天
子不同孟獻子言七月日至又屬追憶傳聞之語均不足
以爲實證也若乃馬融王肅以爲禘大而祫小鄭康成謂
祫大而禘小楊氏謂祫者合毀廟未毀廟之主祭之禘又
上及其祖之所自出則禘大於祫且爾雅特言禘爲大祭
以馬王之說爲是拙齋林氏亦謂禘天子之祭名諸侯無
禘得祫禘尊而祫卑今按周官平列追享朝享爲間祀未

嘗有小大之分卽爾雅之言亦以其較祠禴烝嘗之時享
爲大非與祫較也惟以所及之遠近言之則禘爲遠以爵
等之上下差之則禘爲尊至其禮文之隆殺經無其文又
孰得臆定其大小乎

時享以仲月取四時之中子午卯酉爲四正也周官言仲
夏教茇舍獻禽以享礿仲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舉二時
而春秋可知自董仲舒作繁露云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
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
進初稻也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鄭氏注禮遂謂祭以首
時薦以仲月歷代並因其說孔穎達又引晏子春秋云天

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
祀周公於太廟周六月是夏四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
爲之譏其不用六月也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
非正祭也今按礿烝爲夏冬二祭之正名苟止爲田而獻
禽則禮同乎薦不得以正祭之名稱之既以享礿享烝爲
辭則其爲正祭審矣孔氏附會鄭注不肯正其非甘背聖
人之經反以經爲非正何其傎乎且晏子僞書又何足據
卽明堂位所說亦是歲祀之禘與時享何關況季夏六月
乃是夏正並非周之六月周禮之所謂正歲者當時典禮
皆用此以紀故逸周書謂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

是也服虔注左傳則謂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又謂凡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祫祭時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並用孟月凡此紛綸之說皆於經無據不足信也

玉藻言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此因日祭而食其餘故謂之餕禮餕餘不祭故直云奏而食無祭肺之文其朔月太牢則月祭禮盛於日祭亦日中而餕其餘此太牢因月祭而具故下文曰君無故不殺牛君者通天子諸侯而言明不以口腹之欲用大牲也

諸侯舍日無日祭之禮則其食不謂之餕而當食必祭始爲飲食之人故曰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惟朔月有月祭則用少牢焉先儒不察此爲日祭月祭之禮止視爲天子諸侯飲食之常事遂多曲說鄭康成云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意以天子日中而餕諸侯之日中亦同諸侯言夕食天子之夕食亦然天子言餕則諸侯亦餕諸侯祭牢肉則天子亦祭牢肉不知天子之不祭者以其餕日祭之餘諸侯之不餕者以其非日祭之物天子諸侯禮異故經文别而言之安得謂其互備乎且日祭之餘物惟於日中一餕之而已其朝夕之食别用庶羞不用此日祭之物故周禮膳夫王日一舉殺牲盛饌爲舉即日中而一餕此日祭之少牢也鼎有十二物亦即此少牢爲之楚語觀射父言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舉對祀言祀指四時之享則舉乃朔月之食非日一舉之舉也其朝夕之食不餕祭餘則謂之燕食故膳夫職又云王燕食則奉膳贊祭此非日祭之物則其祭肺祭肉與諸侯同矣鄭康成注膳夫贊祭謂奉朝之餘膳所祭者牢肉則夕亦餕矣經何以獨言日中乎孔穎達又以周官所言日一舉者爲日食太牢疑玉藻所記之非且謂所云君無故不殺牛者君字惟據諸侯以天子日食

太牢無故亦得殺牛此皆不知有日祭月祭之事妄生揣測不得其故輙以疑經可歎也

禮凡遭喪不祭則祭必於三年喪畢明矣然祭有常期而喪畢無定時使喪畢或距祭期尚遠既已從御復寢諸事如常而廟祀必俟其時然後行不亦疏而怠乎且喪已畢死者之主前此祔於祖者今將遷入於禰廟而自禰已上皆將遞遷有親盡而當毁瘞者古人行事以漸必無不行預告而遽行遷瘞之理況一屆正祭之期則新主亦必有事苟祭而後遷是新主不得正其爲禰也故士虞記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即禫月禫祭死者吉祭

則祭其舊所祀之禰祖曾高一以見喪畢卽修祀事不敢怠緩其祖先一則以將爲遷廟而先以遷瘞之事告謂之吉祭者則以前此居喪在凶服之中今始卽吉而祭也猶未配者以久曠之後初行吉禮事從簡畧亦復之以漸之意也其禮則儀禮之特牲饋食是已既行吉祭乃從而舉遷廟之禮大戴禮載諸侯遷廟云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齊祝宗人及從者皆齊從之日君元服從者皆元服從至於廟君臣如朝位君入立於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宗人擯舉手曰有司某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某侯

成廟將徙敢告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君降立於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至於新廟筵於戶牖間奠於西序下脯醢陳於房中設洗當東榮南北堂深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於席上祝奠幣於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於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於皇考

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於新廟敢告再拜君就東廂祝就西廂東面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間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潔爲而明薦之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祝徹反位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乃曰擇日而祭焉此葢儀禮之逸經高堂生所未及傳而出於淹中者雖其禮專言諸侯而上而天子下而大夫士當無大異所云成廟將遷之新廟者謂禰廟修成將遷死者而奉之爲禰也云君元服從者皆元服從至於廟者謂死者之主卒哭之明日卽已祔

於祖廟今就此而告之也云奉衣服不云奉主者謂此但導其神往禰廟而主尙存祖廟俟祫享乃遷也云筵於戶牖間升奠衣服於席上不云入室者謂未祫享則死者之禰主尙在室中未得卽奉死者之衣服於室也云擇日而祭者謂此事畢更擇日而行祫享之禮乃各以其主遷也葢前此既葬而祔於祖而祔前先爲三虞以虞度其神之能合於祖與否至卒哭而稱成事以祔期告明日乃以其班祔焉今喪畢將奉死者之主入於禰廟則自禰以上皆須遞遷而親盡者且將毀瘞故禫月先爲吉祭告以遷瘞既祭矣猶未卽遷也先奉死者之衣服導其神以往卽於

禰廟而主仍留祖廟卽禰廟之舊主亦尙不移至所擇之期則天子諸侯並迎四親之主與親盡之主同祫享於太祖之廟祭畢還主之際當瘞者瘞之當祧者祧之於是死者之曾祖還主於高廟死者之祖還主於曾廟死者之禰還主於祖廟而死者之主卽入於禰廟不還於祖矣大夫士干祫及其高祖則祫享之時奉其禰祖曾及新主並祭於高祖之寢既祭而瘞高之主正死者之曾於高所居之寢還死者之祖於曾所居之寢而死者之禰反於祖廟死者之主入於禰廟矣皆因合享還主之際而爲之祧遷毁瘞之事泯乎移徙變置之形禮之所爲有節有文不徑情

以直遂者此類是也乃注疏之釋吉祭謂當四時之祭月則於廟行四時之祭不知祭有常時何以能適逢於禫月敖氏以吉祭卽祭此死者則禫而祭今又吉祭不特其數而煩且何以孝子之母必先其父而卒乃立此未配之文也吉祭之禮既已不明遷廟之祭復譌爲禘遂謂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紛紛之辨自此始矣

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鄭注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今案壇墠爲有故而禱不得爲祫況大夫三廟得祀太祖士雖二廟而宗子繼高祖者亦得祀及高祖則安得以無廟壇墠言之石林葉氏曰大事大功也省察也干上達也大夫既不得祫然有大功見察於天子則視諸侯上達而祫其毁主然必有大功而後祫則非大夫士之通制且大功何以言爲大事又本經止云及其高祖亦安得及高祖以上之毁主乎蓋大事云者卽春秋所書文二年大事於大廟乃喪畢遷廟之祭也省減也殺也干者以下而用上之禮也謂君之祫享在太祖之廟此大夫士以下而干上禮但及高祖視其君爲減殺也然大夫亦有太祖之廟而合享止及高祖者則又以大夫高祖以上親盡之主直從毁瘞不在太祖之夾室故喪畢

而遷廟禰移於祖祖移於曾曾移於高而高則瘞之不若其君之親盡者由廟而遷夾室由夾室而後毁瘞亦所以著其降殺之禮既無夾室之遷則於太祖之廟無所事故不及也以此推之大夫士之身非宗子於其親之喪畢亦得奉其當遷當毁之主合享於宗子之家而卽其還主之時遷之毁之矣

喪畢而吉祭吉祭者特祭於羣廟以遷祧之事告也既吉祭而遷廟則有祫享謂之大事以其祭畢還主之際毁者毁遷者遷以子孫而變置其宗祖其事爲大也吉祭行於羣廟不及新主而舉於禫月一廟一祭亦不爲合享春秋

閔二年夏五月吉禘於莊公此經書禘之非禮之始葢禘者祭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周室既衰典章廢壞附會於尊魯而賜重祭之說凡合祭大廟特祭羣廟往往皆爲禘禮此吉祭也而用禘禮又不於羣廟而於新主故特書吉禘於莊公以著其失其未可以吉而吉之非則不必言葢莊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止二十二月讀者但據年月觀之即知其未滿三年無庸於特說而三傳但以其速於即吉譏之不亦淺乎遷廟而祫葢在禫之次月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公穀以祫祭釋之是也然其失禮之甚在逆祀故特書躋僖公以著其非而僖公之

薨在三十三年十一月至此甫二十一月未可以大事而大事亦止就年月觀之即見不必別著也乃自先儒不知以禘爲吉祭之非又以吉祭與遷廟之祭混而爲一遂謂喪畢有祫祫前有禘不知喪畢之祫爲遷廟之祭與常年之朝享無涉其祫前之祭謂之吉祭不得爲禘亦祭於羣廟與新主無關今乃以爲新主入廟特爲此祭謂之始禘謂之小禘以春秋失禮之事爲正禮何其舛耶

先儒說儀禮特牲饋食爲士之祭禮少牢饋食爲大夫之祭禮千數百年未有異義其所以爲此說者一以王制玉藻皆云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故謂祭享之屬明大夫之祭用羊士之祭用豕然經但謂無故不殺而已未嘗謂有故而大夫必用少牢士必用特牲也一以孟子云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明士祭以特牲之三鼎大夫祭以少牢之五鼎然樂正子止言鼎數而已亦未嘗言三鼎者必特牲五鼎者必少牢也且既夕即士虞禮之下篇而遣奠陳鼎五於門外則士而用五鼎矣有司徹爲少牢饋食之下篇而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鼎則大夫而用三鼎矣又天子之郊以特牲而諸侯之社稷以少牢則非大夫士而郊社大祭且用特牲少牢矣是則特牲少牢者視其所祭爲差非以大夫士之爵差

也故曲禮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明著大夫得用太牢士得用少牢之禮雜記則曰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葢上大夫近於君下大夫近於士而禮器之文直云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君子通大夫以上是大夫既明許其可用太牢匹士用太牢乃爲攘則用少牢亦禮之所許矣春秋襄二十二年傳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夫如此而謂之薄祭則其前此必祭以少牢殷以太牢可知是又大夫用太牢之明証也乃自鄭氏以特牲少牢

定爲大夫士祭禮之差而他不可通則强解之以曲禮所言爲王朝之大夫士儀禮饋食二篇爲侯國之大夫士雜記及既夕遣奠是喪禮攝盛而加一等然皆臆撰於經實無明據也且儀禮本稱士禮而此二饋食即次於士喪士虞之後而不別其爲士與大夫則亦士禮已耳葢士禮有用特牲者有用少牢者猶之喪奠皆特豚而遣奠獨用少牢虞祔仍用特牲以所用之禮而異也其禮之異奈何特牲饋食者禫月吉祭之禮也前此在喪三年廢祭至是禫而從御人道復常則祭於祖禰高曾以示其急於祖宗之歲事而不敢緩且當以遷毀之故預告也是以其禮之首

日不諏日明其即在禫月非若常祭預諏前月下旬之丁巳以筮來月上旬之丁巳也筮日筮尸之詞曰孝孫某自死者之禰以上主人皆謂之祖而自稱爲孫也曰諏此某事某事者或遷或瘞之事也曰適其皇祖適往也言或遷或瘞其神皆當往依其皇祖猶告虞告祔之意也其不曰以某妃配某氏者以初吉祭畧之即士虞記所云吉祭猶未配也用特牲者亦以初吉故從殺畧也其宿賓之擯曰某薦歲事不云某事者以或遷或瘞其祭賓皆涖之一告而無庸更端統謂之歲事以見此爲喪畢急於祖宗之歲事未即以此祭爲遷毀也其禮於加爵之後有嗣舉奠尸

出又遣舉奠入餕者以前此之祭皆父爲主人而已但爲子姓今已爲主人而已又有嗣所以著代明祖當遷乎上宗乃得易乎下也主人冠端元不朝服者以其尚在禫月之中也不賓尸者亦初吉禮殺也此其所以次於士虞禮之下而祔練祥禫之祭經皆不著記云其他如饋食謂其自凶趨吉附於此與虞禮之間行之也若少牢饋食乃是士常祭之禮但士之常祭歲止兩舉春物未成祭高曾於寢其禮殺秋物備具而祭祖禰於廟則其禮詳此用少牢葢秋而祭其祖之禮矣故其詞言用薦歲事於皇祖歲事即國語所謂舍時而有歲祀者也以其爲士常祭之禮故

又次於特牲吉祭之後而此二篇並言尸不言主者則以其吉祭常祭皆是特祀非合享特祀則主自在廟室之中迎尸之前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祝即其向主而拜向主而祝矣無所爲迎主之事故不必特著之自先儒强分爲大夫士之別而吉祭之禮亡士常祭之禮亦淆惑而多曲解也

# 三禮陳數求義卷十

候官　林喬蔭　學

## 祭儀上

白虎通曰祭所以有尸者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所寫洩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此明祭祀用尸之故最爲精切葢古人通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實洞然有以知鬼神之情狀故能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也杜氏通典乃以爲上古樸陋之俗聖人制禮時未盡革者謂今去之爲是然考禮惟喪奠無

尸故檀弓云虞而立尸又惟祭殤無尸故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祭殤必厭葢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又惟庶人之祭無尸大戴禮云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今祭而去尸是吉禮而同於古之喪奠成人而等於古之三殤有祿而齊於古之庶人豈禮意哉且禮不唯宗廟之祭用尸而已周官太祝凡大禋祀逆尸令鐘鼓相尸禮又云凡祭示逆尸相尸禮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迎尸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盟墓人祭墓則爲尸詩序絲衣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國語晉祀夏郊董伯爲尸尚書大傳舜入唐郊丹朱爲尸石渠論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白虎通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爲尸是凡天地社稷山川羣祀無不用尸者自後世尸廢而象教興土木之形徧於海內衣冠僕隸鬼物變相終古儼然由是內外祭祀誠敬之意微而禍福之說盛矣

檀弓曰虞而立尸又曰既窆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此祭用尸之始葢前此親之尸柩尚存而未葬以生人事之故奠而不祭今既葬而親形已藏則立尸以象其形以係孝子之心焉其爲尸之人據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鄭注異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賈疏釋之曰異姓婦也者以男無異姓之

禮故也孫與祖爲尸孫婦還與祖姑爲尸故不使同姓女爲尸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者男尸先使適孫無適孫乃使庶孫女尸先使適孫妻無適孫妻使適孫妾又無妾乃使庶孫妻卽不得使庶孫妾以庶孫之妾是賤之極者諸儒之解皆同斯義今按本文言男用男尸女用女尸卽繼之曰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明是總承男女而言若專指女尸則當申之曰女尸必使異姓不則亦當云必使適婦乃辭未別白而臆斷其爲專言此不兼彼未確也且注疏所以爲此者以男尸必用同姓且必於所祭者爲孫之倫不知此爲虞祭與他祭異葢禮葬日虞死者甫及三月其孫

之倫尙未變麻卽葛其迎尸之時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自尸入門升階入戶至告利成出戶降堂出門丈夫婦人並有哭踊之節使其孫爲尸能晏然成禮乎且不特齊衰重服不可爲尸卽大功以下亦俱在丈夫婦人哭踊之列者故記特著之曰必使異姓以此虞祭非若他祭同姓者哀未忘不可以成禮也其不使賤者則以其配尊凡男尸女尸必用尊貴之人爲之不可使臣僕妾媵也惟其爲異姓故於三虞之後卒哭獻畢行餞尸之禮餞者送行之名謂以後皆用同姓爲尸其異姓之尸止此事畢則送之也明日以其班祔其禮如特牲饋食之事蓋其祭自凶而愈

趨於吉哀亦漸殺而不及其初其尸則記云用嗣尸嗣者孝子之子死者之孫曾子問所謂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卽此是也練祥及禫並是喪祭則亦並用嗣尸至禫月吉祭則又不用嗣子而取於同姓之同昭穆者故特牲禮前期而筮既筮而宿也蓋自初虞以至吉祭尸凡三易虞卒哭用異姓祔練祥禫用嗣子吉祭以及常祭皆用同姓注疏既以虞祭卽以適孫爲尸於祔之用嗣尸則曰自虞至祔唯用一尸夫旣止用一尸而不易則卒哭獻畢未徹胡爲其急餞之敖氏知虞祔當爲異尸而曰嗣尸主人子行之次於爲虞尸

者以次相繼而用之果爾則設主人之子止有一人將仍用其爲虞尸者抑舍之而別取同姓乎且同姓之爲主人子行者多矣旣不用筮又焉擇而使之耶蓋虞祭爲易奠之始禮尙屬凶凶則從畧故可以無尸祔祭趨於吉矣吉則必不可以無尸故記直云用嗣尸不著其無尸之禮若何而曾子問則曰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以明尸之必有孫幼亦可同姓亦可所以通其窮而不至於缺非若三虞卒哭之尸必用異姓貴者無則可以畧之也如注疏說虞卒哭無尸謂無孫列可使則旣以同姓可通又奚憂其不足且虞卒哭可無尸將祔練祥禫亦可無矣

經記復何以不一著之耶至於禫月吉祭則此嗣子有舉奠餕食之事固不得爲尸且此與常祭並是吉禮更非若祔練祥禫之尙在喪服中者使必用嗣尸則或未有孫或孫尙幼尸旣不容不立而必使人抱之豈所以肅祀事而彰盛典卽有其人而未嫺於禮習於禮而未當乎神亦豈得以濫用故必前期而筮旣筮而宿而此不得復限於已之子行故通同姓之中擇其可者用之然則曲禮所云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爲父尸與祭統所云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皆專指祔練祥禫之祭爲言卽曾子問所謂祭成喪之禮也曲禮又云爲人子者祭祀

不爲尸是指禫月吉祭及歲時常祭所筮而宿之者也而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見他經特於虞禮之記言之正以明其專屬乎此非他祭之所通矣

何休注公羊云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毛氏詩傳云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鄭箋云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孔疏曰王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也此言公者卿六命出封則爲侯伯故得以公言之賈公彥儀禮疏云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皆取無爵者無問成人與幼皆得爲之若天子諸侯雖用孫取卿大夫有爵

者爲之故鳧鷖祭尸之等皆言公尸今按曾子問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是諸侯以卿大夫爲尸經有明文謂諸侯不以卿爲尸嫌其尊近不便於稽首拜尸者誤矣又言祭成喪者必以尸尸必以孫明指喪祭則謂大夫士凡祭皆不以臣爲尸俱以孫者亦非也葢公尸者先公之尸周之追王止於太王自祖紺以上皆爲先公禮統於所尊則公尸乃太祖后稷之尸非就爲尸之人而言卽朱子謂秦已稱皇帝而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以証周雖稱王而尸尙仍其舊爲公尸者恐亦臆揣而無據也然周后稷旣有尸則祫享之時七廟當共有七尸而禮器言周旅酬六尸者鄭注謂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是也陸農師乃以爲時祭不指大祫周九廟而六尸葢指成康之世文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不知周制並無九廟而時祭亦止特祭各廟安得有旅酬六尸之事此欲與鄭爲異而不自知其說之舛也孔穎達又謂大祫多主雖云六尸者毀廟無尸則亦非是逸禮祫於太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毀廟卽祭法所謂遠廟爲祧有二祧者二祧故二尸乃高祖之祖與高祖之父幷四親爲六矣先儒不知二祧止祀高祖之祖父謂凡高祖以上毀廟之主皆在於祧因有大祫多主毀廟有主無尸之說鄭氏禘祫

志則謂后稷廟中昭穆尸各一后稷尸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據其所言是祫於太祖止有三尸亦安有六尸旅酬者與禮器之注已自違背況尸以象神安得享衆神而共一尸者孔氏從王肅謂毀廟無尸則又與逸禮不合且無尸而祭是殤之也毀廟何故殤之諸經豈容無說若亦有尸則不應止六是皆昧於二祧之止爲二世合四親太祖爲七世二祧以上卽從毀瘞乃祭法所云壇墠禱之者本不與合享故尸之數止此也若李氏三禮辨又疑宣王之世后稷東向先公不窋以下十二尸先王太王以下十三尸每尸各有豆

遷之屬疑室中之地不足以容其禮亦非一日所能行此尤
屬悮會夫周除后稷不受族外所有六尸自武王有天下
以至卜世三十皆是如此豈有隨世輒增之理其昧於禮
意固不足辨然其致悮之由則亦先儒謂高祖之上通爲
毀廟不限二世有以啓之也
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
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士虞禮記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上服
是其生前最上之服此其常也若論其變則貴賤無定如
喪服小記所云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
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

士服是尸有不盡用卒者之上服何哉葢禮緣情制亦以
義斷父本無爵而子有爵不敢以己爵加之服其生前之
服固也然周官司服言享先公以鷩冕王亦降等不服袞
冕以尸服鷩冕已以袞冕臨之非所以致其敬故爲之屈
而弗敢伸則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於士之家既不用
天子諸侯之禮樂而享其祭者獨冕服以臨固爲弗類且
士之祭所使爲尸者取於同姓之子行儼然服天子諸侯
之服於心亦從不安故不用死者之服而從生者以云稱
也注疏乃謂父以罪誅不成其爲君故不得服其爲君之
服是以子孫而追削其宗祖之爵有是理乎

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鄭注出郊爲外事引春秋
甲午祠兵爲証崔靈恩亦云外事用兵之事內事宗廟之
事此以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二者分內外孔穎達則
日內事郊內之事外事郊外之事今按事之所包者廣不
止戎祭二端亦不必以地之在郊外郊內爲別葢凡事神
接人有涉於外者皆外事有涉於內者皆內事故馬睎孟
云師田外祭之類外事也冠昏內祭之類內事也陳可大
於外事更以巡守朝會言之是已然祭祀郊社爲外宗廟
爲內而郊特牲言郊用辛社用甲者葢郊社大祭不在內
外之例郊屬陽而用柔日之陰社屬陰而用剛日之陽取

陰陽互備之義故記特著之以見與常事之外剛內柔者
不同召誥郊用丁社用戊洛誥烝亦用戊則又是告祭並
與常異是記所云內事外事者亦祇就常事言之耳常事
內祭用柔日故春秋所載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十四年
秋八月乙亥嘗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宣八年六
月辛巳有事於太廟閔二年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昭十
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皆用柔日特牲饋食禮謂日
用丁巳者非言必以丁巳之日以十干之內柔日凡五若
丁若巳之類皆可以用下文云來日丁亥逸禮禘於太廟
亦日日用丁亥者葢舉一日以槩其餘丁亥爲六丁之末

明上此俱可用而乙之屬己之屬辛之屬亦并可由此推之也鄭注乃云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是柔日不論十干之丁己而但取十二支之亥與本文日用丁己之言背矣其諏日之法周官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少牢禮言筮旬有一日蓋祭祀皆於祭前之夕爲期前期十日卽祭前之十一日一據祭日一據前夕非有異也必十日者爲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其卜筮以前月下旬之丁己卜筮來月上旬之丁己不吉則用中旬又不　吉則用下旬所謂吉事先近日者凶事反之必更三旬者求吉之道三也穀梁言魯郊以十二月下辛

卜正月上辛不從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又不從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謂自正月至於三月皆郊之時故得轉卜三正不知魯之郊止是祈穀當在寅月與冬至無與經於周之正月言卜者乃卜牲而芻之三月者也若祭日用卜筮而不從者惟更三旬不更三月矣旣常祭用柔日而卜筮必於祭前之十一日在前月下旬故吉祭在禫月不得有諏日之事而特牲禮直云不諏日不曰日用丁巳下文亦止云來日某不曰丁亥明其在禫月之中或禫已在下旬不能遲至後月其爲吉祭非常祭之禮不確然可信乎哉

凡祭祀於祭之前夕爲期故周官太宰前期十日而卜日遂戒并祭日數之爲十一日禮器言七日戒卽祭統所謂散齊七日自卜日之日爲始也三日宿卽祭統所謂致齊三日并祭日則四日也特牲禮筮尸在前期三日之朝卽致齊之第一日旣筮云乃宿尸乃者繼事之詞謂筮已得吉卽以是日宿尸也宿尸之後方爲宿賓文不言乃蓋在宿尸之次日下文卽繼之曰厥明夕有陳鼎拜賓視牲告期諸儀又云夙興乃是祭日則宿賓爲祭前二日敖君遷謂筮尸宿尸宿賓皆同日則於經之所謂厥明夕夙興者不相顧矣盛氏世佐謂宿尸宿賓同在筮尸之次日則亦

非是蓋尸旣筮得吉卽當致神命告之何容遲至次日而宿賓若與宿尸同日則當於主人退之下言遂以明之且主人之宿尸子姓兄弟皆從而宿賓無之則其又一日明矣少牢禮云宿卽下文所謂宿尸視濯之事注謂前祭一日者是蓋先目其事也前宿一日宿戒尸則祭前二日也明日之朝筮尸吉乃遂宿尸視濯旣宿尸反爲期於廟門之外宗人曰旦明行事則並是祭前一日蓋其文稱乃遂又言旣宿尸反皆無越日隔昔之意明其同在一日盛世佐以前宿一日爲祭前四日明日之朝爲祭前三日者誤秦氏遹考以前宿爲祭前三日明日朝爲祭前二日亦非

也其二禮不同之故則以特牲爲禫月吉祭之事前此祔練祥禫皆用嗣尸今乃用同姓之昭穆與祖考同者事屬更新故前三日而先筮少牢爲常祭之禮所爲尸者素有其人故但於祭前二日宿戒之前一日筮遂宿之矣又特牲爲吉祭之初前此在喪三年久已廢祭今乃復舉則助祭之賓亦屬更新且前此父在則賓之助祭者助其父今已爲主人不敢必賓之助已也故親宿之少牢常祭賓之助祭非一日矣又奚煩親宿乎自注疏强分爲大夫士之差而特牲不諏日則曰士卑時至事暇可祭則祭少牢筮尸不前期三日則曰大夫下人君與士異宿戒尸則曰大

夫尊儀益多不宿賓則曰大夫尊肅尸而已賓及執事者使人肅之是皆附會而强爲之別夫大夫既位尊儀多則尤宜早辦其事而反以筮尸宿尸爲期并行於祭前一日之內何哉

特牲禮祭之前夕陳鼎設洗及豆籩鉶敦几席之屬宗人於主人拜賓之後視濯告濯具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潔然後請期曰羹飪少牢禮則祭前之夕但云爲期於廟門之外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諾乃退其所有陳設及省視諸儀皆在祭日先儒並謂士遠君而伸故視濯具與視殺異日大夫近君而屈故視濯具與視殺同日今按諸經所載祭祀儀節上下畧同而大夫有太祖之廟直與天子諸侯無異不以爲泰而必以視濯具與視殺同日爲引嫌何哉蓋特牲乃禫月吉祭之禮以遷毀之事告將一日而備及四親則行事不得不豫而爲禮亦不得不殺故視濯具視牲於祭前之夕其日以夙興舉事而禮止特牲不賓尸焉少牢則歲事之常禮止行於一廟日力暇給故陳設諸儀皆以本日爲之而請期之時直曰旦明行事旦明卽質明異於夙興且卽於是日賓尸也至天子諸侯儀物煩多雖止祭一廟而行事亦不得不豫故周官大

宗伯宿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大司樂宿縣并在祭之前夕以所當陳設者多而本日禮煩也而雞人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則亦以旦明行事其肆師之告潔告備小宗伯之告時告備俱在祭日與少牢同蓋各以其儀物之繁殺爲之節概謂大夫近君當避士卑可以不嫌而或避或否又復無定豈通論哉

禮經闕亡儀禮所存特牲饋食爲禫月之吉祭少牢饋食爲歲事之享嘗皆士禮也故接於士虞之下不必以士冠之其天子諸侯大夫之祭禮散見於周官戴記及諸經傳者脉絡猶可窺尋特爲先儒注疏所汨淆讀者遂多所眩

戫耳按周官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鷄彝鳥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是天子之享祠享禴與朝享追享皆先朝踐後再獻享烝享嘗則先朝獻後饋獻而朝事之始又皆有祼爲六享之所同焉朝早朝也踐陳列之貌如詩所云籩豆有踐者言陳列之而不獻也再獻謂主人之親獻者再酳尸一獻賓尸再獻也朝獻則不惟陳列而已且親獻焉饋獻卽饋食而酳也其所以不同之故則以生人交接之道有饗有食有

燕饗以致其敬食以致其養燕以致其歡既歿而接之以祭祭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故亦倣此三禮爲之朝踐視乎饗饋食視乎食賓尸視乎燕而所施則各因其宜蓋饗禮爲尊尊之道食燕爲親親之道子孫之祀其先必兼此二者故曰敬其所尊愛其所親春祠高祖夏禴曾祖與夫追享及其祖之所自出朝享祫羣主於太祖皆報本而反始追遠也則尊尊之意多故朝事全用饗禮而食與燕以一日而幷行秋嘗於祖冬烝於禰則所祭者近專於報本而親親之意多故朝行饗禮卽獻繼以饋獻又爲明日之繹以盡燕獻之情蓋愛餘於敬故曰饗而致之又

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也且春夏日長而物未大成禮亦未盛故可一日而兼舉三事秋冬日促而庶物備具禮儀亦殷故賓尸需之明日亦以因乎其時此又禮之所由有賓尸與不賓尸之異也大行人王待賓客之禮皆先祼乃饗是生人交接之道由祼而饗而食而燕以次行之故祭以接神倣諸饗食燕而六享之始皆先有祼亦與接生人者同但或一日而並行祼饗食燕或本日止爲祼饗食而燕禮以次日繼行則謂之繹繹者繼續之義爾雅謂之又祭而司尊彝所記惟據本日正祭爲言是以有朝踐朝獻再獻饋獻之異鄭氏不察乃云

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祀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饋獻謂薦熟時后薦饋食之豆籩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因朝踐之尊而得名再獻爲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獻備卒食之三獻其變饋獻爲再獻者亦尊相因據其所說是朝獻在饋獻之時再獻在朝獻之後經文何以先言朝獻後言饋獻且既朝踐饋獻是大名再獻朝獻是饋獻中之分節則經文止言朝踐饋獻可矣又何爲紛岐錯出以待後人之解說乎王安石云以朝事爲初獻則饋食爲再獻朝獻卽朝踐以籩豆言之曰朝踐以爵言之則曰獻饋獻卽再獻以序言之則曰再以

物言之則曰饋祼注疏差爲明白然既是同義經亦何必故異其文以分屬於六享之下觀於祼之文同則知經之文意同者不必異異者必不同而朝踐再獻朝獻饋獻以四節分配六享非無義矣

先儒言廟祭之禮皆爲九獻其九獻之節則祼時王與后各一朝踐王與后各一饋獻王與后各一酳尸王與后各一又諸臣一合之爲九陳氏禮書據大行人上公再祼侯伯子男一祼并不預於九獻七獻五獻之數王之待賓如此廟祭二祼亦當不在九獻之中因分朝踐三獻饋食三獻酳尸三獻謂三節皆王后各一諸臣各一引書太保秉

璋以酢孔傳謂報祭曰酢諸臣於禮皆酢以成之故司尊彝有諸臣之所昨之文今按本經三言諸臣之所昨皆有斝一指春祠夏禴一指秋嘗冬烝一指追享朝享非謂一祭之中諸臣有三酢也且朝踐以其陳而不獻故以踐名若有獻則與朝獻何別而經乃異其文明朝踐不獻而謂有二獻者固非謂有三獻者更謬況大行人所云九獻七獻五獻之等並指饗賓客之禮而言與廟祭無涉若果定爲士一獻大夫三獻子男五獻諸侯七獻天子九獻則諸經之言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者凡宮室車旗衣服廟祧殯葬之差經皆詳著其數不應於祭禮獨不之及也然則廟祭九獻之說經無明文未足爲據惟禮器有曰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情文上承太廟之內敬矣一節則其專指廟祭之儀而言可知蓋一獻之禮即國語所謂日祭周官所謂以肆獻祼享先王也日祭每日一舉止及祖考物省而儀殺故牲以少牢禮止一獻肆謂肆其牲祼謂祼以酒以所祭者親近而禮可以不煩故云質上經言一獻熟亦即指此蓋所用以祭者是熟物故日中而餕其餘此親親之道也三獻文則國語謂之月享周官所謂以饋食享先王者也祭於每月之朔及其高曾牲以太牢禮用三獻視一獻爲加故謂之文乃尊尊之道而物用爓介乎生熟

之間以高曾視祖考爲遠即事之之道亦介乎神與人之間焉上經所言三獻爓是矣五獻則時享之行於秋冬者以二時分祭祖禰亦親親之意多謂之察者察在也著也祭義之所謂致愛則存致慤則著也七獻者時享之行於春夏與夫追享朝享之間祀所祭者高曾也二祧也太祖也太祖之所自出也皆本尊尊之意爲之尊則主敬而事之以神故曰七獻神其所以有此五獻七獻之異者蓋秋嘗冬烝之禮先朝獻後饋獻朝獻倣生人之饗禮饋獻倣生人之食禮而賓尸倣生人之燕禮者不於本日而以次日續行則本日之正祭惟爲先朝事而後饋食朝之時王

后各一獻饋之時王一獻后一獻諸臣一獻合之爲五而專就王之獻言則朝時獻一饋時獻一故曰朝獻饋獻也春祠夏禴朝享追享之禮始爲朝事但陳列其牲物而不獻亦倣生人之饗禮傳所謂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與記所謂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饑而不敢食者及薦熟以後乃倣生人之食燕二禮并行之於一日蓋尸卒食而後王與后及諸臣各一獻爲酳尸之三獻於是遂行燕尸之事王酬尸四獻也長兄弟加爵於尸五獻也賓長獻尸六獻也利加爵於尸七獻也七者皆行於薦熟以後自尸言爲受獻者七自王言則酳尸一獻賓尸一獻故曰再

獻也烝嘗爲祖考之祭於親爲近秋冬又當備物之時是以諸經所散見之祭禮多屬朝獻饋獻之事禮器所云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亦正指烝嘗而言壺卽饋獻之兩壺尊缶蓋卽朝獻之著尊以此益知五獻爲烝嘗之禮至於祭統所言尸飲五尸飲七尸飲九則是專言燕尸之事五七九據尸之所飲者言與獻無預故謂之飲不謂之獻而獻卿大夫士與羣有司則視尸之飲爲節亦倣於燕禮之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之義也先儒以一獻三獻五獻七獻爲泛指大小之祭祀且拘拘然

係獻數於服章而周官六享之儀遂無有論辨之者矣

諸經所載多屬烝嘗之禮以祖考近親秋冬備物而禮又達於上下故也然子孫所以祭其祖考者何也以祖考本人也歿則人而神之矣故朝事以前用神道事之薦熟以後用人道事之夫旣爲神子孫安能知其所在是以求之於祭之始郊特牲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尙曰求諸遠者與禮器亦曰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爲祊於外故曰于彼乎于此乎

二經所記畧同皆謂始祭求神之事而其所以求之之道不外陰陽二端而已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敎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此言人之有生氣與形合死則魂升而魄降判然相離祭者欲使旣散之魂氣與體魄復合而同於生人故旣立主以依神復設尸以象形凡以冀祖考之神與形仍存而不散然神與形詎能以卽合則必竭吾之精誠而有事於求求之又必於其類而

一第一〇〇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 10 頁

後可以聚其渙氣屬陽故求之於陽魄屬陰故求之於陰郊特牲所云詔祝於室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皆求之於陰而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亦求陰事也其云坐尸於堂用牲於庭索祭祝於祊皆求之於陽而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亦求陽事也求之乃所以報之故祭義既言鬼神氣魄之理卽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間見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二端卽氣魄二禮則求陽以報氣求陰以報魄二者之禮皆於朝時行之是建設朝事乃所以求氣魄而報之也郊特牲亦云魂氣歸於天形魄

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明於彼於此所以不憚求索無非欲慰乎僾見愾聞之實而已至求之既備而知其氣與魄無異生人乃薦熟物而以人道養之詩言神嗜飲食又言神具醉止若寔見乎神之歡欣醉飽然者此子孫所以事其祖考之意也然則諸經所言祭禮緒若紛繁而寔止分爲三大節始求之中養之終樂之而烝嘗之樂尸以次日則始之朝獻事之以神神尊而禮行於堂繼爲饋獻事之以人人親而禮行於室自天子諸侯大夫無異者禮器載子路與於季氏之祭室事交乎戸堂事交乎階明大夫亦有堂事爲求神之始惟士秩卑而禮殺止有二廟而歲僅兩祭春祀高曾於寢未能備物亦無由備禮秋之享嘗是其殷祭然祖考親近則親親之意多故無朝事而直爲饋食而始而祝奠於室中繼而迎尸於門外亦猶是求諸陰陽之義且儐尸并在於堂與天子諸侯大夫無異先儒分其不必分而合其不可合故經旨多岐而祭禮之節次亦多所窒礙也

特牲禮未迎尸之前主婦薦兩豆設兩敦兩鉶主人及佐食宗人舉鼎載於俎設於豆東魚次腊特於俎北祝洗酌奠奠於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卒祝主人再拜稽首少牢禮未迎尸之前亦云佐食上利執羊

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序升自西階相從入設俎主婦設敦黍二敦稷二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剛鬣柔毛嘉薦普淖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主人又再拜稽首先儒並謂此時尸未來先酌酒以饗神爲神不爲尸謂之陰厭厭之爲言飫也以其在室西南之奧當室之闇故曰陰天子諸侯大夫之禮未有明文按周官太祝凡大禋祀肆享則執明水火而祝號左肆享祭宗廟也禮運首言祭事亦曰作其祝號元酒以祭元酒卽明水蓋於迎尸之前祝先釋詞於室主與特牲少牢禮畧

司但彼士禮先已殺牲得有俎豆敦鉶之設此則尙未迎牲全以神道事之而用明水火以祝郊特牲祭統並謂之詔祝於室蓋此止是祝之事主祭者未有薦獻之儀惟盥潔其手以待事易言盥而不薦正指主祭者方此時敬以待事之容而司尊彝所著六享行禮之次皆以祼爲首事不及此者亦以祝之事非主人之事也祝既告畢則出而迎尸特牲云祝迎尸於門外少牢云祝出迎尸於廟門之外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蓋自士達於天子皆不親迎尸惟使祝迎之於其次次尸所居帳也周官掌次云凡祭事張尸次蓋設於廟門外之西尸先入此居之爾雅釋宮閍謂之門李巡注閍廟門也郭璞注引詩祝祭於祊蓋閍卽祊以其屬於廟門故字从門又以其祭而張尸次於此故字又从示祝祭於祊則正祝迎尸於廟門外之事也郊特牲曰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此言主人求神彷徨無定之意遠人卽指尸言謂其自外至者意神之或附其身故申之曰祭於祊尙曰求諸遠者與以爲既疑神之或附於遠人而遠人尸也尸之次在廟門外之西求之於此冀其或在尙者庶幾之詞尙曰求諸遠卽或諸遠人之意也然特牲少牢有迎尸而無祊祭周官亦止見迎尸之節不著祊祭之文蓋與迎尸爲

一事而二名以其行禮之次言之謂之迎尸以其求神之意言之謂之祊祭其事皆屬於祝知其同也祝出門向尸次迎尸以入卽是祝祭於祊非必有所陳設方謂之祭禮器云爲祊於外明其在廟門之外謂之爲者以神本無方今以尸在次而使祝就次迎之是此祊特人之所爲耳郊特牲云祊之爲言倞也注倞或爲諒諒者信也誠也以神本無形亦無方今就廟門之西尸次迎之則信其神之附於遠人而有形有方以索之矣而祭統則明揭其事之相屬而著其行禮之次曰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鋪筵設几卽特牲禮所云祝筵几於室中東面與少牢禮所云司宮筵于奧祝設几於筵上右之者也詔祝於室卽前所云執明水火而祝號之事而出於祊卽出而迎尸於廟門之外三者皆祝之所有事總之爲交神明之道正見其爲祭之始求神之時節次如此先儒不知祊祭卽是迎尸以爲求之平生門內待賓客之處其祭之禮又不能定其行於何時故並以祊有正祭繹祭二禮因而混繹與祊爲一者有之且不能定其地之所在強分爲門內門外因而謂廟門內外皆有祊稱紛淆莫一朱子經傳通解馬氏文獻通考知其爲正祭之禮是已而列於既徹之後似正祭畢而復行祊祭則與經所

謂索祭求神之吉不合秦氏五禮通考知其在求神之時
是已而列於朝事之末饋獻之前則是堂事已畢而始行
祊祭與經所謂詔祝於室而出於祊者亦違且據其云朝
踐儀節已繁而又有祊祭一節其事必簡且經傳凡言祊
處皆連祝爲說則此祭或但有祝告未必陳牲何氏以爲
牲用求牛恐未的夫既知其事僅屬於祝不必有陳設之
節疑何元子之非而又以朝踐之儀既繁意此祭之必簡
是復泥於祭之一字謂必有告奠之類不知此之云祭特
因求神之故以祝有事於此即謂之祝祭耳豈真朝踐之
後別有祭祊之一禮如其有之則自三禮以及諸經又何

以絕無一言及其儀節之如何哉
尸次在廟門外之西以其尸之所處尊之故謂其地爲祊
索祭祝於祊謂求神以祭祀於此有事焉其事卽祝出迎
尸於廟門之外是也自毛氏傳詩訓祊爲門內不知其何
所據許氏說文祊一作鬃云門內祭先祖所以彷徨也然
彷徨之義不可解鄭氏箋詩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
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然生人處室其所
事者正非一所而獨於待賓客之處求之何義也且主人
待賓客之處皆在東方而孔子以祊於東方爲失則其不
指待賓客之處尤顯然矣況禮器明言爲祊乎外是祊在

廟門之外而以門內釋之亦非方性夫陸農師強爲之說
謂對堂而言則門爲外然堂與門可分遠近不可分內外
既言外必其實在外也鄭氏則以禮器所說指明日繹祭
之祊於是諸儒皆以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在廟門之
內詩楚茨所云祝祭於祊郊特牲所云索祭祝於祊是也
一是繹祭之祊在廟門之外祭統所云而出於祊郊特牲
所云祊之於東方及禮器所說是也而孔氏疏詩邢氏疏
爾雅則又調停其說謂廟門內外皆有祊稱王肅僞作家
語復云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因之孔氏疏郊特
牲云繹於廟門外之西室疏祭統云祊謂明日繹祭出廟

門旁廣求神於門外之祊陳氏禮書亦云祊其位也繹其
祭也賓尸其事也則又混祊與繹爲一事陳可大集說知
繹與祊爲兩事而以爲繹之禮當於廟門外之西堂祊當
在廟門外西室則無論其解祊之悞而門之堂室其大幾
何而可以備行禮之用乎秦氏通考又臆撰爲祊祭之所
當在廟門內之西南此於經并無所據固是曲說且以祊
爲正祭繹祭二禮并在門內繹是祭名祊是祭所分其所
不必分合其所不可合究與諸儒所釋同歸淆惑而已推
原其故總因舍禮經之正記信王肅之僞書故紛紛致悞
如此按家語公西赤問衛莊公改舊制變宗廟高子臯問

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今衛君更之如
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夫家語
漢志不載出於王肅之家其作僞之故諸儒無不知之此
一節正襲郊特牲之文而誤以繹祭混爲祊祭夫祊之爲
求神經有明訓求之而後祭之繹爲又祭重在賓尸此時
寧復假求神乎若此時復求則正祭之所爲皆贅若此時
方求則索祭明在正祭之前安得以繹與祊爲一祭況詩
之言繹祭云自堂徂基有司徹之言儐尸云埽堂是其禮
皆行於堂而謂於門側行之可乎郊特牲載孔子曰繹之
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此並言三

事易所之失謂繹當在廟而於庫門內祊當在西而在東
朝市當在東而在西以著當時之違禮錯舉三事何嘗謂
祊之必屬於繹且亦何嘗有衛莊公之文也作僞者襲其
語而不得其解遂妄增爲周禮繹祭於祊之文不特周禮
本無其文即高子羣亦并無此問祇因孔子之言二者相
連即撰爲一事豈朝市之於西方亦將混入祭禮耶知孔
子所言錯舉三事之失不必相屬則知祊是正祭求神之
事與繹祭絕不相關而家語之僞可斷且知祊祭止是迎
尸無陳設之儀故諸經不著其禮何元子云祝祭於祊爲行禮之始畧如迎神之類所見最卓然亦不知即迎尸也則祊之位處明所以祝於祊之意亦見

而諸說之謬誤并可正也
特牲少牢皆饋食禮饋食在室無堂上之事故祝迎尸尸
入門盥祝延尸升遂入室即席升筵而坐若朝獻則有堂
事祝既向尸次迎尸入門升堂即於堂坐主祭者酌鬱鬯
之酒灌之蓋前此祝執明水火而祝號者求神於主也主
在室故就室告之冀明潔致饗之意可達而神無形聲不
得聞見則疑其不在此而在彼且或在遠人因使祝迎尸
於廟門之外就尸所居之次謂之祊者求之既迎尸入升
堂即席又不知神之果在與否則以神爲氣類而尚臭因
用鬱鬯之酒灌之郊特牲所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

鬯臭陰達於淵泉是也祭統以詔祝於室而出於祊連言
明祝告主之後即出而迎尸於門外郊特牲以詔祝於室
坐尸於堂對舉明祝告主之後即迎尸入而延之坐於堂
上行禮之次如此先儒誤以祝迎尸入即入於室祼即於
室行之因以坐尸於堂謂既祼畢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
席東面而行朝事至薦熟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坐於主
北此因特牲少牢二禮尸於入門升階即行入室遂疑凡
尸之入皆即入室不知彼云饋食止有室事此爲朝獻有
堂事則尸未得遽入室也書言王入太室祼太室爲明堂
之制洛誥所說亦是新邑告祭與常祭不同故云王賓殺

禋咸格先言殺後言祼與常祭之既祼而後迎牲者殊況其文不見迎尸則亦焉足以爲灌尸於室之證哉且聖人制禮有深義焉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敎之至也禮器亦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蓋人死而魂氣與體魄散離祭祀之禮欲其仍合如生人而能享之也然合之以漸故彷徨而求之於陰陽主以依神則求之主尸以象形則求之尸於彼於此屢費推尋至朝事畢知其氣與魄合乃迎尸入室而以人道饋養之若甫入門卽行入室則尸之形已與主之神合又奚事復行朝事以求索之乎且尸動象也可由堂而之室主靜象也必

不可出室而之堂故主在室中西壁以石函藏之謂之祏惟祫祭羣廟之主始有出入之節未聞其當祭之時主忽入而忽出也況神道尙右以東向爲尊堂上則以南面爲上鄭氏謂坐尸於堂西南面坐主於堂西東面則象神者與神異嚮固無是理而尸反尊於神更爲不順陳用之攷爲尸主皆南面尸在主東引曲禮所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證之然是生人之禮席與事亡之禮何涉且祭統惟云北面事尸而已此外并未聞有主南面之禮是尸入門而卽坐于堂朝踐事畢然後入室尸與主合卽是氣與魄合於是乃行饋享焉先儒所謂尸先入室既祼出坐於堂主隨之出者於經無據於義爲乖不敢信也

祼爲主祭者之始事故祭統言獻之屬莫重於祼司尊彝言六享行禮之次亦以祼爲首蓋前之告主於室迎尸於祊皆祝之事主人未親行也既祼而朝獻之事起故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其禮則明堂位云君肉袒迎牲於門卿大夫贊君禮器云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祭統云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祭義云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蓋納牲既至於庭將殺則奉幣以告用幣者君贊者大夫告殺於神者祝也禮器云納牲詔於庭詔告也謂祝卽庭而以殺牲之事告神也郊特

牲言用牲於庭謂既告而殺之於庭也士執芻以爲之藉而周官牛人所謂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蓋亦以是時隨入於庭矣其殺之禮則祭義云卿大夫袒而毛牛尙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蓋毛血爲告神之用膟膋爲焫蕭所資殺牲先取諸此其行禮之次則君牽牲之時夫人取盎齊之酒奠之祭義云君牽牲夫人奠盎是也盎齊爲五齊之一司尊彝稱盎齊涗酌執之者宗婦奠之者夫人故祭統言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此時尙未薦但先奠於其位而已既奠則牲之毛血膟膋亦已拔取矣因卽以毛血告神於室

以膟骨焫蕭於堂禮運曰薦其血毛禮器曰血毛詔於室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蓋毛以示物血以示殺毛爲告全血爲告幽使祝以精純之意道達於室主之前所以求諸陰之義也焫蕭則取蕭草合之黍稷焫膟骨燒之郊特牲云取膟骨燔燎報陽也祭義亦云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羶者膟骨之氣薌則蕭及黍稷之味祭義所云薦黍稷卽薦黍稷之生者以備燔燎合蕭之用非既熟之黍稷也此與告毛血於室同時一求諸陰一求諸陽皆在夫人奠盎之後故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

夫人之奠盎以君之牽牲爲節堂上之焫蕭以夫人之奠盎爲節行禮之次經文固甚明也然室中所薦者血也燔燎所用者膟骨亦血類也故通謂之血祭爲朝事之第一節郊特牲曰血祭盛氣也蓋血爲氣之所舍氣聚於幽而散於明告幽以其氣之聚蕭光以其氣之散皆以著其氣之盛焉爾既已血祭乃行腥祭前之取血毛膟骨者卿大夫也君未親之至是而君親制祭制割也祭則腥祭之物也祭統云君執鸞刀羞嚌羞進也嚌爲肺肝之屬卽祭義所云羞肝肺首心者以其物後當爲尸所嚌故謂之嚌此時則直是生者其所以羞此四物則以有虞氏尚首夏后氏尚心殷人尚肝周人尚肺其所尚者謂當饋食之時各主其一以爲接祭之用而茲當朝時猶是生物則兼用四代所尚而備陳之以見求神之無弗備焉其行禮之次則禮器言君親制祭夫人薦盎盎前所奠之盎齊至此薦之矣祭統言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則周官籩人所掌朝事之籩醢人所掌朝事之豆亦皆於此時薦之也四物之用則首以祭主於室肺肝心以祭尸於堂郊特牲言升首於室而肺肝心止言祭之爲貴氣主不言所用之地明朝獻本爲堂事時方坐尸於堂知其就尸於堂上祭之矣又言直祭祝於主又自解之曰首也者直也明升首卽是直

祭直與殖同以首爲牲體之元惟用一物特達以升於室而祝向主告之然所進者肺肝首心而其牲體則四解之而進於俎禮運云腥其俎鄭注腥謂豚解而腥之是也周官謂之肆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小子掌祭祀羞羊肆蓋肆割者君而羞而進之者司徒小子也此與肝肺首心皆君所親制故郊特牲曰肉袒親割敬之至也而禮器曰君親割牲夫人薦酒酒卽三酒中之清酒前所薦者盎齊盎齊醆酒也此時更薦清酒以涗之郊特牲所云醆酒涗於清是已蓋前涗以水此涗以酒漸近於人猶之前祭以血骨未有物此用肝肺首心及四解牲體亦稍向於人事之意

也然此所用肝肺首心及四解牲體並是生物故謂之腥
祭是爲朝事之第二節於是將此牲體沉之於湯不全熟
而次於腥又以肝肺之屬傅諸火而燒之或以物貫之而
炕於火上禮運之所謂熟其殽薦其燔炙者也對腥而言
故謂之熟實則初異乎生漸向乎熟而已詩楚茨於絜爾
牛羊之下即繼之曰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剝割也肆四解
之也即前之腥其俎也亨以湯爓之也將進也即此之熟
其殽取其叶韵故錯言之生民篇於取蕭祭脂之後即繼
之曰載燔載烈傳言傅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其事次
於焫蕭在朝獻未饋食時即此之薦其燔炙也是之謂爓

祭在腥祭後爲朝事之第三節祭義言爓祭祭腥而退者
取其便文非真先爓後腥也此爲朝獻之終事亦正朝獻
之正祭惟於堂行之蓋主以依神尸以象形主在室尸在
堂前此祝於室祝於祊初求之而不知其祖考之所在也
及坐尸於堂而祼之則意神之或附於尸因而血毛詔於
室羶薌達於堂升首於主祭肺肝心于尸凡以冀祖考之
神果能與尸之形合也神爲氣之盛故朝事三節初用血
次用腥終用爓皆以其類求之郊特牲曰血腥爓祭用氣
也言三者皆非熟物無滋味而但有氣臭同氣相求神或
可格故又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至於爓祭則意祖

考之神果能與尸之形合是以俎於堂薦之禮器言設祭
於堂又言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
在西應鼓在東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
樂交應乎下專言堂而不及室正指爓祭一節爲朝事之
正禮也而禮運所陳自作其祝號元酒以祭至醴醆以獻
薦其燔炙一段總言之曰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
合莫明此以上皆朝獻之事蓋人之魂氣與體魄合則生
離則死祭者欲其雖死而不異其生也故朝獻之禮所以
求其能合於冥漠之中而自詔祝於室以後血祭腥祭爓
祭無非嘉魂魄以合莫者至於合莫則即祭義所謂合鬼

與神教之至者信乎祖考之神果依於尸之形而氣與魄
合矣則延尸入室與主並坐而行饋獻之事直以人道養
焉夫始爲求神物以生而不以熟由血而腥而爓以漸而
近於生人之所嗜而初用明水次用醴醆終用粢醍酒亦
以漸而甘蓋神與人浸近則禮亦由質浸文聖人制作先
後節次俱有深義如此故曰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
生古始即指所薦上古之食生而未熟者也鄭康成誤以
祭義之薦黍稷爲饋食之粢盛因於所云報以二禮分爲
朝事與饋食兩節建設朝事一語專指報氣羞肝肺首心
屬諸饋熟挼祭之用而鬱鬯爲祭初所祼者亦并入之饋

食之時疏雖知其不安而從而附會之曰非但薦熟是報
魄祭初所以加鬱鬯亦是報魄不當薦熟之時故云加夫
加之爲言從後而加乎前也未聞前之所行因後而謂之
加且經文有序豈得以最先之禮反置諸末者雖曲爲之
說詎可通乎况饋熟之時離肺刌肺在尸俎心舌在所俎
酳尸而後賓長以肝從既非一時並進亦絶未聞有用首
者此[illegible]四物而郊特牲言升首於室又言祭肺肝心明
其爲一時之事而不在饋熟之時矣蓋祭義所云薦黍稷
即郊特牲之所謂蕭合黍稷做於上古之燔黍而禮運謂
之飯腥者也是時以神道事之故物皆生用而同於太古

之質素肝肺首心亦是生薦與饋食時之熟物不同其醴
以侠甒加以鬱鬯則加之爲言尚也猶祭齊加明水及醴
酒之用元酒之尚之意蓋侠甒所盛者盎齊即禮運之所
云醴醆而君先祼以鬱鬯夫人乃薦盎齊是鬱鬯尚於醴
醆也乃鄭氏既誤以報氣報魄之二禮分爲朝踐饋食而
因以祭義之蕭光爲朝事之焫蕭郊特牲之燔燎爲饋食
之焫蕭一祭而前後二燎諸儒頗以爲疑而究未能明証
其失夫周人尚臭故祼而臭陰達於淵泉燎而臭陽達於
墻屋與虞氏之尚氣殷人之尚聲同皆所以求神而在祭
之始若饋食則既以人道親之寧至是而尚煩求索耶况
經明言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升首爲朝時之事在燔
燎之後則其屬朝事之初與祭義所云非有二候明矣然
鄭之所以致誤者則因經言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而未
祭不宜有奠特牲饋食有祝酌奠於鉶南之語因以此燎
屬於饋食薦熟之時不知彼爲饋食本無朝事之一節則
祝酌奠即薦熟之始事此有朝事則所謂奠者豈必待至
薦熟時乎秦氏通考知鄭氏祭分二燎之誤而於既奠二
字仍指祝酌奠而言以周官太祝之執明水火而號當
之謂在迎尸之前詔祝於室之候則不特執明水火而祝
號未見有酌奠之事而經言既奠焫蕭又在既灌迎牲之

後明是有牲而後用膟膋以焫若指詔祝於室之頃則尸
并未入祼事未行安得先言祼而後言奠乎惟其牲既入
而用之於庭故有膟膋可焫祭義言君牽牲夫人奠盎奠
在牲入之時即既奠當殺牲之會則取其膟膋以焫於時
事正合且祭必夫婦親之所以行禮并用君夫人之薦獻
爲節灌者君之事故曰既灌然後迎牲奠者夫人之事故
曰既奠然後焫蕭其儀節本彰明較著則既奠爲奠盎之
奠復何疑乎至於禮器所云制祭鄭注謂朝事進血膋時
所制者以郊特牲之詔祝於室當之云朝事延尸於戶西
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

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隋於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夫取膟膋合之蕭與黍稷以燔燎在眞盎之後卽是血祭此時制祭方行腥祭安得以焫蕭燔燎屬之且用生物故謂之腥亦安得用燔肝之熟者况肝肺首心四者並進經有明文更不聞獨用肝膋也且如所言主已隨尸在堂又用肝而詔於室何謂乎則詔祝於室在迎尸之前制祭在血祭之後卽制肝肺首心與牲之四體二者絕不相涉不得混而爲一也若直祭祝於主記者明以首也者直也解之定爲升首無疑而鄭注乃云直正也祭以熟爲正謂薦熟時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則經於此時方云不知

神之所在於彼於此爲彷徨靡定之意若薦熟則饋以人道尙何求之有陸農師以祝酌奠告饗之事當之謂尸未入祝而已故謂之直秦氏通考從其說則亦非是彼少牢特牲禮祝之告饗此爲入廟之始求神於室太祝執明水火而祝號之事卽本文之上所云詔祝於室者一事何煩兩見乎鄭氏既以祭義之羞肝肺首心屬饋食時於郊特牲之祭肺肝心亦以明堂位所云三代授祭所尙釋之是亦饋食之事而獨以升首爲在制祭之後當朝踐之時則固不免自岐其指可知祭肝肺首心同爲一事若首爲朝事所用肺肝心爲饋食所用經胡爲其統及之而無别乎

秦氏通考知羞肝肺首心卽制祭是矣而又以爲卽是血祭且謂薦肺肝與膋爲血祭升首於室爲腥祭則亦混誤不清盎血膋爲一類朝事之初意在求神故堂事與室事並舉則薦血於室燔膋於堂同時行之若肺肝諸物以其生用可謂之腥不可謂之血也其升首於室祭肺肝心於堂亦二事並舉是以祭義以羞肝肺首心統言之苟肺肝爲血祭首爲腥祭明分兩候亦不應統及而無别矣若爓祭鄭注祭義云湯肉曰爓是矣而注禮運則又云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夫爓豈必體解哉本文明言體其犬豕牛羊在退而合亨之後是將薦熟而後體解此時安得遽行

體解之事且薦腥之時已行豚解故郊特牲云腥肆肆卽周官毛詩之所云肆者至此但卽其已解者爓之於湯不必復有制割之事故君之執鸞刀而親制之者在腥祭時至合亨體解則內饔司士之事如鄭所云是君之所親割者再經記何以畧此一節乎爓祭對腥而言得謂之熟猶熟物對爓而言則謂之腍熟爲爓腍之大名而細别之爓雖未腍而已向熟然所沈於湯者牲體也而肝肺首心則亦燔炙之以向熟是以禮運有薦其燔炙之語在合亨之前明是朝獻之事與楚茨詩所云或燔或炙序於執爨踖踖爲俎孔碩之下者不同鄭氏既不得其解孔疏據特牲

禮有賓長以用從兄弟長以燔從之文云此君薦用炙夫
人薦用燔且云不可以一槩正其先後葢以特牲所言卽
楚茨之義是從獻之物在饋熟時非朝事所得有不知饋
食所用從獻之燔炙朝獻所用正獻之燔炙經文有次豈
有未合亨而先舉從獻之物者陳氏禮書秦氏通考並沿
其誤詎免屈經從注之譏乎至如賈公彥疏司尊彝言祭
宗廟無血疏小子以爓祭在饋食時則尤顯與經悖總之
諸家所訓鹵莽者既彼此多岐穿鑿者又委曲求合朝獻
之禮經所明分爲血腥爓三祭者皆混淆而莫得其要也

# 三禮陳數求義卷十一

候官　林喬蔭　學

## 祭儀下

朝獻之事終於爓祭於是將爲饋獻乃取前所爓之牲肉
而烹煮之故禮運於合莫之下繼之曰然後退而合亨體
其犬豕牛羊合卽合前之所肆者既熟而體解之謂之體
其禮則周官太宰納亨贊王牲事亨人掌共鼎鑊給水火
之齊內饔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諸子正六牲之體
盛鼎鑊水火共之亨人納之者王贊者太宰而亨之者內
饔體之者諸子也其煮熟之節謂之羮飪亦曰羮定是時

尸尚在堂將延之入室故禮器曰羮定詔於堂詔告也謂
祝以煮肉既熟告尸於堂卽特牲少牢禮之所謂祝延尸
入也此詔止釋詞而已未用祭物疏謂先以俎盛之告神
於堂非也尸位在奥奥室西南隅也神道尚右主在西壁
生人之居以主奥爲尊故尸位於此奥主並坐以明其氣
與魄合也尸既入室卽位祝與主人皆拜安尸尸答拜而
特牲禮於尸答拜之下云尸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奠卽
未迎尸之前祝所酌奠於鉶南者饗詞無文鄭注云饗勸
彊之也其詞取於士虞記宜云孝孫某圭爲孝薦之少牢
禮則但曰尸不言答拜遂坐而無執奠祝饗之儀鄭氏以

爲大夫之禮尸彌尊自此遂坐而卒食盛世佐則以少牢有儐尸於堂故畧之今按二說皆非蓋特牲爲禫月吉祭告以當遷當毀之事則經所云祝在左卒祝者當卽以遷毀爲詞如大戴禮所載遷廟告詞之類未嘗以饗祝之至尸入旣坐之後始行祝饗是前之祝告以事後之祝乃告以饗也少牢爲常祭之禮祝酌奠時卽以薦其歲事尙饗爲詞則不必以某事先告以致饗再告故尸入無祝饗之文以先旣祝饗一事不容分爲兩節也至祝所酌奠者特牲禮尸執而祭之啐之告旨而又奠之少牢不然者以特牲有嗣舉奠之事少牢無之其所以特牲有而少牢無者

以特牲是禫月吉祭之初明傳重著代之義少牢常事故不必矣然則烝嘗祖禰之時初行朝獻亦祝饗於迎尸之前至尸入室不復再祝然迎尸之前祝之告饗亦止執明水火而祝號焉已無酌奠之禮而郊特牲言舉斝角詔妥尸尸之所舉者何也蓋朝獻之際君牽牲夫人奠盎君親制祭夫人薦盎盎卽盎齊先儒以五齊次之知盎齊卽禮運之所謂醴醆周官言盎齊涗酌郊特牲言醆酒涗於清明盎齊與醆酒異名同物而君方制祭夫人卽薦此於室主之前其所薦之物則用斝角以實此醆酒禮運曰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言實醆酒於斝惟用以薦於室主而不以獻酢若以醆斝獻尸尸以醆斝酢君乃是非禮僭君之事蓋以醆斝獻酢者天子之禮詩行葦是言王事始有或獻或酢洗爵奠斝之語知非臣下所得有而當其奠此醆酒於主前則亦君用斝臣用角以著其差故郊特牲以斝角並言謂尸入室之時舉前此所奠盎齊之或在斝或在角者將祭而啐之飲之則祝詔主人卽以此時妥尸焉蓋此爲常祭異於禫月之吉祭則此所薦主前之醆斝固不以授諸上嗣而此又異於士禮之止爲饋食則當饋獻以前所行朝事無非彷徨求神之意至此燗祭旣畢尸入於室知尸與主合卽祖考之氣與魄合也則尸舉前此主

前所奠之醆斝而飲之以見求神之誠至是而神果合能飲之也旣卒飲則以所舉之斝授諸鬱人量人周官鬱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量人職云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歷與瀝同古字從省謂二官受尸所舉之斝而飲其卒爵之餘瀝重其爲神之餘不敢棄也先儒以舉斝角謂卽饋食禮祝所酌奠於鉶南者不知彼專爲饋食無朝事故祭之始卽行酌奠此有朝事始之詔祝於室但執明水火而祝號未有酌奠迎牲制祭乃奠盎薦盎以次行之而禮運明有醆斝之文是其爲薦盎之醆酒固無可疑自鄭氏誤醆爲琖遂以醆斝爲二爵

名據明堂位夏后氏以琖殷以斝謂夏殷之後得以醆斝
及於尸君其餘諸侯於禮不合不知琖字從玉是器名醆
字從酉是酒類迥不相通既杜撰以釋禮運而於周官鬱
人量人所受之斝則讀爲嘏謂聲之誤疏云鄭知斝是受
福之嘏非爵名者郊特牲舉斝角詔妥尸其時無鬱人量
人受爵飲之法惟有受嘏時受王卒爵飲之禮故知斝爲
受福之嘏今考特牲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實於左袂挂於
季指卒角拜出寫嗇於房祝以籩受少牢禮主人受嘏詩
懷之實於左袂挂於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
奠爵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

二禮所記止受嗇黍并無受主人之卒爵而飲之者且經
既明言受卒爵而飲之亦未嘗有更酌以獻之事疏復臆
造爲天子有獻鬱人量人之禮果何據耶況鬱人言卒爵
量人言斝歷正見其所飲者爲卒爵之餘非更酌者今以
爲王獻此二官則當云受王之獻爵不得云卒爵而歷字
訓爲歷皆飲之將所謂歷者歷階乎歷位乎經文不若是
之晦曲也陸農師知此斝卽郊特牲舉斝角之斝不肯改
字所見視注疏爲優然以爲在朝獻之時當從獻之節則
又與行禮之次序相違且以受舉斝之卒爵爲酌而飲之
則經文當增一酌字於卒爵之下而飲之上方可以通而

量人歷字之義究不可解然自鄭氏兩改經字之後諸儒
率沿其誤僅一陸氏與之稍殊而復不能詳考以定其說
秦氏通考遂以鬱人量人二節入之受報之後而舉斝角
之文在延尸入室之始者本屬一事而判爲兩項各不相
蒙屈經從注何其戚耶

饋獻倣於生人之食禮故先饋而後獻先饋則以齊盛爲
先而無獻酒之事先儒謂舉斝角詔妥尸後王與后卽以
玉爵酌壺尊獻尸爲饋獻是先獻而後饋食非其次也既
以饋爲先則周官所云大宗伯奉玉齍小宗伯逆齍小祝
逆齍盛肆師表齍盛告絜外宗王后以樂羞齍則贊九嬪

凡祭祀贊玉齍皆卽行於妥尸之後蓋黍稷曰粢在器曰
盛粢亦作齊又作齍共之以甸師舂之以舂人炊之以饎
人實之以舍人因而大宗伯奉之肆師表之小宗伯小祝
迎之外宗九嬪贊之王后則薦而設之也其先所煮熟之
牲則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司士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
小子羞羊殺肉豆大司馬羞牲魚亨人共大羹鉶羹猶少
牢之升載設俎皆佐食爲之而饋食之籩饋食之豆亦以
此時外宗佐王后薦焉尸由是坐祭黍稷加肺飯粢盛食
舉告飽祝侑主人拜大抵皆如少牢之儀惟其飯之多少
經無明文先儒以特牲是士禮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

至於九飯少牢爲大夫禮三飯之後四言又食然後告飽而祝侑尸又食不飯告飽主人侑尸又三飯乃畢因謂大夫之尸七飯而侑十一飯而畢推之諸侯則九飯而侑十三飯而畢天子則十一飯而侑十五飯而畢今按曾子問言天子崩旣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不侑則天子之祭常時尸固三飯而侑矣又言大夫之祭遭齊衰之喪尸入三飯不侑則大夫常禮尸亦三飯而侑也禮成於三三飯告飽上下所同卽生人之禮公食大夫亦然少牢文於三飯後四言又食乃告飽者食食舉也先旣食佐食所舉之牢肺正脊今又食所舉之牢幹一魚腊肩牢骼也鄭注誤以

食爲大名小數曰飯因有大夫七飯之說而禮器言禮之以少爲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注云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疏云尊者以德爲飽不在食味故每一飧輙告飽待勸之乃更飧諸侯再食而告飽大夫士德轉少告轉疏故少牢特牲皆三飯告飽據其所說是與儀禮之注顯爲矛盾不知禮器所云者生人日食之數非每食一口謂之一食也蓋每食一口謂之一飯不謂之一食天子一食卽周禮之王日一舉玉藻之日中而餕也諸侯再食則玉藻所謂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以一日早晚共食兩次也大夫士三則朝也日中也夕也凡食三次食力者無數謂不限之以時蓋尊者體逸而用物豐取精多故食之數少卑者體勞而用物儉殺故食之數多周官膳夫王齊日三舉正以不飲酒不茹葷之時懼一食之不足以助其强力故特加爲三舉三舉者一日而三舉食也疏謂加牲體至三太牢則侈靡旣非齊所宜王應電謂齊則不舉又臆改經字均失其義矣夫禮器所言旣非每食飯數之差而自天子以至大夫祭禮皆三飯而侑與士禮同則其卒食之節亦當等於少牢未必有十三飯十五飯之異也卒食而酳乃酌壺尊之酒以獻是爲饋獻少牢禮主人酳尸尸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而周官量人

言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謂之從獻者以其從主人之獻於尸也尸旣卒爵酢主人乃嘏嘏大也言以大福予主人也特牲禮以嗣子初承父後主祭故尸親嘏以重其事少牢常祭則命祝致之猶特牲有嗣舉奠而少牢無之意也先儒謂大夫尸尊故不親亦非不親嘏故其詞稱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而楚茨之詩亦云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以下何氏世本古義以爲皆祝所傳嘏辭是也主人受嘏畢乃獻祝佐食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佐食賓長獻尸尸酢賓長賓長亦

獻祝於是祝告利成尸謖出於廟門而正祭之禮畢少牢所載如此天子諸侯大夫之饋獻蓋亦同之是以禮運言體其犬豕牛羊寔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文在退而合亨之下卽終之曰此禮之大成也明朝獻之事以作其祝號始而終於合莫饋獻之事以退而合亨始而終於大祥祥者善慶之謂以致孝而神降之福事神之禮至此大備故云大成以燕尸爲明日之事故不及舉酬賜爵諸儀是其所記乃專言朝獻饋獻之禮行之於秋嘗冬烝以享其祖禰者也若如先儒謂凡祭皆然則不應終於受嘏卽謂禮之大成而遺却燕尸一節矣

少牢禮尸出廟門後司宮設對席乃四人餕祭統亦云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然則自天子至士皆於祭畢而餕所異者不儐尸則餕於燕尸之後賓尸則餕於饋獻之終天子諸侯如是大夫士亦然少牢爲士祭賓尸之禮故餕於尸出之後有司徹之前若不賓尸則有司徹之篇末既燕尸爲無算爵祝告

利成尸出矣繼之曰乃養如儐言其養之禮與儐尸同則亦司宮設對席用四人養也惟特牲禮養止二人用舉奠之嗣與長兄弟而不以二佐食二賓長既異少牢之禮而文王世子言公族之在宗廟者有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亦與祭統所說不同蓋特牲爲禫月吉祭士初承父後而主祀事故特使嗣子舉奠以見傳重著代之意又使於祭末餕神之餘而告之以養有以也養有與也俾曉然於尊祖敬宗之大義少牢爲士之歲事常祭故不必有嗣舉奠而餕則使佐食賓長以均神惠於異姓而已均神惠於衆則主人不必有祝詞而神惠不可以虛受則上養有

嘏詞以致其敬禮不相因義各有當也推之天子諸侯常祭之餕以明施惠故祭統所說初餕貴而少後餕賤而多所謂凡餕之道每變以衆者喪畢吉祭則亦餕以著代故文王世子言其登餕獻受爵以上嗣受爵卽舉奠特牲禮加爵之後所云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答拜嗣子卒觶拜尸尸答拜是也獻謂嗣子獻尸特牲禮所云嗣舉奠洗爵入尸拜受嗣子答拜是也登餕則特牲禮所云宗人遣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餕是也此惟喪畢一行他祭皆否故祭統言餕之道由君而卿而大夫而士而百官並不及此以非常祭所有

事也先儒強以特牲少牢二禮分屬大夫士因謂大夫之嗣辟於諸侯士卑不嫌故特牲有嗣舉奠獻餕之禮少牢無之夫尊祖重適之義自天子達於士奚獨大夫而異之若謂大夫位近辟君則太祖之廟何以不辟且果爲常祭之事天子諸侯與士皆然惟大夫否則何以諸經之言祭禮者皆不之及僅一見於文王世子而祭統歷舉十倫賡言餕義乃反遺此最大之節目而顧下及煇胞闇翟之瑣瑣乎況其登餕之時主人致祝而拜者再獻酬而拜者亦再明是父拜其子與冠禮之毋拜其子一例謂重先祖之正體而與之爲禮一人之身止此冠日與喪畢吉祭之一

時所謂斯須之敬耳苟如先儒之說祭必有餕餕必上嗣將爲天子諸侯及士者歲以四時盡拜其子有是理乎

秋嘗冬烝本日行朝獻饋獻二禮倣於生人之有饗食而燕禮則於明日繼行之祭義曰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蓋祖考世近而情親故烝嘗之事既致其愛存慤著之實復於祭之之後申且不寐繼以無已之思二人鄭注謂父母又謂容侑尸以儀禮儐尸則立一人爲侑以助尸故疑尸侑爲二人愚則謂二人即指祖考以烝嘗之明日明發不寐而懷其祖考故即行繹祭以致其情繹之所由起也爾雅云繹又祭也周曰繹殷曰肜夏曰復胙繹與肜皆繼續不絕之意胙者祭肉言復陳昨日之祭肉而燕尸也詩序云絲衣繹賓尸也繹與賓尸並言繹者其名賓尸其事也詩稱自堂徂基是其禮行之於廟堂之上蓋朝獻時尸在堂饋獻時尸在室至此復延尸於堂而以賓禮事之故儀禮賓尸先埽堂而筵於戶西南面後時變制乃不於堂而於庫門之內故孔子歎其失也先儒不知此禮專屬於秋嘗冬烝以爲凡祭皆繹則既於祭日行燕尸之禮爲旅酬無算爵之事明日又燕何以不嫌其黷數且又何以禮文別立不儐尸之

條因而強分儐尸爲上大夫之禮不儐尸爲下大夫之禮究於經典無據其爲臆說明矣至郊特牲所云繹之於庫門內與祊之於東方並是失禮之事故並言之寔是兩事一在祭日之初一在祭之明日乃注疏諸說誤據家語以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遂謂繹祭之禮行於廟門外西室之堂即所謂門堂者舍儀禮毛詩之正文以曲狥家語之僞說豈足信乎又以繹與賓尸分爲兩事謂先行繹祭之事而後享尸引詩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神也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是接尸也祭神禮簡祭尸禮大不知自堂徂基者言其位自羊徂牛者言其牲兕觥旨酒言其禮孔疏

云繹祭之禮主爲賓事此尸是也豈先繹祭而後賓尸之謂哉苟必分爲兩事則儀禮何以止見賓尸而不見有繹祭耶如謂天子諸侯而外止有賓尸而無繹祭則國語載公父文伯之母祭悼子康子與焉胙不受徹俎不燕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是大夫之家明有繹禮而繹卽是賓尸固無疑矣

繹祭卽是賓尸則其行禮之節次當與少牢下篇所載畧同但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則全於臣全於子是天子諸侯無出門迎尸之事惟使祝延而已非若士卑所使爲尸者不必皆

其臣屬主人得出迎之也賓尸所以娛尸倣於生人之燕則其行禮之節次亦當與燕禮畧同但燕禮君尊而賓卑故使宰夫爲獻主繹祭燕尸在廟門之內則尸全乎君而君全乎臣全乎子故主人卽君自爲之此其所以異也尸旣入而主人拜至授几舉鼎設俎薦豆籩酌獻皆如少牢儀至上賓獻尸尸爵止欲均其惠於助祭之人於是主人酬尸尸復奠於薦左主人乃獻長賓獻衆賓而自酢復酬賓賓奠薦左乃獻兄弟於阼階獻內賓於房中獻私人於阼階上獻之事於是乎徧神之惠亦於是乎均尸乃舉前上賓所獻之爵是爲作三獻之爵而在天子諸侯則祭統所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者卽當此徧獻之節蓋天子諸侯備官以祭率其羣臣以樂皇尸非若士禮之省殺則當繹祭三獻之外同姓之卿大夫士與異姓之卿大夫士皆當有加爵以助君樂尸而尸於三獻爵止之時則意欲主祭者之共飲以爲樂是以體尸之意而主婦致爵於主人主人致爵於主婦尸乃舉三獻之爵主人復爲酬爵勸尸而尸復奠而不舉意欲惠之均於助祭之人而同異姓之卿大夫士與於助祭者則又體主人樂尸之意各爲加爵於尸以比於侑食勸飽之義且以各申其敬愛之

情是以尸飲五者尸飲三獻之外又飲同姓之卿加爵一異姓之卿加爵一也主人體尸欲均惠之意卽以此時獻卿焉尸又飲同姓之大夫加爵一異姓之大夫加爵一是爲七飲主人卽以是時獻大夫至同姓之士加爵與異姓之士加爵各一尸皆飲之是爲尸飲之九則主人以是時獻士及羣有司凡以使神惠之均於在庭而令其尸之娛樂之且禮無獻而不酢者卿大夫士加爵於尸尸尊不酢主人獻之亦所以代尸之酢其必以尸之飲五飲七飲九爲節者亦倣諸燕禮之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

后獻庶子之義也此因加爵不同於正獻故以尸飲之五七九爲詞而不言五獻七獻九獻先儒誤以獻數釋之毋論正祭止有五獻七獻并無九獻之節而二祼尸既不飲亦不得不以長賓長兄弟之加爵足九飲之數不知士禮省殺加爵止有二人天子諸侯百官皆備則所加之爵必徧及於卿大夫士且惟燕尸主於盡歡故尸之飲由五而七而九不厭其多若正祭則禮成於三而畢是朝獻饋獻均屬正祭之獻數亦未可通於燕尸而並數之也既徧獻畢賓弟子舉觶於尸尸執以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長賓至於衆賓以及兄弟私人是爲旅酬而此兄弟私人之受

酬者各以昭穆年齒序飲周官司士云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云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以其序飲謂之旅酬以其神惠所及謂之賜爵由是兄弟弟子復舉觶於尸尸執以酬賓賓以酬兄弟交錯其酬爲無算爵則詩所云爲賓爲客獻酬交錯及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者謂惟意所欲更無次第之數至是而燕尸之事終焉大雅鳬鷖爲繹祭賓尸之樂首節言三獻燕尸之正禮故以涇之水名實之次言酬尸之事故云在沙沙水旁也三言加爵之事故云在渚渚水岐出也四言旅酬五言無算爵故以在潨在亹爲文潨亹水之下

流而鳬鷖二鳥一善沒一善浮取象於神之變化恍惚以比尸侑二人也鄭箋以首章爲祭宗廟之尸次章爲四方萬物之尸三章爲天地之尸四章爲社稷之尸五章爲七祀之尸因屬穿鑿何氏世本古義又以爲武王爲諸侯時繹祭五廟之作是以一章當一廟之尸尤膠滯而不通葢詩之言與禮者其分章皆據行禮之節次言之此爲燕尸而作而分五章可以知其禮之次第矣

春祠夏禴追享朝享其入廟之始詔祝於室索祭於祊坐尸於堂而行祼禮與秋嘗冬烝無殊惟朝事時但陳列其牲醴籩豆而不行酌獻故不云朝獻止云朝踐葢一同於

生人之大饗所爲酒清而不飲殽乾而不食也其牲則腥而全升之不爲肆解且先不祭血後不祭爓故禮器云郊血大饗腥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烝亦卽所謂腥其異者大饗肆而此不肆耳賈公彥疏司尊彝職謂祭宗廟無血固與禮運所云薦其血毛郊特牲所云血毛詔於室者不合皇侃謂郊天與大饗並有血腥爓熟則又與禮器之說差岐不知春祠夏禴追享朝享與秋嘗冬烝禮各不同葢烝嘗所以報本親親之意多則禮極於繁曲故自血而腥而爓而熟以漸卽乎人道禮文繁縟日力難給則終於饋獻而燕尸以次日繼焉祠禴禘祫所以反始尊尊

之意多則禮出於備貨薦腥事之以神同於郊之薦血腥
卽薦熟以人事之而燕尸不更端以行直相次及之一致
其愛一致其敬禮之直而行與曲而殺義各有當也特禘
祫之禮既亡諸經所說多烝嘗事祠禴之儀亦無所考僅
有司徹之文知其爲朝踐再獻而已然先儒之解又復
牽混與烝嘗無分夫所謂朝事畢而行饋食者乃烝嘗之
儀經之所云朝獻饋獻有明文可證也若春祠夏禴追享
朝享經既以朝踐易乎朝獻因知其陳而不獻而朝踐之
後亦云再獻不云饋獻則亦不得專以饋食之禮釋之蓋
饋食而主人一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通言之則獻者三

就主人言則獻止一皆不得稱再獻然則既朝踐畢而行
薦熟之禮尸入食於室卒食主人酳尸主婦亞之賓三之
是爲食之三獻據主人而言是爲獻者一也既行饋酳卽
繼之以燕尸燕尸之時長兄弟加爵爲先賓長加爵爲次
而終以利之加爵皆所以樂乎尸也然當酳尸三獻之末
未行加爵之先主人必先酌以酬尸以致其殷勤燕樂夫
尸之意是主人至此而爲獻者再故曰再獻而統而計之
酳尸三獻加爵三獻合之酬尸一獻共爲七獻故禮器有
七獻神之文也至於祭統所謂古者爵有德而祿有功必
賜爵祿於太廟祭之日一獻云云正指禘祫行於太廟一

獻卽主人酳尸之時獻畢而命之非祠禴烝嘗之日以四
者之祭以四時分行四親不於太廟也故衛孔悝之鼎銘
有六月丁亥公格於太廟之語亦是指追享之行於夏與
魯之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同但衛無周廟不
及祖所自出爲異耳至其文又有施於烝彝鼎之詞則謂
悝以此君所命詞刻於己私家烝祭之彝鼎以爲榮非謂
刻於君之烝彝鼎也若周官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則
據當代而言謂有功之臣而身死則烝祭禰廟之時以之
配食示報功之意且以其近而親之故不配於祖而實則
數代之後祠禴嘗烝四親之廟皆有配食之臣矣自先儒

撰爲九獻之說而朝獻饋獻再獻彼此混淆於是六享之
義不能明晰并祭統之所謂一獻禮器之所謂五獻七獻
亦因之眩惑豈知聖經無一字混用饋食酳尸可稱饋獻
不可以稱朝獻且如所次先後酳尸爲第七獻安在可稱
一獻后與諸臣屬第八獻第九獻又安在可稱再獻也哉
有司徹爲少牢之下篇言燕尸之禮末又有若不儐尸一
段此與士冠禮言若不醴則醮用酒若殺則特豚士昏記
言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一例蓋禮之或損或
益或直或繁義各有在也注疏分儐尸爲上大夫不儐尸
爲下大夫此因執特牲爲士禮少牢爲大夫禮遂於大夫

中復分爲上下之差不知特牲少牢繼於士虞之後一爲吉祭一爲常祭皆士禮也無大夫士之別復安得有上下之分考司尊彝職言春祠夏禴朝享追享之禮有朝踐有再獻與秋嘗冬烝之爲朝獻饋獻者不同以生人饗食燕之義準之知朝獻如饗饋獻如食而燕爲明日之繹祭朝踐亦如饗而再獻一象乎食一象乎燕並行於一日之內而不另舉是天子之祭秋嘗冬烝賓尸祠禴禘祫不賓尸也下推之士無時享而止有歲祭然宗子得並祭其禰祖曾高蓋以春秋二時舉之而祖禰親近主乎愛則有賓尸曾高統尊主乎敬則不賓尸雖天子與士勢分懸絕而禮

以義起當不異也此則賓尸與不賓尸皆禮之常經有一定者然亦有有故當賓尸而不賓尸之時春秋書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明卽當行繹祭而大夫卒則廢況六月有事於太廟是季夏之追享又不當繹者故書猶以譏之是諸侯有不賓尸之證也國語公父文伯之母祭悼子康子與焉宗老不與則不繹是以引嫌之故而不賓尸乃大夫不賓尸之證也然則經之所云若不賓尸者直兼常變而言矣

有司徹篇末言不賓尸之禮尸卒食三獻爵止主婦致爵於主人尸作止爵於是賓長獻祝及佐食致爵於主人主婦主人獻賓獻兄弟內賓私人皆與賓尸禮畧同至賓[illegible]獻於尸爲加爵而尸酢之又獻於祝致爵於主人主婦而自酢以虛爵降寘於篚其下卽曰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筭爵與賓禮之加爵以前有二人舉觶後又有賓一人舉爵者不同故賈公彥謂下大夫闕旅酬直行無筭爵而已然下大夫祀皆無異獨貶而去其旅酬於義何居秦氏通考據特牲禮謂先旅西階一觶次旅阼階一觶而後及無筭爵此經云交錯其酬亦是二番旅酬然賓禮旅酬之後亦云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爵無筭是交錯其酬乃無筭爵之始事與旅酬無涉蓋長賓與長兄弟次賓與次兄弟衆賓

與衆兄弟東西往來并爲交酬錯則注之所謂惟已所欲更無次第之數非若旅酬之爵發之自尸以次相及是交錯之酬固不可以當旅酬之節卽特牲之旅酬亦是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以序而徧爲旅西階一觶長兄弟又酬賓賓酬衆兄弟衆兄弟酬衆賓亦以序而徧爲旅阼階一觶尸皆不與其事則與賓禮之旅酬名同而寔異況果有此二番舉旅經不應畧而不敘遽及於無筭爵經旣不敘知其無此兩次旅酬也其所以無此之故則以賓尸在堂尸得與在庭諸人共其禮不賓尸而尸在室無由發爵以次相及故但賓與兄弟交錯其酬特牲之旅酬亦云

交錯以辨明其爲賓兄弟之相爲酬非尸之舉旅行酬也然則天子諸侯大夫之祭其不儐尸者亦無旅酬之事可知但其中則尙有别春祠夏禴追享皆特祭於一廟行禮於堂者惟初之朝踐耳及薦熟而尸入於室以迄於終無復出堂與在庭行旅酬之事則當其主人徧獻衆賓及私人之後亦賓長加爵畢卽賓兄弟交錯其酬如有司徹篇末所載之禮特士禮殺加爵者止一賓長天子諸侯助祭者多則旣有賓長之加爵復當有長兄弟之加爵於是而交錯其酬無算爵終之以利加爵而事畢若朝享則太祖爲本廟之主而毁廟親廟之來合食者其尸與主皆外至

朝踐訖而合食於室卒食而酳尸三獻酬尸一獻禮固與祠禴追享無殊然祠禴追享之尸不與旅酬者以尸在本廟之中全其爲尊故不得發爵導飲以就降屈太祖之尸爲本廟之主尊亦猶是也其毁廟親廟之尸則自太祖視之皆其子孫且自外至又近於賓是宜體太祖均惠之意而行旅酬旣旅酬而後行無算爵二事與賓長兄弟長之加爵相間而行雖無正經可據而禮器言周旅酬六尸是祫祭之禮卽司尊彝所謂朝享者六尸毁廟親廟之尸凡六也蓋后稷之尸在室不與於旅則當主人酬尸尸奠而不舉欲惠之均於衆於是祧之昭尸體其意執以酬長賓

長賓以酬祧之穆尸穆尸以酬長兄弟長兄弟以酬高祖之尸高祖之尸以酬次賓次賓以酬曾祖之尸曾祖之尸以酬次兄弟次兄弟以酬祖尸祖尸以酬衆賓衆賓以酬禰尸禰尸以酬衆兄弟衆兄弟皆以序相及徧於私人然後長賓與長兄弟加爵遂及無算爵而以利之加爵終焉是則不儐尸之中尸有不與於旅酬者有與於旅酬者義各有在注疏謂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夫旣發爵則是爲舉旅行酬之首經但云旅酬六尸未嘗云受旅六尸安在發爵之不與乎旅酬哉

徹俎與歸俎不同曲禮曰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言凡

則統大夫以下有事助祭者皆然孔疏謂專指士而言非也大夫士之祭則私臣亦自徹其俎若賓兄弟公有司非其臣則有司徹之特牲禮所云佐食徹尸俎俎出於廟門祝執其俎以出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者是也歸俎卽致膰歸脤之事亦稱致福亦稱致胙取其祭之俎實致之以示同福均惠之意蓋皆使人無自攜以歸者少牢下篇言賓尸禮云司士歸尸侑之俎不賓尸則佐食出尸俎於廟門外有司受歸之祝執其俎以出於廟門外有司受歸之此士祭畢歸俎之禮而賓尸止及尸侑不賓尸止及尸祝者蓋尸最尊祝與侑皆以輔尸尊之故於其出而卽歸

之若賓及兄弟之俎其歸之葢在主人退有司徹之後據論語云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明三日之中皆可分致不必限在祭畢是以本經祭畢之時止記歸尸祝之俎而賓及兄弟歸俎之文皆畧而弗具也且不特與於祭者有歸俎即未與者亦有之周官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尙來歸脤左傳僖九年會於葵邱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是皆不必在廟助祭而以親賢之故祭肉及之以著同福均惠之意又不特上祭而與下同福均惠也卽下有祭祀之事亦得歸胙於上少儀爲人祭曰致福爲已而

致膳於君子曰膳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周官膳夫凡祭祀之致福受而膳之是臣之於君亦有致胙之禮但謂之致福致膳不謂之歸俎耳先儒誤認徹俎卽爲歸俎故鄭注特牲禮謂兄弟及衆賓自徹而出雖賓俎有司徹歸之賈疏云有司徹歸尸侑之俎不儐尸歸尸俎皆不見歸賓俎鄭所以知歸賓俎者上文賓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明賓不自徹俎主人使歸之若助君祭必自徹其俎敖氏注有司徹則於司士歸尸侑之俎之下直云賓長而下則自徹而授其人以歸今按禮言祭於公者自徹賓及衆賓苟非私臣奚必自徹卽爲臣而自徹

亦徹之而已詎必自將以歸孔子爲魯司寇從而祭是祭於公也當已自徹其俎而曰膰肉不至不脫冕而行葢公不使人歸之徹與歸固兩事也乃注疏旣混徹於歸因無解於孔子之事遂云自徹者專指助祭之士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不免游移其說馬氏睎孟則又以孔子於魯膰肉不至是時自徹之禮廢矣夫已則廢禮而責人之非禮曾謂聖人而有是乎哉知自徹乃是臣禮非其臣則有司徹之至歸俎則皆使人而尸祝與賓兄弟時有不同斯經記之旨無不可通矣

祭祀旣畢主人送賓於廟門之外同姓則留與之燕詩所

謂燕私中庸所謂燕毛是也其燕之所經無明文孔穎達謂祭時在廟燕當在寢葢以燕禮云膳宰具官饌於寢東記亦云燕朝服於寢而少牢篇末云司士歸尸侑之俎主人退注謂反於寢是燕不於廟而於寢陳氏禮書直以卽於路寢釋之則寢卽生人所居之寢非廟後之寢也惟朱子以爲燕於廟後之寢今按燕禮爲君燕其臣非族燕之事自宜於所居之路寢若族燕則因祭以盡歡從宗以合屬無緣舍祖考之廟而卽生人之居詩湛露爲諸侯朝於明堂而王燕之其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宗卽逸周書所云明堂之宗宮也考卽逸周書所云明堂之考宮也毛傳

亦曰夜飲必於宗室宗室則亦卽召南所謂於以奠之宗室牖下其爲在廟明矣又少儀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此燕承祭而言明祭時雖有室中堂上之事而主於敬不得脫屨至祭畢而燕則可以跣是燕亦卽在於其廟之堂以爲在廟後之寢固無據也至詩言樂具入奏鄭箋謂祭時之樂復皆入奏疏卽以爲復來入於寢奏之則亦非是葢祭畢之時祭樂已隨衆俱出此則別用燕樂周官鐘師凡祭祀奏燕樂旄人凡祭祀舞其燕樂是卽用於燕私之時非卽祭時之樂謂之入奏者入於廟亦非入於寢也葢聖人制禮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而又不可

以無事而飲故於祭畢行之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敎民睦葢既盡其愛敬之誠以致享於祖宗而又體祖宗之心以親睦其宗族然所謂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者飲卽族燕食是族食二者有別何以明之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又曰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葢族燕禮文族食禮殺燕有樂而食無樂二者皆行於祭畢其所以不同之故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各以一時祭一代之廟亦各以一祭合一代之族而用食禮以綴之如祭其禰則身之親昆弟以下父之族也皆與食祭其祖則父之昆弟以下祖之族也皆與食祭其曾祖則祖之昆弟以下凡曾祖之族皆與食祭其高祖則曾祖之昆弟以下凡高祖之族皆與食夫父之族齊衰之親也祖之族大功之親也曾祖之族小功之親也高祖之族緦麻之親也而各於祭廟之餘爲綴食之舉大傳所謂綴之以食而弗殊者是已然父之族四祭皆與祖之族與於三祭曾祖之族與於二祭高祖之族與於一祭與於祭乃與於食是親者稠而疎者稀故文王世子言族食世降一等以一食再食三食四食隨世數爲差降也注疏雖知疏數因於世次而不知族食之卽在祭餘但謂以

時合族而已夫以時合族則疏數無常可以任意矣必拘以一年四次與夫三次二次一次之差況先王制禮必無無事而聚會飲食也哉至於族燕則一行於朝享之後一行於追享之後合其同姓凡太祖以下之親皆與而不止九族有服者大傳言同姓從宗合族屬是也其禮以異姓爲賓以膳宰爲獻主而公與族人序齒于是奏燕樂行旅酬至無算爵盡醉而畢毛詩湛露傳云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媟宗也毛公生於漢初必有所授葢卽此之謂以所合之人視族食爲大故其禮亦視族食爲隆要皆因祭以致其親

胾之情陳氏禮書乃謂王與同姓有祭畢之燕有時燕時燕者平居無事合之以申好亦昧於坊記所云因其酒肉以聚宗族之義也

無尸而祭謂之厭大戴禮云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蓋不能備禮但設饌以飫神而已王制言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孟子亦云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祭有尸而薦無尸則薦卽厭也以其設饌謂之薦以其飫神謂之厭惟無祿者如是若自命士以上有田祿者皆爲祭而不爲厭其厭惟施之於殤與無後者而已然厭之中亦有別曾子問曰何爲陰厭陽厭孔

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爲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是則厭之或陰或陽因宗子之殤與凡殤及無後者各異其施舍是無所爲用厭也聖人之旨本屬甚明自鄭氏誤據特牲少牢二禮其迎尸之前祝酌奠於鉶南在室之奧屬陰靜之所以之當陰厭尸謖之後徹薦俎敦改設於西北隅屬室之明處以之當陽厭以後諸儒無不從之夫厭爲殤與無後而設孔子已明言之且曰祭成喪者必有尸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以此破曾子祭必有尸

厭祭亦可之疑豈有祭殤之禮而儼然屬之正祭者況特牲少牢之經並未嘗言此兩節之爲陰厭陽厭特以一在尸未入之前一在尸既出之後遂强名之爲厭不知此祇尸不在而已非竟無尸也且陰厭云無元酒而特牲少牢皆有元酒陽厭云尊於東房而特牲少牢之末皆云納一尊於室中則其不得以此爲厭益審矣然則特牲少牢始之設奠於奧末之改饌於西北隅者何哉蓋孝子求神恍惚無定故立尸以慰其愾聞僾見之寔而初時尸未入意其神依於主則於是奠以依之及尸既出則又無所見聞所謂已至必樂饗之必哀者至是又不知神之何往故改

饌以冀其仍留於此若復尸則既饗而致之又從而繹之差有以安其明發不寐之懷而兼盡其樂與哀半之實可無復改設以禮備而神享之也並與厭飫之義無涉果如注疏又奚獨上大夫無陽厭乎至若曾子問又云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代其祭是爲攝主攝主不厭祭者卽不祭殤與無後也蓋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而祖廟在宗子之家宗子主之今宗子得罪去國祖之祭不可絕故以庶子之爲大夫者攝而殤與無後之厭祭則竟廢之一以避正主之嫌一以見其本從祖而祔食者降殺於祖非若正祭於祖之必不可廢也注疏不知此義以不厭祭

謂不行祭未改饌之事是攝主與正主儐尸之禮何殊且如其言謂攝主謙退似神若未厭飫然則正當改饌以飫其神胡爲反從而廢之陳氏禮書又附會爲不敢飫之說則既敢祭之後胡爲而不敢飫之是何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哉惟知厭祭專屬於殤與無後者之事則不特經有明文可據而喪服小記所云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乃正攝主不厭祭之確注聖人所以制禮之意亦從可識矣

三禮陳數求義卷十二

候官　林喬蔭　學

郊社

國之事莫大於祀祀之禮莫大於天天爲百神之君王者爲天之子故歲必祭天所以大報本反始也董仲舒曰王者歲一祭天於郊白虎通曰祭天歲一者何天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黷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此正義也自鄭康成剏爲六天之說疏家因謂天子祭天歲凡有九五時祭五帝於四郊五也冬至圜丘六也孟春祈穀七也孟夏大雩八也季秋大饗九也皇侃之說則以雩爲旱而祈雨非正祭不數歲凡八祭王肅之說則冬至圜丘孟春祈穀歲只兩祭程子之說則以圜丘明堂祈穀雩旱爲四祭以愚考之疑皆未確蓋五帝之祀卽孟冬天宗之祈與春祈穀夏大雩秋大饗皆在東都之明堂爲王居明堂之禮若西京一歲祭天只有冬至圜丘一次而或祈或報皆在社稷不於上帝卽或有事而祭上帝皆謂之旅不謂之郊大宗伯職所謂國有大故則旅上帝矣所以然者天子一歲常祭內而祠禴烝嘗追享朝享外而日月星辰山川社稷爲事多矣苟復數次祭天不惟其數而瀆且一歲僕僕於祭祀之不暇何暇君天下理萬幾乎惟六年殷同之歲

一王東都而西京之常祭自以太宰宗伯攝之東都只有郊有社而無稷則凡爲農事而或祈或報不得不卽郊壇行事以后稷先王農星皆配食於郊也然此爲所報之祭則其禮固亦殺於冬至之圜丘矣

鄭氏注禮所釋天帝名目最爲淆雜夫諸經所言但曰天也帝也上帝也五帝也昊天上帝也而鄭氏則别之爲天皇大帝皇天上帝五德帝當方帝感生帝諸名又據緯書以實之皇天曰北辰耀魄寶上帝曰太微五帝其五帝之目則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黃曰含樞紐於是王者祀天之典無非爲祀星辰此固不

待辨而共知其謬矣然原其所以致謬之故則以周禮只著圜丘之禮月令復有孟春祈穀於上帝及夏雩帝秋饗帝之文故分天帝爲二别南郊與圜丘而異之不知孟春之祀月令明言祈穀與夏之雩旱秋之報饗一類曷嘗曰祭其感生且凡祭祀之壇未有不在郊者圜丘之在南郊周禮雖未明言而固可以意知也惟是周有二郊之處毋論諸儒攻鄭氏者均未之及卽鄭氏自分郊丘爲二亦不能證其所在遂成千古聚訟之端案尙書召誥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於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逸書作洛篇亦云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則東都固别有郊壇與西京爲二而明堂卽在東都月令爲王居明堂之禮則所有祈穀雩旱報饗諸祭皆在東都之郊而周禮所言冬至圜丘之祀乃在西京地既不同禮亦有異然所祀皆天所配皆后稷也獨是西京圜丘之外有方澤是爲大社而大社之外又有王社與稷相對爲土穀者東都則郊外止有一社召誥所謂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者月令謂之公社但有社神而無稷神故牛羊豕皆一而地示之祭合於天神故郊之牛二且詩昊天有成命序曰郊祀天地蓋亦東都合祭天地之樂故終篇言天而不及

地也其所以天地得合祭之故則以西京正祭既分圜丘方澤於二至祀之東都六歲一至因事而祭殺於正禮矣自王莽諂事母后剏爲同牢合食之言反以東都之殺禮爲正禮元祐之議以東坡大儒亦力持是說詆分祀之非後之辨者又必謂周之祭天地有分無合郊與丘不得爲二皆非確論也

鄭氏六天之說諸儒闢之是矣然諸儒謂天卽帝帝卽天實只一者其義亦復未安以經文考之司服云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又云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固異於昊天上帝矣掌次云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又云祀五帝張

大次小次則五帝又異於上帝矣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又云旅上帝則上帝又異於天矣蓋天者統體之名而以五行之氣化生萬物乃其功用旣有功用則必有主宰之者故謂之帝冬至之祭所以大報本反始爲大祭亦爲正祭故特舉其文曰昊天上帝以爲但稱昊天則疑其虛渺而不得夫以父事天之實但稱上帝則表其功德而不得其穆清廣遠之容必合而著之然後體用該而所以事之之義乃備若上帝之祭則有事而爲之大宗伯言國有大故則旅上帝肆師言凡師類造上帝是也因事而祭故但以其主宰稱之然所以主宰而成功用者不越五行之

氣而已則其祭也亦第就其時其位之所司者爲之是以小宗伯言兆五帝於四郊而因事之祭或旅或類但云上帝不云五帝明各就其時位非合祭也其五帝之合祭則別在東都之明堂王者以六歲殷同諸侯而親祀之此如人之一身視聽言動皆心之所爲雖用之所著隨時隨事各足以見而合之必應乎中故於土中之地特建明堂以合享五帝然其禮亦稍殺於報本反始之所爲故亦卽以其功用表之是則天帝雖無分別而各因其祀之禮以異其稱鄭氏以星辰爲言者固謬而若王肅以五帝爲上帝之佐擬諸三公之爲王輔王昭禹陳祥道輩又以五帝擬之諸侯謂諸侯得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疑皆非得其實也

古天子祭天未有不祭地者天一歲一祭則地亦然而諸儒之說之誤有二一則主合祭而但有圜丘遂無方澤一則主分祭而不知大社卽是地示二者皆失也今考合祭之說始自王莽以爲天地合精等於夫婦宜同席而坐共牢而食故祀天南郊以地示配後世因之朱子所以有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之歎然後之君臣豈果以王莽之事爲足法哉如宋之元豐元祐紹聖至於三議不可謂不詳矣明之嘉靖斷自宸衷不可謂不決矣而主合祭者反挾

持而不可破其故固不出鄱陽馬氏之兩言謂禮文繁縟則憚勞賞賚優渥則憚費然賞賚爲五季獘政後王無難更張而溺於宴安則莫不有畏勞之意故嘉靖方毅然自定爲南北郊之禮而親祀未幾卽行遣代張居正遂得於神宗之初復更爲合祀其言曰以冬至極寒而祼獻於星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於炎歊之中推其意將冬至之祀亦且可廢而神宗四十餘年惰窳之習已成於卽位之初矣然此猶人主之私也雖元祐之議以東坡大儒亦力主合祀之說所陳六議雖未免有狥後世之失如馬氏所云憚勞憚費者而其力執以爲合祭之左證則直因昊天

有成命之詩序云郊祀天地也此爲合祭天地之明文若謂天地各祭而皆歌此詩則詩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者祭地於北郊獨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其後紹聖再議陳祥道猶持此詩爲合不可破之論而後之辨者亦但謂詩言昊天有成命猶其命維新天作高山云爾非專指天之功德而歌頌之是終篇雖未嘗歌地并亦未嘗歌天但言主祭之基命宥密則用之祀天可用之祭地亦可此秦氏通考說今案周禮之言圜丘方澤自是西京之正禮其東都天子六歲一至居明堂以朝諸侯月令所云祈穀大雩大饗者皆有事上帝卽郊壇以祭逸書作洛篇所云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是也然其異於西京者只有南郊爲祀上帝之所而不見方澤祭地之壇是知其地示之祭合於天神以正祭自在西京此爲殺之故召誥言營洛之初卽云用牲於郊牛二天地合祭天一牛地一牛也然則昊天有成命之詩序謂郊祀天地者蓋亦是東都之禮蕭氏援之以爲天地正祭有合無分固謬而諸儒之辨又必謂圜丘方澤各歌此詩亦不知周之東都原有合祭之禮也至嘉靖之議霍韜謂分祀雖見周禮莽賊僞書不足依據則合祭實從莽始苟周禮爲莽所作何難削去圜丘方澤之文而別爲合祭之制今周

禮却是分祭與莽說殊則非莽之僞書明矣姚淶又以周人用建子之月爲歲首故冬至祭天夏至祭地陰陽之義先後之倫各有攸宜今用夏正以一歲之月序之則夏至前而冬至後尊天之義豈其若此行周之禮不可以用今之時用今之時不可以行周之禮此則不唯不可議禮且似並未讀周禮者夫周禮一書皆用夏正未嘗用周正也孔子之言禮曰吾從周告顏子曰行夏之時如淶之言孔子先自矛盾矣況祭祀之有其時各以其類不以先後爲尊卑宗廟時享豈以祠禴爲尊於烝嘗乎乃孫承澤作春明夢餘錄復從姚氏之言申之以爲合祀之行百五十餘年風雨調順民物康阜嘉靖一改而明遂衰建議者夏言卒死於法夫明之衰言之死果由郊之分合然耶其陋甚矣此則合祭之所以致誤也若諸儒之主分祭者並據周禮夏至方澤之文而不知方澤卽祭法之所謂大社案經之言天皆與地對而言郊則皆與社並稱泰誓云郊社不修仲尼燕居云郊社之義中庸云郊社之禮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禮運云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云禮行於郊則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則百貨可極焉郊特牲云郊所以明天之道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

以尊天而親地也且於郊言報本反始於社亦曰報本反
始然則社非地祭乎惟是周禮之言地祭有地示土示之
别而祭法則曰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
社蓋大社卽地示之祭謂之大社亦曰后土曰冢土猶之
郊祀或稱天或稱天神或稱昊天上帝也其地亦爲方丘
亦爲泰折猶祭天之所言圜丘又言泰壇也此其祭之時
以夏至與冬至之典對者若王社之制則小司徒職云凡
建邦國立其社稷之壝小宗伯云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左宗廟匠人云營國左祖右社此爲五土之示其地在王
宮中門之內其祭以春秋其日以甲乃與稷對者也自注

疏混大社王社爲一而大社所在不知其處崔靈恩謂在
籍田然國語所云王耤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耤禮而已未
聞耤有社也卽詩序言春耤田而祈社稷亦非必謂社稷
建於耤田孔穎達又以爲同在庫門之內王社在大社之
右然既同處則同日祀乎抑分日祀乎此皆求其故而不
得者惟張子有言大社王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王自爲
立社必在城內又言天子立大社爲羣姓必不但城中之
民大社祭天下之地示王社祭京師之地示所見最爲精
卓惜其言之尙未詳以今推之則大宗伯鼓師言社而不
及地示者以地示亦爲社王社大社同禮則亦同爲血祭
同鼓靈鼓也司樂之五變而致土示鬯人之社壝用大罍
郊特牲之日用甲此王社爲土示之祭别於大社之爲地
示也且元祀之議分祀而卒不果行者泥於天地皆服大
裘遂有夏至盛暑難行之苦知夏至之祀卽是大社則大
裘而冕自爲祀天之服而祭社則司服明言希冕大社王
社同之希本作絺書有絺繡之語孔傳云葛之精者曰絺
則夏至服之宜矣且祭地之配經無明文其亦以后稷者
出鄭康成妄據緯書之說而自漢以後則多以女后侑食
尤爲不經知方丘之爲大社則地示卽后土配以勾龍故
孝經但云郊祀后稷以配天不云並配天地也乃自來諸

儒鮮知此禮惟五峯胡氏稍據張子之言而小變之謂王
者父天母地埽地而祭者唯昊天上帝地示則惟有社祭
無所謂方澤後世既立社祭不宜復有方丘不知方丘卽
是大社大社之外原有王社與稷並稱後世立王社又立
方丘爲大社正合於禮近儒萬充宗知方丘卽大社矣而
以句龍之配只爲王社而大社無配又不知祭地爲何服
蔡宸錫云大社一名太折一名方丘一名方澤是矣而以
爲在雉門之內與稷並設皆失其實此則主分祭者之所
以誤也議禮之臣紛挐於上解經之儒淆惑於下總由昧
乎周家西京東都之禮原自不同其爲合爲分各有取義

而地示土示之號皆得稱社故禮之或同或異經亦互見其文牘而繹之庶幾有以息羣喙也歟

周有東西都郊壇西都之郊每歲正祭之處東都則六年一至但爲祈報之祭不是正祭自平王東遷卽洛邑爲都其初豈遂意其久安於此必託爲暫時所居其所行典禮亦必託爲王居明堂之禮及其行之既久習而安焉遂不復有冬至圜丘之祀而記禮之人爲七十子後學者皆在東周之末亦遂以東都祈報之祭爲正祭故周郊以冬至不卜日而記曰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周郊不兼祭日月日月別有實柴之禮而記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

日配以月周郊之服以大裘而記曰王被衮以象天皆所爲東都之殺禮而統稱爲郊祀之正禮然且所見與所聞不同故既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明其得諸傳聞者亦知西京之郊以冬至疑其爲迎長日之至而今只用辛日不用冬至則又疑周之始郊冬至適遇辛日之故此正因黍離之後周禮不行民間幷不得見其書故據傳聞而揣測如此猶叔孫通爲緜蕞於六經未出之時古禮與秦儀雜有不能免也至於魯之爲郊則亦有故蓋東都天子惟六歲一至故成王既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還歸在豐命周公居洛周公之

子君陳復尹東都竹書所載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者是也周公父子並居東都則王不殷同之歲所有東都祈報之祭皆周公父子攝之矣而習俗不知遂以爲周公有勳勞得行天子之禮且東都之禮成王之後惟宣王一行則其他諸王皆未嘗殷同以親行祈報而周公之子孫世爲周公蓋世居東都攝其事至平王東遷初以爲王居明堂後遂安焉所有祈報之禮王既自行遂不復使周公之後攝事而魯惠公不知以前此之攝事爲康周公之故今忽中變故呂氏春秋言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竹書亦載是事在平王四

十二年與呂氏春秋合然當時止之之說必明前此所以得郊者以王在西京故東都得以攝祭而惠公亦遂曉然而無疑是以孔子作春秋始於隱公歷桓莊閔三公皆未有以郊書者至僖公之世數從伯討遂爲望國而襄王狩於河陽朝於王所者再故詩駉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其閟宮之頌曰乃命魯侯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此正言郊祀之事而春秋之書郊亦始於此然

襄王不許晉之請隧而獨許魯之郊者則亦季孫行父託
爲前此所以得祭爲成王康周公之故故襄王亦遂惑而
從之也然而僭矣是以孔子有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
之歎但魯以宗國繼别子之所自出則得立文王之廟而
行禘禮惟不當用之於羣公之廟（别詳祭庌宗法二門）郊則明爲越
禮犯分之事故先以郊禘並言下則只明郊之一事以爲
魯不雖異於杞宋且亦不得以周公爲辭杞宋之郊以禹
契故是天子之事也卽周公當日亦以居守東都攝天子
之事是天子之守也今非杞宋又非居守於東都郊何名
乎是天子之事守句是字指郊言不指杞宋言特聖人不

欲明斥其君之非故隱約其詞以待人之自解焉耳然自
僖公以後魯習行之而記禮之儒亦遂以魯君臣所託詞
者信以爲實著之於經而後之論者或以爲成王之賜伯
禽之受皆非（此程子說）或以爲成王不敢臣周公而伯禽不當
受（此張子說）或以爲成王只許其用郊禘之禮樂以祀周公非
許其遂行郊禘之祀（此馬貴與說）或以爲始於惠公（此羅泌蔣之奇等說）
或以爲始自僖公（此楊用修何元子等說）皆未察其所以致僭之由
與孔子所以致歎之意也
詩頌言龍旂承祀繼之曰春秋匪解則魯之郊正是春而
祈穀秋而報饗之禮故成公十七年經書九月辛丑用郊

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哀十三年傳子服景伯謂吳太宰曰
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此皆
月令所謂秋饗之禮自明堂位有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配
以后稷之語公穀二傳亦遂謂魯止春郊以九月之郊爲
非時孔穎達且以景伯所說爲虛言以恐吳之計夫吳雖
信鬼若魯果不以此時祀上帝而誑之必反滋其怒何以
致其恐乎蓋明堂位以孟春之郊與季夏之禘相對故只
及祈穀之祭若專以上帝之祀言則春而祈秋而報二時
並有事也至鄭康成以魯孟春之郊謂是周正子月則左
傳禮記明言啓蟄而郊其非冬至審矣況東遷以後天子

且不復有冬至之郊而謂魯反有之乎且魯之君臣怠緩
成習往往後時觀春秋所書多在四月周四月夏二月蓋
後啓蟄之一月非後冬至之三月也
明堂位言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定是夏正寅月蓋惟春
秋國史用周正其他周禮毛詩皆以夏正也故左氏之言
曰凡祀啓蟄而郊孟獻子亦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
故啓蟄而郊郊而后耕鄭康成誤以孟春爲周正而後之
儒者以春秋所書魯郊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皆在春
正月春秋是周正則此爲子月冬至之事不知祭祀之禮
有卜日有卜牲記言郊之用辛景伯亦云魯以十月上辛

有事上帝曰無庸卜但有卜牲其卜牲之禮則祭義所謂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其養之之時則充人職所謂掌祭祀之牲牷繫之牢芻之三月記亦云帝牛必在滌三月也今魯以建子之月卜牛養之三月以爲寅月之用正未失時但春秋所書于宣三年曰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成七年曰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定十五年曰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無非以其卜牲變故而書卜牲在三月之前非謂其正月卽郊也乃近儒萬充宗則謂魯直僭行日至之郊託於祈穀之名以輕其事又曰魯行祈穀春秋必不書郊春秋書郊則魯郊必非祈穀夫魯之僭方假託於成王之賜如明堂位所鋪張者果爲冬至豈肯反借祈穀以自輕若祈穀之爲郊則自東遷以後天子亦然孔子又奚爲易之而謂是必祈穀非郊也哉

東遷以後郊天之禮但有孟春而無冬至故桓五年傳云凡祀啓蟄而郊而襄七年傳所載孟獻子之言則直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可見其以祈穀之禮爲郊天之正禮矣然孟獻子當時稱爲賢大夫者蓋亦嘗聞西京之舊典故雜記又載其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可以云者追憶其傳聞之詞猶以宋人

於南渡之末作東京夢華錄也然七月之禘獻子爲之而不以日至郊者則以周天子亦以祈穀爲郊魯之僭方欲同於天子固不肯易其孟春之祀也先儒不察乃謂一人兩說必有謬者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眞且謂獻子本無此言不得云禮記是而左傳非（並見孔氏春秋正義）斯皆昧乎其故而憑臆以說爾

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此祀天所以稱郊之義也其地周禮曰圜丘禮器曰吉土祭法曰泰壇實一而已案爾雅非人爲謂之丘而郭璞言地有吉氣土隨而起蓋因吉土之自然而高者埽除以爲兆域所謂爲高必因丘陵者是也其域爲圜形以象天故稱圜丘非謂自然之丘有圜形者此域卽又稱泰壇泰之言大也壇之言坦也除地而成坦然平大故曰至敬不壇埽地而祭以封土謂之壇除地亦謂之壇不壇者不封土耳既除地爲圜形之域則亦得有壇稱所以又有泰壇之號注疏乃謂先燔柴於壇既而於壇下埽地設饌爲正祭況於不壇之義以泰壇別爲燔柴之所誤也其方位在國之南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此爲明文可據自鄭氏分南郊與圜丘爲兩處賈公彥因謂圜丘既取丘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不知西京東都雖各有郊壇而皆在南方并

無異向若祭天不於南則背乎答陽之義故孔穎達亦惑於鄭氏郊丘二地之說者而其言圜丘猶曰所在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所見祇賈氏卓矣其祀地之所名方丘亦名大折通稱大社先儒謂在北郊雖於經未有明訓然漢郊祀志載翟方進等奏議引禮記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此在劉氏校書之前蓋禮記之逸文故當時援以爲祭天地各在所都南北之證且周禮內宰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祭統亦云王后蠶於北郊其禮與天子之親耕南郊相對是亦陰陽對待之

義固可信祭地之必在北郊也鄭氏以北郊祭神州地示方丘祭崑崙地示與分郊丘爲兩者同誤然地之廣狹不同自其厚德徧載言之無有遠邇疆域之限此地與天匹是爲方丘大折之祭張子所謂大社祭天下之地示者故郊社往往並舉郊在南郊即大社在北郊矣其一方一國之地則直爲五土之示祀於王社與稷相對爲土穀之神其地在中門之內并不在郊是則祭天原有兩所一在西京一在東都而非如鄭氏郊丘之說如其說是二天也祭地亦有兩所一爲大社一爲王社而非如鄭氏崑崙神州之說如其說是二地也天地不可二諸儒皆知辨之而西京東都之各有郊地示土示之通爲社則自漢至今諸儒未有論其故者矣

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而典瑞則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考工記玉人亦云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兩者不同故鄭康成謂蒼璧所禮者冬至圜丘之天皇大帝四圭所祀者夏正寅月祭於南郊之感生帝黃琮所禮者崑崙之示兩圭所祀者神州之示諸儒皆以二天二地出於緯書之妄說羣起而力辨之然所以辨而釋此用玉不同之故究皆未確如徐邈說璧以禮神圭以自執故曰植璧秉圭非圜

丘與郊各有所施然六瑞六器並掌於宗伯何獨無四圭兩圭典瑞玉人所職尤詳何獨無蒼璧黃琮且兩圭四圭既是主祭之人所執與奠神之玉無與而典瑞下文言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是亦所執以祭之玉矣然上文既云執鎮圭以朝日何又重言祀日若謂圭璧及璋邸射皆是禮神之玉不爲所執則兩圭四圭又是執者一節之中彼此固亦不宜互異也顯慶禮謂禮神在燔柴之時祀神在薦獻之際蒼璧黃琮降神所用四圭兩圭正祭所須然何以四方只有禮玉無祀玉日月星辰山川又只有祀玉無禮玉一經之中亦不應互舛如此陳及之

則謂蒼璧黃琮言其色四圭兩圭言其形大宗伯所謂卽
典瑞之所謂盖祀天則用四圭之蒼璧祭地則用兩圭之
黃琮然圓者爲璧方者爲圭今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
則其形非方非圓故曰四圭有邸安得僅卽其中央之邸
竟目之爲蒼璧既正目之曰蒼璧黃琮則必其實爲璧爲
琮而非指中央一邸矣敖繼公又以大宗伯所云蒼璧黃
琮等是禮方明之玉故以天地四方並言非天地正祭所
用然據覲禮載祀方明之禮明云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
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未嘗云上璧下琮則亦不得混
爲一事竊考大宗伯之文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盖是正祭之禮故掌之禮官之長其以天地四方並言猶
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亦舉其禮之重者爲首次也
謂之禮而不謂之祀正以明其爲至隆之典蒼璧黃琮歲
只冬夏二至一用而已典瑞玉人所云四圭兩圭與日月
星辰山川等所用並列是其禮畧殺不同二至之所爲則
所謂祀天者卽祈穀雩旱報享之類有事於上帝卽是祀
天而有故而旅亦用此玉可見其非同蒼璧之必不可以
移用也所謂祀地者卽王社土示之祭故本文所職之玉
徧及諸神而社稷獨缺知此祀地之文直包社稷而黃琮
惟用之大社又可見矣然則蒼璧黃琮與四圭兩圭之異

用乃因禮之輕重而殊其施非謂有二天二地亦非謂帝
之不可爲天社之不可爲地也至大宗伯又云皆有牲幣
各放其器之色則冬至圜丘之祀牲色以蒼夏至方澤之
祀牲色以黃亦是正禮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
牲乃指正祭之外所有祈報上帝及社稷之類言之而郊
特牲之言牲用騂祭法之言用騂犢則直因東遷以後以
王居明堂之禮爲正禮但有祈報之祭而二至之祀不行
故不復有蒼黃之牲而但用騂犢觀魯僖之僭欲同天子
頌亦云享以騂犧是當時天子郊牲用騂可知記者生東
周之末故遂因之爾先儒未詳及此乃謂用牲可不偏主

一色而或且執用騂以攻周禮之爲僞附會支離均非通
論也

周禮天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而春官司服
則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明此所服以祀專指冬
至圜丘其他祭帝於郊不用此服也且兩處並只言大裘
則大裘之外亦無別服可知鄭志謂大裘之上又有元衣
與裘同色本是節外生枝之說固無足辨而諸儒又因郊
特牲言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與周禮不合遂謂大裘之
上加以衮衣王肅僞作家語且謂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
象天既至泰壇脫裘服衮以祭說愈曲而愈支夫果著裘

於內加衮於外則所見者衮服而已周禮不應特著大裘即裘衮並用經亦宜二物並言不得獨言裘既獨言裘則圜丘之祀直是有裘無衮其服衮以祭者乃是祈穀雩旱報享以及四時迎氣大旅肆類之類其禮殺於冬至之正祭故其服亦不與冬至之正祭同郊特牲之記亦因東遷以後以明堂禮之祈穀爲正祭而冬至之祀不行故不復見大裘之服但見王之被衮因而記之鄭注不知此故漫以被衮爲魯禮疏復爲之附會曰魯用王禮作記之人既以魯禮而爲周郊遂以魯侯稱王夫作記之人雖非聖哲大抵皆七十子之徒當亦竊聞聖人之緒論而竟稱魯侯

爲王有是理乎且服各有宜因其時亦因其事大裘之用於冬至圜丘宜也此外惟孟冬合享五帝於東都之明堂亦用此服以合享五帝其事與祀昊天上帝相等而時以孟冬亦宜裘之月也若夏至地示之祭禮雖與祭天同其尊然所服於經無文崔靈恩賈公彥孔穎達等以爲亦服大裘則以盛暑之月一例服裘宜其勢不可行而北郊之禮遂因以廢而後之說者謂祭地宜被衮與祭天同則亦非是夫使祭地果是衮冕經亦當明著其文乃祭天之裘兩見而祭地之服並不一聞豈眞周禮之有鈌漏哉蓋大社即是地示祭地之服司服固明言之於祭社稷則希冕中矣鄭注云希讀曰絺即虞書所云絺繡者大社王社均用此服故不別見祭地不然先王先公四望山川五祀饗射以及羣小祀之服司服並掌之而獨無祭地之服何哉蓋祭社之禮有不同於祭地者以見地示之尊而祭地之禮有仍同於祭社者以見其功用之同義各有在故天地相埒禮多從同而以大裘祀天以希冕祀地不嫌其殺者正以天尊地卑聖人原有崇效卑法之道未可以常見衡量況於昊天上帝曰祀於先王先公曰享於社稷曰祭是以天神人鬼地示三者爲序而非有所輕重於其間則又何必謂祭地之服不可用希冕乎哉

周官大宗伯云以實柴祀日月掌次云朝日則張大次小次典瑞云圭璧以祀日月禮記祭法云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祭義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祭日於東祭月於西國語魯語云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大戴禮保傅云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是日月各有正祭不與郊天同而郊特牲乃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祭義亦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何哉孔氏疏謂徧報天之一切神而天之諸神惟日爲尊故此祭者日爲諸神之主不用所出之帝爲主而主日者所出尊不與諸神爲賓主猶如君燕羣臣使膳宰爲主人不以君爲主也又謂天無形體

懸象著明不過日月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爲重以對日耳葢天帝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日得爲衆神之主也然祀莫尊於天帝禮莫重於郊祀精一以享猶懼瀆越豈宜濁以百神且所報者天天至尊故曰大亦豈以徧報一切祀然後爲大哉圜丘泰壇止是一地又安得於天帝壇外別立一壇以祀日月諸神此其謬妄固可共指信齋楊氏據春官凡以神仕者以冬至日致天神人鬼物彪又據三正記言郊後必有望謂以祭天之明日徧及百神然與主日配月之義究無干涉近儒蔡宸錫謂記之所言是魯禮魯

無朝日夕月之壇故即郊日附祭日月於壇上然於經並無明文則亦是臆爲揣度而已竊考逸書作洛篇云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乃設郊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是東都郊壇日月從祀與西京不同所以然者以東都之祀上帝祈穀雩旱報享皆因農事而祭與正祭殊故日月農星先王皆與周之東遷因其舊壇即以祈穀之祭爲正祭所以郊壇之上有日月之神而記禮者有主日配月之說矣

后稷之配天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之義也大地之示謂之后土左傳所云君履后土而戴皇天者也既是后土則自當以句龍配所以配地之神經文不別見者以句龍之配食於社大社王社無異禮也其謂亦以后稷者鄭氏妄據孝經緯有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之言遂謂其配天南郊者亦當配地北郊然於經實無明文可証也且緯書之言后稷文王並說正指東都而言東都無地示之壇合祭於南郊之壇故昊天成命之詩序謂郊祀天地此正后稷爲天地主之故豈謂西京方丘之祭亦配以稷哉而或者又疑配地之神經既無文則地示之祭竟可無配亦復非是公羊固云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無配則無主又豈所以交於神明之義哉

# 三禮陳數求義卷十三

侯官　林喬蔭　學

## 羣祀

大社爲方邱與郊相對王社爲土神與稷並祠然社稷之義鄭元王肅二家互執不同世儒多從鄭說竊案祭法之文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覇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左傳載蔡墨之言亦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二書所言皆直

指句龍爲社后稷爲稷不云其配社配稷則王氏以社卽句龍稷卽后稷者是也乃爲鄭學者以大宗伯序祭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句龍后稷是人鬼不得言祭亦不宜在五嶽之先不知二人雖人鬼而既傳夏歷商祀之爲土穀之神則鬼也而神之矣唯其異於天神復殊人鬼故用血祭以祀且后稷配於圜邱句龍配於方澤若此復爲配食則土穀之神與天地奚別況此社稷之序於五嶽上者正以本文不別具地示之號社兼大社王社言之大社爲地示而顧可列五嶽下乎若鄭氏又以稷爲社之細別是原隰之神則尤爲不合夫以社爲五土之示明已有原隰在內矣庸別祀且以后稷之尊而配天忽又卑而僅配食原隰何不倫之甚哉至五經異義謂既祭稷穀不得復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其說更屬鄙陋后稷本屬官名豈緣稷穀若以稷是穀神之號則五穀也百穀也何獨以稷爲稱乎以此益知社卽句龍稷卽后稷蓋生而有平土播穀之功故沒卽爲土穀之神也

諸侯有二社一爲周社一爲亳社故左傳曰間於兩社爲公室輔以執政者日在治朝而治朝在中門之內兩社之間也先儒據祭法之言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并亡國之社是有三社夫諸侯不得祭地示則

社稷之外別無社祭若以爲國社祭境內之示侯社祭城中之示則將建於兩處抑建於一處將祭以兩日抑同在一日乎然則所謂國社者何蓋卽下文所謂大夫以下成羣置社曰置社也大夫以下通於士庶周禮有州社之文郊特牲言惟爲社事單出里是里亦有社故史記孔子世家載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左傳稱齊侯請致千社亦以里社言之蓋大而二千五百家小而二十五家皆得立社而州長爲大夫治二千五百家故以歲時祭祀州社屬民讀法閭胥爲士治二十五家故以

春秋之祭祀聚衆庶然社雖立於州里而實係於國也故月令有令民社之語謂之令則非民之所得私立矣自大夫以下言之曰置社自其係於國言之則統爲國社以諸侯既自立社於國中爲侯社亦爲百姓立社於州里爲國社也若以爲亦有三社則不唯其無別於天子且諸侯始有社稷大夫以下亦安得私有社稷乎

孟子言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其社稷其事不見於經傳惟左傳謂夏以上祀柱爲稷商以來易柱爲棄孫奭據之因謂湯以七年之旱故易其稷之祀然此僅見之湯世一行何關恒典且尚書序云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孔傳以爲湯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作夏社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疏則謂湯於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卽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則湯之遷社在勝夏之日卽記所謂亡國之社屋之者非由旱乾固不足爲孟子之證若趙岐說毀社稷而更置之則經傳所載大水大旱之禮有言與師者有言徙市者未聞毀社稷而更置之也然則孟子所說葢卽記所謂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者一方之水旱凶烖卽廢其一方土穀之祀故謂之變置何以明之案周頌載芟序曰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序曰秋報社稷也是祈報歲以二時而皆在社稷矣乃周官籥章曰凡國祈年於田祖則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祈年祭蜡皆不言時然祈年爲春祈則祭蜡爲秋報可知但豐年之頌序又曰秋冬報是報祭既行於秋復行於冬籥章之所以不言時也惟是國祈年則曰於田祖國祭蜡則不言其神以郊特牲之文證之云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是亦爲田祖而田祖卽社稷之神葢句龍平水土而民可耕棄教稼穡而民知耕皆田祖也記之言先嗇司嗇亦同此義后稷樹藝爲先嗇而句龍稱后土后土實生百穀乃司

嗇矣但籥章言田祖記言先嗇司嗇不言社稷者以社稷惟天子諸侯得而有之祈報之事通乎民間則土穀之神亦達乎天下因是以求乃知諸經所言四方之祭卽是天下土穀之神特諸儒未有通其故者故自漢以後竟廢其祭耳夫良耜之詩既云秋報社稷矣何以豐年之詩又兼言秋冬且不云社稷則又不知其報於何所考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致禽以祭社中秋教治兵致禽以祀祊祊字从示从方卽四方之祭是以詩言方社不莫又言以社以方皆以方與社並舉月令亦以季秋之月命主祠祭禽於四方葢春祈於社而秋之報則既於社又於方肆師所

云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是秋報於社大司馬之致禽月令之獻禽是秋報於祊也然社之報祭唯秋一舉而方之報祭則既秋復冬據王制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先儒並云鳩化爲鷹屬仲秋之月而夏官既於大司馬言中秋致禽以祭祊羅氏掌羅烏鳥則亦曰蜡則作羅襦謂既蜡則可設罻羅以取鳥是秋而報祭於祊亦謂之蜡至冬又聚百物而索饗之於是而收民息已不復興功郊特牲以蜡屬於歲十二月者舉其終而言實則秋也冬也其報祭皆謂之蜡故禮運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謂自秋成至十二月凡有百日其報享皆蜡而祭之日則一日也然則豐年

之云秋冬報者知其報於四方以郊特牲固曰八蜡以記四方大宗伯亦曰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也然既報於社稷何以復報四方而四方又何以有秋冬二報蓋王社爲京師土穀之神而自京師以外王畿千里達於九州各有土穀之祀其歲之豐凶上下皆天子所殷然不能忘者故於收穫之後都鄙邦國亦各以其豐歉來告有年則爲之報享然於王社則但爲京師土穀之神嫌其已隘於大社則方郊之祭與天匹崇非可數瀆是故於王都四面各立壇坎壇以祀其當方之帝坎以祀其當方土穀之神都鄙近則豐歉之達於王也速卽於秋報之邦國遠則其達於王也遲因於歲終報之各視其方而報其方之土穀故曰天子之大蜡八謂秋而報於四方者各一冬復報於四方者各一秋之蜡四冬之蜡四通爲八祭而八蜡畢苟一方凶歉則廢其當方之報祭故又曰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而其詩直以豐年爲言謂是祭惟豐年有之非若他祭之不論豐凶也先儒未究及此因而四方不知爲何神八蜡不知爲何義而孟子所說旱乾水溢變置社稷之故亦不能確指之矣

天子之大蜡八謂一歲而大蜡八次也先儒並誤以爲蜡祭八神則經明云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是所正

祭者二神而已卽以貓虎坊庸諸名實之然經又明言蜡也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大宗伯亦曰以疈辜祭百物祭百物卽所謂祭百種以報嗇也則自饗農及郵表畷以下特申明百物所以從祀之故此數者百物中之數物若以之爲蜡祭之神則經稱百物百種又不止於八矣況所爲八神之目先儒各以臆說而終無定論據注疏則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張子則以昆蟲是爲害者易以百種王肅則不數百種昆蟲而分貓虎爲二陳祥道則不數貓虎代以禽獸近儒蔡德晉又分郵與表畷爲二彼此紛錯大都依文附會以

合八數非確有所見夫經之備及諸名正是百物因報嗇而從祀本非正祭之神若以爲蜡祭是祭此八神則古者祭必有尸毋論昆蟲百種不可爲尸卽郵表畷坊庸貓虎將若何爲尸以象之乎惟其爲從祀則但設位迎神祭之而其所正祭者先嗇司嗇而已一主一配經文固自甚明而設尸亦象此二神可爾

四方之祀見於經記者不一而足自注家不能明指其何神或以爲五帝或以爲五官或以爲四望或以爲磔禳或以爲山林川谷邱陵之神以鄭氏一人自爲之說已彼此參錯若是宜其自漢以下遂竟廢其祭也今案五帝五官

並列爲五則不得遺其中央乃諸經止言四方不言五方而大宗伯直云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並不見中央之玉祭法亦但爲四坎壇不見中央之位則不可以五帝五官言明矣若謂是山林川谷邱陵則曲禮於祭四方之下卽曰祭山川而貍沈與疈辜不同兵舞與羽舞又異二者亦不得相混嘗卽祭法四坎壇之文繹之壇在上而坎在下壇屬陽而坎屬陰知四方之神兼有陰陽上下而大宗伯言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百物爲大蜡是其禮與蜡通詩多兼言方社是其事又與社對反覆求之乃悟四方之祭其壇也以祈其當方之帝卽禮之所謂四望也其坎也以報其當方土穀之神卽禮之所謂八蜡也何以明之禮之四望先儒多據虞書言望於山川王制亦有柴而望祀山川之語遂皆謂山川之祭爲望而或又以詩序言時邁是柴望之作中有懷柔百神之文謂當兼有上下之神故鄭司農謂是日月星海鄭康成謂是五嶽四鎮四瀆許慎則謂日月星辰河海大山杜預則謂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近儒姜兆錫且直指日月星辰四物然據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典瑞云兩圭有邸旅四望璋邸射以祀山川大司樂云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

以祀四望奏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是四望與山川之兆域玉器歌樂各自不同且於四望曰祀於山川曰祭則一爲天神一爲地示尤爲相判而諸所云嶽瀆河海山川之說非矣卽謂其屬於天神以日月星辰當之然典瑞旣言兩圭有邸以旅四望又言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則亦未得謂日月星辰卽四望也四望之義不明卽四方之義亦不可解竊據大戴禮三正記云郊後必有望而春秋三書魯郊皆曰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明望與郊相彷故小宗伯言四望之兆如五帝春秋之郊皆祈穀則望亦是祈穀之事蓋天子旣爲京

師之民祈年於社稷亦即爲四方之民祈年於其當方之
帝其壇即因五帝之兆在四郊者其時以郊後西京之郊
以冬至則望祀以孟春矣惟其所祀爲四方之帝則禋祀
之典與昊天上帝同故大宗伯但著其禮神之玉與䄍享
之儀而不別見四望之名目亦惟其壇即在四方之郊故
祭法但言四坎壇以祭四方而不別見四望之方位也然
孟春之望以祈年孟夏又望以祈雨皆以爲四方之民祈
穀實故詩序於噫嘻曰春夏祈穀於上帝也夏之祈雨亦
稱爲雩左傳所謂龍見而雩者總爲祈祭與秋冬報祭於
四方者相對是以公羊傳云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

言方之報望之祈皆爲四海九州之事非止爲其畿內也
大田之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方者報其方之土穀禋
祀者祈於其方之帝騂者天神之牲黑者地示之牲也若
諸侯則不得祭上帝但得祀其境內之山川故魯之三望
公羊以爲泰山河海爾雅以梁山爲晉望而左傳載楚昭
王之言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皆指
山川在其封內者然天子有四望諸侯惟有三望又其尊
卑隆殺之等也若舜典王制以及詩之時邁則別爲巡守
之禮柴以祀其當方之帝望以祭其山川與四望之正祭
不同諸儒合而爲一故四望之義不明致四方之義亦晦

知祈於四方之帝爲四望則報於四方之土穀即是大蜡
所以天子之大蜡八而其所祀之神所祀之地與夫秩節
牲玉皆不見於周官爲其統於四方之內也夫祈之則就
陽位於壇報之則就陰位於坎而壇坎各在四方故分言
爲四望爲八蜡合言直謂之四方曲禮謂天子祭四方歲
徧者即此諸侯有一國則亦有其四境亦當祭及四方但
不能如天子之達乎天下故其祈也不爲四望而止爲三
望且不於上帝而止於山川則其報祭亦必降於天子不
得有八蜡但其禮不可考曲禮祇云諸侯方祀歲徧是無
四方之坎壇然其制亦不見於經惟尚書大傳有云六沴

之禮散齊七日致齊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于中庭
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其祀禮曰格祀曰某也方祀曰
播國率相行禮其祀也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無差
無傾無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六沴六事之機
以縣示我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此一段雖因六
沴而祀未必是正祭之禮然其曰某也方祀又曰無敢不
敬事王祀其爲諸侯之方祀可知蓋其正祭之禮亦於一
地以三日之朝從東方始卒於北方不於國之四方設壇
坎以祀故不謂之四方之祭而以中庭一地所祭仍是四
方之神故直謂之爲方祀且以三日之朝不以四日亦猶

夫三望不爲四望之意則大傳之文固足以爲諸侯方祀之明證先儒乃謂諸侯不得祭四方唯祭其當國之一方者恐亦未確也

四類之義先儒亦復不明鄭司農以爲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鄭康成以爲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華鳴翁以爲四方百物姜兆錫以爲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蔡德晉以爲四方之人鬼物彪四郊各爲一壝以祀一曰報祀二曰爲祀三曰酺祭四曰蜡祭今案周禮肆師職云凡師甸類造上帝則爲位而大祝掌六祈一曰類二曰造大師設軍社類上帝則類是祭名而其神爲上帝蓋亦祭四方

之帝故小宗伯言四望四類之兆皆如五帝之在四郊也然所以異者天帝之正祭在圜丘五帝之正祭在明堂四望之祭爲祈年而四類之祭則巡守陟位出師之事也舜典云肆類於上帝是陟位之祭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是巡守之祭又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是出師之祭皆謂之類然出師但類其當方之帝未必徧及四方之帝卽位則總告天地四方亦不必分祭四方則四類云者蓋將巡守而類四方之帝也若國有大故則謂之旅不謂之類總爲上帝之祭因事而異其名而其地並在四郊之兆是以大宗伯統以禋祀言之以見其禮之同小宗伯言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以明其地之不異諸儒强爲分別疑亦非也

五祀者五行之神左氏昭二十九年傳載蔡墨之言曰五行之官是爲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此以周人言周禮可爲明證而周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亦以社稷與五祀連言社稷爲句龍棄五祀爲五官皆以人鬼而爲神者但社稷爲壇以祭而五官則祭於家不爲壇直於門行戶竈中霤爲祀之之所故郊特牲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爲后土中

霤亦祭后土明二者之同而月令所云其神句芒其祀戶者一指其所祭之神一言其所祭之地非句芒自句芒而戶自戶也先儒以五官上公貴神不宜褻之於門行戶竈中霤亦不宜通之於大夫士遂謂五祀直是門行戶竈中霤之神五行之切於生人日用者然五行之神若非句芒祝融蓐收元冥后土則此外別有何神司之如以爲祭始造門戶等五者則於五行何涉凡始造一物者皆得祭之又奚必定以五時旣定以五時祭之則其爲五行之神審矣旣是五行之神則其爲句芒祝融蓐收元冥后土也必矣然月令所云是王居明堂之禮明堂之制爲五宮宮爲

五室故五祀卽以一宮之五處祀之西都不爲明堂意當別有其祀之之所故祭法與司命泰厲並列爲七而有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適士立二祀庶人立一祀之說詁之曰立盇與祭異猶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皆得祭其禰祖曾高而立廟之制則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庶人不立廟而祭於寢是所立雖有等殺而祭之不妨自天子以及士庶皆得有五也然禮經殘缺所立者或廟或壇不可考矣

四時迎氣見於月令然月令是王居明堂之禮行之於東都而西京之典著於周禮者只有迎寒迎暑無四時迎氣

之事唯小宗伯職云兆五帝於四郊五帝卽春帝太皞夏帝炎帝秋帝少皞冬帝顓頊中央帝黃帝也兆以四郊無中央者土王四季中央之帝卽分寄於四方之兆也旣有四郊之兆則必以時祭之盇亦於四立之日歟然西京無明堂則五帝分四時以祭於郊兆並無合祭之禮而周禮所言祀五帝乃是合祭五帝在東都之明堂以文王配者時以孟冬服以大裘日則用卜先儒誤以月令之迎氣爲祀五帝則四立有定日太宰職不應云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也且月令所云迎之而已無祭祀之事則亦不得以迎氣卽爲祭帝也盇東都有合享五帝而無分祭五帝直於四立之日迎其氣而已西京不合享五帝則各以其時就郊兆而祭祭之斯不止於迎其氣也祭法言埋少牢於泰耶祭時也時卽四時泰耶盇卽四郊之兆名以一時祭一帝而并以黃帝寄食故黃帝不別立兆卽東都之迎氣亦然月令於季夏之月但著中央土之帝名神名與夫居處服食之宜而不云以是月迎中央之氣則中央之分寄四郊可知先儒謂黃帝之兆并在南郊亦讀月令而誤者也夫祭時旣是以四時分祭五帝於郊兆而其禮乃少牢用埋何哉盇太皞炎帝少皞顓頊黃帝皆人帝也而分司五行以贊化育則爲天神猶句龍后稷本人鬼而神之

爲社稷之類但天帝之牲用特牛其禮以禋祀此爲人帝爲次於天帝故用少牢而禮以瘞埋猶社稷之用血祭也至於明堂之合享雖亦卽此五人帝然五帝分司五行旣合享之則必有總握五行之樞者冥冥之中盇有上帝主之故宗祀文王於明堂直稱爲配上帝然所祀仍是五帝則亦但謂之祀五帝不謂之天但其禮爲禋祀服以大裘牲亦芻之三月皆與祭天無異禮之所爲有節有文者此類是也先儒誤以迎氣爲祭五帝又不知明堂與郊兆所異之故於是五帝尊之則竟指爲天神卑之又儕諸人鬼而祭法所云祭時之義二千餘年無有能明之者矣

周官籥章云中春晝擊土鼓歈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秦氏通考謂卽祭法所云祭寒暑者然謂之逆則猶月令所言四時迎氣之類不得謂卽祭也其祭之禮經無明文唯左傳昭四年載申豐之言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此謂之享且著其牲物斯爲正祭之禮無疑司寒有祭則司暑有享亦無疑矣然祭司寒以日在北陸之時據爾雅北陸虛也周時日在虛爲十二月故周官凌人以十二月斬冰旣以十二月享司寒則司暑之享當在六月但申豐又言西陸朝覿而出之據爾雅西陸謂昴昴宿朝覿之時夏小正在四月周時

盖在三月之末是時開冰而有獻羔祭韭之禮亦是享於司寒是司寒歲有兩祭度司暑亦然其祭之之所據祭法言相近於坎壇謂與祭四方之四坎壇相近也盖四坎壇在東西南北之正屬子午卯酉之方此與之相近而祭以辰戌丑未之月則其祭之所亦卽在辰戌丑未之方矣鄭氏不得其解謂相近當爲禳祈是聲之誤疏因謂寒暑太甚祭以禳之寒暑頓無祭以祈之然寒暑不常乃偶然之事則禳祈並非常典安得與他祭之有恒者並列改易經文其說仍不可通亦何益矣張子謂寒暑無定暑近日壇寒近月坎而已於相近二字不必改易視注疏爲有識然

坎壇所在本經自有明文何必舍本文而別取日月之壇坎爲義若孔叢子又改相近爲祖迎謂祖以送其往迎以俟其來夫寒暑之祭原有取於送往迎來之義故寒暑二司而歲以四祭各以一祭祖一祭迎然相近二字竟易之爲祖迎則明是僞作者憑臆以造其書出於後世本不足信又安在可據之以釋經乎（周禮藏冰以十二月而豳風言三之日納於凌陰在正月者異代之制非周制也左傳言西陸朝覿而出之在三月而月令言仲春之月鮮羔開冰者王居明堂之禮亦與西京不同也）祭法云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而祭義言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又言祭日於東祭月於西則王宮壇之名在東方夜明坎之名在西方其禮則大宗伯云以實柴祀日

月其玉則典瑞云以圭璧祀日月玉人亦云圭璧五寸以祀日月其時則經無明文馬融鄭康成並謂用二分之時盧植謂用立春何佟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則馬鄭之說爲是雖薛靖之論謂秋分之時月多東昇西向拜之爲背其實宜以仲春之朔與仲秋之朏然淳于睿嘗駁之以爲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爲背月則月雖東昇西向祭之故無害也然盧植言用立春而尙書大傳亦云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則其說亦非無因者盖二分者祭日月而諸

經所言別有朝日夕月之禮朝夕云者拜迎之謂柳子厚所謂朝見曰朝暮見曰夕非祭之也所以典瑞既言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又言圭璧以祀日月明朝與祀判爲兩事則亦宜行之於兩時大戴禮稱春朝朝日秋暮夕月而穀梁傳以天子朝日諸侯朝朔並言玉藻亦連言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皮弁而聽朔於南門之外是知朝日在正月之朔大傳所言迎日即是朝日之禮而夕月以秋暮其以九月之朏與柳子厚釋朝夕之義而以加祀爲不學者爲之然不知日月固自有正祭之禮朝夕自爲朝夕祀自爲祀注疏混而一之遂不復別

柳氏但知朝夕之不得爲祀不能引經以別證其祀之禮亦失之疎也

虞書禋於六宗而三禮所載天神地祇人鬼之祭並無此名故自漢以來諸儒異說紛然然立一說即有一難迄莫能定案孔安國傳云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此以祭法之文六者之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邱陵此六宗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以爲據王肅僞作家語遂託爲宰我問六宗孔子告之如此孔叢子亦述其文然舜之此祭以攝位告也告攝位於天地山川羣神足矣何必告於四時寒暑水旱哉且四坎壇以祭四方又奚獨不及故從之者雖有蔡氏蘇氏之傳而辨之者亦多葢不特家語孔叢子爲僞書即安國之傳亦出於東晉之世未足信也歐陽大小夏侯云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許謹非之以爲虛實相互何以爲名司馬彪亦駁之云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伏生大傳及馬融說則謂六宗者天地四方所以然者以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熟非冬不藏故尊而祭之然上文既言類於上帝則不宜復祭及天即祭地亦禮無稱禋者孔光劉

歆謂是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能生萬物故禋以報之然既有山澤不應下文又及山川且卦有八又何以止祭其六哉賈逵許慎謂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然下文言望於山川則河海岱在望之列不在禋之列矣鄭康成云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神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然既是天神何以不及日月而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既皆是星又何以別數以足六位張髦以爲宗廟之祭即三昭三穆然古者祖有功宗有德昭穆不得稱宗況祭文祖於齊七政之前而祭餘廟於類上帝之後又何故也虞喜云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

六為地數推案經句缺無地祭則六宗是祭地然地祭不得為禋而地祇之名亦從無以六宗表之者司馬彪云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也然所祀者既在天地四方之外備有衆神則又何為限之以六而社稷五祀亦從未聞其禮得稱禋也孟康云六宗者天地間遊神固荒誕而近於誣摯虞劉邵云六宗者太極中和之氣六氣之宗亦虛渺而無所據魏孝文以天皇大帝並五帝為六是本之緯候然既類上帝則豈得復數天皇大帝而五帝但有五宗張廸以為六代帝王是皆為人鬼何以稱禋又何以在於山川羣

神之上至羅泌云天宗者萬象之宗地宗者萬類之宗河宗者萬水之宗岱宗者萬山之宗合幽宗雩宗為六此因賈逵之說而小變之然河岱究不越山川之外黃度云日一月二星三辰四司中司命五風師雨師六此用鄭康成之說而小變之然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究不出星辰之中凡此十有餘家各自立論然皆不免通此窒彼則皆非確說也且既是祀典之常有者則亦宜見之於三禮而何以有類告攝之後凡他經傳並不見有六宗之名哉嘗讀儀禮之覲禮其篇末載祀方明之事云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

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旗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旗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此一節以一日之中徧祀天地日月山川諸神於他經並無可證誠不可解依注疏謂是時會殷同之禮然殷同於東都時會於方岳各有明堂以為行禮之地不必別為壇壝之宮且他經所言會同亦未聞徧祀諸神及

方明也竊謂此係新天子即位之禮故禮衆神覲羣后以一日之內行之舜之告攝亦同乎此肆類於上帝即此所云祭天燔柴也然常時祭天即郊壇而祭此非常禮故謂之類以其燔柴之典類於祭天天以日為主則拜日於東門之外即是祭天故先拜日而後復禮日也望於山川即此所云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天以日為主地以山川為主則祭山川亦即是祭地故云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蓋於望山川時并行瘞埋之禮矣徧於羣神則此之所云禮日月四瀆邱陵等也然則此經於拜日東門之後即云反祀方明而方明為六色之木祀之用六種之玉即舜

典之所謂禋於六宗者方明爲上下四方之神而上下之
玉不用璧琮明非天地則諸家所說歐陽大小夏侯葢差
得其實矣且漢書律歷志有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
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有牧卽羣后方明卽
六宗事在太甲元年正是卽位之典六宗之名至殷已改
爲方明所以儀禮亦稱方明而他經遂不復見六宗之號
世有達禮之儒庶幾以吾言爲不謬歟
月令仲春之月元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鄭氏注
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
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蔡邕月令章句則以

爲禖神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也言爭先見之象謂之人
先孔穎達正義謂生民及元鳥毛詩傳云姜嫄從帝而祠
於郊禖又云簡狄從帝而祈於高禖則是姜嫄簡狄之前
先有禖神不由高辛氏始有然鄭志載王權已有此問焦
喬答云先商之時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是則高
禖者尊之之稱果與高辛無與以其在郊故又稱郊禖人
先之說當得其實但鄭氏所訓亦非無因葢高辛以前自
有禖神羅泌路史以女媧當之固無可考然既簡狄以祈
高禖而生契則商卽以簡狄爲人先故須有元鳥之咏姜
嫄以祈高禖而生稷則周卽以姜嫄爲人先故雅有生民

之章猶之自有天地卽有五帝自有人民卽有社稷而周
之所祀五帝則黃帝太皞炎帝少皞顓頊社稷則后稷句
龍非謂此數聖之前並無此神葢亦有之而神明隨世遷
爲沿革不足異也惟高禖是人之先所以詩述簡狄之事
則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述姜嫄之事則曰厥初生民實
惟姜嫄夫謂之生商猶可曰此溯得姓受氏之所始爾若
直云生民則似茫茫宇宙前此曾無一人至是人而始生
者詩人豈漫爲此虛誕之語哉祗以高禖是人先而姜嫄
旣爲高禖神其人故推尊之如此也且詩之閟宮所頌者
赫赫之姜嫄也而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孟仲子爲孟子之

弟在諸儒之前是周以姜嫄爲禖神顯有明據而周官大
司樂所云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卽是祭
禖神之樂周以姜嫄爲先妣商殆亦以簡狄爲先妣先妣
之祀非昵其所生如魯桓公之於仲子乃是祀爲高禖如
五帝社稷之類故不在七廟之中而司樂之次亦首天神
地祇四望山川遂卽繼以先妣然後乃及先祖也因此思
之三代以前原無高禖之祀所謂以元鳥至之日祀高禖
者直是周公所制之禮生民之詩但云克禋克祀以弗無
子未云所禱之何神而下言履帝武敏歆又言上帝居歆
則明指所禋祀者爲上帝葢因無子而祈於上帝而上帝

歆之不以人道遠生后稷惡而棄之復於隘巷平林寒冰
間屢著神異長而遂成教稼之功故堯封之於邰使特祀姜
嫄以爲先妣所云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明姜嫄
之祀始於后稷周家歷世因之周公制禮遂尊之爲禖神
而作生民之詩以述其事然同是姜嫄之廟東都所立在
周公制禮之後故月令爲東都之禮稱曰高禖而西京所
立則未得天下之先已有之故仍其舊稱謂之先妣以其
自后稷肇祀以迄於今者未敢遽易也則謂姜嫄祀高禖
而生后稷者直先儒之臆說非其實矣夫后稷既不因祀
高禖而生而高禖之神亦不自周始有嘗卽周公所制之

禮祀高禖於元鳥至之日則知周禮之因於殷而殷固以
簡狄爲高禖也蓋簡狄感元鳥之祥而生契後世子孫以
爲天命所降立簡狄爲禖神世世以元鳥至之日祀之周
有天下易簡狄爲姜嫄而祀之日不易以元鳥常以施生
之時巢人堂宇而孚乳爲孳生之象故乳之字从乙乙卽
元鳥則以其至之時祀之宜也然則高禖之祀上古無有
直因商周二祖發祥之異乃特建焉彼謂三代以前女媧
是享亦無稽之說也至於商周二代所以發祥之故先儒
多疑其怪誕然使簡狄果非吞鳦卵但以元鳥至日祀於
高禖而生契則默佑之者乃高禖之神與元鳥何與詩安

得質實言之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明元鳥承天命而來
則吞卵之實有其事可知因吞卵而生故以其功歸於元
鳥而高禖無與其後世子孫湯有天下尙以天乙爲號商
人蓋極不忘於元鳥矣稷之生惟其非由人道故其母亦
惡而棄之觀居然生子一語詩固明明指出若如毛傳之
說履帝武爲從帝嚳而祀郊禖猶繩武踵步之意則方無
子而祈既祈有子胡爲棄之卽以詩言先生如達謂首生
之子嫌其太易如老泉蘇氏說以莊公寤生驚姜氏例之
然姜氏亦第惡之而已豈有姜嫄之聖而惡其子必欲置
之死地累遷而不死不已者哉馬融則又附會其說曰姜

嫄未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其子任身
之月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爲天所受
然寡居而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
必不可害故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
姜嫄棄之王肅亦同此論謂不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爲
妖宗周之所喪滅斷姜嫄必無履大人迹之事然王基已
嘗駁之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爲嫌況於帝嚳聖主姜嫄
賢妃反當嫌之於遭喪之月便犯禮哉就如融言審如帝
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明所祐堯
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嚳而有身何

以如其特有神奇而置之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愈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嚳有淫昏之妃姜嫄有汚辱之毁當何以自明哉不夫而育誠如肅言神靈尙能令二龍生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與帝王也此適所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爲難肅信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天帝但能作妖不能爲嘉祥長於爲惡短於爲善肅之乖戾此尤甚焉由是言之遺腹之說雖近正而實無稽感生之事雖近誕而實可據葢百家雖不足信而生民之詩實周公所作言其無子而祈旣祈有子而復棄之此其故可想矣然稷契俱由感生而

稷棄契不棄者以簡狄之御於帝嚳而有身亦猶人道之常所異者以吞鳦之故故詩但稱爲元鳥受命而降生與生民所言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者異也總之天生聖人非可以常情測度所以理學如張子朱子亦皆信其事而不疑故因辨郊禖之祀而并及焉

三禮陳數求義卷十四

候官 林喬蔭 學

巡狩

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尙書周官亦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是十二年一巡者有周之定制而王制乃云天子五年一巡守以舜典證之知其爲唐虞之典漢博士雜引之耳夏殷之制不見於經鄭志載康成說謂六年一巡先儒多疑其臆說無據然考唐虞之時分天下爲四道而領之以四岳分年來朝四歲而徧至第五年則天子親巡故舜典曰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言

五載之中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也夏殷分天下爲五服一年一服來朝五年而五服乃徧故以第六年巡守周則五服亦分年而至至第六年要服當朝之歲而前之五服又畢至而俱朝於東都之明堂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復分年朝其五服至十二年要服當朝之歲則天子巡守而俱朝於方岳之明堂是夏殷巡守之期經雖不著而前有舜典後有周官可參考而知其必以六年也其所以疏數不同者則以唐虞之時簡質歷三代而彌文所爲兵衛供億之費後多於前故因時制宜如此然周雖十二歲一巡似乎疏濶而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

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其所以防維整揀之者實周且詳又奚虞其曠廢也哉

王制於四巡之後乃云歸格於祖禰舜典亦然是一出而周四岳四岳巡畢而後歸也鄭氏獨謂每巡一岳禮畢便歸仲月乃復更去孔穎達辨之以爲如其所言當於東巡之下卽言歸格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能周徧事必不然此說是也然崔靈恩則又以爲唐虞五載巡守一岳二十年方徧四岳周則四十八年若一出四岳皆徧且闕四時祭享吉行日五十里若以二月

到東岳五月到南岳八月到西岳十一月到北岳路程遼遠固必不及此知每至一岳卽歸之義爲長而杜君卿復辨之謂展義省方觀風察俗之大政如或二十年方徧於民物不亦乖疎詳周官本文與孔氏注解既改制十有二歲比唐虞已甚遐濶如四十八年乃徧豈非益爲曠邈乎然則崔氏之說欲曲護鄭注而實無所依據者但十二年一巡四岳固是有周之經制當時兵衛省而徵求寡自可無煩擾難行之憂而或適屆當巡之年兵荒凶札事出意外則亦未可執十二年之定期必周巡於四岳也考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職方氏云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王殷國亦如之明巡守之與殷國分爲二事而同屬於十有二歲則當十二歲時或巡守或殷國二者之禮惟其所行固不得因殷之訓衆遂謂巡守殷國直是巡守於衆國也鄭康成言十二歲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此不特與殷同混而無別卽謂殷同殷國通稱共義然既是諸侯朝於天子之事而掌客職乃云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則又是天子適於諸侯何也賈公彥謂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國城外卽爲之或向畿外諸侯之國爲之秦氏通考據之謂不必專在京師故王亦有所過之國然在外在內俱可稱爲殷國則

固非若巡守之有定安得謂王必有所過之國特令其具王及百官從者之牲禮一同於巡守哉然則殷國之與殷同禮必不可混而殷國之與巡守事則畧相同矣蓋六年五服畢朝謂之殷同同者同至於東都之明堂也又經六年王巡守四方則各朝於方岳之下是爲時會以其各分時而會於方岳也其或是歲有故不行巡守則諸侯仍率其六年一朝之典而畢至於東都之明堂亦卽謂之殷同此以言乎全不巡守也然所謂兵札凶荒之故未必四方皆然亦未必一歲皆然則或得巡一方或得巡二方三方六服羣辟亦卽於天子所至之國朝之是名殷國言其以

衆朝於諸侯之國異於王都故不得稱殷同而亦是天子適於諸侯故掌客所令與巡守等但巡守徧巡四方此爲一方一隅乃巡守之變者以殷國混於巡守固非卽以殷國混於殷同亦誤也

時會卽十二年天子巡守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巡曰時巡故其會曰時會鄭氏據春秋傳有事而會之語謂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今案征討之事旣出非常則不得謂之時且傳所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者子太叔固明指爲晉文襄之覇制與周公之禮何與況傳又嘗言禹會

諸侯於塗山此正巡守之事非有諸侯不服而固謂之會矣惟巡守事在四方故大行人卽明釋之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而職方氏載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所謂發四方之禁者卽此也殷同以六年要服當朝之歲五服畢來故云以施天下之政或當十二年時巡之期王不巡守則六服亦盡來如六年一朝之例亦得爲殷同然則會者諸侯朝於方岳之明堂同者諸侯朝於東都之明堂皆不在京師故周官言會同之禮掌舍云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供人門牛人云凡會同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縣師云若將有會同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稍人云若有會同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廩人云凡邦有會同則治其糧與其食遺人云凡會同掌其道路之委積大祝云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大司馬云大會同則率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司士云凡會同作士從諸子云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凡其戹從有官有兵其在道有次舍有委積其出入所經皆有告祭

若如先儒舊說會同俱在京師則諸侯來朝天子未嘗外出何以有此諸儀卽謂時會築壇國外有出行之禮然亦只是會耳同則不出京師又安得會同並言旣以會同並言則一在東都一在方岳皆天子出而就見諸侯故周官所述詳陳會同之典而巡守畧焉以時會卽巡守也至諸侯不順王將征討則司儀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者是以其事出非常故以將合諸侯言之且其地亦無一定故令爲壇以會其禮其義各有所在若會同則正是以賓客之禮親邦國者豈得以征討之事與其閒哉

王制言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而周禮所舉

巡守之禮不見有此又曾子問言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
載於齊車周禮亦不之及豈以周公制經世之大典而顧
鈌畧如此既讀春官大祝職云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
大山川則用事反行舍奠乃悟此卽王制所言之事以會
於方岳同於東都天子皆出京師故彼直以天子將出言
之而此只言會同不言巡守以時會卽是巡守也夏官齊
右又云掌會同賓客前齊車齊車亦卽曾子問之所謂齊
車載遷廟之主者其謂之齊取齊潔之義故尚書大傳言
王升舟入水卽以此稱宗廟先儒不知時會之爲巡守而
以此訓爲王自整齊之車失其義矣

周官大祝言大會同造於廟而王制言造乎禰孔氏正義
曰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前歸格既云祖禰明出亦告
祖禰也今唯云禰者白虎通云彼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
禰不嫌不至祖也夫歸格既不嫌祖禰並告則出告又奚
獨嫌之經言造禰則所造直是禰廟而已其所以止造禰
廟者以禮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遷廟主者祔禰
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此主因祔禰而遷之於祧
今將載之以出故於禰廟行告祭之禮卽以此遷廟之主
依祖禰之神盖此爲昭穆最上之一主是祖之類而造於
禰廟而後出則禰之神亦依焉所以出師之禮與巡守同

亦載此主書曰用命賞於祖旣以此爲祖文王世子曰其
在軍則守於公禰又以此爲禰其或立國之初未有遷主
則曾子問言以皮圭幣帛告於祖禰遂奉以出明此遷主
之載於齊車原以當祖禰之神而當其將出之時迎主於
祧則但著其爲祖必於禰行告祭之禮而後見禰之神亦
依於是大祝言造於廟者兼祧廟禰廟言之也王制言造
於禰者以明其載此主必先告祭於禰廟若此主本在祧
廟其迎時已造於祧不言可知矣惟其出以遷主依祖禰
之神故歸而格必祖禰並有事焉於嫌不嫌何與之有乎
祭義云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王制亦

云問百年者就見之此尙齒貴老之義也然祭義又云八
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鄭注
謂道經之則見之疏曰八十九十者未滿百歲不可一一
就見若天子諸侯因其行次或東行西行至八十九十者
閭里之旁不敢過越而去必往就見之然經其閭里何以
謂之東行西行應鏞云彼向東此向西彼西行此趨東是
相違而不相値必駐行反迂謁而見之此說視注疏爲明
晰但八十九十之人所在多有天子途之所經必一一就
見不唯其煩於車馬而以一時巡一岳日亦苦其不給竊
謂祭義所言專明貴齒之意言百年者天子巡守必就見

之其未至百年八十九十之人常時行於道路彼東行則
人之西行者不敢過彼西行則人之東行者不敢過蓋必
俟其過而後行卽所謂見老者則車徒避之意也下文云
欲言政者君就之明此東行西行是泛指行路之人與君
無涉注疏並以巡守為說蓋非
禮器云因名山升中於天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此
卽封禪之說所本故鄭注引孝經緯云封乎泰山燔燎考
績禪乎梁父刻石紀號也然謂之升中者何升卽覲禮所
謂祭山邱陵升也中與周官天府所云治中小司寇所云
登中同義謂會計之事實蓋天子巡守至於方岳考制度

明黜陟大會邦國治職之事實故禹會諸侯於塗山其山
卽名為會稽以此事實燔燎而告於天謂之升中郊特牲
言天子適四方先柴言至於四岳行燔柴之禮卽此記之
所言升中也其升中而得鳳皇降龜龍假者明能積誠以
祭則神明感孚瑞應可致猶下文言享帝於郊而風雨節
寒暑時之意非謂但升中而卽可致祥瑞亦非謂有祥瑞
而後可以升中也然巡狩之禮既燔燎升中以當祭天亦
望於山川以當祭地故時邁之詩首稱昊天次及百神河
嶽序指為巡守告祭柴望之作而舜典王制言巡守者亦
並著柴望之文以其禮言之謂之柴望以其地言之卽謂

之封禪蓋燔柴必有壇壇則封土為之故為封望祀必有
位位則除地為之故為墠禪卽墠也是則封禪者柴望之
別名柴望者巡守之告祭猶祭天稱燔柴亦稱郊祀非有
異事則聖人制禮既有巡守必有柴望既有柴望必有封
禪豈謂巡守當行柴望之祭而柴望之地必不可封土為
壇除地為墠哉且巡守於所至方岳皆行柴望之祭則四
岳皆得有封土除地之事亦豈謂封禪祇在東岳於他岳
必無與哉夫惟封禪卽是巡守之柴望古帝王勤民務政
無不巡守者史載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
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嶺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

葷粥合符釜山而易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則
知自黃帝以前凡君天下者皆有巡守之舉故韓詩外傳
引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氏不可
得而數者萬數蓋自洪荒以來君天下者皆嘗有事於泰
山可數者如巢燧羲軒之類其不可數者則若世稱天皇
地皇人皇皆歷年一萬八千其間傳世之主正復不知多
少書缺有間萬數亦想當然其有事於泰山也皆因巡守
而行告祭之禮其得留氏號為人知者殆亦如後世登山
游覽者之有題名故緯書言刻石紀號莊子言易姓而王
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

凡千八百餘處許慎說文序亦云書者五帝三皇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二代靡有同焉則或有其遺蹟或得諸記載亦事之至盛不足異也其謂受命有符瑞之應乃得封禪者始自管仲案管子封禪篇云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邱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氏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

命然後得封禪此因桓公既霸而驕見其封內泰山有古天子巡守告祭封土除地之遺蹟遂欲倣而行之蓋以諸侯而欲僭行天子巡守之禮意以諸侯皆服於已將因此而朝之於方岳其心不在於封禪之告祭而在於假天子之巡守也管仲不敢明言其僭特舉十二帝王皆受命者告之受命謂受天命爲天子則諸侯不得僭之意已隱在言外無如桓公侈心莫遏不以爲僭反直承爲受命則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縣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此舉北西南三山爲言明欲以泰山之事備巡守四岳之制竟有無王之心非直不自知其僭而已故曰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則瑞應之說明係設詞以難其事非眞謂有符瑞卽當封禪是管子之言未嘗背禮卽所謂封泰山禪云云者亦以受命而爲天子則因巡守而行柴望封泰山卽燔柴

以升中必因乎名山之義也禪云云與亭亭社首梁父則望祀山川所除地爲墠之所在也望祀之禮亞於升柴故云云等皆傍泰山而小者其事以泰山爲言則以泰山在齊之封內桓公屬意於此實則十二君所行巡守祭告之地四岳皆有之矣自秦漢間聖經晦塞緯書與方士之說並行於是謂王者受命功成道洽符瑞並應乃行封禪以告太平又謂繼體守文宿思以合神保長久封禪是古不死之名能封禪則能仙登天故秦始皇漢武帝汲汲爲之以誇詡功德祈求長生司馬遷班固並惑其說遷作封禪書云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

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於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卽事用希固作白虎通曰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也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迹也以自效倣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倣天附梁父之基以報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也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禪於梁父何以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於亭亭

者制度審諟德著明也三王禪於梁父之山者梁信也甫輔也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應劭風俗通云三皇禪於繹繹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也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其身禪予聖人三王禪於梁父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此與白虎通所繹少異又梁書許懋傳引禮記說云三皇禪奕奕謂盛德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父連延不絕父殁子繼也蓋皆本於緯書之言其異同無足深辨夫以有祥瑞而後封禪明爲管子之設詞而信以爲眞其識已陋至以封爲增高禪爲增厚又以三皇五帝所禪異地各有意義則不特六經所無卽管子之書首言封禪者亦並未及此其爲緯書之邪說明矣然自緯書既有此說而鄭康成僻溺於此故其注禮器升中謂升上也中猶成也卽是以成功告

天之意孔疏因之謂太平乃封禪其封禪必因巡守而爲之若未太平但巡守而已其未太平巡守之時亦燔柴以告之故王制說天子巡守必先柴若太平巡守之時初到方岳以燔柴告至之後乃考諸侯功績及封土爲壇更燔柴告天告諸侯之成功也此唯泰山爲之餘岳則否其巡守則每岳皆至也夫巡守既每岳皆至則每岳皆當有升中之禮何見升中唯泰山爲之且太平巡守有兩度燔柴告天此果出何經典郊特牲言天子適四方先柴先者對望祀而言以柴爲先非謂初到方岳卽先柴以告至也此其誤總由太平乃封禪一語不知太平封禪之說出於緯

書非經所有經則但有巡守柴望之禮則封禪但關於巡守不巡守不關於太平未太平矣然史記言秦皇之封禪也徵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泰山共議諸儒進蒲車掃地席用葅稭之說秦皇絀儒生而自行漢書言武帝之封禪欲倣黃帝以接神人蓬萊高世比德於九皇而羣儒不能明其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帝亦盡罷諸儒不用而自制夫秦儒所云蒲車掃地席稭乃有周郊天之禮以之明升中之祭地雖異而事同固非妄引漢儒之議郊祀志既稱其采倘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又言其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則其所說亦必是古天子巡守

之正禮特二主方惑於纖緯方士之邪說以封禪爲誇功祈福之舉故其言如枘鑿之不相入然亦可見當時去古未遠諸儒倘能知巡守之柴望卽是封禪者惜遷固艮史鄭孔經師其識竟出此諸儒下也乃自始皇武帝行之於前司馬遷班固鄭孔輩衍其說於後於是儒者聞封禪二字不啻若斯執之法恨其流毒且追咎於作俑之管子然而秦漢以下英明之主仍有踵而行之者矣亦有雖未行而意欲之議其禮者矣豈眞以始皇武帝爲可法哉盖太平之說固人主所樂聞而長生之術尤人主所樂致辨封禪之非者但謂其時未可而事不經耳顧名山升中之文

明著於禮記卽祈天永命之旨亦散見於詩書則人主之雄心無由自遏而姦諛之逆合且復有詞梁武欲行封禪聽許懋之言而止者艮由帝雅好禮經懋推衍天子郊天祭地之說故得嘉納如徒云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恐亦未足以泥其行也唐太宗之賢遠過梁武數以封禪問魏徵亦祇謂其時之未可其後卒從羣臣之請使顏師古議其事房喬裁定之將以十六年二月行會星孛太微而罷而高宗明皇遂踵成之在廷之臣豈無許懋比者亦其所以爲說者不相入耳誠知巡守柴望之祭卽是封禪則郚黍江茅東鶼西鰈權詞固不足以當眞金繩玉檢秘冊神光曲說皆可明其爲妄不言封禪可也卽言封禪亦可盖有巡守則自有封禪事之至庸亦禮之至正奚必諱又奚必辨哉

十二年巡守方岳而朝諸侯謂之會六年王居東都而朝諸侯謂之同如有不協之故卽因會同而使之盟以同其好惡故周禮司盟職云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旣盟則貳之夫曰有疑會同則非凡會同皆盟矣且明神云者猶言明顯之神左傳稱不協之故用詔乞盟於爾大神又稱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是明神大神通稱非有專指而襄十一年亳城之載書直曰

或間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則上下內外之神包而舉之統曰明神也鄭康成不知覲禮篇末所載是新天子涖位之禮因以爲卽會同而盟之事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會同而盟謂之天之司盟且謂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是會同以春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是會同以夏冬秋并引詩有如皦日傳山川神祇其忘之語謂皆用明神爲信則其意以春之盟神爲方明夏之盟神爲日冬之盟神爲月秋之盟神爲山川旣各有所主而於下文所云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

祭川沈祭地瘞則曰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其盟揭其著明者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地瘞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於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乃太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則又以會等爲差不關於春秋冬夏今案巡守卽是時會不巡守亦卽爲殷同則巡守之盟與會同之盟原非兩事况覲禮篇內並未見盟之一字又何由知方明之卽是盟神且既以方明爲盟神又何以專用於春而三時各有所主日月爲天神之屬山川爲地祇之屬則但言明神而已包舉無遺今以日專主夏之盟月專主冬之盟山川專主秋之盟果何義者且如其說是王之盟亦並主月與山川而乃別言諸侯主山川王官主月又何所據乎此其說之支離已可概見矣王制岱宗之柴卽是因名山升中於天之禮凡巡守皆然本無疑義乃鄭氏注王制既以爲告至之祭注舜典又以爲考績燔燎而注此覲禮則復以爲是祭日乃盟神之主疏家因之遂謂巡守至岱宗之下有此三種之柴未太平巡守但有告至一祭太平巡守兼有考績之柴若盟則又有主日之祀夫諸經所言巡守皆只一柴而已安得有三

今強爲分析而進退無據則亦何必如此矣

# 三禮陳數求義卷十五

候官　林喬蔭

## 師田

成周之制兵出於農司馬雖以掌兵爲官而所掌者征伐之權校閱之法其兵之尺籍與夫徵調施舍之政令皆統於司徒以司徒者教官兵未可不教而戰也且吉凶賓嘉固皆禮事而軍亦爲禮掌之以宗伯則其所以爲教者又不獨恃司馬之能校閱也所以其兵可勝可敗而不可使爲亂春秋時舊制已隳而觀兵者因少長有禮而知其可用因輕而無禮而決其必敗謀置元帥猶推說禮樂敦詩

書者用之故國亦以之而久長後世一切出於召募戎政遂立專官與禮教之職不相涉惟恃夫校閱之功而所應募者非犯法無賴即游手之徒强者驕弱者惰皆不可用然則以禮言兵豈經生之迂論哉

周官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其別有五曰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夫大均大役大封乃司徒司空之事而亦屬之軍禮者何故秦氏謂建大事起大衆以軍法制之則嚴明而有紀律此固足見先王馭衆之權然但以軍法制之亦當掌於司馬而掌以宗伯則知其維之以禮而非徒繩之以法故其衆不可使亂亦不能使散也盖國猶身衆猶手足而禮猶血脉貫注其間以禮行法則如手足之惟人所使無不如意故以之禦侮者兵而以之應差徭供營繕者亦即此兵後世之兵專事操防差徭之人别謂之夫營繕之人别謂之匠分而用之猶多牽掣以舍禮任法非血脉之自然乃强使之運動也所以五者皆屬軍禮而大宗伯掌之若但使之紀律嚴明則平時校閱之功亦但能使手足之不痿痺而已豈能滋培其血脉乎

儀禮闕軍禮而周禮夏官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之文亦皆不具故卒乘之制戰守行陳之法不得而詳今

案戰國以前井田未廢溝洫備修當時所謂軍者未有騎士惟車兵徒兵二者而已車兵即甲士徒兵即步卒輿司馬主車行司馬主徒而統隸於軍司馬其用車徒之法則見於大司馬之言曰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盖山林險阸之地非不用車然車兵究不若徒兵之便捷故以人爲主則車少而徒多平原曠易之地非不用人然用徒兵究不若車兵之足禦衝突故以車爲主則車多而徒少且不獨人數有多寡而已即車制亦異考工記車人職云行澤欲短轂行山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澤即易野之謂山即險野之謂此其因地制宜必酌劑於臨時非可預定

為成數所以地官縣師云若將有軍旅之戒則受法於司馬會其車人之卒伍夏官司右亦云凡軍旅合其車之卒伍比其乘明將用之時視其地之險易而合車與人分配其宜多宜寡之數使每乘有一定之人數則固無待於將有軍旅之時始受法於司馬而比其五人之為伍百人之為卒矣是則此之所云卒伍乃以人配車而成卒伍非若小司徒所云會萬民之卒伍者專指人數也配之之法其詳必具於輿司馬行司馬二官東遷以後典章闕佚遂不可見而齊之穰苴據所傳聞附以己意著司馬法正與漢博士之作王制同彼徒見一甸有一成之稱遂疑出車之

法即成於此故謂甸出一乘不知法成於甸非始於甸經言丘乘亦言卒乘則乘出於丘非出於甸卒為一邱所賦之人乘即一邱所賦之車然彼既徒得之傳聞未審其實但見卒乘多連稱者故復疑車數有一乘即人數當有一卒且亦見有時用長轂而甲士少有時用革車而甲士多有時用長轂而步卒多有時用革車而徒兵少不知其多寡之故視乎險易有臨時酌配之法漫以己意測為經常之徵額曰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又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而又不能自言二法所以不同之故但曰

長轂一乘甸之所出革車一乘成之所出而已其為附會罔據之言漢儒如劉向大小戴即知其非周官之司馬法故不援考工記之例附於周官亦不援夏小正月令之例入於禮記也乃自四司馬之文既佚而鄭康成以下言周禮者輒據其書然亦不能究其二法所以不同之故則強為之通以為畿內鄉遂畿外邦國異耳夫先王體國經野何所分於內外而不均若此顧自諸儒既沿穰苴之謬而諸經之義亦遂多滯礙如詩采芑云其車三千鄭氏以為一車七十五人則千乘已足六軍之數此言三千是宣王承亂羨卒盡起孔穎達據其說以推算謂萬有二千五百

家為鄉依小司徒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為正卒餘為羨卒通而率之家二人半若令盡起一鄉得三萬一千五百人六鄉得十八萬七千五百人為二千五百乘夫羨卒盡發尚不足三千之數固與詩言不合況羨卒盡發將百里以內遂曠然乎故秦氏通考知其不可信以為三千乘則十八軍二十二萬五千人斷非六鄉所能供采芑之三千安知非鄉遂都鄙之正卒或徵邦國之兵然諸經皆云六師常武之詩為宣王親征而作亦唯曰整我六師而已今命方叔反三倍其衆必無之理若謂用兵之多寡無定則大司馬制軍

之法不應云王六軍若謂實只千乘詩人大言之以鋪張軍威之盛則不應確舉其數一言之不已而再言之而三言之也然則三千者何曰其車耳王畿出車萬乘用其十之三亦非爲盡發而人數則仍是六軍此蓋以車爲主者以七萬五千人配車三千乘計一乘爲二十五人合之卒伍亦可合也由此推之凡經之言車乘之數只是言車不該人數以人數則一軍爲萬二千五百人王用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有其常法車數則野有險易取酌臨時以配其人故魯頌言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是車自車徒自徒若如諸儒說每乘必七十五人則千乘爲七萬

五千人已足六軍之數而三萬則又不足於三軍矣左傳鄭公子歸生敗宋師獲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亦車自車人自人若如先儒說必七十五人爲一乘則既獲車四百六十乘所俘者當有三萬四千五百人矣今四司馬之文雖不可見而縣師所謂會車人之卒伍大司馬所謂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者固鑿有可據何必惑於穰苴之言謂乘必七十五人六軍必千乘哉

兵出於農則平居時無一兵也有事始制之爲軍是出於臨時者故司馬之官云掌邦政不云掌邦軍正見平居固無軍之可掌矣所以天地春秋四官其序官法首舉其官所屬之人數卽及衆官之分職者惟夏官之文獨異於大司馬所屬人數下未及衆職先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蓋因制軍爲臨時之事非常法故不入正文大司馬之職掌中而次於此薛氏平仲乃謂因軍旅大事規畫當早正之故則邦治邦教邦禮邦刑孰非大事規畫豈不當早何獨於此異其文乎然則此所云王六軍及小國一軍之

等卽指有事制軍之時言之非平日之軍額蓋王畿百同除公卿大夫采地外餘四之一有二十五同以五家一井家出一人計之可得一百二十五萬人皆可爲兵而有事之時惟用七萬五千人制之爲六軍故詩書所稱皆云六師孟子亦有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之語所以爲窮兵黷武之戒非若後世之兵動以數十萬稱也然一處有事則制六軍以應一處之用事畢仍散則司馬所掌究無一兵故司馬之掌兵亦暫焉爾其或一時之間數處並有事皆須用兵則亦得並制六軍以應數處之用故雖暫掌而不得不立專官以董其事其所制之軍卽於一百二十五萬人

中均其勞逸此所以地官又特設均人土均二職而大均恤衆之事屬諸軍禮又非若後世兵有定額一遇多故則左支右絀常苦不給而募勇赦罪徒閭丁口括逃戶紛然行一切之法也自諸儒誤認六軍唯出於六鄉以六遂爲之副一似軍有常額者則無論六鄉之民常覩烽鏑遠氓不見兵戈先王必無此不均之政卽一正一副亦止有十二軍卒遇多故何以足用於是鄭康成不得不爲羨卒盡起之說而賈公彥疏周禮則云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孔穎達疏春秋亦云古者用兵天子先用

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果如其說空國盡徃而不足乃他有徵發則是先虛其內以實其外百里之內曠然無人先王慮事亦決不若是之疎也而章俊卿陳傅良陳祥道輩則皆以爲六軍唯備居守卒有四方之事皆是調兵於諸侯而畿兵不出然大司馬掌九伐之法諸官亦並見起軍旅之事詩之所咏如南仲方叔之倫將兵征伐者尤不一而足又安得謂畿兵全不外用乎此其紛煩辨說總在誤認六軍只出於六鄉而所以必謂六軍只出六鄉者則以小司徒言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自五人爲伍至五師爲軍詳

陳其法而獨須於六鄉又下文言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而鄉有萬二千五百家軍用萬二千五百人足見六軍之出於六鄉不知六鄉近而屬於小司徒故比法自小司徒頒之而小司徒又云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則自國中至都鄙同一比法可知故大司馬直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不復有鄉遂都鄙之別也且周官諸職各有所專主之事亦各有其所兼司之事故文之詳畧不同所以鄭氏注小司徒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注遂人云遂之軍法如六鄉賈氏謂彼此各舉一邊互見爲義是已孔氏疏禮記坊記亦

據鄭匠人之注謂公邑地制與鄉遂同明公邑出軍亦與鄉遂同是諸儒固明知其可以相通而猶必曰六軍只六鄉所出六遂副之而已何其執而不化乎且其說有必不能通者鄉大夫之職云其舍者國中自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夫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此等多在國中爲居既與老疾者同免則所謂六鄉七萬五千家家出一人得七萬五千人爲六軍亦是大概之詞苟所當舍之數浮於所羨之數則不得有六軍矣疏家亦謂人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內不必常有千乘或出六遂足之或出於公邑既千乘之賦可取足於六遂公邑何以六鄉

必常有六軍不得均其勞逸於六遂公邑乎以此益知六軍之士不必定屬六鄉自六鄉以至都鄙無事皆農有事皆兵無所謂正亦無所謂副也至於徵兵諸侯則周禮並無其事葢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如有犯九伐之法者或親征或遣將皆以六師行其威權足以震服不待助力於諸侯其諸侯受弓矢鈇鉞之賜得專征伐爲方伯連帥者亦不待王命而自敵王之所愾故謂之專左傳言成王之命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足見其命於平時遇有不道之國卽自行征討非謂王親征而彼以師從王遣將而彼以師會也然則王之親征與遣將直是王師自出不

謂諸侯春官典瑞考工玉人所謂牙璋以起軍旅卽用之畿內以調畿兵也先儒於大宗伯所言時見曰會不知其爲巡守朝諸侯於方岳之禮（別詳朝聘）而見大行人有時會以發四方之禁之語遂謂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卽九伐之法若然則既無常期何以謂之時見時會且爲壇而已非有過都越國而大祝職云過大山川則用事卽爲壇國外亦不必曠日逾時而賈師職云凡國之債責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歷觀諸職所載會同之事皆與軍旅行役相通則自是十二載巡守而會方岳非爲壇於國境明矣車攻之詩言會同有繹而篇中但及田狩之事何嘗有一語及討罪哉周禮旣無徵兵侯國之文則章氏陳氏謂畿兵不出有事皆調兵於諸侯者固非而賈孔所云畿兵以次遞發不止乃及侯國亦無稽之說也

制軍之法自五人爲伍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皆是以五積數故兵謂之伍其又謂之卒伍者卒乃百人之稱起於五而成於百故以之比人而人數齊以之比車而車數整也先儒謂車一乘必甸之所出而一車之人數亦必以七十五人爲定則與制軍之法五人爲伍等不能無參差故孔氏書疏不得已而爲之說曰一車七十五人者自計元

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陳氏禮書因謂卒有百人車一乘合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車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爲一車之士卒則所餘五十人又在後車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六軍則車千乘矣然以此言六軍用千乘三軍用五百乘猶不甚失卒伍整齊之法若次國二軍凡二萬五千人車三百三十三乘則餘二十五人小國一軍凡一萬二千五百人車一百六十六乘餘六十二人十之五據其配割之法將此畸零不滿一乘者寧去其人以不足軍

額抑去其車以不足車額乎卽如秦氏說謂或以鄉之所
出與境內所出通融配合然此所畸十之五者又何術以
補之乎夫既知元科出賦之數與臨時配合之法不同而
猶必執司馬法每車七十五人爲不易之律何哉

六軍之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卒長皆
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鄭康成謂選於六官六鄉
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薛氏衡則謂六官中特
司馬掌兵餘卿無與雖田役軍旅之事互見六官然特爲
治事條目云耳初非爲軍將惟鄉大夫掌六鄉之政教禁
令序官曰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則鄉大夫亦謂之卿六軍

之將卽六鄉之卿餘亦卽州長等職因譏鄭氏既言六鄉
之吏兼官復言選於六官葢無一定之見今按六軍之衆
皆畿內鄉遂公邑之民更番爲之非必皆出於六鄉則軍
將亦何必定用六鄉之吏果如其說則比長固是下士此
何以但云伍皆有長不著其爲下士乎葢以七萬五千之
名數與畿民均其勞逸則徵發之際或取之六鄉或取之
六遂或取之公邑隨時制宜既非一定而所用之地有險
易則車人多寡之數其配合又有權衡然數皆以伍起則
不拘其爲鄉遂爲公邑而所爲五人之伍任之險地易地
仍皆聯合無庸分割此五人者卽同井五家所出之人也

其平日爲吏治於五家在鄉曰比長在遂與公邑曰鄰長
皆此五人所素信則當出軍之日仍使之爲五人之長以
聯屬之但鄉之比長爲下士而遂與公邑之鄰長則皆無
爵故渾其文曰伍皆有長不復著其爵也賈疏以爲衆多官卑故畧亦誤
自伍以上則須視地勢之險易以配車人之多寡假如一
兩所統二十五人而險地則車兵少而徒兵多易地則車
兵多而徒兵少勢不得不有所分割以爲配隸雖此軍士
或同出之於鄉或同出於遂與公邑而既經分割配隸則
不必皆一閭一里之人人非一閭一里卽不必仍其閭胥
里宰之舊吏是自兩司馬以上皆特置之官謂之司馬者

正以一兩之中卽有車兵徒兵倣於平時之輿司馬行司
馬之所爲者至卒則車人之配合皆以百成故仍從起數
之稱謂之卒長焉夫自兩司馬以上皆特置自必擇才德
可任者爲之果其可任則取之鄉遂都邑之吏可取之六
官之屬亦可雖爵秩或不相當而軍爲有事特制之軍官
爲軍輿特置之官則其人亦可因領軍而特進其秩葢爲
軍將卽命之爲卿爲師旅之帥卽命之爲中下大夫爲卒
長兩司馬卽命之爲上中士使必拘其平時之秩則師帥
以下大夫士固不乏人其軍將六人取之六官之長將因
軍旅而曠職取之六鄉之卿亦因軍旅而曠敎且若六師

既出復有軍旅之事又安得六鄉以爲之將乎然則薛氏之説固誤卽鄭義亦未盡可通葢有事而後制軍軍非常設則將吏亦非常員軍興而特置之罷則仍還其本職所以軍將以下祇附見於制軍條中不與軍司馬等並列於序官爲大司馬所屬之員數也王華氏泉謂六卿之將皆命卿必有一卿爲之主此必是司馬其餘五卿葢擇於司寇司空及六鄉之卿大夫爲之若太宰司徒宗伯之尊不當使之受節制於司馬此説亦未深考之誤葢司馬所掌者軍之法制戒令非必出軍之時皆爲主將觀常武之詩云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是以司馬

爲一軍之將所統者一軍之師旅以下故以戒我師旅爲言其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乃是主將總統六軍然主將王親命之軍將則謂尹氏以命之事權之輕重亦由其才德之所勝豈必以爵位之崇卑爲軒輊漢高祖猶能拜韓信爲大將則先王所以命將者可知矣

周禮夏官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四職之文皆闕鄭康成云字脱滅札爛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復識其數者竊謂典章之廢墜秦火以前已經再厄葢自犬戎之難平王東徙故宫已付黍離當時圖籍想亦未能無散佚者魯爲周公之後其先人之手澤猶有存焉故孔子告哀公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而韓宣子來聘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其他諸國之不能備有書籍可知卽或受封之初有頒自王朝者而強侯僭辟又皆惡其害已而去之是以司馬遷作史記直云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則書之亡闕者不得專咎於暴秦之一炬矣此四司馬之亡恐亦由羣侯力政爭以富國強兵爲務見其文之所載軍賦之法卒乘之制與夫戰守行陳之宜皆迂曲而不便於已故隱沒其文未可知也李氏嘉會乃疑爲兵事尙密不宜載之於書之故夫

先王用仁義以伐暴亂豈必有權謀詐術如後世兵家之言不可以示天下者卽謂用兵之時此以他官兼權故其職不見則用兵之時所兼權者軍將等官此四司馬爲夏官之貳考殷常設之員豈無其職王氏次點又謂小司馬之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不備官皆先王不欲觀兵之意此亦非是大司馬之文旣具存之此之所載度亦與彼相類況散見於他職者軍旅之事不厭其繁何獨秘之於此也哉

大司馬職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

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此與大司徒小司徒遂人所言授田任人之法皆合鄭氏必以此爲侯國之賦誤矣詳具田賦但授地任人之法既詳於地官而復見於此或遂疑大司馬亦主田賦之事不知此所令者令之於田獵以習武備故先於四時之田之首言之蓋小司徒所掌之法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此之所令只言其可用者家三人與二家五人家二人而未云家一人則正田而竭作之事然所謂竭作者非謂自鄉遂以至公邑凡家有幾人盡致於司徒以聽司馬之令於田獵果爾則盡室以行且有離王城遠近之不同固不

勝其煩擾卽所萊之野亦不足以容亦非謂大司馬所帥以田獵者只是就近之民與六遂公邑無與果爾則辨號名之用亦不應有縣鄙家鄉諸目蓋大司馬所帥以田獵者亦制爲六軍凡七萬五千人然他事用此七萬五千人或取諸鄉遂或取諸公邑皆是家出一人唯田事制軍其七萬五千之數則不拘此例凡家有可任之人或三或五或二皆須盡出但用以制軍之七萬五千人亦是更番爲之其餘人不在軍數者各使其所治之吏就近田獵則大司馬所親帥者雖只七萬五千人而通行此令使鄉遂公邑凡可任之人皆田者實大司馬之令而大司馬之令之

法亦唯是以地與民制之焉耳起徒役爲地官之事故無過家一人之法載於小司徒致田獵者夏官之事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一人之令大司馬掌之言各有當也

大司馬致民四時之田皆平列陳如戰之陳則成周時自別有陳法而今不傳惟曲禮有云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云以此四宿爲軍陳象天也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象天帝也孔疏云此明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前南後北左東右西朱雀元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但不知何以爲之今之軍行畫此四獸於旌旗以標左右前後之軍陳招搖北斗七星北方居

四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宿不差軍行旣張四宿於四方標招搖於中上象天之行故士卒舉動堅勁奮勇如天帝之威怒也秦氏通考據左傳有鵝鸛之陳兵書言善用兵者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則朱鳥等皆是陳法崔靈恩言軍行所置旌旗畫此四物其說淺陋非康成意方氏復以爲此卽古八陳法握機經四維方而主靜正兵布陳用之四正員而主動奇兵制勝用之曲禮只主出行之時故專據龍虎鳥蛇員而主動者言之其四維方而主靜者不言可知此其爲說覶疏爲密然必謂非畫於旌旗之上則但爲四方之陳而已何以見其爲

朱雀元武青龍白虎而欲象此四物究以何爲之亦不能言其實也竊謂四者固是陳法而司馬以旗致民乃平列陳則當其布此四方之陳以象四方之宿卽畫此四方之獸以爲標識未爲不可而招搖在上亦是主將所執之旗畫北斗七星以指麾軍士象斗杓之指四時法以象天帝爲言非也且在上亦非在旌旗之上葢謂主將在車上指麾以作士氣耳然此既是陳法則首句行字當是行列之行不得訓爲出行若以上文有前有水則載青旌等語是言師行則行之一字宜屬於彼文之上不宜屬此矣

周禮行軍不見聚糧之事或疑地官遺人云凡師役掌其

道路之委積委人云軍旅共其委積薪芻稾人云凡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夏官挈壺氏亦有挈畚以令糧之語是卽所以給軍食者不知非也葢兵出於農糧卽其所自備費誓言峙乃糗糧詩公劉言乃裹餱糧乃者汝也指軍士而言知其所自備所以周禮太宰職九賦斂財皆有以待其用而不及軍旅九式均財皆有以爲之法亦不及軍旅孟子述衰世之政如有師行而糧食之言足徵盛時之不然遺人諸職特以供軍中之官吏備至於兵甲馬牛亦卽井地之所自賦出車一乘卽備有其物無煩仰給於公家孔氏疏坊記乃曰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馬牛皆

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車一乘甲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葢皆是國家所給因據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齎於職幣質人職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司兵職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知其爲國家所給秦氏通考據之以爲孔所說民共車馬甲兵之屬者祇就邦國而言則天子畿內都鄙可知所說國家共車馬甲兵之屬者祇就鄉遂而言則廛里九等田及公邑可知又小雅我出我車於彼牧矣爾雅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郭景純云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

各十里若依此解則牧外之民出車而毛傳解爲出車就馬於牧地知車爲國家所共非近郊遠郊之民所共此亦因鄭氏爲司馬法所惑而沿其誤謂六軍必出於六鄉而家一人之法視成之三百家出三十人旬之五百七十六家出七十五人皆爲特重則不得不有以均之不知先王以田制賦本無所謂鄉遂公邑都鄙邦國之殊今案鄉師職云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族師職云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此軍之發於六鄉者也酇長職云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里宰云掌比其邑

之兵器以待有司之政令此軍之發於六遂者也縣師職云若將有軍旅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稍人職云若有師田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此軍之發於公邑者也雖其言詳畧互見而既有人徒卽有車乘既有車乘卽有馬牛戈楯若必給之於公家則平日所練習者爲何物若平日以私物自爲練習臨時別受之於官則所用非所習所習非所用何以克敵致果乎然則馬牛兵器不拘鄉遂公邑皆其民所自具而孔氏所引巾車諸職則亦以共軍中官吏之用葢自伍長

以至軍將六軍約一萬八千餘人此等所需車輦戈楯弓弩甲兵之類既未嘗具之於平日則出軍之際不得不受之於公家但伍長卽用其鄉遂公邑舊治之吏則其所需之物亦得具於平時以待有事乃帥而至是公家所給亦祗自兩司馬以上凡三千餘人所需者耳是以巾車司甲司兵司弓矢諸職府不過四人徒不過八十人工不過百人使必如孔說六軍之額既必取之六鄉而物皆官給以七萬五千之衆益以將吏不知巾車諸職何術足供其用乎

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先儒謂此數事皆舉行於將出之時孔氏正義又謂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其禮在類宜造禡之前今案本文言禡於所征之地明是已至而後祭則非與類宜造爲一時之事可知葢王者之師奉將天討故首類上帝而行軍之法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故於將出之時先宜社造禰小宗伯乃得奉之以立軍社載主車此三者以次而舉於師行之前至其所征之地乃行禡祭以禱戰勝其事之序如此經文固甚明也若其又云受命於祖受成於學者乃是總言出征之事以爲其始之出則受命於祖其終之歸則受成於學受命於祖卽上文所

云造乎禰受成於學卽下文所云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也葢師行必載遷廟之主而所謂遷廟主者祔禰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此主因祔禰而遷之於太祖之祧今將載之以出故告於禰廟而迎其主於太祖之祧以其所告而言故王制云造乎禰而其主在太祖之祧則迎之必就乎祖廟故周官太祝言大師造於祖則前祝各據一處言之則此之受命於祖卽與造禰爲一時事造至也至禰告其事至祖迎其主也秦氏通考謂太祝之造徧祭七廟尤不足信觀曾子問言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亦但是祖禰而已安得有七廟徧告

者然此主以其出於太祖之祧故得稱爲祖書所謂用命賞於祖是也以其先告禰而後迎之故亦謂之禰文王世子所謂其在軍則守於公禰是也實則並非祖禰正名之但可謂之宗肆師所謂凡師甸用牲於社宗社即軍社宗即此所奉之主車宗者尊之義也至其云受成於學成即成功成事之成魯頌有在泮獻馘在泮獻囚之語與王制合明出師討罪今罪人既得則其事已成其必於學者明征伐所以輔乎禮樂非徒尙威武也自先儒誤以數事並舉於將出之前宋史遂以禡祭爲出京前一日行之秦氏通考亦因其誤而至所征之地反無此祭至以受成爲定兵謀

則經典並無可考宜後世亦未有從之者矣

田獵之名據左傳爾雅所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與大司馬職所載同惟公羊以爲春苗秋蒐穀梁以爲春田秋蒐葢傳聞異辭各就所知爲說耳惟是王制言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公羊傳注及春秋緯皆謂夏時不田穀梁亦有四而用三之說與大司馬所載不合鄭康成因謂緯書孔子所作四時田者周制三時田者夏殷制孔子欲改周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此求其故而不得而妄爲穿鑿者案大司馬文春蒐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秋獮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仲冬大閱之禮益詳而但云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不及王與諸侯者非謂其已著於春秋二時以特設有司常一官於大閱之時贊司馬頒旗物固詳載之矣唯夏苗辨號名之用不見天子諸侯則知公羊緯書所謂夏不田者正是周制葢指天子諸侯而言觀王制所云歲三田者亦屬於天子諸侯之無事益可信矣惟天子諸侯夏時不田而大司馬主於教民因農隙以講武事則四時皆有隙寧夏獨無然其禮以大閱爲最詳則亦所以順天時而體王心而月令所謂孟夏驅獸無大田獵者亦正是周制曰驅獸明有夏苗曰毋大田獵明天子不出異於三時之親

出故不得爲大也且先王之制禮其意更有深者夏苗固爲驅獸而行軍之事常有露宿及夜警非豫習之不可也而三時皆非所宜因於夏爲之以敎茇舍而辨夜事此正聖人制作之妙用然天子諸侯所以夏不田之故亦從此可識矣國語周語云王治農於藉搜於農隙耨穫亦於藉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亦不見夏苗之事是知其時天子不出

殺人之事不可試故因田獵以講武春秋之時列國兵爭始有不因田獵而治兵大閱者後世兵非農出愈不得不專立簡閱之法矣故秦氏通考於軍禮分田獵與校閱爲二門亦因古今異宜之故但其引國語三時務農一時講

武之語爲後代校閱之所昉則非是葢田之爲名本爲驅禽獸之害稼穡者春夏秋三時農事所急而乘其隙爲蒐苗獮以除其害是田獵卽所以務農故曰三時務農冬則農事已畢此時之狩直是講武故曰一時講武非蒐苗獮狩之外別有所爲講武也至月令孟冬之月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是王居明堂之禮天子六年一至東都居之其禮皆異於西京西京之大閱以仲冬此以季秋然季秋之致田獵未必闔境皆至則有未與於王之親教者因於孟冬命之使其自率所屬以講武而所以命之者亦命其以田獵爲之故季冬復申之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

田獵禽獸者野虞敎道之先王之世未有不田獵而徒行講武之事者也若仲冬之飭死事則直是葬埋死者之事葢順天時固閉之意猶孟冬之言飭喪紀鄭注謂飭軍士戰必有死志殆未必然秦氏皆據以爲校閱與田獵分之證不足信也

周禮山虞職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職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秦氏謂澤中之獵不見於大司馬春秋內外傳所載如宋觀魚濫於泗淵之類又皆失禮之事殆多然地官山虞澤虞並有大田獵之文則其事可以意會其從畧者殆以周官之時舟師未備故講武亦詳山而畧澤

歟案秦氏此說是誤以澤爲川謂澤之田乃習水戰之事不知澤者藪也詩大叔于田三言叔在藪曲禮亦云國君春田不圍澤明三時之田皆得於澤葢古田獵多在藪澤之處故爾雅特載十藪之名魯有大野哀十四年傳西狩於大野獲麟是也晉有大陸定元年傳魏獻子田於大陸焚焉是也楚有雲夢昭三年傳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是也宋有孟諸文十年傳宋道楚子田孟諸是也鄭有甫田車攻詩東有甫草駕言行狩是也然則古人之田皆在澤多而在山少以山之地險阨不若澤之平曠也大司馬言虞人萊所田之野而未別其爲山爲澤下文云險野

人爲主易野車爲主險野卽山田之野易野卽澤野葢通二者言之而所謂虞人亦是統指山澤之虞若棠及泗淵乃是取魚之事與田獵何涉秦氏據之反謂周官講武詳山而畧澤誤矣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辨鼓鐸鐲鐃之用自王執路鼓以下至公司馬執鐲皆所以爲軍中步伐之節故下文言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卽令其聞聲而知其所宜也但公司馬杜子春謂是五人爲伍伍之司馬鄭註用之然伍長無爵安得有司馬之稱鄭剛中謂其職至卑其名乃同於司馬欲重其權以服人亦是附會注說既伍長得稱司

馬則何不直云伍司馬而係之以公乎案序官之文有云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鄭注云公司馬國司馬也即王之司馬則此亦應與彼同盖伍長所屬五人其勢至近而職至卑亦常與士卒共聽號令未必即有所執以號令於人且鐲以節鼓豈王諸侯軍將等之鼓反視於伍長之鐲以爲節竊謂公司馬即大司馬以別於兩司馬故加公字此教振旅則所謂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即大司馬當親教之而本文惟見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而已此外司馬並無其事而以旗致民布陳三時所同則所以教之知不在是惟執鐲以節鼓則鼓依鐲以爲節而士

卒之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亦即依鐲以爲節是司馬所以教振旅之法也至仲冬大閱經曰中軍以鼙令鼓則執鼙者中軍之將非旅帥也曰鼓人皆三鼓則鼓者鼓人之事即鼓人職所云以鼖鼓鼓軍事者不特非王諸侯親之亦非軍將師帥旅帥等也盖是時鼓人司鼓而司馬振鐸以通鼓而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等統稱爲羣吏則皆執旗而作之弊之若其鼓行鳴鐲鼓進鳴鐲鼓退鳴鐃鼓之既皆是鼓人而鐲鐃之鳴亦皆是司馬盖鼓人惟主於讙以立動而通之節之廿之一出於司馬亦司馬之所以爲教也先儒不察並以教振旅時王執路鼓以下仲冬之

大閱亦然因謂鼓人爲中軍之將師帥旅帥振鐸爲兩司馬鳴鐲爲伍長鳴鐃爲卒長夫伍長至卑乃尊之而稱爲司馬中軍之將師帥旅帥至尊反卑之而稱爲鼓人已顛倒不倫之至况如其所說固有王執路鼓諸侯執鼖鼓在內亦得目之爲鼓人乎且前云旅帥執鼙今云中軍以鼙令鼓豈旅帥必在中軍而中軍之長止是旅帥乎此其說之誤謬固顯然者然諸儒不能辨證注疏之失反從而附和之致本經之文自成矛盾如鼓人職明言以鼖鼓鼓軍事而教振旅之文乃曰王執路鼓諸侯執鼖鼓鄭康成謂侑之於諸侯鄭剛中亦謂王道之大無所不通以道統衆

不必自執軍中之事諸侯從王欲使軍將以下皆聽命故侑之於諸侯王志長則謂諸侯入朝佐王田獵不敢以桴鼓之事上煩天子故代王執鼖鼓以鼓軍事今考鼓人所掌六鼓曰雷曰靈曰路曰鼖曰鼛曰晉此只見其三而師帥之提旅帥之鼙並不在六鼓之內則此之所用與鼓人無涉可知且田獵之時未必諸侯常在則此所說諸侯執鼖鼓者亦以諸侯自居本國於春蒐之時用此鼓耳盖四時之田惟冬專主於教戰故國語有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之語則鼓人之所謂軍事亦指冬之大閱而言所以然者春教振旅辨其鼓鐸使其習之於耳秋教治兵辨其旗物

使其習之於目夏教茇舍辨其號名使之習其所屯一時只習一事冬乃合之始正其爲軍事而以鼓人司鼖鼓猶之秋獮辨旗物之用有軍吏載旗及百官載旟之等亦不與司常所建同葢司常亦王大閱始贊司馬頒之也不明其故必以春蒐秋獮之鼓鐸旗物通諸大閱多方曲解而卒莫能合也

大司馬仲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此以行軍之際恒有露宿而暮夜防患亦不得不預習於素故因夏苗而教以茇舍辨號名之用以習夜事

茇舍猶言草舍詩召伯所茇左傳晉大夫茇舍從之皆謂露宿而草止也但所謂帥以門名等不知若何爲之鄭注云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被之以備死事此殆卽通典所云諸軍各以帛爲帶長尺五寸濶二寸題其軍號爲記悉以綴於衣領名軍記帶者此隋大業征遼時所立法然所謂夜事亦謂其有間諜或焚刼之類所當警備豈必專慮其死之無別以此辨之哉王氏與之謂茇舍之教乃下寨法葢休兵偃師之時宿火而寢目固無見也銜枚而處耳固無聞也將以鼓鐸而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旗物而徽之則所見必昧於是專以號名爲偷又必外假者所以防姦細此所云覘鄭爲密但以爲夜事非夜戰則亦未盡夫夜三鼜以號戒與懸壺以序聚㯉者原警備其有非常意外之事不但譏察姦慝則或悤盜驟起豈容無備是因有夜戰而備死事亦是一義且暮夜之時徽識恐未能遽別則號名之用當兼以口相傳管子所云夜戰聲相聞者正夜事之妙用葢徽識以習其目傳呼以習其耳二者固不可缺一也

三禮陳數求義卷十六

侯官　林喬蔭　學

朝聘

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是隨時而異其名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則又隨事而異其義今儀禮僅存覲禮一篇其朝宗遇三者久已不見唯曲禮有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以此知為朝覲之別而已鄭注以為夏宗依春冬遇依秋雖未見所據然諸經傳之文多言朝覲不及宗遇意或然也至朝覲二禮本別而散文則通曰朝故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又云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又玉藻稱諸侯裨冕以朝而覲禮載侯氏裨冕是其文之可通也但其行禮之異既見曲禮而先儒又皆以為朝則受摯於朝受享於廟覲則摯享皆受之於廟覲不下堂朝有迎賓之節固未嘗混而無別乃敖君善因朝覲有互通之文遂以覲禮一篇為同姓大國入覲於王初無四時之別與周官秋見曰覲之言不合而萬充宗作周官辨非則又直謂只有朝覲無宗遇

而朝覲亦是一日並行先朝後覲不分春秋據覲禮所云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卽曲禮所謂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及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者葢行覲之日天子自路寢而出先至於宁時諸侯在大門外因朝見以通姓名自天子負斧依以下乃行覲禮然考禮於受舍時云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而此乃朝之下不著東面西面之文亦未見天子當宁之位安得以曲禮之朝當之且亦並無天子由朝入廟之節則始末只是一禮而已不得謂朝覲並行況此篇之文以至郊始以賜車服終而自郊勞以前及後之饗禮乃歸文皆簡畧不具則其詳或別具於朝禮固未可知今禮經亡佚者多奈何以所未見遂指為本無是禮哉

尚書周官言六年五服一朝與周禮大行人所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者不合於是據書者疑禮之作僞於劉歆據禮者疑書之作僞於梅賾然孔穎達書疏有云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又左傳疏云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巡守之歲周禮同於尚書六年一朝尚書何必違禮則二經所說當必有可通者矣但孔氏之所以通之者則取

左氏昭十三年傳叔向之言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以爲說左氏者謂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討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爲前代之法脅當時之人大行人所云見者皆云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

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孔氏之爲此說固詳核矣然考其實則殊不然蓋書言六年五服一朝非會也言又六年王乃時巡非盟也今以叔向之言盟會當之而彼明有間朝再朝之語則朝之非會必矣以間朝爲三年一朝三代亦並無此制且大宗伯所云春見夏見秋見冬見時見殷見皆指諸侯親見天子而言亦不得以遣使聘貢爲說況叔向明言明王之制使諸侯云云固是諸侯相朝之禮未嘗以此爲諸侯事天子之禮也故崔氏直斷爲朝霸主之法

蓋晉爲霸主故叔向舉以爲告所謂間朝者卽成十三年傳云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本無定期不得以三年限之又安得以證天子之事是則孔疏所述疎而不足據也蘇氏書傳則曰一朝畢朝也朝以遠近爲疏數六年而徧五服畢朝然訓一爲畢究非的解以大行人所言計之六年之中侯服六朝甸服三朝男服再朝一朝者唯采衛要三服耳或以大行人之下文有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鄭注以歲爲巡守之明歲則侯服之歲一見亦是巡守之明年爲第一年二歲爲第二年以至六歲爲第六年非每一年每二年每六年也

然據此則當云侯服一歲見甸服二歲見不當云歲一見二歲一見況經之凡言歲皆是每歲無以第一歲言者竊嘗反覆深求乃知經旨本自了然特因諸儒誤解遂致二經之義格不可通耳按大宗伯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此卽大行人之侯服歲一見以至要服之六歲一見也蓋此六服之道里遠近有差故旣以年歲節其疏數卽其當來之歲而或有事於其國或有故於中途不能定時日以期其必至則爲之朝宗覲遇之禮各隨所至之時行之則所云春秋冬夏者卽各服當朝之歲之春秋冬夏也此與尚書所言無涉者也其下卽繼之曰時

見曰會殷見曰同而大行人則釋之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葢時會卽十二年之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王之巡曰時巡故其會曰時會而左傳言禹會諸侯於塗山卽巡守而會之禮以其當方之諸侯各朝於方岳故有四方之禁職方氏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共國有大刑而王所至之方則皆考制度明黜陟所云發四方之禁者此也此卽書之所言又六年王乃時巡也其殷見曰同則殷者衆也謂衆國同來卽書之所謂六年五服一朝者葢侯服每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

服五歲一見皆不能畢集至六歲最遠之要服以是年來而侯甸男采衛五者亦卽以是年同來前之分年而來者朝於京師此六歲而殷同則取其道里遠近之均朝於東都之明堂焉以其一歲盡來故書言六年一朝以本年是要服當見之年故書不數要服而止云五服以其非分方而至故禮言以施天下之政不曰四方是則朝覲宗遇者各服每歲分朝之目而時會殷同者六年十二年總朝之綱尙書亦舉其總朝之期言之耳自注疏誤解時會爲諸侯不順將征討而合諸侯殷同爲十二年王不巡守而六服盡朝故一往轇轕夫諸侯不順本非常事出於不時無有定期安得反名之爲時會十二年巡守乃古王明制亦無緣有不巡守之時卽不巡守而六服盡朝則亦猶六年一朝焉耳乃諸儒旣緣注疏之誤不察時會殷同之義徒就六服之分年而朝者以求與尙書合宜其說雖多而卒不能無室礙也

朝宗覲遇之禮所接見者一方一服之諸侯故於朝於廟行之會則當方之諸侯畢集同則六服之諸侯皆來故其禮行於明堂記所謂明堂明諸侯之尊卑是也按明堂位曰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

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此與逸周書明堂篇盡同是卽殷同之禮六年總朝於東都之明堂也且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於明堂逸周書亦云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雖其以周公踐位固未敢深信而其言六年大朝正與書之六年五服一朝相合葢門內五等之位卽五服之君而門外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

卽是要服四塞世告至者卽是蕃國而記言明堂逸書言宗周實同一地葢明堂建於東都以宗祀文王故東都亦卽謂之宗周矣

鄭氏注大行人曰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賈氏疏曰或朝春據王城東方或宗夏據王城南方或覲秋據王城西方或遇冬據王城北方又鄭氏注大宗伯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賈氏疏曰春東方六服當朝之歲盡來朝夏南方六服當宗之歲盡來宗秋西方六服當覲之歲盡來覲冬北方六服當遇之歲盡來遇後儒亦

皆從之然春夏秋冬之區以時實非因東南西北之地今以侯服每歲一朝言之其東方者必當朝春設有故而春不得朝其南方者必當宗夏設有故而夏不得宗則將遂已乎否乎況五年之內釆服衛服只有一朝而必以其地限其時則或有故不遂必且曠廢數年之久而後至非建國親侯之意也竊謂四方分來之說經無其文其所以立爲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制者正因其一時有故尚有三時可來如不能朝春則宗夏可也不能覲秋卽遇冬亦可也然則朝覲者禮之正而常故諸經皆言朝覲宗遇者禮之通其變故大宗伯著其目而諸經皆不見其文卽周禮他官亦但曰朝覲而已不及宗遇也

覲禮天子負斧依鄭注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明天子先在堂上不迎諸侯故記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葢君尊臣卑分宜然也然周官大行人職則云上公之禮其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立當車軹侯伯朝位賓主之閒七十步立當前疾子男朝位賓主之閒五十步立當車衡鄭注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爲之節與不下堂之文不合又覲禮侯氏乘墨車以朝故覲禮記云偏駕不入

王門鄭注偏駕指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等謂駕之與王同者不入王門則朝時不乘此車明矣而周官大行人職又云上公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侯伯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子男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明是乘金路象路革路等車若非命車何以有樊纓九就七就五就之等是亦與覲禮異者鄭氏注曲禮當依當宁之文謂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之崔氏因謂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臯門外陳

介天子車時在大門內傳辭既訖則乘車出大門下車君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則隨之而入更不別迎也入王文王廟門天子還服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服朝服執摯而入應門故王當宁以待諸侯次第而進故云序進然經但云當宁而立而未嘗有出迎之語則安見其迎且又安見其但迎公自侯以下隨入不別迎者故熊安生賈公彥孔穎達之說皆謂覲禮不下堂固無迎法卽春夏受摯於朝之時亦無迎法唯行朝之後三享在廟是時天子親迎諸侯亦並得申上服故亦乘金路等之命車以朝時正君臣之位享則稍殺乃申賓主之義然據其

說亦只宜於春朝之享得迎若覲則受摯受享皆無迎法又何以齊僕之職言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者乃並朝覲宗遇言之哉今案不下堂專指覲禮卽所謂負斧依者朝則正是下堂而見曲禮言當宁宁在門屏之間無論爲廟爲朝皆已下堂而始至其地也然只下堂而已不必有所送迎也至於送迎則又不止於下堂據齊僕職云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所謂朝覲宗遇饗食者以朝覲宗遇之饗食言之也謂於朝覲宗遇之時與諸侯行饗食之禮是時畧君臣之分致賓主之情所以有送迎之節而大行人所記

朝位之九十步七十步五十步與諸侯所乘車有樊纓九就七就五就等皆是此時之事與朝覲宗遇正禮無與其不專言饗食而加以朝覲宗遇者以別於凡賓客之饗食也惟其爲朝覲後饗食之事非朝覲之正禮故曲禮於朝覲之別只若當依當宁之文固未嘗及送迎之節卽覲禮備陳覲事而此亦不見以其該於饗禮乃歸之內矣諸儒誤以送迎卽是下堂遂紛紛求之於朝與覲之異又求之於受摯與受享之差俱於經無明據唯賈氏疏齊僕知此因朝宗覲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卽有乘金路迎賓客之法最爲明確而又云饗食迎賓與受享同疏他處亦皆

以春朝受享爲言則仍惑亂而無定也

鄭康成言朝覲之別謂覲之受摯受享皆在於廟朝則受摯於朝受享於廟今按古人大禮皆行之於廟中登臨之以祖宗之義卽諸侯之相朝相聘無不廟受者豈受諸侯之朝其禮反輕乎若如鄭說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夫內朝之地爲天子每日常朝羣臣之地今以諸侯來朝禮僅等於常朝已疑其褻況受摯重於受享豈禮之重者只在朝而禮之殺者反在廟且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侯伯廟中將幣三享子男廟中將幣三享未嘗別白其爲朝爲覲則是朝與覲皆於廟中行事明矣原鄭之

所以謂受摯於朝者直因曲禮有當宁而見曰朝之語據衛雅門屏之間謂之宁是人君視朝宁立之處因以內朝之地實之孔疏遂亦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若然是卽所謂治朝矣宰夫朝士之所掌何以不見諸侯之儀位與其等乎不知宁者門屏之間之名路門之外有宁廟門之外亦有之據覲禮侯氏肉袒告聽事天子辭之侯氏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明是廟門之外亦樹有屏則當此門屏之間見之亦卽所謂當宁豈必路門外始有宁哉然則朝與覲之受摯受享皆在於廟其所以別而謂之朝者直由當宁之與當依不

同耳蓋覲禮專主於尊故不下堂而見朝則有親之之意故下堂而出至宁其謂之朝者以與日朝羣臣之禮無殊何則日朝羣臣之禮天子出至宁南鄉而立孤卿大夫分東西面朝於是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還揖門左揖門右而退今此亦出至宁南鄉立諸公諸侯分東西朝於是司儀詔王儀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倣於常朝之所爲故曰朝若覲則不唯不下堂亦無揖禮此其別矣

覲禮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注云受舍於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聘禮記云宗人受次次以帷少退於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爲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疏云春夏受摯於朝無迎法受享於廟有迎禮秋冬受摯受享皆在廟並無迎法是以大門外無位旣受覲於廟故在廟門外受次天子春夏受享諸侯相朝聘迎賓客者皆有外次卽聘禮記宗人受次是也有外次於大門外者則無廟門外之內次天子覲遇在廟者有廟門外之內次無大門外之外次此文是也今按經文明言受舍於朝則安得以廟門外之地當之且周官掌舍掌次明分二官則舍者屋館之類次者帷幕之類亦安得卽以次

當舍况如注疏之說直是爲次於廟門之外則不過帷幕而已下文乃云侯氏裨冕釋幣於禰豈亦卽在此次中行禮乎且旣受次於廟門外何以下文又云乘墨車乃朝豈自次至廟門咫尺之地尙煩乘車乎竊謂受舍卽上文賜舍之事自天子言爲賜自諸侯言受因上文言天子賜舍卽述天子之命詞曰伯父女順命於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則再拜稽首儐之束帛乘馬因卽連及天子使大夫戒曰乃復言諸侯受舍之事是補敘之文法故以諸侯前朝提起前朝云者未朝之前到日以後皆是非必朝之前一日也蓋自郊勞之後侯氏從使者至朝是時天子卽下賜舍

之命諸侯亦卽以是時受所賜之舍於朝再拜稽首而儐致命者以束帛乘馬並於朝行之故經於拜與儐皆不著其所在之地及送迎之節也惟是上文所言拜之與儐固卽受舍之禮而未及其在朝之位且上言侯氏只是一人而未及同時並來者故於此補敘其位次見有同異姓之別則下之釋幣於禰固是卽此舍中行之而墨車亦卽自舍適朝所乘耳舍固不在廟門外亦並非次鄭注既誤賈疏復別爲春夏受享次在大門外覲遇則次在廟門外立爲內次外次之名皆非經之所有者而後儒相沿遂並以受舍與賜舍截然兩事反疑上文所言賜舍之缺畧如敖

氏注謂侯氏再拜稽首不著其所是於舍門外也使者東面致命侯氏西面聽命既則北面拜又謂侯氏之於使者亦有迎送之拜不言者文畧總由不知賜舍受舍同是一事亦同在朝耳

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與尙書周禮皆不合鄭氏謂晉文霸時所制蓋據昭三年左傳子太叔之言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然此是言諸侯相朝之法與朝天子無與而王制直云諸侯之於天子則非文襄之制可知蓋漢文帝用辛垣平之言議巡狩封禪是時博士諸生當諸經未盡行世徒綴緝舊聞增損往法作爲此書爲一王之制不必與三代盡合固未可執此以疑諸經矣

諸侯相朝之制據小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則其有常期而相朝者唯繼世嗣位之初一行而已其他則本無定期故左氏成十三年傳郤至曰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昭十二年傳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間朝以講禮謂之間則無期可知東遷以後禮樂征伐不自天子而諸侯以強弱相制小國朝大國大國朝盟主觀宣公於齊十年而朝之者五襄公於晉八年而朝之者三如是其僕僕也乃左氏習於衰世之

政亦以爲禮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又以諸侯五年再相朝爲古制豈邦交之舊典哉蓋其疏數之期一出於霸主之令襄八年如晉傳謂其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而子太叔述文襄之霸以三年而聘五年而朝爲不煩諸侯而稱述之則春秋之事不可以證周初之典明矣

王制之言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此本之聘義卽小行人諸侯邦交之禮按聘義曰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鄭氏注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五年一朝乃是襲文襄霸時之制若魯語所言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注引唐尙書云

先王謂堯是也蓋唯唐虞之制五年一巡狩羣后四朝周
則直是六年一同十二年一會無五年四王事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有歲事有時事歲事者君親行之大宗
伯所謂朝覲宗遇會同以其或一歲一行或數歲一行故
為歲事商頌云歲事來辟勿予禍適是也時事者遣使達
於天子小行人掌邦國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
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以其行於
春秋二時故為時事左傳管仲曰若節春秋來承王命韓
宣子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皆是也然遣使之禮謂
之入貢謂之獻功而總曰時事不得以聘問為辭何者聘

三禮陳數求義　卷十六　十五

問上之所以交乎下與敵者相為往還之禮也大宗伯時
聘曰問殷頫曰視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
諸侯之慝其曰以結好以除慝皆是就天子遣使於諸侯
言之且大行人之文又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
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而小行人職則曰朝覲宗遇會同
君之禮也存省頫聘問臣之禮也明分為上下一往一來
之別則安得以遣使於天子為聘頫哉春秋之世王室淩
夷隱桓莊之時天子來聘者五來賜者一來求者二來錫
命者一而魯公不聞朝覲亦絕未遣一介之使修職貢之
常至僖公二十八年晉文主覇始兩朝於王所而明年王

又使宰周公來聘於是三十年始命公子遂如京師然於
入貢獻功之典久廢不講直以為報聘之常而已至宣公
之世王且使來徵聘王綱之不振如此故左氏據其事實
以聘言之然觀韓宣子所云歸時事於宰旅而王美之以
為韓氏必昌辭不失舊則諸侯於天子言聘非舊可知矣
乃鄭氏因周末之失有諸侯遣使聘天子之事於禮之時
聘殷頫皆以為諸侯使人於天子又撰為時聘小禮使大
夫殷頫大禮使卿之典不知小聘曰問使大夫本出儀禮
聘禮是諸侯邦交之事以此推之則天子於諸侯或時聘
遣大夫殷頫遣卿亦未可知必無諸侯事天子與敵者無

三禮陳數求義　卷十六　十六

異之理而或者又疑諸侯朝覲之外無遣使於天子之事
則亦非是小行人所云入貢獻功四方之使者固一歲兩
至王庭矣

先儒所以謂時聘殷頫為諸侯使人於天子非天子使人
於諸侯者祗因大宗伯以此二事列於賓禮而大行人又
有大賓大客之分大賓是諸侯自來則大客必是諸侯遣
人來聘若非指此聘頫遂無所謂大客故為此說不知諸
侯有獻功入貢之使者王重其事而親受之豈不足以當
大客者況時聘曰問殷頫曰視以問與視施於至尊固已
名不正而言不順且小行人明言存省頫聘問臣之禮也

五者並舉直是一類之事故得總目之爲臣禮如先儒說存類省三者是天子使臣於諸侯聘問二者是諸侯使臣於天子既所使之人不同卽所爲使之人亦異經文何不別白言之顧牽混乃爾況卽如其說亦是類聘二者屬諸侯遣使而天子之於諸侯大行人明有閒問以諭志之語何不曰存省問類聘夫存省類問既皆天子待諸侯之禮所有則諸侯之於天子只有一聘又何不可曰存類省問四者天子使臣撫邦國聘者諸侯使臣聘天子乎此則稱名之際彼此可以出入經文尤宜別白而不應牽混者也且大行人言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諸侯之慝而典瑞職則曰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惟此二事是天子遣使於諸侯故使者之出使卽執此二種之圭以致王命爲符信而掌之於王官典瑞若結好除慝並是諸侯遣使於天子則不應以王朝之官掌之如鄭康成說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則是平日此二圭掌之典瑞俟諸侯之使者至乃出此二圭令使者執以命事然則使者來時何所執以爲符信而知其爲時聘爲殷類爲結好爲除慝者且既命事後此圭仍還之典瑞抑使者竟携歸其國乎夫經文本明順而解之其義自見如此結好除慝既爲聘類之義而琬琰二

圭又卽結好除慝之所用與珍圭牙璋穀圭等並掌諸王官明是天子之物遣使則付之以爲信使歸則執以反命而小行人所云存類省聘問臣之禮也亦明是言此五者是君所以待臣之禮對上朝覲宗遇會同六者是臣所以事君之禮文義了然曲爲之說反滋支節矣由此推之中庸言朝聘以時亦是一君禮一臣禮朝者諸侯朝於天子卽朝覲宗遇會同以朝統之聘者天子聘於諸侯卽存類省聘問以聘統之一往一來故下卽申之曰厚往而薄來往卽天子遣使於諸侯厚者厚其聘幣也來卽諸侯來朝於天子薄者薄其貢物也朱子之注亦因王制及鄭氏說所誤耳

小行人職云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賈疏謂大客要服以內諸侯之使臣小客蕃國諸侯之使臣蔡宸錫則謂大客孤卿小客大夫士今案本職言掌邦國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則大客卽諸侯所遣入貢獻功之使者惟王必親受故小行人爲之擯小客則非入貢獻功來者如春秋公孫敖之弔喪叔孫得臣叔鞅之會葬之類王不親受故小行人受其幣而聽其辭非以國分大小亦非以使者之爵分大小也

周官司儀云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如主國之禮鄭司農注謂賓之拜禮者因言賓所當拜者之禮也所當拜者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復主人之禮費也鄭康成則謂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是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繼主君者儐主君也儐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饔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原後鄭所以不從先鄭之意以禮是禮賓諸侯相朝將幣事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獻賓是爲禮賓乃主人待賓之隆禮故賓當拜謝之其繼主君若如先鄭之說則主人之禮費既多非賓所能復據聘禮郊勞致館等皆儐彼兩臣

有儐此兩君亦當有儐故謂之儐主君今案聘禮云明日賓拜於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既言賓拜於朝又言拜饔與餼則先之拜於朝非卽拜饔餼可知葢亦拜主人非日之禮賓卽所謂拜禮者此後鄭是而先鄭非也若繼主君之義則二鄭皆誤復主人之禮費是何名目是何儀節固於經無所依據儐禮雖於經有之然其禮乃所以待主人之使者聘禮之郊勞歸饔餼皆主君不親行而使卿致命故聘賓卽於其時儐之以束錦覲禮侯氏於郊勞賜舍賜車服亦儐使者今兩君相朝郊勞致館致饔餼皆主君親其事安得以待主人之使者之禮待主人且儐又何以謂之繼哉竊謂經文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卽承上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而言葢聘禮之賓卿也於主君非敵體故其拜此三禮皆於朝而主君則以其爲賓不敢受之於朝等於巳國之臣故直不見而使人受記所謂凡賓拜於朝訝受之是也此兩君相見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於朝於廟雖無明文不可知然以義揆之亦當於廟而主君無不見而使人受之理則亦當有交擯車逆車送諸儀且聘禮禮賓有禮幣致饔餼有致幣饗食有酬幣有侑幣兩君相見禮隆於聘則其所將於三者之幣所爲玉帛皮馬之類亦必視聘爲隆賓於拜謝時所將之幣必與之相稱

故曰如主國之禮不但曰如將幣之儀也然此旣卽言賓拜謝之禮則亦曰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如主國之禮足矣而必曰賓繼主君何哉葢聘禮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俱于明日則此亦當然於禮賓歸饔餼之明日拜禮及饔餼于饗食之明日拜饗食繼者踵事之詞謂主君致此三禮之明日賓卽踵主君之後而行之以見禮無不答且不敢稽殺之意而鄭氏反謂賓將去之時始行拜謝抑又誤矣夫聘禮之賓三拜乘禽于朝遂行者以禮賓饔餼饗食固先巳拜之也今鄭氏旣知三禮爲禮之重者則又安得遲至瀕行始拜哉

司儀職言諸公相爲賓之禮於將幣事畢云賓亦如之鄭注賓當爲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今案儐與禮賓事異卽禮亦非上於下之稱聘禮之儐郊勞者以束錦乘皮儐饔餼者以束錦乘馬覲禮之儐郊勞賜舍賜車服皆以束帛乘馬如是而已禮則用醴以獻有徹几改筵酌獻薦祭諸儀故其字亦通作醴此兩君相見灌用鬱鬯雖無籩豆之薦然祼專用幣帛皮馬者逈異且聘禮冠禮昏禮主人於賓行正禮畢卽皆請禮賓是敵者固嘗稱爲禮矣安得徒據大行人有王禮再祼而酢之語遂謂專屬於上之待下哉況儐亦並非敵者之稱觀聘覲二

者之儐皆以郊勞等事主君不親行遣使致命則賓以此禮待之蓋是賓勞主人使者之禮今兩君親與爲禮來朝之君非致命之使其禮之又安得謂儐之乎少牢饋食禮之儐尸亦以尸于祭者爲子行燕飲以勞之觀于尸出主人拜送尸不顧猶之聘賓出主君拜送賓不顧明非敵體也然則此所云賓亦如之者疑賓字之上脫一禮字雖儐亦是賓待之義然未敢謂禮賓之卽儐也

周官司儀言爲擯有交擯旅擯二法交擯者謂若賓是公至門外直闑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嚮而立其介九人立賓之北邐迤西北並東嚮列主君出直闑東南西嚮立擯五人在主人之南邐迤東南立並西嚮主之末擯與賓之末介相對中間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竟則主君先傳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之末介末介以次繼傳至上介以達於賓賓荅辭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復相次而上傳至於主人此交之義也旅擯者其擯介陳列亦如上法陳竟則上擯入向主人前受命出門南面遥揖賓使前上擯漸南行至末擯間西面賓亦進而北行至末介間東面俱立定乃揖而請事入告主人是但陳列其人而不以次傳命旅者陳也鄭氏於覲禮嗇夫承命告於天子之文注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

而上上擯以告天子是卽交擯之法今案司儀惟兩君相見用交擯若兩君之臣相爲國客雖屬敵體亦只用旅擯不交擯聘禮與邦之臣於與邦之君猶不交擯矧諸侯入覲於天子而得同兩君相見者且本文亦只見嗇夫承命告於天子而已又焉見其以次相傳乎況交擯必以車迎今覲禮不下堂則天子並無出門迎賓之節尤足證其無交擯之事原鄭之所以著此者以司儀之文有云大國之孤繼小國之君不交擯其他皆視小國之君是天子與小國諸侯亦有交擯此見賈疏不知其有交擯者是因朝覲而行饗食此時正禮既畢乃畧君臣之分而講賓主之歡於是

有送迎之節故有當軹當疾當衡之位有建常樊纓之車則亦有交擯之事若正當朝覲之時侯氏方且肉袒請刑君純乎君臣純乎臣安得遽以賓禮自處乎且正當朝覲行禮時不唯無交擯法亦不旅擯盍旅擯賓主之擯介並陳兩君之臣相爲國客敵者之禮則然今正當行覲明君臣之分故經之所載嗇夫既承命告於天子天子有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語侯氏卽入於是而擯者謁擯者延升只見天子之擯不見侯氏之介是於造朝時嗇夫承命卽親承侯氏之命介不與於其閒入門時亦侯氏自入而介不隨入盍此篇專言覲之正禮直主辨分天澤之義凜

然故卽郊勞之時侯氏卽出迎於帷門之外無所爲出請及賜車服亦使至而侯氏出迎不見請事之文自始至終介皆不與以賓之於主有介以傳命臣之於君不得以賓自處直至因朝覲既畢而行饗食於是侯氏乃成其爲賓始用介以與擯接故覲禮一篇直稱侯氏而不目之爲賓也不然既有九介七介五介之等何所用之若與侯氏俱入宜同聘禮之文曰介皆入若不入而在門外則亦有其所立之位何以經不一見乎哉

鄭氏言諸侯覲於天子得有交擯之禮者以周官大宗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又小行人職云凡諸侯入王爲承而擯宗伯卿而行人大夫一爲上擯一爲承擯今覲禮乃云嗇夫承命告於天子意嗇夫是士只宜爲末擯不得卽以侯氏之命告於天子則必承命於侯氏之下介由是以次相傳至上擯乃達天子是卽交擯之法今案本文言嗇夫承命告於天子而下文別言擯者謁則嗇夫非卽擯者可知此如聘禮先言擯者出請事又言大夫納賓亦擯者是擯者大夫別是大夫若以爲擯者卽大夫則下文言擯者入告出辭玉卽繼之曰納賓前之納賓何不直稱擯者而必別之曰大夫明前之請事者擯納賓者大夫後之請事與納賓皆擯者也惟是嗇夫之名不見於周官故鄭

氏疑爲司空之屬其秩之大小不可知但非擯者則何必其承命須由下而上乎若敖氏直以爲大夫之誤恐亦臆說嗇之與大夫字形固不相近而夏書允征篇明有嗇夫馳之語則周之前已有此官名矣

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於外門外鄭注云古文曰迎於門外此或古文之偶脫一字耳敖氏遂謂聘禮舍惟一門此今文雖有外門外之文以行禮之節求之無二門之徵當以古文爲正今案聘歸饔餼賓皮弁迎大夫於外門外大夫出賓送於外門外及君使卿還玉賓亦皮弁迎於外門外此皆舍也而皆有二門則何疑於覲禮敖氏徒見

聘禮之郊勞賓迎於舍門之外遂以爲舍只一門不知郊勞之舍在郊或只一門此賓舍在國中固不同也

聘禮言聘君若薨於後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衰於館受禮不受饗食鄭注受禮謂受饔餼案此說非是饔餼與饗食謂之歸禮不直謂之禮上文言遭主國君薨之禮所云主人畢歸禮賓唯饔餼之受是也此禮字指禮賓言聘時行正禮畢賓請覿主人辭先請禮賓用醴而薦脯醢佐以庭實其字因通作醴下文記所云禮不拜至者是鄭注曰今文禮爲醴故昏冠二禮於禮賓皆作醴賓從今文也此經則仍存古文作禮唯主國君薨乃不禮賓若聘

君薨而赴未至則主人固請禮賓而賓亦受其禮覿下文記云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不禮君不見注雖僅以有疾若他故言實則遭主國之喪主君亦不見而將命於大夫所云不禮卽經中所云不禮賓彼不禮賓謂之不禮則此之受禮爲受其禮賓明矣且下文言赴者至則衰而出唯稍受之則此之所不受者亦唯饗食於饔餼之受不言又可知矣

# 三禮陳數求義卷十七

候官 林喬蔭 學

## 饗燕

周官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據小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賓是五等諸侯客是諸侯之卿則列國之君臣凡來王者皆得有饗燕之禮而左傳載定王之告士會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則饗燕二者又因君臣而異其施似當言饗以親四方之賓燕以親四方之客然觀左傳載管仲平戎於周王饗以上卿之禮是卿固亦有饗矣說左傳者取國語所云王公立飫則

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證之立飫卽是饗禮禮之立成者半解其體而升於俎謂之房烝卽傳之所言體薦也此薦之而不可食所以訓共儉故曰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食諸侯親來朝覲者始以此禮待之若親戚燕饗則其禮同用殽烝殽烝者體解節折而升於俎所謂擇其柔嘉選其馨香使之可食卽傳之所言折俎所以示慈惠之道列國之卿爲諸侯所使而來則以是禮待之雖名亦爲饗實用諸侯之燕法然則管仲之饗卽同於士會而於諸侯之饗禮不同但既名之爲饗故大宗伯卽可通其文謂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矣猶之諸侯朝覲王

第10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6版反内

禮之以鬱鬯故大行人有王禮再祼一祼之文若大國之孤其禮之但以酒不以鬱鬯既不以鬱鬯則不得謂之祼而典瑞言祼圭有瓚以祼賓客鬱人言凡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亦皆通賓客爲言非謂列國之卿王之禮之亦用祼也

大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祼注曰載爲也代王祼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爲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疏曰燕禮大射儀諸侯皆使大夫爲賓宰夫爲主人是諸侯君不酌臣此大賓客遣大宗伯代祼是天子君亦不酌臣也今考本文承上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是統爲王后不與而言卽外宗職所云宗廟之祭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賓客之事亦如之者也盖上公之禮王禮再祼而酢再祼者王爲一祼后爲再祼此大賓客卽指上公禮當再祼而王后不與則大宗伯攝而再祼也載與再古文通若是代王則直曰攝祼可耳何必言載且王既自拜送宗伯但酌以授王而已亦當爲贊祼不得云攝也

周禮大行人上公之禮王禮再祼而酢侯伯王禮壹祼而酢子男王禮壹祼不酢此謂朝覲之日行正禮畢王用鬱鬯之禮禮賓謂之祼者以其用鬯別於大國之孤之但用酒與聘禮之禮賓但用醴也是以周禮所載賓客之祼事

先儒皆就禮賓之節爲言秦氏通考獨據祭統有獻之屬莫重於祼之語謂大行人既言諸侯之饗禮有九獻七獻五獻之等則亦必有祼因以祼屬之初獻而周禮所言賓客之祼事俱列諸饗禮之中且譏注疏專以祼屬禮賓而不及於饗爲未備今按大行人之文於王禮言祼於饗禮言獻明祼與獻異內宰職亦云凡賓客之祼獻皆贊亦分祼與獻言之則祼不與於獻數可知卽謂禮賓與饗賓不同日禮賓之日只用祼饗賓之日先以祼爲一獻後乃依命數以足其獻數然考凡燕饗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復酬賓然後成爲一獻故曰獻之禮成於酬左傳趙

武賦瓠葉而穆叔知其欲止用一獻之禮者以瓠葉之詩初言獻中言酢卒言酬有獻有酢有酬是爲一獻之禮今以祼與一獻之數則子男之禮固祼而不酢何以得成其爲一獻乎且祭統之文專言祭禮與賓客之禮無涉卽祭禮亦是倣賓客之禮爲之朝獻依生人之有饗禮饋獻依生人之有食禮今觀司尊彝所載六享皆先祼而後及朝事則祼亦不與於朝獻饋獻之數明矣惟是祭禮行於一日先祼而後朝獻朝獻而復饋獻故祭統言獻之屬莫重於祼以二獻未行之先首舉祼禮明其爲祭之始事而重之若朝覲則禮賓饗賓分爲兩日禮賓之日祼卽同於六

享之先祼及饗賓之日所爲九獻七獻五獻者亦卽同於六享之朝獻若旣祼於禮之之時而饗之又祼未聞祭禮迎牲以前祼尸至正行朝獻時復祼也然則王之再祼一祼惟禮賓爲然饗必無之至於饗之獻法其禮久佚不可復見然旣獻酢酬三者備乃成一獻則如是九次卽爲九獻如是七次五次卽爲七獻五獻左傳秦后子饗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此卽備九獻之禮者獻成於酬故每一酬時有幣以將之因是勸飲之意亦以著其爲一獻之節后子親齎其一以爲初獻而續送其八是爲九獻之酬幣夫一獻之終必有酬幣祼

只酢而不酬且并有不酢者又安得有酬幣以成其爲獻乎

饗禮久亡其散見於周官諸職及戴記所言大饗者猶可得其梗概大抵與廟祭之朝獻同朝獻行於日朝而彤弓詩有一朝饗之之語朝獻之初腥肆而不熟而左傳亦有饗以體薦之文故周官大司樂云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此雖專言奏樂之節所謂其他者亦但指王與賓之出入實則他所用儀物皆復不殊所以周官所載多先舉祭祀卜卽繼之曰饗食亦如之或曰大饗亦如之明

其禮同也然大饗之禮雖與祭祀同而祭祀不卽謂之大饗周禮於宗廟之享字皆作享於賓客之饗字皆作饗尙書大享於先王亦作享字是享與饗雖得相通而此稱名必不互用以致淆惑則禮器大饗其王事與正是天子饗諸侯之禮謂之王事者以諸侯來王而饗之也其中所云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與郊特牲所載旅幣無方以下文意畧同彼文承上是言饗諸侯之禮則此正足相證且其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尤與大司樂通乃鄭氏獨斷爲祫

祭先王之事因改易肆夏爲陔夏揆其致誤之故直因王事二字疑爲諸侯助祭旣是諸侯助祭則此出者卽助祭之人而祭末有燕助祭者得醉而出非若饗禮之爵盈不飲者無醉法也故又疑其當如燕射之賓醉而出奏陔之例因不惜改經以遷就已說不知諸侯朝於天子而天子饗之固是王事卽兩君相饗亦是倣是禮而爲之亦得謂之王事但此自屬天子享諸侯何者兩君相饗仲尼燕居所謂客出以雍不用肆夏也此大饗旣是饗賓則本文之上所云大饗腥亦是言饗賓之牲用腥而不熟卽左傳之所謂體薦國語之所謂房烝也樂記所云大饗尙元酒而

俎腥魚大羹不和亦是言饗賓所用之物鄭氏俱以祫祭注之葢皆誤也

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孔穎達云此大饗謂諸侯相朝主君饗賓賓主俱是諸侯皆設三重之席而受酢今案周官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祀先王昨席亦如之則是天子饗諸侯方用三重之席此所稱君葢指天子若諸侯之禮則司几筵固云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國賓卽諸侯之來朝而饗之者然只用莞筵繅席二重

而已則此所稱君不得指諸侯矣然孔之所以不從周禮而斷為諸侯相朝者以禮器有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之語今云君三重席明是諸侯天子則當五重疏禮記故只從禮器而不從周禮然禮器亦七十子之徒所記必有所傳不應與周禮互異若此賈公彥謂禮器是據祫祭而言天子祫祭五重禘祭當四重時祭當三重諸侯祫祭三重上公當四重卿大夫以下特牲少牢唯見一重耳若為賓饗則加重數非常法故不與祭祀同夫司几筵言祀先王則安見禘祫之當別用卽謂先王與先公有異禘祫是祀先公容當有別然經何不同司服五冕之例別見之且於諸侯經只云祭祀席更無先王與先公之差何以只有二重況其所言五重四重三重之差次於他經傳無所證據其為臆揣顯然鄭剛中陳用之之說則以書顧命皆以敷重席為言是筵在地不重席則皆重天子之繅席次席皆重與莞筵而五諸侯則莞席重與蒲筵而三繅席亦重與莞筵而三似周禮與禮器可不相悖然旣席皆兩重則經當於加席之下增皆重二字方與設筵有別今直曰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焉見筵之不重而席之有四乎是亦附會而究不可通也竊考司几筵之文言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祀先王與夫

受酢皆詳著其筵席之所用而禮器但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不著其所用之何事則知禮器所說非賓非祭直就燕居之常言之燕居時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皆取其溫軟適體若賓祭之禮席則天子止用三重諸侯止用再重亦以見敬而不敢便安之意先儒不知禮席與燕居之席所用不同而經記之文亦有詳畧之異以一例求之遂成疑義矣

仲尼燕居言大饗之禮云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孔穎達疏謂賓主及階揖讓升堂主人獻賓賓卒爵而樂闋是大饗之一也又於此

之後賓酢主君而縣與主君飲畢而樂闋是大饗之二也
按如此說則是卒爵而樂始闋升堂之時樂並未闋何以
謂之升堂而樂闋哉孔之言此以郊特牲有卒爵而樂闋
孔子屢歎之之語彼文之上直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與
此之入門而縣與同是中間升堂時樂不闋至卒爵乃闋
故於此之樂闋亦謂在升堂後主人獻賓賓卒爵之時不
知二記所言彼此互有詳畧今饗禮雖不可見猶得因他
經以考其行禮之節案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
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
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燕禮之以樂納賓詳於大

射儀試以其文證之云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
賓辟公升即席奏肆夏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
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
主人辭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
奠觚於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
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
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冪
酌者加勺又反之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
位主人賓右拜送爵宰胥薦脯醢賓升筵庶子設折俎賓
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肺祭嚌之興加於

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
旨執爵興主人答拜樂闋此一節即記所言先次之樂闋
也云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於公公拜受爵乃
奏肆夏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
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
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樂闋此一節
即記所言後次之樂闋也今饗禮異於燕有迎賓之節故
賓及大門即奏肆夏不俟其及庭且饗禮在廟則自大門
以至於廟亦當有每門每曲之儀入廟復三揖三讓而後
升故於升堂時樂闋不俟其拜酒由是而拜至降洗酌獻

樂當復作賓祭之嚌之啐之至卒爵而樂又闋賓酢主人
亦然葢自入門至此凡三奏三闋故左傳穆叔如晉晉侯
饗之金奏肆夏之三工是指三次奏此肆夏之樂明是大
饗之禮若燕射君燕其臣則及庭一奏獻公一奏只有兩
奏穆叔之不拜不敢當其三奏非不敢當其用肆夏也大
饗之奏肆夏既有三奏三闋之節則仲尼燕居所云止據
入門升堂一節言之不及於獻酢郊特牲所云乃據獻酢
言之亦不屬於入門升堂二記兼之始備孔疏專據卒爵
之文固誤即鄭注謂金再作者亦拘於燕禮而不知饗之
大於燕有其所以異者存也

燕義言使宰夫為獻主故鄭氏注燕禮之主人云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秦氏通考非之謂周禮宰夫其位下大夫其職亞於小宰所掌賓客之牢禮膳獻飲食特舉其大綱耳此宰夫葢卽周官之膳夫王燕飲酒則膳夫為獻主諸侯則宰夫為獻主其職正同天子膳夫上士則此宰夫其中下士與今按左傳載屠蒯為膳宰而檀弓曰蕢也宰夫也又晉靈公使宰夫胹熊蹯不熟亦是膳宰則諸侯之膳宰固得通稱為宰夫但據本經之文曰膳宰具官饌於寢東膳宰請羞於諸公卿者膳宰薦脯醢設折俎於賓膳宰設折俎於公又贊公祭授肺徹公俎

皆別著膳宰之職不統稱為宰夫是宰夫與膳宰有別周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而本經之記云羞卿者小膳宰也又曰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則經不言小但云膳宰者當是膳夫之長而膳夫之長天子為上士諸侯當為中士只有二人豈以其一為主人而以其一供具饌薦俎之職且諸侯固有與四方之賓燕矣臣固莫敢與公抗禮然賓主亦諒必其畧足以敵者是以食禮之戒使大夫各以其爵然則諸侯之膳夫雖可稱宰夫而此為主人之宰夫葢非膳宰其職掌與周官同鄭注本不誤但周官為下大夫諸侯降一等當為上士乃鄭注於本經之下文胥薦主人則曰主人大夫之下於大射儀又曰主人下大夫也直以諸侯之宰夫秩亦下大夫與王官無差等則惑矣

燕禮司宮卽食禮記之司宮也鄭注食禮曰司宮太宰之屬掌宮廟者賈疏申之曰太宰之下有宮人掌宮中掃除汚穢之事卽此司宮彼不言設几席者天子具官別有司几筵諸侯兼官故司宮兼司几筵（天子以膳夫為獻主諸侯以宰夫亦是此意）說本甚明乃其注燕禮則云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賈疏亦云諸侯無小宰此司宮設酒尊當掌酒事與小宰同此祇據司宮設尊而周官酒正之成要小宰聽

之逆遂就以司宮當小宰然考小宰之秩王朝為中大夫諸侯降等亦下大夫是為小卿豈有所燕之賓大夫而使大夫設尊之理況本經言司宮之事始則筵賓獻卿則卷重席宵則執燭於西階上而周官宮人之職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爐炭凡勞事正與此合則司宮之為宮人審矣彼王官秩中士此當下士春秋昭五年傳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仲壬於大庫之庭司宮射之又襄九年傳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令司宮巷伯儆宮又昭十八年傳鄭火商成公儆司宮是列國皆有此官儆於王朝之宮人乃鄭氏注禮前後不自相顧疏不能正其失反附會之而

材預注左傳又以為奄臣孔穎達遂以天子之內小臣當之均失其實也

禮記燕義之首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此一段與周官大司馬所屬之諸子梠同則庶子官卽諸子也王之諸子為下大夫侯國當上士其官與射人司士聯事皆以正位辨

等為職掌故燕時皆與而諸子之職又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燕禮有樂舞則亦宜有諸子之官故鄭注云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為說葢作義者恐人不知庶子為何職故於篇首言之明此庶子卽同於王朝之諸子也乃後儒不疑燕禮之有射人司士而獨疑庶子之不得為諸子如茆城之說謂燕禮乃諸侯之禮與天子官何與周禮諸子之職掌亦與燕飲何與雖經內有獻庶子及庶子執燭之文然其受獻在士舉旅之後其執事與甸人閽人相聯乃諸侯官之最卑者燕禮之行貴者衆矣不舉其職何獨先其最賤者遂以為删之為當秦氏通考亦云此決非燕義之文葢簡帙脫亂誤編於此鄭賈解儀禮俱因此致誤今案鄭賈注燕禮固不無誤處而其據燕義之庶子以釋燕禮之庶子則正無誤若謂燕是侯禮不應舉天子之官則作義者原非謂其用王官不過謂天子有諸子此亦有庶子其官之職掌相同卽曰周官諸子職中未見有與燕之文然既掌樂事之舞位舞器燕固有用樂舞者且天子備官諸侯降殺安知其必不宜與如疑其官之最卑則本經言獻庶子於阼階上又言宵則執燭於阼階上其位皆從公主人先獻賓而後獻公不得謂賓尊於公則此之先獻士而後及庶子者亦以士位西階從賓之列此從公

有為主之義耳至於執燭雖為賤事然賓之燭司宮執之司宮為下士此以優君故使上士之庶子亦何足異且侯國之官雖不能如王朝之備然其所有者亦皆倣於王朝之所為此庶子若非倣於諸子究何職乎敖君善郝仲輿盛世佐輩皆謂是卿大夫士之子宿衛於公宮者然燕其父並及其子於禮亦無所據卽周官宮伯諸職言士庶子者亦未聞其有與燕之文且此之獻庶子次於獻士士卽上中下三等之士庶子之秩亦士故事得以相屬敖氏等以其繼士之後遂疑如周官宮伯諸職所言士庶子者不唯誤認庶子並士亦誤矣

古者燕不必射而射必因燕故大射儀之始末皆同燕禮然亦有微異者如燕禮旣命賓賓出立於門外東面大射儀則曰賓出立於門外北面敖氏以爲當從大射儀燕禮之東字葢誤不知燕以合歡通賓主之情故賓旣命卽成其爲賓而立以東面因射而燕則意主於射射以觀德所謂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者君臣之分猶重故賓雖旣命猶守臣禮而立以北面觀於命賓之時燕禮曰賓再拜稽首許諾大射儀曰賓再拜稽首受命旣許諾與受命之文不同宜其立位之面亦有別也

燕禮主人旣獻公乃更爵洗酌膳酒以自酢鄭注更易也

更爵者不敢襲至尊也古文更爲受今按周官巾車職云歲時受讀杜子春謂受當爲更春秋昭二十九年傳云以更豕韋之後史記更亦作受知古文更字皆爲受由此推之喪服之卒哭受服亦是更服儀禮古文今文雜出如徧之作辯汁之作清倘多古文燕禮之更已改從今字喪服葢倘仍古文之舊受服亦更易之義卽變除之變也鄭氏通古文之學於燕禮知更之本受而注喪服乃云受承也不知據古以釋何哉至於更之與易初無異義燕禮下文舉旅之首云易觶洗亦猶之更爵耳鄭氏則謂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殆不必然

燕禮主人盥洗媵觚於賓注曰媵送也讀或作揚揚舉也今文媵皆作騰又檀弓杜蕢洗而揚觶注曰禮揚作媵揚舉也媵送也揚近得之今按杜蕢之事稱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葢是偶然飲酒非燕禮之正且記之曰至於今獻斯揚觶則其事始於蕢燕禮用公所作已有媵觚之事安得謂自蕢始乎況媵觚亦不得改爲揚觶媵之訓爲將送明著爾雅妾之從嫡亦是此義爲揚爲騰葢皆失實也

燕禮載公與客燕使者致命客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於使臣據左傳叔孫穆子云邾滕人之私也又茅夷鴻之告吳人亦云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葢私猶屬也

謙言已君於君爲屬國鄭注以私爲獨受恩厚者非

天子之待朝覲諸侯有饗有食有燕今儀禮雖只存覲禮一篇佚此三者然周官大行人云上公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侯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子男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其他散見諸職者亦皆以饗食爲言故饗食之禮雖亡猶得因以知其儀文器數若燕則旣不見於大行人而他職所載惟有膳夫云王燕飲酒則爲獻主酒正云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鞮鞻氏云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太僕云王燕飲則相其法司儀云王燕則諸侯毛如此而已所謂牢禮之物獻酬之數衣服器皿之

用與夫樂舞節奏皆不得詳不知何故獨畧之先儒亦不復留意嘗反覆求之知其禮卽具於大射葢射之有侯其制上廣下狹鄭氏謂其取象於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故有身與舌之稱而其所以名爲侯者則以射不朝之諸侯爲義故大射有祭侯之禮而考工記載其詞曰唯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以爲不寧則抗而射之寧則詒以百福使諸侯凛然於威福之權而無敢不歸寧乃邦是以射義直云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又引逸詩云曾孫侯氏四

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明來朝之侯氏天子與之燕必行射禮因其與重故特謂之大射若燕射以之親公卿大夫因燕而射者固與諸侯無與也惟其燕諸侯必行射禮故周官不復著燕之儀物而直於大射見之自先儒誤認大射爲將祭擇士之射而天子所以燕來朝諸侯之禮愈無所考矣

燕禮爲諸侯燕其臣之禮其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明其因燕而射或射或否出於臨時其在天子則周官樂師所謂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者是也若燕來朝之諸侯則無不射者故周官大司樂云大射王出入令

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明其禮特爲諸侯而舉所以射義有大射射爲諸侯之語而周官司服司几筵諸職皆以饗射並言可見其儀物大抵與饗諸侯同若司儀所云王燕則諸侯毛乃專指燕同姓之諸侯大宗伯所謂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者據文王世子云公與族燕以齒諸侯如此天子亦然此親親之義與異姓諸侯無與卽同時有異姓來朝者亦當在賓列文王世子固云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矣賈疏乃云此燕則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朝事上爵依爵尊卑爲先後燕則不問爵之尊卑取以年齒爲先後夫諸侯之燕禮

具存其公卿大夫士何嘗不以爵爲序而謂天子於五等諸侯燕之不問同異姓槩序齒乎葢天子之燕有二一燕來朝之諸侯則大射是也一燕在朝之公卿大夫則燕射是也而來朝諸侯之中又有同異姓之別異姓者固燕之以大射之禮使凛於寧侯不寧侯之義卽同姓者親親而何齒如司儀所言者而亦必射以觀其德故行葦之詩始言戚戚兄弟莫遠具邇於是備及几筵侍御獻酬禮樂之盛知其爲燕同姓而三章則歷陳射事曰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亦行之以射末章則因其射之中禮而致頌禱之詞曾孫卽射義及考工記之所謂曾孫指侯氏也維主美

共德之足爲一國之主卽射義之所謂以燕以譽考工記
之所謂寧侯也祈黃耉而介景福則亦考工記所謂詒女
百福矣然則天子於同姓諸侯亦燕之以大射之禮所與
者同姓上齒耳至於天子之朋友故舊與在廷之公卿大
夫雖或但賓而燕之可以不射與諸侯之燕禮同然觀燕
禮始以射人相禮末卽以之爲司正始終用射人董其事
是益燕而射之時多不射而徒燕之時少則天子之燕度
亦未有不射者此所以周官之文詳於射而畧於燕也
周官大行人上公之禮食禮九舉諸侯之禮食禮七舉諸
子食禮五舉先鄭注舉舉樂也夫饗固有樂矣何獨於食

以樂爲節饗著獻數是饗中之儀則此舉數亦食中之儀
故後鄭不從特後鄭謂九舉是舉牲體九飯亦未盡合考饗
禮同於廟祭之朝獻食禮卽同於廟祭之饋獻特牲饋食
禮既妥尸後佐食舉肺脊以授尸尸乃食舉佐食又舉幹
又舉獸幹魚一又舉骼及獸魚又舉肩及獸魚佐食凡五
舉授尸尸皆受而振祭嚌之少牢饋食禮亦妥尸後佐食
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尸乃食舉佐食又舉尸牢幹又舉
尸一魚又舉尸腊肩又舉尸牢骼又舉尸牢肩凡六舉授
尸尸亦皆振祭嚌之則天子之食諸侯所爲九舉七舉五
舉者葢亦與此同但五等之君牢禮加隆則所舉亦多耳

然據特牲少牢二禮所舉兼及魚腊而鄭專謂舉牲體固
疎又謂九舉爲九飯尤誤據鄭注少牢禮云食大名小數
曰飯疏云一口謂之一飯五口謂之五飯今案少牢禮先
言食舉食第一次佐食所舉之牢肺正脊也次言三飯飯
黍也於是佐食舉幹尸又食舉魚又食舉腊肩又食舉骼
又食尸乃告飽祝侑尸又食佐食舉肩尸不飯告飽主人
侑尸又三飯所云又食皆沿食舉之文飯惟前後各三而
已鄭氏誤以又食亦飯遂謂有十一飯以爲大夫七飯告
飽而侑十一飯而畢諸侯九飯告飽而侑十三飯而畢天
子十一飯而侑十五飯而畢然儀禮公食大夫只三飯而

侑不七飯則其所立差數亦未足憑信况此上公之禮若
只九飯則侯伯子男又只七飯五飯亦與諸侯九飯而侑
十三飯而畢之旨不合然則九舉七舉五舉之節惟據舉
牢體牲物而言於飯數無與也
禮成於三故特牲少牢禮之尸公食大夫禮之賓皆三飯
而侑但尸屬於神道不求必飽所以既侑之後特牲禮言
尸又三飯者再少牢禮言尸又三飯者一無不有節而生
人之食當至飽而止是以公食大夫禮既侑後云賓卒食
會飯不言其數葢以飽爲度猶之特牲少牢禮之尸不言
醉而燕禮射儀鄉射鄉飲皆著賓醉始出也敖君善注公

食大夫禮因經文卒食會飯之下有三飲二字謂向者三飯乃飲此三飲蓋九飯大夫禮也後禮更端故與前不相蒙不知三飲者亦是禮成於三之義謂三漱其口且前此賓三飯時賓受漿飲云遂飲未著其數則亦一飲而已以禮固未成也此時卒食則禮畢乃三漱以成之豈必每三飯一飲若果三飯一飲則經何不明著其節曰九飯三飲乎昔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晉平公之於亥唐亦不敢不飽若限之以數是將以主人爲無禮而荀卿之所以疑禮爲僞矣觀於少牢特牲二禮尸皆三飯告飽而侑而此直於三飯侑之賓不告飽知生人之食未飽不僞告卒

食必至飽也

# 三禮陳數求義卷十八

## 飲射

候官　林喬蔭　學

鄉飲酒禮先儒皆謂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周禮鄉大夫職所云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是也二則州長習射飲酒周禮州長職所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也三則黨正蜡祭飲酒周禮黨正職所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是也四則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此於周禮無文鄉飲酒義所云鄉人士君子尊於房

戶之間是也賓賢能者三年一舉以正月行之習射者以歲之春秋正齒位以歲之季冬其飲國中賢者則無常時因以儀禮之鄉飲酒一篇爲專是大比賓賢之事自漢至今並承其說今案射義有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夫射必燕飲燕飲或可不射是以諸侯之燕禮別於大射儀卿大夫士之鄉飲禮亦別於鄉射然燕禮既爲諸侯通行之禮則鄉飲亦卿大夫士通行可知蓋凡卿大夫士之燕飲皆用鄉飲之禮則皆得謂之鄉飲酒也但古之時有酒

禁自卿大夫士以至庶人無無故而聚會飲酒者觀酒誥所言酒以饋祀以孝養以羞耇射義亦云酒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故其時無爽酒崇飲之風有洗腆馨聞之美饋祀行於廟孝養行於家而鄉則爲羞耇之事卽所以明長幼正齒位使相接以尊讓絜敬遠鬬辨而習孝弟是以凡有聚會飲酒必於學行之庶民則或因蜡或因射固無無事之飲而卿大夫士亦悉依鄉飲酒之禮以爲聚會以其事屬於鄉別於在朝之燕故謂之鄉經著其儀記詳其義不惟不得專屬之大比賓賢亦並不止若先儒所分之四事也然諸儒所以必爲之別者特以儀禮之文言主人

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是鄉大夫先生是鄉中致仕者賓介是處士賢者先生教於其鄉恒知鄉人之賢者故大夫將獻而就先生謀之與賓賢之事合而無尙齒之意鄉飲酒義之篇末則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其禮以年爲差與黨正正齒位之事合而無賓賢之意故直分爲兩禮不知古之所謂先生乃父兄長老之通稱其教學者謂之師尙書大傳所謂父師少師者非若後世專稱教學者爲先生也則就先生而謀賓介卽已見尊長敬老之意其不卽以先生爲賓者猶族燕以異姓爲賓之意且不欲其以筋力爲禮也況主人之稱所包者廣卽卿大夫士皆通使必謂是賓賢之事則何不直云鄉大夫就先生而謀賓介乎且果是賓賢之事則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次爲衆賓鄉大夫當已素知於平日奚待於將獻之時始就其鄉之先生謀之也今儀禮之記明云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是不過於將飲之時謀之而曰皆使能尤足見其爲平常聚會燕飲之通禮豈有賓賢而復有不使能之慮而加一皆字又何說也然則鄉飲酒之禮卽卿大夫士之燕禮以明長幼之序爲主故篇首卽著就先生謀賓介之語而其行禮也主人之獻衆賓方降洗則衆賓之長一人

辭洗方拜送則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茍不以齒奚別其爲衆賓之長且於三人之中又差其最長者一人乎故此衆賓中六十者坐則五十立侍卽儀禮記所謂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東上是也而記又曰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則固明言尙齒矣至於豆數儀禮之經記均所未詳義特著之卽其上文所云賓主有事俎豆有數者凡以申經之旨而補經之所未備也後世既無酒禁自卿士庶民皆得聚會宴飲而別立此禮使有司與所治之民行之毋怪其視爲具文而行之者鮮矣

「王制曰習鄉尙齒經解曰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

也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是鄉大夫士相與燕飲皆以齒讓行之今固不異於古也既是尚齒則所立賓介亦當爲年之長者但年長者或未必其嫻於禮卽年長而復嫻於禮或筋力已衰又不宜以拜跪之節煩之故經特著謀賓介之文而記釋之曰皆使能謂於年長之中擇其能習於禮能勝其事者爲之不言使年長者以此禮本序長幼其賓介之爲長者不言可知也孔穎達沿鄭注之誤以儀禮所載尊屬之賓賢謂用處士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以年少者爲之其正齒位之禮賓介等皆用年老者爲之此無論賢能之士不必定屬

年少卽以爲正齒位之禮必用年老爲賓介使其一黨之中有八九十歲之老以齒故立之爲賓而行禮之際能僕僕亟拜乎然則記之所謂皆使能者豈徒謂能習其禮亦並謂其筋力之能共事耳至於賓賢能之事周禮但云以禮禮賓之何嘗言以鄉飲酒之禮竊謂禮賓之文冠昏聘覲皆有則此禮賓之禮卽與彼同乃文王世子所謂取爵於上尊者蓋冠昏聘之禮賓以醴而此以鬱鬯取芬芳條鬯之義等於禮入覲之諸侯郊特牲云黃目鬱氣之上尊也故知上尊是鬱鬯以禮之所以殊異之鄭康成謂以禮是以鄉飲酒之禮一人之言百世從之實於經記無明據也

鄉飲酒禮云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辱鄭注曰賓不固辭者素所有志賈疏曰冠禮主人戒同寮同寮尊又使之加冠於子尊重之故主人先拜此則鄉大夫尊賓卑又將貢已宜尊敬主人故賓先拜辱盛氏世佐又謂禮先生異爵者請見先見之不敢拜迎而此云拜辱者當賓與大典主人好善忘勢而賓亦以道自重故以處士而與大夫抗禮不爲驕也此皆泥定爲大比興賢之禮故曲爲之說今案曲禮有云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是凡相見之禮不論爵之

敵否皆主人出迎先拜客之見辱此鄉飲禮主人戒賓於賓之家則賓固主人矣安得不拜其辱唯大夫來就見於士則士不拜其辱以先拜則大夫必當答已故玉藻云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此主人戒賓而賓拜辱正足見主人之非鄉大夫賓之非處士乃以爲賓與大典不妨抗禮果何據乎若冠禮之賓爲主人之僚友平日所燕見者故主人戒賓之時賓不拜辱及宿賓則賓出門左西面再拜卽拜其辱以事起敬同於始相見者此戒而不宿與彼異故拜辱亦卽於此一次爲之非必冠禮之賓尊而鄉飲之賓卑也必如疏說則冠禮宿賓時賓又何以先拜乎至於

禮辭而許則冠禮射禮之戒賓皆然卽燕禮命賓以及聘禮之償使者請禮賓請問大夫亦莫不然葢非必不敢當之事則一辭而許固禮之常何必僞爲固辭者然則觀此戒賓一節所爲交接無非率其賓主之常儀而鄉飲酒爲卿大夫士燕飲之常禮益可知矣

鄉飲酒禮云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不言方位者葢與鄉射禮同所謂卿大夫士將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也故鄭氏注亦據鄉射之位釋之云賓席牖閒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賓席於賓席之西然考鄉射禮云席賓南面東上衆賓繼而西鄉飲禮則

云皆不屬鄭注以爲言繼者甫欲習衆庶未有所殊別不屬者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也秦氏通考則又以不屬者謂衆賓之席不與賓相屬所以尊賓鄉射主習民以禮樂故衆賓之席繼賓而西不相別異鄉飲主於興賢賓則賢能之中尤異者故特貢之衆賓既不與于貢安得不與賓相別此皆以分二禮爲賓與習射故爲之區別如此寔則經意未必然也葢射禮詳陳主賓之位次而此畧焉然射禮無介而此有介射禮以衆賓繼賓席而西而此之介在衆賓之上則恐人之疑於介繼賓席衆賓繼介也故特著之曰皆不屬焉賓南面而賓之下爲介在西階上東面不屬於賓也介東面而介之下爲衆賓衆賓繼賓而西不屬於介也衆賓之下爲主人主人則阼階上西面并不屬於賓介衆賓也究其位次未嘗與射禮大異但本經既未著其位之方向而鄉飲酒義所載先後兩節似若不同故先儒亦遂分爲賓賢能正齒位之異不知先言坐賓於西北坐介於西南主人坐於東南坐僎於東北者言其位之方也後言賓必南鄉介必東鄉者言其位之所向也若以先所言爲興賢之位則坐西北者向東南坐東南者向西北其席一皆斜布宜若萬充宗所譏謂古人有憂者側席而坐鄉飲嘉禮胡爲其側席也孔子平居席不正不

坐鄉飲禮席又胡爲其不正也然如萬氏所圖客位在戸牖之間則賓席在堂之正北又何以得爲西北必如注疏之說大夫士無右房只是東房西室者始當西北之位然又逼近西序無以爲衆賓之地竊謂諸儒所說似皆未明葢尋常行禮以西階之上爲客位而燕飲則以戸西爲客位士冠禮筵於戸西南面記自釋之以爲醮於客位是也故燕禮司宮筵賓於戸西東上大射儀司宮席賓於戸西皆是以戸西爲客位但先儒皆以戸西謂卽戸牖間以戸之西卽牖之東也然昏禮舅姑醴婦經獨云席於戸牖間不云戸西則知戸西與戸牖間固有別矣以周官司几筵

職考之王位設黼依在戸牖之間而國賓之筵則在牖前牖前卽所謂戸西蓋畧偏於西不當堂之正中故云西北凡燕飮皆然特於鄉飮義見之非謂止鄉飮如是也然義旣詳著賓主介僎之位而獨不見衆賓之席者則以其統於賓之繼而西亦以見隆殺之義故從其畧但鄉射記又有西序之席北上之語先儒以爲堂上之位正賓之外衆賓之長三人而已不宜復有西序之席賈疏則謂大夫多尊東不受則於尊西賓近於西則三賓東面然學有定制賓有定位安得以人多故而別事更移竊據經之言主人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卒爵仍降復位

至主人以虛爵降奠於篚於是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卽席經只云衆賓未嘗云衆賓之長亦未嘗限以三人則正鄉飮義所云六十者坐自六十以上皆得有席於堂上其人數之多寡不定故繼賓而西有西序北上之位如注疏說衆賓之席堂上只有三人設三人俱九十者而八十七十皆將堂下立侍豈習鄉尚齒之義也哉

鄉飮鄉射二禮賓酢主人主人皆於阼階上再拜崇酒鄭注崇充也謝酒惡相充滿敖君遷亦云崇重也謂賓崇重已酒不嫌其薄而飮之然如此則當拜於賓告旨之時不當在受酢之後敖氏又以爲卒爵乃拜者若已飮之乃審知其薄尤爲迂曲之說竊謂酒本己物故受酢之初不告旨然出於賓之所酢則重賓之賜不得不拜故旣卒爵而再拜之以崇重此酒之所自來也

飮射二禮皆云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壹拜蓋衆賓人多不能一一拜之故統爲三拜以示徧而衆賓則避於賓介之禮不敢用再拜以答故皆答之以一拜焉賈疏乃云衆賓各得主人一拜主人亦徧得一拜其意以衆賓只有三人不知下文受爵方言衆賓之長三人升此時主人甫向衆賓延之經只云衆賓不言其數明是統拜衆人何得限以三人而謂一人一拜哉

鄉飮有介有僎所謂介僎象陰陽者也僎古文作遵儀禮多古文字故鄉飮鄉射二禮皆作遵謂之遵者先儒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來觀禮助主人樂賓是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今案鄉飮禮云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是遵者不專謂大夫鄉射禮云大夫若有遵者是大夫亦有不爲遵者竊謂遵者乃致仕之稱蓋天下之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三代盛時爵皆有德則其仕爲公卿大夫者無非有德之人而及其致仕居鄉則又年已七十是兼三者之尊俱有之故其字從尊從辵謂此達尊之人宜爲後生所循

法所爲步亦步趨亦趨之義也此既不可以屈於賔又不可以干賔之正禮故入於一人舉觶之後而席於賔之東其曰賔若有遵者諸公大夫謂賔之中有致仕之公大夫則其禮如下所云云也曰大夫若有遵者謂大夫中有致仕者則其禮亦如下所云云也言遵者諸公大夫是別於士之老而致仕者言大夫遵者則別於見爲大夫者也雖三命不齒見爲大夫者其入之節與坐之位亦復無殊但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則尊賢貴爵之中亦必著尙齒之義若者有無來否不定之辭使見爲大夫與老而致仕之大夫同與於飲則見爲大夫者其席必繼遵而東

如衆賔之繼賔而西可知矣然則此遵者亦卽所謂先生將飲之前就之而謀賔介既飲之後息司正而復告之皆有助於主人之禮事故鄉飲酒義云以輔主人也鄭氏乃謂鄉大夫之致仕者不與於飲明日息司正乃與不知息司正之支所云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者是謂所徵召之人唯主人意之所欲非若正禮之賔介皆使能必就先生謀之但亦不可不使之知告之所以使其知耳鄭氏誤訓告爲請豈以致仕之老王者所親爲饋酳者反不得與鄉黨中之正禮而唯是不殺薦脯醢羞唯所有者享之乎

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大射儀未射之先既射之後禮皆與燕同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鄉射禮未射之先既射之後禮亦皆與鄉飲同則鄉飲鄉射二禮本屬相通所以賔主之位遵者獻酢之節並詳於鄉射而畧於鄉飲以其可互考而知也然亦不無少異者鄉飲明長幼之序意主尙齒射以觀德則有尙賢貴爵之意故鄉射禮賔與主人皆朝服以從事鄉飲之經不著賔主之服記有主人朝服而謀賔介之語然謀賔介時如此是服之以見先生非謂行禮時皆朝服也明日賔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賔服以拜辱鄉服者鄉居之服非朝服也蓋鄉

飲以明長幼其與於飲者不必皆有爵之人則有爵者亦只服其居鄉之服以從事不欲以貴自別異於衆但主人既朝服以見先生謀賔介則此與先生賔介接敬其事度未有不朝服者主人之服於謀賔介見之賔之服於拜賜見之是經雖不言賔主之服無不可徵會而知矣鄭注謂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夫飲酒之服經所未著何以知爲朝服且鄭以此爲賔賢之事則此時方爲處士又安所得朝服乎

鄉飲以明長幼之序則所立賔介必以年長而能其禮者爲之其就先生而謀之猶夫儐尸之禮議侑於賔之意古

人行禮愼重其事如冠之賓祭之尸皆筮以擇之則飲酒之賓就先生而謀亦正所以敬其事豈必謂將貢士乃與其教學之先生謀可貢之人哉鄉射之禮意主觀德則以尊賢貴爵爲重故鄉射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爲賓明鄉飲尙齒其賓不必定公士則私家之士與夫處士皆得爲之可知矣飲既以齒爲尙則所謂衆賓者亦卽年長之人但拜而受爵之時差其最長者三人爲三賓以象三光其餘衆賓亦皆於堂上有席故鄉射記曰衆賓之席繼而西又曰西序之席北上而鄉飲禮亦明言衆賓序升卽席則所謂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衆賓辯有脯醢者正如儐尸禮

所云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脀設於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惟無脀爲異耳乃汪疏以衆賓之位在下遂謂衆賓序升卽席者專指三賓堂上有席而言果爾則經何不質言之曰三賓序升卽席而渾之曰衆賓且堂上只有三賓又安得有西序北上之席乎惟年長者統爲衆賓有席於堂上則堂下之位皆弟子輩耳盥沃洗者薦者設者舉觶者徹俎者皆立侍之人而其中亦以齒序故曰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是也如先儒所說設使衆賓中長者不止三人今限以三數則是爲賓同年齒亦同而彼坐宴於堂上此立侍於堂下其何以爲安也哉

鄉射無介而鄉射記云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以飲射二禮本屬相通故用飲禮之賓介明公與大夫之差實則記之所云卽鄉飲經中所云遵者之儀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者也敖氏不察以經所言大夫遵者之儀卽指無諸公者而言而並無異於介不得爲如賓禮因謂記與經違乃記者之誤今案鄉飲禮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介既無殊於賓則公與大夫又何以有如賓如介之異惟賈疏謂主人與賓三揖至於階之時介與衆賓亦隨至西階下此云揖讓升如賓禮則唯於升堂時相讓無庭中揖讓之事

由此言之則遵者入門左主人降迎之時有諸公則主人與諸公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諸公升其大夫則亦於主人與公三揖時隨至西階之下至主人既獻諸公畢乃延大夫亦惟於升堂時相讓無庭中揖讓之事故曰有諸公則諸公如賓禮大夫如介禮若無諸公則大夫亦得有庭中揖讓之事故曰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所以然者自門至堂凡行禮俱有三節迎之於門一揖由門堂歷堂塗之路當碑又揖及階又揖賓介同入則主人與賓爲三揖而介隨之故於介雖升堂相讓此有諸公則公與大夫同入猶之賓介同入不得於賓三揖於介又三揖也無諸公

則只大夫自入猶之鄉射有賓無介則主人於賓有三揖亦於大夫不得不有三揖也賓介之差與公大夫之別只在庭中三揖之儀經注俱未及詳賴疏能申明之敖氏之疑直於疏未細考耳

鄉飲酒笙樂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注以爲皆小雅篇名今亡其義未聞而小序所載則曰有其義而亡其辭陸德明蘇子由之徒則謂其辭雖亡賴序尙存其義鄭漁仲則直謂序詩者但因二字率意言之實不可考劉原父則又以爲亡是本無非亡逸之亡據儀禮於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其爲有聲無詞可知而呂東萊郝京山輩復

據鄉射禮云奏騶虞國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先儒以肆夏爲時邁繁遏爲執競渠爲思文皆有詩而亦言奏則不得執言奏言樂遂謂本無其辭然究之詩之亡佚者雖多而此六者爲鄉樂上下用之不應俱失卽其禮从廢亦何至竟無一篇之存若爲孔子所删則又不知其出於何意今觀工歌間歌合樂其詩具存獨此不見則有聲無辭之說爲是蓋南陔華黍諸稱非篇名乃其譜耳今伶人所歌之曲皆有辭而笙笛無辭但爲工凡四上諸調依其譜以叶之是鹿鳴四牡皇華猶之歌曲而南陔等則笙之調譜故間歌魚麗笙以由庚歌嘉魚笙崇丘歌南山笙由儀恐依譜以叶其聲小序之文束晳之補恐皆附會非得其寔也

鄉飲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卽記所謂合樂三終者也賈公彥疏儀禮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是堂上歌關雎堂下亦奏關雎堂上歌鵲巢堂下亦奏鵲巢也孔穎達疏禮記謂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三家之說不同萬充宗以爲如孔疏於三終是矣而關雎與鵲巢葛覃與采蘩卷耳與采蘋文詞則多寡殊音節則短長別雖欲合之其何以合如賈疏於合樂

是矣然以上文之升歌笙入間歌之三終例之則六詩當爲六終非三終也因創爲周南召南惟其所用不必同時並奏之說夫孔疏之不如賈疏誠有如萬氏所言然謂二南不並奏則經不當並言卽並言之以隨人所用亦當如射禮記所云歌騶虞若采蘩之例安得直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乎蓋終者樂之一成非詩之一篇若以詩之一篇言之則騶虞采蘋亦不得各有五終也是以經但叙其歌樂之名記則括其歌終之數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謂每次各爲三闋疏家徒見關雎等篇皆有三遂誤以一篇爲一終矣

鄉飲酒義云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先儒讀法皆以道字絕句以鄉人士君子冠下尊於房戶為文注云道謂此禮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士也今案鄉人所包者廣士兼公士私士處士君子則有德有位之通稱鄭氏專據鄉大夫州長等固屬執滯卽其讀法恐亦未然竊疑當以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為一句道猶道之以德之道言其德之尊讓絜敬至於遠鬬辨無暴亂而免人禍故聖人特制之以教道其鄉人士君子使其飲酒皆率乎此尊於房戶之間以下乃詳言其禮之

儀節而釋之也

鄉飲酒義一篇先儒多疑其紛錯故注疏分為鄉大夫與賢及黨正正齒位二事而朱子經傳通解又移孔子曰吾觀於鄉至王道之易易也一段於本篇之首竊嘗深玩本文尋其條理蓋分兩節自鄉飲酒之義至孝弟之行立矣一節是明制禮之義蓋周公之徒所為附於經而與經並行者孔子曰以下則孔子之論七十子之徒所記其又著鄉飲酒之義者乃孔子之述其義云爾

先儒之說射禮皆云有三一為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為賓射是諸侯來朝而天子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為燕射謂燕息而與之射今案周官大司樂云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云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則大射與燕射不同又司弓矢云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是周禮但有大射燕射之別大射主於射也燕射主於燕也儀禮無王禮以諸侯推之大射儀雖於未射之前先行燕禮而篇首曰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前射三日張侯則意主於射燕特因射而設故曰大射燕禮賓既脫屨升坐主人獻士及旅食者乃云若射則大司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蓋射因燕而及而係之以若則不定之辭故曰燕射諸侯之燕射同

於鄉射故儀禮有諸侯之大射儀不復具諸侯燕射之禮是諸侯亦但有大射燕射二者然大射儀立賓與公為耦鄉射禮立賓與主人為耦既皆有賓則皆得稱為賓射故周禮大宗伯云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固通上下言之亦兼大射燕射言之蓋大射燕射皆所以與賓為禮者則周官小臣職所云賓射掌事如太僕之法眡瞭職所云賓射奏其鍾鼓鎛師所云祭祀鼓其金奏之樂賓射亦如之與庸器所云祭祀設筍簴陳庸器賓射亦如之凡皆通乎大射燕射謂與賓為禮之射對自為肄習無賓者而言猶對散射稱禮射之義非大射燕射之外又有所謂賓射也

若果大射燕射外別有賔射則司弓矢之所共者何以獨
遺之哉然則天子諸侯與賔行禮之射有大射燕射二者
此外則有自爲肄習之射周官太僕職所云王射則贊弓
矢繕人職所云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掌詔王射
贊王弓矢之事是也有祭祀射牲之射大戴禮所云禘郊
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與夫射人所云祭祀則贊射牲是
也有考試貢士之射射義所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
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宫是也天子如此諸侯亦然
卿大夫士無大射但有燕射卽鄉射禮是已其在學校之
人則國子有秋合諸射之射學徒有元日習射之射其在

衆庶則禮射有州序之射散射有主皮之射皆所以學射
者由此觀之言禮射則只有大射燕射不得有三通散射
則射事又不止三者已也
先儒皆以大射爲將祭擇士之射故儀禮之大射儀注謂
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禮數中者得與於
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今觀經中所言算獲之法合三
耦及衆射者而統計之分左右不分各耦右勝則曰右賢
於左左勝則曰左賢於右其飲罰爵也亦三耦及衆射者
皆升注謂不勝之黨無不飲疏曰大射者所以擇士而助
祭今若在於不勝之黨雖數中亦受罰及其助祭雖飲射

爵亦得助祭但在勝黨雖不飲罰爵若不數中亦不得助
祭飲罰據一黨而言助祭取一身之藝義固不同夫旣以
此擇士使數中者得與祭不數中者不得與則何不於算
獲之時卽辨其孰爲數中孰爲不數中今渾爲左右之黨
反使數中者因在不勝之黨而曲以受罰不數中者因在
勝黨遂幸而免罰其於擇士之意悖矣疏家知其不通謂
飲罰與助祭不同則亦調停附會而究不可解蓋算獲之
時旣合三耦及衆射而統計之分左右不分各耦則又孰
識其爲數中者使他日與祭數不中者使他日不與祭如
疏之說是耦射之時獲者與釋獲者之外當別有一人專

識某也數中某也不數中然後無隱蔽蒙混之患然而經
無有也是則大射之無與於擇士可知矣今案射義兩言
擇士之射先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
子試之於射宫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
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
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
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又云天
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
射於射宫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
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

是也其所以試而擇之者皆但言以射而已未嘗言大射也且其所以兩言之者先儒亦並未深究其義夫射宮之所試經固明言諸侯所歲獻貢之士矣若習射於澤所擇者又是何士注云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然既是諸侯安得稱士即在廷諸臣亦兼有公卿大夫何以統稱爲士若只謂所貢之士則經已先言之不應複贅如是也葢先所言諸侯所貢之士是畿外邦國所貢者後所言擇士乃畿內公卿大夫所進之士也畿外之士試之於射宮畿內之士先習於澤而後試於射宮內外之士不同故試之法亦有詳畧然射宮之地則一射宮者澤中之宮即辟

雝也葢古者祭祀皆因田獵而取其所獲以獻而澤者田獵之所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是也爾雅謂之十藪西周因文王作酆之舊漢志所謂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者即漢武帝所規爲上林苑地孟子言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而大雅之詩謂之靈囿囿中有臺臺下有沼沼即辟雝四面所周之水毛公詩振鷺傳云雝澤也則就其蕃育鳥獸謂之囿就其水草所鍾謂之澤辟雝乃其澤中之宮射於此故謂之射宮矣其所以射於此者則以將祭而田於此既田而即於此校射以擇士案穀梁傳有云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尙書大傳亦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也雖不中也取不中也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鄕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觀二傳之言相合是即射宮選士之禮葢田之所獲天子雖取三十餘陳於澤令士射之若得中則前田時雖不中亦取若不中則前田時雖中今亦不取取者取所獲之餘也車攻之詩言射夫旣同助我舉柴亦是此意雖名爲射餘獲實爲擇助祭之士習射於澤所謂囿中之射也射於射宮所謂澤宮之

射也觀此射者所取禽之多寡以定其得與祭與否無庸釋算而勝負了然矣故周官司弓矢職云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即此習射於澤之事所共之弓矢與射椹質者同用往體寡來體多之王弓弧弓以其囿中爲勇力之射故取能射堅之弓矢共之也記郊特牲云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亦即與此爲一時之事謂王親至於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同誓戒之以禮也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則亦諸侯之將祭而先於射宮擇士之事也凡此證之經典俱確有所憑而必附會以大射嘗之不亦惑乎

射義曰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是諸侯來朝天子與之射以明君臣之義者故爲大射其曰射侯者以侯之制有身有舌上廣下狹象人張躬舒臂之形而考工所載祭侯之辭云唯若女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寧安也謂安寧其國卽覲禮所謂歸寧乃邦也屬於王所謂從朝會也勉之以寧其邦國若不能寧其邦國不恭順於王事則九伐之法所必加故託辭於祭侯曰抗而射女抗張也言如此侯之張而爲人所射也侯之命名卽以諸侯取義故大射卽謂之射侯以其習禮樂有德

行方能命中而不愧爲諸侯不中則是不習禮樂而無德行不足爲諸侯矣惟其爲諸侯朝王之禮故大司馬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司樂云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明其屬於諸侯也而司裘則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謂王行大射之禮與於射者有諸侯卿大夫等司裘爲之共其侯猶王祭祀而司服共公以下之冕服也然司裘所共雖有六侯之差而射之時唯用三侯射人職云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蓋司裘備以待用而不必盡用張之則射人之事三侯者三等之侯王之侯諸侯之侯卿大夫之侯也王之侯於虎熊豹三者用其一諸侯之侯於熊豹二者用其一合之卿大夫之麋侯爲三所以然者王之射侯所以威不寧之諸侯諸侯之爵雖有五等而依分土惟三之例故有虎熊豹之三侯但射之時則因其來朝者之爵而惟用其一諸侯之屬王事有朝宗覲遇宗依乎朝遇依乎覲故有熊豹之二侯而用之則因其時亦只張其一所以司裘所共有六侯而射人所張惟三侯也侯皆設鵠則射義所云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射者各射已之鵠是已諸侯各君其國其臣亦有公卿大夫士之等故亦有大射之禮

其所張三侯大射儀所云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也侯皆設鵠則大射儀所云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也其與天子異者大射儀言公席於阼階上西鄉賓席於戶西南面而周官司几筵云大射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則王之席在戶牖閒賓不得有戶西南面之席蓋西階而東鄉矣大射儀言士射干而司裘所共王大射之侯只有卿大夫而不及士則以天子備官士微不得與天子之大射而得與諸侯之大射矣其他儀節大畧相倣故儀禮只載諸侯之大射儀而天子之大射可推而知也至卿大夫雖亦有其家之私士然其身有純臣之義不得上擬於

君故但有鄉射之禮無大射之儀射義謂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見其與諸侯之射先行燕禮以明君臣之義者不同是以諸經記亦絕不見有大夫大射之事也夫大射儀具於儀禮而大射之為射侯射義自釋之卿大夫之只為鄉射射義亦明著之而必以為將祭擇士之禮且以為卿大夫亦得行焉相沿注疏之失而莫之正葢千百年於茲矣

天子諸侯燕射之禮不見於儀禮惟燕禮於主人獻士及旅食者之後有云若射則大司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是諸侯燕射之禮與鄉射同諸侯如此天子亦然故鄉射為

大夫士之射禮而經中乃云樂正命太師曰奏騶虞騶虞天子之射節何以得用於大夫士之射說者但云方有樂賢之志取是詩樂賢者衆多之意為相宜且以大夫士與天子遠無嫌於僭若然則騶虞惟禁諸侯不得用耳夫大夫士他無一事敢僭天子者獨此樂節舍自有之采蘋采蘩不用而必僭用天子之騶虞果奚取乎不知本經之記已自釋之曰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葢鄉射本是士禮而自天子以至大夫其燕射皆通用之故其歌各隨其人之所宜者用之且不獨樂節而已於侯則曰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大夫士布侯於中則曰君皮樹中閭中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一記之中兼有天子諸侯大夫士且曰君射則為下射上射退於物一笴既發則荅君而俟君樂作而後就物君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君飲君如燕則夾爵又曰唯君有射於國中其餘否又曰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葢以明其禮為天子諸侯之所同而備陳其所以別異者於記焉故天子諸侯有大射燕射大夫士有鄉射而儀禮但具大射鄉射二篇謂天子之大射以諸侯之大射儀通之天子諸侯之燕射則以大夫士之鄉射禮通之可無庸於複具或者不察謂經之亡佚而不備誤也

周禮射人職云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

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此一節先儒自注疏以下皆以為言賓射之禮惟王志長謂大射燕射均同此儀今案本經之文並未嘗見賓射二字何由懸斷其為賓射而大射君與賓耦射燕射主人與賓耦射則賓射云者與賓為禮之射即是大射燕射非大射燕射外別有賓射也即如王氏之說以此當大射燕射然諸侯之大射儀亦張三侯三容而鄉射記所陳天子諸侯之燕射又皆只見一侯俱與此不合然則此

所陳者何哉蓋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自天子以下皆務焉然大射燕射皆臨時行禮之射而非素習之於平日安能以中射人一官專司射事故以射法治射儀法者度數之謂儀者動容之謂使自天子以下皆肄習之而容體有以比於禮其節有以比於樂所謂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者也惟其爲習射之事與大射燕射不同故直云以射法治射儀而不言其爲何等之射則所云王以六耦射三侯者非司裘所共之虎熊豹三侯亦非下文所云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之侯乃考工記梓人職所言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

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者蓋燕射無三侯而大射三侯張之則射人之事不屬梓人此梓人爲侯即使梓人張之其爲習射之射非禮射可知侯有皮布獸三種王以六耦更番射之而每射一侯各有其義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者王制言元日習射上功元日猶月令祈穀之元日春之上日也習射以春白虎通義謂助陽氣達萬物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既有取於助陽達物則以功爲上故射皮侯貴有力而能中堅卽所謂主皮之射也功由乎已之自立則亦欲王繹已之志以射已之鵠故既張侯復棲鵠焉已有功然後可以服天下故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次之五采之侯畫布所成不用皮者以其貴文德以服天下來遠人不徒武力之尙而畫以五采分布五方之色則取居中而馭四方之意也遠國既屬內外安寧王道盡而王躬乃得暇逸故終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然用獸侯則猶以猛獸害人者當不時制治之亦安不忘危之義耳采侯射人獸侯射物二者皆非射已之鵠故並不言棲鵠獸侯言王則皮侯采侯亦王所射可知皮侯言春則采侯獸侯亦春時所射可知矣諸侯降於天子其習射不得有遠國屬之事則以四耦射二侯二侯者一皮侯棲鵠以上功一獸

侯以息燕也孤卿大夫專於事人則皆當以功自見而不敢懷燕安之私其習射之一侯蓋皮侯而棲鵠者士之事君與孤卿大夫同而職微未敢以功自見取其能守職而待養於人而已故用豻侯豻犬也能守而爲人所養者也士雖射豻不用皮侯而棲鵠當同矣每侯有獲有容獲者執旌以唱獲之人容則待獲者所蔽之物儀禮謂之乏爾雅謂之防王三侯故三獲三容諸侯二侯故二獲二容孤卿大夫士一侯故一獲一容此射法之差等也至於五正三正二正之說先儒皆謂是正鵠之正然正在侯中一侯一正安得有五三之異卽如注疏言五正以五采畫之中

朱次白次蒼次黃元最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損白蒼然正是侯中之物經當連侯言之三侯五正二侯三正一侯二正文意始順不應叙於樂以騶虞之下今日九節五正七節三正五節二正是正與節皆繫於樂不繫於侯明矣蓋正者樂之闋也樂之每闋爲成而小成日終大成日正謂之正者經所云正歌備也天子之禮不可見而諸侯大夫士則有儀禮可據大射未射之前工歌鹿鳴管新宮及射而奏貍首此諸侯之三正也鄉射未射之前合樂二南及射而奏騶虞此大夫士之二正也推之天子五正蓋升歌一正笙入二正間歌三正合樂四正及射而奏騶虞是爲

五正故射義所引逸詩有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者即王大射之禮言升歌笙入間歌合樂四者樂之正歌既備可以行射事即大射儀樂既作而立司正安賓司射請射時也此後以樂志射更有一正共爲五正天子大射如此平日之習射亦然節者鼓之節也司射之命有不鼓不釋之語言其發矢疾徐之際當與鼓節相應而投壺禮有魯鼓薛鼓云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是以鼓節射之明文而五正三正二正與節相連統繫於樂然則九節七節五節者天子以下樂節疏數之差而五正三正二正則其用樂多寡之等皆於平時肄習之故能循聲而發發

而皆中是所謂射儀也射人掌射事以法治儀所以諭習於素者如此然後立賓而與之爲禮或大射或燕射得不悠於臨時非聖人制禮之精意乎

考工記梓人所張之三侯先儒俱以之分配大射賓射燕射然賓燕如其所言何屬可通而以大射爲張皮侯而春以功則殊不可解汪云春讀爲蠢作也出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夫以春爲蠢已是據字作訓又以蠢爲作則訓中之訓而作又不足以盡之復訓爲出其意義宪不能明則亦徒詞費矣即謂四時皆祭而始於春舉春以該三時然大

射之侯司裘共之射人張之經有明文與梓人何與況五采之侯爲遠國屬大夫士亦有賓射張采侯又奚取於遠國屬之義乎且據其說畫虎豹熊麋之首於侯得稱爲獸侯而以虎豹熊麋之皮飾侯何獨不可稱爲獸侯乎更就其說謂燕射張獸侯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而鄉射之記又何以舍其應張之侯不言而反記及燕射所張獸侯之制乎總由侯之制度不明故附會牽合而卒無明確之據也按梓人職云皮侯又云五采之侯又云獸侯是知采侯非皮皮侯非僅飾以獸皮獸侯非惟畫以獸首而獨於皮侯言棲鵠則又知采侯獸侯皆無鵠矣鄉射記云凡侯天

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於大夫士言布則知天子諸侯之非布於虎豹鹿豕言畫則知熊麋之非畫而又言凡畫者丹質益知白質赤質之侯不爲畫矣以此考之侯之爲物有用皮用布二種其用皮者則有去毛存毛之分司裘所共大射之六侯與射人所言士射豻侯鄉射記所言天子熊侯諸侯麋侯是皆以其獸皮之有毛者爲之有毛而後得辨其爲虎熊豹麋豻之獸侯也若去毛則不辨其爲何獸故梓人所謂春以功者直渾之曰皮侯而已其用布者皆畫而畫亦有傅色與象形之異大夫士之虎豹鹿豕皆

圖其形若五采之侯則但於布上施五色以應五方而已其侯之式張之爲上廣下狹象人張臂之形而其中間正方之一片謂之侯中或用有毛之皮或用去毛之皮或用布而畫獸形或用布而畫五采皆指此侯中言之侯中之上下皆用布橫幅縫之以爲維持其縫附侯中者謂之身亦謂之躬縫附於身者謂之个亦謂之舌其繫侯於植之繩謂之綱綱所貫之紐謂之縜然侯中取節於侯道侯道之遠近不同則侯中之大小異侯中既異則身之左右出於中與个之左右出於身者長短亦異矣故梓人云廣與崇方又云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但約其大數如此

不詳其尋尺若干惟綱與縜則不拘侯之大小皆同故得著其數云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夫侯中取節於侯道而量侯道之物有貍步與弓之殊射人職云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大射儀亦云量人量侯道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所云九十等卽貍步之數貍步之制無可考鄭氏注以考工記言弓之下制六尺則貍步亦同固是懸揣之說卽如其數而所云大侯九十等乃諸侯大射之儀亦不知天子之大射然否鄭又以射人所云九節七節五節之差容卽侯道之數然九節之文繫於樂以騶虞之下而不繫於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之下則明是樂節與

侯道何涉且白虎通義又云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服近則亦安得必謂天子之侯道與諸侯同九十步因卽以此定侯中與其身个之制哉惟鄉射之侯鄉射之記有明文可考而知鄉侯之道五十弓每弓取二寸以爲侯中故侯中十尺崇廣方則縱橫皆十尺也倍中爲躬則上躬下躬各二丈倍躬爲左右舌卽上兩个與其身三之謂躬二丈倍之則四丈故云上个尋旣躬二丈而个有四丈則上个之左右出於躬者各一丈矣下舌半上舌卽下兩个半之之謂上个之左右出躬各一丈此半則左右各出五尺而通

其中計之下个爲三丈矣侯中之廣十尺上个四丈下个三丈及其張之上綱與下綱各出舌尋則上綱兩植相去五丈六尺下綱兩植相去四丈六尺此鄉侯之大也侯中之崇亦十尺益以上下之躬與舌布各一幅古布幅廣二尺二寸爲縫皆以二尺計之則共益布八尺及其張之下綱不及地武尺二寸爲武復加貫綱之緷上下各寸通崇一丈九尺四寸此鄉侯之高也至正鵠之說則鄭衆馬融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王肅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者謂之槷方六寸也槷則質也賈逵則謂

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鄭康成又以爲大射用皮侯而制皮爲鵠賓射用布侯而采畫爲正燕射亦用布侯而無正鵠直畫獸頭於正鵠之處以當之今案梓人明言參分侯廣而鵠居一侯之大小異鵠亦因之安得拘於四尺且梓人言張皮侯而棲鵠司裘亦云設其鵠則鵠並不與侯連亦不得謂侯之中處即鵠也王肅所引爾雅今無其文豈當時原有而今逸之然賈馬鄭輩皆在肅前不應彼皆未見而肅獨見則亦未足深信竊據經文皆以正鵠連稱而周禮止言設鵠棲鵠不見有設正之事意鵠固不與侯連而正即連於鵠蓋鵠之正中之處爲正射時設其鵠

而正已具所以經止言設鵠而不失正鵠者皆謂之中特中正爲尤難故詩人美莊公之善射言終日射侯不出正也大射之侯設鵠既見於司裘而大射儀亦有大侯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之語燕射之禮同於鄉射則其侯不設鵠而有質記所謂熊侯白質麋侯赤質凡畫者丹質是已詩毛公賓筵傳的質也的者白之義蓋即熊侯之白質非凡質皆謂的也然鵠言設言棲而鄉射禮直云張侯而已不及於質記所云白質等亦連侯言之不見其施設之事則質即具於侯中非別爲一物蓋於侯之正中用白赤丹之色以爲識其司弓矢職云王弓弧弓以授甲革椹質者

弓人亦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射甲與椹者不用侯即以甲椹當侯射之革則皮侯與大射之侯之鵠質則獸侯之赤質白質及布侯之丹質也鄭康成注司弓矢云質正也樹椹以爲射正也注弓人云質木椹並誤以椹爲質而注鄉射記又云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則復不以質爲正以附會其獸頭爲正之說夫同一射質彼此固不容岐說而質附於侯有侯然後有質以椹爲質不知其以何爲侯若無侯則直是射椹而已又何見其爲椹質且司弓矢言椹質而弓人則只云射革與質亦安見質之必爲木椹哉然則大射之侯

別棲革於侯中謂之鵠而鵠與侯爲二物正卽在於鵠中燕射之侯以色識侯中謂之質而質卽具於侯中並不在於侯外梓人所張習射之侯皮侯同於大射之有鵠獸侯同於燕射之有質雖五采之侯無鵠亦不知有質與否然據鄉射記云凡畫者丹質凡之爲言所該者廣五采旣是畫侯則意其分布五方之色而亦於侯之正中用丹識之以爲質與

天子習射以三侯諸侯習射以二侯而大射則皆用三侯以所射之人分三等故侯亦分三等大射儀所張三侯一曰大侯二曰參三曰干大侯君之侯也尊君故謂之大參

如無徃參之參謂參於二者之間也干如干祫之干謂本非其所有而有者天子之大射本爲諸侯設而卿大夫與焉諸侯之大射本爲大夫設而士亦與焉非巳之事而得從事其間故謂之干猶今人言干與矣鄭康成讀參爲糝云糝雜也雜侯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之大夫於經固無所依據其讀干爲犴雖於字之偏旁得通然此獨著其侯之物上二侯何以不著其物乎竊謂大射儀雖諸侯之禮而實通於天子之大射故儀禮不別見天子大射之禮則其曰大侯曰參曰干而不言其侯之爲何物正見天子大射所張之三侯亦然也天子大射以威不寧之諸侯故司裘所共王之三侯虎熊豹皆猛獸取服猛之義虎最大熊次之豹又次之以喻三等之分土三者皆王之大侯視所與射之諸侯爲何等而用其一諸侯於朝覲二時寓敵王所愾之志故司裘所共亦取熊豹之猛獸是卽參侯用之則因其時而張其一卿大夫之於大射旣非其所有事而干與其間則所謂干侯者直取受養爲義內則所謂麋膚麋腥之類皆膳羞之美者故用麋侯也諸侯之在其國亦有誅暴勝殘之責所屬卿大夫士亦有三等則其大射亦當有熊虎豹之三侯因所與射之人而用其一其大夫助諸侯以除告爲義其士以非其事而受養爲義亦當與王之

大射無異是以大射儀之三侯不言其物而他經記亦未及諸侯大射之侯明大射儀之爲大爲參爲干者得上達於天子而司裘所共王大射三等之侯得下達於諸侯也先儒以司裘所言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者是指諸侯本國之大射卿大夫則共麋侯者是指卿大夫大射於其家無論卿大夫僅有私士不得上擬國君之大射而諸侯之大射儀明有三侯則儀禮與周禮不合不得已遂謂畿內諸侯二侯畿外得用三侯然旣有畿外畿內之別經自當別白言之且司裘冢宰之屬掌王服御之事者而使之共諸侯卿大夫之射侯不亦舛乎

先儒皆分大射賓射燕射謂大射是將祭擇士而射於學賓射是諸侯來朝而與之射於朝燕射是與羣臣燕而射於寢玆既參考經記知大射卽諸侯來朝之射而大射燕射皆是與賓爲禮則皆得謂之賓射未嘗别有賓射之禮且卽其所謂與賓射於朝者尤爲舛誤夫天子諸侯三朝惟寢門內之燕朝有堂以其與臣下燕於此故有燕朝之日此外則自外門至中門之庭謂之外朝自中門至寢門之庭謂之治朝此二朝皆有門而無堂屋今以諸侯來朝賓禮之而與之射豈有徒立於庭而行禮奏樂之理若亦射於燕朝之堂則又與燕射於寢何别是不獨大射燕射

之外别無賓射之事亦並無賓射之地也乃先儒既强分爲大射賓射燕射三節因於鄉射記所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注曰國中城中謂燕射也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注曰於郊謂大射也於竟則虎中龍旜注曰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夫據其所說賓射於朝則亦在國中然欲兼言賓射則不能以三射配三地遂於國中没賓射之文而於竟雖不質言賓射但云與鄰國君射意寔主於賓射故疏釋之直云與鄰國君射則賓射也以其主君有送賓之事因送則射此無論諸侯相朝只有郊迎郊送無送於竟者卽有之亦豈必於此特行賓射之禮則欲强分三射以配三地適見其進退罔據矣今案將祭擇士之射在射宮射義固有明文燕射者因燕而及燕禮記言燕朝服於寢則燕射之在寢可知惟大射經記俱未言所在然據周官司几筵職云凡大朝覲大饗射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朝覲大饗皆在廟儀禮公食來聘之大夫亦在廟今以諸侯來朝以禮賓之有饗有食有燕燕卽大射之先行燕禮者是（詳饗燕卷）饗食既俱在廟則大射亦必於廟故司服云王饗射則鷩冕鷩冕者王祀先公之服以二禮同在廟故同用祭服又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亦大射與大饗同則大射儀所云公入驁正是公出入奏驁夏之禮不言出

而言入者以其在廟出廟卽是入寢一奏而已鄭注謂大射是射於射宮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則出射宮一奏入城而後至寢又須再奏安得僅以公入驁三字括之乎敖君善則曰入謂降而入於內燕禮不言公入此言公入者爲奏驁而見之依其所言是大射亦在寢則復與燕射何異而乃云言大射者别於賓射燕射更不可解葢大射謂之射侯以别諸侯之賢否於廟行之臨之以祖宗示王不敢自專之意擇士行之於學以考其學之成虧惟燕射爲燕閒之事乃行於寢義各有取也夫惟天子諸侯之大射在廟燕射在寢俱在城中大夫士無大射只有燕射而其

燕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謂之鄉射其地在學學屬郊外
故鄉射記曰惟君有射於國中其餘否然君之大射燕射
俱在國中而記所言又有於郊於竟者何哉蓋天子諸侯
之燕射俱與大夫士之鄉射禮同燕禮所謂若射則大司
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也故鄉射本大夫士禮而經言
奏騶虞記備陳天子諸侯之侯及其行禮之節明天子諸
侯之燕射亦用此禮則所云君國中射者卽指在寢之燕
射與大射無涉而於郊於竟亦並指燕射言之非於郊謂
擇士射宮之射也蓋天子諸侯之大射必於廟所謂嘉禮
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之義也燕射則隨地可行故居則於

國中出則於郊於竟皆得爲之但中與獲異耳國中燕射
固在路寢之堂而郊竟則皆有學學記言術有序據管子
度地篇云百家爲里里十爲術是一千家之地卽有序以
爲習射之所是以大夫士平時飲酒於五百家之黨庠而
習射於千家之序天子諸侯出而欲行燕射亦於此序以
序者射也故鄉射是大夫士禮而經言豫則鉤楹內堂則
由楹外豫古文序字記亦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以
序對堂明在國中則射於路寢之堂於郊於竟則亦就大
夫士所行鄉射之術序爲之經記故互言焉若以爲鄉射
只是大夫士之禮與天子諸侯無與則經固不應言奏騶

虞記亦不應雜見天子諸侯之事且大夫士均是射於序
耳又何以堂與序有殊鄭注求其故而不得則曰序無室
可以深而序之所以無室又無明據則又曰豫讀如成周
宣榭災之榭凡屋無室曰榭夫豫之與序今古字不同耳
若豫之是榭復何所本賈公彥又謂鄉大夫射於庠庠則
有室故物當楣士射於序序則無室故物當棟然宮室古
有定制庠序同是學校何緣有有室無室之異況本經之
記明言籩豆出自東房有室而後有房無室則房於何置
乎如鄭說是以有室無室爲別則以榭與堂對經記當直
言榭不宜作豫作序如賈說是以在庠在序爲別則以庠

與序對經記當直言庠不宜曰堂彼此淆惑皆由不知鄉
射禮元通於天子諸侯之燕射而經記之所謂堂卽指天
子諸侯路寢之堂也蓋路寢謂之燕朝朝者庭也據考工
匠人市朝一夫注云方各百步步六尺是自路門內至堂
之庭深廣皆六十丈禮器言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
夫五尺士三尺是堂之高有差數以庭之深廣與堂之高
考之則知堂之深廣必其相稱且天子諸侯之制爲殿屋
四阿大夫士但夏屋南北兩下而已術序非天子諸侯之
大學則其規模視路寢淺深廣狹知必迥異故鄉射禮將
射而遷樂於堂下以避射事而大射儀太師等直坐於東

阼之東南則是序之堂險而廟之堂寬廟與路寢同也天子諸侯之燕射如鄉射禮則侯道亦五十弓侯道者自射者所履之物至張侯之處遠近之數也弓之制六尺五十弓則爲三十丈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葢張侯之所在庭去堂廉二十丈是爲侯黨而乏之去堂廉十丈通至物之侯道言之爲三分之一 自堂下言之與侯同黨而居亦得其一也天子路寢之庭深六十丈設庭三其堂深則堂有二十丈自堂廉至庋自庋至楣自楣至棟自棟至戸牖間分爲四架每架各深五丈射者之物當楣自楣至侯則五十弓之侯道矣序之規制淺 於路寢其乏之去侯亦十丈

則侯之去堂廉亦二十丈其堂上之地自堂廉至庋自庋至楣自楣至棟自棟至戸牖間雖亦具有四架而每架之深不能有五丈使其物必當楣則自物至侯所謂侯道者不及五十弓故必進而當棟之處畫物而後自棟至堂廉有十丈之深通堂下得合三十丈之侯道葢侯道之弓數與乏之所居侯黨之數有定而堂之深淺不同路寢之堂深則棟楣等之相去亦遠所以物當楣而無庸當棟序之堂淺則棟楣等之相去亦近所以物當棟而不得當楣當棟故升射者就物必鉤於楹內當楣故升射者直由楹外便可卽物以楹之所在亦當楣也以此考之經記所言序與堂之與國中郊竟之殊無不可迎刃而解矣

鄉射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注引尙書大傳所言澤宮之射當之不知彼射餘獲之禽與主皮何涉且彼云貴揖讓之取而不貴勇力之取則正與孔子爲力不同科意合何以反譏其尙力葢禮射者行禮之射大射燕射皆是別於平時之習射也平時習射則梓人所云張皮侯而棲鵠者以皮爲侯以革爲鵠矢穿鵠而著於侯自鵠言謂之貫革自侯言謂之主皮主者注著之意惟勇力者能之故曰以功禮射則但期其中侯不必其穿鵠而著侯以明習禮樂而非尙力惟平時習射有

之故附見於鄉射之記云勝者又射不勝者降見其與禮射不同而鄉大夫詢衆庶之時則亦以此列於五物之內見先王雖非徒勇力之尙而未嘗謂勇之可廢使人皆習於兵輭也孔子之世列國兵爭專以此爲能事是以歎之彼此各有其義固不相悖矣

射節之騶虞采蘋采蘩其詩皆存獨貍首不見鄭氏注謂卽射義所引曾孫侯氏四正具舉者是然其文並無貍首之字祇因考工記祭侯之詞中有詒女曾孫之句與此曾孫同又有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之說遂臆撰爲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之言其穿鑿曲傳至矣

而劉原父又以爲卽召南之鵲巢謂篆文貍似鵲首似巢則尤爲牽强按檀弓載原壤之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意必古有是詩而壤歌之者但既久佚遂不可考矣

# 三禮陳數求義卷十九

候官　林喬蔭

## 冠昏

儀禮惟存士冠禮無天子諸侯冠禮而玉藻云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左傳云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公之祧處之且大戴禮有公符篇云公符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既醴降自阼其餘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公同也公元端以皮弁皆韠朝服素韠公冠加四元冕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元端其酬幣朱錦綵四馬其

慶也天子儗焉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其禮與士同饗賓也皆同公符公冠也其所載儀節與家語孔子所告孟懿子者畧同則是公冠之禮雖不列於儀禮而固具於大戴記中故賈公彥謂自有天子諸侯冠禮但儀禮之內亡耳乃歸震川謂天子諸侯之冠本無其禮非止亡佚因著論以辨其所據者以冠義之文明言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又家語載孔子之答孟懿子曰古者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然考兩書並稱古

者自指前古而言非指當代若指當代則周公冠成王命祝雍作頌之文卽亦具家語此篇中同為孔子之言半以為信半以為誣固不足以服辨者且如五十而爵據鄭注為周之初制而儀禮正是周公所作其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身為大夫必已五十何緣有未冠而殤之兄卽曰年未五十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則士於昆弟之殤服大功不得旁降為小功則此之為已爵為大夫者明矣五十而爵乃前古之事非有周之制也且惟冠禮有天子諸侯之差故篇名特加以士若自天子以下皆同士禮則但曰冠禮可耳然則古者之詞

直指前古故接以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明前古所無夏末始有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則又儗之而為天子之冠禮故禮皆自上達而此則曰天子擬焉震川自昧其說反以為疑過矣若大夫之冠禮不知始於何時而國語載趙文子冠一條但記其見於諸大夫而不記其禮之何若然四加三獻天子而儗諸侯則大夫之冠當與士同此記所以言無大夫冠禮也

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則自夏末以前其諸侯之未冠而卽位者卽孔子所答孟懿子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是卽所稱古者之禮也鄭康成注誤以為夏初已上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果爾則或未冠而立立未五十而死將終其身不得為諸侯有是理乎

鄭氏注士冠禮謂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賈氏疏云據昏禮相見禮皆士身所行故知此是士身自加冠然古人十五而入大學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則計其出學之年已二十有四安得有童子任職之事且此經之始加祝詞亦但云棄爾幼志順爾成德耳則敖君遷謂士冠其適子者是也

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又云男子二十冠而字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是冠必二十記固有明文也而春秋襄九年傳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又經傳稱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而金縢言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十五而已著弁故先儒並謂天子諸侯十二而冠二十而冠專指士禮今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若非早冠何因下祭五等之殤而喪服復有大夫為昆弟之長殤

第（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8

小功之條則知大夫亦得早冠不獨天子諸侯也竊意曲禮內則所云二十而冠者是言其大限遲不過此猶三十而娶之謂非謂未三十不得娶也其或德器早成爵位早膺則自十二以外皆得加冠以歲星十二而一周天天道備於是故晉侯謂其可以冠即有故而遲至二十極矣非二十之例專為士設也至荀卿謂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視曲禮內則所說獨先一年殊無所據不足信也

冠禮冠者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冠義亦云見於母母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論者多疑以母拜子失尊卑之序非禮之正

故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皆易以母為之起然古禮則固是拜矣鄭氏注謂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萬充宗則據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君賜至重尚止肅拜何況其他明此受脯之拜亦是肅拜肅拜者足不跪微俯其躬而肅之如今婦人之揖以此見其輕殺之意非若俠拜之重然經記之文但曰拜耳固未見其必為肅拜且禮之所在亦祗問其當拜與否又何必於拜之中分輕重果不當拜即輕者亦寧非失尊序乎其為之解者則如孔穎達說謂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子持所奠脯以見母母以脯自廟中來故拜之非拜子也然所薦脯醢本為醴子而設非以奠廟且記明言成人而與為禮則自是拜子非拜子所持之物也呂氏大臨則以為母雖尊卒有從子之道故當其冠也以成人之禮禮之則屈其庸敬以申斯須之敬明從子之義然此非孤子則母方從夫安得預作此不祥之禮皆所謂求其說而不得者也惟王氏謂此適子代父承祖與祖為正體故禮之與衆子異斯說得之蓋古禮最重宗適喪服父為長子斬衰三年傳釋之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故特牲饋食禮主人之子將為後者為嗣舉奠其執觶卒觶拜尸皆答拜酌以酢尸尸復拜受尸以象主人之父乃拜主人之子亦以重繼體之故及祭畢

而餕即以此舉奠之嗣為上餕主人致祝而拜者再獻酬而拜者亦再直是以父拜子矣乃不疑於彼而獨疑於母之拜子為太過是亦謂之不知類耳惟其適子之冠方得如此故下文直云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不唯無母拜之禮亦不著其見母之節蓋非若冠適子有著代之義故禮亦從而殺焉夫適子祭而舉奠尸拜之為上餕父拜之沒而父為之斬衰冠而母為之俠拜古人之重適若是後世不明此義反執此以疑聖人制作之非不亦寃甚乎哉

冠禮至歸賓俎正禮已畢下云若不醴則醮用酒一段注

以爲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疏以爲此上言周禮此下言夏殷之法然醴質而醮文醴簡而醮繁三代之禮皆由質而文豈有夏殷繁而周反簡者劉原父以醴是適子醮是庶子昏禮適婦醴之庶婦醮之丈夫之冠猶婦人之嫁下文曰庶子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是也然庶子之冠經但云遂醮焉則亦一醮之而已安得有三醮及殺牲之盛且如其說經亦當云若庶子則醮用酒而下文若庶子一節可不必別見矣敖君遷則謂冠禮之始惟醴而已然少近於質故後世聖人又爲此醮禮與之並行姜上均亦謂皆禮之變聖人於始冠示以純古之意卽始加用緇

布冠也其及於用酒殺牲者權耳然既是後起變禮非制禮之本意何以列於正經盛世佐則斷爲記文之混淆者以昏禮相較謂此之若不醴若殺猶昏禮記之若不親迎也若孤子若庶子猶昏禮記庶婦及宗子無父之類因以爲當移記字於若不醴之首然考昏禮之經至饗送者正禮已具下文若舅姑沒一節亦在記文之前又公食大夫禮篇末云若不親食聘禮篇末云聘遭喪少牢饋食禮篇末云若不儐尸並是正經安得皆謂記文之錯出者若以昏禮諸辭皆屬記證此醴醮諸辭之當爲記則燕禮之辭亦並在經不在記也蓋聖人制禮之初著爲經亦卽有以

通其變此之不醴用醮者因喪而冠既除喪後之禮也何以明之曾子問曰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蓋以其因喪而冠初未備禮王是而因天子之賜設奠服賜服則以三醮之禮文之故冠禮之醴也三加畢而一舉此則每一加卽一醮醴之薦用脯醢此則二醮皆用脯醢三醮又有乾肉折俎醴則賛冠者酌以授賓而此則賓自降取爵升酌酒其禮皆視彼爲文是則不醴而醮曾子之問孔子之答小戴之記固有明文可據也諸儒特

以鄭注有醴重醮輕之語故多爲異說然原鄭之意祇以此之庶子用醮與昏禮之庶婦同不知庶子庶婦祇是一醮且庶子之位在房外南面庶婦則使人醮之其醮之以酒雖同而禮之繁殺異則亦安得謂醮之爲輕哉至經又云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於鼎設扃鼏此一條他無可證竊意是大夫之冠蓋大夫無冠禮當與士同而此與若不醴而醮之文相次亦用三醮彼既爲天子賜諸侯大夫則此或是大夫之自爲冠禮所以異於士而有特殺歟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又曰三十日壯有室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又曰二十而嫁周官媒氏亦曰令民三

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鄭氏據之以爲嫁娶之限男必三十女必二十王肅據家語孔子之答哀公謂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道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然觀虞舜三十未娶書稱有鰥而喪服有爲夫之姊妹長殤之禮長殤者十六至十九也則男固不必以三十娶女固不必以二十嫁矣故范甯穀梁文十二年傳注謂周禮言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耳而杜佑則又因左傳有國君十五而生子之語定爲諸侯之禮喪服所言爲士大夫之禮周禮所言爲衆庶之禮恐亦未然蓋人之稟賦不同所遇亦異男子既冠則可娶女子既笄則可嫁

不限其年遲者不得過三十二十耳至於嫁娶之時先儒多據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之文而周官媒氏亦云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詩復有有女懷春迨冰未泮之語因皆以爲春月家語則謂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功起昏禮殺於此荀子亦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是又始於季秋終於仲春然束皙之議據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納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褒貶則亦不限於季秋仲春矣蓋媒氏所言掌萬民之判令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以此立限不得再過其或有愆期待時不能成禮則以仲春之月會之使及時得以相匹若平時民間自以其期成禮者豈必限以時月觀昏禮請期之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則得吉卽可配合又安能必限其期況昏禮與冠禮相準冠禮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冠無常月則昏亦無常月可知然則媒氏及夏小正家語等所說皆指男已三十女已二十尚未嫁娶者言之鄭氏王氏各執一是實皆非也

周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鄭氏注以爲重天時權許之夫夫婦爲人倫之本廉恥爲立國之維豈有聖人制禮而許其野合導之私奔者故後儒攻擊周禮謂是黷亂僞書者無不以此爲口實而爲之辨

者則曰昏必備六禮而後行苟有故不能備禮則聽其殺禮以成昏此所謂奔非淫奔之謂蓋內則原有聘則爲妻奔則爲妾之說則奔固不必若桑中溱洧之所爲也葉氏時邵氏寶及史氏並同此說然六禮不過遣使致辭其物以雁與束帛儷皮而已非若後世之繁縟宜無不可備者卽以有故爲凶喪然不可喪娶者獨可喪奔乎且奔則爲妾此不禁者皆爲妾乎況所謂令會男女者會於何所會以何名究不可解也鄭氏鍔及熊氏說則謂本經奔者不禁之下連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若之爲言及與今律文言若之若同謂不禁男女之奔及無故而不用嫁娶之令者俱有罰耳

然如其所說則是罰彼不禁淫奔之家長經何不明晰言之而乃爲此混而易淆之語且於是時也指仲春而言是時有淫奔而不能禁止者其家長有罰豈他時不能禁止卽無罰乎況修詞著書俱有體例下文有曰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所云禁謂媒氏禁之也則此不禁之禁字當同一例屬媒氏言不得屬奔者之家長言也又遷葬嫁殤兩事並禁經以與字貫之此若果是不能禁奔及無故違令者兩事並罰則亦當同其例以與字貫之不宜改用若字也一經中而用字自爲違異又知其決不然矣竊就經文詳繹以求其義蓋所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者所以著

及時蕃育之道也下云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令卽男三十女二十而娶嫁之令無故而不用此令者有罰則有故者不罰可知但有故指凶荒札喪而言而喪爲多卽喪中亦復有別如男女當嫁娶而適遭父母之喪則必免喪而後嫁娶內則所謂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是也若旁親之喪則各有所以處之者雜記言大功之末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此以昏禮父在則父爲主人主人大功之末其子小功之服已除故可嫁子而娶婦則必醮子而命之迎主人大功未除固不得出命故不云可娶婦也若主人

而有父存則所嫁娶者之祖也然昏禮父主之不以祖主則彼小功之末主人緦服已除故不特可嫁子亦可以出命使其子迎婦矣其或無父之子又無母之可命亦非支子與弟之可稱宗稱兄是卽昏禮記宗子親皆没已躬命之者故直謂之已此已既是宗子則以宗祀爲重故卽小功之末亦可以娶明其急於著代以承祭也然下殤之小功實由齊衰而降者則亦不可義詳喪紀夫記之所以備陳可以者原以通人事之變欲其無失時然或族姓繁多死喪相繼則猶不能無愆期之慮於是媒氏一官特爲之權制令已逾嫁娶之年家有凶喪相繼不能成禮者歲以仲春

之一月許其成昏不以其違禮禁之然成昏而何以謂之奔也蓋昏禮最重親迎所謂男先於女男帥女女從男敬而親之以別於禽獸者也今此凶喪相繼或有父在而父不能出命醮子以往迎卽無父之宗子不親迎而遣使者今亦或以喪故不得躬命其使是直無所迎焉爾無所迎而自至者卽謂之奔內則言奔者爲妾亦謂其不迎而至也此外又或男女之家橫遭荒亂凶札一身惸獨不能自存而彼所論昏之家倘可恃以爲活則不計其年不責其禮急爲救死女未笄而來歸如後世之童養男就昏於外氏如後世之出贅是固禮之所無而揆諸凡民有喪匍

救之之義爲舅姑與爲外舅姑者固當爲之收恤蓋亦聖人之所許如是則女子不迎自至固謂之奔而男子以自失其家出依於人等於大夫失地諸侯去國之例亦謂之奔矣夫男必有室女必待迎禮之正也今男則出依於人女則不迎自至雖若可耻然設以媒氏之官令以仲春之月則卽是奉王者之命以王者之命而厭屈其私喪作合其妃匹亦得謂之爲禮矣然則此奔者不禁之文所以通其變非爲濟其私也且其所云令會男女之會卽同司會之會會之言計也蓋男女自成名以上其年月日名皆已書之至此仲春則會計其人其有不用三十二十嫁娶之

令者若爲有故而許之奔若爲無故而予以罰故下文總之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會之無夫謂女已二十未嫁者無家謂男已三十未娶者是會男女之義經固已自釋之矣乃復以會爲會合之會遂疑奔爲淫奔之奔致聖人制作爲世詬厲而辨者又不能寔探其所以然甚矣禮之不易明也

昏禮下達納采用雁鄭注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疏釋之曰下達者男爲上女爲下然以男女分上下究屬勉强陸農師以爲若迎女之類自天子達朱子則以下達連納采用雁言之謂大夫執雁士執雉而士昏納采亦得用雁如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而士昏親迎亦乘墨車注疏知乘墨車爲攝盛而不知下達二字本爲用雁一事而發言自士以下至於庶人皆得用雁亦攝盛之意也然士以下僅有庶人而士以上大夫別有禮未見不知其用雁與否據春秋傳鄭徐吾犯之妹公孫黑使强委禽焉則當於大夫言下達不當於士言下達也敖君遷又以爲自天子至於庶人納采皆用雁然自卿大夫以上禮不可考未知其納采將皆用雁抑或各用其本等之摯也竊案儀禮之文如士喪士虞士相見之類既著篇名篇首亦卽冠以士喪

士虞士相見諸禮今此目錄爲士昏禮而篇首直云昏禮下達納采用雁不復冠以士字是昏禮下達四字爲句謂昏之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者之禮自天子以下達於庶人無不如此非專就納采用雁一事爲言亦非專就迎女一事爲言也惟六禮之行通乎上下故篇首昏禮之上無士字而記中宗子親皆沒已躬命之一節卽已可知天子諸侯迎女之禮無庸別有天子諸侯之昏禮而亦可息諸儒膏肓廢疾墨守之喙矣

昏禮記問名之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此所問卽女生三月所命之名不曰名而曰氏者使者謙

不欲質言之而主人之對則直告之以名若以爲姓氏之氏則豈有使者親至其人之家與其人相爲禮而猶不知者孔頴達疏昏義以爲問其女所生母之姓氏若然則禮亦當稱問姓問氏不當稱問名卽曰女子以姓爲名如某姬某姜之類然并是父姓何與其母而問之以卜若以所生之母有異則禮大夫不娶三姓士只一妻亦無容問鄭康成注儀禮則曰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賈公彥疏因以爲恐其假外人之女收養之故問誰氏此不唯迂曲難通然究亦是問姓於問名何涉疏又謂婦人不以名行本不問女之三月名蓋是名號之名如以姓氏爲名之類

然此則又是字非名禮女子許嫁笄而字此時尙未許嫁無所謂伯姬季姜諸稱也且婦人不以名行亦不盡然周禮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曲禮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不諱又國君不名世婦大夫不名姪娣則婦人未嘗不以名行而左傳昭十七年請以重見與夫秦女餠璧宋芮司徒之女棄之類若皆不以名行又孰從而知之也哉

詩曰娶妻如何匪媒不得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坊記曰男女無媒不交孟子以媒妁之言與父母之命並稱戰國策亦有處女無媒老且不嫁之語而儀禮昏禮一篇初不見有媒氏故司馬溫公書儀朱子家禮並云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許之然後遣使納采今觀儀禮納采之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明是先有成言其爲媒氏先已通言可知然儀禮所以不著行媒一節而直以納采始者蓋以行媒之時成否尙屬未定女氏許諾卽行納采是昏禮成於納采故以納采始亦或有男女之父母兩相親悉面爲訂昏不假媒氏傳言者且據詩禮所云匪媒不得無媒不交者亦非謂議昏之初必假媒氏此外卽無事也媒之爲言謀謂其往來通二家之謀今自納采至請期其使者之往來傳命亦卽媒矣孰謂昏重媒妁儀禮

六禮並不見有媒氏乎

昏禮問名之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納吉之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則是問名之後納吉之前壻家固有卜昏一節又請期之辭曰請吉日則其先壻家亦必有筮日之事此皆因文可見故經記不復贅其儀凡卜筮皆在廟門闑西閾外示受命於禰卽曲禮所謂齊戒以告鬼神者也然則筮日已是告廟得吉日而告期及期而壻親迎奚庸復行告廟故儀禮於期初昏將親迎之前備陳器饌而不見壻父與壻告廟之事記亦但著父醮子而命迎之詞以及昏義所載亦

俱不云將親迎而告廟葢以筮日於禰廟之時神已許之
往迎故至期而迎不復再瀆矣乃後儒不察因儀禮於親
迎之前不言告廟遂謂昏禮本不告廟如白虎通所云娶
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朱子經傳通解亦取其說意
以婦原有出之之義今方往迎未知賢否則亦未知其能
卽安於室而可勿出也因不敢告廟不知出者意外不得
已之事妻之言齊故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則當議昏以
至成昏之日孰不期其終齊者豈有親迎之時卽豫存一
遇人不淑不能有終之見哉且曲禮所云齊戒以告鬼神
與左傳楚公子圍逆女所云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者

果何義耶盛氏世佐則以爲親迎必先告廟既據曲禮及
楚公子圍之語又引左傳鄭公子忽迎婦先配後祖陳鍼
子譏之之事因謂告廟之禮當是壻父率其子以告孤子
則自告而疑儀禮之文有所不具夫女家受禮經既於納
采言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出迎賓至於廟門揖入納
吉納徵請期如之而於親迎又著筵於戶西西上右几及
廟門揖入之語記復申之曰受諸禰廟昏義且從而釋之
曰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
所以敬愼重正昏禮也如此其詳備豈有壻家將親迎而
行告廟之禮反從其畧而無一言見於經記與昏義者且

據所引左傳鄭公子忽迎婦一事先儒諸說正復淆惑案
其所云先配後祖者賈逵以配爲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
三月廟見然後配孔疏駁之謂昏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
是士禮不待三月禹娶塗山四日卽去而有啓生焉亦不
三月乃配是賈之謬也鄭衆以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
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疏復駁之謂昏禮婦既
入門卽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祀之事先祭乃食禮無此
文是鄭之妄也鄭康成以祖爲祓道之祭先爲配匹而後
祖道言未去而行配疏亦駁之謂傳既言入於鄭乃云先
配而後祖寧是未去之事也若未去先配則鍼子在陳譏

之何須云送女是後鄭亦非也杜預以爲禮迎婦必先告
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迎婦而
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然疏亦疑之謂此時忽父見在
討告廟以否當是莊公之事何以譏忽則爲之附會謂公
子圍亦人臣而自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不言稟君之命
知迎者雖受父命當自告廟且忽先爲配匹而後告祖見
其告祖方始譏之知忽自告祖也或可鄭伯爲忽娶妻先
迎而後告廟鍼子見而譏之公子圍告廟者專權自由耳
非正也今案杜氏所言迎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禮所未
見不知其何所本大抵不過據公子圍語耳卽如果先告

廟則不告廟之失明在莊公而鍼子直是刺忽豈有父在
而子得自擅乎且誣者虛誣之謂今先配後祖直是失禮
何以譏之曰誣其祖注疏亦未之及也竊案昏禮只言親
迎而所迎有本國異邦遠近之不同儀禮所陳期初昏壻
親迎歸卽同牢合巹御衽於奥媵衽良席在東亦指本國
之近者故能卽以期之昏成禮耳若在異邦則越國以迎
往迎之期非卽奠鴈之期授綏之期非卽婦入之期故曾
子問有親迎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之語明未至
壻家未成昏也然則昏於異邦者所筮得吉而告女氏之
期亦祗親迎之期自御輪授綏以至在塗俱未成昏既入

壻家之門乃告至於廟而後成昏故春秋桓三年書夫人
姜氏至自齊宣元年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
書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至自云者猶公至自會公
至自齊晉之類謂歸而告至於廟既告至而成昏惟文四
年書迎婦姜於齊而不書至穀梁謂其禮成於齊而譏公
之速婦之則未告至而先成昏者春秋之所刺雖所書皆
諸侯之事然昏禮下達則大夫以下皆同可知今鄭忽所
爲先配而後祖葢亦速婦之故傳歷紀其日曰四月甲辰
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是往迎之日也辛亥以嬀氏歸則
既授綏而在塗之日也甲寅入於鄭則其告至之日也葢

忽不以禮既速婦於在塗而諱飾其事反國復爲告至而
後成禮而陳鍼子送女者也忽在塗速婦之事能掩其君
父能掩其國人而不能掩鍼子故鍼子譏之曰是不爲夫
婦言其在塗野合不成其爲夫婦之禮也今復告至而成
昏是直以無此先配之事虛誣其祖矣所爲微詞以刺且
専刺忽而於忽之父莊公無與其旨正自躍如諸儒既不
善解左傳因而並不善讀儀禮亦思親迎之夕卽衽席相
連昏於異邦者果如是乎如是則昏於旅次既同野合而
昏於其父母之邦又何殊出贅二者禮之所必無則必有
道以處此今觀儀禮雖未明言昏於異邦者之何若然據

其所云姆加景乃驅御者待壻乘其車先俟於門外則在
塗之禮亦然葢至異邦親迎既授綏御輪而出卽帥而就
道其在道之日或久或近並皆婿車先行婦車從之及婦
至乃揖婦以入其自加景以後婦至以前壻與婦不相見
昏於本國者如是昏於異邦者亦如是故經惟云若異邦
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而他俱不及正見其禮之無殊而
春秋所書左傳所記曾子問所述皆足以證明焉然則據
左氏以疑儀禮譌脫畧告廟一節者非而據白虎通謂禮
本不告廟以疑左傳爲不足信者亦誤也
昏禮舅姑俱存者成昏之次日質明婦以棗栗服修見舅

姑醴之舅姑入室婦行盥饋之禮舅姑又共饗婦以一獻昏義所謂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者則已成婦矣葢昏禮以父母之命爲重今父母爲子謀婦親受其婦之贄與其饋養固無庸復使婦謁祖廟然後成婦也至祖廟之祭祀則舅姑身在禮所稱主人主婦者卽舅姑自爲之與新婦無與故亦不必使其特謁於廟惟是娶妻非專爲養冢婦他日固將傳重而承祭卽衆婦亦皆於祭時隨主婦以有事於宗廟特牲少牢禮所載婦人助祭者內賓之外有宗婦鄭注所謂族人之婦其夫屬於所祭爲子孫者是也然婦初入門猶未必其能嫺禮敬以承助祀事與否遲

至一時則天道變於上而人事亦定於下故昏禮記曰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謂既三月乃使之隨主婦以助祭苟未及三月而適值祭期新婦猶不與於祭葢雖自許嫁之後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已毀教於宗室其祭祀之禮固當已嫺習而入門之後猶必寬之以三月使優游漸漬以生其孝敬之誠不急促而致羞隕越古聖人之所以嚴祀事也若舅姑沒則有廟見之禮昏禮曰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葢舅姑存則婦見舅姑於寢所贄而奠者以笲承棗栗服脩所引之見者贄既見而贊醴婦舅姑沒則婦見舅姑於廟所贄而奠者以笲承菜所帥之見者祝既

見而老醴婦事存事亡儀畧相等所異者見於寢以昏之次日見於廟以昏之三月耳夫舅姑有存沒之殊而婦之見之亦遂遲速不同其故何哉葢婦事舅姑與子事父母等鷄鳴問寢進盥進饋子道如是婦道亦如是夕成昏而朝卽見以盡其孝養之職故既見舅姑卽爲成婦若舅姑既沒則神之以廟祀卽子於其父母既沒入廟之後亦唯三月一祭不復行其日事之禮則婦亦然故三月而後廟見以致孝敬之誠亦必既見舅姑乃爲成婦而未廟見而婦死則直謂之不成婦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所以舅姑既沒者婦於三月廟見後壻始饗婦送

者使歸葢慮其不成婦而死猶當歸葬於女家也至於姑沒舅存則婦入固無廟而舅容有繼姑且舅存則舅爲主人自於昏之次日質明奠贄盥饋如常儀禮可無庸復見惟姑存而舅沒則但見於姑未可以爲成婦若見姑之後必待三月而廟見則此三月中鷄鳴問寢進盥進饋所以事其姑以盡孝養之職者已至設未及見舅於廟而死亦寧得遽謂其婦之未成是必有道以處也乃儀禮未有明文而曾子問所載孔子之言實足以補禮之所未及案其曰娶婦之家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此指舅姑俱沒者申經所已言者也其曰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此指姑

有舅沒者補經之所未備也蓋禰者壻之考卽婦之舅然謂之禰而不稱廟則正別於舅姑俱沒者之爲廟也且云擇日則不必限以三月云祭則非同奠菜殆於質明見姑後卽擇日而行祭夫婦親之如饋食禮也然則舅姑存昏之明日稱成婦矣舅姑沒昏之三月成婦舅沒姑存則昏後亦卽擇日成婦自諸儒不察以記之言三月祭行與經之三月奠菜混爲一事又以曾子問之言擇日而祭於禰與三月廟見混爲一時於是朱子作家禮不分舅姑之存沒皆有廟見之禮而又疑三月太遠從程子改爲三日舉世遵焉夫禮明言三月以意改爲三日固非愼重聖言之

義且記明言三月廟見稱來婦也而禮所載舅姑旣沒三月奠菜之祝詞直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於皇舅某子又曰某氏來婦敢告於皇姑某氏則三月廟見卽是三月奠菜今以父母俱存之人而遵用舅姑旣沒之禮亦何以爲安乎萬充宗曲爲附會以爲三月廟見卽昏禮所謂三月祭行指舅姑在者而言廟者高曾祖之廟也擇日而祭於禰卽昏禮所謂三月奠菜指舅姑沒者只祭禰廟故曰禰且云廟見亦擇日祭禰亦三月互文以見此不特於祝詞所稱來婦無可解卽士只一廟並祀高曾祖考但云廟見又安見其爲高曾祖而不及禰且如所說舅姑而在亦必有不可行者何以明之聖人制禮語其常未嘗不通其變舅姑在而婦以三月廟見常則可矣設婦入不及三月或將及三月而舅姑沒則喪三年不祭婦必待至除喪始行廟見設又不幸婦未及除喪而死則此婦固未廟見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反葬於女氏之黨以示不成婦者也然旣成昏三月則可有子而此子之身以及其子孫皆不得祀其先妣吾不知萬氏其將何以處之哉

許愼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鄭康成駁之曰文王親迎於渭卽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於后則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

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而孔穎達疏春秋則又駁鄭說以祭公迎后傳言禮也劉夏迎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王不當親文王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據此以爲天子禮也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天地先聖爲言其意非說天子禮也由是諸儒多宗孔說謂天子不親迎自諸侯下皆當親迎蓋亦以春秋所書紀履繻來迎女公羊云譏不親迎魯莊公如齊迎女公羊云親迎禮也公子翬如齊迎女穀梁

亦云迎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又韓侯親迎於蹶詩人美之足見諸侯之宜親迎至大夫之見於春秋所紀者如鄭忽娶於陳楚圍娶於鄭襄仲娶於莒莒慶齊高固娶於魯之類尤多越境親迎之事則是昏禮自天子而外無不親迎者而儀禮之記乃有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之禮何哉或以爲存後世之變或以爲因國俗之舊然既非周公之禮則安得附於周公之書以行既附以行是固禮之所有可知也蓋昏禮所重者父母之命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使者之行俱以將主人之命主人昏者之父也及期而父親醮子以迎命之曰往迎爾相承

我宗事子則曰雖恐不堪不敢忘命至於女家擯者請壻則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上某壻父名下某壻名也此則父在父命之而子即將父命以親迎者也若父没則宗子毋命之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皆有命則亦皆得以親迎惟宗子而親皆没禮稱已躬命之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事遣使者行則以已命使使者將之可也若親迎則已既無所承命若自致已命則又嫌於褻而傷於徑率故已不親行而遣使以迎與前所行之五禮同則詞之所稱亦無庸易上某壻名下某使者名也於是乎有不親迎之禮此壻既不親迎未嘗至女家

與女之父爲禮故於婦入三月之後往見婦之父母其必遲之三月者以此不親迎是宗子而親皆没之人其婦當用舅姑既没三月廟見之禮未三月則未廟見未廟見則猶未必其成婦故不遽見而女家主人之答辭亦即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則以其女雖經奠菜見舅姑於廟而宗子所重者宗祀猶未知其能執祀事以無愧爲主婦否也然則身爲宗子而親皆没無所承命禮固許其不親迎非此則無不親迎者故竹書紀年載成王三十三年命王世子釗如房迎女是天子之子有父在者親迎也詩云文王造舟於渭春秋

傳載鄭忽於陳楚圍於鄭是諸侯之子有父在者亦皆親迎也降而大夫士庶凡有所承命者即莫不親迎其不親迎則爲失禮俟著之詩所爲刺也由此推之則哀公問所云冕而親迎者亦指天子諸侯之世子有父在而言之孔子所對言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主則據世子異日之事以明昏禮之不可苟非謂今之親迎者已是繼世而立爲天地宗廟社稷主者也蓋身爲天子諸侯繼世而立其父已没固無所承命而所主者天地宗廟社稷之事視大夫士之爲宗子所主宗廟之事爲尤重則其禮自與宗子無所承命而已躬命之者同亦遣使迎之而已不親

矣是親迎與否視其身之爲宗子與否不以貴賤謂自天子以下無不親迎者固屬無稽卽謂天子以至尊無敵體故不親迎亦揣測之私而非得其實者也

春秋宣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氏傳曰冬來反馬也杜注云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孔疏胡傳並同其說原杜之意以古人於婦有出之義卽國君亦有出夫人之禮見於雜記故送女之時留其送馬以示不敢自安之意然考出婦者未聞必限以三月之內且亦未聞既廟見卽當出不出也惟曾子問有云女未廟見而死如之何孔子曰

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蓋未廟見而死有歸葬之制故送女者留其送馬以備不虞歸葬之用非慮其出也三月廟見而反馬以其既成婦則無復慮此斯無用此耳是禮意爲備不虞豈不敢自安之謂哉然反馬之字僅見於此他經所無此高子身爲大夫鄭康成又以詩何彼襛矣美王姬之車是王姬自乘其車以嫁泉水云還車言邁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是夫人亦自乘其家之車也因於箴膏肓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而於士昏禮則注云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是其意謂士妻不乘自家之車來故士昏無反馬之禮今案經言主人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如者如其墨車及從車二乘也何以知婦車爲夫家所共者如果夫家所共則經當於主人乘墨車之下云婦車從卽經不言記亦當言之經記既皆無文則婦車亦其家所自有耳然經何以不見反馬蓋反馬者女子歸寧之事注疏所說則饗賄送者以歸之事也據禮舅姑俱存者婦於成昏之次日質明以棗栗服修見於舅姑而行盥饋於是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昏義云以著代也蓋阼階爲主人之位明授之室

使代已爲主人是卽爲成婦矣因而饗男女送者酬以束錦異邦則加賄焉皆使之歸若舅姑既沒則婦於三月廟見而奠菜老醴婦於房中如舅姑醴婦之禮則亦著其成婦於是壻饗送者如舅姑禮亦酬以束錦異邦則加贈而使之歸蓋以女既成婦卽有意外不虞之事不復歸葬於女黨故女黨之送者可以歸矣然此送者亦祇自乘其送來之從車蓋壻之迎從車有二乘女亦如之一爲送者之夫之車一爲送者婦人之車而女所乘來嫁之車不隨送者偕反也何以明之泉水之詩言還車言邁欲乘其嫁時之車以反衛足知女子乘其家之車來嫁卽留其嫁時之

車歸寧則乘之以行是爲反馬故葛覃之詩后妃自述將歸寧其父母而下章卷耳卽其歸途之所作觀其於元黃虺隤之馬而曰我馬明爲嫁時所乘其家之馬也載驅之詩刺文姜之齊齊襄而㯺簟茀朱鞹四驪垂轡者亦謂此嫁時之車馬惟父母在則乘之以歸寧今以之翺翔游敖爲可恥也然則留車反馬乃歸寧之事與昏禮無涉是以不見於昏禮而春秋高固之事左氏只云反馬而無所可否然反馬既是歸寧則只宜叔姬自來高固與之偕來殊非禮矣故公羊之傳曰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

至者與則明是譏其俱至之非左氏著其事實公羊明其書法而高固之失自見諸儒乃以昏禮饗賄送者之事當之附會爲謙不自安之說又意造爲反馬當遣使不當親行之儀究之於禮無據而儀禮及春秋俱不可通矣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此一節乃臨昏遭喪之變禮注疏望文隨訓但云不敢以杲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而不能深明其義遂令後儒羣生訾議而徐氏師曾且直以爲非聖人之言創之可也夫曰既納幣有吉日則是六禮已行其五僅闕一親迎未行直以喪故遲之三年壻除喪而别娶女除喪而改適誠非情理所安且已遲至三年復舍已安之昏别議他族則更行六禮需以時日嘉會恐反因而益緩矣萬一别議之昏復遭變故又何以處先王制禮豈苟然哉竊案昏姻之所重者命父母此命者也媒妁將父母之命者也故昏禮所載諸辭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

卜占曰吉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又曰某命某聽命於吾子又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凡使者歸反命主人曰聞命矣此壻家之父母所受而聽者女之父母之命也其女家答詞於納采曰吾子命之某不敢辭於問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此兩命皆指使者之命其時尚未必其成昏故不敢斥言其父母之命也及納徵而昏已成則曰敢不承命請期則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又曰某固惟命是聽是女家所受而聽者壻之父母之命也今有一家之父母死則是出命之人存而受其命聽其命之人

沒故壻之父母死壻已葬伯父致命致命者致還其許嫁之命如孟子致爲臣之致其詞稱某之子有父母之喪某即伯父名古人於昆弟之子直稱子必伯父者昏禮記所謂支子則稱其宗也不得嗣爲兄弟者爾雅云婦之黨爲昏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以喪故不得繼成昏禮謙言不得附於壻黨也使某致命某則使者名也所以必致命者以前此許嫁之命原是許壻之父母非許壻之伯父今承命之人亡伯父不敢以未聞命之人而冒留前命故致還之女氏許諾者亦以前此聘昏之命出於壻之父母則已所受而聽者壻父母之命非壻伯父之命今其出命之人

亡亦何敢執死者之命以當生者之命故許其致然彼出命之人雖亡而已固嘗以女許之矣故弗敢嫁及壻免喪而即使人請請者請於壻之伯父蓋以已固嘗受壻父母之命以女許嫁之意告也於是壻伯父擇日而命壻迎焉其曰壻不娶然後嫁者謂必婿不娶而後乃得改嫁此就女家而言容或以出命之人既亡欲改其前諾者故先之曰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申之曰壻不娶然後嫁之禮也明二三其德之爲禮所禁蓋壻家於既葬致命固不敢留其前命而喪中亦不敢請其後命故直致還焉而已及免喪而女氏請則若更受新命於其父母然矣女家之許

其致命而弗敢嫁則亦謂故命已非且須新命而壻在喪中未可遽請及壻免喪宜壻家來請然初除之際當有餘哀未得急於圖昏故女氏往請而壻家許娶是亦猶受新命於壻之伯父也凡此皆爲主昏者之命之故正所以愼重昏禮不爲苟合而又曲盡乎事理人情柰何以文害辭以辭害意輕生訾議哉

周官媒氏云司男女之無夫家者會之此因上言令會男女而未言男女之何等故以無夫家者明之謂所司而會計之者男三十而無家女二十而無夫者也蓋男女及時而尙無夫家是即不用三十娶二十嫁之令者會計之則

知其孰爲有故而不禁其奔孰爲無故而即致其罰媒氏即司此會計之事耳鄭注以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王氏應電因謂凡鰥寡而欲嫁娶者亦量其才齒而會合之夫聖人教民以廉耻節義爲重故昏義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雖栢舟靡他之節難槩望諸中人以下然亦不禁之足矣何必復爲之會合以遂其淫欲之私哉且喪服子爲出母服齊衰期以母出雖與廟絶而出而未嫁則父即不以之爲妻子尙以之爲母也至於嫁母則經傳記並無服制惟繼母嫁子從爲之服齊衰期傳以貴終釋之謂其有始終母子之恩蓋從而適他氏者爲前母之子而不言已

子見其爲無子之婦又前母之子從之他適則必其零丁幼弱家無可倚之人是與繼父同居傳所云夫死子幼妻穉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者情事畧同如是始爲之制服葢亦如是始許之再嫁此外經不見有嫁母之服愈知失節之爲聖人所深耻雖不能禁止斷無爲之會合之理矣至上文又云凡娶判妻入子者書之注疏以判是夫妻判合之義則娶判妻卽是娶妻而以入子謂是媵姪娣不聘之者其說迂晦高氏愈謂判妻是出妻再嫁娶判妻而入其子猶易所謂得妾以其子者而義亦未明竊意娶判妻是兩事葢判者半也男女各半合而成夫婦故娶則

初判而後合出則先合而終判則判妻云者卽出妻也媒氏掌萬民之判令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則凡娶妻出妻之事皆其所當知故娶與判皆書之入子則又是一事卽喪服所從繼母嫁與喪服傳所云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以其所適之人爲繼父者此二者因娶妻而並入其子原禮之所有故亦書之於媒氏葢娶妻與判妻者書之則有以核其宜娶宜出之由入子者書之則又以杜亂宗之萌酌制服之義夫然後男女之陰訟得所憑而聽之聖人之設官命職豈無爲哉

周官媒氏云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鄭康成注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旣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史氏浩則曰遷葬謂以死者求婦嫁殤謂以死者求夫華氏泉曰嫁殤或女已殤而嫁之或男子殤而嫁女與之顧氏湄曰遷葬者如魏武帝之於倉舒（魏志武帝愛子倉舒病亡娉甄氏亡女合葬焉）唐中宗之於重潤（舊唐書重潤旣死非其罪中宗卽位追贈皇太子謚曰懿德仍爲娉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爲冥昏與之合葬）代宗之於倓是也（舊唐書建寧郡王倓代宗深思其寃追謚承天皇帝與興聖公主第十四女張冥昏）嫁殤者如魏明帝之於女淑是也（魏志明帝愛女淑薨追謚爲平原懿公主取母甄后亡從孫黄與合葬追封黄列侯）歷觀諸說大抵不越生非夫婦死而合之

之旨然其實未必然夫生本無夫婦之義死而强爲娉合如魏唐四王所爲皆以帝王之勢强行其匪愛之私凡人卽未必其能遂如此况三代盛時禮教昭明其顯出於情理之外者恐未必其流獘遽如後世禮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夫未廟見而固已成昏矣尚不爲夫婦而不得葬於夫家則未成昏者可知且如諸說遷葬與嫁殤究何以别而旣曰遷葬則是先已葬而後遷之如諸說亦是來葬非遷葬也竊詳禮意葢其生時本有夫婦之義故恐流俗不能深明或有行之者因特於媒氏示其禁焉葢遷葬者先夫婦異葬後遷而合之也古者夫婦

本不合葬周公始爲合葬之制故檀弓云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然人事不齊有轉徙他鄉客遊異國而死者或以遺孤貧弱或因道途梗塞不得歸柩卽於其地葬焉而先之或夫或婦早卒者久經葬於故里及其勢可以合則執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之說必欲合葬因而啓攢載柩以歸合於舊塋或迎配於新兆是之謂遷葬固事情之常有者然葬者藏也骨肉歸於土以掩藏爲善今啓發而遷移之致先人之體魄不安且日月既深棺椁朽蠧尤有孝子所不忍見者故遷葬之意原厚而必爲之禁明非有大不得已如王季之水齧而見前和者不得改葬

也嫁殤者女子已許嫁而壻殤女子不他適仍歸於壻家以守志者也禮婦人不再醮故共姜矢死靡他錄詩者美焉然必已嘗成昏與其夫有齊體之義方得爲共守節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也今此但許嫁而未成昏則於其壻非惟非齊體之人亦並非接面之人故曾子問言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壻死亦如之其義不過如此而已乃爲之守志而女之父母從其志而遣至壻家是之謂嫁殤禁之者不許其無謂而守貞也此二者一以合葬爲辭一以守志爲尙皆匹夫匹婦之私孝私節而乖於大經大義後世習以爲俗且以爲禮矣聖人豫爲之禁不苟徇之亦曰以義斷情焉爾若出於情理之外如諸說所云則尤其不待禁而必無者也

三禮陳數求義卷二十

候官　林喬蔭　學

宗法

宗法之立以聯族屬重本始明適庶辨尊卑自漢迄今諸儒之論釋詳矣然皆未明於所以爲大小之義故其說愈多而其旨愈晦以致廟制喪服俱淆惑而不可解案大傳喪服小記皆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夫祖者對孫之稱雖自祖以上皆稱祖自孫以下皆稱孫而其初以三世則是宗之統起於祖宗之名成於孫故曰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既起於祖而成於孫則所謂繼別是別子之孫

非別子之子經何不云繼祖爲宗乃云繼別者以別子之爲祖自三世始以至五世而又至百世若云繼祖是直限以三世矣惟不限以三世則以繼祖始者旋而繼高祖且旋而繼太祖所繼之世數殊而統謂之宗則亦統謂之繼別而已然宗雖成於別子之孫而別子之子其視別子猶禰也諸子不得祭其禰惟適子得祭其禰則繼別之第一世方爲繼禰統諸弟以祭其禰是爲小宗而自第一世以下凡爲適子得祭其禰者皆爲繼禰亦卽皆爲小宗卽禮之所謂爲父後者也其謂之小者以宗之統起於祖成於孫此所統者祇同父之昆弟所統者小故曰繼禰者爲小宗既惟繼禰爲小宗則自繼禰而外繼祖者卽是大宗不得復謂之小宗矣諸儒以百世不遷者爲大宗以五世而遷者爲小宗夫五世之宗統高祖以下至於元孫之親不爲小矣況經之明文只云繼禰者爲小宗固未嘗云繼高祖者爲小宗亦只云繼別爲宗未嘗云繼別子百世不遷者爲大宗也

立宗之義本以合族故周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而儀禮喪服傳亦云大宗收族者也蓋族者始於一成於三終於九何以明之一人之身無所謂族然同父之子有昆弟是卽父之一族矣由是而父之父爲

祖子之子爲孫則有三族故春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三族者父子孫也別者別子也門子者別子之適子適孫也夫典禮之官以宗名而所掌者三族之別以宗法成於此也更進而自祖以上至於高祖自孫以下至於元孫是爲九族小記所謂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者也親親之道盡於九族故爾雅釋親於母妻曰黨於內親曰族而高祖之子於已之曾祖爲昆弟者謂之族曾祖王父高祖之孫於已之祖爲從昆弟者謂之族祖王父高祖之曾孫於已之父爲再從昆弟者謂之族父高祖之元孫於已爲三從昆

弟者謂之族昆弟是內親雖統稱爲族而族曾王父以及族昆弟之名惟施於高祖以下至元孫之親蓋至是而族大備外此則不謂之族而謂之同姓矣夫自高祖以下至於元孫服窮於四族通乎九而宗遷乎五其致一也然族於是而大備宗亦於是而大成乃尙謂之小宗其亦昧於收族之義矣

宗法成於三世終於五世則當其三世繼祖卽已爲宗故儀禮喪服傳特於世父母叔父母條下發之曰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

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明宗法之所由立因乎昆弟之子各私其父則立宗以統之昆弟之子一世昆弟之身一世昆弟之父一世是宗之以三世成而宗子之爲繼祖者審矣然繼祖卽已爲宗而大傳之文何以不言繼祖乃曰宗其繼高祖者蓋宗法之立以親親也親親之道縱之必極於五世橫之必極於九族故繼禰者一世之適統一族者也繼祖者二世之適統三族者也繼高祖者四世之適統九族者也以二世之適視一世之適則二世之適爲尊以四世之適視二世之適則四世之適爲尤尊以三族視一族則三族爲大以九族視三族則九族爲尤大而九族之外所謂親同姓者又有百世不遷之宗統之是大之中又有大尊之中又更尊也然經皆不云大宗但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而所言大宗則皆指繼祖者以其對繼禰之爲小宗也是以立宗之法具於大傳小記皆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而宗伯之職亦但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也

繼禰者爲小宗經有明文則小宗只一繼禰者而已乃先儒皆云小宗有四有繼禰者有繼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高祖者於是乎有一人而兼四宗有一身而事四宗者然則小宗之所繼非一經何以只言繼禰則爲之說曰四宗

之初皆從繼禰爲始故據其初以繼禰言之然百世不遷之宗先儒之所謂大宗者亦何嘗不自繼禰始乎且儀禮喪服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齊衰期傳曰何以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夫昆弟之爲父後者正所謂繼禰之適爲小宗者也若以爲小宗有四則歸宗者何必定於昆弟之爲父後且婦人之歸宗者不必定其爲庶子之女子子也苟別子之女子子而歸宗者將歸大宗乎抑舍其本親之大宗而歸他族之小宗乎是則小宗云者無論其爲別子之後庶子之後凡繼禰者皆是故歸宗者皆歸其昆弟之爲父後者也曰小宗者

別其非繼祖之大宗也注以爲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小宗明非一也既迂曲而難通而敖氏則曰雖繼別猶謂之小所以別於大家之宗是亦知其不可通於繼別者而不得不遷就以成其說矣

凡經之言小宗皆指繼禰言大宗皆指繼祖何以明之案儀禮喪服爲人後傳云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葢大宗者適子之適子所謂繼祖者也小宗者庶子之適子所謂繼禰者也適子之適

子無子而庶子之適子有二子則以次子嗣適子之適子以繼其繼祖之緒而不絕是爲後大宗而此次子者視其本生之父固所謂繼禰之小宗也今降而服期是降其小宗也且此適子之適子其沒也父在則爲之服斬衰三年祖在則爲之服齊衰期凡以傳重故也則爲之後者乃所以持重故不可以絕然爲後惟支子適子不爲後者以其父爲繼禰之小宗而其身則亦爲繼祖之大宗若無子則亦當有爲後之人使出爲人後是一大宗有後一大宗無後故不可也先儒皆以百世不遷者爲大宗五世而遷者爲小宗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是使繼高祖之宗正適相承至於四世一旦無子任其斬絕則先王制禮所以重正適者爲何而父爲長子斬祖爲適孫期者皆無謂而爲之重服矣

繼祖之宗不可絕則自祖以上由五世以至百世之宗皆不可絕可知所可絕者惟繼禰之小宗而已然亦必其禰爲庶子則繼禰者雖適子可以無後若其禰爲適子則其禰已繼禰矣此人之身即爲繼祖非止繼禰葢兩適相承即爲大宗也惟其禰爲庶子則繼禰者雖以一世之適爲小宗而其沒也父不爲之服三年以其不繼祖不繼祖則無重之可傳故無子而不爲之立後但祔食於祖而祭於

宗子之家使不餒而爲厲然所以必祔於祖者則以此無後之人與祖之昭穆同而宗子即繼祖爲大宗者其家固有祖廟也如先儒之說是繼高祖之宗無不可絕不絕者惟百世不遷之宗則傳世既久將無後之鬼祔食於宗子之家者殆不可勝算而其身爲繼祖者其生也統九族之人宗之死則聽其無後九族之人漠不相關使其亡魂反依於疎遠同姓之宗以求食不大可哀也乎夫禮緣情制者也經文本明乃後之論者必欲屈經以從先儒之注使先王之世多無後之鬼抑獨何歟

經之言大宗皆與小宗相對小宗是繼禰則大宗爲繼祖

其只言宗或稱宗子而不分別其大小者則亦直指繼禰之大宗言之蓋繼禰云者自夫昆弟之子視之之詞也是以儀禮喪服傳於昆弟之子爲世叔父母與世叔父母爲昆弟之子期條下特發所以立宗之義以宗者由繼禰而名禰之身初止一人耳一人而生二子則分而爲昆弟然昆弟實出於一人故曰昆弟一體也又曰昆弟之義無分其所以有分者由於昆弟之子各私其父故有東西南北之宮以居然居雖異而財則同是雖分猶不分也夫既同財則必有一人爲之主於昆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者以適長一人祖之所謂適孫統其同輩而爲之主同輩之

人因其是繼禰之適而尊之爲大宗大宗者主其財而收其族者也主其財故其族之中不敢以有餘自私而必歸之於宗收其族故亦不得坐視其族之中有不足而必資之是宗法之立因昆弟之子勢必有分而使之合亦因昆弟之子情各有私而通以公也夫昆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其服本大功也今既尊之爲宗子則不可以大功之服服之蓋大功服降者也故特爲之齊衰三月至親以期斷至尊以齊衰爲隆宗子親固不若昆弟而尊以繼禰則殺其月數而重其服制與所以服曾祖者同是以喪服特於齊衰期之下大功九月之前列此爲尊者之服也惟其

以繼祖之尊於大功之親有同財之義是以內則言奉宗之禮云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宗子之門蓋緣昆弟本是一體無分之義今既因昆弟之子不得不分而於分之中仍寓其合則衣服裘衾車馬之必獻其上卽同財之意而先言宗子之家又言舍於外又言宗子之門亦正以明其爲異居者如先儒說必百世不遷者始爲大宗始稱宗子則是九族之外所謂同姓者耳世數既遙情分亦闊欲使其歸有餘資不足獻器物

之上者無怪乎後世之莫能行也

喪服繼父同居傳云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鄭注曰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此說最確蓋大功之親從父昆弟也子有從父昆弟則必有其適長之一人爲繼祖之大宗族人歸其有餘資其不足雖夫死妻穉子幼可以不嫁卽嫁亦子可不從所適者有從父昆弟則亦有其適長之一人爲宗子安所得私貨財者惜乎鄭氏明此而不能因此以知繼祖者之卽是大宗而堯峯汪氏反執宗法以駁喪服傳嘵嘵辨說是直耳食不求甚解妄肆詆誹

而已吾故謂汪氏能文之士於經術實甚疎也
宗法起於別子別子者春官小宗伯所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者也葢國君體尊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因於其族之中擇其最親者莫如先君之次適嗣君之母弟使爲別子以統先君之諸子謂之別子者以其別於疎屬亦別於支庶也夫公子不得禰先君禮也而此別子既使之統先君之諸子則不得不以先君臨之是不得禰先君者公子所同而得禰先君者別子所獨此又所以爲別之義也夫別子既獨禰其先君是先君者別子之禰然不敢質言之曰禰惟曰別子之所自出云爾以避君也而別子既得祀

其所自出則繼別者亦卽繼別子之所自出矣試以周事明之武王爲天子以其母弟周公爲別子使之立文王之廟以統文王之子孫故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公哭於周廟傳曰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夫周廟非周公之廟而所統者同姓大於周公之廟則其爲文王之廟審矣然不曰文王廟而曰周廟者以言文王廟則疑於王禮曰周廟則但以爲周王所命立之廟猶不禰先君而但云所自出之意也據魯而言曰周廟以別於周公之廟據禮而言則曰宗廟以別於祖廟禰廟卽別子爲祖之廟宗廟卽別子所自出之廟祖廟所統者同宗卽繼別爲宗之義所自出曰宗廟則宗其繼別子所自出者之義也周公既爲別子又得祀其所自出周公之後斯爲繼別子所自出之宗故春秋以魯爲宗國左傳公山不狃曰以小惡而覆宗國子貢曰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國語舟之僑曰宗國既卑皆是專指魯國而言至戰國時滕尚以此見稱也鄭之始封爲厲王之子宣王母弟與周公同故左傳有鄭祖厲王之語又於鄭亦見周廟之文鄭之周廟爲厲王廟亦別子所自出之廟也但別子得祀其所自出者一君之世只有一人以其統先

君之諸子若先君之諸子皆有爵命爲封君則皆爲別子而各自爲祖於後世然不得祀其先君以先君之族已有所統也是以魯爲宗國有周廟而曹衛滕蔡等凡文王之昭各爲太祖於其國而不祀所自出之文王則亦無所自出之周廟既無周廟卽以其祖廟爲宗廟以繼祖者自祖以下亦皆宗之也是以大傳言百世之宗既曰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又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分析言之明同是別子同是百世不遷之宗而但爲祖於其後世者則繼別但繼別子其得祀先君以統先君之族者則繼別乃繼別子所自出者也諸侯如此大夫亦

然魯之孟孫叔孫季孫同出桓公所謂三桓也季友爲莊公母弟得祀桓公爲所自出以統桓族故左傳季氏獨稱宗卿而孟孫叔孫雖亦爲大夫之太祖而不得祀所自出何則公子不得禰先公也其得祀所自出者亦以君命立先公之廟謂之公廟猶魯鄭周廟之例而郊特牲乃云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者葢是時三家並祀桓公各禰其禰各祖其祖羣然並立則本公廟而不以君命自設於私家亂宗法矣故爲非禮先儒不知此義概以爲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不唯於左傳所云鄭祖厲王及周廟之說不可解且喪服小記有云諸侯不得

祔於天子大夫士不得祔於諸侯使侯國本無天子之廟大夫家本無諸侯之廟則人雖僭悖决無有舍其國其家所自有之廟公然奉其主以入於天子諸侯之廟者記之所言不已贅乎惟别子之爲諸侯大夫者得祀其所自出而有所自出者之廟則侯國而有周廟大夫家而有公廟疑似之間不容不辨以爲後世得而祀之不得而祔之也審乎此而周道之所以親親尊尊賢賢貴貴者卽一立宗之法無弗備矣非聖人烏能及此

立宗之義由禘而推喪服傳曰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此明繼祖之宗不可絶而由祖推之以至於始祖之所自出大傳小記兩言宗法亦皆先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啓其端而大傳則又明言宗其繼别子之所自出是宗法由禘而推而所自出者立宗之要義也葢人之生莫不有所本禰者身之所自出祖者禰之所自出人豈有昧其所自出者哉特限於分而有不敢祖者矣有不敢禰者矣然天下必無無祖無禰之人也無無祖無禰之人顧限之使不得祭其祖與禰其情不可感乎於是王者因已之禘其

祖之所自出而念夫人莫不有所自出也乃立爲宗法以通之其不得祭者皆有所宗以祭而於宗之中别以尊卑尊者得繼其祖之所自出而統乎上卑者得繼其祖而統乎下卑者依乎尊者以祭則不唯人人得祭其祖且人人得祭其祖之所自出矣而要皆自禘而推自祖而及故曰大宗者尊之統也此先王制禮通德類情之至也自鄭康成誤混禘郊爲一以所自出爲感生帝故於别子所自出之文不知所解孔疏則曰自由也别子或由此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夫旣别子由此君而出則所自出卽國君也呂氏大臨亦云别子所自出謂别子所出之先君如魯季

友乃桓公之別子所自出卽桓公惜乎俱不能詳核而引伸之以明證夫繼別子所自出者之所以然而但爲此偶中之說而陳氏祥道乃謂繼別者別子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卽別子則於詞理殊不可通朱子遂斷以之所自出四字爲衍文而直删之果爾則經云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立宗之義已明何必復曰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將之所自出四字既衍而其上文二語亦贅設矣惟別子之後有只繼別子者有並繼別子所自出者同是百世不遷之宗而所繼者不同故經文特別白言之也然孔呂二說既知所自出卽國君而不能詳言其所以者祇因經

有公子不敢禰先君諸侯不敢祖天子之語以此而致生疑端且祭及其所自出又類於僭王者之禘不知魯與鄭皆有周廟魯與晉皆有禘祭明著於左氏之傳且所自出之廟以君命立之則亦以君命祭之孔子匹夫而用天子之禮樂其子孫不以爲僭舉世不以爲僭君命故也何疑於別子之所自出哉

大傳言宗法自別子爲祖至敬宗尊祖之義也立宗之正旨已明下文又有有小宗而無大宗者一段何哉蓋宗法原爲公子不敢禰先君公孫不敢祖諸侯而起故於先君之子今君昆弟中以今君之母弟一人爲別子統先君之羣子而爲祖於其後世然上文止言別子爲祖未言羣公子之所以宗之者且羣公子所處又各不同故備陳之以盡立宗之義焉夫先君之子今君昆弟無分適庶固皆謂之公子也先君既沒今君嗣位如有母弟固立爲別子以統羣公子是羣公子不得禰先君而此獨得禰之故稱別子自羣公子視別子爲繼禰之小宗然此止統其昆弟而不統先君之昆弟以先君之昆弟自有先君之母弟爲別子統之也先君之母弟爲別子者其身亦止是繼禰而自今君之昆弟輩視之則繼祖爲大宗矣故就羣公子之身言之其或今君有母弟而先君無母弟是爲有小宗而無大

宗者其或先君有母弟而今君無母弟是爲有大宗而無小宗者又或先君與今君兩世皆無母弟是爲大小宗皆無而已身不爲別子則亦無人宗之乃所謂無宗亦莫之宗者夫或無大宗或無小宗而既有其一則卽其所有者爲宗公子之族猶不至散而無統惟兩世皆無母弟則兩世之族俱無所統會是族而可以無統乎然而公子雖無宗而固自有公子之宗道也公子之公卽今君也今君以此羣公子繼禰繼祖之無人則上而求諸繼高祖者旁而推諸九族之內其有身爲大夫士之適者卽使此羣公子之庶者宗之既以庶宗適則亦有所統而不散是無宗仍

同有宗故曰公子之宗道也夫上求諸繼高祖而旁及於九族之人此其人不唯非公子亦並非公孫固不得以公子公孫名直據其爵稱之爲士大夫而公子之身近之無繼禰繼祖可宗之公子公孫而遠宗於九族中之適大夫適士則亦不得以公子之親貴自異而從於士大夫之宗法故亦據其身之爲士大夫者稱之明其雖公族而實與士大夫之族同所以經文不曰爲其公子之庶者宗其公子之適者也然則所舉公子有三等之異正以申前文所未盡而公子有宗道一節又專爲無宗者釋之以見宗法之通其變而仍不失其常乃鄭氏注云公子不得宗君君

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自後諸儒並同其說莫有異者然據所謂公子不得宗君命適昆弟爲之宗是卽前文別子之義且經文明言繼禰者爲小宗繼禰卽適子爲父後者兩世之適方爲大宗此只一世之適何得遽爲大宗且舊說俱謂大宗必百世不遷卽繼高祖尚是小宗此又以一世之適遽稱大宗不自相矛盾乎卽曰如之而已謂所以事之之禮若大宗小宗然然經文固明言有小宗而無大宗有大宗而無小宗未嘗曰有無其如大小宗者也況據其說無宗亦

莫之宗者是竟無所繫屬矣又何以云公子有宗道乎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三句究作何解如其說是解有大宗而無小宗一句然公子既有三等何獨解此一等乎王公子之公指君而言注疏爲是而晉曹述初乃云謂君之庶弟受命爲宗者夫受命爲宗者只稱別子安得遽稱爲公秦氏通考反取其說不可解也

周禮王子及公卿大夫所封采地謂之都鄙又謂之都邑又謂之都家諸侯之制同先儒所釋但云其界曰都所居曰鄙其所以異稱之處亦但云家邑大夫采地小都卿之

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親王子母弟與公同次疏者與卿同次更疏者與大夫同惟左氏莊二十八年築郿傳云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此於都邑之辨最爲明晰而說左傳者又不能詳指乎邑所以有先君廟之故故朱子於孟子所云王之爲都者注云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而語類則又曰王之爲都又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蓋以古之王者嘗爲都處便自有廟如太王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晉使申生祭於曲沃武公雖自曲沃入晉而其先君之廟則仍在曲沃意疑平陸非齊之舊都不得有齊先君之廟故不復從左傳而

更從周禮顧麟士附會之遂謂邑有先君之廟曰都雖都
字一解然不應執定以証此處不然何得齊君廟遂有五
處李兆恒復申之謂若專以都爲先君之廟不但齊君之
廟未必有五處亦不應孟子所知之五人皆有先君之廟
之大夫是皆以語類爲是而章句爲非不知周禮之所謂
都亦即都邑之都與左傳本無異義安得區而別之强爲
區別直由左氏之義有未明耳蓋禮有別子一君嗣立即
以其母弟爲別子使統先君之羣子此別子既統先君之
羣子則得立先君之祀爲所自出故大傳言宗其繼別子
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此所立先君之廟即在別子

所封之地魯以周公爲文王別子鄭以桓公爲厲王別子
故二國皆有周廟晉以唐叔爲武王別子故魯與晉亦皆
有禘祀晉之曲沃有先君廟亦是桓叔爲別子時所立耳
春秋諸國皆封自周初後封者惟鄭自成康以下一王繼
世以其母弟爲別子統先王之族者蓋皆在王畿之內如
樊侯單伯劉子之類即周禮所謂大都小都之地其非別
子統先君之族則不得立先君之廟而其所封之采地即
亦止謂之家邑不得謂之爲都故魯之季氏爲桓公之別
子統桓族當時初封於費即於費立先君之廟則季氏之
費都也孟孫之成叔孫之郈皆家邑也其後孟孫叔孫各

立桓公之廟於其家邑則亦以其有先君廟遂與費同稱
都故定公十二年子路請墮三都也惟其有先君之廟爲
繼別子所自出之宗子所居故都城亦稱宗邑而其他由
支庶起家爲卿大夫者所封采地則但謂之家邑而自立
其始封之人爲祖廟祭法所云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
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明置都所設之廟爲別子所自
出之廟立邑所設之廟則祗別子爲祖之廟而周官都宗
人掌都祭祀之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亦是一只祭及
其祖之爲別子者一更祭及別子之所自出也至於都之
大小則左傳祭仲固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

五之一小九之一其城之高五雉見於匠人廣不過百雉
見於禮記明其制與家邑異共叔段是莊公母弟故祭仲以都制言之所以書
城亦與書築不同子路之欲墮三都則又因其僭亂之後
其崇廣更逾於五雉百雉爾然則周禮與左傳之所謂都
豈有二義哉齊自建國至宣王之世所爲繼別子所自出
之宗子正不知凡幾則其所居之邑有先君廟而稱都者
亦復不知凡幾乃謂齊先君廟不應有五處孟子所知五
人亦不應皆有先君廟之大夫眞所謂陋儒之識也漢書高祖
本紀十年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於國都班固本
紀贊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
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
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應邵曰先人

所在之國悉致祠祀博求神靈之意也文穎曰范氏世事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荊故有荊巫後惠帝又郎沛宮為高祖原廟自是凡諸帝行所嘗幸郡國皆立廟至元帝時祖宗之廟遂有百餘所之多說者皆謂西漢瀆祀壞禮自高祖始愚案高祖雖承秦滅禮之後而其時去古究為未遠叔孫通緜蕝之儀亦皆有所依傍此豈憑臆妄為者必其耳目所及有見前代天子諸侯自國都七廟五廟之外廟之立於都邑者所在多有不解其故疑以先人所居之處皆當有之猶朱子所云嘗為都處便自有廟之意故既立秦晉梁荊之巫又徧祀於郡國而不知前代都邑所以有先君之廟者乃別子所自出之廟其地為繼別子所自出之宗子居之即有別子所自出之先君廟也惜乎叔孫制禮既未能詳究於前而後之議罷毀者如貢禹匡衡輩亦但知瀆祀之非而不能推求所以之故使其知之則但曰宗法立則廟是宗廟郡國之王侯如係繼別子所自出之宗固未嘗不可立所自出之帝廟今漢既廢宗法則廟只是祖廟只宜於京師立之其在郡國者皆無謂矣

三代之時有姓有氏同姓之親有宗有族蓋姓以別昏姻宗以聯親屬是姓主分而宗主合也姓以統親疏宗以區支派是姓又主合而宗主分也要之姓以經乎氏族宗以緯乎氏族古人立法之意如此後世既無宗亦無姓雖存氏族而已而氏族之原復無所考於是分乎其所不必分合乎其所不必合即氏族亦淆夫姓者生也左傳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蓋皆出於上古帝王之所命國語稱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已姓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僖佶儇依是也惟青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為姬姓據此所說是一父所生兄弟有不同姓者且二十五人而得姓者只十四人則其十一人有無姓者其故何哉先儒之說但謂古今不同質文代革直以事屬遠古未暇深論竊謂此即封建所由始亦即周禮宗法之所因也案漢書地理志黃帝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雖當時實有萬國與否不可考而畫野為國足知封建之始於是蓋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擇其有德足以為君者十四人封之國而建為侯所謂天子建德者也此十四人即各為太祖於其國故賜之以姓內同德者二

故為十二姓此別子為祖之所由來也其餘不得封而有國者則各使為卿大夫食其采地亦各得為太祖於其家此不賜姓但以氏別之即左傳所謂胙之土而命之氏者為祖於其國者百世不遷為祖於其家者亦百世不遷故統稱之為二十五宗然有國者是別子為祖有家者亦是別子為祖是即周禮魯衛曹滕為諸侯分封於外而毛聃單祭為卿士食邑於內之義也但有周之世賜姓為諸侯者僅一陳胡公滿賜為媯姓耳此外並無賜姓之事是周法建德而不賜姓因之中而少異焉黃帝之時受封者皆賜姓則諸侯自各以其姓繫名周分封而不賜姓則諸侯

直以國爲氏而不稱姓是以踐土之盟其載書曰晉重魯
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荀偃之稱齊環衛
太子之稱鄭勝晉午無不以國繫名國即胙土所命之氏
也計惟陳侯乃得以姓繫名稱嬀某不稱陳某耳周天子
既不賜姓以諸侯之尊猶以國爲氏故有周一代男子無
稱姓者皆以氏行惟女子稱姓以周道同姓百世而昏姻
不通故不得不用此爲別所以女子在室則以序冠姓叔
隗季隗之類是也已嫁於國君則以國冠姓江芈息嬀之
類是也於大夫則以大夫之氏冠姓趙姬盧蒲姜之類是
也其在彼國之人稱之或冠以所自出之國與氏驪姬梁

嬴之於晉顏懿姬鬷聲姬之於齊是也既卒則以謚冠姓
成風敬嬴之類是也亦有無謚而仍其在室之稱仲子少
姜之類是也姓既以別昏姻周道復嚴之於百世則恐其
多而易淆所以有周一代不復賜姓直因其前古所有之
姓而已故春秋之初存國百有二十四稽其姓合中國與
鄋瞞所見者姬姜子姒風祁嬀姞任嬴巳偃邟曹芈熊曼
歸隗允漆僅二十有一取其簡而易別也周天子之子弟
封爲諸侯者固以國爲氏其未封在朝爲卿大夫者亦皆
以其所食之釆地爲氏如召毛凡祭劉單蘇原甘尹簡鞏
之類則亦胙土命氏之義也諸侯之子弟不必皆有胙土

則所以命氏者亦不必皆以釆地故左傳云諸侯以字爲
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蓋以官爲族
如籍氏士氏樂正中行之類以邑爲族如鮑晏欒范臧郈
東野之類皆以其世於是者稱之若非世官世邑則皆以
字所謂以字爲謚因以爲族也據杜預注謂賜族之法或用先人之字
或用先人所爲之謚是字謚分爲兩類如此則傳當直云
以字以謚或云以字與謚今乃曰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因
以者上有所承之詞明是既以字爲謚因即以字爲族也
案檀弓有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幼名即
內則所謂子生三月父命之名冠字即冠禮賓北面字之

曰伯某甫仲叔季唯所當者五十以伯仲則去其某甫之
某字直以伯仲叔季爲稱所以然者以古者五十始爵尊
貴而寵異之實則周之爲大夫者不必年皆五十則既爵
爲大夫即未五十亦以伯仲猶既冠而字即年未二十但
已冠即稱字也然則字有二等有加冠之字有受爵之字
而死後之謚亦有二等一則以謚法之字加於伯仲叔季
之字如魯公子慶父字仲謚共稱共仲公子牙字叔謚僖
稱僖叔公子友字季謚成稱成季此加謚於字非以字爲
謚也一則哀公之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誄者述其行
以爲謚也哀公之誄孔子即是爲孔子作謚而其辭稱尼

父故先儒皆謂因字以爲謚所以子思作中庸子貢對公孫朝叔孫武叔皆不以爲嫌得直呼其祖與師之字而儀禮少牢饋食之祝詞曰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鄭氏注亦云伯某祁字也大夫或因字爲謚是不取伯仲之字以配謚法而即用冠時之字爲謚乃所謂以字爲謚者也以春秋考之隱桓之世於魯見臧僖伯哀伯於晉見曲沃桓伯欒共叔於齊見夷仲其加謚於字者此寥寥數人耳其他皆以字稱如魯公子益師曰衆父公子翬曰羽父宋大司馬嘉曰孔父太宰督曰華父鄭伯之弟語曰子人而孔父之後以孔爲氏華父之後以華爲氏子人之後即氏子人

足知當時即以其冠時之字爲謚故其子孫即因之以爲氏今無駭請謚與族而衆仲首舉此以告而公即命其以冠時所字之展爲氏正合以字爲謚因以爲族之例若如杜說展氏是以字爲氏別有以謚爲氏者則春秋自隱桓以降列國之大夫得謚如魯之共仲僖叔成季者多矣然共仲之後爲仲氏僖叔之後爲叔氏成季之後爲季氏亦是以字爲氏不以謚爲字推之他族他國亦皆無以謚者此劉炫所由規杜預之過謂以謚爲族全無一人也乃孔穎達疏王杜說謂有以謚爲族者引衛之齊惡宋之戴惡爲證考左氏閔二年傳衛惠公之立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齊子即齊惡之先故昭二十年齊豹之亂傳中稱齊氏亦稱齊子氏所謂齊子者安知其非名字如宣公烝夷姜所生曰急子娶宣姜所生曰壽子之類而必謂之爲謚不足信也若戴惡之族王孟子時尚有戴不勝戴盈之然考戴本國名隱十年宋人衛人蔡人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其地在今歸德府考城縣蓋近於宋安知其後非宋屬邑而惡即以邑爲氏者即曰宋之先有戴公其子孫稱戴族莊十二年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伐南宮萬成十五年傳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桓族也惡爲戴公之子孫故稱

戴惡猶向魋爲桓公之子孫稱桓魋然此是先君之謚舉之以辨其爲先君之裔非即以此賜之爲氏如以謚者得以先君之謚爲氏豈以字者亦得以先君之字爲氏乎且桓魋雖稱桓而其氏故曰向所以左氏傳或稱桓魋或稱桓氏或稱桓司馬而其經文所書則仍曰向魋一則曰宋向魋入于曹以叛再則曰宋向魋自曹出奔衛以名系氏以氏系國明其在人之稱謂雖可通融而史書紀事必從其實不得沒其命氏之本今戴惡亦僅見於傳不見於經正與魋之稱桓同若經中書法恐必不爾或氏華或氏樂要當從其命氏之實論孟均非國史正文稱桓稱戴固無

不可不得執此遂謂卿大夫得用其先君之諡爲氏也然
卿大夫既不以先君之諡命氏而人乃得舉先君之諡以
稱如桓魋之類者其故何哉考昭三年傳叔向之語晏嬰
曰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以十一族而共爲一
宗是宗者所以統乎族也羊舌氏爲十一族之一則知族
各有氏是氏者所以别乎族也宗法始於第一世之别子
而成於第三世别子之孫禮之所謂大宗是已氏族亦始
於第一世之别子而成於第三世别子之孫公羊之所謂
孫以王父字爲氏是已夫第一世天子之子稱王子諸侯
之子稱公子此卽禮之所謂别子爲祖於其後者第二世

王子之子稱王孫公子之子稱公孫王孫公孫之輩於其
中以最長之一人統其同父之昆弟是爲繼禰之小宗第
三世王孫公孫之子乃别子之孫亦於其中以最長之一
人統其同祖之昆弟是爲大宗此王孫公孫之子既不得
復稱王孫公孫則必有氏以别於是因其所尊之大宗是
繼祖者而大宗之所統是同祖之人則卽以其祖之字及
官邑爲氏亦卽以爲族自第三世傳至百世其别子之爲
祖者不遷卽其以别子之字及官邑爲氏族者亦不易是
以别子之後子孫雖極繁多而一舉其氏與族卽莫不知
其爲某别子之後但第三世始以别子之字爲氏而第一

世别子之身稱王子公子第二世别子之子稱王孫公孫
皆非氏也無氏亦無以爲族統而言之但曰王族公族而
已而支派不可以無所别則舉先君之諡以别之如均之
王子王孫以諡稱之謂是某王之族均之公子公孫以諡
稱之謂是某公之族故富辰之語襄王有曰管蔡郕霍魯
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
也此指王子之建國胙土者言管蔡等卽其以國土爲氏
文昭武穆則用先王之諡以别其支派也若公子之爲卿
大夫者則魯之三家既以同出於桓公稱三桓而鄭之罕
氏良氏駟氏國氏游氏豐氏印氏亦以同出於穆公稱七

穆齊之欒氏高氏亦以同出於惠公稱二惠皆是舉先公
之諡以表其族然三桓之第一世曰慶父曰牙曰友經皆
書爲公子第二世慶父之子敖牙之子茲經亦書爲公孫
至第三世始以慶父牙友之字爲氏曰仲孫曰叔孫曰季
孫也七穆之第一世若去疾若喜若騑若偃等經亦皆書
公子第二世去疾之子輒喜之子舍之騑之子夏偃之子
蠆經亦猶書公孫至第三世輒之子霄始以其祖去疾之
字子良爲良氏乃稱良霄舍之之子虎始以其祖喜之字
子罕爲罕氏乃稱罕虎夏之子帶始以其祖騑之字子駟
爲駟氏乃稱駟帶蠆之子販吉始以其祖偃之字子游爲

游氏乃稱游販游吉以及子國之爲國氏子豐之爲豐氏
子印之爲印氏亦必皆在其第三世公孫僑公孫蠆公孫
黑肱之子之輩乃見稱焉齊之二惠亦然欒施高疆始以
欒高爲氏其父之身曰子雅子尾經尙書爲公孫竈公孫
蠆未卽氏欒高也然則氏族之稱有二僖七年傳鄭太子
華曰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襄十年傳尉氏司
氏堵氏侯氏子師氏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與夫定
四年傳祝鮀所云殷民六族條氏蕭氏徐氏索氏長勺氏
尾勺氏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
此據別子之第三世所用別子之字與其官邑爲氏以辨

別子之族者稱之則知爲某別子之支派乃氏族之正也
文八年傳宋襄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十八年
傳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宋公使戴桓莊之族攻武氏宣四
年傳鄭襄公將去穆氏成十五年傳魚府曰右師反必討
是無桓氏也又曰懼桓氏之無後於宋也定九年傳宋子
明曰右師將不利戴氏哀二十六年傳宋戴氏此因別子
爲先公之子人欲知別子之所自出因舉先公之諡以表
其族而知其爲某公之支派傳遂卽所以表族者爲氏乃
從夫人之稱之之詞也夫人之稱之得溯別子所自出爲
詞而別子之後以別子爲祖不敢以別子之所自出爲祖

則亦不敢以別子所自出先公之諡爲氏可知矣然氏族
之立依乎宗法而宗法亦有二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
而遷之宗蓋別子之身爲卿大夫則其後奉之爲百世不
遷之太祖卽其第三世別子之孫所用別子之字與其官
邑爲氏者亦傳之百世而不易故如魯之三家宋之華向
之類自其孫以祖之字爲氏後世世因之未有更變但別
子之孫以下俱以祖字爲氏而其世適相承得統乎支庶
而爲歷世之大宗者則或於祖字之下特加一孫字以爲
別故魯之三家其世適稱仲孫叔孫季孫旁支則只用一
字孟子爲孟孫之族但以孟爲氏而臧孫之族臧爲臧賈

臧會等俱不稱孫亦其例也若別子之子孫身屬支庶而
有功德崛起爲卿大夫則又依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
世世祖是人不祖公子之例復以崛起爲卿大夫者爲太
祖而其孫亦卽以此崛起者之字與官邑爲氏桓二年及
哀十四年傳所謂大夫有貳宗者是也言大夫之家旣以
別子爲太祖則別子之後世適相承是爲正宗而此崛起
者復爲太祖於其後世而其第三世以下又皆易而從崛
起者之字爲氏是所以副貳乎正宗者故魯之三家仲孫
之別有子服氏叔孫之別有叔仲氏季孫之別有公鉏氏
公父氏矣若士庶之家其先世有爲卿大夫者自承其先

世之氏如自第一世以下皆是士庶則既無百世不遷之祖亦即無百世不易之氏其第三世孫以祖字爲氏至孫復有孫是爲元孫又自以其祖之字爲氏不復因其高祖之字爲氏所謂祖遷乎上宗易乎下而氏亦即隨之以更者惟貴爲卿大夫始賜之氏而命爲百世不遷之太祖士庶則不命之爲祖故亦不賜之氏但以名通如春秋之初魯之翬挾柔溺鄭之宛詹之類皆未賜氏經並不著其氏是也劉原父謂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畧稱人隱桓之時去西周未遠舊制猶存故卿大夫猶有不賜氏者莊閔以下不然矣然未賜氏固不得以氏通而實未嘗無氏隱九年俠

卒穀梁傳云俠者所俠也注云俠名也所其氏䟽曰徐邈引尹更始亦云所者俠之氏但未備曾命故畧名耳葢氏以別宗而類族宗法成於三世三世之適以繼祖傳重而統其同祖之人則自當以其祖之字爲氏用以表識其三族此公羊所以有孫以王父字爲氏之說而宗法必當以繼祖者爲大宗也夫宗法既成於繼祖而孫必氏其祖字則別子生存之日已有適孫即預知其字之可爲氏而必待君賜且必在死後者以命之以氏即是命之爲百世不遷之太祖無生前命爲太祖之事則亦無生前命之以氏之事故羽父爲無駭請謚與族在無駭之卒意請命無駭爲其家百世不遷之太祖也季友叔肸亦同此例葢友

肸生時惟稱公子公弟及其卒時已有孫傳重則命爲太祖乃賜以氏故經得據而書之爲季友叔肸非生時即已賜爲季氏叔氏若其卒時尚未有孫則雖祔廟而未命爲百世不遷之祖亦遂未賜以百世不遷之氏何則身未有孫則繼禰者但是小宗苟無後即聽其絕故不能預命爲百世不遷之祖所以無駭之前公子益師卒公子彄卒並不聞有賜氏之事葢此二人卒時尚未有適孫傳重也至襄仲之生稱公子遂卒稱仲遂亦與季友叔肸無異不唯生時未嘗賜氏爲仲即其子歸父亦只稱公孫宣十八年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於是季文子追治其父殺適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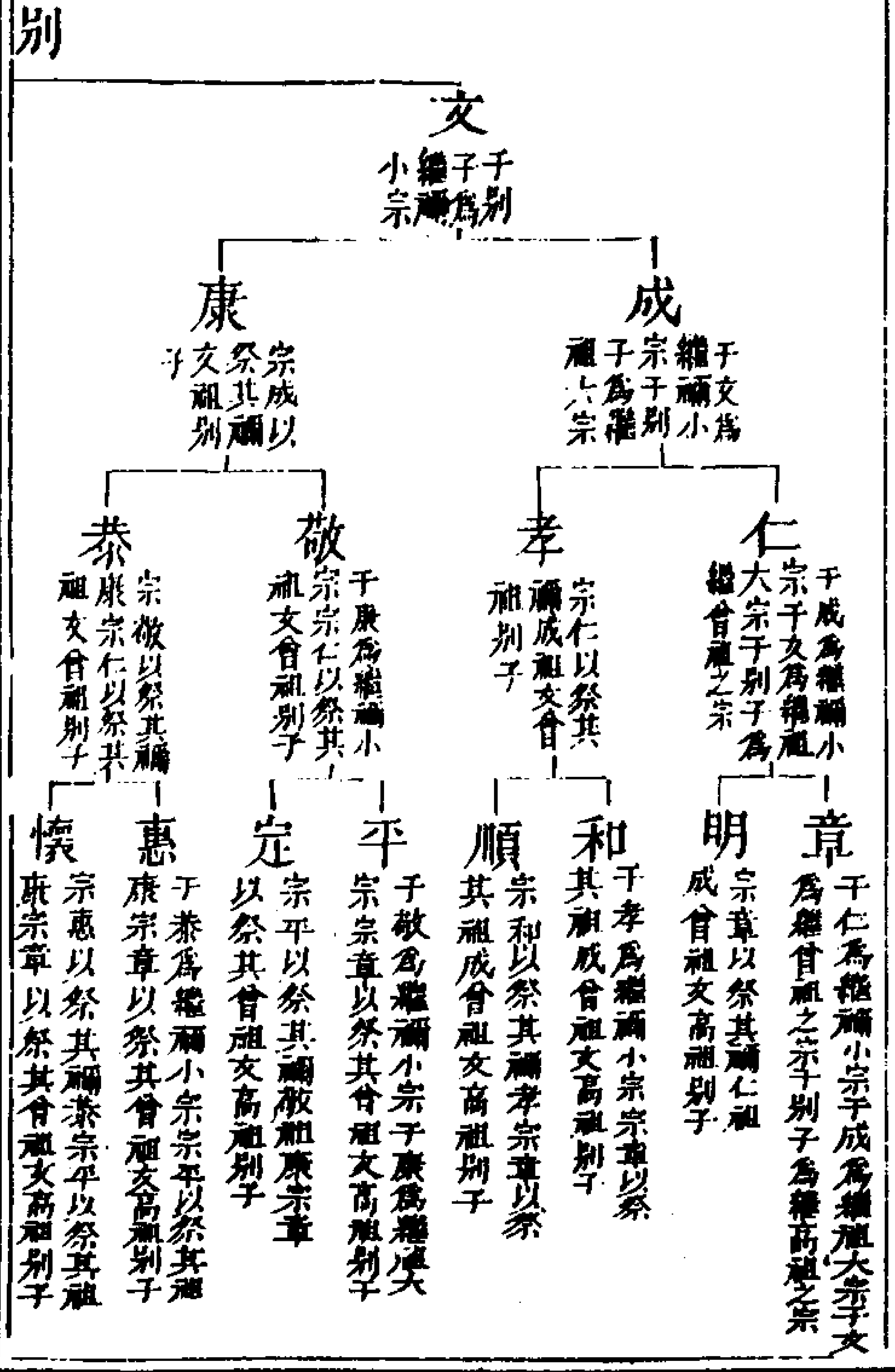
庶之罪逐之奔齊傳曰遂逐東門氏東門爲襄仲所居可見其初未以仲爲氏至襄二十三年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猶曰盟東門氏也曰無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則是襄仲卒時雖已有適孫命爲太祖賜之以氏而僅及其子歸父之身即被逐出奔故記事者猶沿其生時所居稱爲東門氏而歸父在齊有孫曰覊自以歸父之字子家爲氏稱子家覊定元年叔孫告覊曰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覊以將逃辭葢歸父竄逐之後已墜其宗子孫不敢復蒙仲遂之字爲氏即如叔孫之言亦是憫歸父之無後未嘗憫襄仲之無後則成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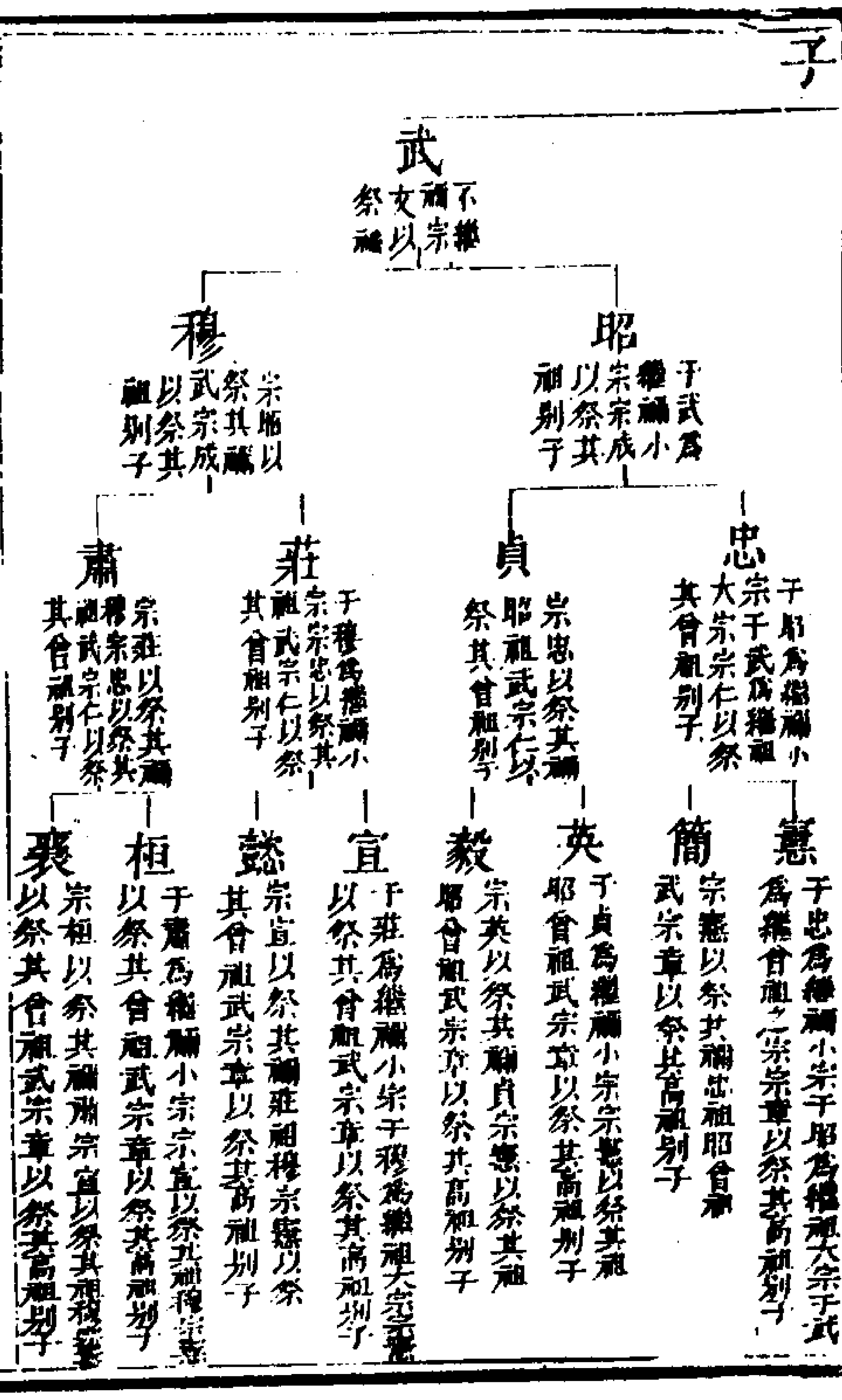
五年經書仲嬰齊卒左氏無傳不知其人爲誰當别是一族或仲孫之支庶如叔孫之有叔彭生季孫之有季寤之類惟公羊穀梁以此爲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之弟據公羊說謂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故使嬰齊後之是以弟後兄然禮孫以王父字爲氏今嬰齊爲襄仲子而得氏仲則必其禰歸父而祖襄仲故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然如其說魯人果傷歸父之無後則歸父自有子孫在齊何難反而立之乃必舍其所自有之後而以弟繼之固不可解且魯人憫歸父而惡襄仲今所立者猶是襄仲之子卽降而後歸父亦是襄仲之孫而復承其祖字爲氏是魯人非傷歸父

無後乃傷襄仲也更於情事不合况魯於叔孫氏嘗逐僑如而立其弟豹於臧孫氏嘗逐紇而立其兄爲不聞豹以僑如爲禰爲以紇爲禰而此必以嬰齊禰其兄何耶原公羊之意直因歸父既逐仲遂不見有後此既以仲爲氏而又未聞歸父反魯遂以爲歸父之弟而附會之如此不知當時既明正襄仲殺適立庶之罪逐東門氏則襄仲固不宜有後於魯華督弑君四國受賂而立華氏叔牙謀廢立季友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叔牙飲之立叔孫氏明有罪者不得有後其有後則皆有故故傳特載其事今東門氏既逐果復立之不宜不見於左氏之傳且使果有立後之事又安知嬰齊非襄仲之孫據穀梁歸父奔齊傳云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注曰人之子謂歸父子也言成公與歸父共守宣公殯然則歸父還自晉至檉而奔其時自有子在魯未隨之出後在齊復生子及孫遂別爲子家氏而此仲嬰齊者卽在魯與成公共守殯之子未可知也總之立宗命氏相爲表裏本有常法其生而賜族與夫以弟禰兄父字爲氏皆禮所未有亦當時本無之事自宗法廢而氏族淆後儒復橫生曲解於是經義既晦譜牒徒存學士通人鮮有知其所自出者矣

宗法圖

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據喪服傳釋女子子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齊衰期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是昆弟之爲父後者卽繼禰之小宗經固已解釋甚明繼禰者一世之適則兩世之適繼祖者卽爲大宗無疑惟因別子當傳百世不可以三世限故不曰繼祖而曰繼別也今爲圖自別子至五世皆設有二子一爲正適一爲支庶但人數多不可以甲乙代之援春秋傳諡以表族之例用諡法之字爲別自六世以至百世皆倣此推之


別
文
子別子爲繼禰小宗
成
子文爲繼禰小宗子別子爲繼祖大宗
康
宗成以祭其禰文祖別子
仁
子成爲繼禰小宗子文爲繼祖大宗子別子爲繼曾祖之宗
孝
宗仁以祭其禰成祖文曾祖別子
敬
子康爲繼禰小宗宗仁以祭其祖文曾祖別子
恭
宗敬以祭其禰康宗仁以祭其祖文曾祖別子
章
子仁爲繼禰小宗子成爲繼祖大宗子文爲繼曾祖之宗子別子爲繼高祖之宗
明
宗章以祭其禰仁祖成曾祖文高祖別子
和
子孝爲繼禰小宗宗章以祭其祖成曾祖文高祖別子
順
宗和以祭其禰孝宗章以祭其祖成曾祖文高祖別子
平
子敬爲繼禰小宗子康爲繼祖大宗宗章以祭其曾祖文高祖別子
定
宗平以祭其禰敬祖康宗章以祭其曾祖文高祖別子
惠
子恭爲繼禰小宗宗平以祭其祖康宗章以祭其曾祖文高祖別子
懷
宗惠以祭其禰恭宗平以祭其祖康宗章以祭其曾祖文高祖別子


子
武
不繼禰宗文以祭禰
昭
子武爲繼禰小宗宗成以祭其祖別子
穆
宗昭以祭其禰武宗成以祭其祖別子
忠
子昭爲繼禰小宗子武爲繼祖大宗宗仁以祭其曾祖別子
貞
宗忠以祭其禰昭祖武宗仁以祭其曾祖別子
莊
子穆爲繼禰小宗宗忠以祭其祖武宗仁以祭其曾祖別子
肅
宗莊以祭其禰穆宗忠以祭其祖武宗仁以祭其曾祖別子
憲
子忠爲繼禰小宗子昭爲繼祖大宗子武爲繼曾祖之宗宗章以祭其高祖別子
簡
宗憲以祭其禰忠祖昭曾祖武宗章以祭其高祖別子
英
子貞爲繼禰小宗宗憲以祭其祖昭曾祖武宗章以祭其高祖別子
毅
宗英以祭其禰貞宗憲以祭其祖昭曾祖武宗章以祭其高祖別子
宣
子莊爲繼禰小宗子穆爲繼祖大宗宗憲以祭其曾祖武宗章以祭其高祖別子
懿
宗宣以祭其禰莊祖穆宗憲以祭其曾祖武宗章以祭其高祖別子
桓
子肅爲繼禰小宗宗宣以祭其祖穆宗憲以祭其曾祖武宗章以祭其高祖別子
襄
宗桓以祭其禰肅宗宣以祭其祖穆宗憲以祭其曾祖武宗章以祭其高祖別子

三禮陳數求義卷二十一

候官　林喬蔭　學

喪服

大傳云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其從服之義傳自釋之餘五術未著鄭注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名世叔父母之屬也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殤也陸農師以爲親親卽下所謂自仁率親尊尊卽下所謂自義率祖名卽所謂名曰輕名曰重者出入卽所謂一輕一重者吳艸廬又以親親承上文人道之親親下治子孫者而言尊尊承

上文人道之尊尊上治祖禰者而言名與出入承上文之人道男女有別別之以禮義而言長幼承上文之人道長長旁治昆弟而言今案經言服術是總論五服之制且多引喪服傳之文則不得但據本篇之上下文爲釋陸氏吳氏泥之非也鄭注知據喪服而未詳盡蓋親親卽小記所謂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者而傳言妻至親也又言娣姒婦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是自外至者亦以親服不獨本宗也尊尊卽傳所謂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父至尊也祖至尊也夫至尊也三綱之首也而世叔父與尊者爲一體大夫以尊降妻父母以尊加皆由此推矣名卽本篇所謂異姓主名治際會者証之喪服則世叔母從母乳母從母昆弟皆是以名服也出入謂若爲人後者爲所後服斬而降其本生父母昆弟女子適人降其本宗被出而反同於在室臣爲君斬而致仕及去則爲其舊君等於庶人凡此之類皆視出入以爲輕重者也長幼蓋指凡報服言之卑幼之服尊長宜也而尊長亦服卑幼謂彼以是施我以是報同於往來之義而不論輩行不論齒序渾以長幼之名蓋術有六而其服之等爲四尊尊親親正服也名與出入義服也非正非義則爲報服爲從服故此長幼在術之第五與從服並也

臣爲君斬衰鄭氏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疏云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故僕隸等爲其喪弔服加麻不服斬今案奔喪禮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此言臣之哭其君則士固未嘗無臣特牲饋食是士禮而曰私臣門東北面西上是亦未嘗無臣也喪服爲貴臣緦大夫無緦服則貴臣者士之室老士昏禮老醴婦於房中而曲禮又言士不名家相長妾家相卽室老士之貴臣也然則士亦有君臣之分而爲之臣者亦服斬可知賈氏謂止弔服加麻不過輕乎

服制與宗法相因繼禰者爲小宗繼祖者爲大宗小宗者

一世之適大宗者二世之適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故喪服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此正明其爲二世之適身繫大宗所關者重故爲之重服若庶子則已非繼禰之人其長子僅爲小宗不得繼祖故亦不得爲之重服此宗法服制相爲輕重經傳之意本自明顯然所謂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大傳亦同此語惟喪服小記微異其文曰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於是諸儒紛爲異論而禮意遂晦戴聖聞人通漢皆以長子爲五世之適馬融用其說以注喪服果爾則必身爲繼

曾祖之人而其長子乃爲繼高祖五世之適然經但云繼祖未云繼曾高也故鄭康成注小記云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是亦不以融說爲是特以融是已之先師不欲正斥其非故依違其言而未明言世數然其注喪服云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夫爲父後卽是繼禰小宗而其長子卽繼祖大宗矣據鄭此言是身爲適子卽得爲長子三年於經傳之旨初未嘗失特其注小記於所謂禰與祖者未及別白言之由是虞喜之說則謂禮文三發二言繼祖一言連禰如但繼禰則應三年何緣須祖然則繼祖者必繼禰繼禰者不必繼祖今連禰於祖以已繼之是繼祖者得三年繼禰者不得也至於連禰於祖以別高祖之祖故因禰以繼祖別嫌也庾蔚之則據鄭注云用恩則父重用義則祖重謂已承二重之後而長子正體於上將傳宗廟之重然後可報之以斬故傳記皆據祖而言若繼禰便得爲長子斬則不應云不繼祖賀循則曰庶子父雖沒猶不爲長子三年以已不繼祖也是亦明已身繼祖乃得爲長子斬旣義由於繼祖則不必須云及禰或者疑祖之言是道庶子之長故此記特言不繼祖與禰以明據庶子言之也孔穎達賈公彥並用此說以釋鄭注然鄭止云爲父後者爲長子三年未言

其爲祖後也而疏則又曰此鄭據初而言其實繼祖父身三世長子四世乃得三年是不唯失禮經之旨亦殊悖鄭注之意且如其言經當曰庶子及庶子之子皆不得爲長子三年而何以但曰庶子哉揆厥所以蓋由不知繼祖云者指長子而言非指庶子旣誤以爲直指庶子故有四世五世之說惟譙周五經然否論云不繼祖與禰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爲不繼祖合而言之劉智釋疑云兩舉之者明父之適長子以其當爲禰後也其所繼者於父則禰於子則祖也此二家說最爲明徹審乎此則傳記之旨明而鄭注亦得所爲尊祖敬宗之義并可識矣

立後依乎宗法自先儒誤解大宗致宗法不明立後之義亦舛而經所謂爲人後及宗子之服制並不可通案經斬衰章云爲人後者而不言其所後之爲何人疏引雷氏次宗曰此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此義是而語未詳夫既不可絕而必爲之立後則當此無子者死時卽宜取倫序應立者立之系爲而有所後之父早卒今乃後其祖父曾高者且適孫承重何以不著於經僅見於不杖期之傳云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而或父祖皆卒則以曾孫承重曾祖者有之以元孫承

重高祖者有之又何以經傳並沒其文哉蓋經之所云爲人後者直統本宗出繼言之本宗除子爲父不論爲後與非爲後均服斬衰三年而自孫以下凡承重者卽是爲人後爲人後亦卽斬衰三年然以孫後祖以曾元後曾高此可得以父子之名加之乎故經止云爲人後者不著其人也夫子之服父既不論其爲後與否均是斬衰而禮重正適爲父後者必以適子爲父後卽所謂繼禰之小宗也或無適子止有庶子抑或有適先亡則卽以庶子爲後經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而女子子爲昆弟之爲父後者期傳卽以小宗釋之而不別其昆弟之爲適庶明庶子之

亦可以爲父後也但無適有庶固可卽庶爲後而或有適先亡必其適之無子庶乃進爲父後若適自有子則父之所謂適孫也適子死而立適孫不以庶子爲父後卽適孫又死無子或未成人而殤而父既立爲適孫則其身卽是繼祖爲大宗亦卽謂之宗子則并不以庶子爲父後而別爲此死者立後後此適孫卽其後於庶子之父也喪服小記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其服卽爲人後之服斬衰三年非本親之殤服也曾子問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言當爲此宗子之殤者立後庶子不卽後於其父也所以然者以立後之道非後其親乃後其宗而宗有大小

繼禰者爲小宗繼祖者卽爲大宗大宗不可絕若庶子自後其父不爲宗子之殤者立後則猶是後其親爲繼禰非後其宗也故繼祖者死而無子必立後非繼祖卽不立卽或身屬兩世之適當繼祖者而猶有父在則雖死而無子應立後尚未卽立以父在則其重在父無論其祖之存沒而自祖視之有適子者無適孫既未爲適孫卽未爲繼祖未繼祖卽亦未立後但其父爲之喪主斬衰三年所謂喪有無後無無主也若此死而無子者其父先亡則身屬兩世之適不但其祖已沒得爲繼祖可以立後卽其祖尚存而父已先卒身是適孫業受重於其祖今無子而死卽爲

立後此爲後者後於死而無子之身實受重於死而無子者之祖故傳言爲所後者之服首云祖父母而不及所後之父母一以明必繼祖而後得以立後非死而無子者皆可立後一以明必無父方爲繼祖爲後者後於死而無父之人若有父卽非繼祖亦不得爲之立後也然爲後之人據斬衰傳云同宗則可爲之後齊衰不杖期傳則云族人以支子後之同宗卽同族盖立後之法由親而疏取於親昆弟之子則其視死者爲繼祖之宗也取於從昆弟之子則其視死者爲繼曾祖之宗也取於再從昆弟之子則其視死者爲繼高祖之宗也繼祖者統三族繼曾祖者統七

族繼高祖者統九族苟由親及疏自親昆弟以至再從昆弟皆無子或皆無支子則取於三從昆弟之子所謂族昆弟之子族昆弟有服族昆弟之子無服然族昆弟視死者爲同高祖之親猶是族人也則猶得以支子後之所以深明乎大宗之不可絕特同宗同族既皆可以爲後則其喪服出入之際不但有從輕升重從重降輕並有由有服而降無服由無服而升有服者此其疑似難明經宜一一詳著之以爲人所遵循乃於所後者但著爲人後者斬衰三年而於所後之親其服何等並不之及於其本親又止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小功而

其他無文且本親報服亦惟見父母餘悉缺焉雖傳有云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記有云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然所後之親不止如此也卽據記謂本親皆降一等於所後之親皆若子則記當卽以本親及所後之親言之方足以包乎尊卑疏戚不得但以兄弟爲辭兄弟云者傳固自釋之曰小功以下則其非泛指諸親明矣且於所爲後之親不言兄弟而獨言兄弟之子又是何故況夫禮有宗子之服疏衰裳牡麻絰無受者傳以齊衰三月釋之先儒並謂此服是與大宗絕屬者若在五屬之內則記言親

則月算如邦人謂若與宗子有期之親固爲之齊衰期矣其與宗子有大功之親者服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有小功之親者服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惟有緦麻之親者與絕屬同夫三月而受以九月則期年三月而受以五月則八月毋論本服止當九月五月不當服以期年八月卽八月亦並無此喪期果何所據乎卽曰先齊衰三月後服大功小功以足其九月五月之數然經明言無受又安得有卒哭而受以大功衰小功衰之事卽又曰月算悉如本親而服惟用齊衰不以大功小功則傳亦明言齊衰三月不聞有齊衰九月齊衰五月之服也且

經止言宗子未嘗別其屬之親疏則是凡爲宗子不論其絕屬與否皆爲之齊衰三月惟爲宗子之殤始有親疏之異故記曰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筭如邦人此專就殤服言之以其由齊衰而降絕屬者爲之大功小功三月則有親者既不可以齊衰之服同於成人又不可以功衰三月同於絕屬故特表而出之與成人宗子無涉也若成人宗子則有親者亦是齊衰三月葢此爲至尊之服臣爲舊君庶人爲國君曾孫爲曾祖自斬衰三年齊衰期之外卽以此爲最重者故次於齊衰期之下大功之上而以之服宗子正見宗法之成於繼祖兩世之適

卽是大宗何則孫爲祖父母齊衰期傳曰至尊也是至親以期斷而至尊之服亦以齊衰爲隆昆弟之齊衰期以親服也世叔父之齊衰期以尊服也其尊世叔父者以其爲祖父母之子尊世叔父卽以尊其祖父母也世叔父爲其昆弟之子亦齊衰期者檀弓言引而進之與巳子同明其親也傳言旁尊不足以加尊故報之明其尊也世叔父雖旁尊而其爲祖之適子則昆弟之子視之爲繼祖之宗子矣昆弟之子雖猶子而其爲父之適孫則世叔父視之爲繼禰之宗子矣然昆弟之子視世叔父之適雖是繼祖之宗子而自世叔父之輩視之則亦止繼禰之小宗也世叔父視昆弟之子適者雖是繼禰之宗子而自昆弟之子之輩視之則實爲繼祖之大宗故宗法始於繼禰成於繼祖傳曰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此發明宗法之所由昉謂其起於昆弟之子各私其父乃立宗子以公而統其私聖人通德類情之至也夫昆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其服大功其誼同祖者也然宗法於此立則就其同祖之中以其祖之適孫一人爲宗子此適孫之同輩不敢以適孫爲從父昆弟卽亦不敢以從父昆弟之服服之

而服以宗子之服齊衰三月與曾祖同以著其尊殺其月筭以避祖之正期而大功爲降服小功爲兄弟之服均不敢以服至尊也由是以上宗其繼曾祖繼高祖以至繼百世不遷之祖凡族屬之爲其服皆然而身爲宗子者於其族屬各依本服則繼祖者於其同祖之昆弟自率其從父昆弟之常爲之大功是以宗子之服次於朞之下大功之上而繼父同居之傳卽曰夫死妻穉子幼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明有大功之親則必有其適長者一人爲宗子而此穉妻幼子貨財有所資廟祀有所託可以無嫁卽所嫁者若有大功之親則自有宗子亦安得私貨

財爲之築宮廟乎哉既於從父昆弟中推其祖之適孫一人爲宗子卽是繼祖之大宗此人若死而無子必不可絕而爲之立後則爲後者後於繼祖之宗子而身爲繼曾祖之宗子矣身爲繼曾祖之宗子故自其所後之宗屬視之不論親疏統謂之爲宗子而服之以宗子齊衰三月之服而宗子於其所後之親則傳所謂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是也夫所後之祖父母宗子服之若曾祖父母也其妻宗子服之若母也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宗子服之若外祖父母舅及舅之子也若子者僅此五等其不及所後之父母者以此死而無子者

如有父在自其祖父母視之卽所謂有適子者無適孫固不必爲之立後而既立後則其無父者也然此外所後之親在齊衰大功者尙多而概不復著何哉葢彼諸親於來繼者統謂之爲宗子而服以宗子之服是論尊而不論親則爲人後者於彼諸親如在五屬之中服之固依常法親盡卽是無服所以經傳並沒其文正以爲人後者後其宗非後其親則固不必強非親者以爲親而爲之服也若其於本宗之親則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小功傳以不貳斬及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釋之葢斬不可貳故父母降爲期而昆弟姊妹則皆小宗之親故并得降

服然女子出嫁亦不貳斬降其父母而於祖父母曾祖父母自如常服男子之出繼與女子之適人同女子不敢降其祖知男子亦不敢降其祖也卽曰出後爲宗子而體尊然大夫之尊亦不敢降其祖父母曾祖父母宗子之尊亦大夫等耳至於世叔父母從父昆弟此其服從祖而生並是大宗之親昆弟之子雖於已身爲兩世而昆弟屬繼禰是小宗之親昆弟之子屬繼祖亦卽大宗之親矣傳言小宗可降未云得降其大宗言斬不可貳亦未云齊衰大功不可貳也且禮惟諸侯奪宗奪宗云者謂其由旁支繼統卽位上承社稷宗廟之重卽不爲本宗之親服雖父母亦

不在降例以其絕期故也卿大夫以下無奪宗之禮則不得不爲其本宗服是以經於所降止見父母昆弟姊妹而已其他大宗之親皆如本服而不降故文不必贅惟小功以下傳所云兄弟之服者其出入之間則不無升降蓋出繼之義以死者爲繼祖之故已身後於繼祖卽是爲繼曾祖之宗子以死者之祖爲曾祖自此曾祖以下之人宗之則已之曾祖以下之親如祖之親昆弟父之從昆弟已之再從昆弟皆於已爲同曾祖之親雖從昆弟之子已祗視爲同祖而彼亦以已爲同曾祖之親而制服已乃報之則凡此諸小功苟盡服如其常何以明出繼之義爲繼彼曾

祖哉故記曰爲人後者於其兄弟降一等報謂自小功降而服緦而兄弟報之亦然高祖以下之親本服緦者卽降而無服矣若其所爲後者小功之親則死者之從祖祖父親子謂之爲族曾祖父也死者之從祖父親子謂之爲族祖父也此於死者爲同曾祖於死者之子爲同高祖然爲後者止爲繼曾祖之宗子不爲繼高祖之宗子則此不以爲後者爲宗固不服宗子之服卽以親論而族曾祖父族祖父禮亦並無報服之文是於爲後者無服爲後者自無緣爲之加服也若其子則死者之從祖昆弟親子謂之爲族父死者之從祖昆弟之子親子謂之族昆弟雖彼亦不

以爲後者爲宗服宗子之服而禮族昆弟相與服緦從祖昆弟之子爲族父服緦族父亦爲從祖昆弟之子服緦是此諸人爲爲後者服卽爲後者亦必爲此諸人服故記又曰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言其與親子同盍所爲後之兄弟不爲爲後者服故爲後者亦卽無服其子爲爲後者服則爲後者自不得不爲之服固是報施之禮亦以見同族有相爲後之義苟竟以爲無親而絕族則設此爲後者復無子而大功無可繼之人又安所得族人之子以後之哉爲人後者於本宗小功以下之親降一等則有服者無服於所後兄弟之子若子則無服者有服記特著之則所不著焉者有親如其常服無親絕服可知矣乃自諸儒謏解大宗爲百世不遷之宗繼高祖者猶是小宗因以同宗爲後者不論其服屬之有無疏戚概服所後之親若子於其本宗盡降一等遂於經文多所增竄如傳所云爲所後者之祖父母以下五等疏家依文爲釋既不能明其所以止及五者之故則於內親畧而外親詳固無以解學者之惑亭林顧氏則曰此因爲人後而推言之所後有七等之親所後之祖我之曾祖也父母我之祖父母也妻我之母也妻之父母我之外祖父母也昆弟我之世叔父也昆弟之子我之從父昆弟也若及也若子我之從父昆弟之

子也夫本傳繫於斬衰章首冠以爲所後者不舉諸親其服之輕重不等而總之曰若子見其若親子之所爲服也如顧說若子亦是親之一等則下文尚宜總承之以如親服語意方明今經止於如此豈此七等俱斬衰乎卽以祖父母分爲兩代經文尤無此例深衣篇之所謂具父母大父母者可據也若昆弟昆弟之子皆是內親則不宜退居於妻父母之下卽曰妻之父母因妻而及取文之便則何妨以昆弟昆弟之子叙於祖父母或妻之下然後再及妻之父母而必抗外親於本宗之上經傳亦無此例也且死而立後者雖無子而未必無女子子也又何以不見其服

乎本宗之親父母降而爲期報之亦期昆弟姊妹何以不報有姊妹又何以無姑祖父母曾祖父母豈遂無服將有之而概從降一等之例則記言爲人後者於兄弟如此祖父母曾祖父母可以兄弟目之耶卽曰祖父母降爲大功而曾祖父母之齊衰三月又將降爲何服耶況旣爲人後是爲宗子宗子於兄弟降一等而兄弟於宗子旣屬大宗不論絕族猶服齊衰三月又安得亦降一等報之降一等者緦卽無服豈無服之族人爲之齊衰而有服之緦親報之反降爲無服乎至所爲後之兄弟之子則尤不可解故注疏並不能措一辭敖氏直以之子二字作衍文郝氏則

以之子謂所後之父之衆子夫無子而後立後有衆子安得立後乎顧氏曰所後者謂所後之親所爲後謂出而爲後之人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自期降爲大功也兄弟之子報之亦降一等亦自期降爲大功也若子者兄弟之孫報之亦降一等自小功降而爲緦也夫若子之義已見斬衰之傳固不得訓若爲及而本經所有報字皆屬上讀未有屬下者且所爲後亦不得指出而爲後之人況彼言於兄弟降一等卽報之亦當兄弟報之而乃不見兄弟之報如何但言兄弟之子及孫報之亦殊不倫矣總因大小宗之義不明故立後之義無據立後之義無據故爲後及宗子之服皆不可通知繼祖卽是大宗爲後卽是宗子而立後者非諸侯不奪其宗出後者雖宗子不降其祖則紛紛之惑無難釋然也

喪服齊衰三年章曰父卒則爲母子夏無傳鄭注云尊得申也語意甚明賈疏乃謂云則者欲見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父服除後而母死乃得申知義如此者案內則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注故謂父母之喪言二十三而嫁不止一喪而已若前遭母喪後遭父喪自然爲母期爲父三年二十三而嫁可知若父服未闋卽得爲母三年則是有故二十四而嫁不止二十三也此說甚

謬蓋子之於母所以不得遂其三年者以有父在而屈爾若父旣沒則情無所屈奚爲不申則之云者決然之辭謂父卒卽可爲母服此三年之喪也信如賈說則經當云父服卒則爲母不得但云父卒且其所據內則有故二十三而嫁注以有故爲父母之喪者謂或父喪或父不在而有母喪皆須三年服闋而後嫁兩喪並言非謂兩喪相繼也若以爲相繼如賈氏說則父服未除仍爲母期假令父喪將及大祥而遭母喪益以期服亦是有故二十四而嫁不止二十三又若女二十當嫁女父死三年將除婿父復死女家亦必執二十三而嫁爲說乎是則二十三而嫁者約

之服止於齊衰期期之外復寢作樂苟父服已除而子猶纍纍然居堊室哭無時則父之心亦有所不安者況喪必有主父在則父爲主乃父服已除而子服三年尙有祥禫之祭將父以吉服主是祭抑子自主之乎揆之情勢皆不可也且古人最重宗廟之事在喪不祭父服既除而子猶縗絰不得與祭尤非所以奉順其父上承祖宗之道故制爲齊衰期之服夫爲妻除卽子爲母亦除非降其母以安其父也然其名雖曰期實有三年之義喪服云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與齊衰三年之制盡同而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

云此謂父在爲母又喪大記曰期終喪不食肉飲酒父在爲母爲妻又曰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視居伯叔兄弟旁親之期者迥異且父必三年然後娶以達子心喪三年之志則名雖期實與三年無殊矣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乃自唐武后陰儲篡謀升齊抗斬爲以婦陵夫之地始令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當時盧履冰元行冲輩卽已共議其非至明洪武著孝慈錄更定爲斬衰三年然孝慈皇后之喪次年正旦皇太子親王駙馬俱淺色常服則亦未嘗不用尊厭之禮可知聖人制作天經地義無可變易而或者反謂後王之典

略之辭不可以爲父卒服母之證惟是父在母卒禮宜服期而此期年之中適當父卒則其爲母之服經無明文通典載庾氏問徐廣曰母喪已小祥而父亡未葬至母十三月當伸服三年猶厭屈而祥耶答曰案賀循云父未殯而祖亡承嫡猶期此不忍變父在也故自用父在服母也禮靈筵不得終三年也禮云三年之喪既葬乃爲前喪練祥則猶須後喪葬訖乃得爲前喪變服練祥也又曰母喪既練而父亡爲母伸服劉表諸儒及太始制皆云父亡未葬而祖亡承祖嫡者不敢服祖重爲不忍變於父在也凡父在之日母久已亡寧可以父亡而變之乎意謂立服之旨

皆定於始制之日則賈疏所云蓋卽依此爲義然此謂母先父卒者爾非父先母卒也若父先母卒則無所復屈得爲母申不惟喪服本經自明而雜記亦云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鄭注除服祥祭之服也喪服後死者之服也又云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孔疏謂若先有父喪而後母死練祥亦然以前文父死爲母三年也故喪服齊衰三年章云父卒則爲母是也以此觀之則卽父母兩喪相繼之禮亦可以義推矣

父在爲母齊衰杖期此正聖人制禮之至精者蓋夫爲妻

宜乎人情遠勝前古乃俗士之見非通儒之識也

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夫曰孝子不敢殊則是孝已伯奇之事聖人制禮固已不能保世之必無特以子體父之心不敢與巳母異視然服雖不殊而禮則亦有別服問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蓋子之所以有繼母者不越二端一則母死一則母出然惟母出則母之義與父絕已雖不敢絕母而於母黨無親始爲繼母之黨服若母死而父再娶則終服巳母之黨而不服繼母之黨所生恩重不以母沒而衰

此又聖人達孝子之情而爲之者陳氏集說乃云母死謂繼母死其母謂出母夫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其文明著於子夏之傳未嘗闕繼母之存亡而乃爲此說不亦悖乎

慈母有三等一喪服齊衰三年章云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一喪服小功章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巳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巳加也一則內則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屬無服而曾子問載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孔子所說正指內則所陳師保之屬乃鄭氏注小功章誤引內則之文而於曾子問所謂無服者謂是指國君之子若大夫士則爲慈巳者小功故梁武帝謂鄭元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巳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然子游問喪慈母如母則亦以君命教子者誤認作父命爲母子之慈母是七十子之徒尙且如此無怪乎鄭氏之惑也但庶母慈巳者國

君之子有服與否經無明文梁武以傳言君子子者貴人之子總言曰貴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因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然卿大夫曰貴人適妻亦可曰貴人奚必其包國君之子乎

喪服齊衰三年章曰父卒則爲母下即繼之曰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而不著庶子爲其所生之母然據慈母之傳云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身如母死喪之三年如母子於他妾之母巳者且然況巳所生乎則知經不言者包於爲母之中也又緦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記云

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為後如邦人夫為後而降其母之服為緦且不服其母之黨明不為後母黨之服如常況其母乎小記云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在父之室不禫異宮則亦禫矣又云庶子不以杖即位不以即位則亦杖矣是以注疏之說蔡謨范宣之論皆謂士之庶子喪其生母與凡人喪母同亦父在齊衰期父沒則齊衰三年也唯諸侯之庶子父在為父所厭不得伸其私故喪服記曰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孟子載王子有其母死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亦是國君庶子父在為母無服之故趙岐及朱注皆謂厭於適母非也然君之庶子父在被厭父沒宜若得伸而大功章言公之庶昆弟為母公之庶昆弟即先公之庶子而其母即其生母服止大功者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若大夫之庶子父在為母亦著大功之章傳謂從乎大夫而降者而父卒後不著其為母何服鄭氏云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是亦得伸其齊衰三年之服矣然此所言君及大夫之庶子而未及君與大夫之身為庶子也據緦麻章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傳曰何以緦也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

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夫既身為國君大夫承社稷宗祧之重即是庶子為後矣以所生之私廢祭祀之禮固為不可而雖加一日愈於已至情所在豈不使其略有所伸則援死於宮中之例廢一時之祭酌理準情未嘗不協故經但曰庶子為後者為其母不專以大夫士為言其禮之通乎上下可知而服問又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僕驂乘從服惟君所服服也葢臣之於君從服例降一等故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服期從君之三年而降也今此君既服緦無復可降故羣臣無服即其近臣之從服者特著之曰唯君所服服謂君之服緦此之從服亦從其所服異於凡從服者之必降一等也乃曾子問言古者天子練冠而燕居鄭氏注以為庶子王為其母夫練冠麻衣縓緣是公子父在為母之制傳明言其不在五服之中而服問於君母非夫人者但言羣臣無服是君固有服緦麻雖輕在五服之中若練冠則直謂之無服庶子王雖與尊者為體奚至薄其所生曾死於宮中之不若乎即曰大夫以上無緦然禮之所謂貴而絕服者絕其旁親之服耳庶母為身之所生猶是正統不比旁親以為無服謬矣若夫春秋成風之卒書薨書葬齊歸之卒叔向譏昭公有三年之

喪無一日之戚或疑國君雖身爲父後得爲其母三年不知此屬春秋之變禮穀梁所謂子爵於母以妾爲妻爲非禮者是也許氏五經異義據左氏母以子貴及公羊上堂稱妾下堂稱夫人之說鄭氏固已駁之矣葢其書曰夫人書曰小君是當時妾母之子立者即奉之以尊名旣加以夫人小君之名遂即制爲三年之服聖人據實書之叔向亦據實言之豈謂禮之本宜如是哉

夫之於妻有出之之禮子之於母無絕之之道故喪服出妻之子爲母齊衰杖期傳曰親者屬謂母雖見絕於父而母子至親情猶屬而不絕也然子雖服出母而亦有別喪

服又曰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喪服小記亦曰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葢以身爲適子父沒承祧所謂正體而傳重者必身親宗廟之祭不敢以私親廢宗祀故不爲之服然則父在即適子猶服出母父沒凡衆子之不爲父後者亦皆可服其出母明矣乃檀弓記孔子三世出妻而伯魚之母死孔子許其服期子上之母死子思不使之服先儒多所辨說張子謂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也子於母則不可忘孔子使喪出母乃聖人處權子思自以爲不敢處權唯循禮而已朱子則謂道隆者古人爲出母無服迨德下衰有爲出母制服者夫子之聽伯魚喪出母隨時之義也若子思之意則以爲我不能效先君子之所爲從古者無服之義也又曰孔子時人喪之故亦令伯魚喪之子上時人不喪之故子上守法亦不喪之其實子上是正禮孔子却是變禮然如二子之言何以儀禮明載出母之服將儀禮非聖人之書乎陳氏集說又謂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不當服而伯魚期而猶哭此賢者過之之事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而門人以先君子之事爲問子思難乎言伯魚之過禮也故以聖人無所失道爲對然禮所云爲父

後者指父沒而言孔子子思見存則伯魚子上不得遽稱爲父後且期而猶哭夫子甚之明期之內可哭聖人奚爲不以爲父後之正禮責之而聽其服之至期耶吳艸廬則以記言子思哭嫂知其有兄因其有兄遂又鑿爲之說曰伯魚父在故得爲出母服子思雖是父與祖俱已沒然亦得爲嫁母服者支子不主祭故也子上雖有父在而不得爲出母服者葢子思兄死時子思使其子接續伯父主祖與曾祖之祭既主尊者之祭則不敢服私親此禮昔所未曾有子思以義起之夫子思之哭嫂僅見檀弓而并不知其兄之爲何然獨不聞孔子亦有兄孟皮乎設或謂伯魚

亦當接續伯父而得服期何以解之卽子上果續伯父則爲人後者本生皆從而降何止出母子思何妨直以主尊者之祭不可爲出母服告門人而乃宛轉託於道之汙隆已則安能且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又何說哉竊就本經之文詳之其云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此自父在爲母之禮當然初不見其爲出母也其云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旣言母死於衛又稱爲庶氏之母故先儒謂伯魚卒其妻嫁於衛姓庶氏則是嫁母非出母也

然伯魚之卒孔子尚存其妻上有翁而下有子非惸獨無依者不宜再嫁意或先爲伯魚所出至伯魚死終無反望乃嫁耳然禮出母有服其出而再嫁卽無服故子思聞門人之言卽自承哭廟之爲過而更哭於他室柳若之以四方觀禮謂子思當愼者亦疑子思或過情而違禮而子思則不忍明引嫁母無服之禮以揚母之失則但隱約其詞以爲有禮而無財無時者君子尚皆弗行況無其禮乎再言吾何愼哉謂禮之所無已亦自弗行不敢過情以違禮是子思之於其母哭之而已固未嘗喪之也至子上之母據下文所說是出母而未見其嫁也出母當服而子思不

使白喪之故門人疑而致問先君子泛言先世非指伯魚亦非指孔子而子思則以已未嘗服母之服抱終天之隱痛雖出之與嫁事殊而子之不得有其母其情則一故不使白喪之然意亦難以明言故託於道之汙隆已則安能之說出母守貞是於道爲隆出母失節則於道爲汙因其隆而隆之故有服因其汙而汙之故無服汙隆一因乎道是爲不失道伋則安能者謂欲無失道則將隆其妻而形其母之汙故直以其旣出而不爲已妻卽不爲子母而使之不服則雖不明言而意已隱躍於汙隆二字矣然實則出母宜有服此爲變禮故記者特著之曰孔氏之不喪出

母自子思始凡經所言某事自某始皆著其變禮之由也夫妻而出變也出而不嫁猶變之常也出而又嫁則變之變矣子思以一身兼遭母妻之變然妻而變可言也母而變不可言也設使子思當日母止出而未嫁則子思先旣爲母服則亦聽子上之服其母苟其禁之不唯背禮亦不情也又設子思之母出而未嫁子上之母出而再嫁則已爲出母服而不使其子爲出母服門人亦可無疑卽疑之亦可直據嫁母無服之義示之也乃勢處其難旣不忍隆妻而汙母則祇可以已之未嘗服母使其子亦不服母以渾其迹於出則無服之中寧自受此變禮之名而無所辭

而後遇門人之問又不得顯爲別白則託爲汚隆之說意中之所謂汚指嫁而言下之所謂汚指無服意中之所謂隆指出而言下之所謂隆指有服以渾其嫁出有服無服之辨而直自引其失道之咎意謂皆由已之失道不得於母故致終天之憾亦由已之失道不得於妻并使其子亦抱終天之憾負罪引慝而所以委曲處變之意使人自喻於言外則雖變禮而不失其正是亦舜禹伊尹周公之類聖人之權也諸儒不深究其實乃以絕無影響之事誣孔子以出妻因之誹詆子思者旣不諒其心迹而爲子思解免者又反坐孔子以變禮從時卽調停於兩可之間究亦

不明乎禮之所以然徒見附會而已

出母之服具於經而嫁母不著漢石渠禮議問父卒母嫁爲之何服蕭望之云當服期爲父後則不服韋元成以爲父沒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禮若服期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不下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元成議是又問夫死妻穉子幼與之適人子後何服韋元成對與出妻子同服期或議以爲子無絕母應三年鄭康成注檀弓亦以爲嫁母服齊衰期疏謂喪服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則親母可知又鄭止言宜齊衰期未

分適庶故譙周袁準並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適子雖主祭猶宜服期今案出母有二嫁母亦有二有出而他嫁者有出而不嫁者嫁母雖因父卒然有必不得已而嫁者有可以不嫁而嫁者以經傳所論推之可以知制服之道矣葢婦犯七出爲夫所絕雖云不幸事寔有之故經言子嫁反在室又言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然有父反於父之室無父則歸於昆弟之爲父後者未嘗許其出而他適以其身犯七出不能安於此亦必不能安於彼且夫在尙冀其或反之也故喪服小記云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旣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旣練而反則遂之明婦之被

出者夫命已則仍可以還於夫家至夫沒終不復還而亦未嘗他適是夫雖絕其婦而婦不敢絕其夫則爲之子者緣出母之心以體亡父之意欲不爲之制服安乎若出而他嫁則夫婦之義旣已兩窮母子之恩亦遂永絕猶路人然矣服之有故經有出母之服而出而又嫁者無文也若夫義重三從服無貳斬禮嚴其制亦通其窮故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夫必四者相兼然後與之適人有一於此知必無再醮之理且子幼無大功之親收養則母嫁必從可知經云繼母嫁從爲之服與出母同繼母且服親母豈無然世之兼此四者亦僅矣使非兼

此而夫卒他適則正步熊所謂偏喪之日志存契貳不遵
共姜靡他之節而龔叓姬無厭之欲輕忽先亡棄已如遺
者義之所黜服何所名此經所以有繼母嫁而從者之服
而并不著嫁母之服也先儒不辨出母之未嫁而更以嫁
母與出母同服杖期開元政和之禮以及温公書儀文公
家禮悉因而不改恐非聖人制禮之意也
喪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此當
以繼母嫁爲句從字又句王肅所謂從乎繼母而寄育則
爲服不從則不服者是也鄭氏注乃云嘗爲母子貴終其
恩疏申鄭義以爲此母本是路人暫與夫牉合父卒還嫁

便是路人子仍著服故生從爲之文夫以本非毛裏之親
又已改嫁與父絶族乃使其前妻之子以暫時嘗爲母子
之故爲之杖期揆之情理未爲允愜蓋所謂貴終者以此
子孤幼無依不能自存因繼母嫁而隨從以徃而母能卒
養之貴其能終撫育之恩以卒成母子之道故爲之制服
馬融之說又謂繼母爲已父三年喪畢嫁後夫重成母道
故隨爲之服繼母不終已父三年喪則不服夫三年喪畢
於送死之道雖可云終而棄節毁慈作嬪異門爲鬼他族
於婦道母道均已中絶尙何終之可貴哉
孫於祖父母服期而喪服傳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則適孫承重之說也喪服小記又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
後者三年是祖父在孫於祖母之服同於父在爲母之制
然經言祖母不別其爲繼爲庶以繼母如母例之則繼祖
母之如祖母可知若是庶祖母則經既無文當爲之比例
夫庶子之爲父後者爲其母緦不爲後如邦人是父既爲
其所生母服之如母孫亦服之如祖母矣父苟爲後而但
服緦則孫自無服其或子先庶母而卒其子而爲父後也
者則孫當後祖固不服其私親卽其子而不爲父後者婦
人無重可傳孫亦安得有承重之服然則身爲庶既有子
矣不幸子死將無主乎曰喪有無後無無主易主之卽其

孫主之使其孫而爲祖後者則援死於宮中之例爲之服
緦以主其喪使其孫而非爲祖後者則自服其祖庶母之
服以爲主祖庶母之服如何曰聖人制禮不唯喪必有主
且於既有子者亦必爲之立後庶母而有子先卒禮固有
爲之立後之文矣案喪服小記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
也爲祖庶母可也注曰父命之爲子母者也父之妾無子
者亦可命已子庶子爲後疏曰此一節論爲庶母後之事
喪服有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
爲母子而子服此慈母三年此卽爲慈母後之義也記者
見喪服有此例故觸類言之謂妾經有子而子死者餘他

妾多子則父命他妾之子爲無子之妾立後與爲慈母後同也故曰爲庶母後可也又觸類言之謂祖庶母乃已父之妾亦經有子子死故已命已之妾子與父妾爲後故呼已父之妾爲祖庶母亦服之三年如已母必知妾經有子者無子則不得立後故也由此而言此爲後於祖庶母者雖不得有承重之名而固可服其爲祖庶母後之服夫非已子之子尙可因爲後而服祖庶母則已子死而已孫不爲後於祖者寧不可爲後於其祖庶母乎爲後則必爲之三年故記言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不分其爲適爲庶而直以爲祖母後言之正見庶亦得立後不必專在

承重惟祖父在乃不三年耳諸儒必謂父卒庶孫不得爲祖庶母加服或以爲期或以爲祖免疑皆未確

喪服齊衰不杖期章云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此言臣從君而服君服三年臣降一等則期經傳之意本自甚明乃鄭氏之注曰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又鄭志載趙商問已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答云父卒爲祖後者三年斬何疑趙商又問父卒爲祖後者三年已聞命所問者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云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今案鄭氏之所以爲此說者以君之祖父若是繼世爲君則臣之服之皆當服斬不得爲期此既從服期則此君之祖父必未嘗爲君而君之祖父未爲君者止有始封及廢疾不立二者而已且君以父卒爲祖服斬而此祖若是繼體爲君則臣亦宜斬今臣從服期則是祖未爲君故君受國於曾祖不於其祖也然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者以言乎天子諸侯之身也若其祖父則他

無明文可證惟孟子有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率天下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以此推之君之祖父卽繼世爲君者而旣使其子若孫嗣位則此祖父卒君自服斬臣從而期以避乎二天子之嫌義當如是劉績三禮圖說云君之父祖雖曾爲君旣老而傳嗣君在位猶臣致仕無二斬但從君而已此與經傳及孟子之言皆合豈必其始封廢疾而後然哉且父卽廢疾孫亦不得卽爲祖斬也蓋傳之言父卒言然後明斬之不輕於服今父在雖有疾不能執喪其斬衰之服固未嘗不可被之以終其月數則父自服斬孫之當爲祖後者攝喪主而從事而

自服其齊衰之常奚不可者若必遽行服斬則父雖廢疾儼然生存其子忍視之如已卒乎宋之寧宗居孝宗之喪正宜從此如從適孫承重之服則與衛輒之不父其父而禰其祖者何殊且晉賀循有云父死未殯而祖父死服祖以周者父尸尙在人子之義未可以代重也宋庾蔚之亦云禮云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故君薨未斂入門升自阼階明以生奉之也父亡未殯同之乎存是父爲傳重正主已攝行事夫父卒未殯且不敢遽爾服斬矧止廢疾而生存乎卽云天子諸侯絕期然所絕者旁期正統之期仍在則爲其祖又安在不可以齊衰攝喪主也耶

喪服不見高祖先儒多以爲疑以緦麻章考之族曾祖父高祖之子也族祖父高祖之孫也族父高祖之曾孫也族昆弟高祖之元孫也旣皆有服則正統豈得反無故先儒皆謂高祖之服同於曾祖曾之爲言重也人生百年高祖元孫鮮相及者若其相及服卽同之然經於服之同者無不歷歷舉之不應其獨遺於此竊考齊衰三月章云爲曾祖父母而其上文曰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蓋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宗其繼高祖者五世而遷者也直之爲五世橫之則爲九族古人宗族並稱旁親同高祖以下皆謂之族其正統自高祖以下則謂之宗故繼高祖者其九族皆宗之謂之繼高祖之宗子而喪必有主後則高祖而沒或子或孫或曾元爲之主後者自其元孫輩視之皆爲繼高祖之人卽所謂宗子者宗子之母死丈夫婦人爲之齊衰三月況其父乎由此觀之經所以不著高祖之服者以高祖乃宗子之父其服之當齊衰三月於丈夫婦人爲宗子之母該之也然何以不及宗子之父則以宗子有父在不得稱宗子孤而後稱宗子本經之記所謂宗子孤爲殤者昏禮之記亦云宗子無父是必高祖旣沒而後爲高祖後者稱宗子故不得言宗子之父而宗子之身宗

子之母妻皆齊衰三月則宗子之父可知猶之大夫爲舊君君之母妻而不及君之父實則君之父若存其亦同於君也必矣然則自高祖以上得及見其來孫昆孫如袁準所云有彭祖之壽無名之祖存焉者則亦爲之齊衰三月蓋皆以宗子例之故服窮於緦而宗子之服則無絕由此言之謂高祖之喪無服者固非卽以爲統於曾祖父母條內者亦未確也若高祖之於元孫則直以其卑遠略之經所不見蓋無服矣

喪服婦爲舅姑齊衰期宋乾德中用魏仁浦等議定爲服舅斬衰三年服姑齊衰三年明太祖作孝慈錄更改爲姑

亦服斬今案聖人制禮至親以期斷斬爲加隆惟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妻之於夫所謂三綱繫焉者創巨痛深乃出於此故臣爲君斬而爲君之父母期子爲父斬而爲父之父母期妻爲夫斬而爲夫之父母期皆所以稱情而立文也且夫婦本爲胖合胖者半也合其半以成夫婦則其爲舅姑期年亦分服其再期之半耳況恩莫重於父母既以適人而降父母而不得正其父母之名賈公彥所謂尊如父而非父者舅親如母而非母者姑必加隆焉則不惟背不貳天之道亦爲厚他人而薄所生乃仁浦之議疑其尊夫而卑舅姑不亦慎乎夫尊其所天則不

得不有厭降子於父母三年免懷其情均也而以父爲天父在則爲母服期婦之於舅姑其情能如子之於母至矣然夫必三年而後寢則服雖期而心喪之實未嘗不三年也故禮之論去婦曰與更三年喪不去明期而有三年之實後世徒務其文反欲加隆於前古變易舊章亦多見其不知量也已

喪服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注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上爲祖後者也長子在則皆爲庶孫耳孫婦亦如之適婦在亦爲庶孫之婦據此則父卒孫爲祖後者若其母尚在孫婦自如本服不得加隆可知乃

晉賀循之說則謂其夫爲祖曾祖高祖後者妻從服如舅姑然孔瑚嘗問虞喜曰假使元孫爲後元孫之婦從服周曾孫之婦尚存纔緦麻近輕遠重情實有疑虞喜答曰有適子者無適孫又若爲宗子母服則不服宗子婦以此推元孫爲後若其母尚存元孫之婦猶爲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矣宋庾蔚之亦云舅没則姑老是授祭事於子婦至於祖服自以姑爲適所謂有適婦無適孫婦也祖以適統唯一故子婦尚存其孫婦以下未得爲適猶以庶服之孫婦及曾元孫婦自隨夫服祖降一等故宜周也則是賀說爲虞庾所弗取自宋乾德改婦爲舅姑之服三

年而政和禮載凡夫爲祖曾祖高祖承重者妻從夫斬於是朱子家禮圖楊氏儀禮圖於妻爲夫黨之服云凡承重者並從夫服而近儒萬充宗尤力主賀說攻虞庾之非意以舅没姑老適孫有婦則凡内主之重皆其妻爲之并引祭事夫婦親之爲據不知喪禮之所謂主婦與祭禮不同喪禮主婦卽死者之妻無妻則主喪者之妻故父喪母在則母爲主婦服斬衰而適婦不爲主則祖卒而祖母在者亦祖母自爲主不以適婦以此推之祖没而孫婦爲主者惟祖母及母皆不在耳若有母在則母自爲適婦而主喪使孫婦復服舅姑之服不疑於二主乎孫婦既不代其姑

為主婦則固無庸服其姑之服竊謂虞庾之義似較賀氏為優矣

婦人為夫之曾祖父母服亦不見於經馬融解緦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云妻為夫之諸祖父母所服者四其報者二曾祖正小功故妻服緦不報也從祖祖父旁尊故報之鄭康成注則云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為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鄭所稱或說蓋即指馬氏之言夫經明言報而以不報解之固不可也外祖父母為外孫服緦於外孫婦無服鄭以諸祖父母兼外祖父母言亦非盡夫之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也然經既無正文而唐律政和禮書儀家禮並以曾孫婦為夫之曾祖父母服緦是仍襲馬氏之說也今案曾祖之身若是正適則固為宗子丈夫婦人皆為之齊衰三月矣即身是支庶而下有三世之適則亦得為祖於本支為宗於後世夫族之丈夫婦人推尊祖敬宗之義且為宗子之母妻服齊衰三月豈其祖之身而僅服以緦麻乎蓋曾祖以下之人視繼曾祖者為宗子則曾祖亦即宗子之父矣故經不見曾孫婦之服者亦該於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係內以齊衰三月服其至尊義等也

# 三禮陳數求義卷二十二

候官 林喬蔭 學

## 喪服

世叔父之服期以其與吾父為一體故半其三年若世叔母之亦期則傳謂其以名服者名即大傳所云服術有六其三曰名也然有名則有義豈徒以其牉合於世叔父已哉蓋世不乏早失怙恃零丁孤露之人使非有世叔母鞠育顧復之則其能自成立者鮮矣予之以母之名以重其責為伯叔母者不得不視之如子又有窮嫠孤婦獨老無依惟賴夫之昆弟有子則庶幾其生有以養死有以葬不正以母之名無良之子幾何不視若塗人者故聖人制禮立其名使之顧而思義知其無所逃也而此以名服彼從而報豈非篤親親之誼而厚風俗之原哉

世之偷也獨親其親獨子其子者衆矣聖人制服於已之衆子服期昆弟之子亦然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此說深得制禮之意蓋已子服期兄弟之子宜降一等然已知親其子已不有父母乎父母視已與兄弟皆子視已子與兄弟之子皆孫使體此意焉其可降乎則傳以為報之者義猶淺也漢世於兄弟之子直稱父子疏廣謂兄子受曰宦成名立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

蔡邕與叔父質爲程璜所陷邕自陳曰如臣父子欲相傷陷而史之所載如馬融以兄子喪自劾歸載封以伯父喪棄官去當時風尚之篤亦可想見後世變爲叔侄之稱名亡而實亦替矣

喪服有繼父之條傳曰夫死妻稺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此以恩制服正古聖王曲盡人情之至者善乎亭林顧氏之言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雖三王之世不能使天下無孤寡之人亦不能使天下無再適之婦假令婦年尚少夫死而有三五歲之子則其本宗大功之親自當爲之收恤又無大功之親而不許之從其嫁母則轉於溝壑而已於是其母所嫁之夫親之如子而撫之以至於成人此子之於若人也名之爲何不得不稱爲繼父矣長而同居則爲之服齊衰期先同居而後別居則齊衰三月以其撫育之恩次於生我也爲此制者所以寓恤孤之仁而勸天下之人不獨子其子也乃自晉傳元謂父無可繼之理此禮焚書之後俗儒妄造袁準亦謂此則自制其父亂名之大者由是後儒多有疑議而堯峰汪氏尤力肆詆排以爲此孤子隨母更適者苟其爲大宗之適也則家必有廟無所事於更築爲繼父者如之何其代爲之築也且彼無大功之親矣獨無小功以下之親乎哉宗法而既行也舉族之父兄子弟方推宗子而重焉有餘財則必歸之雖以之立廟可也安有顛連而入繼父之家者又安有藉繼父之財而始爲宮廟者哉苟其支子而已則雖爵爲大夫士猶當祭於宗子之家而不當有廟況幼孤乎爲繼父者分之財斯可也遺之宮室什器車馬衣服可也犯非禮而爲之築宮廟此暱愛之私不可之甚者也傳言所適亦無大功云云喪服小記又言皆無主後同

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則是繼父無子者也繼父無子其可撫妻之前子爲子與春秋崔杼娶東郭姜以其孤棠無咎入卒兆大亂於齊蓋同居之禍如此此亂宗之端敗家絕祀之所昉後世宜以爲鑒不可以禮文藉口也汪氏能言之士其深文之如是而顧氏亦謂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乃後儒不得其說而爲之辭夫汪氏之所以爲此辯者特以周時立有宗子之法以收族必無此煢煢無告之孤寡耳不知宗法成於繼祖有大功之親然後有宗子既無大功之親則安得有宗子爲之收恤且或起家單微或轉徙他國不幸身死妻稺子幼强近無親藐爾之孤繫祖

父之血食聖人制禮將聽其轉死溝壑以斬先祀抑亦姑
許其從母他適寄育於所適之家乎且其所云以其貨財
爲之築宫廟者豈必門堂階序之備制哉不過有一所以
棲神使其遺孤得歲時以伸其饋奠故注謂爲之築宫廟
於家門之外而疏卽解之曰以其中門外有已宗廟則知
此在大門外築之也隨母嫁得有廟者非必正廟但是鬼
神所居曰廟則亦奚不可者然且以神之不歆非族也不
敢寄其主於已之廟以婦人無二夫妻雖親而族已絶也
并不使與其子之祀事此又豈但不絶其祖父之血食已
哉而何慮其爲亂宗之端敗家絶祀之所昉是天下之人

皆如煬子之爲我而後可矣且喪服小記所云正是解傳
中同居異居之義皆無主後卽傳所謂子無大功之親所
適者亦無大功之親也同財而祭其祖禰卽傳所謂以其
貨財爲之築宫廟歲時使之祀焉者也如是而後謂之同
居不如是則不謂之同居同居始服齊衰期不同居則服
齊衰三月禮又若是其嚴也使其從母適彼之時此三者
一有不具是卽爲未嘗同居未嘗同居卽不爲之齊衰期
矣其又曰有主後者爲異居則是繼父與日有子已之報
之亦止三月終於無子始服期年隆殺之間何嘗不準情
酌理況此繼父所以恤此幼孤者無所不至而終於無子

所服祇極於齊衰期又何嘗謂繼父無子得撫其妻之前
子以爲子耶自注疏誤認同財爲同居其同居異財始同
後異及繼父有子爲異居諸文未有明解而言宗法者又
必拘於百世不遷不知繼祖之卽是大宗汪氏之讀又以
文害詞以詞害意遂疑爲繼父無子已與繼父同祭其祖
禰以是而毁聖人之經不亦寃哉
喪服不杖期章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
其祖也注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疏云章首已言爲祖父
母兼男女彼女據成人之女此言女子子謂十五許嫁者
陳銓又謂在室之女則與男同已見章首何爲重出言不

敢降者明其已嫁案此數說疑皆未當本經之例凡言爲
父爲母爲曾祖父母爲世叔父母皆是專指男子若女子
子則必别而言之此章首之言爲祖父母亦是男子不兼
女子也故此特見女子子爲祖父母之文但女子有在室
適人之别此經但云女子子則兼在室適人言之而在室
之義易明適人或疑其有降故傳特言已嫁者不敢降其
祖而在室之服不釋自明矣
昆弟姪爲姑姊妹姑姊妹爲昆弟姪在室本皆服期出嫁
則皆降爲大功然姑姊妹之無主者昆弟姪仍爲服期蓋
姑姊妹之薄也本爲其有受我而厚之者無夫無子是無

祭主特愍之而爲加服此哀惸獨之仁也姑姊妹雖據外成之義於巳之昆弟姪降爲大功而於昆弟之爲父後者仍從期傳謂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巳嫁而出父在歸父父沒則歸於昆弟之爲父後者昆弟爲父後卽所謂繼禰之宗也此其事或然不可知而曰必有者明必使之有可歸之所否則有所取無所歸雖當出亦不出之矣婦人體此意而爲其繼禰之宗從其本服是又禮之以義制者然禮稱情以立文有情有餘而文不足者有文有餘而情不足者姑姊妹骨肉之親其視世叔母之由外至者有間矣乃世叔母期而姑姊妹大功隆殺疑於不類然服者文也

哀者情也雜記載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言踊之絕地不絕地由於情之厚薄故哀有淺深非由乎文也矣哉云者反言以明之也注以由爲用謂美其能用禮文失聖人之旨矣

喪服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章據馬融舊讀以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一條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又爲一條言妾自服其私親者故傳之釋之亦分兩段自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以上是解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下言爲世父母以下是解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本經之文以兩爲字對舉而以大夫之妾貫之經傳之旨本自明顯無可疑者鄭氏誤讀以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爲一條而以女子子嫁者未嫁者連下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爲一條因疑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得與女君同此十六字當繫於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之下因文爛錯置於此且謂女

子子嫁者未嫁者是逆降其旁親以女子成人有出道降旁親之服明當及時而嫁疏釋之曰女子年十九後年二月冠子娶妻之月其女當嫁今年遭此世父以下之喪若依本服期者過後年二月不得及時逆降在大功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則於二月得及時而嫁不知逆降之說經典所無喪服之言女子止有在室適人之别未嘗爲巳許嫁者恐妨嫁期先減其服制況女子子之世叔父姑姊妹則父之昆弟姊妹女子子也父於昆弟期於姊妹女子子在室及無主者亦期父既在期女雖逆降亦不得嫁也且古之昏期何嘗拘以二月春秋二百四十餘年內女出嫁夫

人來歸天王娶后大夫迎女自正月至十二月並不以得時失時爲褒貶則服闋而昏四時俱可奚必吝此三月豫爲減殺且又刪易經傳之文以曲申其一已之私說乎哉梁書載朱异問北使李業興曰比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异曰女子逆降旁親亦用鄭義否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當時北方儒者悉宗鄭學而其言如此是其穿鑿附會之義固不能令人以信從而必以馬氏之舊讀爲正乃朱子初言舊讀正得傳意鄭所改文似牽強而其答門人之問則謂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已見於齊衰期章爲衆昆弟又見於

此大功章惟伯叔父母姑姊妹之服無文而獨見於此則當從鄭氏之說不知女子之出嫁與男子之出繼同男子爲人後者不降其大宗之親則女子於其伯叔父母自如本服可知而本經又言女子子適人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則其姑姊妹之服亦即包於昆弟姪之中非無文也然自朱子有此說後人如敖繼公輩遂專附鄭氏反詆子夏之傳爲首尾衡決兩無所當則毀經滅傳甚矣至如通典所載晉孫略之議以此伯叔父母姑姊妹皆屬夫家謂妻體夫尊得降其夫之伯叔父母姑姊妹爲小功妾賤不敢降故在大功則傳明言妾自服其私親與夫家何與若果夫家則經亦當云爲其君之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矣此其謬固無庸辨而杜氏取之亦不可解也

妻爲夫服斬夫報以期妾亦服夫以斬而夫之於妾據喪服則貴妾服緦據喪服小記則有子者爲之緦無子卽已其視妻不啻天淵者先王所以嚴適庶之辨而豫杜夫並妻匹適之漸也然小記之言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是專言士而喪服緦麻章但云貴妾不著其爲何等之人服之據鄭注云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貴妾姪娣也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馬融則以天子諸侯卿大夫言之今案天子諸侯旁期

且絕何有於妾之緦且使果爲之緦在五服之中其子反練冠麻衣縓緣以自處於五服之外不甚舛乎卽曰卿大夫而大夫於旁親之緦皆絕亦不應獨爲其妾服也然則貴妾之服指士而言古者經傳不相連屬此貴臣貴妾連上士爲庶母之文士之所以得有貴妾者士昏有女從者有媵注並以姪娣言之而曲禮云士不名家相長妾長妾卽貴妾蓋貴兼二義有子爲貴長亦貴也若大夫以上雖不爲貴妾制服而傳言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雜記言父母之喪將舉練祥之祭而有死者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是亦未嘗不致其哀也乃若檀弓載悼

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左傳載晉少姜卒叔向答晏嬰以寡君在衰絰之中此則縣子所謂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者當時之獘事非周公之明典也

喪服小記曰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喪服傳曰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而士爲庶母服緦大夫爲庶母無服或疑所報之輕明太祖製孝慈錄遂定爲適子衆子皆爲庶母齊衰杖期夫齊衰杖期禮父在爲母則然衆子適子之於庶母可比於已母之服乎禮爲祖父母世叔父母皆不杖期適子衆子之於庶母可加於祖父母世叔父母乎喪有杖者居則有廬祭則有禫適子衆子之於庶母亦居

廬而練禫乎宜當時初定此制而孫貴妃之喪懿文太子卽不肯奉詔所謂不行於妻子者也禮以義起庶子爲父後者於本生且緦古人所以嚴適庶之辨而恩情所隆又未嘗不曲爲之逹故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得加小功其或妾子無母與妾之無子者命爲母子且得爲之三年而又於其有子先卒者爲之立後以後庶母或以後祖庶母其恩與義各不相掩也無故而隆其父妾何哉若妾服女君以期傳固謂妾之事女君與舅姑等而女君無爲妾服之文鄭康成謂報之則重降之則嫌雷次宗云女君於妾不得如姑之降婦不降則應報所以不報者欲申聖人抑妾之旨若復報之則並后之誠意無所復故報之則違抑妾之義降之則有舅姑之嫌故使都無服無重嫌之責也今案報之固爲過重降之奚有所嫌並后匹嫡以釀禍亂爲君之漁色而溺寵也豈以女君服妾而然哉京山郝氏謂據傳既云妾事女君如婦事舅姑則女君視妾當如舅姑視婦舅姑於婦適服大功庶服小功女君於妾亦然萬充宗則謂縱不得爲適婦大功爲庶婦小功如舅姑之例亦宜降而爲緦縱不能凡妾皆爲之服亦宜從夫而爲貴妾緦此並不安於舊注無服而臆爲之說如此不知古之爲妾皆是姪娣有喪則女君自以其親之疏近服之若無

親則夫於貴妾服緦婦人從夫凡從服降一等緦無可降斯無服矣此經所以不著女君爲妾之服謂以報爲重以降爲嫌者非而又援舅姑服婦之例則益惑也

外親之服皆緦唯外祖父母以母所至尊故加爲小功然母有數名子又有爲後不爲後之異則服之與否亦復不同有曰因母者因親也不論適庶身所生之母也既爲所生則皆爲其外祖父母服矣而庶子爲父後者爲其外祖父母無服不爲後如邦人見喪服記有曰出母者爲父所出者也絶族無移服親者屬故子自爲其母期而不爲其外祖父母服見喪服傳有曰繼母者已母或出或殁父更娶他女爲

繼妻然已母是出則爲繼母之黨服已母是死則爲已母之黨服而不服繼母之黨見服問有曰君母者身是庶出謂適母之配父者也君母在則爲君母之父母服君母不在則不服見喪服傳有曰慈母者妾子無母父命他妾無子者子之是爲慈母服以三年而慈母之父母無服見喪服小記又有已身出後於人謂所後者之妻爲母而爲其妻之父母若子見喪服傳又有母本庶出而母有適母是爲母之君母母在則服母卒則不服見喪服小記凡此數者不服則已服之皆從外祖父母之正然宗無二統外親亦無二統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以此例之庶子君母在爲君母之

父母服亦不得爲生母之父母服必君母卒而後服可知也爲母之君母服則不爲母之生母服母卒不服母之君母然後得爲其母之黨服亦可知也若通典所載晉惠帝時尚書令滿武秋是曹彥真前母之兄而不爲外親相見如他人蔡謨江思悛之議以爲前母之黨亦宜有服不知繼子之於前母恩義兩不相及且此子自服其因母之黨安得復服前母之黨荀訥有云縱令前母之父母尚存父執子婿之禮而敬事之則其子固不可以不拜之猶不得以外祖父母爲名名之不正則非親也此論甚確而崑山徐氏反以不服爲怪亦昧於雖外親無二統之義矣

從母爲母之姊妹舅爲母之昆弟其親同宜其服之無異而舅服止緦從母小功者傳曰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蓋先王制禮莫先正名父黨之尊由父推之故世父叔父從祖父從祖祖父皆有父名而父之姊妹固不可以稱父亦不可以稱母則謂之姑母黨之尊由母推之故從母有母之名而母之兄弟固不可以稱母亦不可以稱父則謂之舅既無父母之名斯無可加之實此從母所以小功而舅止緦也然從母小功而從母之夫無服舅緦而舅之妻亦無服蓋舅與從母從於母以爲親所謂母族也從母之夫舅之妻與母無族屬猶之姑姊妹爲父族而姑姊妹

之夫非父族也禮曰親者屬絕族無移服舅與從母是親者之屬從母之夫舅之妻是絕族矣奚服之有唐太宗以舅爲母族之本姨乃外戚他姓遂令加舅小功與從母同元宗又增舅母爲緦麻豈達聖人緣名定分之微意哉然檀弓又云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何哉鄭氏注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或以同居生緦之親可然經但云君子未之言何必其甥非之故張子斷爲此是甥自幼居於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稚恩養直如父母所以爲此服也蓋禮以義起當時有此二人因其

恩養故一爲從母之夫服一爲舅之妻服亭林顧氏曰二夫人相爲服從母之夫與謂吾從母之夫者相爲服也舅之妻與謂吾舅之妻者相爲服也上不言妻之姊妹之子下不言夫之甥語繁而冗不可以成文也聞一知二吾於孟子以紂爲兄之子言之此禮經所不載故曰君子未之言或以其有同居共食之恩而許之同爨卽指此二人言非謂凡同爨者不論何人皆當服緦也此則禮之所無事之所有者然服以義起則固非服術之正矣

檀弓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此是聖人遠嫌之意所謂使人知自別於禽獸者固已然實有不得爲之制服者蓋制服之義不越尊親魏何晏云凡男女之相服也非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敬今嫂叔同班並列無父子

之降則非所謂尊卑也他族之女則非所謂骨肉也晉傅元云骨肉者天屬也正服之所經也義立者人紀也名服之所緯也正服者本於親親名服者成於尊尊嫂之與叔異族之人本之天屬嫂非姊叔非弟也則不可以親親理矣校之人紀嫂非母也叔非子也稽之五服體無正統定其名分不知所附合此二人之言觀之則嫂叔之無服固嫌於名義之無所屬而豈徒爲引嫌之故哉是以喪服傳及大傳並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蓋嫂叔無親親之誼不得正

服此理人所共知特恐或者以伯叔母亦是無親而得以服期嫂叔當同此例故特著其義謂父之昆弟爲世叔父屬乎父道故其妻屬乎母道而有世叔母之名也兄弟之子爲從子屬乎子道故其妻屬乎婦道而爲夫之世叔父母服也若弟妻不可以爲婦猶兄妻之不可以爲母故反言之曰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以見其同班同列無有尊卑名由尊卑而生無尊卑則無名以服故又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故嫂叔之無服但語遠嫌則猶無以關辨者之口謂先王制禮豈專爲不肖者設卽遠嫌亦當遠之於生前不必遠之於身後而無名則雖

有恩義亦不能不爲之緦傳之所論深切著明乃自蔣濟成粲妄疑禮經之誤唐太宗遂定爲小功五月之制而近儒萬季野徐健菴又據喪服記有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之語遂斷爲嫂叔之服宜從大功如此則喪服之經子夏之傳檀弓大傳奔喪諸文皆不足信此正庾蔚之所謂蔣濟成粲排棄聖經賢傳而苟虛樹已說者得不謂其誣於禮乎然則喪服記之言奈何曰傳固自解之矣傳云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此固釋記所言兄弟之文而齊衰三月章亦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是此所記謂夫之小功之親妻降一等而服緦豈郎叔兄公

之謂者卽強以兄弟當昆弟亦是婦人之服男子若男子之服婦人又見於何許而遽定爲嫂叔之相服乎哉是則無服者禮之正而檀弓言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奔喪言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又言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逸奔喪禮亦言無服袒免爲位者唯嫂叔則又未嘗不足以達其情萬氏乃謂當夫身沒之後舉家縞素而我獨吉服其間曰將以遠嫌天下豈有此不情之人豈於諸經所謂爲位而袒免哭踊者皆未之見耶

公子爲父所厭於其所生庶母無服而公子之妻得爲其姑服期服問所謂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是也

公子既不爲其母服則亦不爲其母黨服可知而公子之妻服其姑並服其姑之黨服問所謂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是也然公子之妻如此則凡人之有庶母庶姑者可以此例推之爲庶母庶姑者如此則凡非庶者亦可以此例推之但經於婦人之服止著夫黨而於夫之母黨無文今據公子之外兄弟鄭注謂是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夫姑之子曰外兄弟舅之子曰內兄弟則外兄弟當以姑子釋之卽母黨對本族爲外亦當以舅子爲言而乃以爲外祖父母從母何哉葢婦人於夫之昆弟無服何況外家且姑舅之子夫皆服緦妻從而降一等是無服也唯外祖父母從母夫服小功妻降爲緦是爲有服然何以稱外兄弟齊衰三月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又記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明小功之服得有兄弟之稱故此之外兄弟注以外祖父母從母當之且因此益知記所云夫所爲兄弟服妻皆降一等者正以婦人於夫所爲小功之親經並未著其從服故特於此見之則夫所爲小功之親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庶婦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皆內兄弟之服也外祖父母從母皆外兄弟之服也妻從其夫皆降一等則皆爲之服緦焉賈疏釋喪服記但指夫之從母而言既偏而不備成粲復

執以爲嫂叔有服之證則又誤以兄弟當昆弟不知昆弟之稱專指同輩兄弟則昏姻異姓並得通之卽輩行不同者亦統括焉萬氏泥成粲之言亦以兄弟直當昆弟宜其於服問不能解也

檀弓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游夏皆文學之科而言禮之異如此家語又載邾人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爲之服因顏亥而問禮於孔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爲之服不同居者繼

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是孔子但論同居者宜服而不言其服之如何先儒於此多所辨論鄭元王肅並以大功爲是而所據又復不同鄭據禮言親者屬是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而母是我親生其兄弟是親者血屬故降一等而服大功王肅據繼父服齊衰其子降一等故服大功然禮所謂親者屬是言出母之身子於其母親不可絕非謂其母之親皆得聯屬果爾則出母之父母子又何以無服乎故鄭之失聖證論規之繼父齊衰期者其繼父之無子者也若繼父有子則止齊衰三月而子反得大功九月不更仄乎故王之誤張融正之盧植以爲禮家推之當在

小功以母親極於小功高堂崇謂若同居宜從同爨服緦無緣大功乃重於外祖父母淳于睿以爲繼父同居異居有輕重同母昆弟亦宜如此異居大功同居有相長養之恩服齊衰今案繼父之所以有服者以已幼無大功之親收養從母適彼彼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以報其撫育之恩若同母昆弟雖嘗同居而於已無恩於名不順何服之有夫出母之有服以其出而不嫁也若嫁則亦絕族無服母且絕族況昆弟乎是以喪服一篇並不及此家語出於王肅固不足信而檀弓則正著此非禮之禮所由始與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爲一類之事觀子游之言

曰其大功乎疑而不定之詞子夏之言曰我未之前聞明前此並無此禮其又曰魯人則爲之齊衰明是魯人失禮之所爲乃狄儀不得其意尤而效之而開元禮以下竟定爲小功之制不唯乖周公之典亦並失子夏之旨矣

臣從君之服皆降一等諸侯爲天子斬衰則諸侯之大夫士宜齊衰期乃士無服而大夫繐衰者葢制服之道不越尊尊親親諸侯之臣不得以其戚戚君況於天子如以尊論則天子至尊無與爲對非若君之父母使其制服非斬貴稱而身非本國則以本國之君爲天安得復天天子此聖人所以示純臣之義使之一於事君故諸侯之臣於天

子無正服亦無從服也然經又特著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繐衰既葬除之者何哉傳曰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也鄭注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賈疏引周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頫曰視此並是以時會見天子天子待之以禮皆有委積飱饔饗食燕與時賜加恩既深故諸侯大夫報而服之也然周官大行人言天子待諸侯使者之禮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亦如之則士亦有接見之禮而何以無服禮諸侯之適子有誓於天子之文是亦得接見矣而服問言世子不爲天子服則又何哉且如賈疏之言大夫

接見天子者乃有服其未聘問接見者宜卽無服而何以經止言大夫而不分別其接見與否射慈謂大夫有出朝聘之事故言接見雖未接見猶服此服則此是正服其服之者皆在其本國而諸侯之國去京有遠近斯聞訃有早晚何以得一概限之以既葬卽除乎若但謂其以葬爲節則列國之大夫除之先後彼此不齊若謂天子之喪七月而葬大夫之服皆以七月則經與傳亦何不直言七月除之今經言既葬除之明是諸侯之大夫身在京師與於天子之葬傳言以時接見者卽此未葬七月之中有接見之事蓋諸侯之大夫本於天子無服而或以朝貢在京適遇

天子之喪或諸侯奔喪大夫從其君而至或其君有故修服於國大夫共弔葬之禮而來在京師之日以事接見於天子不可以無服故特制繐衰葬畢卽除不在五服之內若士雖亦從行而上有大夫固可不接見於天子則亦可無庸制服矣

喪服齊衰三月章言舊君三條義各有主先儒之解頗多淆惑今案第一條云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夫曰仕焉而已則不拘致仕罷黜但非在位任職者卽是而止言已不言去則仍居本國可知如是而舊君没既不可同於見爲臣者之服斬而食人之祿居人之國又不可以無服故齊衰三月援國人之例而并服小君則又不盡與國人同也其第二條云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夫曰大夫在外明是去國不反之臣言妻與長子服而不言大夫則是大夫之身不服蓋去舊君而仕新國其妻子仍在故國者傳於妻言與民同而不言未去於長子言未去而不言與民同互文以並見也三條云大夫爲舊君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

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此則大夫去新國而未仕者舊君猶望其歸爲之埽其宗廟故傳以去而未絕爲言然此言未絕則知大夫在外者是已絕彼與此皆言去則知仕焉而已者爲未去乃鄭氏解第一條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致仕者然去位之事多端豈必老與廢疾解第二條大夫之妻謂妻雖從大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則士昏禮舅饗送者明有若異邦之女士且外娶何況大夫其解第三條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者則傳明言已去在郊猶其故國而未去也敖氏以第三條大夫爲舊君卽在外之大夫爲之第二

條但據妻與長子言之云舊國君明妻子亦在外大夫與舊君恩深故雖去國而於已服之外妻子又爲之服如此則經當云大夫在外與其妻長子爲舊君不宜分爲兩節且其所稱云舊國君明妻子亦在外者本於晉淳于睿之說謂若妻未去自若民也不爲舊君不知傳明言長子未去何以亦云舊君是舊國君云者從大夫而言婦人從夫子從父也京山郝氏則以第一條君之母妻謂民爲本國君之母妻服國人皆稱小君與君同尊故皆爲齊衰三月非謂舊仕者如此則君之母妻四字經文當繫於庶人爲國君之下不宜在爲舊君之下斯其謬妄不辨自明又其

解第一條舊君云嘗仕於國非故家世官偶見用而遂去之恩輕誼薄如中下士庶人在官輩與民未遠今不仕與民同服解第三條云故家世族誼無可絕以禮致仕非奔放之比前舊君服言與民同者無官削籍本與民同此與民同者致臣而去退自處於編氓者也夫傳止言仕焉而已何由知其削籍且亦何見止是中下士庶人在官之輩若以禮致仕非奔放者則亦止在本國何緣傳言其去且煩君之埽其宗廟哉此章之傳屢言與民同以此本是民服其君之服豈必其有所區別於其間者至若虞喜之論謂癈疾沉淪罔同人伍不淪臣道齊衰三月可也老而

致仕臣禮既全恩紀無替自應三年不得三月後之議者遂以老疾致仕及三諫去者與其他解職之臣不同因之有服斬服齊之難辨說紛然皆無當於經傳之旨也

檀弓載縣子之言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而引殷之諸侯滕伯文爲其從子從父齊衰爲證則是不降者殷禮降者周禮明矣蓋上世簡質至周而文故尊尊親親賢賢貴貴者周道然也周官司服卿大夫之凶服加以大功小功中庸言期之喪達乎大夫儀禮喪服大夫於期服以下皆降一等先儒據此並謂國君絕期大夫絕緦然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適婦之服大功而君主

之則是正統之親雖功服君固不絕也大夫雖云絕緦而喪服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不專言士則大夫於所生庶母雖爲後亦服緦也是則正統之服雖天子諸侯卿大夫皆依本服所得絕得降者旁親而已然亦唯天子於旁親盡絕諸侯則尊同者不絕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是也始封者不絕子夏傳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大夫視君爲卑則不敢絕而爲降且并不敢降其宗此又尊尊之中別以等殺者葢古人最重祭祀喪則廢祭天子至尊以一身繫郊社宗廟之重不可以旁親之服廢天地祖宗

之事故惟正統之喪必不可已者服之而有越紼之舉有攝代之儀非此則身親大禮不得不絕私親矣諸侯有宗祀與天子同而尊殺於天子則尊同者已不能厭之始封之諸父昆弟已不得悉臣之也大夫與士雖俱有宗廟而大夫於其君之祀事有爲尸助祭之職且期功之服常而大夫之人員少不得不降服以通其變固非若士之位卑而員額又衆即使遂其私服而公事亦不至乏人也然則聖人制禮損益舊規俱有精義萬季野乃謂此類皆後世之强宗增損先王之舊典爲之非周公之本書如此其亦未之深思也已

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此專指諸侯而言賈疏乃云天子之義亦當然若虞舜之與漢高皆庶人起爲天子蓋亦不臣諸父昆弟而有服不知天子至尊無對非諸侯之比既有天下一民莫非其臣即如二恪三王後雖待之爲賓而未可謂其非天子臣也寧得援封君之例必俟三世後始盡臣其諸父昆弟設五屬人繁期功相繼兩代之閒不得常親天地祖宗之祀有是理乎然則天子諸侯雖同南面稱君而尊固有等也惟是諸侯固不可上通乎天子而或疑其可下該乎大夫故虞喜謂始封之君尚服諸父昆弟而始爲大夫便降旁親尊者就重而卑者即輕輕重顛倒豈禮意哉此爲據諸侯成例包於大夫以相兼通則一代爲大夫不降諸父二代爲大夫不降兄弟三代爲大夫皆降之先儒多韙其說然亦非是蓋諸侯所以始封而不臣其諸父昆弟者以諸侯無降服臣之則直絕之絕之則嫌與天子無異也大夫不絕服止降一等則即其始爲大夫於諸父昆弟之服未嘗無也唯降殺之以著貴貴之義而已使必俟三代爲大夫而後皆降則禮於凡降服之文當言世大夫不得止言大夫矣

大夫之服所不降者祖也適也宗也尊同也非此皆降然

大夫之降以貴貴大夫之子曷爲亦降哉蓋大夫得立三廟祀其太祖凡所爲牲殺器皿衣服官司禮文皆備其子姓亦皆有事於廟中以爲尸而行饗若大夫降而子執本服則有不得與於祭者矣故大夫之子從父而降惟是經屢言大夫之子之服或稱適子或稱庶子（如大夫之適子爲妻大夫之庶子爲衆昆弟之類）其不分適庶但言大夫之子者則皆與大夫連文（如大功章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小功章大夫之子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之類）獨齊衰不杖期章云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此不分適庶亦不連大夫蓋經傳之文彼此

互備也案大功章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是大夫於其身之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之尊同爲大夫者固依其期之本服不降大功矣又曰大夫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是大夫於姑姊妹女子子之爲命婦者既不降其大功之本服而苟其無主則必加等而爲之服期矣凡此六命夫六命婦唯世叔父昆弟姑姊妹大夫父子皆服期若大夫之子所謂世叔母在大夫則爲兄弟妻無服者也所謂子昆弟之子在大夫則爲庶孫大功者也所

謂女子子在大夫則爲女孫小功者也大夫之子並爲之期不嫌其與大夫異者蓋以父爲大夫於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之親其尊同無主者尙皆不降已何敢降以踰於父然則父之所降子不敢不降者以便父之事父所不降子亦不敢降者以率子之情凡以明子有從父之義非貴大夫之子亦非謂其以大夫之尊厭其子也

唯子不報傳曰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鄭注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唯據女子似失之賈疏申之曰以其男女俱爲父母三年唯爲長子斬其餘降何得言報故知子中兼男女今案男子爲父三年從無服期之禮此其爲不在報中明矣唯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服期定禮本是如此今此大夫之子爲其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服期而世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皆報以期此女子子服父亦期嫌其亦是報服故特著之曰唯子不報傳卽以女子子釋之謂女子之服父期不論其爲命婦及有主無主皆然也且本章上文亦云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此是士爲婦人無主之服而卽繼之曰姑姊妹報不言女子子明是女子子之期不在報服之例則

傳正合於經旨注疏反譏其失何哉

大夫絶緦者謂大夫於旁親之服皆降一等緦服降等卽是無服故大夫無緦也然記言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注兄弟猶言族親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則大夫於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從父姊妹皆當從小功降一等而服緦矣然中庸又言期之喪達乎大夫何哉熊安生曰此對天子諸侯故云其實大夫爲大功之喪得降小功小功之喪得降緦麻孔頴達謂其義當然但無正文今案妻之父母服經宜緦小記曰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夫世子以與大夫之

適子同爲妻服期故得爲妻之父母緦則大夫之適子亦爲其妻之父母服可知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則大夫亦不降其妻之父母可知然則大夫爲所生庶母爲妻之父母皆從正服之緦爲族親之小功者從降服之緦曾謂大夫果無緦服乎

先王所以制爲三殤之服者何哉蓋人情溺愛其子女於其夭死恒有過情而哀者而旁親視之又多不及情而恝故爲之立中制節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其服之以大功小功緦麻而有九月七月五月三月之差既除則從祖祔食其禮上達於

天子諸侯大夫而若汪錡之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則又雖童勿殤以通其變所以酌理準情者至矣自明祖製孝慈錄刪而不載此服遂廢而過情之輩至有爲之立後爲之遷葬嫁殤者所謂過猶不及均非先王制禮之意也

喪服小記曰丈夫冠而不爲殤女子笄而不爲殤據禮男子二十而冠故十九而下爲長殤而內則雜記皆言女子十有五年許嫁而笄則殤不必其十九以下且本經有大夫爲兄姊之長殤小功妻爲夫姊之長殤緦麻之文則男子之娶不必三十大夫之爵亦不必五十蓋禮言其極逕不過此耳左傳言國君十五而生子士冠不必二十也雜記言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是笄亦有不十五者然則大夫士之家世其爵祿早冠早昏者固亦有之既已冠昏即不爲殤故春秋僖九年伯姬卒公穀二傳並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與小記之言合而子夏傳所云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者亦約其大限如此先儒過泥其說遂並疑大夫不應有兄姊之殤馬融以爲關有罪若畏厭溺當殤服之賈公彥則以大夫與兄姊同十九而兄姊於年終死已至明年初二十因喪而冠是已冠成人而有兄姊之殤敖繼公又以昆弟姊妹取便通文非實有昆姊此皆不得其說而曲爲之詞者觀喪

服不杖期章有大夫之子爲子及昆弟之子爲大夫者之服則或以德行或以世適固有早歲即爲大夫者矣至於丈夫已娶而有姊殤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孔子十九而娶亓官氏亦非盡無稽也

殤服例降一等而雜記云長中下殤視成人者鄭注云視猶比也所比者哀容居處蓋降其服而情不降也若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傳曰無服之殤以日易月鄭注云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殤而無服者哭之而已賈疏云若至七歲歲有十二月則八十四日哭此則唯據父母於子不關餘親馬融王肅則謂以日易月者以哭

之日易服之月殤之期親則以旬有二日哭緦麻之親則以三日爲制後儒之說各主一義今案本傳云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是惟據父母於子言之蓋父母之哀子甚於他親也然此無服之殤自命名以至七歲父母之所以鞠育而顧復之者用愛之情與年遞增則其死也所以哀之之情亦與年俱進蓋以歲月之久暫而致其情之淺深此理之固然者故長殤中殤下殤亦以其年爲服之差則七歲而殤之八十四日遞降而三月命名者殤之三日正聖人之所爲緣情而制也若必以爲哭之日易服之月則應服期

者哭十二日七歲之子如此三月之子亦如此哀情果無輕重乎是則鄭賈之義優於王馬矣惟是殤之爲言傷也中情悲傷如不飲酒作樂之類非專言哭禮父母之喪始死哭晝夜無時既虞卒哭朝一哭夕一哭既練哭無時哀至則哭而謂七歲之嬰必爲之哭八十四日亦過泥也

喪服殤小功章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注云此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也又緦麻章傳曰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注云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也疏云鄭知義必然者以小功章傳發在從父昆弟丈夫下緦麻章傳發在婦人爲夫之親下也今以經文繹之竊謂其皆誤案小功之傳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此以本經殤大功章自子女子子以下凡九等皆長殤中殤連文緦麻章亦有庶孫之中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二者惟此章所列男女之殤凡十一節止有長殤下殤而無中殤之服故疑而發問曰中殤何以不見謂此小功之殤服何以不見中殤傳答以大功之殤中從上故大功之章皆長殤中殤連文小功之殤中從下故此小功之章不見中殤也此中殤是指凡中殤宜小功者非專謂從父昆弟此大功小功卽據殤服之大功小功而言非泛指成人之大功小功也其緦麻之傳繫於篇末

先曰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繼之曰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乃總論三殤制服之法於篇末括其大要凡經所未備者舉可以是求之蓋三殤之服由成人而推長殤中殤由成人之本服降一等下殤由成人之本服降二等然屬有疏戚則又爲之上比下比焉齊衰之殤謂本服宜齊衰者其中殤從上服大功爲降一等情戚也大功之殤謂本服宜大功者其中殤從下服緦麻爲降二等情疏也齊衰之中殤從上故大功殤服有九月七月之差而經以長殤中殤連文大功之中殤從下故小功殤服不見中殤而附之於緦麻此總論三殤服制故以成人

本服之輕重爲權而綴於喪服之末篇不惟非專指婦人爲夫親之服亦並非爲緦麻之殤服發也乃自漢後諸儒並沿注疏之誤而不覺惟京山郝氏稍似知之而謂叔父以下中殤在大功而此又云中殤從下則中殤十二三以下者從小功亦可是亦游移之說非能確有所見也

傳曰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愚既斷爲緦論三殤之法而知注疏及諸儒之誤矣今即傳所言以求之經如子女子子叔父姑姊妹昆弟適孫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其成人本服皆齊衰期也今以其爲長殤爲之降一等服大功九月而此諸人

之爲中殤者則又以其爲齊衰之中當從上也故亦爲之大功七月若下殤則降二等爲之小功五月焉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庶孫婦人爲姪爲夫之叔父大夫之妾爲庶子其成人本服皆大功也今以其爲長殤降一等服小功五月而此諸人之爲中殤者則又以其爲大功之中當從下也故别爲之緦麻三月葢大功降二等爲緦麻此之中從下故爲降二等之服與從父昆弟等之下殤同若從祖昆弟從祖父從母夫之姑姊妹成人本服皆小功也今以其長殤爲之降一等服緦麻三月下殤降二等爲無服大功之中從下則小功可知故亦無服然則緦麻章

之庶孫中殤正是服制如此經例如此而注反以爲當是下殤言中殤者爲字之誤不甚謬乎王肅又以庶孫之中殤是大夫爲孫服士爲庶孫大功則大夫爲之小功降而小功者則殤中從上夫大功之中且從下小功愈疏安有從上之理况經凡言大夫之服固未有不特書大夫以别之者也子夏之傳正慮後世之惑特發其例以示人而人乃益滋之惑豈非鹵莽滅裂之爲害乎哉

# 三禮陳數求義卷二十三

候官　林喬蔭　學

## 喪服

五服者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而周官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注以爲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蓋以本文與車旗宮室並言車旗宮室以爵爲差故服亦然今案車旗宮室之等掌於典命服之五等掌於司服各有專官則此所云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者當專屬天子而言服有吉凶故辨之車旗宮室則禁之使無淆雜凌僭焉爾若是爵等則儀禮著公及大夫士之服而卿不見知卿與大夫同爲一等雖士之下尚有庶人儀禮有庶人爲國君之服然記明言禮不下庶人卽庶人之服亦不必其辨之以

小宗伯也蓋天子雖絕旁期而齊斬仍從本服且於諸侯卿大夫士之喪並有弔服故司服職云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經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然則王之凶服五斬衰齊衰錫衰緦衰疑衰也皆掌於司服而辨之以小宗伯矣

五服之冠衰裳皆用布其服之輕重以布之精麤爲差而布之精麤以其升數之多寡爲别古無木棉布皆績麻爲之幅廣二尺二寸其經以八十縷爲一升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是吉服之布一千二百縷也又云去其半爲緦加灰錫也鄭注緦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由是諸儒之說皆謂緦服之布爲七升有半夫緦爲五服之最輕者由斬衰以下以次遞殺至緦極矣過此卽吉而經傳所載斬衰三升三升有半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則雜記言十五升去其半儀禮言十五升抽其半若從先儒之說爲七升有半凡六百縷則不但加於三等小功之上且直介於三等大功之間矣故朱子亦嘗疑之謂小功十二升則其縷反多於緦不知是如何而敖氏又附會其說以爲此布七

升有半乃在小功之下者以其縷細也升數雖多而縷粗猶居於前如大功在繐衰之上升數雖少而縷細猶居於後如緦麻在小功之下夫既以八十縷爲一升而布幅又限於二尺二寸則升多者縷必細升少者縷必粗此理之顯而易見者也豈有升多縷反粗升少縷反細者繐衰在五服之外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天子之服傳以小功之總言之明是權制不可以例緦之正服也然則經所云抽其半記所云去其半非謂於十五升中分其半數乃謂於十五升中去其半升是爲十四升有半其縷則一千一百有六十蓋過此則十五升朝服深衣皆用之吉布非凶布

故服至此極也信如書說則經記之文但當曰七升有半可耳不則亦曰八升去其半可耳而胡為以十五升為例乎是於輕重之差固已不合而其稱名舉類亦不倫也

喪服有正有義有降斬衰無降惟正義二等子為父妻為夫父為長子正也諸侯為天子臣為君為人後者為所後義也齊衰以下皆有降正義三等故其服之升數亦各為三等自斬衰至緦為五等自斬衰之三升至緦之十四升有半為十四等然喪服之經止言斬衰三升而記言三升三升有半喪服之傳止言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而記言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記於經傳各

多一等間傳則又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斬衰少喪服記之一等而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各多一等參錯舉其文彼此互見不可泥也泥之則不特間傳與儀禮不通而喪服一篇經傳記又胡為互異乎以此推之知斬衰二等齊衰以下皆三等緦服亦有正義降三者之差則以諸服所差升數例之當為十三升十四升十五升而十五升為吉布故去其半升為十四升半猶斬衰正服三升齊衰降服四升而斬衰之義服為三升半也其間傳及喪服傳止云十五升抽其半為緦而不及十三升十四升者亦猶之斬衰止及三升大功小功止及九升十一升也斬衰最重舉其重二功在輕重之間則舉其中上緦服最輕故但舉其輕者非謂無十三升十四升也先儒以經所不見遂謂其無則自三升以至十二升皆成布而可服寧獨無此十三升十四升之布乎哉

喪服記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為受受冠八升間傳文同而大功以下其冠不著但發其例於齊衰之傳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夫曰冠其受卽喪服記所云以其冠為受者大功以上有受

服故齊衰大功皆冠其受而冠衰之升數不得不異小功以下無受服則直以其衰為冠故曰緦麻小功冠其衰而衰與冠之升數不必有殊冠其受而衰冠之升數既異則正義降之衰異而冠不妨從同冠其衰而衰冠之升數既同則正義降之衰異而冠亦從之別觀喪服記云三升三升有半是衰異也云冠六升是其冠同也又云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則既受之後雖正義而冠衰盡同其所異者亦特異於初喪未受之際耳以此推之齊衰之初喪其衰為四升五升六升其冠同為七升受冠八升既以其冠為受則無分正義降衰同七升冠同八升矣大功之初喪其

衰七升八升九升其冠同爲十升受冠十一升及以其冠爲受則亦無分正義降衰同十升冠同十一升矣小功以下無受各冠其衰則小功之降服衰冠俱十升小功之正服衰冠俱十一升小功之義服衰冠俱十二升緦麻之降服衰冠俱十三升緦麻之正服衰冠俱十四升緦麻之義服衰冠俱十四升半蓋據喪服記之言斬衰之正義二衰同冠二受同衰則齊衰大功可知矣據喪服傳之言齊衰大功冠其受緦麻小功冠其衰有受者冠衰始異而終同則無受者始終皆同又可知矣且有受者正義降得以其所受之一而三衰同冠則無受者之正義降三衰欲據其

一以爲冠而不得其必各冠其衰更可知矣注疏以喪服記所云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但據齊衰之降服而言其正服義服及大功三等之冠受並所未見因推衍爲說謂齊衰正服衰五升冠八升受衰八升受冠九升義服衰六升冠九升受衰九升受冠十升大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受冠十一升正服衰八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受冠十一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受衰十一升受冠十二升自大功降服以上之冠去衰常三等受冠去衰常一等大功正服義服之冠去衰二等受冠去衰亦一等然與記所著斬衰二衰同冠二受同冠衰之

例不合若謂斬衰爲服至尊不可爲例又何以大功之降服正服二衰亦同冠十升而二受復同爲十升之冠十一升之衰是自淆其說也至若小功以下無受冠以其衰傳有明訓固無可疑其先緦麻而後小功者以有受者服之重言重則先重後輕故曰齊衰大功無受者服之輕言輕則先輕後重故曰緦麻小功是以經文多言緦小功乃輕重之例當然盛氏世佐獨謂緦麻言於小功之上者明小功之冠亦同於緦麻小功以緦麻之衰爲冠緦麻以小功之冠爲衰然則緦麻又將何冠乎若亦緦麻是緦麻冠其衰小功非冠其衰也若以緦麻絕句小功冠其衰爲一句

明小功以緦麻之衰爲冠是上文亦以齊衰爲句大功冠其受又句明大功以齊衰之受爲冠則此傳本間齊衰之冠大功以下乃並及之非專爲大小功而發且大功之冠亦非齊衰之受也至郝氏又謂緦麻以小功之冠爲衰小功以大功之冠爲衰則經宜別白言之安得統云冠其衰並不辨其冠之何等耶

小功無受先儒多謂布之升數窮於小功之十二升故小功無受者無受布也此說非蓋小功輕喪文不縟爾然卽葛五月衰不變者麻未嘗不變也古者受服以三月爲節視天道之一時而變故期之喪四時也大功之喪三時也

小功五月雖云二時而三月之後僅餘兩月實不足一時之數故麻易之而衰不必變若謂十二升以下無布可受則自六升以上即稱成布先儒亦有以十四升說疑衰者寧獨無十三升之布乎況殤大功則自七升以下皆有受布知無受者不緣非無布也

五服之精麤異而制度同故通謂之衰經於齊斬二衰外大功則曰大功布衰裳小功則曰小功布衰裳惟緦麻未言衰而周禮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是緦亦爲衰且不特五服稱衰弔服亦爲衰也葢衰之爲摧以此著哀摧之意故喪服記云凡衰外削幅賈疏

曰言凡者總五服而言明五服皆同此制溫公書儀乃獨於斬衰具喪服之衰制齊衰則以布爲寬袖襴衫大功以下則皆白絹襴衫家禮又謂大功以下無衰負版辟領勉齋黃氏因言衰負版辟領惟子爲父母用之旁親皆不用信齋楊氏遂謂家禮是初年之本於齊衰旁親之服亦去其衰與負版辟領夫服之輕重視其布之精麤若其制度亦復不同則五服不得稱衰而記所言衰裳之式但目斬衰可也何以言凡況齊衰之中有三年者有杖期者有不杖期者有三月者若旁親不爲衰負辟領之制則又何以槪謂之齊衰經記之言並不爲之細別耶瓊山邱氏發明家禮者亦嘗疑之以爲儀禮注所謂孝子哀戚之心無所不在特就其重者言爾豈具服者於其旁親皆無哀戚之心特假是以爲文具哉葢其意以斬齊二服有衰功緦無之功緦之名專取用功治絲之義而不稱衰獨不思緦衰之文固見周禮而功衰之稱見於儀禮禮記者尤不一而足乎敖氏又謂五服皆衰負版惟孝子有之孔子式負版以其服最重亦復不然據喪服記之文所列負也適也衰也統承凡衰及若齊而言明凶服皆是如此若負版惟孝子有則亦不可通於齊衰之有旁親也

周官小宗伯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肆師禁外內命男

女之衰不中灋者檀弓亦云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法也式也物也皆謂其升數之精麤多寡與裁制之大小廣狹各有一定者也升數以別輕重裁制則五服同之故特詳於喪服記但經文簡而質注疏曲而繁後儒又各自立說其制遂棼然而難明今案雜記言端衰元端爲吉時常服凶衰如之是其規制與元端同所異者負適衰耳夫端之爲言正也元端衣袂皆二尺二寸取其布之整幅使廣袤相等故謂之端而喪服記云衣二尺有二寸注衣自領及要又云袂屬幅注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葢衣二尺二寸者袂亦二尺二寸縱橫如一所以爲端袂言屬幅不言

尺寸者以布幅本皆二尺二寸屬而不削卽是整幅其爲二尺二寸可知也衣言二尺二寸不言幅者以上文言凡衰外削幅則其廣已見而其長未明故特著之削幅雖少殺其邊幅不盡二尺二寸之布而其長二尺二寸益以袂之二尺二寸則正方而端矣王氏廷相乃以衣之二尺二寸指自袂之本及衣身而言則衣身兩幅衣袂兩幅通左右有八尺八寸半之亦四尺四寸不得言衣二尺二寸也盛氏世佐又以衣指袂身言其從腋下向袪長短之度則袂言屬幅已知其廣衰皆二尺二寸無庸復贅且是袂身亦何得遽以衣目之則袂指袂身衣指衣身經文固自明

也又云袪尺二寸者袪袖口也袂既廣二尺二寸而其袖口則縫合其下一尺而其上之一尺二寸不縫足以容兩手之併而拱杜氏通典乃謂繼袂之末又綴以廣尺二寸之布謂之袪敖氏又謂尺二寸者亦圜殺一尺如深衣之袪則衣形皆不正方何以名端乎然則衣袂袪之制悉與吉衣之元端同惟成衣之後加負加適加衰爲異爾其所以加負加適加衰者謂服以表哀負者荷也失所倚任哀在背也衰者摧也中心摧痛哀在心也適者之也之左之右哀無適而不在也此皆加布於衣以爲表識然凡製衣之道必先開當項之處以爲領今記詳於衣袂袪而不及

領者以領之大小隨人之肥瘠爲之其尺寸不可預定也但古者禮衣皆方領此凶服之衣袂袪既悉如端衣則亦爲方領之制可知既爲方領於是就所開領之處左右各用布一片加綴於其上名之曰適著衣之際此適正當肩上在左爲左適在右爲右適前後皆得見之記云適博四寸據一邊言合兩邊當用布八寸然不言其長者以領之大小無定長短卽視其大小耳又云出於衰者衰亦加布爲之當胷之前長六寸而博四寸據適之博四寸爲一邊則衰之博四寸亦爲一邊兩邊合爲八寸然衰正當胷而適在領旁則適與衰雖皆博四寸而適恒出於衰外乃不

言其所出之數者亦以適加領旁領之大小無定領大則適出於衰者多領小則適出於衰者少而其出於衰則必然也前有衰而後爲負負亦加布爲之然適與衰之布皆兩片而負之布但爲一片何以知之適在肩固分左右矣衰在衣之前兩衿相對亦分左右是皆不得但用一布但加一邊已也負則在衣之後當背雖後衣亦具左右二幅而既縫合其脊則無所分是以記獨於負變博言廣廣者大而正方之謂正方故不必言長而知其長與博齊亦正方則知其置於當中而不爲兩片矣其曰出於適寸者謂視適爲出一寸也既出於適一寸何以不言其廣之尺寸

則亦以適傍於領隨領濶狹無定而此負要在出適一寸
不能預定其廣之數也三者皆於衣身既縫之後加布爲
之故記但著其寸度之廣狹而不詳其所以裁制之法自
鄭注云適辟領葢是漢之制度或相承有此語辟開也謂
其當開領之旁或辟如素帶終辟之辟謂飾其側是以適
有辟領之目乃注則謂辟領廣四寸與濶中八寸兩之爲
尺六寸又云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濶
中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於是信齋楊氏釋
儀禮爲之圖說專明辟領濶中之制謂用布一幅長八尺
八寸中斷以分左右爲四尺四寸者二又取四尺四寸者

二中摺以分前後爲二尺二寸者四合二尺二寸者四疊
爲四重從一角當領處四寸下取方裁入四寸謂之辟領
以此所裁四寸不斷之布反摺向外加兩肩上爲左右適
則後之左右各有四寸虛處當脊相並謂之濶中前之左
右各有四寸虛處當脊而相對亦謂之濶中所謂濶中八
寸也乃別用布一尺六寸橫濶八寸又縱摺而中分之其
下一半裁斷左右兩端各四寸除去不用只留中間八寸
以加後之濶中元裁辟領各四寸處而塞其闕所謂加辟
領八寸也其上一半全一尺六寸不裁以布之中間從項
上分左右對摺向前垂下以加於前之濶中與元裁斷處

當肩相對處相接以爲左右領下一半加於後之濶中者
用布八寸而上一半從項而下以加前之濶中者又倍之
而爲一尺六寸周身八尺八寸衣領一尺六寸合爲一丈
四寸其於鄭氏所注可謂剖晰精詳之至矣然依此說則
適直是製領之法經未嘗言領注何由知其爲領且既稱
端衰則其領亦必正方與吉服同此所製領不同吉服也
夫人之肥瘠不齊故凡經所言吉凶之服并不著領之尺
寸今以適博四寸爲開領之制則領之圍限以一尺六寸
周尺十寸當今六寸四分其一尺六寸於今葢一尺二分
而已恐未足以爲肥瘠之通限也況領開於前衿之上今

並後脊之上亦左右開其四寸而又以八寸之布塞之此
爲何名何義若以表哀則前有衰後有負左右有適足矣
曷爲於衣身之後特多此一片補綴之布在負上適旁哉
且既有如許翦裁屈摺之法記文亦當明之不得但云博
四寸而已也至若衰之博四寸與適之博四寸語同何以
知適之四寸有兩衰之四寸只一綴於衣前左邊遂使著
衣之際衰不當心負廣之數及適出於衰之數皆記所未
言今以爲負廣一尺八寸適出於衰兩旁各六寸果可據
乎且記又云衣帶下尺鄭注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疏
曰衣帶衰帶謂帶衣之帶非大帶革帶下尺者據上下濶

一尺若橫而言之不著尺寸者人有粗細取足爲限也楊氏曰衣身二尺二寸僅至要而止無以掩裳上際故於衣帶之下用縱布一尺上屬於衣橫繞於要則以要之濶狹爲準夫要之大小隨人無定而謂領之大小不必隨人必從鄭氏濶中之制限以一尺六寸乎况此衣帶下之制據注疏及楊氏所說亦不可從考古者禮衣前之兩衿與後之衿不相縫屬今用布綴衣身而橫繞前後則衣之左右前後圍衿皆合而不殊乎抑殊其上而合其下乎且以布圍要下出於衣非衣非裳尤於禮制乖舛黃氏潤玉則謂經言衣帶下尺者謂隨人身長短但於束帶下再長一尺

可掩裳際爲度然記既明言衣二尺有二寸取其與袂之屬幅相等故爲端衰安得於帶下復長一尺哉竊謂此之爲制倣於吉服之韠蓋吉服之韠取蔽裳爲義其長三尺上繫於帶以韋爲之而致其飾此凶服無飾故止用布而凶禮有踊故不宜長殺其二而長一尺其廣竟幅不言可知以其繫於衣之外帶之下故云衣帶下尺凶服之要亦帶與吉服同但不得正名之爲韠故直以衣帶下名之耳其又云衽二尺有五寸者亦是依吉服之制蓋韠以掩裳之中而衽以掩裳之旁深衣連衣裳故續衽禮服之衣裳殊則衽皆綴於衣身之旁當腋之下垂之以掩裳之旁際

其下垂之長短蓋與韠齊此凶服之衽用布二尺五寸不言廣亦竟幅而交斜裁之分爲兩片狹頭向上廣頭向下棺衽之兩頭廣中央狹取象於此故鄭注於彼言小要於此言燕尾明其狀同也但注謂用布三尺三寸留上一尺爲正則非益中人之身自腋至要約長一尺五寸則兩衽自要而下亦長一尺與衣帶下之布一尺者齊若如注言與有司之紳齊則自要以下有二尺五寸經當以衽下爲衣今止云衽二尺有五寸則是通計衽身自腋以下非自要以下也黃潤玉又以衽爲施於領下作內外衿則禮服正端但爲兩衿相對若兩衽相交而曲其領是深衣之制

非端衰矣若夫裳制前三幅後四幅亦與吉服之裳同云幅三袧者謂每幅皆三處辟襵之令要小而可服不言所袧之寸數亦以人之要圍粗細不定但以三爲度而廣狹從宜也然則衰裳之式本與吉服無殊惟加負適衰之布於衣身既縫之後而其縫緝之法衣外削幅裳內削幅齊則裳內衰外以是爲異焉爾

士喪禮既小斂主人髺髮衆主人免婦人髽據注疏三者之制皆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却繞於紒惟免用布爲異然既以麻布别輕重則經當言主人髺髮以麻衆主人免以布乃經不著麻布而但云主人髺髮衆主人免則必見

其髻髮卽知爲主人見其免卽知爲衆主人矣若云髻髮卽麻免卽布不必更言麻布則主人固異於衆主人而何以主人之髻髮僅見於小斂之際以後并不復髻髮經於啟殯云丈夫髽是主人衆主人皆同婦人而小記則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又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又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雜記亦云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是主人於葬後皆免夫曰丈夫髽則無麻布之分曰主人免則主人亦布矣喪服男子重首主人之易麻爲布果在何時經何以不著其節乎且髻髮僅見於小斂之時故注疏謂自小斂以

至大斂成服其括髮不改以其繞麻於首無所改易非若袒與襲對既小斂拜賓卽位襲明日大斂又袒也乃奔喪禮始至云括髮袒於又哭云括髮袒於三哭云猶括髮袒又云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夫以麻繞項至額亦惟一爲之而已經未嘗著其變除又曷爲而有再有三乎況括髮既用麻繩繞項及額而首絰亦以麻繩爲之小斂卽加環絰恐非首之所能容且兩繩相累於額項又安得固而勿脫耶竊考髻髮之制經無明文惟大小記有以麻之語而其如何用麻之法亦未詳之細繹其旨疑髻髮者不紒而被髮之名夫被髮何以謂之髻髮哉案內則子事父

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此常時著冠之法也葢櫛畢而設縰縰纚同士冠禮所謂緇纚廣終幅長六尺者用以韜髮者也既以縰韜髮而紒結之爲紒乃加笄以爲固復用總而覆其頂之髮然後加冠今小斂髻髮不但去冠與總并去笄縰則其髮散被於後因用麻以約其本故謂之髻儀禮作髻禮記皆作括而死者沐尸之時經言鬠用組乃笄注鬠古文作括是鬠髻括三字通取會聚其髮之義言雖被髮而其髮之本有物約之異於散亂而垂者故以髻髮爲名不云被髮散髮也且曲禮言常時首飾云斂髮毋髢夫髢爲婦人首飾左傳所謂見已氏之

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是也男子安得有此鄭注髢髲也毋垂餘髮如髲也孔疏云古人垂髮以纚韜之不使垂如髲案纚之廣終幅長六尺既以爲韜亦安得有垂餘之髮如髲者據記之文此與冠毋免勞毋袒相連免與袒是有喪者之事則斂髮而髢亦嫌其近於喪者所爲故戒之也葢古者雖男子婦人皆爲紒而婦人則又以被髮爲飾詩稱被之僮僮被之祁祁少牢禮主婦及贊者皆被士昏禮女從者纚笄被葢既以髮爲紒而復以其餘被之爲飾不足則以他人之髮益之是以婦人以髮多爲美詩言鬒髮如雲不屑髢也言其髮多如雲自然下垂不屑取髢

爲飾若男子則髮皆上斂無下垂而被者其有下垂而被卽是初喪主人之髻髮見其本謂之髻見其末則謂之髽矣嘗怪後世居喪於親之始死皆被髮古禮何以無之開元禮始見被髮之文溫公書儀謂笄纚今人平日所不服被髮尤哀毀無容故從開元禮而宋史禮志載太宗崩眞宗散髮號擗有司定散髮之禮皇帝皇后諸王公主縣主諸王夫人六宮內人並左被髮皇太后全被髮溫公亦云世俗多忌諱或爲父則被左髮母則被右髮舅則被後左姑則被後右皆非禮宜全被之夫以爲禮無被髮則不當被若以爲哀毀尤甚則聖人緣情制禮後世之情豈其能

獨隆於古人乎乃自開元禮有此一節書儀因之家禮又因之迄於今循而弗改知其卽乎人心而安焉者也寧古聖人而見未及此惜諸議禮者率沿注疏之舊不知以禮之言髻髮者正之遂爲兩從之說於始死被髮於小斂髻髮適爲非禮之禮其誤總由於始死卽行去冠去冠遂被髮而小斂髻髮又禮有明文則不得不分括髮與被髮爲兩事知禮之始死但於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冠未嘗去則髮固不得而被也既小斂投其冠而括髮乃是被髮故檀弓云袒括髮變也明前此未變也又云去飾去美也明去冠之爲無飾也又云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明主人不惟

去冠并去其紒是爲甚也去飾卽衆主人之免去飾之甚則主人之髻髮矣然袒與襲相變有事則袒無事則襲主人於拜賓卽位而襲明日將大斂又袒髻髮及衆主人之免則自小斂以至成服因而不改故經於大斂復著主人之袒而不再言主人之髻髮與衆主人之免者以其未嘗變也至三日成服衆主人之免者因其舊紒而加冠而主人於將冠之時必先復爲紒而後得加冠其上但常時爲紒有櫛縱諸文此直取其所被之髮絞束之成紒而已既夕記曰三日絞垂上接主人脫髦之文下卽繼之曰冠六升外縪條屬厭是垂者卽謂其髮之被而垂者也絞之則

束以成紒矣然爲紒卽質言爲紒而何以謂之絞垂以此異於常時之爲紒祇是絞其髮之垂者且衆主人之帶散垂者亦於是時絞之故兼以此取節焉先儒并誤以絞垂爲專指絞帶之散垂則本記上文明言小斂旣馮尸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則主人之帶寧待三日始絞之者況經之序次不苟若專言帶則當在衰三升之下屨外納之上不宜特著於脫髦加冠之間今觀本記之文專以主人爲主特言絞垂於脫髦加冠之間知其絞髮爲紒而謂之絞垂又足以該衆主人絞帶之事所謂聖人之書無一字虛設者此類是也成服既絞其髮之垂者以爲紒而上加厭

冠是以此後主人但有免冠之文而不復有括髮之禮免冠則露其紒就冠而言謂之免就紒而言謂之髽髽者露紒之名啓殯禮云丈夫髽謂主人及衆主人皆露紒也露紒卽謂之髽不必婦人喪服四制云禿者不髽非專言婦人也左傳云國人迎喪者皆髽亦非專言婦人也但男子必免冠而後露紒故經記多言免以言免卽知其爲露紒婦人無冠則欲言其露紒不得稱免必以髽表之所以喪服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髽髽可通於男子免不可通於婦人而其爲露紒則一以爲男子之免猶婦人之髽云爾然既同爲露紒何以啟殯之禮不言丈夫免而曰丈夫髽

者以本經上文方言衆主人免若言丈夫免則疑其專目衆主人而主人不與故以髽代之明其無所異也乃注疏誤謂互文以相見以髽是婦人之變免是男子之變丈夫見其人不見其免則丈夫當免婦人見其髽不見其人則髽當婦人而熊氏朋來則直疑經有脫字是皆泥於髽必屬婦人非丈夫所宜有者不知婦人有紒丈夫免冠亦見其紒謂丈夫不得有髽將丈夫亦不得有紒乎敖氏則謂將髻髮者必先髽故言此以明之此斬衰者耳其齊衰以下則皆免夫經言丈夫髽原兼主人及衆主人若專屬斬衰則當云主人不當云丈夫矣盛氏世佐又謂是時斬衰

者當髻髮齊衰以下乃免言免不得兼髻髮言髽則得兼髻髮免不言婦人丈夫如此婦人可知夫婦人之髽自小斂以至終喪無異於此固無庸復贅卽斬衰髻髮亦惟未成服爲然今謂啓殯亦髻髮何以經傳幷未之及且本經亦何不如小斂之例分析言之而顧渾之以髽耶葢其所以曲爲之說者祇因泥於髽必婦人而又恐其同爲露紒則主人與衆主人無別不知當小斂時主人髻髮既被髮而以麻約其本及三日絞垂乃絞所垂之髮以爲紒則免冠露紒其髮本之麻尙存且被髮之時去笄絞而爲紒則非笄莫固喪服小記云箭笄終喪三年舊說皆以女子在

室言之夫經未云女子何由臆撰且文次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之上則其爲指斬衰男子可知葢自成服絞垂卽用箭笄以固紒以訖於終喪則免冠露紒亦卽見其箭笄矣衆主人之免小斂時卽已爲紒而纚總皆緇組非居喪所宜則當其免時亦去纚總而別用布以束其髮本因卽絞之成紒故小記言免而以布而既隨絞以成紒則但見爲免冠而已然紒必有笄是以小記卽又曰齊衰帶惡笄以終喪齊衰卽衆主人則免而露紒見其惡笄及髮本之布卽知爲衆主人亦不慮其無別也若母喪則小斂卒斂之時亦除其紒而括髮及尸既俠堂拜賓卽位乃遂絞

垂爲紒易麻以布故喪服小記云爲母括髮以麻言其始與爲父同也又言免而以布言易布於卽位時也其所謂齊衰惡笄以終喪者齊衰亦爲母之服也至於奔喪之禮亦至家三日而成服則自三日以前固括髮不改經但於始至言括髮如常禮之言於卒斂可耳而乃於又哭復言括髮於三哭又言猶括髮所以異於常禮者何哉蓋散髮不可以就寢常禮自始死以至大斂皆三日不寢故其括髮不改至三日而後絞垂奔喪禮於始至之日哭踊逡賓之後相者告就次至明日之朝又哭又明日之朝三哭就次則寢寢則絞垂故當又哭三哭之際必更爲之以未成

服固不得絞垂而旣就次以寢則又不能不改其括髮也乃括髮之制自來論者皆同注疏不能有所正明惟萬季野疑之謂其制必與纚相似蓋纚用緇而括髮用麻布夫不績爲麻績之則爲布經言括髮以麻明是不績安得如纚且據其說謂未成之布爲麻已成之布爲布則當以升數爲别不得只以麻布爲差是不安於舊而亦未見其確也然自括髮之制不明而免髽之義亦因而晦據鄭注云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尺用麻布爲之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卻繞紒呂與叔則謂免以布爲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紒於冠禮謂之闕項冠者必先著此而

後加冠故古者有罪免冠而闕項存因謂之免以其與冕弁之冕其音相亂故改音問夫旣曰未聞則是明無其物使果如冠而以寸布繞項至額或如呂氏所云闕項則禮之免與冠皆更迭爲之不免則冠將置此免於何處不冠則免又當其冠於何方如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則從柩者將令一人執之以從抑自執乎善夫程泰之之辨曰免之爲言正是免冠之免不應别立一冠名之爲免而讀之如問歷考禮經本文止言袒免更無一語記其如何爲袒如何爲免則是小功以上衰絰冠杖實有其制而袒免則原無冠服故亦莫得而記使誠有其制如鄭

氏所言則亦不成其爲冠况袒旣不别爲之衰又對免而言知當未斂之時第使之袒衣免冠事情之稱也程氏此說足破千古之疑獨惜其知免止是免冠而不知括髮之卽是被髮遂於喪服小記所云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者不得其解以爲父母皆當以麻括髮古禮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此之謂免蓋應用而許其不用故特言免以明之夫免冠謂之免固已免其括髮亦謂之免豈士喪禮之主人髺髮衆主人免於房中亦衆主人不用括髮於房中之謂乎喪大記曰母之喪卽位而免奔喪曰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又曰自齊衰以下所以異

者免麻豈皆應用括髮而許其不用之謂則免與括髮相對正以括髮是被髮之義免是免冠之名輕重有別程氏未達於此故既無以解於小記之文亦卒無以正夫注疏之失也然先儒所以撰為免狀如冠之說者則又由於誤解問喪之故問喪云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免以代之也先儒之意直以代之謂代其冠必有物如冠而後可不知代者更替之義以彼冠替此冠謂之代卽以無冠易有冠亦得為代冠尊不居肉袒則為之去冠以代之矣至若髽之為式鄭司農謂以麻與髮相半結之馬季長謂屈布為巾高四寸鄭氏則

謂去笄纚而紒如男子之括髮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卻繞紒皇侃則謂髽形多種有麻髽有布髽有露紒髽孔疏則謂止有二髽一是斬衰麻髽二是齊衰布髽賈疏又謂髽有二種一是未成服之髽斬衰婦人以麻齊衰婦人以布一是成服之後露紒之髽以今考之諸說俱誤髽直是紒髮作紒而已并無用麻用布之事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據爾雅鼻而大曰扈而從之義為直為長戒之以毋鼻而大毋直而長如是而已未嘗誨之以當麻當布也士喪禮主人髺髮眾主人免婦人髽亦未嘗謂主婦麻髽眾主婦布髽也

喪服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在室為父髽衰三年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亦未嘗云始死一髽成服又一髽也凡經記所載皆止言髽初不見有用麻用布之異惟總則用布喪服於妻為夫等皆云布總其用布之法則斬衰傳云總六升長六寸齊衰之總無文然斬衰之總六升是依主人之冠數其長六寸是依布之升數則齊衰之總當八升長當八寸故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敎之總以八寸則不特髽不用麻卽斬衰之總亦不用麻也葢髽止露紒其輕重之別在總亦在笄總既各如男子冠布之升數而笄則喪服傳於斬衰者云箭笄

長尺於齊衰者云惡笄有首惡笄者櫛笄也夫子誨南宮縚之妻言榛以為笄長尺榛笄葢卽櫛笄而長尺則與斬衰之笄同是但別其物之為竹為木而不復異其長短也然同是齊衰婦人而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至卒哭後用折笄首以笄喪服特著其文傳釋之曰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葢女子外成卒哭而受以吉笄折首婦於舅姑則惡笄以終喪無改易之禮此又其內外之所以異者然則婦人首服之輕重視總與笄而不在髽明矣惟髽祗是紒髮成紒之名故與男子之免同以免冠而亦僅見其紒髮成

紒是以喪服小記言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
爲婦人則髽而啟殯之言丈夫髽則亦以其紒髮成紒丈
夫與婦人無殊也然婦人吉時亦紒髮成紒又何以辨案
內則婦事舅姑櫛縰笄總士昏禮女及從者纚笄特牲禮
主婦亦纚笄嗌常時作紒皆先以纚韜髮則止見其纚禮
服有次有被復垂之以爲飾此凶服既不加飾并去其纚
則所謂露紒者直露其紒髮之紒矣被髮而見其髮本謂
之括髮免冠而露其紒謂之免亦謂之髽證之經記義似
宜然故詳辨之以正於知禮者
喪服以麻環首曰經以麻束要曰帶其亦謂之要經者以

其質言謂其絞麻所成檀弓所謂經也者實也然經記傳
之例凡止言經者皆是專目首經以帶則必稱要經不得
但云經也而其散言麻葛則兼首要之經言之自注疏誤
分要帶爲二謂一是要經以象吉服之大帶一是斬衰絞
帶齊衰以下布帶以象吉服之革帶夫吉服亦曷嘗有二
帶哉玉藻所云肩革帶博二寸者謂韠之兩肩各綴革帶
以上繫於大帶此如衣衿佩韍之所爲非謂別有一帶用
革爲之重於大帶之內也吉服且無二帶何況凶服并無
佩韍而謂其用兩麻繩相重於要果何義哉是以喪服斬
衰章云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苴經止是首經

絞帶卽是要經傳曰苴經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經大搹左
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卽士喪禮所云苴經大鬲下本
在左要經小焉者也下因廣言五服首經與要經大小之
制皆五分而殺其一而謂之爲帶明卽絞帶之帶其又曰
絞帶者繩帶也者以上文所陳是因言苴經之大而并及
於帶未正釋經之絞帶因復釋之謂此所云絞帶者卽絞
其去五分一之麻以爲繩而繫之無所緣飾也若齊衰以
下則布帶亦絞其去五分一之麻以爲質而緣之以布因
據其所緣之物而名之以爲但稱要經或絞帶則不見其
緣而與斬衰之帶無別布帶云者以布緣帶猶繩帶之言

絞帶謂絞繩爲帶也故齊衰章云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
纓削杖布帶疏屨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
經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傳以釋經
其不及削杖者以已見於斬衰之傳也而布帶亦不及之
者以統見於下文期服之傳也其見於期服之傳如何傳
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
衰也帶緣各視其冠傳者之意以爲冠自齊衰以下皆用
布而布各有別帶亦自齊衰以下皆用布而布亦宜分因
假問者以發例冠其受冠其衰是明齊衰以下之冠用布
不同之等也帶緣各視其冠則正明指布帶之布是爲帶

緣其用布之升數各視其冠自齊衰四升以至緦之十五升抽半各以其冠之布爲帶之緣故自齊衰以下統稱布帶而不復更別之也乃先儒不知布帶爲以布緣帶直疑是以布作帶則自齊衰以下無復要麻且布帶亦無以爲圍量之法因分爲要有二帶其去五分一以爲帶者用麻而別爲布帶在內果如其說則自斬衰以下五服之要絰用麻大小之制傳詳言之何以絞帶布帶之寸數經傳及記并無一語及之者且五服變除虞卒哭後首要之絰悉變麻爲葛而絞帶布帶又何以不言所變豈斬衰之絞帶齊衰以下之布帶自成服以至終喪無易耶無易則是絞

布帶之用重於首絰矣何以謂之男子重首若亦更受則所受何物絞帶或可受以布帶布帶又將何受經記必無隱而不言之理也況傳明言帶緣各視其冠今以帶緣分爲二物帶固爲布帶矣緣者何物乎賈疏指中衣之緣敖氏指冠衰之緣夫古者衣裳冠韠屨皆有緣喪服記公子爲其母妻麻衣縓緣此係緣於麻衣知其爲衣之緣也閒傳練冠縓緣此係緣於練冠知其爲冠之緣也檀弓練衣黃裏縓緣此係緣於練衣黃裏知其爲有裏之衣之緣也若舍帶而專言緣又烏知其緣於何物也者而曰中衣之緣曰冠衰之緣果足據乎且衰又安得有緣斬衰斬而

不緝齊衰以下緝之喪服記言衰裳之制甚詳并未言緣其爲臆說可知卽練冠練衣之有緣亦在小祥以後之受服豈成服之初卽有緣者況本傳之文止言冠及帶緣明爲冠布及布帶而著若中衣之制則本經初未之及傳無因而爲之釋卽由衰而推亦當先明中衣之用布何若不應舍中衣而專明中衣之緣也然則帶緣必爲緣帶之布二字義無可分旣有布以緣帶所以經直謂之布帶其緣之用布升數多寡視乎冠其質之用麻圍量大小視乎絰止是一帶何嘗有二帶哉然既有緣而士喪禮又言散帶垂雜記亦云大功以上散帶何也葢斬衰之帶無緣其散

垂者於小斂畢絞之旣夕記所謂旣馮尸主人髺髮絞帶是也其衆主人自齊衰以下帶用麻而緣之以布其下垂者亦散而不絞小斂畢時但束帶於要而已至三日成服始絞其垂所以主人與衆主人之絞帶先後不同者以男子重首婦人重要旣以相變者示別而主人括髮則首之髮下垂至成服始絞爲紒帶輕故先絞之衆主人之首但免其冠而紒自若則散垂其要之帶以擬主人之首故三日始絞然衆主人專指大功以上之親則自小功而下於小斂束帶之時亦卽絞之矣葢成服而後有冠衰杖屨之別其未成服之先主人散髮絞帶衆主人免冠散帶小功

以下免冠絞帶一目而輕重之差了然禮之所以爲秩序
而不紊也若啟殯而丈夫髽散帶垂主人與衆主人無異
者則以各有衰裳冠屨在身可勿憂其無別矣
喪冠謂之厭冠厭與壓同謂著冠而加絰於外冠爲絰所
壓也葢古者冠必有武玉藻言居冠屬武則非燕居之冠
其武與冠皆不相屬不相屬故將冠者先著冠然後加武
武爲冠卷以卷束乎冠者其制與冠同物同色自額前圍
繞向後而其後不合爲纚於兩端既繞額乃繫束其纚以
爲固而纓則以組爲之卽綴於武之兩旁既繫合其後乃
取兩旁之纓順垂而結於頤下復垂其所結之餘謂之緌

禮記之所謂武卽儀禮之所謂缺項士冠禮緇布冠缺項
青組纓屬於缺名以缺項者正以其後當項之處不合而
缺之也但緇布冠爲太古之冠質而不文則其組纓之屬
於缺者止用一條自左垂下繞頤而反屈向上結於缺之
右旁非兩頭下垂而結者故冠義及雜記皆言緇布冠不
緌吉冠倣緇布冠其武卽倣緇布冠之缺項特後世文於
上古則組纓之屬於武者兩頭垂之而以其所垂之餘爲
緌以示飾此其所以異耳喪冠無武以絰代之故鄭注云
絰象緇布冠之缺項亦先著冠後加絰而纓屬於冠亦卽
用一條繞頤而反屈向上檀弓言喪冠不緌而雜記玉藻

幷云大白不緌大白卽喪冠其不緌與緇布冠同其所以
不緌者由於止用一條之纓繞頤反屈故喪服及既夕記
幷謂之條屬而雜記卽云喪冠條屬以別吉凶明非喪冠
不條屬也不條屬則兩頭綴於武而結於頤下垂餘爲緌
矣然則缺項雖與武同制而其綴纓有一條兩條之異一
條連屬者謂之條屬兩條對結者卽謂之緌喪冠以絰代
武如缺項故條屬條屬故不緌而記又云三年之練冠亦
條屬者葢練爲小祥孝子至是除其首絰既除首絰則必
有武葢練冠而練武矣然吉冠之武其纓皆兩條對結此
雖去絰復武而纓之綴於武者仍止一條未卽用兩條對

結也至祥而縞冠禫而元冠以漸復吉於是冠還其委貌
之冠而武亦還其吉時之武始用兩條之纓結之爲緌故
先言練冠亦條屬而下文又言委武元縞而後蕤以著其
卽吉之有漸鄭注既知首絰爲象缺項而不知吉冠之武
亦卽倣缺項爲之遂誤以喪冠亦有武其武通屈一條繩
垂下爲纓夫喪冠之上既以一繩爲絰又有一繩爲武兩
繩相累於額項之閒不能自固又安能以固冠況禮止言
繩纓條屬外縪右縫喪冠之制如是已耳幷不及武之一
字其爲無武顯然無武故絰之象缺項者正以代武非爲
徒設而所謂條屬不緌之義亦於是可識也

喪服傳曰冠繩纓條屬右縫條屬連於繩纓則是指纓而
言而右縫連於條屬則亦謂纓之縫著於冠者故雜記言
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其右縫亦連條屬爲義也然又
言小功以下左何也葢絰絞麻爲之而麻有本有末斬衰
苴絰下本在左則冠之左爲麻本所壓固不可以縫纓齊
衰用牡麻絰右本在上而其末則亦居左而向下故亦右
縫以避其左大功之絰與齊衰同所異者以絰爲纓無待
於縫故不必別其爲右縫與否小功以下之麻斷本則無
本末上下其左旁無礙故卽縫纓於左以示變焉然所以
麻之有本必右縫者則以喪冠皆外縪縪說文云止也謂

其縫紉之線其餘末止處必皆在外異於吉時之藏其縪
於內既縫線止處必向於外而冠爲絰所壓則冠旁之左
斬衰者是絰本所居齊衰者是絰末所居若縫於其處將
所謂外縪者必爲絰之本末所掩而不可見故避之而右
右則苴絰之末與牡麻絰之本皆向上不掩其縫線之迹
而外縪見矣小功以下麻既斷本無本末上下之別卽使
左右縫之其外縪皆得著見但喪冠條屬止用一條則亦
止縫其一旁而變右之左又以見輕重之差先儒以外縪
爲冠前後屈其兩頭之布皆出於武外反摺向上縫之如
此則是縫冠於武冠與武相著何以別於吉冠之屬武且

喪冠有武經傳記何以不見玉藻言縞冠元武子姓之冠
則非子姓喪冠固不得有武雜記又言委武元縞而後蕤
則有武而後有蕤喪冠不蕤又何從有武是其誤固已顯
然至以右縫謂冠皆三辟積向右則辟積謂之襞謂之襉
不得止言縫而右縫并連條屬爲義亦不得以冠布釋之
且又何以小功以下必向左乎明乎絰以代武纓以固冠
右縫指條屬而言外縪通小功以下則厭冠之義可覩而
吉冠之制亦可類推矣

古冠之纓屬於武喪冠以絰代武而纓不屬於絰乃屬於
冠故喪服斬衰章先言苴絰次言杖言帶然後云冠繩纓

齊衰章先言牡麻絰次言冠布纓明其纓連於冠故特係
冠於纓之上以表之惟大功章云牡麻絰纓纓之上無冠
字明其纓之卽連於絰不屬於冠矣且斬衰繩纓齊衰布
纓而大功不言纓之何物據絰文纓連於絰葢卽以絰爲
纓矣何則大功之絰亦牡麻右本在上是其麻之末在左
而向下其末既在左而向下因卽以爲纓而繞頤反屈於
右故不言所用之物然以絰爲纓則無縫無縫則無外縪
之可見無外縪則亦不妨自左之右而結之特此乃爲成
人大功之服耳若殤服之大功則有九月七月之別九月
以服長殤七月以服中殤而其纓之制亦復不同傳曰其

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纓絰卽以絰爲纓成人大功之牡麻絰纓是也同屬大功而九月者等於成人七月者否又以明其輕重之殺而所謂不纓絰則亦屬纓於冠其物以布矣然傳又言殤之絰不樛垂者何哉蓋自大功以上絰皆有本卽小功之殤亦不斷本有本則有末齊衰大功皆牡麻絰本居右而向上則下垂於左者末也其所下垂之末皆絞之樛卽絞檀弓所謂齊衰而繆絰者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則不絞其垂不絞則所謂長殤之纓絰亦與成人之絰纓有殊蓋牡麻之本既皆在右而向上其在左而下垂之末以之服中殤則散垂而不絞以之

服長殤則卽以散垂者繞頤下而反屈向上結之以之服成人則先絞其垂之末然後繞屈以結焉若小功以下之纓喪服之經無文惟雜記有云緦冠繰纓鄭注以繰當作澡謂澡治其布以爲纓然澡治之澡从水不得从糸卽云傳寫之誤而澡治其布以爲纓亦當增一布字於繰纓之間今其字既从糸作繰又直言繰纓不見爲布則當依陸氏農師之說繰如蠶繰之繰謂治絲爲之緦服至輕過此卽吉吉冠之纓用組則此之繰纓爲繰絲而近組可知而緦冠方取治絲則小功猶當用布亦可知也

麻有本有末用以爲帶則絞其本而垂其末士喪禮主人及衆主人之帶皆散垂而餴於東方其著之則主人卽時絞之衆主人三日乃絞衆主人大功以上之親也故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明大功以上之麻有本始得散垂其小功以下則謂之衆兄弟不爲衆主人而麻皆斷本斷本斯無其末之下垂但用布以緣與大功以上同耳既布緣同於大功故喪服於小功以下不言其帶而齊衰之傳特著帶緣各視其冠一語以明之然小功以下雖皆以布緣帶而殤小功則不同以其爲齊衰大功之降也故經又特著之曰澡麻帶絰澡麻者澡治其麻去其莩垢也蓋喪未成人者不縟是以不用牡麻爲絰以著其輕而爲本服在齊

衰大功之親故又直以澡麻爲帶不用布緣以著其重然此之爲絰爲帶其麻之當斷本與否則以其本服爲之權其本服在大功今降而爲小功者是其義本輕則亦從乎成人小功之例爲之斷本若其本服在齊衰今降而爲小功者則其義爲重而爲之不斷本以明恩喪服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下殤小功卽齊衰之降者也詘爲降詘之詘反猶反服之反報猶報服之報言其本重而輕已屬降詘而反服其齊衰不絕本之帶以示報服之意焉既不絕本則亦散垂是猶齊衰降爲大功而九月纓絰者等於成人七月不纓絰者視成人而殺以

則其上比下比之義焉爾然不異其帶而異其經則以其麻皆有本男子重首經爲先要爲殺也注於喪服之澡麻帶經卽謂不絕其本則此殤服兼有長殤下殤與長殤由大功降下殤由齊衰降豈無差等且小記明指下殤小功言之是長殤絕本可知經言澡麻帶經記言下殤不絕本正是彼此互備而其言帶不絕本則首絰絕本又可知矣至注之訓報爲合本無所據卽以爲用麻制帶之法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則自大功以上之帶皆麻之有本者其制當同奚獨於下殤小功之帶特詳之且傳言殤之絰不樛垂注固明云不絞其帶之垂此又何以得糾不亦自

相矛盾乎

喪服記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間傳斬衰三升旣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此言成服及卒哭受服冠衰之制也期而小祥則間傳曰練冠縓緣要絰不除喪服四制曰期十三月而練冠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并不言有衰裳則是小祥而後不服衰也其所以無衰者以衰是喪之正服至親以期斷加隆而至再期故正服除於期而加隆之服則變衰爲衣書儀家禮於陳練服下並云男子去首絰及負版辟領衰此正合禮意但正服殊衣裳上衰下裳練則連其衣裳如深衣制故謂之練衣練與湅同卽㡛氏湅絲湅帛之法有水湅灰湅之殊據喪服斬衰章言冠六升鍛而勿灰殤小功章言澡麻帶絰雜記言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則澡者水湅而已灰乃以欄爲灰而湅之故謂之練然不言所練之布升數若干者蓋卽卒哭受服之升數至此更加灰練是以止言其練而不別著其精麤之等也及祥則更易以麻衣縞冠麻衣直用十五升之布所異於吉服之深衣者惟無緣耳夫惟

小祥之冠衣皆練故小祥之祭卽謂之練祭亦惟其除首絰及衰裳不服故小記云期而除喪乃自注疏以練衣爲中衣所以承衰而其外之正服別受以大功之衰謂之功衰諸儒並沿其說夫檀弓所載練服甚詳若果別有功衰不宜舍正服而獨言中衣且祥之麻衣不必爲中衣則練之練衣又奚必獨加衰於其外若以衰服當終三年不宜於小祥遽去則小記明有期而除喪之語且男子重首重者已除寧獨衰之必俟終喪乎卽謂卒哭受服斬衰冠八升衣七升齊衰冠九升衣八升而大功之布正有七升八升九升三等則以功衰爲小祥受服升數正是相值不知

大功三等之布並是鍛而未灰不得以謂之練卽如張子謂練與功衰非二物乃練其功衰而衣之者亦復非是葢謂之衰則必有適負諸製而上衣下裳與禮服同今練止是練衣旣非於練衣之外別有功衰亦非可以練衣卽目之爲功衰也然先儒所以執爲小祥功衰之說者祗因雜記有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又云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以附而服問則云三年之喪旣練矣有期之喪旣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是以勉齋黃氏直云練再受服經傳雖無明文謂旣練而服功衰則記禮者屢言之卽引此三節爲證夫經傳旣無

明文安得以疑似之言遽定爲典要況此三節所說亦未明指其爲練服也苟練服卽是功衰則雜記方言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下文何以卽繼之曰練則弔乎然則功衰非旣練之服乃卒哭之受衰也葢前此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並未成布卒哭然後受以成布是爲六升七升成布則有人功故功布與疏布相對斬齊之布皆疏此受衰以功布爲之卽齊衰傳所謂冠者沽功也齊衰之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則知功衰卽是受衰受言其義功言其物也雜記言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者謂雖旣葬受服功衰猶不行弔主練而後弔也又言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附兄弟之殤者謂旣葬以後未練以前其身尙服卒哭所受之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爲之改服練冠也服問言服其功衰者謂三年之喪旣練而遭期喪旣葬則帶其故葛帶者練之帶也絰期之絰者期服旣葬之絰也服其功衰者期服卒哭所受之衰也則此三節所言功衰俱不足爲練服之證惟雜記有功衰食菜果之語據喪服傳旣虞疏食水飲旣練始食菜果喪大記及閒傳並同似功衰是旣練之服然下文又云飲水漿無鹽酪則又是卒哭以後水飲之常意練而食菜果者道其常而旣卒哭受服功衰卽許其食菜果者所以通其變猶之未葬食粥而不能者得羹之以菜

之例不然飲水漿無鹽酪明是卒哭以後不應上下之文自爲背舛也

雜記如三年之喪則旣潁其練祥皆行鄭注潁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潁疏曰此明前後俱遭三年之喪後喪旣受葛之後得爲前喪練祥旣潁者謂後喪旣虞卒哭合變麻爲葛無葛之鄉則用潁也陸農師則云凡喪服皆麻練而葛禫而後潁潁吉服也知然者以被潁黼衣錦尙絅知之也三年重服故雖當旣潁其練祥猶行吳艸盧又辨之曰古字聲同者多借用故檾麻之檾與單縠之褧並通作潁鄭氏以潁爲代葛之檾是也陸氏以此爲單縠之褧而

謂纇乃禫後之吉服且引詩儀禮爲證詩之褧衣禮之纇黼皆婦人之服加於正服之上以禦道路之塵者豈可指爲男子常服之吉服哉若欲言禫後吉服何不言元端乃言纇乎今案陸說固非吳辨亦誤虞後禫後皆無確據夫既無葛之鄉始以纇代則葛其正纇其變經何不直言既葛卽或欲兼無葛亦直言既虞卒哭可耳奚獨言纇乎若是禫後則何不直言既禫且禫而纖亦何不言既纖竊考玉藻云禪爲絅絅與褧纇並同禪者單也謂衣之連衣裳而無裏者衰服制上衣下裳不相連小祥以前倘爲功衰小祥而後練衣黃裏大祥以後服麻衣注麻衣十五升布

深衣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釆飾練衣有裏而麻衣無裏是之謂纇既纇者既祥而服麻衣之時也然何以不云既祥以本文言祔行前喪練祥之祭不可云既祥其練祥皆行也蓋祭不爲除喪前喪當除之時固服其除服以除而其練祥二祭有飲福旅酬諸事未得遽行吉禮必待至後喪既祥易練爲纇之日乃追舉二祭若虞後卽行則身倘功衰首倘葛經不已早乎至禫後則祥已除喪禫特其餘又何要也卽如鄭注以纇爲草名或當有據說文云褧檾也枲屬則正是麻小祥以練衣稱既練而大祥以麻衣稱既纇亦復可通經何必舍其正而言其代哉

周官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案緦錫之布見於喪服記及雜記故先鄭得據爲說疑衰之制經傳無文今以爲十四升衰蓋是臆說何則以錫緦之十五升去半爲七升半則弔服固不宜更重於大小功之正服如以去半是十五升中去其半升爲十四升半則又不宜爲大夫士反重於公卿諸侯且此十四升之疑衰其布與縷有事乎無事乎然則疑衰之布蓋亦十四升半與錫緦同而布與縷皆有事焉者也布縷皆有事

同於吉布則疑其吉而升數同於錫緦又疑於凶故因以疑衰名之其三衰輕重之差疑衰最輕固已錫緦二者據鄭康成謂無事其縷哀在內無事其布哀在外後儒因之遂皆謂錫重於緦然緦衰爲五服之一錫在五服之外雜記言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則錫加灰而緦不加灰緦之重於錫明矣夫均之王臣而爲諸侯之弔服乃反重於在內之公卿者蓋在內則純乎臣而出封則不純臣而隆之也不純臣者何公羊說王者据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鄭康成駁五經異義亦云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

侯之明文故諸侯之於其國得自稱元年而周官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是以弔服本在五服之外加等而用五服以內之服既此弔服之緦天子特為諸侯而加則諸侯以下弔服固不得有緦何也諸侯之臣雖有封邑不能自全其南面之尊也三衰去緦當有錫疑二等而喪服小記言諸侯弔必皮弁錫衰不言所弔之何人則是大夫士皆用錫衰以弔而亦不別其為己臣或為異國之臣與天子之禮迥異者蓋王朝之士與大夫近而與公卿勢絕侯國之卿即上大夫復無中大夫則大夫與士不甚懸隔且天子位尊故其等亦

多諸侯之臣雖不同爵而視之不相遠也況卿大夫為之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士惟當事為之錫衰弁絰其平居則否又未嘗不見輕重之差非若天子於其臣但有弔服無居服故諸侯之弔服止用一錫衰而上無緦下無疑也鄭氏誤以天子有三衰諸侯亦然而經傳又皆未見乃於文王世子注云同姓之士緦衰異姓之士疑衰以錫衰止用之於卿大夫而以二衰施於同異姓之士此不特於經傳無所證據即其以爵為差明是尊尊之義重於親親若仍以同姓而加緦衰則當其弔時不使人疑於諸侯絕期而有緦服乎況緦重於錫同姓之士緦而同姓

之卿大夫反輕而從錫尤其不可通者也雜記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夫既飲食為之變至三月不知肉味則中之哀可知故服以表之而為之錫衰以居比葬乃除於士之喪唯服以弔弔訖即除故其徹樂亦僅及殯而已然為卿大夫既服至三月之久而所以不載於喪服者則以錫是權制不在五服之內故也大夫於五服之親有降無絕禮稱降而無服者麻則大夫於其本親無服者固為之麻而不以衰弔已其同仕為大夫則服問言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是大夫與大夫有同官之誼亦製

錫衰以為平居之服而雜記又言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不著其錫衰之服者以其同為大夫之中有有親無親之別有親者自如其親之降服此服問所云相為錫衰以居者據無服而尊同者也然又有無服尊同而不可製服以居者則但服錫衰以弔喪服記所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即服問所謂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是已然本國大夫以同官故而以錫衰為居服若他國大夫雖尊同亦朋友也禮朋友麻是不用錫衰其於士則又有為己臣不為己臣之辨為己臣則禮云貴臣緦非己臣則亦朋友耳故大夫之弔服止一錫

衰其專用以弔亦止於大夫爲命婦命婦爲大夫而已敖氏謂以大夫命婦之錫衰唯於尊同者用之則弔於下者不錫衰而盛氏遂謂其弔士以緦衰則士卑又何以反加於同爵之上乎至於士之弔服禮無明文但曰羔裘元冠不以弔耳檀弓所載曾子子游子夏子貢之弔亦未言其何服蓋有服者固各如其服無服則其或爲降或爲朋友皆爲麻麻者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深衣爲常服可吉可凶故得用以弔鄭氏謂士之弔服疑衰素裳則亦於經記並無所據況既爲之衰則衰與裳未有不同物者又曷爲其用素耶惟深衣是常服故經記可以畧而不言猶之始

死之時主人服深衣而禮亦但云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并不著其何服也是則弔服之三衰惟天子具之故特見於司服之職而弔訖即除不服以居（賈疏釋三衰云凡弔服皆旣葬除之非也）諸侯大夫但有錫衰而諸侯爲卿大夫大夫相爲並服之以居士則并無錫衰先儒謂以弔服必衰不究乎天子諸侯大夫士所異之故又以居服混於弔服而不察其所用之殊故其說多惑也

## 五服冠衰用布升數圖

古者績麻爲布布幅二尺二寸麻以八十縷爲一升朝祭吉服之布十五升共一千二百縷麻冕之布倍之喪服自斬衰三升至緦麻十四升半凡一十四等以各服之正義降爲差六升以下未成布十四升半以上即吉布矣冠亦各因其衰而加且大功以上有受服受服者卒哭所受之服也喪服傳有齊衰大功冠其受緦麻小功冠其衰之語諸儒之說頗未詳斯圖以明之

| | | | | |
|---|---|---|---|---|
| 斬衰正服 | 衰三升 | 冠六升 | 受衰六升 | 受冠七升 |
| 斬衰義服 | 衰三升半 | 冠六升 | 受衰六升 | 受冠七升 |
| 齊衰降服 | 衰四升 | 冠七升 | 受衰七升 | 受冠八升 |
| 齊衰正服 | 衰五升 | 冠七升 | 受衰七升 | 受冠八升 |
| 齊衰義服 | 衰六升 | 冠七升 | 受衰七升 | 受冠八升 |
| 大功降服 | 衰七升 | 冠十升 | 受衰十升 | 受冠十一升 |
| 大功正服 | 衰八升 | 冠十升 | 受衰十升 | 受冠十一升 |
| 大功義服 | 衰九升 | 冠十升 | 受衰十升 | 受冠十一升 |

| | | | |
|---|---|---|---|
| 小功降服 | 衰十升 | 冠十升 | 無受 |
| 小功正服 | 衰十一升 | 冠十升 | 無受 |
| 小功義服 | 衰十二升 | 冠十升 | 無受 |
| 緦麻降服 | 衰十三升 | 冠十升 | 無受 |
| 緦麻正服 | 衰十四升 | 冠十升 | 無受 |
| 緦麻義服 | 衰十四升半 | 冠十升 | 無受 |

# 三禮陳數求義卷二十四

侯官　林喬蔭　學

## 喪服

始死至殯時未成服故其所服儀禮畧之崔靈恩作喪服變除論準約經記及戴德鄭元之說爲之頗稱詳具然亦多沿戴鄭舊解之誤而尙宜辨正者其言曰凡親始死將三年者皆去冠笄纚如故十五升白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而哭其婦人則去纚衣與男子同不徒跣不扱衽其齊衰以下男子著素冠齊衰以下婦人骨笄而纚始死以後小斂之前大夫與士皆加素冠於笄纚之上至小斂投冠括髮之後大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其素弁素冠皆加環絰凡括髮以後至大斂成服以來括髮不改但死之三日說髦之時以括髮因而壞損更正其括髮其齊衰以下男子於主人括髮之時則著免其婦人將斬衰者於男子括髮之時則以麻爲髽其齊衰者於男子免時婦人則以布爲髽其服斂畢至成服以來白布深衣不改士死後二日襲帶絰其大夫以上成服與士不同其襲帶絰之屬或與士同或與士異無文以言之其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謂喪之大事斂殯之時若其不當斂殯則大夫以上亦素弁士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崔氏之論如此今案

喪服之制男子重首婦人重要而其變除之節自凶而之吉也以漸則其自始死以至成服由吉之凶亦必有序夫始死之時孝子猶幸其親之生未忍去飾故檀弓惟云羔裘元冠之吉服易之而已未嘗卽去冠而徒存笄纚也明日小斂卒斂然後主人括髮衆主人免婦人髽此時方去其冠故叔孫武叔有投其冠括髮之事而檀弓云袒括髮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謂至是始變而去飾也若始死卽已去冠何時復著使著於小斂之時卒斂去之則旋著旋去禮何爲其無定若此且經記亦宜載其去於何時著於何時也然則始死易吉冠爲素冠至小斂

後去之儐堂拜賓訖而加絰其每進以漸經文秩然夫小斂後去冠括髮成服始有厭冠則自小斂以後成服以前皆爲括髮所謂加絰者亦加於括髮之上耳但自成服以後所爲首絰皆以兩股相交絞之此未成服止以一股周迴纏繞如環謂之環絰異於旣成服之絞絰故雜記曰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言此小斂後所加之絰其爲環制貴賤不殊也然大夫士去冠於小斂之後天子諸侯改服易冠之節無聞據曾子問言君薨於道之禮云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是大夫以上亦於小斂之後去冠也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絰則是於大斂之際仍復著冠旣小斂

之環絰君與大夫士同而大斂之弁絰乃與大夫士異者何哉蓋大夫士之成服以殯之明日儀禮所謂三日成服杖是也天子殯以七日諸侯殯以五日其成服亦皆以三日在未殯之前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旣殯授大夫世婦杖喪服四制亦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而檀弓則又曰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其授杖與服之期皆由近而遠由戚而疏祝三日成服則子亦三日服可知而旣三日成服則此將大斂正在三日之朝所云子弁絰者卽是喪冠司服所掌凡凶事服弁服者也弁旣卽是

成服之弁則絰亦卽是成服之絰與小斂時之環絰一股纏繞者殊此則天子諸侯之禮所以異於大夫士之故然大夫士二日小斂而環絰三日成服而加喪冠天子諸侯亦二日小斂而環絰三日成服而加喪弁又未嘗不同特大夫士之成服在旣殯此在未殯爲相變耳乃自鄭氏誤以君喪成服亦必俟至殯後遂謂喪大記所云子弁絰者是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又復於記所未及者以意妄增謂大夫之喪子亦弁絰致崔氏不復檢對竟以注爲經直曰喪大記云君大夫之喪子弁絰則誣經甚矣然鄭旣臆解於前崔復踵謬於後於是孔氏之疏更謂子弁絰雖以

大斂爲文其小斂時子亦弁絰君大夫士之子皆然故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又謂始死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故士素委貌大夫素爵弁夫雜記止言小斂環絰曷嘗有弁絰之語喪大記亦止言君將大斂曷嘗及大夫士之文何由强其不相通者而使之合况檀弓明言小斂去飾且曰去飾之甚而反言不可無飾不尤顯與絰悖乎然則大夫士之喪始死易素冠既小斂去冠括髮而加環絰於上三日成服而著冠加絰諸侯天子亦然惟不服厭冠而服弁爲異亦從乎絰文之可據焉爾先儒之說多屬臆揆不敢信也

喪服有變有除聖人所以節哀順變使之由漸而衰盡親喪三年日月已久然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孝子之哀以漸而殺故服亦以漸而輕禮之所爲稱情而立文也變除之節則始於卒哭之受服受古文更字卽所謂變也蓋此三月之中創鉅痛深至於傷腎乾肝焦肺若又遂之則是以死傷生不可繼也且斬衰之布三升齊衰之布四升以至麤之服勢不能歷久而不敝故因三月卒哭之祭而爲之受服冠以七升衰以六升齊衰者冠八升衰七升絰則以葛易麻期而練祥而縞禫而纖故虞喜云斬衰因衰之稱非爲終三年也庾蔚之亦云斬疏之名本生於始死之服以名其喪不謂終其日月皆不變也後世臨喪哀麻平居素服無變除之節而憤時嫉俗矯枉過正者則又曰古人必以齊斬之衰服終三年所謂過猶不及皆未足與之道古者且古之所以立此變除之節者其義更不止此也聖人制禮爲可傳可繼之謀語其常未嘗不通其變變者何先後遭喪之謂也夫先後遭喪因人事所恒有而其時不同據間傳云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則斬衰未虞卒哭雖遭齊衰之喪不爲之服也又云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

之則齊衰未虞卒哭雖遭大功之喪亦不爲之服也其所以必俟虞卒哭而後始服後喪者何哉以未虞卒哭未有受服未有受服則亦未得遽變其前服也是以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明未葬不得變服則卒哭受服一節亦所以爲先後遭喪者變服之地也然據斬衰既虞卒哭得爲齊衰之喪服齊衰既虞卒哭得爲大功之喪服則大功既虞卒哭亦當得爲小功之喪服而何以間傳不之及服問亦曰小功無變哉蓋小功爲大功之受喪服經所謂大功布衰裳三月受以小功衰是也彼大功之喪三月卒哭不遭小功之喪固自服

小功之衰則雖有小功之喪亦是自服其受服非爲後喪之小功而服此小功所以無變其大功也且斬衰既虞卒哭而服齊衰既練而後於大功之喪麻葛重則其遭小功之喪若必爲之服勢宜既祥之後是三年之中固無爲小功變服之時齊衰既虞卒哭爲大功服則既練宜得爲小功服然齊衰有三等其三年者變受之節同於斬衰則其爲大功服亦在練後三月者無受即大功亦不在變服之例惟期年者乃於既虞卒哭爲後喪之大功服而期之練以十一月祥以十三月相距不及一時則亦無由爲後喪之小功易服故小功無變云者亦以其無可變服之時也

小功之上無所變故其下亦無所受而小功不稅之旨亦因是可識後世受服之制廢故喪服徒有名而無實而先後遭喪遂不問其爲何等概未有服之者矣

檀弓載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注云小功不稅據禮而言之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曾子言相離遠者聞之恒晚以已恩怪之孔疏曰曾子仁厚禮雖如此猶以爲薄故怪之夫禮本諸人情情所不安禮不妄設曾子聖門高弟若果有此禮寧不達其意而疑之即疑之亦奚不質之聖人以求其說乃徒爲是怪訝之詞而鄭氏又不能據禮而明

其所以之故使後儒率貿貿然以曾子爲過情而疑禮惟昌黎韓氏不以爲安與李秘書書云曾子稱小功不稅云云鄭元注云以情責情（今本注無此語或逸之抑韓氏櫽括其意如此）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赴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

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嘗怪之近出弔人見其顔色慼慼類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失其宗乎然韓公雖有此書而未見所答亦不見公之別有所解劉原父則曰至親之恩以期斷其殺至於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止於緦外親之服以緦窮其殺止於袒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於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止於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緦其情止於是也因其情而爲之文親疎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

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
者稅不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爲情乎亦爲文
乎如專爲情也則至親不可以期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
其文也則至親之期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隆
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
彼人之爲非也何以言之邪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
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免袒哭之成
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爲非也韓子之疑是也
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袒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
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也哀

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劉氏
之辨如此可謂詳矣然禮稱情以立文情文二者必相協
而後允豈得以隆於情而不及文爲失禮至親以期斷與
小功以五月斷爲一例非與小功不追服爲一例也降而
無服亦非聞喪不服之謂逾月之麻經典並無所據是皆
不足以破所疑竊考古人仕者皆本國行役不逾時其有
在外聞喪無不奔赴者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
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
而行見星而舍言惟父母則先之所謂親喪者統括諸親
矣故曰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

麻卽位而哭其或有故不得卽奔則就所聞之處爲位發
喪故又曰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又曰凡爲位非親喪
齊衰以下皆卽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卽位袒成踊襲拜賓
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成服拜
賓又曰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是未奔者亦未有不
成服者也卽或遠道之聞訃恒遲疎屬之喪期甚促容有
日月已過而始聞者禮稱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
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尙左手因以此爲小功不稅之證然
其所謂既除喪云者指本服當除之限言之抑以主人祥
除之限言之乎案本經奔喪之禮分爲三節一言既殯一

言既葬一言既除喪其及殯者固成服如常已若葬後始
奔則禮云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於
東方卽位與主人哭成踊襲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
免袒成踊東卽位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
三日成服夫曰齊衰以下則兼大功小功緦麻可知曰不
及殯先之墓則自葬後以訖除喪皆然又可知也此毋論
小功以下服已早除卽齊衰大功亦豈必盡在限內而於
三哭之後仍爲之成服則皆追服矣卽日不及殯先之墓
以葬而未久者言然齊衰三月與緦麻三月者皆已逾除
限而依然三日成服未聞不追服也且經亦止云不及殯

先之墓固未嘗限以日月據下文言若除喪而後歸安知非通指葬後除喪以前乎若謂除喪而後歸者但哭墓而遂除無成服之事是以本服當除之限言之見限內者有服限外者無服則齊衰亦不追服寧獨小功況如經所載明是孝子除喪而後奔者亦哭墓而遂除不復成服又何說耶然則除喪乃據主人而言凡在三年之外歸者皆不追爲成服而在三年中歸者皆服其未卽歸亦並爲位成服則不爲服者惟其未之聞也曾謂有親之喪三年之久而竟弗聞也乎聞之則必爲位成服是以三年外歸者雖孝子亦止哭墓遂除而自齊衰以下直以不及殯先之墓

概之見除喪以前歸者皆追行成服其既除喪歸者亦免麻哭墓而遂除焉以其前此既爲位而成服故也故其所謂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者亦是據主人既除而言非謂聞喪者既除喪也苟以聞喪者言之則初未嘗服何有於除哉葢禮首親親此言其極卽以遠兄弟之疏聞喪在主人既除之後亦尚爲之免袒成踊正見其用情之厚實則雖有四方之事三年不歸必無三年不聞者無三年不聞則亦斷無終不服者其執小功不稅之文謂聞喪稍遲卽不追服者乃周末時俗非禮之事故曾子怪而歎之然時俗所以得藉口於小功不稅者則亦有由服問

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又云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又云以有本爲稅葢先有重喪後有輕喪其以後喪改易前喪視麻之有本者爲斷大功以上之麻有本故間傳云斬衰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雜記云有三年之練服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服問亦云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皆言大功以上後喪得變前喪而小功不之及者以爲變服必因其受服之節斬衰既虞卒哭乃變齊衰既練乃變大功是未卒哭未練不得

變也齊衰既虞卒哭乃變大功是未卒哭亦不得變也以此推之則小功之變斬衰當在祥後其變齊衰當在練後惟變大功在其既虞卒哭然變服必服其正不服其受斬衰之自祥至禫齊衰之自練至祥中間相去僅止一月不足三月之數固無以爲變受之節而大功既虞卒哭小功卽其受衰亦無以爲後喪小功之別且小功本服五月於三月既虞卒哭亦無受服又無以爲正服與受服交代之限卽使先遭小功之喪後遭緦麻宜於小功卒哭後爲緦麻服而三月無變受之節則亦無由爲之易服故服問言小功無變無變卽不稅之謂明其上下均無所受故不稅

無變並專屬小功言之若但謂其服術之輕爲期之促則宜兼言小功以下矣然則稅者變受之義爾雅稅舍也古文稅通於脫而舍義與卸寫同蓋稅是脫卸之名服問言殤長中無卒哭之稅謂其卒哭無脫麻易葛之事也又言惟公門有稅齊衰謂其於公門得脫卸齊衰之服也周官量人縣而不稅亦是此義謂物之溢出於量者以縣平之不脫寫之也先後鄭訓爲租稅亦非是禮之小功不稅者直謂先有重喪後遭小功不以小功之服變其前喪脫卸舊服而易後服而朱俗見遭喪者不服後喪之小功遂疑其日月已過卽不爲服故曾子如其言而微詞以諷以爲小功之喪先有重喪者不爲之變服非謂如常者

不爲之追服也若如常而不追服是遠兄弟終無服矣阿乎者深明其不可也此正韓公所謂別有所指而傳注失其宗者惟稅是遭喪變受之稱所以喪服小記廣陳稅義其一曰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生不及者謂閒喪而奔不及其生之時也此數人皆齊衰期禮齊衰者既虞卒哭得爲大功者服則疑其此或遭大功亦得於卒哭後變其前喪故特著之以爲已不及此諸人之生而奔喪制服卽有他喪大功常所當稅者父爲之稅而已則否以隆其恩齊衰如此斬衰可知矣其二曰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此亦期服常時

已有私喪三年者設遭此等期服但得稅變其前喪今閒喪在君服既除之後則惟服已之喪不以君服稅私服以申其私若在君未除之前則有君之服不敢私服此雖次於君服而必於私服卒哭之後稅之矣其三曰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此謂本不宜稅而稅者服問言殤長中得變三年之葛止據殤服之降言此通言降則或以出降或以尊降卽無本者亦爲之稅也其四曰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此謂從服不從稅者謂君於所親或先服斬衰而後遭齊衰則亦於既虞卒哭爲之輕者包重者特是亦稅變其前喪也惟近臣從君而稅其餘則從

君而服謂兩喪不相值各爲之服也若兩喪相值君雖稅而已不從而稅以著其一而不貳之誼焉閒傳服問所明稅喪以服之輕重爲差而此又於輕重之中分析其有稅與不稅者彼此互備禮意詳明自誤以稅爲追服而漢後諸儒並不察曾子致怪之旨衆口一詞以爲追服焉耳故不特小功不稅之文莫得其解而於小記所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者亦不可通據盧植云謂父客他所子生服竟乃歸父追服子生所不見恩淺不追服鄭爲盧之弟子故從其說以爲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夫生於他所與祖父母諸父昆弟卽未相見音問何至不通降而在

總小功者何爲之追服豈正服齊衰反不追服舍其重而服其輕禮必不若是舛也況小功不追服曾子且怪之此齊衰不稅曾子何竟安之而不致疑乎王肅則謂父與祖離隔子生之時祖父母已死故曰生不及祖父母若至長大父稅喪已則不服夫父與祖離隔當時卽不聞喪亦豈有待其子長大始行追服之理況生不及諸親猶可言也生不及弟則何說乎王肅曰諸父伯叔也昆弟諸父之昆弟也旣以諸父爲伯叔而昆弟又是諸父之昆弟則昆弟者諸父之子抑諸父之昆弟乎若諸父之昆弟是亦諸父若諸父之子是爲從昆弟經何以言之混淆若此也蔡謨

以弟是衍字則經文從無以諸父昆成語者庾蔚之以爲已謂死者爲昆則謂已爲弟已不能稅昆則昆亦不能稅已據此是昆先沒而弟生特加弟字以見已死之昆亦不稅已則經傳亦從無此晦曲之文法孔穎達則謂已在他國從生得本國有弟者爲父在他國生已後再適他國更娶所生之子則爲已弟故有弟夫注以此子爲他國所生已是臆說而又必使其父再適他國更娶生子以爲之弟眞可謂義愈曲而詞愈支矣近儒望溪方氏以悤父母之上文誤脫一從字謂從祖父母及所出之諸父昆弟於父爲期爲大功已皆小功小功不稅正是指此夫以不得其說遂疑經之有脫有衍固非尊經之道卽使果然而喪服小功首曰從祖祖父母次曰從祖父母此奚獨舉其次爲言且經中凡言諸父昆弟皆指世叔父及已之親昆弟而言未有父之從昆弟已之再從昆弟得竟稱之爲諸父昆弟也況如所說猶當增所出之字於從祖父母之下欲明小功不稅而獨舉此數人豈其餘之生不及者皆稅之耶是改竄經文仍於本義未能明晰則不如其已也且記之言稅喪又不獨此也檀弓曰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之則以父兄之命注云稅謂遺於人不專家財也竊案檀弓一篇皆言喪事無緣於此獨泛言贈遺之禮卽稅之訓遺他

亦無據贈遺往來人事之常使未仕而復無父兄將終廢交接之禮乎疑此亦指稅喪言之蓋有所稅者文之縟未仕者止得直情徑行猶所云禮不下庶人也以父兄之命則是以宗法爲服制大司徒之所云宗以族得民矣左傳襄二十七年衛獻公喪其弟子鮮如稅服終身亦是變受之服恭國君絕期本無正服故但如其受服以喪之而正服三月有受受服直至於除無更易之節言終身者見其不除也服虔以追服爲言則子鮮生存奚容追服卽曰如之而公與子鮮正服宜期於絕期之義不合杜預改稅爲繐則繐衰乃諸侯之大夫所以服天子者旣非五親之服

且以音近遽行改字亦未可憑竊謂讀經之法當以經證經不宜屈經以從注凡此皆據經取證以俟知禮者論定非欲故異先儒以標新異也

士虞禮稱主人兄弟皆如葬服而前篇言葬未見其爲何服惟啟殯之際云丈夫髽散帶垂以後但有袒襲之文不聞變易之節則葬服亦卽髽而散帶而已至檀弓所云弁絰葛而葬自是天子諸侯之禮後儒不察誤謂其通乎上下則既夕篇中何以不著且士亦安得有弁哉卽曰士弁而祭於公冠以爵弁此與神交或得著弁然小記云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是虞之時主人兄

弟皆免也又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雜記亦曰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是送葬至反主人兄弟皆免也免卽髽免冠而露紒也前此筮宅主人兆南北面免絰卜日主人北面免絰左擁之免絰者免冠而著絰左擁之卽擁其冠此皆以其交神之故則葬時亦免冠而絰以致其敬義無殊也惟天子諸侯則不以免冠爲敬其敬之所寓在乎以葛變麻葢士禮卒哭而後去麻易葛是葬時之免冠而絰者尚是麻絰天子諸侯直於葬時易葛示敬而不免其冠故曰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不免冠故弁而加葛絰於其上然此所著弁又與喪大記所云子弁絰之弁不同葢彼是天子諸侯之喪冠大斂以來卽已著之不因葬而始有此據下文言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知是因葬而後服且據王制言殷人冔而祭周人弁而祭則冔與弁皆是祭冠意其當葬之時易喪弁爲祭弁麻絰爲葛絰以著其與神交之敬與士之但免冠而仍麻絰者異鄭注謂天子諸侯變服而葬是也但注以弁謂是素弁又言天子諸侯之葬踰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敬心未生則亦附會不足信者素弁之制經傳無聞惟弁絰之弁見諸周官戴記明是天子諸侯之喪冠而不得與殷冔之祭冠並舉若謂踰

時而後生敬則大夫士之筮宅卜日並以免絰不用純凶者明其敬又何以不待踰時乎然則葬服之或爲免絰或爲弁葛絰乃尊卑之分所差無庸曲爲之解也

喪服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此聖人制禮責人主喪者當急於送往不容停殯猶夫子許貧者還葬無椁之意也曰主喪者不目其爲何人則不論服屬之疎戚輩行之尊卑凡爲喪主者皆是既主其喪必爲之速葬蕭望之以主喪獨謂子盧植謂其下子孫皆不除庾蔚之謂以尊主卑不同以卑主尊無緣以卑者之未葬而使尊者長服衰絰均非經意也曰

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其餘盡自主喪而外皆是鄭氏以旁親言之孔疏遂謂自期以下亦非盡以麻終月數者謂未葬無卒哭受服之節也除喪則已謂屆除喪之期卽除之也及葬仍服其服故本記言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又云大功者主人之喪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又云爲兄弟既除喪及葬反服其服盡主喪之服未葬不除故既葬必爲之再祭祭不爲除喪而主人之除喪必因乎祭也大功有同財之義其麻有本故爲主者亦必再祭朋友無服故止爲之虞祔而已雜記言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亦是此義小功以

下爲兄弟既主其喪未葬則亦不除既葬乃虞不再祭者以其服之本輕與朋友等然則重服者必再祭無服者亦必虞而未葬則主人之服雖久不除凡以見主人之喪者必爲之亟於營葬此禮廢而後世之停柩久而不葬者乃多矣

除服皆於祭前不於祭日小記練筮日筮賓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是首絰衰裳不以練日始除也雜記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是練衣練冠亦不以祥日除之也故士虞記卒哭餞尸畢丈夫脫絰帶於廟門外注云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夕日則服葛者爲祔期疏云今日爲卒哭祭明旦爲祔前日之夕爲祔祭之期變麻服葛是因祔期卽變之使賓知變節故也然變雖在將祭爲期之時而亦有不祭而變者如大功九月小功五月中殤大功七月此並無祭期但計其日月已滿卽行除服故小記曰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明祭與除喪各爲一事而不相涉則三月者卒哭而除期者練而除三年者祥而除此因乎祭者也五月七月九月之服除之不因乎祭者也但古人行事必有節除雖不因乎祭而必非無端忽然卽吉者據大記言大夫士既練而歸朔月忌日歸哭於宗室既練尙有朔月之哭未練可知則夫葬

後練前日月已屆當除服者蓋必因朔月宗室之哭而後除之其除之亦必有爲位哭踊之事以此推之其先後遭喪前喪當除之候亦不祭而除雜記云有父之喪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夫所謂除服者何據小記云除殤之服也必元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然祭而後朝服不祭則但縞冠而已是以雜記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明其後喪未滿則不當縞而除前喪則得服其除服故必縞然後反服者卽卒事而反喪服之謂卒事

卒除喪之事也然諸父昆弟之喪彼自有主人則其練祥
之祭亦自及時以行若母死於父喪未沒之際則此死者
若是庶母其父之練祥之祭適子主之已亦可以因祭而
除苟並是三年則身於前後喪皆為主人前喪可不待後
喪而先除而前喪之祭必不得於後喪服中遽舉故又云
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顈者既祥所服單麻衣
也前此雖可以暫服除服以除其喪而練祥之祭前期而
筮日筮尸即事而旅酬致爵皆同吉禮故必喪服既除之
後乃可舉行然先後遭喪其時靡定如前喪既練方遭後
喪則於後喪既顈補行祥祭固已若前喪未練即遭後喪

則祥祭固當於既顈補行而練祭何不可於後喪練後補
之亦必俟至後喪既顈乃皆行者葢喪三年不祭者固以
其凶服不可以行吉禮然亦為不得貳事之故後喪雖既
練而哀尚存若補行前喪之練則是移其哀而貳事此正
呂與叔所謂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不如不祭者
故練後未即補行前練而必待至既顈也舊說誤以除服
即是祥祭卒事為卒祭事既顈為虞後則小記明云父母
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夫虞祔之祭尚且必待後
事豈有練祥之祭而竟遂行之者哉

# 三禮陳數求義卷二十五

候官　林喬蔭　學

## 喪紀

既夕記言疾病男女改服喪服小記亦云養尊者必易服
葢疾與養者皆齊齊則變服故疾者徹褻衣加新衣而養
者之男女亦必改服鄭注以改服為賓客來問病非也且
疾者云加新衣男女云改服亦但易舊為新而已鄭注謂
疾與養者皆朝服亦泥論語言疾君視之加朝服拖紳是
朝服因君視而加非君視固不必加也若檀弓所云親始
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謂羔裘元冠是吉服親始死時

身或服此即當易之不待於成服若燕服之深衣不必易
也乃孔穎達疏喪大記男女改服引此云易羔裘元冠即
朝服也意謂記所言改服即服此羔裘元冠之朝服則斯
時何時心為何心反取朝服而衣之不狂且悖哉

問喪言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鄭注雞斯當為笄纚聲
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上衽深衣之
裳前是始死之時固服深衣也而戴德喪服變除云始有
父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既襲三稱服白布深衣十五升
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絇則又既襲之後始服深衣而始死
之雞斯徒跣者至此又有冠有屨陳用之據檀弓所云羔

褮元冠易之而已是始死之時有易冠無去冠而士喪禮所載自始死至襲亦並不著變服之節則始死之時但於羔褮元冠之朝服易之其他悉仍養疾時所服無所變改惟徒跣扱衽以便於擗踊而已戴德所云先不冠屨後反冠屨固乖於禮即以問喪之雞斯爲笄纚亦未見其必然蓋孝子是時猶望其親之生則亦未敢遽變其飾故衣冠悉仍養疾時所服而屬纊氣絶悲哀自動與嬰兒之失乳者同陳氏謂雞斯云者哭聲然也此說得之蓋即既夕記及喪大記所云始死主人啼者雞號曰啼故人啼亦曰雞斯斯即嘶字之省謂聲破也至小斂後括髮以麻而襲帶

絰乃爲去飾是以檀弓載叔孫武叔既小斂尸出戶方投其冠括髮子游譏之謂括髮當在未出戶之前非謂其未括髮之先不宜有冠也若始死而即笄纚小斂之時又安得有冠而投之哉

始死而復所以招魂復魄也檀弓曰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君通天子諸侯而言小寢大寢即周官隸僕職所云大喪復於小寢大寢也小祖即周官祭僕職所云大喪復於小廟也大祖四郊即周官夏采職所云掌大喪以冕服復於大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也庫門之復不宜天子之禮反殺於諸侯竊意此四郊不必存城郭之外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也蓋即其宮之外門外四向復之諸侯外門庫門天子皐門記以四郊屬庫門言則天子之禮其即夏采復於皐門外之地故畧之與君小寢大寢孔氏正義以廟後之寢當之考士喪禮復者一人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即適寢之屋士卑故不及廟天子諸侯尊兼復於廟然所居之處不宜不復凡君所居正寢爲路寢路大也即是大寢燕寢爲小寢由寢之廟由廟之門外四郊遠近之序如此如疏之說是先及廟後之寢而後及廟亦非次也

天子備官故復者有夏采祭僕隸僕諸職諸侯不必備故

喪大記但云小臣復而已然雜記言復西上注謂各如其命數蓋以士一命士喪復者一人故知以命數爲多寡若其稱謂則喪大記云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喪服小記云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禮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而曲禮獨云天子復曰天子復矣諸侯復曰某甫復矣天子言天子諸侯言字並不稱名孔穎達謂王者不呼名字者一則臣子不可名君二則普天率土一人而已故止呼天子復諸侯不可云諸侯復故且以字然於大小記不合因謂殷質臣得名君周文故不名二記所說是殷禮然本篇俱是周禮矣獨於此一節雜及於殷注疏所

云固爲臆說陸農師謂天子復曰天子復矣是告人以天子復非復天子之辭則禮並未著有復而告人之文似亦附會之說竊案曲禮本文之下言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三王之世初無帝名故崔靈恩謂是作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爲法則此所云天子復亦作記者損益舊儀作爲此稱觀書中所述天官六太及五官致貢之類皆不與周制合知非周禮之舊而大小記正是周禮不得反目之爲殷也

士喪禮復者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皐某復三降衣於前賈疏謂復聲必三者禮成於三是也葢行禮多以三爲節啓

殯陰厭祝皆聲三正與此類孔穎達疏喪大記北面三號乃云一號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未免近於穿鑿

喪大記言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而士喪禮云以衣尸二義相反鄭注云不以衣尸者不以襲也浴而去之陳用之則謂當云復衣以衣尸不以斂上句不字衍文今按喪大記所言是國君之禮與士禮不同士止一人復故卽以其衣衣尸國君則復有數人所復之地亦非一所若必一一衣尸則屢動其尸非所以安之故不以衣尸直與士禮異謂不以襲者誤謂爲衍文者更非

喪大記言復禮曰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而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此所言館不別公私故下文復釋之曰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官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然諸侯爲國賓未必舍於卿大夫之家則皆當爲公館故此及曾子問并以爲君使者言之是諸侯之卒於館皆復如於其國矣若於道卽喪大記所謂在野者如魯桓公卒於車中之類則升其乘車之左轂

復之以其魂在車而不在屋也鄭注誤以道爲道上廬宿孔疏遂謂不於道上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待衆賓非死者所專有夫廬宿卽道上之館此其復否當別公私若以爲供待衆賓則正是公館周禮十里有廬三十里有路室五十里有候館明是公所爲以待賓客者而謂不得於此復之不顯與經背乎至其復之用綏鄭注謂綏當爲緌讀如蕤賓之蕤字之誤也緌謂旌旗旄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孔疏云若在國中招魂則衣各用其上服今在路死則招用旌旗之緌冀魂魄望見識之而還若王喪於國而復於四郊亦建綏而復周禮夏采云以乘車建綏復於四

郊是也今案乘車建綏此在國而死之常禮不得以爲在路死者之證且彼爲旌旗之綏故謂之建此言以而不言建則詎必泥於旌旗況旌旗之旒各依命數復者既欲其魂之望而能識反去其旒不惟於禮無據亦非所以爲復之意蓋此之道卒者卒於車中以其魂止在車故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其復之物亦卽以車中所執之綏言以而不言建其爲車綏非旌旗之綏審矣

檀弓云父兄命赴者鄭注父兄命赴謂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此據士喪禮所云乃赴於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明是主人親命不由父兄與記不同故以爲

大夫士尊卑異禮今案儀禮言赴於君尊君故主人親命若其他親族僚友之赴主人於毒痛昏迷之頃豈必一皆親命則以父兄代之檀弓所說指凡赴者言士喪禮專指赴君義各有在何必以爵等差之且士喪言赴但及於君而親族僚友必無不赴之理經不見者以其非主人所親命故畧之耳敖氏遂謂古士大夫赴告之禮惟及於君則亦膠柱之說觀雜記云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赴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則是大夫士之喪其赴告且及於異國之僚友經所未備記並詳之安得謂一赴於君而遂已哉

檀弓曰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作起也爲也言此六事一時並行也孔頴達以帷堂在小斂時非案本經上文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明其在小斂以前但二子言所以帷堂之故一主死者之事一主生者之事先儒並是曾子而非仲梁今考經意未嘗有所可否是二義本兼有之

若專爲尸未設飾之故則既襲之後卽可徹之矣必俟至厥明卒斂後乎

鄭康成注設飾謂遷尸又加新衣孔疏以襲斂當之今案小斂在死之明日不得與復楔齒綴足飯等事並作蓋始死之時去死衣憮用斂衾尸方裸體浴而後設明衣裳飯含而後襲於是設冒橐之是謂設飾皆以死之本日爲之故云並作崑山徐氏又泥於禮言周人斂用日出謂襲亦用日出以次日之日出爲之則不特士喪禮明載襲事於厥明之前決爲死之本日無疑且令死者裸尸於牀以俟日出亦必無之理

周官凌人大喪共夷盤冰大學言伐冰之家謂卿大夫明
士無之故喪大記云士併瓦盤無冰鄭注士不用冰以瓦
爲盤併以盛水耳蓋士死而襲明日而小斂三日而大斂
禮殺事速故可不用若加賜則亦有之故士喪禮云士有
冰用夷槃可也若公卿大夫用冰之節喪大記但云君設
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鄭注造猶納也禮自仲
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納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
席而遷尸焉秋凉而止所云既襲既小斂者以襲在室中
小斂後則俠於堂明此兩處皆於牀下造冰孔疏誤會注
意乃云既襲謂大夫也既小斂謂士也皆是死之明日若

天子諸侯亦三日而設冰在襲斂之前果爾則天子諸侯
之喪設當暑月必三日然後設冰尸且變矣况士之有冰
者儀禮明於陳襲事之後未浴之前言用夷槃則固在死
之本日未至厥明而以爲明日其謬尤顯然可見也
禮士死於適室則浴亦卽在適室耳而檀弓云曾子之喪
浴於爨室鄭注謂曾子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孔
疏云易簀之後反席未安而沒焉得有浴爨室遺語者以
反席之前欲易之後足可有言但記文不備必知爲矯之
者曾子達禮之人應須浴於正寢今乃浴於爨室明知意
有所爲故云矯之而王介甫則謂此自元申失禮於記曾

子無遺言鄭何由知其矯陳氏集說亦謂使果曾子之命
爲人子者亦豈忍從非禮而賤其親此難以臆說斷之當
闕以俟知者今案士喪禮載浴事甸人掘坎於階間少西
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爲垼於西牆下東鄉垼
用塊管人汲祝淅米於堂南面用盆管人受潘煮於垼用
重鬲外御受沐入然後乃浴棄渜濯於坎意當時曾子必
存謙儉所有沐浴之具皆出於爨室不必備甸人管人之
職廢掘坎爲垼之文故記者特識焉浴於爨室指浴具而
言非指尸夫尸在正寢豈有遷於爨室以就浴者是解者
之惑也

士喪禮外御受沐入沐卽管人所煮之潘以沐髮者而不
見受浴水之文或疑浴尸同用管人所煮之潘非也案喪
大記云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
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是浴止用水諸侯如此士可知矣
經不言者文未具也若沐之爲潘據士喪禮用稻而喪大
記云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與彼不
同鄭注謂士沐粱者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
沐黍與今案大記所言是諸侯禮則士不應屬於天子玉
藻云沐稷而靧粱孔疏以大夫當之亦據此經謂人君靧
沐皆粱生時之沐死亦同之以粱稷相推士當用稻其作

粱者當屬字誤若鄭謂天子用黍經無正文孔疏據公食大夫禮黍稷正饌稻粱爲加是黍味美而貴故疑天子用之然考周官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渳肆師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鬯人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大祝大喪以肆鬯渳尸渳謂浴尸以秬鬯之酒築鬻和之使其香美疑其沐亦即以此與

周官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又玉府大喪共含玉而雜記言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與周官之用玉者異故鄭注謂是夏時之禮然士喪禮貝三實於笄此士三之證正是周禮且雜記又云含者執璧將命則此記所陳未

嘗謂用貝而不用玉也意貝爲寶貨之通名或珠或玉皆是不必定爲水物也

死之有飯含者檀弓謂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盖虛其口是死其親以食道又褻之也其禮士喪載主人左扱米實於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惟盈是主人親執其事故上經云布巾環幅不鑿鄭注不鑿者士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大夫以上賓爲之含當口鑿之嫌有惡又雜記云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鄭注記士失禮所由始也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以上賓爲飯焉則有鑿巾孔疏大夫以上貴故使賓含恐尸爲賓所憎故設巾覆尸面而當口鑿穿之令含得入口也士賤不得使賓則子自含其親不得憎之故不鑿但露面而含耳於時公羊賈是士自含其親而用鑿巾則是憎穢其親矣故爲失禮也然考大夫以上使賓含之禮經無明文惟雜記有云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而檀弓載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又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含使之襲又春秋成風之喪王使榮叔歸含意者諸侯之喪天子使人含之大夫之喪諸侯使人含之當時諸侯相誇大徐君以王禮自居使容居含邾君而曹伯之卒諸侯請含亦以君禮自處以臣禮

處曹而曹使之襲反受其辱猶魯襄朝楚值康王卒楚人自居王禮必使魯襲而魯令巫先拂柩如君臨臣喪者然二事正是一類故記者連著之然則公羊賈之鑿巾以飯不特憎穢其親亦且卑親而尊已悖妄甚矣

士喪禮襲衣三稱爵弁服一皮弁服一褖衣一雜記云公襲卷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一元冕一褒衣一則有九稱又云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注疏以爲此大夫襲衣之數是有五稱因以其數差之則諸侯當七天子當十有二共大斂之衣士喪禮載凡三十稱喪大記言君百稱

大夫五十稱孔頴達謂以襲禮差之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據上公舉全數言之然大夫五十稱不以命數爲稱數士有三等皆三十稱亦非依其命數矣必謂上公九十侯伯七十乎若小斂之衣士喪禮云凡十有九稱喪大記於君大夫亦皆十九稱鄭注衣十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孔疏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人旣終故以天地終數斂之賈疏士喪禮同然則天子小斂之衣亦十有九稱矣

生人著衣自裏及外以次遞加死者不能故先取所用之衣數重相加臨時一著而已則謂之襲襲者因重之義謂

衣與衣相重也士喪禮商祝襲祭服褖衣次是時尸尙未含商祝先取其所爲爵弁服皮弁服褖衣者以次相重以待用亦云襲者謂衣與衣相襲也注以布衣牀上釋之誤也下文云乃襲三稱卽此商祝已重者著於尸身言襲三稱者謂一著而三稱遞非謂一稱一著亦非若斂之遷尸於衣上注以爲不言設牀不言遷尸於襲上以其居當牖無大異者亦非蓋尸之襲衣當與設明衣裳同但明衣裳止一重故言設此衣三重故曰襲其設牀遷尸經本無文惟喪大記云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牀又一牀則意旣襲之後舉尸而遷於他牀使其所著平正妥帖以此爲詳愼之節與

襲禮先設掩瑱次設幎目乃屨乃襲繼設韐帶搢笏設決設握然後設冒韜之其次序如此冒制經云緇質長與手齊䞓殺掩足鄭注謂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齊手蓋旣設冒則尸形遂不復見故雜記云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後設冒也乃溫公書儀朱子家禮於襲並無設冒之事因於小斂言未掩其面孝子猶俟其復生欲時見其面大斂始掩其首非古禮也

士喪禮商祝掩瑱設幎目鄭注掩者先結頤下旣瑱幎目

乃還結項疏云經先言掩後言瑱與幎目鄭知後結項者以其掩有四腳後二腳先結頤下無所妨故先結之待設瑱施幎目乃結項後也然如此則事有先後經當別白言之不得以掩瑱連文然後始言設幎目敖氏謂掩瑱皆謂設其物也設掩者旣結頤下卽還結項中掩其前後而兩旁猶開故可以瑱幎目當面設之加於掩之上交結於後旣設此則掩旁亦固斯說視注疏爲長

襲衣著於尸身旣襲設冒韜之遂不復著但用以斂尸斂爲收藏之義舉尸於衣上屈而掩之以方正平實爲貴故經言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大斂之衣君襚不倒明小斂散

衣可倒大斂即祭服亦可倒倒者領倒向足使之方正平實也其斂之之法經於小斂云美者在中大斂云美者在外葢斂衣半在尸下爲藉半在尸上爲覆以祭服襯褖衣祭服爲美以君襚襯祭服則君襚又美而每服又各有數稱小斂之藉以褖衣爲最下其覆以祭服爲最下各以次而上屈而掩之則在中皆其美者大斂之藉最下用君襚次以祭服次以褖衣其覆則最下用褖衣其次祭服君襚在上是爲美者在外然大斂小斂之衣商祝云布而不云襲則是每稱列之而下云士舉遷尸卒斂明是以尸就衣爲斂益知注疏以襲爲遷尸於襲上而衣之謬矣

以衣被賵死者曰襚少儀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是臣於君喪明有致襚之禮而喪大記乃曰君無襚者注謂不以陳不以斂疏云國君陳衣乃斂悉宜用已衣不得陳他人襚送者此說是也熊安生誤以君無襚連下大夫士爲句謂小斂之時君不合以衣襚大夫士雖有君襚不陳不以斂故云無襚大夫士至大斂則得用君襚故士喪禮大斂時云君襚祭服不倒然如其說當云君襚不用不得言君無襚且據士喪禮是始死未襲以前君即使人襚而謂小斂之時君不合以衣襚大夫士乎

檀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鄭注扶君謂君疾時也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時贊正君服位者薨以是舉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而應氏子容則謂王前巫後史卜筮皆在左右則卜人師扶右乃其切近之職所當然似不必改今案周官太卜卜師卜人諸職皆不與王之喪事惟喪事有卜宅卜日則龜人奉龜以往太卜有命龜之文夏官既明著射人與僕人遷尸則當以注所言卜爲聲誤者是如應氏說宜並用卜筮巫史奚獨卜人且及射人又何義耶但注疏於二師字之義未有所釋故唐以前別本有無師字者陸氏釋文云師長也謂太僕也或無師字者非然據陸氏師字

專言太僕是又當時定本止僕人之下有師字而射人之下無之葢太僕之屬有祭僕御僕隸僕諸職通稱僕人而太僕爲之長射人之長即稱射人不憂無別故於僕人下特加師字觀陸氏又謂前儒讀卜爲如字謂卜人及醫師是亦師連卜人之證若二句並有師字則兩醫師不可解也然則二句並有師字者乃宋後本誤方氏性夫因訓師爲衆以扶君遷尸非二人所能二官之屬並有上下之士故以師言然考士喪禮士舉遷尸用二人其奉尸於堂則以男女男女即主人主婦子姓等皆助其事不必用衆士亦不必止於二士今太僕射人之職各爲下大夫二人意

其優君得有四人而其助之奉者亦當有男女之屬豈必
皆二官之衆哉
喪大記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鄭注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侍猶臨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吳草廬辨之以爲大胥非樂官之大胥案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喪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衆胥者衆祝之胥也大祝之爵爲下大夫喪祝之爵爲上士非能親執斂役者故雖身涖其事而各以其下之胥服勞此說爲是

蓋士喪禮之大小斂商祝止布絞衾衣服而已不執斂事則君大夫亦不必大祝喪祝親之周官言大祝贊斂喪祝掌斂非身執役之謂也但本記言士之喪士是斂考士喪禮小斂既陳之後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於西階下商祝布衾服士舉遷尸反位卒斂徹帷大斂如之遷尸者謂遷於商祝所布斂衣之上反位者反於西階下東面之位然後乃言卒斂則斂非士可知且記言凡斂者六人凡者通貴賤之辭遷尸之士亦止二人是斂之士固不得以爲卽遷尸之士矣孔疏大記謂是朋友來助者此據本記下文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之文謂平生嘗與共執事今與喪所助斂故屬朋友而言然士之朋友其爵亦大抵皆大夫士也豈宜親執斂役者竊意執斂之士與舉尸之士相等皆士之私臣爲之非大夫士之士言與其執事則斂其卽前之復者何人管人之流與
始死卽設奠以依神其饌以脯醢醴酒其器以吉無巾柶其位卽牀在尸東當腢至明日小斂辟之不出室既設小斂之奠然後去之檀弓引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言其饌卽以生時所庋食物爲之不必改新蓋是時孝子於親尙以生事之且亦急遽無暇特設新饌故既夕記言君醴若酒謂惟取其便不定何物敖氏以酒醴分二解非

也閣爲庋物之名雖大夫七十而後有閣士無閣而有坫然散文亦通稱閣陸農師謂閣其餘者幸其更生若有待焉亦臆揣也但既夕記先言設牀第後言卽牀而奠則喪大記所謂襲牀者業已先設此奠在地故惟小斂在地則須辟之以斂襲在牀不用辟鄭注乃云將襲辟奠因名此奠爲襲奠疏家遂謂襲時辟之襲訖反之於尸東亦不出室如此則記何得止云小斂辟奠不出室乎經止云始死之奠注既杜撰襲奠之名記止云小斂辟奠注復杜撰將襲辟奠一節皆禮所本無也
小斂之奠始用素俎大斂奠更用毼豆無縢之籩小斂之

奠一鼎大斂奠三鼎小斂奠於堂上尸東無席大斂奠於室中當奥有席葢哀素之心以漸而深而始事之以生者繼遂漸事之如神矣故檀弓言小斂之奠子游曰自東方曾子曰自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自西方魯禮之末失也葢魯禮誤以小斂之奠同於大斂耳然小斂之時辟始死之奠記言不出室而不著其徹於何時注謂畢事而去之則是卒斂徹之疏謂奉尸侇於堂乃去之敖氏謂既設小斂奠乃去之案奠之設以依神則必新奠設而後舊奠可去敖說爲是其小斂之奠將大斂徹之經云降自西階設於序西南當西榮如設於堂其爲堂下明矣敖氏乃云

設於西堂執豆俎者既設而東上侇設醴酒者畢而從之降自側階則經文明言降自西階安得有設於西堂之上既設而降自側階之文豈敖氏所據之本無降自西階語抑有之而降自西階者復由側階升設之耶

喪大記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考之周禮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而士喪禮既小斂後亦云乃代哭不以官是則始死未殯之前以人代哭三禮同之其爲聖人所定之制無疑先儒謂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絶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以親疏爲之然哀至則哭奚必其無停聲且使人代之亦近於僞故南史載王秀之遺命云世人以僕妾值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而呂坤姚翼之徒亦共訶其不情欲去此一節惟望溪方氏謂此所以衆著於親上死長之義而不敢恝且以使主人哀情時觸而不敢忘是禮之所謂有以故興物者斯說得之然其義實不止此葢未殯之前未有廬次而自始死至殯凡經三晝三夜主人固無就寢之理卽衆主人父兄子姓亦並無一人睡者不惟爲守尸柩亦以其未有所止息之次也故宵而爲燎於

中庭而使之哭不絶聲乃所以警覺之俾不至倦怠而或有假寐其不停聲藉以悟生人非欲死者之聞之也然使衆人皆哭則又恐其難繼故又爲之更代以紓其力而孝子亦得以時感觸不輟其哀士殯期近故不以官大夫以上殯期遠故以官而人君之喪又縣壺以分日夜詎謂先王之禮果教僞乎

禮言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其襲斂之日無文先儒並謂天子諸侯之喪以來日數七日殯者實八日五日殯者實六日其襲皆在死之明日其大斂皆在殯日惟諸侯三日小斂天子五日小斂爲異今案天子諸侯之禮固

不與大夫士同而大畧不甚相遠據喪大記言始死遷尸於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君大夫士一也既去死衣則沐浴含襲之事必繼爲之斷無裸尸於牀以待明日之襲者且據喪大記小斂之衣十九稱君與大夫士不殊大夫士卽日可備君又奚必遲之三日五日乎若大斂則雖天子諸侯亦必以三日爲斷據問喪云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

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此雖不指天子諸侯言然三日不生固亦天子諸侯所同觀其云三日而后斂不云三日而后殯是亦非專言大夫士者況喪大記云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與大夫士同其不食斷以三日者正以三日而斂孝子望生之心亦益衰之故苟未斂而尚俟尸於堂其遽食乎然則死而襲明日小斂三日大斂君與大夫士當無弗同所異者大夫士大斂畢卽殯君之殯在五日不卽在大斂之日耳所以然者大夫士之殯在寢於西階上掘坎爲肂置棺於中既斂卽當舉尸入棺天子諸侯之殯在廟其殯之所爲屋而菆塗天子更設椁焉

其事固非三日所能辦故其棺以輴載之大斂之後亦卽舉尸入棺暫停於寢至五日七日而卽以輴御至所爲之屋連輴入焉是以晉文公之喪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曲沃者先公之廟所在而以柩行則是尸以斂後入柩載柩如殯而顧命言康王受册之後諸侯出廟門俟廟門祖廟之門成王之殯在焉故就廟而陳設以象生時所有且左傳於定姒之薨言不殯於廟匠慶謂之不成小君之喪足見君喪必殯於廟既殯於廟則豈得如士禮之下棺於肂舉尸就之哉況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見於檀弓而喪大記言君

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是有三重此必不能若襲斂之衣可以一時並用數稱則其自裏及外必以次序遞加葢三日大斂入革棺明日入杝棺又明日入屬棺又明日入大棺屬棺大棺卽所謂梓棺二者屬在內大棺在外又明日而殯故以七日諸侯則三日大斂而入椑明日入屬又明日入大棺其入大棺卽是入殯故以五日何者天子之殯以椁則椁先在塗屋之中故入大棺之明日方殯諸侯無椁卽以大棺先入於塗屋故入屬棺之明日移入大棺卽爲殯也六大夫雖有二重之棺然其殯在寢掘肂而已以大棺先入於肂卒斂之後舉尸入屬再舉入肂無不可者倘如先儒之說則諸侯

五日而殯中間二日無事天子七日而殯中間無事者且及四日果何所爲而然耶

檀弓君卽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此言人君體尊備物之事歲一漆之者欲其堅也藏焉者藏之以待用也孔疏訓藏謂藏物於中棺中不欲空虛如急有待然所藏何物經典無文棺不欲虛亦何取據明爲杜撰之說原其所以爲此者以鄭注有虛之不令之語以令是善虛之不善故必有物然據釋文言令本又作合孔疏亦謂注本有作不合者言虛空之不以蓋合其上是注本明白傳寫者誤合爲令途生曲解耳若陸農師又言歲一出漆若將有用示

使其君不敢有恃以情則尤爲謬妄夫建鞞設鐸以警戒其君者有之以漆棺示用爲戒豈臣子所以事君者哉

喪大記君大夫鬊爪實於綠中士埋之鄭注綠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孔疏云知綠當爲角者上文綠爲色以飾棺裏非藏物之處今案如注疏說則經但當言實於角不得言角中且士之棺亦有四隅又奚爲不實而必埋之耶此經繼上文之下則綠卽上文之綠據上文云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元綠用牛骨鐕士不綠言士不綠故士之鬊爪必別埋之而君大夫實鬊爪於綠中者必是此綠非角可知且必是朱元絶句綠字屬下句爲讀何則上文方言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明君之棺有三重上下大夫皆再重士不重重故有裏棺之制士不重亦不綠則綠與裏棺相對有重而後有綠則綠是因重爲義蓋君之裏棺用朱其綠用雜金鐕大夫之裏棺用元其綠用牛骨鐕士無裏棺故不綠綠之爲義雖不得詳然必其爲兩棺相重其間夾縫之名是以君大夫之鬊爪得實其中也裏棺用朱元言其色綠用雜金鐕與牛骨鐕言其物棺得有異色者蓋以漆爲之鐕說文云可以綴著物者鄭注亦曰所以琢著裏疏謂釘也意兩

棺相重夾縫之處以釘綴著使相附屬故裏棺謂之屬其鐕用金用骨以差尊卑疏旣誤以朱綠爲句又以朱綠皆緇朱貼四方綠貼四角復據別本綠字作琢謂鐕琢朱緇貼著於棺一綠字之義而忽爲緇旋爲琢何游移罔據若此臨川吳氏知以朱元句絶而改綠爲琢亦是琢緇著棺然士何以不琢究莫能明其故且實鬊爪者又何物乎

掘坎埋棺謂之殯其坎謂之肂夏后氏在阼階上殷人在兩楹間周人在西階上故大斂畢掘之棺先入其中乃遷尸於棺加蓋於上而塗之蓋體死者幽藏之意亦所以爲火備也其尊卑之制則喪大記云君殯用輴欑至於上畢

塗屋大夫殯以幬攢置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檀弓云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又云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褕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蓋天子諸侯之殯不掘坎爲屋於祖廟之西階上其升棺用輴不若大夫士之輁軸天子畫龍爲飾故曰龍輴諸侯不畫既以此輴升棺卽載棺以殯不若大夫士之輁軸止以升棺旋脫之也殯所以用輴載棺者蓋由路寢適廟藉之以行既殯仍不脫之者亦所以爲備有故則易遷也然棺載於輴慮其重而難行則爲褕沈以滑之褕沈舊說謂

以水澆褕白皮之汁以播地沈亦作瀋汁也既爲褕沈則必設灑此褕沈之人其人謂之撥言以手撥散褕沈於道以滑輴曾之三家大夫殯不用輴則無用褕沈何爲設撥故譏其竊禮之不中也天子諸侯既皆以輴載棺而天子禮優殯亦用椁其椁上有覆謂之幬刺斧文爲之殆猶葬者既窆而加見焉諸侯以下葬始用椁殯則無之然諸侯雖不用椁而亦設幬幬之制無文據周官掌次云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注張帟柩上以承塵帟者小幕之名當卽記所謂幬者天子三重殯內一而殯外二諸侯再重殯內一重殯外一重殯內卽西階上之屋

中柩上殯外則屋上張之皆所以爲覆也孤卿大夫不重則殯內無幬止設殯外士無帟但於殯外設帷故曰大夫殯以幬士帷之然則斧卽幬而幬卽帟矣天子諸侯爲屋以殯則必有茨塈之事謂之菆塗菆蒲楊之屬可爲矢者左傳宣十二年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注菆矢之善者又知莊子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注菆好箭又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注蒲楊柳可以爲箭士喪記所云御以蒲菆亦卽此物蓋澤虞所供以爲喪事之用者四圍編列而塗之開其上以待柩入柩既入而後欑至其上乃畢塗焉欑蓋以木上覆之名

大夫士掘肂而殯不爲屋則不用菆塗然大夫卑於君而尊於士則下棺於肂尸既入後亦用攢木以覆而四圍不爲菆塗但斜倚其木一頭棄於西序一頭就地故塗不暨於棺暨及也塗在欑之外也士則并無欑木以覆蓋棺之後卽反土於棺上塗之故曰士殯見衽塗上見衽卽士喪禮所謂掘肂見衽者言其肂之淺深以見棺衽爲度衽棺上合縫之木鄭康成云小要也蓋小要之形上下廣而中狹以掩棺蓋合縫之際上半殺而下下半殺而上似衣衽之上殺下殺以掩裳際故名爲衽而塗其上者亦以此爲度衽之下卽地中之坎不必塗矣注疏以菆卽是攢謂天子用木題湊象椁之形諸侯不題湊象椁大夫欑其三面士亦以木覆棺又

以幬爲覆謂以椁覆棺而塗之又謂帷之自士達天子皆然又謂設撥卽是設紼彼此淆惑夫菆字从草欑字从木豈得混而爲一若欑卽是菆則大夫亦用欑經何以菆塗爲天子之禮乎經明言天子以椁安得但以木之題湊象椁當之且諸侯不題湊象椁則所謂菆與欑者又是何義若幬是以椁覆棺則經明言諸侯設幬大夫以幬是諸侯大夫亦用椁矣何爲言天子以椁哉棺之有紼凡棺皆然故送葬者必執紼豈繫於輴經言士殯見衽塗上帷之則帷專屬於士無疑檀弓又云君於士有賜帟是有賜亦用帟不帷而謂大夫以上本有帟者尙設帷耶後世殯禮既

已不行而考古者僅得據注疏爲說他無可證故畧爲之辨說如此

雜記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注始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孔疏諸侯去死日五日而殯則合死日六日也七踊者始死一踊明日襲一踊襲明日朝踊又明日朝踊爲四日晩小斂時又一踊爲五小斂明日朝又踊爲六至明日大斂之朝不踊當大斂時乃踊凡七也大夫三日殯合死爲四日始死一明日襲朝一又明日小斂日再小斂明日大斂凡五也士二日殯合死日數也始死一小斂朝不踊至小斂時一又明日大斂一凡三也又檀弓云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孔疏曰士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踊又明日大斂踊凡三日爲三踊大夫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六日而殯初死日一明日襲一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一至六日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爲二

至五日小斂爲二其間二日又二至八日大斂朝不踊大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爲之節文也今案喪大記云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據此則斂時凡有七踊小斂大斂皆然何得云小斂大斂各爲一踊且問喪言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而士喪禮言小斂主人馮尸踊無算奉尸侇於堂又踊無算大斂遷尸主人踊無算奉尸斂於棺踊如初設熬乃塗踊無算是小斂大斂之日並不止一踊且其踊皆無算又安得如注疏所說乎陸農師則謂公五日而殯踊七日大夫三日而殯踊五日其始死之日踊既殯之後一日猶踊若士三日而

殯踊三日則其既殯之後一日不踊是以日數而言然士喪自既殯後有朝夕哭其徹宿奠設新奠丈夫婦人視視與執事者之升降以爲踊所謂要節而踊者無日無之豈止限以三五七哉竊觀經之所陳有言踊無算者有言成踊者有言要節而踊者有止言踊者大抵哀極志懣則無算其有數者所以爲禮以其爲禮而踊故謂之成踊成踊者三者三每踊三跳三踊九跳也止言踊者一踊三跳也要節而踊者視奠之升降亦一踊三跳也每踊以三跳爲節而三者三謂之成踊此卽士之三踊則公七大夫五者亦皆謂其每一踊以七跳五跳爲節也惟其爲禮而踊異

於哀極志懣故可以數計而所謂成踊者大都皆與賓客爲禮也若孝子自致其哀則並是無算如注疏說凡踊皆以三踊九跳爲一節將孝子且踊且數抑相禮者代之釋算耶

大夫士死於寢之適室殯於寢之西階則殯宮卽是正寢但寢是生人所居殯爲尸柩所瘞故始死稱寢尚望其生以生人事之士喪禮未襲君使人弔主人迎於寢門外將小斂陳一鼎於寢門外喪大記亦云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又云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又云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其時未斂並以生人之居名之既殯則直謂之殯士喪禮既筮宅獻材於殯門外既夕哭陳鼎如殯將啓二燭俟於殯門外以哭於生人不得復以生人所居目之也經記之文不苟如此惟中閒君若有賜而視大斂其於君至云巫止於廟門外卒奠云君出門廟中哭此卽正寢而謂之廟者先儒並云凡宮有鬼神曰廟於是皆以殯宮爲廟夫廟與殯異非可混稱卽曰神之亦當在既殯既葬以後此特君甫至尸尚在堂安得遽以鬼神事之乎考經文獨於此處言廟是廟之名繫於君之視斂非凡死者所處皆云廟也蓋古者君臣之分辨之甚嚴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君亦無入於臣家之事有所適則舍於

其臣之祖廟故周官甸人凡王弔臨共介鬯注以尊適卑曰臨而曲禮言凡摯天子鬯又言臨諸侯畛於鬼神謂以鬯爲摯而禮其鬼神明其所臨適之處必皆是廟有鬼神之所今此弔喪雖在寢而以尊君之故猶曰此臣之廟故君可入焉若其家則固非君所入也是以特變其文於門稱廟門於宮中稱廟中以此尊君非以此尊死者不然一篇之中胡爲而忽寢忽廟也哉

天子諸侯殯皆在廟故曾子問言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其必藏羣主於祖廟者以將殯於其祖之廟不得不虛之也

然殯於其祖之廟則亦遷其祖之主於太祖之廟可耳乃並藏羣主者蓋體祖考之心爲子孫而變不獲寧居不忍歆祭因卽以此而殯死者於其廟泯其入據之迹卒哭成事而主復反則以其柩既葬且踰數月哀亦少殺牢宗入將攝行時祭而有事於此不可以久曠也然柩既殯於其祖廟而周禮將葬又有御匶朝祖之事者蓋朝於太祖之廟也天子事七廟諸侯事五廟今因羣廟之主並在太祖之廟就而朝之先儒謂五廟朝以五日七廟朝以七日誤也獨是既殯於廟而檀弓何以又云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所以先儒並據士禮朝廟卽葬以爲天子諸侯亦

然不知左傳明載定姒之喪不殯於廟爲不成喪又僖八年致哀姜云不殯於廟則弗致也蓋天子諸侯之禮與大夫士不同而殷禮又與周禮畧異殷之朝而殯於祖者謂未殯之前先朝而后殯周則先殯於其祖廟將葬乃朝於太祖耳先儒誤以太祖卽祖禰之祖遂疑殯廟與朝廟不可並行而於左氏所云多爲曲解服虔以廟是殯宮鄭康成以春秋朝廟爲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杜預謂不殯於廟乃不以殯過廟而朝是經文本明反因傳注而晦也

雜記載諸侯大夫士客死於外還柩以殯之禮其於諸侯云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惟輤爲說於廟門外其於大夫士則云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同是殯宮之門而一稱廟門一止稱門則以天子諸侯之殯必在廟也若謂殯宮亦可稱廟則大夫士何以不言入自廟門乎以此愈知殯宮不得以爲廟而言廟者必其禮之實行於廟者也

曾子問載君出疆而薨其還殯也曰入自闕闕謂闕門卽春秋所謂兩觀周禮所謂象魏也古天子諸侯皆殯於廟而闕爲廟之外門故柩還從此入升西階以殯何以明之穀梁言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則廟在闕內可

知入自闕則其殯於廟亦可知矣鄭注乃以闕爲毀宗疏釋之曰柩入宮時毀殯宮門西邊牆而入知闕爲毀宗者謂毀此宗廟之牆其處空闕故謂之闕夫以毀牆爲闕義既牽强而檀弓言毀宗躐行爲殷禮雖屬葬時而既是殷禮則周固無此事乃復爲之說曰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之相變尤杜撰而迂曲殷之毀宗爲常禮此屬變故奚爲必以此相例且雜記亦載諸侯行而死之禮正與此同其文曰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入自闕與至於廟門互文相見明是殯廟不毀牆則又正見柩車從門闕進不用毀牆經意顯然自誤以闕爲牆之空闕而於不毀

牆之義遂不可通復曲爲之解謂牆是裳帷乃柩車之飾然果屬牆帷經何不質言之而以牆代卽以既夕有巾奠乃牆之語檀弓有飾棺牆置翣之文是帷荒之屬亦可稱牆但本經之文前後皆謂之轄不應此獨變之且亦不過脫與不脫之異何以謂之毀乎則曾子問之闕是門闕雜記之牆是垣牆如字以訓義固明而理亦順也

曾子問言君出疆而薨還殯之禮其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此死者已大斂故已成服而卽入廟以殯也其又曰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此死者未大斂故未成服未

卽適廟而殯入自門者入自寢門也升自阼階以俟大斂君如此大夫士亦然故曰君大夫士一節也明未大斂者君與大夫士同既大斂則君與大夫士異何者君之殯在廟大夫士之殯在寢君之殯以輴大夫士之殯以肂是以雜記於諸侯云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惟輴爲說於廟門外於大夫士云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是君大夫士之殊蓋在廟則升西階在寢則升東階士喪朝廟亦升西階諸侯之入自闕升自西階其爲殯廟益信禮各有辨惟未大斂歸則皆歸於寢故入門升階之節並同疏以上來從柩之儀更無尊卑之異則君五

日而殯大夫士三日而殯豈一節哉

三禮陳數求義卷二十六

候官　林喬蔭　學

喪紀

既殯之後有朝夕奠有朔奠有薦新而既夕記又云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葢朝夕之奠雖以象朝夕之食然其所奠唯醴酒脯醢而無黍稷則近於神之而非如生人之事孝子事親雖亡如存其生時所爲具沐進盥朝夕饔飧之節不以死而廢故殯宮之正室既有朝夕之奠而燕寢之下室復有燕養饋羞湯沐之饌然謂之饋不謂之奠則其禮殺於奠可知葢以黍

稷爲主而他物取便猶生時之唯所欲也故朔月若薦新有黍稷則不饋於下室注疏以及諸儒無異議者惟萬季野謂下室即正寢之室燕養饋羞湯沐如他日者即朝夕奠之事力辨注疏諸家之失其意以下室之奠不見於經僅見於記注疏言朝夕之奠無黍稷下室之饋有黍稷因疑其禮盛於朝夕之奠輕者詳而重者畧無此作書之體又以敖氏據禮居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不入門下室之饌使人爲之孝子不親視因謂祭奠之禮必先聚子孫之精神然後能聚祖考之精神此奠孝子不親必無此禮且以正寢之奠本以棲神謂神不在正寢則朝夕亦不必設

奠謂神既在正寢又何爲於燕寢奠之其言甚辯崑山徐氏亦謂即指室中朝夕之奠初非別奠於燕寢如果有其禮則經文必言之經文不言可知其必無此禮此其立論皆由誤認饋之爲奠不知饋與奠殊饋主米飯如生人之日食經以其殺于奠故畧之而別見于記今以爲即奠且以爲盛奠是自誤會經旨反斥前人之謬不可也惟其饋而非奠故雖孝子不親視亦可而既奠正寢又饋下室則正所謂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者奚爲其必在一處也況喪大記有云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卒於下室適寢爲正寢下室爲燕寢明分兩處則又安得以下室之

饋即正寢之奠哉

士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鄭注但云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棺中之賜不施已也敖氏則曰君命及衆賓謂弔者也拜之者謝其弔已也徐氏因注加惠之語則又以所謝者專指曾來賵賻之人言之夫孝子初喪當在苫凷之中奉朝夕之奠豈宜離喪次而拜人即古之仕者不出本國無過都歷邑之久然葬而君有賵贈賓有賻奠及反哭賓又弔焉又曷爲其不一往拜謝之哉然則禮之所以汲汲焉成服而即著此節者何也葢以君命爲尊衆賓因君命而連及故曰拜君命及衆

賓明非拜君命則必不拜衆賓矣君命者何謂君之親來視其大斂卽前經所云君若有賜焉則視斂者也然視斂何以爲君命葢君適其臣升自阼階臣不敢有其室而君在阼階則君方爲主臣不敢自遂其私故君升之後哭尸斂尸撫尸視殯視塗視奠凡六節每一節畢主人卽降出於門外以示不敢遂事而君必命反主人行事一若已之所以得遂其送死之事而伸其爲子之情者皆君命之賜故三日成服而急拜焉君命卽君反主人行事之命衆賓則公卿大夫之從君而來者因拜君而及之若君不親視斂則一切情禮已得自遂奚所得君命而拜況衆賓乎注

說未詳及此諸儒亦並莫明君命之爲何而後世踵門謝孝之舉遂皆藉口於此經矣

既夕記主人乘惡車文次於三日之後朔月之前以有君命當拜者三日卽往拜之則乘此車故記於此實則他有故必不得已而出者亦乘此車非專指拜君命而言也記又言主婦之車亦如之者則因言主人之喪車而並及主婦亦謂其有故而行所乘之車皆如主人唯疏布襚爲異耳非謂主婦三日成服亦卽出門也敖氏乃云主婦乘車而出者拜夫人之命及女賓之弔是三日成服而主人主婦各舍其喪次以僕僕奔走於道塗豈禮也哉此由不知拜君命爲何事遂杜撰此禮耳

檀弓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孔氏正義布班也殯後十日班布告下覓槨材及送葬明器之材或云布其木宜乾腊故須豫暴之也然據鄭注言木工宜乾腊且豫成是鄭主後義且以布爲班布告下覓之亦復迴曲故陳氏集說直云布者分列而暴乾之也今案士喪禮筮宅之後云既井槨主人西面拜工夫拜工以謝其勞明槨之刊治已成故不言材而言槨曰既井槨是已成猶未卽用而井構之以俟其乾筮宅不必定在殯後十日則旬而布材未井槨不得卽謂布列以暴也禮又云獻材於殯門外西面北上綪

主人徧視之如哭槨獻素獻成亦如之此指明器而言形法定曰素飾法畢曰成獻材與哭槨同在筮宅後獻素獻成又在獻材之後則方獻之時未素未成故但謂之材而主人不拜工（經于明器但言如哭槨無拜工之文鄭注謂亦拜工者誤此時未成豈先謝乎）明器之材既此時方獻則旬而布之更不得爲分列而暴乾之矣葢槨材重於明器當夙備旬而布之謂於殯後十日卽布之於工使其沐治既成而井構以待其乾明器之材不必夙備而亦於殯後十日布於工者使之擇其可用與否故既哭槨工以其可用者獻主人徧視而哭之不拜卽既成亦然以其輕於槨也同是布木於工而一是已擇者使

之治一是未擇者使之擇則布止是須布之義非告覓之謂亦非豫暴之謂也

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二曰族墳墓注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其法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冢人職云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此天子諸侯大夫士族葬之法也墓大夫職云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

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此萬民族葬之法也其所爲昭穆之序封樹之等皆於未有死者之前豫圖其形勢及丘壟之處而謹藏之後有死者依圖授地無所選擇而士喪禮有筮宅之文云若不從則筮擇如初儀既夕記云筮宅冢人物土孝經亦言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夫物其土則有美惡卜其兆則有吉凶有美惡吉凶則有避就棄取是即後世風水之說所起而與周禮所言有一定之所者不合先儒皆依文訓之未嘗深論其故故或疑二禮之不相通不知地域有限世數無窮族姓蕃衍豈能盡限於一地族葬之法蓋與宗法廟制相權衡自高祖以下至於元孫之親謂之族祖遷於上宗易於下服窮於緦則墓之族葬者亦當盡於五世而更爲之始周禮所言正其位有一定者據五世之內言之儀禮所云筮宅者自第一世言之是以喪服小記曰祔葬者不筮宅祔葬指五世之內先有地者而言即周禮冢人墓大夫之所掌以昭穆爲左右以尊卑爲前後有一定而無庸筮擇所以補儀禮經記未備之文也先儒誤以祔葬爲合葬二禮遂不可通矣

祔葬猶之祔廟族葬之法以昭穆爲左右後葬者從其昭穆之次祔於先葬者猶廟主之祔以其班也若男女同穴

則謂合葬不謂之祔上世夫婦蓋各擇地而葬周公制禮爲族葬男子以昭穆祔婦人亦然故檀弓言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記者以當時或疑三妃之葬與舜異處是舜巡守而死三妃未從之故不知上世皆是如是故武子正之曰周公蓋祔言婦人祔葬之禮周公實始爲之然祔葬之法有二以昭穆爲左右固也然或同昭或同穆則並列一邊以男女言禮當有別故衛人之祔也離之謂同在一邊男皆從男女皆從女也以夫婦言義取齊體故魯人之祔也合之謂同在一邊而婦皆從夫各爲匹偶孔子曰善夫謂二者各有義理皆可

法也但魯是周公之後魯人之祔合之故季武子又言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則衛之祔離之者衛因殷墟其殷禮然與先儒誤以祔爲合葬則衛人之合離之魯人之合合之文意難解鄭注謂離之有以間其椁中孔疏謂離之以物隔二棺之間合則并兩棺置椁中無別物隔之然所隔何物經典絕未之聞且如所言是二棺並置一椁之中必同時共葬方可否則葬之先後从近莫定豈後葬而開先葬之椁乎若豫爲大椁以待後葬則古人言椁周於棺豈有虛其半以待之理苟一人而有數妻將虛者不止於半而開亦不止一次矣或从而其椁已朽將

更易其椁乎抑仍其朽而不易乎此崑山徐氏所由詆徐伯魯之說爲不通也一椁而兩棺共之雖徐伯魯之說然注疏所云即是此義徐氏獨詆伯魯亦非然徐氏所自爲說謂以兩椁相隔而不並謂之離兩椁相並而不隔謂之合所隔者亦不明指何物則猶之注疏之言耳若孔子善夫之歎據文未嘗言魯注疏安得專以善魯爲詞依陳用之作皆善解爲是但其說魯衛之祔以祔廟言離之不親爲尊尊之義合之不尊爲親親之仁則祔廟之禮各以其班昭穆各自爲廟何以著其爲離爲合而有魯衛之別乎

祔葬者不筮宅故筮宅之命詞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基始也謂度此地以爲幽居兆域之始後世子孫皆將祔葬於此無有艱患也其卜日則專爲新死將葬者言之故命之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考成也春秋考仲子之宮詩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居室成曰考墓爲幽宅其成亦謂之考降窆也即下棺也人死魂升而魄降故古者死謂之陟而窆亦謂之降鄭康成訓考爲登因爲迂曲郝仲輿以考爲稽張稷若以考爲父亦皆未確近悔者指及身而言如孔子之防墓崩王季之水齧而見前和之類敖氏以甫不克葬言之亦非

雜記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此言大夫之喪卜宅及日之事大宗人小宗人注無明訓皇侃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孔穎達因以大宗謂大宗伯小宗謂小宗伯劉彝則又疑大宗人是都宗人小宗人是家宗人掌都家之禮者今案士喪禮卜日有云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於門西東面南上又云宗人告事具又云宗人受卜人龜示高又云宗人受命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授卜人龜負東扉又云宗人受龜示涖卜此即雜記所謂宗人命龜之事然是士禮則豈

必其君之職來爲之者是不特非大小宗伯亦不得爲都家宗人也且士冠禮筮日亦有宗人告事畢之文鄭注宗人有司主禮者而特牲饋食禮宗人之獻與旅齒於衆賓則此宗人卽與彼無異其卜日以宗人命龜以族長涖卜涖卜卽相禮之事鄭注族長云有司掌族人親疏者則士之族長猶大夫之大宗人矣二者皆是有司爲大夫士之私臣安得以君之職當之哉

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故禮筮宅卜日主人皆免絰猶檀弓言弁絰葛而葬交神之道有敬心焉者也然僅免絰而已其冠衰帶屨仍是純凶不可以命卜筮故筮宅則立命

筮者卜日則立族長以涖卜立宗人以命龜以代主人之事旣代主人出命正與神交則雖私臣不得不純吉以將其敬主人不敢盡變代主人者可以盡變也是以士喪禮言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占者之服未有明文惟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占者皮弁又云如筮占者朝服蓋占者傳神意以告則亦必用純吉之服以表敬焉卜之作龜灼兆者爲卜人筮之擧筮布筴者爲筮人亦謂之史其爲公臣私臣無明證據鄭注士冠禮筮人有司主三易者注少牢禮史家臣主筮事者則亦私臣也其服則雜記云史練冠長衣以筮考聘禮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

受謂主國君薨或夫人世子死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服此以受則此是以凶接吉之服史受命示卦與彼吉服者接故同於大夫攝君受聘之服若其他布席執燋凡羣吏之有事者通謂之有司雜記言服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以其不與神交不必純吉而從主人以有事主人旣免絰則又不可以純凶故其服在吉凶之間史近於神其服吉多而凶少有司近主人則其服吉少而凶多此所以別也記者於卜見有司之服則筮之有司亦然於筮見史之服則卜之卜人亦然各擧其一義可互見鄭注誤以有司爲卜人又以有司之服半吉半凶指筮史之服

全凶疏因附會爲輕筮重卜之義郝氏又謂史卽卜人爲公臣有司爲私臣練冠長衣爲吉服有司之麻爲一句謂首絰衣布衰又爲一句是衰衣成布者夫當卜筮之時主人且已免絰有司卽私臣豈反重而加絰卽練冠長衣見於經者此及聘禮而已皆是以凶接吉亦豈得遽稱爲吉服也哉

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此以祖考兼言卽旣夕記所謂其二廟則先朝禰而後朝祖者也儀禮本經但著朝祖之禮先儒並謂據一廟者言然祭法一廟曰考廟但祭及其禰不

得及祖而經乃云祖廟何哉注疏謂下士一廟祖禰共廟上士二廟祖禰異廟經言下士記及上士然廟無二主安得祖禰共之且廟必有名共廟何以爲名乎敖氏則謂士之先世或爲大夫而有三廟至後爲士則廢其一而但存二廟若先世無爲大夫者則惟一廟而已然一廟寍止及禰何以及祖竊考本經所言爲士禮士有適庶之分先王廟制宗法常相依庶士一廟雖以貴貴之故得事其禰然身爲庶子非繼禰之小宗則禰之主在小宗之家適士二廟雖亦以貴貴得及其祖然身止繼禰非繼祖之大宗則祖之主在大宗之家凡此適士庶士雖得立二廟一廟而

朝祖則必至於宗子之家以已之祖廟無祖之主也然死者之神以祖爲依奉其柩而適大宗之家者雖朝祖而已不及禰故經但言祖廟若身是大宗則祖禰之廟皆在已家而由家以入祖廟經於禰廟故亦朝焉而禮殺於祖亦以死者之神當依於祖則記所云其二廟先之禰而後之祖者正指此身爲大宗者言之先儒不察乎此經記之言遂多抵牾也

記言有二廟者並朝祖禰注疏分以二日敖氏謂同在一日朝禰奠畢卽適祖今考朝禰之禮與朝祖畧同所異者朝禰之重不入正柩不以夷牀奠不設巾耳以此三事推之則敖說爲是蓋其時暫而不久故得如此若隔一夜以俟明日則夷牀雖可以輁軸代而重豈宜不入奠安得不巾乎

雜記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於四隅鄭注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遣奠天子太牢包九个諸侯亦太牢包七个大夫亦太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輤其蓋也四面皆有章蔽以隱翳牢肉四隅椁中之四隅又檀弓載有若言晏子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注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

九是遣車以載遣奠之牲體得名既夕禮遣奠後有苞牲取下體之語而不見遣車之文者疏謂大夫以上有遣車士無遣車則所苞者不載於車直持之而已今以檀弓所云證之知疏說爲是然上文朝祖時有云薦車直東榮北輈敖氏遂謂薦車卽是遣車而未詳著其說近儒萬充宗乃深據之以爲朝祖之明日薦乘車道車藁車於廟爲遣送死者之車故亦謂之遣車國君七乘大夫五乘以禮差之士遣車正當三乘先儒不察釋遣車爲從葬之車其制甚小載遣奠包牲置於椁中之四隅不思從葬之車謂之塗車孔子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則知此禮

陳明器時塗車亦在陳中而此三遣車則載皮弁服朝服簑笠之類葬事畢則斂衣載之以歸檀弓著晏子遣車一乘及墓而反譏其以大夫而用一車爲儉其親也若果三車非遣車而别有載遣奠包牲之車則下文言行器何以第云茵苞器序從不言載苞於車乎此其說甚辨若可聽者而實則疎舛而非確也葢儀禮雖不著遣車而周禮有之巾車職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廞者陳而無實用之謂行之謂以人行之葢執以如墓若遣車卽薦車則薦車有馬以駕而行之不可解矣又校人職云大喪飾遣車之馬既葬埋之葢馬亦象似爲之若芻靈之類如謂卽薦

車之馬則是生馬而曰埋之更不可通矣且此遣車之制雖甚小而與明器之車不同明器之車謂之塗車葢以泥塗爲者周禮謂之鸞車冢人職云大喪及葬言鸞車象人以其與象人並言知其爲明器之車鄭注以爲卽遣車者亦誤遣車以載遣奠得名明器之車則取象生時所有而不必有物實之明器藏於椁外見之旁遣車置於見外椁內之隅也儀禮以士禮不得有遣車故既窆之後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加折而其先遣奠禮畢但云苞牲取下體不以魚腊行器茵苞器序從不言載苞於車亦並不見遣車之字義各有在安得以薦車當遣車且以遣車混明器之車哉

薦車三乘以載皮弁服朝服簑笠薦者進也言將行而先進陳之也馬以駕車故亦於朝祖之日薦之經云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注駕車之馬每車二匹則馬凡六匹交轡夾牽則圉人十二矣又云御者執策立於馬後哭成踊右還出注主人於是乃哭踊者薦車之禮成於薦馬疏謂主人哭踊訖馬則右還出皆以哭踊屬主人言敖氏則謂哭踊是圉人與御者今案本經凡哭踊之節皆著主人之字此經於圉人夾牽御者執策之下卽繼之曰哭成踊不言主人則非主人明矣而哭成踊之下又

卽繼之曰右還出出者爲御者圉人則哭者亦卽是御者圉人矣且雜記言大夫之喪云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正與此同而於哭踊出之上特加薦馬者三字似正恐哭踊之混於主人而申言以爲别者葢圉人御者皆士之私臣臨喪各致其哀猶喪大記所云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也注疏之義葢視敖氏爲疎

柩車將行設大遣奠卽周禮小祝職所謂道齋之奠者遣送也齋亦送也謂送道之奠也既奠苞其牲之下體隨柩入壙儀禮謂之苞卽周禮量人職所謂奠竁之俎實竁壙

也言其奠之於壙也然小祝言設道齋之奠下文云分禱五祀先儒謂包牲取下體之外復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之去此宫中儀禮但著苞牲並無分禱之事鄭注謂士苞三个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亦得俎釋三个疏釋之曰俎釋三个者羊俎仍有肩胑兩段在俎豕左胖豚解今折取外仍有四段在俎通計之爲俎釋三个留之爲分禱五祀今案小祝所云爲天子之禮士恐未必有此然士疾病將卒記亦有行禱五祀之文則其喪將行或亦有告但儀禮經記無明文不可知也

遣奠苞牲之禮據雜記或間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

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是以在家爲父母去則爲賓客故爲此禮以致其哀然其實義不止此蓋自始死即牀而奠以依神明日而小斂有奠又明日而大斂有奠既殯而有朝夕奠朔奠薦新之奠皆先設新奠後徹舊奠及啓而朝祖昨日之夕奠亦由殯宫從至祖廟設於柩西既設祖奠乃徹從奠既設大遣奠乃徹祖奠凡以孝子於其親之神不可須臾無以依之也今遣奠禮畢柩即適墓故包其牲體以從而既葬而虞則謂之祭以神事之奠之事自此畢故埋之於壙猶之未殯尸東既殯室中朝祖柩西之意也然則曾子之言特因或人有既食裹餘之疑彼淺夫不達禮意姑以大饗之事荅之未暇與之深言耳然壙中之物明器之外有苞有筲苞裹牲體筲以盛黍稷麥其所以復有筲者猶殯旁之設熬也當時周衰禮壞見遣車載苞疑苞筲爲一類因之有以遣車並載苞筲者是以雜記言遣車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以爲載苞取諸喪奠其物牲體猶脯醢之意而已粻即黍稷麥之屬非喪奠之物則雖入壙唯以筲盛之而不載之於遣車今並載之於遣車故爲非禮注以死者不食粻釋之亦

失其義

儀禮曰兄弟賵奠可也所知則賵而不奠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案所知兼知死知生而言賓即所知而上文賓賵之後又曰若奠言有賵固可不奠而彼若奠亦弗禁也但所知不同有專知死者則贈死而已有專知生者則惟賻於生是以擯者請賓而又有若賻之節不必其皆賻也然賓之賵奠賻主人皆拜受於位不出賻則主人出門左西面拜受之者以賻之物施於生者賓不入門而致主人不得不出門而受少儀曰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不入廟門此之謂也

尸柩既窆之後禮稱賓土三主人拜鄉人卽位踊襲如初乃反哭而雜記言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是主人亦賓土卽歸不待盈坎使鄉人之四十者視之則拜之者蓋託之以盈坎之事而非僅如賈疏所云謝其在道執紼在壙下棺及賓土之勞也然所以主人不待盈坎而賓土卽歸者以葬之事成於既封周官小宗伯職云成葬而祭墓爲位注成葬卽巳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則既封卽是成葬盈坎乃成墓也其祭之者以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以安之卽今冢禮后土之祭天子以宗伯士以有司故檀弓云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蓋卽在尸柩

既封主人賓土之時奠畢而歸得及日中故又繼之曰反日中而虞反卽有司奠畢來反也但檀弓言葬日虞而儀禮止云日中而行事其記又云始虞用柔日鄭稱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敖氏謂柔日言用則固非葬日云夙興夜處則始虞與葬不同日今案夙興夜處不寧言孝子之哀思自始死至葬皆然固不足以爲虞非葬日之證特葬日經言卜不著其爲剛爲柔卽據禮內事用柔日葬亦內事皆用柔日而道里有遠近必限以葬日限以日中恐未必悉皆如禮竊意檀弓所云以葬於近郊就其常者言之而儀禮則通乎遠而不能及葬日者與

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故孝子於親之葬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而反必先哭於祖廟然後適殯宮者蓋以親之棺柩先從祖廟而出固疑其神之在是而自始死設重以依神遣奠禮畢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未嘗從柩適墓止在祖廟之門外則亦不得不先於此求之且親既葬將祔於廟則又疑其神之先巳在廟而坐起於斯飲食於斯也故問喪曰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巳矣此所謂如疑也檀弓言反諸其所作反諸其所養並同此意作猶起居動作養卽飲食注以作爲親所行禮養謂親所饋食以親生時所有

事於廟言似猶未盡然其言反哭在廟則自來諸儒無異義也惟近儒顧伊人著辨以反哭在寢闢在廟之誤謂其時主未入廟寧有向祖禰哭踊之理不知經文於反哭之後送賓之時明言遂適殯宮則其先哭之非殯宮必矣至所引開元政和禮及書儀家禮並載哭於家之靈座則以後世將葬無朝祖之禮故反哭遂止於家不之廟豈先王制禮之舊乃崑山徐氏有取其說亦謂反哭當在殯宮則曷不思禮於啓殯之後固有朝祖一節也乎

三虞卒哭之祭先儒皆謂在殯宮行之愚竊以爲不然考士虞禮云側亨於廟門外之右記云陳牲於廟門外又云

第二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0版正內

殺於廟門西又云尊兩甒於廟門外之右先儒以鬼神所在曰廟故殯宮亦有廟稱然經於凡廟寢必別而言之惟君視大斂於寢稱廟此爲尊君之故以君不入臣家而可舍於其廟故假借言之以著其異其他皆不如此故啓殯之在殯宮無可疑者猶曰二燭俟於殯門外卽云已葬或得神之而反哭在葬後亦曰遂適殯宮不謂之廟也喪服小記云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此並在已葬之後而曰家曰宮亦不神之而稱廟惟問喪云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文承反哭之後在成壙居廬之上故汪直云此說虞之義然殯宮

卽可以言廟必不可以言宗廟何者宗廟以宗法得名宗之所在卽祖之所在宗廟猶云祖廟禰廟且不可言宗廟況殯宮乎士虞禮曰主人卽位於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卽位於西方如反哭位夫反哭在廟也若在殯宮則當如啓位啓位與朝夕哭位同殯宮與祖廟其位各異此言如反哭位不言如啓位足知虞之在廟不在殯矣雜記云重既虞而埋之夫始死卽立重以依神柩朝祖而重從及大遣奠畢甸人抗重出於祖廟之門外道左倚之既不從柩以適墓及反哭於廟遂適殯宮重仍在故處不反於殯則以神之所依依於廟也故既虞而卽埋於所倚之地虞祭本

爲安神必當從重若重在廟門外而虞於殯宮神何所適從乎蓋人之一身體魄精神二者而已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故墓以藏之而魂氣發揚於上無所不之易稱游魂爲變傳言鬼有所歸乃不爲厲故孝子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汲汲焉爲之立尸虞祭使其有所依歸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又曰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離謂離其家歸謂歸於廟將葬而朝於祖既葬而反哭於廟並是此意虞者度也孝子彷徨疑度死者之神往歸於祖不他適也故三虞之辭皆云適其皇祖而始虞曰祫事祫之爲言合也欲其與祖

合也再虞曰虞事度其果與祖合否也三虞曰成事知其能與祖合而所虞度之志得成也於是爲卒哭之祭稱成事而告以祔期獻畢而餞尸明日而升祔卒殯宮無時之哭受以葛變麻之服非生者之哀頓殺以死者之神得所歸而安也若以廟卽殯宮則寢乃生人之室非死者所安前此尸柩在此所爲朝夕之奠燕養饋羞湯沐之饌皆以生人之道事之今尸柩既不在寢則魂氣亦必不依於寢故經於反哭之後云猶朝夕哭不奠哭者孝子之自將其哀不奠者以親之魂氣不在於此不得復以生人之事事之也夫喪事卽遠本無去而復返之理而廟貌嚴閟祖孫

氣通死者有依歸之樂豈宜復褻之於生人羣居之地況殯宮西階之上前爲肂坎而葬日卽虞虞禮一篇其主人尸祝及賓執事者升降皆由於此雖尸柩既葬坎瘞遂塡然爲時未幾卽於其處往來踐蹈亦非所以致其哀敬則又愈知其必不在殯矣是以喪服小記云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堂室並言不分寢廟見虞祔之同在一所又云無事不闢廟門哭皆於其次語接除服易服之下是以葬後言之以三月卒哭緦服皆除而未除者則有受服此時既卒無時之哭雖朝夕哭皆於其次以無事神尙幽靜不辟廟門異於葬前朝夕之哭皆闢殯門故特著之明

殯門與廟門不同以人道事之猶生人之居寢故朝夕哭而闢其門以神道事之則雖哭以自致其哀惟於次而已廟門不敢闢也

三虞之後復有卒哭之祭以祔期告於死者故其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於爾皇祖某甫尙饗蓋前此孝子之心欲其親之神依於祖虞而度之未知安否及三虞而其志可成因稱成事以告而既獻未徹餞尸於門外謂死者之神既與祖合前此所立之尸以虞度其合否者既合可以不用則餞而送之因之丈夫脫絰帶婦人脫首絰而卒其晝夜無時之哭卒哭爲生者之事非祭名而因祭而爲卒哭之節則此祭於死者爲告成事於生者則爲卒哭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卒哭成事一也儀禮既夕篇末曰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則既葬之後三虞也卒哭也祔也凡有五祭特因禮之所載既三虞卒哭連文而三虞卒哭之祝詞又並云哀薦成事敖氏遂謂三虞卽是卒哭明日以其班祔卽三虞之次日萬季野極主其說因著辨闢注疏分三虞與卒哭爲異祭之非然據雜記所言則虞顯與卒哭異牲且又云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

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若以末虞卽是卒哭則於士禮可通而諸侯大夫葬與卒哭不同月虞在葬後末虞不能遲至兩月之久也蓋虞之取義爲虞度之意三虞之詞稱成事者謂度其事之成否也卒哭之詞稱成事者謂事已成而告之也儀禮載卒辭云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皇祖某甫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明以祔期告之與三虞之但云適爾皇祖者不同則卒哭自爲卒哭非卽三虞可知其又曰其他辭一也經固顯指成事同于三虞之故矣若謂祭不欲數既有三虞不宜更設卒哭之祭則三虞方是虞度卒哭乃告

第一〇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6　版反內

成事豈止多此一祭卽嫌其數若謂既别以卒哭爲吉祭宜别有吉祭之禮胡爲亦同之於虞則記固云獻畢未徹有餞尸之事異于三虞經所未及記特詳之不得謂其盡同也惟是檀弓言虞而立尸而儀禮記有尸餋祭之禮則或其儀亦有從殺者故又曰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祔則薦是葬而虞卽以虞爲卒哭者蓋亦有之其云將旦知在祔之前夕云薦則又知其畧于祭不爲卒哭之正禮但於虞祭之夕薦脯醢而告以祔期大抵殤與無後者如此故記者更端復從死而殯殯而葬言之注疏以薦卽卒哭之祭則上文已具不宜復贅若卒哭而又有

薦則卒詞已告以祔期此爲再告亦屬無謂敖氏以此在三虞之夕告祔之禮則業已餞尸其事已畢又胡爲此瑣瀆哉

士虞記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鄭注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而檀弓又云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孔疏卽援此爲義云上虞卒哭及祔皆據得正禮者耳其變而之吉祭者謂不得正禮變常禮也卽喪服小記所云赴葬者赴虞三月而後卒哭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尙賒不可無祭謂之爲變蓋三虞卒哭之間剛日則連接其祭此經謂之變者儀禮謂之他其義一也今案禮於既葬反哭之後明言猶朝夕哭不奠則是朝夕之奠以及朔奠薦新皆已不設檀弓所謂以虞易奠者也而未吉祭則猶未以吉祭易喪祭喪祭止於三虞今言虞卒哭間别有所祭若據儀禮如初之文將如三虞之喪祭抑如卒哭之吉祭乎且虞與卒哭異月者不唯速葬者有之卽常禮亦有之雜記云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既葬而虞虞去卒哭且兩月此諸侯大夫之常禮不得以變言也使必

謂不忍其一日末有所歸遇剛日亦必行接祭之禮不幾於數而煩乎若謂專指士之變禮而言則又何以諸侯大夫虞卒哭之間其日尙賒乃可無祭而獨於士謂不忍其一日末有所歸也況卒哭之所以異於虞者僅告祔餞尸二節而已今未卒哭固不得有告祔餞尸之事將一切皆如虞禮是柔日既虞剛日又虞士豈止三虞諸侯大夫亦不止七虞五虞矣經既著有如初之文又何以爲别而曰士三虞大夫五虞諸侯七虞耶由此觀之既虞而未卒哭其間必不得有祭何者以其祭之禮不可同於奠不可同於卒哭亦不可同於虞固不特其祭之無名已也蓋未葬

以前事之如生故有饋奠及既葬則以神事之虞以求其神之所安至三虞則知其能合於祖而事可成因埋重而立主謂神之依於是也但未卒哭未告以祔期耳夫既知其神之能依於此則雖未告以祔期而神已有所託處神尚幽靜豈宜屢祭以瀆之至卒哭則不得不祭以祔期當使死者知也祔必於卒哭之明日者以既告則必成之以妥其心也然則士虞記所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者他猶别也更易之辭謂不用柔日而别用剛日葢始虞云用柔日再虞云皆如初是二虞並用柔日間日一舉三虞則用剛日與二虞相連卒哭亦剛日而與三虞復間一

日所以然者虞是喪祭祔是吉祭三虞卒哭則自凶趨吉之祭故别用剛日以異之而其他禮亦皆如初也至檀弓所言變而之吉祭者變猶易也即上文以吉祭易喪祭之謂也以虞祔相較則虞爲喪祭祔爲吉祭以虞與卒哭相較則卒哭有餞尸告祔之儀即亦吉祭與喪祭交代之際矣又云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是日即卒哭之日言自卒哭相連比以及於祔必於此卒哭之日接續而不間斷即上文明日祔於祖父之謂也葢内事用柔日故始虞再虞皆以柔日行之三虞卒哭以其爲吉凶交代之際别用剛日祔則仍用柔日之常此柔日與剛日正是相接　若

亦用剛日則不特非内事所宜而中隔一日不得相接是檀弓所言乃以明祔所以必在卒哭之明日者取其相接不忍使親之神一日無所歸也注疏之言殆不足信檀弓云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言始死之時設重以依神既葬而虞之後則有主重非即主以其依神故曰主道言有主之道也殷人亦是虞後作主而其主綴聯於重仍置殯宫此殷之所以練而祔也周人既虞作主則其重遂徹故周卒哭而祔然主之作據左傳似在祔廟之時而公羊言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亦云喪主於虞吉主於練則又似在虞祭之日且練而易之今案雜記云

重既虞而埋之重與主皆以依神方虞之時其重尚存不宜有主三虞之後重已入土主豈宜遲則主之作葢在三虞之後卒哭之前公穀言虞主者謂既虞非謂方虞左氏言祔而作主謂將祔非謂方祔公穀以虞稱仍乎前事之詞左氏以祔著表乎後事之詞語雖若異而義實相通不然方虞何以有主方祔又何以始作乎若練而作栗主經雖未有明文然廟則易檐改塗而主之更桑爲栗取其堅可久藏理當有之左氏葢畧而未及與

三禮陳數求義卷二十七

候官　林喬蔭　學

喪紀

祔與遷不同祔屬也謂以新死者之主附屬於死者之祖使之精神相合得所憑依也遷則以新死者之主入於禰廟而以舊禰廟之主入於祖廟自祖以上以次遞遷其死者之高祖生者爲高祖之父則遷之於祧焉其祔之時據檀弓云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然殷禮他不可考周禮則儀禮明云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檀弓亦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明是

卒哭之次日卽行祔禮而左傳言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正合周制特祀於主者謂於卒哭次日以新死者之主祔屬於祖而自是以後尙有練祥禫之祭嫌其主祔於祖或與祖並祀也故著之曰特祀於主言雖祔於祖而此爲死者之事但祭死者之主不及其祖及三年喪畢行烝嘗禘之事則新死者已入禰廟嫌其尙祔於祖或仍特祀也故又著之曰烝嘗禘於廟明死者自有廟不於先所祔之處也經傳之文如此自鄭氏注儀禮創爲祔已主復於寢之說謂祔祭之時但奉新主告於祖廟祭畢主仍復寢如祫祭主反其廟之所爲者旣練而後遷廟此於經傳記之文並無所據故呂與叔陳用之輩皆不以爲然惟朱子有取其說以爲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孝子之心豈能自安其定家禮及答陸子壽書並以祔畢主仍復寢爲是近儒崑山徐氏尤力主焉謂祔祭必不能在廟卽祭於寢槪云祭畢反於寢猶屬鄭注之疎辨之千餘言夫喪禮每加以遠見於坊記喪事有進而無退見於檀弓豈有復返之理況死者之體魄以墓爲歸其精神以廟爲歸寢爲生人所居神必不安於此故自將葬而重倚於祖廟之門外旣葬而反哭三虞卒哭皆於祖廟行之無於寢者但前此迎精而反反而求之求而虞之祭於祖廟猶未

敢必其神之能合於祖至三虞而知其事之可成乃稱成事以祔期告明日而卽以主祔於祖此正孝子之心彷徨不安至是而稍慰焉者何也以親之神至是而乃得所歸也夫未葬以前以生人事之故於寢旣葬以後以神事之故於廟然在寢雖事之如生而莫知神之所饗故旣有正寢之奠又有下室之饋旣葬雖事之如神而但祔其主於祖遷廟猶必俟之喪畢則以如生而未必生雖神而未遠神也未遠神故必使之與祖考相附屬而後能饗是則自葬以來已不得褻之於寢而謂旣祔矣可復返於寢乎若謂卒哭便除靈席爲孝子所不忍則儀禮於旣葬之後明

肓猶朝夕哭不奠是自葬後古禮原無饋奠之事卽據檀弓所云虞而立尸有几筵然尸之餕祭畢而徹改設於西北隅亦並非若後世靈座之爲者且卽以西北隅改設之例當後世之靈席而此設之於祖廟之室猶之乎寢矣必以爲在寢安而在廟遂不安耶况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正以周禮入廟之太急也若主仍反於寢則卒哭之時實未入廟未入廟卽未嘗祔與殷何殊夫周之卒哭而祔孔子雖不以爲善然固周公所制之禮也今釋周禮而誣以所未嘗有者且混之與殷無殊如之何其可哉至徐氏援春秋傳趙孟宴於温孔悝反祏於西圃謂大夫

廟皆在采邑相去或數百里爲子者寄父主於數百里之外空守殯宮必無是理不知經於既葬之後固云猶朝夕哭不奠哭皆於其次無事不闚廟門是卽廟之甚邇者而既葬則以神事之神尙幽闇本無庸有事於廟孝子自於喪次致朝夕之哭而已空守殯宮禮所固然無足怪者徐氏又謂祖廟必在適長之家令祖有數十孫則祔者無虛日又設有數孫同祔於祖復有數孫婦同祔於祖姑婦不依孫孫不偕婦一廟之中嫂叔雜糅且適屬自修時享喪主則舉祥禫吉㐫間作亦不可行此又是以常人之情測聖人之制夫所謂祖廟者死者之祖卽所謂大宗也祖有

數十孫若非同時並死何至祔無虛日卽有數人孫依於祖婦依祖姑男女各以其班又何至嫂叔雜糅至時享祥禫之祭各筮日而行事亦豈必一日之中吉㐫間作哉卽或徙自他國身非宗子不以廟從然不從者廟之主耳其身爲大夫士則皆得立廟倣師行主命之文必無不祀其所生者束帛結茅禮固有之是亦有廟可祔矣妾母無廟亦指妾之無後者言故其嫡之子孫不世祭之若有後則亦有祖妾之可祔矣然則祔而藏主於廟並無不可行之慮鄭注祔畢復寢之說已非而徐氏更剏爲卽寢立尸設當祔者之主與新死者共祭之說尤爲悖舛夫當祔者之

主卽祖也此主既設將仍置於寢抑祭畢旋毀之乎聖人制禮必無此冒昧之舉也若又因孔疏有妾無廟爲壇以祔之語并附會謂諸親皆可設壇祔之此於經典更無明文其屬無稽審矣不足辨也

喪服小記云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此以諸侯之子若孫當祔者言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生不敢祖故死亦不敢祔而既葬而虞之後神又不可使之無所附屬則就其祖行之爲大夫士者祔之至三年喪畢死者若是諸侯之孫則奉其主入於己家之禰廟而遷其禰於祖若是諸侯之子則其身爲別子生前未嘗

立廟今喪畢而立廟迎主祀焉望溪方氏謂以祔爲遷遂謂祔而各立廟於家則安用告若奉主以入諸祖父之廟是無故而祧人之祖父其孫之當祔者又將安祔夫卒哭之明日祔之而已曷嘗祧之巳則誤解乃以疑經可乎則道貴貴自卑而別於尊不特大夫士不敢祔於諸侯卽士亦不敢祔於大夫雜記曰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大夫附於士者言貴者可祔於賤猶小記所云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明爲子孫者不敢自尊以別其祖考也士不祔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者言祖爲大夫孫爲士

孫不敢祔於祖而祔於祖之昆弟爲士者猶小記所云大夫士不敢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大夫士者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者言其祖之爲大夫者或無昆弟或有昆弟亦是大夫則以其昭穆上祔於高祖父之爲士者小記所謂亡則中一以上而祔也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死者必祔於祖其或孫先死而祖尚在則亦中一以上祔高祖凡以見喪於旣葬之後必有所祔而祔必以其班也然此言士不附於大夫而小記又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者葢謂祖及高祖皆是大夫而祖及高祖又並無昆弟卽有之而亦是大夫則絶無可祔然神不可使其無所歸也易牲

而祔於其祖之爲大夫者亦禮之所許乃所以通其變猶之妾無妾祖姑者可易牲而祔於女君也然禮之卒哭而祔者寄其主於廟使新死者之神有所附屬耳喪畢遷廟乃奉死者之主入於禰廟則祔之時非卽入據其廟也喪三年不祭祔祭之辭雖告新死者亦及舊死者然總以新死者爲主故自旣祔以後練祥禫皆新死者之事而舊死者歲時之祭必俟喪畢而後行則此之祔是寄主於其廟亦並非配食於其廟以舊死者不祭未嘗食也卽或死非宗子舊死者之祭自有主人主人與新死者之服已過除限則可以祭然彼自祭其祖考而與新死者無與亦非從

之祔食也先儒多誤以祔爲遷幷以卒哭之祔混爲殤與無後從祖祔食之祔遂生疑義如此之士祔大夫之昆弟萬氏季野以爲從孫恐無配食從祖之理若果有之將其子如何行事且從祖他日不有巳孫來祔乎一廟之中而孫祔之從孫又附之恐無此雜亂之禮倘使其士而本宗子則固當祀於宗子之家今祔於從祖則是宗子而入支子之廟士祔於大夫爲失貴賤之倫宗子祔於支庶且亂本支之義因以此記所言爲末世之禮非先王之舊不知卒哭而祔喪畢而遷初非久據其廟則從祖之廟孫祔之從孫祔之奚爲不可若死者爲宗子則禮固云士攝大夫

惟宗子又云大夫不敢降其宗子又云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辭稱孝子某爲介子某是宗子身即爲士而其尊抗於大夫則其死而當祔豈有不祔其祖反祔從祖之理者由此言之經文本無可疑萬氏卤莽讀之反謂是末世之禮亦誣經矣

喪服小記曰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鄭注云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疏云若其有廟則死者當祔於祖不得祔於其妻今夫死祔於其妻故知是無廟者竊按注疏之説其義尚未盡確蓋禮宗子去國得以

其廟主從即非宗子而身是繼禰之小宗則亦得以其禰之主從是雖從於他國猶有廟也惟身屬支庶去之他國無隨從之主而既仕爲大夫則當立三廟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豈有身列三事不祀其所生之理先儒言大夫之廟無主用束帛以依神者蓋即指此不以主從故無主而有束帛以依神則固有廟之可祔亦不必其祔於妻矣今言祔於妻明是無廟而無廟者果何指哉嘗反覆經文知此一節即申上文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之意而通其變而言之蓋大夫不敢祖諸侯故不得祔於諸侯而祔於諸祖父之爲大夫者固也然或先君本無昆弟則並無諸祖父之可祔而大夫必不可以祖諸侯又不得援士祔於大夫則易牲之例是此大夫之妻而卒其卒哭之時無廟可祔直廢祔禮別立廟以祀其主至大夫卒雖不得祔於諸侯亦無諸祖父之爲大夫可祔仍是無廟然其妻先巳有廟則竟祔於其妻是禮之所爲窮則變者也特大夫之仕雖無定其妻雖先卒大夫祔於妻似若以夫而從婦者然其所用之牲或易或否因乎大夫之身不因其妻是亦婦人從夫之義也注疏無廟之説既未明晰陸農師乃謂祔於其妻即是祔於其祖妻未有不祔於其祖姑者果爾則經但云祔可耳胡爲特異其文而曰祔於其妻乎應

子容知新從他國而爲大夫亦必有廟是矣而又云既不立祖廟豈敢爲妻立廟獨不思大夫既不敢祔於諸侯又無諸祖父之爲大夫者可祔設必不爲其妻立廟將其妻之主置於何所也耶

雜記婦附於其夫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此即喪服小記所云婦祔於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者也然小記又言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注女君適祖姑也案儀禮喪服所言女君皆指適妻則此女君宜爲適妻之通稱蓋適妻存而適祖姑巳亡則祔於

適祖姑固也亦或適祖姑存而適妻先卒則祔於適妻宜亦可行若孔穎達疏雜記謂無妃者間一以上祔於高祖之妃高祖無妃則祔於高祖之祖妃夫高祖之父且無廟又安所得高祖之祖祔之耶

雜記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公子此男子女子以男女之殤者言配謂配食即小記所謂從祖祔食者也蓋既葬而祔雖殤猶之成人故曰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但成人者喪畢得遷廟以祀而殤之祔於王父者喪畢仍從其祖祔食所以云男子附於王父則配也若女子雖亦祔於王母而歲時王母之祭不

及女子是不得從王母祔食乃不配食於其王母耳此大夫士之禮也若諸侯適子之殤固亦附食於祖祭法言王下祭殤五王禮如此諸侯可知其庶子殤者則庶子諸之公子公子之成人者不敢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大夫士者則公子之殤亦不得祔於祖而祔於公子矣注疏并誤以成人釋之謂男子祔於王父并祭王母女子未嫁及嫁未三月死者祔於王母則不祭王父夫祔祭之辭但云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未嘗有以某妃配之文是男女之祔并不祭及王母况祭婦人而可曰以夫某配乎至公子之祔公子苟依注疏亦指成人則此公子之

身或爲士或爲大夫當亦小記所云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今但稱公子則是身非大夫士公子之身未爲大夫士而死則亦必其未成人而殤者也但曰不敢戚君其義亦未盡爾

鄭康成注儀禮言練而遷廟賈逵服虔杜預之注左傳范甯之注穀梁皆謂在三年喪終今案祧遷大事豈得不祭其祖考而遽行變置然喪三年不祭經有明文則必在喪畢可知故儀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吉祭是祭其祖考爲遷廟之事而特牲饋食即其禮也然鄭氏所以誤爲練時即遷者祇因穀梁有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

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故爲練時遷廟之說不知壞廟止爲易檐改塗非即遷廟是以朱子謂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耶然練時亦止壞舊廟不遷舊廟之主何者壞祇是易檐改塗同於守祧所謂掃除黝堊之者非改作之謂若遷舊主必無不祭之理若謂練而即祭又必無孝子以喪服祭其祖考之理蓋卒哭而祔廟練而壞廟既禫而吉祭以遷廟古人之行禮以漸如此而先壞後遷亦古人之行事以豫不急遽迫促也是以鄭氏注禮言練而遷廟而箋詩之元鳥則又謂三年喪畢祫祭大祖之作兹

亦不能自守其說矣
喪大記云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而未言其棄於何時
惟小記云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
后去杖則是練祭之日告具之時即已去之不待三年也
鄭注以臨事去杖釋之蓋誤因下文有筮日筮尸有司告
事畢而后杖送賓之語疑其臨事暫去非竟棄之疏遂以
告具為告筮日筮尸視濯三事辦具將欲臨事故孝子去
杖而於有司告事畢而后杖送賓之文則曰嫌當臨事時
去杖今筮占事畢則孝子更執杖以拜送賓今案大小二
祥之祭儀禮不具而於士虞記云其他皆如饋食則倣特

牲饋食禮為之可知饋食之禮筮日在祭之旬前筮尸在
前期三日視濯在祭之前夕至祭日宗人告有司具然後
主人拜賓揖入即位則告具是將祭未即位在門外之時
乃本日之事而筮日筮尸俱在祭日之前禮有宗人告事
畢之文小記所云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送賓者
正在此時與告具無涉惟筮日筮尸在前故行禮以杖而
告筮日筮尸之事畢尚以杖送賓至本日將祭而有司告
具則在門外先去其杖而後入即位今以告具混為告事
畢而於前期之筮日筮尸反稱本日之告具為嫌者不可
通也且以虞禮考之小記載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

堂故虞禮宗人告有司具主人入門即位於堂即倚杖入
室祔禮無傳以意度之彼不入於室故升堂而後倚此不
升於堂則於宗人告有司具入門未升堂之際即倚之是
以鄭注虞禮既引小記亦謂練杖不入於門蓋以漸相差
自室而堂而門也則練祭之時知必在宗人告有司具主
人未入門之頃即已去杖矣且虞後尚用杖故止云倚練
則不復用杖所以直謂之去蓋杖以輔病衰以表哀至期
而天道一終哀情已殺當不致病故檀弓備載練服止見
要絰繩屨而杖與衰無之明其隨首絰而俱除是以本經
又云期而除喪道也若但去首絰衰杖仍存何以遽有除

喪之稱乎且使練未去杖則大祥之祭小記言吉服筮尸
雜記言朝服為期是將以何時去之而竟不見耶乃自注
疏不得其解開元禮直云大祥去杖書儀家禮亦遂載之
於大祥奉主入祠堂撤靈座之後至今並沿誤而弗察也
喪大記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於
宗室此據庶子之為大夫士者言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
故大夫士有父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其所以不俟終
喪者以禮大夫士既練而謀家事謀家事故必就其家也
宗室者適子之室謂之宗者以適子繼禰為小宗猶儀禮
所言女子歸宗之義也然禮又言父母之喪未練居廬既

練居堊室先儒皆謂廬與堊室並在殯門外之東牆下今言大夫士既練而歸則不復在殯門外之堊室故論者多以爲疑竊案喪大記言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明庶子之與適子雖同居廬而不同一處則適庶雖應同居堊室而堊室亦不必同在一區蓋堊室云者謂塗堊其室之牆壁令白而已儀禮喪服傳言斬衰既練舍外寢此通適庶而言然曰外寢則其地非中門之外可知蓋謂適子在宗室與衆子之歸者皆舍於外寢而諸經之言堊室者卽此外寢之室堊之先儒誤以期親所居之堊室當爲塗謂其在殯門之外耳夫期親所居之堊室此與斬衰

之廬同立者是時有朝夕之哭位故並在殯門之外及卒哭而諸父兄弟皆歸則惟斬衰之廬存焉既練則各居其外寢之堊室以見夫哀之殺也有漸堊室之制度與前所授期親者同而其地則異彼在殯門外此在外寢外寢爲平時齋居之所既祥而後復寢乃復其燕居之寢也然堊室既不在門外而何以雜記又云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不入門乎蓋古者宮室之制內外各有門以爲限內則所謂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者是又在燕寢之內爲內外之隔者謂之內門非寢門也則所云不入門者亦不入乎內門焉爾

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此言大夫士遭君喪之禮公館卽周官宮正職所云大喪則授其廬舍者以其爲公所授且在公宮之中故稱公館大夫恩深誼重視適子故終喪士位卑恩殺故視衆子既練而反其又云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者士之歸以既練其未練以前亦次於公館與大夫同但大夫居廬視斬衰士居堊室視齊衰所以爲別卽宮正職所謂辨其親疏貴賤之居者也大夫未練居廬則既練遷於堊室然廬與堊室俱是公館故直云次於公館以終喪經旨本明鄭注乃云練而歸之士謂邑宰練而猶

處公館謂朝廷之士居堊室之士亦謂邑宰朝廷之士亦居廬然經文三言士并未見有朝廷邑宰之別且使朝廷之士亦居廬則不得止云大夫居廬使朝廷之士亦次公館以終喪亦不得止云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矣應子容知次於公館之士卽練而歸之士但謂大夫以其序皆次且朝夕存焉以待終喪士則不盡次而又止於練未必朝夕是士之中有次於公館者有不次公館者有練而歸者有練而不歸者然經止言士而已又何以有次不次歸不歸之殊哉鄭仲與則又分公館與廬堊室爲三項云居廬亞於堊室堊室亞於公館大夫居廬時士居堊室大夫未

出廬士已次公館大夫次公館士已歸果如其說則經文當先言大夫居廬士居堊室然後云士次於公館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其次序方得明顯何經文之錯雜乃爾乎此皆不知士次於公館以下爲申釋上文之辭指未練時如此故各爲臆說而不可通耳然喪大記又言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與此不同何哉據宮正言辨其親疏貴賤之居大夫與士此貴賤之辨也若同爲大夫同爲士則當以親疏辨親疏云者非論其服屬也臣爲君斬衰奚有親疏之別惟以都邑之大夫士視朝廷之大夫士則朝廷近而親都邑遠而疏矣故都邑之大夫士於

其君之喪各於未葬之前先後奔赴而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則其大夫之歸視士爲遲六月以是爲差是則兩經所言各據其一雜記言朝廷之大夫士喪大記言都邑之大夫士各有義也鄭注既於雜記一章之中分爲二等而於喪大記所說無以通之因謂此公指公士大夫有地者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是論家臣遭其主之喪禮考大夫稱公如葉公申公之類大抵春秋之僭禮以其君僭王故臣亦僭公即若鄭伯有之臣有公焉在吾公在壑谷之語亦稱謂之私詞非禮經之正號禮多以公大夫士並言皆以公屬諸侯雖大夫家臣亦有君臣之義其喪禮或同乎此然究未可以此專目大夫也

喪服小記云爲父母妻長子禫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夫三年之喪有禫宜也期何以亦禫且爲父母禫宜也妻長子又何以亦禫蓋禮緣人情制者情貴相通彼此之間不可少有扞格有所扞格則情偏而禮遂廢故禮者稱情以立文者也古者父在子爲其母服期而夫之服妻亦期故父在母死其喪皆父主之使其父與子不同服則子欲伸其哀而不免有礙於父父急趨於吉又無以下慰其子故不特父子服同且練祥禫

之節亦同則練祥禫之祭父爲主子從父不相妨也古者子爲父三年父爲長子亦三年設有祖在父沒父是長子子固爲其父行三年之喪而祖爲其子與衆子同則祖吉孫凶兩相違礙今祖之爲長子三年既主其喪而其練祥禫之祭祖爲主孫從祖亦同一日行之此禮之所以合乎人情當乎天理也後世父在爲母亦三年而父爲長子期於是期喪之祥禫不可行而廢矣

間傳曰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而喪大記則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注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疏引間傳云與此不同者彼謂不復宿中門外

復於殯宮之寢此吉祭後不復宿殯宮復於平常之寢今案二記復寢之文同則不得有異若謂祥之所復爲外寢吉祭所復爲燕寢則外寢爲平日齊居之所亦必無御婦人之理葢祥而復燕寢而餘哀未忘未得卽御內也故禫而後從御檀弓言孟獻子禫比御而不入孔子稱其加人一等明既禫禮固許其從御也其又云吉祭而後復寢者禫後尙有吉祭祭必致齊致齊則仍出居外寢故既吉祭而後復寢兩言復寢並是燕寢先復寢而後從御哀心以漸而忘人道亦以漸而復既從御而又言復寢則又以見吉祭必齊齊必變其居處非若喪祭之不易所居也必如

注疏之言則豈有未復寢而先御婦人者杜預別以從御爲從政而御執事則本經下文言期終喪不御於內御固明指御內且本經又言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練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亦不待既禫始從政御事也

喪之三年爲再期而祥後有禫先儒王肅據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及檀弓言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定爲禫祭卽在祥月之中鄭康成則以士虞禮記及間傳並云中月而禫中猶間也謂與大祥間一月則二十七月二義不同徙黨相難曹魏以降並用王義劉宋而還改依又說杜氏通典司馬公書儀朱子家禮則皆以王肅爲是特親喪寧厚故勉從鄭氏之言今案爲王氏者以二十七月之說僅見於戴德喪服變除篇經無可據而二十五月則不惟見於三年問卽春秋公羊傳亦云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公羊以周人言周禮豈有謬誤是王氏之言信而有徵特難解於儀禮間傳中月之語爲鄭氏者以二十七月雖於經未有明文而中月之爲間月則有成例聘禮記曰士中日爲二雙中日間一日也學記曰中年考校中年間一年也玉藻曰士中武中武間一武也喪服小記曰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中一間一代也則中

月爲間一月明矣且雜記有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期喪至十三月已畢而禫以十五月亦是間一月不以祥月是二十五月而畢者以喪之正紀言二十七月而禫者以喪之餘哀言於義無礙特無解於檀弓祥而縞是月禫之文然據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承亦云是日則所云是月禫者亦謂若以是月禫則徙月卽可作樂爲起下之語非承上之詞說固可通而以中月爲祥月之中究不可解葢禮祭必卜日而喪事先遠日謂於前月之末卜次月下旬不吉乃卜中旬又不吉則用上旬若如王說則必祥祭卜日遠日不吉定在上旬

明後可若初卜下旬卽吉將月中先禫月末始祥固知其
必不然矣是則以經斷之鄭義視王爲優而非徒謂親喪
寧厚之可從也然經言中月戴鄭定爲二十七月而今世
禫於祥月後三月爲之是爲二十八月顯與經異雖失之
厚無當於禮矣
喪之計閏與否禮無正文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
朝於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
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故哀五年閏月葬齊
景公穀梁直云不正其閏也是喪不當計閏而公羊哀五
年傳則曰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

喪數略也鄭志趙商據此二傳義反請康成以禮斷之答
云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於數
然則鄭氏之意謂不數者期與三年數者謂大功以下何
休注公羊亦云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義與
鄭同而春秋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
昭卒休注乙未與甲寅相去閏十二日蓋閏月也葬以閏
數卒不書閏正取期月明期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
死月不得數閏疏云期三年之喪始死在閏月得數之何
者正以閏月者前月之餘故得繼前月言之若閏不在始
死之月則不得數之何者期三年皆以年計若通閏數之

則不滿期三年故也然則月數者計閏年數者沒閏其或
亡以閏月練祥皆附正月禮經雖無明文傳注之說固可
據也乃晉宋之世閏月亡者率以閏之後月祥除當時諸
儒辨難不一各不相下其所以必用後月者特以春秋文
元年閏三月公羊傳有天無是月之語而曲禮又有凶事
先遠日之文不知無是月者以餘分所積非常月耳而弦
望晦朔未嘗不有豈必六十日始爲一月禮言遠日亦謂
月中之遠若遷一月乃遠月也故諸家所論惟庾蔚之最
爲明確曰祥忌皆以同月爲義而閏亡者明年必無其月
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

正公羊明義故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
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永革節候亦舛設有人
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爲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
月祥涉三載旣失周期之義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
譬人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
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朔爲忌此必不然則閏亡可知紛紛
之議皆失實也但其所說忌日則尙沿末俗之失而昧於
古禮案檀弓言忌日不樂祭義言忌日不用鄭注但云親
亡之日竊據子卯爲人君忌日則親亡之日亦卽其所値
十二支爲何辰遂以爲忌非謂親以幾月幾日亡遇後此

之殘月幾日作忌也何以明之喪大記言大夫士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夫以忌日同於朔月是每月皆有猶子卯之類多則值三日少亦值二日是練後每月之哭并朔日有三四次若以親亡之幾月幾日爲忌則練後忌日乃是大祥即古禮祥祭筮日不用亡日而此一年中忌日惟一哭而已何以云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乎後世以親亡之幾月幾日爲忌歲止一日其謬不知始於何時議禮之家遂有閏月及大月三十日亡至於無閏之年及與小盡都是無忌之疑見通典而范寧廳撰乃謂閏月亡者以後歲閏月爲忌是五年而再有忌日梁武帝

定五禮儀注又以閏是餘分月節各有所隸篇屬前月宜以前月爲忌節屬後月則以後月爲忌是皆不知古用子卯之故襲訛踵謬烏足以言禮制哉

王制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孔疏謂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故日月緩大夫及士禮數既卑送終之物其數簡少故日月促是也然士既三日殯而喪大記云士二日而殯成服在殯之次日而儀禮云三日成服杖且大夫士皆三月而葬而左傳又言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何哉鄭康成謂大夫以上其殯葬不以

死之月日數士卑則以死事數死日生事乃不數死日因以曲禮所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爲據謂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又箴何休膏肓云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士殯葬皆數死月死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皆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月乃大夫之踰月也今案尊卑相差降殺以兩此以言乎儀物也若時日之積數則喪期之三年期年九月五月未聞有貴賤之不同寧獨殯葬而有往日來日之分哉蓋月日有以約數者有以實數者王制言三日而殯此從約

數謂死日襲厥明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凡閱三日猶喪之二十五月而曰三年也喪大記言士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儀禮言三日成服杖此從實數自死日時刻計之殯之三日實止二日成服之三日約則四日猶期之喪其十三月而祔也是以喪大記又云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於三日之朝言既殯則殯亦在前一日與士之二日同左傳言大夫三月葬士踰月亦是如此約數三月實數則惟踰月大夫與士皆無異故孔氏疏左傳云士與大夫不異而別設文者以大夫與士名位既異因其名異示爲等差故變其文耳其實月數同也是

固不從鄭氏之義矣且以春秋考之天子諸侯之葬其爲七月五月皆自死月數起無以來月數者隱三年秋八月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葬宋穆公桓十年春正月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十四年冬十有二月齊侯祿父卒十五年夏四月葬齊僖公莊元年冬十月陳侯林卒二年春二月葬陳莊公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二十四年春三月葬曹莊公僖十二年冬十有二月陳侯杵臼卒十三年夏四月葬陳宣公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公薨於小寢文元年夏四月葬我君僖公十八年二月公薨於臺下六月葬我君文公宣十四年夏五月曹伯壽卒秋

九月葬曹文公十八年冬十月公薨於路寢成元年二月葬我君宣公九年秋七月齊侯無野卒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十四年冬十月衛侯臧卒十五年春正月葬衛定公十八年秋八月公薨於路寢冬十有二月葬我君成公襄四年春三月陳侯午卒秋七月葬陳成公二十九年夏五月衛侯衎卒秋九月葬衛獻公三十一年夏六月公薨於楚宮冬十月葬我君襄公昭三年春正月滕子原卒夏五月葬滕成公七年秋八月衛侯惡卒冬十有二月葬衛襄公二十年冬十有一月蔡侯廬卒二十一年春三月葬蔡平公定四年春二月陳侯吳卒夏六月葬陳惠公八年春

三月曹伯露卒秋七月葬曹靖公十五年夏五月公薨於高寢秋九月葬我君定公哀四年秋八月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滕頃公十一年秋七月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其他或緩或速皆是有故此得其常者並以死月數足五月之期若天王之崩書葬者五桓襄匡簡景而四皆有故惟襄王得其常禮以文八年八月崩以九年二月葬亦是合死月爲七月天子諸侯如此大夫可知豈必獨異而數來月者至曲禮所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文與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相屬是言傷弔之法與謂相與也生者之相與在來日而未艾故弔之以致其扶持保護之情死

者之相與在往日而不復故傷之以致其想像追維之意與殯葬之義初不相涉乃訓與爲數以曲伸其說不亦牽强支離也乎

凶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張子謂禮在乎日豈不當學蓋謂切於用故至其時又復講求居喪者他書不可觀惟喪祭禮可讀若觀他書卻似忘哀此說是也鄭注以爲禮各以其時釋之似臨時方習之者宋司馬溫公之喪伊川程子董喪事蕪子聰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大中康寧何爲讀喪禮乎伊川不答鄒志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獨不可治喪禮乎觀蕪之疑鄒

一厝是喪禮乎時不宜於豫講是以梅谿王氏說此謂爲
人子者親方在堂諱聞不祥之言兒時入小學從句讀之
師讀十八章之經至喪親章則或置而不授少長讀禮記
凡喪祭之篇則掩卷而不忍讀一旦荒迷之變瞢然不知
有直情徑行者矣豈復知品節斯斯之謂耶聖人著之禮
經以詔人子曰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正欲使之尊所
聞行所知賢知者不至於過愚不肖勉強而跂及焉今案
傳言豫凶事非禮也以人未死而先歸賵者言之爾禮有
歲制時制月制日制之文固未嘗諱若臨時始學則人子
當悲哀擗踴之際且無暇於讀而謂能悉依於禮也乎信

如其言安往乎顯慶之禮不存國恤而今之士子治禮記
者四十七篇刪其大半無有能通者矣
喪大記云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
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
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既
練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而王制則曰父母之喪三年不
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雜記亦曰三年之喪祥
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
緦之喪既殯而從政與大記所說不同汪琬因彼有大夫
士之文遂以王制雜記並指庶人從政云者謂從爲政者

教令是給繇役而徐伯魯則直謂大記是後儒附會之說
以便季世奪情之私非禮之舊今案王制雜記本文未嘗
有庶人之字安知其不通大夫士且訓從政爲力役亦復
迂曲蓋三年不從政者禮之正而大記所說禮之權高宗
亮陰三年不言而成王甫崩卽有康王之誥亦各從其宜
耳有周一代仕皆世官若一人之喪必待三年將其職多
所曠廢禮之所以有此者亦不得已而因時以制也觀曾
子問載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
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
利者吾弗知也又公羊傳云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

呼其門也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
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
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夫伯禽之事子曰有爲爲之
從利者子曰吾弗知而於閔子則善之是禮固未嘗無此
若果無之則子於子夏之問當引禮以辨其非於閔子之
事當引禮以決其是豈但如此哉然禮雖通其變而親喪
人所自致非大不得已詎出於此故曰君子不奪人之喪
亦不可奪喪公羊亦云君使之非也後世仕非世官凡百
君子可以代匱固不得以此藉口從政而時非金革尤不
得以此從利也

曾子問載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注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周則卒哭而致事疏引皇侃云夏后氏尚質孝子喪親恍惚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既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知周卒哭致事者以喪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後代漸遠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今夫孝子喪親自始死之際即哀摧毀絶如不欲生其時豈復能治君事必待既殯後始還其職位於君者周人極文悲哀至甚則尤不宜遲至卒哭是致事非還職明矣竊謂大夫士於其親之始死命赴之頃即已還

其職位於君三代皆然此所云致事者君命以事致於其家即喪大記所謂君既葬王政入於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者葢孝子居喪不入公門君有事則使人委致之使即家而治自君言之謂之致事自臣言之謂之從政夏於既殯殷於既葬周則卒哭故喪大記言君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正是周監二代準情制禮不肯太遽若謂卒哭而始還其職位則喪大記何以又言既葬公政入於家此方還而彼已入何不倫乎原先儒之爲此說葢由誤以致事當致仕耳夫致仕云者還其職位之謂孟子所云致爲臣而歸是也若致事則是委致其所治之事周官太宰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言百官府各委致其所治之事冢宰於歲終聽之非謂百官府皆還其職位於君也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王制七十致政並與此所云既葬而致事既葬而公政入於家者同葢七十不俟朝不有大故不入朝故所有公政皆以君命致於其家使即家而治以著其優老之禮而爲臣者自揣衰老當避賢路必致其仕仕者已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事者君之政故致之臣各有所致其又云君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謝即是致仕言君致事於臣臣必自陳謝以衰老當退君若許之則聽其致仕

矣不得謝者不許其致仕而賜之以几杖是以祭義言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也致事與致仕音近義遠先儒混而一之而曾子問之言與喪大記遂不可通矣

檀弓云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舊說皆以廢業爲廢其學業以身有外營思慮他事恐其忘哀惟朱子謂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不受業者業謂簨虡上一片板不受業謂不敢作樂耳古人禮樂不離身惟居喪然後廢樂故曰喪復常讀樂章周禮有司業者謂司樂也今案王制言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雜記言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從政既不待終喪寧於九月之中盡廢其所

習之業者况期功之喪人所時有設宗支繁大服屬相繼將其業不唯暫廢且久荒矣考説文業字从丵从巾云大板也所以飾鍾懸鼓是業本訓爲虡業其以爲事業學業者皆假借之用則廢業云者猶徹懸之意朱子之説爲是其又云大功誦可者猶或曰同爨緦之例誦卽周禮大司樂所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內則曰學樂誦詩並謂歌詩言廢其鐘磬口習焉可也則業之爲虡業益信

喪服傳斬衰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旣夕記及喪大記閒傳並同鄭注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

孔疏云按律歷志十龠爲合合重二十四銖十合爲一升升重十兩二十兩則米二升與此不同但古秤有二法説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爲石則一斗十二斤爲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爲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爲四百八十銖計十九兩有奇爲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參以成四百八十銖惟有十九銖二參在是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然朝暮各一溢則共得二升有奇何以言少賈疏曰按周禮廩人中歲人食三鬴注云六斗四升曰鬴三鬴爲米一斛九斗二升三十日之食則日食米六升四合今日食米二溢二升有餘是不在於飽也而王肅劉逵袁準孔衍葛洪之徒皆云滿手曰溢崑山徐氏謂據鄭說朝暮爲米二升有奇古一升大約當今三合爲米亦六合有奇以此爲朝暮兩粥似不爲少原古人立言之意自必舉其至少者而言豈有日食米六合尚得謂其少乎則王劉諸人之言可信姜氏上均亦詆鄭氏謂以水旁之溢訓爲金旁之鎰義既曲矣又以二十兩輕重之權較轉而爲一升又二十四分升之一大小之量數是益之曲也

今案雜記云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

爲疑死是聖人制禮特戒人之飽而忘哀非必其勉而爲瘠故喪大記言此朝暮各一溢米食之無算謂隨須而食不以類計而二升有奇較之中歲日食之數僅三分之一奚不可者且一手所盛爲溢僅見之小爾雅後世之書難以取據徐氏師曾則曰溢一手所握握容隘必有溢於外者故曰溢米郝氏敬則曰溢搤通並是曲爲之解夫一手所握僅圭撮耳以之爲粥安能食之無算且自殯至葬時閱三月必皆如此殆將毀而致疾限之於先而許其飲酒食肉於後聖人制禮必不然也至於姜氏所譏則尤非是古法權量本屬相通律歷志所云正足爲據其金旁之鎰

與水旁之溢古文更多互用荀子儒效篇千溢之寶韓子五蠹篇鎰金百溢漢書食貨志黃金以溢爲名戰國策趙王封燕秦爲武安君黃金萬溢無不以溢當鎰非鄭氏之誤也

# 三禮陳數求義卷二十八

候官　林喬蔭　學

## 喪紀

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此言三者皆屬正適雖國君之尊猶主其喪則大夫以下可知而奔喪乃曰凡喪父在父爲主是父之所主不獨正適與彼違者先儒謂服問所言通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庶子各自主其私喪奔喪所言是同宮者故其下文又曰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言父沒同居各主之知父在同居父主之矣然以此推之則又知父子同宮者不特庶子庶婦之喪父爲之主即

庶子之母爲父妾者亦父主之故雜記曰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言主妾之喪明有主有不主者蓋以同宮異宮爲斷異宮則其子自主而父不與同宮則父在必統於尊而父爲之主喪服小記言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正以同宮而父爲主故不禫異宮子自主之故情得伸而禫也先儒不察乃謂此妾是女君死攝女君者故主其喪若不攝女君則不得爲主非經旨矣惟妾之喪同宮有爲主之道故喪大記言君撫內命婦大夫撫姪娣內命婦姪娣所謂貴妾也喪服緦麻章士爲貴妾喪服小記云士妾有子而爲之緦君大夫雖不爲服然喪

服傳又言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雜記亦云父母之喪將舉練祥之祭而有死者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明此妾死三月之內同宮者親爲之主也三月之外始不爲之主故曰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謂三月以前未葬之時皆父爲主既葬而祔而練祥然後其子主之以爲父若仍主其祭則嫌與正適者無異也先儒誤以主妾之喪則自祔爲一句謂祔自爲之者以其祭於祖廟果爾則下文直曰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可耳乃曰至於練祥何哉至於云者有所承之詞自祔至於練祥文意本甚明顯而必以自字當自已至於二字反不可

以通矣

雜記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注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士不得也疏云士之子身爲大夫而死則父母是士故不可爲大夫喪主使此死者之子爲主以其子是大夫適子故得服大夫服爲之主若無適子則以庶子當適處若無庶子則以族人之子當適處皆得用大夫禮所以然者父貴可以及子子貴不可以及父陳氏集說則極詆之謂此最爲逆理允其說是子爵高父母遂不能子之舜可臣瞽瞍皆齊東野人語也今案服術最重正適宗法特尊大宗而貴貴賢賢與尊親並著先王制禮各有精義此死者之身若是庶子則父不主庶子之喪卽士亦然不待其爲大夫始不主之也卽同宮有爲主之道而禮自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寧有爲大夫而尙同宮者知記之所言非爲此也若此死者與其父並是適子則以其爲祖之正適父方且爲之斬衰三年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其父豈不敢主其喪況兩適相承卽是大宗別詳宗法大宗無子禮必立後亦不必其爲大夫也則又知記之所言亦非爲此惟是大夫之身是適子適子之喪父必爲之主自天子以下皆然而其父身爲庶士禮大夫之喪君於大斂小斂皆親臨視而夫人亦有弔禮

卑者不敢與尊者爲禮故其父母之不主固以避乎君夫人非尊其子也且庶士止立一廟祀不及祖而喪自啟殯反哭以至虞祔練祥皆於祖廟行之喪畢則又還其主而祀於已所立之廟今父是庶士固不得以上牲祔大夫於宗室之祖廟喪畢之日及身生存又不可以大夫之主入私家之禰廟此又其勢之屈乎其祖而不得主者也其子則大夫之適也虞祔練祥之祭固可以上牲祭宗子之家而大夫之身得立三廟祀其禰祖曾其父尙存則禰廟方虛喪畢之日其子卽奉大夫之主入焉且使此子而世其官則方其祀大夫於禰廟之時祧大夫之曾遷大夫之祖

而虛其祖之廟及大夫之父爲士者死以承重主其喪而入其主於祖廟於宗法廟制均無所妨所以必使其子主之者此也而無子爲之置後又有以見先王尊賢之典輔乎宗法而行葢禮言大宗不可以絕則小宗可絕大宗者兩世之適小宗者一世之適然一世之適而身爲大夫無子亦爲之置後則以大夫身立三廟既巳祀及曾祖而賢勞之誼不忍漠然所以通宗法之窮而實不背乎宗法豈非酌理準情之極則哉注疏不得其解陳氏遂憑臆詆經會是經而果可詆耶

喪服小記曰大夫不主士之喪又曰士不攝大夫士攝大

夫惟宗子此言死者無主後使其親屬爲主之事非謂父子之親本當主者若以父子言之則父爲大夫子爲士大夫雖或不主而父爲士子爲大夫大夫可不主乎然則不主云者猶之不攝也葢攝主必使同爵大夫士尊卑不同故士之喪大夫不主而大夫之喪士亦不攝其又言士攝大夫唯宗子者謂宗子雖爲士位卑而大夫之服不敢降是其分之尊與大夫匹故士攝大夫唯宗子可注謂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宗子尊可以攝之疏云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爲主若宗子爲士無主後者可使大夫主之如此則猶是大夫不主士之喪之義矣煩複舉且依其說是爲大夫攝士何謂士攝大夫又况宗子之喪亦并無無主後者矣待攝爲

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鄭注云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之姓類妻之黨自主之非也自鄭爲此說後儒多疑之謂里尹與東西前後家寧親於妻之黨妻黨之親者不可外人之疎者反可何不情之甚也望溪方氏爲之解則以婦人出而不反然後私親主其喪匪是而主之是倚嫠者於出婦也朋友死無所

歸孔子曰於我殯奉使而死於他國從行者非無親屬觀祭筮尸可見而若大夫之弔介主之義各有所當也前後家東西家而曰無有者求其夫之朋友而不得也古者男女始生必書於閭史二十五家之長在鄉爲閭胥遂爲里宰里尹即宰也二十五家豈能別置史非里胥自爲之則取於此長之知可者朋友之道窮然後里尹可屬焉周官黨正掌五族之喪紀無子而加以期恩以窮而益篤也不敢主其喪義以變而益嚴也禮粗則偏是以非聖人不能制爾此其說甚辨然發問不可倚於出婦而朋友里尹庸遂愈於己之族親乎竊謂本經之誤始於鄭注諸儒徒生辨論而不能明正其失相沿以爲此爲姑姊妹之窮獨而死者言耳葢經云

姑姊妹其夫死猶言姑姊妹之夫死也以姑姊妹發端故言其而不言之以言之則止見姑姊妹之夫而言其則姑姊妹之親可從其夫而並見也且曰其夫死則固明指死者爲姑姊妹之夫而以爲姑姊妹死可乎曰夫黨無兄弟明此死者並無小功以下之親儀禮所謂小功以下爲兄弟者也曰妻之黨雖親弗主則又明對死者爲姑姊妹之夫而言故稱妻黨若死者是姑姊妹則當云昆弟昆弟之子不得云妻之黨矣且使其果爲姑姊妹之身則夫死無後不特夫黨並無一人而所居亦絕無鄰舍此孑然一嫠其生時果何所恃而能不反於其父母之室乎禮爲姑姊

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加服以期而傳又謂女子雖在外必有歸宗正是此等反於室則固其私親主之矣況所謂前後家東西家者以其與死者有朋友之義故可使之爲主若是姑姊妹則未聞婦人而得以其鄰里之男子爲朋友先王之制果若此其拂情亂常也乎惟其爲姑姊妹之夫則妻黨無服等於塗人猶不若朋友尚有服麻之義可以爲主里尹則是有地之官道殣亦其所主故亦得以主其喪（周官蜡氏疏有地之官若此長閭胥黨正等皆是）其又引或說云主之而附於夫之黨者則以夫黨若尚有人而或客死於外或相距甚遠則暫爲之主而附於其黨此別是一義記者連類及之非即指上文所陳若以爲一事而兼存二說則上固明言夫黨無兄弟又言無族安所得夫黨而附之哉

祭爲吉禮之首故王制曰喪三年不祭其又曰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者蓋天子者天地之宗子而諸侯之社稷爲天子之命祀以天地臨天子以天子臨諸侯則私親不得不有所屈猶之子厭於父臣厭於君其服皆有不得伸者注謂不敢以卑廢尊是也然則以吉服祭乎曰書載康王受顧命麻冕黼裳卒事而後反喪服曾子問述君薨而世子生之禮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卒事而後襲衰杖檀弓亦云弁絰葛而葬爲交神之道況天地社稷曷爲

不可以吉服從事也然曾子問又言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五祀且祭何以言三年不祭且何以云惟祭天地社稷乎曰此攝祭也天子諸侯之喪惟天地社稷爲躬親之他使人攝故謂之不祭經明言祝畢獻是攝之者祝也且外事有攝內事亦有攝五祀之祭不以喪廢則七廟五廟之祭亦不以喪廢可知攷周官大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鬱人職云凡宰祭與鬱人受舉歷而皆飲之明宗伯冢宰並有攝主之事天地社稷既所親行則其所攝者必宗

廟山川日月星辰寒暑所報諸事宗伯典司宗祏冢宰主治邦國盡內祭以宗伯攝外祭以冢宰攝也考曾子問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藏之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是未卒哭以前主藏而不祭以當此大變原祖宗之意亦必爲之哀摧廢食而卒哭以後主既反廟則以先王先公之統不可久虛然攝而不親又以達孝子之情而安祖宗之志也先儒泥於三年不祭之文或以爲並廢又惑於曾子問五祀之說或以爲並行又或以爲並攝疑皆未得其實

天子諸侯受天地祖宗社稷山川之重而備有冢宰宗伯

諸官故天地社稷之祀親行而宗廟諸祭可以假攝大夫士既無外祀而所立三廟二廟一廟遠者僅及高曾於死者屬邇而情戚故三年不祭且不獨三年之喪而已大夫於內喪齊衰大功雖當祭皆廢士於緦喪亦廢故喪服傳曰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何以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喪服小記曰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緦且不祭況重服乎大夫於旁親之服輙降一等正是爲此但大夫有太祖於死者爲甚遠其當祭與否經無正文考祭禮必依宗法大夫非宗子則太祖之祭宗子主之自依常法若大夫身是宗子則死者爲太祖宗適之子孫上原太祖之意亦必有惻然不忍歆者苟身爲宗子而死非親喪於所祭者爲無服度未有不祭也賀循有云禮在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義不但施於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戚斯其爲達禮意也與

雜記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先儒多以此節爲拂逆人情不知大夫士受命於君以君命爲重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休注聞大喪而不反重君命也徐行者爲君當使人追代

之此既受命與祭未有君命敢擅歸乎或曰君曷不使人代之而顧猶與於祭何哉曰聞於君則君必使人代命之急歸矣不聞安得使人代之然則何以不告曰下文云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明視濯以前得告視濯以後不得告也所以然者視濯在祭之前夕既視濯則君已退適齋宮之寢質明即當行事安得叩齋宮之門告之哉或曰當祭而告不亦可乎曰當祭而告者大夫之身死則有之檀弓載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羊傳言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穀梁傳言君在祭禮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

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此皆謂大夫之喪未聞大夫士父母之喪可當祭而告也或曰禮本人情先王之制曷為不通其變哉曰此大夫士之父母蓋未仕為大夫豈無疾暴卒又即在此一夕之內三者兼之君有疾則宿戒之時即已不與不然亦得告而歸且既仕為大夫猶可當祭而告夫兼此三者始不獲遂其人子之情則先王之世其或出於此亦僅矣

曾子問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孔氏

正義曰殷祭謂大小二祥祭也以其禮大故曰殷也言初乃為身有君服不敢為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為親行私喪二祥之祭庾蔚之云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又明月可大祥猶若久喪不葬者也若未有君服之前私服已小祥者除君服後但大祥而可已有君服之時已私服或未小祥是以總謂之殷祭而不得云再祭殷大也小大二祥變除之大祭故謂之殷祭也今案喪服小記有云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注云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則宜除不相為也既不相為則君喪之服雖未除而私喪大小二祥之祭自可行而不廢且下文言君薨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孔子謂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殷事者朔月薦新之事儀禮所謂殷奠者豈殷奠許其歸家而二祥之祭獨不許其自致則所云殷祭非指二祥明矣春秋大事於太廟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毀廟之主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彼謂五年再殷即緯書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以常時吉禮言無與喪祭然大祫謂之殷祭以合食得名則與此之言殷祭無異蓋即儀禮所云禫月之吉祭喪畢因合食以為遷廟之事君服未除喪祭可行吉祭不可行也然庾孔所以必指二祥為殷

祭者以大夫士不得有祫祭之禮耳不知大傳言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正是指此殷祭而言大事云者喪畢而行祧遷之事即春秋之所謂大事者言其事則曰大言其祭則曰殷殷猶大也

喪服小記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此謂遭變不能及期而葬者未葬之時尸柩仍在殯宮則仍行朝夕及朔月薦新之奠蓋既葬而虞始以祭易奠未葬則奠而不祭故即當期而宜練再期宜祥而不得行此二祭必於葬後補為之其祭之必不同時者以葬與練祥本屬異歲之事也是以盧植鄭元王肅杜預並謂葬之

明月練又明月祥惟虞喜非之謂此則葬至祥合爲三月適足一時何得言不同時因以爲日二祭同日而異時如檀弓所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者然果如所言則經當云其祭之間同日而不得言不同時庾蔚之云言各有當不嫌同辭春夏秋冬既各爲一時一日有十二時然十二月何爲不得各爲一時庾說葢失之穿鑿也然經止言再祭而除則亦明是不禫疏謂禫者本爲思念情深不忍頓除今既三年始葬哀情已極故不禫此亦未確葢禫在祥後間一月經所謂中月者今三年葬者葬後再祭亦是間月故不正其練祥之名而但曰再祭其葬在二十五月者至此亦二十七月矣且喪三年廢祖宗之祭若此再祭之後復中月而禫禫而後吉祭則是既遲在殯之葬期復愆在廟之吉禮於心尤不忍也而袁準乃以爲禫在喪終不在早晚宜禫不宜祥更非其義矣惟是經止據三年不葬者言其或有故不能三月或在三月之後期年以前或在期月之後三年以前者未有明訓竊謂葬於期年之前則葬後虞祔卒哭至期而練自如常禮其期後祥前虞祔之餘亦當補行練祭以祭雖不爲除喪而除喪必因乎祭苟不補行小祥之祭則何由遽易練服以至於祥哉

喪服小記言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

朋友虞祔而已此文承三年而後葬者之下則有三年者即三年而後葬者也云則必爲之再祭亦即上文之所謂再祭葢上文所記據孝子身爲主人者言之嫌於身爲主人必再祭或攝主可以不然故特著之謂大功之親代主其喪殯葬如禮固已或遇變而有遲至三年者亦必爲之再祭與孝子之身爲主人者同不因攝主而異所以然者禮久而不葬者主喪之服不除而除喪必因乎祭故爲之再祭以爲除喪之節若朋友無服雖主其喪久而始葬然無不除之服則但於葬後爲虞祔以安神而不必再祭矣舊說以有三年者謂死者自有三年之親爲妻若子幼夫子幼則以衰抱之經有明文則其練祥之祭自如常禮何必於大功攝主之人特表之曰必爲之再祭且朋友又何以不並主其再祭耶望溪方氏乃謂朋友虞祔而退衆賓皆在故主其事而不爲嫌練祥之祭獘也自致其哀而以朋友參焉則瀆夫虞祔之祭既有衆賓何見練祥之不在且以寡婦而自主練祥之祭亦禮之所必無朋友不引嫌於先而獨引嫌於後何也

聘禮曰聘遭喪入境則遂也此謂主國君薨在使者入竟之後則其聘事遂之而不廢以使者至關而謁關人關人入告君使士請事是已達其事於主國故必遂之若未入

竟則反可知矣然經但云不郊勞不筵几不禮主人畢歸禮賓惟饔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而未著其行聘之何所鄭注以不筵几爲不神之云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敖氏則謂此亦受於廟不筵几者變於君親受之禮秦氏通考辨之曰筵几所以依神也於殯宮則不設臣子之心不忍遽神之也必受於殯宮者有二義一則大夫方爲君持服不可以入廟攝行禮一則以所聘者故君雖薨而聘君之命不可以不達故就殯宮致命在使者爲不廢命在主國爲不死其君也與使者以尸將命其義互相發今案下文云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於廟其他

如遭君喪則君喪不受於廟可知敖說誠爲未當然如注殯宮之義則又有必不然者葢殯宮之門非朝夕哭則闔而入殯宮者自主人以下以及他國之賓各有一定之位各有哭踊之節此行聘禮固不得同於弔臨之賓若以吉禮行於客雖無失而執圭受玉主賓揖拜於柩殯之間必無是事況聘者爲故君受者亦爲故君賓主行禮於故君之殯前可無哭踊乎此其間儀節必有大異於常時者而但云不筵几不禮賓則一切皆如常日矣且此時嗣君見賓抑不見乎見賓則斬焉衰絰之中固不可以嘉服見以喪服見又若疑於受弔如不見而使人攝主則殯宮之門

既辟主賓擯介交錯其中孝子能晏然於廬次乎觀下文聘君薨使者歸復命於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既明言在殯復詳著其行禮之節則此不言在殯必非殯宮不詳其禮明皆如聘矣竊考本經有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之文特言遭喪別於遭夫人世子之喪正以釋上文遭喪入竟則遂之事專指主君之喪而言葢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君喪之禮也是時嗣君悲哀志懣聘使在國若弗聞矣而使者奉命來聘但知致其聘事而弔臨諸節非所豫知今故君已沒新君苫塊其命無所可致然不有冢

宰乎冢宰諸侯之大夫執政者也將命於彼以不虛其行而此大夫不告於君攝主人而長衣練冠以受至嗣君涖政乃以聞焉不在祖廟亦不在殯宮葢在大夫之次在次故行禮之節如常而不筵几以祖與故君之神皆不在此也若謂柩方在殯不忍遽神而不筵几則周官司几筵固云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而顧命所載牖間西夾西序東序殯宮所設之几筵不一而足何以遽神之乎至敖氏又謂此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亦嗣君使之不言可知則亦非是君方居廬未有命戒不言君使正以見其君之不與聞而不受於廟又以大夫亦有重服不得入廟

長衣練冠畧變其凶以接吉非若夫人世子之喪大夫從君降一等僅齊衰期則其受命而攝主人固可將吉服以入廟也

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此據冠昏之主人有父祖身三代之異各因其服之輕重而通其變葢冠昏貴及其時而有服則廢禮然亦視其主人爲何人耳以常禮論主人皆父爲之所云冠子嫁子子者對父之詞也主人有齊斬之服其必俟之服終固已若主人之身有大功之服於所冠所嫁者

爲小功也大功之末則小功之服已除故可以冠子可以嫁子以於所冠嫁者無服也然何不可以取婦則謂取婦之禮皆主人親命之主人服未畢則不得以出命矣其或主人有父尚存是於所冠昏爲祖事統於尊宜以祖爲主然冠昏所以著代則仍以父爲主人而祖不主之今主人之父有小功之服則主人服緦小功之末緦服久除故不特可以冠子可以嫁子亦可以取婦此皆有父者也若孤子無父則禮急成人以著代而奉宗祀雖有小功之服而既卒哭即可以冠取妻云已者明其無父而身自主之也此以先祀爲重故不得不殺其輕喪然是殤服之小功則猶必待至服畢葢下殤之小功本齊衰而以其未成人降者彼以未成人故爲殤已固不敢謂急於成人而不服之也經文本分三段甚明而注疏乃以大功之末小功之末通父子言之謂父是大功之末已亦是大功之末乃得冠嫁父小功之末已亦小功之末可以嫁娶且以末指卒哭以後夫大功九月卒哭之後尚閲六月而除安得於卒哭遽稱爲末若卒哭即可稱末則下文已雖小功既卒哭亦但云小功之末可矣而何以末與既卒哭必别而言之且於小功之末言父而大功之末不言據冠子嫁子之文詳之其爲主人無疑父當即主人之父若果父子同服則父

字當加於上不得專屬小功之末一何也且果父子同服則父子對文下當言子雖小功而變文言已者何故況父小功之末而冠嫁娶三事可以並舉既父子同服則子之小功亦宜兼嫁言之乃只言冠娶不言嫁又何也是則注疏之誤固顯然已張子直疑大功之末以下十二字爲衍謂宜云父大功之末父大功之末則是已小功之末而已之子緦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取此求其說而不得遂以疑經文之衍固爲臆測陸農師則以父小功之末謂小功服之在父行者若從祖父母從姊妹從祖母從祖祖姑是也大功之末在卑行者若孫及從父兄弟從父姊妹兄弟之

子婦是也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言主冠取者雖在可以主之域然其冠取者若小功未卒哭亦不可今案經但云大功之末及父小功之末而已何嘗著其爲何等之親卽以父小功之末强說爲小功之在父行而所云大功之末又安知其必爲卑行乎經但云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則亦安得强增主冠娶者雖可主而未卒哭亦不可之說乎望溪方氏則謂此就父言父就子言子大功小功之服有無輕重父與子不得而同父可冠子取婦而子不可冠取妻不得冠取也已可冠取妻而父不可冠子取婦不得冠取也此說亦復未確子於父服皆降一等

子小功則父大功固有子可冠取而父不得冠子取婦者若父小功則子緦麻安得有父可以冠子取婦而子反不可冠取之理卽曰已爲從父兄弟之子外祖父母小功父止服緦已爲從母小功而父無服是爲父可以冠子取婦而子不可冠取然經止泛言小功初未嘗别爲何親小功之下殤既特著之此獨可泛言之乎是皆不知經所謂父是主人之父所謂已是無父之子故義多牽混耳

服中冠昏通典所載諸儒辨論甚詳大抵皆以雜記爲據而不能不惑於注說之誤有謂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經本不爲已身而父可以冠嫁其子則已身大功之末亦可冠嫁但不可取者此賀循范汪裴松之何承天賀瑒等之議也不知冠昏嘉禮有父在皆父爲主無有已身自主之者若無父則經明言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未嘗謂大功之末可行也有謂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取婦則祖無服父有服祖爲一家之主可以爲孫冠嫁娶者徐野人何承天等之議也不知冠昏之事皆父爲主人考儀禮二經之末備陳變禮并不見有祖爲主之事若祖無服父有服固不得行經所云父小功之末卽指當冠昏者之祖是祖有服父無服可以冠昏正相反也有謂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已有小功則父有大功已小功可

以冠取則父大功亦可以冠子取婦者此范汪之說也（汪以爲此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非通例也）不知經文言已不言子明非對父而言言取妻不言取婦明無舅姑之事已自爲主故可於小功卒哭之後爲之若有父存則父既是大功大功之末尙不得取婦況卒哭乎有謂已有下殤小功之服不得冠取其長殤中殤在大功者與尋常大功同於大功之末可以身自冠嫁以其長殤鄰於成人大功接於齊衰於情差伸者庾蔚之之議也不知經言小功卒哭乃可冠取若在大功則不必問其成人與否皆無此禮下殤之小功且不可曾謂長殤中殤在大功者而反可乎有謂下殤之小功以

齊衰降重其本服故不可冠取則若兄弟出後姊妹出適以及大夫大夫之子皆以齊衰降服大功於大功之末亦不得冠嫁者荀伯子傅純徐爰王文憲范堅等之議也不知經但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未嘗別其爲正服降服則凡在大功之末皆可爲其子冠嫁若身自冠取則凡大功皆不得爲不論其爲成人與否亦不論其爲正服與否也有謂下殤之小功以齊衰降不得冠取若已身出後齊衰已降大功其姑姊妹又因出適再降而爲小功此亦齊衰之爲小功不得冠取者王彪之之義也不知經文止言下殤之小功不惟不兼再降亦并不兼降服苟再降之

小功不得冠取則經當言降服之小功不當言下殤之小功也總之不辨主人之爲何而以父與已混爲同服不辨末之爲將除而以末與卒哭混爲一時其間有畧知而致疑者如孔琳之云末與卒哭若果實同而名異者則當疊言小功之末可以納婦取妻如大功之末疊言可以冠子嫁子何以別更起條云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取妻此說是矣然以葬後便爲末虞畢乃卒哭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也如江彪云取婦則父爲主取妻則已爲主禮稱取妻是無父之正文此說亦是矣而又謂大功之末取婦所爲者重所虧者輕自不致嫌則亦不能據經以正俗失游移兩可之見也至於下殤之小功不得冠取直以其未成人而殤而已之冠取爲成人之事故有所不忍若謂降服皆然不應獨舉下殤若云舉輕包重何以卒哭而可若謂專據下殤他降皆同正服則不宜慈於下殤薄於出降卽曰幼稺之故夭喪情深旣非若出嫁者之受厚於他姓復不若出適者之傳重於彼宗故特爲之加隆則又何以成人小功者初不計其有無主後輒從殺畧哉夫以諸儒斷斷辨論而於情於理卒未見其安則皆以注家先入之言牢不可破故也

雜記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旣冠於次入哭踊於

次三者三乃出言雖三年之喪則齊衰以下皆得以喪而冠於次可知故曾子問亦云如將冠子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與雜記同而其上文乃云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掃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先儒因疑及期且廢況未及期奚必因喪而冠且雜記言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已雖小功卒哭而冠奚不可待而必冒喪以行如注疏說則謂當冠之年必於二月行之冠貴及時故因喪而冠若非冠月則待變除卒哭而冠或又據家語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故武王崩而周公有冠成王之事

是必父母之喪始以喪冠或則謂喪冠之禮不及小功以大功以上情戚而爲期遠故因喪而冠小功則俟而用吉然皆與經意經文不合何則冠禮言夏葛屨冬皮屨其無定月可知雜記所謂小功卒哭而冠者亦是專言孤子非通指有父之人況曾子問明言將冠子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尤不得謂專屬大功以上竊案喪禮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無緦服聽事不麻是一切俱從殺畧今年已及冠有爲成人之道而適當喪事則正宜責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少爲人臣之禮以使之盡哀盡敬而顧因喪而廢任其託於童子之列以自免乎

是則因喪而冠各如其本服之冠冠之正先王制禮之精者然何以及期者廢未及期者不廢蓋吉凶不得相干廢者因其所陳設俱是吉禮若未及期日則於成服之際即以凶行不雜於吉然其及期而廢者亦成服因喪以冠不俟喪畢也或曰如此則何以又有大功之末可以冠子之說哉曰此謂遭喪之時未及冠年或前遭重喪繼以大功則於其子之當冠服畢可行蓋禮許其因喪而冠不許其當喪而冠也

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孔氏云此論哭朋友失禮之事言曾子與子張無服不應往哭劉氏云曾子嘗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既聞此矣而又以母喪弔友必不然也凡經中言曾子失禮之事不可盡信此亦可見愚謂此二說皆誤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曾子所聞三年之喪弔乎明是問弔非問傷而曾子與子張則正知死當傷而不弔者然此不但孔氏劉氏之誤當時或人即誤以爲弔而疑故曰齊衰不以弔而曾子曰我弔也與哉見此往哭是傷之非弔之也傷之[illegible]雖在已有服在彼無服而固

可以已之服往矣然經但云曾子有母之喪而不言其在喪之久近大抵在既葬以後若尚未葬則本經固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或當以此責曾子不應但以齊衰不以弔見疑也

檀弓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孔疏云此文連上有殯之下若其骨血兄弟雖緦必往若其非兄弟骨血疏外之人雖鄰不往今有既非兄弟又非疏外平生所共知識往來同恩好今若身死者兄弟雖不同居亦就往弔之成其死者之恩舊也其死者兄弟不同居尚往弔之則死者子孫就弔可知舉疏以見親也已有殯得弔之者以其死者

與我有恩舊也皇氏則以爲此別更起文不連有殯之事
所識謂識其死者之兄弟是小功以下之親旣識兄弟雖
不同居皆一一就弔之今案上文言非兄弟雖鄰不往則
安得已身有殯可以弔於所識固當從皇氏說謂別更起
文不連有殯爲是至於弔哭之事則禮旣云知生者弔知
死者傷此皆言弔知所識非指死者亦當以皇氏所云識
其死者之兄弟爲是若謂死者與我有恩舊直往哭死者
可矣曷爲而就其不同居之兄弟弔之哉且所識一人死
而并其不同居之兄弟皆往就弔設族大支繁有不勝其
弔者矣

知死者傷往哭之而已知生者弔則必爲之助事故少儀
曰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
司徒而檀弓云公弔之曰寡君承事雜記云上客之弔者
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助執紼皆以
相助爲辭非徒哀之也若已有三年之喪不能助於人故
曾子問言三年之喪不弔然所不弔者謂汎常之人於已
無服者耳苟於已有服則當論死者服屬之輕重而并視
已歷喪之淺深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
於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練則弔此言已
有重喪雖旣葬受服功衰而於有服之親死亦不得弔惟
得服其服而往哭旣練而後可弔也所謂有服者卽檀弓
之所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者也但云有服是
彼服甚輕尙在功衰則已喪方重是以爲之傷而不弔至
練而已喪已殺故得爲輕服弔然已服雖在葬後方重而
彼服亦重則亦有往弔之禮但其弔之禮雖哭死者兼問
及生然究不得助執生者之事故又曰旣葬大功弔哭而
退不聽事焉大功弔者言於大功之親死者則弔之也大功與有服對不與三年及練對此有三年喪者於其有服之親弔哭之禮
也若已有喪非三年其自期以下所有弔哭之禮則記又
曰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

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鄉人卽檀弓所云非兄弟
雖鄰不往者三年之喪不往哭而期喪在殯未葬卽得往
弔者以期之喪殺於三年也但其弔之亦哭而退不聽事
猶三年者旣葬而弔於大功之禮也期喪卒哭亦受服功
衰是時往弔則可以待事但不執事耳至於緦小功視期
喪又殺故其弔并可以執其事特不與於饋奠之禮其疏
戚之等如此鄭氏誤以三年之喪爲終三年之中並以功
衰爲旣練之服因於練則弔之文不解乃移上文期之喪
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凡一十八字於練
則弔之上謂是父在爲母者旣練可以輕出弔人又以期

之喪未葬弔於鄉人此期喪是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孔疏復以既葬大功弔謂身有大功之喪既葬往弔他喪其功衰弔亦是姑姊妹等期喪受服夫經文以三年之喪與期之喪兩相提起明爲分別二者當弔與不當弔之禮則當以三年之喪至不聽事焉爲一節以期之喪至不與於禮又爲一節其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八字在上文別爲一節與此之論弔無涉乃移易舊文以遂其父在爲母之說果足信乎若期喪則自祖父母世叔父母以下甚多又安見其必爲姑姊妹無主者祇以誤據曾子問三年不弔爲凡有服者皆然遂莫解於練則弔之語復誤認既

葬大功弔爲大功既葬弔遂莫解於期未葬弔鄉人之文是經文經旨本自了然反以注疏而見晦曲矣

雜記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如始卽位之禮此著親喪在殯而聞外喪不得往哭爲位以哭之事蓋內喪誼重雖在殯得以往哭檀弓所謂有殯聞兄弟之喪同國則往哭之及雖緦必往是也外喪雖有服而誼降於本宗則不得舍其殯以往哭檀弓所謂非兄弟雖鄰不往者不往故哭之他室然已殯宮朝夕哭奠之事不因哭外喪而異故曰入奠卒奠出改服者改其在殯已成之服卽位如始卽位之禮者言卽他室之哭位如常時赴其親喪始死卽位之禮蓋始卽位之禮各因其服之親疏長幼之序此哭位雖在己之他室不在死者之家而其卽位之禮如之言始卽位者以位有不同有始死之位有大小斂之位有朝夕哭之位有啟位有反哭之位此初聞喪而爲位以哭必如其始死之位也注以哭之他室謂始聞喪卽已爲位而哭其入奠以下乃言後日之哭朝先入奠於其殯既乃更卽位就他室如始哭時夫經言哭之他室未嘗言位下乃言其所以哭之禮若依注說則所謂改服卽位者不於聞喪見之乃於明日見之且果是明日之事則經凡於踵事而禮無所異者皆云如初此獨言如始卽

位之禮則此入奠以下卽是聞喪之日上言哭之他室表其哭之地下乃著其哭之禮上言哭未言位則始卽位不得指始哭時明矣孔疏因注有後日之哭認爲齊衰以下親者必三日而五哭遂以此外喪爲兄弟遠者夫經之言內喪皆指本宗外喪皆指異姓鄭氏他注輒以同宮異宮分內外已非確訓而此未注及疏又不用異宮之說而以爲兄弟遠者蓋謂非兄弟則不宜有後日之哭非遠則有殯聞喪雖緦必往無哭於他室之事也不知兄弟爲本宗不得有外喪之稱案曾子問言父將冠子及大夫將祭遭喪廢禮之節內喪皆廢外喪則行正以本宗誼重卽時當

得奔赴外喪誼殺故可緩而行非謂門內門外遂別親疏若止以所居爲斷則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將祖孫父子不同居者亦可以爲外喪耶然先儒所以爲此說者泥於外喪止是母黨妻黨皆小功以下無齊衰大功之服而曾子問有外喪自齊衰以下之文故遂以本宗不同宮者當之豈知同姓爲內異姓爲外而異姓之服在小功以上者正復不少據喪服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出妻之子爲母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皆齊衰期庶人爲國君大夫士爲舊君君之母妻皆齊衰三月孰謂異姓無齊衰之服而不可以爲外喪也哉

奔喪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而檀弓載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逸奔喪禮又云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三處所記惟朋友之位無殊餘則彼此不一案左傳哭子靑夢卒述禮哭臨之所云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則父黨之哭於廟正也其檀弓所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者以已身有喪不得往哭於廟故變而爲此孔氏以爲異代禮非也母黨於寢而逸禮言於廟者皇氏云母存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熊氏云哭於廟者是親母黨哭於寢者蓋繼母慈母之黨以檀弓所說妻黨之哭禮推之當依皇氏之義檀弓曰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明親同而所哭之處因人而異則母黨固當以母之存殁爲斷亦或以父之存殁爲殊與師既當在廟門外而孔子乃云於寢其廟門外以哭父之友熊氏謂奔喪所云是周法孔子所言是殷禮沈氏則謂此師於廟門外者是父之友與爲師同今案此亦當以父之存殁爲斷以孔子幼孤而云師吾哭諸寢意哭於廟

門外者是有父之人蓋師有父命之者有已自從之者父命之則父之友也然則諸所陳哭禮雖復參差無不各有其義至於弟子之喪宜哭之所經無明文檀弓載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注以爲與哭師同親之王介甫曰或者哭弟子之禮當然如禮之有報而陸農師以爲在師友之間謂中庭在寢之外寢門外之內然寢是大名妻黨雖有適室異室之分而總謂之寢則中庭亦可爲寢也

古者君臣一體休戚相關故喪大記云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在殯一往焉雜記云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

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所謂手足腹心之誼也然大夫之疾或云三問或云無算其不同者先儒謂三問君自行無算謂遣使抑或三問通凡大夫無算以有師保恩舊之親而加理或然也其在殯三往之節據本記云君於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止得再往孔穎達云案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熊氏曰彼謂䘏也卿則小斂焉爲之賜則未襲而往故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曰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是卿未襲而往然檀弓載柳莊死公當祭不釋服而往柳莊非卿亦未襲卽弔然則再往者禮之正三往

其加隆焉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士喪禮云君若賜焉則視斂正與此合而既夕記云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是君於士既殯而往禮之常不待奠者禮之變而君於大夫亦有既殯而後往者喪大記所云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又云君弔則復殯服蓋亦有故不能盡如其常禮者耳

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此言君之待臣有禮不因其死而惡之然死者實有凶邪之氣異於生時不能不使人有所疑畏故先王難言之而君臨臣喪制此巫祝桃茢之禮記者正用以解後世之惑而劉貢父乃以爲非禮出於周之末造鄭仲與又謂是後世人主妄自驕貴祟尚巫風而爲此皆失其實也案左傳魯襄公如楚值康王之喪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檀弓亦載此事明是君臨臣喪原有此禮故周官男巫職云王弔則與巫前祝以相禮兼用巫者爲祓殯也然名爲祓殯非必眞使巫於其殯前有驅禳辟詺之事蓋巫執桃茢以前行卽是祓殯之意故士喪禮君大斂而往巫止於廟門外祝代

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於門外祝先入既殯而往巫亦止於門外祝代之是巫皆到門而止不入殯則左傳所云先祓殯者乃魯因楚之辱已使襲故特顯其事以示楚人孔氏謂未襲以前用桃茢大斂及殯無桃茢故云巫止則桃茢之設原爲祓殯不用桃茢曷爲使巫從乎鄭注又謂諸侯下於天子使祝代巫執茢居前而已然既使祝代則巫又奚必從至廟門且經止言君亦未見其有天子諸侯之別也竊謂在塗巫執茢前以伸君之尊及門而巫止祝代以達君撤主人之意而祝之代之亦卽代執其桃茢若不執桃茢則又何

以見其爲代巫哉
士喪禮君視大斂釋采入門注釋采者祝爲君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明君無故不來也喪大記於大夫之喪將大斂云君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則釋采卽是釋菜故敖氏注儀禮曰采讀爲菜物之可爲豆實者葵韭之類是也萬季野獨辨之以爲喪大記後人所述因古有釋奠釋菜之禮遂訛釋采爲釋菜不知采與菜不同釋菜者祭禮之細釋采者釋去采衣也據服問君爲卿大夫錫衰以居此指成服後言大斂時未成服君未錫衰吉服而來不可卽以吉服入故釋而去之以著其哀然喪大記言大夫士旣殯

而君往亦云君釋菜於門內此時已成服君當錫衰以往胡爲其至門而始釋去吉服哉況主人未成服弔者亦未改服則此之釋采固不得謂之釋去采服而喪大記之文亦並非訛采爲菜也但先儒之說皆以此爲禮門神則亦非是周禮凡王弔臨共介鬯曲禮亦云凡摯天子鬯蓋天子弔臨於諸侯必舍於其祖廟使其介以鬯禮其廟陳氏禮書所謂無客禮於天下而有贄禮於鬼神也然非舍其廟則無此禮曾謂以君之尊下臨其臣之家而必禮其門神始入乎蓋釋菜卽所以袚殯周禮占夢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注舍讀爲釋萌菜始生者舍萌猶之釋菜以是爲袚除不祥而鄭風袚禊亦用秉蕳贈藥則弔喪入門先行釋菜乃所以辟凶邪之氣正是袚殯之禮如以爲禮其門神則君問疾而臨臣家將亦釋菜而後入乎
檀弓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注宮殯宮也朝喪朝廟也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是而不必於宮也又雜記言所識弔葬之禮曰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旣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亦以哀次爲行葬之節而旣夕禮言葬事自啟殯以至反哭甚詳不見哀次惟柩出宮有踊襲之文注云哀次

疏釋之曰哀次大門外有賓客次舍之處父母生時接賓之所主人至此感而哀是以有踊踊訖卽襲襲訖而行今案本文止言出宮踊襲何見其爲哀次如出宮卽是哀次又何以相揖之文與相趨有別哉竊謂次卽朝夕哭之次所謂倚廬堊室者古者宮室廟在寢東自大門入者先經寢門後至廟門殯時在寢其次卽在寢門外之東經於旣殯送賓之後云衆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於東方闔門主人揖就次門卽寢門次卽此所哀之次也今柩旣朝廟而出自廟向大門必經寢門外之東方然後南行則過此次時孝子必於是致哀柩或少停君未弔於出宮時者卽可

於此弔之而此視出宮少遠故相揖之交亦可於此退注疏以大門外生前待賓客之位言之誤矣然既有此節而既夕禮何以無之則以既夕禮所言朝於祖廟乃指身非宗子則朝祖是朝於宗子之家當共柩出殯宮之寢門卽直向大門不經其朝夕哭之次及在宗子家朝畢行柩雖亦自廟而西而南經宗子家之寢門外至於大門而次在已之寢不在此故不得有哀次之事經所載出宮踊襲是出宗子家之大門外前此柩將行踊無算至是又踊而出廟門至大門皆不見其哭踊者正以宗子之家非已之次也則注以哀次在此出宮之後亦非若曾子問言並有喪

輕者先葬之禮云行葬不哀次則以重喪在殯急於葬輕無服過次而哀耳

喪服記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注弔於命婦命婦死也弔於大夫大夫死也堯峯汪氏辨之曰婦人之職惟司酒食織紝而已不當與聞閫外之事故曰婦人無外事禮知生則弔所識則弔爲命婦者何自而與大夫有素也如其爲有服諸親則聞喪之日必往而號踊哭泣厠於姑姊妹娣姒衆婦人之列矣夫安得行弔禮且自有居喪之本服在夫安得而用錫衰舍是而出弔則與外事之漸也使先王而果制此服是誨命婦以淫也夫防之猶慮其未足而顧誨之乎說者曰禮尙往來大夫弔命婦命婦不可以不弔大夫如之何曰有命婦之夫與其子在服問大夫相爲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獨不言命婦爲大夫此何據也說者又曰婦人不越疆而弔人禮禁其越疆豈遂禁其弔人乎哉曰非是之謂也命婦死則命婦當弔大夫死則命婦不當弔殆亦不畔於禮者也汪氏之論如此今案禮言知生者弔所識者弔正以弔主生者大夫之弔於命婦弔其夫也命婦之弔於大夫弔其妻也命婦與大夫無交而與大夫之妻有素禮固未嘗禁之則命婦於大夫之妻死不得往弔而大夫

死則正當弔以盡相知之誼如所云命婦死則命婦當弔大夫死則命婦不當弔此正是誨淫正是大背於禮而反以先王之禮爲誨淫以臆說爲不畔於禮何哉汪氏能言之士於經術未精所論多失實恐人之易惑也故特辨焉

三禮陳數求義卷二十九

候官　林喬蔭　學

宮室

古今宮室規制不同讀禮者但循今之門庭堂階房室牖戶諸名而不明於古之前後左右內外向背之所在遂以求其出入進退登降揖讓之文無怪乎如入雲霧如覩河漢也爾雅有釋宮一篇文殊簡畧宋李如圭考之稍詳爲朱子所稱述今人遂攘之爲朱子所自作者儀禮圖所載是也然原本注疏亦不無沿誤之處其他諸儒所說得失互見今備爲疏釋考正而附圖於後

行禮之地鄉飲在庠鄉射在序選士之射在射宮皆學也覲聘饗食冠祭在廟燕相見在寢朝則受贄於朝受享於廟昏則六禮在廟成昏在寢此諸儒相承無異義也惟聘行於廟而賓之所處在館記云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鄭氏注云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爲大尊也詳鄭之意蓋據聘禮致饔餼時有賓迎大夫於外門外揖入及廟門之語是館當在廟然記載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雜記亦曰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卿大夫之家也並不言廟且廟中之室以藏主人神安得以雜居若舍正室又別無可居之所雖有房夾俱非寢處之地則以爲聘賓館於廟中者究於義未協竊謂公館固是公所營建以待賓與廟無涉卽私館亦但云卿大夫士之家未嘗云卿大夫士之廟是皆與居常生人所處之寢同制其所以得有及廟門之文者蓋使者於主國所歸饔餼筵尸以祭其先如饋食之禮因其行祭於此故遂稱之爲廟門如喪禮之殯門亦因君視大斂而易稱廟門隨事變文非眞在廟也

舊說天子五門最外曰臯門次曰庫門中曰雉門又次曰

應門其內曰路門諸侯三門最外曰庫門其中曰雉門其內曰路門今案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亦皆三門朝與門相依無虛設者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天子之臯應卽諸侯之雉庫臯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其寢門謂之路門則天子與諸侯同稱諸經所言不聞天子有庫雉諸侯有臯應唯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蓋亦據魯之事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實則他經凡言庫門皆指侯國其所以天子諸侯同爲三門者以其君國治民其事侔而體合也然臯應之與庫雉名殊

其制之祟庫廣狹亦異固未嘗無別矣周官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司農以二爲雉門三爲庫門固屬非是而鄭康成詩箋則謂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賈公彥因謂凡平諸侯三門有皋應路魯三門有庫雉路以別於平諸侯而孔穎達又據左傳澤門之晳或本作皋門以證宋之亦有皋門不知詩言古公之事在周未得天下之時禮制未定固不可據且朱子嘗言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制而諸侯不得立也若宋之澤門雖或作皋然杜注明言宋東城南門孟子言魯公之宋

呼於垤澤之門者卽此詩鶴鳴於九皋韓詩章句云九皋九折之澤楚詞章句亦云澤曲曰皋孫叔敖碑收九罣之利婁壽曰本澤字去水省是以澤門或爲罣門正馬文淵所謂四下羊之諛者且國都之門亦不得混以爲宮寢之門也

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又云家不臺門郊特牲云臺門旅樹大夫之僭禮也鄭注引爾雅闍者謂之臺孔疏兩邊築闍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臺門大夫輕故不得也左傳定三年邾子在門臺臨廷杜注亦云門上有臺韓詩外傳吾君有治事之臺亦指門上之臺爲言詩鄭風出其闉闍毛傳闉曲城也闍臺城也孔疏闉闍字皆從門則知亦人所從出之處釋宮云闍謂之臺是闍爲臺也出謂出城則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闍既是城之門臺則知闉是門外之城卽今之門外曲城是也門與城皆有臺門臺卽匠人所謂宮隅其高七雉城臺卽匠人所謂城隅其高九雉鄭注宮隅城隅謂角浮思者據漢時東闕浮思災疏謂浮思小樓也然浮思之字本作罘罳是網目之稱牖綴交疏似之以其在臺上隨方角曲折故稱角浮思諸侯之城隅同於天子之宮隅則諸侯之宮隅其猶天子門阿之五雉歟

天子諸侯皆三朝一曰外朝二曰治朝三曰內朝周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在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此其地在應門之外皋門之內諸侯則在雉門外庫門內矣冢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

路門之左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右南面西上此其地在路門之外應門之內諸侯亦路門外雉門內矣大僕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又曰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此謂燕朝天子諸侯皆在路門之內者也外朝以大事詢衆庶燕朝以圖宗人嘉事皆非常御之所惟治朝爲治事之朝故介於內外之中爲人君所日御其對中門外之朝而言則此治朝亦稱內朝玉藻所謂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也其對路門內之朝而言則此治朝又可稱外朝文王

世子所謂庶子之正於公族者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是也天子諸侯並同此制杜氏通典乃以周制天子有四朝分小司寇朝士所掌爲二於外朝之外又有詢事之朝葢泥於五門之說馬氏通考仍之誤也

三朝之地既殊其制亦異外朝有三槐九棘嘉石肺石燕在寢則有室有堂治朝則中有屏宁旁有九室案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疏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宁立之處因名曰宁又曰屏謂之樹注云小墻當門中疏云屏蔽也樹立也立墻當門以自蔽也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又曲禮天子當宁而立疏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皆據路門言之則其爲治朝之制而非燕朝外朝之所有明矣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疏九卿之九室在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又司士云王入內朝皆退注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又賈公彥宮人疏云朝罷君退適路寢之時大夫各鄉治事之處葢古者朝儀甚簡視朝之際不過特揖旅揖旁揖而已君既退之後諸臣各就兩旁之室治事故玉藻言朝辨色而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退然後

適小寢釋服也其治事之處亦謂之朝曲禮所謂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及鄉黨所謂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皆指此治事之處不然則將適君所齊宿沐浴書思習容卽君未視朝亦當嚴畏以爲敬豈有與人羣言之理惟其在治事之所故有所辨論而玉藻所云君命名在官不俟屨者亦是指此葢君眡朝退適路寢諸臣各就九室治事是爲在官此時君有所名卽行不俟屨以其地本與路寢甚邇也且宰夫職云掌治朝之法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小臣職云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御僕職

云掌羣吏之逆瓊山邱氏謂敘羣吏之治卽今百司各奏所治賓客之令卽今鴻臚引見藩府所遣使及外夷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卽今通政司所奏事也然則鄉黨所記過位升堂兩節正是君退適路寢時事葢孔子治事於治朝外之室有所復逆而入奏過位卽過治朝君所宁立之位升堂卽升路寢君所聽政之堂而下之復其位亦卽復其先所治事之位也朱子注過位用注疏說謂君之虛位在門屏之間而語類乃以爲周禮之外朝又云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門間蕭墻也今殿門亦設之設位於庭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庭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則以治朝爲

外朝不知外朝固無宁而治朝固無槐棘也一時之誤後人如汪武曹輩不能辨正反過信之以過位爲最外之外朝且云過此所升之堂雖先儒無明文可以知爲治朝則又不知古時凡朝君臣皆立於庭朝者門而不屋故雨霑衣失容則廢朝安所得堂而升之哉

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而曲禮言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治朝在路門之外則宁亦卽在路門之外可知但禮有天子外屏諸侯內屏之別外屏者設於路門之外而稍近應門內屏者亦設諸路門外而與路門爲近二者以中庭之遠近爲內外非謂外屏在路門外內屏在路門內也何者屏謂之樹亦謂之旅樹旅道也謂當道設屏以蔽內外若內屏在門內則不得謂之當道矣朝儀周官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還揖門左揖門右王禮如此侯亦宜然若在門內則其地逼狹又何以能徧揖羣臣哉惟屏在路門之外諸侯之朝負屏而立天子則負門面屏故曲禮之言當宁者但指天子而爾雅所云門屏之閒謂之宁正釋宁之所在李巡注宁正門內兩塾閒正門應門也孔穎達曲禮疏亦云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覲禮侯氏出自屏南適門西所南爲門則屏之距應門不遠可見若大夫士無屏但以

簾帷然齊風之著毛傳曰門屏之間曰著疏謂著與宁音義同聘禮賓問卿大夫揖入注入者省內事也旣而侯於宁也疏宁門屋宁也葢不必有屏特簾帷所在以其地稱之在門內兩塾閒耳

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又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但言左右而未詳其所在鄭康成注小宗伯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疏云鄭知庫門內雉門外者後鄭義以雉門爲中門周人外宗廟故知雉門外庫門內之左右也又朝士注云郊特牲譏繹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然聘行於廟聘禮云公出送賓

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司儀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中門之外卽大門之內言出則廟在中門內可知中門者天子爲應門諸侯爲雉門其地設兩觀觀謂之闕亦謂象魏禮運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蜡祭有事於社稷是社稷在雉門之內故出而至觀也春秋桓宮僖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至桓僖二廟是廟與公宮相近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立當遠火是廟與象魏相遠則廟之所在蓋路門外雉門內矣穀梁傳稱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言不出闕門者已

出廟門之外是廟固在闕門之內而左傳季友之生卜人曰間於兩社爲公室輔注兩社間朝廷執政所在蓋指治朝君臣常日治事之處治朝在路門外雉門內則兩社亦卽在此據此諸文知舊說謂宗廟社稷在庫門內雉門外者疎也若劉向別錄云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云左明堂辟廱右宗廟社稷與經言左祖右社者不合不知其何所據或東都之制然歟

天子諸侯有朝大夫具家臣治家事亦有朝玉藻大夫將適君所揖私朝鄭注私朝大夫家之朝論語冉子退朝朱子亦云朝季氏之私朝又左傳鄭伯有爲窟室而夜飲擊鐘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是不獨魯之季氏有朝也故鄭注士冠禮云大夫服元端深衣而聽私朝陳氏禮書言卿以下有二朝蓋據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所言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明有內外二朝也韋昭注則曰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然考敬姜之言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家政焉皆非吾　所敢言也其云皆非吾二者皆是季氏家朝若君之公朝則敬姜婦人安得至彼與康子言而云非吾所敢言不亦贅乎萬充宗則謂卿大夫無朝敬姜所言玉藻所記皆自季氏僭禮之後爲

說非先王之制果爾則冉子退朝當直斥其不宜有朝而不必辨其爲事與政矣或曰敬姜之言又云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卿大夫之家但有二門其朝之處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一處而已焉有二朝曰禮大夫有二寢敬姜所言小寢之門也朝之地則內朝在正寢外朝在正寢之門外奚不可哉

天子諸侯之制皆左祖右社大夫士無社但爲右寢左廟朱子謂宮必南鄉廟在寢東是也今以聘禮考之是爲諸侯之禮而行於其太祖之廟者其行禮之節曰公迎賓於大門內賓入門左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公彥疏

云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其間得有每門者諸侯有五廟
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别門門外兩邊
皆有南北隔墻隔墻中夾通門祖廟以西隔墻有三則閤
門亦有三乃至太祖廟門據此乃五廟一排平列而廟即
在大門之內中門之外則賓之入門既入大門即至廟門
安有每門且平列三閤門則亦直入而已每門安得有曲
即如疏說中則相逼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然中
是向東行入門亦向東行無改向則亦無曲矣朱子用晉
孫毓之說以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别爲門垣
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則自入大門而向廟一曲

東行再曲北行凡兩曲由是入都宮之門而至太祖之廟
門皆直行無曲然廟在大門之內則自大門至廟門只入
都宮一門而於各廟兩旁之門第經之而已不必入也亦
與每門每曲之文不合竊疑太祖之廟最在北其門南向
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其門以東西向而總繚以都宮之垣
門垣之內各有夾道爾雅所謂宮中巷謂之壼者壼篆文
作壼許愼云宮中道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形葢自大門入
者歷中門而入都宮之垣門門內有巷行者先經南穆之
廟次經南昭之廟又次經北穆之廟又次經北昭之廟各
穿其巷之門而循門垣內之夾道以行其勢迴旋曲折故

字形肖之是以聘賓入太祖之廟得有每門每曲之文也
爾雅閍謂之門李巡注閍廟門名陸德明音義閍補耕反
說文作鬃或作祊葢本是廟門之名因設祭求神於此故
其字復從示以爲祭名但諸儒之說有門內門外之别詩
祝祭於祊毛傳云祊門內也鄭箋云使祝博求平生門內
之旁待賓客之處說文亦云鬃門內祭先祖所彷徨也其
云門外者孫炎釋爾雅祊謂廟門外鄭注郊特牲祊之禮
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然據經閍謂之門未嘗有內外之異
故邢昺疏直謂廟門內外皆有閍稱

廟門廣狹之制僅見考工記所云容大扃七个注大扃牛

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爲一个七个二丈一尺天子如此則
自下降殺至士益狹可知故士昏記云執皮左首隨入隨
入者爲門中阨狹也

門之啟閉者爲闔爾雅所云闔謂之扉左傳以枚數闔公
羊傳齒著於門闔國語乃闔左闔是也亦稱闔扇月令云
乃修闔扇鄭注木曰闔竹葦曰扇則闔與扇固有别也所
以啟閉者樞爾雅樞謂之椳而樞之上橫者曰楣爾雅謂
之梁下橫者曰閾爾雅謂之柣其旁於門者曰棖其中於
門者曰闑爾雅所謂棖謂之楔橛謂之闑葢别而言之楣
與閾皆橫木棖與闑皆竪木又别之則棖在兩旁闑在中

間棖之木長闑之木短也棖闑之間曰中門君父所出入者論語立不中門曲禮爲人子者立不中門此皆指東扉之中而言玉藻賓入不中門此指西扉之中而言君臣子出入則東扉之東曰闑東西扉之西曰闑西此以一闑而分東西非東西各有一闑也賈氏聘禮疏謂主君與賓並入主君於東闑之內賓於西闑之內並行而入上介於西闑之外上擯於東闑之外皆拂闑是直以門有東西二闑誤矣且闑東闑西爲一定之名而闑左闑右則無定何者東西有定位而左右則隨身所向也案特牲饋食禮注曰凡向內以入爲左右向外以出爲左右士冠禮注曰出以

東爲左入以東爲右故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虞禮側亨於廟門之右皆據出而言曲禮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燕禮皆入門右皆據入而言故饒雙峯謂君出入皆由左出以東扉爲左入以西扉爲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出右出以闑西爲右入以闑東爲右郝京山亦云君自內南面東出由闑左入由右亦闑左也臣自外北面東入爲闑右出由西亦闑右也二家之說非無所見而秦氏通考乃非之以爲君臣出入常時皆在闑東玉藻云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公事聘享用賓禮私事覿面用臣禮是臣之出入皆從闑東不知玉藻此二句與上賓入不中門不踐闑連文是專言入不得兼出惟曲禮謂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兼言出入則正以人之視闑左右爲名非若東西之有定所秦氏必以闑東爲闑右則凡禮之所言皆是右東左西豈不誤乎若大夫士既不敢中門而出入皆由闑右恭肯近棖而遠闑惟聘則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注所謂雁行於後示不相沿者此與常時入公門之儀不同沈麟士乃以拂闑拂棖爲立不中門之證則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反得獨當中門乎汪武曹辨之得其實矣

門之屋三間中爲門兩旁爲塾爾雅所謂門側之堂謂之

塾者門之內外皆有之冠禮筮與席所卦者具饌於西塾注門外西堂也擯者元端負東塾注東塾門內東堂士喪禮陳一鼎於寢門外當東塾少南此門外之東塾士虞禮七俎在西塾之西羞燔俎在內西塾此門內之西塾而書顧命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亦在門內其言左右不言東西者孔疏謂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左塾者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也至於門堂之修廣據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門堂三之二注令堂修十四步其廣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門堂取數於正堂則南北九步二尺東

西十一步四尺然此夏制未可以爲周制特約畧取準焉爾放君遷以爲二塾北與東西堂相對廣亦如之立於塾北而云負則塾之崇其過於堂然不可考也

堂室之廣狹本無所考先儒皆以考工記所言明堂爲據不知其爲東都之制非凡廟寢皆然且明堂上圓下方廟寢則上下皆方亦不同也今卽其言考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則堂之深六丈三尺廣八丈一尺室則一丈八尺而諸儒之說皆謂庭三其堂深則庭之深亦不及二十丈乃大射量人量侯道以貍步大侯九十貍步六尺九十則有五十四丈降而鄉射記

曰侯道五十弓弓之下制六尺則亦有三十丈庭之深如此堂可以推若室止一丈八尺則凡昏冠喪祭行禮於室其地尤爲廹窄不可以容然則九筵七筵二筵之說乃東都明堂之制未可以爲西京廟寢之常制明矣

碑鄭氏以爲識日景廟則麗牲者祭義君牽牲入廟門麗於碑此廟之有碑也若寢之有碑與否經無明文賈疏亦疑之因據諸經所云三揖者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旣曲北面揖當碑揖燕在寢亦三揖明亦有碑而鄉飲鄉射亦皆有三揖之文則庠序之內亦有碑徐氏讀禮通考乃以爲廟有碑而寢無碑非也或疑庠序則射而張侯堂下之庭乃是侯道恐未必有碑不知侯道共三十丈自堂上之物起數則侯所占堂下庭中之地有二十丈碑之所在三分庭而有其一在北其崇盖與堂等張侯下綱不及地一尺二寸畬以下躬下舌各二尺貫綱之緝一寸則侯之去地有五尺三寸庠序爲大夫行禮之地大夫之堂崇五尺計其碑亦當五尺雖踰碑張侯固無礙也詳飲射類

自庭至堂爲堂涂爾雅曰堂涂謂之陳又曰廟中路謂之唐蓋實一而以廟寢異其名也詩陳風中唐有甓毛傳中中庭也唐堂涂也甓瓴甋也此指廟中路言小雅胡逝我陳鄭箋堂涂公館之堂涂也此指寢言其制則考工記云堂涂十有二分注謂階前若今令辟裓也分其督旁之修以一分爲峻也疏云令辟今之塼裓則塼道也名中央爲督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一寸於中央爲峻峻者取

水兩向流去故也其處則南接門內霤而北屬於階鄉飲酒禮三揖注云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又昏禮三揖疏云入門賓主將欲相背故須揖賓主各至堂涂北面相見故亦須揖至碑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是庭中之節故亦須揖是知堂涂接於霤也聘禮陪鼎當內廉注辟堂涂也每階有東西二廉近堂之中爲內廉堂之旁爲外廉堂涂不直內廉是又知其屬於階而在階廉之內矣

東階曰阼階西階曰賓階此南向正階也書顧命一人冕執鋭立於側階鄭氏以側階爲東下階孔氏以爲北下階疏云據立於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

故傳以爲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唯堂北一階而已
側猶特也今案雜記三年之喪君夫人歸夫人至入自闈
門升自側階而奔喪禮云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東階東
面階則東下階原亦可稱側階但書自指堂北階言耳蓋
側義爲特東西二階並列相對堂北只有一階故謂之側
其堂之東西面亦每面止有一階故亦得爲側階舊圖只
載堂北一階固爲未備徐氏讀禮通考有此東西二階而
與阼階賓階並列爲南向則南向凡有四階何以爲特又
北堂之階以一稱側徐氏亦圖爲二北向並列與南向之
阼階賓階同亦非

賈氏少牢饋食禮疏曰大夫士廟室皆兩下五架正中曰
棟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南一架名曰楣前承簷以前曰
庪北一架爲室南壁而開戶以此推之統堂室而觀南北
之中爲棟據堂而觀則南北之中爲楣鄉飲禮主人阼階
上北面當楣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當楣答拜內則妻抱子
出自房當楣立皆以楣爲南北之中也其東西之中則取
節於兩楹之間鄉飲禮授主人爵於兩楹士昏禮授於楹
間聘禮授幣於楹間皆以楹間爲東西之中也堂之中既
取節於楹楣而昏禮賓升當阿致命阿卽棟不當楣者注
謂入堂深示親親也鄉射禮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記

言物之所在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豫今文作序堂
謂路寢之堂燕射之所路寢與州序地之廣狹淺深有異
而侯道俱以五十弓爲準故置物之所與升射之節各因
地而不同注疏改豫爲榭又謂庠有室序無室均臆說也
詳飲射卷
公食大夫禮筵出自東房注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申之
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唯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
已後儒皆宗其說唯陳氏禮書辨之謂鄉飲記曰薦出自
左房鄉射記曰籩豆出自東房與大射諸侯之禮宰胥薦
脯醢由左房其言相合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

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朱子又據聘禮賓館於
大夫士君使卿還玉於館賓退負右房右房西房也則大
夫士之家固有西房矣楊氏儀禮圖深然陳氏之說而圖
尙仍注疏之舊今案堂上之有東西楹堂下之有東西階
門側之有東西塾皆取其規制之正若有東房而無西房
則於規模不整古人行禮多在戶牖之間戶牖之間者堂
之正中也若無西房但爲東房西室則戶牖之間乃堂之
西偏豈行禮不於正中乃於旁側乎且如鄉飲禮賓席牖
前南面衆賓席於賓席之西若無西房則賓坐牖前爲西
偏已逼西序席西之餘地無幾又安能以容衆賓之席哉

蓋古人行禮於廟主在室之西壁適近西房神道尚右故
物之所陳人之所處皆在東而不在西未可以禮之少見
西房遂謂其本無也至若京山郝氏並謂天子諸侯亦止
東房西室而無西房以爲堂後爲室室西深入爲奧是室
之西北故西不得有房則不特書之顧命明列東房西房
且爾雅明云室西南隅爲奥如其說乃西北隅矣不亦乖
舛之甚乎
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北堂房中半以北賈
氏曰房與室相連爲之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則北堂卽
房中之北也大射儀工人士梓人畫物皆升自北階卒畫

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注工人士梓人司宮
位在北堂下則北階北堂之階也但經言洗在北堂直室
東隅是在東房而西房不得爲北堂矣徐氏圖於西房亦
爲北堂並爲北階且疏言無北壁據燕禮大射儀注皆云
羞膳者升自北階立於房中而不言入戸可知徐氏圖又
於北堂置戸皆誤也惟是婦人行禮其位皆在房中而或
稱房中或稱北堂一地而異名者何故考特牲饋食禮云
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有司徹云酌致爵於主婦主婦北堂
司宮設席東面二禮皆在北堂皆言東面竊意同一房中
之地以所向爲異南面則曰房中明其統乎正室東面則

曰北堂明其不係正室蓋男子之位室則主奥堂則當阼
皆以東向爲尊婦人常時居內寢房中亦以東向爲尊故
此亦以東向之北堂爲正位而西房之不得有北堂亦由
此可知矣若萬充宗之圖以北堂介於房戸室戸之間則
直是戸外非房中也
禮之所言堂室東西房之外尚有東西序東西夾室東西
箱東西堂諸儒之說往往混淆以今考之鄭氏之注雖或
未能盡合而去古未遠大段猶不甚差後儒之說愈多而
舛錯愈甚東西墻謂之序爾雅文也孔安國書傳乃云東
西箱謂之序其於西夾則曰西箱夾室之前於西房則曰

西房西夾室東於東房則曰東箱夾室既誤以箱爲序復
誤以夾爲房孔穎達疏因而附會曰房與夾室實同而異
名夫書明列東西二房又云西夾則房與夾豈得混而爲
一且穎達之疏內則也曰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
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則亦明知房與夾室爲二
此乃以爲同實異名是自相矛盾也但其言房外有序則
亦大謬而後儒悉遵之未有辨其失者考禮之言東西序
皆據堂上言之而房室之墻皆謂之墉昏禮尊於室中北
墉下既夕記士東首於北墉下此室之墉也士冠禮陳服
於房中西墉下士喪禮君視大斂祝負墉南面此房之墉

也聘禮西夾六豆設於西墉下此夾室之墉也無稱爲序
者而冠禮云立於阼階下直東序主人升立於序端鄉射
禮云西序之席北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無非以堂上
言之故鄭注直言堂東西墻謂之序是也然則序在堂之
兩旁不得謂房外有序而夾室在序外亦不係於房明矣
乃諸儒之爲圖說者皆室之外爲左右房房之外爲東西
夾室一行平列爲五閒之屋以序當房夾之介夾室之位
既誤序之名亦乖而北堂東西堂諸節皆不可解今案特
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鄭注云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
夫東房自在正室之東對西房而言鄭氏因大夫士無西

房遂以東房爲房中之東此其說之誤舛者若以房中之
東爲當夾北則自無誤故公食大夫禮宰東夾北賈疏直
云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陳氏禮書亦以房當夾北
爲是但二人未著爲圖而後之爲圖者則皆夾室與房平
列不得其解遂於房之南序以內求之反攻鄭注之謬如
萬季野所云房之南即東西之空處豈有夾在房南之制
假使房在北而夾在南則房無通明之處不可以爲房矣
又云或謂鄭氏之意以夾室在階之前而房正直其北非
謂過處房南也若是則亦當指堂之南爲夾不可以房之
南爲言而京山郝氏則直謂庭之兩旁東西相向者爲夾

室無論堂下之地古並無室而書明言西夾南向謂之東
西向可乎凡此皆不得其解斥其謬者非曲以求之亦矣
知夾室在序外不在房外則不惟鄭注可通經文亦瞭然
可識何則序不爲房之墻則房可以兼有夾北之地故既
曰房中又曰北堂堂爲寬廣之名房中固不憂其狹而夾
在序外與堂相並故聘禮之致飧致饔餼陳設於此與堂
上之俟並列於明顯之處而不憂其隱也其夾室之前則
爲東西箱再前則爲東西堂位次本自井井案公食大夫
禮賓升將俟公揖退於箱及侑幣後卒食公又揖退於箱
聘禮記則曰醴尊於東箱覲禮記亦曰几俟於東箱而爾

雅則又曰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諸儒皆
誤解室爲堂後之正室夫正室則廟寢皆有奚容區別爾
雅此篇於宮寢制度甚詳而獨未及夾室則此室字正指
夾室蓋夾室之前有東西箱爲廟無箱而但有夾室則爲
寢若指正室則但曰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曰寢可
耳有室二字不其贅乎且據爾雅之文是東夾西夾之前
各有東西箱非東夾之前有東箱西夾之前有西箱也何
以明之聘覲二禮言東箱則西不言可見但夾在序外既
爲序所隔則必以序內夾前之地自爲東西二禮之言東
箱是東夾之南東之東以別於東之西也若以爲別於西

夾之箱則主人在東其器物亦皆在東無所疑其混於西
不必特言東以為別覲公食大夫禮只言箱不言東西而
知其為東無疑者以主人在東故也然則東西夾室之前
有東箱亦有西箱經雖無文知其當有且可知東夾前之
西箱為主人待事之處何者東箱為器物所待主人固不
宜雜處其中也蓋夾室本以別於正室正室之東西有房
夾之東西但得有箱箱者取其形似而名大抵規制甚小
亦謂之个左傳昭四年使寘饋於个而退杜注云个東西
箱而月令之左个右个亦卽在四隅夾室之前此之所謂
箱也蓋个為兩旁之名劍脊兩旁謂之兩相侯之左右謂

之兩个並同此義其所以廟有而寢無者則以廟之夾室
為毀主所藏不得不置此以為貯物待事之所寢則夾室
不藏主貯物待事卽於其中故不必置箱也乃諸儒知箱
在夾室之前而概與東西堂混而為一則又甚誤考鄭氏
之注覲禮云東箱東夾之前注特牲饋食禮云西堂西夾
之前近南於箱言夾前於堂言夾前近南則其地本自有
別卽孔氏傳顧命東堂西堂亦云立於東西箱之前堂則
箱在堂後堂在箱前亦未淆也惟賈公彥疏西堂直指為
西箱由是學者不察皆以東西箱卽東西堂萬充宗據爾
雅之文疑之謂以夾室前堂為箱必凡寢無夾室前堂而

後可然燕禮小臣師立於東堂下士喪禮小斂奠饌於東
堂下二禮皆行於寢是諸侯及士之寢莫不有夾室前堂
爾雅之言廟寢奚別此說極是乃萬氏旣知其非而所自
為說則以鄭注東夾之前為指東堂下之南非謂夾室之
前堂因於東西堂下之南傍於兩墻圍為小屋以為箱然
聘禮醴旣鈴於東箱而宰夫實觶並無上下之文卽公食
大夫亦但云揖退不著登降之節則其非堂下之南尤可
見矣夫東西夾也東西箱也東西堂也經屢言之而千餘
年之解者紛錯如此宜乎儀禮之苦其難讀也
堂上之兩序與堂下之兩階相當冠禮主人元端爵韠立

於阼階下直東序是阼階與東序當也故冠者筵於東序
而記謂之冠於阼喪禮攢置於西序而檀弓亦曰周人殯
於西階之上階直於序升階則立於序端矣階之上堂之
邊謂之廉鄉飲禮設席於堂廉注側邊曰廉是也然自堂
言之側邊通謂之廉而自階視之則每階為兩廉阼階上
以西為內廉以東為外廉賓階上以東為內廉以西為外
廉聘禮陪鼎當內廉蓋當西階之東謂之內者以其近堂
也禮之所謂廉卽書之所謂戺顧命四人執戈夾兩階戺
孔傳云堂廉曰戺謂每階二人夾立於內外廉也正階之
上曰廉側階之上則曰垂顧命一人冕執戣立於東垂一

人冕執瞿立於西垂孔傳云立於東西下之階上葢序內夾前爲箱箱外之地爲東西堂東西堂者東堂東向西堂西向别於正堂之南向也既東向西向則自東堂下者東下階自西堂下者爲西下階而此二階之上東西堂之側邊爲東西垂故曰東西下之階上廉者稜也垂者邊也異地則異名也外廉之外東西垂之間爲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於西坫南注坫在堂角士喪禮牀第夷衾餞於西坫南既夕記設棜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大射儀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皆謂堂角之地故爾雅垝謂之坫郭注直云在堂隅坫端

也然內則有云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孔疏云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爲土坫以庋食是坫又爲庋物之器而明堂位復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之語注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惟兩君爲好既獻反爵於其上崇高也康讀爲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於土焉是亦特爲一器以庋物者非堂隅之地故自來說者皆分堂隅之坫與以土爲之之坫爲兩惟賈公彥釋士喪禮云堂隅有坫以土爲之或謂堂隅爲坫也則是坫本一物因其所在之地卽亦稱之爲坫葢坫者燒土所成如博之類而置於堂隅卽依乎堂隅但大夫士夏屋爲南北兩廡則南向之堂所謂堂隅者只東西兩隅爲兩坫禮之所謂東坫堂之東隅西坫堂之西隅也其制葢兩平面置之堂之南面與堂廉平當東西頭之盡處天子諸侯殿屋四面面各兩隅隅置一坫凡八坫而分置之隨四阿所指每隅各置二坫其制葢三角形亦置於各面兩頭盡處每坫之銳角皆向內平面與堂廉平二坫相輳則平面向內銳角向外而隨四阿以斜指反之而兩平面相輳兩銳角相背則成正方之體而好會卽於此置尊崇之卽以此安所摯圭而士亦卽此庋食非於室中别爲一器亦非堂隅之坫是地崇坫反坫

之坫是器也若聶氏圖又謂卽燕射之豐以木爲之則坫字本從土其誤尤不待辨矣別詳明堂卷

室南向而戶東牖西秦氏通考引玉藻君子居恆當戶檀弓當戶而坐注謂當戶向明者非是葢戶開則戶扉直東南嚮之壁尊者居主奧適與戶相對故曰當戶是也若房之戶葢亦南向而經無明文朱子釋宮云房戶在房南壁之東偏經傳通解又云房戶當南壁東西之中案士昏禮尊於房戶之東有司徹司宮以爵授婦贊者於房東注房戶外之東是房戶之東尙有餘地若偏東則無餘矣秦氏以當南壁東西之中爲是此亦沿舊圖房夾相並言之今

南壁統於夾室之北壁則南壁東西之中爲序矣竊意房戶當在東序之西前直於阼階之西萬氏圖在南壁偏西與室戶相傍恐亦誤解

天子諸侯殿屋殿屋者四面垂簷考工記所謂四阿重屋是也鄭注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笮也案阿即棟四阿爲四棟其制則朱子釋宮所云中三間爲一棟橫指東西至兩序之上而盡遂自此處分爲四棟邪指四隅上接橫棟下與霤齊是也笮說文云在瓦之下棼上棼複屋棟也蓋重屋之棟爲棼而棼上瓦下爲笮爾雅謂之筄或竹或木爲之重屋故複笮也明堂位言複廟重簷亦即此制鄭

注複廟重屋也重簷重承壁材也疏重簷謂就外簷外壁復安板簷以避風雨之灑壁蓋漢時名櫓爲承壁材以其直垂而下如壁重屋故簷亦重也卿大夫士夏屋則惟南北兩簷下垂而已爾雅檐謂之樀說文曰齊人謂之檐楚人謂之梠而士喪禮爲銘竹杠長三尺置於宇西階下注宇梠也則檐也樀也梠也宇也同實而異名也檐下覆堂廉出階外其盡處爲霤以其爲水所滴溜處也殿屋四注四面有霤故燕禮言設洗篚於阼階東南當東霤夏屋惟南北兩下則不得有四面之霤矣然堂屋有霤門屋亦有霤鄉飲禮磬下縮霤左傳三進及霤與上所引燕禮之東霤皆堂屋之霤而燕禮又云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及雜記言襚者降受爵於門內霤檀弓言季孫之母死曾子子貢弔涉內霤則皆指門屋之簷下蓋門屋亦南北兩下也若夏屋則舊說謂東西無霤而有榮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注榮屋翼也疏即今之搏風云榮者與屋爲榮飾言翼者與屋爲羽翼也又鄉飲禮設洗東洗當東榮疏云榮在屋棟兩頭與屋爲翼若鳥之兩翼故斯干詩美宣王云如鳥斯革如翬斯飛然搏風在棟之兩頭以板下垂者唯東西有之而喪禮云復者升自前東榮降自後西榮喪大記云復者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司馬相如上林賦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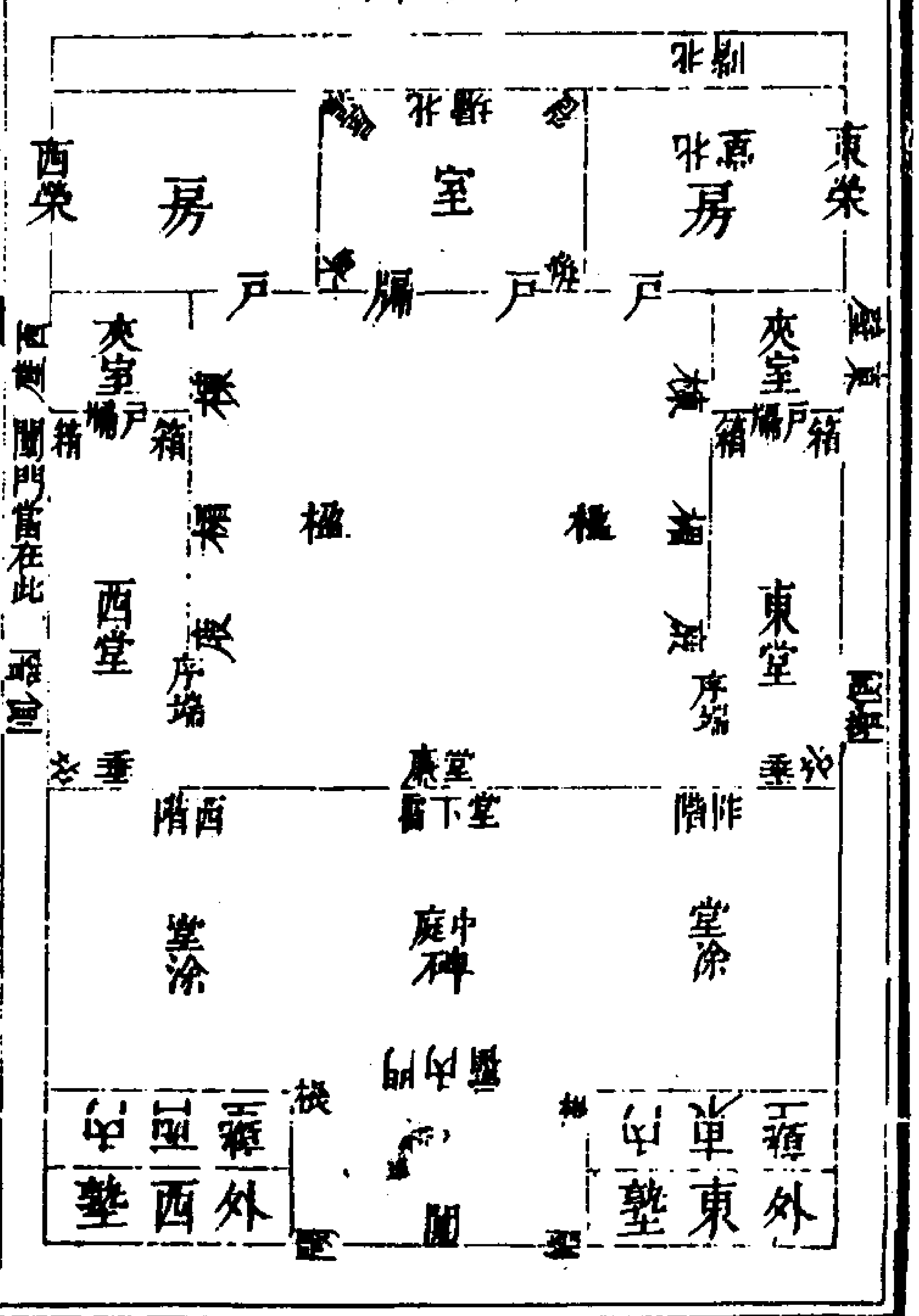
暴於南榮是前後南北俱有榮名不得但指東西考說文云屋梠之兩頭起者爲榮梠即檐也故郭璞注上林賦亦云南榮屋南檐蓋夏屋爲兩下簷而簷之四隅盡處皆高起爲榮飾如鳥張翅故注以屋翼爲言即殿屋四隅亦然但經以殿屋有四霤可以表識故不必言榮耳疏以搏風當之恐非

中霤在正室之中上古穴居開其上以取明故雨霤之後世因名其室之當中處爲中霤五祀土神居中即於此致祭故又以爲五祀之名檀弓所云掘中霤而浴坊記所云浴於中霤皆指中室之位程大昌郝敬乃以今人家堂簷

大井中當之是誤以簷霤為中霤也
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注謂通小門也士冠禮冠者降適東壁見於母注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出入由闈門萬充宗辨之以為特牲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記又云饎爨在西壁則西堂下即西壁矣東壁非東堂下乎鄭注非惟於解不明抑亦乖古人左祖之制朱子則但云堂下之壁闈門在焉而未言東西之位今考廟在寢東則由寢入廟之門當在西堂下之壁不得在東也秦氏通考則又以為由朝入廟東向行所為朝廟之限者當為闈門考之於經廟寢交界之處有門與否本無明文

而闈門但為婦人所由若是朝廟之限則凡有事廟中者皆出入焉奚獨婦人賈氏疏以為朝廟之限有闈門然爾雅云小門謂之閨小閨謂之閤廟寢之界無門則已若有之則行禮之所由出入豈得僅為小闈之制乎

宮寢圖


北階
東榮
西榮
房
室
戶
牖
東夾室
西夾室
楹
東堂
西堂
阼階
西階
堂塗
中庭
碑
闈門當在此
外東塾
內東塾
外西塾
內西塾

三禮陳數求義卷三十

候官　林喬蔭　學

冠服

周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於王之吉服首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司裘職亦云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注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疏曰服以祀天示質者以其袞已下皆有采章惟此大裘更無采章故云質此說是也後鄭惑於他裘之上皆有衣以裼之因謂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又惑於弁師所掌但自袞冕而下無裘冕之文因謂冕服有六而

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不知祀天之禮本非尋常可比記明言大裘不裼則固無衣以裼之也若冕則皆有旒無旒不可以稱冕此祀天之冕即十二旒與袞服之冕無異司服主服大裘與袞不同不得不別而言之弁師主冕祀天此冕享先王亦此冕固無容區別也且如其言別有無旒之冕則仍是六冕何為弁師之掌只五冕乎惟是周官只言大裘而記郊特牲之言則曰王被袞以象天二者不合鄭氏不得其解因謂記之所言者為魯禮夫魯雖僭郊未嘗僭王安得以魯公之服稱為王哉王肅張融輩謂祭天之日先服大裘至泰壇而脫裘服袞以家語為證然家語卽王肅僞作之書固不足取信陸佃陳祥道楊復諸人則又以為內服大裘而外被袞果爾則旣乖大裘不裼之義而司服之文亦當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袞冕古人文字謹嚴豈容率畧且裘在內袞在外則人之見之也仍是袞服而已與享先生何別況享先王於春冬之時未嘗不服裘於內也特以其表於外者為袞服故以此為名則大裘之外安得復有袞服乎卽表裘不入公門此亦尋常之禮不可以律祀天而秦氏通考又據中庸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謂不袞而冕成何體制亦是以尋常之見為言夫大裘示質猶之陶匏大羹大路越席何疑於

不袞之不得為盛服且服裘固因冬至天寒而謂之大者正以其質素可以對越於天故特為王者吉服之首若秦氏之言直因天寒而設則其他行禮於冬春間者豈皆不裘歟抑裘皆加袞而無別且其裘均得謂之大歟蓋大裘而冕自是冬至祀天之正禮袞服為祈報上帝之衣由東遷以後以王居明堂之禮為正禮冬至之祀廢而莫舉遂以啟蟄之祀冒冬至之名而後之記禮者亦皆統稱曰郊不復與冬至別遂有王被袞以象天之文別詳郊社後儒莫知其由且羣疑戴記之言與周官相背矣

服之有章所以為文亦以示別虞書帝曰余欲觀古人之

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說者皆以此一節爲天子服十二章之始然其云觀古人之象則亦由來舊矣周制天子之服章數不見於經然三代相因大抵亦然鄭氏注禮乃謂十二章古天子之冕服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冕服但爲九章後之諸儒多闢其妄何者周官明言上公冕服九章君臣豈容無別天子法天皆以十二爲數圭尺有二寸冕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馬十有二閑則服之章亦必爲十二可知然鄭之所以爲此說者以周官司常有日月爲常及左傳有三辰旂旗之語然交龍

爲旂熊虎爲旗而服之章未嘗去龍與虎奚獨於日月星辰去之此則鄭氏之失諸儒辨之韙矣然諸儒皆據司服之文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皆如王服以爲袞冕九章其上別有十二章之服非公所得服者則又誤讀經文而不得其解夫天子吉服袞冕之上但爲大裘未聞別有十二章之服今以袞冕爲九章則十二章者何名如亦名爲袞何以別於九章之袞是皆不於經文而下二字繹之也夫袞冕之服卽十二章之服也降而鷩冕九章也毳冕七章也希冕五章也元冕三章也公亦有袞冕而不得同於王之十二章袞冕而下乃得如王服何者袞冕之下鷩九章毳七章希五章元三章王如是公亦如是也侯伯亦有鷩冕而不得同於公之九章鷩冕而下乃如公服子男亦有毳冕而不得同於侯伯之七章毳冕而下乃如侯伯服然則經文正以別王之異於公而諸儒反混公於王矣且此所云皆助祭於王之服司服掌之而共於臨時者故總之曰凡大祭祀共其衣服而奉之非公侯伯子男與卿大夫之命服也葢王之祭祀有六等之差助祭者亦不得不異其服故王之大祀郊天旣服裘冕而助祭者公則有袞冕侯伯則有鷩冕子男則有毳冕孤則有希冕卿大夫則有元冕若非助祭於王則其服自爲之不掌於司服葢司服

爲王朝之官所司者王之服未聞其於外藩之服皆司而共奉之也且其所服皆以命數爲差而總稱爲冕服秋官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上公之禮冕服九章諸侯冕服七章諸伯如諸侯之禮諸子冕服五章諸男如諸子之禮春官典命上公九命其衣服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衣服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衣服以五爲節但曰其衣服固非若司服之別以大祭祀也且又推之天子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其衣服一皆視其命數然則五等之君及卿大夫士固各有其命服不得執司服之文以

爲例諸儒以命服釋司服誤矣
司服所載無三公助祭之服然以孤卿大夫推之則三公之服殆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陳氏禮書誤以此即命服謂三公八命出封加一等則同上公在王朝則同侯伯不知此是助祭司服共之不以命數爲定也或又疑自毳冕而下如侯伯服乃子男之制王之三公不宜僅等於子男然考射人言三公執璧璧亦子男所執三公同之則助祭之服何必不然

十二章之名物僅見之虞書而孔鄭之解各異孔安國之傳曰日月星辰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

蟲於衣服旌旗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據此則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爲十三物而宗彝與衣服旌旗一類不在數中故穎達疏云左氏謂天之大數不過十二若爲十三無所法象或以爲孔并華蟲爲一其言華象艸華蟲雉者言象草華之蟲故爲雉也若華別似草安知蟲之爲雉乎然既不數宗彝又以華蟲爲一雖可合於十二之數而傳又云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則諸侯有八章大夫四士二與

周官不合是書之所言有虞之制不可以例周也鄭康成之注則又以宗彝亦爲章數合華蟲粉米皆爲一物又以三辰畫於旌旗服章斷爲自九以下而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其次序亦與書文少變夫使周制不沿於虞則不可知若既因於虞則不宜更易其意祗以司服有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之語公是九章則王之衮服亦九且衮爲上服則不可以山而高於龍鷩冕之服既爲華蟲而鷩冕之下爲毳冕欲以虎蜼實之又止減其一非降殺以兩之義故復不得不升火其間此皆求其曲合而實無明據者况宗廟之彝有六但曰宗彝何以知其必爲虎蜼若

必取虎蜼則直云虎蜼而已何必謂之宗彝故穎達疏云如鄭此解配文甚便但解宗彝爲虎蜼取理太迴也鄭常考公之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經有明文知天子之必爲十二而周官獨未之著後人以虞書釋之終未敢謂其必然况孔鄭二家又如此紛歧淆惑乎既詳讀考工記始悟天子十二章之畧葢具於此而諸儒弗察且皆是畫繢爲之非刺繡者其曰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此總言色之有此六者也其曰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元與黃相次也此分言其色之相對者也於是而曰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此五者下裳之章以色之相間者爲之玉藻所云裳閒色者是也青赤白黑四者相間取象四時之相代四者既備復加以黃則取象土之寄王於四者之中其曰謂之繡者正與謂之文謂之章謂之黼謂之黻同義明列畫裳之五名非專釋刺繡之義也若以此句爲別是專言刺繡之謂則先儒既皆指黼黻爲繡之於裳者而此明釋黼黻只有白黑黑青兩色又安得謂之五采備乎下裳既具此五章矣於是又曰土以黃其象方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此七者上衣之章以物之形象爲

之然龍鳥獸蛇可依形以畫至於土則畫以黃色方形火畫以圜形山畫以赤白之色於火言形不言色其色之爲赤可知於山言色不言形以山固有形可畫者也惟天不可畫則以衣色隨四時變易者象之春取東方之青夏取南方之赤秋取西方之白冬取北方之黑故曰天時變而禮運亦曰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十二衣者十二月之衣即所謂天時變者也葢下裳既以五采備四時之象故上衣亦即以隨時變易者法天運之周然衣雖時變而色只取四方之正是以玉藻云衣正色且由此而知所謂龍鳥獸蛇者亦是取象於四時之星葢龍爲東方之蒼

龍鳥爲南方之朱鳥獸則西方之白虎蛇即北方之元武而袞冕之服當是以龍爲章首鷩冕之服當以鳥爲章首毳冕之服當以獸爲章首其希冕元冕之服雖不可知然蛇既元武之象則元冕或即畫蛇之章希冕之服用之於社稷五祀意其以土爲章首歟自鄭注既釋繡之義爲刺繡且破章之字爲獐以鳥獸蛇爲華蟲以天時變爲畫天隨四時色毋論天不可畫即畫之亦安有四時異色之理獐雖山物而山之禽獸豈止一獐況本經上文明有赤與白謂之章乎至於虞書之說既以華蟲爲雉又與獸蛇何干即强解謂蟲之毛鱗有文采者然正名百物雉實羽族

非毛非鱗且此明言畫繢之事其官爲設色之工亦何緣以刺繡雜之況天地間可畫之物多矣而獨舉此七者又何故乎知此所陳爲上衣下裳之章采則其詳雖不可考度必具於冬官之書而幸於此記存其概其春秋昭二十五年傳所云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者亦與此合九文者此下所云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者是也六采即四方上下之六色五章即文章黼黻繡矣且據此以考他經顧命曰黼裳詩曰繡裳是舉裳之一章爲言月令祭統皆云黼黻文章是舉裳之四章爲言左傳曰火龍黼黻是上衣下裳各舉二章詩曰元袞及黼又曰袞衣繡

裳是上衣下裳各畢一章不班班可考也哉
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未言所用之物惟尙書及論語皆云麻冕故先儒皆謂以木爲榦用布衣之上元下朱延者其覆紐則所以貫笄也其長短廣狹之制據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文阿以爲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見左傳疏然經傳無文不可知也第據弁師所掌天子之冕云五采繅十有二就者以五采絲爲藻繩

所謂繅斿也云皆五采玉十有二者每斿皆貫以五色之玉所謂旒玉也玉笄以貫之朱紘以繫之然玉言皆而繅不言皆者以天子之吉服有五冕之別袞冕之繅斿十二鷩冕九毳冕七希冕五元冕三有此差降旒玉則皆爲十二無差降也諸公以下但爲冕服無五者之異故弁師言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盖諸公之冕爲九斿斿繫九玉侯伯七斿七玉子男五斿五玉公孤卿大夫以命數爲差公八命則八斿八玉以至大夫再命二斿二玉而止何者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云再命受服則一命固不得有冕服但服弁耳若其旒之所設鄭注玉藻謂皆出冕前後而垂注弁師云十二斿用玉二百八十八九斿用玉二百一十六七斿用玉百六十八五斿用玉百二十三斿用玉七十二皆據前後言之而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制冕天子十二旒三公諸侯七旒卿大夫五旒皆有前無後諸儒並譏以爲漢法非古然冕之有旒本爲蔽明則設於後爲無謂且記言前後邃延據延而言非言旒也況諸經所載皆曰十二旒若兼前後則二十有四若以十二分前後則人止見其前之六是有前無後之制固可信也至於冕之爲物必皆有旒孔氏左傳疏引世本云黃帝作冕

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是無旒不可以爲冕而鄭氏注司服乃云大裘之冕無旒注弁師又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不特以大夫而用天子祀天之上服固無是理而無旒則不必有延無延恐亦卽不得謂之冕也

弁次乎冕其物以皮以韋其制則弁師云會五采玉璂象邸詩亦云會弁如星鄭氏謂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盖冕之玉綴之以旒而此則上不爲延無垂繅直以五采之玉飾之於縫中耳璂鄭讀爲綦云結也然其字从玉則說文云弁飾者爲是邸鄭氏云下柢也以象骨爲之疏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爲柢陳氏禮書據

魏臺訪議云邸以象骨周緣弁下根柢則疏言在頂上者非也其式賈公彥疏冠禮謂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惟無旒又爲爵色爲異又名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然既無旒則其上不必爲延以木爲體與否未可知也陳氏則又以古文弁字象形其制上銳如合手非如冕制然考小篆弁字作覍从皃籀文作𢍏从廾汗簡引說文尚書弁字作𠆪以此象形則是上銳如笠矣若夫周官弁師所載有韋弁皮弁冠弁三者而禮記儀禮有爵弁無韋弁陳氏以爵弁即

是韋弁韋言其質爵言其色京山郝氏又以爵弁即周官之冠弁云古冠制小用緇布元緇後世用爲弁故曰冠弁明與韋皮二弁異猶冕之言弁冕鄭謂爲委貌者非今考弁師掌王之五冕三弁如鄭說只有二弁不得有三元冠自配元端玉藻言天子卒食元端以居當爲天子燕居之服未必用之以田則郝氏之說似亦可通

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士冠禮亦曰皮弁服素積鄭注謂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是也韋弁之服鄭注周禮謂以韎韋爲衣裳引春秋傳郤至衣韎韋之跗注爲証而注聘禮則又曰韎布以爲衣而素裳二者不同陳氏謂軍國之容異然經無明文固不得而詳也爵弁之服則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純衣鄭注純衣絲衣也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袘鄭注袘緣也二者但著其裳之爲纁而衣之色無聞惟檀弓云天子哭諸侯爵弁紂衣紂古緇字考鄭注玉藻純組綬之文云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糸旁才又於周禮媒氏純帛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賈氏疏之曰緇有二種其緇布之緇糸旁甾後不誤故禮有緇布冠緇布衣存古字若以絲帛之緇則糸旁才案毛公行露傳曰昏禮紂帛不過五兩故鄭據爲說然則冠禮之純衣蓋亦緇衣之誤而昏禮之緇袘恐亦是衣之名未必是緣鄭

氏泥純衣爲絲衣遂以皮弁之衣爲用布且云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毋乃曲爲之說歟

天子之祭服六而視朝則皮弁服具於司服之文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而覲禮又載天子袞冕負斧依者蓋皮弁常朝之服袞冕則大朝覲之服也諸侯助祭於王其服皆司服所掌祭時共之覲禮言侯氏裨冕玉藻亦云諸侯裨冕以朝是朝覲於王皆服冕服所謂命服也至其在國常日視朝及卿大夫士朝公之服見於經者但曰朝服而已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燕禮之記言燕朝服於寢此言諸侯朝服也少牢饋食特牲饋食及士

冠禮皆云主人朝服是大夫士朝服也皆未詳言其制惟
雜記有云朝服十五升玉藻有云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
子始也知其物以布爲之鄭氏釋玉藻云朝服冠元端素
裳釋論語云端諸侯視朝之服釋燕禮云朝服者冠元端
緇帶素韠白屨也釋司服云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
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是諸侯朝服冠委貌而服
元端素裳也釋士冠禮云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
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又曰元端即朝服
易其裳耳是士之朝服與諸侯無殊也而釋司服則又以
諸侯之朝服即天子之甸服而緇衣亦即元端疏家通之

謂六入爲元七入爲緇大同小異皆是黑色然曰朝服曰
元端經皆别而言之而雜記公襲朝服一元端一褖禮自
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則安得謂元端即是朝服且君
臣上下視朝之時冠服豈其無别竊意諸侯常日視朝之
服冠爵弁而服緇衣何以明之鄭武公以諸侯爲周卿士
詩美緇衣毛傳以爲聽朝之正服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
告於祖奠於禰冕而出視朝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
出視朝朝服不言冕則不以冕可知而其禮次於適天子
則下於冕者弁也聘禮諸侯相聘服皮弁則相朝當亦皮
弁然以皮弁視朝又與天子無别則宜降而爲爵弁而爵

弁之衣正緇衣也以此知爲諸侯朝服無疑而其退適小
寢釋服則釋此朝服而服元端夕則深衣矣卿大夫士朝
於公朝其朝服亦皆命服何則諸侯之朝天子各以其爵
等之服則卿大夫士之朝其君安得有異其各在私朝則
亦有緇衣論語所謂緇衣羔裘者是私朝之服非公朝之
服也玉藻所云朝元端夕深衣者此自天子以下朝夕燕
居之服不惟非公朝之服亦非私朝之服覲記言深衣爲
善衣之次而深衣對元端爲文可知矣
玉藻之言元端有二天子元端以居朝元端夕深衣此指
元冠元衣而言也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諸侯元

端以祭此則指冕服而言其亦謂之元端者據弁師掌王
之五冕皆元冕是冕之色亦元故皆得以元稱凡章服皆
用正幅故皆得以端稱樂記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
是冕服正幅亦名爲端而大戴禮武王端冕而受丹書亦
是此義蓋先言衣後言冕則曰端冕先言冕後言衣則亦
曰元端總謂之冕服天子之朝日聽朔諸侯之祭所云元
端即端冕也若以爲元冠元衣之元端則服之下者豈可
用於大禮鄭氏知其非是以端爲冕字之誤則亦未盡然
蓋元冕爲五冕之服最下者國語云大采朝日小采夕月
周官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繅五采五就以朝日覲禮

天子乘龍輅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大戴禮朝事篇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帥諸侯朝日於東郊㨿此諸文雖未明言朝日之冕服若何然以祭羣小祀之元冕當之究似未妥且諸侯有五等其冕服以命數為差亦未可概謂其用元冕以祭也是則元端二字不必改易經文但作冕服解之自别於元冠元衣蓋天子以袞冕諸侯以其命數之冕服也

元衣元冠謂之元端而其用亦有别其燕居之服衣元端而冠委貌亦謂之端委左傳所載晉侯端委而入武宮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是也

其用以擯相則服元端而冠章甫章甫亦元冠但與委貌微别故公西華言端章甫願為小相而士冠禮之擯者贊者與主人之端而冠委貌者不同葢皆是冠章甫之冠故經云主人元端又云擯者元端不云如主人服也云賓如主人服又云贊者元端不云如賓服也此則元端服同而冠異者也司服言諸侯孤卿大夫之服又云其齊服有元端素端記曰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此則元端之冠服皆同而以纓異者也若其裳則冠禮固云元裳黃裳雜裳可也

麻冕即天子之五冕及公諸侯孤卿大夫之冕也謂之麻者古時於其上覆之板以三十升布裹之至孔子時不用布而用純也緇布冠則大古之齊冠惟始冠時用之葢始冠重古故先加以此既冠即不復用記玉藻郊特牲冠義皆云冠而敝之敝者棄也謂既冠即棄之也此不惟非冕且亦非章甫委貌之倫朱子以之當麻冕誤矣

左傳言衡紞紘綖綖為冕覆紘以繫笄紞以懸瑱惟衡之制無聞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有追衡笄之文鄭注曰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然此王后首服之飾不得通於男子傳所言皆男子冕服也孔穎達疏以為婦人首服

有衡則男子亦然此亦臆度之詞不能明其制之何若何楷毛詩世本古義則以左傳言衡直是指笄而周禮衡笄連文亦正謂笄橫貫頭上故名之為衡笄耳男子之笄以維持冠婦人之笄則以固髮所以知后笄用玉者以弁師王之笄以玉故知后與王同也然則鄭氏之分衡笄為二物者非也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鄭氏謂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羣小祀則服闕狄鞠衣以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緣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是也其云辨外內命婦之服鞠

衣展衣緣衣又云凡祭祀共后之衣服及九嬪凡命婦共其衣服蓋皆指助后祭祀而言猶司服所云公自袞冕而下也外命婦者孤卿大夫之妻內命婦則九嬪世婦也其差次則鄭氏謂其夫孤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則服展衣其夫士則服緣衣蓋亦以司服所言推而得之三夫人及公之妻無文然以此可知其爲闕狄之服矣其五等邦國之內服經未明言以此所掌皆助王后祀事五等之國夫人無與后之祀事故畧之耳鄭氏以意爲說謂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闕狄惟二王後禕衣今案玉藻云王后禕衣夫人揄狄此鄭氏所據以爲侯伯之夫人也又云

君命屈狄再命禕衣鄭注云禕當爲鞠字之誤一命襢衣士緣衣此鄭氏所據爲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服也然子男之妻與侯伯之妻均稱夫人此記但曰夫人揄狄何緣知子男夫人不在其內君命一節亦並未明指子男竊意諸侯之服有章數之殊故有五等之差夫人之服畫狄而已無章數則五等蓋均服揄狄其君命屈狄一節則指諸侯之孤卿大夫士之妻而言故但冠以君命而不云夫人也以命數推之則大國之孤卿之妻當服屈狄大夫之妻當鞠衣士妻當襢衣小國則卿妻鞠衣大夫妻襢士妻無命褖衣而已至於禕衣爲王后之上服猶王之袞衣然諸侯得有袞衣則夫人亦得有禕衣記所云君袞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房中者是也奚必二王後哉但鄭氏所以必別子男於侯伯者祗以雜記及喪大記兩次復衣不同故爲此說然詳繹經文雜記言侯國之禮喪大記則指王朝而言雜記曰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內子以鞠衣褒衣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章首明冠諸侯二字其爲侯國無疑喪大記曰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袞夫人以屈狄大夫以元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君者天子也夫人者三夫人也若王后則以禕衣卽爲諸侯而其夫

得用袞其妻亦得用禕衣皆不以屈狄也大夫者自希冕而下者也世婦者大夫妻也若侯國之大夫妻則曰內子雜記所云及左傳以叔隗爲內子國語司馬期欲以妾爲內子並無世婦之稱也不言王后以君之袞見之不言孤卿之夫人以三夫人之屈狄及世婦之襢衣見之此正王朝君臣之禮與雜記不同混而一之遂不可通矣

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鄭氏注被錫讀爲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陳用之非之以爲玉藻云被袞昏禮言被穎黼孟子言被袗衣則被者服之也禮有錫衰錫縗史

言阿錫蓋布之細者少牢大夫朝服以布則其妻以錫衎家之言各據一偏而並未當葢取他人之髮次其長短益己髮而爲髲其字本爲髢詩鬒髮如雲不屑髢也左傳衛莊公髡己氏之妻髮以爲呂姜髢莊子禿而施髢其字亦作髲从皮以其爲首服之飾故亦从衣作被猶之髫之字从髟而亦从巾作帼从糸作紒也詩采蘩被之僮僮被之祁祁毛傳云被首飾則鄭氏固有所受之也是主婦被三字當爲一句乃言其首飾如此鄭氏誤連錫字爲文因妄改經文被錫作髲鬄耳錫自是布名今文作緆許慎說文所云細布也亦通作錫如所云錫衰阿錫者錫衣侈袂四

字爲一句言錫衣而侈其袂乃指主婦所服之衣也以經文例之昏禮女次純衣姆纚笄宵衣特牲禮主婦纚笄宵衣皆先言首上之飾次言身上之衣猶言男子者必冠服並著也如鄭之說是但言首飾而不及身之所衣如陳用之言則但有身之所衣而不及首飾皆與本經前後之例不合且惟其首有服飾則不用纚笄故昏禮之女次此之主婦被皆不言纚笄而其他昏禮及特牲禮所云纚笄者明其無首服之飾矣鄭氏又以不纚笄爲尊大夫亦非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鄭注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其遺象若步搖編編列髮爲之遺象若假紒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鬄追猶治也衡笄皆以玉爲之是追之爲名取追琢之義然追師所掌者后之首服非攻玉之官何以專取追琢爲號王氏應電謂追以纚作髻如堆是追爲毋追之追亦爲首服之一今者特牲禮主婦纚笄昏禮姆及女從者皆纚笄內則婦事舅姑櫛縰笄總縰即纚葢以黑繒韜髮結而盤之而貫笄以爲固其形如堆堆之字古作𠂤亦作垍又作塠夏后氏之冠取名毋追亦是取象於此則追即纚而加笄之謂婦人首服加飾則爲副爲編爲次不加飾則直是纚笄而爲追據鄭氏注謂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則王氏之說爲確葢追師之命名直

以王后首服之最下者名之猶之弁師掌王之五冕三弁而其名官亦以弁不以冕而衡笄二字亦是總括四物猶弁師之五冕皆以玉笄據此言之益知衡笄只是一物而鄭氏所云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與笄爲兩物皆以玉爲之其誤可不攻而破矣

周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鄭司農注褘衣畫衣也揄狄闕狄畫羽飾鄭康成則曰狄當爲翟翟雉名引爾雅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闕狄刻而不畫因即讀褘

如翬讀揄如搖今案翟之與狄古文相通若褘揄之爲翟
揄則直須改字固無可考至二鄭異義之故則賈疏謂先
鄭意褘衣不言狄則非翟雉知畫衣者以王之冕服而衣
畫故知后衣畫也揄狄闕狄畫羽飾者以其言翟是雉羽
故也後鄭云闕翟刻而不畫者此無正文直以意量之言
翟而加闕字明亦刻繒爲雉形但闕而不畫五色而已然
考詩君子偕老篇玼兮玼兮其之翟也蓋卽此二翟之衣
毛傳云褕翟闕翟羽飾衣也孔疏云傳以翟雉名今衣名
曰翟故謂以羽飾衣猶右手秉翟卽執眞翟羽鄭注周禮
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采畫以爲飾不用眞羽孫毓

云自古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
者羽施於旌旗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
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爲長許愼說文則直訓褘衣爲
畫袍與先鄭合訓褕爲翟羽飾衣與毛傳同然所謂畫袍
者究不知所畫爲何物陳祥道禮書則謂三翟皆畫之於
衣如王冕服然三者既同是畫翟又將何以爲別乎竊觀
偕老之詩有象服是宜之語以象服配上副笄六珈則象
服當卽褘衣毛傳云象服尊者所以爲飾說文作襐云飾
也漢書外戚傳襐飾將醫往問疾師古注亦云襐盛飾也
是象之字本从衣作襐古文從省然亦未著其制之詳惟

史游急就篇有云襐飾刻畫無等雙則鄭所云刻繒而畫
者差爲有據但所刻畫者是雉與否終無明文若孔穎達
之疏象服謂以象骨飾服則尤屬謬悠顧野王玉篇又以
襐是首飾亦不足信也至於二狄之服狄既卽翟則自是
畫雉而二者之別據禮記闕狄之字皆作屈狄屈與揄對
揄之義爲引蓋一是引而飛鳴之狀一是屈伏之狀猶袞
龍之有升有降歟展衣禮記皆作襢衣蓋以聲之相近鄭
氏云白衣也而說文作䙺云丹縠衣也與鄭說異詩偕老
云瑳兮瑳兮其之展也毛傳亦曰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
衣同於說文然瑳字之義說文既訓爲玉色鮮白則以之

形容展衣安得爲丹此則鄭解爲是矣
爾雅緣謂之純又曰赤緣謂之褖則昏禮女之所服純衣
纁袡卽是褖衣亦卽周官內司服之所謂褖衣也然昏禮
攝盛爵弁爲士之上服則女之褖衣亦士妻之上服可知
爵弁之下有元端褖衣之下有宵衣特牲禮主人冠端元
主婦宵衣冠禮主人元端主人之兄弟畢袗元昏禮主婦
宵衣女從者亦畢袗元但女之從者隨女而行則微異之
以纚笄若少牢禮則主人既朝服主婦亦當服其命服
而命數不同服亦各異則但以其衣之質言之曰錫衣蓋
朝服以十五升布爲之錫亦十五升但少粗耳其著之者

明婦人命服亦是用布不用絲也經於昏禮言純衣纁衻明錫衣無緣可知於少牢禮言錫衣侈袂則褖衣之袂不侈可知於少牢禮對朝服言錫衣用布則凡命服皆布可知乃鄭氏釋純衣爲絲衣釋昏禮之宵衣謂以綃爲領釋特牲禮之宵衣謂以綃爲衣釋周禮以侈袂爲褖衣之袂釋儀禮以侈袂爲宵衣之袂既屬紛淆而敖氏又欲改錫衣爲緣衣亦臆解而不得其實也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舄之與屨大畧相同注疏謂複下曰舄禪下曰屨下謂底也重底者舄單底者屨也繶句皆其飾也繶謂牙底

相接之縫綴條於其中句謂屨頭以條爲鼻句字儀禮作絇葢聲同可通繶句之外儀禮又言純亦是屨飾謂以條爲其口緣也其制之大概如此若其爲用則王與后葢皆爲二舄一赤舄服之以祭一黑舄服之以朝赤繶以飾赤舄黃繶以飾黑舄其青句則二舄皆同若非朝祭而燕居則王及后皆不服舄而服屨是爲素屨當暑則亦服葛屨焉至於外內命夫命婦則無舄皆屨祭以命屨朝以功屨燕居以散屨功屨次於命屨而別於散屨以其有飾則曰功無飾則曰散不言其色與繶句者葢與王及后同也觀士冠禮亦有三屨黑屨白屨纁屨其纁而不赤者赤爲周之所尙臣下避王及后故以黃赤之色代之此則經文甚明無不可解者也自鄭氏泥於冠禮元端黑屨皮弁白屨爵弁纁屨以爲屨皆從其裳色而王之吉服九后之吉服六疑服皆有屨因創爲王之六冕皆以赤舄韋弁皮弁則白舄冠弁則黑舄后之褘衣以元舄揄狄則青舄闕狄則赤舄鞠衣則黃屨展衣則白屨褖衣則黑屨是於經文之外增出白元青三色之舄黃黑二色之屨且云凡舄之飾如績之次凡屨之飾從繡之次按之經典皆無明文其爲臆造穿鑿可知京山郝氏知其非而以爲王用赤舄象陽后用黑舄象陰而燕居則同爲素屨夫禮服旣以男女別

陰陽燕居又何宜無別且經明云掌王及后之服屨卽云爲赤舄黑舄則其爲王后同服可知況禮服之冕衣皆朝祭異用則舄亦安得以不分乎

裼襲之義諸儒解之詳矣而皆不能明確使人了然秦氏通考取蔡德晉之說且辨諸儒之謬凡十有六條葢據檀弓所云練練衣黃裏縓緣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是裼者就袪而言袪袂也袖之口也捲其袖曰裼垂其袖曰襲此最明白然其所說尙有未能精確者竊考三禮之言裼襲莫詳明於玉藻之文其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此一節言裘之有裼襲也其曰

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
也此一節言服之有裼襲也葢古人衣服之制其最裏一
層襯身者常時所服謂之澤詩秦風與子同澤鄭箋澤褻
衣近汚垢劉熙釋名云汗衣近身受汗之衣也詩謂之澤
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胷背其於祭祀則謂之明衣取其明
潔論語所云齊必有明衣布者是也明衣之外則爲襦說
文襦短衣一曰𩊱衣其𩊱字注云安𩊱溫也葢取𩊱溫之
義內則言童子衣不帛襦袴張子謂襦今之襖子是也常
服則爲袍秦風云與子同袍纖同澤言之玉藻云纊爲袍
玉篇云緼舊絮也緜也此外乃爲正服正服者行禮時服

禮服燕居則服深衣也過冬之時則著裘在正服之內襦
袍之外惟郊天之大裘其外無正服卽以大裘爲正服他
則裘外皆有正服正服之色各近其裘玉藻所云君衣狐
白裘錦衣等是也夫旣以正服加於裘外則裘之爲狐白
爲狐青爲羔爲麛皆爲正服所掩其美不可得見故必捲
其正服之袖以見其美是之謂裼故曰狐白裘錦衣以裼
之狐青裘元綃衣以裼之羔裘緇衣以裼之麛裘絞衣以
裼之也惟弔之時去飾則下垂其正服之袖不捲而起之
是之謂襲而君在則雖弔亦裼葢尊君則亦不敢以私哀
去飾也是凡常時行禮服裘無不裼者也若非服裘之時

則身外之衣無論禮服深衣通謂之服其美皆已表見於
外充者滿而無歉之謂葢捲起其袖則外之所著者有所
掩而不充滿故惟當盛禮之時則充之無事則裼而弗敢
充不欲其美之盡也然則凡不裘而服者亦無不裼也此
裼與襲之所以別也而袒與裼則又不同禮之袒者見於
喪與射與覲家士喪禮於主人飯含時云主人左袒扱諸
面之右說文訓扱爲收今觀冠禮昏禮皆以柶扱醴公食
大夫少牢饋食皆以柶扱鉶卽本文飯尸亦是以柶扱米
而禮言凡爲長者糞之禮以箕自鄉而扱之是扱有斂取
之義問喪言親始死扱上衽而此不言衽是始死時未袒

但斂其衣衽以示變至是乃反摺其袖向上及肘葢古衣
屬袂長廣下垂袒其左則收斂襞疊而上其勢向面之右
卽鄭氏注王制裸股肱所云攘衣出其臂亦卽字林所云
捋臂集韻所云捋裸肱者也旣揎其袖至肘而露臂故亦
謂之肉袒是與裼之微捲其正服之袖者固有別矣然喪
禮之袒皆因有事事畢亦卽復其故而襲葢襲亦復故之
名也旣因事而袒亦卽以此爲行禮之節故喪禮含尸袒
旣含襲由是而小斂訖袒奉尸俠於堂襲將大斂袒斂於
棺卒塗襲將葬啟殯袒朝於祖襲載柩袒卒束襲將祖袒
旣祖襲柩行袒出宮襲將窆屬引袒窆訖襲檀弓所謂有

所袒有所襲衣之節也其自小斂以後皆止言袒而不復云左袒與夫扱諸面之右者以其袒法皆同於初故不復贊也惟士虞禮於祝饗時有云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此佐食卑於主人故其袒法亦殊葢以左手拘右袂露背以取黍稷既取卽不復拘無搢袖之節故特著其文而亦不復言右襲也若射禮則其言袒也皆連決遂執弓而其事畢而襲也則皆先言釋弓說決遂明亦因事而袒無事則襲而大射儀之言公射先云小射正贊設決朱極三次云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乃云小射正又坐取拾興贊設拾鄭注曰既袒乃設拾拾當以韝襦上然則

袒由於設拾葢亦左袒而公之拾既韝於襦上則公不露背可知自公以外凡止言袒而不言襦者是皆設拾於臂而爲肉袒亦可見矣是以鄉射禮之記曰大夫與士射袒纁襦鄭注云不肉袒殊於耦又曰君在大夫射則肉袒鄭注云不袒纁襦下於君也葢袒爲勞辱之事君尊故優之則止揎其外之正服而露其內之朱襦不復露體若大夫與士射則大夫爲尊故亦優之而袒纁襦君在而大夫猶肉袒明凡射者之皆爲肉袒矣鄭注曰遂射韝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夫蔽膚爲凡射之肉袒者言之斂衣爲君與大夫之袒止露其襦者言之然決設於右而此蔽膚斂衣之物止設於左則射之袒之必在左益無疑矣若覲禮之右肉袒是刑人待罪之儀故特變而從右右者西方陰殺之義也以此推之左傳宣十二年楚子入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亦當是右袒而史記太尉周勃入北軍令爲呂氏者右袒爲劉氏者左袒軍中皆左袒爲劉氏葢亦明示以爲呂氏者爲逆黨當誅故軍中皆懼罪而左袒也然則袒之與裼同是捲起其袖而所别者裼是止捲正服之袖露其裏衣袒則並捲裏衣之袖而露其臂且袒止捲一邊之袖裼則兩袖皆捲故禮有左右袒無左右裼之文也襲則對袒

對裼皆是放其袖而下垂此不論著裘與常時皆然聘以襲示變喪與射以袒示變襲之中又各有別也蔡氏所辨諸儒之誤雖有十六大要皆以裼襲爲衣之名且以袒爲脫衣之事故謂裘之外裼衣一重襲衣一重者鄭康成賈公彥吳幼清敖君遷之輩是裘外有二衣也謂裘之外裼衣一重襲衣一重正服一重者孔穎達陳可大方性夫林次崖之輩是裘外有三衣也此不特裘外之衣所謂錦衣緇衣素衣黃衣元綃衣者卽是正服其他經不曾見且禮之或言袒而襲或言裼而襲皆在俄頃之間爲變易之節安得有易衣行禮之事況忽著忽脫旋脫旋著古人亦必

無此迂曲也卽曰古之禮服皆是直領開其胸前則爲裼掩其胸前則爲襲然裘外之衣二重則開其胸亦但見第二重之美而不能見裘之美若三重則且須連解三衣之胸前始足以見美古人行禮又胡爲必開其胸乎此皆誤認裼襲爲衣名之故而不知裼襲爲著衣之事至其言袒又皆以禮記問喪有偪者不袒及左傳袒而示之背之語疑必脫衣方能見背不知古之衣袂廣二尺二寸反摺至肩固未嘗不可見背也乃若玉藻之言裘之裼也服之襲也兩相對舉明是一言裘一言服裘有其美服亦有其美諸儒並混爲一以二節皆是言裘兩美字皆是言裘之美

且皆以充爲掩覆之意蔡氏亦踵其謬曰裼襲止施於裘又曰在衣曰袒在裘曰裼又曰羔裘麑裘之類可言美若緇衣素衣之屬何足言美不知衣以章身不拘禮服燕服凡外著者無非以其美也詩不云乎緇衣之宜兮緇衣之好兮固則贊其美矣若必裘而言裼必衣而言袒則聘禮與公食大夫必在冬月著裘之時而喪禮止有袒無裼人之死者亦必在三時豈冬月斷不遭喪乎況服之襲也經有明文未云裘之襲也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未言裘也表記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無相瀆也亦未言裘也若大夫裘則又當別論蓋裘之裼以見美大裘則直取其質而已不媟表也服之襲以充美大裘則充其質而已非爲美也觀玉藻之文特別而言之以與章首君衣狐白裘諸文相照恐人之疑於皆不裼也則曰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恐人之疑於凡裘皆裼也則曰大裘不裼又恐人之疑於大裘之襲也則曰弔則襲尸襲執玉龜襲而不言大裘襲明大裘之上無衣無所爲裼卽無所爲襲也又恐人疑大裘之不襲也則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而不言不充明大裘用以祀天極服之盛固充之至也卽裼襲之義而大裘之制亦昭然共著而先儒所云大裘之上更有元衣及內服大裘外被龍袞一切訛

舛之說皆不辯自明矣